目錄

八指頭陀詩集　一
八指頭陀詩續集　七二
緇林尺牘　一六〇
竹窗隨筆　一九二
竹窗二筆　二二七
竹窗三筆　二六三
等不等觀雜錄　三〇三
佛教初學課本　四一三
佛教初學課本注　四二〇
十宗略説　四四二
一念成佛法要　四四七
二課合解　五一〇

古農佛學答問　六〇一
佛學指南　七六三
唯識三字經　八〇七
唯識三字經釋論　八一二
唯識三字經講錄　八二三
佛教常識問答　八三二

舊序

詩歌僧律所戒而寒山以之度世唐時俗尚吟咏亦猶鼓音歡言入其彀以接引之也寄禪師兄幼嘗出家然指求法精進甚苦初不識文字忽有慧悟通曉經論有踰宿臘然頗癖於詩自然高澹五律絕似賈島姚合比之寒山爲工湖外樸儉士大夫雖異之莫能崇奉檀施也故得全其孤潔自吟自賞而已使有刺史求見之幾何而能留國清乎夫法尚應舍何况言語然世尊相好妙音皆嘗示見供人贊仰生人信向闓運平生求工文詞信爲逐末矣既見所錄輒題以告學者丁亥閏月戊申湘潭王闓運序

舊序

自晉以來文勝至唐詩勝趙宋理勝而釋家均隨世有拔萃之秀就詩論之唐僧詩不能頡頏王李六朝僧詩無愧陸謝唐後益靡矣蓋法顯支公兼文理以爲詩齊已諸人徒事吟咏故也謝靈運譏孟顗無慧業慧者圓頓之所尚業者退墮之所由然謝雙舉爲言豈不以一切法爲慧爲業乎知業之善猶不善益知業有善有不善也其理非趙宋後之理其詩即非趙宋後之詩也吾鄉多詩僧詩不勝余僧定不勝余而寄禪和尚以慧業故不由識字自然能文衆聳異之爭相傳鈔欲其省便因爲刊布余初序之引賈島以比意以爲不過唐詩僧之詩耳既隔一年復有續作乃駸駸欲過惠休余序未爲知言亟刊前序更爲論定亦見進步之速也寄禪得慧而能兼文理以爲詩可謂希有雖然慧亦業也法亦業也散花所以供養何故反以著衣爲結習衆無花業故故亦無花慧知此而寄禪可爲詩亦可以不爲詩矣

戊子十一月既望王闓運改定重題

舊序

余識寄師十餘年矣見則口吃吃吟其詩一字未安推敲竟日故其詩日益進而集且日益富矣寄師盛年從武岡鄧白香吾邑王湘綺兩先生遊其詩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後所交多海內聞人詩格駘宕不主故常駸駸乎有與鄧王犄角之意湘中固多詩僧以余所知未有勝于寄師者也自癸酉年始至戊戌年止共得詩十卷其前五卷義甯陳伯嚴考功校刻行世卷六至卷十余爲之續刻有爲前本未錄者余仍選得數首附後補遺凡半年而功畢寄師往來梓人處猶復改刻不休其溺志苦吟信有不可及者釋氏喜言因緣如寄師者殆所謂有文字緣者耶戊戌臘八日

湘潭葉德輝識

敘

予世居湘潭之薑畬寄禪師爲薑畬黃姓農家子幼孤貧爲人牧牛十餘歲時投山寺出家爲僧然兩指供佛故名八指頭陀師長予將二十歲予幼時即聞鄉有奇僧具夙慧能爲詩初不識字以畫代書不知壺字輒畫壺形其時薑畬鐵匠張正暘及予妹叔姬皆不學詩而自能詩鄰居三里以內有此三異鄉人傳以爲奇而王湘綺先生隱居雲湖相距才十餘里予輩咸師事之其地又有老農沈氏能學陶詩鞏呼爲沈山人又有陳梅夔處士亦居薑畬博學能詩不事科舉刻有陳薑畬集一鄉之中詩學大盛高談格調卑視宋明漢魏三唐自成風氣惟師自出家後遠遊於外其先塋在薑畬偶歸拜墓因來相訪予始識之聞其自言初學爲詩甚苦其後登岳陽樓怳若有悟遂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來後遊天童山作白梅詩亦云靈機偶動率爾而成然師詩格律謹嚴乃由苦吟所得雖云慧業亦以工力勝者也師曾宿予山齋予出屏紙强其錄詩十字九誤點畫不備窘極大汗書未及半言願作詩以求赦免予因太笑許之自後師不再歸予亦出遊湖海流離十有餘載中間未曾一見惟予居日本時師自浙江天童山寄詩一

首而已民國元年忽遇之於京師遊談半日夜歸宿於法源寺次晨寺中方丈道階法師奔告予曰師於昨夕涅槃矣予詢病狀乃云無病道階者亦湖南人妙解經論善修佛事師之弟子也予偕詣寺視之遺歸葬於天童並收其平生詩文遺稿以歸待乞湘綺先生爲刪蕪雜以之付刊先生暮年耽逸久未得請予亦因政變身爲逋客未暇及此湘綺先生旋復辭世更越二載予得免名捕復還京邑始出斯稿以付手民然未敢爲刪定僅整齊次第之而已師詩曾由義寧陳伯嚴湘鄉王佩初同縣葉煥彬先後爲刊十卷其未刊者八卷師自定

爲續集今爲輯合而全刻之附以雜文都爲十九卷道階及予妹壻王君文育同學喻君味皆友人方君叔章爲之校字文育湘綺先生第四子也凡校刻經八閱月而始成距師逝世逾七年矣世變孔多刼灰遍地而此稿猶存端忠愍辛亥南行從予借取叔姬詩稿以去云將鈔稿見還後乃攜以入蜀革命事起端既被害稿亦遺亡副本雖存然不備矣予丙辰歲逋亡出京之日隨身手篋所儲只此故人遺稿故未散滅以至於今執彼例茲寧非獨幸世間生滅無常一切等於此物師何必有此作予何必無此刊事與教法無關而於因緣足述故詳敘之於此民國八年十二月湘潭楊度序

八指頭陀詩集卷一

釋敬安寄禪

祝髮示弟（癸酉補作）

人間火宅不可住我生不辰淚如雨母死我年方七歲我弟當時猶哺乳撫棺尋母哭失聲我父以言相慰撫道母已逝猶有父有父自能爲汝怙那堪一旦父亦逝惟弟與我共荒宇悠悠悲恨久難伸搔首問天天不語竊思有弟繼宗支我學浮屠弟其許豈爲無家乃出家歎息人生如寄旅此情告弟弟勿悲我行我法弟繩武

泊空舲巖上杜公亭

杜老留題處征帆又此停水痕侵岸白嶽色向人青樯燕飛何處江猿不可聽揭來一憑眺落葉滿空亭

題陳伯麐鎮軍隱居

將軍奏凱還高臥此中閒綠樹覆幽谷白雲生遠山雄心銷劍氣勳業驗刀瘢萬里沙場月依然照草闗

送春

一枕煙霞睡味賒不知春去野人家數聲啼鳥幽窗外驚起山僧掃落花

莫秋偕諸子登衡陽紫雲峯

紫雲最高處飛錫共登臨秋老山容瘦天寒木葉深西風孤鶴唳流水道人心坐久林塘晚寥寥鐘梵音

宿嶽麓寺待笠雲長老不歸

得得扶筇上翠微寒林空見白雲飛鐘鳴古寺人初靜月滿蒼松鶴未歸

題玉池別墅

溪山深處主人閒山外桃花漲一灣一入仙源塵世隔莫隨流水到人間

長沙龍潭山有寄禪與余同字喜賦

楚水吳山各一天論交印合有前緣西方自古三迦葉東土何妨兩寄禪（君江南宜興人工草書能詩貌癯余體豐甚時人有大小寄禪之稱）

畣尹和白

鎮日焚香禮翠微松花落滿水田衣柴門寂歷生幽草除卻孤雲客到稀

君山返棹

寒鴉旅雁莫天飛半落平沙半翠微最好湖山看不盡洞庭船載夕陽歸

懷精一上人

思君不可見朝朝悵煙霧衡陽雁已遥遠書寄誰去忽見黃鳥飛出谷鳴高樹躊躇東復西幽情共誰語

喜劉甫臣過訪

雲廚苦淡薄留君何所待山上拾枯松歸來煮野菜無酒亦成歡佳會言難再

偶作

長嘯返林壑息心了無求盈虛有眞宰得失忘喜憂懷此得眞趣因之絕世遊煙霞最深處麋鹿皆吾儔

送海峯上人行腳（甲戌）

南詢從此始煙水浩漫漫一鉢飄然去千山次第看江雲春樹碧海月夜鐘寒處處隨緣住無求夢亦安

薄莫偕瘦松龍山散步

興來驅我去薄莫入雲深流水半江月松風萬壑琴歸漁喧渡口晚磬出疏林與子一爲樂彌生清淨心

春日漫興與師老人作

獨處罕儔侶草堂冬復春澗花飛獻佛林鳥語親人白髮吟情淡青山道味眞寥寥塵境外木石自爲鄰

將之南海賦別（乙亥）

舊院安禪處經年錫一臨欲辭溪澗水去聽海潮音白髮憐師老青山悵別深空門本無我那有去來心

楓橋夜泊和唐人韻

白露橫江水接天秋懷黯黯不成眠一身漂泊三千里獨宿蘆花月滿船

杭州（丙子）

欲把杭州當橘洲閒身到處便句留此生不作還鄉計飽看湖山到白頭

春日靈峯途中

春來多逸興獨去款巖扉澗草青承屐溪雲白上衣落花隨水至野鳥伴人飛樵路行將盡鐘聲出翠微

莫遊玉泉寺

夕陽林谷暝衆鳥亦知還涼月一渠水殘雲數點山偶隨寒磬入欲共老僧閒夜入羣動息輕煙濇碧鬟

西湖行宮二首

孤山猶見五雲遮父老年年望翠華水殿無人秋寂寞清溪開遍白蓮花

夾岸青青御柳垂朱甍碧瓦壓湖湄斜陽輦路多秋草卻憶三朝全盛旹

瑪瑙寺懷古（生公講經處）

地僻雲深少客來梵王宮殿盡塵埃淒涼一片西湖月猶照生公舊講臺

遊三茅山普安寺（丁丑）

直上南來第一山薜蘿深處款禪關聽松一拂依然在化鶴三茅去不還古洞煙消丹竈冷叢巖雨過白雲閒

請看原上壘壘冢誰乞金丹駐玉顏

莫秋書懷

身似孤雲無定蹤南來三度聽霜鐘人方見雁思鄉信山亦悲秋帶病容佳句每從愁裏得故人多在客中逢自嗟未了頭陀願辜負青山幾萬重

將之天童結茅

山僧性愛山不樂人間住欲持瓢笠行更入山深處

歸茅山

禪心不及白雲閒荏苒風塵老客顏一別林間驚歲晚歸來紅葉滿秋山

秋日有感

島樹落黃葉故鄉仍未還客情倦飛鳥病骨瘦秋山試照恒河水已非疇昔顏何時衡嶽下歸掩白雲關

宿阿育王寺

秋林日色微樵徑語人稀一雁隨雲度孤僧帶月歸霜清聞木落夜靜見螢飛獨宿空山裏超然與世違

重陽後一日偕水月上人登慈谿驃騎山

重陽後一日結伴此登臨萬壑白雲滿千山紅葉深寒潮明遠浦疏磬散空林憑眺斜陽裏茫茫愁古今

莫秋茹峯山閣晚眺

高閣凌霄漢登臨見大荒輕煙凝遠樹疏雨澹斜陽江淨寒潮白秋高木葉黃憑欄不欲去明月照衣裳

佳山吟爲與了上人作

結廬人境外終日掩柴關法侶檐前樹禪心雨後山種松期鶴宿掃石待雲還寂寞幽棲子忘機與物閒

閉關

天涯倦遊客築屋掩禪關世界微塵大身心一味閒種蓮聊結社悟理當看山寄語宗雷輩相期共往還

人日重過茅山寺疊前韻（戊寅）

心似飛雲思故山又攜竹杖叩柴關澗流碧水仍如舊人逐青春去復還看石忽驚禪影瘦聽松殊覺野情閒白頭老宿歸何處惟有孤鐙照病顏

秋夜偶成

八月秋風夜氣清蒲團枯坐萬緣輕巖前月墮定初起錯聽溪聲是雨聲

曉過聚德禪院訪屠子中

言訪幽人宅芒鞵踏曉霜遙山開曙色落月澹秋光清磬出花早寒鴉覓食忙閒雲眠未起初日滿扶桑

秋日登伏龍山

鬱嶺鬱崔嵬登臨亦壯哉秋聲生遠樹落葉掩荒苔海

闊孤帆度天空一雁來故山不可見愁絕莫猿哀

送阮鏡容出山

煙霞不肯住煙水蕩歸舟落日送行色秋風生旅愁帆隨片雲遠江挾衆星流他日重來此溪山記得否

過棲隱禪院訪懶愚上人

乘興問誰適翛然獨訪君爲求一字友踏破萬山雲古木當檐出孤鐘隔水聞還來相問訊無語立斜曛

懷靈芝山人

萬壑千巖下幽懷誰復知梅花寒不放明月冷相窺窮病爲詩料閒愁當酒資神仙隨物化何用采靈芝

重宿天童山寺（山有鎖翠亭堆雲塔）

踏遍千山復萬山夕陽影裏叩禪關爲尋鎖翠堆雲地重到幽花瘦石間茅榻鐙昏僧入定松枝月冷鶴初還自憐碧海浮杯客三宿雲房鬢欲斑

重宿茅山寺

十年蹤迹類飄蓬又宿南來第一峯清夢正貪歸路近月明何處一聲鐘

訪育王心長老作

行行不覺遠入谷已殘曛松翠近可掬泉聲咽更聞水清魚嚼月山靜鳥眠雲寂寞雙林下煙霞長屬君

雪中題呂文舟居

扶病策疲蹇言尋靜者居天寒過客少梅老著花疏鳥啄檐前雪風翻案上書不知灞橋上詩思近何如

贈居寄梅（庚辰）

白髮蒼顏與世違閒居野外獨忘機一泓流水觀魚樂半樹斜陽看鳥歸垂釣月明蘆荻岸采芝雲溼薜蘿衣知君志在溪山裏祗恐丹書下翠微

懷湘陰郭增頤

日落寒林萬樹煙懷君此際倍悽然秋風雁斷書千里涼月光浮水一天結社青山還憶昨渡杯滄海已忘年若耶溪畔雲門寺何日孤鐙對榻眠

贈黃子賓

細雨微風裏悽然一送君他鄉貧作客相贈祗孤雲

逢祖印上人（辛巳）

百花深處一逢君杖履飄然迥出羣不改山中眞面目衲衣猶補嶺頭雲

與了上人話舊

當時楚水嶽雲間持鉢從遊鬢未斑一十二年如電拂白頭相對話岐山

與長沙袁俊賡總戎過育王嶺

日暮煙鐘鳴歸路西風緊夕陽在寒山馬蹶踏人影

別楊靈荃社友

唱罷驪歌思悄然山含落日水含煙卻愁今夜江頭月獨照離人上客船

畣吳斐堂

我與青山有宿緣住山不要買山錢山中歲月如流水纔看梅花又一年

雪竹

風雪漫相欺青青不改移無人見高節祇有白雲知

還山作（壬午）

長揖謝人羣養痾依林泉繩牀不盈尺茅屋纔數椽乞食縱不飽喜無塵事牽游與忽以至拄杖追飛鳶所歷既已疲還就樹下眠逍遙隨所適孤雲與之然

訪宗明州湘文

寂寂深山晝掩門芒鞵未忍破苔痕今朝欲訪故人去黃葉蕭蕭下遠村

題畫

一株兩株松三箇五箇竹巖扉長寂寥祇有雲來宿

題竹

一片淸陰覆綠苔心虛原不著些埃臨風忽忽秋聲起

疑是瀟湘夜雨來

懷湘山

八月九月天氣涼霜催萬木皆凋黃久客他鄉思故鄉故鄉遠在洞庭傍洞庭迷天水茫茫波中突出君山蒼昔年一舸浮滄浪鶴汀鳧渚相徜徉泠泠晚鐘鳴夕陽蕩漾明湖青黛光天風飄飄吹我裳

懷心泉長老禪房

萬山合沓路橫斜老樹斜陽集莫鴉猶記支公留宿處一窗霜月凍梅花

正月二十五日過白雲竹院（癸未）

暮逐閒雲入竹房梅花夾道澹生香笑看孤塔離奇甚瓦上松枝挂夕陽

訪陳啟南

微雨睡初醒扁舟入渺冥潮連蟹浦白山接馬鞍青細草迷幽徑閒花落廣庭主人能好道薄醉聽談經

題悟眞上人山房

浮世渾如夢深山獨息機雲從冷處臥鳥向靜中飛永夜歌明月終朝坐翠微雨餘茅屋冷苔色上人衣

夏日偕錢子和蒲仙昆仲遊玲瓏巖

偶著謝公屐相隨此地遊嶺雲多在樹溪雨欲沈樓地

僻人稀到巖深夏亦秋夕陽歸路好谷口起樵謳

題來誰園

洞門寂寂鎖蒼苔舞榭歌樓賸劫灰惟有多情數竿竹
依然青過矮墻來

自遣

鐘梵晚蕭蕭山廚歎寂寥夜泉和月煮野菜帶雲挑

雪竇千丈巖觀瀑布

瀑布長千丈迢遙挂碧天何當翦一片縫作衲衣穿

懷郭菊蓀司馬

長安不見悵何如雲白山青萬里餘不識故人身健否

十年未報一封書

舟中秋莫

西風亂颭荻颼颼欲繫孤篷不自由落葉有情飛送客
秋山無語暗生愁雲煙到處隨行脚霜雪欺人欲上頭
我本無家任漂泊又隨明月過滄洲

題天台十甲子老僧坐禪處

萬木森寒入翠微飄然鶴髮久忘機溪聲畢竟無今古
山色何曾有是非澗草自迷遊客屐巖花時落坐禪衣
問師何代天台住手種青松已十圍

登天姥峯

入羡茲峯勝登臨日欲西鳥隨紅葉下人與白雲齊怪
石立如鬼巉巖斗若梯不從高處望誰信萬山低

登華頂峯

腳底聽流泉人來飛鳥邊羣峯盡如蟻片石欲撐天吳
越雲中盡星河樹杪懸登臨愜懷抱飽看萬山川

國清寺

樵路行忽盡青蓮擁化城水迴雙澗曲雲截五峯平不
見寒山子空聞智者名余生獨何晚懷古一傷情

奉化雪竇山居用王右丞香積寺韻二首

欲覓幽棲處千峯復萬峯偶來黃葉寺聽打夕陽鐘枕

借雲邊石詩題洞口松登高一長嘯驚起隱潭龍（隱潭爲神龍所宅旱時有禱輒應）
苔磴懸青嶂茅簷俯碧峯煙中不見寺花外祇聞鐘瀑
布千巖雪珠林一樹松雲陰天欲雨疑有聽經龍

太白山居疊前韻二首

結茅凌絕頂終日對前峯目斷三秋雁心清五夜鐘欲
招池上月疏種澗邊松氣變知時易春雷起蟄龍
偶隨樵子入得住最高峯自汲寒潭水時聞遠寺鐘雨
餘方看竹雪盡始憐松宴坐本無事何心制毒龍

題雪竇中峯寺再疊前韻

心目忽昭曠晴空插一峯斷橋塡積雪絕壑㕓疏鐘掃
石苔侵屐翻經月挂松遊蹤罕到處老樹半成龍

贈中峯菴主三疊前韻

何年來雪竇卓錫住中峯獨坐淸溪石誰敲靜夜鐘猿
唬千嶂月人老一庭松咒水跏趺坐時看鉢入龍

重九病中寄勵季龍

尋山復問水不記幾由旬孤館逢佳節寒鐙憶故人秋
風欺病骨明月冷吟身消瘦誰相似黃花爲寫眞

送秦舍人子質入都

歲晏欲何適天涯行路難猿聲楚山莫潮落廣陵寒遠

別從茲始離尊語夜闌故園花發後應已到長安

歲莫奉懷舅氏

歲莫鄉心切雲山道路賒別來惟有淚歸去已無家親
舊漸寥落流年換鬢華艱難憶吾舅隕涕望長沙

癸未冬半谷禪友招余度歲陽堂甫半月子卿弟
從楚來越促余下山賦此留別

巖谷思深遁天心未許閒行吟辭白髮灑淚下靑山兄
弟情何重煙霞債未還無窮離別意都付夕陽間

甬江送子卿歸里

欲語淚沾襟天涯遠客情君行休作別不忍見君行

重遊雪竇懷秦鹿笙先生（甲申）

故人來此地曾問上乘禪同坐澗邊石遙聽樹杪泉山
猶靑似昔髮已白於前再見知何日相思倍悄然

過徐酡仙故宅（酡仙鄞人善飲工書自號四明醉客）

門巷蕭條長綠蕪流鶯猶似勸提壺野棠含雨梨花白
不見高陽舊酒徒

送玄松上人還日本

滄海渺無極鄉關何處邊歸帆遙向日島樹遠含煙洗
鉢鯨吞水窺齋鳥入船此行應不負了悟大乘禪

三遊雪竇

扶筇三上妙高臺又欲題詩掃石苔野鶴閒雲應識我
一年一度入山來

辭明州太守宗公湘文請住伎錫山寺（癸未）

萬壑千巖深復深此山眞是四明心（伎錫有漢人摩崖隸書四明山心四
大字每字長丈餘筆力古樸非晉人可及）誅茅欲就雲間住恐有樵人遠見
尋

太守得偈堅請不已復此示意（癸未）

多年枯木（余昔名枯木頭陀）已無枝那得猶蒙大匠知祗合寒
巖煨芋用法門梁棟總非宜

附錄馬文齋詩

伏錫（伏錫山峰名）四名嵯峨冠海濱石窗開處隔紅塵（四明山有石巖如窗四面明豁故號四明甯波古稱四明又稱明州均以是山得名）如何太守叮嚀語不與青山作主人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一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二

釋敬安寄禪

白下懷隨園

乾嘉風雅共推袁回首倉山欲斷魂十載干戈寥落後荒煙無處認隨園

山中漫與寄王子猷

紫芋黃精飽我饑律身常奉懶殘師喜無白髮悲秋想祇有青山結夏思花雨一簾僧對弈茶煙半榻鳥談詩林間風景長如此君但能來莫限期

題寒江釣雪圖

垂釣板橋東雪壓蓑衣冷江寒水不流魚嚼梅花影

訪朱沚瀾

雨後秋花落更開萬山紅葉忽成堆無端又訪龎居士戴得斜陽一笠來

登太白山

白雲扶我下蓬萊爲訪長庚得得來幽谷虎過苔有迹澄潭月印鏡無埃山從拄杖頭邊出花在遊人脚底開海闊天空豁懷抱此身疑向九霄回

秋江

兩岸蘆花似雪飛天涯回首倍依依秋風有意留人住

細雨無聲送客歸千里關山行脚倦百重雲水與心違旅懷此際憑誰說黃葉蕭蕭落滿衣

甲申八月自四明歸長沙

誰憐孤雁向南翔楚水吳山道路長趁得一帆風色便到家恰好是重陽

一鉢飄然已十年每逢佳處便留連鐵鞵踏破徒辛苦依舊青山滿目前

題煙江疊嶂圖

江煙漠漠水潺潺樹杪人家樹底山我欲誅茅就煙水往來時共白鷗閒

自海上歸與本師雲和尚夜話

不侍巾瓶倏忽已十年早知布毛意何用草鞵錢夜雨談詩坐孤鐙對榻眠別來多少事語罷欲潸然

過杲山寺呈一心老人

痛心吾道切垂老不容閒昔住白霞寺今開紫鶴山雲煙生講席花雨落禪關悵別慈顏久蒼蒼鬢髮斑

杲山題壁

林泉無俗韻遊賞及辰亘倦鳥自知返閒雲不解忙鐘鳴千嶂夕花落一庭香老宿得眞寂身心俱坐忘

卜築衡嶽煙霞峯水石清幽竹樹蓊蔚欣然成詩

身閒罕人事瓶鉢足生涯晴曬春前藥香聞雨後花溪聲清枕席雲氣濕袈裟箕踞長松下朝朝餐碧霞

重過江甯（乙酉）

鶯啼花落故園春一樣風光獨愴神多少故交零落盡歸來翻似異鄉人

重晤陳梅根

故人二十七年別今日相逢似隔生多少離情不能語急風吹雨打窗聲

過故居

幼與吾廬別今來鬢已華園荒頻易主樹老半無花相

見幾人識欲言還自嗟卅年眞一夢追憶聚恆沙

春懷

忽忽江湖老悠悠天地閒孤雲歸楚岫春雨夢吳山異域同漂泊故人悲未還（謂楠一光明二師）祇應幽澗水留照鬢毛斑

六月十三日與劉北固王君琢會重伯陳伯嚴陳伯濤雅集上林寺

佳辰集緇素宴坐無雜賓放曠恣言笑聊以適性眞微雨沐庭柯涼颸動葛巾山果應節早園蔬薦時新焚香啜清茗淨土空諸塵雖無杯中物不見攢眉人希蹤遠

公社永好託芳鄰

還山懷甬上舊遊

山川倦遊覽言歸松下房蘭桂馥前庭桃李蔭後堂心閒息衆喧鳥雀近人翔長夏五六月高枕傲羲皇微雨一以過枕簟有餘涼夜來鐘梵寂虛室聞天香圓月揚清輝清輝鑑衣裳忽念平生親遠隔天一方思欲一見之關路何茫茫安能生羽翰倏然淩君旁

碧湖消夏

畫橋西畔柳陰東十里平湖水接空不似人間苦炎熱衲衣閒坐藕花風

重晤舅氏有感

十年離別苦況是渭陽親偶與骨月會難禁涕淚頻蒼茫雲水意衰病薜蘿身共話斜陽裏還疑夢未眞

舅氏攜家歸里喜賦

高蹈謝時譽長歌歸舊廬閒尋山水趣笑課子孫書篤葉晚霜後種花新雨餘委懷在詩酒直欲老樵漁

碧湖晚眺與寶覺居士吳雁舟同作

碧浪湖邊寺紫微山上亭湘浮一線白天壓四圍青細草侵禪榻閒鷗浴遠汀數聲漁笛晚驚起蟄龍聽

喜曾重伯陳伯濤見過用伯濤見贈原韻三首

茶話日將夕虛堂聞梵音道根俱不淺靜理亦何深貽我郢中曲勞余塵外吟誰能一彈指了悟去來今

是法無高下誰分大小乘水雲天漠漠身世日騰騰白髮愁難卻青山歸未曾聊將松頂月分作佛前鐙

幽寂雨華寺禪宗衆所歸雲生遊客屐花落講僧衣大覺看身妄玄談入理微上方鐘磬裏惜別語依依

書感

古道去已遠澆漓離眞醕玄紫既異彩各自親其親水渾魚所樂木直斧所掄幽蘭沒荆棘得以全其眞

呈鄧彌之先生用見贈原韻

達人謝物役林下散幽襟以我看雲意知公出岫心松風蕩煩暑山月照清吟懷抱獨千古寥寥誰賞音

宿麓山寺

一雨滌煩暑翛然曠我襟涼風引秋意夕磬定禪心攜石成孤坐倚松時一吟夜深樵唱歇巖溜續清音

麓山采藥

采藥入雲路行行日西斜涼風動修竹高樹藏昏鴉木脫山露骨澗香藤落花留連夜深返江月鳴清笳

山行

意行隨所適佳處輒心領林深闃無人清溪鑑孤影

秋夜懷王柏諒

秋夜不能寐秋蟲鳴砌間疏鐘雲外寺落葉雨中山以我意不適想君情倍艱何時復相見一笑破愁顏

開福寺懷古

祇今開福寺自昔會春園駐錫神僧杳流杯舊址存客來一灑淚花落竟無言懷古情何限江寒嗁莫猿

往事已如夢宮花冷夕陽秋風吹落木衰草語寒螿五代豪華盡千年霸業荒淒涼湖上月曾照幾興亡

碧湖亭晚眺

會春園裏亂棲鴉佳宴堂前日影斜洗盡繁華一湖水野風吹放白蓮花

秋夜懷鹿門戒兄

去歲麓山寺相逢笑口開驚心復黃葉行迹長青苔鴻雁書難達別離情易哀寄聲湘浦月好送夢魂來

麓山寺題瓌公房

一室超諸有禪扉夜不扃山光四圍碧松色六朝青鳥啄齋餘鉢猴窺講罷經夜深人語寂冥翠落空亭

虎岑送慈和上人歸衡陽

西風吹落葉先向客中聞已動悲秋意那堪復送君長辭虎岑月高卧雁峯雲此後松根石何人話夕曛

立秋夜聞蟋蟀

如何當此夕寂寞發哀鳴忽墮孤鐙淚還傷遠客情悲風驚葉落餘響入秋聲念爾愁難寐荒村欲五更

少嵐上人索題芋園印譜拈此應之

大道本無文字象雪鴻偶寄爪泥痕我亦印空書咄咄了無工拙與人論

歸雲

煙樹蒼茫疊翠微道人長掩竹中扉白雲也識山居味不待鳴鐘已早歸

與諶大笠山

一自天台采藥歸蕭然更覺世情非慇懃特向故人道爲覓雲山挂衲衣

送吳稱三官城步教諭

石筍峯高高插天篛坡坡上草如煙一官底事輕拋去寂寞春山響杜鵑

過養知書屋敬贈

高卧白雲裏翛然獨掩扉立言不苟合與世自相違豈爲一身計甯辭眾口非平生憂國淚多少在朝衣

題吳稱三石筍山房圖（丙戌）

活活蘭溪水峩峩石筍峯幽人抱奇節結宇依喬松風

定樵聲近林昏樹影重何時筇竹杖來訪鹿門蹤

擬古二首

西嶺自逶迤東城亦崔嵬仰觀浮雲馳俯聽悲風來山川自如昔古人安在哉青條不再榮白骨縈蒿萊本無千歲期徒爲百世哀采藥求長生海上空徘徊達人隨大化一任芳華摧

繁露摧蕙蘭春風馥桃李人生大塊中逐物寧有已物遷情自移美惡無定理執情紛是非解空無彼此尙不慕泥洹焉知佈生死

六月十五碧浪湖看月過雨用王壬秋社長韻

長夏苦炎鬱一作郊外遊西麓縈煙青澄湘靜不流芳蕈襲行衣鐘梵聲寥幽虛亭納湖光佳客與淹留相期趁涼夜汎月迴輕舟層雲騎太虛四座風颼飅飛雨湖上來颯然天已秋寒暄異須臾萬事良悠悠

題按察使夏公嶽遊詩後

一解簪纓累名山恣意看望衡湘九轉入嶽路千盤絕頂懷韓愈寒巖訪懶殘懸知望日處應可見長安

聞道方廣勝逍遙得大觀泉飛六月冷衣染萬山寒老衲能分餉樵夫不識官朱張遺蹟在聊爲小盤桓

九月十九玉池老人招集碧浪湖展重陽因賦

老人興不淺飛蓋入煙霞展作重陽會還勞長者車清言契尊酒高詠動鳴鴉莫恨歲華晚籬邊菊未花

偶尋蓮社約似接竹林遊細雨林塘晚微風草樹秋湖山得佳賞車馬此淹留惆悵煙鐘動獨歸池上樓

秋夜憶弟

憶弟夜難寐挑鐙心自悲難分家室累忍讀鶺鴒詩對月空垂淚還鄉未有期幽人正愁絕蟋蟀爾休唬

送戴仲山歸衡山

一曲驪歌不可問布颿湘上掛斜曛與時相訪應難過七十二峯多白雲

贈壁臣居士

繁華事散鬢如絲萬里青山獨往時一種風情誰得似嶺南爭唱荔支詩（君有尊前聚散多萍梗嶺外風情祇荔支句爲人傳誦）

題碧虛煉師此君軒

仙家翻厭漁人俗不種桃花祇種竹簌簌清風涼滿軒坐久不知衣已綠

武昌城晚眺

薄暮古城頭蒼茫萬里秋大江流漢水落日滿汀洲天地一迴首關山起夕愁南樓今夜月還憶庾公遊

登黃鶴樓

昨放洞庭舟今登黃鶴樓白雲不可問漢水自東流落日千帆影微霜萬木秋時聞吹鐵笛一洗古今愁

焦山

焦公棲隱處落日獨經過帆影懸青嶂鐘聲出碧蘿潮生京口闊山赴海門多昔人不可見惆悵此巖阿

登金山留玉閣

高閣一憑眺蒼茫太古情天疑入海盡潮欲挾山行芳草金陵渡斜陽鐵甕城鄉關杳何處向晚客愁生

登潤州城閣

潤州城上閣侵曉一憑軒碧霧沈焦嵒青山斷海門春潮欲平岸野屋漸成村兵火餘殘壘誰招壯士魂

戲贈濬川居士

十載身如一葉輕青山到處自題名每來玉几雲遊宿曾向金鼇背上行鉢裏尚餘香積飯詩中猶帶海潮聲舊遊歷歷爲君數煙水蒼茫無限情

露宿

明星爛如燭山鬼聲相續白雲蒼然來伴我巖下宿

過曹居士竹蒲山房

心曠山色遠衣寒松露滴一徑蒼苔深惟餘虎行迹

碧湖雅集呈王雁峯山長

不覺日云暮湖皋靄夕陰西風侵客鬢黃葉入詩心見指休迷月賞音不在琴勝遊情未已疏磬出雲深

贈泊然菴主

海外曾隨博望遊暫因親老乞歸休秋風蓴菜思吳郡落日高樓望越州萬古興亡付杯酒五湖煙月入扁舟與君欲結東林社未必青山許白頭

述懷

十六辭家事世尊孤懷寂寞共誰論懸巖鳥道無人迹壞色袈裟有淚痕萬劫死生堪痛哭百年迅速等朝昏不堪稍眼紅塵態悔逐桃花出洞門

過歡觀居士別墅

主人頗好靜塵事不能羈掃石留僧話看雲出岫遲弟兄俱好道婢妾亦能詩看取禪心靜蓮花出水時

贈吳雁舟

獨有延陵子精廬每見過禪機信敏捷綺思未銷磨偶看楊枝舞爭傳桃葉歌天花紛落處誰識病維摩

將還山貽賀覺居士

忻忻梅始榮冉冉歲將闌主人敬愛客昕夕鎮盤桓明知別有時且爲須臾歡誰能同世情別後懷辛酸

遊仙四章與笠老人作

天上蟠桃幾度開三千年後我重來衆仙同日成高會
下界何人念劫灰蒼狗白雲時變幻清風明月幾徘徊
人間甲子須臾事且盡南山獻壽杯
高下樓臺白玉京侍兒窈窕董雙成笑看星斗樽前落
俯視河山足底生閬苑有桃臣朔竊瑤台無燭素娥明
吾儕樂事知多少聽取霓裳第一聲
馭象文殊跨鶴仙朝滄東海莫西天宣流妙法來金烏
遊戲神通放木鳶花散諸天香入座定回丹竈火無煙
安排一兩穿雲屐又是蓬瀛路幾千
純陽爛醉李仙跛齊唱歸來踏踏歌檀板數聲滄海闊
梅花一曲彩雲多青牛老子誰能識黃鶴仙人事不磨
風馬雲車一飄忽龍華有會願重過

擬陶

莊生解齊物老氏貴葆眞人生一世間渺若陌上塵放
曠聊自適懷抱日以新茅屋四五間取足蔽吾身飛沉
有定理焉用勞心神不知養生術徒嚥華池津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二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三

釋敬安寄禪

戲題黃蓉瑞秋柳詩後　丁亥

黃郎美少年著身青雲端揚帆下洞庭驅馬入長安青
青章臺柳裊裊春風寒柔條不可折請君霜後看

初春遊碧湖亭

獨居殊寡歡緩步出郊坰春陽布微和柳色欒新荑良
辰入懷抱清賞臨湖亭啟戶縱曠覽開襟襲芳馨樓煙
鳥鳴條潛波魚躍萍興洽樂不淺慮淡神愈寧遠岫斂
夕景澄潭浴繁星眷念林壑美願言屢重經

宮詞擬齊梁體二首

東風扇綠草陽谷氣先和瑤池春溜滿芳樹雜英多曉
日開宮鏡飛泉鳴玉珂佳人行樂罷半醉朱顏酡
日暖昭陽殿花飛上苑春楊枝學腰舞柳葉畫眉勻芳
筵沸瑤瑟畫棟落珠塵興闌聞唬鳥淚濕紅羅巾

感遇二首

桃李媚妖容託根在巖阿陽春二三月芬芳一何多枝
條日以繁羣鳥聲相和榮華豈不好其如憔悴何
孤松秀冬嶺丹桂馥秋林豈無霜雪摧自有歲寒心荆
棘塞來途庶免樵斧侵

丁亥三日陳伯嚴徐穉衡禊集碧湖

天天桃始華融融日初麗碧湖風日佳良辰肯虛逝軒蓋紛如雲言修會春禊春林澹幽討孤亭喜新製湘流環前汀嶽色隱雲際廣筵列肴槅芳尊襲蘭蕙時鳥宜法音微言契冥諦既愜少長情緬懷永和世古今若轉丸風流復誰繼

贈徐郎中樹鈞

得句何須手八叉南州名久籍京華喜來古寺瞻靈鷲閒立斜陽數莫鴉詩思近迷湘渚草夢魂寒繞上林花春來又動探梅興童子提壺兩髻丫

招徐叔鴻郎中李公孫伯還呂仙樓看雪

積雪浩無際登樓望眼寬饑禽爭樹墜遠岫倚天寒何忍獨爲樂還期人共歡寄言高臥者來向畫中看

雪中酬徐叔鴻郎中見懷之作

野寺罷迎送孤吟對碧峯忽聞白雪唱遠答上林鐘斷妄諸根寂觀空萬事慵惟開蓮社會思與謝公逢

送友人入蜀

草綠長沙渚淒然送汝行微官休自恥萬里且孤征日落黃牛峽江流白帝城到時應有淚不獨異鄉情

與淡雲和尚夜話

十年俱老大一見一傷神白髮幾人在青山入夢頻雨行燈下淚三載病中身何日嶽雲裏與君還結鄰

贈饒十三

故人獨我厚相見每依依嗜左近成癖論詩真入微雖云羅叟忠長下讀書幃努力青雲器休言與世違

贈陳伯嚴

陳侯亦酒落對酒每高歌好客黃金盡論交白髮多雲深三楚樹夢繞九江波乘興且行樂浮生能幾何

將歸衡山別常靜法兄

塵居性不適又向嶽雲歸敢道世緣薄空知定力微不堪孤棹返長與故人違前路休相憶春山筍蕨肥

送雪溪上人歸雁峯

年少易爲別此別淚沾衣往事空回首春山晚獨歸白雲迷遠望明月入禪扉惟有相思夢隨君入翠微

春草

年年原上望惟汝獨先榮已入西堂夢重傷南浦情燒痕看漸沒屐齒踏還生春色又如此王孫尚遠征

四月十六陪茗香翁湘綺先生泛舟碧湖

勝侶忽相引扁舟泛碧湖江山今古在身世水雲孤法樂自清妙禪心齊有無愛茲泉石好還約飯秋菰

喜黃芷舲至

故人久不至相見一開顏脫略形骸外嘯歌天地閒移
琴臨綠水把酒對青山惆悵日云莫煙鐘送客還

贈饒文卿

老作諸侯客高懷與衆殊隨身一劍在對酒片雲孤白
社歸何晚青山看欲無年來翻愛靜時與道人俱

送譙笠山之粵

之子忽言別征帆指粵東關山成獨往身世信飄蓬古
驛蠻煙外秋濤野寺中衡陽無過雁鄉信若爲通

六月初二日與雁舟招子及黃蓉瑞飫勘昆仲集

碧湖亭餞常秋曹石鄰入都

羣公方餞別余亦出林行高閣一尊酒扁舟萬里情相
期存古道不用恥微名誰道長安遠南風五兩輕

懷周燮墀蜀中

不見周公子相思又幾秋可堪千里別還憶昔年遊湘
渚木初落巫山猿夜愁遙憐望鄉意未敢倚高樓

題羅肥甫石潭別墅

泉石殊清曠主人幽興宜秋荷新雨後高柳早涼時月
出虛齋靜風來曲院遲茲遊樂不淺還與菊花期

重過楊家橋二首

寂寞桃花無主開舊遊回首不勝哀傷心二十年前事
曾爲阿翁買藥來
照水朱顏半已凋春風依舊柳千條棲鴉數點斜陽裏
不忍題詩過此橋

夜遊袁叔瑜瑤華山館

懷抱鬱不展城居多煩喧念我同心人日莫遊茲園路
滑蒼苔滿蟬鳴綠陰繁荷香散暑氣皎月懸清尊意愜
感長往喻悲理孤存結念屬雲海鼓枻浮湘沅乘煙共
遐舉棲蹬息營魂長謠空明際佳期與子敦

六月二十八日出小吳門沿溪行至龍潭宿李亢

人廟書寄陳伯嚴羅順循

城居苦炎鬱出郭忽超曠雲霞煥朝輝山水發清尚寒
條息綠陰援蘿陟青嶂麓峯遠崢嶸龍潭晴蕩漾仙僧
棲百盤崇巒越諸障吹萬理自齊得一神乃王心迹忻
沉冥世情任欺誑松喬去已遐余懷誰與亮

題宗居士竹蕭山房小住

林巒含暝色樵徑罕人蹤寂寂一蟬語蒼蒼萬木重爽
泉生斷壑涼月透疏松愛此草堂靜惟聞野寺鐘

贈黃大蓉瑞

萬古傷心淚誰能共汝揮惜花情眷眷對酒思依依祇

應問道少莫恨賞音稀東山白雲裏期君共採薇

古意八首呈寶覺居士

孤雲匪神照衆鳥焉能窺一爲下界霖惻惻使心悲黄鶴不與侶青松時見識物我既平等毁譽情無移朱門雖自榮視之如茅茨悠悠千載上道林眞吾師

丹桂生幽巖歲莫懷苦心微風發馨香淸陰結高岑舉齗云可恃奄忽霜露侵因之慕高潔願與棲深林

皎皎牛女星盈盈隔一水凝昏被四野機杼亂誰理圓月吐淸輝燭物無表裏浮雲一以蔽歲莫情何已

矯矯雲間鶴泛泛水中鷗浮沈雖異趣與世俱無求如

何罻羅者山澤亦窮搜奮翅起高飛豈不念同儔願與神風會逍遙俱遠遊

西山有嘉樹華葉何葳蕤芬芳不終朝摧折委路岐行人爲躑躅飛鳥爲鳴悲本微擇地明今日當怨誰

孔雀從東來結巢瓊樹顛音響一何妙毛羽一何鮮棲遲戀美蔭弋者伺其便一彈墮雙雄一雌飛不前悲鳴作人語覆卵幸見憐

寡鵠將三雛歲晏未遑止斂翼方徘徊忽有金丸擲三雛羽未成一身豈能顧念此痛中腸涕下零如雨

人生處一世樂少苦恒多童顏忽已改不忍見恒河故人棄我去零落歸山阿而況骨肉情哀痛當如何

望湘樓晚眺

雨後雲猶濕高樓望若迷亂帆湘渚北落日橘洲西獨鶴棲難定饑烏晚更啼憑欄何限意惟見月凄凄

禮岐山恒志老人墖

西風一蕭瑟落葉滿秋林碧蘚侵階長靑松覆墖陰空聞遺教偈誰識不傳心獨禮虛堂月無言淚滿襟

秋夜寄友人

蹉跎二十載學道竟無成白社聚還散靑山期獨行秋階百蟲響午夜一鐙明玆意共誰語寥寥憶友生

題袁叔瑜悼亡詩後

傷心甯有此而我亦悽然愁絕哀蟬曲淒涼錦瑟篇螢煙縈舊夢夜雨入孤絃可恨空閨月秋來分外圓

贈別曹悟生

與君一日住交勝十年深正契水雲性其如江海心涼秋悲落木湘上惜離襟惆悵高樓笛偏吹出塞音

九月三日陪寶覺居士吳雁舟謁衡嶽廟舟次昭潭微霜襲林初月吐曜欣然成詩

昔余辭雲水靈嶽屢瞻謁矧玆勝侶延幽興益淸發江楓色始丹澤蘭芳未歇輕舸漾漣漪逍遙度城闕神風

揚驚濤坐臥忽超越翠嶼互向背頹陽麗明汊汀火亂繁星渚煙娟寒月水宿聊淹留真賞在林樾

登空泠巖和杜工部次謝靈運七里瀨韻

舍舟遲神遊登棧眩奇眺洲渚屢旋複巖石咤危峭雲竇滴餘潤洞隙納微曜鑿險若神工履陰疑鬼嘯遺物奏玄功觀空得要妙既悟青霞心豈顧白衣誚黃屋羅英靈滄洲隱漁釣取舍各有宜殊音自同調

舟中呈寶覺居士疊前韻

運心忩冥遊流月縱遠眺浮杯歷潊洞攀蘿陟奇峭客塵方外遣神光發內曜既杜毘耶口亦薄槃門嘯辯河息諍訟理窟得玄妙南嶽爲我朋北山豈余誚四海納微漚六鼇歸一釣請謝河伯言爲君彈此調

舟中望嶽用謝宣城將遊湘水尋句溪韻

輕舟縱洪濤迅若挾兩螭將探靈嶽異結念南山垂憩汀朵芳蘭倚棹弄清漪風厲帆逾駛石激水分歧雲樹紛漠漠煙岫影離離與因三秋發賞逐九面移赤蓼擢風條朱果耀霜枝自契中觀理寧爲外物縻誰動臨川歎逝者有如斯

步月至嶽市

連辰倦水宿舍舟果幽尋夕景淪西岡微月吐東林鐘鳴嶽市近犬吠寒煙深興來神無疲事往感在今素髮驚始見青陽不重臨哲人去已遙慨然傷余襟

登祝融峯

不盤雲海胸焉壯平生觀明發犯霜露豈不憚嚴寒羊腸既曲折鳥道亦旋盤俯窺慓霧豹仰視嘶風翰振衣一長嘯誰謂行路難憑高豁遠眺天地青漫漫洞庭皎素練滄海躍紅丸遙川六龍舞遠岫千鬟攢星辰爲我珮雲霞爲我冠嶽靈祝余笑招邀敦古歡迴囑人間世喟然起長歎

尋蓮峯方廣寺

佳辰展宏抱超然遲神足策杖循荒塗披蘿入淩谷林隙漏微陽苔磴繡古綠丁丁聞伐木隱隱辨麋鹿巖高岫重疊澗曲水洄洑陰壑蓄雲氣深洞伏龍毒經臺構嵐岑精藍闢巖隩斷碣委荆榛空庭森柏竹梵籟綴歸趣翠黝眩奇矚揮袂謝山靈賞心於此獨

宿石澗紫蓋精舍

山路倏已暝余意方適然攀巖眺落景倚樹挹飛泉既歷煙蘿倦還就雲窟眠松林月皎皎石澗水濺濺觀聽兩俱冥寂照生空禪遊心太始初不知有物先

福嚴寺

招提闢梁陳靈異屢棲託陵谷迭遷變龍象繼寥落寶樹旣潛輝法源亦枯涸伊余乘微因聞道性所樂柰何去聖遥譬如隔日瘧懷古情徒殷撫今念彌怍高山空仰止迦陵不可作

磨鏡臺禮大慧禪師塔

尋幽不憚遠涉險趣彌深峩峩丹鳳岡鬱鬱青松林誰謂導師逝林木演圓音鞭車喻奥義磨鏡垂良箴我來肅瞻禮法雲靄餘陰繞塔周三匝懇樹披重襟境寂神來舍慮息理自臨終期滅間見結宇棲青岑

禮思大禪師三生塔

至人久埋照靈關復誰叩玄風扇區宇神塔祕巖藪白骨何足云所貴道不朽三生寧爾始千歲豈余後借問幻化人知有眞實否

懶殘巖

巖巖山上石鬱鬱巖前桂峩峩神僧居蒙蒙芳草被象教昔陵夷如何隱智慧長謝區中緣高結霞外契寧從猛虎食不拭俗人涕望雲有餘思高風邈難繼

淸涼寺呈本師一首

達人貴宏道獨覺非所論覺花馥心地智水滋靈源晢然大智炬永破塵沙昏拂衣舍衞國開講給孤園豈不疲津梁彌慣四流奔喬嶽蘊靈異中有甘露門非賢豈能主惟德衆所尊人天一忻悅花雨何紛繁迦葉信小果慶喜慚鈍根荷法各有任嘉會何由敦聊勉自化志庶用酬慈恩

贈陳童子師會

童齡具宿德頭角方崢嶸頻伽發妙響玉樹敷新榮道由聚沙植義以分梨成好古興不淺鑑物智自明善葆靑雲器相期賁闇名

附陳童子和詩

天下多奇士山岡出蘭芝高禪志修已不爲世俗移甘心守寂寞袈裟良足披苟非鴻與鷰焉能奮翅飛閒居非吾願嶽遊爲子宜靈境絕妄念妙悟發新詩感情亦何報援筆賡此辭

登碧湖樓

暝色起汀洲涼波吹夕愁雲垂洞庭野木落蒼梧秋歲歲雁南渡年年水北流瀟湘無限意日暮且登樓

送曹五入都

寒風凄以厲孤鴻鳴不歇遊子欲何之離歌中夜發束裝辭楚山揚帆向京闕洲曲望屢迷淚盡情不竭悽悽澤畔吟皎皎江上月去住各努力毋貽歎華髮

贈無我道人

至人本無我所適無非眞和光五濁內獨能超其神識
密賞愈寡照寂道轉新與來時染翰卽物理自陳悠然
南山下自謂羲皇民

呈黃飫勤

江河流不息邱隴日崢嶸俯仰宇宙間了無一可營於
心忽不樂涕淚爲縱橫旣嘆浮漚滅復傷流電驚勝因
勉自植妙道冀圓成皈心大覺前所寶非榮名

招王午樓碧湖齋集不至

夫君期不至悵望使余愁竟以雞豚美而貽藜藿羞千

林空落日萬木已辭秋獨有沙頭鷺依依爲少留

訪瞿芷楦不過

每過問童子長云不在家衆花空映戶高柳自鳴鴉欲
去意遲駐行吟日已斜所思人不見咫尺卽天涯

重晤瞿海如

久別驚始見開言心自悲方君多病日是我詠愁時滄
海橫流急靑山獨往遲年來憔悴甚莫訝鬢成絲

夜坐憶龍大硯仙

夜深羣籟息靜坐入枯禪遙憶山中客聽鐘應未眠詩
成明月上花發綺窗前杖策誰招隱空吟桂樹篇

呂仙樓看紅葉期周郢生菱生吳孟曾李澤昆仲
不至

日暮秋砧急高樓野望時雲低疑欲墮帆遠訝行遲把
酒問誰醉排愁獨賦詩坐看紅樹晚空與美人期

杪秋偕壽梅居士素蕉道香二上人遊麓山寺一

麓寺經年別今陪數子遊野花寒更發庭樹葉先秋莫
厭四山合西風兩鬢愁平生愛邱壑向晚此淹留

送王瑞徵歸蜀

靑城何處是萬里一舟輕因念關山遠彌傷離別情嶺

猿時斷續江鳥自逢迎歸看峨嵋雪毋爲憶友生

送易懷情之長安

歲序已云莫胡爲獨遠征關河分夕照草樹入邊聲霜
落黃山紫春回渭水淸長安行樂地莫訝二毛生

蕭希魯歸自江南賦贈

憐君意不適歲晏復歸來欲問江南事其如庾信哀壯
心猶未已華髮忽相催何用悲遲莫淸時方愛才

秋日得郭菊蓀司馬書

黃雲莽蒼雁來疏忽得秦中一紙書提劍十年爲客久
論交廿載識公初荒煙古戍啣山鬼落日邊城策蹇驢
聞道秋來歸思切故山風雨夢樵漁

自厲詩

驚風飄浮雲奄忽千里馳人生獨何為守此百歲期春華不再榮努力及良時懷安聖所呰忍進德之基（佛經以施戒忍進禪慧方願力智為十度）朝聞儻可遂夕死復何悲

劉山人希陶自都梁來齋集浩園即席賦贈

歲莫苦無悰忽喜幽人來幽人罕塵事歲莫與我偕積雪皎素豔爽鐙煖深杯雲霞發藻思氣象何寥哉昔年江海客嘯覽窮溫台餘情已飛越殘夢猶崔嵬憶余旅浙濱徵倘謬見推良會信有時愫蘊今始開相期方外遊高蹈謝氛埃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三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四

釋敬安寄禪

雪夜過王彝臣都尉禮坤寓齋

風雪晚來急尋君獨叩門翻枝鴉有影入夜月無痕把酒自為樂浮生何足論停琴一靜坐相對各忘言

麓山對雪寄程六子大

晚來天又雪吟榻此中安獨雀語高樹萬山生莫寒偶從初地住思與故人歡寂寞衡巖下誰知有懶殘

寄題茗公南泉淨業堂

十年辭眾去垂老慕西方白髮歸心切青山引興長伽陵朝演法珠樹夜流光遙憶經行處含情望夕陽

穆廟諱日讀吳侍御可讀遺疏二首

鼎湖龍去日歲莫獨愁時已失中興主長留四海悲西風　惠陵晚落日銜門遲欲共忠魂語含悽祇淚垂

國步艱危際孤臣涕淚中前星虛帝座　七廟起悲風丹檻攀無及蒼梧怨不窮萬方同一哭誰復殉遺弓

張嘯石歸自閩中賦贈

故人忽以至握手思依依已作三年別新從萬里歸且尋舊社約莫恨壯心違時事嗟何補青山共息機

送陳居士麓岑歸里

畢竟誰知已逢君長不言甯從遠公社恥謁信陵門不楷千金散誰懷一飯恩天寒歟歸去風雪滿江邨

題十竹君軒（戊子）

幽軒種十竹孤冷與君宜把卷常枯坐逢人欲語遲雜花初滿樹春水始平池乘興惟須飲毋爲嘆鬢絲

二月朔日舟次桐溪精舍夾岸桃花迥非人境

達人貴懸解胡爲自羈束辰興梵課餘理棹湘江澳日華釀朝溫春波生微綠南陂煙忽開西麓翠可掬晴鳥喧芳洲夭桃媚幽谷靈境絕塵緣妄迹競馳逐息心此戾止何用昇喬嶽

桐溪禮暗燈覺道二公墖

嚶嚶春鳥鳴汎汎夕流逝倉卒一紀餘哲人纔彤萎魏然悆墖波荆棘忽以閉悲來匪由識哀極轉無淚既懷寂滅樂彌念形骸累雲霞曖餘映竹柏凝寒翠金棺一埋照水石徒清麗

辭上林寺法席呈法門諸公一首

大道久淪没賢聖亦肥遁振興在來哲余也誠不敏遲迴一載餘顧瞻忽自哂猥荷高明知未證無生忍揮袂謝桴雲乘流逐鷲隼永絕白社遊逝隨玄豹隱平生煙霞心庶得巖下泯去住各有宜愚懷或見憫

將緣湘水探九疑諸勝慨然有作

閒居豈不樂心恆懷百憂春風來何時洲渚綠已稠因辭紺園侶高唱蒼梧遊暫與塵境違忽令耳目幽雜英何紛紛棹歌亦夷猶仰視孤飛鴻俯瞰近水鷗感此遺世慮道在復何求

湛湛湘江水亭亭衡嶽雲重華去不還千載愁人魂春竹染淚迹幽蘭徒清芬聖遊豈可追九疑尙嶙峋逝將搴瑤草永用秘吾神

擬古一首獻海公

時雨潤八表誰謂澤不周日月光兩儀焉燭重巖幽人生眛前識萬事難豫謀賢愚旣竝世涇渭亦雜流何山無蘭蕙荆棘蔽以稠達人竟何施守道固不憂玄觀物匪滯神解智自由逍遙寂寞濱身世猶虛舟

之九疑緣湘行夾岸峭石飛泉蒼藤古木書寄陳伯嚴羅順循幷柬雁舟蓉瑞昆仲

唐虞去未遠高步猶可追方舟溯三湘夢寐懷九疑神飇從東來仰視飛雲遲洪濤鼓巨聲陰岫無開時蘭蕙吐芳氣松柏挺高枝幽鳥出谷鳴孤獸索羣馳念茲山川遠貽我友朋思勝遊不克偕中道使余悲弔影千巖間慨然歌此辭

山行有序

山行既暝遠望茅茨隱約林表援蘿上一道者出貌甚癯揖余入具野蔬共啖不交一語禪誦自若時斜陽告夕皎月在窗輒題數句以娛良夜

松風始微動山鳥猶未鳴有客賫神往高咏發幽情荒塗莽荆榛樵牧亦罕經靈源窮欲盡忽聞雞犬聲道人歡客至佇立候柴扃設食羅野蔬志意殊眞誠曖曖暘已微皎皎月孤明心境兩俱寂泠然契玄冥

過衡陽退省庵

日落瀟湘晚重過舊草堂幽篁多美蔭老樹發奇芳短鬂心猶壯扁舟意自長獨憐江海去未待晚菘嘗

東洲訪江鞏甫山長

有鳥鳴喬木起余求友心浮舟度煙水策杖入雲林小閣焚香坐清言見道深欲移石床近還就綠蘿陰

謁黃庭觀

偶乘獨往意來謁魏元君谷暗松杉合天清鸞鶴聞靈芝含秀色仙石繡苔紋坐久諸緣息晴空生片雲

訪福巖寺玄妙上人

古路逢樵問蒼茫萬壑雲偶尋高隱士重禮祝融君樹老無年代心清滅見聞浮名累人苦煨芋莫輕分

花藥寺

花藥阿蘭若重來二十年紺園空宿草碧殿鎖寒煙零落嗟今日艱難憶昔賢瀟湘無限意惆悵夕陽邊

贈易與凡

拔劍高歌對酒卮酒酣爲說戍邊時夢隨關月還家遠馬踏河冰出塞遲青冢至今餘漢碣黃沙終古陷秦師憐君萬里封侯願贏得西風兩鬢絲

秋夜寄張聽俟仲卣昆仲

高枕不成寐孤鐙暗忽明一身常足病萬事易關情夜雨愁仍滴草蟲寒更鳴故人今夕夢誰與話平生

送周魯衡之華容

送君不忍別攜手暮雲端湘上雁初過洞庭波始寒茲行忽異縣誰與結同歡即此堪惆悵休歌客路難

贈周生

滿眼風塵色憐君獨此過浮生同旅泊失路未蹉跎誰道朱門貴其如白髮何幽棲吾所願還與覓煙蘿

邊將

白首偷談兵恩深任死生大旗翻亂雪歸馬怯空城漢將日寥落匈奴掃未平黃雲連朔漠辛苦且長征

歎逝詩

西方有佳人灼灼桃李姿言論吐清芬顧盼生光儀良辰恣遊宴不惜千金資馳車五陵道豪貴相追隨自矜常美好歡會無窮時一朝隨物化萬事徒傷悲神識何未泯高墳已纍纍念此五內熱涕下如綆縻

雨後秋懷

山中一雨過池樹早涼生坐石忘朝夕看雲憶弟兄歡愉猶昨日寥落不勝情寂寂千峯裏惟聞猿嘯聲

日莫過何棠蓀廣文宅

塵喧忽以寂籬落似深村雁度斜陽外蟲聲秋草根霜畦寒菜色茅屋暝煙痕近市亦成隱何須入鹿門

朱嶽舲員外輓詞

寒霜蘭以厲蕙草亦隨萎人生無貴賤黃泉盡來歸榮名雖云寶神識安能知惟德乃不朽千載常如斯哲人抱幽衷滅智甘棲遲作善匪望報處盈恆若虧艱哉惘物情至死猶依依鶺鴒既高翥緬想平生儀永爲國士歎長貽鄉閭悲咨魄儡見存毀此薤露詞

寄懷陳庾山江南

秋風吹白蘋遠望一傷神天地正搖落江湖憶散人經過桃葉渡自惜柳枝春借問南朝事誰歌玉樹塵

送周彥昇歸通州

開福古蘭若相逢話落暉清遊曾幾日惆悵忽言歸湖上秋山晚淮南木葉稀送君臨極浦惟見片雲飛

與表兄張五話舊

天涯一分手相見十年遲親舊復誰在悽然心自悲與君俱老大忍話少年時明日拂衣去青山何處期

送友人歸淮上

曉風吹雨過兩岸荻颼颼淮上君歸去江南我舊遊不堪聞落木俱是有離愁寄語故人道別來今白頭

詠懷詩十首

昔余髫齔異南遊經九疑復泛蓬山舟遠與浮丘期隆

冬草木茂朱華何葳蕤湘靈拊瑤瑟海若揚桂旗仙人隔煙語貽我瓊樹枝云此最吉祥佩之忘憂思長跪謝仙人此物非我宜

我本自在仙一念落人間人羊既更易識性亦推遷捨身復受身來去如輪旋白骨何峩峩高於昆崙山已忍多生慟樂土何由還

疾風揚波濤起滅無端倪波波相續流甯復住斯須嗟余久沈淪泊然無止依眞源失湛寂誰能鑒淵微

步出城西門高墳何纍纍年深墳土裂白骨委蒿萊墳傍哭者誰云是白骨兒生既爲死泣死亦待生悲哀哉

億千劫無有淚絕時

弱齡逢喪亂田園遂蕭條坐爲衣食故豪門屈見招顧
無五斗祿甯折壯士腰拂衣謝城闕高步淩風霄金仙
雖云遠靈鷲何岩嶤超然方外遊永川泯塵勞

去歲展先塋路憩桑樹邊村老向我言此桑齊汝年汝
父昔在時耕此桑下田人今無迹茲意復誰憐感此
不能語涕下如流泉

余生秉微尙塊獨甘雲棲幽涂盛荊棘蘭蕙何離披鴟
鴞相叫嘯猿狖復鳴悲眞如既不變萬有徒紛馳將捨
有漏身一飽豺虎飢

吾欽忍辱仙運心仁且慈手持如意珠百劫行檀施宏
法亦已勤六師謬見疑冤親普平等焦芽同時滋智果
既圓成永爲天人師

少讀高僧傳抗志希遠公澄神五峯表澂影二林中遲
回虎溪月緬想劉雷蹤斯人邈千載道漏猶未終涔涔
潯陽潮汩汩恨何窮

我聞安養國賢聖俱棲遲講堂極壯麗行樹相因依湛
湛七寶池矯矯珍禽飛金繩界道明天樂隨風移衣食
應念至不假人力爲文殊既戾止慈氏亦來儀長揖三
界苦永絕四流悲逝辭五濁世金手引同歸

九日寄程子大永順

今日登高處何人共舉杯甯知風雨夕忽有脊令哀鄉
信愁中斷蠻雲瘴不開殊方爲客苦歲莫儻歸來

湘上吟

江寒楓始落天遠雁初來古木雲中出青山雨後開城
臨賈傅宅秋冷定王臺日莫湘江水如聞鼓瑟哀

靖港紫雲宮明淨法師建鏡湘樓成宴集道俗王
先生壬秋爲之記余以事不與作詩寄題

靖港古屯戍熊湘資咽喉帆航接洞庭津鼓連橘洲開
士齎其要排雲建飛樓秋霞澄夕陰月影碎川流良辰
集道俗廣座羅珍羞奇文耀華藻玄論豁昏幽茲會吾
不與情往如同遊川塗咫尺間來去千萬舟取意各自
適謝彼波中鷗

崑崙篇

醉卧崑崙石萬年爲一曉覺來觀蓬壺羣仙迹如掃碧
海揚驚沙白雲抱空島悵然懷舊歡無心掇瑤草

過賈太傅故宅

三載棲遲地堂空夕照斜賈生去已久庭樹尙能花夜
雨嗁秋鬼靈風集曉鴉淒然芳草歇懷古一長嗟

呈義甯廉訪

達人抱玄朗風範宿所欽經綸乘運啟珪組非公榮湘
衡美餘蔭河浙騰英聲任鉅志方展才大諳易成解龜
遂初服屬念在巖耕　明廷眷高義迴車遵王程黃河
不可渡濁浪何崢嶸顧瞻斯民艱彌傷遲莫情忘懷道
益重適己物自輕請從邱壑遊聊用謝浮生

擬謝康樂維摩經十譬讚八首

聚沫泡合

覺海性元澄云何泡沫聚境界風所吹虛窒自相鼓認
漚豈全潮識流匪異體誰爲達觀者眞源亦無取

燄

晴虛本無翳陽燄何由生擾擾甯暫住渴鹿徒馳情眞

空任起滅明性無減增智者鑒其微元同一見精

芭蕉

芭蕉本佳卉綠葉方叢生內心匪堅實外觀亦清英未
霜已零落誰憶昔時榮

聚幻

幻聚眩流目衆巧歸我神能爲城郭狀亦現男女身愚
夫昧取捨橫復生愛瞋逝者復如斯誰言此非眞

夢

孰謂識性同同寢各異見妄境故無恆眞如了不變夢
覺俱强名好惡誰與辨哂彼執著人尙爲浮物戀

影響合

大道寓影響誰復知此理是中無實性羣有妄相似本
自絕名言云何立彼此運心平等觀一任空華起

浮雲

浮雲匪定質變幻誰能測氤氳翳太虛飛散窮頃刻合
潤若有施觀空了無得前塵雖云妄轉用資神識

電

寥寥天宇廓流電時一驚奄忽不可見神迅誰與倫狂
心儻可歇智眼自圓明勿用世間想貌彼虛空情

西方三聖讚三首

無量壽佛

猗歟無量壽正覺果圓成數劫恆沙前法藏流英名懷
道薄欲樂棄國遺尊榮既揚精進幢復轉大願輪莊嚴
淨妙土智者忻往生本無二乘器甯有三惡情痛念沈
淪苦未聲涕先零願垂白豪光鑒我皈敬誠

觀世音菩薩

大士得法忍曠劫無惡心尋聲拔苦蘊振海吐元音甘
露苗智種慈雲生遠陰妙覺誰與證圓通聖所欽逝隨
神風往逍遙洛伽岑

大勢至菩薩

三祇嚴智果神悟忽以超虛空旣消隕大地亦動搖舉足越沙界迅若乘驚飈寶光燭身根塵垢應念消

鄭州河決歌

嗚乎聖人千載不復生黃河之水何時清濁浪排空倒山嶽須臾淪沒七十城蛟龍吐霧蔽天黑不聞哭聲聞水聲　天子宵衣起長歎　詔起師臣出防捍帑金萬鎰鎮洪流黃河之工猶未半精衛含愁河伯怒桃花春汛盆汗漫明廷下詔罪有司有司椎胸向天悲吁嗟乎時事艱難乃如此余獨何心惜一死捨身願入黃流中抗濤速使河成功

題王尊農觀察臺警夜渡圖二首

神州論險要臺嶠信孤懸海闊魚龍夜心傷戰伐年會聞木罌渡寬過水雷前虎穴身能入英風尚凜然

小醜甯難滅王師豈在多初傳橫海捷仍許郅支和太息撥邊詔空揮返日戈披圖話陳蹟悽惻漢山河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四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五

釋敬安寄禪

余所居羅漢寺前有方塘一畝蒲柳交映荇藻紛披尤多菱芡向無蓮種今夏紫莖綠葉無因自生照影千花彌望五色信象教之嘉祥亦淨業之冥感也因名曰瑞蓮池爲詩以紀之（己丑）

湛湛方池水芙蓉未肯生如何污泥中一旦吐芳榮清氣遠逾馥妙色難爲名豈伊神所誕非余德之馨援筆紀嘉瑞聊用悅羣情

修上人禪房訪程商霖不遇

孤城臨水斷野寺向江開偶訪青雲客言尋白社來空齋寒莫雨遠岫隱輕雷獨與山僧別扁舟泛月回

六月望日同白香翁游江甯初發衡陽作

丹鳳樓南岳高唱莫與同感彼求友聲振翼凌遠空爰舒山澤居翱翔大江東伊余忝陪從茲遊冀奇逢大塊玩洪瀾名山蔭茂松將隨性所適誰云吾道窮

七月十九乘淮慶輪船發長沙

涼風吹炎序明河澄素秋開襟遠神往時哉不可留飛輪下荆吳解纜辭橘洲波濤吐洪音靜聽心悠悠千里坐超越神迅罕與儔委懷於元漠非但美遨遊

洞庭

島嶼連巴蜀風濤界楚吳水長帆影怯天遠雁聲孤落日自明滅遙山時有無黃陵秋草徧何處是蒼梧

洞庭舟中次白香翁原韻

洞庭信云廣茫茫吾何向激電越洪流忠信宿所仗風雲忽異色波濤自相盪空碧澄遠流虛翠潤寒嘷遊龍窖深潛翔雁悲寥曠伏枕聆驚瀾想虛玩秋漲派分九江遙氣接三山王返觀契靈異心目得融漾

望君山

洞庭秋望水冥冥猶是君山一髮青今夜重湖波浪靜月明吹笛弔湘靈

黃鶴樓故址

寒霜淨汀洲微雲靄江城黃鶴雖已去人猶愛其名同居欲界中誰云得長生烈火焚崑崗頽然無遺楹徒想瓊樓麗詎聞鐵笛聲朝霞散餘綵秋月懸孤明羽人復何歎太上在忘情

禰衡墓

漢道昔淩遲奸雄據要津賢達不任世明哲思保身哀哉禰正平殺身豈成仁羽毛既爲禍文彩安足珍我來荒洲上懷古薦芳蘋秋草萋復綠千載爲沾巾

伯牙臺

至理本無言至聽本無音誰能返耳根聽弄無絃琴子期雖復生烏由知我心日莫臨高臺寥寥獨行吟眞趣貴自賞浮響非所欽

望廬山

縱棹隨神風浩蕩洪波閒引領望廬嶽悠然開心顏秀色信難名靈氣吐自然五峯媚雲表巉絕誰可攀緬懷遠法師高步太元年陶謝何返駕澄什甯比肩千載沐餘潤猶能洗塵緣瞻霞想神足臨流哀逝川玄棲儻可必妙藴嘗能宣

湖口弔高伯足

高生才調冠三吳爲問人間尙有無今日卻過湖口縣亂山無語夕陽孤

小孤山

衆流滙巨盜孤岫峙中川猿鳥墜絕壁宮闕基層巔蒼翠自成媚丹霞不能鮮翔仙契幽鳥潛蚪玩神淵朝雲氣霏霏夕月影娟娟既愜方外趣彌薄區中緣莫咏涉江操當知捨筏賢

九華山

九華眞仙都重巖藴神宅弭棹倦躋攀瞻雲慰良覿遠

抗虛崔高兀若星辰偪霜塹流曉丹秋樹散過碧遠近
生異容天山共一色伊余慕肥遁逢山愜幽寂徒眩耳
目奇未就煙霞息思欲御泠風曷由生羽翼玄關寧我
扃靈境冀孤懸

東西梁山

江南鎖鑰扼雙門一樣青山各自尊莫恃當關能據險
秣陵風雨共誰論

莫愁湖

湖上微風拂檻清行人猶愛莫愁名鬱金零落芙蓉老
簾外月明秋水生

鍾山經誌公塔院

蘭若居高處孤遊愛晚登長松夾亂石峭壁走枯藤獨
禮空山塔惟餘古殿鐙如何雲窟裏不見六朝僧

夜遊清涼寺登掃葉樓（樓爲昭明太子讀書處）

一磬隔冥翠高樓倚月明天空憐雁度山靜覺寒生雲
氣迷鍾阜秋潮撼石城時聞清梵發還似讀書聲

妙相庵

百戰無殘壘巍然獨此存古藤猶鐵色舊礎尚苔痕有
相能逃劫無爲道益尊臺城落日裏多少未招魂

送台州太守成梓臣歸里

達人慕肥遯解組遂初心白首辭台嶽清風歸舊林只
憐飛鳥倦未許入山深暫向谷中隱黃鸝有好音

贈張文叔

張生信奇特亭亭青霞姿新光衡門下世俗焉能知嚴
霜悴眾草孤松卓高枝積善雖云吉行道亦有時但守
固窮節毋爲歲寒移

贈劉康侯

劉公本華胄而無紈綺情在眾恒守獨處盛能遁榮忠
義雖自許肝膽爲人傾域中韞奇氣海外馳英聲論交
愧余淺未得盡平生凝神吐微詠聊用寫丹誠

贈陳曷秋

陳侯眞坦蕩少年掇高科驅馬出京門意氣凌三河雄
劍一奮擊海水爲不波日月揚光采丹鳳鳴相和求賢
何必廣得士豈在多幽人愛奇節雲中發嘯歌

贈唐召皆

唐君性幽靜和藹抱沖襟微言吐玄理清風穆重林既
振金門策亦愜青霞心晉飲廉泉水甯憩惡木陰孔聖
道一貫至聽無異音皆岑諒同契歲莫當來尋

陳曷秋還湘賦贈

莫千門靜天空一雁飛那堪異鄉客復送故人歸建

業孤帆遠趁江秋雨微禪心本無住何事欲沾衣

送黃茂才歸長沙

西風吹莫雨忽作北窗涼當此悲秋夜聞君歸故鄉洞庭方落木震澤始微霜千里豈爲別同茲明月光

重遊天童寺

不到天童寺悤悤歲六週甯知孤衲影復入萬山秋照水驚雙鬢班荆憶舊游平生輕去住此別意悠悠

過徐酡仙墓

落日荒村裏來尋處士墳傷君猶在世與我細論文挂劍嗟何及遺琴愴欲焚平生知己淚灑向寒雲

甬江與李子仙茂才話舊

六載江湖別相逢鬢已班故人悲宿草（謂居稚荑馬文齋諸君）往事話空山有淚皆成血無家何處還天涯重分手戚戚慘離顏

哭與了和尚二首

憶昔俱年少岐山問道時看雲同枕石洗鉢共臨池暫指青松別仍爲皓首期舊遊今寂寞回首淚如絲

五月瀟湘岸含悽送汝歸那知揮手去永與賞心違世事嗟難定浮生念轉微門前雙杏樹猶挂舊禪衣

雪竇妙高臺宴坐有悟

靜坐忘言說泠然契此心莫天孤雁影滄海一龍吟妙悟有超越曠觀無古今獅絃空自鼓（華嚴經云如取獅子筋爲絃鼓之衆絃俱絕）誰爲賞圓音

十二月二十八日由浙歸衡陽羅漢寺示衆

吾道難諧俗寒山祗自歸詎思滄海事終與素心違絕巘宜高臥長空任鳥飛惟憐陵上柏寒翠映余衣

庚寅正月十一日與旨蘅蒨虛妙智法林諸道人飯修庵主廬二首

偶攜紺園侶來扣蒼巖扃江霞澄道影松雪墜寒聲同飱香積飯靜禮佛名經泠然鐘梵寂復踏漁歌行

山寒草木瘦昏沒虎豹蹤始憐人境隔惟與川途通幽岫帶新翠春橋臥綵虹了知真諦義不欲強言空

正月二十六日由衡陽至長沙四首

孤舟仍遠涉落日悵離羣寒峽明微雪春波聚細紋乾坤信虛棹身世薄浮雲自笑平生事旁人未遣聞

高枕滄江夜凝情默語時往來徒自苦天地欲誰私細雨孤帆溼寒鐙春夢遲百年猶旦莫擾擾復何之

野寺鐘鳴寂江皋水氣沈曉星寒欲墮旭日暖初臨大覺誰能證虛空不住心欲知清淨義試聽棹歌音

江鳥還迎棹山桃又發花近村聞野碓隔水辨漁家祗

詩春來早那知鬢已華渚雲開復合何處是長沙

次豁然戒兄見贈元韻

悠悠長沙道一別十七載相對鬢毛斑似覺山河改榮名詎爲寶愛結誰能解太息同門者而今幾人在

法林小師禪靜圓修詩以美之

亦知身是苦妙解道爲尊諸妄消欲盡一眞猷自存霞峯澄異綵玉樹秀靈根莫秘牟尼照須清濁水源

二月十五夜偕吳雁舟曹東瀛梅訪黃孟樂仲長兄弟呂仙閣翫月時東瀛將同雁舟北征賦詩言別因和之

佳人美良夜秉燭來虛堂飛甍麗丹霞登覽延清光圓月吐蕤曜嘉木森成行春城藴煙氣汀火生微茫淴虛發長嘯意與何悠揚浮雲忽以至乎陰合湖湘變幻在須臾神識豈能將閩君碧雲唱感彼明月章清暉詎恒滿勝游那可常誰云江漢廣我心與之長安得忘憂草植兹衡山陽

送吳太史嘉瑞入都（有序）

庚寅閏月雁舟太史北征臨別殷殷彌眷法侶追思昔遊不能無述夫出處一也苟得發揮宇宙彌綸彝憲則事明眞何在非道豈必空山迺證圓覺昔人篤念友朋於其別也每有贈言顏仲之賢復乎尚已秦漢而降厥名詩詞蘇李河梁惟直五言之濫觴抑亦贈別之初製也余道不學夙承雅契把臂矛談已彌年載一旦遠適能無黯然猥撰俚辭藉鳴離悃匪敢希蹤懿哲亦曰勉崇明德云爾

幽人臧百慮眷兹求友情疇昔支許遊不異弟與兄論道冥孔墨結志感精靈去住隨所遇皇路忽遄征有如共命鳥一旦發離聲羽翼臨當乖浮雲勢難停丈夫旣許國豈容戀巖耕黃鵠一遠舉高飛入蒼冥願贈舊時

儔能不懷悲鳴神契亮勿隔萬里猶戶庭努力事明主況乃値時淸振衣躍中天塵垢甯外嬰爲君樹松桂念彼隆冬榮

題神鼎洪湮禪師道場

傳聞軒轅氏鑄鼎兹山巔草木藹深秀水石澄清妍泂渚流足底洞庭橫眼前望遠意無限登高心自憐精藍虛結搆鐘梵益淒然洪公寂已久妙意誰能宣

酬黃夔修履持二童子詩一首

矯矯雙鳳雛和鳴多好音含靈徵明德垂綵耀高岑修篁吐奇實孤桐結清陰托身旣得所羣鳥皆欣瞻毛羽

雖未豐詎測淩雲心援筆頌英芬聊用荅清吟

題長沙上林寺藏經閣詩（并序）

上林常靜法師一眞內蘊四德外流摩尼智鏡媲茲圓照悲務芬利方其柔深爾憫大法陵替微言將墜以光緒十五年持錫入都叅求竺典宰臣福錕公嘉其梵行以狀上聞報可并錫純廟御書聯語鎭護山庭隆道宏宗邁於往聖明年五月龍藏南旋洞庭駐波衡嶽凝翠常謂頹流覩茲殊勝因製伽陀用紀法喜

金容一西逝大法遂東流晉衛頭智炬愛河濟寶舟長沙古藩國騷客資淹留應眞亦戾止講肆如雲浮哀哉二千年法運猶未周如何獅子窟今成狐兔邱禪枝日凋謝念茲深余憂幸有智者誕定慧崇前修妙諦融眞俗平等齊恩仇乞食於京闕機辯驚王侯龍藏出天府象教耀神州炎維賴以鎭魔戾爲之柔讃揚安可窮聊用紀因由

題常人吉居士默庵詩一首（并序）

居士和光五濁鼓櫂四流抱質耽微順眞逢俗息言論之評澄寂照之契非夫前覺孰能證此因贈以詩

至人冥知見高館越塵障寂默證元常妙悟釋言相內心貴自契外物靡所尙聖解儻不存俗諦誰能詎匠中得祕要焉用棲巖嶂

晨登雲麓宮望城中詩一首（并序）

庚寅八月戊戌朔於麓山寺斷食越七日甲辰漱齒鶴泉振衣雲麓俯視隔江城郭萬瓦明滅流埃蒼紫時嚴旭初晃松露猶泫頃之市聲隆隆如聚百千蚊蚋一器中啾啾亂鳴常謂人我貴賤同異愛憎汨於其間嗚呼情生智隔想變體殊覺王邈矣誰證幽旨神會所及爰詠斯篇

淸晨會禪悟萬籟寂無聲振衣陟高岫林隙始微明遙遙起煙火蒙蒙辨層城念彼氛垢中流欲多所營吾生亦有涯所願學無生仰睇碧虛際悠然適余情

秋懷詩二首

秋風吹涼波巢蟲響哀音念此時節易憂來焉能禁萬物靡恆盛二毛亦以侵平生五嶽志不復果幽尋俯仰一室內孤彼巖岫深望雲資神理撫事愧初襟逝返元冥棲庶契妙明心

我聞大雄氏常住靈鷲峯法會猶未散道樹仍青蔥淨穢信懸隔精誠亮可通默坐運玄想恍與威儀逢金手

迎接引寶鐸聲昏蒙將隨神足往念彼樊籠中凡流不
俱濟聖遊安可從

麓山秋暝

碧天澄莫陰霜月出未高孤雲無定適衆鳥各歸巢息
此樹下影念彼塵中勞清賞莫余同良友詎能招幽途
成獨往一心爲神交

山近氣恆寒不知天已秋涼飈入庭柯木落遠山稠猿
鳥雜亂鳴逈覺僧宇幽夜來新雨足溪水繞屋流眞想
方在茲焉用尋丹邱

體巽和尚主席麓山寺詩以慶讃

虎岑吾祖席傳鐙喜有人遠飛雲外錫來禮定中身水
乳相投合經過不厭頻終當臥林壑猿鶴共爲鄰

感事二首

寂寥湘水上身世共誰論落日青山遠浮雲白鬢昏衣
冠一時盛肝膽幾人存何日拂衣去千峯獨閉門

吾儕亦何事涕淚忽難收鶡猊眞成變江河欲倒流可
憐豪俠氣虛作杞人憂鬱鬱夜難寐西風月滿樓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五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六

釋敬安寄禪

庚寅秋將歸衡山精廬次武陵陳伯濤見贈原韻

吟辭仙洞客歸掩嶽衡門靜聽寒猿嘯常隨野馬奔松
蘿堪作蓋山市自成村窺人夜月冷補衲晚風溫相期
溪上石與爾話眞源

遊山後寄伯濤次前韻

古木盤藤屋幽苔映石門乍聞一雨過忽覺百泉奔果
熟猴窺樹花明犬吠村山衣秋漸冷松火夜能溫鎮日
疑情坐誰來問法源

視田家春耕晚歸　辛卯

詩文小道耳壯夫所不爲而我酷好之豈非大愚癡儻
隨大化滅榮名復何知辛苦一生內歐血誠可悲不如
田舍翁終日百無思所思在隴畝風雨無愆期草稀稻
苗秀眼前緣參差入秋望有成那得遂其私但取衣食
足過此非所須善哉淵明言力耕不吾欺

中和日與程咥園過東洲講舍邀霄小秋羅雲巖

廖卓夫姚瑞麐游小羅漢寺作

春風一微扇草木含新姿佳茲微雨晴復與賞心攜鼓
枻溯洪流揚帆便輕颸洲渚綠方盈霞彩垂光儀講殊

衆雛彥嬌嬌鸞鳳姿蘭蕙馥其馨德義爲之基洙泗若
可接孔聖道寧疑共美紺園游同禮天人師明鐙皎智
燄覺樹聳高枝境幽性所愜理勝情無疲艮辰勿可誤
頃耳希新辭

題增法師講堂詩一首

和風悅余懷縱步芳春林嚴巒蘊靈氣橋柳垂淸陰法
師此棲趾精廬冠雲岑白業曉逾篤元根奧且深含花
異鳥至聽講天人臨宵耽禪悅味當演迦陵音

方上人題心淨域皎志元棲貽以伽陀旌其妙善

之子法門秀童稚即多奇語默存真想定慧崇元基青

蓮何馥郁白圭無涅緇淪精水晶域掛魄珊瑚枝玉毫
亮垂彩珍鳥當來儀泠風一沖舉長與五濁辭

二月丙申夕夢與一道士登天台華頂峯聽天風
海濤覺而有作

不信越人語天台去路賒且攜滄海日來看赤城霞暫
挹浮邱袂仍迴長者車覺時明月在失卻碧桃花

夢登岳陽樓觀湖中大雨作

天地忽異色元陰合一湖迅雷翻地軸高浪蹴天衢風
雨作還止魚龍喘未蘇但令膏澤徧何敢怨泥塗

題法闍黎爾若

古寺隱喬木到來心地淸山河當戶牖樓殿出江城石
澗知雲過松疏受月明了然人境外默坐契無生

岐山感舊詩一首（并序）

余以同治戊辰成童薙草問道岐山初聞志老
人說法如日照高山大喜溫身不知門外積雪
三尺老松僵折矣乃乞侍巾缾曉夕親炙於灑
掃舂爨一身兼任同學數十人皆一時龍象淮
資生艱難四事不具樹皮蓋屋僅避風雨野蔬
充腸微接氣息雖蛇皮橫陳魑魅環露俱能以
道自衛不之懼也余坐五夏頗有省發乃辭去

順流東下放志吳越山水閒觀大潮十甲申秋
捨筏還湘復經六載計別此山草木榮悴凡二
十度志老人示寂十七年於茲矣今春重來訪
舊存者十僅二三衰病又倍其半而余玄髮成
素亦將老焉去時於仙人石上所植小松今枝
葉扶疏上蔽雲日撫化沾襟遂成斯詠

弱齡喜聞道遙禮岐山師千里懷耿介中心如渴饑既
入獅子窟始決野狐疑凝神入衆妙飛辯應羣機偶遂
水雲性因與煙巒辭遠犯風濤險周覽海嶽奇游鱗思
舊壑翔羽返故枝靈宇虛宏麗哲人久已萎顧余玄鬢

影滅彼青松委深情抱孤慟幽淚徒空揮蓼莪存冥契
恍惚昭容儀鈍根諒不棄請以龍華期

岐山禮樹放禪師塔一首（并序）

禪師武陵人俗姓毛明末進士與母偕隱開法於此遺老多依之遇國忌日輒焚香北拜而哭本傳云爲賈客者乃師託辭其感舊詩有甘爲浮水萍不作附松蘿天地餘殘梗山河戀夕陽之句

浮雲一飛散寂寞支公房幾我登覩波中有靈骨香崖花潤新丹翠朗徐光孰云神識泯道樹猶芬芳伊余

慕高蹈隕涕向遜尙孤忠誰爲宣感歎遂成章

三月朔日於岐山與諸苾蒭結期坐禪越二七日時有契悟喜而詠之

季春天氣佳和風送餘清林鳥宣妙語庭樹敷新榮芳時難屢得高唱發道情誠欣除有漏尅期證無生隙塵朗清陽松月湛虛明一念成休復六用俱不行圓照泯能所神解遺身形將循八聖道永與元化冥

五月初九郡守周公偕衡清兩邑侯駕臨大雜漢寺茶話

閒雲忽驚起太守勸農歸賞我林間趣來尋竹裏扉池蓮經雨靜溪鳥掠煙飛坐覺槐陰午蟬聲動翠微

送饒三歸長沙

異鄉一分首日暮碧雲深重憶十年事論交獨此心舊游餘白社浮世重黃金送子孤舟別蒼波寒我襟

雷池晚眺

層巒忽已暝稚子語煙深欲問入山路惟聞流水音閒雲不出岫倦鳥自投林萬古雷池月泠然鑒我心

贈漱石和尚

漱公法門舊頭白臥青岑借問看雲意能無出岫心煙蘿身外滿歲月定中深不動廣長舌松杉演妙音

雨花林與諸道人坐月

幽情俱不淺夜坐話空林獨有青天月能知碧海心草深寒露滴樹密早涼侵明日一揮手煙霞去路深

宿岣嶁峯感而有作

今夕復何夕草蟲忽已鳴寒鐙照清睡秋月遞微明未滅烟霞想其如白髮生來朝飛錫杖又入桂王城

蔡紹先刺史寄九日登雁峯詩索和因次其韻

策馬天南第一峯知君豪氣逼元龍初聞鸞鶴九霄語忽訝雲煙萬壑封細雨樓臺生暮靄夕陽城郭度疏鐘良辰恨未陪吟屐祇隔秋山翠一重

湘陰郭侍郎挽詩

萬里生還入玉門孤懷寂寞共誰論空聞宣室求賢詔
徒使乘槎問水源千載豈無公論在九州猶有謗書存
安危得失尋常事好見 先皇拭淚痕

送酉使君之安南

安南南去三千里匹馬西風怯曉途象迹漫山連瘴嶺
龍鱗繞日夢 皇都珠巖木落猿嘷苦銅柱秋高海氣
孤爲道 君王輕遠物不教屬國貢珊瑚

歲暮書寄楊九峯

山川當歲暮懷抱若爲寬榾柮供朝爨梅花佐晚餐苦
吟孤月冷背對萬山寒門外長松色期君帶雪看

壬辰正月十二日謁郡守文公語及徐叔鴻侍御
是夜夢徐作此奉寄

洞庭冰折蛟龍宅高閣聯吟坐深夕驄馬遠踏 帝京
塵風雪年年憶疇昔衡州太守都中來語及故人心顏
開黃河北望不可渡惟憑清夢繞燕臺繞燕臺天欲雨
夢醒月落烏啼樹與馬洲前春草生猶記停舟送君處

巾紫峯尋藏山人不遇

巾紫峯前路來尋隱者行林端猶積雪谷口已鳴鶯直
到棲雲處惟聞伐木聲煙霞雖可悅誰與話幽情

二月十日戴雨春見過清涼寺

每對南山雪思爲訪戴行那知成邂逅相與話平生饑
鳥窺人語寒鐘送客鳴孤吟向明月惆悵綠蘿情

贈鄭衡陽襄三首

爲政風流復幾人山川搖落不言貧惟憐彭澤江邊柳
猶是陶潛醉裏春

落拓江湖四十年祇論詞賦最堪憐春風細雨衡陽市
爭識人間老鄭虔

鄭虔三絕久無倫薄宦生涯亦苦辛敢謂麒麟終在野
莫吟鸚鵡便傷神清風過樹都成韻秋水爲文自絕塵
他日相期入林麓綠蘿分蔭著書身

李幼蘭明府招住上封寺詩以謝之

名山久寥落而我亦無能況是朱陵勝慚非白足僧幽
棲誠可悅詩債豈宜增願乞青鋒劍爲余斬葛藤

湘鄉過曾文正里居三首

蒼然萬山色爭擁故侯居溪柳風煙裡庭槐雨露餘感
時奮忠義得士在謙虛夜靜松梢月還如照讀書
山館肅遺像須眉凜若生桑麻今蔽野子弟舊談兵芳
草侵階長春池趁雨平後堂屬綠野寂寞語流鶯
翊贊中興業勳名第一人恨將三代禮未使四夷賓宵

吁勞　明主艱難念老臣誰能繼雄略殞涕向松筠

訪舜若多曾居士重伯卽以言別

偶攜筇竹杖遠下祝融峰豈憶江南別還從嶽後逢喜
聞談鬼國愁聽打詩鐘明日一揮手春山隔萬重

長沙重晤秦子賔侍讀

不謂水雲身逢君亦有因別來如隔世喜極欲沾巾吟
鬢俱生白纔花幾度春無窮滄海事不語亦傷神

秋夜懷設園居士

微霜下庭樹蟋蟀近牀鳴以此虛堂寂因之念友生疏
狂存古道沈醉薄浮名遥想作詩苦吟髭白幾莖

送程校官之瀘溪

瀘溪此去三千里孤棹猿啼十二時想到蠻荒吟興發
摩崖銅柱自題詩

懷程校官瀘溪道中

瀘水二千里愁君向此行遥憐泊舟處獨聽斷猿聲瘴
氣易成雨蠻花雖辨名五溪風月好莫動故園情

南嶽雜感四首

荊榛莽巖谷杖錫欲何之豺虎方爲患存亡未可知但
持心似石不顧命如絲忝入名山住惟將古道期
太息朱陵勝爭將白眼看好雲多出岫幽谷苦求蘭木
落攅山瘦峯高怪日寒懶殘吾豈敢煨芋問誰餐
層陰合四野萬木已無枝雪重梅初放風微鶴到遲神
宮羣鼠竄孤嶼亂峯欺歲暮情無極排愁且賦詩
藤蘿爾何物倚樹敢相纏只益邪林暗甯妨覺路賢霜
寒松愈翠雲淨月還圓七十二峯色青青在目前

臘月十五夜與魏公子謙賞雪作

幽人清不寐寒夜興偏長萬樹梅花色千家明月光仙
風吹鶴語虛室度天香坐對南山雪思乘白鳳凰

雪霽送魏公子歸第

朱陵洞口夕陽明青草橋邊草欲生萬樹梅花四山雪

送君歸騎入春城

昭陵道俗請主獅子峯龍華講席作詩奉辭（壬辰）

倦鳥初還惜羽衣白雲心事與時違一枝已足棲余老
懶向獅林深處飛

高山寺僧持啟敦請入院詩以卻之（壬辰）

了然塵事不相關萬壑千巖獨往還猶恐世人知住處
何心更買沃州山

吳中丞登嶽卽贈（癸巳）

置身七十二峯巔無復人間未了緣樵客喧傳皇使至
山僧猶枕石頭眠留殘聊撥鑪中芋煮茗遥分洞口泉

記取他年爲宰相莫言雲窟有枯禪

贈天上人

吾宗多妙德之子獨殊倫般若心精進禪那味苦辛青蓮方馥郁白業豈緇磷欲證無生忍深悲有漏因遥尋紫蓋隱近結碧蘿鄰（紫蓋碧蘿俱南嶽峯名）衆鳥窺齋缽千峯繞定身浮雲觀世界流水淨根塵莫戀化城住終當轉法輪

七月初三西禪寺聽明果心法師講楞嚴經作此奉讚並呈天首座法林諸道人

澄什此結轍旃檀萃一林浮空無熱翠助梵有幽禽荷芰消殘暑雲雷送晚陰三乘隆白業半偈賤黃金座上曇花現空中寶蓋臨羣沾甘露味大轉法輪音妙契車牟喻澄觀水月心冷然諸籟寂不受一塵侵

乞何詩孫舍人畫吳越山水歌

何郎書畫天下奇書法乃祖畫法黃大癡求書差比求畫易求畫往往不與經年時偶逢佳士留眞迹陡覺茅茨石壁生光輝我有久藏越人所貽剡溪藤十幅請君乘醉染毫時一揮或爲天台石梁雁蕩龍湫之瀑布或爲太湖洞庭風帆來往沙鳥出沒萬頃之琉璃最好八月十六錢塘江上千軍萬馬爭擁雪山銀濤排空來猶愛廬山眞面香鑪五老九疊屏風開儻能爲我一一皆圖畫吾當燒筍煨芋酌以美酒盈金罍何郎何郎甚勿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使我拄杖敲門頻相催

方廣寺

古木寒溪一徑深尋碑蕭寺息松陰朱張祠廟秋雲冷誰會重巖踏雪心

高臺寺覩念庵松

高臺寒雪曉相過愛看松枝掛碧蘿珍重枯禪勤護惜念庵手植已無多

嬾殘巖

芋火巖高契嬾殘捫蘿遠躡碧雲端一聲長嘯空山月古柏蒼蒼生夜寒

已公巖

已公茅屋碧苔滋門外煙蘿絕世姿山磬一聲松子落經過誰和杜陵詩

答吳中丞問方廣山水

方廣蓮峯深復深黑沙潭水淸人心籃輿試打雲邊過古木蒼藤野寺陰

輓桂陽州陳中丞詩六章

丹陛餘軒冕滄洲洽隱淪孤忠惟許

國直道豈妨身臺諫榮遺草封疆惜大臣憂時猶有淚
寂寞灑松筠
西望鑾邀日東征拜
命初會趨丞相府請上治安書（文文忠公西事公請專任左恪靖嗣西路統
兵各大臣績報遷調恪靖遂主征討底定回疆）魏尙功能就馮唐計豈疎無人
知密畫史論復何如
明珠曾被謗失路阻歸舟戀
闕情何極瞻雲意自愁神龍旋赴感綵鷁即乘流正直
迴天碩還爲閩海游（公東濟被議歸舟至濟甯州屬之十里鋪水涸膠淺禱於河神其夜
水漲三尺遂得暢行未幾即拜閩臬之命）

秉節臨齊魯從公廢寢興金椎隄孔固鐵路議休騰（公撫
山東專心治河躬督工役稽核浮冒有議開鐵路者疏請罷之）青岱朝敷雨黃河夜漲
冰勤勞爲王事父老至今稱
白首望仍重丹心死未灰似聞宣室詔不棄賈生才一
病嗟難起千秋事可哀神棲復何處應是返蓬萊
雄略無由覩英靈耿未銷曾防廈門寇親射浙江潮（公在
閩修沿海礮臺備夷及撫浙改造南龍頭海塘）重望德星聚其如大樹凋市人
皆雨泣哀吹動雲霄

輓彭剛直詩八首

粵寇方鳴鏑終軍能請纓三湘飛羽檄一鼓下名城（公與
塔忠武合軍克湘潭爲軍興第一功）作報重湖失（公與楊勇愨攻洞庭廣因廣將輕敵乃敗）旋
聞漢水清（公率諸軍攻武昌躬冒礮石寇驚大潰）長風吹巨浪併作凱歌
聲
岌岌田家鎭堂堂上將臨長江詎爲險鐵鎖至今沉心
與滄洲遠功同赤壁深重巖勒銘處寂寞野猿吟（賊踞田家
鎭以鐵鎖橫江爲扼險計公命孫昌凱設鑪斷鎖進攻大捷泐銘石壁）
煙塵犯湖口鼓角莽山隅羣盜欲何熾（戰湖口諸軍疑畏公獨先進）
重圍勢亦孤乘流方苦戰破竹忽歡呼豔絕吳人語彭
郎奪小姑（公克小姑山有百萬軍民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語）
十年勞汗馬百戰定驚魂始息豺狼鬬長令社稷尊青

山門欲臥
黃屋屢承
恩萬樹梅花下孤懷誰與論
病骨從頹頓雄心未肯銷江湖淹日月舟楫飽風潮故
壘聲猶肅豪門氣不驕（長江間公名字肅然相戒不敢爲大奸宄）往來誰復
識蹤跡類漁樵（公常草笠短褐往來江上人莫之識）
碧海乘槎日朱陵攬勝時山僧陪杖履水鳥導旌旗宵
復知官大惟嫌得句遲高風千載上應與鄴侯期
忽下
天門詔秋屯粵海營徒聞馬尾戰敢近虎門行鐵艦隨

風遣金戈燿日明（法人犯閩馬尾失利公時駐兵粵東布置甚密法人終不入虎門實憚公也）籌邊空畫策恨未斬長鯨（公以和議罷兵爲生平恨事）

一代中興將三朝直諫臣哀時心未已看劍淚沾巾忽見長城壞難留大樹春千言遺疏在猶望靖邊塵

與黃芷舲孝廉話舊

一別經三載相逢憶往年親交倍寥落鬢髮轉蒼然孤樹花空發浮雲事屢遷惟餘碧湖月還似舊時圓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六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七

釋敬安寄禪

題柏公東洲禪室

柏公愛幽寂於此置繩牀石氣沾書潤藤花染衲香野禽啼落日古樹覆禪房誰避炎蒸苦來尋竹外涼

送文大令緯之官蜀中

家貧親復老捧檄最憐君竟作折腰吏徒爲絕頂文梵天涼雨過巫峽夜猿聞掛席自茲去何時話白雲

山居四首

獨鶴高飛倦深林野性宜石膚雲自潤松隙月能窺靜覺藤花落寒知日影移山居味禪寂與到偶吟詩

道念何由熟幽懷誰與論池魚晨聽梵山鬼夜敲門破屋牽蘿補微陽透衲温客來休問訊妙意了無言

佳樹圓如蓋重巖冷似冰林鴉爭墮食松鼠嚙枯藤水月自清宴煙霞絕愛憎卻嫌雲窟裏著箇苦吟僧

靜境無人到禪扉鎖日扃猿痕窺戶白樹色過牆青苔積定中石風吟殿角鈴何須滅聞見物我兩俱冥

朱亭夜泊書懷寄呈王益吾祭酒四首

征帆卸無日日暮此重經松柏逾前翠鬢眉失舊青臨流嗟逝水玩道愧飄萍捨筏終吾事何論醉與醒

天地有終極江河日下流泰山甯壓卵夜壑竟藏舟易動孤生感難爲大厦謀白鷗吾愛汝身世任沈浮

不寐翻經帙迢遥過雁聲江楓寒更落漁火滅還明去住違初念艱難賦遠行一燈深夜裏默默自含情

遠幘含霜淨危藤倚樹牢微雲生漸密孤月出難高苦恨入山淺翻令應物勞懶殘當日意悔與鄴侯交

衡陽國淸寺感事八韻兼呈朱菀卿明府

衡陽古國淸過客不勝情共說林泉好其如雀鼠爭嶺梅寒欲發徑草殺還生白晝狐狸語荒村虎豹行雲含出岫意猿作斷腸聲零落禪枝蔭凄凉梵磬鳴金沙誰再佈紺宇勢將傾欲乞甘棠樹移陰覆化城

吳中丞壽（甲午）

南衡壽嶽峙嵂巍絳節油幢記往回滄海一丸觀日出靑松十萬倚雲栽乘槎舊見蓬瀛淺立馬親從太華來欲問和羹他日事春風先報嶺頭梅

三年霜戟照湖湘八座衣冠擁畫梁力挽黃流還禹迹功宣紫塞奠疆靈椿大壽知難老金粟前身豈易量待起華嚴樓閣定與公重獻九霞觴

題沈藴石蕉葉白石硯

奇哉一片石價抵連城重久毓端溪靈曾補綠天空煙

雲旣氤氳龍蛇亦飛縱不知倉頡前此物將焉用

送吳雁舟編修入都

湘春門外柳忽作淺黃痕念與故人別彌令嘉會敦浮雲信難定神理貴能存好以無爲法長扶　有道尊

二月初四新霽與諸道人陪湘綺先生游浩園還憩張狷叟東寮作

心閒得靜理城市不能喧逍遥暢天和來與法會親憑虛縱元覽吹萬亦以勻丹葩耀珍木綠草映芳園潛鱗與淸猗鳴禽悅新暾眷今物始榮感往情彌敦平生白社游屢開碧湖尊如何刹那間俯仰迹已陳勝流忻再集神契諒仍存歡言託毫素聊用識良辰

花朝日湘綺翁集道俗八人觴於碧湖聽雨賦詩

居士宣春和置酒碧湖濱招要雜緇素消遥忘主賓登樓坐衆雨眺聽怡心神沈陰亦殊佳山川共絪緼空濛天宇開出沒蒼紫痕草樹沐餘潤生意方忻忻農夫荷鋤立顧語煙中人眷茲天游樂念彼春耕勤吾徒竟何爲豈不惜良辰夢想衡雲棲歸歟勉日新

豁然居士山莊

眞想塵中契幽居物外尋閒門扃竹色靜影息松陰片石成高卧孤桐謝賞音惟應碧溪月鑑爾綠蘿心

山居喜誰大立三見過

茅屋依巖曲柴門傍水斜病餘生砌竹坐久落庭花鎮鉢從饑鼠營巢護乳鴉故人今辱顧聊與論三車

愙齋尙書於南嶽植夾道松三十里感賦

靄靄山上雲會爲貝黎開靑靑夾道松今爲尙書栽尙書篤高誼愛此後凋姿植之於名山豈曰匪所宜感公意良厚苦心善護持旣患牛羊踐還恐藤蘿欺鋤煙理荒穢編竹資藩籬敢藐毫末蓺合抱知有時不剪柯條繁終阻出羣枝矧兹蘊靈境鸞鵠當來儀千秋頌遺德何獨甘棠詩

甲午夏余以事羈長沙適學使張子虞編修登祝融觀日訪余不値特錄舟中望衡一首留以示意因依韻奉和

南薰云解慍炎蒸何鬱鬱徘徊火宅中慽慽意無悅讀公氷雪吟煩襟頓以失煙衡置几前靈宇若可卽谷懷自沖虛霞想亦峻潔元覽欣已宏神契誰與結伊余慕肥遯重巖卜其宅應眞逝豈遙微言嗟已絕坐惜芙蓉萎常憂天柱折（芙蓉天柱皆峯名）幸瞻嶽祀全遑知障海溢甘受達人嗤永貽來者逸終爲廬阜雲恥作王城乞偶避蒼蠅汚久與靑山別世事若轉丸歲月如飛瞥長謠歸去來寄入湘靈瑟

挽鄧彌之先生二首

世相無常住愁聞薤露篇關心一別後彈指十年前曾問雲亭字同遊建業船如何方廣約偏之入山緣

瀟瀟涼夜雨剪紙爲招魂河北游難積江南道益尊談空思舊社捨筏悟眞源一片淸溪月凄然照墓門

贈謝衡山楨一首

達人蘊宏抱緇素所同欽孤松挺勁節幽蘭馥高岑揚鱗躍淸池振翼懷好音敬也誠貌劣負荷亦其心元關偶失楗浮塵遂來侵湘月度靈耀衡雲飛遠陰至論析

疑義神光發初襟秋嶽登晚翠羈禽還故林立功豈望報爲德亦已深勸銘於山椒聊用竭微忱

將去南嶽入廬山一首

疇昔衰微尙入山恐不深如何二十載遂負平生心坐爲浮名誤乃使客塵侵如衣敗絮衣行於荊棘林求通反成礙欲昇彌以沉疾風鼓洪濤萬壑無停音狂流思迅濟焉能待來今誓辭衡雲棲遠躡廬山岑遠公雖已遐餘芬猶可欽

南臺寺避暑

貧衲个森禪房田衣不脫心淸涼山鳥一聲新睡起

綠陰滿地藤花香

五月二十五日與蕭兵部浩園夜話

疏雨梧桐夜清言契道深浮雲從世態壞衲稱余心欲息勞生影惟期寶樹陰他年入廬阜元度莫相尋

贈蕭兵部郎以留別

僧寮每同飯醬味與禪清自有千秋業何關一第名寒花期晚秀孤月看微明後會知何處煙波萬里情

易甐生茂才偕友人登祝融峯詩以贈之

峻極祝融頂相逢話夕曛霧高常隱日石潤每生雲草木堅逾瘦天香靜乃聞如何入靈境尙欲戀人羣

黑沙潭觀瀑

久羨黑沙名芒鞋快此行遙看晴雪墜近覺夏寒生不動臨淵羨惟餘洗衲情題詩問潭水應證道心清

宿西來禪院

萬樹丹楓色亭亭映夕陽還山晴更翠寒菊晚猶芳竹戶雲侵榻松林鶴語霜禪心愛秋月久坐爲清光

青山庵贈見上人

萬山青不斷一徑入幽篁破衲披雲冷寒花墮砌香繩牀容倦臥玉版喜新嘗爲感高禪意殷勤話夕陽

九月二十日與法輪慧朗二上人古佛林晚眺

高步縱遐矚聯吟愜道情孤峯斂夕翠落木墜秋聲擇樹昏鴉急舂雲野碓清卻隨樵唱返煙寺月微明

宿古佛林次前韻

邱壑容吾臥煙蘿不世情已忘蕉鹿夢惟聽澗猿聲野竹浮煙暗山泉入覓清微雲碧虛淨孤月自圓明

瑞華寶華二上人陪伍司馬入山疊前韻

萬緣久休歇惟有故人情欲作絕交論其如伐木聲偶因車笠至留話石泉清不覺碧雲暮松窗夜月明

宴坐有得

蘭若凝禪寂柴門鎭日關定中惟見水身外忽忘山神理雖自悟太虛甯可顏了然清淨義不在語言間

謝衡山解篆還省感賦是詩

兩載名山賴護持離歌未唱意先悲他年天柱峯頭石惟作羊公墮淚碑

雪中過古佛林五疊前韻

林壑皓以潔超然適我情庭鴉微有影巖溜靜無聲霜木勢已折孤梅氣益清何須然慧炬不夜月常明

歲暮懷陳吏部漢陽六疊前韻

久懷陳吏部歲暮若爲情積雪凝寒素孤鐘傳遠聲衡雲飛翠冷漢水照人清黃鶴樓頭月還應似昔明

過廣濟寺

廣濟宜禪悅幽深罷送迎雲連虞帝廟（安上峯有舜廟相傳舜巡狩駐蹕於此）山側禹王城（此寺峯巒削翠狀如城郭傳禹王治水經此故名）古木無樵採荒溪有鹿行巖僧長避客不問野人名

色空無礙頌

樹枯自回春心空豈滯境靈溪雖湛然不拒花枝影

田靜法師頒請龍藏回山賦詩紀勝（并序）

甲午冬岐山靜法師駐錫京都恭逢皇太后六旬慶典奉　旨於萬壽寺祝　嘏蒙　賜藏經一部　御書福壽璽寶喇嘛所貢無量壽佛

千尊　敕令供奉山中爲民祈福復　賜萬壽寺額紫衣鉢具園龍法服以示欽崇明年二月恭齎還山冠蓋傾城出送南郊時香花夾路幡幢盈空道俗歡迎百里不絕誠勝事也因爲詩一首以紀　恩遇

金山一縷耀迷雲障大千哀哉長夜中慧炬誰能然猗歟靜法師宿植元根堅挺生於頹流誓欲迴百川念茲微言墜憫彼邪見纏乃宏求法願慨焉凌風煙徘徊岐路間顧影心自憐持錫入京都乞食恆苦寒精忱召靈和神足回迦邁叨逢佛毋誕得預名僧筵蟠桃敢竊獻伊蒲容勝餐　龍藏荷寵錫象教崇敷宣青松果東向白馬遂南旋香花夾通衢仙梵盈遠天日月揚光彩草木競芳鮮殊勝信罕過妙密固已圓冥照鏡愈顯綴響聲彌傳詎爲智者說庶用忘言詮

感事一首酬衡陽令朱太史益濬（乙未）

我身如浮雲起滅任所之香塗等刀割嗔喜兩俱離惟有君親恩欲報嗟無時憂來曷由拒淚積不能揮上念宵旰勞下憫征役疲氛埃晦宇宙腥羶混華夷鴟梟苟得勢鳳凰無寧棲大鵬在其側欲翅猶徘徊忍見百

鳥王坐受微禽欺猗歟朱夫子慨然動深哀忠義夙自許肝胆誰爲披敬也亦何人欲令樹藩籬聚塵甯培嶽測海寧慚蠡感公意良厚中心常依依昨夜松間臥合眼神飛馳飛馳過弱水水色湛瑠璃墮爲難陀龍以身繞須彌長鯨犯波來吞食靡有遺夜叉服神力稽首遊皈依修羅亦恐怖竄入藕孔絲海氛既已淨天宇方澄輝梵唱警禪悟皎月猶懸枝夢想雖非眞殊足慰人思持用答嘉藻才鈍幸勿嗤

寄懷明州呂文舟胡魯封二首（并序）

光緒丙子余駐錫明州從與了法師呂文舟徐

酡仙胡曾封諸子游以文舟居近東林寺用倣遠公故事結社吟唱精進極一時之勝自酡仙歿後余歸南嶽忽忽十有一年與公示寂又七年矣乙未之夏與公弟子心愷續緣二上人自明州數千里訪余湘中歡會須臾旋即話別爲言文舟、曾封近益衰老思余日甚每過湘僧問訊不置有恐今生不能相見之語乃不禁愴然涕下因爲一絕寄文舟一律懷曾封以敘生死離別之感益亦不自知其言之爲悲也

二十年來故舊疏湘雲海月恨何如遠公已死遺民老

愁絕衡陽一紙書

自從徐孺定交期每惜陳蕃下榻遲（酡仙晚年常館曾封家課其子女）看竹品泉猶昨日招魂翦紙忽今時存亡異地應同感寂寞空山祇自悲欲續東林蓮社傳西風吹鬢已成絲

將由南嶽入海述所懷兼呈陳符戴文諸外護

忽忽三年過蕭蕭兩鬢華名山休再往勝地漫相誇易植貪瞋草難萌智慧芽霧高常隱豹洞險每藏蛇入訟巴人芋頻勞長者車忘軀全嶽祀歷劫幾河沙僥倖功能就倉皇念已差拂衣辭洞壑灑淚別煙霞獨鶴誰爲侶孤雲何處家滄溟看渦定碧海擬乘槎回望祝融頂行吟湘水涯帷攜舊藤杖仍著破袈裟事定情彌怯詩成手自叉吾生淡如寄此去莫咨嗟

前詩意有未盡因疊韻爲游仙一首

高吟辭五嶽一葦去中華海月行將拾蓬壺勝可誇蟠桃初結實瑤草始抽芽貝闕凌雲日琳宮臥虎蛇眞人揮羽扇王母走雷車鶴舞三珠樹龍盤七寶沙星辰手堪摘凡聖念休差煉藥開丹竈凝神潄碧霞松喬俱得道劉阮悔思家徐福曾登嶠張騫遠泛槎冥冥天有界渺渺水無涯精衛徒銜石靈鼇不受叉冷風吹梵唄淸淚溼袈裟恨未聞眞諦仙游祇自嗟

登高臺寺有感

客心浩無極日暮此登臺寒樹蟬初歇秋風雁欲迴雲開千嶂出湘轉一帆來借問祝融氏誰憐歷劫哀

憶天台

天台四萬八千丈學者幽尋悵孤往躡屐遲侵積雪前捫蘿直踏層雲上石梁誇壑凌紫煙下有千尺之飛泉鎚幽鑿險詎人力太古靈搆信自然奇哉赤城鬱神麗秀色難名豈空翠應眞羽客紛來儀瑤草琪花常不萎華頂摩空星斗寒登臨始壯平生觀乾坤俯仰但一氣吳耶越耶靑漫漫忽而毘嵐吹海立雷火燒空雨聲急

妖藏鬼匿長河懸虎嘯龍吟百靈集須臾淨洗羣峯環
乃乘白鹿辭名山爾來屢謚草木改風塵行腳凋朱顏
每念舊游長太息夢痕夜夜度剡溪碧眞人天際坐相邀
指點神巒是吾宅袈裟猶掛枯藤枝山阿寂寥猿鳥悲
寒山拾得今尙在欹顏出揖開巖扉落英滿地無人掃
苦言忘歸惜余老定裏微嫌天樂繁人間那憶仙山好
何處鳴鐘喚我醒松風還作海濤聲煙霞一覺渺無迹
迴首東南空復情

浩園夜集次湘綺翁韻呈龍陽方伯遯叟易公

禪棲能淸梵爽夜訪幽人共有名園與來同法會親煙

痕淡可掬梅影疏如皴居士眞摩詰玄談妙入神
林谿然欲燒池鳥寂無聲自契空中賞誰知物外情苦
吟霜入鬢久坐月窺城心地超諸蘊如何可强名

贈哭庵觀察疊前韻

風雅久寥落沅湘復此人高吟追屈宋痛苦爲君親壯
志愁將盡童顏忽已皴千篇餘楚些讀罷欲傷神
微月生寒樹哀笳飛遠聲誰將家國事來繫水雲情莫
漫塡悲海相期聰化城三生圓慧業遭尊共標名

感懷疊前韻

巖谷思棲隱藤蘿苦絆人且將窮作達轉與道相親落
葉紛難掃寒山翠自皴誰云溷塵俗秋水鑑吾神
我亦哀時客詩成有哭聲寒暄看世態生死見交情野
鶴愁將侶閒雲悔入城會須冥物我妙善豈能名

贈白鹿海尊者次見贈原韻

夜吟靑嶂月曉漱碧潭煙念子入林趣慚余涉世緣誰
憐支遁鶴空撫伯牙絃寂寂湘江晚西風爲颯然

臘月八日爲遯叟七旬誕辰袁蕉法師招湘綺葵
園兩先生李藝淵觀察黃芷舲孝廉及余於上林
寺介壽因作是詩

世尊成道日遯叟誕生辰細雨釀微雪寒城近早春且

餐常住飯休論未來因久惜支公墮（叟自云前身爲支道林）何堪
更轉輪（叟有來生作轉輪王之願故云）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七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八

釋敬安寄禪

丙申上巳與宛如葦江照迷淨塵諸開士於迴龍精舍禊集

小憩阿蘭若忻逢上巳辰流杯遵曲渚躡屐入荒榛蘭氣薰衣細桐花照眼新雛鶯初囀樹乳燕欲親人仙梵自流響管絃焉用陳芳時難屢得羣彥盡來臻俯仰碧虛際徘徊綠水濱古今同一幻世界若微塵聽瀨禪更寂觀雲悟益眞卻憐王逸少猶是永和春

寄曾公子

一別曾公子名山受累深惟修平等行自契妙明心眞賞固已在沈吟遂至今聊將無著意寄入沒絃琴

吾生

蝸爭蠻觸任紛紛時事於今漸懶聞自拭一雙清淨眼笑看孤月出浮雲

寄懷徐十一侍御樹鈞

往者徐侍御逃禪契懶殘每勞驄馬至長作白衣看極浦春帆遠高樓夜雪寒懷君當此際千里夢長安

送周卜蔵茂才還長沙卽次寄其舅氏徐侍御原韻

輕敲林下磬客夢恐驚殘秋葉和愁墜離情當醉看溪雲侵榻冷山月照人寒五字吟難穩詩魂夜不安

題大溈密印寺四首（並序）

甯城之西百六十里有山界於資水梅山之交曰大溈蓋以溈水而名焉昔司馬頭陀謂其水作優鉢羅華香其上必有勝境乃泝流入山果得其奧預記爲千五百人善知識住處後於百丈會中見靈佑禪師識爲是山主人適師以踢倒淨瓶爲丈所許遂命來居時山谷荒翳與絕人煙拾橡栗充食經六七載無過問者自念居此爲宏法利生旣斷往還獨善何益卽捨而他往旋爲蛇虎所遮留山民知之共營梵刹未幾遭毀教之變裹首爲民迨相國裴公休節鎭潭州時値宣宗釋禁遂以已輿迎師出山親爲剃染廣崇檀度重嚴像設從師咨受心要並捨其子出家是爲裴頭陀卽法海也師令汲水供衆其姊見而憫之鑿石爲覓以代其勞今寺後有美人覓乃其遺蹟師得裴公外護法道大宏嘗以水牯牛語示衆林下拈頌傳爲佳話門人得法者多仰山禪師其尤著者天下稱爲溈仰宗

潙師示寂後塔於山南謚大圓禪師塔曰淨惠故相鄭愚爲撰塔銘數傳而有眞如喆禪師應詔入都大闡法要至宋崇甯中寺火而燼渾師會公孝蘊延廬山空印軾公主法梵行嚴密法運重新神宗親灑宸翰賜西甯律師之號洪覺範爲撰中興記紀之甚悉明之季世復燬於火皇清受命頒揚聖教大宗伯李公大司農周公給諫車公太史陶公皆力圖恢復而五峰禪師自四明天童來此與養拙明公慧山海公前後住持百廢具興法筵稱盛一鐙五燄輝耀至今其時

宏覺國師恭齋　大內所賜金襴僧伽黎衣一襲來鎮山庭雍正十一年　御製潙仰語錄序加　謚祐禪師曰靈覺大圓乾隆四年道光八年前後　頒賜藏經二部鑾儀護送來山四衆踴躍得未曾有非福地鍾靈孰能致如斯吉祥殊勝也是山四面峰巒峻密如蓮華海藏重重無盡獨毘盧一峰迥出雲表尊如萬乘密印寺適當其麓誠所謂法王都矣余生平所聞名山古刹不可勝紀未有絕巘層巖之上忽廣博嚴淨若此者恨昔年山居不久其間巖洞之深邃水石之清麗未能一一躬踐其勝每一念及又未嘗不引領霞外而神往也乙未秋來尸祖席禪誦之暇與二三道侶援蘿附葛履險窮幽此山眞面始豁然於心目而無餘蘊不意余於潙之選勝其因緣遲暮乃爾一日定起撫靈杏梅檀之枝對天人送供之石得七律四章以志陵谷變遷之感俾後之覽者知名藍法運隆替存乎其人必有以道善爲護持不至使琳宮寶刹鞠爲蔓草荒煙是則山川之有待於來哲云爾

靈祐禪師古道場象龍蹴踏豈尋常毘盧峰勢淩霄峻

優鉢羅華徧界香此日天人爭送供當時橡栗拾爲糧
淨瓶踢倒渾閒事贏得潙宗一法長

唐時宰相裴公美曾捨伽藍佈地金石筧引泉來法乳
栴檀留蔭護禪林悠悠空翠澄昏曉擾擾浮塵混古今
欲續眞鐙傳佛印幾人能證妙明心

趙宋名臣問法來高僧豎拂講筵開天章宸翰淩雲日
紺宇琳宮闢草萊儘向華嚴窺法界（寺前華嚴坪卽華嚴閣故址相傳昔有神僧於此放光示現華嚴法界）
誰從燒劫辯陳灰可堪明社陵夷日
一炷人天百萬哀

聖代龍興像教新

佛心天子轉祥輪金襴法服來丹陛寶藏瑤函出紫宸萬古潙源流不盡千年靈杏樹長春（寺後有祐祖手植杏樹一株大十餘圍中生柟櫧雜木數枝相傳樹之榮枯爲寺中盛衰之徵云）願將微妙伽陀頌留作生生讚佛因

謁裴公墓

裴公塚對南軒墓祇隔秋雲一片山松徑巖扉俱寂寂幾回蘿月悵空還

坐夏偶占

日長無事掩巖扉沈水香清暑氣微一雨綠生穿徑草萬山青上坐禪衣卻看野鶴婆娑舞閒放孤雲自在飛誰似幽棲林下客渚煙蘿月淡忘機

客有問潙山勝者賦七律二章以答

猨鳥猶嫌館宇喧此中眞趣共誰論澄潭雲淨龍歸鉢幽谷風生虎嘯邨四面奇峰爭入座一渠流水自當門客來欲問潙山勝手把芙蓉笑不言

峭石幽泉結四鄰蓮花佛國淨無塵長松細草自春夏野鶴閒雲誰主賓萬竹綠撐巖下水千峰衆遶定中身祇於文字留殘習爭寫蒼山面目眞

潙山題大圓禪師影堂

蛇虎曾知夾道留風雷長爲護龍湫濛濛細雨林塘晚寂寂寒香桂宇幽赤手開山來百丈白頭飯佛許裴休不堪潙水空遺吊一夜秋聲遶寺樓

裴公菴

裴公菴外水潺潺猶憶辭榮問道還心印早從黃檗得靈棲近在翠微閒高風已邈誰能繼明月孤懸意自閒俯仰雲煙念今昔杖藜無語對秋山

潙山水牯牛頌

識得潙山牯林間任自然身毛亦將白鼻孔也曾穿牧笛斜陽裏閒情野水邊一犁微雨足不負祖翁田

夢洞庭作

洞庭滙衆壑雲夢氣能吞吳楚星辰溼風濤日月翻遥看青草浪混作碧天痕莫恃重湖濶終須到海門

九月初六日由潙山越茶洞宿磨刀澗至芙蓉山尋仙木嶺憩廣化寺作詩六首以誌幽賞

欲攬芙蓉秀甯辭山路長溪藤牽帽落巖溜濺衣涼寒樹墮秋葉幽花吹冷香茅茨隱深谷云是野人莊

忽忽千峯裏行行萬隴巔修篁巧障日渦壁暗欺泉小市過微雨孤村生暝煙黃昏山月上照我草堂眠

野碓驚殘夢霜楓醉曉霞遠山分樹色落月映蘆花流

水半灣曲炊煙殘縷斜田家秋穫少得食飼唬鴉

裂石雲根斷盤空磴道懸箭與肩屢欹布衲脫仍穿（亦作危橋臨澗澗孤岫削天圓以前二句景眞因並留之）虎跡留苔徑龍湫吼瀑泉平生好山水過勝聊流連

煙蘿轉深邃巖岫益峥嶸未雪泉先凍無風松自鳴林棲依板屋生計在巖耕雞犬遙相接蕭閒物外情

幽尋眞可樂靈境信難窮丹嶂搖仙木青山捧梵宮果香猿引隊林靜鳥呼風地僻宜禪習吾將老此中

九日芙蓉寺偕若舟省觀二侍者陪宛法師尋熊居士游青龍峽觀眠雲榻衲瀑巖仙人迹三首

小憩芙蓉寺言尋洞壑幽偶隨林下友來作峽中游遣興寒凝翠飛泉冷噴秋黃花應識我照影向清流

危橋橫谷峻峭壁俛潭陰誰鑿重巖險能寒壯士心古藤穿石隙崩岸墜猿吟欲覓仙人迹蒼苔掃更深

水石澄禪寂松蘿絕世姿眠雲呼不起倦鳥欲何之獨坐溪邊石閒題洞口詩月明鐘梵近歸路意遲遲

登雲霧山過方煉士

突兀爭衡嶽蒼茫瞰洞庭雲生天地白山壓楚吳青秘塹愁風雨層巒礙日星時逢赤松子談笑破空冥

題遯叟匡廬詩卷

老興復不淺東游尚有詩小孤青入袖五老秀橫眉聽瀑心彌淨看雲契益奇遠公去已久誰與白蓮期

杪秋偕照僧值若侍者陪宛公往香嚴巖觀瀑因窮溈源覓石鏡乘月訪楊山人不遇作詩一首

杪秋天氣佳時菊猶芬芳悠然動逸興閒雲隨我翔垂巖削虛翠飛瀑鳴高崗綠筱蔽荒澗白日黯無光陰森難久留溯溪窮源長溪行倏已暝林際下微陽攀蘿覓石鏡乘月款松房所思不可見露下沾人裳徘徊覓歸徑寒樹煙蒼蒼

大溈山居次龍陽方伯遯叟垂竿淨影原韻八首

靈源久忘照空翠猶未淨茲意人不知自問寒潭影

焚香掃竹林幽石苔痕淨久坐衲衣寒松風梳鶴影

日暮天微陰遠山寒更淨欲雨松先鳴清溪度雲影

月出山鳥鳴夜禪心愈淨野桂寒有香溪雲淪無影

侵晨漱寒碧潭水空且淨清機不能言靜對溪花影

雲中鐘梵寂塵外煙蘿淨一鳥下莓苔啄破松枝影

湛湛池中水秋來轉明淨皎然一物無祇有青山影

習定林下居萬緣如洗淨誰能逐狂猿自捉月中影

麓山晚眺疊前韻

日暮蒼翠紫霜楓紅轉淨夕陽如畫工畫出秋山影

淸湘白露寒聲色類人淨紅葉滿天飛疑是秋魂影

溈山過精一律師故居並題其優鉢羅花室日記

忽忽歲云暮寒蟲鳴我牀住茲曾幾何四山青復黃人
生若浮漚鬢髮忽已皓念昔素心人憩此松下房論道
鄙章句撫化證元常豈惟數晨夕亦欲同津梁遠掛南
海席共泛東吳航講筵析眞義四座聞天香方期昏衢
中長瞻慧日光高秋八九月禪枝殞勁霜生死一朝異
沈痛結中腸孤雲思無依獨鶴誰與翔甯知泡影謝復
覩羅花芳追念平生親墨迹猶數行悲來不能語涕下
沾衣裳

長沙重晤崔貞史大令

漆園傲吏後崔侯實繼之不折平生腰能展丈夫眉榮
名焉足寶古道方自持奈何白珪質忽作靑蠅玼罷官
歸沅湘恆忍臣朔饑著述日宏富力詆邪說非胸中浩
然氣尙欲塞兩儀昔從遠公遊（謂上林西公）蓮社俱棲遲日
月會幾何老病乃見欺故人無一存高冢俱纍纍（謂當時同
社諸公）念此不能言涕下如綆縻歡會苦不久須臾當睽
離黃鵠一冲舉白雲安可期願言植松柏各保歲寒姿

山居志喜

林際寒鴉語天涯遠信傳故人來下榻斷句補成篇菊
放重陽後梅開小雪前雛僧有夙慧解問大乘禪

山居秋興

木落山寒早幽居有所思世情雲共薄秋意菊先知久
病甯妨道多窮豈爲詩興來仍杖屨不負野人期

由大溈之廬山別臨川李梅癡太史（並序）

輕舟載雪孤衲生雲山川遠適杖錫遐征旣苦
天寒彌傷別促擲筆三嘆聊寫長懷

江寒天又雪林鳥寂無聲念此閒中退彌傷別後情山
川已搖落雲水尙孤征今夜扁舟月懷人應倍明

臨川太史胞姪仲乾年方十六爲余書錄近作並

次淨影韻詩一首見贈作此奉謝

每訪竹林舊尤憐小阮賢從人乞佳紙爲我寫新篇對
月步淨影焚香契默禪終當繼阿叔同作玉堂仙

余將隨哭庵觀察游廬山爲事阻不果感賦並寄
歸宗修法師

屢欲登廬嶽征帆挂又收難酬蓮社約空憶石門游健
翮思黃鵠閑身愧白鷗終當尋惠遠一笑虎溪頭

薄暮瀛仙閣禪坐望麓山殘雪

西峰殘雪在危坐倚空冥微雨度高閣孤煙生遠汀定
回山月白寒入夜燈靑寂寂一鐘動冷然契獨醒

十二月十六夜銀杏齋與梅癡子坐月

良夜興不淺消言漏已深青天抱圓月照我湛然心幽竹淨衆翠疏鐘動隔林微霜引歸步寂寞吐孤吟

故人陳梅根過於長沙索詩作此贈之

梅根居士余同里四十年來總角交今日相逢人已老記騎竹馬到衡茅

過甯鄉縣贈邑宰劉牧村明府

衆城雞犬靜野寺枕雲眠溈水穿橋下青山拱縣前市人多種菜村女半輸棉欲與文翁化松風入管絃

感事二首

寂寂人將老栖栖歲已淹心空翻得謗交密轉生嫌闌蕙經霜殞藤蘿過雨添甯知造物意不是考詩嚴

此身猶假合身外復何論那惜浮名損聊酬宿世冤有情皆是障無佛便爲尊雙樹今搖落人天但淚痕

對雪書懷

四山衆雪裏半世苦吟中鬚易根根斷詩難字字工心肝徒自歐言論有時窮寂寂平生事蕭然傳夜鐘

余於丙戌年得鬚易根根斷詩難字字工二句至丁酉正月溈山對雪始足成一律益冥心苦索已十年矣誦賈閬仙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語而淚爲之流及讀杜詩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之句覺世諦文字眞如癡語因再成一首用紀吾過自爲懺悔

十年成一律五字得長城轉念心何苦微吟淚卽傾且愁荒道業未必博虛名我法看詩妄能傳不足榮

春山漫興二首

此身於世復何求悵臥春風別有愁碧樹無情鶯自語青山不動水長流眼看稚筍凌雲上手種雛松出屋頭垂老煙霞筋力倦嬾從大海聚浮漚

地僻離喧雜心閒與道俱輕風吹鶴羽微雨潤花鬚溪

柳自[illegible]山泉清入廚繩床纔定起皎月出雲衢

過楊山人居

苔密茅簷淨溪迴石徑斜春風不到處枯樹自生花小憩得禪境高吟玩物華林塘清與洽欲去戀煙霞

北湖

北湖煙樹碧氤氳鷗鷺還思舊日羣竹柏迎人猶自翠藤蘿得勢便凌雲嬾從冷眼窺時態閒與漁樵話夕曛萬古沅湘蘭芷地晚風寒露惜清芬

松林首座曾禮峨嵋九華普陀諸聖蹟最後登五臺尋金剛窟文喜禪師見文殊師利問前三三後

三三處

白髮頭陀久放參青山祇在碧溪南此身曾入金剛窟
會得前三與後三

潙山與復初西堂話舊

二十餘年別此山片雲無意又飛還故人獨有初師在
萬壑松杉憶舊顏

懷空天逖叟二絕

桐花已落棗花香谷口鶯啼又夕陽不見雲中仙輦下
遥空一髮海山蒼

夢向壺天訪逖翁霜寒鶴背五更鐘醒來依舊浙國上
滿耳溪聲入亂松

送豪素上人歸旗山

三年一彈指相見鬢毛斑歲月亦何速身心殊未閒幽
情忻共話詩債苦難還明日晨鐘動溪山悵別顏

五月二十七夜夢中重游焦山得五律二章

鐘梵晚蕭蕭淒迷野望遥日含瓜步雨風拒海門潮鶴
嶺春常在龍宮土不焦江山有如此何川訪松喬

大江流不盡萬古一含情月照金山寺波寒鐵甕城風
帆隨鳥沒漁火雜星明誰念浮杯客重來白髮生

憶金山寺

遥憶金山寺樓臺倚夕曛浪花翻似雪江柳碧如雲日
落蘄王廟潮迴郭璞墳何時青篛笠來訪白鷗羣

答智洵上人次見贈元韻

無影枝頭花正開箇中消息費疑猜維摩不語原非默
慶喜多聞未是才海底泥牛銜月走巖邊石馬帶雲回
莫將文字參真諦無縫天衣不假裁

金華巷小憩別補蕉上人二首

遥尋樵子徑小憩化人城細草敷禪榻寒泉入梵聲溪
霞含夕爨山月吐孤明靜對諸根寂鑪煙一縷生

晨鐘呼客起晴鳥語煙和巖溜初成瀑池蓮乍吐波苔

深游屐少樹雜野雲多愛汝碧山靜何時復此過

七夕夢中偶作（丙申）

萬頃煙波一葉行一波未了一波生無端夜宿蘆花岸
錯認蘆花是月明

湖亭晚眺（丙申夏）

蓮葉滿湖風露香望湖亭上望瀟湘暮雲捲盡天如水
白鳥一雙飛夕陽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八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九

釋敬安寄禪

詠白梅

了與人境絕寒山也自榮孤煙淡將夕微月照還明空際若無影香中如有情素心正宜此聊用慰平生

過湯泉少保第率題十八韻並贈其公子鐵史秀才

偶別青蓮宇來尋綠野堂萬山凝積翠一雨送微涼鷲嶺欺霞峻湯泉沸玉香斷橋橫野水孤笠冷斜陽竹霧沾衣碧苔痕映戶蒼粉牆滋薜荔舞樹擺笙簧風定鑪

煙直波澄荇帶長松陰酣鶴夢巖宕釀蜂房羽客告琴料林僧獻藥方刀瘢恆自匿劒匣每騰光大樹人爭蔭幽蘭氣益芳臣心甘隱遯　帝德眷賢良暫息簪纓累仍趨鴛鷺行荊吳資鎖鑰江漢重巡防曾忝元戎顧深慚淨業荒登龍嘗令子愛馬惜支郎白社情相得朱門道不妨他時雲窟裏煨芋待君嘗

尋湯泉經冷水井感賦

欲試湯泉水因聞冷井香禪心無去住世態自炎涼轉覺詩情淡彌知道味長溪邊值漁父聊與話滄浪

題螺溪寺

微陽下林麓古寺倚巖阿碧澗鳴寒玉青山洒翠螺金容俱寂寞寶閣倚嵯峨欲拭殘碑讀淒風動薜蘿

述懷次韋江上人元韻

吾道竟何適老懷難強寬誰能得骨髓祇自歐心肝壞衲眠雲冷孤松過雨寒栖栖十年事未得一枝安

重宿護國寺

星移斗轉欲三更玉露無聲夜氣清二十七年重宿此碧梧涼月不勝情

夜坐

幽人夜不眠愛此碧虛月涼風一颯然吹動梧桐葉

送胡漱唐太史歸江右

與子初相識那堪又送行楚山青不斷湘水碧無情待訪石門勝同尋蓮社盟匡廬在何許悵望白雲生

六月二十二日與俞觀察集道俗十六人於浩園精舍銷夏

名園開法會勝侶集禪房曲沼過微雨碧梧生晚涼藤陰移榻影荷氣襲衣香一笑諸天暝松寮露佛光

贈別李二翰林瑞清

涼風入庭樹忽覺葉皆秋念此歲月晚增余雲海愁故人江上棹高柳雨中樓相望情何極殘陽下橘洲

秋懷一首寄易由甫

悵卧滄江歲月遒神巖回首憶前游罡風幾見瑤華折明月長懸碧海愁天上星移方惜別淮南木落又悲秋道人別有傷心淚石爛松枯灑未休

秋夜哭俞用賓大令

仁者得其壽斯人獨不然微官初掛籍一病竟凋年野寺秋雲冷空江夜月懸平生念知己淚灑綠蘿煙

八月朔白霞寺入院作

巖谷卜余宅煙霞慰我思暗泉依竹細寒蕊著花遲倚石看雲幻穿林念馬疲勞生空復爾莫負綠蘿姿

秋日懷林莊江

湘上西風急颯然涼雨過意中故人遠愁外亂山多一葉生秋思重雲阻嘯歌何時數椽屋相與傍煙蘿

山居秋暝

雨過林塘晚猿鳴館宇幽地寒黃菊瘦僧病白雲秋落葉下枯樹微陽生暝愁昏鴉亦何事相對語啾啾

大海篇贈俞翰林明震（并序）

太史別余八載昨自台嶠新歸感時話舊相對淒然

大海何涯涘孤懷寄遠深徒勞精衛力誰見魯連心鯨浪吹難息鵬搏勢易沉滄桑今昔事回首一沾襟

瀛仙閣晚眺

微雨過汀洲涼波帶葉流眼看孤鳥沒心共片雲留天地餘殘照江山非昔游臨風一揮涕不獨爲悲秋

九月十四夜訪高葆吾

幽人喜涼夜閒步信孤笻細雨寒林葉微霜遠寺鐘偶聞蘭雪詠聊駐水雲蹤惆悵吟歸去千巖冷碧松

徐叔鴻方伯以麓山紫芝詞見寄賦此奉畣

萬木氣蕭森孤吟對夕陰寒隨秋雨重愁入亂山深獨鶴難求侶昏鴉易擇林問君紫芝詠動我白雲心

江亭

江亭聊遠眺暝色鬱蒼蒼孤嶼吐寒翠萬山爭夕陽旋看秋月朗空使野雲忙萬古瀟湘水東流接海長

江樓夜坐

霜冷葉初丹江樓獨倚欄暮雲飛鳥倦秋雨夜燈寒林下安禪好天涯乞食難年年重九菊不向故園看

贈高葆吾

挂冠歸故里閒適有餘清對月常孤酌看山每獨行喜留禪客飯懶問達官名一笑緣何事枯吟鍊句成

暮秋書懷

渺渺身何往蕭蕭鬢已斑亂雲生樹密秋雨閉門閒有
愛都妨道無心更買山秖愁孤笠影乞食到人間

題素蕉小綠天庵圖二首

懷素工書草聖傳素蕉作畫欲通禪老僧別有西來意
秖向東林種白蓮

不羨雲煙筆底生讓他書畫並馳名惟思掃石蕉陰卧
靜聽瀟瀟夜雨聲

古詩八首

九月二十八日過芋香山館訪梅癡子適黃子耘茂才亦至掃石坐雨慨言時事仰睇浮雲俯觀刹土得詩七章以示依正無常之感

涼颷激庭柯忽覺山寒早落葉墜門愁紛紛不可掃念
我白蓮儔幽居恣元討欣然冒雨來清言契蘭藻黃公
亦以至相與傾懷抱凡流衆所趨至道誰能造人我每
固執夢想徒顛倒憫彼芭蕉身生意日枯槁灼灼霜中
菲甯復幾時好

憶昔芋園叟（芋香山館爲輔堂中丞故宅）挂冠早還鄉於此抱幽獨
養眞善自藏簪書以自娛草木隨青黃冥心探理縕虛
室朗神光片言折羣論狂瀾爲不揚至今沅湘地蘭芷
猶芬芳斯人不可作慨焉情內傷

秋雨已成霖晩稻猶未穫茅茨斷炊煙嗷嗷饑喧鳥雀盜
賊恐縱橫王風益蕭索客塵昏擾擾元氣隱凋剝卄八
衛雖神安能塡漏壑苟令兆寶充何辭混沌鑿悵望蒼
天高浮雲紛漠漠

南嶽有丹鳳孤飛求其羣嗷嗷日流血百鳥如不聞下
有禿頭烏銜木凌層雲欲以培元棲見拒祝融君大廈
須羣材區區何足云

昨夢升忉利始信修羅高海水雖至深僅乃齊其腰舉
手摩須彌日月皆驚跳帝釋亦畏弱欲借諸天逃忽見
金剛身持杵乘神飆衆怨悉摧伏長揖辭丹霄功成猶
雨泣轉念天王勞

聖教久淩替邪說亂吾眞神珠不自識魚目爭爲珍海
若揚洪波毘嵐鼓劫塵五洲一腥垢萬古同酸辛哀哉
閻浮提誰爲覺斯民

我不願成佛亦不樂生天欲爲娑竭龍力能障百川海
氣坐自息羅刹何敢前髻中牟尼珠普雨粟與棉大衆
盡溫飽俱登仁壽筵澄淸濁水源共誕華池蓮長謝輪
迴苦永割生死纏吾獨甘沈溺菩提心愈堅何詩果此
誓舉聲涕漣漣

題陳笠唐觀察東山草堂十二詠

東山雲岫

劫火焚大千浩歌淚如瀉悠悠東山雲出岫何爲者

五華聳翠

僊人嚴佛地欲問如來義手把五色華散爲江上翠

鯉林聽禽

鯉林幽且閒綠蘿蓋茅屋山鳥一聲鳴野花紅簇簇

紫嵐夕照

夕照烘晴嵐流光雜蒼紫遥峰數點煙出沒空濛裏

黃犢環帶

青山亦好奇環繞自成帶誰能解之去挂向金山寺

黃鵬春曉

春與清溪深天共白雲曉晴鳥語煙開萬山青不掃

桐山卓筆

高山削成筆大海滴爲墨欲寫妙明心觀心了無得

戴工野燒

北風夜中起戴工火勢勁荆棘一以焚轉愛寒山淨

新林屏玉

美玉蘊石中誰能識其妙仙家持作屏林谷生輝耀

圓山霜鐘

圓山宜寞坐寒巖轉幽獨一聲霜外鐘禪心盪空綠

蓮華石嶂

女媧補天時留此片石在怕受仙人鞭逃入蓮華界

西溪琴韻

湛湛西溪水淙淙作琴韻此山人不知泠然神自運

掃石

掃石白雲邊山空生淨禪幽禽解人意細語綠蘿煙

雙銀杏齋訪梅癡子不遇二絕

有約侵晨至云何已出門誰憐雙杏樹相對了無言

日暮重來此庭空語亂鴉牽衣問童子猶說未還家

晚歸鐙下重作

孤雁不堪聞禪棲正憶君空攜筇竹杖兩度出巢雲

書感次龍陰凡見貽原韻即送其行

俯仰悲身世興亡念古今可憐滄海事偏聚綠蘿心風雪離亭晚關河別思深孤鴻欲何處萬木已寒森

哀時次乩仙眞一子原韻

秋風吹過雁落葉正紛紛大地無全局遥天有片雲時危思作將世亂豈論文獨向仙人語凡夫未遣聞

送李梅癡太史入都（戊戌）

碧湖楊柳色又送故人行不向花前醉（前約會祠本餞未刊）其如別後情雲隨金闕迥月傍玉堂明他日承　天問休稱

懶衲名（君嘗戲言使我爲鄉侯當請從懶殘問道）

梅癡子將入都余作送別詩經半月矣臨解纜復贈此詩仍次前韻

平日祇宵別今朝果送行請看春草色不盡故人情江上孤村晚雲間片月明欲持煨芋贈恥近懶殘名

梅癡子乞陳師曾爲白梅寫影屬讚三首

一洗繁華夢惟留澹泊身意中微有雪花外欲無春冷入孤禪境清於遺世人卻從煙水際獨自養其真

下筆貴真趣孤芳祇自持澹然於冷處卓爾見高枝能使諸塵淨都緣一白奇含情笑松柏但保後凋姿

寒雪一以嬰淨塵了不生偶從溪上過忽見竹邊明花冷方能潔香多不損清誰堪宣淨理應感道人情

送易實甫觀察之江南

春水綠波明春風碧草生梅花香別酒柳色映行旌直下洞庭野遙經溢浦城江南煙景好應慰宦遊情

效龔定庵體二首

梁居士

坐破千潭水月痕寒灰一寸偶然溫空觀假觀中道觀待與台宗學者論（君入習天台止觀）

楊葵園

念佛三昧世少信惟有無爲子親證（君父仁山先生專修淨業有無爲子之風）樂邦消息近云何爲我蓮臺一問訊

夜雨寄懷張狷叟卽題其湘雨樓畫卷

一夜瀟湘雨高樓應未眠可堪思舊事莫更賦哀蟬（公有悼亡詞數卷）竹柏自蒼勁煙雲從變遷遙憐圖畫裏別有好林泉

萬山青繞戶中有臥龍盤心以看雲淡詩因聽雨寒入辭樓鳳闕穩把釣魚竿何日來相訪清言共倚欄

與諶大月下禪坐有得

故人清夜至掃石坐煙林不有花間月誰知悟後心虛空猶是妄大海豈云深相對了無說空猿時一吟

壬午樓飯僧有作

右丞高尚士亦有老禪心爲我開香積因君動苦吟花枝經雨遍草色閉門深齋罷徐歸去春雲野寺陰

題哭盦觀察所藏張夢晉畫軸

吹笙王子已昇仙那得還餘色界緣卻笑張生虛捏怪
祇留姓字畫中傳（傳稱夢晉爲王子晉後身以其母夢晉而生故名）
曇花一樣夢中身紅粉青衫憶宿因艷說才人甘乞食
可憐猶是墮情塵
身後身前何足論（君自言爲夢晉後身）都緣業識弄精魂多生結

皆宜除淨莫認空潭水月痕

紀夢詩一首（并序）

二月十四夜夢與曾季萱徐孟虎俞壽臣及其姪恢修冒雨同至一山飛流界道峭石橫雲迴非人境於煙靄中見林表碧桃初花擬攀躋往折忽晨鐘驚醒殘溜猶滴窗全曙矣

仙山不可到而我自何來絕壑雲扶雨晴空瀑吼雷更
從青嶂出遙見碧桃開忽忽晨鐘動方驚夢裏回

贈尹山人和白卽題其陰符經註後

胸中邱壑一塵無人海茫茫意自孤門巷蕭閒苔蘚碧

滿庭風雨註陰符

霞外神情誰復知蒼蒼鬢已如絲春風落晚長沙市
錯被人呼老畫師

感事呈葉吏部

時事已如此神州將陸沈甯堪憂國淚忽上道人襟春
色何高下浮雲自古今與君聊一笑各寶妙明心

別陳公孫自述所懷

不用折楊柳東風送我行離情芳草醉春夢落花輕未
證三乘果聊攻五字城他時蓮社傳恥獨以詩名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九終

八指頭陀詩集卷十

釋敬安寄禪

題桐院感舊圖（并序）

曩余居祝融峯時中丞吳公巡閱過衡偕其幕賓陸廉夫登峯觀日出憩余松寮論道言詩極相歡洽及余歸省廉夫將爲吳公畫南嶽圖邀余就署中問峯巒巖谷之狀甚悉臨別以其所居庭院有梧桐數株枝葉榮茂因作桐院談詩圖相贈且曰僕吳人寓此暫時卽歸師巖穴中人此後非有因緣亦難重來如來見此梧桐則

如見我與延陵公觀雲海於祝融也語畢泣然不久吳公秉節出關廉夫亦返吳門自是不通聞問已六年於玆矣今春義甯侍郎陳公爲其黃夫人資冥福余偕僧衆入署誦經一日公孫師曾偕至其室則廉夫故居也時方二月桐葉未敷禿立雨中了無生趣對景懷人不勝榮枯今昔之感因涕下公孫詢知其故爲余作桐院感舊圖屬余爲詩以紀其事

舊院談詩處重來最憶君曾觀滄海日高卧祝融雲風
雨一爲別死生長不聞空持懶殘芋獨自倚斜曛

寂寂數株桐淒淒立晚風榮枯今昔異吳楚別離同彈指六年過觀心萬事空懷人無限意都在雨聲中

夜坐懷王午樓

寂寂夜鐘沈知君正醉吟春愁雙鬢改書味一鐙深生死誠堪託（熊鶴老身後其子女婚嫁皆君一人任之）榮枯共此心還須歸白社何用鍊黃金

送陶觀察森甲之姑蘇

春波如鏡草萋萋十里垂楊綠映隄借取祝融峯上月送君直下洞庭西

周鐵園太守前署沅州府解篆已二十餘年戊戌

奉　命重典是郡余傷其垂老出守窮遐慨然賦

贈

一棹沅江去生涯絕可憐不堪黃綬事始授白頭年列郡棠陰遍孤懷海月懸誰知憂國淚重灑百蠻天

得沅陵徐大令方桼書并寄鉢覵賦以答謝

祝融峯頂別回首意茫茫絕岫孤雲出名山舊業荒藤蘿高蔽日松柏飽經霜遠辱故人問開函淚數行

聞道沅陵縣風煙近五溪荒村山鬼怯深谷怪禽嗁石瀨橫流急蠻雲落日低猶勞分鶴俸千里寄招提

四月二十三日與陳師曾兄弟齊集徐筱谷爽香

書屋

蕭然數椽屋不似在城居水竹涼生戶籬花香滿裾故人成邂逅高論入元虛何用參禪悅園蔬味有餘

五月初七日阻雨宿東禪寺

城北東禪寺還因聽雨留乍看雲過樹旋見月當樓聚草螢光溼披蘿鬼語幽吾生機慮盡夢逐白鷗游

東禪寺與達公夜話

定中孤月自常明身外浮雲屢變更欲捨福田紆　國計每談淨理厭詩名渡杯祇恐魚龍覺施食還憐鳥雀爭天上人間盡惆悵與師惟有證無生

題麓山寺

迢遞鐘梵下斜陽寂寂巖花渡水香殿角一鈴風自語窗前萬木雨初涼山銜雲氣窺人淨江挾濤聲入海長卻羨巢松千歲鶴不知塵世有滄桑

送郭誇士歸東山別墅次壺天遯叟將之匡廬留

別韻

人生適意豈易得念子能爲林下游莫遣白頭吟團扇（謂君姬四照優婆夷）安排赤足踏飛流哦詩飲酒且自樂石爛海枯焉用愁咫尺溪山是吾宅（君別墅距余白霞寺三里許）綠蘿明月共淹留

贈雷筱秋孝廉仍次前韻

英雄不分邱園老下第翻爲海上游玩世幾人餘白眼
濯纓何處有清流雲歸衡嶽千峯雨日落長沙萬古愁
莫謂賈生虛痛哭治安一策至今留

還山書懷疊前韻二首

客塵擾擾無甯日南北東西已倦遊卻抱白雲還絕巘
忍看滄海作橫流蛟龍吐霧方爲虐鷗鳥驚波亦自愁
幸有荒園一叢竹清陰猶爲道人留

覺皇邈矣余生晚不見應真靈鷲游佛海深深誰悟入
世波汩汩競分流雲中挂錫非無樹澤畔行吟別有愁
回首中原堪涕淚青山一髮夕陽留

再疊前韻奉寄壺天遯叟廬山

憂時鬱鬱壺天叟乃託神仙汗漫游手挽銀河成瀑布
心懸明月照寒流小姑江上如含笑五老雲中爲解愁
他日扶筇訪高隱虎溪應有畫圖留（唐人有虎溪三嘯圖）

秋夜偶得

萬念已俱澄深宵獨倚藤道心寒皎月書味淡秋鐙山
雨時數點溪雲忽幾層思量明日事飯雜芋頭蒸

七月二十夜大雷雨和乩仙作

冥冥天宇中風雨挾雷吼袈裟換酒回仙人能飲否

附乩仙原作

雨昏人欲靜何處蒲牢吼借問定中身尙著一塵否

與曼衍道人話碧湖舊事戲贈

箬笠棕鞋興有餘憐君結束在官居何如碧浪湖邊去
名士相逢話鯽魚（昔君開碧湖詩社王雁峯院長以詩譏之云長抄近事君知否碧浪湖邊多鯽魚）

紀事

懶貓伸脚睡初酣饑鼠偷油上佛龕夜半雨聲穿枕過
此身如在綠蘿菴（綠蘿菴在南嶽）

病中憶徐小谷陳師曾

風火爲災聚苦因支離銷瘦病中身五更鐘梵殘鐙裏
一息微微念故人

病中喜尹和白諶立三陳梅根雷筱秋王愷琴饒十三左臺生聶襄才彭星階諸君子前後見過感賦一詩

一牀方丈萬緣疏落木涼生山雨初最是故人交誼重
秋風肯顧病僧廬

哭剎度本師一首

摩挲定石有餘溫不覺三衣濕淚痕棒喝無人規誡絕
此心孤寂向誰論

先師東翁夜過洞庭偶得句云不知何處仙人笛吹落梅花滿洞庭誠仙籟也又山居有山大白雲遮不住長留面目與人看之句皆見道語惜俱未成章病中無事爲足成二絕句以志先師道德文彩於一微塵中耳

湖面君山一點青黄陵月上睡初醒不知何處仙人笛
吹落梅花滿洞庭

天涯無事覓心安世界微塵定裏寬山大白雲遮不住
長留面目與人看

題柏松如廣文爲陸少尉白冤事實後十六韻

陸機本廉吏盜跖爾何愚乃挾百笞怨因加二卵誣風
雷森國律星火下州符黑獄安能白青霞亦受污親朋
空掩泣患難孰相扶慷慨如君者甯非義士乎逢人都
說項爲友竟忘軀且效包胥哭休令杜伯誅覆盆冤果
雪任俠世應無大府奇其事諸生式所廬鄭虔猶薄宦
阮籍尚窮途天道高難問琴歌晚自娛盤飧甘苜蓿庭
宇任荒蕪妙舉馳江左英風扇海隅龍門爭作傳鳳德
實堪諛欲識凌寒節孤松與衆殊

野寺

野寺衣青嶂高亭俯碧湘風濤翻夕岸木葉下微霜新

月初成照浮雲忽掩光夏時無寸補慚愧事空王

重哭本師

一病成終古三生未忍論空餘馴鳥迹猶在淨苔痕欲
哭還同俗忘情恐負恩西方如可往（先師偈云西方吾所願昨夢白蓮花）
長願奉晨昏

徐又穆明府自沅陵還湘枉駕問疾賦詩奉贈即送其赴清泉新任

林端動棲鳥谷口報鳴騶舊雨成良會名山憶昔游吟
髭應更白病骨已經秋語罷浮雲事西風起別愁
遥指清泉縣人喧地自閒白憐分岸水青愛隔城山君
好種桃去吾曾乞食還他時或相訪拄杖叩花關

明妃怨感友人作

明君甯好色玉貌敢承恩不怨畫工誤休將妾意論塞
雲悽斷雁關月冷歸魂青塚春來草萋萋向玉門

棄婦吟

棄置復何道徘徊祇自憐郎心無定好妾貌若爲妍難
使秋風熱空悲團扇捐蘼蕪何處采長跪故夫前

爲淨業上人題白梅

絕壑無尋處高寒是我家苦吟終見骨冷抱尚嫌花白
業宜薰習清芬底用誇卻憐林處士祇解詠橫斜

書胡志學守戎牛莊戰事後五絕句（并序）

胡君志學從左文襄積功至守備乙未牛莊之役胡君負營主尸力殺數賊中礮折足遂擒羇海城六月和議成始還至上海西人續以木足戊戌秋晤余長沙出木足及身上槍痕以示爲之泣下感爲五絕句

折足將軍勇且豪牛莊一戰陣雲高前軍已報元戎死
猶自單刀越賊濠

海城六月久羇留誰解南冠客思憂夜半啾啾聞鬼語
一天霜月曬骷髏

一紙官書到海濱 國仇未報恥休兵回看部卒今何
在滿目新墳是舊營

收拾殘旗入漢關陰風吹雪滿松山路逢野老牽衣泣
不見長城匹馬還

彈鋏歸來舊業空祗留茅屋惹秋風淒涼莫問軍中事
身滿槍痕無戰功

從軍曲三首

十三從軍便守邊五千鐵騎常相連長城一戰陣亡盡
我心何望圖凌煙

手把殘旗招夕陽英魂隨余還故鄉髑髏忽起作人語
爲我附書與耶孃

耶孃在家兒遠戍生死不得知其故兒今已與新鬼鄰
兒婦休爲故夫誤

前征婦怨

妾在故鄉君遠戍兩地相思無處訴君還故鄉妾出關
夢中那得曾相遇

夢中不遇復何傷念君新婚別故鄉別時十四今四十
欲寄寒衣知短長

後征婦怨

夫戍邊關妾在家側身西望空黃沙相思不見情何極
願逐春風入塞笳

塞笳忽作嗚咽鳴聲聲是妾斷腸聲斷腸之聲無別念
願君早得還鄉縣

遯叟於九江建琴心樓落成說二偈奉寄

琴志琴心共一心（賓甫觀察先於廬山建琴志樓）心心相印一張琴此
琴若鼓人天泣鍾子甯能是賞音

琴志琴心父子樓平生各自有千秋一拳不打斯樓碎
風月無邊事未休

憶明州皈依長老

太白峯前聽法回寒梅二十度花開何時七塔橋邊寺

重禮明州布袋來

寄水月法師

憶昔天台訪赤城與師芒屨踏雲行何堪一返衡山錫草木蒼黃十四更

古詩一首呈曾公子咏周

種松南山中枝幹初成陰方期鸞鶴儔共保歲寒心鴟鴞忽聒聒藤蘿亦森森坐使幽蘭花遷香於別林羣疑久乃釋眞賞仍在襟長荷君子德孤根託高岑

悼可忠和尙二首

衡雲一別後相見總無期詎料揚州去長留湘水悲浮

生雖大寥度世亦明師寂寞殘秋菊還如病鶴姿

卻到安禪室徘徊悽舊情鑪煙如入定經案似平生欲問雲歸處空看月自明因思眞寂樂轉覺幻緣輕

題盛壽巖明經遊峨嵋詩集

之子抱幽興峨嵋踏翠行三峯何突兀五嶽失峥嶸天向巖邊沒山從足底生神鐙長不夜自有佛鐙明

不惜千金盡因求一覽奇深山雲作屋古木石爲皮淚下啼猿峽心清洗象池佳遊應不負癖得有新詩

云著謝公屐曾遊金頂邊陰巖常積雪夏衲總裝棉掛壁銀河曲懸空鐵棧連何當策藤杖親禮願王筵

我聞銀色界常放白毫光淵曲窺蛇浴峯高礙鳥翔五更先見日六月尙飛霜迥與人境別眞爲聖道場

贈沈子粹叟十六韻即題其一角園詩集兼以留別

沈子餐霞人清風自絕塵心閒能卻老詩好不妨貧妙悟區中要幽通靜裏神錦江曾濯足湘渚獨垂綸乃得山川勝而存竹柏眞苦吟聊避俗高蹈復誰倫莫作郊居賦須扶大雅輪往叨青眼顧重與白眉親著論慙僧肇安禪賴許詢戒珠虛朗潤法味益酸辛龍象休云力鴟鴞詎可馴迷津疲濟渡覺路莽荊榛割切雖無礙行

藏或有因打包思入蜀振錫擬游秦欲斷知交愛其如涕淚頻浮雲一爲別相見定何晨

奉題俞廙軒中丞卧遊圖六首次原韻

衡山本是鄴侯鄉煨芋親嘗箇味長七十二峯青似昔請公不用憶錢塘

橘洲寒樹得春温水淨沙明絕點痕樂歲亭前饒逸趣新詩傳誦到山門

一雨郊原草木柔田夫含笑入城游使君福澤眞殊勝淺水今行自在舟

莫向君王乞鑑湖青天一月不妨孤好將夜雪瀟湘景

寫作山陰訪戴圖
鏡水稽山記昔過亦曾應供學阿羅月明湘上聞漁唱
猶似湖濱發棹歌
十年行脚埋歸裝揀得松枝掛鉢囊今日因公動游興
青山依舊夢中忙

棗香居士新婚索詩

寶閣夜流光仙梧集鳳皇偶攜綠䪥月來醉紫霞觴法
喜成嘉會陀羅吐妙香維摩與天女相見也無妨

戊戌十二月初七夜夢登天姥最高處占此寤而
錄之

絕頂進招提登臨四望低巖雲時作雨山漲自成溪空
翠晴猶濕靈禽靜不啼何當息行杖於此卜幽棲

予夢登天姥之七夕忽夢登祝融

忽到祝融頂青天手可捫雲霞飛寶蓋日月浴金盆異
采紛難狀羣峯各自尊仙風吹夢失欲覓了無痕

陪沈炯甫談亡友曹悟生遺事感賦

往者曹悟生依君如弟兄每逢老僧話深感故人情竟
以窮愁死空留寂寞名相看憶疇昔不覺涕縱橫

紀事十八韻

蜃氣樓臺新更新驚濤滾滾浩無垠闊邪孰起孟夫子

亂世胡生魯聞人豈有忠忱憂社稷但憑游說作經綸
燒天欲縱焚書火折檻誰爲請劒臣御史青驄皆避路
郎官粉署復何論思藐張翰求爲友抗疏匡衡恥與鄰
密樹陰林巢鷙羽敢從賢路植荊榛（去臘乩仙詩云新舊相爭黨禍作荊榛滿地海氛惡蓋預知有今日之變也）弄權竟使朝綱紊變法徒傷風俗
淪將見明時成暗夜可堪白足混紅塵琳宮梵刹資王
化（明宋濂云深山大澤無琳宮梵刹必爲虎狼盜賊之藪而二氏亦有資於王化矣）敗種蕉芽
斷善因未必文章成棄物休嗟像教絕傳薪鳳毛麟角
誰能賤貝葉曇花世所珍皎月暫藏圓照影浮雲詎損
太虛眞冤禽枉自填滄海熱血旋看化碧燐（某甲謂某乙曰吾儕

此後當以熱血相見及甲伏誅乙往視血猶未冷其言竟成讖矣）忍背　君恩沈鬼窟
幸承　帝力轉祥輪涸鱗再躍昆池水枯樹重同柰苑
春鑄錯寧收九州鐵懷柔終使四夷賓願垂佛日光輝
大長頌　堯天雨露勻

前次山陰中丞臥遊圖韻絕句六首意有未盡復
成二律續之

東風吹我夢昨夜過錢塘海月窺人碧天星墮袂黃鑑
湖春水漲禹穴野梅香自恨禪那淺前塵尚未忘
浙東山水好最好是山陰念我意難釋知公情更深其
如丹鳳詔未了白雲心讀罷詩中畫焚香和苦吟

莊秉恆索題未能齋詩遲遲未報因說此偈

居士築齋名未能題詩索我雲中僧遲遲未報有深意請勿以此生嫌憎吾宗所貴在默證毘耶杜口乃上乘埽除語言文字障靜觀水月禪心澄世間萬事如泡影但寶妙明眞性恆

梅癡子爲豁然道人寫梅錄余白梅詩五首於其上因有餘紙復作此詩

人間春似海寂寞愛山家孤嶼淡相倚高枝寒更花本來無色相何處著橫斜不識東風意尋春路轉差

送西岸祁人歸萬福庵（己亥）

打包應未慣忽憶舊茅庵杖錫逕歸去風光絕好貪幽巖雲蓄翠春澗水拖藍於此安心坐禪宗要細參

劉牧村明府出宰安仁贈詩八韻

安仁非大邑豈足屈賢能田少難徵稅峯寒早結冰巫歌山鬼笑儒服野人憎市小多藏樹塘荒半種菱春風香藥杵落日曬魚罾地僻民情樸官閒道味增論文聯課士攬勝好攜僧他日天元頂相期倚古藤

再題山陰中丞卧游圖仍次前韻

浙江多是水爲鄉雪浪如山接海長幾度乘潮弄明月棹歌催夢落錢塘

行腳曾無一度温袈裟猶帶海潮痕回思習定天台頂夜雪漫山虎吼門

江城如畫櫓聲柔雲水蒼茫憶昔游夜泊嚴灘聽猿嘯萬山飛翠上行舟

打槳曾過賀監湖浪花雲影一僧孤別來十五年中事重見山陰好畫圖

恩波重許洞庭過棨戟門閒雀可羅棠樹陰成春雨足夕陽亭館鳥爭歌

萬卷牙籤手自裝五湖烟景入詩囊白雲本是無心物只爲人間作雨忙

對梅懷陳考功

西江初解凍東閣又敷榮花伴枯禪發根從死地生風霜憐往劫天地惜孤清悞入何郎咏無言淚暗傾

對梅有悟

林園澄夕霽靜對穆余襟自寫清溪影如聞白雪吟三冬無煖氣一悟見春心寂寂欲誰語微雲淡遠岑

送按察使蔡公罷官歸里

長沙遷謫地屈賈尚含冤雲鶴自高舉雞蟲何足論揚帆經汨渚歸棹向章門祇恐　君恩重難容老故園

八指頭陀詩集卷之十終

余俗姓黃氏名讀山出家後本師賜名曰敬安字寄禪近迺自號八指頭陀先世爲山谷老人裔孫宋時由江西遷茶陵明末由茶陵遷湘潭之石潭世業農父諱宣杏母胡氏嘗禱白衣大士夢蘭而生余時咸豐辛亥十二月初三日也數歲時好聞仙佛事常終日喃喃若有所吟誦七歲失母諸姊皆已嫁父或他適則預以余及弟寄食鄰家日昃不返即嗁號蹤迹之里人爲之惻然年十一始就塾師授論語未終篇父又沒零丁孤苦極厥慘傷弟以幼依族父余無所得食迺爲農家牧牛猶帶書讀一日與羣兒避雨村中聞讀唐詩至少孤爲客早句潸然淚下塾師周雲帆先生駭問其由以父沒不能讀書對師甚憐之曰子爲我執炊爨洒掃暇則教子讀可乎即下拜師喜甚每語人曰此子耐苦讀後必有所樹立余老不及見耳無何師以病沒然余遵師遺訓不欲廢業聞某豪家欲覓一童伴兒讀即欣然往就至則使供驅役自讀輒遭訶叱因悲歎以爲屈身原爲讀書計既違所願豈可爲區區衣食爲人奴乎即辭去學藝鞭撻尤甚絕而復甦者數次一日見籬間白桃花忽爲風雨摧敗不覺失聲大哭因慨然動出塵想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爲師時同治七年余方成

童也是冬詣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首參恆志和尚於岐山專司苦行諸職暇則隨大衆坐禪越五年頗有省時精一首座爲維那閒以詩自娛余諷之曰出家人不究本分上事乃有閒工夫學世諦文字耶渠笑曰汝髫齡精進他日成佛未可量至文字般若三昧恐今生未能證得後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友人分韻賦詩余獨澄神趺坐下視湖光一碧萬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蓀先生謂有神助且曰子於詩殆有宿根遂力勸爲學授唐詩三百篇一月成誦後精師見余所作大奇之然以讀書少用力尤苦或一字未愜如負重累至忘寢食有一詩至數年始成者念生死事切時以禪定爲正業一日靜坐參父母未生前語冥然入定內忘身心外遺世界坐一日如彈指頃猝聞溪聲有悟嗣後徧遊吳越凡海市秋潮見未曾有過嚴谷幽邃輒歗詠其中饑渴時飲泉和柏葉下之喜以楞嚴圓覺雜莊騷以誦人目爲狂嘗冒雪登天台華頂峯雲海盪胸振衣長嘯睡虎驚立咆哮攫前以慈心視之虎威亦解又嘗於深山遇一巨蟒御風行頭大如斗舌電尺餘因念佛亦無怖旋養疴梟亭山中中夜聞剝啄聲甚急啟關月明如晝四顧無人如是者數次次夕伺

叩門甚急開戶見一黑團亂躍余與羣犬窮追抵山腰厲聲曰我是箇窮和尚不擾汝汝何惱我我豈汝怖病尋愈住四明最久窺天童雪竇窮攬霞嶼月湖之勝郡中呂文舟徐酡仙胡魯封馬文齋沈問梅諸君相與唱酬余口吃字拙嘗作詩寄李炳甫茂才有花下一壺酒句書至壺字忘其點畫遂書一酒壺於上酡仙書法名一時出紙强余爲書筆畫錯落左右易位如倒薤然每讌會酡仙以懸之中堂諸客觀者無不絕倒也余平日於文字障深禪定力淺然好善嫉惡觸境而生嘗渡曹娥江謁孝女廟叩頭流血同行者曰柰何以大比丘而禮女鬼余曰汝不聞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諸佛聖人皆從孝始吾觀此女與佛身等禮拜亦何過焉甲申法夷犯臺灣官軍屢爲開花礮所挫電報至甯波余方臥病延慶寺心火內焚脣舌焦爛三晝夜不眠思禦礮法不得出見敵人欲以徒手奮擊死之爲友人所阻因萌歸志太守宗公源翰嘑之是秋八月返櫂長沙余年三十有四計行腳已閱十霜矣越明年省先塋宿莽縱橫不可復識望窮山慟哭幸村老有存者指示方能記憶蓋自兒時葬先君來此倏忽二十餘年罔極恩深生不能奉甘旨死不能導神識不孝之愆眞百身莫贖也自

是常往來湘衡間有所作輒就諸名宿正其得失友人陳君伯嚴羅君順循憫余吟詠日久爲之芟定自癸酉始迄戊子得古今體詩若干首付之手民嗟嗟余自爲如來弟子不能導衆生離火宅復不能窮參究徹法源底迺墮文字自拘耶孰甚焉因將平生幻迹學詩緣由言於卷末以示余學道無成即以此自爲懺悔令大覺海中增一浮漚可也敬安述

八指頭陀詩集述終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一

釋敬安寄禪

牧牛偈示沙彌道opt（己亥）

觀心如牧牛要將鼻孔穿苦繩在我手收放得自專勿令犯苗稼時時痛著鞭劣性既已馴乃可樹下眠人牛兩忘迹草色空芊芊努力策前修光陰勿虛捐

感事偶作

本來行脚慣何用乞心安石亂泉常咽風高雲更寒徒吟五字穩欲息一枝難萬化歸眞定從他變鼠肝

自笑

寒巖枯木一頭陀結習無如文字何自笑強書塵世字却嗔倉頡誤人多

割肉燃燈供佛勞了知身是水中泡祇今十指惟餘八（余會於阿育王寺燒二指並剜脅肉燃燈供佛）似學天龍吃兩刀（昔俱胝得天龍一指禪後嘗豎指示人其供童效之爲俱胝所知召而問曰吾聞汝會佛法是否童云是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童豎一指俱胝亟以刀削之再問仍豎見指斷血流遂大悟）

三月上巳後六日會公子詠周招道俗八人雅集浩園限韻賦詩憶前年此會至者爲易遯叟俞壽臣陳師曾陳戴白鄭湛侯及其子叔獻與余共七人今遯叟棲廬山湛侯宰甯鄉叔獻死京師師曾返章門預茲會者惟予與戴白壽臣而已

龍城公子詩中史萬有羅胸富神理不妨玉樹雜兼葭高閣春風淡相倚名園桃李參差香詩壇獨步何堂堂鑿鉢聯吟興未已新篇擲地聲鏗鏘郊寒島瘦何足道鳳舞龍翔得名早尼山鷲嶺共遨遊理窟禪宗等深造座中諸子皆英豪其間舊雨間新交因憶前年同此會風流雲散蒼天高支公（遯叟自言爲支公後身）已入廬山去迢遞關河隔煙霧九疊屏風夢裏青何時却共東林住薄宦猶憐老鄭虔西河有淚徒如泉陳蕃亦返章門棹三月

煙花空自開歡娛曾歷幾何時不堪舊苑今重到彈指春光又一年忽驚鬢鬢已蒼然感君意氣還如昨資葵燒筍重開筵清議談情自殊衆文殊亦受維摩供漫將禪悅答檀施強作伽陀酬雅頌明朝歸卧衡山雲寒巖煨芋與誰分鄴侯不作昌黎死眼中之人望吾子

贈朱菰卿太守次即席崑崙原韻

何年仙客下崑崙欲把西江一口吞金粟前身應已悟玉堂舊事好重論偶窺龍藏尋禪話曾讀羊碑拭淚痕政事文章在人口不勞吃吃老僧言

贈哭庵觀察疊前韻

多生積骨等崑崙淚點都歸恨海吞別有傷心惟自哭
難將此意向人論東西南北魂無語富貴功名夢有痕
山水情濃恩怨淡（用公語）英雄本色是眞言

感懷二首三四疊韻

休誇大海與崑崙彌勒能將巨口吞十世古今俱是幻
孤雲懷抱向誰論等觀佛祖袋中屑淨拭河山鏡上痕
不二法門親證入拈花一笑更無言

神游吾亦到崑崙日月雙丸近可吞蹈海求仙徒自困
生天成佛豈虛論爽巖枯木孤禪意流水桃花舊淚痕
老我津梁了無濟聊持半偈息羣言

懷黃孟樂大令江南

聽斷蓮花漏滴聲曉鐘殘月不勝情瀟湘水與秦淮水
併作離愁繞石城

贈葉吏部五疊韻

高懷直欲小崑崙雲夢胸中八九吞獨抱孤忠憂晚事
力排邪說吐清論愁聞電唳傳邊警忍見銅人泣露痕
厝火然薪時已至治安徒有賈生言

六月朔夢至一山林壑幽秀絕似剡中覺而賦此

山翠濃如潑憑虛排萬峯川原迷遠近巖壑見孤雄虎
吼將崩石雲扶欲倒松溪行正幽絕何處一聲鐘

答李佛與公孫六疊韻

衡山突兀削崑崙萬古雲霞自吐吞芋火巖高香尙在
石頭路滑道誰論禪宗燈續馬師派神禹碑留鳥篆痕
七二峯巒青在眼把笻指點爲君言

重贈寶公並題其崑崙集七疊韻

詞峯峻極壓崑崙五色牟尼互吐吞名士風流俱絕調
仙童狡猾莫輕論（仙童狡猾乃湘綺先生戲寶公語也）篋中諫草都成血
衣上天花不著痕君父恩深難報答焚香長白世尊言

八疊韻送寶公入都

何人更解唱崑崙別淚臨岐各暗吞出岫無心雲自懶

冲霄有志鶴同論好憑造化回旋力重補山河破碎痕
我已辭家猶憫世公勤王事復何言

九疊韻贈葵園先生

巍然魯殿重崑崙學到河汾萬派吞自註六經傳正脈
獨持高議息羣論東山絲竹陶情緒北極星辰繞夢痕
知念時艱心更苦白頭猶復闢微言

十疊韻述懷並呈葵園先生

兩輪日月繞崑崙欲被脩羅取次吞世出世間俱有累
人非人等不須論牟尼寶殿含愁影帝釋花冠現淚痕
莫遣狂龍更流毒大鵬忍負負天言

十一叠韻呈葉吏部

不生積謗聳崑崙誓捨殘軀肆虎吞助我能脩忍辱行
畏人不作絕交論半肩行李孤雲影一領袈裟萬淚痕
讚毀從來沒嗔喜曰魔曰佛任公言

十二叠韻呈笠雲本師

法門望重比崑崙法海波瀾滿腹吞自掃白雲遲客至
不將丹訣與人論心香一瓣爐無燄面壁多年石有痕
我學神光思斷臂門庭立雪乞師言

漫與和江右謝渭巖韻

須彌頂上踏雲霞俯視支那祇一華碧海青天鵬作屋

蘆花秋水鴈爲家人民何異生風蟻歲月眞如掣電蛇
古往今來皆夢幻誰從火宅問三車

秋懷

西風吹淚上袈裟兩鬢蕭蕭感歲華老去一身渾似葉
愁來四海總無家遠公社裏蓮將落陶令籬邊菊未花
欲白空王先痛哭可憐歷劫已恒沙

感懷呈蔡伯浩觀察

蕭然瓶鉢欲何鄉垂老天涯鬢已霜出世尙爲人所忌
浮名終與道相妨秋江水落魚龍遠野寺雲生狐鼠藏
一掬西風知己淚焦桐猶過蔡中郎

贈按察使滿公八韻

滿公有道骨五欲不能醺秉節辭丹陛分曹憶白雲（公曾官刑部）
燕人思舊德楚老頌新芬霜落柏臺淨風清柰苑
聞和羹期十載煨芋好重分待讀麒麟閣相隨鸞鳳羣
元根知己固案牘莫言紛他日西山頂丹成駐夕曛（公曾談丹訣）

中秋夜偶作

太虛雲淨欲三更趺坐繩床萬慮清丹桂著花寒有影
碧梧含露靜無聲世途漸已崎嶇過吾道多因患難成
難得今宵好圓月照人偏向定中明

贈陳六笙觀察（并序）

公官浙久歷任杭台諸郡由杭嘉湖道遷湖南
岳常澧道旋權衡永道已亥夏權鹽巡道著側
萬福禪林爲公供養香火處延余主席感賦六
絕以贈

錢塘江上射潮來多少魚龍勢盡摧怪底詩中有雲氣
曾扶拄杖到天台

湖海元龍意氣豪眼中甯有霍嫖姚剔釐投牘眞奇士
何止淵明懶折腰（剔釐公在府縣敝營時事）

南來爭識老人星三載清風滿洞庭應笑神仙祇航酒

岳陽樓上幾時醒
偶移使節駐長沙老去逢秋興倍賒料得公餘無個事
一簾疏雨詠黃花
欲將妙筆比羲之鐵畫銀鉤老益奇北海無人曾公死
浯溪嶽麓要新碑（公曾書衡山二字方廣丈餘刻於浯溪崖壁）
衡嶽高高淩紫氛鄴侯遺澤尚流芬懶殘爲感平生過
替守青山與白雲

憶天台茅屋二首

昔年台嶽三間屋直向千巖萬樹尖華頂平鋪雲作海
石梁橫截水爲簾（一作閉戶却看雲在爛掛齋祇用水爲簾）多栽紅芋仍充
飯淡煮黃齏不著鹽回憶山中無曆日看梅花卜歲將
淹
壞衲蒙頭夏不溫萬峯寒翠冷心魂老猿去摘霜晨果
餓虎來窺雪夜門衲底白生知海氣眉端青壓是天痕
赤城合眼時仍見笑把朱霞帶日吞

憶南嶽烟霞峯舊居

懶攜瓶鉢走天涯嶽頂還思著我家沙罐夜煨紅米飯
竹籃春摘白芽茶倦眠一石雲爲枕冷入千林雪作花
何事人間頻乞食此心已是負煙霞

過湘陰屈子祠

湖上微霜踏葉過荒祠寥落倚巖阿湘娥隔浦啼秋竹
山鬼迷煙帶女蘿異代惟留騷客恨獨憐其奈濁流何
當年不作懷沙賦終古無人弔汨羅

秋夜寄懷周笠樵舍人用見懷原韻

龍宮鐘梵寂飄蕭耿耿秋懷鬱不消籬下香憐黃菊瘦
意中人共白雲遙禪心朗印千潭月詩思寒生一葉蕉
準擬明春來問訊高吟同送百花朝

宿萬壽寺曉登雲麓宮望城中一首

理筏涉風濤杖策度林樾楓谿流遠丹桂嶺明秋潔暝
投精舍宿禪誦猶未歇高松隧與鎖深澗貯涼月寂照
兩俱融根塵忽超越晨鐘從定起幽逕冒煙發浥露跻
山椒憑虛俯城闕邈矣衡嶽雲皎然湘流雪至理匪言
詮冷冷契禪說

十三叠韻贈陳默廬觀察（庚子）

元龍豪氣撼崑崙吸取黃河當酒吞世事且隨雲共幻
此心宜與月同論西湖夢覺黃鸝語南浦春回碧草痕
他日寒巖煨芋熟可能來踐嬾殘言

十四叠韻與默廬論道

掀翻大海倒崑崙魔佛齊教一口吞是聖是凡名強立
非無非有意難論欲參最上真如諦淨掃虛空粉碎痕

妙意微茫須自悟豈干饒舌豈能言

戲答沈烱甫

從他腰繫紫金魚似我山居恐未如鳥解啣花猿獻果
虎能守戶鶴傳書定中流水自清冷身外浮雲任卷舒
欲把禪心印明月池邊種樹不妨疎

示僧可

平生所寶爍迦心不貴人施佈地金幽谷有蘭都作草
嶺雲入岫豈爲霖惟愁食盡隨年減且喜吟髭逐日深
蓮社交遊多礙道欲偕惠永住西林

蔡仲岐廉訪自江右寄示寓真軒詩鈔及放游錄題此奉贈

蔡公曠達世罕儔罷官還作名山遊直浮洞庭下鄂渚
欲攜黃鶴隨白鷗匡山攀斗與更發忽放扁舟入吳越
錢湖禹穴恣冥搜鴈蕩天台詫奇絕迢遞渡海謁神京
爲愛西山爽氣清重瞻鳳闕應垂涕誰念孤臣去國情
倦游且返西江棹世外烟霞從所好不因謫宦遺塵纓
聖地靈區幾時到嗟予禪寂廢幽尋孤負蒼茫雲水心
何當一宿東林寺共聽蓮花曉漏音

憶四明山水四首（並記）

天童山距甯郡六十里四明志載晉時義興禪

師結茅於茲感太白星化爲童子給侍薪水故名天童又名太白宋王荆公及明人皆有詩山有宏法寺舊稱玲瓏巖寺以西玲瓏巖得名陸游有游玲瓏巖詩余於癸未春習定巖中一夕步月歸寺見蛇於池蟠聳如塔忽虎聲嘯林雷雨交作溪水陡湧數尺詢老宿云山中數十百年龍虎必鬥鬥則海上兵起未幾法人入寇

四明山好是天童我昔誅茅住此中二十里松青夾道
萬千竿竹綠浮空長蛇盤澗水湧塔老虎嘯谷林生風
願逐白雲還絕巘頻年棲定碧玲瓏

阿育王山與天童並時爲四明佛地按阿育王傳王於釋迦佛涅槃百年後始生爲鐵輪王有神力碎七寶爲末和以香泥於一夜造八萬四千塔每塔置舍利一顆請耶舍尊者放光八萬四千道勅諸鬼神於閻浮提選六殊勝境八吉祥地乃安一塔中國舍利塔古十九處阿育王山所藏其一也山有放光松以宋時舍利於松上放光故名太宗聞舍利靈異迎入大內初以火燒鍊色愈光既使力士以金剛椎擊之無損痕而椎破矣舍利光燭宮殿因額塔曰最勝光明

之塔殿爲吉祥殊勝之殿蓋舍利卽華言堅固人能三十年固精不搖則遍體皆生舍利但無光若佛舍利乃神應無方耳

青山如鳳欲迴翔勝境天開八吉祥舍利有光爭日月浮圖無語閱滄桑長松偃蹇蛟龍卧古殿陰森神鬼藏我有茅庵臨絕頂白雲應爲護禪床

雪竇山在甯波奉化縣山水爲浙東第一資聖寺當山椒寺前諸溪滙積出奔於千丈巖巖腰一石礙激水騰起散爲飛雪故名雪竇千丈巖與徐鳬巖瀑皆數千丈而上中下三隱潭之瀑比之天台石梁爲尤奇下潭側突立石笋數千仞苔花繡錯如優波毬多入定天魔以纓絡繫其頸循石上爲妙高臺俯視天台四明出没雲際如拱如揖昔宋高宗夢至一山臨海上巖壑幽邃覺而異之詢羣臣知爲雪竇乃晝應夢名山四字牓之今石刻尙存

昔年取道入天台曾打溪橋越嶺來瀑布晴飛千澗雪洪鐘曉動萬山雷青松有約長偕隱白髮無情老更催却憶龍潭秋夜月夢魂時繞妙高臺

普陀山在大海中去定海三十里寒暖適宜草木

青蔚山多蛇性馴無毒論者謂大士所感又世稱紫竹林者在此是間無竹惟石色紺紫紋若黑竹然因以是得名環山皆精藍梵刹鐘磬鏗然當夫海淨空澄登佛頂峯望之恍若身琉璃界上幾不知有人間世也梵音洞乃大士現像處四衆睹者不同吾湘郭意城先生來此禮摩隨心現像四字於壁

昔余浮波入大荒一葉與之相低昂黑風險墮羅刹國白日愁渡蓮花洋舟人忽云彼岸到估客爭爇旃檀香法筵清淨未曾有海水盡放琉璃光

寄題蓮峯方廣寺並柬寶上人

踏徧衡山碧萬重舊遊吾最憶蓮峯潭光陰黝龍藏蟄草色深青鹿養茸野徑斜陽穿壞塔寺門蒼雪墜寒松別來徒有煙霞夢塵海茫茫負此胸

陳六笙觀察寫其像爲老比邱說法狀以六美環侍其側題曰六賊戲彌陀蓋取楞嚴六根爲賊之義因說四偈奉讚

茫茫宦海浪掀騰此老蕭閒似野僧身未出家心已淨故將禪悅寫溪藤

何來六賊戲彌陀都是心中自起魔迷則六根成六賊

悟時六賊六波羅

欲界凡夫祇醉迷深山愁煞老闍黎牟尼在握人誰識
顆顆能清濁水泥

維摩詰是箇中人天女何妨繞定身打破色空關棙子
髑髏頭上野花春

挽朱蓂生觀察二首（並序）

歲乙酉於黃容瑞孝廉處見君相與談越中山水甚樂屢約爲棠坡之遊不果後數年又過於衡州雁峯寺自此遂不復面矣嗟嗟浮雲一別泡影三生追憶攝游不勝悽惘因爲挽詩二章以志蓮社之交云爾

昔時黃大令見我總論文高視無餘子清談每及君如
何林下約空望嶺頭雲四月湘山路鶯啼不可聞

衡州一爲別忽忽十年餘摩詰常多病稽康罕寄書因
悲哲人往轉覺故交疏寂寞蓮花社誰過惠遠廬

題朱孝廉夏鸞別墅一首（並序）

予與棠蓀孝廉別三年矣庚子夏五以事至棠坡得重晤話舊極歡明日邀予過談適寶凝生茂才館其家章固風雅士一見如故論詩之暇相與嘲謔雖東坡佛印不是過也棠蓀稔知予性饕餮每食必勸加予以連日言食頗倦偶假寐起餐棠蓀詫甚偕章戲曰師不食得毋以園蔬味薄耶晚間當供水梭花且曰此物食水草性潔非葷捨師五臟廟中與黃虀白粥同參禪悅師當納受予吃吃難辨詩以答之

故人命箸與速我至山居一笑成佳會清言論道晝微
涼生砌竹細雨摘園蔬郎此有眞味何須勸食魚

初伏日題宿雲律師禪房二首

碧梧葉淨自生涼三兩幽禽語夕陽閒捲疎簾坐微雨
藕花風透衲衣香

尊者慈心伏虎蛇閉門常誦妙蓮華缽中留食知師意
懸念庭槐有乳鴉

王子鴻參軍自衡郡養疴還省贈詩一首

參軍亦吏隱長歌遺塵緣閒居謝物役以病因其精虧
經衡嶽歸夢中山猶青念彼噉名客擾擾神無甯石火
爭微餘幽谷競虛聲豈知曠士懷不爲好僻榮高結黃
鶴契冷尋白鷗盟伊余美元度時與論金經有我即爲
患況復有吾形淨理雖自契心月徒孤明終期妙香國
一悟證無生

題龍萸溪明府賦琴桃陰小影

池邊雙柳樹綠色已成陰時有好靜者於茲調素琴邀君流水音爲我出塵心不悟鏡中影誰知絃外音

重晤陞桂亭明府（並序）

辛巳冬余挂錫明州阿育王山寺公與兄桂山孝才見訪於秋水山房誦余水清魚嚼月山靜鳥眠雲之句極加歎賞乃偕覲金沙井玉几峯諸勝公所居寶幢市距寺僅二里許時相過從明年秋余因事至杭州適鄉闈揭曉公兄中式然已於榜前謝世矣識與不識皆痛惜之時壬午九月也越二年余還湘與公不通音問者二

十年去歲有僧自明州歸詢公近狀始知公於數年前以進士授吾湘新田縣尹今秋公調簾回省聞信走謁若昧生平話及舊游始得恍悟遂相與泫然感賦此詩

昔於阿育王山寺會見君家好弟兄玉几峯頭看月坐金沙井畔踏雲行追談往事如昨日久別初逢似隔生太息故人今宿草西風吹淚各縱橫

余既晤桂亭明府旋送其還新田重贈以詩

二十年前別逢君又送君何堪一揮手便隔萬重雲嶽色隨帆轉灘聲作雨聞舟中對明月應憶白鷗羣

八月十七夜許正卿過訪贈詩依韻奉答

寂寂一鐘音蒲龕坐夜深秋燈無熱燄寒樹抱冬心不是幽人至誰同冷處吟相留兒雲片勿使月輪陰

夜坐

古寺夜誰鄰孤禪影自親破窗風滅燭窺隙月尋人頗得眞寂義猶留未了因晨鐘數聲動愁見六街塵

秋夜

老猿解禪定夜久亦無喧室白月在壁燈昏風動旛孤衾棲冷夢寒葉斂秋魂雨過添衣坐泉聲穿竹根

夜坐有待

丹桂吹香過碧岑蒲團枯坐夜禪深殘星墮戶白生室秋鬼提燈綠入林萬壑松寒孤鶴夢千巖月落一猿吟超然象外忘言說惟有虛空印我心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之一終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二

釋敬安寄禪

碧浪湖感舊詩一首

湛湛湖中水峩峩湖上亭昔余恣幽討每偕道俗經弭棹掇芳黃披煙認寒汀俄驚鬢髮改始覺歲月更陵谷一遷變蘭蕙繼彫零重尋迷術阡往迹翳荒荊積阜蔽遠觀枯魚唼乾萍潛龍既失勢坼龜今成形逝川無迴波浮雲靡停征衰草競秋綠寒山猶舊青感故生新悲觀空有餘情

山行既暝還憩松寮宴坐有得述爲偈言

山人午睡罷山鳥時一鳴悠然起逸興縱步林間行溪雨散微涼空翠搖孤清叢竹翳荒澗秋桂流遠馨白雲賞我趣夾路如將迎林深不見人稍辨歸樵聲幽情既已愜植杖返柴荊煙蘿含暝色鐘梵何泠泠夜深禪更寂松際月孤明靜對忽忘照身心亦已冥言思難恍惚强名曰無生無生豈可證一悟躋元扃神會卑與同默默空含情

陳仲鹿觀察需次湖北新奉奏調陝甘將赴行在來湘省親病故於鹽署賦五律十八韻哀之

二聖蒙塵日羣凶亂國辰生靈苦塗炭宮殿化荊榛戡亂須良佐扶危倚哲人正平才絕俗文舉薦殊倫黃屋求賢急丹書拜命新趨庭方適楚赴闕卽過秦鬼伯何相促天公寧見嗔西河揮老淚南嶽失芳鄰煨芋竟誰贈歌蒿獨愴神彭殤均大化支許或前因白社論交晚青門悵別頻幾會淹日月終古卧松筠苔冷題詩壁香餘漉酒巾含悽開梵筴隕涕望楓宸徒切看雲思難留祇柱身撫時空憤激嘆逝屢酸辛欲下巫咸問還將楚些陳恐傷顏路意不敢哭回仁

義甯陳中丞挽詩二首

疾雨驚雷挾嶽馳天南一柱遂難支滄波東海橫流急白首西山拄笏遲功罪一時原未定春秋千古豈能私鄂州遺愛何容泯應爲公刊墮淚碑

見說辭家四十霜歸來舊業已全荒既無彭澤五株柳那有成都八百桑死痛青山難葬骨生憐白鶴與休糧（公罷官後結廬西山嘗畜一鶴自隨今歲先公而逝公哀之爲銘以瘞）道人平等無恩怨猶自潸然對夕陽

李郁華明府以石濤所畫老樹枯禪圖索題圖中原題有空山老樹一坐四十小刼十字因反其意爲四偈

莫倚藏身有此圖如如不動祇跏趺忽然刼火燒塵剎

留得空山老樹稀

一瞬恒沙刼數過休云是定祇名魔因他不解禪宗意
死水徒然不起波

此事須憑一悟眞虛空粉碎露全身回觀文字皆糟粕
有口何能舉似人

末刼刀兵苦事叢瘡痍滿目盡哀鴻阿師若具慈悲力
何忍低眉坐樹中

山居書懷十二韻

二十餘年事回思淚自傾每憐龍象泣不避虎狼行詩
草終難剪幽蘭恥競榮身全緣咒力道退誤詩名未證

三乘果空堅五字城苦吟生白髮多病覓黃精坐久蒲
團破愁深布被輕老來耽靜僻客至懶逢迎苔蘚沿階
上藤蘿向屋橫池虛惟受月樹密但聞鶯冷翠藏陰壑
微雲養太清祇嫌樵子過使我小猿驚

遣與

鎭日蒲團坐若痴與來說偈便成詩傍人若問余何事
也要消閒十二時

感事二首爲王莘田作

皎皎晴虛絕點塵忽然雷火欲焚身老僧冷坐蒲團上
不信曾參竟殺人（君與某姓名相同被誣幸大吏公明得釋）

一紙疑書是禍根小民忍痛復何言始憐湛湛湘江水
終古沈冤有屈原

山居戲作

青菜堆盤任飽餐幽居有味却難言風雲變幻悲塵世
草木榮枯見道根孤月自澄潭底影千花徒豔鏡中痕
老來豪氣消磨盡閒戲癡猿擲果吞

書懷兼呈粱孝廉

結習惟餘文字存每憑定力掃詩魂纔從撚斷吟邊苦
一字吟成一淚痕

由來此事解人稀白首淒其向翠微雨過楓林秋瑟瑟

孤雲一片冷無依

却抱瑤琴不忍彈松根煨盡碧聲殘衲衣夜冷知山雪
明月梅花祇自看

欲把幽懷話向君青天一鶴入離羣人間無處留清夢
長在千峯頂上雲

贈張辛伯先生

八十一翁如後生出門無杖亦能行見時親炙阮文達
老輩平交何子貞（公與何貞老俱出阮文達門下）台嶽看雲曾獨往洞
庭醉月每孤傾不須更問禪宗意閱盡滄桑道眼明

贈沈烔甫即次萬倦翁原韻

沈子抱孤憤雞中鶴出群心齊能學佛筆陣自成軍入
道輕朱紱尋僧話白雲相交真莫逆不獨在論文

贈吳漁川太守六首（並序）

庚子七月夷兵犯京師兩宮率王大臣貝勒數
人微服出狩閱二日人馬飢憊時公方宰懷來
奔赴榆林鎮躬迎車駕入城始進服膳慈聖泣
曰我出京至爾邑沿途不見一百姓何況官耶
汝獨迎我誠忠臣也語及戕和團民即痛哭失
聲謂邊禍實由民教相仇也明日起蹕西巡擢
公知府未幾命赴兩湖催餉余與公別十年矣
重晤長沙為述二聖蒙塵情事及恩遇之隆相
與痛哭於其行也賦五律六章以贈之

故人不相見幾度薊門秋忽奉秦中詔還為湘上遊白
雲聊共話滄海倘橫流一掬傷心淚南來灑未休
煙塵方澒洞朝士半偷生念子將王命慚余憩化城空
云龍象力難息虎狼爭欲上祝融頂迢遙哭帝京
强鄰何太酷塗炭我生靈北地嗟成赤西山慘不青陵
園今牧馬宮殿祇飛螢太息蘆溝水惟餘戰血腥
聞說西巡日悲輿湧淚頻可憐堆白骨祇是痛黃巾邊
地猶防寇長途不見人倉皇二百里供帳始微臣

莫小懷來縣曾停帝后車園蔬充御膳官舍奉宸居奇
遇人皆說忠臣聖所譽不知沾雨露感激更何如
天涯歲云暮王路復馳驅絕塞一鴻遠遙天片月孤行
吟辭白社歸夢繞黃圖回首衡雲隔還能相憶無

羅順循大令自直隸新歸又有日本之行作此貽
別

死地生還又別家一身如葉去中華秋風日落田橫島
海色寒生博望槎豺虎未平空有恨魚龍相狎靜無譁
扶桑到日應重九何處登高對菊花

題劉樸堂觀察白雲課耕圖

峩峩潙山高湛湛潙水流中有素心人愛此林巒幽耕
忘稼穡難繞屋皆田疇田夫力作苦歲時無少休晨光
猶未晞烟中聞叱牛山人憫其勞壺漿每見酬曰農聽
余言富貴豈外求勿辭四體勤五穀豐有秋披圖識深
意望雲心悠悠

寄葵園老人二首

九天一疏大璫驚垂老煙霞愜野情應笑山僧未忘我
與人猶自競詩名
老人老矣復何求白首栽松為鶴謀今日巢棲霜露淨
西風長憶仲宣樓

小雪日過王翊鈞茂才觚齋戲題

觚齋不厭百回過一笑論文樂有餘得句固應爲我喜
有詩還要倩君書孤城細雨重陽後古寺疎鐘小雪初
待拾枯松煮野菜相邀粗飯意何如

長沙黃仲蘇龍硯仙俱以知縣需次江南久別不
見各作絕句四章寄之

問疾毘耶憶昔年一牀方丈共譚禪文殊枉自多才辯
杜口維摩意更玄
世界三千一粟看眼光如月照人寒可憐天上四禪客
屈作江南七品官
萬卷牙籤傲鄴侯等身著作自千秋十年筆硯尋常事
懶向殘僧乞芋頭
青松手種已成圍不改清陰待鶴歸何日紫微山上寺
一湖煙水自忘機（右寄仲蘇）
久與牟尼結淨因了然心地不生塵惟於陶令偏相念
曾作蓮花社裏人
香火緣深老不忘湘江風雪記聯牀故人徒有吳黃在
（裘承贈詩有故人吳黃昨相見誦子佳句逢人傳句）瘴雨蠻烟各一方
一刻滄桑幾變更大江東望不勝情昔年兩鬢青青客
料得重時白髮生

聞道咸陽駐翠華不禁清淚溼袈裟孤雲出岫宜爲雨
五柳成陰莫憶家（右寄硯仙）

題沈伯華明府吳興城南老屋圖即次山陰中丞
原韻

浙游恨未到吳興山水清奇自昔稱水作碧環明皎皎
山如翠浪捲層層
曾談三乘鹿牛羊（趙松雪曾延中峯國師於吳興講法華牛鹿羊三乘大義）詣辯中
峯奪講堂松雪無人鷗夢冷（趙松雪鷗波亭亦在吳興）時問偎梵下
殘陽
一幅城南好畫圖蕭閒竹樹綠陰餘春風十里苕溪水
直接詞人白石居（姜白石故居距苕溪最近）
貧僧亦有天台屋守戶溪猿想何存安得相攜入雲窟
卧看飛瀑老山村

題鄭湛侯明府停雲十二圖

淵明昔有停雲作湛老今爲話雨詩北固繁笳猶在耳
東臺佳會豈堪追（圖中有北固繁笳東臺佳會諸詠）畫圖十二皆陳迹
世界三千總幻思觸我故人存歿感虛堂對影淚如絲
（哲嗣叔獻孝廉曾與余照影留別每一瞻對輒爲黯然）

題魏春階司馬看劍圖

長鯨吸海波瀾枯神龍徙宅遺其珠大千腥垢無淨區

人天隕泣宗社蕪昭陵魏侯烈丈夫古之任俠今則無赤手欲將天柱扶龍泉三尺隨身俱酒酣看劍長歎吁國仇那敢忘須臾青天朗朗明月孤行矣努力毋踟蹰殲除毒虺斬豐狐妖魅丙屍伏其辜血腥斑斕劍不汙功成皈依佛之徒老僧待子蒲團蒲

武陵春傳奇書後

世已無淨土煙波寄此身長謠楚天暮一曲武陵春時事紛棋局生涯托釣綸滄浪何處是滿目但迷津

而我出世者幽憂未可言有身成大患無地著空門堅海哀精衛蒙塵痛至尊含悽向漁父休更說桃源

贈日本中炯含山

君從日出處萬里到潭州時事滄桑感風濤海國秋不辭遠行役豈但美遨遊相對情何極高吟月滿樓

懷日本岡千仞即次甲申夏日遊四明天童玲瓏巖原韻

高人白首臥東瀛應憶天童水石清洞古苔深無客到巖陰晝靜有蟬鳴松杉曾見當年植鐘梵同聽下界聲雲海茫茫萬餘里因緣强自說來生

寄遯叟

九江廬阜下遯叟此棲遲悄遣青鸞馭遥招白老兒哀時餘涕淚碎世有須眉安得隨吟杖青山掇紫芝（白老兒西山得道蟒精數降乩與公和詩）

上林寺入院示衆

上林鬱旃檀不雜凡木香龍象此蹴踏豈容狐兔藏敬也暗內修虛名徒外揚自慚兩華請入與人天荒爲知十二載避席仍升堂寂寂本無照冥冥似有將願爲甘露雲普蔭火宅涼願融百毒味併作醍醐嘗敢告大衆言努力各自强勿隨識浪鼓沒我浮海囊勿被毘嵐風撼我須彌王此事如磨鏡垢淨自生光但令狂心歇即是菩提場

辛丑夏俞壽臣既歸江南爲詩補贈湘江之別並寄其兄恪士觀察陳伯嚴考功兩家父子次錢牧齋贈別蕭白玉原韻十首

久矣萬緣寂其餘別思何空持投轄意還忍聽驪歌湘上春愁遠江南煙景多因之憫吾弟無計慰蹉跎（胞弟子成流落江南）

青廬雖已隔猶自悵離筵白榜春波棹黃梅細雨天重逢方匝月小別已經年不折垂楊贈柔條亦可憐

卻憶陳公子追隨似目前因開白蓮社同放碧湖船高閣坐秋雨孤蟬吟夕烟舊遊那忍說彈指十餘年

元武湖中月過知泛短篷涼生蒲葉雨香送藕花風悵
望千山外沉吟五字中離懷無處寫珍重託郵筒
勝遊難再過回首一沾衣舊雨幾人在孤雲獨自飛寒
燒榾柮火久息箭鋒機他日匡山頂相期皓首歸
比部別余久改官淮水濱買山曾有約蹈海復無人萬
戶同聲哭四夷何日賓九原如可作應更泣孤臣（謂沉覺老）
人
出世嗟無補含悽卧紺園既傷麟在野還慮虎窺淵靜
覺風幡動苦吟霜鬢繁知君情更切不寐月臨軒
慎郎（格士子）及師子（伯嚴子）與我有幽期皎月光初滿浮雲
變豈知分飛從此日把晤更何時天地荊榛塞徒然眷
所思

且自拈花笑休懷曆火憂求仙原是妄媚鬼亦堪羞易
到無爲地難乘有漏舟故鄉期共返莫祇認并州
浮生如旅泊大劫賦崇朝早避紅羊出堅儕白璧招澄
心觀水月托迹向漁樵若悟無生理封書慰寂寥

夢洞庭得句

昨夢浮杯渡洞庭湖波汩汩雲冥冥岳陽樓上坐吹笛
飄落君山一髮青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之二終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三

釋敬安寄禪

酬但方伯惠扇

煩君忽已失仁風忻奉揚如臨谿石坐自覺衲衣涼老
樹生新蔭幽蘭吐妙香何當慰黎庶披拂及林塘

疊前韻再贈

此老漫云老摩雲健翮揚高齋談淨理一雨送微涼鳥
雜梵音語風繙貝葉香謝公詩興好青草滿池塘

雨後茅亭小憩二疊前韻

茅亭宜宴坐鳥語自幽揚綠竹洗寒翠碧梧生夜涼禪
心無住相佛火有餘香定起看明月荷風來曲塘

桐桂山館三疊前韻

山館蘊芳馥清風時一揚庭陰不知午心定自生涼竹
几繙經倦藤花落枕香遙憐遊子夢千里下瞿塘（公長公子
子英太守將由蜀奔母喪來湘）

感事復呈四疊前韻

時事方棘手王風久不揚江湖波氾濫天地色悽涼獨
灑憂時淚長焚靜夜香知公心更苦詩築坪湖塘

酬龔龍陽五疊前韻

哲人若蘭蕙芳馥靜彌揚質想不隨俗清吟自灑涼公

磨心作鏡我爇戒爲香談笑入淨理蓮花開野塘

憶天台方廣寺

天台方廣寺杖錫憶曾經虎吼山欲動龍潛水亦腥仙雲千嶂白鬼氣一燈青靈境難重到幽懷未易冥

題城南金剛院

城南古蘭若客至澹忘歸地僻囂塵遠堂深梵磬微嶽痕青入夢雲氣白侵衣欲乞坐具地安禪靜掩扉

程子大讀余四明山水詩有贈次韻奉答

十載游踪徧浙東海濤翻雪吼洪鐘蒲帆乏月尋幽島竹杖挑雲入亂峯最憶普陀浮海刹難忘舍利放光松

報君一語君應怖曾向空潭咒毒龍

四明深處舊禪房海色猶來夢裡蒼太白峯爲山所祖大龍湫是瀑之王烟霞有約愁難踐松菊無人想就荒今日因君話甌越萬重雲水自茫茫

送陳伯屏方伯入覲

忽餞羅浮理行裝千里乘風謁
帝鄉卻指雲山留後約便隨鴻鵠起高翔洲城夜雨星辰濕驛路秋花劍佩香隔別殷勤煨芋贈十年箇味要親嘗

省曇和尚自醴陵來索題雲巖寺詩

見說雲巖寺天然境最清幽泉穿樹出（有泉自樹中出者爲枯木井）衲壁礙雲行萬籟隨鐘寂雙池受月明參寥坐禪地應可證無生

靈巖飛翠連衡嶽大刹知名冠醴陵萬古天青墮爲石中宵鬼綠聚成鐙老猿伏澗啼秋雨饑鼠緣松齧瘦藤何日雲間結茅屋白頭相伴兩三僧

哭黃大令簪瑞三首

逢人輒自嘔心肝古道懸知入世難秖合山林充大隱強求菽水就微官十年五斗緣猶薄一死孤雲影更單夢裏相逢還似昔贈衣應念老僧寒（昨夢大令過訪贈衣話舊情致殊殷）

詞客江南信可哀魂兮何日始歸來名山竟負當年約亂世虛生絕代才地下修文應有倖人間避債已無臺好將平日憂時淚灑作黃泉酒一杯

支許論交十七年回思往事益淒然種蓮同結碧湖社煮茗曾分白鶴泉自許漆園爲傲吏猶推賈島是詩仙觀空尚瀆袈裟淚不是尋常哭逝川

聞陳考功窮居江南尚能周恤死友黃簪瑞大令感其風義作此寄之

謫宦棲遲淮水邊故人貧病尚相憐興來共蠟遊山屐窘極猶分買藥錢天上玉樓傳詔夜人間金幣議和年

哀時哭友無窮淚夜雨江南應未眠

送王翊鈞參軍之官浙江

浙中地勝擬蓬萊薄宦於茲亦快哉台嶽天青雲海現胥江濤白雪山來扁舟夜泛湖心月孤嶼春尋水面梅他日衙齋公牘少清遊應喜道人陪

送俞壽臣觀察之江南時舍弟子成方謀食江淮並及之

木落秋心苦何堪送故人煙霞老難別骨肉絆相親請以愛我厚轉爲憐弟貧江南千里道悵望一沾巾

十月初三夜夢中得詩一首

大千刼火一時然鐵骨於中鍊已堅振錫深山解虎鬬求珠滄海驚龍眠萬家香飯歸禪鉢八部花雲散法筵兜率蓬萊俱不着蓮華佛國息吾肩

十月初五谷山掃剃度本師墓

微霜下林杪木葉皆飛黃送師瘞斯土俄已三重陽茲來一展眺風物殊蒼涼秋山靄餘翠殘菊猶芬芳憶我薙染時傳衣披我長師年未五十鬚鬢俱青蒼師命我行脚遠帆南海航一身托雲水十載還沅湘師年六十六面皺身則強日行三由旬逃若空鳥翔如何十四年老病成頹唐我從潙山歸侍疾未離牀我每泣語師請

順溫與涼師笑謂我言是身眞苦聚盛衰無一淨捨之復何傷若人負重債於理豈不償五陰既非有四大隨分張師竟棄我去游神泥洹鄉慧燈寢恆照苦海失津梁四流欲誰濟昏夜何茫茫緬懷平生儀灑涕對迴岡山川有搖落斯痛永無央

由谷王山越嶺行至寶林菴時常長老爲其徒敏眞徒孫性華修墓工竣敏在日與余言道甚洽歿已二十八年性則爲余法嗣因作詩一首志感兼呈常公

峭嶺羅徑微抗袂越雲行設辦衛眼色寶林開化城常師此駐錫頭白卒所營聲推法門賓與余爲弟兄吁嗟三十載迅若流電驚念公賢弟子實爲柰苑英慧悟信絕倫惜不永其齡性也繼敏秀從我問無生無生詎有滅高塚何崢嶸寂子豈眞寂林鳥演梵聲皎皎雲間月猶似道眼明神理固仍在老淚徒縱橫勿爲逝者哀存歿皆凡情

送和莽上人主錫嶽麓萬壽寺

蘭若闢西晉法崇實初祖衡山何巖巖分秀鍾靈宇孤城隔湘波經臺隱烟樹風篁響梵音鶴泉流法乳我昔維摩室瓣香笠雲圖（笠雲師公爲余嶽麓得法本師）鈍根負虛望於道

曾無補上人有雄力能象繩其武既應大衆請詎畏蓺

虛侮願彼筏屎車同沾甘露雨伊余忝法親來聽上堂

鼓徇笑溈山牛（和龔爲余溈山法嗣）今作虎岑虎（麓山寺有虎岑堂唐景岑禪師遊事見傳燈錄）

郭詞白大令招集碧湖爲展重陽會即席有作

霜寒天宇淨碧雲生微陰鳥没烟際帆鐘清湖上林夫
君敦古歡良辰展幽尋觴言踐靈約細爲移余襟伊蒲
悅禪味迎蘂動苦吟詩條殞秋露黄菊艷餘金歲宴與
未闌交新意逾深前塵悵已渺眞賞析在今勝游姿可
紀聊用謝知音

前詩未竟其意復紀一律

柴微山上碧湖宮轉瞬浮雲往事空高士遊花還結社
老僧霜鬢已成翁十年再展重陽會一座惟餘二妙同（謂夏丌潤民二公曾侍玉池老人展重陽於此）太息玉池今宿草忍聽落木動
西風

碧湖懷古疊前韻

湘春門外馬王宮五代荒凉霸業空閱盡繁華成老衲
漫將時事問漁翁湖山亦逐滄桑變天地徒看日月同
塵世興亡何足論且攜長笛弄松風

孫姬瑞孝廉闓余談浙東山水有贈次韻答之

飄然十載浙東游阜壤生涯信謬悠鐵缽夜敲青嶂月
銅瓶曉漱碧潭秋定中水鬪窺龍窟眼底雲生結蜃樓
更擬明年渡瀛海扶桑咫尺引吾舟

袁叔興戶部寄示金陵詩社門存唱酬韻見懷之
作次韻奉酬　壬寅

卧雪清承舊德門新詩遥寄到荒村一時相見風流盛
千里如聞笑語喧戀闕定迴金鎖夢探春初返玉梅魂
終當杖錫來相訪割取安禪片石存

寄題易笑庵觀察廬山琴志樓疊前韻

大好琴樓近石門等閒抛卻綠蘿村且尋笠屐林巒約

遠避風濤海國喧三峽泉聲蘇渴病五峰雲氣淨詩魂
匡廬山色清如許中有蓮花舊社存

懷義甯陳吏部三立再疊前韻

聞君打槳返章門拄杖時尋郭外村襟上長餘山氣潤
花間微覺鳥聲喧舊游可憶白雲侶近事應傷碧海魂
彈指滄桑紛萬變中原一片夕陽存

憶金陵舊遊三疊前韻

托缽曾沿白下門西風黄葉舊時村鍾山月出夜禪寂
淮水潮生午渡喧萬古烟雲悲過客六朝花雨冷香魂
定林寺裏經行處妙意微花空自存（東坡有妙意持行定林寺及妙意有）

（在綠微非之何）

述懷答友人四疊前韻

何分白屋與朱門俯視閻浮等一村施食每憐山鬼嘯
安禪曾制毒龍喧沽來蓮社高人酒醉倒梅花處士魂
文字情深道緣淺多生結習恨仍存

寄陳公孫師會五疊前韻

公孫宿世我同門甬上猶留乞食村山色當窗常在定
潮音振海了無喧曾參柏子禪宗話（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錯認桃花倩女魂萬古青天堪作證浮雲散盡
月孤存

贈陶菘南

陶公奇氣若無人垢面蓬頭率性眞一卷孤吟寫冰雪
空山茅屋自生春
如子信有貧賤癖鮮衣美食轉生嫌省城隍廟無常側
鬼語啾啾唾未甜

日本岡千仞寄次甲申夏同游天童玲瓏巖韻見
懷并所著觀光紀游感疊原韻二首

尺書報我自東瀛展讀如聞笑語清脊水綠波人萬里
幽谿碧樹鳥孤鳴觀空猶憶前塵影問訊還勞遠寄聲
一別玲瓏巖下路滄桑百感竟叢生
每聞海客話東瀛風俗還如太古清所學皆能爲世用
其人不僅以詩鳴閒雲亦抱爲霖意野鳥都含讚佛聲
中日本來唇齒國舉鯨休使海波生

姜市掃周孺人墓（并序）

周孺人者余同里李春圃母余幼失怙恃爲人
牧牛數過其門孺人知余爲孤兒常呼與語躬
爲縫衣櫛髮慈惠備至余出家後孺人見之哭
云汝奈何爲此也今春二月余應四明天童寺
請還里拜辭先塋詢之則孺人歿已十年矣因
謁其墓爲五絕四章以代哭云

昔人感一飯千金報其恩我懷李母德袈裟拜墓門
未拜涕先流兒時此牧牛憫我無母兒時常梳我頭
穉年失怙恃拾母無所依我飢飽我食我寒溫我衣
欲去復躊躇遺恨此山隅惟將雙淚痕流作報恩珠

長沙上林寺退院將之天童辭衆二首

粥飯緣輕祇一年無端又泛浙東船此心不動隨來去
一月千江普映圓
無窮離思水雲寬龍象依依欲別難白首忽辭湘上去
青山長向越中看

由長沙上林赴四明天童寺請同憶湘中故舊愴

然有作

老作離鄉客迢遞憶故關夢回湘上寺人在越中山舊雨忽爲別孤雲今又還龍潭照鬚髮不似昔時顏

甯郡高公子吹篪司馬奉其母李夫人來山修建水陸以詩見贈次韻三首奉答

法雨灑初地慈雲生遠陰如何天上曲來和草間吟靜室絕塵想清言愜素襟賞音今已遇不在伯牙琴

六一賢太守甘棠列郡陰因陪公子話還憶醉翁吟白雪聞君詠清風快我襟何須奏流水悅耳自成琴

誰愛天童寺喬松廿里陰客從雲外至僧在定中吟谿

竹淨搖翠巖花香滿襟時焚柏子坐弄我沒弦琴

天童寺書感

十八年來復此游蕭然不覺雪盈頭名山事業吾何有塵世滄桑佛亦愁太白峰前雲似蓋玲瓏巖下月如鉤平生無限傷心淚稽首空王獨自流

夜過瓜洲鎮

江寒五月似新秋隱隱金焦水上浮夜半鐘聲呼客起朦朧烟月過瓜洲

自四明歸長沙經洞庭作

湖上微風水不波片帆無恙夜重過長沙此去翻成客

歸夢如山向越多

將歸四明別朱八菊尊

甬上初還又別君滄桑時事豈堪聞道人避地向吳越閒聽清猿嘯白雲

題李仲乾悼亡詞後二首

潘岳悼亡猜太癡道人一見欲焚之誰將天女紺青髮製汝茫茫萬古思

曠劫沈淪失此心情塵擾擾淚波深華鬘一墜仙緣盡海碧天青何處尋

羅順循大令將之燕臺余亦有四明之行作此志

別

十載重逢鬢已絲布帆明日又天涯風塵擾擾向誰語雲水茫茫安可期海上鯢鯨方作窟山中鸞鶴欲無枝惟餘一片青天月越嶠燕臺照別離

赤壁懷東坡居士

坡仙人去已千秋赤壁還思前後游寂寂江山共誰語一帆明月過黃州

新堤

江豚吹浪與人齊江鳥呼風日色低隱隱帆檣泊雲際青蘆一片是新堤

題紅雨樓遺稿

紅雨樓頭踏翠過落花芳草恨如何美人黃土埋香久司馬青衫漬淚多入道宜醒蝴蝶夢傷心莫聽鷓鴣啾今看柳絮因風起想見當年謝女娥

海上與眞上人話舊

孤雲本無定於此忽相逢巖壑思前事鬢眉非舊容霜與洞庭葉風送海門鐘明日一揮手秋山又萬重

感事

巖谷容吾輩天朝雨露偏祇緣充學費遂議割僧田古寺晝常閉禪房夜不眠何當乞甘露一爲洗腥羶

寶慶寺掃慧公塔

慧老久云寂追思亦可傷振衣登太白把臂記錢塘歲月去如電鬚眉漸有霜夕陽瞻塔影不覺淚成行

重晤樓杞伯

十餘年不見一見淚雙流舊雨幾人在孤雲獨自留西風吹短鬢落日下高樓昔別君方壯今來成白頭

重晤胡俊卿李子仙兩秀才

明州再到事堪哀白髮惟餘兩秀才一棹還湘驚歲晚寒梅二十度花開

壬寅秋瞿芷垣司馬偕馬芥堂明府枉顧天童與芷翁話舊得兩絕句又作二首送馬公歸蜀并柬陳粒唐觀察陳有東山草堂十二圖東山雲岫其一也

故人不見十餘年留結空山一宿緣看月聽猿思舊事松風涼露夜難眠

同憶湘樓夜雪時敲冰煮茗坐談詩那知人事今來變頭白空山此住持

西蜀山川天下雄崎嶇道路說蠶叢請看太白青逝海可似峨嵋翠掃空

錦江秋色故人居欲寄迢遙一紙書莫忘東山好林壑閒雲出岫近何如

寶幢重過何珊洲秀才宅

寶幢河邊處士居青山頭白尙攤書故人寥落鬢眉在一笑浮雲萬變餘

上虞經君甫居士來山以詩見贈次韻奉酬

上虞老居士邂逅喜相逢得句題紅葉開軒對碧峰知公愛禪理與我論機鋒一笑林塘暝高樓動晚鐘

禪心老何似死水不生波雨過青山淨秋來白髮多飛雲忽出岫倦鳥懶移柯遠辱高人顧因之發浩歌

次經君甫居士留別原韻即送其歸鏡湖

無人共聽蓮花偈有客來參柏子禪自許烟霞爲道友
不妨松鶴與忘年清宵醉月焚香坐白晝看雲枕石眠
何事便隨流水去青山紅樹放歸船
空山煮石斷炊時長者黃金肯佈施懶作昌黎排佛論
苦吟潘岳悼亡詞連朝聽梵心如水一夕悲秋鬢已絲
歸到鏡湖烟景好白雲黃葉入新詩

題盧吟秋茂才夢紅蓮詩卷

盧生才豔是神仙慧業多生豈偶然一卷夢紅詩卷子
風情不減杜樊川
聽唱蓮花格調新能令枯樹一生春庾山不作梅村死

肯與漁洋作後塵
老去禪心了不思偶然乘興爲題詩却憐一管生花筆
祇作癡人說夢詞

秋日病中漫興次洪純伯明經見貽原韻二首

恒沙刼骨盡燒然猶有文人未了緣靈運多才後成佛
孟公無鬚早生天病容已似秋山瘦詩卷空勞島國傳（時日本僧方購余拙集還國）欲咒蓮花生鉢底毒龍吐霧漫相纏
高士文章海內雄清狂應與老僧同蕭梁以後無才子
趙宋之間有放翁（陸詩樹幟俱絕又極自然非詩人所能易及）不許盧仝爲
老友（余少年茶量最宏一飲數十碗盧仝七碗何足道）却呼賈島是詩僊浪吟
直欲凌窮髮鵬背星寒任颶風

招鄞邑侯黃鞠友司馬游天童

太白峰高接四明玲瓏巖古最馳名花開花落知春夏
雲滅雲生驗雨晴八月木樨香可好六時仙梵夜彌清
探尋宜趁簿書暇特遣長庚下界迎

爲翟少府題畫二首

秋山紅葉豔於花小艇橫江日欲斜着箇茆亭深樹裏
幽谿鹿過便爲家
隱隱花宮在上頭下方水木湛清幽雲巖深處宜禪寂
瀑布無人冷噴秋

寄懷俞恪士觀察江南并柬陳伯嚴吏部十二首

并序　癸卯

元宵後一日懷弟子成自金陵來盛稱觀察俞公雅意因爲七絕十二首奉懷并柬陳吏部蓋歲己丑吾湘鄧彌之先生應許仙屏方伯聘主講金陵會文正書院約余由衡州同舟東下時觀察與吏部及曾重伯吳雁舟兩太史俱自京師還湘會於白門日事游眺一時盛會也今許鄧均歸道山曾吳皆遠宦蠻荒公以道員需次兩江吏部亦作寓公於此云

昔時湘上聽離歌轉瞬狂瀾嘆奈何淮海千帆爭利涉
想君因更愼風波（公昔由湘之官自下行至靖港遇暴風舟幾覆有書報余）
塵世紛紛變態新蒼山面目亦藏眞芒鞋獨上千峰頂
倚杖看雲憶故人
一自揚帆下洞庭猿吟鶴唳不堪聽江南江北山無數
長入枯禪夢裏靑
去年飛錫向長庚（長庚又名太白即天童也）繞道還思入石城風利
舟行不能泊靑山遙望但含情
萬松靑繞夜禪殘對月題詩淚暗彈多謝鳳凰臺畔客
春風猶念鶺鴒寒（子成落魄江淮蒙公爲之提獎）

一池新漲綠於藍千里離懷老不堪料得官梅動詩興
十分春色在江南
若棹扁舟向浙東靑天一髮是天童謝公行處今猶在
好看名山入剡中
斷巖千尺一枝藤終日凝然萬慮澄爲我寄聲陳吏部
匡山留待白頭僧（吏部與余有歸老匡山之約）
白門佳會幾何時回首人間鬢已絲記否秦淮雙槳過
花枝爭拜老禪師（昔公與吏部約余游北極閣歸舟過秦淮河吏部獨上岸使女士數人於樓上合掌呼八指禪師者再）
香湖居士舊詩人元度交情老更親太息兩公俱物化
回思往事一沾巾
雞鳴寺裏憶偕行鐘梵蕭蕭洗耳淸夜半霜風驚折竹
依稀微月定中明
元武湖邊共倚樓藕花如雪隱行舟何時復逐輕鷗去
雲水光中續舊游

黃鞠友司馬以小林棲詩四首見示次韻奉贈再
速天童之游

林棲誰爲小仙鶴此中巢白雪難爲和緇衣敢論交詩
情淸似水道味合如膠惟負名山約峰巒欲獻嘲
一縣春風暖靑山入夢無流鶯欣得樹過雁穩啣蘆種

柳心雖切栽花計豈迂欲圖三嘯樂應顧虎谿廬
誓拋黃綬事且慰綠蘿心小艇生波細長松夾道深但
看千嶂合不受一塵侵待掃雲邊石谿聲共苦吟
我亦幽棲者依巖屋數椽松窗延月朗竹筧引泉便得
句還呈佛忘機欲廢禪偶聞樵客語因識使君賢

趙仲靑二尹曾爲衡陽令鄭湛侯明府書記別十
年矣今遊宦四明知余主席天童爲詩見寄次
韻奉酬兼懷湛老

天涯書劍遠翩翩感舊知憐老鄭虔三絕白頭銜薄宦
一官黃口亦爭賢故人應有停雲作懶衲還存煨芋緣

今日吳霜俱點鬢論交怕說十年前

前詩未竟其意復成絕句十五首追懷往事并訂天童之遊

一辭衡郡十經秋風雨長懷趙倚樓野鶴閒雲兩無定分飛何意到明州

昔時朋輩半彫零落木寒泉不忍聽幾度衡陽孤雁過惟餘嶽色向人青

鄭公樗散鬢蕭疏寂寞長沙憶舊居解印歸來復何有殘年乞米向僧廚

共稱陳實有佳兒（謂滌老三公子叔獻孝廉）痌惜曇花一現時留得

衰翁貧病在眼枯無淚向人悲

白髮休文老鼎賓（謂湘潭沈子粹）當時才調更誰倫前年亦報湘潭死曾對梅花哭故人

人生如寄復何常回首前塵枉斷腸吳越山川堪送老與君不用憶衡湘

天童名勝冠東南佛地羣推古剎竿萬疊烟巒青在眼試扶柱杖恣幽探

玲瓏巖在寺之西陡削登天不用梯翠壁蒼苔待君掃新詩好和放翁題（陸放翁有題玲瓏巖詩）

上古巢棲無一椽義公梵行感金精侍供薪水來童子從此青山有姓名（昔時義興禪師於此誅茅感太白星化爲童子供給薪水故以名山）

太白峰高難徑徵登臨翻訝鳥低飛蓬山咫尺通呼吸欲挾星辰下界歸

巖谷重重覆碧蘿此中幽趣引人多涓涓不斷龍潭水竹筧穿雲入飯鍋

十里長松青到門雙池如鏡淨無痕昔時蘭若千年樹猶有庭前古柏存（義興禪師手植獅子柏尚存）

天下禪宗宿所稱傳衣自昔有神僧惟持一點光明種散作人間無盡燈（密雲悟禪師中興天童其枝葉偏佈海內故稱天童爲天下禪宗）

雲門餅子趙州茶個味能嘗是作家雪後園林尋虎跡

憑窗分韻鬬尖叉

隔水幽花入戶香時來雲氣濕衣裳呼童淨洗谿邊石待與高人話夕陽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之三終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四

釋敬安寄禪

贈陸漁笙太史即次其生日感事原韻

瓊島吟歸莫問年青松手種蓋初圓講筵人坐春風暖
試院茶思舊日煎北海無尊不醉客東山有夢亦朝天
月湖烟景今寥落白社重開望大賢

奉訪陸太史次前韻二首

相逢休話永嘉年痛哭金甌缺不圓佛眼亦因塵刼閉
禪心如在滚油煎七分擬劃花宮地（時議僧道十分田產者抽七分充學堂經費）一綫憂存杞國天太息江河今日下中流砥柱賴
公賢

不幸同生衰晚年握齱分佈地球圓蝸頭有利都爭括
龜背無毛尚苦煎縱是魯連難蹈海若非靈運定生天
知公便死猶睜目王室中興望後賢

前詩意猶未竟三疊前韻

一臥滄洲今幾年澄波浩月恨孤圓豈風欲撼三山動
刼火能將大海煎白髮詞臣老憂國緇衣釋子忝談天
四明耆舊彫零盡魯殿巍然存一賢

過陸太史宅奉題四疊前韻

小隱城西那記年此心如水任方圓谿邊茅屋牽蘿補

松下寒泉帶月煎一杖白雲行樂地四山黃葉著書天
老來萬事都無累陳實人稱有子賢

山居二首五六疊韻

一室蕭然懶計年漸看鶴髮蓋頭圓時煨野芋留雲餉
自汲寒潭掃葉煎萬壑松濤明月夜五湖烟水白鷗天
老投巖谷藏吾拙火種刀耕效昔賢

林間小住已年年撿石爲床枕木圓閒剪谿雲將衲補
淡收山翠當茶煎半鉤白墮殿前月一綫青來樹裏天
無事巖中時晏坐渾忘十聖與三賢（出佛經三藏法數）

山居兼懷陸太史黃司馬七八疊韻

寒盡深山又一年雙池皓月幾回圓世情淡似秋雲薄
禪味清於夜雪煎人在定中忘白日屋從破處補青天
由來佛法無多子翻覺毘耶杜口賢

寂寞幽居老忘年忽驚珠露滴松圓碧蘿風動蒲龕冷
白朮香聞瓦罐煎不許微塵生淨土欲移定石坐禪天
山中聽罷蓮花漏苦憶陶潛解印賢

月下對梅

高冷不宜人蕭然自絕鄰四山殘月夜孤驛小橋春暫
對翻疑雪清香不是塵逋仙猶認影誰復識其眞

雪後尋梅

積雪浩初晴採蕈策杖行堤依古岸發靜覺暗香生瘦
影扶烟立清光背月明無人契孤潔一笑自含情

謹次黃鞠友司馬甬江留別原韻四首即送其行

離歌乍聽嘆飛蓬萬戶愁侵甬水東不獨枝頭驚宿鳥
可堪草底泣寒蟲白雲有意攔行路碧海無波見治功
太白峰高如峴首他時墮淚憶羊公

攀轅無計駐征驂別思偏教老衲諳半火生涯容我懶
木樨公案復誰參（山谷參晦堂禪師有木樨公案）徐公美已推城北（謂前任徐公容齋）陸老心常在水南（陸放翁詩坐銜常對水南山）此後枯禪倍
寥落青山白髮老何堪

甘棠聊借一枝棲人我渾忘物論齊萬樹春風無病葉
四山殘月有啼雞飛花片片輕隨棹芳草萋萋遠映隄
莫向離亭愁折柳此身同在浙東西

行舟已向綠陰藏忍見南湖舊社荒肯負烟霞忘宿約
便攜琴鶴理輕裝烏紗白衲難爲別黃綬青松兩不妨
千里神交知不隔詩成應許寄支郎

天童坐雨呈鞠友司馬次同人原韻

古殿燈昏磬韻微谿雲擁樹失朝暉萬松鎖斷人間路
莫怪山僧與世違

薜蘿偶作簪纓會山水長留文字緣世外烟霞堪嘯傲

城中車馬莫言旋

楊柳風輕乳燕飛桃花流向釣魚磯雨餘山色轉明淨
萬竹分青上衲衣

山中十日且吟春嘗取山厨筍蕨新休笑枯禪太枯寂
無情花鳥亦相親

乘興宜登絕頂游中原一髮望中收可知太白高無敵
祗有青天在上頭

春山漫興仍次前韻

春山寂寞語人稀倚樹含情對夕暉流水落花何礙去
白雲芳草莫相違

道人活計自天然何用營求涉世緣碧水瀠瀠如帶曲
青山箇箇似螺旋

黃鶯曉坐濕難飛昨夜谿痕上釣磯試出萬松關外望
春田都似水田衣

連朝風雨阻行人看取庭泥虎迹新破衲添棉猶向火
萬山寒翠老難親

晚年愛靜息交游遁碧空青淡不收懶更登樓窮遠目
此身已在萬峰頭

次韻酬盧吟秋茂才二首

老去猶求一字師敢云得失寸心知不貪成佛生天果

但願人間有好詩

盧郎才氣壯青年秀句如花帶露妍惱得山僧閒不得
欲逃詩債泛湖船

黃鞠友司馬二月十七日偕友人入山盤桓兩日
酬唱甚歡因賦五言十六韻以志勝遊即用贈
別

我公興不淺侵曉出東門以踐名山約而忘簪牘緐維
舟楊柳岸沽酒杏花村野徑隨樵入荒谿逐鹿奔青松
迎夾路翠竹引行軒古寺鳴鐘寂禪房笑語溫盤飧甘
甸蕨世味厭雞豚蟒塔搜神蹟龍潭問水源六時雲繞

棟連日雨翻盆雖使清遊阻無妨佳會敦綠蘿情共話
紅豆夢留痕（天童有紅豆巖公自號紅豆夢中人）擊缽聯吟榻攀幀慘別
魂烟霞人自棄邱壑道誰論去矣沖霄鶴其如嘯月猿
艮辰難再至眞契久應存此後勞相憶逢僧好寄言

雨中遣悶疊鞠公韻四首

道人心愛靜避世入雲峯箬笠晴收芋袈裟晚晒松寺
藏千畝竹夢破一聲鐘行脚吾已倦閒拋五尺筇
塵飛不到處插漢有奇峰室白雲生棟衣寒翠染松苦
吟方得句喜極欲鳴鐘擱筆一長嘯蕭然倚短筇
四明眞佛地太白最高峰虎踞千巖石龍蟠萬壑松谿

雲寒夜榻山雨濕晨鐘欲出愁泥滑苔痕上竹筇
遊與塵境隔門前鎖萬峯禪心潭底月僧臘殿前松殘
雪融春嶼寒谿咽暮鐘客來方問法一笑便橫筇

登玲瓏巖次同人韻

千古玲瓏勝清遊各一時且尋林下趣休話劍南詩養
性非關酒忘情不採芝但須腰脚健莫負紫藤枝

上巳日獨登玲瓏巖眷懷前游得五古一首即寄
鞠翁

棲鳥嚶嚶鳴伐木丁丁響念茲懷故人艮辰悵孤往丹
鳳已辭岡白雲猶在杖悽悽感去留忽忽成今曩靈岩

再攀躋神會俄俯仰谿桃失舊姿林旭延新晃幽苔繡
礀石空翠潤琴幌山水轉澄鮮惜無同心賞遙屐紅豆
吟爵我青霞想

重過石頭城登掃葉樓

海風送帆檣重過石頭城地失盤龍勢樓餘掃葉聲三
山天外落二水檻前明惆悵古今事浮雲空復情

題夏伏雛燕北紀難圖二首

輦下忽交兵煙塵暗帝京黃巾惟殺戮白骨苦縱橫安
逸慚諸將艱危累聖明河山餘破碎回首不勝情
倉卒誰言戰都門踞虎狼衣冠迷草野宮殿冷斜陽石

馬趨無汗銅人泣有霜披圖意悽惻不覺淚沾裳

與俞恪士觀察重登掃葉樓

高樓矗立水雲間與爾重登鬢已斑千載洲仍餘白鷺六朝事往剩青山寒煙古寺鐘初度落日中原鳥倦還塵海滄桑那忍說且憑尊酒一開顏

山行露宿

松根當枕草爲氊月白風清放膽眠山鬼不尋窮衲子恐儂索取草鞋錢

題李藝淵觀察慕萊堂圖 并序

按老萊子楚之蒙山人今臨江府有老萊亭即其遺蹟也藝淵觀察守此郡時以不能迎養築慕萊堂於署東以志慨云

臨江誰築慕萊堂仙李盤根奕葉昌衡嶽鍾靈倍英俊蒙山遺德更輝光白雲迴望情何極綵服承歡老不忘豈獨蘭階歌孝思郡人猶自頌甘棠

嗟余七歲作孤兒我弟呱呱斷乳時度母生道常自誓乞鄰借米每啼飢傷心故里辭親愛祝髮空門賴佛慈畢竟深恩難報答披圖不覺淚如絲

過顧石公居

城居車馬却闐闐草色當門綠不刪暑氣白銷池上竹

清談如對剡中山荷花香送窗三面楊柳陰藏屋半間高士幽棲眞絕俗月明惟見鶴孤還

俞恪士觀察招集後湖次顧石公韻

四面水光涵波涼鷗夢酣微吟過竹院一笑倚龕池蓮紅間自徑草綠於藍忝與羣賢集聞塵淨妙談

白下別陳伯嚴考功

與君俱老矣回首一沾衣白下重爲別青山獨自歸晚年情更苦舊社事多違此後休相憶孤雲無定依

題文小坡內閣石芝詩夢圖

達人澄內觀足不出戶庭室虛雲共白夢裏山猶青抱沖體自樂寬彼元鶴輕觀石芝秀寶惟德斯馨聖境與神會詎曰無因生湛然心境明萬象無潛形一悟排言詮夢覺兩冥冥

六月十八夜訪俞恪士觀察新居坐池上納涼即事

柳梢微雨過池上早涼生坐覺綠陰好如臨碧澗清徘徊片雲影斷續一蟬聲此後海山隔難忘今夕情

金陵別李二翰林瑞清

天風吹海立送我石城遊偶與故人會還迴越水舟白門寒暮雨明月照高樓悵望烟波闊孤雲隨野鷗

贈劉燮庭觀察時寓居毘盧寺

燮庭老觀察白首卧祇園避俗聊自適逢僧笑且言衙
蔬供小酌風雨掩重門宦味如秋冷城居寂不喧

余將歸四明夏伏雖以詩贈別次韻答之

歸卧越中寺萬松青到門更無塵事擾但覺瀑聲喧此
地難爲別他時更愴魂惟留滄海月長爲照清尊

將歸天童別劉懸洲

久悵水雲隔相逢轉自憐十年俱老矣兩鬢各蒼然西
風白門柳落日越江船歸路滄江晚澄波月正圓

登太白峰絕頂眺海

何處登高豁遠眸振衣直上亂峯頭青天欲墜雲扶住
碧海將枯淚接流萬里烽烟連鳳闕一時雷雨起龍湫
河山北望情何極鯨浪誰能靖五洲

次車眉子廣文見贈原韻四首

平生洗眼水雲寬五嶽羅胸翠一團行脚天涯吾已倦
將心不復與人安
衡嚴煨芋一枯禪破衲離披懶問年偶與高人成邂逅
無言相對亦前緣
時事滄桑百變新忘機鷗鳥亦傷神鹿貍滿地難容足
願作維摩畫裏人（公工繪事）

新亭收泣復何人莫漫煙霞寄此身世上悠悠甯足道
好將青劍淨風塵

漫興四首仍次前韻

大千一粟未爲寬打破娘生赤肉團萬法本閒人自鬧
更從何處覓心安
莫笑天童八指禪蘿衣草履自年年多生結習銷磨淨
山水惟餘文字緣
千年詩思碧雲新不羨湯休句有神願向空王乞真印
誰甘藝業作文人

此法能傳有幾人百千萬刼坐禪身虛空粉碎無餘事
佛祖猶爲鏡上塵

寶慶寺益舟上人新搆佛殿僧寮賦此志頌兼懷其師祖慧修長老

華嚴樓閣又重開八部同瞻一善財銀杏當門寒有子
金沙佈地淨無埃林間猿鶴窺禪定海上魚龍聽梵來
白足高風思慧老看從法苑剪蒿萊

八月十五夜海上望月有懷明杲師弟

萬里青天無片雲此時望月最思君一輪本自同圓照
碧海清湘了不分

寄懷金山妙湛首座

大徹堂中首座師江干一別見無期居山舊侶今誰在出岫閒雲各自馳白髮喜聞猶健飯滄波遙隔但含悲何當復躡金鰲頂汲取中泠慰渴思

金山大定長老八旬傳戒寄詩二首奉讃余廿九年前曾侍此老巾拂白頭懷舊有逾常情

入定金山寺風濤寂不驚諸方惟一老末法亦多榮展閱浮雲變仍看寶月明（佛經有寶月佛金山米時有寶月長老）曾親侍巾拂白髮悵余生

華蓋盈龍窟遥知法會開能傳千佛戒定上九蓮臺海潤杯難渡天空鳥倦回惟憑清夜夢還禮德雲來（金山妙高臺乃華嚴會上德雲比邱聖跡故蘇詩云前世德雲應是我依稀猶記妙高臺）

天童結夏請玉泉祖印法師講楞嚴經畢法師將赴飛湖普濟寺請因作五絕句奉贈并訂明年開演法華之期

玉泉法派最汪洋中有蓮花萬古香此是台宗根本地孫枝一葉又芬芳（天台智者大師出家玉泉法師乃其遠孫）

三藏靈文信手拈請師爲衆講楞嚴萬松影靜爐煙細山鳥啣花時入簾

草木均沾法雨青玲瓏巖石亦通靈羊牛山上成羣卧老虎持齋要聽經（講期內村人時見一虎出沒林表與牛羊相狎）

天台教觀細會諸妙悟如師好放參怪底行縢留不住一帆秋色過江南

莫輕半偈重黃金萬劫難那究此心留座人天爭拂拭明年還聽海潮音

金山慈本西堂來天童聽講適余之金陵及歸師已去旬日矣因悵然作一絕句奉寄

君到山中我出山無緣茗話對清顏匆匆却返江南棹誰啟松關放鶴還

去歲得徐劍石茂才由湘入秦抵褒河書遲遲未復今秋忽於書帙中見其舊札觸我離思作詩代簡并寄王翊君大令

去歲褒河報我書遲遲未覆一年餘水雲意冷思君切文字情親與世疎大海魚龍秋寂寞故山猿鶴近何如寄聲煩問王郎訊黃浦歸帆可憶余

自信篇并寄明果師弟

自信凡夫願力眞覺場終滿利生因掀翻大海浮漚影珍重十方行道身劍樹刀山都不避波旬筏戾任爲鄰與君世世爲兄弟（用蘇句）同助如來轉法輪

屠廉訪繼室王夫人挽詩六章

太白秋高木葉殘爛沉寶婺夜迷漫却憐遊子歸來晚

霜萎靈萱不忍看
使君持節粵東時內助多才福命奇萬樹紅霞荔支熟
吏人相見祇談詩
淸芬令德儘堪傳助賑延宗世更賢善了平生夫子志
柏臺含笑向重泉
儒林風雅出閨門莫作尋常女士論脂粉分資共石印
水經七校注猶存（夫人父艧軒先生家藏七校水經注世稱善本夫人出資重刊）
白首長齋大士前不生佛國定生天西風齊洒孤寒淚
肯拔金釵置義田（夫人建義塾延師課孤寒子弟）
鷲岡王母返瑤池山色泉聲也動悲自愧枯禪才力薄
强歌薤露獻哀詞

舟中望金山感作二首

波心浮玉寺不到三十年偶乘賈船下近與城郭遠人
事何嘗定山川亦變遷黿鼉出沒處今見牛羊眠
片石倚枯藤安禪憶昔曾虛空皆粉碎駭浪任掀騰偶
與烟波別俄驚歲月增靑山如具眼應識白頭僧

次唐人張祜題金山寺韻二首

一片琉璃水空靑淡不分遙看滄海月吞却碧霄雲漁
火隨星動潮音雜梵聞中泠如美醞未飲已先醺
步上金鰲背空濛海色分江流巴蜀水樓壓楚天雲過

櫓僧妨定驚濤了不閡（孫魴金山詩有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之句）却憐塵
世客無酒亦醺醺

陸漁笙太史七旬誕辰作此奉贈

人生七十古稀年況復蓬萊列上仙吟鬢尙餘瑤島雪
朝衣猶帶御爐煙秦關百二曾持節弱水三千早繫船
欲學嬾殘煨芋贈肯將鐘鼎換林泉

還山別陸太史

殘年飛錫出深山欲看梅花也不閒幾與高人同一飯
仍歸疏雪細雲間

題章价人太守銅官感舊圖四首（并序）

咸豐四年粵寇犯長沙時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墨經治軍銅官渚兵敗公憤極投水時价人爲幕賓力援得不死及金陵大功告成當時部卒皆得置身通顯獨价人浮沉牧令亦數奇矣論者謂文正將別有以報价人故非淺識所能知也价人感舊爲圖徵詩一時如左文襄李次靑方伯諸公皆爲文以記其事云

銅官渚與汨羅鄰墨經從戎憶老臣若使將身葬魚腹
豈能當代畫麒麟
湘水無情日夜東休將往事問漁翁書生何必臨前敵

此是中興第一功

患難相從不等閒（曾文正嘗謂李次青方伯云价人爲余患難友豈能忘耶）白頭無
語對青山翻思介子焚棉意不在區區竹帛間

岸芷汀蘭春復春江山如舊畫圖新先生亦是無情者
不許靈均有替人

題嚴小舫觀察春江意釣圖　甲辰

艷說嚴陵有遠孫雲臺已邈客星存披圖如見羊裘叟
猶覺桐江釣石溫

江上春潮沒釣磯谿花相對淡忘機不須更入桃源去
恐引秦人欲憶歸

家住悉湖湖上山青松碧柳映蒼顏磯頭宴坐誰能會
不犯清波意自閒

掌握絲綸任不輕一波纔動萬波生何如早濯滄浪足
放下魚竿臥月明

寄呈江督魏午莊宮保八截句并題其洞庭歸釣圖

曾持一劍靜三邊白髮丹心老益堅東閣於今虛席待
文襄衣鉢要公傳（公生平去住如左文襄其治軍亦恍惚相似）

坐鎮秦州百二關軍民相見各開顏祇今落日長城外
楊柳青青不忍攀（公督陝甘時所植楊柳今成林矣）

老將王命入黔滇絕塞軍威尚凜然移節南洋資鎖鑰
不教鯨浪勢滔天

烟波漫釣洞庭春正值蛟龍戰鬥辰長願石尤阻歸棹
中流砥柱賴斯人

朱陵福地記曾登煨芋留殘嬾老僧爲問江南庾開府
同遊應憶最高層

一自與嚴別使君白雲蒼狗變紛紛却憐滄海無窮事
祇隔青山便不聞

去年訪舊白門遊小住仍同甬水舟不敢羅衣謁朱紱
閒情只合伴沙鷗

公勤王室我安禪廊廟山林各有緣望日開雲思舊事
此心還在祝融顛（壬辰秋曾陪公登祝融峯觀日出）

次韻酬嚴詩盦

太白峯頭屋數間高眠應羨老僧閒眼前滄海杯中水
頭上青天腳底山滅燭夜延松月到閉門時拒野雲頑
祇嫌吟鬢蕭蕭白詩債經年尚未還

陳子言由申江以詩見寄次韻奉酬

蛟龍戰苦陣雲深黃浦猶聞白雪吟大地烟塵無淨土
空林猿鶴有哀音休誇返日金戈奮忍見橫波鐵艦沉
願與高人長論道萬重寒翠肯相尋

與嚴秬香先生茗話有作

白髮哀時叟清湘龍釣人焚香常宴坐掃地却新塵一
任浮芳醞長存古柏眞雲山行脚倦喜與笑言親

余自四月還湘吳夢舟贈詩次韻奉酬

百城烟水一身還三載睽違鬢已斑夢醒剡谿殘磬外
詩寒台嶽片雲間憐君好句清無敵笑我浮生老未閒
安得相携陵海嶠杖頭星斗手同攀

送王翊君之江南幷柬李梅痴太史

一雨湘城風景閒送君去看秣陵山臨川太史如相問
隔歲梅花債要還（太史曾許爲余作梅花手卷）

將還天童別吳夢舟秀才

湘城傳夜管浩蕩起離愁欲載洞庭月歸隨滄海舟難
爲故人別況近楚江秋莫問水雲意含悽對野鷗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之四終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五

釋敬安寄禪

江南放棹

秋江好煙景如在畫中行寒鷺沙際浴夕陽霞外明潮
連江總宅山近謝宣城何處吹漁笛彌懷滄浪清

寄義甯公子陳伯嚴二首

俗子紛紛據要津憐君寂寞臥松筠流枯滄海哀時淚
祗作神洲袖手人（公子有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洲袖手人之句）
何處烟霞息見聞匡廬山色淨塵氛相期共結蓮花社
傳語青猿守白雲

附義甯公子次韻二首

碧湖花雨照迷津十五年前挾老筠（謂丙戌秋郭筠仙侍郎於碧浪湖作展重陽會）石火光中吾未死乾坤毀後汝何人
縹緲潮音倚雁聞樓臺歌嘯隔霾氛虬髯白足自
來去想得袈裟生海雲

贈陳鶴柴居士二首

清逌野鶴瘦於柴混俗塵中有好懷滿耳笙歌花霧裏
此心不異在雲崖
人間何處愜幽尋雲海相期盡此心萬似巖前分片石
坐收寒翠入清吟

贈吳彥復

一疏驚天劾大璫不妨風雅更清狂長揖歸來復何說
滿懷秋思立殘陽

次夏穗卿見贈原韻一首

海波湧雪透襟涼慧命如絲幾欲亡我法金湯猶有賴
袈裟和淚拜錢塘（時將往杭州開僧學堂君極贊成）

遇周彥升於申江感賦

長沙一別十六載碧浪湖邊憶舊遊黃浦江頭重相見
西風爽葉不勝秋

訪李茹眞於海國春酒樓

歲暮天涯訪舊遊扶筇却上最高樓白雲飛盡滄波晚
風雨蕭蕭海國秋

八月二十日與夏穗卿狄楚青黃益齋吳彥復陳鶴柴小集滬濱酒樓

黃浦江邊百尺樓海山當檻酒盈甌一時良會豈易得
抵掌開襟話五洲
高樓廻首望中原滿目河山破碎痕塵世何方安樂國
誅求今亦到空門
時事須臾萬變更浮雲應妬月孤明維持像教賴公等
莫許波旬擾化城

楊皙子孝廉遠適日本作此奉寄

借問吾洲楊皙子一身去國歸何時故山猿鶴餘清怨
大海波濤動遠思獨抱沉憂向窮髮可堪時局似殘棋
秋風莫上田横島落日中原涕淚垂

甲辰九月朔重過杭州松風定能海峯諸長老邀余陪日本淨土宗伊藤賢道法師泛舟西湖感而有作

西湖豈料吾重到彈指人間二十年白髮蒼顏身老矣
青山紅樹興蕭然喜陪南岳舊禪侶（謂海公）共結東瀛淨
土緣風景滿前吟不盡夕陽爽磬放歸船

贈夏大令

卓卓祁門令危言動腐儒既排原道論還薄晦庵書有
願護靈鷲無心喫冷豬如公眞哲學門戶意全除

陳鹿笙方伯自蜀中罷官僑寓西湖甲辰秋晚過於滬濱把臂道故輒成此詩

崎嶇蜀道古來難七十八翁今復還曾整衣冠服羣盜（公戡定蜀匪有衣冠鏖戰圖）
不浥日月靖諸蠻良弓高鳥俱休論布
襪青鞋好是閒世事浮雲紛萬變獨留老眼看湖山

贈狄楚青

仙骨森森凌紫虛雲霞舒卷任何如獨持海上風潮論

不上人問剃相書

示髮因

曾與維摩結淨因天衣猶認鬘陀新莫吟柳絮驚人句
好向蓮花見佛身

秋晚還天童留別陳鶴柴

我愛詩人陳後山連朝日暮並車還黃花細雨澹詩意
寒葉西風黯別顏儻許共吟千嶂月相隨直入萬松關
天童去此無多路祇在孤雲落照間

秋晚劉海臣太守偕友人入山適余有事之杭及
歸公已去讀其留題丈室詩悵然有感謹次其

原韻寄呈

勝侶良辰發興奇名山猶自想風儀何堪絕壑尋秋日
恰值孤雲出岫時惆悵未陪林下語歸來惟讀壁間詩
會須一問遺民訊好訂蓮花結社期

暮秋閱報紙見義甯公子由金陵返豫章九江舟
中之作因憶曩與君陪郭筠仙侍郎於長沙碧
浪湖作展重陽會彈指十五年矣故人存歿之
感一時橫集次韻奉懷不知涕之何自也

此生豈分作詩囚垂老江湖一葉舟遥夜朗吟湓浦月
孤襟涼帶石城秋題糕應憶碧湖社載酒曾陪白髮遊
十五年前思舊事不禁淚濕海雲頭

閩人周居士殿樞自釆石磯太白樓致書問訊以
詩代簡奉酬

釆石磯邊太白樓勞君尺素遠相投山中老衲還高臥
江上名區可一遊經卷得閒須展讀風帆未滿却宜收
白雲蒼狗紛紛事肯與忘機狎海鷗

今秋八月廣東揭陽縣因奉　旨興辦學堂驅
逐僧尼勒提廟產時有老僧禿禪者年已八十
不堪地棍衙役之擾乃斷食七日作辭世偈八
首沐浴焚香誦護國仁王經畢即合掌端坐而

逝余哀之次其韻以紀一時法門之難

孤禪寂寞與時違黃葉蕭蕭落滿衣今日空門無地托
茫茫雲水欲何歸

人天掩袂淚流丹鐘鼓無情夜月寒世出世間皆有累
爲僧爲俗兩皆難

謗佛排僧口爍金不容地上有禪林慈悲忠恕原同理
猶感　純皇護教心（想忠恕念慈悲思感應三教同心此　純廟難罪臣汰僧之語也）

山河破碎夕陽餘一片傷心畫不如祇恐空門無處著
白頭和淚上官書

人非豺虎日磨牙公牘紛紛入省衙試問揭陽賢大令

老僧何罪要拖枷
佛亦哀時敢自寬中流誰爲挽狂瀾可憐慧命垂危急
一息能延賴長官
禪心對境本無妨昨見流亡哭一場若使窮黎俱得所
男誰爲盜女誰娼
爭人爭我枉焦脣割肉醫瘡任此身但願羣生登樂土
大千世界轉祥輪

爲饒石頑舍人女窈雲詩集題詞

舍人昔友我支許各自期笠屐相往來談笑情無疲其
女尙未字乃父授以詩過目卽成誦凝神恒若痴惟愛

親典墳轉羞塗粉脂得句倩弟寫把卷啟吾疑清才雖
屢得雛鬟豈如斯深閨問此言良久淚猶垂阿儂固不
敏彼禿亦何爲旣嫁作人婦仍下讀書帷吟唱益精進
鸞鳳歡追隨巾杖侍遠遊江山發藻思西湖道拂珮北
固翠橫眉雲霞方散綺蘭蕙初吐蕤秋霜胡不仁瓊英
忽已萎黃絹遺芳咏青山埋玉姿謝娥甯足比班妹或
心儀借問織錦手應留繡佛絲降靈必瀛島稅駕合瑤
池感化理不昧懷貞信彌奇伊余忝父執爲爾一題詞

挽文芸閣學士三首

宣室猶聞訪逐臣可憐才大不謀身西江煙月空千頃
內翰文章第一人待漏苦吟　雙闕曉拂衣歸釣五湖
春秋風一夜瓊枝折落日孤雲亦愴神
十五年前碧浪湖展重陽會記還無侍郎白髮曾携酒
野寺黃花共飯菰滬瀆停雲勞憶汝瀟湘落月渺愁吾
淒涼舊社幾人在支許神交老益孤（丙戌秋郭筠仙侍郎於長沙碧浪湖作展重陽會一時英耆俱集公與余均與斯會去年公在滬上作懷人詩尙齒及余）
空巖木落氣蕭森感舊哀時益苦吟滄海難填精衛恨
白雲迴望故人心中年沉醉非關酒上國和戎欲鑄金（時美人請易金鎊爲款）君到九泉應痛哭老禪猶自淚沾襟

再挽文學士五絕句

痛哭東林黨禍餘朝衣典盡尙收書平生亦病文園渴
不向長門獻子虛

一笑投簪返舊林蒼涼時事鬱孤襟可憐頭白匡山裡
誰諒孤臣去國心

曾入空王不二門文人慧業自長存諸天花雨紛紛落
獨有維摩默不言

人間何處可安禪劫火焚燒海欲然兜率天中猶有漏
好歸佛國證金蓮

迴觀三界事無窮都付浮漚一笑空坐斷死生來去路
青山原在白雲中

贈喻明州一首（並序）

明郡四明山峯巒高峻巖洞幽嚴實懸真羽客神棲之藪也山有石窗巍然特出靈雲之表四面明敞越中全境一覽無遺四明明州均以是名惟地濱海濫風潮衝突林岫叢雜山賊海寇時出沒其間古稱難治邇歲奸民設賭局名花會引誘鄉愚男女宵征罷織荒農有司雖知其害衙役鄉保於中分肥緝捕不力由是盜賊紛起閭閻苦之庶三喻公以名翰林出守斯郡下車伊始廉得其情密飭營弁緝獲渠魁數人寘

之於法此風頓息民賴以安咸稱賢太守不置余美其善政爲五言古詩一章贈之

達人抱玄朗塵垢甯我攖出應黃屋求猶挺青松貞神理足自貴圭組非公榮越州古仙都四明何崢嶸秋花潤丹岩遙霞標赤城剖竹守斯郡甬水揚其清海波寒自息刁斗夜不驚井邑有絃誦山塗無榛荆昔時豺虎窟今聞樵牧聲伊余蔭宇下聊得襲芳馨孤襟賴以吐微尚荷有成載歌甘棠詩慨然起深情

寄吳彥復

山中何事可相聞日夕閒情說與君擧鉢吟殘千嶂月采芝纔滿一身雲寒松瘦石淸誰味意蕊心香細自熏却憶維摩居士室墜天花雨日紛紛

寄酬俞恪士觀察一首（并序）

甲辰六月俞恪士觀察由金陵來甬偕喻湘平孝廉羅佶子大令仇繩之茂才枉顧天童時余已先期還湘待余山中七日題詩惘惘而去余歸不及一晤讀其交空四海公垂老愁入深山雨易成料得歸來應有淚不因禪寂便無情之句不盡二十年故人之感秋夜耿耿離愁黯黯泫然成七律一章用酬其意卽以柬寄

故人遠自白門來潦倒中年亦可哀寂寂江山成獨往茫茫身世付餘盃可堪一棹還湘去徒使孤帆渡海回惟有青天好明月照人兩地各徘徊

再寄恪老二絕句

紫薇山上碧湖邊往事依稀在目前一十七年如電掣西風吹鬢各蒼然

我自瀟湘打槳還故人歸臥秣陵山孤襟寂寞誰相問落葉殘陽獨掩關

冬日偶作

忽見梅花發思鄉又一年衡雲離岫直海月抱天圓法

住初無意行藏似有緣滄桑看已慣是處可安禪

不寐

禪房鐘梵歇不寐聽猿吟幽興老難遣詩魔病益侵移
牀就明月得句抵黃金早識浮名妄其如此夜心

懷湘吟

久矣萬緣寂惟餘故國情衡崖飛翠冷湘水照人清賦
鵩憐賈誼懷沙弔屈平蒼梧遺舜廟松柏拱丹楹
洞庭諸水滙天地混茫茫大澤通雲夢高樓倚岳陽湘
娥餘淚竹楚客惜蘭芳萬古風騷地令人憶不忘

余近日養痾天童影未出山昨閱報紙禿黎狻詐
一節云余已航海詣東京皈依本願寺大谷派
矣不禁啞然一笑因爲四絕句寄滬上夏穗卿
吳彥復狄楚青陳鶴柴

忽忽潮音振耳聞空中樓閣但霾氛何曾掛席東瀛去
未出青山一片雲
老病龍鍾祇閉關西方佛國待余還金池一朵蓮花外
兜率無心況海山（白樂天晚年奉佛願生兜率天見慈氏時有人覆舟至一山榜曰蓬萊見樂天列名其上樂天聞之辭以偈云海山不是吾歸去歸即須歸兜率天余則翹心安養餘非所願矣）
萬物平觀理自齊渾忘南北與東西我身不有餘何事
一任人呼老禿黎

滬上高人不可招青天碧海路迢迢且將白社閒中咏
寄入黃鑪醉裡謠（彥復與穗卿酬唱有黃鑪前後謠故云）

重過吉祥庵留宿歸舟感賦

古寺重來廿六年青松紅樹尚依然頭顱半白人垂老
世事全非佛亦憐山近馬鞍（山名）雲在膈潮生蠏浦（地名）水
平川匆匆一宿便歸去半夜鐘聲催客船

吉祥庵阻雨又一絕句

行裝已發又留連夜雨寒燈濕不然一宿因緣猶未了
老僧重掃白雲眠

文公達寄示其尊人芸閣學士己亥懷余七絕一
章有愴於懷因次其原韻二首追述舊游

碧浪湖邊攜手日漫天花雨演真乘前塵影事依稀在
腸斷雲山舊衲僧
淨名金粟前後世曾得三乘祇一乘踏破鐵鞋徒自苦
輸君有髮亦如僧（學士有句云獨有淨名無一語天風吹座落花深）

附文學士原作

雲山踏破萬千疊宗說遙通上下乘挂屩楓前感
今昔何緣得遇雁門僧

甲辰臘杪水賓堂茂才來山度歲以除夕書懷七
絕一首見示因次其韻四章贈之

遮莫年華似水流碧紗長護好詩留爐中煨芋從君喫
箇味能嘗焉用愁

門鎖青松映碧流雲邊片石久相留請君坐此聞仙梵
一洗人間萬古愁

萬壑寒松翠欲流此中隨意可勾留不宜拋却煙霞去
恐引梅花動別愁

巖洞幽深水曲流於茲避世且淹留春風二月桃千樹
省却漁郎別後愁

贈別洪啟唐茂才（乙巳）

寂寞空山誰扣門與君相見笑言溫如何別我城中去

細草閒花欲斷魂

送許繼詢出山

依依七日山中住忽忽送君松外歸料得還家應憶我
長空惟見白雲飛

吳北山由日本還申作此奉寄

見說乘槎萬里行勝遊知已徧東瀛掀天波浪供吟嘯
出窟鯢鯨候送迎花近高樓傷往事（中東和議成於春帆樓有吳摯父題傷心處三字於此樓云）雲歸絕巘愴餘情遥憐黃浦江邊月應爲
哀時黯不明

乙巳秋劉子芙明府由蜀渡浙枉顧天童爲五律

二首贈之

蒼翠落東海此山高插空誰攜綠玉杖掛我碧玲瓏涼
步踏潭影蘸衣坐桂風休尋出雲路鎖夢萬松中

錦江山水好勝覽却輸君試問峨嵋雪何如太白雲流
泉供清賞煨芋許平分月下寒猿嘯應同巴峽聞

子芙明府小住山中十餘日行將出山再疊前韻

二首贈之

幽興頗不淺攀蘿俯碧空不辭山突兀惟愛石玲瓏聽
竹眠秋雨移琴弄晚風且拋黃綬事老我白雲中

巖谷罕人事幽懷細語君苦吟常對月冷抱欲生雲苔

碧寒更好空青淡不分溪山如此美莫遣別離聞

中秋對月

明明一輪月湧出碧雲端風露秋都潛星河夜未闌光
浮蘭葉淨香動桂花寒坐覺諸天近無言還獨看

前詩未竟妙明之理復爲五言一首

寂寥此禪坐空階露華白心光耿相照但有指頭月太
空無片雲皎皎圓理徹坐久若有悟澹然離言說

又七絕一首

長庚山上蕊珠城萬里微雲淨太清一樣平時碧天月
照人無此十分明

日本滑川達澹如自上海寄詩見懷輒成七絕四章答之卽約入山消夏

山中幽寂苦思君煙外飛淙日夕聞莫向人間苦炎熱
洗心來入萬峯雲

白藕香清暑氣微綠陰晝靜客來稀萬松密鎖雲間寺
六月爽生溪上衣

萬壑煙嵐絕點埃寺門臨水映花開松風夜半清難寐
猶待幽人踏月來

家住扶桑近日邊主持清議筆如椽（君時爲同文滬報主筆）好擕
黃浦江頭月來試白雲山上泉

再答澹如

大暑日流金聞君白雪吟如招松頂月同聽澗邊琴旣
愜入林趣彌清出世心含情動微韻聊用答知音

聞陳師曾由日本返金陵再次前韻奉寄

見說東遊返白門江南黃葉已盈村遙知兵甲胸中滿
不放風濤筆底喧（君雖力崇新學議論極平）滄海愁生青鬢雪碧湖
冷浸白鷗魂（往在長沙與君父子開碧湖詩社酬唱甚樂）世情已逐浮雲變
神契惟應爾我存

陳師曾次韻見答再疊一首寄之

昨夢逢君白下門（夢與易實甫觀察訪君父子於金陵）高吟同坐夕陽村
直將蓬島煙霞氣一洗華堂燕雀喧文字語言無實義
（楞嚴經云但有名言都無實義）東西南北有歸魂（實甫有東西南北四魂集）可憐八
載江湖別吃吃惟餘舌尚存

武陵陳伯濤作宰江南曾以其金陵門存唱酬集見寄湘中時余往浙事繁遲遲未答閱四年於天童禪課之餘追懷舊事補次其韻

一別仙源出洞門綠蘿閒殺武陵村鬚眉莫恨塵中老
雞犬猶聞澗底喧蒼狗白雲紛世態桃花流水黯歸魂
長沙舊事吾能記長恨歌殘曲本存（君往在長沙有次長恨歌原韻七古一首一時傳抄幾徧湖湘）

太白山感事

欲舒老眼豁重昏太白巍然海上尊塵世滄桑看已慣
雲山寂寞道猶存平沉大地復何事粉碎虛空無一言（宗門悟道有粉碎虛空平沉大地之語）惟有哀時心尚在白頭垂淚望中
原

魏玉銘明府遣其妾玉蓮索詩作此應之

偶因乞食渡恒河紅樹青山鬘裡過誰遣朝雲參佛印
却緣天女識維摩芙蓉出水禪心淨貝葉吟風梵語和
四大本空無一物散花休問意云何

輓屠雲孫明府

東林蓮社久追陪忍醉淵明酒一杯五斗折腰非戀祿三年泣血未忘哀（君時丁太夫人憂未滿）微霜豈意摧高柳快雪何心見早梅太息故人今隔世青山冷抱白雲來

寒夜口占

萬重寒碧一燈昏坐久疏林見月痕夜半虎嘷人在定
不知松雪壓巖門

冬夜漫興二首

道人寒夜興悠然自折松枝煮竹泉却向茅亭看鶴睡
旋移藤榻枕雲眠

人間無夢到山家睡醒爐烟一縷斜夜半溪聲疑是雨
起看明月在梅花

月夜不寐

北斗橫天夜欲闌梅花睡鶴冷相看萬松不語風鈴歇
清磬一聲山月寒

答顧居士

高寒誰過老僧家掃雪呼童自煮茶寂寂茅齋萬山裏
坐看凍雀啄梅花

夜坐燈燄忽綠有影橫窗諦視不見

寺門蕭索鎖寒煙夜靜誰參白骨禪燈碧微窺山鬼影
想渠來就草堂眠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之五終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六

釋敬安寄禪

寄太史李梅痴觀察江南（丙午）

記從黃歇浦爲別至於今每讀梅花賦（公曾以所著白梅賦題余白梅詩卷）如逢李翰林江南春草暮海上碧雲陰吳越千山隔迢遞寄苦吟

朱鞠尊俞恪士二觀察皆余湘社中人今朱官江甯鹽道俞爲江南陸師學堂監督舍弟子成流落江淮不得不望二公一爲援手因各寄五言古詩一章述其艱苦俾得升斗之惠以療其飢云

湛湛昭潭水峩峩麓山雲與公相識來廿載如一晨今有追切懷請爲公一陳敬也誠薄劣我生實不辰幼小失怙恃托足於空門有弟長乖違乞食恒依人平生不得意垂老轉艱辛馳驅計一歲溫飽能幾旬況有失乳兒嗷嗷待哺頻傫皆凍餓死宗祀永斷焉念此痛中腸觀空亦難冥追憶疇昔遊惟公據要津願施升斗水活彼涸轍鱗但使沾微利亦足感深仁引頸望江南奉書涕漣漣悽惻骨肉情諒蒙公見憐（右寄朱鹽道）

我公性仁慈宿懷濟物情今我有苦衷訴公公其聽我

之同胞弟姓黃名子成幼孤早廢讀貧無薄田耕飢驅走四方久客困金陵衣食恒不給凍餓迫頹齡其妻病已歿暴骸於榛荆遺下兩男女嗷嗷猶待乳念此骨肉殘不覺淚如雨悽悽復悽悽舍弟望提攜瓊林千萬樹聊借一枝棲全家得溫飽不使生別離感激亦何報啣結以相貽（右寄俞觀察）

懷江南友人四絕句

雲海離襟老不堪夢痕和月墮江南晨鐘欲動春山曙苦憶詩人饒十三

詩人清興在春時把酒看花處處宜正是秦淮煙景好落梅如雪雨如絲（右懷饒十三舍人）

迢迢雙鯉一封書細雨如絲二月初爲問江南陳吏部春懷着酒近何如

泠泠仙骨冷於霜嬾踏紅雲謁玉皇今日人天爭啟請老僧應可下胡床（右懷陳伯嚴吏部）

余別吳雁舟太守十三年矣丙午春公由日本還國過於滬上感時話舊悲欣交集因爲七律一章贈之

長沙一別十三春白首相逢倍苦辛時事能令志士懾高談轉使俗儒嗔我雖學佛未忘世公乃悲天更憫人

各抱沉憂向滄海茫茫雲水浩無垠

與友人游張園感而有作

滿地蒼紅盡綺塵繁華隊裏獨沾巾傷心蒿目此何世
嘗膽卧薪甯有人商女琵琶還度曲王孫芳草尚迷春
却憐黃浦江頭月猶照滄桑刼後身

奉酬陳哲甫觀察

曾向扶桑浴日回皇華六載久追陪（公曾爲日本參贊）倭人爭
寶孟公札海客猶稱漢使才萬國煙塵虛涕淚九州人
物漫疑猜（公以辦黔南鑛務積被口語）浮雲世事何須論白社蓮花
待汝開

丙午仲春陳哲甫觀察招高邕之吳雁舟狄楚青狄南士陳子言及余於一粟庵午齋觀察出黔南探廾圖索題因作七古一章應之

車塵馬迹不到處乃有城中一粟庵長者於茲具香飯
老禪亦忝陪清談花鳥無心人自笑筍蕨有味余猶貪
畫圖絕妙意誰識雲煙恍惚身曾探黔山咫尺落吾手
覓句不得心懷慚還公此卷三歎息焚香合掌重和南
斯游彧勝虎溪樂吟嘯何止人兩三霞外襟期倘不棄
文殊摩詰當同龕

前作意猶未竟再題五律一首

伊余味禪寂恨未入林深不識金銀氣惟餘山水心披
雲悵孤往把卷一長吟便欲從君去縋幽曠我襟

余既晤雁舟太守同游數日公仍之黔余亦還甬爲詩二章以贈其別

刼火灰餘草不薰天涯猶得一逢君共聽黃浦江頭雨
憶踏朱陵洞口雲（曩同游南嶽有嶽游唱和集）日月幾何人已老江
山萬里首重分碧波春水情無限攜手殷勤話夕曛
平生第一賞心人論道論詩兩絕倫最苦白頭還惜別
可堪滄海正揚塵鶯花一濺憂時淚香火甯留供佛因
此後相逢又何日水雲渺渺獨傷神

三月初四印魁和尚由金陵寄書報子成弟病殁於毘盧寺爲詩哭之

松關微月黯無光印上人書報汝亡翻悔平時多切責
遂令此痛更難忘生前喪婦頭先白死後遺孤口尚黃
兄弟之情吾已愧空山徒有淚千行

登潤州玉山超岸寺

正得江山勝金焦左右浮南徐青背郭北固翠橫樓聽
梵魚龍靜安禪水月幽登臨無限意甯爲看山留

泛月至焦山追懷芥長老

圓月出青霄扁舟渡晚潮樓臺藹煙霧燈火辨漁樵滄

海雖多變青山尙姓焦芥公何處覓鐘梵夜飄蕭

重遊金山次文待詔金山圖原韻二首（幷序）

光緒紀元余住金山曾侍大定老人巾拂今退院常靜秋巖二長老彼時俱充首領忽忽三十年矣丙午暮春余由天童將之淮上重登是山則老人已八十三歲余與常秋俱鬢髮蒼然成老僧也追懷舊事不禁潸然堂頭印開和尙出文待詔金山圖索題因次其原韻二首以志今昔之感云

三十年前此地游參差殿閣倚中流沙痕漸没濤頭岸

海氣寒生江上樓人世滄桑雙鬢老往來雲水一身浮
名山再到仍無恙北固青青出潤州

驚濤如碓古今春六代豪華轉瞬空郭璞墳荒亂石裏
蘄王廟冷夕陽中風帆片片過前浦雲樹森森擁梵宮
萬古興亡俱莫問且聽漁笛起江東

暮春由越之淮過揚子江望金焦有作

忽忽江湖白髮新海天愁思欲沾巾楊花一片隨流水
揚子江頭又送春

欲向金焦訪舊遊海門月黑阻行舟春風吹袂渡淮水
何處青山是越州

四月天童道中卽事

山翠浮空瀑濺裳桐花未落棗花香籃輿緩打雲邊過
稍聽溪禽啼夕陽

暮春還山

離山幾日徑都荒溪溜成池樹老蒼記得出門春尙淺
歸來新筍過人長

過徐山人溪居納涼

愛此茅茨夏日幽左松右竹映淸流菱花雨過魚穿鏡
楊柳風斜燕入樓二水白爭趨堰口四山青約赴簷頭
主人疏冷頗好道澹對忘言似野鷗

以山中幽勝詩示陸桂亭明府

萬樹寒松鎖翠微淡然心地久忘機山光照檻綠侵座
雲氣纏身白滿衣月黑村前山鬼嘯雨昏潭上毒龍歸
請君留此度長夏共聽蟬聲送夕暉

山居遣興次愛蓮居士原韻

安禪不避毒龍毒特解空山虎鬥來雲氣曉生游客屐
雨花時落講經臺千莖白髮催人老萬樹青松爲鶴栽
且喜世間緣慮淨海鷗何事更相猜

淨土詩仍次前韻

龍行雨過月如鏡淨土分明入夢來池上雙巢金翡翠

波中倒浸玉樓臺蓮花山水湛然深寶樹成行不假栽
欲往西方安樂國須憑信力斷疑猜

再呈桂亭明府次前韻

風泉竹韻夜微微靜聽泠然自息機萬壑煙嵐浮佛髻
諸天花雨落禪衣雲生絕巘無人到月滿蒼松有鶴歸
一卷金經看未罷又聞鐘磬動斜暉

陳海瓢茂才入山以詩見贈賦此奉酬

偶識陳無已高談氣吐虹雲煙生筆底天地入詩中（君工詩兼善書畫）
喜結竹林契（時偕其姪入山）同追蓮社風憐君題好句
應得碧紗籠

重至金陵毘盧寺陳伯嚴吏部步月見顧話及亡
弟子成淒然賦此

三年重到石頭城野寺蕭寒百感生衰鬢更逾前度白
佛燈猶照夜禪明看雲憶弟人何在步月逢君淚即傾
一漾清涼舊山色春風悽斷鵓鴿聲

賀師旦來山賦詩次韻以荅

山人山裏住住久遂忘山雲氣生衣上泉聲來竹間幽
花解禪意瘦石肖僧顏苦被詩魔擾沉吟殊未閒

覺道同參於普陀深處結茅庵安禪丙午六月余
渡海相訪喜巖壑之勝作此贈之

踏破芒鞵早放參海山深處結茅庵白雲倚岫意俱遠
赤日當天晒何酣水月禪心君已悟煙波興致我能諳
會須來卓林間錫彌勒何妨共一龕

訪鄞邑令高子勛明府不值

箬笠遙相訪晴雲作曉霞高枝無鬥雀野水有鳴蛙海
近潮來急官清吏不譁輕車何處去閒煞一城花

雨後明州郡齋與喻庶三太守坐談宗乘忻然有
作

一雨郡齋涼煩喧忽已忘與公談淨理還似在清湘高
柳搖疏影秋花生晚香上方歸路近鐘磬動斜陽

秋日懷吳夢舟長沙

芙蓉落曉霜忽覺海波涼昨夢洞庭月歸浮湘水航夫
君不可見而我意難忘楚越五千里迢遙空夕陽

遯翁易笏山信天翁陳六笙兩先生年皆八十一
俱以藩司乞休易則僑寓九江陳則寄居西湖
俱以今秋物故方悲悼間忽聞江南顧石公亦
於三月醉死烏龍潭上余與三公忝有文字緣
爰各以一絕句挽之

欲把芙蓉訪玉京九江遙望海雲生遯翁仙去匡山老
九盤屏風空月明（遯翁喜談丹訣）

入十一翁西蜀還可憐白髮何紅顏吟殘西子湖中月化鶴應歸海上山

我愛江南碩石公苦吟終日坐松風大瓢一醉龍潭月便與劉伶荷鍤同

滬上晤鄭蘇堪京卿作此奉贈

舉世正炎燠斯人心獨涼高懷吞海月吟鬢閱邊霜眾鳥方爭啄孤雲竟自翔無窮家國事歷歷話滄桑

次韻答鄭蘇堪京卿七古二首

剎那剎那世遷移纔覺新詩俄已舊了知三際不可得去無前古來無後覺皇邈矣復何言此理久爲人詈詬嗟余學道老無成捨身祇堪飼猛獸開堂豎拂空爾爲般若真燈誰乞授明朝別君還甬東安禪欲更尋雲竇

其二

道人觀世如浮雲何者爲新何者舊故應病眚發狂華妄見生前與身後誓將平等齊冤親豈喜佛讚嗔魔詬帝釋螻蟻同一塵天人寧異於鳥獸但嗟神理今欲絕大千寥寥誰可授不如宴坐默無言（須菩提宴坐巖中默然無言天帝釋往散花歎其善說般若）一任天花滿巖竇

附鄭京卿原韻

頭陀畜髯有時名交遊一世多耆舊手持詩卷使我讀汲汲似欲傳身後向謂我癡子更癡癡而又貪佛所詬我今瞢騰混世塵奚殊同羣於鳥獸古人妙處皆已死糟粕安用私傳授待我斬絕煩惱緣披髮相從入雪竇

八月五日海藏樓主人招余及陳布衣奉陪朱侍郎晚齋賦此敬謝

主人味禪悅招我日初殘筍竹引涼步秋盤潔晚餐笑言塵剎幻如對海山寒忝與勝流集清芬挹杜蘭

朱彊邨侍郎以詞集見貽賦此奉酬

彊邨老詞客貽我碧雲章展讀坐高閣含情對夕陽幽泉寒漱玉老鶴夜鳴霜持此比高調余懷殊未央

八月二十二日陳鶴柴居士邀余及俞恪士吳蓉初兩觀察飯於滬上某氏園即送恪公北上

好道陳居士邀余就晚齋況逢今雨好（時陳哲甫亦至）復與故人偕（俞吳皆余湘中故友）高館成良會秋風動別懷江干一揮手寂寞返雲崖

次世退庵廉訪九日偕友人登太白山出示五律四章次韻奉答

使君幽興發小隊出郊行野寺尋秋至山僧掃葉迎祇嫌松鶴唳來雜草蟲聲應愛龍潭水出山無此清

佳節愛重九相攜此地游天清羣籟息竹密細泉流紅葉經霜艷黃花過雨秋夕陽山更好望遠且登樓

喜陪高士語彌愜出塵襟坐覺碧山暮因談淨理深千峰含暝色一磬定禪心隔斷人間路松關積翠沈

登高一微咏幽谷謠傳聲五字眞無敵諸峰相與清霜寒楓更落雲淨月初生却視長庚笑茲山浪得名

劉貞女覺解優婆夷讚

猗歟劉貞女覺解優婆夷不字葆童眞奉佛報母慈遵花出綠波天然絕塵姿慧根固夙植妙行亦普持閻浮偶謫墜安養終當歸佛光燦皎皎天樂遠微微高誕華池淨長與胎獄辭浮漚雖已滅神理恒若斯清芬誰爲宣援筆賡此詞

江北水災一首

客從徐州來未言淚先垂江淮今歲災迥異往昔時一自海禁弛米貴等珠璣窮簷那得飯持豆以作糜還期秋稼熟猶可遂其私豈知六七月大水淹沒之廬舍既漂蕩嚴具罕見遺死者隨波濤生者何所棲相攜走泥濘路滑行步遲飢來欲乞食四顧無人炊兒乳母懷中母病抱兒啼倉卒骨肉恩生死終乖離不如賣兒去療此須臾饑男兒三斗穀女兒五千貲幾日糧又絕中腸

如鳴雷霜落百草枯風凋木葉稀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飢嚙衣中棉棉盡寒無衣來餓死路隅無人收其屍傷心那忍見人瘦狗獨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災

乞端午樵尚書經幢奉呈二十四韻（丁未）

擾擾遭艱運安危倚大臣遠猷扶社稷宿抱齊綸去思碑遺楚來蘇歌動秦重溟問殊俗絕域駐征輪使節回滄海　天書下紫宸南邦還舊治北固挹清塵膏雨蘇凋瘵橫流扼要津論文忻得士經武正談兵淮海災千里存亡繫一人不眠憂反側嘗餅味酸辛（公取嘗災民豆餅分啖僚屬）慷慨發棠急迢遙轉粟頻那堪哀赤子忽報起黃巾飛檄平江右驚濤靖海濱功成翻殞涕算秘欲通神攬勝窮巖壑怡情洽隱淪看雲心更遠嗜古意逾新野衲忘衰朽幽居得素貧金襄騰作杖雪竇近爲鄰澗草歎承屐巖花細吐茵雖持綺語戒空老苦吟身朱紱敢輕謁白鷗聊自馴經幢如可乞玉帶復何珍法苑留佳話名山結淨因鄰侯調鼎日應許嬾殘親

午樵尚書屬題石鼓文搨本

衡山吾舊住曾陟岣嶁巔蝌蚪照赤石鸞鳳翔蒼烟斯文紀方叔神武歌周宣願公匡
聖主再頌中興年

余小住毘盧寺時李茹眞大令自海州歸以二鶴相貽忽一鶴爲野犬所斃一鶴隨余還天童亦哀鳴不食而死余瘞之松下誄之以詩

故人新自海州歸二鶴相貽近錫飛羽族忘機應不死
雲霄失侶遂無依哀鳴竟爾聲俱盡感事因之淚亦揮
瘞汝松根還作誄千秋華表事依稀

題趙仲青二尹詩集五截句

如此清才復幾人蕭然一室久忘貧厨空不借鄰家米
二尹高風自絕倫

一卷琳琅手自裝身閒却爲賦詩忙殘年絕粒茅簷下
猶對梅花嚼冷香

倩我題詩久未曾料因怪煞老禪僧拈毫欲了多年債
大雪漫山硯已冰

十年薄宦甬江邊山水多留文字緣何用豐干强饒舌
新詩句句自堪傳

君家漢水楚江頭海內爭稱趙倚樓黃鶴高飛誰可近
白雲遙望思悠悠

題趙仲青二尹神交集六首（並序）

趙仲青二尹需次明州因閱報紙與白門鄭寄伯通州張峽亭兩茂才競以詩唱酬氣味相投遂訂爲金蘭之契各選詩數十首合刻名曰神交集索余題詞回憶壬辰夏鄭湛侯宰衡陽時、君掌記室會隨湛老及其三公子叔獻孝廉赴余羅漢寺齋今鄭氏父子俱已下世光陰流電余與君皆老矣因題六截句以志今昔之感云

雲壓枯松倒寺門萬峯寒遍一燈溫攤開詩卷焚香坐
猶認高張舊夢痕

白門高詠薄層雲張拙清才亦不羣（張拙唐時名秀才善詩醉心佛理）
等是江南好風格未曾識面已知君

惟憑文字訂心知千里言情各賦詩觸我故人今昔感
春風吹鬢淚如絲

道人萬念已如霜剩有交情老未忘今日逢君談舊事
白頭還哭鄭衡陽

憶昔偕君謁梵筵香厨齋罷更流連嶽雲湘月渾如昨
彈指人間十四年

海上煙濤照眼新嗟余鬢髮皓如銀滄桑閱世心無住
支許論交老更親（此二語乃前歲與吳雁舟太史在滬上聯句語也）

天童坐雨懷陸漁笙太史即次其去秋游山原韻四首

重陰久無日淵水漲如河忽報溪橋斷誰來策杖過正

愁山寂歷更苦雨滂沱白髮哀時叟春懷可奈何
去歲辱相尋吟秋野寺深幽花然夕照細雨淡疎林喜
接高人語因聞大雅音清遊如昨日離思悵孤襟
衡嶽重來此匆匆又五年松杉青似舊鬢髮白逾前世
態紛無定禪心亦惘然惟餘蘇玉局文字有深緣
身閒心自遠詩境老逾佳好踐名山約同持繡佛齋不
妨參玉版兼可門詩牌十里松陰路何時踏翠來

懷陸太史七絕一首次見寄原韻

綠陰涼浸水晶簾白藕花香雨後添料得玉堂清夢醒
萬山青上兩眉尖

余別黃俊生司馬已三年矣今因嚴筱舫觀察小
祥來山作詩見示次原韻二首

閱盡浮雲萬變時此心孤月復誰知玲瓏岩下留題處
猶得重逢與論詩
久滅音塵欲碎琴喜聞白雪動清吟可能留此銷炎熱
坐受千巖冷翠侵

將徧游吳中山水

萬緣休歇付癡憨山水娛人老尚貪一片閒情何處著
淡雲微雨過江南

金陵聞安徽恩中丞被刺賦感

忽忽風潮震若雷皖江一夕中峰摧此眞動魄驚心事
難以人情物理推滄海橫流那可蹈白雲出岫自堪哀
眼前荊棘銅駝意都向臺城落日來

維揚懷古二首

隋帝南巡玩物非錦帆到此欲爲家紫泉宮殿今荒草
莫問瓊花觀裏花
六代興亡付劫塵綠楊城郭舊時春二分明月依然在
猶照繁華夢裏人

梅花嶺謁史閣部墓

荒草萋萋掩墓門杜鵑啼斷月黃昏欲知亡國當年恨
萬樹梅花是淚痕

平山堂懷歐陽公

獨上平山有所思公於我法未深知如何一代文章伯
祇序浮屠秘演詩

贈金山秋崖長老即題其拈花圖

江山最勝處乃得住斯人寶月或前世德雲應後身微
拈花共笑一任海生塵語罷碧松暮江天月色新

登北固山

長江此門戶第一拱雄關江勢欲吞海濤聲直撼山雲
煙生腳底樓殿倚波間坐覺金焦晚城頭踏月還

登焦山絕頂

欲縱江海目攀蘿上翠微水磨天作鏡龍挾雨為衣北
固鐘聲近南徐樹色稀（焦山北固僅隔一水不過二三里許南徐去此尚十餘里昔人樹色南徐近鐘聲北固遙之句恐未親歷其境特反其意以證其失）下方清課能明月滿
船歸

登松寥閣懷陶齋尚書

不盡江山勢都歸一覽收湖聲連海潤雲氣壓天秋日
月波中出乾坤檻外浮永懷庾太尉寂寞倚南樓

重過常州天甯寺愴然有感

毘陵城外古天甯杖策重過涕自零三老共藏多寶塔
（背長老及有乾高明二公示寂已久俱塔於磬山）故人惟剩兩晨星（謂如庵道與二師）
寒松猶是舊時翠衰鬢都非昔日青垂老江湖還惜別
可憐天地一浮萍

將歸天童贈陸无悶居士

太白千峰外歸心渡海遙難忘白雲侶如對赤城標淨
理晚年得神情一悟超高踪何處覓藍日在松寮

閶門懷古

日暮登閶門長歌生古憂夫差愚且愎釋囚忘父仇哀
哉伍子胥忠誠為國謀奈何拒不納自刎抉其眸忍見
越師來寒濤挾怒流峩峩姑蘇臺一炬成荒邱吳國旣

為沼吳王空用愁至今頭白烏啼斷吳宮秋

五人墓（即魏忠賢生祠故址）

魏閹竊權日氣燄欲薰天舉國畏其勢五人殊不然青
山埋俠骨朱戶冷荒烟坏土亦云幸名隨烈士傳

虎邱

闔閭葬於此作城霸業銷忘息戰爭獨有雄心猶未泯
不教寶劍與秦嬴

劍池

闔閭有神劍龍虎不敢窺未能勝句踐持此欲何為祖
龍亦大愚取劍留此池丹巖空受鑿長貽山靈悲

生公講臺四字為李陽冰篆下一石似低頭聽法

虎邱講臺在說法憶生公頑石頭能點靈根謀自通夕
陽移塔影爽磬度松風欲汲劍池水恐驚潭底龍

白蓮池為生公故迹花時清芬遠聞使人彌清塵外之思作詩讚之

碧池秋水湛靈根片石生公迹尚存花亦低頭如聽講
曉風殘月澹無言

真孃墓與生公講臺對峙下有白蓮池

真娘古名妓埋玉此山前應聽生公法能空色界緣白
蓮香自淨翠竹悟皆禪好學散花女殷勤禮覺仙

禮隆禪師塔

傷哉隆祖塔寂寞冷荒煙荊棘行無徑兒孫愧不賢蒼苔餘斷碣古木咽寒蟬落日來瞻禮追懷獨愴然

曉登靈巖山

靈巖蘊神秀飛翠冠諸岑落月引孤趣宵煙始一尋奇石背幽鬼古松鳴玉琴門前五湖水浩蕩開余襟

日暮靈巖望太湖

靈巖山上望陡覺太湖寬天背星辰濕滸頭殿閣寒浪花翻暮雪雲影壓迴闌我欲挾明月煙中驂白鸞

靈巖咏古四首

館娃宮

一片斜陽裏還憐舊館娃歌塵微度梵宮鼓祇餘鴉宰相惟工媚君王不戒奢樵人談往事猶自怨夫差

西施洞

巖下西施洞吳王舊幸頻遠山橫黛碧初月畫眉新水底香脂滑（香水溪脂粉塘皆西施故迹）舟中伎樂陳（夫差作青龍舟舟中盛陳伎樂與西施爲水嬉）一從五湖去寂寞苧蘿春

石城

吳王造此城何曾拒越兵徒勞萬夫力媚此一人情惟剩採香蹟甯聞步屧聲（採香徑響屧廊故迹俱存）山花亦何意猶學舞衣輕

琴臺

琴臺高突兀壘壓石城陰（琴臺在靈巖絕頂據石城之上）但惜笙歌耳那知山水音故宮餘蔓草落日滿空林冷浸吳汀水浮雲變古今

題鄧尉香雪海

鄧尉知名久我來梅已花空思香雪海洗我舊袈裟樹密蟬聲沸庭陰日影斜終須罷行腳長住白雲家

題鄧尉諾臘和尚一瀟園外萬梅花圖

一箇瀟園外禪心絕點瑕當門五湖水繞屋萬梅花行苦因持律詩淸爲飲茶何時結茅屋相伴老烟霞

與諸道人泛太湖十六韻

萬頃汪洋色遙知是太湖風帆連兩浙形勝控三吳島嶼浮空遠波濤湧雪粗四圍天作界一望水平鋪巖壑松蘿盛晨昏氣象殊餘霞朝散綺圓月夜跳珠白鳥飛難越紅塵到得無衣香菡萏雨心淨水精壺眞賞襟初愜良游興不孤況乘禪課暇還與道流俱覽古船同繫尋幽杖共扶納涼依細竹充飯煮新菰眠伴沙頭鷺趨隨草際鳧物情閒自適舟楫道無拘山晷夕逾好溪嵐淡可娛烏篷長七尺容我置團蒲

太湖舟中遣興

一葉五湖客飄然不憶歸天痕青作笠雲氣白爲衣鷗鷺如相識煙波共息機夕陽山更好帆逐彩霞飛

題吳牧園太史前溪散牧遺照二首

青錢黃犢舊風流玉帶金魚懶自謀銷受林泉最清福晚風涼月意悠悠

玉堂舊夢了無痕片石科頭小照存欲問神游向何處一犂春雨杏花村

聽枯木長老彈琴

老禪抱古意爲我撫焦桐如坐石臨澗微聞松語風禪心冷香雪（師知余好梅特彈梅花三弄）仙梵山花宮山飛日亭午片雲生碧空

海上重晤陸廉夫

湘上一爲別相思直至今那知黃浦月還照白雲心時事嗟無極秋風鬢已侵何當攜手去共上虎邱岑

過蒲作英於滬上寫竹見貽詩以奉酬

與可知名久無由一過之偶回滄海棹忽見紫芝眉秋雨涼吟屐微霜颯鬢絲憐余念鄉國爲寫碧湘姿

丁未六月嚴子均漁山昆仲邀蒲作英葉廣庭及日本滑川達長尾甲集小長蘆館爲余與陸廉夫餞別

主人敬愛客英俊盍來臻炎蒸勢方灼坐覺綠陰寒園蔬潔香飯山果滋清齊玄言發妙理涼飇袪煩喧勝遊念難再佳會情彌敦明晨悵孤棹白鶴誰爲尊一望海山遙青天愁片雲

小長蘆館雅集座中諸子有詩書畫三絕忻然再次前韻一首

一室詩書畫浮生有此時荷香涼入袖山色逼橫眉擊鉢發孤興吟髭白幾絲君詩如朗月照我碧蘿姿

德堂上座由湘來天童省余作詩見貽次韻答之

老懶渾無著飄然此地游離鄉六見菊話舊十經秋冷抱白雲臥橫隨滄海流吾宗得骨髓捨子更誰求

漫興疊前韻

吾道甘寥落蕭然林下游一從泯照用不計有春秋粉碎虛空骨平吞巨海流聖凡皆夢幻老矣復何求

四明文晉卿太守將解印寄詩留別次韻以送其行

青天好明月惜被片雲封倘覺清輝影猶懸碧澗松金風期一振玉傀又重逢終踐名山約探幽意莫慵

喜見陸漁笙太史三令郎戲成一截句奉贈

兒孫繞膝又添丁桂蕊蘭蓀香滿庭何事相逢成一笑
老人星有小文星

重陽追輓世伯先廉訪（并序）

去年九日前浙東觀察使世伯先廉訪偕幕客來太白山登高作詩繪圖見貽且致書江督端尙書爲本寺乞唐人經幢藏之奎煥樓今年四月卒於皖臬任所重陽對菊感舊傷亡泫然賦此

去年九日使君來今歲重陽安在哉黃菊有情應墮淚
青山無語自生哀蒼茫人事眞難定寂寞禪心老益灰
遙望皖江空一哭不知旅櫬可曾回

郫邑何珊瑚茂才精岐黃術活人無算年七十與其孺人今秋同日而卒詩以輓之

名山樂道養幽姿一笑相逢憶往時早識杖鄉還杖國
不爲良相亦良醫紅顏伴讀人爭羨白首同歸事益奇
惟有劉樊堪合傳又添仙眷赴瑤池
玉几峰高對結廬經過猶記晚涼初白雲蒼狗看浮世
紅樹青山讀異書曾折梅花勞記我（拙集舊名嚼梅吟君懷余有折梅還寄閤梅人句）欲歌薤露渺愁余虎溪蓮社都寥落垂老天涯
故舊疏

余住天童六載將滿陸燕笙太史作詩相留爲七絕句一章酬其雅意

六載離湘鬢已斑身如倦鳥苦思還忽傳仙客瑤函至
留住孤雲不出山

附陸廷黻和作

七十二年鬢已斑相逢安肯放君還題詩願乞如來
佛蹤跡長留太白山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七

涂茨衡太守由奉省罷官還湘爲庵男韻詩見懷次韻奉寄（有序　戊申）

憶光緒丙戌六月十五王壬秋先生集諸名士開碧湖詩社獨遺王雁峰山長因有詩見嘲云長沙近事君知否碧浪湖邊多鯽魚是年十月初九郭筠仙侍郎於玆作展重陽會余爲代邀雁老赴會而城南杜仲丹熊鶴村各以事不至侍郎賦七古一章中有句云王郎妙語誰能識碧湖便可名金鯽城南詩老掉頭去釣竿魚尾不相値又贈熊鶴村云我亦鯽魚甘受餌君如鷗鳥獨辭温明年上巳公與陳伯嚴約余同友人修禊湖亭分韻賦詩遂題鯽魚第三集於卷端今名士鯽魚半隨物化讀侍郎詩不覺感慨係之

紫微山上碧湖庵佳節同游三月三集鯽已曾成妙語聽雞且共佐清談喜聞彭澤官休早不戀邯鄲夢正酣我爲故人頻禮佛祝君多福更多男

二疊前韻再寄

不將朱戶易茆庵誰識先生所貴三早許雕龍成絕藝還思捫蝨接新談有才身遁名難晦無酒詩成興亦酣還憶老懷應自慰盈階瑞草並宜男

王益吾祭酒近於湘中賦庵男韻詩有却憶天童吟伴還即論燒指亦奇男之句因有感三疊前韻奉寄

葵園幽寂似禪庵（公住長沙荷花池園中多葵人以葵園先生稱之）一別雲松歲兩三滄海浮漚觀世態河汾舊學向誰談不愁對鯉趨庭缺定卜飛熊入夢酣（余曾爲公代謌普陀大士祈嗣）指日荷花誕靈秀一花一葉一童男（報恩經云鹿母夫人見池中蓮花誕五百童男）

酬陸漁笙太史四疊前韻

玉堂人老似居庵閒徑無心益望三愛看梅花存冷趣懶翻貝葉喜僧談烏紗黃綬夢俱遠白首青山酒半酣晚歲林泉有餘樂兒孫繞膝又添男

附漁笙陸廷黻見贈次庵男韻詩

我是山陰老學庵送師歸渡碧湘三未容密室常時聚且得離筵片刻談鐵可成金言太重（謬爲易一二字推獎太過）茶堪當酒興猶酣他時再入天童去儻許皈依作善男

五六疊韻奉酬明州太守夏閏枝太史二首即以留別

郡齋清冷似僧庵聽鼓趨衙吏兩三莫畏春愁生白髮且標神理縱玄談平倚折獄心猶稟中酒看花興未酣難得風流賢太守肯從野衲詠庵男

碧湖湖上有荒庵歸去言尋老友三（謂王益吾祭酒王壬秋徵君葉煥彬吏部）閒逐鯽魚聯雅集共親鷗鳥暢幽談湘清嶽峻詩應好柳暗花明春正酣莫笑頭陀無眷屬白雲隨杖即僧男

附閏枝夏孫桐和詩寄公屢約遊天童牽於塵事未果適示庵男韻詩率和

浙東佳處有茅庵十里松存尙二三望裏雲山不可

即座中風月每傾談春寒十日晴猶殢梅瘦一枝花未酣何異樊中仙翮羨低頭媿煞杜陵男

寄公將遊金陵叠前韻送之

頭白耽詩老一庵狙公閱世笑朝三未爾文字齊非障能歛機鋒却耐談入海孤帆烟皆渺逝江春雨意沉酣乳鴉流水清谿路儘許投詩弔阿男

贈黃懺庵司馬七叠前韻

甬上詩人黃懺庵夜吟對月影成三白雲天遠安能問紅雨樓空不忍談（君亡夫人有紅雨樓詩卷）品竹虛懷心更逸看花老眼興猶酣痴情代訴慈悲佛早晚還生福慧男（觀音經云欲求子者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附懺庵黃家鼎次韻奉酬寄師贈句

清夢常迴東谷庵（天童東谷庵爲天嶽禪師退居）入慚雅約負重三（前年大作有後會還期三月三之句）離情因結林泉習鼓興還爲風月談詩寄草堂春意滿書藏石室古香酣他時倘許拋家計願共高僧採蕨男

再次元韻補賀寄師新得端午神岩幢

阿育王山永壽庵百梁幢出鼎而三（指鄞縣三唐幢）天童新得千年物世界應增一美談剝蘚爭看文字古選箋拓藉墨花酣永康茅舍乾元樹鎭寺堪稱伯子男

寄呈笠雲本師八叠前韻

麓山飛翠蔭千庵我法羣推不朽三最恥小乘圖自了惟將眞諦與人談轟雷掣電禪機捷臥虎跳龍陣酣（師機鋒敏捷而書法尤工）杯度東瀛動朝野香花爭散女偕男

山中即事九十叠韻

萬樹梅花繞一庵絕無人問法門三（謂大中小三乘法也）看雲倚杖聊行樂聚石爲徒祗自談日出飢蜂飛正鬧雪銷凍虎睡初酣老來魔佛都無奈山魅何勞幻女男

海水搖天綠入庵滄桑遷變已經三芋香衲衲蒙頭臥柯爛仙樵戀手談瘦石幽花禪更寂薄雲微雨意遲酣

山園日涉自成趣笑指雛生是小男

趙仲青二尹次庵男韻贈別言及亡友鄭湛侯明府及其子叔獻孝廉不勝山陽之感十一疊韻

莫憶衡陽江上庵（仲青曾充衡陽令鄭湛侯書記）鄭虔已死絕亡（亡讀無）三讀君詩好驚奇作嗟我情痴忍痛談游宦人間才未展修文地下興應酣平生最小偏憐子（湛翁三子叔獻最慧惜早喪無嗣）天喪還傷無一男

贈趙二尹十二疊韻

六年掛錫甬東庵一月相尋至再三每對青山思舊事欲傾滄海洗新談片雲隨意生涯冷薄宦耽吟興味酣

莫怪老禪頭雪白見君生女復生男

附漢陽趙潤贈詩二首贈別

飄泊東南老龔庵閑雲野鶴共君三衡湘蹟夢從頭憶（識師於衡陽羅漢寺今十七年）翠紀遺文忍淚談（謂鄭湛老及叔獻孝廉）寥落知交惟白足別離時節又紅酣青谿游到須回首蒋妹才華背勝男

此去鐘山莫結庵歸來應趁節重三長將似我驚虬叟大局如棋憤史談輸爾天涯行得得恍予塵世夢酣酣何當再釣晴川水供餌還欣有小男

警世二首十三四疊前韻

世界都藏一粟庵佛身無量且言三（謂圓滿報身清淨法身千百億化身也）拈花迦葉微含笑杜口維摩默不談聲色叢中呼不醒公侯枕上夢方酣可憐滿眼痴兒女六賊家家認作男

萬松青鎖定僧庵降伏貪嗔痴毒三（佛經以貪嗔痴爲三毒）要把虛空成粉碎始知箇事絕言談木人中酒醉難醒石女懷胎春正酣打破重關關棙子男兒到此是眞男

太白峰望海十五疊韻

太白峰頭望海庵望中何處有山三越人天姥猶眞語海客瀛洲總妄談賀監高風今何在謝公游興昔曾酣

鎚幽鑿險功非淺論賞宜封一等男

明州旅舍書懷十六疊韻

爲客明州旅泊庵（明年古有旅泊庵蓋取楞嚴經旅泊三界示一往還之意）三年已滿又重三（余住天童已六年矣）也知香火緣前定亦畏風濤海上談片石孤雲還衆賞千花萬柳戰春酣彌陀慈父應憐我願作蓮胎最小男

將之金陵舟至吳淞阻霧夢游廬山覺而賦此

我自昨日辭甬東黃浦小駐何匆匆金陵迢遙隔春渚乃欲破浪乘長風濃霧蔽江不得渡孤舟兩日仍吳淞忽夢淩雲生羽翼步虛疾可追冥鴻鍾山彈指颯已到

故人一笑皆相逢便携笠屐陟廬嶽五峰秀攬青芙蓉三峽銀河落天半借此蕩彼塵海胸虎谿嘯聲猶在耳踏月還聽東林鐘蓮社高風應未墜吾將老此巢雲松

二月一日金陵對雪

金陵城頭暮飛雪重衾一夜冷如鐵曉起登樓一倚欄在目無塵皓以潔三山二水分瀰漫白鷺青天同一色烏鴉翻空微弄影素娥含輝深匿跡門海玉龍與方酣嘶風鐵馬愁欲絕三農計日動春耕六出非時豈云吉老禪憂世畏年荒詠絮無心苦民疾

對雪贈梅癡子李二翰林

四山失繁翠高閣遠生寒江城一飛灑天地皓漫漫凍鶴飢無語梅花冷自看誰能比孤潔清詠獨憑欄

杭州白衣寺松風和尚哀詞二首

末刼同塵轉願輪那知爲法竟亡身可憐流血開風氣師是僧中第一人（師以興辦僧學爲頑學輩深嫉致慘死）

西湖回憶早涼天紅樹青山共放船一別便成千古恨春風吹鬢淚潸然

由四明還長沙途中雜感得七絕十首

大海浮杯歲月驚可堪頭上雪千莖多時不返瀟湘棹夢覺衡雲繞足生

千里雲帆掛浙東歸心山色兩爭濃金焦殘雪歷寒翠疑是卧波雙白龍

夕陽野寺擁晴嵐沿路春光絕好探萬頃煙波舟一葉落梅如雪過江南

采石磯邊碧柳垂舟人指點謫仙祠祇憐醉月騎鯨去同是人間未醒時

江上迢遙望九華此身便欲伴煙霞（金地藏送童子下九華詩云此去不須頻下淚老僧相伴有煙霞）自嗟瓶鉢塵中老孤負蓮花大似車（余嘗夢登九華見金池五色蓮花大如車輪）

九江飛夢上廬山遙見仙人跨鹿還長嘯一聲寒月白忽驚身在水雲間

百戰山河霸業空我來赤壁哭英雄孫吳差足强人意留得周郎一炬紅

一葉東來汗漫遊大江淘盡古今愁舉頭却揖青天月照我還登黃鶴樓

海上狂龍解聽經三山長在袖中青無端忽起還鄉念春水茫茫渡洞庭

青草湖邊浪作花黃陵廟口樹棲鴉禪心老去渾無住猶望長沙是我家

長沙小憩仍歸天童感事四首

離鄉忽已老兩鬓雪霜侵春草動歸思孤雲生遠心吟
餘滄海遠愁入碧湘深太息芷蘭地風騷失舊音
刦尋舊行徑亂草没幽蹊不問蓮花淨今成濁水泥買
燈愁室暗寶筏奈川迷遐矣覺皇遠誰堪化闡提
孤舟歸遠客獨詠動哀情白足欲何適滄溟空自淸刦
憐吾道拙不與世途爭惟有中天月依然永夜明
又欲浮杯去高棲海上山行將孤笠影歸掩萬松關黃
鵠不復返白鷗聊自閒何須得丹訣而後棄人間

王益吾祭酒以二絕句題余吳中游草即次韻書

懷

吟風弄月且消閒說法其如石太頑自笑萬緣休歇盡
猶餘一髮甬東山
山河大地鏡中痕歲月如流萬馬奔虛擲空門閒甲子
祗依山谷作詩孫（余俗姓黃爲山谷老人遠孫）

附王祭酒原韻二首

說法觀空未是閒缽龍泥虎太癡頑何如揷脚塵中
去踏徧江南兩岸山
道人佳句兩天痕（自註師憶天台茅庵有衲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靑壓是天痕之句一時傳誦頃太湖舟中詩天痕靑作笠雲氣白爲衣亦佳句也）閒送雙輪費夜奔遊
想靈巖最高處俯看萬象盡兒孫

戊申二月由四明還湘喜晤編修黃覲與太守匆
匆又東下蒙贈六絕戲爲拗句次韻奉酬即以
留別

孤帆渡海烟冥冥湘上蘭橈時一停欲訪騷人問漁父
呼他明月醉中醒
不羨朝天獬豸冠（公曾官御史）夢魂猶自墮長安書名並與
麓山垂時見龍蛇蟠筆端
資江之水潔且廉資水之山幽而嚴白水濃煎香勝茗
黃虀淡味淸如鹽

老年愛靜倦論文中酒看花意刦勸白首蒼山自來去
拂衣長嘯芙蓉雲（芙蓉山距公家不遠劉長卿宿芙蓉山詩日暮蒼山遠即其地）
道人學道詎貪名詩草刪除苦又生一曲陽春知寡和
滄溟聊答棹歌聲
行腳天涯太遠忽乖楊根不繫飛蓬此後蒼茫雲水隔
惟憑梅鶴寄書筒

附黃編修原韻六首

戊申春半雨中寄禪大師見訪因言前年鄞
縣陸漁笙學使有詩篋奉寄如達左右宜有
報章寄師維舟將發率成六絕聊以贈行並
柬漁笙學使

風風雨雨暨冥冥難得幽人展齒停世事祗今無可說祗應長醉不須醒

寒山拾得吾湘雋肯讓彌天釋道安卓錫名山今欲遍盡收甌越入毫端

無田不退詎非貪長笑東坡律太嚴豈料而今須早計莫羞送老祗虀鹽

身將隱矣又焉文老不成名每勸勤多少音書遲作答篋中常擁吉祥雲

浙東詩伯舊知名咳唾隨風珠玉生信是山高人寡和吟髭撚斷不成聲

隴頭昔別太匆匆湘上今歸類轉蓬此去句章逢太史煩將小東代詩筒

春山漫興

地勝遺塵事心清妙見聞琴聲微雨潤花韻夕陽熏樹樹啼黃鳥峰峰生白雲翻嫌幽賞足欲覓個人分

去夏閒遊吳門蒙陳伯屏中丞贈六絕句携之還山遲遲未報今春禪誦之餘謹次原韻奉寄

春風花鳥樂陶陶遙想元龍意氣豪萬頃太湖波浩渺青天一月出雲高

文章政事儘堪傳玉局人稱是上僊共喜爲霖能澤物莫嫌覓句未忘詮

白頭開府已嫌遲肯讓瓊林挺後枝應愛吳中山水勝簿書有暇輒哦詩

如毛羣盜漸皆平返旆爭傳父老迎黃犢一犂春雨足田歌聲雜凱歌聲

見說探梅鄧尉遊冷香如月淡難收碧紗籠內新詩在不羨山門玉帶留

煨芋能嘗個味眞清風一拂物皆春他時李泌衡山頂守護烟霞有替人（南嶽烟霞峯舊有李鄴侯讀書堂）

附陳中丞原作六首

入社攢眉我媿陶浩園人盛虎龍豪（自註余入都時師邀王益吾王壬秋徐叔鴻於浩園爲余餞別今已八年矣）遠公別後鬢如雪又見詩篇尺許高

白梅高詠世爭傳有雪無春句欲仙（自註師詠白梅詩有意中微有雪花外欲無春一聯爲名流推服）疎影暗香誇絕唱較來終是落言詮

探梅鄧尉已嫌遲綠葉成陰子滿枝我及早春香雪海羣禽啼處獨吟詩

金閶名勝數天平路轉山椒萬笏迎洗鉢泉鳴松籟歇靈巖遙送塔鈴聲

元墓山高記昔遊太湖一角望中收老僧爲說南巡
盛到處琳宮聖藻留

兩浙名山愜道眞羨師飛錫五經春擬謀楊于一區
宅也去西湖作主人（自註余將移家杭州擬貝徐文定舊宅作廬）

寄贈葉煥彬吏部三絕句並序

曩在湘中疊崑崙韻贈易實甫觀察有儂中諫
草都成血衣上天花不着痕句吏部見之喜曰
上句切實甫曾上萬言策下句則似僕爲人蓋
僕少年斷絃至今不續不娶雖花天酒地日事
遊戲此心寔如此詩可作贈易葉二人實翁聞

之堅持不可曰烈女不嫁二夫佳句可改貽二
人乎余因以專贈實甫吏部覺頗不值余而余
每欲詠吏部之爲人苦思不得時閱十年忽於
海上一夕定起海淨天澄圓月獨朗忻然得三
絕句爲之寫照

波澄水活湛如鏡樹老心空翠欲飛恰似吾湘葉吏部
萬花繞座不沾衣

不居朝市不山林別有飄然獨往心魔佛界中難位置
老僧入定費推尋

雨過微雲淨碧虛一輪皎潔此心如新詩吟就佛應笑
遙寄維摩長者居

春雨既晴坐聽谿聲頗悅禪寂

北澗初過雨東風旋作晴薄雲當戶散新筍負牆生忽
忽春將暮纖纖月自明茅堂清不寐支枕納谿聲

繆筱珊太史借其少君子彬及江君詠秋來遊天
童賦詩以贈

高人選勝到長庚五里喬松夾道迎獻翠遙峰微露髻
催詩好鳥不停聲僧因愛客初沽酒天爲看山不放晴
應笑老禪躭寂靜未陪吟屐踏雲行

山行

巖戶晝猶扃幽人睡未醒鳥聲穿樹碧石色補天青岩
瀑濺衣濕谿花吹袂馨誰於看雲處添築小茅亭

贈長庚庵主

五里松陰路長亭復短亭谿花然澗碧林鳥語爐青聽
梵虎心醉看人佛眼醒山河是何物都向定中冥

谿行既暝投宿山寺花鳥泉石湛然清麗賦詩以
志幽賞

俯視諸人暝山門倚樹端泉聲松徑曲花氣石幢寒野
鶴巢雲穩鄰雞唱月殘老僧清課罷燒筍供晨餐

暮春示衆一首

春夏之交草木深及時舉眼細參尋若看柳絮休迷雪
莫摘枇杷便當金

陸漁笙太史約來山作浴佛會至期未赴八月中以七古一章見寄次韻奉酬

四月初八最吉日相期共浴黃金佛青山望斷夕陽斜
良辰難再苦易失去秋不速公自來布襪青鞋何坦率
今年有約竟不踐得非懼遠而悅尺禪房留掩客生嗔
曼陀花雨空盈室忽聞雲中鸞鶴鳴驚斷草間之蟋蟀
調高自古少人和紉茲詞義俱妙密焚香細讀重和南
勉步清塵破愁疾玉堂人是地行仙大壽已過古稀七

嗟余五十鬢早霜趙州齊年恐未必且學無生悟不死
不死奚假養生術但願五嶽皆遍游黃犢足健如我膝
歸來還訪東林舊論交更勝膠投膝休飽聯吟那足儔
支許神契或可匹惟恠咋者不赴會有如臨陣先逃脫
萬松關前虛佇立白佛請究維摩詰

夏日即事

雨過炎威欲受降陰陰夏木影搖窗日斜風定池波淨
白鳥飛來時一雙

招友人入山

十里松陰路未遙莫辭雲窩老僧招青山却許勞人逸
白髮寧教顯者饒竹裏琴牀經雨潤花間茗碗借雲澆
休嫌野外盤餐薄苦筍香芹頓頓燒

東坡西湖觀荷花有貪看翠蓋擁紅粧句陸放翁翻其意云猶嫌翠蓋紅糚句何況人言似六郎語雖妙而墮小乘余於此二句各下轉語

妙淨靈根植已深綺塵雖近未能侵莫嫌翠蓋紅糚麗
要識渠儂不染心

不礙人言似六郎天然色相那容藏能令佛土隨心淨
賴汝華嚴吐妙香

贈張子過觀察二首（時公任甯紹台道）

使節臨滄海波濤靜不揚魚龍春睡穩花木夏陰長碧
沼供垂釣青山對舉觴白頭清興足猶自課蠶桑

衙齋在城市水石亦澄新魚骨矮支座鳥雛低趁人（道署後園樹密鳥多有魚骨一節大數圍用以支座公有領海不駭魚骨大巢林惟傭鳥雛多之句）海山青
在眼池月白隨身何用乘簪笏居官轉絕塵

戊申夏六月易哭庵觀察自羅浮來遇過於旅舍邀游天童公獨往靈峯尋葛仙翁遺蹟還禮育王塔過鬼谷祠爲長短歌行及五律七截若干首見示余以住持事繁不能次韻奉和聊題五律四章以志名山之幸云

山川靈秀氣都入短長吟明月鑄詩魄白雲生道心千
巖泉灑而萬壑翠飛襟我爲玆山幸於今得賞音
意昔大潙頂迢遙冒雨來徧窮巖壑勝還帶水雲同得
句花爭雨談禪舌若雷前塵餘影事（余與觀察游潙山有五絕門影詩百
餘首今裝成長卷）回首不須哀
湘中別云久海上遇何遲還自羅浮至同探太白奇稚
川勞問訊鬼谷又題詩獨禮育王塔人天俱淚垂
名山遇才子泉石亦生香虎阜前因勝（哭庵爲張夢晉後身）龍華
後果芳英雄休自苦詩酒不妨狂他日事明主還應奉
覺皇

月夜舟中與哭庵觀察話舊得四絕句奉贈
躋險探奇老未疲千巖空翠袖中隨山靈欲黛愁君至
囊括雲霞了不遺
憶昔潙山冒雨游今宵又泛越江舟痴情共祝青天月
還照同游到白頭
憐君青鬢漸成霜相見無言祇斷腸淚海已枯情獄碎
人天消息兩茫茫
山水緣深富貴輕杖頭五嶽儘逢迎哭庵莫哭宜狂笑
成佛生天定此生

普陀山次易哭庵觀察原韻二首

四山無路出惟與碧波鄰海是大圓鏡龍爲善女人林
中紫竹秀世外白華春願乞楊枝水閻浮洗劫塵
麻姑三見海揚塵今我重來三十春波底魚龍仍聽梵
林間猿鶴尙親人自憐衰鬢非前日却笑浮漚是此身
誰識南詢參訪意百城烟水渺無垠（華嚴讀有華嚴海會童子南詢百城
烟水渺無垠詩）

白蓮臺題壁次哭庵觀察原韻一首
普陀眞佛地海作水晶宮梵聽潮聲裏詩成龍氣中歸
雲穿樹綠落月浸霞紅欲問圓通理音塵未可空

再次哭庵觀察感懷原韻三首
觀空復何著夢幻此身留減食常施虎浮杯欲度鷗雲
山雙屐徧世界一毫收我欲抱圓月同乘大願舟
數盡恒沙劫輪廻更幾生塵堆情獄峻海積淚波成已
異人天路猶聞哭泣聲吁嗟三界苦向佛早輸誠
吾宗久寥落誰可續傳燈花笑如來佛雲埋入定僧聖
凡成異轍大小說三乘最上毘盧頂何人踏翠登

登洛迦山次哭庵觀察原韻四首
地靈山色好佛放翠毫光欲入三摩地來乘普渡航黑
風吹海立白浪打天狂愛看蓮花險高吟過此洋
念彼觀音力波濤了不驚片雲孤笠重大地一漚輕龍

象威原大鯢鯨怒已平我來登覺岸便欲了浮生

海上浴迦勝開山不計年偶嘗甘露水如到吉祥天忽草敢禪座曇花現法筵返聞聞自性妙用不唐捐

渡海難爲水浮杯更入山蛇王峰露髻龍女翠拖鬟帆影來天外鐘聲出樹間夕陽詩正好舟子喚人還

後寺題壁追懷化文長老

萬國仰慈航蓮花水亦香樓臺含蜃氣日月繞龍光海色千重碧金容丈六黃此中無六月坐覺衲衣涼

環山皆梵剎後寺最幽深法雨留天額松濤宣梵音浮空多翠浪佈地盡黃金欲作中興頌南能煥寶林

次哭庵別普陀韻一首

禮別蓮花座蓮花正發花潮頭方聽梵天上又迴槎海水皆流淚仙人亦戀家慰君惟學道莫更訪摩伽

贈武當玄都觀道士虔繼修二首（並序）

道士姓虔名繼修未出家時曾截指和藥療父病未幾母疾篤或言食子肝可活繼修哭禱神前手利刃刳腹出肝割一片長三寸許煎湯食母復納餘肝於腹以髮縫創口母既生繼修亦無恙設使割肝時稍知有身則不能無我又何能無痛也後母死遵遺命與弟繼成於武當玄都觀爲道士不火食恒生啖瓜菜芋菽以自飽逐父母忌日七日不飲水而精神不稍衰日行百里無倦容武當天柱峰距均州百二十里繼修望州城歷歷可數其雉堞近城行人可辨男女其目力過人如此初督學使奏其事未報及繼修游京師和碩肅親王見之以狀上聞蒙

賜純孝眞人嗚呼如虔道士者亦眞可謂眞人眞可謂眞孝子矣因爲五言二首讚之

武當虔道士苦行事多奇截指父病起刳肝母病醫孝思通帝座天詔下瑤墀縱得沾恩渥戕身亦可悲

豈獨黃冠者濟修世有無忍饑恒絕粒煉藥始開爐放鶴三山近銜雲一笠孤丹成或相訪飛劍莫驚吾（飛劍乃呂仙參黃龍禪師故事見指月錄）

秋夜書懷

碧虛圓月漸東升獨照蒲龕老病僧再上青山生白髮夢中黃嶽負蒼藤（余聞黃山幽峭欲往結茅不果）悔因識字多生障悞墮狂禪最下乘心印光潛塵海暗殘宵掩淚續傳燈

和陳屺懷秋夜一首即次其韻

卧看滄海欲揚塵忍淚悲天更憫人黃土青山骨未冷（此句實有所指非泛語詞也）白雲蒼狗變何頻興亡氣運誰能識文

字知交老漸契石火光中吾與子且留來去自由身

夜起

夜起寒階踏葉行松陰涼月逗微明幽花爭向霜中吐
佳句偏從枕上成頗覺山居閒有味却憐世態淅無情
相交惟愛孤雲淡不逐人間作雨晴

戊申六月陪易實甫游普陀各得詩十餘首實甫有海是空王淚雲爲織女槎三代以前無貝葉六經而外有芙蓉龍來拜佛成童子客到游山變女人之句頗自得意而余作無傑出者十月十四日由䆀城還山於禪寂中因憶前游忽得七律一首不獨可與實甫抗衡恐古人亦未道過實翁見之必首肯曰吃和尚勝我矣

到此彌知佛理深普門日夜演潮音（法華經有觀音普門品乃佛讚大士三十二應說法隨機之妙）遮爲大士出塵相海是空王度世心今古
滄桑從變幻魚龍多少任浮沉喜游華藏莊嚴刹吐我
平生浩蕩襟

甯䆀僧教育會成立有以匿名稟省垣總會者作此奉寄以代解嘲用釋疑謗

天竺天童若弟兄豈容謠諑間深情江河水合歸滄海
星月光涵混太清浪蕊浮花空自鬧春蘭秋菊亦何爭

白衣大士應含笑兩寺原同一寺名（總分會俱設白衣寺）

戊申十月二十四日伏讀
大行皇帝
太皇太后哀詔泣感四章

龍馭升遐祇數時
慈暉寢耀更堪悲內訌外患憂方亟搶地呼天痛莫支

日月雙懸霄漢久山林同沐
聖恩滋（戊戌變法有詔毀寺汰僧者聖慈不許其議始寢）
翠華邈矣嗟何及草木無情亦淚垂

文宗憂國病橫戈
車駕倉皇幸熱河縞素六軍天慘澹蒼梧雙淚日滂
沱終平大亂金甌固重勒中興石鼓詞垂老
鑾輿猶出狩白頭揮淚別宮娥

忽聞
哀詔下神京北望河山涕自橫宵旰勤勞心未已烟
塵澒洞夢還驚豈無膏雨蘇彫瘵儘有瘡痍累
聖明泣問昊天胡不弔彌留猶自念蒼生

日月無光氣慘陰空山猿鶴動哀吟敬天法
祖思
堯德掩泣承歡見

舜心（伏闕　大行皇帝每得疆臣嘗奏恐慮聖慈　秘不以聞）悵望前星虛
帝座忻聞
大業
嗣皇音
賢王攝政應强國早慰
先朝聖慮深

贈張讓三六絕句（並序）

余耳讓三名垂三十年惜未一見戊申孟冬君自西江返棹始得把晤於寒花瘦石間語及故人半君師友不禁泣下君笑曰禪寂人亦復多情我幸識師卅年後不然亦爲汝薤露歌中人矣其言雖戲實傷心語也君行將仍赴章門馮中丞幕感爲六絕句贈別並訂明春天童之游君如不嫌山僧字醜當作倒薤書以代桃符嚇鬼但恐倉頡見之而哭曰吃和尙吾不奈汝何當退避三舍君以爲然否呵呵

海內才名自昔聞空山寂歷最思君西風落葉滄江晚
一笑相逢話白雲

甬上重來哭逝波白頭那禁淚滂沱喜君遲見山僧面
未入山僧薤露歌

詩人海藏鄭蘇龕與君味道是同參不嫌老去風情在
却怪頭陀痴又貪（蘇龕贈余詩有痴而又貪佛所訶）

仙江風浪薄雲鴻笑我名心老未空多少深山閒甲子
銷磨都在苦吟中

相交太晚別彌難雲際孤帆不忍看一片離懷海天闊
西江煙月若爲寬

遙指雲峯落照邊明春山筍正當年歸舟應趁清明節
乘興來參玉版禪

冬月十一夜飯張讓三宅問故人厲季龍於前數日病故明日往弔柩已出矣爲詩輓之

寒月西風颯鬢絲故人云逝不多時四明舊雨交尤早
一束生芻哭已遲却對寒花思病骨忍歌薤露戲哀詞
甬江吟伴今寥落白首青松祇淚垂

前年歲杪朱古薇侍郎游天童許題詞相贈遲遲未報戊申殘臘余由白門還甬取道姑蘇奉訪戲投一絕句以代索逋之役

雲衲衝寒索舊逋殘年風雪過姑蘇梅花一樹朦朧月
此是詩人避債圖

二月朔國喪期滿遵制剃髮感書一絕（己酉）

鳳輦龍輿俱邈矣猿啼鶴淚恨何如兩宮聖澤留方外

一髮千鈞不忍除

衡山陳仲明余湘社中人別十年矣宣統元年遇於甬上以詩投贈感次其韻

湘中昔結文字契甬上今還笠屐親笑我甯非學道者與君俱是不聞人白雲出岫終爲雨碧海浮杯遠避塵十載茫茫隔煙水無端邂逅亦前因

論道一首次陳屺懷孝廉韻

石爛松枯嬾問年龍眠虎卧各安然固知靜者心多妙莫怪山僧語太顛大地平沉猶是妄虛空粉碎未爲禪欲參最上眞乘法百尺竿頭進步前

戊申夏薄侗人將軍由京師來游天童一宿即去手書林壑尤美橫額及集五言聯寄贈賦五律二章奉酬却寄

如何天上客忽下綵雲間遠渡滄溟水來登太白山不知珠履貴却愛衲衣閒一宿匆匆去青松憶妙顏

華簪心自遠林壑興猶餘閒集古人句親爲老衲書深情通尺素千里附雙魚遙問長安訊瓊瑤辱贈余

余在湘時陳述猷屬題虎溪三笑圖遲遲未報閱十年矣已酉春仲星悟上人由白門寄書代索乃賦五律二章用償宿逋

三賢俱異道一笑各千秋緬想虎溪月如從蓮社游披圖餘勝蹟題句徧名流笑我枯吟久詩成今白頭

疇昔居湘上每思題此圖辭心十年別把筆一言無杖錫來江海雲山隔楚吳還君詩債緩才鈍莫嗤吾

壽昌寺送郭沅芷明府北上次見贈原韻二首

古寺囂塵隔疏鐘暮雨沉何堪折柳咏還對落花吟報國匡時志看雲出岫心關河一揮手寂寞綠蘿林

春草碧如此離懷那可論惟持一尊酒聊贈遠人言宦海帆爭渡廉泉道自敦天涯在庭戶此別莫銷魂

題張讓三小像

此老誰能識翛然吏隱間看雲心更遠籌筆鬢先斑世事眞成笑浮生好自閒請觀身外影一笑豈君顏

采蘭貽桑鐵珊觀察詩一首

寂寂深林下忻忻亦自芳惟伊君子德佩此蕙蘭香采自幽人谷來登大雅堂清芬懷滿袖高咏莫能忘

靈峰解嘲三絕句

耳邊鼠雀紛紛訟脚底風濤滾滾翻正我那伽方入定龍爭虎鬥亦忘喧

捨身飼虎虎方飽割肉餵鷹鷹復饑即把靈峰作頭腦施他亦是佛慈悲

也知忍辱是波羅世事如雲一笑過我吃十方君十一老僧翻爲作檀那

己酉又二月由而江乘舟至官橋浦過陳屺懷孝廉居二首

坐惜春將去幽懷鬱不申遠浮江上棹言訪意中人碧海雖難塞白鷗猶可馴所思在林麓應可接清塵

萬峰青不斷中有異人居水石能清瘦雲霞自卷舒老僧來問訊童子罷攤書坐覺江村晩歸舟十里餘

由二六市行至羅江登舟有作

自笑身軀重輿夫不肯肩行將六里路省却一韃錢野

寺鐘初動江村月正圓芒鞋雖踏破猶自意忻然

洪佛齋茂才自慈谿來以詩見贈作此奉酬

之子有宿慧冥心契佛乘遠攜溪上月來照定中僧一見渾如舊清言得未曾何當紫藤杖共躡白雲層

張讓三自江右新歸枉顧白衣寺喜贈

去冬揮手別忽忽半年餘久看廬山瀑仍還甬水居吏情閒更遠豪氣老難除笻杖引涼步尋僧月上初

招張讓三入山銷夏

老僧閒不住極望箇人來高卧雲侵榻遙聽瀑吼雷荷香清暑氣松籟引涼杯佇立溪邊路遲君日幾回

己酉六月宮保岑雲階尙書偕高白叔內翰胡濟生張子京太守夏香孫直刺秦薇卿大令由普陀來游天童奉贈五首

繁星森歷歷片月皎然孤直道宵諧俗明珠豈受污上書辭北闕垂釣向西湖欲把靳王比騎驢也不殊

結伴到天童雲霞爲改容山閒水精域海湧金芙蓉且坐溪邊石微聞花外鐘自然無暑氣涼透萬株松

一解簪纓累能爲汗漫游三山青入袖五嶽翠盈眸遠別雲中鳳閒尋海上鷗可憐憂國淚偏對老僧流

憶昔西巡日中原板蕩時人誰仗忠義公獨起熊羆二

聖廻金蹕千官肅玉墀慈顏勞上將喜極淚翻垂

如何王者佐閒散野雲鄉勳業惟看劍豪情賸擧觴披襟談舊事流涕念先皇我久遺塵慮因之意不忘

沖主求賢急煙蘿暫息機終廻鸞鳳駕莫戀芰荷衣去國人皆惱尋僧世已違祇愁丹詔至還與白雲飛

余近喜讀孟東野詩輒不忍釋手憶湘綺翁言余祇可島瘦不能郊寒心竊愧怍己酉七月登玲瓏巖尋廣頭陀覺傾巖峭石古樹幽花俱酷肖其詩因戲效一首

一步一廻首細領煙蘿容秋花潤渴壁微雨蘇病松偶

攀瘦藤上忽與枯禪逢綻衣不用布自剪雲片縫

夜登玲瓏巖

老僧好奇險古洞夜探探螺旋佛頭綠螢飛鬼面鑑披雲踏松影掃月坐蒲龕到此忘炎欝禪從冷處參

鹿律師於玲瓏巖習頭陀行蛇虎狐鬼紛來相試一定攝心萬魔拱手因作伽陀二首奉讚即題巖壁用策蕭修

一笑諸緣淨千巖片石懸代燈山鬼睒煮茗毒龍涎靈境不可住虛空無礙禪百城煙水渺會踏鐵鞋穿

眞欲外形骸苔生而不揩狂猿從習定瘦虎伴持齋煨芋延殘息寫經臨爛柴何勞營壽藏長被白雲埋

月下聽爛雲和尚彈琴

老僧夜忽起涼籟颯衣襟俯澗坐危石焚香調素琴冷泉繞指皎皎月傳心不悟禪中理焉知絃外音

己酉夏秋大旱四詣龍潭禱雨未獲雨透言念農艱慨然成咏

旱魃苦爲虐農夫望眼穿嬾雲常戀岫渴日欲生煙不降龍鱗雨可憐龜坼田精誠愧未極咒鉢亦徒然

夜吟

牀底響流泉枯僧夜不眠微聞山鬼語似說野狐禪寶

杖寒敲月銅瓶曉漱煙未能成佛果且自作詩仙

古詩一首效孟郊體

大造極元窅神理曷能言一靈本自虛萬有孰鑄形清濁氣雖殊物我皆同春青青澗底松乃是君子魂嚴霜殺眾草此獨餘孤芬靄靄山上雲乃是貴人身微風一飄颯浮榮即無存湛湛定中心乃是天地根雨露得其潤日月得其溫處幻久不變歷故長若新惟茲信可寶餘者安足珍

滬上晤陳伯嚴吏部喜贈

壓潮歌吹沸如湯喜與幽人話夕陽陡覺廬山飛瀑布還如湘渚泛烟航滄桑歷歷卅年事燈火昏昏一舉觴六十老僧頭雪白相邀廻憶碧湖傍（君在湘時屢約爲碧湖之會）

余以近作效孟郊詩數首錄寄李梅痴併題一詩於後

戲效孟郊體寄與李梅痴撐腸無別物吃語以療饑瘦月黃生魄肥雲冷作肌夜吟燈睒綠竊恐鬼聽詩

次陳吏部見贈元韻

笑君五十不留髭似怕青年背汝馳人裡逃名眞遯世詩中鬥險未忘機誰知袖手看雲客（君有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不盡攀天蹈海悲目極塵氛無淨土白頭相見賴

談詩

寄金陵楊仁山居士

遥問金陵訊毘耶老作家頻廻梵帝步密取象王牙三淸辭寶錄五濁度恒沙料得維摩室天人正散花

衡山李志遠少尉寫竹見貽跋語及延陵尚書撫湘時登祝融峰往事廻憶前塵渺如夢幻賦四絶句志感即以奉贈

與可胸中有成竹李生筆下無凡姿數枝寫出瀟湘影風雨孤吟憶往時

莫將幽怨惱空林省釋淩雲一寸心中有湘妃萬古淚

故山南望蒼梧深

祝融勒石紀延陵漸愧高僧舊日稱文字障深禪定淺得人歡喜惹人憎

老不虛心負此君自憐捕足混塵氛何當與子歸衡嶽分占青蘿與白雲（青蘿白雲俱南岳峰名）

八月初七與陳子言夜坐小花園樹下子言明日以詩見示次韻答之

傾耳無淨聲舉步無閒蹤譬彼一器中啾啾亂鳴蛩大道喪已久浮名醉何釀念此樹下游捨子誰能從

夢洞庭

昨夢汲洞庭君山青入瓶倒之煮團月還以浴繁星一鶴從受戒羣龍來聽經何人忽吹笛呼我松間醒

夢衡嶽

昨夜夢痕淩紫氛袖中七十二峰青天雞驚我雲端墜芋子煨殘月滿庭

訪魏肖梅學佐話舊有感即送其普陀之行

我每到君家揮童自煮茶微霜葉未脫三徑菊初花感舊因流涕乘風欲泛槎稱齋坐疏雨相對憶長沙

鄭蘇龕京卿贈詩次韻奉酬

巍然海藏樓氣壓蛟龍盛眼光皎如月掃盡狂華病笑余禪寂人心軟出語硬俯視百家言直等陳羹飣一步了不移徧覽區中勝十虛生我心大千感即應根塵併銷融頓入圓通聖

再次前韻贈蘇龕

太夷世之雄振海文名盛但愔韶來賢惟工諧競病道情沖霞虛險語盤空硬不為調鼎梅甘作貯槃飣既無黃綬情好攬滄州勝天童隔一海雲谷呼可應我法戒雖嚴容子獨傾聖

有客問禪叠韻示之

祛妄心始眞懷奇理逾盛不從驢腳灸翻成馬腹病莫

謂藕絲柔會伏修羅硬（華嚴經云修羅與帝釋戰修羅敗衂借其眾走入藕絲孔中一時不見）莫貴天上餚且惱盤中飣莫遲客慧狂當踐實際勝莫憚見諦難彈指即相應菩提勿外求好證自心聖

結冬示眾二首（叢林以十月十五結冬正月十五日解冬）

空山寂歷孰相尋枯木龍吟絕賞音（枯木裡龍吟禪語也）開盡寒花飛盡葉孤峰迥迥是吾心

涼秋已過又窮冬榾柮煨殘五夜鐘看取紅爐一點雪凡情聖解盡銷鎔

寒夜獨坐

久坐寒燈黯不明林鐘敲盡更無聲惟餘一樹梅花月猶照枯禪午夜清

臘月望日於桑鐵珊兵備園中觀梅戲詩一首

兵戟森衛地不聞鳥雀喧寒園草木枯冷芳先返魂探紅間淺白點綴雲霞痕高枝貯微月密蕊傾朝暾橫斜雖異趣貞靜元同根乃知君子德不以仕隱論纓冕榮外觀山海道內存長謠契眞賞聊用紀幽言

秋日書示禪者

不是頭陀愛苦吟無邊爽氣集秋林白雲飛作垂天蓋黃菊開如佈地金山色醉人元亮酒泉聲落澗伯牙琴耳聞目見分明是個事何須向外尋

除夕示眾

一年三百六十日恰似磨牛踏陳迹步步旋轉靡暫停歲月催人苦相逼今夕除夕何能除又把新桃換舊符迎新送舊紛無已心王翻爲萬法奴本來非新亦非舊誰人肯向元初究見色聞香會也麼梅花開徧溪橋路

元旦示眾二首 庚戌

大千一氣轉洪鈞枯木開花象外春爆竹一聲翻自笑今年人是去年人

元日山家也自忙打鐘隨俗慶年芳道人不飲屠蘇酒細嚼梅花味冷香（一作冷嚼梅花嗽齒香）

由大溈越仙木嶺經紫氣蕊峰玉屏諸峰小憩芙蓉精舍徑登雲霧山遊瞰洞庭有作 丙申

去溈七十里崢嶸四面芙蓉擁化城紫氣遙臨仙木動玉屏寒並蕊峰清濛濛空翠晴還溼渺渺湖光遠向明直欲振衣臨絕頂天風吹下步虛聲

胡梓芳自金陵寄紙索書舊作戲書一絕句於後

千里迢迢索我書我書之拙世間無折釵倒薤俱難擬意造甯爲倉頡愚

挽毘盧寺印魁和尚

毘盧眞性海何惜一波沉但以人天意而存生滅心能

傳戒定慧已了去來今苦行六年事悽然淚滿襟

正月二十夜登掃葉樓作示星悟禪弟

金陵不到忽三載訪古重踏清涼門蕭梁往事如敗葉
登樓欲掃俱無痕道人覲世猶浮雲古今變幻何紛紛
願放心光照沙界彈指破盡無明昏寶誌不作達摩死
西來大意誰復言與子且卧松下石笑看落月翻金盆
大千一髮了無着區區成敗何足論

題陳伯雨孝廉所藏文待詔荒山流泉圖

山荒荒兮無人水潺潺兮有聲雲濛濛兮欲雨若有人
兮自語切浮雲兮爲冠裁瀑布兮爲裳憫舉世兮炎熱

緊獨余兮清涼披圖兮一笑覺山高兮水長

夏燮恂觀察以贈沈桂芬詩索和遲遲未報嘖有
煩言作此解之

先生結習在狂痴廹我同爲綺語詩莫怪白雲躭冷靜
懶隨丹鳳比威儀散花天女顏如玉卧病維摩鬢已絲
名士美人幽怨意云何却遣老僧知

贈樊雲門方伯四絕句

雲門方伯人中仙百首紅梅海內傳我愧白梅纔十首
吟髭撚斷不成篇

洞壑高寒是我家閉門獨自咏梅花淡煙殘月橫斜態
爭敵羅浮萬樹霞

白梅和尚出山村來上紅梅布政言（李梅庵提學囑余謁公云白梅和尚不可不見紅梅布政）桃李紛紛亂春色暗香疏影欲銷魂（毘盧寺爲楚人出資建造近爲溫台僧所佔）

孤山門戶冷難支全仗逋仙與護持一樣冰心顏色異
春風同是最高枝

題夏琴甫琴好圖次見贈原韻二首

抱將綠綺遠尋僧萬壑松濤快未曾當暑聽君彈一曲
清於赤脚踏層冰

寥寥寒夜定中僧一點琴心動不曾四座無言山月白

微聞飢鶴啄池冰

金陵重贈成子晉大令

石頭城上看秋潮一別音塵久寂寥今日重逢俱老矣
春風兩鬢雪飄蕭

劉侯俠骨已成灰（昔年於劉康侯觀察宅與君相識）回首人間萬事哀
訪舊江南聽春雨青山冷抱白雲來

毘盧寺贈諦閑法師

猗歟法師僧中雄教觀恆演天台宗渡濤海口翻遙空
遠從雁蕩來江東義龍律虎紛相從大擊法鼓聲逢逢
扶起佛日懸天中振聾啟瞶開羣蒙祇園萬木何青葱

靈山一會猶未終我今衰老難鞠躬聊作偈頌揚眞風
永資覺道於無窮

贈李心荷太守

感公意不淺我弟在時貧柴米頻分賙饑寒轉與親妻
亡還助葬女弱又施仁出世難酬德惟將淚灑巾

寄酬譚瀞園先生（并序）

譚瀞園先生旅寓蕪湖因游開元寺見拙集謬蒙推許於去年七月致余書云閑其性安其情以山水自娛者柳柳州有深取焉而不以湘綺翁比賈島爲然且次余山居原韻四首索和余

住持事繁遲遲未覆今夏四月禪課之餘乃次韻奉酬

地僻離塵遠身貧與道宜物情閒易見世態幻難窺雲
約月潛逍花謀蝶共移斯人扶大雅猶自愛余詩
聊娛山水趣敢與柳州論却笑騎驢客行吟出寺門祇
緣詩骨瘦翻失道情溫有意逢京兆推敲安足言
世味嚐如蠟禪心冷欲冰每攜松頂月閒倚澗邊藤獨
鶴誰爲侶孤雲態可憎惟憐彭澤宰曾訪雁門僧
聞道開元寺禪扉背水扃欲將雙鬢白來話一燈靑月
照松間石風搖塔上鈴相逢定何日吟望入蒼冥

四月十三日桑鐵珊兵備偕一友一僕輕裝入太
白山賦詩四章奉贈

界踐名山約因知吏隱淸輕裝乘夜發微月引幽行不
遣樵人識休嫌野衲迎暫抛黃紱事閒話綠蘿情
千巖高礙日四月冷於秋應趁簿書暇能攜好客游倚
松聊看鶴入谷不鳴騶一飯飽禪悅齋鐘出寺樓
四明眞佛地列聖有奎章玉帝猶尊道金精尚吐芒（西晉永康年中義興禪師初誅茅於此有童子供給薪水久而辭去曰我太白星上帝感師道行遣侍左右言訖不見太白山名始此）微言得淨理小憩臥禪床試誦荆公句幽花
度水香（王荆公過天童溪有溪深樹密無尋處惟有幽花度水香之句）

穿林禮壞塔掃葉讀殘碑（宋宏智禪師塔在東谷師隰州人遂稱隰州古佛諡號宏智塔曰妙光龍閣周葵撰路銘狀元張孝祥書碑）笑破枯禪面歎生古佛眉送
歸雲欲暝悵別鳥含悲何日青蓮宇仍尋白社期

丁象明明府陪觀察使桑公入山和余夜吟詩一
首見贈疊韻奉答

長怪竹根泉泠泠醒冷眼却陪滄海使來打白雲禪意
蕊愁生葉心香懶篆煙自甘成獨覺不願傾羣仙

山居遣興

自愛幽居道味深禪餘聊復動淸吟白雲抱石有遠意
明月在天無高心稚笋眼看頻解籜雛松手種欲成陰

閒中不覺吾身老坐卧青山白髮侵

五月朔冒雨尋張蹇翁夜話有作

月黑雨傾盆牽衣夜打門欲將吃禿意來與蹇翁論水月定中影山河夢裏痕一燈寒自照了了更何言

疊韻奉酬鼎湖秋澄上人寄贈四首

遥聞耽寂定亦復事枯吟安得抱明月相尋愜素心微風動修竹涼思入幽襟偶誦碧雲句如聞清梵音

曹溪在何處欲禮祖師來古路愁多梗迷津喚不回爭提嶺頭物誰震頂門雷言念法源竭觀空亦自哀

像法久云滅我生何太遲二三人已邈（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乃傳衣諸祖之總稱）百六數何奇未證菩提果空題貝葉詩白頭無寸補寂寞淚雙垂

遥望南華哭（六祖道場在南華山）憑師爇瓣香一花開已落五葉願重芳碧浪浮天闊黑風打海狂終期鼎湖上來與話軒皇

答夏公子二絶句（幷序）

余有白梅詩十首樊樊山方伯有紅梅二十四首今夏伏雛又有綠梅三十首有紅梅布政白梅和尚綠梅公子之稱伏雛復以七古一章見寄蓋欲以公子之艷情爭和尚之冷趣也戲作

二絶句答之

公子前身綠蕚華樊山應是赤城霞老僧自抱冰霜質碧霧朱塵没一些

紅梅太艷綠梅嬌鬥韻爭妍寄興遥應笑白梅甘冷淡獨吟微月向溪橋

陳天嬰以題龔定庵詞二首見寄次韻答之

定庵定慧幾生修悞把名花鑄綺愁欲向老禪來問法一拳打碎髑髏頭

百萬阿僧祇一朝情生智隔便迢迢人天無限傷心事乞取牟尼照自銷

寄天嬰子

天嬰亦是可憐人大海風濤集一身正眼觀來成一笑微雲那掩太虛眞

普悟自南嶽祝融峰從余剃染將二十年力學不倦近因患心痛之疴就醫歿於旅舍余往封龕余呼其法名血淚交迸爲二詩哭之

嗚呼汝竟死使我老而孤問法言猶在觀空淚不枯人皆稱子德天忍喪吾徒身外復何有心中尙痛無

師徒緣假合骨肉性情同聞我呼其字雙眸淚即紅浮生元自幻至慟亦難終殯涕哀前事迢遥憶祝融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七終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八

釋敬安寄禪

接待寺納涼感舊並速圓公還天童二首（庚戌）

到此清涼境能銷熱惱心如何明月夜勝我碧松陰品竹思前事聞蟬憶舊吟卅年一彈指兩鬢雪霜侵

圓公吾舊侶曾掩萬松關一別玲瓏石長辭太白山殿花空自笑詩草共誰刪便欲迎神力携君天際還

從接待寺過寶明庵訪文清庵主

晨餅接待寺午過寶明庵欲適閒鷗性來從老宿談高樓涼近水疎篁匝初酣一笑契禪悅園蔬味亦甘

淡淡烟波愜素心數竿脩竹自搖陰門前一片菱花水六月寒生暑不侵

寄題陳伯嚴吏部散原精舍詩集

吾家詩祖仰涪翁獨闢西江百代宗更有白頭陳吏部又添波浪化魚龍

一卷人天殞泣辭風雲態演五洲奇欲攀太白掬滄海洗我雙眸讀子詩

述懷一首呈張謇翁

滿眼黃埃焉足云古懷鬱鬱試告君山林有時得壯士巖壑無底眠孤雲嶽靈朝亡谷神醉秋鬼夜哭春人間

欲驅雷火掃荆棘使我闌桂長清芬

贈尊美律師送其入都請經（幷序）

師昔年與余住岐山親炙恒志老人同參最久杜多成行忍辱爲糧乘戒俱急宛親等慈實我法中之芬陀利也住持昭陵點石庵數十年破屋中留一繩床風雨不蔽猶禪誦自若而四來不拒一粒同飧道風所被遂成叢席惟無經藏莫窺秘要法顯求法之誠元奘請經之願師蓋懷之久矣庚戌夏師將持錫入都求猶西竺靈文以配南嶽大藏遠來天童與余話舊因留山

中度夏會自次一日師入室告別余憫其臘之高又嘉其志之堅慨然爲截句十四章贈之至師久遠不退之心苦行蕭脩之德則非世間伽陀所能盡述也

昔時同住尚朱顏今日相逢鬢已斑四十年來知識盡
白頭垂淚話岐山

志公塲院綠陰中法會人天轉瞬空憶得上堂剛一喝
至今猶覺耳雙聾

惟師衣法得眞傳不記蒲團幾个穿烟水徧參心未已
逢人還乞草鞋錢

多生忍辱運悲深刀割香塗不動心蚤蝨紛紛來乞食
捨身爲彼立叢林（師嘗蚤蝨滿身有爲去之者師笑曰我已捨身爲彼叢林汝何催單逐我本願）

錫杖繩床手自將廣行方便作津梁欲知德及昆蟲細
看取隨身濾水囊（師行頭陀錫杖繩床自隨恐水中有蟲先以濾水囊濾之乃飲）

欲登彼岸出沉淪護惜浮囊眼目珍毳髮尸羅雖有犯
佛前自懺淚沾巾

聞師行脚宿山庵飢喫拳頭味亦甘月出窺園猶拔草
令人思念每生慚（師行脚至一庵投宿拒而不納且棒喝交至師恬然受之猶乘月爲之拔草庵主見而悔乃向師禮懺）

舟行杯茗不沾脣恐穢江干濯水神福盡祇應還受報
金鎗馬麥亦前因

洞庭南望是昭陵行盡雲山不見僧師獨於茲傳祖印
一燈能續百千燈

點石庵中苦異常平居十日九無糧惟將一滴曹溪水
散作醍醐上味嘗

貝多無語地無靈欲請瑯函謁帝廷記取松枝東向日
看君白馬又馱經

一餅一鉢入京師雲水飄然海鶴姿敢向聖明求賜紫
田衣三事老堪披

龍鍾雙袖涕汍瀾世事茫茫後會難惟有青天一輪月與君千里總同看

他時再住祝融峯雲海相期豁此胸芋火殿前來訪晉共攀天柱踏芙蓉（天柱芙蓉俱南嶽峯名）

自題冷香塔二首并序

庚戌孟秋余卜天童青龍岡營造堵波爲將來大寂滅場松竹之隙補種梅花顏曰冷香書白梅舊作於壁題二詩紀事

佛壽本無量吾生詎有涯傳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丹嶂棲靈窟青山過客家未來留此塔長與伴烟霞

湘中舊主六名山（衡州羅漢南嶽上封大善長沙潙山神鼎上林六寺）太白重來鬢已斑南嶽馬駒空應識西河獅子老尤頑（傳燈錄有南嶽馬駒西河獅子公案余近兼住甯郡西河營之觀音寺）未除文字多生障那得林泉半日閒却喜世緣休歇盡一拳打破萬松關

感事二十截句附題冷香塔并序

余既自題冷香塔詩二章以代塔銘括埋計就泥洹何營一息雖存萬緣已寂忽閱邸報驚悉日俄協約日韓合併屬國新亡强鄰益迫內憂法衰外傷國弱人天交泣百感中來影事前塵一時頓現大海愁煮全身血熾復得七截二十章并書堵波以了末後嗚呼君親未報象教吾危惆悽將枯虛空欲碎擲筆三歎悄矣長冥

一丁不識箇村夫祇把心田自力鋤忽解翻身作活計狂吟浪涌洞庭湖

飄然雲水一孤舟重到江南訪舊遊吳越山川尋未遍又携明月過滄洲

我是虛空無住禪烟雲過眼少流連如何一掃玲瓏石面壁功夫九載圓

牧牯潙山憶往年崢嶸頭角劣難鞭自從鼻孔穿紖後短笛橫吹牛背眠

清涼橋上氣澄清悟得無生無不生黃土穴爲文字塚青龍岡作涅槃城

六十年來老比邱磨磚作鏡閱人愁何如無縫塔中去心印光潛照用收

佛海風波見已頻慈心不咒毒龍馴收帆到岸渾無事了却浮生夢裏身

四大原空一息存黯然猶自對松門生來死去無遺憾惟有君親未報恩

松關微月又黃昏空嬝爐烟一縷魂杞氏憂天天不語波旬謗佛佛無言

落月哀猿不可聽聲聲欲喚國魂醒莫教遺恨空山裏誰認嗁鵑望帝靈

漫效先賢歌采薇風雲變幻古今遷夷齊若使生斯世何處西山叩馬歸

鯨吞蠶蝕各紛爭未卜餘生見太平石爛海枯眞有日生天成佛若爲情

脩羅障日晝重昏誰補河山破碎痕獨上高樓一廻首忍將淚眼看中原

聯盟無奈尚夷强合併何堪屬國亡欲挽輿圖憑佛力白頭垂淚禮空王

留願他生入轉輪化爲摩竭大魚身能將鐵甲藏鱗甲始信神州尙有神

欲膾樓蘭肉飼蛟好興雲雨洗腥羶一輪獨照諸天淨列宿爭趨北斗朝

茫茫滄海正橫流啣石難塡精衛愁誰謂孤雲意無着國仇未報老僧羞

法運都隨國運移一般同受外魔欺踏翻雲海身將老獨立人天淚自垂

夢叩西方白玉扃牟尼寶殿倚空冥殷勤稽首蓮臺佛請說仁王護國經

大法垂危無力持西風雨鬢颯如絲何當早赴蓮池會九品花中占一枝

萬事都歸寂滅場青山空惹白雲忙霜鐘搖落溪山月惟有梅花冷自香

入市

偶着芒鞵出寺行勞人塵事便從横百千蚊蚋聚成市但聽啾啾雜亂鳴

贈張蹇翁二首

蹇翁眞是慈悲佛語及民艱淚即流痛念黃巾皆赤子兵符臨發又還收

遯翁（朱子別號）學佛謗佛者公亦理學非其人安排不喫冷猪肉敢現金剛護法身

寄范搞笙舍人楊雲門明經一首（并序）

五夜一燈相對枯坐忽憶甬上舊遊殂謝殆盡惟范舍人楊明經僅存因爲一絕句用寄二人使知我學佛者非眞無情人也明經一號長庚故末句及之

一燈黯黯照愁明五夜悽悽感舊情滿眼繁星盡搖落惟留殘月配長庚

易實甫觀察自肇慶道署寄贈羅浮棕拂瓊州椰

扇作此奉謝却寄

應怪維摩默不言遣將談柄寄松門拈來欲說西來意
便覺波濤海口翻

炎炎火宅鬱無涼忽被仁風喜頌揚赤日當天不知暑
白蓮隔水但聞香

有客三首勸戒殺也

有客有客肆歡謔白馬橫馳氣燄灼捕雀僧寮僧豈樂
對佛傷生供大嚼佛雖無言佛淚落

有客有客胡爲乎公然酒肉入僧厨杯盤狼籍興有餘
又捕放生池中魚池魚欲逃池水枯

池魚忽泣作人語曰客曰客吾語汝我亦曾作富家子
汝曾爲魚登我俎今我爲魚塡汝肚

金陵重贈義甯陳吏部

一別長沙碧浪湖西風兩鬢各蕭疏江山所遇非故物
歲月相爭成老夫天際白雲隨杖遣尊前明月照心孤
他年肯入蓮花社不待攢眉酒可沽

庚戌八月南洋勸業會場湖北館觀樊山布政督
鄉人摹搆黃岡竹樓因題

與可胸中幾根竹樊山千竿萬竿綠仍呼此君造此樓
黃岡却在鍾山麓我欲借乘黃鶴遊還留鶴背負黃州
飄然直渡南溟外斫竹誰能更作樓

又觀所狀赤壁臥龍岡黃鶴樓諸古蹟再題二絕
句

三分事業且休言赤壁何因下白門要與臥龍通一語
莫從形勝論中原

武昌城西黃鶴樓也赴南洋賽會游若有仙人吹玉笛
梅花應落石城頭

又觀菊花會一首

看龍深黃又淺黃枝枝葉葉競斜陽似邀萬億陶彭澤
同到江南醉晚香

題王梧生戸曹所藏韓人金醉堂詩卷二首

欲向西山歌采薇白雲心事與時違誰將東海孤臣淚
吹上南朝舊衲衣

國破身存恨若何遙憐荊棘泣銅駝降王却愛魏宮妓
壯士空悲易水歌（謂安重根刺伊藤事）

送俞恪士學使之官甘肅

異域豈云樂君恩有此行黃花秋漸老白髮病徵生荒
戍落寒葉邊笳飛遠聲郵籤隨雁遞關吏候雞迎倘水
知涇渭看雲憶弟兄憐君持使節萬里到長城

江南重晤李梅庵學使二首並約九日掃葉樓登

高

秋風吹桂棹重到石頭城坐對黃花晚微看白髮生幽
情閒自適宦味薄彌清喜近重陽節高樓掃葉迎
相交二十載結契亦云深自適孤雲意聊存出世心債
多惟典帖靜極不鳴琴應愛枯禪至清言愜素襟

俞園觀李提學書楹聯有贈

吾憐李翰林一字抵千金看寫澄心紙如聞焦尾琴清
風滌殘暑落日動微吟坐覺楓林晚蕭森秋夜深

重陽日夢與王梧生戶曹李梅庵俞恪士兩學使
蕭稚泉少尉登掃葉樓分韻賦詩余拈得樓字
立成七律一首覺而不忘錄以紀異並志夢痕

九日重來上此樓青山如舊葉皆秋豈無載酒題糕興
以有攀天蹈海愁強折黃花笑將插却搔白髮短還羞
羣公應抱匡時策早使新亭涕淚收

重陽前三日登掃葉樓有感

向晚欲何適高樓又一臨昏林寒雀噪微月亂雲侵不
醉黃花酒寧知白首心自憐憂國淚空灑道人襟

夏劍丞觀察於六年前枉顧毘盧寺以詩投贈遲
遲未和庚戌九月於陳吏部宅中相過索和前
作奉酬解嘲

一笑相逢轉愧顏六年詩債不曾還自憐慧業隨時減
莫怪枯僧得句慳白髮苦吟秋雨外黃花睞冷夕陽閒
祇愁綺語磨難淨贏得禪心老未閒

陳師曾自日本歸遇於金陵感而有作

昔日陳童子重逢鬢已蒼萬千餘里別十四度重陽有
口眞難說無言轉自傷人間何限事歷歷在滄桑

聞拂塵法師臥病香林寺寄二詩以代文殊問疾

聞道維摩病病生嘗有因三災休自苦四大本非眞粉
碎虛空骨掀翻大海身却來觀世界（此句用楞嚴成語）誰我復
誰人

一床方丈臥問疾愧文殊白業修身淨黃花想貌臞安
心原是藥病骨倩誰扶南嶽坐禪日功夫尚在無

余既晤陳師曾感贈以詩師曾亦爲余寫茅菴入
定圖以爲紀念題二絕句於上

一瞬滄桑換劫塵茅菴猶剩苦吟身當時餓虎啣將去
那得爲君畫裏人

念子東瀛學力增歸來道骨轉崚嶒風濤看盡魚龍舞
猶憶蒲團一箇僧

又題

紅塵不到白雲層竹樹蕭寒水石澄一箇蒲團忘甲子

被人喚作六朝僧

衡陽蕭稚泉少尉爲余作小條幅溪山淡遠竹樹蕭爽雅有雲林之致題二絕句以志墨緣

淡淡溪山淺淺苔扁舟如葉載雲回瀟湘一片空明氣都逐衡陽雁影來

江南薄宦亦堪憐大半生涯在硯田一種豪情銷不得儘收雲海入蠻箋

九日懷王益吾祭酒

今日重陽節遙知載酒遊菊花還自插霜鬢祇吟秋謗與名俱遠官隨病早休浮雲身外事一笑且登樓

贈陳吏部第五郎七截五章并序

吏部五郎爲長沙上林寺慧舲老宿後身吏部尊人佑民中丞任鄂臬時一日於衙齋見老宿忽至轉瞬已渺正驚訝間僕婦報少夫人產一男合掌跏趺端坐出胎隨函問湘中道俗則是兒生辰即老宿寂日老宿行腳時曾住峨眉金頂有看佛鐙長歌一首後爲成都草堂寺知客同治初別工部祠堂還湘句云錦水春風公入蜀草堂人日我還湘楊海琴兵備贈老宿有雪天歸自大峨來之語老宿平日持不殺戒甚嚴雪中宿玉池山曾驅一狐陷冰池死常語人曰此狐與我有七世冤結今又斃其命當入輪廻與之解釋老宿與余師東老人爲法門莫逆常指余謂衆僧曰此子骨相不凡後當大建法幢惜吾老不及見耳庚戌秋余來白下問吏部則五郎年已十七訪余於毘盧寺一見如故其言詞氣藹酷肖老宿追憶前塵竟成後會佛說因緣諦信不疑因爲五絕句贈之

此身未得證菩提羅漢投胎性亦迷後果前因誰省識天人墮作落花泥

前身汝是慧舲師來作陳家第六兒記否峩眉金頂夜長看五色佛鐙垂

浣花溪上舊徘徊工部祠荒長綠苔錦水春風留不住草堂人日却歸來

霜眉鶴髮上林僧一點塵心動未曾底事雲間成小謫驅狐陷落玉池冰

慧業靈根不等閒要留真面在人間待君了却君親事許與梅花共一山

題多竹山太守香雪尋詩圖

城中春向早林際雪微明月向高枝隱香從冷處清有

詩尋不見無意句還成識得春來處何須鄧尉行

重陽後一日金陵寄魏學佐太湖

又作江南客蕭然憶舊游微霜洞庭葉殘照秣陵秋問訊重陽節登高何處樓白衣應送酒會插菊花不

題王梧生戸曹粵西從軍紀畧

王粲從軍賦遠游桂林風景一囊收因知豺虎深藏穴欲駐熊羆每運籌銅柱秋高飛鳥沒珠巖日落唄猿愁伏波橫海登壇處古蹟於今尚在不

夜讀樊山集奉題

細讀樊山句子奇林鐘敲盡夜遲遲傾心湘綺追黃綺

（公極推重湘綺先生）高步微之與牧之華嶽蓮花森道骨白門楊柳吐秋絲祇嫌百首紅梅艷奪我茅菴冰雪姿

馮君木幵病中以詩見寄作此問訊兼柬天仇慘佛

男兒若箇有熱血椎子丹竪常爭流豈比文園惟病渴應同杞國有奇憂次復傷心憐慘佛更無可忍念天仇道人短髮欲緊日迸泣空山搔白頭

九月晦日還山夜坐憶君木天仇慘佛得四絕句

君木身才四尺餘可知其心包太虛山河大地復何物渠正是我我非渠

君木爲詩瘦且寒臛松病鶴相對看窮冬絕粒茅簷下祇嚼梅梢雪一團

慘佛悲人常自哭袖裏須彌不忍緣天仇之仇不可忘問天無語天心傷

慘佛知心即是佛佛與心兮無二物天仇觀佛亦是仇提劍欲斬心之頭

殘臘登掃葉樓次去年九日原韻

今日重登掃葉樓西風吹盡秣陵秋山川歷歷平生感禾黍離離故國愁殘雪暗添衰鬢色梅花應爲老僧羞逃空那得空王法儘有哀時淚未收

訪洪復齋居士（家洒）

幽居在人境車馬日閒閒遠近天邊棹仍歸甬上山孤雲飛已倦獨鶴喜初還歲暮來相訪蒼松識古顏

西湖過松風上人爲學捨身之墖哭之以詩（辛亥）

爲學捨身者松風老上人獨留孤墖影長與古墳鄰碎骨亦何有招魂恐未眞湖邊春草碧而我益沾巾

杭州白衣寺苦雨不寐

譙樓鼓聲咽積雨黯重林似洒天人淚如傷佛祖心潮橫孤艇立愁入一燈深寂寂不成寐神州恐陸沉

過楊雪漁太史故宅晤其公子見心舍人作此奉

贈

幸草亭前草（太史有幸餘詩草因以名亭）春來又發芽天風吹海色
野衲到君家坐久爐烟細堂深燕語譁禪心了無着靜
對白梅花

包協如舍人以其友李商山君弔女弟子花月痕
詩見寄爲題二絶句於後

月湖湖上有人家十五雛姬髮始鴉不許紅塵侵玉骨
野風吹落白蓮花

紫蘭香滑掩重門省識嬋天小謫魂莫向湖邊歌懊悔
鏡花水月偶留痕

重贈洪復齋居士

復齋居士人中龍白髮猶餘兩頰紅薄醉卧吟蓬島月
布帆歸卸京門風新交應許盧行者老友惟存張蹇翁
準擬明年同攝影長留佳話白雲中

題馮君木拜逃空圖（辛亥）

我昔在家未學佛愛惜一毛不肯拔自從剖斷煩惱絲
四大輕如蛻後蟬天台南嶽不辭遠長把蒼藤作吾伴
憐君底事禿其頭儼然持律老比邱百八牟尼手自握
一條布衲心無求趺坐空山忘甲子細草幽花盡禪理
安能與我入名山結屋千巖萬壑間笑問圖中人倘許
君跨肥龍我瘦虎

題洪道法師伴雲居

萬緣俱已寂惟伴片雲居靜聽蓮花漏閒翻貝葉書七
條衣自足一鉢飯無餘古木殘蟬裏茅齋祇晏如

過瑞巖寺再題二首

禪機休外覓普化此搖鈴（寺爲唐普化禪師開山師常搖鈴示人）三秀擬
仙草四圍成翠屏登山雲在屐汲澗月來瓶欲問廣長
舌溪聲好自聽

靈芝峯下瑞巖寺三十年中五度游雲水悠悠忽今日
青山白盡老僧頭

讀瞽蕉上人遺集感題

細讀君詩夜睡遲卷中多是贈余詩不堪孤墖臨池影
猶似秋巖踏葉時橘柚成林都手種烟霞留約負心期
空山寂歷思前事獨對殘鐙淚自垂

仲秋余養痾滬上留雲寺譚荻生公子見訪出詩
索題

颯颯西風病骨侵蕭然一榻卧空林遠勞公子尋秋至
還使枯禪擊鉢吟滄海漫塡精衛恨白雲閒話道人心
無生一曲憑誰識欲鼓獅絃覓賞音（華嚴經云如取獅子筋爲絃鼓之衆響俱絶）

讀萊園詩稿有與亡友陳仲鹿洞庭舟中唱和之作慨然有感再題五律一章

却憐陳仲鹿同泛洞庭舟贈子詩猶在聞名淚即流既來新雨好復動故人愁未證眞空理青山愧白頭

何棨孫觀察久官蜀中不通音訊逾二十年辛亥秋遇於滬上感而有贈

長沙一別後雲水久茫然留滯三巴路遲回兩浙船驚看鬢髮改始覺歲時遷世事眞難說相逢且論禪

遠從黃浦見還憶碧湖游人事今來變江河亦改流無由歸白社何處有滄洲日暮欲誰適悄雲也自愁

寄吳梦舟秀才（並序）

余碧湖詩社中人今皆躍身淸貴惟吳梦舟秀才不求聞達終老煙蘿衆鳥高翔孤雲獨卧蓋玩道有覺之隱君子也辛亥秋寄賫問訊情見乎詞追念碧湖之遊彌深白社之感選四十字以報故人

不見吳季子蒼黃草木更五年成小別一紙見深情長作片雲卧遙憐孤月明何時碧湖社歸赴白鷗盟

聞蜀亂有感

忽報蜀中亂遙徵海上兵幽花含露泣落木感秋聲魚

腹書難達蠶叢路不平遙憐三峽裡處處有猿鳴

八月十七日楊仁山居士坐脫於金陵刻經處詩以輓之

七十衰翁何所求惟於梵行最淸修流通法藏徧天下卧對牛山成白頭垂死祇遺宗教恨（公彌留之際與人談及某處刻經未善爲遺恨）平生不爲子孫憂可堪法弱魔强日又覆迷津一寶舟

夜雨不寐聞蟲聲感賦二首

草蟲吟復斷百感動爽宵迢遞愁風鶴淒凉聽雨蕉可憐衰晚世苦憶聖明朝四海日彫瘵來蘇望帝堯

禪心老難遣獨坐倚枯藤豈似黃巾擾應符白水徵時危爭作將國變幸爲僧强制哀時淚觀空入佛乘

甬上書感三首

茫茫滄海一孤鱗忽忽蛟龍起戰塵不惜諫攀丹檻折誰憐寒失翠華春

轉瞬浮雲六代更須臾唐宋又元明危亡時事何堪說落葉殘陽滿帝城

二百年來王氣銷野人流淚話前朝可憐亡國眞容易一霎金風玉樹凋

遙聞四首

遥聞車馬出京華西望潼關四扇遮今夜月明初駐蹕翠華何處宿民家

海上滄桑忽變更河山北望不勝情秋風祇剩蘆溝水猶自潺湲繞帝城

遥望西山王氣終無邊木葉落秋風淒涼最是煤山月復爲君王照故宮

漢口華夷互市開金銀佳氣鬱樓臺可憐黃鶴樓前望盡化紅羊刼後灰

題羅迦陵夫人哈同花園

哈同花木亭臺勝帝釋林園恐不如況有龍宮法藏寶妙香吹滿天人居（夫人園中石印藏經流通海內）

寄懷烏目山僧

心中常有烏目僧每謂不見應我憎若憶玲瓏巖寶好可來同倚萬年藤（天童玲瓏岩鬼斧神工莫名其巧中產萬年藤可爲拄杖）

寄章太炎君滬上八絕句並招游天童

我欲致書章太炎淚痕和墨與之兼垂危慧命誰堪續着意先生妙筆尖

故人最憶吳彥復其姊聖慧優婆夷稱子人中芬陀利黃金贖罪勝鬚眉（君彝因黨禍被逮彥復姊劉氏聖慧極力周旋得以解脫）

張商英著護法論裂背歐陽謗佛言而君亦有十方告（君有告十方宰官居士書）毀蔑戾車植信根

平生未與淨名游杜口毘那憶勝流不二法門誰共入天花落袂天風秋

人海車塵匝地腥孤根蘭蕙惜芳馨黃流滾滾春申浦不及天童一髮青

玲瓏巖在寺之西咫尺登天不用梯片石孤雲誰與語待君來此共幽棲

海上芙蓉列翠屏謝公游屐未曾經可知太白爲童子來與山僧侍拂瓶

松關石徑淨無塵細草幽花藉作茵莫怪枯禪多綺語名山正復要名人

答友人

君問天童勝峯巒接四明寺藏青靄密鐘過白雲清細草軟敷座幽花難辨名溪聲廣長舌日夜說無生

題王翊君所藏張力臣潔園展禊圖卷（壬子）

一瞬流光四十春青山如舊白雲新空餘禾黍故宮感不見蘭亭雅集人

塵世滄桑身已老名園觴詠迹俱陳披圖祇剩王王父落日江南淚滿巾

聞金陵城破李梅菴死難及來滬則已黃冠爲道士矣

入海事難言風濤大地翻昨朝哭君死今日喜君存暫
對眞疑夢驚看莫是魂黃冠歸故里何不入緇門

嶽蓮和尚招余就齋作七古一章奉酬時其師枯
木長老遠出

主人好客殊常情入門一笑心先傾曼陀花開香滿室
苾蒭草秀青蓮楹禪悅法喜味自好眞如妙諦言皆新
枯禪出定杖錫渺古琴壁掛松風鳴高山流水神已會
至音希聲誰能聽雲儀鶴邈不可識良辰勝地虛此行
欲去却顧童子語師歸問訊稱余名

遊寶華山慧居寺贈浩淨律師二首

入耳華山勝今行絕頂過春風微作雪細雨散如烟溪
竹影搖翠山桃花欲然到門聞夜梵松鶴已高眠
清淨蓮華域開山始誌公古人難再見吾道恨何窮（此句一作末法道將窮）
祇樹彫秋綠曇花怯晚紅憑師持慧澤徧灑
大江東

登拜經臺

峩峩拜經臺去天不盈尺俯視牛首峰半醬烟際碧一
線揚子江縫余衣袖白欲掇三神山爲我四禪宅邈絕
區中緣高棲霞外迹應眞期不來嚴花空滿席

別德寬律師下山二首

兩宿慧居寺清言得未曾道心堅似石戒律皎如冰久
卓誌公錫單傳見祖燈高山聊仰止又下碧崚嶒
禮別千華佛無言淚自零經過黃葉嶺（黃葉嶺名白雲亭額）迴望白雲亭
魔事何紛擾勞生此暫停春風無限意處處柳
爭青

曼衍道人以詩見貽次韻奉酬

春樹團新翠流鶯弄曉音山如睡虎醒海作啞龍吟老
衲來越嶠騷人貽楚琛似攜碧湖月照我綠蘿心

附原韻

吃僧抑蛟海自抱鐘磬音冷月侵趺坐乾風吹夜

吟窮魂落島嶼捽記抽天琛悲渺了初地湛湛無
漏心

聞故人秦子質來滬忽於夢中見之即得二詩醒
而錄之以志神交

國變僅有存驚看帶淚痕豈徒人事改亦覺地天翻神
理知仍在浮生休更論心安即避世不必入桃源
此地春申浦相逢已十年滄桑今變矣身世更茫然欲
入四禪定其如百感煎袈裟所漬淚俱是哭人天

西園戒幢寺廣慧長老與其高足三根和尚前後
住持百廢俱新製伽陀四首贈之

姑蘇城外寺名勝擅西園貝葉書盈篋梅花香滿村忘機魚自樂聽梵鳥無喧物我俱平等風旛不必論

珠塵紛滿眼定慧寄持身妙法蓮華淨牟尼寶殿新獅林遥在望虎阜近爲鄰殊勝吉祥地憑師轉智輪

地接五湖水煙波興渺然龍樹時出没鷗鷺影迴翩山碧雲遥淡江清月更圓無惜長說法了不落言詮

老未山中卧頻從海上歸馬鳴猶托鉢龍樹已傳衣梵行修何苦檀施願不違人天共歡喜花雨日霏霏

西園放生池觀魚二首

西園戒幢寺池上偶閑行頗覺羣魚樂同遊一水清臨淵我無羨洗鉢爾休驚他日成龍去毋忘此放生

春風梅柳自成村潭影閒雲對笑言到此忽生濠濮想人魚同樂是西園

將往光福看梅聞其地有警不果行

久聞光福地疏冷得容多十里花迎袂連林玉作柯繁枝殘月墜清影淡煙和欲踏香雪去無如荆棘何

甬上過法舟和何次唐人韻二首送其歸竹林寺

憶向竹林遊一笠斜陽晚山色夢中寒鐘聲雲外遠

君自竹林來碧桃花已晚且話白雲心青山歸未遠

常州重晤莊醒菴中丞奉贈四絶句（有序）

公官湘最久遺愛在人庚戌湘亂公以藩司署撫憫民飢鬧荒不忍加誅遂爲總督瑞澂所劾罷官之日吾湘人扶老携幼哭送其行壬子二月余來毘陵既喜公存復悲世變以淚和墨書五絶句贈之

湖南久宦鬢成絲湘水衡雲繫去思煨芋殘僧來訪舊沾衣如讀峴山碑

澄波如鏡是吾湘不使民飢不鬧荒忍把黃巾坐黎赤長沙謫去萬人傷

兩湖使節假公持湘漢風濤浪亦遲今日武昌楊柳色春風惟映酒家旗

一從解組入山林白朮黃精道味深塵世興亡都不問梅花開落却關心

結茆擬上最高層滿目青山絶愛憎老去交游知更少應憐雲海一孤僧

贈莊公孫一首（有序）

余住南嶽時還長沙一日謁公不遇適長公子秉恒方生兒彌月抱見余因效寶誌公見徐陵故事亦摩其頂曰石麒麟汝又下生自兹歲月頻更雲海遠隔不復記憶壬子春余托鉢毘陵

詣公門見一少年初不識但訝其貌酷似長公子既詢左右知爲向所見之公孫喜作一詩贈之

石麒麟頂記吾曾廻首人間歲月增白髮枯禪來問訊喜看頭角一崚嶒

贈鐘樓寺光忍和尙二首

憇足龍參尋幽居祇樹林拈花微有笑對鏡寂無心不發門摺帶惟持偈勝金爲君題竗句掃石動枯吟

未證眞空莫說空含情傳語白雲中人間盡是繁華夢輕打高樓五夜鐘

贈淸公

我獨知師意人皆目汝狂心光能自照口語未爲妨忍草經霜勁禪花過雨香炎威空作態一念頓淸涼

江南送張聽雲還鄉省母

江南春正好底事忽言歸十載別慈母寸心懸落暉因憐游子淚頻滴老萊衣使我吞聲哭萱庭幼已違

春夜與樊雲門夏武夷集哭菴聯句

浮杯渡滄海忽與故人逢（八指）談話一燈雪枯禪萬木冬（樊山）養生同澤雉高誼逐雲龍（武夷）髫齔寒山寺來聽夜半鐘（哭庵）

周菊人贈詩次韻答之

世變孤雲在春回萬柳穌本圖成佛祖豈分作詩奴嗔虎慈心伏癡龍慧劍屠老年耽寂定半偈贈人無

三月十四夜宿茅山寺楊屺伯贈詩次韻奉酬

一簾花影淡煙和如此良宵有幾何擊鉢聯吟宜達旦片帆明日又煙波

茅山登茹峯亭次鑾琴韻

攀蘿重上茹峯亭滿目瘡痍涕自零欲拔靈茅滄海去中原一髮袖中靑

重過茅山寺遙望徐酡仙胡樵硯呂文舟楊雪門諸亡友墓泫然有作

三茅舊遊地一步一傷心故人多葬此墓木已成陰白社復誰在青山獨至今春風草又綠對此益沾巾

過亡友楊靈荃半灣居愴然作此

半灣春水年年綠每到君家一泫然三十一年重出世又將霜雪上華顚

贈楊鑾琴茂才

君騎竹馬尙紅顏尋我幽花瘦石間三十一年如電掣白頭相對話青山

石城尋白道人

石城殘照裏楊柳碧餘春獨放青天鶴來尋白道人溪雲涼入戶潭水近爲鄰坐覺滄洲晚微風動葛巾

壬子秋仲龍虎山嗣漢天師張曉初君來滬世界宗教會開會歡迎與會者西士李佳白梅殿華及會員會吉人張衮龍陳喆甫夏小谷李體乾陳植生姚志梁諸君余忝陪座撰爲伽陀以紀勝會

勝流集如雲歡迎張天師秋風吹海色湛如碧琉璃邉聞齋鶴鳴同睹龍虎姿至理闡微言宏抱開神飈俱融水乳交永忘種族岐釋迦與孔老相見咸嬉嬉百川既

入海一味夫何疑由來宗教會未有勝於斯

湖南旅甯諸君啟余主席毘盧寺詩以奉酬

毘盧寺是古招提老衲何堪任覺迷漫擬參寥於玉局更慚島佛與昌黎詩心靜養雲千嶂禪意清餘月一谿爲訪東林高士語片帆來自浙之西

陳仲思輓詩一首

一夕金風彫玉芝孤禪聞訊淚雙垂元方有弟誠難得伯道無兒更可悲念與君家交最久身經塵劫死猶遲嗟余未證蓮花果哭友徒歌薤露辭

自題小像（余建冷香塔於青鳳山前爲他日瘞骨處）

六十二年夢幻身惹人歡喜得人嗔儘容筏戾車成隊轉與阿修羅結鄰青鳳山前聊葬骨白蓮花裏待棲神虛空擊碎渾無事大地何曾有一塵

贈別蕭澈雲太史（並序）

澈雲太史心痛國殤由湘來甬效魯連蹈海余以無人無我不生不滅解之既留山中小住復勸其歸選四十字以爲臨別贈言

甬上復爲別相逢詎有期白雲飛莫定滄海變多奇憤極休談劍愁來且賦詩興亡俱夢幻勿動道人悲一自長沙識深知志節堅山河雖已改肝膽尚如前莫

戀滄洲月歸浮湘水船東籬黃菊在猶似義熙年

俞恪士歸自甘肅其弟壽臣歸自遼東俱僑寓滬上相見各述亂離感而有贈

憐君兄弟共還家遼海天山道路賒遠戍秋風生白髮十年心事負黃花亂餘還念驚弓鳥國變眞如失樹鴉塵世滄桑人老大不堪回首憶長沙（與君家兄弟自長沙相識將三十年）

再贈恪翁一截句

雪嶺冰河凍不開黃沙白雁使人哀獨携一片關山月繞盡長城萬里回

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客京都法源寺晨起聞鴉有

感

晨鐘數聲動林隙始微明披衣坐危石寒鴉對我鳴似
有迫切懷其聲多不平鷹隼倏已至一擊群鳥驚恃强
而淩弱鳥雀亦同情誠余鉢中食息彼人中爭我身尚
不有身外復何營惟憫失乳雛百匝繞樹行皆無濟困
資徒有淚縱橫覺皇去已遐誰爲覺斯民

招樊雲門陳伯嚴熊秉三易實甫於滬上靜安寺
作重陽會次雲老韻二首

聊具伊蒲進一觴可容秘思訴殘陽遙觀滄海窮千變
欲把青天補大荒雪竇禪機遲且鈍雲門句子澹而香

年來已熟黃粱夢回首邯鄲是覺場

高人原不在登高懶逐龍山載酒勞掃淨空花完月魄
（此句一作掃淨狂花空客鬢）銷除結習剩風騷且來塵外開雙眼莫
向尊前嘆二毛黃浦江邊秋正好一籬瘦菊坐吟豪

酬陳漢元參議

久別陳無已相逢鬢已蒼心腸盤俠氣言論凜秋霜力
使邪山倒能生暗海光國家爲柱石我法亦金湯

次前韻再贈陳參議

興亡良有以何問彼穹蒼榮茂三春幹蕭條九月霜終
成大革命不負好時光若論元勳業還須頌武湯、

寒夜與吳虎頭坐談仍前次韻奉贈

獨憐吳季子詩骨秀而蒼坐瘦一潭月吟殘五夜霜秋
花無熱艷綵筆有奇光領略清談味如嘗般若湯

[illegible]若梓琴贈詩再疊前韻一首奉酬

流盡英雄血回天力勁蒼近看遙海月應憶洞庭霜共
起民軍義重生祖國光黃農猶可接不獨繼成湯

山居漫興仍疊前韻四首兼答陳參議

山居殊寂歷苔蘚綴衣蒼偶見樹落葉因知天雨霜松
陰看鶴立潭影浴星光君問枯禪味爐燒青菜湯
海橫杖底白天入袖中蒼遙聽猿啼月如聞鬼哭霜巖

松凝冷夢離菊淡秋光悟得無諍法抽薪止沸湯
手持一片石欲補天蒼蒼萬派潮爭海千林木落霜法
雲期廣蔭慧日更流光洗淨貪嗔穢道花生火湯
月照禪心寂苔生佛面蒼詞峰長聳翠忍草不彫霜拭
淨微塵垢圓成大鏡光薪傳火已燼何處更揚湯

八指頭陀詩續集卷八終

緇林尺牘序

緇林以謀道爲急辭章非其所重也然日用交際且夕所需則尺牘猶不可廢葢尺牘者以通人情以達事變解惑啓蒙揀魔辨異極之至於開萬古之心胸浩千聖之血脈必有藉此管城君流通發揚固未可遽以白紙三幅踵玄沙之故步也澤樸古公博山無異老人弟子久依先師座下孤硬飽參下視流輩順治初年典藏石鼓禪晏之暇佹獵羣籍乃採古今書札輯之成帙目之曰緇林尺牘自六朝以至今日凡三宗老師碩衲酬賓寄友排難鳴道之書第有係於法門者見則急錄之且手眼嚴明去取精確試一展玩使人神思煥發不勞遍探而衆美具在其苦心也今春公遷化於柘浦之南明山臨行囑其徒以原稿見託余爲讐校付之梓人以傳學者誠能熟此則他日執法境牛耳飛鴻四出可以光揚大道城塹正法豈比夫兆詞交情人事往還淸言捭闔徒藻繪風雲之態描模聲色之情而已哉故不揣府陋爲弁其端云

時

康熙辛亥歲八月既望

鼓山道霈題於聖箭堂

緇林尺牘目錄

六朝
廬山慧遠
上晉安帝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與曇摩流支傳律書
答王謐書
鳩摩羅什
與鳩摩羅什書
答東林遠法師書
道林支遁
上晉哀帝書
僧肇
答劉遺民書
法曠
答晉簡文帝書
僧朗
答秦王符堅書（附來書）
竺僧度
答妻苕華書

天台智者
與晉王楊廣述匡山寺書
思岳
與天台智者大師書

唐

慈恩玄奘
答西域智光法師書
答西域慧天法師書
謝高宗遺醫問疾書
圭峯宗密
遙稟清涼國師書
清涼澄觀
答圭峯禪師書
左溪玄朗
召永嘉大師居山書
永嘉玄覺
答左溪朗禪師書

宋

天童子凝
與四明尊者辨旨要鈔誤判禪宗書三

四明知禮
答天童凝禪師書二
答楊大年請留身住世書二
付矩法師書
上大雷菴長書
明教契嵩
上韓相公書
上張端明書
與陳令舉賢良書
接大覺禪師書
與石門月禪師書
與黃龍南禪師書
與圓通禪師書
與萬壽長老書
佛印了元
與蘇東坡書
大洪報恩
答張無盡問三教大要書（附來書）
靈芝元照
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 黃龍惟清
  - 上寶覺和尚書
  - 上五祖演和尚書
  - 示卓禪人書（四）
  - 示德禪人書
  - 與覺範禪師書（二）
  - 與死心和尚書（二）
  - 與端禪人書（二）
  - 與空室道人書
  - 答佛眼禪師書（二）
  - 與佛鑑禪師書
- 泐潭善清
  - 與大慧禪師書
- 淸涼惠洪
  -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書

宋

- 開福道寧
  - 答游定夫居士書（附來書）
- 徑山宗杲
  - 答曾侍郎天游書

  - 答李參政漢老書
  - 答張侍郎子韶書
- 開善道謙
  - 答陳知丞書
- 天童曇華
  - 答寶福詮長老法嗣書

元

- 元叟行端
  - 答慈雲珏長老法嗣書
- 萬松行秀
  - 與湛然居士書
- 中峯明本
  - 與馮海粟居士書
  - 與大覺長老書
- 千巖元長
  - 答景濂宋公書（二）
- 天如惟則
  - 答義海禪友書（二）
  - 與道林書記
  - 與禾山崇首座書

答天目逆流和尚書
答劉鶴翁書
夢觀大圭
擬濟上人答白居易書
明
玉芝法聚
與月松書
雲棲袾宏
答虞德園銓部書
答孫無高居士書
答袁滄孺書
與鄒白生居士書
答孫鏡吾書
答江西謝青蓮書
與黄彭池司理書
達觀眞可
與陸五臺公病中書
答于中甫書
答李虹存書
憨山德清

答妙峯禪師書
答錢受之太史書

緇林尺牘

武林比丘道古編集

上晉安帝

廬山慧遠

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於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遠。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門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群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其書。）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爲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

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爲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爲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爲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藉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

與曇摩流支傳律

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人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聞仁者齎此經自隨。甚忻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恡。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一悉諸道人所具。

答王謐

昔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

與羅什法師

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諮。寄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遐籟。至於虛襟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步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

荅東林慧遠禪師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之路未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貺。粗承風德。比況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辨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驛傳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着。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

上晉哀帝

支遁

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爲和。篤慈愛之孝。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昃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滿天下。清風既劭。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員丘而不禮。得一以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咒不加靈。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化。爲元亨之宇。常無爲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

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以厭神意。提銓衡以極冥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與世異榮。飯蔬長阜。漱流清壑。縕褸畢世。絕窺皇階。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厝。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游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踧踖侍人。流汗位席。幾四翁赴漢。于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困非據。何能有爲。且歲月僶俛。感若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爲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管。裹糧望路。伏待慈詔。

答劉遺民

僧肇

服像雖殊。妙期不二。江山雖緬。理契即鄰。所以望途致想。虛襟有寄。君既遂嘉遯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事外。歡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愛。每因行李。數有承問。願彼山僧無恙。道俗通佳。承遠法師之勝常。以爲欣慰。雖未清承。然服膺高軌。企佇之勤。爲日久矣。公以過順之年。湛氣彌厲。養徒幽巖。抱一沖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每亦翹想一隅。懸庇霄岸。無由寫敬。致慨良深。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即此大衆尋常。什法師如宜。秦王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是務。山使異典勝僧。方遠而至。靈鷲之風。萃於茲土。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法師一人。毗婆沙法師二人。什法師於大

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懈。邕邕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覩初制。毘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佛阿毘曇胡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桓之集。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諸勝君子。同斯法集耳。生上人頃在此同止數年。至於言話之際。常相稱詠。中途還南。君得與相見。未更近問。惘悒何言。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興寄既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少。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聽次。參承之暇。輙復條記成言。以爲注解。辭雖不文。然義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閑詳試可取看。來問婉切。雖爲郢人。貧道思不關微。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已。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訓來旨耳。

答晉簡文帝　竺法曠

（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詔以妖星請曠爲力。）

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

答秦王苻堅　僧朗

（附來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膺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山海之養羣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存生死。澄

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展敬。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迴蓋京邑。今并送紫金數斤。供鍍形像。絹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灑掃。至人無違。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

僧朗頓首頓首。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虛微。未堪跋跡。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爲施設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僧朗頓首頓首。

答婁若華　竺僧度

（度年十六。天姿秀發。卓爾異人。若華楊氏女。容貌端正。并墳籍。方定婚。未及成禮。若華母忽亡。頃之華父又亡。度母亦卒。度覩世界無常。忽然感悟。乃棄俗出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并詩五首。勸其還俗。故度辭以是書。）

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爲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爲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

與晉王楊廣述匡山寺　天台智者

匡山東林寺者。東晉處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大彌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眞佛法梁棟。皆不

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閑半滿。外善三玄。德布遐方。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陁其下。若說若默。修西方觀。末於林右。建立伽藍。因以爲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佛影二龕。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即日宛然。峯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其峯。次梁慧歸。在後登躡。方建伽藍。峯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咒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涅洹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峯頂。以歲爲日。羨翫忘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爲兩寺檀越。庶藉影響。衆得安心。禮誦虔誠。用酬洪澤。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

與天台智者大師　惠嵒

竊以妙理沖玄。隔言象之外。應機濟物。寄眞俗之談。自鶴樹潛儀。金棺晦迹。微言託於傳授。密教假於弘通。故有五種法師。四依開士。遞後連踪。繼跡數百年中。雖復慧炬潛輝。而法流傾瀉。加以專思碩學。並願盡性窮源。然性不可窮。源不可盡。鹿羊之文既惑。兎馬之說猶疑。若不假以大心。終歸永蔽。仰惟禪師盛德清高。跨衆流之表。奇才內密。越詞人之上。雖不衣錦還鄉。且見懷珠及本。屬以天清地肅。王道康夾。四衆傾心。民庶欣仰。各願諮受。咸思探賾。幸以慧雲之閏。忘祕恡於未聞。師子之音。廣宣揚於渴仰。暫移狼迹之步。權啓滅定之門。俯就烝心。哀憐祈請。昔云朝聞夕死。法說一句染神。必不累月經年。煩勞視聽。庶付聞一

實者。決了衣珠。未發菩提心。並知迴向。賢愚喜躍。凡聖歡愉。豈不弘法棟梁。含生舟檝。不任引領。謹遣十住寺臻法師。歸依座下。普述衆心。鵠望泉祈之資。側遲洪鐘之響。楓以願聞。咸懷喜躍。

答西域智光法師　玄奘

苾芻法長至。蒙問。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苦海舟沉。天人眼滅。法師夙承雅訓。岳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願自裁抑。昔大覺潛輝。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還化。毱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眞。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恆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

答西域慧天法師

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領細白氎兩夾。來意既厚。愧無以當。昔因遊方曲女城會。此立大乘之旨。彼豎半教之宗。往復之間。務存正理。靡護人情。輒生凌觸。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師寄中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後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法。至於理周言表。無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爲深信。所謂就羝羊鹿。棄彼白牛。貪愛水精。捨頗胝寶。明明大德。何此惑之滯也。杯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

謝高宗遣醫問疾

某拙自營衛。冷疹增動。幾至綿篤。殆辭昭運。天恩矜愍。降以良醫。針藥纔加。應手而愈。駐頹齡而欲盡。反營魄而將消。顧循庸菲。屢荷殊澤。施

厚命輕。罔知輸報。惟憑慧力。庶酬冥祉。

遙禀清涼國師

圭峯宗密

示密。慶以天幸。竊禀和尚華嚴疏文。雖乖禮足。且解生焉。宗密恨以累有事故。不獲早赴起居。下情伏增惶懼。既未瞻目。敢自陳心。若不粗述本緣。寧表誠素。欲書實語。恐塵黷視聽。進退無已。伏惟照恕幸甚。宗密本巴江一賤士。志好道而不好藝。縱游藝而必欲根乎道。自齠年消弱冠。雖則詩書是業。每覺無歸。而復傍求釋宗。薄似有寄。決知業緣之報。如影響應乎形聲。遂止葷茹。考經論。親禪德。狎名師。莊居屢置法筵。素服濫嘗習講。但以學虧極教。悟匪圓宗。不造心源。惑情宛在。後過遂州大雲寺圓和尚法門。即荷澤之裔也。言下相契。師資道合。一心皎如。萬德斯備。既知世業事藝。本不相關。方始落髮披緇。服勤敬事。習氣損之又損。覺智百鍊百精。然於身心因果。猶懷漠漠。色空之理。未即于心。遂屢脊參方。蒙授與終南大師華嚴法界觀門。佛法寶藏。從此頓彰。同志四人。琢磨數載。一句中理。論則通宵未休。一事中義。旨則塵沙莫窮。達水常溼。寧疑波湛之殊。悟鏡恆明。不礙影像之變。淨刹穢土。非壞非成。諸佛衆生。何起何滅。由是念包三世。同時互促互延。塵與十方。全體相即相入。多生謬計。反習枉受於沉淪。今日正觀。始覺元同于大川。然後所顯境界。離情則隨照分明。能詮大經。配文則難爲通會。章句浩博。因果重疊。理雖一味。勢變多端。差別義門。罔盡血脈。不知科段。意莫連環。縱使歷諸講場。不添已悟。名相繁雜。難契自心。宗密訶言。章疏例只如

斯。遂休心傳教。適志遊方。但以終南觀門爲助緣。以離情順智爲自力。照融通法界而棲托。指事理懸說爲利他。以夢幻身心。遊影像世界。神冥妙境。智歷義門。跋涉江山。至于襄漢。於恢覺寺。過靈峯闍黎。即和尚門下一哲人也。寢疾數月。漸至羸極。相見三日。纔通其情。願以同聲之分。經及疏鈔。悉蒙授與。議論未周。奄然遷逝。斯則夙緣法會。忍死待來。若見若聞。無不歎訝。宗密渴逢甘露。貧遇摩尼。騰躍之心。手捧而舞。遂於此山。返關絕迹。忘餐輟寢。夙夜披尋。以疏通經。以鈔釋疏。尋文而性離。照理而情忘。偶之于心。會之于教。窮本究末。宗途皎如。一生餘疑。蕩如瑕翳。曾所習義。於此大通。外境內心。豁然無隔。誠所謂太陽升而六合朗耀。巨海湛而萬象昭彰。妙德妙智而頓開。普賢普行而齊現。五周四分。一部之綱在網。六相十玄。三乘之流會海。義則色空同於中道。教則權實融於圓宗。理則體用即寂而性相宛然。智則凡聖混同而因果不壞。顯隨緣而不變。弘經則理趣周圓。指幻惑而識眞。修觀則禪心曠蕩。使九會經文無不契心。由斯可謂契經矣。使一眞心地無不印經。由斯可謂心印矣。是知執三藏文者。誠爲失道。局一性義者。猶未圓通。想夫斯流。固宜絕分。聲聞聾瞽。諒不虛哉。宗密未遇疏前。每覽古今著述。在理或當。所恨不知和會禪宗。天台多約止觀。美則美矣。且義勢展轉滋蔓。不直示衆生自心。行相雖分明。入處猶歷漸次。豈如問則釋文殊偈。印靈知而心識頓袪。懸談開分齊章。顯眞空而相用繁起。起不異性。故事事融通。通而互收。故重重無盡。悟此則全同佛果。方是圓因。隨緣

造修。無非稱體。開頓漸禪要。可以此爲楷模。傳權實教門。可以此爲軌範。樂得雪山普見。羣疾俱消。寶獲滄海摩尼。千珍隨念。況懸文卷半。該義盡包。備敍源流。徧窮名體。然後融成本部。全揀全收。苟能精之。已領百家之文義。少功多獲。要在茲焉。凡曰釋流。孰不可習。宗密夙生多幸。同種善根。遇如是經。逢如是疏。頃於王餅。未敢即參。今得明文印決。心意泰然。誓願生生。盡命弘闡。當時便被僧尼徒衆。因請贊揚。務自溫習。課慮順命。但依文配讀而已。詎足以發明於人。爲顯因宗。多爲撫掌。爰有宿機堅種。聞即稟承。從始消終。可數十人。誓願修學。發茲疏文玄妙。傳之不虛。豈以微才。能感如是。襄陽講罷。暫往東都禮祖師塔。便擬馳赴拜覲。緣師夏過。且止永穆寺。襄陽徒衆。遞邏訪尋。再邀第二遍講。復開茲經。遂允衆請。許終懸疏。却赴上都。今月七日緣罷。聽徒泰恭。遂斷一臂。云自慶所逢之法。玄妙難思。用表懇誠。厥願修學。此乃和尙道威德洽。教令將行。門下宗枝。有斯精苦。伊且割截支體。傷斷筋骨。都無痛惱。神色宛然。自初至今。身心仍舊。若道若俗。無不異之。觀智之功。感應昭著。時羣省詢驗。事迹分明。留守崇敬大經。已申中書門下。據伊本意。豈雖顯揚。然發起門。亦藉旌表。況伊手瘡未愈。官司牒寺委令將養。未便遊行。以此禮覲稍見遲遲。下情無任。伏增惶懼。謹差聽徒僧玄珪智輝。先具申述。宗密才微語拙。領悟難陳。伏乞慈悲。特賜攝受。幸甚。不備

答圭峯禪師　　清涼國師

十月十二日。玄珪智輝至。得汝書。造仲師敬。備述行迹。領大教之玄趣。

悽然心納矣。吾自傳揚。或面言心授。或展轉分照。益乎異域。然仲尼傾蓋。伯牙輟絃。亦藉形聲矣。不面而傳。得旨繫表。意猶吾心。未之有也。非憑聖力。必藉夙因。當自慰耳。輪王眞子。可以喻也。泰恭斷臂。重法情至。加其懇誠。然半偈忘軀。一句投火。教有文矣。意存身外。有重法之寶爾。宜誡之後學。勿使傚之。當斷其情慮。勿斷其形骸。當斷其妄心。無斬其肢分。則淺識異學。安其所不驚。視荷俗無毀膚之誠。則玄化不廣而自傳矣。汝當篤志幽趣。倘得一而印所懸解。復何爲焉。如忽緣阻。但當心契玄極。豈山河形聲所能隔哉。勉之不多云。

召永嘉大師山居　　左溪慧朗

自到靈谿。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岩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蜂鳥銜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答左溪朗禪師　　永嘉眞覺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遥心存想。時復成勞。忽承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玄覺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猶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閑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餐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會。邪徒諠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眞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應當博問先知。

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神方寸歟。夫欲探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妄言宴旨。濯累餐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形山谷。寂累絕羣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鬱鬱長林。峨峨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

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眞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道收。乖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忻籠也。若能慕寂於喧。市鄽無非宴坐。徵違納順。怨債由來善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眞如寂滅。衆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閴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峩嶷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生滅既虛。實相常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途迴出。如是。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故知物類紜紜。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天眞。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矩。語默恒規。寂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

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鄽。遊逸形儀。寂泊心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信略此。餘更何申。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狂言無當。看竟迴充紙爐耳。不宜。同友玄覺和南

與四明法師辨指要鈔誤判（宗曉）　天童子凝

正月十八日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苾蒭子凝。謹焚沐裁書于延慶堂上教主法智大師（尊者）。子凝嘗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斯往哲之格言。非潛夫之臆說也。子凝素昧達人之旨。輒陳愚者之言。願滌聰聽。少陳狂狷。近因暇日。恭覽十不二門指要鈔。義峯孤聳。非郄克之足能躋。教海汪洋。豈師曠之耳能盡者也。珍重珍重。中

所援引達磨門下三人得法而有淺深。尼揔持云。斷煩惱。證菩提。師云。得吾皮。道育云。迷卽煩惱。悟卽菩提。師云。得吾肉。慧可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師云。得吾髓。但爲傳聞。故無實證。未知斯語。得自何人。大凡開物指迷。必須據文顯解。豈可以道聽塗說。將爲正解。禮云。記憶之言。不足以爲人師。此亦慮無稽之言。以爲正說者也。寧可指鹿爲馬。事類趙高。使民戰栗。宛同宰我。今據祖堂及傳燈錄。只云二祖禮三拜。依本位而立。未委彼宗。復何爲解。今或有師云。達磨之道。但接下根。未通上智。又云。悟卽心之理。昧心外之法。斯皆以管窺天。將螺酌海者也。今試辨之。原夫病在膏肓者。失之於針砭。滯名相者。封之於言句。豈教不能明心。而藥弗能瘳疾耶。良由積滯增痾。邪言惑性。是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方便之一揆耳。或者猶云。但指卽心。未入佛慧。如般若說。九類皆住無爲涅槃。華嚴云。一念普觀無量劫。未知此說。與祖師之道同耶異耶。噫。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無可不可。古賢之言。信而有徵矣。然則田巴毀三皇。罪五帝。隨而和之者千人。葢海上有逐臭之夫。詎田巴之道。能勝於三皇五帝之道者也。教主大師。久積淨行。恢張教綱。前無古人。後不可繼。自當依經解義。續智者之眞風。何必採鄙俚之言。玷啓迪之旨乎。願削傳聞。自扶本教。無使滯名相者而取傚焉。幸甚。不宣。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苾芻子凝頓首上白

答天童凝禪師辨禪宗　　四明知禮

正月二十四日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謹修書復于　天童景德堂頭禪師（侍者）今月十八日。僧使賫到長書一緘。文理相高。經實俱贍。舒卷忘倦。珍荷彌多。但以夙事懺摩。全昧文學。將謀投報。預抱忸怩。然閱華詞。備諳雅旨。葢以知禮早歲爲解本宗十不二門。輙述指要鈔。編文紀事。聊資學衆之尋研。義淺詞荒。敢冀宗師之觀覽。其中所引達磨門下。三人得法淺深不同。尼揔持云。斷煩惱。證菩提。師云。得吾皮。道育云。迷卽煩惱。悟卽菩提。師云。得吾肉。慧可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師云。得吾髓。來書云。此語不契祖堂及傳燈錄。謂是道聽塗說。採乎鄙俚之談。而不知此出圭峰後集。裴相國休。問禪法宗徒源流淺深。密禪師因爲荅釋。廣敘諸宗。直出傍傳。源同派別。首云。達磨直出慧可。傍傳道育。及尼揔持。乃示三人見解親疎。故有斯語。此之後集。印本見存。

南北相傳。流行不絕。曾逢點授。因是得聞。而況有唐圭峯禪師。帝王問道。相國親承。和會諸宗。集成禪藏。製禪源詮都序兩卷。及茲後集。爲世所貴。何爲鄙俚之談。豈是道聽塗說。此乃禪門自生矛盾。固非講士敢此譏呵。只如祖堂。亦是人師集錄。誰是誰非。言何容易。夫法本無說。說必被機。機發在緣。緣有賓主。故諸聖人。抑彼揚此。是一非諸。補處逸多。尚受折於維摩詰。上首尸利。甘負屈於菴提遮。豈補處訥言。上首暗理。葢知緣不在己。是以功讓於他。以至正像法中。華竺宗主。空有更破。性相互非。業禪者。屢斥尋文。傳教者。或譏暗證。皆爲進於初學。欲使深於本宗。智論立悉檀被機。禪經川四隨益物。設化之法。大槪合然。但以假名。引令入實。不得其意。寧免生疑。來書又云。今或有師云。達磨之道。但

接下根。未通上智。又云。悟卽心之理。昧心外之法。未審此語。何文所藏。何處親聞。無求閭巷之音。而搆誕罔之說。道聽塗說。事有所歸矣。且夫信行法行。各有利根鈍根。唯色唯心。豈分內法外法。剎那九世。一念三千。理事俱融。頻彰指要。旣蒙顧視。合察源流。願存爲法之心。廣開利人之道。俾信法根性。從說默開明。無使達磨子孫。獨能破立。智者宗裔。全廢抑揚。則彼衆當機。有趣眞之路。令此宗來學。絕入理之門。禪師悟徹一心。辨超千古。爲佛祖之了使。作人天之導師。希開博濟之懷。勿任偏情之執。講懺之隙。倉卒奉酬。幸無以朴野而見誚焉。不宣。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拜手上復

再與四明禮法師　　天童子凝

正月二十八日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再修書奉白于延慶教主法智大師（室下）。子凝聞夫意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訒。前所獻言者。且欲大師倒去傳聞。自扶本教。再垂來示。徵引源流。徒知出於圭峯。問因相國。三宗異辨。未盡所長。殊不知知解宗徒。祖師昔記。術其泛說。詎隧通懷。彼禪源詮云。達磨九年面壁。盡爲絕緣。由是祖師獨斷。乃云知之一字。是衆妙之門。今達磨所傳。唯默知而已。至於深推荷澤。輕視牛頭。矛盾之言。洋洋於外。旣曰付達點授。合具雌黃。何異探鄙俚之言。資脣吻之解。且夫達磨之得二祖。亦猶思大之有智者。垂範作則。千古皎如。儻智者之言教成非。而達磨之子孫亦謬。豈容緘默。須議師承。非之則謗因謗緣。空招捺落。是之則正人正己。信奉遍和。豈謂相國親承。帝王問道。北宗神秀。四帝國師。藉勢恃權。其風自弭。來書又云。補處逸多。尙受折於維摩詰。上首尸利。甘負屈於菴提遮。蓋知緣不在己。是以功讓於他。若如是則雖曉抑揚。罔窮實際。荷云功讓。未喻下懷。又云。業禪者。屢斥尋文。傳教者。或譏暗證。俾信法根性。從說默開明。無使達磨子孫。獨能破立。智者宗裔。全廢抑揚。此者深思。誰之咎歟。剛云破立。以過兆人。豈不云一念三千。剎那九世。禪教之旨。何理不臧。思益經云。說法有二種。若聖說法。若聖默然。何必有說滯言。無說乖旨。實惟不二。非任偏情。昔人截耳捐身。引腸斷臂。斯有由矣。不然。賈有餘勇。恃死不迴。山人每一經心。如負芒刺。願吾大師。力扶像運。深察源流。無使正法澆漓。人情美順。唯宗高範。是振淳風。知事懺摩。必無虛日。再形鄙抱。専候斥呵。不宣。天童山景德禪寺住持傳法比丘子凝頓首再白上

再答天童凝禪師　　四明知禮

二月初七日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再裁書于　天童堂上大禪師丈室。比者累接眞緘。頗彰深意。前書謂指要所引三人得法。全不據文。乃是道聽塗說。探乎鄙俚之談。蓋山不曉斯文出自圭峯後集。只齊曾見。非彼所聞。故以長書。責無實證。今知所出。台恥鮮聞。如何卻斥圭峯。棄乎援據。噫。過而不改。斯成過也。且如指要所引。非無所以。蓋智者立法華絕待十妙。止觀圓頓十乘。以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二句之文。而爲綱格。誠非二法相合名卽。故不可以斷證明之。亦非一法翻轉名卽。故不可以迷悟示之。煩惱非定本無。菩提非定本有。故用

煩惱即菩提等絕其言詮。寂其思慮。俾妙解圓明。妙行密契。妙理頓顯故也。柰以天台宗教陵遲之際。圭峯後集。流衍來吳。禪講之徒。多所宗尚。咸云達磨印於二祖。本無煩惱。元是菩提。方爲得髓。智者所說。既同道育之解。乃成得肉之言。鄙俗忝嗣台宗。得無傷痛。況經點授。粗見否臧。遂於指要文中。對揚厥旨。何任脣吻之便。而浪有所譏。且夫分宗受法。傳教接人。人據圭峯。雖於本教。豈不依教而返破之。斯皆扶樹本宗。勉勵初學。證悟之際。彼此豈存。前所謂設化之法。大體合然。悉檀彼機。四隨益物。不得其意。信有狐疑。洎覩損身斷臂之心。如負芒刺之語。後五百歲。能幾人乎。省已扶宗。既能如此。於他護法。豈得周遮。幸冀禪師博覽本宗。普揚祖道。無得阻他釋難。便成立我化功。蒙索報音。詎可緘默。不宣。延慶院住持傳天台教觀比丘知禮稽首再白（當時四明太守近閩林公。見二師諍議不已。因請法智於指要下和融之語。法智不得而辭。遂改之曰。然汝所引達磨印於可師本無煩惱元是菩提等。斯乃圭峯異說。致令後人以此爲極。便棄三道。唯觀真心。若據祖堂。自云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豈言煩惱菩提。一無一有耶。故不可以圭峯異說。而格今家妙談爾。）

答楊祕監大年請留身住世

知禮謹焚香滌研。寫書貢于　祕監大檀越。知禮伏念僻居海角。杳隔朝端。每思摩詰之威儀。屢破禪那之方便。恭惟祕監大檀越。早親先佛。深證無生。以本願而焣心。作大臣而護法。故得儒釋雙洞。解行兩臻。於習禪聞教之流。起密友至親之想。爲法之切。究理之精。當代之間。一人而已。而知禮智非深證。行未超常。偶以友僧。達於非普。便賜促隆之迴。

特加振發之恩。薦以命衣。旌乎講業。雖匪本心之所欲。乃於大教而有光。仍自妙證之心。特設難思之問。深以發明奧旨。徧令悟解四宗。既受奬揚。敢無酬對。實謂將金易鍮。殊非如響答聲。豈期啓示長牋。遠慰山抱。旨辭稠疊。粉飾過逾。見深明少室之真風。仰高體靈山之密旨。是茲超悟。誠謂絕倫。又軫深仁。重垂敦勸。俾滿三年之懺。且留四大之身。在檀越之愛忘。謂必有益。如鄙俚之揆度。知去乃成。良由以教照心。歷緣驗行。雖修三觀。未破四魔。雖迴慈悲。潛生愛見。無船救溺。帶病稱醫。既無濟度之功。寧有療治之益。欲圓真化。須至淨方。故依大乘專修妙懺。託道場之淨境。革世務之雜緣。五悔洗心。一講熏種。助發無生之觀。期明具德之心。又乘報識之未衰。必於慧命之可策。恭酬宿願。決取往生。蓋思現報之強來。復慮宿殃而熟發。乃憑苦行。庶作良緣。用薄解之功。導臨終之念。不滅而滅。筭後際以捐軀。不生而生。徹本源而取土。四十年而標意。期此克酬。百千劫之受身。諒皆虛擲。冀滿匹夫之願。難違大士之言。此生覩面雖乖。彼土承顏必遂。專希外護之力。用副本心之期。仍念所業教乘。仰託台恩庇陰。使乘乘不斷。令處處皆聞。惟此是祭。仰期見允。知禮書不成字。語不成文。冀表寸誠。匪容假手。以此敘感千萬之一二也。伏惟台慈。略賜念察。不宣

什矩法師

崇矩。近夏五迴。收得汝書。知受台州黃巖東禪之請。即若僧若俗。于再于三。既動衆心。獲興吾教。得無喜乎。前次海藏主將東山信來。亦言及

斯事。未知幾時赴彼開講也。汝既受彼請。當聽吾言。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務。雖儒釋殊途。安能有異。必須先務立身。次謀行道。謙爲德柄。汝當堅執之。使身從此立。道從此行也。吾見學人切於名利者。皆不能嗣徒演教。當視此等如詐親。懼之如虎狼。此先宜誡之。然後進行勤講。豈俟再言也。此外宜覽儒家文集。博究五經雅言。圖於筆削之間。不墮凡鄙之說。吾素乖此學。常所恨焉。汝既少年。不宜守拙。當效四闍黎之作也。至囑。若見源叔。爲我仲誠。佛事所拘。人情多曠。春晴漸熱。更宜減睡節食爲要。餘無可言。不具。

上大雷庵長

知禮在懺中。忽承賢力生長老。化歸眞寂。豁惻久如。不能自已。然則道人去住。故是尋常。但以久沐慈憐。難平悲愴。雖夙敦戒定之力。更宜多以誦念資之。智者尚令弟子勤禮懺。資吾生處。在菴長洞明。豈須更說。鄙倘懺法。絕於慶吊。情不可過。故破制作手簡相問。令人送蠟茶二挺。印香一兩。希爲供養爲幸。延慶苾蒭知禮謹白。

上韓相公

明教契嵩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閤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閤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爲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貽仁。投于下執事者。迨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今逾月。誠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閽君之書。浮乎沉邪。果廢閤下之聽覽乎。遑然久不自決。忽然輒進。恐閤下不知其

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閤下稍詳之。然某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傚他輩。自爲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閤下儻不以爲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於閤下性命眞奧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閤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廣冒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上張端明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閤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閤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愧之。迨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延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閤下恤念之盛德。以廣閤下與善之勝緣。尤然故嘗存之于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爲三帙。曰輔教編。與人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閤下執事者。以舉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資國家教化。特欲論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嘗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於閤下。又其宜矣。伏惟閤下。以高才大學。冠首賢科。以重德能名。

爲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抄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眞奧。此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閤下仁明。傚念其憂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寬其僭越之誅。以其書稱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爲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成寄字）輔教編一部三册。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干瀆台慈。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揭牕。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人遠矣。老弊浮雲落葉。飄泊尙若不定。雖有倍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保勞慰。不宣

接大覺禪師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鎭弊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即辰伏惟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爲不便。不及遠迎舟御。甚愧畏也。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謠後序。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一也。然序文殊佳。但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爲忝耳。

公晦久別。所論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假遜。不能自振。況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愧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尙。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爲僧爲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蓋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棲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怠。徐當爲教門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已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爲至祝。專人還。特此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illegible]）

某再啓。和尙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附。質末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勞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爲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匡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尙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遺書。乞爲呼名。黃龍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思甥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爲物輒陳左右。惟拳拳欽詠耳。

與四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景勝。喜慰喜慰。廬阜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鎭嚴。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衆。又喜之也。惟久之可矣。乞固起他方之念。尤佳。某衰老。脩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

能迹耳。逾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脊露。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勤切。某無狀老更彌篤。春季間能去佛日。深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奉問聆道。蓋淮南未還。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淸勝。善慰孤迹。不背見謀往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多寒未見間。萬乞善愛。謹此布區。不宣

與蘇東坡

佛印了元

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佛只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一脚承當。把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答張無盡問三教大要

大洪報恩

（附來書　淸凉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見。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

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

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于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淸凉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唯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

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毓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背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背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令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　　靈芝元照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淨慈圓照禪師。元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一鉢。坐具漉囊。是爲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着之。二曰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衆禮誦。入堂受食。則着之。三曰安陁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着之。是三種衣。必以粗疎麻苧爲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爲其量。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十六道所未聞。敍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一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鐵瓦二物。體如法也。煙薰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遣飲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

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奉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啓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于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總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照鑒高明。俯從上意。許容納受。特爲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制可行。諸祖之餘風未墜。謹遣僧賚衣鉢共五事。修書以道其意。可否聞。惟禪師裁之。不宣。

上寶覺和尚（晦堂隆號寶覺）　　黃龍惟清

惟清惶恐拜覆堂頭大和尚。某此月二十八日入院。蒙郡官辦開堂。因即焚香。宣明師訓。而稟嗣之緣。固已久矣。此時施設。聊狗化儀。故不欲復準世禮。特致書謝。自取疎外。而形累師宗也。伏惟慈鑒。必賜恕容。幸甚。今四來學衆。麤成叢林。幸官檀那。咸垂資護。某旦夕勤誠。思報祖宗。不敢慵懶。以此可望聲知免賜憂念。謹上狀申覆。伏乞納受。不備。

上五祖演和尚

祇領別紙親筆之誨。謹奉銘服。深不敢忘矣。然闕牧主以侍者不出而遣隮問疾。致激高懷。遽有挑衣遠引之意。旋聲彼心。即回欽敬。而復爲之留。其卷其舒。誠適義矣。某切觀法門衰落。人不根道。爲師爲後。相與作妄。其欲高提。使振復古風之萬一。非大有道而年德之尊者。莫能爲之。然則不在和尚今日乎。况左右不傳之祕。既有傳矣。流化後來。保無休息。而猶控悲乘。俯繇化城者。贏得與法門整治規範耳。幸依垂慈。甚有仰賴。故區區言之。勤兒在此。與衲請入室。衆其敬愛之。其所存甚好。

今時叢林中甚難得也。某見渠如此。喜之無量。在此凡事一家。不煩垂慮。

示卓禪人（即長蘆卓也）

手字致卓首座。近衲子來。審力道自持。不輕涉世緣。甚慰余期也。聞辭位席。端省久近。中進退之節。行已合宜。所當然矣。又聞主人後復頻請。終未從之。彼亦虛位以待焉。果若如斯。則可否去就。在推道義。贊叢林爲心。不可拘執也。與晚生言道。據今時實難啓口。然當思先聖達平等機。絕分別念。不見異相衆生。全成同體眷屬。如是。則無緣悲智。任運四通。利己利人。資融大行。宜以總持該攝。不可輙生忻厭。便落今時流弊也。少林言。後人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有大志氣。聞

其言者。豈肯受之。決須勇猛。越彼品量。始是丈夫漢耳。予殘喘未終。尚切自強。故略及此。切希珍重。

其二

前舉少林言。明多行少。說多通少者。蓋爲其非不行。非不通。但作是念。我已明道。他未明道。我善說理。他不善說理。我見尚存。迷於宗旨。故顯其不行不通。非徒不行不通。亦驗其於道。未甚徹底明。於理未善眞實說。故祖師推出此病。要後人省覺。以成就契於本道本理。免有彼我勝負之習。久久返落魔外也。又云。悟徹心宗。解行相應。名之曰祖。全眞之解。稱實之行。若合於心宗。則復有異端乎。祖師只使人到此全解全行。無解無行之本家。得大安樂耳。所以傳燈後卷。有達磨四行一段。某示人之意。亦不出此。後衆少肯深究力行。豈不孤他先聖哉。忠國師云。禪宗學者。須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斯言亦今時之針艾矣。予病中靜室瞌睡之餘。或究古德至言。或視目前世態。聞見千差。一歸虛照。識道人之過患。以成內省自鞭之益者尤多。恨阻遠。不得會言。因筆略引。以當面話。千萬體悉勉旃。

其三

委曲回告甘露卓長老。領書。審迫於不得已。從住持。既開堂。明嗣法。遣來書敘陳。且云嗣法之實。其信固已彰於威音之先。而今所陳。化門表

示耳。善哉。汝能知此。眞不昧宗旨矣。夫此宗旨。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乃聖凡共有之靈知也。繇喪本而狥情。則智用不稱。以了情而契本。則靈鑑還通。靈鑑既通。謂之法嗣。不亦可乎。然世之有名無實而混濫宗旨者。其類尤多。倘融以等心。皆可存而不論。但汝既知之。而承弘道之任。則揀泥濫。正宗旨。將捐軀命以効職。切宜力焉。吾雖衰病，念先訓之責。每不敢忘。將欲可忘。必待有分其責者歟。思之思之。庚寅十月望日。

其四

衰病比來似復輕健。幸絕外累。深室中。或看經。或宴坐。聊自如也。有衲子入來。則應接。未肯阻。蓋記積翠師翁云。雖老。不敢寧居逸體。唯談禪

病。以警來蒙。予昔爲其贊。竊有誰其仰則。我誓斯堅之語。顧敬望先規。雖多慚德。而忝爲之後。又可不以此言每自鞭策也。法運固季矣。人根緣之。雖然。但誠心行我所應爲。而忘乎寡効之劣慮。則竭志奉先自不失職。然於二利。亦終非虛示也。衰病勉策如此。悶可知之。

示逢禪人

手字致逢長老。昨領書。知寓止得所。而闃然無事。殊不虛度光陰。澄潭水底。影像昭昭。杲日當中。纖塵擾擾。深見古人鍛鍊之妙。彌成自己勝進之作。而知此時此處爲眞益。他緣他作爲徒勞也。吾家先聖。靡不於此決堅志力行之効。故其成就深根茂葉。廣廕衆生之利。後代兒孫。失祖宗遺業。世習近圖。習以成風。知恥者寡。每一念之。實爲難言。汝有可致之資。故因勉諭。必務遠返近。以慰予望也。其他事事撙抑。善自護持。衰病此中極是安穩。減食少語。閉門孤坐。終日甚適然。可不川憂。

示德禪人

前聞欲秋間到此。深待一來共語。今既遐居遠去。則前計莫愜所待。川歎於懷。所以然者。長老悟機慧辯。常親契旨矣。果熟時來。又已出興焉。且先哲有言凡學道者。悟之爲難。既悟。則守之爲難。既守。則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何則。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確。則倒置益損。而乖失所任。便墮爲流俗沙門。以致毀法大過。是不宜畏慎乎。以此欲長老印之。而切切贊策耳。蓋余曾忝斯任備見利害。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密

而行之。庶不淪於末法卑種類耳。所謂末法卑種類。盜名竊服。寄活於吾門者。不預焉。指其稍藉智識。可以爲上而反更趣下之謂也。或絲微悟理性。便恃萬法一空。而忽乎因果行業者。或騁多聞。挫寡學。或重久習。輕初機。常顯己長而談彼短。或守偏見斥圓聞。或矜俊辯喪沖機。而不知取笑於識達者。或諂奉在位。以希寵勢。借勢作氣。侮慢同流者。或屈己從人。苟媚權豪而賤賣佛法者。或資有位之聲勢。而欺罔聾俗者。要而言之。凡虧四攝之慈。違一心普愛之敬。喜勝人而味損己者。皆病也。去病而力行不倦。方爲美利。凡人平居內照。則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矣。同塵闡道。思紹佛祖者。不可不常自檢點也。余亦病多諳藥性。故切切奉告。愛長老有眞實悟處。又達教理化門。若更盡力扶宗乘。報佛恩。不爲末法假名長老，可愜余意。以加勉旃。至囑至囑。

與覺範禪師

某啓自聞行李。繇東以北且南。累易寒暑矣。所嘗酸甘冷煖之味盡備。而竊意能了之於一舌。令舌根無受之本味。則可齊嗜惡吐嘔之異。以全歸於資養也。今得書。究見所保。皆如所料。而益老鍊焉。慰喜慰喜。目甘露滅以自稱。亦知將力以此決破世夢。夢雖無實。然不一頓發大張眼。對稠人欣脫於正晝。則昏沉之思。有時而作。所謂浮想雜緣處耳。示諭南中經歷事事。是深慈痛悲。眞善友毒藥爲醍醐。以增明理觀。作實行之地。甚善甚善。遊跡深發。有定所。可時通音。衰病固安其宜。以事窒僻而情實遠慽。迥有妙處。以此奉期。故他不復染楮也。恕悉。

與死心和尚

某啓踰月不聞慈音。正此馳思。伏領誨墨。敬審屈從人事。雖有勞慮。而尊體勝健。不乖於常。大爲慰矣。此般況味。在世人情牽於事者。當之則甘以致適。而老兄俯隨。若醒人陪醉漢。動靜語言。實豈有愜意者。但以護法芘衆。功深恩大。利濟在中。則勉強之勞。不徒然如他人也。某病體幸如常。坐念曾經此事。自以爲難。而信今爲之者不易耳。伏惟歸日亦在非久。敬乞保衛行李。謹附問訊。不宜。

又

示諭云云者。蓋佛法時數使然。昔魔王眷屬向佛誓言。我今不奈你何。待末法入你門。着你衣。喫你飯。稱你弟子。壞你法。曰。汝壞但自壞。吾法

不壞也。今其時矣。彼自壞之狀。混然汚雜。而正法何嘗不圓明超絕耶。此語若不向老兄吐。則殆無開口處。所以杜門守愚。得味無味之味。足度日耳。冀垂念末法。於苟假偷薄之際。卓然振立紀綱。乃爲報佛恩之有力者。仰賴仰賴。

與端禪人

端禪人。乍捨恬寂。入彼塵勞。應不易爲趣。卽日作止四事。能隨緣安適否。院中兄弟平善。初宜照等俱未到。往往趑趄不及。又慮禁律也。仁者既爲衆而出。當觸事忍愼。勿以照異分圓明。勿以保貞乖化用。勿以隨緣斷禪觀。勿以媚世廢道情。言動去就。等印妙心。則幻妄界中靈機自若。不爾。非吾望也。

又

人還。知到家不及見。乃尊而領遺訣。視後事。想孝感天衷。雖誠報在道。而情義所鍾。亦何能禁其哀戚哉。聞其恬神委蛻。不亂不變。非繇素奉吾法能爾。然則汝爲之助。冥有力耳。亦可無恨。予每言出家人不導父母於佛法中種成佛之因。皆爲不孝。今汝宜調護。乘此緣引發未信。亦報親之大者。切在勉省。

與空室道人

空室道人。將東歸。厚以香餌衣物爲惠。其所將之意。不在人事。在佛法也。受而報之。可不以佛法乎。前所稱者。蓋淨名室中有一天女。化現。助揚法道。云此室初無門戶。唯見自性者。豁然得入。既入。則知是無始劫

來。本元所住處。道人參學。實悟見自性矣。然久客乍歸。活業零落。却須決烈。打辦精神。苦切修持。方能作得家主。經云。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又云。此室入者。不爲諸垢之所惱也。此乃教人既見自性後。須以一相一行。寂靜觀照之力。治去微細世緣習氣。直得純潔。於一切境界中無纖念萌動。始解安居此室。一切生死輪迴之垢。永不能惱矣。向時曾見問坐脫立亡。去住自在之事。但依此磨鍊。至全體純熟時。出生入死。乃遊戲三昧耳。若只以一箇見處通達萬法。復卽萬法全箇見處。圓融平等。便以爲休。則是見解而已。終非究竟。達磨云。悟佛心宗。等無差互。行解相應。名之曰祖。斯可證信也。既已得頭。又須得尾。若見頭尾兩全。則不離五障身。成辦大丈夫事。可不勉哉。

答佛眼禪師

和南。兩得所惠書。勞問勤至。慰此衰病企向之懷。感幸感幸。承棲四面山中。遠去紛擾。而幽養道志。惟趣味融泰。其中勝進爲多。茲所以奉望者也。然刻志於道。既有所到。亦何鄙喧之爲我殊。但適然之寓。方於在彼。不若安此之爲愈。潛鞭密煉。克追古人也。足下所存。固有高致。然古人所操。不徒欲取異於人。亦曰爲己悟道。則明已矣。復何爲哉。用五怖八風之法。微細驗心。以校妙明無念之已。因事感觸。則識病能除。成就一行無功用之三昧也。近世吾法不興。吾人無力。蓋不依此而反逐彼之爲弊耳。足下標致。甚慰慰意。手病久不寫字。強此作報。幸恕草率。

與佛鑑禪師

死心兄道眼精明。而天資喜側。任健行闊步。以快超途逸轍之騁。其信道邁倫。固足尙矣。然使蹇足弱力者。追跂爲難。亦末法近學輩莫受其利耳。既閑居。忽欲歸韶陽。毅然有不可留。因舉小釋迦歸東平公案以送之。既出山。過潭爲人所留。今見寓道林。希知之。某兩處住持。凡接東山師兄書者四五。未嘗一句言及世諦事。其丁寧委囑。在忘軀弘示此道而已。到黃龍。次得言云。今年諸莊皆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一夏百餘人入室。舉箇趙州狗子話。無一人省得。此爲可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信官人嫌責。虛聲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相遠矣。今日東山稱賞之言。何更得聞焉。吾姪爲眞嗣。能力振家風。他日當大慰宗屬之望。乃所切禱。某雖病。不敢離此事之須臾。希無存慮。

與大慧禪師

泐堂普清

不續音問逾年。常思慕矣。遊人所傳徑山道旺。安衆甚多。拙者常憂古人云。道旺則魔盛。城高則衝生。今年中夏。忽聞難作。將謂小挑。秋來方得的音。乃知有此禍患。可謂教法凌遲。叢林凋喪。遂致禍及弘護者。賴吾仁久煉眞空。頓明心地。不以爲憂。世諦如電光。身心如夢幻。樂然隨順。那事無妨。善惡業報。今古難逃。以此段靈光獨耀。想所至處。法法圓成。必有神明知鑒。互相安穩。唯望寬懷一致度外。昔黃檗勝。雲居舜皆有此患。後得歸源。傳揚正法。心契佛祖。豈虛然耶。如來成道。魔難堅固。老拙孱顯相侵住世不久。今守殘喘。待盡而已。汝正英銳。莫忘初志。料想此生。難得再晤。餘宜保愛。以順世緣。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

清涼惠洪

洪啓。訴相公作何。顧見二十年矣。每念威德崇重。辨才無礙。未易酬對。顧省鈍根。無與能解。非所堪任。以是久不敢行詣耳。不謂比來照禪師書中過辱。緒言見及。如佩黃金良藥之賜。閣下昔與雲庵兜率神交道契。爲內外護。雖當時從遊之人如某者。亦蒙記錄。愛人而及屋烏。謂徒虛語。今始信然。又蒙辱以崇寧見召。尙未識門屏。而擢授以師位。衲子驚怖。莫不改觀。實以鄙陋。恐臨事失職。有累閣下知言耳。故不敢輒受。謹課成拙頌六首。粹寫呈上。聊供閣下千里法喜之遊。干冒鈞重。不勝愧悚。

答游定夫居士

開福道寧

（月來書問曰儒者執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各盡其分。同有不合道者。釋氏謂世間虛幻。要人反常合道。皆殊用異。而歸可入。心可通耳。）

人溺情塵愛網。晝思夜度。無一息之停。須力與之決。收其心之放。死生乃可出。若只括其同異。盡分於父子數者之間。我習內熏。愛緣外染。於道何能造合。能反厭常。則心自通。道自合。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答曾侍郎天游　　徑山宗杲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肯草草。但只如此。捱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閻家老子廝抵。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握金剛王寶劍。坐毘盧頂上也。宗杲嘗謂方外道友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底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而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逼。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皆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衆生界中事不著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取之左右逢其原。須著撥置。出世間學般若心。無始時來背違。乍聞知識說著。自然理會不得。須著立決定志。與之作頭抵。決不兩立。此處若入得深。

彼處不著排遣。諸魔外道。自然竄伏矣。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政爲此也。日用做工夫處。捉著欛柄。漸覺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

答李參政漢老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刬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眞方便。無修證中眞修證。無取捨中眞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眞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落盡。唯眞栴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刬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答張侍郎子韶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宗杲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眞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

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宗杲豈不曉曾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燥。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潙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方是。若爾。則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拕泥帶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烏臼。汾陽無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是拕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答陳知丞　　開善道謙

謙啓。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樂如之。叅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也。叅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慧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嘗思悟道之爲易。登第之爲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第之難也。叅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爲易也。然叅禪者衆。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詣舉者衆。及第者亦衆。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爲易。無我爲難。無我爲易。無無爲難。無無爲易。亦無無無爲難。亦無無無爲易。亦無無無亦無爲難。亦無無無亦無爲易。和座子掀翻爲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鐵。鎔銷五獄銅。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團圞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笑。

答資福詮長老法嗣　　天童曇華

老僧自幼出家。正因也。方稱圓頂。正因也。念生死未明。撥草瞻風親近眞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衆。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己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須忘也。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身肉也。念報佛祖恩深。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爲道衲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深然卓卓可喜。去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山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既爲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僧行脚。親近眞善知識。以至出世住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忘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菴老僧曇華書復

答慈雲珏長老法嗣

元叟行端

暫知客來。得所惠書。就審體候安和。且知四衆所推。瑞世大方。一香不忘鐵山道衆之舊。與今時趨炎附勢。待價而估。不原所自者。大有徑庭矣。既得座披衣入者行戶。作者蟲豸。不可容易。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能成其深。一切處。一切時。但只鋪心如地。久久自然靈驗。或些小魔孽。亦當自化。先聖有云。昔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斯之謂也。缺齒老胡。十萬里西來。單傳心印。直接上根。二祖三拜得髓後。復說四行。以傳於今。何也。深慮後人爲習風所飄。嗔火所燒。隨世遷流。有失正念之故。宜深思焉。上堂提唱。務在單提簡事。開悟人天。前則馬祖百丈。德山臨濟。後則大慧應菴。縱橫波辯。直達心源。得大自在。無出曹溪虛祖。皆可爲法。頓嫩嫩。曲彎彎。打入今時口傳耳授隊中。強生節目。疑誤來學。非吾望也。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行淫而爲佛事。刦掠常住。結好貴人。冒稱善知識。出佛身血之徒。豈堪共語。未問幸自保愛。

寄湛然居士

萬松行秀

吾宗有雪竇天童。猶孔門之有游夏。二師之頌古。猶詩壇之李杜。世謂雪竇有翰林之才。蓋採我華而不摭我實。又謂不行萬里地。不讀萬卷書。毋閱工部詩。言其博贍也。擬諸天童老師頌古。片言隻字。皆自佛祖淵源流出。學者罔測也。柏山大隱集出其事迹。間有疎闕不類者。至於拈提苟簡。但據款而已。萬松昔嘗評唱。兵革以來。廢其祖稾。迺來退居

燕京報恩。旋築蝸舍。榜曰從容庵。圖成舊緒。適值湛然居士勸請成之。老眼昏華。多出口占。門人筆受。其間繁載機緣事迹。一則旌天童學海波瀾。附會巧便。二則省學人檢討之功。三則露萬松述而不作。非臆斷也。竊比佛果碧巖集。則篇篇皆有示衆爲備。竊比圓通覺海錄。則句句未嘗支離爲完。至於著語出眼。筆削之際。亦臨機不讓。壬午歲杪。湛然居士書至。堅要拈出。不免家醜外揚。累吾累汝也。癸未年上巳日。萬松野老。因風附寄。不宣。

與馮海粟居士

中峯明本

猥辱下訪。繼領詩章。枯槁之蹤。過蒙提獎。何以得此哉。尋聞閤下奉旨入覲。而某亦理浮遊之棹。走淮沂汳。又復三年。別來不識閤下於此道上。能精加念力否。今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證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吾法中目之曰。所知障是也。此障鈍根人無分。惟利達者有之。故少林初祖。只令人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肯將胸中解會底百千道理。猛與截斷。俾之如牆壁一回。忽爾於牆壁處孔竅豁開。千差萬別。一以貫之。曾何悟迷之有異同耶。或孔竅不即開豁。但令久持而不忘。縱使盡生不了。當鍼芥相投於異世矣。安有虛棄之理哉。所以佛祖教人深信而不疑。惟閤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室之句。嘗蒙閤下許我以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債償也。

與大覺長老（即來定叟也）

初六日分袂。不及拜送。懸情依依。未能暫忘。昨者坐語未及他論。而首以住院承嗣扣之者。惟恐足下苟徇世諦故也。某與足下納交十六年。彼此心懷。洞然明白。豈意足下不諒愚情。反欲相及。何臨事翻若此耶。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原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爲之主。政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苟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由此言之。某猶不欲以先師座下人迭尸大覺。而況牽枝引蔓。欲爲某之嗣乎。聞命駭然。專泥逆

流墖主。預此拜聞。望以玉峽之音。直與拈出。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至扣至扣。

答景濂宋公　千巖元長

前日承一宿山中。談話半更。今日有書來報云云。無明讀一過。不覺失笑。笑箇甚麼。笑景濂坐井觀天。又如貧兒拾得錫。說與人要作銀子賣。只是自不識貨。教別人不識貨則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常在塵勞聲色境界中。輥得爛骨地熟了。思量計較文字語言。美聰明業識多了。作聞吾常說一箇放下。可以做寂靜工夫。透脫生死。得此事入手。暫時起一念厭離之心。退步靜坐。回頭乃見無思量無語言處。便錯認作法身。喻如玲瓏八面牕。喻如須彌山。言說不得。這箇只是暫時岐路。如何便罵得佛。贊得祖。贊得無明耶。贊罵憎愛心不除。但增長我見。我見未忘。目前只見別人過失。不知自家過失。要成辦透脫生死大事。難矣。景濂果欲辦這件事。只向無思量無言語處。便好子細推窮。不用說向人。毫忽命根斷。偷心絕。絕後更甦。欺君不得。却來求印可亦不遲。

又

士林中來者。無不盛談左右乃間氣所生。文章學問絕出。爲淛東碩儒之冠。且尤深於內典。欣羨無已。承敘自幼讀佛書。領其要旨。出入有無空假中中。至於中且不有。有無何在。三復斯言。此今之士夫執有執無。離遮離中。分彼此儒釋之異。如左右儒釋一貫者。能有幾人。人人言爲不虛矣。張無盡云。余因學佛。然後知儒。古德云。居無爲界中而不斷滅有

爲之法。居有爲界中而不分別無爲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審如是。則有爲底便是無爲底。左右已百了千當。何處更有身心之虛未祛。事物之來未息。又何處更有眞實工夫可做。而後出離有爲。了生死大事耶。左右與山野交二十年。會或劇談。別或寄語。未有如此書之至誠也。人天之際唯誠。朋友之道。亦誠而已。只如左右未動念。未操觚拂紙。未陳一言。及寫在紙上了。是有爲是無爲。是生是死。是生死法。是出生死法。這些子直是誵訛。故孔子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說話。莫道子路不知落處。盡大地人都不知落處。豈不見黃山谷訪死心和尙。死心云。聞公參禪。諸方皆印可。是否。山谷云。不敢。死心云。我有一問問公。公試答看。彼燒作一堆灰時。在甚處相見。山谷茫然。後參晦堂。示吾

無隱乎爾一言。聞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辦箇事。自有箇般時節。山谷雖是一塊精金。須入死心晦堂作家爐鞴。惡辣鉗鎚始得。這一隊漢。若到無明門下。更須一一勘過。何也。不是奚湖人。休入洪波裏。山野如是杜撰。左右以爲如何。左右以至誠而來。山野不可不至誠而答。筆倦且截斷葛藤。

答義海禪友　天如惟則

自獅巖大木既拔。翠樓既毀。隨所飄而西東。不復集矣。余亦追蹤船子至華亭。延緣既久。新識日多。惟十年前山中故人相尋者絕少。忽小盧山安友石來。始見若不相識。詢其名。乃喜且驚。復出足下書。又增驚喜。問某人某人。則皆爲古人矣。遂又爲之歎且悲也。歲月幾何。少者老。老者亡。吾與公年相若而幸未死。則又拓落阻絕。一見良難。翻思天目雲門草屋間。拾枯松。挑野菜。煮泉坐石。笑傲人世。夜則青燈對床。深入禪定。悠然道聚之樂。今如夢如覺。不可得而追矣。審足下爲鄉井留。涉世緣而不染。此所謂佛法世法。打成一片。礙無礙境。迥然超越。豈小力量者所能及耶。又審令徒遠歸。則受業之擔。可息肩矣。但未知義海何時能扣吾門。使吾喜且驚乎。世緣雖曰不礙。終以擺脫爲高。古者云。出得荊棘林。還你是好手。敢恃道術相忘。臨書三嘆。

又

余向謂九峯地僻。可以避喧絕緣。奈何住久緣熟。至有以鉄枷見招者。良苦推托。故自新年以來。掩關謝俗。不與諸人交接。雖兩歷足下扣局

而不敢延納。始則渴望而不至。至則隔壁而不面。交際深情。諒不在親面相看處也。幻住先師。韜光不能盡掩。遂達

聖主之知。諡以普應國師之號。　賜廣錄刊板入藏。五月初。同參弟兄率諸道俗。排闥而入。以編集校勘見屬。故又不容不順情一出。出則聞義海寓姑蘇草菴。銳然進道。又聞禪學之徒。與外教殊宗之士。交相稱慶曰。三千九百丈天目。又聳出雲霄一頭地矣。獨未審義海進道之志。與天目俱聳否耶。會晤有期。故先以此奉問。

與道林書記

書來知尚留故山。殊慰所望。昔玄沙不出飛鳶嶺。汾陽足跡半天下。出處雖不同。而道聲德業。喧耀千載。一也。蓋出處在乎時緣。道德在乎己躬。方之內外。豈足議哉。如賤子荷一笠。皇皇數千里。棲棲大方之門者有年。而今草屋半間。涔視湖海者。又有年矣。其敢與時緣力爭哉。叢社蕭條。舊交搖落。眼前相知相尙。惟足下耳。相距半舍許。朝往暮返。忽然平地上踢破脚指頭。笑不成。哭不是。道德時緣。一時列下。却闖老汾陽舍邊求遠。此吾所謂慰所望者。

與禾山崇首座

余居浙十八九年。諸法眷無一人至者。及前歲旨侍者來。余適深閉禪扃。杜絕人事。故未能一見。而故家故業消息皆罔聞知。今尋侍者會問。能言汝之動靜。歷職兩序。處衆以和。無敗事。無犯分。人不非議。而且稱道之。此可喜也。永新諸老。不知余心。乃欲舉禾山之鼓以累我。汝豈不

知余者。何乃亦在打鼓之列。使余解打鼓。汝能安坐而靜聽乎。即請放下話頭。爲余歷告諸山。毋煩重舉。世故無窮。人生有限。今彼此四五十歲。浮光幻影。變在目前。汝旣是山中勤舊。已有一間閑房。燒香煮茗。靜中觀幻。當自得一種眞趣。復當別有好消息來也。

答天目逆流和尚

昔幻翁爲大雄山人作活埋記。指世俗掩室。飲光入定爲喻。而深有發明。時余目擊操觚。頗味其旨。幾欲以身試之。而無其所。如負宿願。今年春。始得塞垠戶關。依四覺上期之限以酬之。適六環飛下天目。率山中龍象過余而不及會。誦分明只在尋常處。如隔千峯與萬峯之句而去。未幾斷崖和尚示寂。訃音遠至。余亦廢所關。中夏出靜始知。則奔赴祭葬之禮。皆已後時矣。因自咎掩室固作。但惟亦不少。旣絕客。又闕禮。不亦世相之應門乎。遂疑佛祖處之。必自別。又疑幻翁記之或未詳。由是疑悶不決。顏甲不解者。凡兩月。忽起宗侍者持所賜書。與崖翁遺囑之恩偕來。書不以罵。而以賛以美。從而疑愧俱解。謹西向焚香頓首祗承外。仍約秋涼一造峯頂。先拜法雲之塔。致掩室安居之謝。然後次第展拜。一以謝方丈。一以謝雲深老人。

答劉鶴翁

別愈久。相望愈切。消息愈疏。惟其愈疏而愈不可疏者。道與義也。今度書來。承爲法出世之勸。有謂歸鄉院子無大小云云。此鶴翁交友之義也。非余志也。蓋往歲笑隱和尚住中竺時。嘗因青原

龍須二寺闕。皆以賤名舉於行院。且周旋丁寧。薦之甚力。時余在蘇。有所聞。急買舟併日至杭。以苦情告笑隱。如困乏之家。告免惡役。告再三而後獲免。笑隱怒。迪呼高僧以見識鄉山。或笑其愚。或以嫌小疑。是豈眞知余哉。鶴翁眞知余者。而亦未能絕此疑邪。始余割親友之愛。飄然數千里者。志在佛祖之道。不在名位也。苟志名位。則原須之類。何處不有。又奚以數千里外爲哉。幻住師旣寂之後。余水鄉山鄉。隨所過而休焉。惟諸方有虛席見待者。亦嘗屢聘而屢却之。蓋以道德未備爲己憂。不敢以名位累其志。然名位不可却。亦不可求。繫乎一定之報緣。惟當求其所可求。行其所當行者。其出處隱顯之迹。聽乎緣之所定何如耳。足下天資純粹。友義深密。或謂近年世故奪其靜福。余曰不然。天地間林林總總。從古迨今。孰能無事。而達人襟度。廓若太虛。俱正眼於漚花露電之際。不撥一塵。深造聖賢堂奧。回觀世故。總是遊戲妙用。余所以相知相望於鶴翁者。此也。

擬濟上人答白居易

夢觀可主

月日沙門釋濟。復樂天居士足下。日不鄙來辱少獲從容。幸矣。而過推於佛法有一日之長。問所疑義則余愧焉。然高見遠識。蓋將明辯。以解來惑。豈眞不知而問者。顧愚悃。其可負負嘿已。所示者二。其一疑佛之說教。率對病施藥。故凡說者。必隨根也。其見於淨名首楞者。莫不然。偏贊佛乘而法華戒之。至法王。則曰不定根說。般若。則曰平等。三昧。則曰一味無分。所謂藥病者。與前戾矣。將何取。此固無足疑者。而云云若是。

何哉。不知各教之分齊。與夫銜機抑揚之說。而遞一之。若淨名貶小褒大。而首楞其屬耳。故無踰海器穢。而有隨應之說。而法華乃白牛乘。其敘前乎開三。未起寂場之意。故云也。三者隨教有義。安可一之而爲說邪。若法王。般若。三昧。直顯法性平等。一切皆如。定根則說不稱性。如此則又何戾邪。其以滿慈莫能觀心說法。而責末法者之能不。而獨不見乎代之用人。不聞有借才於異代者。而以佛世與末法並。又必人人盡過滿慈者而後說邪。抑可以通慧之有亡而廢說邪。百工衆藝教之之術。倘因人而入之。爲說法者。而不能應根邪。況乎冥顯二加。則又惡可量也。復以依義不依語。則無可依者。是又不然。方便了義。夫既知之矣。則不以文害辭。辭害意。而何無依哉。雖教之本末。有云大乘之初。於小爲了。於實不了者。在融而通之。何膠柱調瑟而不知變也。其二疑蘊緣一而色行先後不倫者。此又曉然者。而不等之。夫聲聞辟支所觀諦緣之不同者。合之四。開之十二。其開則觀三世之苦集。其合則一苦集爲見觀之蘊。直其見苦集者爾。何雜乎緣而言之也。況色與名色。又有異者。名色則歌羅邏之五蘊。而色則質礙之一蘊。其緣蘊二行者。於過見亦異也。以見在之蘊。與三世之緣。倫之既非。是而何先後之乎。或以爲破則蘇麤之細。生則自細之麤。而先後之。是亦不必論也。所疑者。辯之矣。其有大於是者。時賜問焉。有大疑焉。然後有大覺。所望於居士也。盍酌法海。以答勤懇。然不識果能副盛意不。悚息悚息。濟復

與月松　　玉芝法聚

子昨歸自天目。訪我山中。偶出不值。殊爲悒怏。自後遠聞卓錫弁湖池。乃古勝地。且慰且喜。念子數歲以來。長揖謝世。確志巖居。獨守空寂。於孤迥迥地。必有卓然之見。苟無其見。恐亦不能久持其操耳。如思大和尙。巖居不出。誌公誚云。何不化度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此卽所謂有卓然之見者也。於此未達。而徒嗜夫孤高。則所謂搊折柚於空谷者。寧免永嘉之見斥也耶。子試據所見而思。相見之難。不覺臨楮切切。

答虞德園銓部　　雲棲袾宏

利馬竇回東。灼然是京城一士夫代作。向實義畸人二書。其語雷堆艱澁。今東條達明利。推敲藻繪。與前不類。知邪說入人。有深信而力爲之羽翼者。然格之以理。實淺陋可笑。而文亦太長可厭。蓋信從此魔者。必非智人也。且韓歐之辯才。程朱之道學。無能排佛。而況益附么麼乎。此么麼不足辯。獨甘心羽翼之者。可嘆也。倘其說日熾。以至名公皆爲所惑。廢朽當不惜病軀。不避口業。起而救之。今姑等之漁歌牧唱。蚊喧蛙叫而已。

答孫無高居士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問。頃聞世緣已偶。甚慰。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愜遠懷耳。蓋處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爲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眼。久之自有所得。

答袁滄孺

禪宗淨土。殊途同歸。所謂參禪只爲明生死。念佛惟圖了死生。而要在一門深入。近時性敏者。喜談禪。徒取快於口吻。而守鈍念佛者。又浮念不復觀心。往往雙失之。高見蓋灼然不惑矣。今惟在守定。而時時切念勿忘耳。

與鄭白生居士

聖初來。始知令兄之訃。諸善友得無有退心乎。夫尙山齋而夭。人將謂齋能夭人。人不可持齋矣。然則顏子仁而夭。亦將謂仁能夭人。人不可爲仁乎。尙山七月半在荒山。九月而奄忽。人命無常如此。正當感歎。倍復精進耳。又肉食菜食。肥瘠或有之。壽夭不係也。傳語諸友幸甚。

答孫鏡吾

三教一家。不可謂不同。雖云一家。然一家之中。有祖孫父子。亦不可謂盡同。必欲約而同之。使無毫髮之異。則壞世相爲害不淺矣。如一株樹。然有根。有枝。有葉。終不可以枝葉而認作根也。

答江西謝青蓮

提話頭。是宗門發悟最緊切工夫。修淨土人。即以一聲佛號做箇話頭。此妙法也。但心麤氣浮則未能相應。須是沉潛反照。至於力極勢窮。乃有囫地一聲消息。

與黃彭池司理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即大作意事。亦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却病。而道從此入矣。

與陸五臺公病中

達觀眞可

昨日見門下頹然抱疾而臥。及客至。復能強起支應。噫。門下今日之事。可謂急矣。安有閒精神周給人情哉。直當痛念無常。視自身爲罪藪。知自心爲惡源。苟罪藪未空。惡源未竭。外則形骸爲桎梏。內則熾火焦靈根。一刻萬劫。且念佛持咒。幷參機緣。旣言皆不得力。則臨行一著。有何憑據。貧道雖不敏。實爲門下大痛。發門下思此。寧非自痛。如果不痛。或再來菩薩。則非鄙人可思議矣。若非菩薩。安得不謂之癡惑乎。昔龐蘊初見石頭。便能頓融前境。前境旣融。則何物爲吾敵。敵旣不立。則能有之根。曷可獨存。根旣不存。則身尙不有。誰爲桎梏。藉次見馬祖。則命根

俱斷。聖情冰釋。況凡情耶。凡情旣洗。熾火潛消。則靈根密固。誰爲焦爍。若然者。則罪藪未始非功德之林。惡源未始非菩提之路。惟善用其心者。逆順皆爲解脫之門。貧道誠不依諂語。願門下照其迫切之心。深自痛焉。

答于中甫

天厚其人。衆患煆之。天薄其人。衆幸誘之。汝連年親涉衆患。天實厚汝而煆之。儻不能歡喜領受。便是薄福種子也。眞以忍辱爲海。割捨我刀。斬我相根株。汪洋包納。則將來受用未易量矣。

答李虹臂

讀手疏。服筆力雄健。辭旨精朗。但神迹之論。尙墮於常習。世謂迹粗神

密。殊不知迹是何物。神又何物。苟神迹果殊。聖人曷能會萬物歸於己哉。是以移舊染。擴本光。必理行事行。如車並輪。如鳥雙翅。始能運遠騰空。今公獨抱理行。非重事行。何異鳥之折翅。車之廢輪。又執事習氣。偏用事行則有益。偏用理行則無益。大都事行難逊於塞迹。理行易齊乎空譚。貧道探討此道。頗有年矣。少見不真。決不敢横斷。惟高明思之。

答妙峯禪師

憨山德清

自入瘴鄉六年。不知霜風作何狀。今正月六日南征。宿新州客邸。寒風刮面。不減塞上。夜深擁衲。夢想正在萬丈冰雪中。忽推門扣見者。大義也。乃驚喜絕倒。所負北來諸故人書。首開吾師函。恍若面對坐五臺拄地菴中枕膝夜話時也。歡喜可知。復詢吾師種種功德。種種莊嚴。此家常事。不假稱揚。嘗讀楞嚴經。見阿難聖佛。惡我三昧之語。將謂虛談。以今觀之。不但身坐瘴海。即入鐵圍。必蒙吾師足光先照矣。所謂因緣會遇。窮劫不磨。豈妄語哉。不慧今年五十有六。不覺老至。形容透俗。心地日開。常自私語。若此形不化。足以甘心苦海。而爲人天作橋梁。臥具。此狹劣之見。始由吾師擴之。于今更見其真耳。大義之走瘴鄉。誠以爲苦。今遣歸家。可以休歇狂心。作已躬下事。望吾師惡辣鉗鎚。銷鎔習氣。是以不負吾輩。亦不負其先心耳。

答錢受之太史

承念國事艱難。無肯出死力者。此言固然。但觀從古捨身爲國之人。非臨時偶爾而發。蓋此等人品。有多因緣。非容易可擬也。一則當衆生大

難之時。自有一類大悲菩薩發願而來。至其作用。皆神通發現。非妄想思慮計較中來。無論在昔。即如我聖祖同時英雄。皆其人也。二則天生應運。匡扶世道之人。內稟般若靈根。外操應變之具。先有其本。及臨時運用。如探囊中。百發百中。此留侯諸葛。與平原忠定諸公。即其人也。三則亦自般若願力中來。負多生忠義。果敢習氣。剛方中正。確乎不可拔者。勘定大事。堅持不易。如文信國。方孝孺諸公。生性一定而不可奪者。即其人也。方今目中天下人物。有一於此者乎。觀其發言議論。有能一定戡亂扶危之識見者乎。無其本而欲責其實。豈非過耶。故古之忠臣。有一定之材。操必可爲之具。不用則已。用必見效。即如當世材具兩全者。誰其人哉。故古之建不拔之功者。皆預定於胸中。如范蠡。子房。武侯。進退裕如。豈以空談爲實事哉。即如東坡。亦文章氣節耳。惟今居士。乃一時所屬望者。第自揣其具。孰與於諸公耶。其所存者。特一片赤心耳。苟材具不克。何敢言天下大事哉。此山野向者切切望居士深所養者此耳。以老朽觀居士之心。審處諸公可爲之事業。志能爲之。至若戡亂扶危。操何術以爲之。是豈旋旋從中煅煉而能者耶。即今之事。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在。惟願居士當早畜其具。幸無以軀命付之爲全策也。天下皆迷。豈一呼能覺。以知居士將有出山之意。故特遣訊。幸緩前綏。操具待時。天必有意成就大業。萬勿輕脫。若素養已就。相時而出。一見便爲。如蒼鷹奔兔。不留影蹟。方是大手作略。豈爲以顏面從人。而以軀命付之爲得耶。高明以爲何如。

又

辱手教。委悉近況。且述眉公札中末後句。此山野久所切心。不待今也。養老社。蓋自慧誠首座願力。山野贊歎。願捨所居而已。此何時也。求安且不暇。又可以多事自擾乎。況年來衰病日至。足有濕疾。行履多艱。山居草草。聊爾栖息。且憫餘日無多。生死心切。閉關絕緣。單提一念。待死而已。昨於中秋。業已從事。念二十餘年。苦海風波。背山白雲。時在夢想。今幸一旦遂之。又肯作等閒看耶。今關中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一味守拙。每想古人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今愧衰老。氣力不克。自試尚能強半。特效遠公六時蓮漏。以香代華。數月以來。身心自臻極樂矣。知垂念之深。故敢以告。

竹窗隨筆目錄

僧無爲　人命呼吸間
古今著述　儒釋和會
楞嚴一二　禮懺功德
螯蠣充口　東門黃犬
爲父母殺生　鹿祀求名
心喩　換骨
洪州不得珠體　墳墓
菩薩度生　悟後
孚遂二座主　實悟

中國佛學院圖書館藏

出家父母反拜　生愚死智
莊子一二三　養老書
心得　祀神不用牲
好樂　世智當悟
時不可蹉　念佛鬼敬
鬼神　東坡一二
僧愛　靜之益一二
華嚴不如艮卦　韓淮陰
誦經雜話　平心薦亡
對境　去障
以苦爲樂　二客對弈
思惟修　諍友
鼓樂　道人重輕
佛經不可不讀　蕭妃
泰首座　睡著無夢時主人
布施　尙直尙理編
戒殺　建立叢林
僧俗信心　損己利人
良知　心之精神是謂聖
寂感　來生一二

棄捨所長　二種鼠
僧習　古今人不相及
物不遷論駁　碧巖集
兜率悅張無盡　宗門問答
醉生夢死　眞道人難
空所空盡　敎外別傳
發眞歸元　道話
楚失弓　湯厄一二三四
經敎　語錄
聞謗　愚之愚

預了　廣覽
求人過　謀斷
禪佛相爭　武夷圖
談宗　念佛
僧定空　行腳
妙宗鈔　出神一二
聞訃　齋素
輪迴根本　病者衆生之良藥
蛇成龍　名利
臨終正念　花香

人虎傳　六道互具
智慧　外學
靈裕法師　行腳住山
楞嚴房融所作　果報一二
塞翁　神通
大豪貴人　天台淸涼一二
栯堂山居詩　山色
見生夢　禮懺僧
南嶽止觀　韓昌黎
惺寂　道原

菩薩不現今時　如來不救殺業
增減古人文字　毒蛇喻
食肉一二　曹溪不斷思想
四知　四大五行
世界　年劫
學道莫先智　道場放赦
水陸儀文　見僧過
心不在內　生死根本
齊人　至誠感人
親善知識　念佛不專一

伎樂　身者父母遺體
出谷喻一二　丸餅誑兒
憂樂　根原枝葉
想見崑崙　禪餘空諦辯僞
種種法門

竹窗隨筆

明雲棲寺沙門袾宏著

僧無爲

吳江流慶菴無爲能公。齒先予。德先予。出家先予。予丞歲遊蘇湖間。與同堂坐禪。及予住雲棲。公來受戒。求列名弟子。予謝不允。則固請曰。昔普慧普賢二大菩薩。尚求入匡廬蓮社。我何人斯。自絕佳會。不得已。如董蘿石謁新建故事。許之。以賢下愚。有古人風。筆之以勸後進。

人命呼吸間

一僧瘵疾經年。久偃枕席。衆知必死。而彼無死想。語之死。輒不懌。予使人直告。令速治後事。一心正念。彼謂男病忌生日前。過期當徐議之耳。本月十七日乃其始生。先一日奄忽。吁。人命在呼吸間。佛爲無病人言之也。況垂死而不悟。悲夫。

古今著述

予在家時。於友人錢啟東家。一道者因予語及出家。渠云。不在出家。祇貴得明師耳。予時未以爲然。又一道者云。玄門文字。須看上古聖賢所作。近代者多出臆見。不足信。予時亦未以爲然。今思二言皆有深意。雖未必盡然。而未必不然也。以例吾宗。亦復如是。因識之。

儒釋和會

有聰明人。以禪宗與儒典和會。此不惟慧解圓融。亦引進諸淺識者不復以儒謗釋。其意固甚美矣。雖然。據麤言細語皆第一義。則誠然誠然。若按文析理。窮深極微。則翻成戲論。已入門者又不可不知也。

楞嚴一

天如集楞嚴會解。或曰。此天如之楞嚴。非釋迦之楞嚴也。予謂此語雖是。而新學執此。遂欲盡廢古人註疏。則非也。卽盡廢註疏。單存白文。獨不曰此釋迦之楞嚴非自己之楞嚴乎。則經可廢也。何況註疏。又不曰自己之楞嚴徧一切處乎。則諸子百家。乃至樵歌牧唱。皆不可廢也。何況註疏。

楞嚴二

不獨楞嚴。近時於諸經大都不用註疏。夫不泥先入之言。而直究本文之旨。誠爲有見。然因是成風。乃至逞其胷臆。冀勝古以爲高。而曲解僻說者有矣。新學無知。反爲所誤。且古人勝今人處極多。其不及者什一。今人不如古人處極多。其勝者百一。則孰若姑存

之愉如學藝者必先遵師教以爲繩矩他時後日神機妙手超過其師誰得而限之也而何必汲汲於求勝也而況乎終不出於古人之範圍也

禮懺功德

姑蘇曹魯川居士爲予言有女在夫家夏坐室中一蛇從牆上逐鴿墮庭心家人見而斃之數日後蛇附女作語魯川往視則云我昔爲荊州守高歡反追我至江滸遂死江中我父母妻子不知安否魯川驚曰歡六朝時人今歷隋唐宋元而至大明矣鬼方悟死久并知爲蛇曰既作蛇死亦無恨但爲我禮梁皇懺一部吾行矣乃延泗洲寺僧定空禮懺懺畢索齋爲施斛食一壇明日女安隱如故懺之時義大矣哉

螯蠣充口

晉何胤謂䱹蟹就死猶有知而可憫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缺脣吻外緘不榮不瘁草木弗若無聲無臭瓦礫何異固宜長充庖廚永爲口食噫是何言歟此等雖無眉目脣吻榮瘁聲臭寧無形質運動乎有形質而能運動者皆有知也汝不知其有知耳況眉目等質無不具特至微細非凡目所見而欲永爲口食胤之罪上通於天矣

東門黃犬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斯蓋悔今之富貴而死不若昔之貧賤而生也寧思兔逢鷹犬不猶已之罹斧鉞乎兔滅群汝夷族適相當耳不知其罪而反羨之至死不悟者李斯之父子歟

爲父母殺生

錢塘金某者齋戒虔篤以疾卒附一童子云善業日淺未得往生淨土今在陰界然亦甚樂去住自繇一日呵其妻子云何故爲吾墳墓事殺雞爲黍今有吏隨我稍不似前之自繇矣予婦懷妊因問之則曰當生男無恙過此復當生男則母子雙逝予謹記之以候應否俄而生男復妊復生男男隨斃母亦隨斃乃知一一語皆不謬然則爲父母殺生孝子豈爲之乎

鹿祀求名

士人有學成而久滯黌校者禱於文昌設遂鄉科當殺鹿以祀俄而中式既酬願已上春官復許雙鹿未及第而卒噫殺彼鹿求己祿於汝安乎

心喻

心無可爲喻。凡喻心者。不得已而權爲彷彿。非真也。試舉一二。如喻心以鏡。蓋謂鏡能照物。而物未來時。鏡無將迎。物方對時。鏡無憎愛。物既去時。鏡無留滯。聖人之心。常寂常照。三際空寂。故喻如鏡。然取略似而已。究極而論。鏡實無知。心果若是之無知乎。則頑然不靈。何以云妙明真體。或喻寶珠。或喻虛空。種種之喻。亦復如是。

換骨

陳後山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予亦云。學禪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故學者不患禪之不成。但患時之

不至。不患時之不至。但患學之不勤。

洪州不得珠體

洪州者。馬大師也。圭峯敘如來傳法。迦葉而至曹溪。曹溪之道。惟荷澤爲正傳。諸宗皆屬旁出。如摩尼珠。惟荷澤獨得珠體。其說析理極精。而品人不當。夫馬祖親承南嶽。南嶽親承曹溪。自後百丈黃蘗臨濟南泉趙州。不可勝數諸大尊宿。皆從馬祖而出。而獨推荷澤。何以服天下。圭峯以荷澤表出知之一字爲心。而諸宗於作用處指示。遂謂是徒得珠中之影。然古人爲人解黏去縛。隨時逐機。原無定法。其言知者正說也。其言作用處者。巧說也。巧者何。欲人因影而知現影者誰也。如執知之一字。則世尊拈花。會無知字。將世尊不及荷澤耶。況諸宗直出知字處亦不少。豈專說作用耶。圭峯平日見地極高。予所深服。獨此不滿人意。

墳墓

予既老病。眾爲擇地作塔。數易之。予歎曰。世人極意營圖風水。冀子孫長永富貴耳。爾輩望蔭出紫衣國師耶。古人有言。棄諸林莽以飼禽獸。幸不置我於鴉腸狐腹足矣。餘非道人所知也。

菩薩度生

經言菩薩未能自度。先能度人。愚夫遂謂菩薩但度眾生。不復度己。不知己亦眾生數也。焉有度盡眾生而獨遺自己一眾生乎。何得藉口菩薩。遂外忘內。

悟後

溈山和尚云。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溈山此語。非徹法源底者不能道。今稍有省覺。便謂一生參學事畢者。獨何歟。

孚遂二座主

太原孚上座於揚州孝先寺講涅槃經。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孚講罷。請禪者茶。白云。某甲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教誨。禪者云。不道座主所說不是。然只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既如是。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曰。焉敢不信。曰。請座主輟講旬日。端然靜坐。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卻。孚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角聲。忽大悟。又良遂座主參麻谷。谷荷鋤入園。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次日復求見。又閉卻門。遂乃敲門。谷問是誰。遂方稱名。忽大悟。此二尊宿。秖緣是虛心下賢。不存我慢故。今人自高。焉得有此。

實悟

妙喜云。若是乾屎橛。如是說得落時。如鋸解稱鎚。麻三斤。狗子佛性等。皆可如是說得。既不可如是說。須是悟始得。伱若實得悟。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學者當切記妙喜此語。息卻口頭三昧。而求實悟。

出家父母反拜

予作正訛集。謂反者還也。在家父母。不受出家子拜。而還其禮。非反拜其子也。一僧忿然曰。法華經言。大通智勝如來既成佛已。其父輪王向之頂禮。是反拜其子。佛有明訓。因刻之經末。予合掌云。汝號甚麼如來。僧謝不敢。又問汝既未是如來。垂成正覺否。僧又謝不敢。予謂曰。既不敢。且待汝垂成正覺。更端坐十劫。實受大通如來位。納父母拜未晚。汝今是僧。未是佛也。佛為僧立法。不為佛立法也。且世人謗佛無父無君。吾為此懼。正其訛謬。息世譏嫌。護正法久住。汝何為不思口業。甘心乎師子蟲也。悲夫。

生愚死智

洛陽伽藍記云。史書皆非實錄。今人生愚死智。誠亦甚矣。蓋言史多溢美。不足信也。但皆非二字。立言太過。古號史為直筆。則焉得非實。夫子言文勝質則史。則容有非實。當改皆非作未必耳。夫古人慎重許可。一語品題。芳播千古。而今乃視為故事。等為人情。虛諛浪褒。取笑識者。可歎也。故洛陽記有激而發此論。切中末世之弊。不如是道破。傳燈錄前代真善知識。與今安排名姓插入祖圖者何辨。爾後為吾弟子。毋妄干名公大人。裝點吾之未到也。

莊子一

有俗士聚諸年少沙彌講莊子。大言曰。南華義勝首

楞嚴。一時緇流及居士輩無斥其非者。夫南華於世書誠爲高妙。而謂勝楞嚴。何可笑之甚也。士固村學究。其品猥細不足較。其言亦無旨趣。不足辨。獨恐誤諸沙彌耳。然諸沙彌稍明敏者。久當自知。如言鍮勝黃金以誑小兒。小兒既長。必唾其面矣。

莊子二

或曰。莊子義則劣矣。其文玄曠疏逸。可喜可愕。佛經所未有也。諸爲古文辭及舉子業者咸靡然宗之。則何如。曰。佛經者。所謂至辭無文者也。而與世人較文。是陽春與百卉爭顏色也。置勿論。子欲論文。不有六經四子在乎。而大成於孔子。吾試揄之。孔子之文。正大而光明。日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掣電。劣者如野燒也。孔子之文。渟蓄而汪洋。河海也。彼南華。佳者如瀑泉驚濤。劣者如亂流也。孔子之文。融粹而溫潤。良玉也。彼南華。佳者如水晶瑠璃。劣者如珉珂珷玞也。孔子之文。切近而精實。五穀也。彼南華。佳者如安南之荔。大宛之蒲萄。劣者如未熟之棃與柹也。此其大較也。業文者宜何師也。而況乎爲僧者之不以文爲業也。

莊子三

曰。古尊宿疏經造論。有引莊子語者。何也。曰。震旦之書。周孔老莊爲最矣。佛經來自五天。欲借此間語而發明。不是之引。而將誰引。然多用其言。不盡用其義。彷彿而已矣。蓋稍似而非真是也。南人之北。北人不知舟。指其車而曉之曰。吾舟之載物而致遠。猶此方之車也。借車明舟。而非以車爲舟也。

養老書

有集養老書。日用服食多炮炙生物。至於曰雀曰鴈曰雉曰鵪鶉曰鹿曰兔曰駝曰熊曰猯。多豪貴少年所未及染指者。先德有言。饒君善將息。難與死魔爭。胡爲老不息心。反勤殺害。誤天下老人并其子弟俱陷地獄者。是書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定不教渠殺生爲安。孟子曰。七十食肉。亦定不教渠徧食眾生肉也。作俑者其思之。

心得

以耳聽受而得者。不如以目看讀而得者之廣也。以目看讀而得者。不如以心悟明而得者之極其廣也。以心爲君。以目爲臣。以耳爲佐使。可也。用目當心。斯下矣。用耳當目。又下之下矣。

祀神不用牲

杭俗歲暮祀神、大則刲羊蒸豚、次則用豬首雞魚之屬。予未出家時、持不殺戒、乃易以蔬果、家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愕然、以爲必不可。予燃香秉燭、高聲白神云、某甲奉戒不殺、殺生以祭、不惟某甲之過、亦非神之福。然此意某一人獨斷、其餘皆欲用牲、儻神不悅、凡有殃咎、宜加予身、若濫無辜、非所謂聰明正直者。家人猶爲予危之、終歲合宅無恙、遂爲例。

好樂

人處世各有所好、亦各隨所好以度日而終老。但清濁不同耳。至濁者好財、其次好色、其次好飲、稍清則或好古玩、或好琴棊、或好山水、或好吟詠、又進之則好讀書、開卷有益、諸好之中、讀書爲勝矣。然此猶世間法、又進之則好讀內典、又進之則好淨其心、好至於淨其心、而世出世間之好最勝矣。漸入佳境、如食蔗喻。

世智當悟

智有二、有世間智、有出世間智。世智又二、一者博學宏辭、長技遠略、但以多知多解而勝乎人者是也。二者明善惡、別邪正、行其所當行而止其所當止者是也。僅得其初、是謂狂智、當墮三塗、兼得其後、是謂正

智、報在人天。何以故、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也。出世間智亦二、一者善能分別如來正法四諦六度等、依而奉行者是也。二者破無明惑、如實了了、見自本心者是也。僅得其初、是出世間智也、名爲漸入。兼得其後、是出世間上上智也、乃名頓超。何以故、但得本不愁末、得末者未必得本也。今有乍得世智初分、便謂大徹大悟者、何謬昧之甚。

時不可蹉

凡人初出家、心必猛利、當趁此時一氣做工夫、使有成立。若悠悠揚揚、蹉過此時、日後或住院、或受徒、或信施繁廣、多爲所累、淪沒初志、修行人不可不知。

念佛鬼敬

海昌村民某、有老嫗死、附家人言平生事、及陰府報應甚悉、家人環而聽之、某在眾中、忽攝心念佛、嫗謂曰、汝常如此、何患不成佛道。問何故、曰、汝心念阿彌陀佛故。問何以知之、曰、見汝身有光明故。村民不識一字、暫爾顧念、尚使鬼敬、況久修者乎。是故念佛功德不可思議。

鬼神

或問有鬼神歟、無鬼神歟。曰、有。鬼神可信奉歟、不可

信奉歟。曰。亦可亦不可。何謂也。曰。夫子不云乎。敬鬼神而遠之。蓋一言盡其曲折矣。敬之云者有也。遠之云者信奉而不信奉也。祀之以時。交之以禮。如是而已耳。過信而諂奉焉。冀其報吉凶降禍佑獲靈通。則駸駸然入於邪矣。噫。有可敬而不可遠者。諸佛諸菩薩是也。胡弗思也。

東坡一

洪覺範謂東坡文章德行炳煥千古。又深入佛法。而不能忘情於長生之術。非唯無功。反坐此病卒。予謂東坡尚爾。況其餘乎。今有口談無生。而心慕長生者。有始學無生。俄而改業長生者。蓋知之不眞。見之不定耳。故道人不可刹那失正知見。

東坡二

元禪師與東坡書云。時人忌子瞻作宰相耳。三十年功名富貴過眼成空。何不猛與一刀割斷。又云。子瞻胷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爲何於自己性命便不知下落。以東坡之穎敏。而又有如是善友策發。何慮不日進。今之縉紳與衲子交者宜講此誼。

憎愛

語云。愛其人及其屋上之烏。言愛之極其至也。忽緣變而情遷。轉愛爲憎。憎而又憎。向之愛安在哉。轉憎爲愛。亦復如是。是故愛不必喜。憎不必怒。夢事空花本非實故。

靜之益一

日間有事。或處分不定。睡去四五更起坐。是非可否忽自了然。日間錯處。於此悉現。乃知爾來不得明見心性。皆繇忙亂覆卻本體耳。古人云。靜見眞如性。又云。性水澄清。心珠自現。豈虛語哉。

靜之益二

世間醯醢醋醴藏之彌久而彌美者。皆繇封錮牢密不泄氣故。古人云。二十年不開口說話。向後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

華嚴不如艮卦

宋儒有言。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說高明者自知其謬。庸劣者遂信不疑。開邪見門。塞圓乘路。言不可不慎也。假令說讀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況佛法耶。況佛法之華嚴耶。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

韓淮陰

淮陰佐漢滅楚。旣王矣。召漂母與之千金。召辱己少年。亦與之千金。夫報恩者人情之常也。不報怨而反酬以恩。可謂有大人之量。君子長者之風矣。而卒不獲以壽考終。千古而下。猶可扼腕。雖然。其故有二。一者仁有餘而智不足。二者多殺人。不免於自殺。理固應然。無足怪者。

誦經雜話

總戎戚公素持金剛經。其守越之三江也。有亡卒致夢云。明當遣妻詣公。乞爲誦經一卷。以資冥道。翌日。果有婦人悲泣求見。詰之。如夢中語。公諾之。晨起誦經。夜夢卒云。荷公大恩。然僅得半卷。以於中雜不用二字。公思其故。乃內人使侍婢送茶餅。公遙見揮手卻之。口雖不言。心謂不用。次早閉戶誦經。是夜夢卒謝云。已獲超拔。此予親聞於三江僧東林。東林誠篤有道行。不妄語者。噫。誦經僧可不愼歟。

平心薦亡

杭郡多士坊有東平廟。郡之窨人死。致夢其妻云。諒汝無力修薦。縱多方修薦。不若東平廟廟主某公施一飯斛足矣。妻詣廟主求請。主云。我至期有七員主行醮事。奈何。然我寧辭彼就汝。遂爲施食。妻夢夫云。已超脫矣。此公平日臥榻上供王靈官像。像前置一瓶。凡得經䞋。目不視。卽貯瓶中。隨取隨用。不欲較計厚薄也。一念平等。亡魂賴以津濟。噫。心平卽有如是威德。況心空者乎。釋子當自勉矣。

對境

人對世間財色名利境界。以喻明之。有火聚於此。五物在傍。一如乾草。纔觸卽燃者也。其二如木。暴之則燃者也。其三如鐵。不可得燃者也。然而猶可鎔也。其四如水。不惟不燃。反能滅火者也。然而隔之釜甕。猶可沸也。其五如空。然後任其燔灼。體恆自如。亦不須滅。行將自滅也。初一凡夫。中屬修學。漸次最後。方名諸如來大聖人也。

去障

修行去障。亦有五等。喻如一人之身。五重纏裹。最外鐵甲。次以皮裘。次以布袍。次以羅衫。又次貼肉極以輕綃。次第解之。輕綃俱去。方是本體赤露自身也。行人外去麤障。去之又去。直至根本無明極微細障皆悉去盡。方是本體淸淨法身也。

以苦爲樂

廁蟲之在廁也自犬羊視之不勝其苦而廁蟲不知苦方以爲樂也犬羊之在地也自人視之不勝其苦而犬羊不知苦方以爲樂也人之在世也自天視之不勝其苦而人不知苦方以爲樂也推而極之天之苦樂亦猶是也知此而求生淨土萬牛莫挽矣

二客對弈

二客方對弈有哂於傍者曰吾見二肉柱動搖耳客曰何謂也曰二君形存而神離神在黑白子中久矣相對峙者非肉柱而何客默然

思惟修

禪那者此云思惟修故稱禪思比丘是貴思也經又言有思惟心終不能入如來大涅槃海又言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是病思也所以者何蓋思有二一正思惟一邪思惟無思之思是正思惟也有思之思是邪思惟也又思有二一從外而思內背塵合覺者也一從內而思外背覺合塵者也從內思外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無盡而眞彌遠也從外思內者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盡而還源也繇思而入無思卽念佛者繇念而入無念也

評友

予初出家時皋亭茶湯寺老僧以誕日延予齋時大嶺有立禪北人也戇直無諂顧予曰彼延子爲佛法耶人情耶彼以人情重子耳何往爲予大慚又友古溟者謂予言子以後不出世爲妙予告以素所願願終身居學地而自鍛鍊溟笑曰子郤有出世日在未免也今思如二友者不可復得淒然傷感者久之

鼓樂

秋榜出新舉子有鼓樂而過上方之門者二僧趨而往覘之甲云善哉不亦樂乎乙云善哉不亦悲乎甲問故乙曰子徒知今日之鼓樂而不知有後日之鼓

樂也甲不解歎羨如故

道人重輕

古所稱道人以世所重者彼輕之世所輕者彼重之故也世所重者何富貴也世所輕者何身心也今與世同其重輕是得爲道人乎哉

佛經不可不讀

予少時見前賢闢佛主先入之言作矮人之視罔覺也偶於戒壇經肆請數卷經讀之始大驚曰不讀如是書幾虛度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過目者可謂面寶山而不入者也又一類雖讀

之不過採其辭致以資談柄助筆勢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謂入寶山而不取者也又一類雖討論雖講演亦不過訓字銷文爭新競高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眞修而實踐者可謂取其寶把玩之賞鑑之懷之袖之而復棄之者也雖然一染識田終成道種是故佛經不可不讀

蕭妃

武后效人彘殺王后等且死誓願生生世世己爲貓武爲鼠生扼其喉而噉其肉至今貓鼠中倘有二人受生雖報復百千萬徧未已也往時予作水陸齋儀

而薦之祇恐冤力深薦力淺未能遽釋耳古來類此者頗衆今人修善事不辭多爲津濟可也

泰首座

或謂泰首座刻香坐脫九峯不許以不會石霜休去歇去寒灰枯木去等語也而紙衣道者能去能來將無會石霜意而洞山亦不許者何也愚謂紙衣若果已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則去住自繇當與洞山作愚癡齋把手共行泰何可及如或不然未免是弄精魂漢古人所謂鬼神活計者是也而泰公卻有眞實定力特其耽著靜境不解轉身一句二者病則均也然紙衣虛心就洞山理會而泰公奮然長往自失大利滿招損謙受益學禪者宜知之

睡著無夢時主人

雪巖初問高峯日間浩浩作得主麼次問夜夢中作得主麼三問正睡著無夢時主人公在甚麼處今人便向第三問以情識卜度錯了也汝且日間作主不得又何論最後極深深處不如就初門著緊用心以次理會去未晚雖然若於第三問了悟無疑白日間夜夢中無不帖帖地矣過量人前又不可以格例拘也

布施

龐居士以家財沈海人謂奚不布施士云吾多刧爲布施所累故沈之耳愚人藉口遂祕悋不施不知居士爲布施住相者解縛也非以布施爲不可也萬行有般若以爲導三輪空寂雖終日施奚病焉又凡夫膠著於布施沈海之舉是并其布施而布施之也是名大施是名眞施是名無上施安得謂居士不施

倘直倘理編

國初空谷禪師著倘直倘理二編極談儒釋之際其間力辨晦菴先生暗用佛法而明排之愚意晦菴恐

無此心。或是見解未到耳。何以知之。記少年會看朱子語類。自云昔於某老先生坐中。聽一僧議論。心悅之。後進場屋。便寫入卷中。試官被某哄動。遂中式。及見延平先生。方知有聖賢學問。以是知晦菴之學佛。不過如今人用資文筆而已。原不曾得佛深理。其排佛是見解未到。空谷責之。似爲太過。

戒殺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

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予昔作戒殺放生文。勸世。而頗有翻刻此文。不下一二十本。善哉斯世。何幸猶有如是仁人君子在也。

建立叢林

叢林爲眾。固是美事。然須己事已辦。而後爲之。不然。或煩勞神志。或耽著世緣。致令未有所得者。望洋而終。已有所得者。中道而廢。予興復雲棲。事事皆出勢所自迫而後動作。曾不強爲。而亦所損於己不少。況盡心力而求之乎。書此自警。并以告夫來者。

僧俗信心

末法中頗有出家比丘信心不如在家居士者。在家居士信心不如在家女人者。何哉乎。學佛者多而成佛者少也。

損己利人

智者入滅。曰。吾不領眾。必淨六根。繇損己利人。止登五品。南嶽亦自言坐是止證鐵輪。二師雖是謙己誨人。然亦實語。但與我輩之損不同耳。何以故。我輩損

則誠損。二師雖損而不損也。今以喻明。如一富室。一窶人。二俱捐財濟眾。其損不異。然窶人則窶益甚。富室則富自若也。又如溝渠江海。均用汲灌。而溝渠滅涸。江海自若也。既無所損。何爲限於五品鐵輪。噫。天下以聖歸仲尼。仲尼言聖我不能。天下以道屬文王。文王顧望道未見。增上慢比丘可弗思乎。

良知

新建創良知之說。是其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以張大其門庭者也。然好同儒釋者。謂即是佛說之眞知。則未可。何者。良知二字本出子輿氏。今以

三支格之良知爲宗不慮而知爲因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爲喻則知良者美也自然知之而非造作者也而所知愛敬涉妄已久豈眞常寂照之謂哉眞之與良固當有辨

心之精神是謂聖

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謂聖楊慈湖平生學問以是爲宗其於良知何似得無合佛說之眞知歟曰精神更淺於良知均之水上波耳惡得爲眞知乎哉且精神二字分言之則各有旨合而成文則精魂神識之謂也昔人有言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

寂感

慈湖儒者也不覩仲尼之言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進於精神矣復進於良知矣然則是佛說之眞知乎曰亦未也眞無存亡眞無出入也莫知其鄉則庶幾矣而猶未舉其全也仲尼又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泯思爲而入寂是莫知其鄉也無最後句則成斷滅斷滅則無知矣通天下之故無上三句則成亂想亂想則妄知矣寂而通是之謂眞知也然斯言也論易也非

論心也人以爲之書卦而已蓋時未至機未熟仲尼微露而寄之乎易使人自得之也甚矣仲尼之善言心也信矣仲尼之爲儒童菩薩也然則讀儒書足了生死何以佛爲曰佛談如是妙理徧於三藏其在儒書千百言中而偶一及也仲尼非不知也仲尼主世間法釋迦主出世間法也心雖無二而門庭施設不同學者不得不各從其門也

來生一

今生持戒修福之僧若心地未明願力輕微又不求淨土是人來生多感富貴之報亦多爲富貴所迷或至造業墮落者有老僧搖手不之信予謂無論隔世親見一僧結茅北峯之陰十年頗著清修一時善信敬慕爲別剏菴徙居之遂致沉溺前所微得俱喪見世且然況來生耶問此爲誰予云卽老兄是其人默然

來生二

僧有見貴顯人而心生慕羨願似之者復有見貴顯人而心生厭薄若不屑者是二人皆過也何也爾徒知慕羨彼而寧知彼之前生卽爾苦行修福僧人乎則何必慕羨爾徒知厭薄彼而寧知爾之苦行來生

當作彼有名有位官人乎。則何可厭薄。既未離生死、彼此更迭、如汲井輪、互爲高下。思之及此、能不寒心。但應努力前修、不捨寸陰、以期出世、安得閒工夫爲他人慕羨耶厭薄耶。

棄捨所長

凡人資性所長、必著之不能捨。如長於詩文者、長於政事者、長於貨殖者、長於戰陣者、乃至長於書者、畫者、琴者、棊者、皆弊精竭神、殫智盡巧、以從事、而多有鉤深窮玄、成一家之名、以垂世不朽。若能棄捨不用、轉此一回精神智巧、抵在般若上、何患道業之無成乎。而茫茫古今千百人中、未見一二矣。

二種鼠

家鼠穿墉走梁、循牀入篋、纍纍然與人近、而逃形避影、自古無能豢而狎之者。松鼠以山巖爲國、樹杪爲家、若方外之士、化外之民、而人得置之襟懷、馴如慈母之撫赤子。此其故何也。意者宿習之使也。彼家鼠其昔穿窬之盜者耶。彼松鼠其昔爲人之服役者耶。均之畜生、而不無彼善於此也。術不可不慎也。

僧習

末法僧有習書、習詩、習尺牘語、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捨之不習、而習禪。僧顧攻其所捨、而於己分上一大事因緣、置之度外、何顛倒乃爾。

古今人不相及

本朝尊宿、自洪武至今、殆不多見。無論唐宋。只如元之中峯天如諸老、今代唯琦楚石一人可與馳騁上下。況古之又古耶。得非世愈降、障愈深耶。豪傑固無文王猶興、畢竟星中之月而已。然則末法中人、不可妄自尊大、而輕視古德。又不可甘心暴棄、而不爲豪傑也。

物不遷論駁

有爲物不遷論駁者、謂肇公不當以物各住位爲不遷、當以物各無性爲不遷、而不平者反駁其駁、或疑而未決、舉以問予。予曰。爲駁者固非全無據而妄談、駁其駁者亦非故抑今而揚古、蓋各有所見也。我今平心而折衷之。子不讀眞空般若涅槃三論、及始之宗本義乎。使無此、則今之駁、吾意肇公且口掛壁上、無言可對。無理可伸矣。今三論發明性空之旨、罔不曲盡、而宗本中又明言緣會之與性空一也。豈不曉所謂性空者耶。蓋作論本意、因世人以昔物不至今、則昔長往、名爲物遷、故卽其言而反之。若曰。爾之所

謂遷者正我之所謂不遷也。此名就路還家、以賊攻賊、位不轉而易南成北、質不改而變鍮爲金。巧心妙手。無礙之辯才也。故此論非正論物不遷也。因昔物今物二句而作耳。若無因自作、必通篇以性空立論如三論矣。茲徑以不曉性空病肇公。肇公豈得心服。是故求向物於昔、於昔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此數言者、似乖乎性空之旨。然昔以緣合不無。今以緣散不有。緣會性空既其不二。又何煩斷辭以辨肇公之失哉。或問何故彼論通篇不出此意。曰以有緣會不異性、空之語在宗本中。觀者自可默契耳。若知有今日、更於論尾增一二語結明此意、則駁何繇生。吁。肇公當必首肯、而不知爲駁者之信否也。

碧巖集

圓悟作碧巖集、妙喜欲入閩碎其板。淺智者遂病圓悟。不知妙喜特一時遣著語耳。夫雪竇百則頌古、先德訓是頌古之聖。而圓悟始爲評唱。文評唱之聖也。而不免爲文字般若。愚者執之。故妙喜爲此說碎學人之情識也。非碎碧巖集也。其言碎者、彷彿雲門一棒打殺之意也。神而明之、碧巖寸寸栴檀、執而泥之一大藏板皆可碎也。噫、可與知者道也。

兜率悅張無盡

張無盡將見悅公。悅云、吾當深錐痛劄此人。或謂諸官人多喜承順、恐惡發。悅云、我不過退院而已。因盡力逼拶。無盡繇此了悟。愚謂悅公妙手陶鑄其賢、固不必論。而無盡委身知識、窮參力究、終得發明。眞士大夫學道之模範也。

宗門問答

古尊宿作家相見、其問答機緣、或無義無味、或可驚可疑、或如罵如謔。而皆自眞參實悟中來。莫不水乳投、函蓋合、無一字一句浪施也。後人無知效顰、則口業不小。譬之二同邑人、千里久別、忽然邂逅、相對作鄉語隱語諺語。傍人聽之、亦復無義無味、可驚可疑如罵如謔、而實字字句句皆衷曲之談、肝膈之要也。傍人固不知是何等語。而二人者、則默契如水乳、如函蓋矣。今不如緘口結舌、但向本參上著力、祇愁不悟、不愁悟後無語。

醉生夢死

醉生夢死、恆言也。實至言也。世人大約貧賤富貴二種。貧賤者固朝忙夕忙、以營衣食。富貴者亦朝忙夕忙、以享欲樂。受用不同、其忙一也。忙至死而後已。而

心未已也。齎此心以往。而復生。而復忙。而復死。死生生死。昏昏蒙蒙。如醉如夢。經百千劫。曾無了期。朗然獨醒。大丈夫當如是矣。

眞道人難

凡人造業者百。而爲善者一二。爲善者百。而向道者一二。向道者百。而堅久者一二。堅久者百。而堅之又堅。久之又久。直至菩提。心不退轉者一二。如是最後名眞道人。難乎哉。

空所空盡

或曰。老子淸靜經云。觀空亦空。空無所空等語。卽楞

嚴空所空盡之義。予謂楞嚴初云。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今以淸靜名經。是動相不生。而靜相猶生也。靜且未空。何論空空。

敎外別傳

或謂敎外果有別傳乎。則一代時敎。閒文也。敎外果無別傳乎。則祖師西來。虛行也。曰。敎外實有別傳。而亦實無別傳也。圓覺不云乎。修多羅如標月指。指非月也。謂指外別有月可也。而月正在所指中。謂指外別無月亦可也。執指爲月。謂更無月者。愚也。違其所指而別求所謂月者。狂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發眞歸元

楞嚴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而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旣而曰。致中則天地位。會通儒釋者。謂中卽眞元也。然歸元則世界消。致中則世界立。胡因同果異如此。蓋喜怒哀樂。屬乎意根。第六識耳。今止意識不行。尙餘末那賴耶。洪濤息。而微波在也。曾未歸元。如何得虛空消殞。

道話

古之學者。賓主相見。纔入門。便以此一大事因緣。遞相研究。今羣居雜談。率多世諦。漫遊千里。靡涉參詢。

遐哉古風。不可復矣。嗟夫。

楚失弓

楚王失弓。左右欲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仲尼曰。惜乎其不廣也。胡不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大矣哉。楚王固滄海之胸襟。而仲尼實乾坤之度量也。雖然。仲尼姑就楚王言之。而未盡其所欲言也。何也。尙不能忘情於弓也。進之。則王失弓。王猶故也。無失也。假令王復得弓。王猶故也。無得也。雖然。猶未也。尙不能忘情於我也。又進之。求其所謂我者不可得。安求其所謂弓也。人也。楚也。

湯厄一

辛丑孟春十日。予隨例入浴。失足沸湯中。從踵及股。既而調治乖方。踰兩月而後愈。雖備歷諸苦。而於苦中照見平日過咎。生大慚愧。發菩提心。蓋平日四大無恙。行坐隨意。眠起隨意。飲食隨意。談笑隨意。不知其爲人天大福也。安享此福。無復思念六道衆生。且我此一餉安樂時。地獄衆生挫燒舂磨者。不知經幾許苦矣。餓鬼衆生。飲銅食血者。不知經幾許苦矣。畜生衆生。銜鐵負鞍刀割鼎烹者。不知經幾許苦矣。縱得爲人。而饑寒逼迫者。服役疲勞者。疾病纏緜者。眷屬分離者。刑罰責治者。牢獄監禁者。徵輸困乏者。水溺火焚而死者。蛇螫虎嚙而死者。含寃負枉而死者。其苦亦不知幾許。而我弗知也。自今以後。得一餉安樂。卽當思念六道苦惱衆生。攝心正意。願早成道果。普濟含識。俾齊生淨土。得不退轉。刹那自肆。何以上報佛恩而下酬檀信也。勵之哉。

湯厄二

佛言人命在呼吸間。予平日亦常舉此以警策大衆。而實未嘗身親經歷之也。及予之罹湯厄也。方其入浴。身安心泰。洋洋自如。俄而蹈沸釜中。幾死矣。其得生者。幸也。龍天救之也。夫爲時刹那耳。而死生係焉。命在呼吸。豈不誠然乎哉。則知爲僧者於佛所說。以勸他人懇切。而以勸自己或疏。通弊也。予於是大愧大駭。而大自戢。

湯厄三

予平日論到病中做工夫處。亦知畢陵伽婆蹉所謂純覺遺身矣。亦知馬大師所謂有不病者矣。亦知永嘉所謂縱遇風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矣。亦知肇公所謂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矣。及乎足入沸湯。從頭俏點。痛覺在身。誰是遺身者。我今受病。誰是不病者。鋒刀毒藥。切於肌膚。誰是坦坦閑閑者。四大五蘊。實爲吾身。實爲吾累。誰是本空非有者。乃知平日乾慧。都不濟事。若無定力甘伏死門。彼口頭三昧。祇自瞞耳。噫。可不勉歟。

湯厄四

予見屠酤之肆。生置鼈鱔蝦蟹之屬於釜中。而以百沸湯烹之。則諭之曰。彼衆生力弗汝敵。又微劣不能作聲耳。若力敵則當如虎豹噉汝。若能作聲。寃號酸楚之聲。當震動大千世界。汝縱逃現報。而千萬劫中。彼諸衆生不放汝在。汝試以一臂納沸湯中。少頃而

出則知之矣今不意此報乃我當之因思自少至老雖不作此業而無量生來既宿命未通安保其不作也乃不怨不尤安意忍受而益勤修其所未至

經教

有自負參禪者輒云達磨不立文字見性則休有自負念佛者輒云止貴直下有人何必經典此二輩人有眞得而作是語者且不必論亦有實無所得而謾言之者大都不通教理而護惜其短者也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說何自來乎非金口所宣明載簡冊今日衆生何繇而知十萬億刹之外有阿彌陀也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饒汝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悉邪也是故學儒者必以六經四子爲權衡學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爲準楷

語錄

古人道明德立足爲人天師表然後有語錄垂世大率有二或門人所記如六祖壇經之類是也或手自作之如中峯廣錄之類是也我實凡夫自救不了爲吾徒者愼勿筆吾一時偶爾之談刊爲語錄不唯妄自尊大又偶爾之談或有爲而發或因人而施未是究竟了義而況聽者草草入耳便形諸紙墨亦恐有悞人之過也

聞謗

經言人之謗我也出初一字時後字未生出後一字時初字已滅是乃風氣鼓動全無眞實若因此發瞋則鵲噪鴉鳴皆應發瞋矣其說甚妙而或謂設彼作爲謗書則一覽之下字字具足又永存不滅將何法以破之獨不思白者是紙黑者是墨何者是謗況一字一字皆從篇韻湊合而成然則置一部篇韻在案是百千萬億謗書無時不現前也何惑之甚也雖然此猶是對治法門若知我空誰受謗者

愚之愚

世人以不識字不解事爲愚此誠愚也非愚之愚也讀盡五車書無字不曉收盡萬般巧無事不能乃至談玄說禪靡不通貫而究其眞實處顚倒迷惑反見笑於向之所謂愚者非愚中之愚而何

預了

無常迅速雖老少無別然年少人猶處未定之天妄冀長壽若老年人則定然光景無多矣須把身世事

處。分了當從他無常朝到暮到撒手便行無所繫累、此晚境大要緊處。不可忽。不可忽、

廣覽

看經須是周徧廣博方得融貫。不致偏執。蓋經有此處建立。彼處掃蕩。此處掃蕩彼處建立。隨時逐機。無定法故。假使只看楞嚴。見勢至不入圓通。而不廣覽稱讚淨土諸經。便謂念佛法門不足尚矣。只看達磨對梁帝語。見功德不在作福。而不廣覽六度萬行諸經。便謂有爲福德皆可廢矣。反而觀之。執淨土非禪宗。執有爲非無爲。亦復如是。喻如讀醫書不廣者。但見治寒用桂附而斥芩連。治虛用參耆而斥枳朴。不知芩連枳朴亦有時當用。而桂附參耆亦有時當斥也。是故執醫之一方者誤色身。執經之一義者誤慧命。予嘗謂六祖壇經不可使無智人觀之。正慮其執此而廢彼也。

求人過

見人飭躬立德。名稱頗聞。便多方求覓其過。此忌心也。薄道也。或見人有所著述。其求過也亦然。不知聞一善行。覽一好書。皆當隨喜讚歎。而反掩之滅之。是誠何心哉。若果行係僞行。書係邪書。自應正言公論。明斥其非。又不當半褒半譏。依阿進退。

謀斷

古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蓋謀與斷當兼備而不可一缺者。予於事多有見之極明。而持之不武。以此致悞。常悔之恨之。故禪門貴悲智雙足。而謀與斷俱智所攝。謀而乏斷。正能見而不能持也。此終是智淺而不深。偏而不全耳。大宜勉旃。

禪佛相争

二僧遇諸途。一參禪。一念佛。參禪者謂本來無佛。無可念者。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念佛者謂西方有佛。號阿彌陀。憶佛念佛。必定見佛。執有執無。争論不已。有少年過而聽焉。曰。兩君所言。皆徐六擔板耳。二僧叱曰。爾俗士也。安知佛法。少年曰。吾誠俗士。然以俗士爲喻而知佛法也。吾梨園子也。於戲場中。或爲君。或爲臣。或爲男。或爲女。或爲善人。或爲惡人。而求其所謂君臣男女善惡者。以爲有則實無。以爲無則實有。蓋有是卽無而有。無是卽有而無。有無俱非眞。而我則湛然常住也。知我常住。何以争爲。二僧無對。

武夷圖

予病中有贈以武夷九曲圖者。閱之忻然。因思古人

沈痾不起、一友教翫輞川圖、不浹旬而愈、況西方極樂世界。繪畫流布。朝夕參禮。而未聞奇驗速效如輞川者何耶。良繇輞川蹟在寰中、易爲描寫、極樂境超世外、難以形容。則不若繪輞川者之備極工巧、聳人心目故也。彼雖頭摩之所傳、十六觀經之所說、亦略示其槩而已。夫極樂世界、忉利兜率化樂諸天所不能及、其少分使人得而詳視、何止四百四病之俱忘、將八萬四千煩惱諸病皆消滅無餘矣。昔人謂神棲安養、又謂先送心歸極樂天、豈徒然哉。

談宗

予未出家時。乍閱宗門語。便以情識模擬、與一座主書。左縱右橫、座主憚焉。出家數年後、重會座主於一宿菴。勞問間。見予專志淨土。語不及宗。嘿然曰。予向日見地超卓。今反卑近何也。予笑曰。諺有之。初生牛犢不畏虎。識法者懼。君知之乎。座主不答。

念佛

世人稍利根、便輕視念佛、謂是愚夫愚婦勾當。彼徒見愚夫愚婦口誦佛名。心遊千里。而不知此等是名讀佛。非念佛也。念從心。心思憶而不忘。故名曰念。試以儒喻、儒者念念思憶孔子。其去孔子不亦庶幾乎。今念念思憶五欲不以爲非。而反以念佛爲非。噫。似此一生空過。何如作愚夫愚婦耶。而惜乎智可能也。愚不可能也。

僧性空

吳泗洲寺僧性空。乘愿院閉關堯封山。嘗寄予所發誓願、及稟告十方等語、予嘉歎希有。俄而魔著。遂癲狂以死。予甚悼焉。探其繇。蓋繇乍起信心。有信無慧故也。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參師訪道。出一叢林。入一保社。乃至窮遊徧歷。曾不休息。得意之後。方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耳。何得纔離火宅便入死關。有

過不知。有疑莫辨。求升而反墮。又奚怪其然哉。頗有初心學人。結茅深山。孤子獨居自謂高致。雖未必魔癲。而亦頓失利益不少。明者試一思之。

行腳

予單丁行腳時。忍饑渴衝寒暑備歷諸苦。今幸得把茆蓋頭。雖不識修行。而識慚愧。雲水乍到。供事唯勤。己身受用。不敢過分。蓋謂曾爲浪子偏憐客。窮漢起家惜土如金也。今乍入緇門。便住見成菴院。事事如意。喻似富家兒不諳民間疾苦。縱才智兼人。無賴參訪。而閉門自大。習成我慢。增長無明。亦所失多矣。

妙宗鈔

曩一僧謂予曰。佛示西方。本爲普利諸根速超生死。是易行道。而知禮法師純以台教精深觀法釋之。使易反成難。失如來曲爲凡夫本意。此論亦甚有理。今思之。古人謂解佛經寧以淺爲深。毋以深爲淺。則妙宗所說。利根者自悟深理。鈍根者亦不失依經直觀求願往生。似無所礙。

出神一

或問仙出神。禪者能之乎。曰。能之而不爲也。楞嚴云。其心離身。反觀其面是也。而繼之曰。非爲聖證。若作

聖解。卽受羣邪。是能之而不爲也。又問。神之出也有陰有陽。楞嚴所云陰神也。仙出陽神。禪者能之乎。曰。亦能之而不爲也。或者愕。曰。毋愕也。爾不見初祖已沒。隻履西歸乎。爾不見寶誌公獄中一身。市中一身乎。爾不見溈山晏坐靜室。乃於莊上喫油糍乎。然亦不名聖證。宗門呵之。昔一僧入定出神。自言我之出神。不論遠近。皆能往來。亦能取物。正陽神也。先德責云。圓頂方袍參禪學道。柰何作此鬼神活計。是故吾宗大禁不許出神。

出神二

又問。神有何過。曰。神卽識也。而分麤細。有出有入者麤也。直饒出入俱泯。尙住細識。細之又細。悉皆渾化。始得本體耳。而著於出入以爲奇妙。前所謂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也。

聞訃

聞人訃音。必大驚訝。此雖世間常情。然生必有死。亦世間常事。自古及今。無一人得免者。何足驚訝。特其虛生浪死而不聞道。是重可驚訝。而恬不驚訝。悲夫。

齋素

富貴人不能齋素。其故有二。一者耽芻豢之悅口。二

者慮藜藿之損身。不知肉食蔬食。體之肥瘠或因之。而壽夭不與也。且鹿之壽最永於諸獸。而所食者草耳。虎食肉。而壽之長短於鹿何如也。鹿不肉而壽。人何獨不然。雖然。有厄於病苦。心雖欲齋而力不副者。有制於所尊。心雖欲齋而勢弗克者。則姑行月齋日齋及三淨肉。但堅持不殺可也。久之宿習當自斷。

輪迴根本

圓覺謂輪迴以愛欲爲根本。而此愛欲。百計制之。莫可除滅。蓋賁育無所施其勇。良平無所用其智。而離婁公輸無所著其明巧者也。雖不淨觀正彼對治。而

博地凡夫障重染深祇見其淨不見其不淨觀法精微鮮克成就然則竟如之何經云欲生於汝意意以思想生今觀此想復從何生研之究之又研究之研之不休究之不已老鼠入牛角當必有倒斷處

病者衆生之良藥

世人以病爲苦而先德云病者衆生之良藥夫藥與病反奈何以病爲藥蓋有形之身不能無病此理勢所必然而無病之時嬉怡放逸誰覺之者惟病苦逼身始知四大非實人命無常則悔悟之一機而修進之一助也予出家至今大病垂死者三而每病發悔悟增修進繇是信良藥之語其眞至言哉

蛇成龍

昔人有喻如蛇成龍不改其皮如人成佛不改其面此破愚夫著相求佛蓋彷彿爲比非的喻也斷章取義非全喻也又有謂蛇伏地內繇修鍊而成龍不知此性稟使然非修鍊所致是故污水中蟲化而爲蚊廁溷中蟲化而爲蠅蜣之爲蟬蠶之爲蛾雉之爲蜃雀之爲蛤鯊之爲虎鯤之爲鵬如是之類種種非一豈其有修鍊之術乎又不見草之爲螢飯之爲螺瓦之爲鴛鴦無情而化有情修鍊安在吾恐不明理者

名爲學道潛作邪因妄冀邪果不得不辯

名利

榮名厚利世所同競而昔賢謂求之既不可得卻之亦不可免此卻之不可免一語最極玄妙處世者當深信熟玩蓋求不可得人或知之卻不可免誰知之者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求爲又求之未得不勝其惱及其得之不勝其喜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喜爲又已得則喜他人得之則忌如知其不可免也何以忌爲庶幾遂宿緣之自致了萬境之如空而成敗利鈍與味蕭然矣故知此語玄妙

臨終正念

經言人欲終時聞鍾磬聲增其正念而杭俗亡者氣絕良久方乃召僧擊磬已無及矣又訛爲之說曰磬之鳴也促亡人行赴閻羅也其謬一至於是

花香

庭中百合花開晝雖有香濇如也入夜而香始烈夫鼻非鈍於晝而利於夜也白日喧動諸境紛雜目視焉耳聽焉鼻之力爲耳目所分而不得專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信夫

人虎傳

說海載人虎傳。一僧戲披虎皮於山徑間、有見而怖走遺其橐囊者、輒取之、皮忽著身。遂成虎不敢歸寺。而心歷歷然人也、漸饑、不得已。食狐兔羊犬。既而捕得人、將食之、視之、僧也、大悔恨、恨極悲號、舉身自擲。皮忽墮地。還復人體。因感斯異。乃破衲行乞、徧參知識刻心辦道、後竟成名德云、經云。一切唯心造觀於是尤信。

六道互具

六道之中、復有六道。且以人言之、有人而天者、諸國王大臣之類是也。有人而人者、諸小臣及平民衣食饒足處世安然之類是也。有人而脩羅者、諸獄吏屠兒劊子之類是也、有人而畜生者。諸負重力役、恆受鞭撻之類是也、有人而餓鬼者、諸貧窮乞人。嗁饑號寒之類是也、有人而地獄者、諸刑戮剮割之類是也。天等五道亦復如是。所以然者、昔因持戒修福、今得人身。而所修戒福有上中下。此三種中復有三種。多多無盡。各隨其心感報不一。經云。一切唯心造。又觀於是尤信。

智慧

增一阿含經、佛言。戒律成就是世俗常數、三昧成就亦世俗常數、神足飛行成就、亦世俗常數、唯智慧成就爲第一義。則知戒定等三學、布施等六波羅密。唯智慧最重不可輕也、唯智慧最先、不可後也。唯智慧貫徹一切法門、不可等也。經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蓋語其生發之次第則然。而要當知所重知所先知所貫徹始得。雖然。此智慧者、又非聰明才辯之謂也。如前世智當悟中說。

外學

隋梁州沙門慧全。徒衆五百。中一人頗麤異、全素所不錄。忽自云得那含果。全有疾閉門。其人徑至榻前問疾、而門閉如故。明日復然。因謂全曰。師命過當生婆羅門家。全云。我一生坐禪、何故生彼、答云、師信道不篤。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得超詣。今時僧有學老莊者、有學舉子業經書者、有學毛詩楚騷及古詞賦者。彼以禪爲務。但外學未絕、尚緣此累道、今恣意外學、而禪置之罔聞、不知其可也。

靈裕法師

裕法師之說經也、或一字盤桓、動經累日、或片時之頃、便銷數卷。或分科已定、及至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隨機顯晦。學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可

以恆情斷乎。裕師蓋得無礙辯才、庶幾乎於法自在。而拘名著相、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與夫參死句之輩。何足以知之。今人不可執己見、而蔑視勝流、輕談橫議、又不可昧己量、而效顰先德、妄行自用也。

行腳住山

今人見玄沙不越嶺。保福不度關。便端拱安居。眼空四海、及見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旬行腳。便奔南走北、浪蕩一生。斯二者皆非也。心地未明。正應千里萬里。親附知識。何得守愚空坐、我慢自高。既爲生死參師訪道。又何得觀山觀水、徒誇履歷之廣而已哉。正因行腳之士自不如是。

楞嚴房融所作

有見楞嚴不獨義深。亦復文妙。遂疑是丞相房融所作。夫譯經館番漢僧及詞臣居士等不下數十百人。而後一部之經始成。融不過潤色其文。非專主其義也。設融自出己意。創爲是經。則融固天中天聖中聖矣。而考諸唐史。融之才智倘非柳韓元白之比。何其作楞嚴也。乃超孔孟老莊之先耶。嗟乎。千生百劫。得遇如是至精至微至玄至極之典。不死心信受。而生此下劣乖僻之疑。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果報一

經言萬法唯心。錯會者謂無心則無因無果。故不患有業。唯患有心。有業無心。閻老子其奈我何。遂安意造業。無復顧忌。不知無心有二。如理思惟。用心之極。而自然入於無心三昧者。真無心也。起心造業。又起心制心。強制令無。似得無心。心恰成有。心有則業有。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

果報二

又經言具足智慧菩薩。脫使墮落。在畜生中畜生中王。在餓鬼中餓鬼中王。錯會者謂有智則能轉業。故

不患有業。唯患無智。有業有智。閻老子其奈我何。遂安意造業。無復顧忌。不知經稱智慧。非等閑世智之謂也。且汝智慧得如文殊身子否。縱不及此。次而下之。得如善星調達否。善星博學十八香象所載法聚。調達得羅漢神通。而俱不免生陷地獄。況汝智慧未必勝此二人乎。杯水不能熄車薪之火。螢光不能破幽谷之昏。今之小智。滅業幾何。閻老子鐵棒未放汝在。

塞翁

得失會無定形。禍福互爲倚伏。塞翁一段因緣。人皆

知之、而未必信之也。予失足沸湯。筋攣不伸。畜雙拐爲二侍。若將終身焉。作跛腳法師歌自嘲、有祇愁此腳不終疾之句、旣而足伸如故、笑以爲詩讖。而依然奉以爲詩規也。且感且懼、願無忘射鉤。

神通

神通大約有三。一報得。一修得。一證得。報得者、福業自致、如諸天皆能徹視徹聽。及鬼亦有通是也。修得者。習學而成。如提婆達多學神通於阿難尊者是也。證得者、專心學道。無心學通。道具而通自具。但遲速不同耳。如古今諸祖諸善知識是也。較而論之、得道

不患無通、得通未必有道。先德有言。神通妙用不如闍黎。佛法還須老僧。意有在矣。試爲之喻。世間官人所有爵祿冠服府署儀衛等。若神通然。而亦有三種。其報得者。如功勳蔭襲。自然而有者也。其修得者。人力夤緣、古人所惡不繇其道者是也。其證得者。道明德立而位自隨之。仲尼云學也祿在其中矣是也。是三者勝劣可知也。

大豪貴人

世間大豪貴人多從修行中來。然有三等。其一持戒修福。而般若正智念念不忘。則來生雖處高位。五欲具足。而心則時時在道。眞所謂有髮僧也。其二持戒修福。而般若之念稍疏。則來生遊戲法門而已。其三持戒修福。而於般若藐不繫念。則來生爲順境所迷。背善從惡。甚而謗佛毀法滅僧者有矣。夫其因地、則均之修行人耳。而差別如是。來生更來生。其差別又何如也。寒心哉。

天台清涼一

人有恆言曰。天台賢首。愚嘗究之。南嶽舉其綱。而萬目畢張則莫備乎天台。賢首持其衡。而千星交羅則莫備乎清涼。蓋自有佛法以來。天台集其大成。自有

天台以來。清涼集其大成矣。故當以二師相對而名宗也。或曰。人於天台無議矣。於賢首或置喙焉何也。曰。喙賢首者。亦百喙而一中耳。又向不云乎。賢首之道。至清涼而始備。是則天台清涼二師。恩如父母。道亦如父母。且清涼可得議乎。或未答。予笑曰。毋勞爾思也。天台之後有清涼。猶堯舜之後有孔子也。而又何議也。

天台清涼二

或曰。彼四教此五教。判然二宗矣。然亦有同歟。曰。毋以二爲也。四之與五。猶五蘊六根開合焉耳矣。五教

之小即攝入四中之藏而藏之爲言猶迹涉於混故另分曰小也五教之頓即攝入四中之圓而達磨直指正屬乎頓欲其彰顯故特標曰頓也二宗之圓教一也而華嚴十玄之旨四之圓猶含其意而未盡故小始終頓之後而獨冠以一乘之圓有深意也以其各爲一時之所依歸而均爲萬代之所程式以是名之二宗宗常二而道常一歧而二之則非矣

栯堂山居詩

永明石屋中峯諸大老皆有山居詩發明自性響振千古而兼之乎氣格雄渾句字精工則栯堂四十詠

尤爲諸家絕唱所以然者以其皆自真參實悟溢於中而揚於外如微風過極樂之寶樹帝心感乾闥之瑤琴不搏而聲不撫而鳴是詩之極妙而又不可以詩論也不攻其本而擬其末終世推敲則何益矣願居山者學古人之道毋學古人之詩

山色

近觀山色蒼然其青焉如藍也遠觀山色鬱然其翠焉如藍之成靛也山之色果變乎山色如故而目力有長短也自近而漸遠焉青易爲翠自遠而漸近焉翠易爲青是則青以緣會而青翠以緣會而翠非唯翠之爲幻而青亦幻也蓋萬法皆如是矣

見生夢

夜夢中多見生事罕夢前生何也蓋夢以想成想多見生不及前生故也且三乘賢聖尚有隔陰出胎乍時之昏況具縛凡夫脫一殼入一殼從母腹中顛倒而下尚何能記憶前生耶惟據其目前紛紛紜紜晝則爲想夜則爲夢耳而或時未見之物未作之事未歷之位現於夢中者則無始之境任運而然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想陰既破寤寐恆一幸相與致力焉

禮懺僧

有修淨土懺法者一僧謂曰經不云乎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胡爲是僕僕爾亟拜也懺者問如何是實相僧云心不起妄即是實相又問心是何物妄又何物能制心者復是何物僧無對懺者曰吾聞之懺以理爲正以事爲助雖念實相而三業翹勤亦不相礙何以故初機行人未能卒與實相相應須藉外緣輔翼法華謂我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是也起信亦言末法衆生修是法者自懼不常值佛如來世尊有異方便教令念佛求生淨土故知慈雲大師淨土懺

法酌古準今。至爲精密。與法華光明諸懺俱事理雙備。人天交欽。照末法昏衢之大寶炬也。且治生産業不背實相。是佛說否。僧云如是。曰然則禮懺不及治生產業乎。僧又無對。

南嶽止觀

南嶽大乘止觀中引起信論文曰。是故論云。三者用大。能生世間出世間善惡因果。故起信原無惡字。讀之令人駭然。且性惡雖是天台一家宗旨。然慈雲謂南嶽遠承迦葉。次稟馬鳴。而馬鳴以古佛示居八地。南嶽以異德名列神僧。不應先聖後聖兩相違悖。又起信言約義豐。辭精理極。總括大乘諸了義經。一句一字不可得而增減者也。彼南嶽自創爲止觀則已。今引起信正出其來源。明有據也。而乃於本文所無輒爲增益。有是理乎。必後人爲之耳。或謂此書刻自慈雲。宜無贋雜。噫。安知非慈雲之後。又後人所增耶。我雖至愚。定知南嶽不改起信。請高明更詳之。

韓昌黎

世傳昌黎初闢佛。後遇大顛。頓有悟入。然考其文集有曰。近傳愈稍信釋氏。此傳者妄也。潮人無可與語。僧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與之遊。其歸也畱衣服爲別。此人之情。非崇信其道。求福田利益也。觀此。則悍然不信如故。安在其悟入也。雖然。若據示現影響逆順贊揚。則不可測。安知昌黎非故爲是引發因緣耶。不有昌黎之闢佛。何從有明教之非韓。鐔因擊而聲始洪。燭以翦而光愈茂。是故未得宿命。未具他心。未可縱口高談。臧否人物。

惺寂

止觀之貴均等尙矣。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或有稍緩急於其間者。曰。經言因定發慧。則止爲要。以是相沿成習。修行之人。多主寂靜。唯永嘉既爲惺惺寂寂寂寂惺惺之說。以明均等。而後文曰。惺惺爲正。寂寂爲助。則迥然獨得之見。從古至今。無道及者。自後宗門教人看話頭。以期徹悟。而妙喜呵默照爲邪禪。正此意也。是故佛稱大覺。衆生稱不覺。覺者惺也。永嘉之旨微乎。

道原

或問。道德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則道之一言自老子始。而萬代遵之。佛經之所謂道者。亦莫之能違也。則何如。曰。著於易則云履道坦坦。紀於書則云必求諸道。詠於詩則云周道如砥。五千言未出。道之

名已先立矣。況彼之所謂道者、乃法乎自然、如其空無來原。自然生道。則清涼判為無因、如其本於自然方乃生道、則清涼判為邪因。無因邪因皆異計耳、非佛之所謂道也、佛道則萬法緣乎自心。非自然非不自然、經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無上正覺之大道也。倘非自然、何況法自然者。

菩薩不現今時

竊怪今時造業者多、信道者寡。菩薩既度生無已。何不分身示現。化誘羣迷。且昔佛法東流、自漢魏以迄宋元。善知識出世、若鱗次然。元季國初猶見一二、近胡寥寥無聞。如地藏願度盡眾生。觀音稱無剎不現。豈其忍遺未度之生、亦有不現之剎耶。久而思之、乃知菩薩隨緣度生。眾生無緣、則不能度。喻如月在天上、本無絕水之心。水自不清、月則不現。況今末法漸深。心垢彌甚。菩薩固時時度生、而生無受度之地。是則臨濁水而求明月、奚可得乎。

如來不救殺業

復次今時造業、惟殺尤甚。無論四海之廣、即此一邑。於一日中所殺生命。牛羊犬豕鵝鴨魚鼈、動以千萬。其細微者何可勝數。而春秋二時。饗天地祀鬼神蒸嘗於祖考、報德報功於先聖先賢。牲牷之用、不知其幾、而天地不矜鬼神不憐祖考不知先聖先賢不潛為禁止。至於如來。仁覆天地、慈攝鬼神、恩踰祖考德冠於諸聖賢、何不稍示神通、或俾現受惡報、或令還著本人、則誰不戰懼改悔、而漠然若罔聞者何也。久而思之、乃知今牛羊等、因昔造殺報在畜生。彼旃陀羅即前所殺、轉為能殺。因緣會遇始暢本懷、定業使然、無能救者。俟其業盡、然後報息。雖天中天聖中聖亦末如之何也已。況宿報甫平。新殃更造、因果相循吾不知其所終也。且往者莫諫、來者可追。則今斷殺因、後無殺果。如來明訓、彰如日星、為諸眾生而救殺業不已至乎。

增減古人文字

友人處偶見野史一帙、及前輩警世詩偈、頗多增減舊文。因思古今著述、儒籍除六經論孟。梵典除佛菩薩經論、及出自名稱最顯赫諸大老、慎不敢動。其餘亦頗隨意增減。夫流通善法、利濟眾生、實出美心良意。而委任他人、俾之讐校、以致如是、願躬自主之、苟存殷重之心、必有為吹毛者。

毒蛇喻

昔佛行田間，見遺藁在地，指之曰毒蛇，毒蛇，言已徑去。有耕夫荷鋤往擊之，則遺藁也。持而歸，得金數鎰，大喜過望。俄而聞於王，責令輸官，以爲獻少匿多，楚掠備至，徵索無已。併其恆產俱盡。他日過佛，泣。曰瞿曇誑我，瞿曇誤我。佛言，向汝道毒蛇，是毒蛇否。嗟乎，今之螫於毒蛇者眾矣。螫而無悔，而復受其螫者亦眾矣，豈獨一耕夫哉，

食肉一

有僧業楞伽。偶會緇素，一居士儒生也，斷肉茹素。同列相與咻之，楞伽僧不唯不解眾咻，反從而和之，勸

之生不得已爲一舉筯。噫，此僧他日讀楞伽至佛言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不知作何面貌，

食肉二

世人於朋友戚屬，見有斷肉茹素者，不驚以爲奇，則笑以爲愚。夫人之與畜，同一肉聚耳，肉人不食肉獸，此天理人情之所必至也，亦何足奇，而況謂之愚乎，吁，眾生之迷昧也極矣，

曹溪不斷思想

有誦六祖偈云，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揚揚自謂得旨，便擬縱心任身，一切無礙。坐中一居士斥之曰，大師此偈，藥臥輪能斷思想之病也，爾未有是病，妄服是藥，是藥反成病，善哉言乎。今更爲一喻，曹溪之不斷百思想，明鏡之不斷萬像也。今人之不斷百思想，素縑之不斷五采也。曹溪之對境心數起，空谷之遇呼而聲起也。今人之對境心數起，枯木之遇火而煙起也，不揣己而自附於先聖者。試閒處一思之，

四知

天知地知子知我知，楊伯起語也，議者謂人已之知異矣，天地則無二知也，愚少時亦以爲然，後讀內典，

佛爲意經有四知之說，正與此同，蓋云天神知，地神知，彼心知，我心知也，華嚴世主品，主天主地主日主夜主山主海等，莫不有神，則伯起之說非謬。故知先賢語未可輕議，

四大五行

五行之在世間，春夏秋冬而中氣也，東西南北而中方也，天之經也，地之緯也，自然之理而亦必然之勢也，乃佛經不曰五行而曰四大，說者曰，地水火有五行之三矣，金攝於地，木攝於風，則四未嘗不五也，此說良是，而未盡也，宇宙之內，則羅之五行足矣，統論

乎宇宙之外。而要其成住壞空之極致則四大始足以該之。而猶未盡也。地水火風又繼之空也識也念也而成七也。此何說也。地之質最爲凝實。水之質不實而流行。火之質至不可捉摸。而風則有氣而無質矣。空則幷氣而無之矣。然後會歸於識發動於念。從麤及微。通名七大而始盡也。彼五行者。地水火風之分布。而成天成地成人物者也。五行狹而四大廣也。

世界

憶昔童子時。戲與諸童子相問難。謂天地盡處當作何狀。將空然皆太虛歟。則此空者又何所止。將結實

如垣壁歟。則此實者又何所止。諸童子無以應。笑而罷。而予則隱隱礙於胷中也。彼山海經所謂東西相去二億里。南北相去一億五萬里。祗據一方。誠管窺而已。後閱內典。至虛空不可盡。世界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爲非佛不能道。嗟乎。此未易言也。

年劫

因世界以推年劫。自今而追昔。昔何所始。自今而要後。後何所終。彼太極圖言太極而兩儀而五行而萬物。則太極爲始。經世書約一元之數。而該之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則元之初爲始。然太極又何始。元之初又何始。縱令如歲序。然今歲之前有往歲。而往之又往。誰爲最初之祖始乎。又何時爲畢竟盡處。不復更始之永終乎。則冥然似醉。後讀內典。至佛言無始。又言劫數不可盡。意始大豁。以爲非佛不能道。嗟乎。此又未易言也。

學道莫先智

韓信楚士也。背楚之漢。楚卒以信困。漢以信興。夫前後一信耳。而二國之興廢因之。善用與不善用之故也。六根在人。不善用之則名六賊。善用之則種種神通妙用耳。煩惱卽菩提。豈不信哉。雖然。高帝之於信。

始待之猶夫人。而蕭相國奇之。旣而請假王。不之許。幾至僨事。而留侯成之。然則補偏救敝。默轉而潛維者。智臣之力也。學道莫先智。亦復如是。

道場放赦

道場中放赦。僧道二門時有之。夫道崇天帝。不知此赦何人自忉利天宮頒下人世。今羽士自爲之。不幾於僞傳聖旨耶。僧奉佛。而佛在常寂光中。畢竟王何國土。都何城邑。統何臣民。詔勅制誥出何官僚。而亦效彼道流作爲赦書。此大可笑。今僧莫覺其非。齋家亦莫覺其非何也。無已則有一焉。奏請於天。乞其頒

赦、允與否、唯天主之而已。若佛。則慈悲普覆、猶如虛空。無一衆生不度、而奚以赦爲也。

水陸儀文

水陸齋爲普度盛典。金山儀文、相傳昔於大藏放光。今藏無此文、世遠不可考。未知盡出梁武皇祐律師否、若夫始終條理詳而有章。凡聖交羅約而能盡、辭理雙得、則四明磐師所輯六卷之文最爲允當、況金山者貲廣而難舉、四明者財省而易成、正應流通無盡。而舉世莫之行、浙諸郡亦莫之行、唯本境僅行之、而又不直按其原本。增以閒文雜以冗舉。反於緊要處疏略。可慨也。但第五卷說法開導處備陳三觀之旨、稍似過於繁密、更得簡直易曉、則幽明愚智兼利不遺。盡美矣。復盡善矣。

見僧過

世有言人不宜見僧過、見僧過得罪。然孔子聖人也幸人知過、季路賢者也喜過得聞、何僧之畏人知而不欲聞也、蓋不見僧過、爲白衣言耳、非爲僧言也。僧賴有此、罔行而無忌、則此語者白衣之良劑、而僧之砒酖矣、悲夫。

心不在內

楞嚴徵心、謂心不在內者、指眞心也。若妄想、心則亦可云在內。此意微妙、未易與不知者道、世書曰、心藏神。神卽妄想別名、其所稱心、則肉團之謂耳、有義學輩聞予言搖首不信、今請以事明之。人熟寐、戲以物壓其心、則魘。或自手誤掩其心、亦魘。又戲晝睡人面、有至魘死者。此在內之明徵也。義學曰。如是、則眞妄成二物矣。曰、子徒知眞妄不二、不知眞妄一而常二、二而常一也。不觀水與冰乎。水冰不二、孰不知之、而水既成冰。水流動而無定方。冰凝實而有常所、眞無方。妄有所、亦猶是也。從眞起妄、妄外無眞、繇水結冰、冰外無水。故其體常一而用常二也。義學曰。此子臆見。終違楞嚴。有據則可。曰、有據。據在楞嚴。諸君自不察耳。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雖在色身之內。不妨體徧十方、正徧十方之時、不妨現在身內。此意妄想破盡者方能證之、吾與子尚在妄想中。葛藤且止。

生死根本

黃魯直之言曰、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著腳。但枯其根枝葉自瘁。此至論也、但未明言孰爲生死根者。又禪悅下要緊在照破字。若得禪

悅便謂至足則內守幽閒正生死根耳。須是窮參力究了了見自本性則生死無處著腳。生死尚無處著腳、憂畏淫怒何繇而生。

齊人

予與氏設齊人之喻。分明似一軸畫。又似一堂排場戲劇、其模寫形容備諸醜態讀、此而不惕然悔悟者木石也。雖然、名利固世情之常。在有家者未足深責、染衣而齊人。吾不知其何心也。吁乎傷哉。

至誠感人

羊祜遺敵帥以酒、衆難之。帥飲不疑。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非眞誠素孚、安能感人一至於是。今號爲釋子者。其取信六道衆生、必如是而後可。又唐文皇縱死囚、約之來歸。歸不失期。雖後人作論駁難。而要之文皇此舉、實千古所希有。胡可訾也。非眞誠素孚、安能感人一至於是。今號爲釋子者。其不疑六道衆生、亦必如是而後可。易曰中孚豚魚吉。吾以二事觀之、信然。

親善知識

先德云、譬如倣人執燭。不以人倣故不取其照。卽孔子不以人廢言意也。藉口者遂謂師不必擇賢、但資其學識言論足矣。彼自不德我何與焉。遂依之不違。寧知芝蘭鮑魚。漸染成性乎。論語曰不以人廢言。又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胡不合而觀之。

念佛不專一

予昔在鍊磨場中。時方丈謂衆云、中元日當作盂蘭盆齋。予以爲設供也。俄而無設、唯念佛三日而已。又聞昔有院主爲官司所勾攝。堂中第一座集衆救護、衆以爲持誦也。亦高聲念佛而已。此二事迥出常情。有大人作略。眞可師法。彼今之念佛者。名爲專修。至於禱壽命則藥師經。解罪愆則梁皇懺。濟厄難則消災呪。求智慧則觀音文。向所念佛束之高閣。若無補於事者。不思彼佛壽命無量。況百年壽命乎。不思念彼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況目前罪垢厄難乎。不思彼佛言我以智慧光廣照無央界。況時人所稱智慧乎。阿伽陀藥萬病總持。二三其心。莫肯信服。神聖工巧獨且奈之何哉。

伎樂

或曰不作伎樂及不往觀聽、此沙彌律。非菩薩道也。古有國王大臣以百千伎樂供佛。佛不之拒。則何如。愚謂此有三義。一者聖凡不可例論。二者邪正不可

例論三者自他不可例論我爲法王於法自在逆行順行天且不測大聖人所作爲非凡夫可得而效嚬也一也編古今事而爲排場其上則香山目連及近日曇花等以出世間正法感悟時人其次則忠臣孝子義士貞女等以世間正法感悟時人如是等類觀固無害所以者何此不可觀則書史傳記亦不可觀盖彼以言載事此以人顯事其意一也至於花月歡呼干戈鬬鬨誨婬啟殺導欲增悲雖似諷諫昏迷實則滋長放逸在白衣猶宜戒之況僧尼乎二也偶爾自觀猶可必教人使觀則不可三也慎之哉

身者父母遺體

夢中忽憶二尊人病且亟悲甚既而曰猶可爲也則稍自慰正擬極力療治俄而夢也復悲甚既而復自慰曰猶可爲也吾今此身父母遺體也及吾尚存以父母遺體力行善事是吾親滅而不滅也況力學無生乎失今不自淬礪是則大可恨耳宏乎爾安得晏然而已乎

出谷喻一

詩詠鳥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蓋別是非慎取舍之論也昔德山作青龍鈔初以爲三祇鍊修乃得成佛而南方魔子謂一悟了畢吾當往滅其種以報佛恩當是時是一片眞實好心耿耿於懷特不自知其所見之謬耳及夫受指教於婆子親見龍潭而積歲所寶所重棄之如腐草故能終成大器震耀末法也向使封滯臆見我慢自賢喻如窶人珍祕燕石反謗賈胡謂嫉己寶雖有百婆子千龍潭其將若之何

出谷喻二

三迦葉目犍連諸阿羅漢先師外道已有成驗自負不淺淺矣而一聞佛一見佛幡然改圖積歲所尊所崇棄之如鴻毛故能續佛慧命師表萬世也向使先

入之言牢主於中硬豎剎竿堅壁自固喻如病者死守舊醫縱有新方掉首不顧雖千佛出世其將若之何

丸餅誑兒

憶在家時一兒晚索湯餠時市門已掩家人無以應丸米粉與之嗁不顧其母恚甚予曰易事耳取米丸匾之兒入手啞然而笑時謂兒易誑若此因知今人輕淨土重禪宗者似焉語以丸湯餠之淨土則嗁易以匾米丸之禪宗則笑此眞與兒童之見何異嗟夫

憂樂

貧者憂無財慕富人之爲樂。而不知富人有富人之憂也、賤者憂無官慕貴人之爲樂。而不知貴人有貴人之憂也。貧者賤者富者貴者各憂其所不足。慕王天下者以爲窮世人之樂。而不知王天下者有王天下之憂也。而猶不知其憂之特甚也。而猶不知其反慕乎羣臣百姓之爲樂也。嗚呼悉妄也。惟智人能兩無憂樂而住於無憂樂者亦妄也。非大悟大徹無自繇分。

根原枝葉

末法人業經論。其所尙多在名繁相劇而難爲記持

者、義幽理晦而難爲剖析者。文隱句澀而難爲銷會者。以是騁辯博誇新奇。而衲僧脚根下一大事因緣置之罔聞。又寧知彼名相義理文句皆從此中流出。是則攻枝葉而昧根原。永嘉所以浩歎也。故曰但得本不愁末。祇恐時人於此信不及放不下耳。

想見崑崙

漢莊伯微。每於日落時面對西北想崑崙山。久之見崑崙仙人。傳法得度。此彷彿與西方日觀相似。但彼屬妄想。不修正觀耳。久積妄想。以精誠之極尙得遂其所見。況一心正觀三昧成就而不往生者哉。

禪餘空諦辯僞

吳郡刻一書號禪餘空諦。下著不肖名曰雲棲袾宏著。刻此者本爲殖利原無惡心似不必辯。然恐新學僧信謂不肖所作。因而流蕩則爲害非細。不得不辯。書中列春夏秋冬四時幽賞凡三十三條。姑摘一二以例餘者。一條云孤山月下看梅花。中言黃昏白月。攜樽吟賞。夫出家兒不於清夜坐禪。而載酒賞花是騷人俠客耳。不肖斤斤守分僧。安得有此大解脫風味。一笑。一條云東城看桑麥。不肖住西南深山中。去東城極遠。不看本山松竹。而往彼看桑麥耶。一笑。一

條云三塔基看春草。平生不識三塔基在何所。一笑。一條云山滿樓觀柳。中言樓是不肖所搆。自來無寸地片瓦在西湖。何緣有此別業。一笑。一條云蘇隄看桃花。中以桃花比美人。此等淫豔語豈剃髮染衣人所宜道。即不肖未出家時亦不爲也。一笑。一條云蘇隄觀柳。中引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不肖從出家不曾與人聯詩。何況鬭酒。一笑。一條云雪夜煨芋談禪。中所談皆鄙淺語。何人被伊喚醒。一笑。諸好心出家者。當知不肖定無此語。既作緇流。必須持守清規飭躬勵行。毋錯認風流放曠爲高僧也。袾宏謹白。

種種法門

譬如王師討伐。臨陣格鬬。以殺賊爲全勝。而殺賊者或劍或槊或鎚或戟。乃至矢石種種隨用。唯貴精於一技而已。以例學人。則無明惑障。如彼賊人。種種法門。如劍槊等。破滅惑障。如獲全勝。是知無論殺具。但取殺賊。賊既殺已。大事斯畢。所云殺具。皆過河筏耳。不務其大。而沾沾焉謂劍能殺人。槊不能殺。豈理也哉。參禪者譏念佛爲著相。勵行者呵修定爲落空。亦猶是也。故經云。歸元無二道。方便有多門。先德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

竹窗隨筆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貲敬刊普願見者聞者破除邪執開發正見直心念佛往生淨域

光緒二十四年夏四月金陵刻經處識

竹窗二筆目錄

般若呪　儒童菩薩
臨濟　雁蕩山
悔不爲僧　佛法作人情
黃梅衣鉢　耳根圓通
極樂世界　一轉語
法華要解一二　朱學諭
本身盧舍那　衣帛食肉
執著　好古一二
立義難　不作佛事
鮑動　門庭高峻
魔著　參方須具眼
人身難得　事怕有心人
老成然後出世　繼祖傳燈
殺罪　宗門語不可亂擬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夜氣　佛印
學貴精專　菩薩慈勝聲聞
宗乘不與教合　放參飯
僧堂　結社會

蓮池
心膽
太牢祀孔子
儒佛交非
好名
梁武帝
王所花
此道
金色身
出家休心難
蠶絲一二
呂文正公
學道無倖屈
著述宜在晚年
機緣
般若一二三
天台止觀
看忙
辨融
禪講律

古玩入吾手
悟道難爲善易
重許可
放生池
崔慎求子
無子不足憂
後身一二三
王介甫
喜怒哀樂未發一二
中峯示衆
醮事謝將殺生
齋月戒殺
戒殺延壽
宋元悟道居士
無義味語
信施難消
知道不能造
遠官字
念佛鏡
參究念佛

念參念悟
解禪偈
范景仁
習俗
厭喧求靜
除日
淨土難信之法一二三
念佛不礙參禪
醫戒殺生
勘驗
百法寺道者
出世間大孝
卽心卽佛
世智辯聰有失
好奇
無常信
參禪非人世中事
出家一二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參禪
印宗法師
親師
華嚴大藏一經
袁母
儒佛配合
立禪
論疏
淨土不可言無
隨處淨土
陰陽
出胎隔陰之迷
劉道原不信佛法
傳佛心印
傳燈
金丹
四十二章經遺教經
大悟小悟
憫下
菩薩

願力
九品往生
惜寸陰
富貴留戀人
生日
人患各執所見
不起念 一二
千僧無一衲子
萬年寺
鵝道人
因病食肉
姚少師 一二

竹窗二筆

明雲棲寺沙門袾宏著

般若呪

般若心經曰。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葢指般若爲呪。非指揭諦揭諦四句也。今人但知呪屬密部。而般若心經顯部也。是顯部亦呪也。此持呪家所忽焉而不察者也。又阿彌陀佛四字。悉皆梵語。使前人不加註釋。與大明準提密部何別。今人但知大明準提爲呪。而彌陀佛名也。是佛名亦呪也。此持呪家所忽焉而不察者也。

儒童菩薩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號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僞之稱也。文殊爲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眞住。皆歎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云乞士。

亦云破惡。亦云怖魔。比非比並之謂。巳非巳陵之謂。蓋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云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衆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敎萬世。蓋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爲。凡情固不識也。爲儒者不可毀佛。爲佛者獨可毀儒乎哉

臨濟

先德有言。臨濟若不出家。必作渠魁。如孫權曹操之儔。曷爲乎以臨濟擬孫曹也。蓋擬智非擬德也。袁紹謂生子當如孫仲謀。而孔明亦言曹操用兵彷彿孫

吳。智可知矣。使其不以此智外役。而以此智內旋。舉平生神機妙算。盡抵在般若上。則於道何有。又古云。悉達若不出家。必作轉輪聖王。此兼智兼德之論也。大小殊而其意一也。

雁蕩山

台雁號兩浙名山。而雁蕩尤奇。有輕千里裹糧而往遊者。予昔應太平之請。去雁蕩僅一由旬。期滿。院主白予爲雁蕩遊。予欲往。而忻然從遊者百餘衆。因計彼山久無接待。徘徊歷覽。往返不下半月。費粟數石。院貧不能支。遂堅執已之。衆快快。乃慰之曰。雁蕩之勝在震旦中。倘有過之者。卽震旦最勝處。不及天宮。天宮展轉最勝處。不及西方極樂世界。公等不慕極樂而沾沾雁蕩是慕。何也。竟不去。

悔不爲僧

唐宰相杜黃裳臨終自悔不得爲僧。命剃染以殮。又宋名執政某遺命亦然。此非宿世堅持正因。焉能居大位而醒然不昧。風火散時。具如是耿耿操略。然有二說。或一念之迷。至死反本。或故爲示現。警悟同流。是未可知也。

佛法作人情

妙喜自言昔時爲無眼長老胡亂印證。後見圓悟老人。始得大徹。乃立誓自要定不以佛法作人情。妙喜可謂大慈大悲。眞萬世人天眼目也。惜予生晚。不獲親承爐鞴爲可恨耳。然妙喜謂無眼長老以東瓜印子印學人。今學人多以東瓜印子印自己。妙喜見之。又當何如。

黃梅衣鉢

古德示衆云。黃梅衣鉢。非但時時勤拂拭者不合得。直饒何處惹塵埃。亦不合得。且道畢竟作麼生合得。衣鉢。一僧下九十九轉語。不契。最後云。定要他衣鉢

作甚。古德乃忻然肯之。噫。師可謂殺人須見血。弟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矣。

耳根圓通

楞嚴擇選圓通。獨取耳根。然世尊爲一期化導之主。而以見明星悟。飲光爲萬代傳燈之祖。而以見拈花悟。皆屬眼根者何也。此有二義。一者隨衆生義。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故。二者遣著義。衆生處處著。聞圓通獨尚耳根。便謂餘根不能入道。故是故豪傑之士。根根圓通。如大福德人。執石成寶。善讀楞嚴者詳之。

極樂世界

或疑華嚴謂極樂僅勝娑婆。而大本彌陀經言勝十方何也。一說勝十方者。止是相近娑婆之十方。非華藏世界之十方也。其說亦是。而猶未盡。良繇僅勝之說。蓋以晝夜相較。故云娑婆一劫爲極樂一晝夜。極樂一劫爲袈裟幢一晝夜。展轉歷恆沙世界。以至勝蓮華。乃專取時分短長之一節。非全體較勝劣也。不然。人間千萬年爲地獄一晝夜。將地獄勝人間耶。又例之。若定執身量之長短較優劣。則盧舍那佛僅高千丈。而脩羅高八萬四千由旬。將脩羅勝舍那耶。是故謂極樂勝十方。卽廣遠言之。亦自不礙。

一轉語

先德開示學人。謂我今亦不論你禪定智慧神通辯才。只要你下一轉語諦當。學人聞此。便晝夜學轉語。錯了也。既一轉語如是尊貴。如是奇特。則知定不是情識卜度。見解依通所可襲取。蓋從眞實大徹大悟中自然流出者也。如其向經教中。向古人問答機緣中。以聰明小智模倣穿鑿。取辦於口。非不語句尖新。其實隔靴抓癢。直饒一剎那下恆河沙數轉語。與自己有何交涉。今莫管轉語諦當不諦當。且抛向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之外。只牢守本參。密密用心。時時不捨。但得悟徹時。豈愁無語。吾雖鈍根。不敢不勉。

法華要解 一

法華一經。天台之爲玄義文句也。大而詳。溫陵之爲要解也。精而約。天台尙矣。溫陵亦不可輕也。或曰。先閱要解。後參之玄義文句。其勝劣相去遠甚。而云溫陵不可輕者何謂也。夫溫陵生天台後。玄義文句等書。皆所歷覽。其銖銖而分。縷縷而辯。非不知之。第其解以要名。正取直捷簡徑。而復繁詮曲釋。窮遠極深。則博而非要矣。況列科多用天台舊文。其不用者亦

自有意中間解文竪義、或得或失。學者宜虛心平氣而玩之可也。

法華要解二

前云中有得失、試舉其失、經云五眾之生滅、要解謂是五趣、然五眾者五蘊之別名、智論反覆明之、而曰五趣者、失於考也。試舉其得、如藥王焚身、要解謂妙覺圓照、離於身見、得蘊空、故乃能如是、若不達法行、空慕其迹、徒增業苦。蓋發天台之所未發、而深有益於後學者也。

朱學諭

嘉禾朱懋正言其曾大父學諭公。旣歸田、以所得俸金搆小屋於郊外、讀書其中、扃戶謝客、雖子姪姻戚以至邑令長、罕得覯其面。獨一老友、每晡時來、共弈數局、飲數行、浩歌數章、則入暮矣、乃就寢、率以爲常。與世隔絕、如在窮谷深山中。年八十九、月夜登橋失足微疾。二子迎歸。將終、援筆諄諄誨以道義、不及瑣細家務。書畢瞑目逝。俄開目云。尚欲囑嘉定。嘉定者、公之孫、初成進士、宰嘉定。於是復爲書、敎以始終清介。毋宦成渝其晚節。因擲筆長往。噫、公未聞佛法、而臨行磊落瀟灑、有久修所不及者、何故、良繇心無係累、佛法已思過半、彼終日喃喃誦經說法、而心不淨、末後慞惶揮霍、反俗士之不若、亦何怪其然乎。吾於是有感、向使公得聞佛法、以彼幽潛孤絕之力盡心於般若、奚患大事之不明乎、吾於是重有感。

本身盧舍那

僧問古德、如何是本身盧舍那。答云、與我過拂子來。俄而曰、置舊處。僧理前問。曰、古佛過去久矣。又云、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後人繇此以舉手動足開口作聲便爲眞佛。是則誠是、而實不是、所謂認賊爲子者也。遂將柏樹子、痲三斤。翠竹黃花、鳥銜

猿抱等一槩認去、豈不誤哉、俱胝遇問、即竪一指。魯祖見僧、回身面壁。昔人道、我若看見、拗折指頭。予亦云待渠回身、攔胷踏倒、

衣帛食肉

晦菴先生闢佛。空谷力爲辯駁矣。雖然。晦菴亦有助佛揚化處。不可不知也。其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必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必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今孩提之童、固已重裘純

繽衛其形、烹肥割鮮、飫其口。曾不待壯、而況老乎。使晦菴之說行。寧不爲佛法少助。咎晦菴者不之察。吾故爲闢之。

執著

人恆病執著。然亦不可槩論。良繇學以好成。好之極名著。羿著射。遼著丸。連著琴。與夫著弈者至屛幃垣牖皆森然黑白成勢。著書者至山中木石盡黑。學畫馬者至馬現於牀榻間。夫然後以其藝鳴天下而聲後世。何獨於學道而疑之。是故參禪人至於茶不知茶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發憤而忘寢。出廁而忘衣。念佛人至於開目閉目而覩在前。攝心散心而念恆一。不舉自舉。不疑自疑。皆著也。良繇情極志專。功深力到。不覺不知。忽入三昧。亦猶鑽燧者鑽之不已而發燄。煉鐵者煉之不已而成鋼也。所惡於著者。謂其不知萬法皆幻。而希果之心急。不知一切唯識。而取相之意深。是則爲所障耳。槩慮其著。而悠悠蕩蕩。如水浸石。窮歷年劫。何益之有。是故執滯之著不可有。執持之著不可無。

好古 一

數輩好古者。羣居一堂。各出其古以相角。有出元宋五季時物者。衆相與目笑之。已而唐而晉而漢而秦。而三代。恨不得高辛之鍇。燧人之鑽。神農之琴。太昊之瑟。女媧氏所煉五色石之餘也。一人曰。諸君所畜誠古矣。非太古也。非太古之太古也。衆曰。然則日月乎。曰。未古也。有天地然後有日月。然則天地乎。曰。未古也。有虛空然後有天地。然則虛空乎。曰。未古也。吾所畜。日月未生。天地未立。空劫以前之物也。諸君不恪千金以博一爐一瓶一書一畫。而不知寶其最古。亦惑矣。衆相視無語。

好古 二

俄而曰。子之古。人所同也。非子所獨也。衆貴焉。曰。同有之。同迷之。迷則不異於無。雖謂吾所獨。非過也。曰。吾輩之古。歷歷可觀。子之古安在。其人展兩手示之。衆復相視無語。

立義難

昔劉歆初定古文春秋左氏及毛詩尙書等。時儒嫉之。議論蜂起。晦菴作濂溪太極圖解。書一出而衆喙交集。乃至南嶽創般若之旨。初祖開直指之禪。義學不然其言。加以毒害。況今人乎。議禮之家名爲聚訟。甚哉立義之難。不可不愼也。

不作佛事

或言父母之喪。不作佛事、此晦菴家禮也。嗟乎。世遂有生子登樞要、饒財寶、而不得其爲己禮一佛、誦一四句偈、飯一沙門、復於七七日中、宰牲牢致胙於宗族、交遊以爲崇正道闢邪說、不知祇以增親之業、助其沈淪、死者有知、當撫膺痛哭於泉下矣、反不及貧人之子得報其親也。豈不重可哀哉。顏氏家訓古今人所讚歎、而其間獨曰必作佛事。顏朱皆賢者也。試合而觀之。

鮑勔

眞誥云。鮑勔未知道。但朝暮扣齒不息。鬼使不能取。蓋扣齒集身中之神。神不離。故鬼不得近。向使以扣齒之力修眞。何眞之不成。予謂豈獨修眞。以扣齒之力念念扣己而參。何佛之不成乎。夫身中之神。祇是一精魂耳。力尚伏鬼。況經云受持一佛名者。有百千大力天神爲之擁護。又云念佛之人。佛住其頂。今也勤爲扣齒之細故。而甘捨念佛之大道。惜哉。

門庭高峻

古所稱門庭高峻者。如淨名示疾。諸阿羅漢俱云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文殊亦云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是也。嗣後宗門諸大老。或棒或喝。或豎指。或張弓。或垂一則語。如木札羹。不可味。如太阿劒。不可觸。如水中月。不可執捉。非久參上士。莫敢登其門者。是之謂門庭高峻也。豈駕尊示威。厲聲作色之謂哉。

魔著

魔大約有二。一曰天魔。二曰心魔。天魔易知。且置勿論。心魔者。不必發風發癲。至於褻尊慢上。無復顧忌。囚首褫衣。不避譏嫌。而後爲魔也。一有所著。如耽財耽色耽詩耽酒耽書耽畫等。亦魔也。豈唯此哉。妄意欲功葢一時。名垂百世。亦魔也。豈唯此哉。卽修種種

諸善法門。妄意希望成佛。亦魔也。豈惟是哉。卽如上所說諸魔。皆悉無之。而曰我今獨免於魔。亦魔也。微矣哉。魔事之難察也。

參方須具眼

爲僧於正法之世。惟恐其分別人。爲僧於末法之世。惟恐其不分別人也。何也。末世澆漓。薰蕕雜處。苟藻鑑不審。決擇失眞。以是爲非。認邪作正。宜親而反疏之。宜遠而反近之。陶染匪人。久而與之俱化。刧刧生生。常爲魔侶。參方可弗具眼乎哉。

人身難得

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此語誰不知之。知之而漫不加意、與不知同昔須達爲佛營室。佛視地上螻蟻而謂達言此蟻毗婆尸佛以來經今七佛尚在蟻身、夫一佛出世歷年甚久、矧曰七乎。釋迦而後。過五百餘萬歲而慈氏下生。名第八佛、未知此蟻脫故身否。縱脫蟻身、未知何日當得人身也、今徒見舉目世人。比肩相摩。而不知得之之難如是、既得人身漠然空過眞可痛惜、予之懈怠空過、不能不深自痛惜而併以告夫同志者。

事怕有心人

高峯自敘悟繇。而曰不信有這般奇特事。事怕有心人故也。此語彼所自證眞實不虛。學道人所宜諦信。且何名有心。世間一技一藝、其始學不勝其難似萬不可成者。因置不學則終無成矣、故最初貴有決定不疑之心、雖復決定、而優游遲緩、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精進勇猛之心、雖復精進、或得少而足、或時久而疲、或遇順境而迷、或逢逆境而墮、則亦不成。故其次貴有常永貞固誓不退轉之心。高峯拌一生做箇癡獃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是之謂眞有心丈夫也、又古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斷骨枯終不休歇。又云

道不過雪竇不復登此山、又云不破疑團誓不休。如是有心、何事不辦。予甚愧焉、不敢不勉。

老成然後出世

古人得意之後、於深山窮谷中煨折腳鐺、潛伏保養、龍天推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後人漸不如古、然予猶及見作經論法師者、作瑜伽施食法師者、學成而年未盛。尚徐徐待之。比來少年登座者紛如矣、佛法下衰、不亦宜乎。

繼祖傳燈

世有恆言、凡大徹大悟繼祖燈續佛慧命者。須是三

朝天子福七代狀元。才始得斯言似過而理實然。昔中峯老人。謂無量劫來生死今日要與和盤翻轉。豈易事哉。是故十善始得生天、人空方證小果。久積萬行之菩薩。尚不免曝顋龍門。則三朝七代猶近言之也。主六合魁多士猶小喻之也、極之盡不可思議功德智慧之所成就也。雖然亦烏可以難自諉而付之絕望乎、但決心精進、逢魔不退、遇難轉堅、研窮至理以悟爲則、不患無相應時節。何以故。以宿世善根難測故、

殺罪

孔明藤甲之捷、燒諸洞蠻、悉成煨燼、其言曰、吾雖有功於國、損吾壽矣、世人咸知殺人爲罪矣、而於牛羊犬豕等、日就庖廚、則恬然不知怪、寧思薄乎、云爾烏得無罪、禮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世人咸知殺畜之大者爲罪矣、而於蝦蜆螺蛤等、一下筯以千百計、則恬然不之怪、寧思薄乎、云爾烏得無罪、噫、據含靈皆有佛性、則蟻與人一也、何厚薄之足云、如其貴欺賤、強陵弱、則人可殺而食也、亦何厚薄之足云。梵網稱凡有命者不得故殺、其旨深哉。

宗門語不可亂擬

古人大悟之後、橫說豎說、正說反說、顯說密說。一一契佛心印、皆眞語實語、非莊生寓言比也。今人心未妙悟、而資性聰利、辭辯捷給者。竊看諸語錄中問答機緣、便能模彷。只貴顛倒異常、可喜可愕、以眩俗目。如當午三更、夜半日出、山頭起浪、海底生塵、種種無義味語、信口亂發。諸無識者、莫能較勘、同聲讚揚、彼人久假不歸、亦謂眞得。甚至一棒打殺與狗子喫、道裏有祖師、麼喚來與我洗脚、此等處亦復無忌憚、往往效嚬、吁、妄談般若、罪在不原、可畏哉。

看語錄須求古人用心處

凡看古人語錄、文字不可專就一問一答、一拈一頌、機鋒峻利語、妙言奇處、以爽我心目、資我談柄、須窮究他因何到此大徹大悟田地、其中自敘下手工夫。刻苦用心處、遵而行之、所謂何不依他樣子修也。若但剽竊模擬。直饒日久歲深、口滑舌便、儼然與古人亂眞、亦只是翦綵之花、畫紙之餅、成得甚麼邊事。

夜氣

蘇子瞻謂某公不學禪、臨終自知時至、諸子求教。教以第一五更早起、諸子不悟、謂爲勸家。公曰不然。謂五更勾當、臨死時將得去者是也。昔人云、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隨身之業、將得去者也、而業有二、一者事業、二者道業、事業有善有惡、惡業且置、善業則所修之福、道業則所修之慧也、而必以五更者、孟子所謂夜氣也、雖然、更有無所將來、無所將去者。此則不但五更、應念念勾當、而不可須臾離也。

佛印

東坡詩有遠公沽酒延陶令、佛印燒猪待子瞻之句。予謂大解脫人、不妨破格相與、然沽酒猶可、燒豬不已甚乎、假令俠客藉口子瞻、狂僧效嚬佛印、初始作

倆誰當其辜。故此事未可信。古謂詩人託物比興。不必實然是也。脫有之。子瞻且置。佛印依律趁出院。

學貴精專

米元章謂學書須是專一。於是更無餘好。方能有成。而予聞古之善琴者。亦謂專攻三二曲。始得入妙。斯言雖小。可以喻大。佛言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是故心分兩路。事不歸一。情專志篤。三昧速成。參禪念佛人不可不知。

菩薩慈勝聲聞

經云。聲聞人於罵者。害者。或嘿然。或遠離。菩薩則不然。更加慈心。愛之如子。方便濟度。故遠勝聲聞。不可爲比。予唯世人恆苦辱之難忍。況不唯忍辱而更慈愛之乎。經又云。衆生無恩于菩薩。而菩薩常欲利益衆生。予唯世人尙有受恩不報。況無恩於己而乃利益之乎。得斯旨者。天下無一人不可與。天下無一人不可化。

宗乘不與教合

會宗元學士以中庸大學參楞嚴。而和合宗門語句。質之雪竇顯禪師。顯云。這箇尙不與教乘合。況中庸耶。學士須直捷理會。乃彈指一下云。但恁麼薦取宗

元言下有省。夫一代時教。修行人所據以爲準的者。不與教合。則魔說也。而云然者。是即教外別傳之旨也。傳在教外。則教之所談者何事。夫亦離指見月。而得意於語言文字之表云爾。且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萬代宗門傳法之始也。今翻案云。這箇尙不與拈花合。花外有別傳也。則何如。古人謂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今雪竇彈指宗元有省。又翻案云。這箇尙不與彈指合。指外有別傳也。則何如。

放參飯

越地安禪夜作齋。其名曰放參飯。競爲侈靡。勝於午齋。相沿成習久矣。昔有尊宿聞鄰房僧午後作食。不覺泣下。悲佛法之陵夷也。故僧禁過午食。況夜食耶。律言人聞盌鉢作聲。餓鬼咽中起火。乃於漏深人靜。而砧几盤盂音響徹其耳根。又煎煑烹炮。馨香發其鼻識。忘慈悲之訓。恣口腹之欲。於心安乎。或曰中夜飢如之何。則代以菓核餅餌之類。不煩鍋銚者可也。況持過午者。午後至明。不食纖物。我等晩有藥石。何不知足之甚。

僧堂

古尊宿開堂安衆。或三百五百。乃至黃梅七百。雪峯

盈千徑山千七百。予初慕之。自悲生晚。不得入彼龍象之聚。今老矣。始知正像末法。信非虛語。廣羣稠會之中。覓一二眞實辦道人。尚不可得。故金企羅尊者。三人爲朋。乞食慈明圓禪師六人結件以參汾陽。而三人證羅漢。六人成大器。如其取數多而證者希成者寡。雖多奚爲。予作僧堂。僅容四十八單。較古人什不及一。茲猶覺其多。仍狹而小之。非無普心。在末法中理應如是。

結社會

結社念佛。始自廬山遠師。今之人主社者。得如遠師否與。社者得如十八賢否。則宜少不宜多耳。以眞實修淨土者。亦如僧堂中人故也。至於男女雜而同社。此則廬山所未有。女人自宜在家念佛。勿入男羣。遠世譏嫌。護佛正法。莫斯爲要。願與同衣共守之。又放生社亦宜少不宜多。以眞實慈救生靈者。亦如佛會中人故也。愚意各各隨目所見。隨力所能。買而放之。或至季終。或至歲終。同詣一處。會計所放。考德論業。片時而散。毋侈費齋供。毋耽玩光陰。可也。願與同衣共守之。

蓮社

世有無賴惡輩。假仗佛名。甚而聚衆至謀爲不軌。然彼所假。皆云釋迦佛衰。彌勒佛當治世。非廬山遠師蓮社也。遠師勸人舍娑婆而求淨土。其教以金銀爲染心之穢物。以爵祿爲羈身之苦具。以女色爲伐命之斧斤。以華衣美食田園屋宅爲墮落三界之坑穽。惟願脫人世而胎九蓮。則何歆何羨。而彼假名彌勒者。正以金銀爵祿女色衣食田宅誘諸愚民。俾悅而從己。則二者冰炭相反。不可不辯也。然蓮社中人亦自宜避嫌遠禍。向所謂宜少不宜多者。切語也。予曾有在家眞實修行文勸世。其大意謂凡實修者不必成羣作會。家有靜室。閉門念佛可也。不必供奉邪師。家有父母。孝順念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書。依教念佛可也。不必惟施空門。家有貧難宗戚鄰里知識。周急念佛可也。何以故。務實者不務外也。願爲僧者幸以此普告諸居士。

心膽

古人有言。膽欲大而心欲小。膽大者謂其有擔當也。心小者謂其有裁酌也。擔當故千萬人吾往。裁酌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正論也。至於僧則反是。吾謂心欲大而膽欲小。心大。故帡包十界。荷負萬靈。而弘

度無虧。膽小。故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持之無敢慢。今初學稍明敎者。近蔑時輩。遠輕昔人。藐視淸規。鄙薄淨土。膽則大矣。鞫其眞實處。則唯知有己。不知有人。唯知保養顧愛其撮爾之血肉身。不知恢復充滿其廣大之法界量。心則小矣。或曰黃龍號麤行沙門。非膽大之謂乎。噫。描於畫虎者。不成虎而類狗。爾所謂膽大者。吾恐不成麤行沙門而成無賴僧也。可弗愼歟。

太牢祀孔子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史官書而美之。此有二意。一則暴秦焚書坑儒之後而有此擧。二則帝固安事詩書毀冠辱儒之主也。而有此擧。故特美其事耳。據孔子之道德。則賢堯舜。配天地。逾父母。雖烹龍炮鳳。責象炙鯨。亦何足酬恩于萬一。而況騂且角之一物乎。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易之明訓也。儀不及物。神將吐之。況於聖人乎。用是例之。其餘可知矣。惜乎自古及今。相沿已久。而莫可挽也。

儒佛交非

自昔儒者非佛。佛者復非儒。予以爲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衆。儒者爲世道計。非之未爲過。儒既非佛。疑

佛者衆。佛者爲出世道計。反非之。亦未爲過。迨夫傅韓非佛之後。後人又彷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雲既掩日。不須更作煙霾故。迨夫明敎空谷非儒之後。後人又彷效而非。則過矣。何以故。日既破暗。不須更作燈火故。覈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試擧其略。凡人爲惡。有逃憲典於生前。而恐墮地獄於身後。乃改惡修善。是陰助王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淸規約束者。畏刑罰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所不及者。儒也。今僧唯慮佛法不盛。不知佛法太盛。非僧之福。稍制之抑之。佛法之得久存於世者。正在此也。知此。則不當兩相非。而當交相贊也。

好名

人知好利之害。而不知好名之爲害尤甚。所以不知者。利之害麤而易見。名之害細而難知也。故稍知自好者。便能輕利。至於名。非大賢大智不能免也。思立名。則故爲詭異之行。思保名。則曲爲遮掩之計。終身役役於名之不暇。而暇治身心乎。昔一老宿言。擧世無有不好名者。因發長歎。坐中一人作而曰。誠如尊諭。不好名者。惟公一人而已。老宿欣然大悅。解頤不知己爲所賣矣。名關之難破如是哉。

梁武帝

予正訛集中。既辨明武帝餓死之誣。而猶未及其餘也。如斷肉蔬食。人笑之。然田舍翁力耕致富。尚能窮口腹以爲受用。帝寧不知己之玉食萬方乎。麪爲犧牲。人笑之。然士人得一第。尚欲乞恩於祖考以爲榮寵。帝寧不知己之貴爲天子乎。斷死刑必爲流涕。人笑之。然是卽下車泣罪。一民有罪我陷之之心也。帝寧不知己之生殺唯其所欲爲乎。獨其捨身僧寺。失君人之體。蓋有信無慧。見之不明。是以輕身重法。而執泥太過也。又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不知有向上事。是以過達磨之大法而不契。爲可恨耳。若因其失國而遂爲詆訾則不可。夫武帝之過。過於慈者也。武帝之慈。慈而過者也。豈得與陳後主周天元之失國者同日而論乎。若因其奉佛而詆之。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王所花

山中有花。其本同枝。而花分大小。大者如梅如李。環遶乎其外。小者如橘如桂。攢簇乎其中。外之數大約八。內之數百有餘。山氓莫之奇。亦莫知其名也。予見而奇之。夫同花而大小異。奇矣。大外圍而小內聚。抑又奇矣。因名之王所。大者心王。小者心所。王數八。外花以之。所數五十有一。內花以之。外於八。或有增減。而八者其常也。內恆倍於本數者。所雖五十有一。細分之則無盡也。王外而所內者。王能攝所。所不能攝王也。王五出。所亦五出。而有五鬚者。王單而所複也。外開先。內開晚者。王本而所末也。久沈而今顯。蓋時節因緣之謂也。或曰。是花無豔色。燒之則煙氣惱人。樵者棄而不薪。奚奇焉。嗟乎。此其所以奇也。莊生貴樗木。以其不可材。然不材。人取而薪之。今不可薪。則天下之至無用者。極於是。易曰肥遯。其此之謂乎。

此道

昔人有言。雖有駟馬以先拱璧。不如坐進此道。予因是推之。豈惟駟馬拱璧。雖王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豈惟王一天下。雖金輪聖王王四天下。亦不如坐進此道。豈惟王四天下。雖王忉利夜摩。乃至王大千世界。亦不如坐進此道。然昔云此道。指長生久視之道也。茲員頂方袍。號稱衲子。將坐進無上菩提之大道。而反羨人間之富貴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金色身

贊佛身曰金色。蓋取其彷彿近似。非眞若人世之所

謂金也。天金天銀。與世金世銀。例美玉之於碔砆。勝劣自判。蓋天金尚未足以擬佛。況世金耶。其精粹微妙。光瑩明徹。自非凡眼所覩。然不可不知。如今之土木成像。而飾之以金箔。果以爲佛之色相亦只如是。則失之矣。

出家休心難

人生寒思衣。饑思食。居處思安。器用思足。有男思婚。有女思嫁。讀書思取爵祿。營家思致富饒。時時不得放下。其奮然出家。爲無此等累也。而依然種種不忘念。則何貴於出家。佛言常自摩頭。以捨飾好。然豈惟飾好。常自摩頭曰。吾僧也。頓捨萬緣。一心念道。

蠶絲一

蠶之殺命也多而酷。世莫之禁者。謂上爲天子百官。藉以爲章服。下焉田夫野婦賴以爲生計。然使自古無蠶。則必安於用布而已。若生計。則民之不蠶者什九。蠶者什一。未見不蠶者皆餓而死也。或曰。夫子何爲舍麻而用純。蓋當夫子時。純之用已久。工簡於用麻。夫子姑隨之。知習俗之難變也。又禹惡衣服而美黻冕。冕用純。餘未必用也。意可知矣。

蠶絲二

易云伏羲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何聖人爲殺生者作俑也。自古無辯之者。近槐亭王公箚筆曰。洪荒之世。鳥獸魚鼈傷民之禾稼。網罟者除物之爲民害也。非取物而食之也。此解不惟全物命。覺世迷。而亦有功於往聖矣。但史稱黃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則何說以通之。予聞有野蠶者。能吐絲樹之枝柯。而取之者不煩於養繭。意者西陵之教其野蠶之謂乎。彼家蠶或後人所自作而非出於西陵乎。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以開物之生路。而黃帝盡置之鑊湯無孑遺。是成湯解網而黃帝一網打盡也。或曰。東坡云。待繭出蛾而後取以爲絲。則無殺蛹之業。不知出蛾之繭。縷縷斷續。而不可以爲絲也。未必坡之有是言也。

呂文正公

呂文正公既貴顯入相。上所賜予。皆封識不用。上知之。問故。公對曰。臣有私恩未報。蓋公微時受恩於僧寺也。今相傳公少貧讀書寺中。候僧食時鐘鳴卽往赴。僧厭之。飯訖乃聲鐘。公至大窘。題壁云。十度投齋九度空。可耐闍黎飯後鐘。公及第。僧以紗籠其詩。公至寺續云。二十年前塵土面。而今始見碧紗籠。據前

說則僧何賢、據後說則僧何不肖也、儻誣枉賢者、則成口業。而世所傳出野史戲場中、恐不足信。

學道無倖屈

世間求名者有學未成而名成、是之謂倖、以不當得而得也、有學成而名不成、是之謂屈、以當得而不得也、故云我輩登科、劉蕡下第。蓋倖與屈之謂也。學道則不然。未有名掛山林、身馳朝市、悠悠颺颺。一暴十寒、而成道業者、亦未有苦志力行、殫精竭神、不退不休、以悟為則、而道業無成者。蓋求名在人、求道在己、學道人惟宜決心精進而已、毋懷僥倖之圖。勿以枉

屈為慮。

著述宜在晚年

道人著述非世間詞章傳記之比也、上闡先佛之心法、下開後學之悟門、其關係非小。而使學未精、見未定、脫有謬解。不幾於負先佛而誤後學乎。仲尼三絕韋編而十翼始成、晦菴臨終。尚改定大學誠意之旨、古人慎重往往若此。況出世語論談何容易、青龍鈔未過龍潭、將謂不刊之典、而終歸一炬、妙喜初承印證、若遽自滿足、焉得有後日事。少年著述固宜徐徐云爾。

機緣

石頭之於六祖、祖知彼機緣不在此、指見青原而大悟、丹霞之於馬祖、亦復以機緣不在此、指見石頭而大悟、乃至臨濟之自黃蘗而大愚、惠明之自黃梅而曹溪、皆然也。又不獨此、佛不能度者、度於目連、亦機緣使之也、故學人得遇真善知識、直須起大信敬、今世後世、緣之津梁、不可漫焉空過而已。

般若一

土之能朽物也、水之能爛物也、必有殘質存焉。俟沈埋浸漬之久而後消滅。若火之燒物頃刻灰燼、吾以

是知般若智如大火聚、諸貪愛水遇之則涸、諸煩惱薪觸之則焚、諸愚癡石臨之則焦、諸邪見稠林、諸障礙蔀屋、諸妄想情識種種雜物、烈燄所灼、無復遺餘、古謂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以喻眾生心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般若二

予病足、行必肩輿、一夕天始暝、與人醉而躓、傾蓋卽有數男子攘臂攫予帽者、意謂內人、或有金寶嚴其首故也。已而大慚、疾走去、予以是知般若智如大日

輪。日輪纔滅、而盜賊奸宄出矣。眞照纔疏、而無明煩惱作矣。先德謂暫時不在、猶如死人。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般若 三

經言、暑月貯水在器、一宿卽有蟲生。但極微細、非凡目所能覩。故濾水而後用。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則蟲不生。予以是知般若智如火煑水。觀照熾而不休。溫養密而無間。彼偸心雜識、將何從生。故學道人不可剎那而失般若智。

天台止觀

止觀治病門中、有六字氣、注心下視等語。蓋止觀之道、廣無不該。卽治病之法、亦於中攝。大都與服藥同意、是以止觀代藥也。止觀之餘緒、非止觀之正旨也。後人不知此意、而養生家引以爲據。遂有外飾禪名、而內修道術者。詰之、則藉口於天台。故辨之。

看忙

世有家業已辦者、於歲盡之日、安坐而觀貧人之役役於衣食也、名曰看忙。世有科名已辦者、於大比之日、安坐而觀士人之役役於進取也、亦名曰看忙。獨不曰世有識破智成所作已辦者、安坐而觀六道眾生之役役於輪迴生死也。非所謂看忙乎。吁、舉世在忙中、誰爲看忙者。古人云、老僧自有安閒法。此安閒法可易言哉。雖然、世人以閒看忙、有矜己心、無憐彼心。菩薩看忙、起大慈悲心、普覺羣迷、冀彼同得解脫。則二心迥異、所以爲凡聖小大之別。

辯融

予入京師、與同行二十餘輩、詣辯融師參禮、請益。融敎以無貪利、無求名、無攀援貴要之門、唯一心辦道。既出、數年少笑曰、吾以爲有異聞、惡用是寬泛語爲。予謂不然、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渠縱吶言、豈不能

掇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以遮門葢戸。而不爾者、其所言是其所實踐、舉自行以敎人、正眞實禪和、不可輕也。

禪講律

禪講律、古號三宗。學者所居之寺、所服之衣、亦各區別。如吾郡、則淨慈、虎跑、鐵佛等、禪寺也。三天竺、靈隱、普福等、講寺也。昭慶、靈芝、菩提、六通等、律寺也。衣則禪者褐色、講者藍色、律者黑色。予初出家、猶見三色衣。今則均成黑色矣。諸禪律寺均作講所矣。嗟乎。吾不知其所終矣。

古玩入吾手

今人於一彝一罍。一書一畫、其遠在上古者、出自名家者、平生歆慕而不能致者、一旦得之、則大喜過望。曾忻然慰曰、此某某所遞互珍藏者。今幸入吾手矣、曾不思曠劫以來無酬價之至寶、何時入吾手也。況世玩在外。求未必獲、至寶在我。求則得之、亦弗思而已矣。

悟道難爲善易

當此五濁末世、兼以多生積習。而欲斷無明惑、悟自本心。則千萬人中希得一二、亦無足怪。至於不爲惡而爲善、此亦易事。而甘爲不善、吾不知其何心。又復身口意三、欲令攝意不動。而出入無時、起滅無形。定力之難成、亦無足怪。至於制身不爲惡事。制口不發惡言、此亦易事。而甘爲身口之惡、吾不知其何心。

重許可

古人不輕許可。必研眞覈實而後措之乎辭。如贊圓覺疏者曰、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此也。乃至贊遠公者曰東方護法菩薩。贊南泉趙州者曰古佛。贊仰山者曰小釋迦。贊淸涼者曰文殊後身。千載而下。無議之者何也。眞實語也。非今人諂譸訣慕賀遷秩壯行色之套子話也。夫著之簡編、勒之金石。將俾信當時、而傳後世、而虛譽浪褒。齊佛齊祖、噫、慧日雖自難瞞、蒙學未必無悞矣。

放生池

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攢聚紆鬱、而無活潑之趣、不若放之湖中。或護持官河一段禁弗使漁、亦不放之放也。予謂此說亦佳。但池之與湖與河、較其利害、亦略相當。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寛、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故利害均也。又官河之禁約有限。而諸魚之出入無恆。有從外入限中。有從中出限外者。出限則危矣、不若池居之永不出限也。故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喩、坐關僧住一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復有一喩、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啟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喩寇、池喩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崔愼求子

昔崔愼無子。有僧教以盛飾內人、入寺設齋。伺歡喜迎納者、虔奉而厚供之、冀託胎其家。夫出家者、將超三界成道度生、而乃爲此籠檻以鉤致之。致彼無心

出世者猶可。儻墮落一真實道人。其害可勝言哉。慎與僧俱得罪。而僧為甚。苦哉僧乎。胡不以求子之正道語人乎。

無子不足憂

世人以無子為憂。而富貴者憂彌甚。或曰。不孝莫大於無後。得無憂乎。予曰。然。古人語意自明。蓋謂不娶而無子者。非謂娶而無子者也。娶而無子。奚罪焉。且帝王統馭億兆。非無力置姬妾也。非無方士奇人進藥石也。而有終絕儲嗣者。命也。故不足憂也。乃若所憂則有之。多行不義。奪人之有。絕人之後。離人之骨肉。陵虐他人子女。為己之婢僕者。種種陰險慘毒。皆無子因也。是則可憂也。不作是因而無子者。命也。非我之咎。故不足憂也。

後身一

讚西方者。記戒禪師後身為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為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為陳忠肅。知藏某後身為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為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為韓氏子。敬寺僧為岐王子。又其次。善旻為董司戶女。海印為朱防禦女。又甚而鴈蕩僧為秦氏子檜。居權要。造諸惡業。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土。則焉有此。愚謂大願大力。如靈樹生生為僧。而雲門三作國王。遂失神通。百世而下。如雲門者能幾。況靈樹乎。為常人。為女人。為惡人。則展轉下劣矣。即為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後身二

或謂諸師後身之為名臣。猶醍醐反而為酥也。猶可也。為常人則酪矣。為女人則乳矣。乃至為惡人。則毒藥矣。平生所修。果不足恃乎。則何貴於修乎。是大有說。凡修行人二力。一曰福力。堅持戒行。而作種種有為功德者是也。二曰道力。堅持正觀。而念念在般若中者是也。純乎道力。如靈樹者。置弗論。道力勝福力。則處富貴而不迷。福力勝道力。則迷於富貴。固未可保也。於中貪欲重而為女人。貪嗔俱重而為惡人。則但修福力。而道力轉輕之故也。為僧者究心於道力宜何如也。雖然。儻勤修道力。而更助之以願力。得從於諸上善人之後。豈惟惡人。將名臣亦所不為矣。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後身三

韓擒虎云。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榮之也。不知閻王雖受王樂。而亦二時受苦。蓋罪福相兼者居之。非

美事也。古有一僧見鬼使至。問之。則曰迎取作閻王。僧懼。乃勵精正念。使遂不至。昔人謂行僧不明心地。多作水陸靈祇。雖未必盡然。容有是理。下生猶勝天宮。天且弗爲。況鬼神乎。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

王介甫

介甫擬寒山詩有云。我曾爲牛馬。見草豈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眞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爲己。介甫此言信是有見。然胡不云我曾聞諛言。入耳則歡喜。又曾聞讒言。喜滅而瞋起。我若眞是我。祇合常如此。區區轉易間。莫認物爲己。

而乃悅諛惡讒。依然認物爲己耶。故知大聰明人。說禪非難。而得禪難也。

喜怒哀樂未發一

予初入道。憶子思以喜怒哀樂未發爲中。意此中卽空劫以前自己也。旣而參諸楞嚴。則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夫見聞泯覺知絕。似喜怒哀樂未發。而曰法塵分別者何也。意根也。法塵也。根與塵對。順境感而喜與樂發。逆境感而怒與哀發。是意根分別法塵也。未發。則塵未交於外。根未起於內。寂然悄然。應是本體。不知向緣動境。今緣靜境。向固法塵之麤分別也。今亦法塵之細分別也。皆影事也。非眞實也。謂之幽閒。特幽勝顯。閒勝鬧耳。空劫以前自己。尚隔遠在。此處更當諦審精察。研之又研。窮之又窮。不可草草。

喜怒哀樂未發二

慈湖楊氏謂灼見子思孟子病同原。然慈湖自敘靜中所證。空洞寂寥。廣遠無際。則正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子思此語。以深經微細窮究。故云猶未是空劫以前自己。若在儒宗。可謂妙得孔氏之心法。其言至精至當。何所錯謬。而慈湖病之。慈湖旣

宗孔氏。主張道學。而乃病子思。則夫子亦不足法矣。將誰宗乎。儻慈湖於佛理妙悟。則宜直言極論儒佛同異。亦不應混作此語。似乎進退無據。

中峯示衆

天目中峯和尚示衆云。汝若無大力量。不若半間草屋棲身。鶉衣丐食。亦免犯人苗稼。至論也。今出家者多作有爲功德。奔走一生。於自己腳跟下生死大事置之罔聞。不亦謬乎。或曰。箇箇都是你。則像毀殿塌。僧將露居而楞腹矣。曰。非然也。汝力量大。任爲之。古人此語。敎我等無力量者急先務也。一者大事未明。

如喪考妣則不暇爲。二者見理未徹因果差錯。所謂有爲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成則不敢爲。中峯又云、一心爲本萬行可以次之也。至論也。牛頭之於街花嚴、馬祖之於傳法院、遐哉高風不可再見矣。噫、

醮事謝將殺生

道流作醮事竟必謝將、大者殺羊豕、小者買見有三牲、其說曰酬將之護壇場也。不爾且得罪。嗟乎。昨日設個齋。今朝宰六畜、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其是之謂乎。夫將、其他吾不能知。只如雲長公之大義天

植、王元帥之赤心忠良。彼豈以牲牢之謝介諸懷耶、相沿今古道流中無一高行者止之。眞可悲悼。如恐得罪於將。則近日一江湖無賴。以祈雨鎖械將身而將不加禍、蓋不與小人較也。而區區爲口腹故反加禍於修功德之齋家也。有是理乎。敢以告夫明理之士君子。

齋月戒殺

唐制。正五九月官不涖任。以涖任必多宴饗。宴饗必多宰牲。不涖任者戒殺也。世人訛傳以此三月爲惡月而忌諸吉事。蓋迷其所自耳。今時亦戒正五九月及十齋日不得行刑。愛物仁民。聖王好生之心一也、獨惜夫祈晴禱雨官必禁屠、是明知殺生之爲不善矣。胡不齋月齋日遵古戒殺而必待難生然後禁。嗚呼。難生而始禁、難未平而禁已解、可勝歎哉。

戒殺延壽

華亭趙某詣淸浦探親。舟行次。見一人立舟上。詣視則亡僕也。驚問之。答云。見役冥司。今將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爲誰。則曰。一湖廣人。一即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得非趙某否。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則已聞室中哭聲矣。益駭甚。趣棹還舍。僕曰。君且無怖。

及夜吾不至則免矣。趙問何故。曰。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後夜果不至。趙竟無恙。今尙在。已十年矣。萬歷丙午七月記此。

宋元悟道居士

自宋迄元居士有悟入者不一而足。宋居士劉興朝其悟道集。自敘悟處甚詳。蓋眞有得者。元放牛居士。於無門老人不是不是處悟入。所作是非關橫說豎說。非具大知見者不能道。此二老蹤跡不甚顯。興朝猶載傳燈。放牛罕有知者。吾故表而出之。

無義味語

宗門答話有所謂無義味語者、不可以道理會。不可以思惟通故也。後人以思惟心强說道理。則愈說而愈遠。豈惟謬說。直饒說得極是。亦只是鸚鵡學人語而已。圓悟老人曰。汝但情識意解。一切妄想都盡。自然於這裏會去。此先德已驗之方。斷非虛語。吾輩所當深信而力行者也。

信施難消

鄧豁渠自訟云。爲僧者幹自己事。帶累十方施主。委實難消。誠哉言乎。夫僧人爲自己生死。猶士人爲自己科名也。爲科名故。累諸鄉里親戚供給所需。成名則足以報之。名不成。則所負多矣。不解此義。而唯嫌信施不廣。豈不大錯。

知道不能造

五臺居士謂予曰。吾知有此道。而不克盡力。終其身不樂。今士人不知有此道者。得一第。快心五欲以爲樂。吾既知之。不敢縱欲。而復以王事家事驅馳荏苒。今老矣。失人世之樂。又未得出世之樂。故鬱然終身。此居士實語也。而自昧者多。自覺者少。誰道及此者。居士誠賢乎哉。今出家兒無王事家事。乃亦一生空過。靜焉思之。五內驚慄。

遠官宇

先君子雖不仕。博學而篤行。多格言。嘗謂不孝曰。帶一官字者。愼勿爲之。因問何謂帶一官字。先君子曰。領官錢。織官段。中官鹽。作官保。乃至入官府爲吏書交結官人。囑託公事之類。皆是也。予再拜服膺。後覩親識中。坐此而敗者十七八。繇是推而廣之。卽爲官亦所不願。出家後。又推而廣之。不敢妄干有官大人。并誡徒衆。不得乞緣出入於官家。不得倚官勢與人搆訟。安貧守分。倖免於大愆。雖遵持佛勑。亦素聞於庭訓也。口澤未忘。曷勝於邑。

念佛鏡

道鏡善道二師作念佛鏡。以念佛與種種法門對舉。皆斷之曰。欲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可謂篤信明辨。大有功於淨土矣。獨其對禪宗一章。謂觀心者。觀無生者。亦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學人疑焉。予以爲正四料簡所謂有禪無淨土者是也。但執觀心。不信有極樂淨土。但執無生。不信有淨土往生。則未達卽心卽土。不知生卽無生。偏空之見。非圓頓之禪也。反不如理性雖未大明。而念佛已成三昧者。何足怪乎。若夫觀心而妙悟自心。觀無

生而得無生忍。此正與念佛人上品上生者同科。又誰軒輊之有、

參究念佛

國朝洪永間、有空谷天奇毒峯三大老、其論念佛、天毒二師俱教人看念佛是誰。唯空谷謂只直念去亦有悟門。此二各隨機宜、皆是也。而空谷但言直念亦可、不曰參究爲非也。予於疏鈔已略陳之。而猶有疑者、謂參究主於見性、單持乃切往生。遂欲廢參究而事單持、言經中止云執持名號、曾無參究之說。此論亦甚有理、依而行之。決定往生。但欲存此廢彼則不可。蓋念佛人見性、正上品上生事。而反憂其不生耶、故疏鈔兩存而待擇。請無疑焉。若夫以誰字逼氣下行、而謂是追究念佛者。此邪謬誤人。獲罪無量、

急參急悟

放牛居士古杭人余氏子。參無門老人得悟於宋淳祐中。其言曰。大聰明人纔聞此事、便以心意識領解、所以認影爲眞、到臘月三十日眼光欲落時、向閻老子道、待我澄心攝念、郤與伱去、斷不可也、須是急參急悟。放牛此語、可謂喫緊爲人。若眞實徹悟者、他平日踏得牢牢固固穩穩當當、不動干戈、可以八面受

敵。無常到來。安間自如。不荒不忙。不怖不亂。何更待澄心攝念。勉強支吾耶。所謂急參急悟。吾輩當力圖之、

解禪偈

溫公作解禪偈。眞學佛不明理者之龜鏡也。但其以言行可法爲不壞身、仁義不虧爲光明藏。特一時救病語。非覈實不易之論、夫謹言行修仁義。在世間誠可貴重。然豈便是金剛不壞之身。神通大光明藏。何言之易也。又以君子坦蕩蕩爲天堂、小人長戚戚爲地獄。理則良然。而亦有執理失事之病。豈得謂愚癡卽牛羊。凶暴卽虎豹。此外更無眞實披毛帶角之牛羊。利牙鋸爪之虎豹乎。吾恐世人見溫公辭致警妙、必大悅而深信。其流之弊。撥無因果、乃至世善自足。不復知有向上事、則此偈本以覺人。反以誤人。不可不闢、

范景仁

景仁自謂吾二十年曾不起一思慮。景仁之爲賢者信矣、然二十年之久不生一念。或未易及此。顏子向僅三月不違。則三月外容有念生。趙州尚假四十年方成一片。則未成一片時容有念生。如景仁者。得無

纔念雖無。微細思慮潛滋暗發而不自覺歟、吾非輕視景仁、蓋恐得少爲足、而預以自警也。

習俗

先輩云習俗移人。賢智者不免。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語。種種所作所爲。凡唱自一人。羣起而隨之。謂之時尙。或尙坐關。羣起而坐關、或尙禮懺。羣起而禮懺。羣起而背經。羣起而持準提。羣起而讀爭龍、羣起而去註疏專白文、羣起而齋十萬八千僧、羣起而學書學詩學士大夫尺牘語、靡然成風、不約而合。獨於刻心勵志眞實參禪念佛者。則有唱而無隨。謂之何哉

厭喧求靜

有習靜者。獨居一室。稍有人聲便以爲礙、夫人聲可禁也、鴉鵲噪於庭、則如之何。鴉鵲可驅也、虎豹嘯於林、則如之何。虎豹猶可使獵人捕之也、風聲水流雷轟雨驟、則如之何。故曰愚人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欲除境而境卒不可除。則道終不可學矣、或曰世尊不知五百車聲、蓋禪定中事、非凡夫所能、然則高鳳讀書不知驟雨漂麥、當是時鳳所入何定。不咎志之不堅、而嫌境之不寂、亦謬矣哉

除日

古人以除日當死日。蓋一歲盡處。猶一生盡處。故黃檗垂示云。預先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亂。然則正月初一便理會除日事不爲早。初生墮地時便理會死日事不爲早。那堪往往苒苒悠悠揚揚、不覺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況更有不及壯且老者。豈不重可哀哉。今晚歲除。應當惕然自誓自要、不可明年依舊蹉跎去也、雖然。此打徹二字、不可容易看過、不是通幾本經論當得徹也、不是坐幾炷香不動不搖當得徹也。不是解幾則古德問答機緣作幾句頌古拈古當得徹也、不是酬對幾句口頭三昧滑溜當得徹也。古人謂於此事洞然如桶底驟脫、爽然如大夢得醒。更無纖毫疑處。然後可耳。嗟乎。敢不努力。

淨土難信之法一

淺淨土者。以爲愚夫愚婦所行道、天如斥之、謂非鄙愚夫愚婦。是鄙馬鳴龍樹文殊普賢也。故予作彌陀經疏鈔。乃發其甚深旨趣、則又以爲解此經不宜太深。是畢竟愚夫愚婦所行道也、佛謂此經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淨土難信之法二

或謂不宜太深者。此經本淺。鑿之使深。故不可。噫。法華以治世語言。皆即實相。而此經橫截生死。直登不退。寧不及治世語言乎。或又謂此經屬方等。疏以爲圓。則不可。噫。觀經亦方等攝也。智者圓之。圓覺亦方等攝也。圭峯圓之。彌陀經予特以爲分圓。何不可之有。佛言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淨土難信之法三

華嚴第十。主藥神得念佛滅一切衆生病解脫門。清涼疏謂趣稱一佛。三昧易成。敬一心濃。餘蓋然矣。況心凝覺路。闇蹈大方者哉。前數語弘讚專念。後二句入理深談。誰謂淨土淺也。行願品廣陳不可說世界海不可說佛菩薩功德。臨終乃不求生華藏。而求生極樂。誰謂淨土淺也。聖賢垂訓如是。而人自淺之。佛言難信之法。不其然乎。

念佛不礙參禪

古謂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又云不許互相兼帶。然亦有禪兼淨土者。如圓照本。眞歇了。永明壽。黃龍新。慈受深等諸師。皆禪門大宗匠。而留心淨土。不礙其禪。故知參禪人雖念念究自本心。而不妨發

願願命終時往生極樂。所以者何。參禪雖得箇悟處。儻未能如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羅漢不受後有。則盡此報身。必有生處。與其生人世而親近明師。孰若生蓮花而親近彌陀之爲勝乎。然則念佛不惟不礙參禪。實有益於參禪也。

醫戒殺生

陶隱君取生物爲藥。遂淹滯其上昇。夫殺生以滋口腹。誠爲不可。損物命而全人命。宜若無罪焉。不知貴人賤畜。常情則然。而非諸佛菩薩平等之心也。殺一命。活一命。仁者不爲。而況死生分定。未必其能活乎。則徒增冤報耳。抱病者熟思之。業醫者熟思之。

勘驗

參學人有悟。必經明眼宗師勘驗過始得。如一僧常於神廟紙爐中宿。有師潛入紙爐。俟其來宿。搊胷把住。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僧云神前酒臺盤。又一僧人言其得悟。玄沙故與偕行。至水邊。忽推之落水。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僧云伸腳在縮腳裏云云。此二僧者。非胷中七穿八洞。千了百當。隨呼隨應。如空谷發聲。隨來隨現。如明鏡對物。何能於倉卒忙遽做手腳不迭時。出言吐語如是的當。如是自在。彼

間時以意識摶量卜度。酬機作頌。非不粲然可觀。爭奈迅雷不及掩耳處。一場懡㦬。可不慎歟。

百法寺道者

嘉靖間有道者某。寓吳山百法寺。不乞化。弟子一人。賣藥以贍日三食。每粥二盂。菜數莖。寄煮粥鍋。終日坐一室。嘿如也。有作念佛會者造之。擬發問。輒搖手云。第靜坐毋開言。既不得言。遂逡巡而退。餽蔬菜進。拒不納。曰。幸自有饘粥療饑。沒來繇著此等向腹中轉一過。何為哉。當時雖未覈其所修何道。而精專脫逸。不染世緣。今時似此者極少。誠予所不及。因識之。

出世間大孝

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顯之。大孝也。勸以念佛法門。俾得生淨土。大孝之大孝也。予生晚。甫聞佛法。而風木之悲已至。痛極終天。雖欲追之。末繇也已。奉告諸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父母亡日。課佛三年。其不能者。或一週歲。或七七日。皆可也。孝子欲報劬勞之恩。不可不知此。

卽心卽佛

馬祖謂卽心卽佛。大梅領旨。遂安然住山。後復聞非心非佛之說。乃云。任伊非心非佛。我只是卽心卽佛。祖印之曰。梅子熟也。世人賞歎梅之妙悟矣。而有二意。不可不辯。直契本原。一信永信。更不為繁名異相之所轉移者。是梅子熟也。如其主先入之言。死在句下。擔麻而棄金者。其為熟。是熟爛之熟。非成熟之熟也。五千退席。昔人謂之焦芽敗種者是也。

世智辯聰有失

世人重聰明。誇博洽。競辭采。然不足恃者。以其有失也。彼學窮百家。文蓋一世。有來生不識一字者。其甚如滔禪師以才藻著名。一跌而起。頓成癡獃。則不待來生。又甚化為異類。則所謂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其可恃安在。惟般若眞智。蘊之八識田中。亙古今擲撲不破。縱在迷途。有觸還悟。世俗中人不知此意。無足為怪。出家兒乃以本分事束之高閣。而殫力於外學。可勝歎哉。

好奇

聰明人多好奇。好奇者多受惑。蓋好奇之名既彰。則所謂海上燕齊迂怪之士。競以其術進。爲神託仙。可喜可愕。遂深入而酷信之。至於白首無成。臨終不驗。始悵然悔恨。亦晚矣。雖然。猶愈於沒世而終不返者

也、今日之悔恨、當來之不受、誠可知也。

無常信

諺有警世語。謂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與通信。王言吾信數矣。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益衰。信不知其幾也。然此特爲老人言耳。今更續之。一少年亦咎王。云吾目明耳聰。齒利。百體强健。王胡不以信及我。王言亦有信及君。君自不察耳。東鄰有四五十而亡者乎。西鄰有三二十而亡者乎。更有不及十歲與孩提乳哺而亡者乎。非信乎。良馬見鞭影而行。必俟錐入於膚者駑駘也。何嗟及矣。

參禪非人世中事

先德有言。參禪不是人世中說得的事。或疑裴丞相謂六道之中。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唯人道爲能耳。果如前言。禪將無地可參矣。曰。裴論良是。今此言爲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發也。又爲僧之口般若。身阿蘭而心朝市者發也。且安居五欲之場。坐證一乘之果。人世中有此大便宜事。誰不爲之。得非所謂世間那有揚州鶴乎。願毋以此言自諉。參禪定是人世中說得的事。特患無志耳。有志者事竟成。

出家一

先德有言。出家者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夫將以武功定禍亂。相以文學興太平。天下大事皆出將相之手。而曰出家非其所能。然則出家豈細故哉。今剃髮染衣。便謂出家。噫。是不過出兩片大門之家也。非出三界火宅之家也。出三界家而後名爲大丈夫也。猶未也。與三界衆生同出三界而後名爲大丈夫也。古尊宿歌云。最勝兒。出家好。出家兩字人知少。最勝兒者大丈夫也。大丈夫不易得。何怪乎知出家兩字者少也。

出家二

人初出家。雖志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爲因緣名利所染。遂復營宮室。飾衣服。置田產。畜徒衆。多積金帛。勤作家緣。與俗無異。經稱一人出家。波旬怖懼。今若此。波旬可以酌酒相慶矣。好心出家者。快須著眼看破。曾見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來。被數十箇信心男女歸依供養。遂埋沒一生。況其大者乎。古謂必須重離煩惱之家。再割塵勞之網。是出家以後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後之家難。予爲此曉夜惶悚。

得悟人正宜往生淨土

或問、某甲向修淨土、有禪者曰、但悟自佛卽已、何必外求他佛而願往生。此意何如。予謂此實最上開示、但執之亦能有悞。請以喩明。假使有人、穎悟同於顏子。而百里千里之外、有聖如夫子者倡道於其間。七十子三千賢相與周旋焉。汝聞其名、往而見之、未必不更有長處。而自恃穎悟、拒不覲謁可乎。雖然、得悟不願往生。敢保老兄未悟在。何者、天如有言、汝但未悟、若悟、則汝淨土之生、萬牛不能挽矣。深矣哉言乎。

參禪

僧有恆言曰、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疑之爲言參也。然參禪二字起於何時。或曰、經未之有也。予曰、有之。楞嚴云、當在此中、精研妙明。又曰、內外研究。又曰、研究深遠。又曰、研究精極。非參乎。自後尊宿敎人看公案起疑情、皆從此生也。而言之最爲詳明者、莫如鵝湖大義禪師。其言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曰、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曰、若還默默恣如愚、知君未解做工夫。曰、剔起眼睛豎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如是言之、不一而足。參禪人當書諸紳。雖然、若向語句中推測穿鑿、情識上卜度揣量、則又錯會所謂用功、所謂剖、所謂反覆看之意矣。則與靜坐默默者、事不同而其病同矣。不可不辯。

印宗法師

六祖旣受黃梅心印、隱於屠獵儕輩一十六年。後至印宗法師講席、出風旛語。印宗聞而延入、卽爲剃染、禮請陞座說法。人知六祖之爲龍天推出矣。未知印宗之不可及也。其自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眞金。夫印宗久談經論、已居然先輩大法師矣。而使我慢之情未忘、勝負之心尚在、安能尊賢重道、舍己從人、一至於是乎。六祖固古佛之流亞、而印宗亦六祖之儔類也。聖賢聚會、豈偶然而已哉。

親師

古人心地未通、不遠千里求師問道、旣得眞師、於是拗折拄杖、高掛鉢囊、久久親近。太上則阿難一生侍佛。嗣後歷代諸賢、其久參知識者、未易悉舉。只如慈明老人下二尊宿、一則楊岐輔佐終世、一則清素執侍一十三年、是以晨咨暮炙、浹耳洽心、終得其道、以成大器。而予出家時晚、又色力羸弱、氣不助志、先師爲度出家、便相別去、方外行脚、所到之處、或阻機會

或罹病緣。皆作住而已。遂至今日。白首無知。抱愚守拙。嗟乎。予不能於杏壇泗水濟濟多士中作將命童子。而乃於三家村裏充教讀師。可勝歎哉。

華嚴大藏一經

或問。經無與華嚴等者。何謂也。曰。昔玄奘法師譯般若六百卷成。以進御。帝云。般若如是浩瀚。何不居華嚴之先。法師謂華嚴具無量門。般若雖多。乃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也。有僧作數格供經。華嚴供於最上。一日取誦訖。納之中格。明晨經忽在上。僧大驚異。蓋經之威神所致。亦持經者之精誠所感也。且三藏聖教獨華嚴如天王。專制宇內。諸侯公卿大夫百執事。以至兆民。皆其所統馭也。夫孰與之等也。

袁母

袁居士母張氏。自幼歸依普門大士甚嚴。其嫁也。奉大士像以俱。孕居士腹中十月。無一日怠緩禮敬。故居士在孩提。卽知歸向三寶。蓋所謂胎教也。夫內人之能傾心事佛者。世亦恆有。至於將作新婦。不汲汲以服飾爲光華。而供大士於奩具。可謂迥出凡情。耳目所未聞見。昔蘇子瞻繪像南行。葛大夫設像公署。不避嫌刺。識者高之。今袁母者。豈不卓然大丈夫哉。

儒佛配合

儒佛二教聖人。其設化各有所主。固不必歧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治世。則自應如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足矣。而過於高深。則綱常倫理不成安立。出世。則自應窮高極深。方成解脫。而於家國天下不無稍疏。蓋理勢自然。無足怪者。若定謂儒卽是佛。則六經論孟諸典。璨然備具。何俟釋迦降誕。達磨西來。定謂佛卽是儒。則何不以楞嚴法華理天下。而必假羲農堯舜創制於其上。孔孟諸賢明道於其下。故二之合之。其病均也。雖然。圓機之士。二之亦得。合之亦得。兩無病焉。又不可不知也。

立禪

立禪出自般舟三昧。蓋精進之極。恐坐則易昏。非以立爲道也。而不達此意者。遂有用鐵帶束腰以助倔直。亦可笑矣。近更有砌甎作垣。緊圍其身。植立於中。如劍在匣。而復假此以爲募化之資。愚人無識。敬而事之。於是漸有效其所爲者。奉勸高明。遇如是人。卽應開導勸之出垣。毋令末法現此魔異。以增僧門之醜。

論疏

如來說經而菩薩造論後賢製疏皆所以通經義而開示眾生使得悟入厥功大矣或乃謂佛所說經本自明顯不煩註釋以諸註釋反成晦滯於是一槩撥置無論優劣無論凡聖盡以爲不足觀此其說似是而非何者不信傳而信經是亦知本但草忽鹵莽以深經作淺解則其失非細是蓋有心病二焉一者懶病二者狂病懶則憚於博究疲於精思惟圖省便不勞心力故狂則上輕古德下藐今人惟恣胷臆自用自專故新學無智靡然樂從予實憫之爲此苦口

淨土不可言無

有謂唯心淨土無復十萬億剎外更有極樂淨土此唯心之說原出經語眞實非謬但引而據之者錯會其旨夫即心即境終無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無境外之心既境全是心何須定執心而斥境撥境言心未爲達心者矣或又曰臨終所見淨土皆是自心故無淨土不思古今念佛往生者其臨終聖眾來迎與天樂異香幢旛樓閣等惟彼一人獨見可云自心而一時大眾悉皆見之有聞天樂隱隱向西而去者有異香在室多日不散者夫天樂不向他方而西向以去彼人已故此香猶在是得謂無淨土乎圓照本禪師人見其標名蓮品豈得他人之心作圓照之心乎又試問汝臨終地獄相現者非心乎曰心也其人墮地獄乎曰墮也夫既墮地獄則地獄之有明矣淨土獨無乎心現地獄者墮實有之地獄心現淨土者不生實有之淨土乎寧說有如須彌莫說無如芥子戒之戒之

隨處淨土

有謂吾非不信淨土亦非薄淨土而不往但吾所往與人異東方有佛吾東往西方有佛吾西往四維上下天堂地獄但有佛處吾則隨往非如天台永明諸求淨土者必專往西方之極樂世界也此說語甚高旨甚深義甚玄然不可以訓經云譬如弱羽止可纏枝則知翮翼既成身強氣茂方可翺翔霄漢橫飛八方耳非初發菩提心者所能也世尊示韋提希十六觀法必先之落日懸鼓以定志西方而古德有坐臥不忘西向者豈不知隨方皆有佛國耶大解脫人任意所之如其不然恪遵佛勅

陰陽

有謂萬法始於陰陽不宜陰陽前更立太極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陽而地陰也夫婦爲生人之本

夫陽而婦陰也夫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孔子語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亦孔子語也取其一棄其一何爲哉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尚置無極於太極之上況陰陽乎圭峯原人卽無極猶未足窮其原而起信眞如生滅以前名爲一心前說可謂甚淺

出胎隔陰之迷

古云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予初疑聲聞已具六通菩薩雙修定慧何緣昏昧均未能免及考之自己稽之他人昨宵之事平旦忽爾茫然況隔陰乎乍遷一房夜起不知南北況出胎乎彼諸賢聖之昏昧蓋暫昏而卽明俄昧而旋覺者也而我等凡夫則終於昏昧而不自知也捨身受身利害有如此者爲今之計直須堅凝正心毋使刹那失照而復懇苦虔誠求生淨土生淨土則昏昧不足慮矣旣放其心復撥淨土危乎哉

劉道原不信佛法

司馬溫公謂劉道原最不信浮屠法其言曰人生如在逆旅旅中所用之物去則盡棄之矣焉有賫之隨去者乎可謂見之明而決之勇矣蓋人死則神滅之論也夫旅中主人之物誠棄矣自己囊橐亦併棄而

不隨乎所謂唯有業隨身是也溫公之有取於道原者何也劉元城謂老先生於此事極通曉元城之有取於溫公者又何也

傳佛心印

天台下尊宿謂傳佛心印惟屬天台而達磨一宗置之弗取圭峯謂荷澤嗣曹溪傳佛心印惟屬荷澤而南嶽青原二宗置之弗取於是明教嵩禪師作傳法正宗自迦葉至曹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逮於南嶽青原而天台圭峯兩家之說雙泯今猶有爲天台者而絕無爲圭峯者則天台下尚繩繩而圭峯下寥寥也爲天台者曰師子過害而傳遂絕然至人過害如遊園觀寧有法隨身滅之理乎傳法正宗誠哉宗正而萬世爲楷矣

傳燈

自拈花悟旨以至舂米傳衣西域此方燈燈續照而黃梅之記曹溪曰向後佛法繇汝大行乃南嶽青原燦爲五宗大盛於唐繼美於宋逮元尚多其人而今則殘輝欲燼矣所以然者無其種故也祖師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然則旣無其種天澤何施今剃髮染衣者雖徧滿域中然皆外

爲有爲緣事。其近裏者。又不過守律飭躬誦經禮懺而已。其誰發無上菩提之心。單提此事。孜孜密密。切己而參。不捨寸陰。而必求正悟者哉。乃欲望空田之穫粟。黃露柱以生花。無是理也。

金丹

或問。玄宗有云。金丹之法。與二乘坐禪頗同。此語然歟。予曰。此紫陽語也。不曰異而曰同。不直曰同而曰頗同。言之不苟發者也。雖然。禪者不可因是而生異見也。學大乘。以二乘爲禁。故梵網呵二乘曰邪。曰惡。況同而未同者乎。或問丹可得聞乎。乃爲之喻曰。鍊

鉛汞而成丹。譬之修定慧而成道也。神凝氣結。乃成大丹。止極觀圓。不眞何待。其究雖殊。而喻可以互顯也。玄宗尚以身之精氣神爲外藥。而教人求內藥之元精元氣元神。彼從事於五金八石尋草燒茆者。亦惑矣。禪宗尚以十地見性。爲如隔羅縠。而必曰永斷無明。方名妙覺。彼止於化城。住於百尺竿頭者。猶遠之遠也。柰何圓頂方袍。號爲釋子。不思紹隆佛種。而耽耽焉頌道德講南華。不亦顛倒乎哉。

四十二章經遺教經

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此聖教東流入震旦之始也。今以其言近。僧不誦持。法師不陞座爲人講演。夫此經言不專近。有遠者。有言近而旨遠者。人自不察也。又遺教經。乃如來入滅最後之要語。喻人世所謂遺囑也。子孫昧宗祖創始之來源。是忘本也。子孫背父母臨沒之遺囑。是不孝也。爲僧者胡弗思也。愚按二經實末法救病之良藥。不可忽。不可忽。

大悟小悟

相傳大慧杲老。大悟一十八徧。小悟不計其數。愚按學道人時有覺觸。謂之有省。乍而省未大徹也。則名

小悟。容或多徧。至於大悟。則世尊夜見明星而廓然大悟。是一悟盡悟。不俟二三矣。即如諸祖。有直至如今更不疑者。有從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者。有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者。雖未至佛。亦皆大悟也。而必重重纍纍如是。則向之不疑者。當更起疑矣。向之太平者。當更變亂矣。向之無多子者。當更欠少矣。云何得稱大悟。若夫無明雖斷。猶欲斷最後窮微至細之無明。公案雖透。猶欲透最後極則誵訛之公案。則幾番大悟者容有之。但不應多之至於一十八徧也。

惘下

周氏紀言載唐一庵先生與衆友夜話。將入寢問此時還有事當料理否。衆曰無。一庵謂今天盛寒。吾輩飲酒樂甚。諸從人尚未有寢所。衆謝不及。所以然者、以此時惟欠伸思睡而已、而一庵獨體悉於衆情之所弗察。眞仁人之言、佛菩薩之慈悲也、因思出家兒今日在僧堂中。百事不干懷、十指不點水。其入寢亦念諸行人有未遑安處者乎。亦念諸行人之勞役不寧者何所爲而然乎。則以衆僧之辦道也。古人有言。道業不成爭消得。可不爲寒心哉、

菩薩

人見如來彈斥偏小。讚歎大乘。知菩薩道所當行矣、然不審其實、而徒假其名。爲害滋甚。是故未能自度先能度人者菩薩也、因是而己事不明。好爲人師。則非矣、六度齊修萬行兼備者菩薩也、因是而專務有爲全拋心地則非矣、無惡名怖乃至無大衆威德怖坦然自在者菩薩也、因是而聞過不悛。輕世傲物則非矣、卽殺爲慈。卽盜爲施。乃至卽妄言成實語。種種權宜方便不可以常情局者。菩薩也、因是而毒害劫奪欺誑。甚而破滅律儀。撥無因果。如古謂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則非矣、此則徇名失實不善學柳下惠而學步於邯鄲者也、大道無成。業果先就。愼之愼之、

願力

呂文正公每晨興禮佛。祝云不信三寶者願弗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後呂氏所出若公著。若好問。若用中。皆貴顯而奉佛。夫文正亦祇是人世之善願、而竟酬所期。至累世不絕。況求生淨土。爲出世間之大願乎。文正之願。取必於子孫者得否未可知。況求生淨土。取必於自己者乎。故知淨土不成。良以其精誠之未至耳。昔有貴室供養一僧。問僧云。師

百年後肯來某家否。僧一笑。遂爲其子。近世總戎范君亦其父所供僧也、二事正類。夫一時之笑諾卽孕質於豪門。豈得積久之精誠不託胎於蓮品。因果必然無容擬議矣、

不起念一

李文靖公庭前藥欄壞。如不聞見。左右請葺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仰山住院。土地神欲一參覲而久不可得。一日師偶入香積。行人有翻壞食器者。師不覺起念云。信施可惜。土地神遂得展禮。則師於平日。蓋一念不起者矣。故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

又曰離念相者等虛空界。而我輩從朝至暮浮思亂想。層見疊興。不知其幾千萬億。欲超生死證涅槃。其可得哉。

不起念二

昔有道者。結庵於溪側。夜聞窗外云。明日有戴鐵帽子者當替代我。道者知鬼也。明日將暮。大雨。溪水驟漲。一男子頂釜冒雨欲渡。道者急止之。至夜。窗外復云。三年俟候得一人。又為這先生所救。必有以報之。道者端坐室中。鬼遶室周徧覓之不得。悵怏而去。良繇一念不起故也。蓋人之所覓者形。而鬼神之所覓者心也。心空而形與之俱空矣。孰曰黃冠無人哉。吾輩當取以自勗。

九品往生

士人有薄淨土而不修者。曰。譬如吾輩當以科名入仕。柰何作歲貢授官耶。一士人云。此喻大謬。蓮臺自分九品。公何不取其最上。而甘作下品乎。今進士科三百。亦可分上中下而九品之也。公何不取彼魁元。而甘作榜尾乎。上品上生。卽蓮科之榜首也。故頌之者曰。三心圓發。諦理深明。金臺隨往。卽證無生。其在宗門。則大徹大悟。而所謂心空及第歸者此也。向士人憮然曰。吾疑於是冰泮。

千僧無一衲子

龍興靖公受知於雪峯大師。峯記靖云。汝他日住持。座下千僧無一衲子。後靖應錢王之請住持龍興。果眾千餘。皆三藏誦習之徒而已。一如峯記。昔馬大師得人之多。其成大器者至八十八人。靖去馬師年不甚遠。而衲子之難得。乃千中罕見其一。況今時乎。人間無十善。則天類衰。僧中無衲子。則佛種斷。近且不知衲子之謂何也。法道伶仃。如綫欲絕。悲夫。

惜寸陰

古謂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而佛言人命在於呼吸。夫分陰之中。有多呼吸。則我輩何止當惜分陰。一剎那一彈指之陰。皆不可不惜也。昔伊庵權禪師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何如。其勵精若此。予見晨朝日出。則憶伊庵此語曰。今又換一日矣。昨日已成空過。未知今日工夫何如。然予但歎息。未嘗流涕。以是知為道之心不及古人遠甚。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萬年寺

萬年寺當天台萬山之中。殿前古樹十餘。一字橫亙。

行列整而枝葉茂、鬱然爲山門美觀、有刻石記之者曰。此上仙所植也。有伐之者、其人立死。或云爲此記者其愚乎哉。他時後日。能保有力者不負之而趨乎。則奚以記爲。予以爲不然。夫興之必有廢也。古人非不知也。法不得不如是立也。後人信斯記而戢其邪心、與不信而造業、自屬彼人。立法者無心焉。任之而已矣。破和合僧者墮無間、佛記也。佛未入滅、而調達誘祇園之僧若干以去。佛不能制調達之負而趨、然則佛愚乎哉。

富貴畱戀人

僧之高行者。平日自分不以富貴染心。然能持之見生。未必不失之他世。一友人以文章魁海內、直史館、聲名藉甚。偶遊天目。謂予言。此山中石室有僧坐逝、其故身猶存。予欲禮覲。輒心怖不敢。予問故。答曰。昔有人禮石室僧者、纔拜下、卽仆地隕絕、而龕內僧方欠伸從定起。予慮或然、是以不敢。因與予相視大笑。此公弘才碩德、智鑑精明。又雅意佛乘。尙愛著其一時富貴、守在夢之身、惟恐其醒。他又何言乎。田舍翁五畝之宅。寒令史抱關擊柝之官。窮和尙三二十家信心供養之檀越。已眷眷不能捨。死猶攜之識田、況

復掇巍科。居要地占斷世間榮耀者。亦奚怪其愛著也。富貴之畱戀人。雖賢智者未免。吁可畏哉。

鵝道人

山中老媼呼鵝曰鵝道人。問之。則曰。鴨之入田也。螟蟊蚓等吞噉無子遺。故鴨所遊行號大軍過。雞之在地也。蜈蚣之毒、蛩蟋蟀之跳梁。無能逃其喙者。而鵝惟噬生草與穅粃耳。齋食不腥。是名道人。予聞而汪然大戚焉。夫雞鴨戕物。人戕雞鴨。報施似適其平。曷爲乎烹鵝而食其肉也。鵝受道人之稱。人甘猛虎之行。吁乎傷哉。雖然。鵝不食腥。類騶虞之不殺。非師友訓之。其性然也。性也者。循習之使也。故學道人不可不慎其習。

生日

世人生日。設宴會張音樂繪圖畫競辭賦。以之爲樂。唐文皇獨不爲。可謂超越常情矣。或曰是日也不爲樂而誦經禮懺。修諸福事。則何如。曰。誠善矣。欲報父母劬勞生育之恩。及滅已躬平生所作之業。於此宜盡心焉。然末也。非本也。先德有言。父母未生前誰是汝本來面目。是日也。有能不爲樂而正念觀察未生前之面目者乎。若於此廓爾洞明。則不但報此身之

父母而累劫之親恩無不報、不但滅見生之業、而多生之夙障罔弗滅矣、能人世之樂、得涅槃之樂、孝矣哉若人乎。偉矣哉若人乎。

因病食肉

有受佛戒斷肉食、而忽罹病緣、爲親友所强勸。已而遇俗醫又慫慂之。至有久茹齋者、一旦破毀不思肉之力僅能肥身不能延命。智者已必不爲、又況膏粱子弟、或癯瘠如餓人、而藜藿田夫、或充腴若富賈、則肥身且未保、如命何。茶食而病、教以食肉。肉食而病復令何食。在病者以理自持而已。若其位處卑幼、上有尊人勢分所臨、不可違逆者、食三淨肉可也。殺生而食不可也。

人患各執所見

析理不得不嚴爲辯別。入道不得不務有專門。然而執己爲是、槩他爲非、又不可也。此在昔已然、於今尤甚。執一家者、則天台而外無一人可其意、而執簡便者、又復詆天台爲支離穿鑿、非佛本旨。執理性者、則呵念佛爲著相、而執淨業者、又復但見不念佛人便目之曰外道。乃至執方山者、病清涼分裂全經。執持呪者、疑顯教出後人口。如斯之類、種種未易悉數。矛盾水火、互相角立。堅壁固守、牢不可轉。吾深慨焉、奉勸諸仁者、曷若各捨其執、各虛其心。且自研窮至理、以悟爲則。大悟之後、徐而議之、未晚也。

姚少師一

佛未出世、人皆以天爲師。佛既出世、始知奉佛。故佛號人天師。獨王於三界、而無倫者也。姚少師作佛法不可滅論、謂儒道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之爲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此雖闡禪語、非少師不能闡也。又少師位極三公、衣僅一衲、不改僧相、以終其身。豈常情所易窺測乎。特不似佛圖澄示現神通、然圖澄當亂世、乃假通以顯化。少師値眞主、無俟於通、安知非能之而不爲也。又幽居詩曰、春燕雛成辭舊壘、午雞嘐罷啄陰階、可謂當代之留侯矣。世未有知其深者、因發之。

姚少師二

或謂少師佐命、殺業甚多、奚取焉。然所取於少師者有三。一以其貴極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隱、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讚歎佛乘、而具正知見。殺業非所論也。雖然、少師曾於靖難中啓奏方孝儒賢者、愼勿加害。卽此一言、功過可相準矣、吾是以取之。

竹窗二筆

菩薩戒弟子劉慧閏率子性澤施貲敬刊伏願正法昌明三根普被消除業障直證菩提

光緒二十四年夏五月金陵刻經處識

竹窗三筆序

古有容齋隨筆予效之竹窗之下時有所感筆焉時有所見筆焉從初至再成二帙矣玆度八旬頗知七十九年之非而自覺其心之未悄然也奈何久仆樂生之堂無能勤趙老之屐於是一榻而走千山寸晷而遊神於百世所感所見積之歲月忽復成帙雖東語西話賓叩主酬種種不一要歸於整飭行門平治心地而已餘如世諦中事無關於法化無補於修進者則不暇及焉噫吾耄矣胡不囊括瓶守而喋喋乃爾噫吾耄矣斜陽賸月能幾何時此而不言更待何日苟有利於民物他何恤焉因以付管城子

萬歷乙卯春日後學雲棲袾宏謹識

竹窗三筆目錄

殺生人世大惡
晝夜彌陀十萬聲
已事辦方可爲人
自他二利
殺生非人所爲
祀天牛
伏羲氏網罟
浴水
僧宜節儉
僧拜父母
年少閉關
八旬行腳
講宗
敎人參禪
難論
華嚴論疏
評議先賢
遊名山不願西方

非理募化
妄拈古德機緣一二
直言
心迹
僧務外學
僧務雜術一二
周柳翁
沸湯施食
肉刑
心意識
制心
禪宗淨土遲速
六祖壇經
居山
佛性
僧畜僮僕
文文山
出家四料簡
時光不可空過一二
蔬食上賓
李卓吾一二
中庸性道敎義
趙清獻
經債
淨土壽終
龍舒往生
直受菩薩戒
刑戒
不願西方一二
平侍者
四果
遺敎經
四十二章經一二
五條衣
禪門口訣一二
念佛不見悟人
爲僧宜孝父母
雷霆
眞友
學貴專精

傳燈
劉公眞菩薩人
續原敎論
三賢女
施食師
講法師
一蹉百蹉
禁屠
畜魚鶴
今日方開
入胎
護法
儒者闢佛
居士搭衣
宿命
龍眼
燒煉
南嶽誓願文
天台傳佛心印
水陸儀文

師友
朝海
蔑視西方
頌古拈古 一二
續入藏諸賢著述
南嶽天台自言
道譏釋 一二
出家利益
世俗許願
出世間大孝
僞造父母恩重經
修行不在出家
不朽計
人不宜食衆生肉
三難淨土
念荳佛
眞誥
現報 一二
念佛惟務一心
修福

勘試
六羣僧
簡藏鍊磨
世夢
性相
大鑑大通 一二
齋僧錢作僧堂
楞嚴圓通
天說 一二三
趙定宇作閻王
弟子爲師服
百丈淸規
剛讖報
天說餘

竹窗三筆

明雲棲寺沙門袾宏著

殺生人世大惡

或問人所造惡何者最大應之者曰劫盜也忤逆也或教唆也予曰是則然更有大焉大莫大於殺生也或曰宰殺充庖日用常事何得名惡而況最大噫劫盜雖惡意在得財苟歡喜而與之未必戕人之命而殺生則剖腹剜心肝腦鼎鑊矣忤逆者或棄不奉養慢不恭敬未必爲阿闍楊廣之舉況闍廣所害一世父母而經言有生之屬或多夙世父母殺生者自少至

老所殺無算則害及多生父母矣教唆者惡積名彰多遭察訪漏網者稀彼殺生者誰得而詰之則搆訟之害有分限而殺生之害無終盡也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間之大惡曰殺生

晝夜彌陀十萬聲

世傳永明大師晝夜念彌陀十萬予嘗試之自今初日分至明初日分足十二時百刻正得十萬而所念止是四字名號若六字則不及滿數矣飲食抽解皆無間斷少間則不及滿數矣睡眠語言皆悉斷絕少縱則不及滿數矣而忙急追促如趕路人無暇細心

切念、細念則不及滿數矣、故知十萬云者、大槩極言須臾不離之意、而不必定限十萬之數也、吾恐信心念佛者或執之成病、因舉吾所自試者以告、或曰此大師禪定中事也、則非吾所知矣、

己事辦方可爲人

古人大徹大悟參學事畢。且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不惜口頭生醭、龍天推出方乃爲人。故辭法席者、願生生居學地而自鍛鍊。予出家時、篤奉此語佩之胸襟、後以病入山、久久不覺漸成叢林。然至今不敢目所居爲方丈、不敢開大口妄論宗乘。蓋與眾同修非

領眾行道也、忝一日之長。互相激勸而已、諸仁者以友道待我而責善焉幸甚、

自他二利

古云未能自利先能利人者菩薩發心、斯言甘露也、不善用之則翻成毒藥、試反己而思之、我是菩薩否。況云發心非實已能也、獨不聞自覺已圓復行覺他者如來應世乎、或謂必待已圓而後利他則利他終無時矣、然自疾不能救而能救他人、無有是處、是故當發菩薩廣大之心、而復確守如來眞切之訓、不然以盲引盲。欲自附於菩薩、而人己雙失、謂之何哉、

殺生非人所爲

虎豹之食羣獸也、鷹鸇之食羣鳥也、鱧獺鶖鷺之食魚蝦等諸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具人之形、稟人之性。乃殺諸眾生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鸇鱧獺鶖鷺也。雖然、虎之害不及空飛、鱧之害不及陸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於林麓田野者。鈎弋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於物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尚得爲人乎。既名爲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

祀天牛

燔牛祀天。世傳事始於上古、而歷代因之。雖以梁武帝之奉佛。然麪爲犧牲、獨行於太廟、而不行於南郊。史稱正月上辛。以特牛祀於天皇大帝。夫祀天配以祖。則牛亦在焉。安所稱爲用麪。予不知其說也、昔沛公以太牢祀孔子。予嘗謂一太牢何足以報聖師之恩。則其不足以報上帝之恩亦明矣。而自古及今。爲有國之大典、孰從而止之。悲矣哉牛乎。何其業之深且長也、一至是乎。

伏羲氏網罟

桃亭王先生謂網罟制於伏羲、蓋因獸之傷稼、設爲

網罟者禦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皆有田字。隱隱在中。槐亭此說。發千古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世道矣。或曰炎帝始爲稼穡。故號神農氏。伏羲時未有稼。而網罟將奚爲。予乃用前意而廣之曰。古雖未稼。或食草木之實。猶稼也。況人畜以强弱相勝。設爲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之流弊也。非聖人意也。

浴水

京畿老辨融師嘗言。沐浴水澄之。可以漬米炊飯。或曰戲言也。或曰有激之言也。予以爲不然。蓋實語耳。

予昔附糧舶至丹陽。連艘十餘里。首尾相踵。而河狹水淺。浣衣者恆於斯。濯足者恆於斯。大小便利者恆於斯。穢且甚矣。然用之以煎煑炊爨者。亦恆於斯。非大富貴人。罕有登崖覓井汲泉者。河水浴水。奚別焉。耿恭被圍。絕水。絞馬糞汁而飲之。而口外有炒米店四十里。候天雨爲飲。穿井數十丈不得水。嗟乎。餓鬼之鄉。積劫不聞水名。爲僧者今處淸溪流泉之所。茶湯潔浣。事事如意。更復一月八浴。猶以爲少。一月十五浴。猶以爲少。何不知慚愧乃至於是。

僧宜節儉

張子韶自做秀才時。至狀元及第。位登樞要。而麤衣菲食。無玩好器物。其筆亦用退禿者。胡克仁居官茹蔬。終身眠一紙帳。彼乃現宰官身。行比丘行。況身是比丘者乎。佛制頭陀比丘。行乞爲食。糞掃爲衣。塚間樹下爲宿。今處於衆中。檀越送供。衣足矣。食足矣。安居於蘭若矣。更求佳麗可乎。一鉢四綴。一緉鞵三十年。古德之高風未墜也。吾爲是慚愧自責。而併以告夫同侶。

僧拜父母

佛制出家比丘不拜父母。而王法有僧道拜父母之

律。或問依佛制則王法有違。遵王法則佛制不順。當如之何。予謂此無難。可以並行而不悖者也。爲比丘者遇父母必拜。曰此吾親也。猶佛也。爲父母者當其拜。或引避。或答禮。曰此佛之弟子也。非吾子也。寧不兩盡其道乎。

年少閉關

閉關之說古未有也。後世乃有之。所以養道。非所以造道也。且夫已發菩提大心者。猶倘航海梯山。冒風霜於百郡。不契隨他一語者。方且挑包頂笠。蹋雲水於千山。八旬行腳。老更驅馳。九上三登。不厭勤苦。爾

何人斯安坐一室。人來參我。我弗求人耶。昔高峯坐死關於張公洞。依巖架屋。懸處虛空。如鳥在巢。人罕覯之者。然大悟以後事耳。如其圖安逸而緘封自便。則斷乎不可。

八旬行腳

古有頌云。趙州八十猶行腳。祇爲心頭未悄然。及至歸家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今人不思其前二句。而執其末句。謂道在目前。行腳徒勞耳。而引不越嶺不出關者爲證。噫。幸自反觀。已歸家否。無一事否。有如尚滯半途。悤悤多事。則何但八旬。直饒百歲千歲乃至萬歲。正好多買草鞋。徧歷天涯。未許駐足在。

講宗

宗門之壞。講宗者壞之也。或問講以明宗。曷言乎壞之也。予曰。經律論有義路。不講則不明。宗門無義路。講之則反晦。將使其參而自得之耳。故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又曰我若與汝說破。汝向後罵我在。今講者翻成套子話矣。西來意不明。正坐此耳。

教人參禪

參禪人之悞。教參禪者悞之也。或問教人參禪。是欲起直指之道於殘燈將燼之日。曷言乎悞之也。予曰。

道雖人人本具。而亦人人所難。苟非利根上智。卒莫登岸。奈何槩以施之。譬如募士者。得孱孱懦怯。僅可執旗司鼓。而授之以朱亥之鎚。雲長之刀。典韋之戟。其不振掉而顛蹶者幾希矣。安望其有斬將擒酋攻城破壘之功乎。其或自亦纔離上大人丘乙己。而教人以制科文字。亦舛矣。或問於予何如。答曰。老僧正讀上大人未熟在。

肇論

空印駁肇公物不遷論。予昔爲之解。今復思之。空印胡繇而爲此駁。其繇有二。一者不察來意。二者太執常法。不察來意者。若人問物何故不遷。則應答云。以性空故。今彼以昔物不至今爲物遷。而漫然折以性空。性空雖是聖語。然施於此則儱統之談。非對機破的之論也。得無似作文者。辭句雖佳。而不切於本題者乎。太執常法者。僧問大珠。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此常法也。又問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在常法。必答以隨妄而行是生死業矣。今乃卽以求大涅槃爲生死業。與肇公卽以物不至今爲不遷意正同也。故無以駁爲也。又空印謂圭峯不當以達磨直指之禪爲六度之一。圭峯何處有

此語其所著禪源詮云。達磨未到諸家所解皆是四禪八定之禪。南嶽天台所立教義雖極圓妙。然其趨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唯達磨所傳頓同佛體迥與諸門。其說如此明顯。而曰以直指禪爲六度禪則吾所未諳也。雖然空印駁肇公之論不遷。呵圭峯之議初祖則誠過矣。至其謂圭峯不當以荷澤爲獨紹曹溪天台門下所論或多不出於大師之口。此二說者確論也。

華嚴論疏

或問肇論已聞命矣。又一居士力詆清涼者何如。予謂彼居士惟崇棗柏之論。其詆清涼者。言不當以信解行證分裂全經大失經旨。不思經開信住行向地等其分裂也抑又甚矣。然則佛亦非歟。夫行布圓融。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必去行布則圓融何物。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則先後同歸首尾一貫無縫無罅何處覓其分裂也。況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發明大意莫尚乎論。委曲發明窮深極微疏鈔之功不可思議。二大士者皆羽翼華嚴之賢聖。不可得而軒輊者也。予嘗有朁達居士。居士不答。未知其允否。因記之。

評議先賢

予既敘肇論雜華二事。或曰先賢不可評議乎。予曰非然也。今人未必不如古人。昔有是言矣。然吾嘗思之三百篇多出於郊野閭閻之歌咏。而後人以才華鳴世者不能及。六羣比丘聖衆所不齒。而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則古人何可輕也。空印之評其太過者。止在物不遷及圭峯論達磨兩處耳。非譏貶清涼者比也。吾見有叱辱溫陵者。罵詈長水者。崇尚天台則盡毀諸家無一可其意者。勘妙喜爲未悟者。藐中峯爲文字知識者。又其甚有謂六祖不及永嘉。而遭其挫折一上者。是安可以不辨也。嗟乎古人往矣。今人猶存。吾何苦爲過去者爭閒氣。而取見存者之不悅乎。顧理有當言。不容終嘿者。餘非所恤也。

遊名山不願西方

遊五臺者曰文殊在。遊峨嵋者曰普賢在。遊普陀者曰觀世音在。獨不曰西方極樂世界有彌陀在乎。又不曰三大士者徒仰嘉名。阿彌陀佛見在說法。親炙休光之爲愈乎。又不曰跋涉三山。累年月而後到。信心念佛。一彈指而往生乎。大可歎也。

非理募化

雲棲僧約。非理募化者出院。一僧曰此不足禁之

則缺衆生福田。非理募化。雖其人自負過愆、而衆生獲破慳捨財之益、世僧假佛爲名以營生、佛何曾爲此輩出一禁約乎。予曰。予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非理募化者。瞞因昧果。施者知之。因而退心後遂不施。安在其能破慳也、佛世有諸弟子自遠遊歸、所過聚落。望而閉戶、問故、則畏僧之募化也、因以白佛、佛乃種種呵責、何言其不禁約也。慎之哉。

妄拈古德機緣一

雲棲僧約。妄拈古德機緣者出院。一僧云。此不必禁、禁之則斷般若緣、彼謗法華者、地獄罪畢。還以謗故

植緣法華。況妄拈者非謗乎。予曰。予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謗法華者出地獄而植善緣。孰若信敬法華者。不入地獄而即植善緣乎。又謂妄拈非謗。而不思無知臆談。皆名謗大般若。是故漫述師言者。被點僧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彼尊師也。非謗也。錯答一轉語者。墮野狐身。彼錯也。非謗也。何二人皆成罪戾。古人一問一答。皆從眞實了悟中來。今人馳騁口頭三昧。明眼人前。似藥汞之入紅爐。妖邪之遇白澤耳。若不禁止。東竪一拳。西下一喝。此作一假。彼說一頌。如風如狂。如戲如謔。虛頭熾而實踐亡。子以爲宗門復興。吾以爲佛法大壞也。

妄拈古德機緣二

僧不悅曰。審如是。古德機緣更不可開口一評量乎。曰。止禁妄拈。未嘗言不可拈也。二僧同起捲簾。古德云一得一失。予試評量得失誰在。僧無語。予曰。昔人有言。十同被師家問。九同答不得。未爲害。但忌無知妄談。則終無升進耳。慎之哉。

直言

前僧欲除募化妄拈二禁。予不允。僧去。又一僧云。雲棲半月直言。逐日直言。適起爭端耳。除直言乃所以

爲直言也。予謂汝非僧乎。僧宜從佛。而佛制九旬結夏。夏滿之日。名僧自恣日。佛歡喜日。任僧舉過。更無隱諱。故名自恣。雲棲半月直言據此也。佛喜而予獨不喜可乎。律載僧有過。傍僧白佛。佛召本僧。種種呵責。因制爲律。雲棲逐日直言據此也。佛容其舉過而予獨不容可乎。且世法猶云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有諍友。故曰興王賞直諫之臣。聖主立誹謗之木。夫子以知過爲幸。仲由以聞過爲喜。況爲僧修出世法。可不須友以成其德乎。予惡直言。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拒諫飾非。損德敗業。非小失也。慎之哉。

心迹

包孝肅公終日正色。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秦會之亦罕有笑容。一破顏於溪水淵來之對、外貌雖同、而中則天壤矣、神鼎諲禪師門庭高峻。衲子非久參上士。無敢登其門、後之禪和亦有然者。臨濟德山動輒棒喝如風如雷、後之禪和亦有然者。黃龍妙喜陞座則訶罵諸方、後之禪和亦有然者。其同異何如哉。

僧務外學

儒者之學。以六經論孟等書爲準的。而老莊乃至佛經禁置不學者。業有專攻。其正理也。不足怪也。爲僧

亦然。乃不讀佛經而讀儒書。讀儒書猶未爲不可。又至於讀莊老。稍明敏者。又從而註釋之。又從而學詩學文學字學尺牘。種種皆法門之衰相也。邪可挽矣

僧務雜術一

僧又有作地理師者。作卜筮師者。作風鑑師者。作醫藥師者。作女科醫藥師者。作符水爐火燒煉師者。末法之弊極矣。或曰。百丈大師令司馬頭陀擇地可作五百僧道場者。而得溈山。是地理家事。既而令擇溈山主人。得大祐禪師。是風鑑家事。則何如。噫。此古聖賢爲傳法利生之大機緣。非世人所測識者。而百丈司馬是何等人品。今之術士可以藉口也與哉。

僧務雜術二

或曰。雜術固非僧務。醫以全生。宜若無礙焉。予謂雜術亂心。則槩所當捨。如其救濟爲懷。則亦萬行之一端。而術儻不精。雖曰全生。反以傷生。則大爲不可。近有僧行灸法者。其法和藥作餅。置艾炷於其上而然之。云治萬病。此不知出自何書。傳自何人。夫切肌而察穴。循穴而入內。灼艾之常法也。隔餅而灸。有痛苦而無功能者也。而師行焉。弟子紹焉。不自知其業之深且重也。

周柳翁

周柳翁謂予曰。今日釋門。須是斫三人頭懸之藁街。而後佛法始振矣。時某官在坐。問三人爲誰。答曰。其一某其二某。問其三。直答曰。老兄是也。某官蓋此翁平日所素厚者。問故。則曰。公託名阿練若。而心在含元殿故也。某官不之瞋。作而曰。至言也。此翁以剛直不容於時。至於僧事。亦正氣凜凜若此。可畏也。可敬也。今僧實居阿練若。而有發願願來生作御史者。可愧死矣。

沸湯施食

有自稱西域沙門、作燄口施食法師者、其灑淨也不用水。燃沸湯于瓶、以手擎而灑之、著人而不熱。人異之。請施食者絡繹。予以爲此甚不足貴也、世之號端公太保者、尙能以紅鐵鍊纏束其肢體。利鋒刃刺入于咽喉。況此沸湯特其小小者耳。夫佛制施食。本爲餓鬼飲食至口即成火炭。故作甘露水眞言等以滅其熱惱使得淸涼。奈何其用沸湯也。此何佛所說何經所載、或世誣民、莫斯爲甚矣、或謂其能化沸湯爲冷泉。故不必用水。審如是、則亦能化臭腐以爲沈檀而不必用香矣。化黑暗以爲光明而不必用燈矣。化瓦礫以爲棗栗而不必用果矣。化草芥以爲牡丹芍藥而不必用花矣。化泥土以爲稻麥黍稷而不必用斛食矣。今何爲香花燈果斛食一一如常法具辦。而獨于灑淨一事則用沸湯乎。明理者辨之。

肉刑

肉刑起於何時。其果聖人之意乎哉、或曰尙書言之矣、然言之而未詳也、抑後世欲威民者爲之也。夫炮烙罪人、商紂之所以危身也、鑿人目剝人面皮、吳皓之所以覆國也、復有沸油鹽于鼎俎置人于中而烹之者、齊楚等君所以終至于滅亡也、而謂聖人爲之乎、或又曰其人天且劓、周易亦言之矣、然易經也非律也、卜筮之書也非刑書也、所以前民用非所以罰民罪也、天且劓象也、非眞也。且肉刑至漢文帝而始除、萬世而下、其以文帝爲非乎、以文帝爲賢乎。如以爲賢、則肉刑之非可知矣、雖然、帝則誠賢矣、而有遺恨焉、宮刑之未除也、噫乎痛哉、難言也、業報之循環不可息也。何時得見龍華之世也。

心意識

講者數輩爭論心意識不決、予乃爲稽諸古。文殊問經云、心者聚義、意者憶義、識者現知義、俱舍論云、集起名心、籌量名意、了別名識、密嚴經云、藏是心、執我名意、取諸境界爲識、如是等說、皆小異而大同者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繇茲心意識、是故教乘中須一一究審、不可混淆。宗門直指心源。則一念不生全體現。又何必瑣瑣分別爭論爲也。

制心

或問心念紛飛當作何方便。予曰。佛言心者。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或曰得無類告子之强制其心而不動乎、是不然。告子之不動心、念起即遏遏捺令靜。今之制心。是制使歸於一處不雜用心。則彼是灰心不起。

此是用心不二。彼是豁達空。此是思惟修。兩不同途。未可並論。一處功成、則隨其所習百千三昧。靡不具足。故曰無事不辦、彼之强制。只辦得一味頑定。何能有此功德、雖然、此猶是學人初做工夫方便非爲究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安所云制。又安求所謂處也、或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全是空寂境界。卻正同於告子之不動心矣。曰。告子遏捺其心。使之不動。曹溪無心可動。不須遏捺、烏得同。

禪宗淨土遲速

一僧專修念佛法門。一僧以禪自負。謂念佛者曰。汝念佛必待生西方已見阿彌陀佛。然後得悟。我參禪者見生便得悟去、遲速較然矣。汝罷念而參可也、僧莫能決。舉以問予。予曰、根有利鈍。力有勤惰、存乎其人、則彼此互爲遲速。未可是此而非彼也。喻如二人同趨寶所。一人乘馬。一人乘船。同日起程。而到之遲速未可定也、則利鈍勤惰之說也、參禪念佛亦復如是、語其遲、念佛人有累劫蓮花始開、參禪人亦有多生勤苦不能見性者矣。語其速。參禪人有當下了悟。不歷僧祇獲法身。念佛人亦有見生打徹、臨終上上品生者矣、古云、如人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强分

難易。

六祖壇經

六祖示不識字、一生靡事筆硏。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辯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衆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淨土者。謬之甚者也。

居山

古云。大隱居塵。小隱居山。遂有甘心汨沒於塵俗者。不知居塵者混俗和光。鬧中得靜。行道之士則然。非初心所宜也。或曰永嘉謂未得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必忘其道。是不許居山也。此各有說。予讚居山爲汨沒於塵俗者誡也、而永嘉所言自是正理。出家兒大事未明。千里萬里尋師訪道、親近知識。朝參暮請。豈得蒙昧無知作守山鬼乎、故知行脚在前。居山在後可也。則亦不悖乎永嘉之言也。

佛性

經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孟子之闢告子也。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有執經言而

非孟子。予以爲不然。皆有佛性者。出世盡理之言。人畜不同者。世間見在之論。兩不相礙。是故極本窮源。則蜾蠃螟蛉。直下與三世諸佛平等不二。據今見在。則人通萬變。畜惟一知。何容並視。豈惟人與畜殊。彼犬以司夜。有嚮則吠。若夫牛。即發扃鑽穴。踰牆斬關。且安然如不聞見矣。犬牛之性。果不齊也。而況於人乎。萬材同一木也。而梧檟枳棘自殊。百川同一水也。而江湖溝渠各別。同而未嘗不異。異而未嘗不同者也。如執而不通。則世尊成正覺時。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今日何以尚有眾生。

僧畜僮僕

僧有畜僮僕供使令者。夫出家人有弟子。可服役。奚以僮僕爲。或曰。弟子爲求道而來。非執役人也。噫。夫子之適國也。一則曰冉有僕。一則曰樊遲御。淵明之赴友人召也。一門生二子舁其籃輿。後世圖而繪之以爲高致。今出家爲僧。乃寵愛其弟子如富貴家兒。而別以錢買僮僕供爨負薪張傘執刺。末法之弊一至是乎。

文文山

文山六歌。有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之句。是信有三世矣。特不知宿業因緣之至也。則聚爲一家。宿業因緣之畢也。則散爲歧路。如鳥宿林。天明而爲東西南北鳥矣。安保其如故也。文山節義才學。表表百世。而此言乃似七月七日長生殿語。則未嘗留心內典之故也。惜哉。

出家四料簡

有在家出家者。有出家在家者。有在家在家者。有出家出家者。處於族舍。具有父母妻子。而心恆在道。不染世塵者。在家出家者也。處於伽藍。無父母妻子之累。而營營名利。無異俗人者。出家在家者也。處於俗舍。終身纏縛。無一念解脫者。在家在家者也。處於伽藍。終身精進。無一念退惰者。出家出家者也。故古人有身心出家四句。意正如此。雖然。出家出家者。上士也。無論矣。與其爲出家在家者。寧爲在家在家者何以故。袈裟下失人身。下之又下者也。

時光不可空過一

世人耽著處。不捨晝夜。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耽賞翫也。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耽麴糵也。野客吟殘半夜燈。耽詩賦也。長夏惟消一局棊。耽博奕也。古有明訓曰。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當勤精

進、如救頭然、今出家兒。耽麯蘖者固少、而前後三事或未免焉。將好光陰驀然空過、豈不大可惜哉。

時光不可空過二

先德示衆云。汝等出家、未曾立脚得定、忽已過三四十年矣、我等聞此眞懇痛切之語。所當心戰而毛竪者。乃有都將青春壯色、勤勤作有爲事業。或奔南走北、言我參禮名山、或裝塑修造、曰我興崇三寶。或聚衆起會、曰我助揚法化、此雖名色亦皆好事。非上所云賞翫麯蘖等比、而其爲空過一也、一朝猛省前非。忽已龍鍾衰朽、悔無及矣、故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嗚呼。更有終身安然而不傷悲者。

蔬食上賓

一貴人齒高而爵尊、有上賓至、留飯。賓意其盛饌也、則糲飯及菜羹一器而已。無兼味、賓大歎服、今富家待客。烹炮煎炙羽毛鱗介等種種衆生、大非也、或難曰、易言大烹以養聖賢者何也、噫、獨不聞二簋可用饗、亦易之明示乎、而僧家雖不宰殺、素饌多品亦非所宜也。或又難盂蘭盆盡世甘美以供賢聖僧者何也、噫、獨不聞貧母以殘汁奉辟支而感生天之福亦內典之明示乎。在心不在物故也、

李卓吾一

或問李卓吾棄榮削髮、著述傳海內。子以爲何如人、答曰。卓吾超逸之才、豪雄之氣、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氣、而不以聖言爲量、常道爲憑、鎭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則必好爲驚世矯俗之論以自媮快、試舉一二、卓吾以世界人物俱肇始於陰陽、而以太極生陰陽爲妄語、蓋據易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以天陰地陽男陰女陽爲最初之元本、更無先之者、不思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同出夫子傳易之言、而一爲至論一爲妄語何也、乃至以秦皇之暴虐爲第一君以馮道之失節爲大豪傑、以荆軻聶政之殺身爲最得死所、而古稱賢人君子者往往反摘其瑕纇、甚而排場戲劇之說、亦復以琵琶荆釵守義持節爲勉强、而西廂拜月爲順天性之常。噫、大學言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必逮夫身。卓吾之謂也。惜哉、

李卓吾二

或曰子以成敗論人物乎。曰非然也。夫子記子路不得其死、非不賢子路也、非不愛子路也。行行兼人、有取死之道也、卓吾負子路之勇、又不持齋素而事宰

殺。不處山林而遊朝市。不潛心內典而著述外書。卽正首丘吾必以爲倖而免也。雖然其所立遺約。訓誨徒衆者。皆教以苦行清修。深居而簡出。爲僧者當法也。蘇子瞻譏評范增。而許以人傑。予於卓吾亦云。

中庸性道教義

妙喜以中庸性道教。配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體貼和合。可謂巧妙。細究之。則一時比擬之權辭。非萬世不易之定論也。作實法會則不可。何也。彼以仁義禮智言性。豈不清淨。然非法身纖塵不立之清淨也。彼以事物當然之理言道。豈不圓滿。然非報

身富有萬德之圓滿也。彼以創制立法化民成俗爲教。豈無千百億妙用。然一身之妙用。非分身千百億之妙用也。大同而小異。不可以不察也。或曰仁義禮智。孟子之言也。中庸止言天命而已。予謂至誠能盡其性。而繼之以寬裕溫柔十六字。非仁義禮智而何。故曰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也。不可不察也。

趙清獻

公嘗自言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則不爲也。吾以爲如是之人乃可學道。後得法於蔣山泉禪師。有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之句。以

如是精誠之心地。而參扣自心。其得悟非偶然也。若夫身雖歸佛。心不合天。止是遊戲法門而已。

經債

烏鎮利濟寺。有僧師徒二人。俱稱謹厚。託以經懺者日益衆。因致饒裕。而恪嗇。不自享用。亦不布施。後得疾。族人迎歸調治。俄而謝世。平生積貯盡爲族有。十年後。現夢於所親曰。經懺未完者。陰府考較甚急。苦不可言。人世所傳閃電光中認字。請還信不誣也。筆之以誡夫應緣者。

淨土壽終

或問第二願云。國中天人壽終。更無生三惡道者。則有生有死。特不墮落耳。何謂生彼國者皆無量壽。曰後不云乎。國中天人壽皆無量。除其本願願出度生者。十疑論亦曰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來此世救苦衆生。則悲願行化。非此土死生比也。

龍舒往生

或問居士臨終立化。其往生之祥昭灼如是。而所輯大彌陀經。不免抄前著後抄後著前。此一失也。又宋景濂謂居士於金剛經不用昭明三十二分無論矣。亦不依天親無著所定而另爲品第。此二失也。似於

觀經讀誦大乘往生正因未協、而立化者何。答。此雖有過。然其平日念佛求生至眞至切至誠至篤。自利利他功德非細、小疵不足掩其大善。尚有帶業往生者。何疑於龍舒。或其品位不能與上上流則未可知矣。

直受菩薩戒

予著戒疏發隱中言必先受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然後受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有講師憤然不平曰。何以不教人直受菩薩戒、而迂曲如是。佛記末法中有魔王混入吾法而壞吾法。今其人矣、予不答。講師卒。其徒理前語。欲集諸僧諸宰官居士等設大會而作辯難。予亦不答。有代予答者曰。無以爲也。不觀彼所引菩薩善戒經乎。經云。譬如重樓四級自下而上。其次第歷然不可躐等。受戒亦然、經語也。無以爲也。其人乃止。

刑戒

大長者呂叔簡作刑戒、鄒南臯先生梓之。予跋之。玆傳聞一事甚奇。某官者素酷暴。動輒行笞數十下。酸楚之聲震地。若罔聞者。有道人排闥入。直立廳事。瞋目而指之。某官大怒。呼左右極力笞之。怒後堂大叫

公子爲鬼擊幾斃。某官張皇退堂入內。則其子自言若有鬼神巨箠箠我。皮破肉爛血漬雙股。痛不可忍。急遣人至廳。彼笞人已失所在。乃號咷大哭。舉身自擲頭面皆損。噫。彼道人者其天神乎。人皆有父母。人之子己之子均予也。奈何己子如珍他子如草。於心安乎。又一尊官愛幼子。每日命庖者進一猪胃。胃瘦則大怒笞責。庖傷重。調治兩月乃愈。有居家嚴刑以待婢僕亦復如是。愚謂刑戒一書當布之四方傳之百世可也。

不願西方

或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吾不願也。乃所願來生著緋袍。一妻一妾而處室也。此卽吾之極樂國也。問者嘿然以告予。予謂人各有志。志在富貴何西方之爲。雖然富貴雖非道人美事。而亦須修福以得之。儻不修福。未必得爲緋袍郎。而或作緋衣人也。未必配淑女於名門。而或納六禮於齊人也。猶未也。儻有業焉。且不得爲緋衣人。而或爲金衣公子之流。事未可知也。且不得納禮於齊人。而或依棲於圉人校人庖人。事未可知也。猶未也。儻業重焉。金衣或變而爲赤鍊焉。事未可知也。圉人校人庖人或變而爲阿旁

為事未可知也，悲夫，

不願西方 二

又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吾不願亦不不願，東方有佛吾往東方，西方有佛吾往西方。南北上下亦復如是，吾何定於西方也，又問一僧，公願生西方否。曰。八金剛擡我過東方吾不來，四天王擡我過西方吾不去，吾何知所謂東西也。合而觀之，前之一人。汨沒於五濁者也，此二人者，一則隨生。一則無生。雖然曰隨生，未必其真能作主而不被業牽也，曰無生，未必其真得無生法忍而常住寂光也，如未能則戲論而已，又未能則大言不慚而已，難矣哉

平侍者

平侍者久侍太陽，稱有悟入。奈何於後首創異識，徙太陽之塔。出其遺體，行破腦之慘毒。生報虎口，死入泥犁。則知其悟處不過依稀見解，得少為足而已，何有真悟徹人，而反作此大逆不道之事乎哉，淺解當悟，禍至此極可戒也，

四果

紫陽真人謂四果人奪舍投胎，身有敗壞，不免離一舍入一舍。故其言曰，君解降龍并伏虎，真金起屋幾時枯也，夫初果七返生死。二果名一往來，猶可以胎論。三果已名不來，而四果則見思惑盡，不受後有。三明六通，號阿羅漢，又何用奪舍為，紫陽仙學超越倫類，悟真諸書多談理性。而為此言，似於內典未甚精究耳。噫，真金起屋特不枯耳。寧思金不度火也與哉，

遺教經

世人臨終，為言以示子孫，謂之遺囑，而子孫執之以作憑據，世守而不變者也，況三界大師，四生慈父，說法四十九年，最後之遺囑乎，為僧者所當朝誦暮習，師授徒傳，終身奉之而不可一日廢忘者，乃等之以童蒙之書。置之閒處，不復論究。豈非如來之逆子，佛法之頑民也哉，

四十二章經 一

四十二章經譯於騰蘭二師。更無再譯，今世傳二本。大同而小異，餘不必論，但其較量設供優劣，藏本則始於凡夫，而終於化其二親，守遂師解本則始於惡人。而終於無修無證者。考其文義，藏本頗為未安，遂本文義俱暢。藏本又云飯辟支佛。不如化其二親。何又言飯善人功德最大。既功德為最。何又云飯善人不如飯一持五戒者。前後文義自相矛盾。又曰事天

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夫辟支佛。尚不及二親。又何況天地鬼神也。而遂師必無自撰佛經之理。其本必有所自。故知流通藏外者。未必無善本。而不必全執藏本以爲折衷也。予著梵網發隱。亦得一本於古寺中。與天台疏文符契。於藏本反有參差處。發隱凡例中已申明之。今更爲專憑藏本者告云。

四十二章經二

昔有南都儈某者。以四十二章經來武林。按古例。乞諸士夫各書一條勒石。予兄時以養親居家。書付之。踰年。有販其本至杭者。則刖易一顯宦名矣。又數年。吾兄忽有南通政之命。於書肆得前本。則復易兄名矣。因感歎其事。爲詩梓之集中。有紗籠事非謬之句。予爲兄言。儈則誠鄙矣陋矣。獨不問翟公榜門杜客語乎。客固不足言。而公亦失厚道矣。兄謂予子之言是也。遂鏟去。噫。儈何苦不汲汲辨己躬下事。奔走貴人之門。作閒家具。貽笑於時人也。嗟夫。

五條衣

予初出家時。見五條衣皆另作簡便小巧者。略按五條大意而已。蓋此原名作務衣也。今悉照七條二十五條之式。雖不失方袍古制。而大有不便。搭此衣止可坐禪誦經禮佛。何堪執作運勞。則五條衣成七條用矣。夫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必執反古以爲高。則書契既立之後。而復爲結繩。桌椅既具之後。而復爲席地。曰吾復古也可乎。今世有盌箸矣。而食必用鉢。又匙不便。更參之以箸。尤爲可笑。夫鉢存之。不忘佛制可也。而不必泥之爲日用也。

禪門口訣一

大藏有禪門口訣一書。中所言類多數息法門。而兼之以下視臍輪等語。外籤標智者大師。而經文下既非大師。又非灌頂章安荊溪等諸賢所記。不可信也。且大師自有大小止觀正文。末後略舉治病一門與此相似。蓋防身之小法。非學佛之大道也。乃高題口訣而借重大師。黃冠道流遂據此以印證己法。乃曰此大師親口密傳之祕訣也。而淺識者便謂佛法盡在乎是。則其害大矣。豈知禪門亦原無口訣之說乎。不得不辯。

禪門口訣二

或問禪門信無口訣乎。曰。佛法正大光明。一人演之。而百千萬億人天之所共聞也。何口訣之有。無已。則有一焉。夫一言二言。言簡而義精者。斯之謂訣。連篇

纍曠牽枝而引蔓者非訣也。是故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金剛經之口訣也。惟一乘法無二無三者、法華經之口訣也。成就慧身不繇他悟者、華嚴經之口訣也。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者、彌陀經之口訣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者、十六觀經之口訣也。不此訣之信而信他訣者、舍璠璵而執碔砆者也。

念佛不見悟人

或問參禪得悟者相望於冊。念佛得悟者何寥寥其未聞也。噫、蓋有之矣。子未之見也。且參禪人得理之後終不嘵嘵以自鳴也。龍天推出。然後聲振一時而名垂後世。彼曹溪佩黃梅之心印。苟不失口於風旛、一獵人之守網夫而已。清素受慈明密記。苟非邂逅於荔枝、一叢林之間老漢而已。予何自而知之。況實心念佛者、志出娑婆、精求淨土、念念如救頭然、即其悟本性之彌陀、了惟心之極樂、若終身隱而不出、予亦烏得而知之也。凡上上品生者皆得悟人也。往生傳不可不讀

爲僧宜孝父母

有爲僧不孝父母者、予深責之。或曰。出家既已辭親割愛、責之則反動其恩愛心矣。曰。惡是何言也。大孝

釋迦尊、累劫報親恩、積因成正覺。而梵網云。戒雖萬行、以孝爲宗。觀經云。孝養父母、淨業正因。古人有作堂奉母者、擔母乞食者。未嘗以恩愛累也。奈何於親割愛矣、而締交施主、不絕餽遺、畜養弟子、過於骨肉。是無親而有親、出一愛而復入一愛也。何顛倒乃爾。且己受十方供養、飽暖安居、而坐視父母之饑寒寥落、汝安則爲之。

雷霆

蘇明允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盡擊此輩也。然有時而不測也。明允此言、欲使爲惡者懼、而漏網雷霆之擊者亦眾矣。終不能使之懼也。然爲惡受報、蓋亦多途。有生惡疾而死者、有犯刑憲而死者、有遭虎狼而死者、有死於水溺者、有死於火焚者、有死於刀斧者、有死於砒鴆者、有死於牆崩石壓者、其爲報一也。殺人以梃與刃之類也。豈必其盡擊於雷霆乎。況復有見生受報者、有來生受報者、有身報於陽世者、有魂報於冥司者、毋曰不擊於雷霆而遂稱漏網也。

眞友

中峰大師警策、有參禪必待尋師友。敢保工夫一世

休。又曰縱饒達磨與釋迦擬親早已成窠臼。此醍醐至妙之言也。然不可聞於下士也。執此言而自用自專、不復知取友之益、則翻成毒藥矣、取友非難。得眞友爲難。飲食財帛相徵逐者惡友也。善相勸惡相規者好友也。開我以正修行路。示我以最上乘法。爲我燈。爲我眼。爲我導師。爲我醫王者。眞善知識友也。不可一日而遠離者也。

學貴專精

古人爲學。有三年不窺園者。有閉戶不踰檻外者。有得家書見平安二字。卽投水不展視者。庶幾乎專精不二者矣。而爲僧者學出世法。反以世事亂其心乎。吾輩觀此。當汗顏悚骨而惕于中矣。

傳燈

傳燈錄所載諸師。如六代相承。五燈分燄諸大尊宿。皆天下古今第一流人物。所謂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者是也。豈易言哉。而今人或得一知半見。或得些少輕安。便自以爲大悟大徹。而無眼長老又或以東瓜印子印之。一盲衆盲。非徒無益而有害。可勝悼歎。

劉公眞菩薩人

劉公諱寬。其治郡也。有過者以蒲鞭示辱。夫人欲試其怒也。使婢故以羹汙朝衣。公但曰羹爛汝手乎。終不怒。卽此二事。知其眞菩薩人。不可企及。且今之治民者。用格外之嚴刑。尚不能折獄。蒲鞭而民自化之。非大威神力何以至此。今御下人。小不如意。動輒加刑。羹汙朝衣。反恤之而不責。非大慈悲力何以至此。臨朝遽迫。而乃從容易衣。心不動搖。非大禪定力何以至此。火宅中具如是操略。如是器量。勝出家兒蒲團上三十年工夫矣。吾輩觀此。可不愧乎。可不勉乎。

續原教論

國初翰林待詔沈士榮居士作續原教論。其詳品名儒學佛一篇。備舉唐宋諸君子。如白香山蘇內翰以至裴丞相楊大年等諸公禪學淺深。最爲精覈。其言曰。卽裴楊諸公。不云無悟入。而保養受持則未可知也。豈有身居名利之場。又非果位菩薩。而能無細惑流注者哉。遊戲法門者固不必論矣。我輩身爲出家兒者。試靜思之。

三賢女

內人在道稱賢者。吾目擊三人焉。一曰出家尼嚴姓者。清修苦行。終身不干謁富貴家。一在家趙姓者。手

書華嚴經八十一卷、一在家朱姓者、勸其夫休罷漁業投身水中、夫末法僧尼多遊族姓、苦行終身誰似嚴者、募化書經、或昧因果自力自書誰似趙者。爲救衆生不顧身命終化其夫、誰似朱者、吾謂此三內人。三丈夫也、三大丈夫也。

施食師

燄口施食啟教於阿難、蓋瑜伽部攝也。瑜伽大興於唐之金剛智廣大不空、二師。能役使鬼神、移易山海。威神之力不可思議、數傳之後無能嗣之者、所存但施食一法而已、手結印。口誦呪。心作觀。三業相應之謂瑜伽。其事非易易也。今印呪未必精、而況觀力乎。則不相應矣、不相應、則不惟不能利生。而亦或反至害己、昨山中一方外僧病已篤、是晚外正施食、謂看病者言、有鬼挈我同出就食、辭不往。俄復來云法師不誠、吾輩空返、必有以報之。於是牽我臂偕行、衆持撓鉤套索云、欲拽此法師下地、我大怖失聲呼救。一時散去、越數日僧死、蓋未死前。已與諸鬼爲伍矣、向非驚叫、臺上師危乎哉、不惟是耳。一僧不誠、被鬼舁至河中欲沈之。一僧失鎖衣篋、心存匙鑰。諸鬼見飯上皆鐵片。遂不得食。一僧曬氈衣未收。値天雨。心念

此衣、諸鬼見飯上皆獸毛、遂不得食。各受顯報、又一人入冥。見黑房中有僧數百、肌體瘦削。顏色憔悴、似受苦不堪之狀、問之則皆施食師也、施食非易易事也信夫。

講法師

或謂講法師有化物之功。無交鬼神之責、其寡過矣乎、曰殆有甚焉。施食一法耳。一法猶易精經論繁多。一一而欲精之亦難矣、故古人業有專攻、如恭法華善華嚴之類是也。今則無經不說、無論不宣、其果超越於先哲乎、遂有師承無自。而臆見自用者、有好爲新說而妄議前賢者、有略加銷釋而全無發揮者、皆未免於過也。必其精研有素、博學無方。惟以明道爲懷。不圖利養於己、庶幾有功而無過耳、或又謂智者云爲利弘經亦恆有菩薩之名者何也、噫此爲具菩薩之大悲而未臻菩薩之實行者言也。非爲貪利者言也、不察此意、幾許悞哉。

一蹉百蹉

古云今生若不修一蹉是百蹉。一之至百。何蹉之多直至於是、經言離惡道得人身難、得人身逢佛法難、然而逢念佛法門、信受爲尤難也、如經所言蟻子自

七佛以來未脫蟻身安知何日得人身又何日逢佛法又何日逢念佛法門而信受也何止百蹉蓋千蹉萬蹉而無窮也傷哉

禁屠

世人廣殺生命以供朝夕備宴賞奉祭祀皆謂理所當然既其當然則何爲旱乾水溢而官禁屠宰然後知屠宰之爲非也雖然旱災而小霑水災而少霽已彘肩羊肘高懸市井矣又杭俗祈禱觀音大士必請至海會寺而滿城宰殺誠意何在深可怪歎儻其時時戒殺戶戶持齋必能感召天和雨暘時若田禾豐

穰海宇清寧葛天無懷之風再見于今日矣奈何習俗相沿不可救也哀哉

畜魚鶴

世俗畜小金魚者飼以蟣蝦畜鶴者飼以細魚飼鶴則一食動以百計飼金魚則一食動以千計積日而月積月而年殺業無邊矣夫養蠶也孳生六畜也爲飽暖而造此殺業也魚與鶴供一翫視而已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

今日方閒

吾杭有魯姓者忘其名人以其面痲也稱魯痲子中年謂其子曰吾婚嫁事畢爾曹亦能自立矣吾將求閒於是備棺槨凡魂轎明旌鼓樂皆悉營辦諸子衰絰執杖引棺已肩輿隨後至西湖之別墅置棺中庭遣諸子歸榜其門曰今日方閒至死不入城郭嗚呼亦達矣夫俗士具有家緣其忙宜也脫忙而曰今日方閒出家者本閒也乃勞形苦志奔利趨名終日營營而不知休息者當榜曰今日方忙可也

入胎

經言入胎皆在十月之先而世間傳聞者皆臨產之時死彼生此有供僧山中者忽見僧直入內室俄報

坐草生子急往山中探之則僧已入滅矣與經言不合何也蓋入胎於十月之先者其常而臨產入胎者千萬中之一二也世人惟見一二而不見千萬故也然早入胎不見現形者何也或臨產入者能現而早入不能現也經無明文不敢妄爲之說衆生入胎不可思議以俟夫天眼聖人決焉

護法

人知佛法外護付與王臣而未知僧之當其護者不可以不愼也護法有三一曰興崇梵剎二曰流通大教三曰獎拔緇流曷言乎愼也護剎者梵剎果爾原

厲寺產豪强占焉、奪而復之。理也、有如考諸圖籍則疑似不明、傳之久遠則張王互易。以勢取之可乎、喜捨名爲吉祥地、力不敵而與者、謂之寃業哉、若僧惟勸化有力大人。以恢復舊刹爲大功德主、而不思佛因等視衆生。如羅睺羅。殃民建刹、卽廣踰千頃、高凌九霄、栴檀爲材。珠玉爲飾、佛所悲憐而不喜者也、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一也、護教者其所著述、衆爾遠合佛心。近得經旨、贊歎而傳揚之、理也、有如外道迂談。胷臆偏見、過爲稱譽、可乎、若僧惟乞諸名公作序作跋、而不思疑悞後學、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二也、護僧

者。其僧果爾眞參眞悟、具大知見者、尊而禮之、實心實行。操持敦確者、信而近之。理也、有如虛頭禪客、下劣庸流、亦尊之信之、可乎、若僧惟親附貴門、冀其覆庇、而縣續錦繡以裹癰疽。祇益其毒。有過無功。不可不愼、三也。是則王臣護法、而僧壞法也。悲夫、

儒者闢佛

儒者闢佛。有迹相似而實不同者、不可槩論也、儒有三。有誠實之儒、有偏僻之儒、有超脫之儒、誠實儒者、於佛原無惡心、但其學以綱常倫理爲主、所務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世間正道也、卽佛談出世法自不相合、不相合勢必爭。爭則或至於謗者、無怪其然也。伊川晦菴之類是也、偏僻儒者、稟狂高之性、主先入之言、逞訛謬之談、窮毀極詆、而不知其爲非、張無盡所謂闢佛似寇仇、見僧如蛇蠍者是也、超脫儒者、識精而理明、不惟不闢、而且深信、不惟深信、而且力行、是之謂眞儒也、雖然、又有遊戲法門、而實無歸敬、外爲歸敬、而中懷異心者、非眞儒也、具眼者辨之。

居士搭衣

圓頂方袍、則知三衣僧服也。髮其首而僧其衣、非制矣、古人謂反有罪愆、而著爲成訓、世人不察。僧亦不

言、可歎也、予少時見昭慶戒壇、受優婆塞優婆夷戒者、咸著三衣、蓋沿習爲風、而不知其非也、此非在家者之過、出家僧不以明告、而惟順人情以致此也。故表而出之。

宿命

世有偶知宿命者。非必得道者之宿命通也。古今蓋屢有之。總戎楊君爲予言、亡兒年十三四時。忽作北人語云、平日只管道南方好、南方好、展兩手云、今生此處來得好、來得好、問之、則曰我山東某處紅廟僧也、老總戎以爲妖、欲撲殺之、遂不敢言。踰年而卒、昔

靈樹世世爲僧不失通、雲門三生爲國王因不知宿命、豈雲門之賢不及今人乎、故曰偶爾不昧非通也、今爲僧念念在世法中、入胎出胎安能更記憶前事、求生西方自應汲汲矣、

龍眼

宗伯陸公壽九十七而嗜龍眼、龍眼遂價貴一方。又吾鄉一老叟壽踰宗伯六載而嗜蒸豚。二老母。一嗜米飲。一嗜川椒、壽俱九十以上、旁觀者復效法之、又一老人清晨服蜜湯一杯、冀其永壽、而諸蜂乏食矣、嗟乎。攝生雖君子所不廢、而死生有命、聖謨洋洋、故

夫子僅登古稀、豈其養生之無物、顏淵早夭、三十將無簞食以傷生、而有耄耋期頤負販於道路者、曾饘粥之不繼者也、則知宗伯以積德延壽、龍眼何與焉、又況乎金仙氏之長生也。

燒煉

或問燒煉之誑騙、莫不知之、而恆中之者何也、先聖有言、智者不惑、中丹客者智不足也、雖然世人不足責、出家僧亦有惑之者、爲可歎也、夫世人以財爲命、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雖帝者亦惑於方士之說矣、故在俗家宜受其惑、而出家者不憶佛言乎。白毫相中八萬四千光明。以一分光明周給末法弟子、尙不能盡、而奚事燒煉、蘇城一老僧、爲興殿故、日誦法華七卷、佛號萬聲、祈丹事早成者、屢被誑騙而不退悔。曰。退悔則眞仙不可致、坐是宿志不回、初誠愈確、而卒無一成、夫爲興佛殿、故雖屬好心、然此殿非一二萬金不可、望丹成以舉事、亦左矣、噫、以求丹之心求道。以養丹客之費供事天下善知識、以鼎新佛殿之精誠返照曠大劫來之天眞佛、以七卷法華萬聲佛號之勤苦回向西方、則不立一椽建剎已竟、而乃用心於必不可成之役、盡敬於必不可信之人、惜哉、

南嶽誓願文

大藏有南嶽禪師立誓願文、末後言願先得丹而後得道、蓋欲留形住世、長生不死、而現世之中便得成果、不待他生、南嶽應化聖賢、若果出其口、必自有故、非凡近所測、若後人所增、則不可信、下士觀此、或起異見、是願文悞之也、神鸞焚仙經而修觀經、南嶽修丹道以求佛道、何兩不相合如是、彼南嶽止觀於起信論增一惡字、而曰具足一切善惡、此必非南嶽之意、而後人爲之者、惡字可增、今文何可遽信、其亦禪門口訣之類也夫、

天台傳佛心印

大藏又有智者大師傳佛心印一卷、夫佛心印曰天台傳之可也、謂天台獨傳、而達磨諸師皆不得與焉、不可也、謂師子遇害其傳遂止、而六代傳衣俱無其事、不可也。師子之色身可害、而道不可害也。師子之說法已竟而傳法未竟也、皆後人所爲尊天台而不知所以尊也、又後人之言曰、法華根本也、華嚴枝葉也、天台何曾有是言也、又曰性具之旨惟一家有。非諸家所能及、一家之說、亦何示人以不廣也、夫性具之理見於諸經、發於諸祖。不知其幾、而獨擅一家。非

天台所樂聞也、天台。聖師也、望道而未之見者也。其自處也、曰。損己利人。止登五品、而後人過爲稱揚、失天台不自聖之心矣、合前一事觀之、故古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水陸儀文

水陸儀文、世傳起自梁武帝。昔白起以長平一坑至四十萬、罪大惡極。久沈地獄、無繇出離。致夢於武帝。武帝與志公諸師議拔救之策、知大藏有水陸儀文、禱之則光明滿堂、繇此舉行傳之後世、而今藏並無其文。金山寺之本、亦前後錯雜、不見始終頭緒。時僧行者。亦復隨意所作。各各稍殊。南都所繪上下堂像、隨畫師所傳奉爲定規、頗不的當、而啟建道場者、化募資費。累月累年、始克成就、陳設繁文、以致士女老幼紛至沓來。如俗中看旗看春、交足摩肩、男女混亂、日以千計、而不免褻瀆聖賢、衝突鬼神、失多而過重、有禍而無功。多致道場不終其事而感惡報、甚可懼也。惟四明志磐法師所輯儀文。至精至密至簡至易。精密而不傷於煩長簡易而不病於缺漏、其本止存四明。諸方皆未之見也、予爲訂正重壽諸梓、以廣流通、雖然。亦不可易易舉數數舉也、易則必至於數、數

則自生夫易。繇是疏於誠敬、多於過愆、則求福而反禍矣、幸相與慎之。

師友

越僧定公。中年出家。破衲乞食。雲行鳥飛。於名利淡如也、苦志力參天晴日出四句忽有省。時無大知識爲之鉗鎚。有印之者。心不服、咈然去。嘗謂予曰。今世僧誰敢印證我者。因引釋迦如來以作印證。繇是得少爲足、認鍮作金、乃崇信羅道。註釋其所作五部六冊等書、遂爲時人所呵、向使其得眞師勝友。必大有成就。故知尋師訪友之功學道者之要務。而有因無

果喪失初心。良可歎悼。

胡海

僧俗進香南海。或有不繇四明正路。而別從大洋。及鶩子門。蹈不測之險者。颶風作。覆舟溺死數十百人。嗟乎。不遠數百里數千里。虔誠而往參謁。寧非好心。寧非善事。而至於失命。則未必其臨終正念何如也。夫經稱菩薩無刹不現身。則不須遠涉他方。而大慈大悲者。菩薩之所以爲菩薩也。但能存菩薩慈悲之心。學菩薩慈悲之行。是不出戶庭而時時常覩普陀山。不面金容。而刻刻親承觀自在矣。更有投入洪濤謂之捨身。冀菩薩爲接引。及其死也。必發瞋起怨。是反成墮落。豈不哀哉。不特此耳。泰山絕頂亦有捨身崖。後賢爲之築垣。大書矜愚二字。亦無量陰德矣。

麁視西方

居士鮑姓者。日誦法華楞嚴。久之知解通利。遂作西方論。答客問共三篇。初一篇猶談正理。而稍稍帶言西方不足生。次二篇則甚言願生西方者之非。或勸予闢之。予憶空谷禪師謂謬人之言。比於樵歌牧唱。不必與辯。今鮑所論。皆援禪門正理。易以入人。則因而疑悞衆生。退失往生之願。爲害非細。不得終嘿矣。

其初一篇分三等西方。一爲文殊普賢馬鳴龍樹諸菩薩所生之西方。二爲遠公永明等諸知識蘇子瞻楊次公等諸賢者所生之西方。三爲凡庸惡人畜生等所生之西方。其說近似有理。但九品往生經有明文。昭如日月之在中天。何須待爾別爲三等。一王創制。萬國欽崇。山野匹夫。另立科約可乎。其謬一也。佛明九品者。西方原無二土。而人機不同。故往生者自成其九。鮑之說。是西方原設三等之土。以待三等之人。與經不協。其謬二也。又言永遠諸知識諸賢者往生。實非自利。純是利他。夫求生彼國。正爲親近如來。冀求勝益。諸大菩薩且置弗論。只如蘇楊諸賢。豈皆菩薩地盡。特往極樂度生。更不自利者耶。行願品頌云。親覩如來無量光。見前授我菩提記。求授記非自利而何。其謬三也。又曰聖凡同體。迷悟而優劣暫分。返照囘光。反掌而聖凡迥別。既其返照。如何翻成迴別。又曰同體可乎。自語相違。其謬四也。又曰毋執我相欲生彼土。而佛顧叮嚀告誡。勸發求生。是佛教人執我相耶。其謬五也。至於第二第三篇。彌加詆毀。其謬更甚。曰今主法者。惟以淨土爲事。惟以此事爲眞。則淨土是假耶。佛說淨土是誑語耶。不信有金色世

界楞嚴所呵也。鮑日誦楞嚴而作此斷見。其謬六也。又云一心不亂非執持名號念念專注之謂也。若說執持者有如雲布。親見數人晝夜念佛。又經幾位老善知識印過。後皆入魔罥。不可救拔。夫執持名號佛說也。是佛悞此數人入魔罥耶。現見不念佛而參禪亦有著魔者何也。經言念佛往生者得不退轉。則必入聖流。佛許入聖流。鮑以爲入魔罥。其謬七也。又云所謂一心者。乃當人本有之心。本自靈妙。本自具足。除是之外更無別法。夫經文明說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何得草去上文四字而說一心。若無經文。空口高談。如是說心。亦無不可。此則金口所出眞語實語。是佛差說。鮑爲改正耶。法華云。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又如何解。其謬八也。又曰依此法修。必入邪道。前曰入魔罥。今曰入邪道。念佛之爲害如此乎。佛何不禁人念佛而待鮑禁也。其謬九也。又云上古入先勸人得本後勸往生。夫念佛往生。原是下學而上達邇事。先上達後下學。於理通乎。寧有先狀元及第位登宰輔。方乃習讀六經論孟。學做舉業文字者乎。其謬十也。又云若佛法止此。只消一卷彌陀經足矣。只靠此經。誰不可作人天師。誰不可稱善知識。夫法華楞嚴華嚴般若等諸大乘經。無日不誦。無日不講。有誰偏執彌陀一經而掃滅諸經耶。雖然。祇恐不曾眞實專靠一經耳。專靠一經。得念佛三昧。稱善知識亦何忝乎。十一謬也。又云佛刹無盡。若專教人求生一刹。其餘佛刹豈不冷靜哉。寧知盡微塵衆生皆生一刹。不見增多。盡微塵衆生無一生彼刹者。亦不減少。何冷何暖。何靜何喧。而作兒童之見。邪僻之說。十二謬也。千經萬論贊歎西方。千聖萬賢求生彼國。獨鮑一人重加毀訾。何其不懼口業也。居士初時信心虔篤。吾甚愛之。今若此。吾甚憂之。

頌古拈古

或問古人皆有頌古拈古。子獨無何也。答曰。不敢也。古人大徹大悟之後。吐半偈。發片言。皆從眞實心地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不假思惟。不煩造作。今人能如是乎。國初尊宿言公案有二等。如狗子佛性萬法歸一之類是一等。又有最後極則諸訛謂之腦後一槌。極爲難透。子於前狗子萬法。尚未能無疑。何況最後。故不敢恣其臆見妄爲拈頌也。

頌古拈古二

或曰。子其謙乎。蓋能而示之以不能乎。曰。非謙也。是

眞語實語也。楞伽示宗說二通。而教多顯義。宗多密義。故又云無義味語。予於教之深玄者猶未能盡通也。而況於宗門中語乎。復次宗門問答機緣雖云無義味語。然有猶存少分義路可思議者。有絕無義路似無孔鐵槌不可鑽刺者。有似太虛空不可捉摸者。有似鐵蒺藜不可齩嚼者。有似大火聚不可近傍者。有似赫日輪不可著眼者。有似砒霜鴆羽不可沾脣者。安得妄議。略舉古人一二。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微笑。我今已能冥會佛心如迦葉否。客誦金剛。六祖卽時契悟。我今已能頓了深經如六祖否。臨濟見大愚

而曰黃蘗佛法無多子。我今已能實見得無多子否。趙州八十行腳。曰祇爲心頭未悄然。我今已能心頭悄然否。香嚴擊竹有聲而曰一擊忘所知。我今已能忘所知否。靈雲見桃花而曰直至如今更不疑。我今已能的的到不疑之地否。高峯被雪巖問正睡著無夢時主人不能答。我今已能答斯問否。又三年而於枕子落地處大悟。我今已有此大悟否。如此類者不可勝擧。儻有一未明。其餘皆未必明也。如兜率悅公之謂張無盡是也。非惟古人。卽今人所作亦不敢輕評其是非而漫爲之貶駁也。何也。人坐於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又未曾緊籍聖賢故也。嗟乎。錯答一轉語墮野狐身百劫。笑明眼人答話倒屙三十年。覆轍昭然。可弗慎諸。

續入藏諸賢著述

古來此方著述入藏者。皆依經論入藏成式。梵僧若干員。漢僧若干員。通佛法宰官若干員。羣聚而共議之。有當入而未入者。則元之天目高峯禪師語錄。國初之琦楚石禪師語錄。皆寶所之遺珍也。近歲又入藏四十餘函。而二師語錄依然見遺。有不須入者反入焉。則一二時僧與一二中貴草草自定。而高明者

或不與其事故也。嗟乎。天台師種種著述。及百年然後得入藏。豈亦時節因緣使之然歟。後更有入藏者。二師之語錄其最急矣。特闡而明之。

南嶽天台自言

嶽台二師。俱言吾以領眾損己利人。一則止證鐵輪一則僅登五品。權辭歟。抑實語歟。愚謂權實非後學所能測。但在今人。且莫問權。姑以實論。聖師尚爾。況凡夫乎。則轉增精進矣。不特二師爲然。古人之自處也有曰。某離師太早。未能盡其妙。或曰某早住院未克臻此。其慎重類如是。況台師所處尚不及信位。今

入卽大悟。問其造位。若果入住。應便能八相成道否。則寧可自招妄言證聖之大罪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卽二師意也。彼嘐嘐然高據師位。大言不慚者。將超越於二師之上乎。可懼也已。

道譏釋一

有道者告予曰。我輩冠簪。公等剃削。夫剃削者。應離世絕俗。奈何接踵於長途。廣行募化者。舉遇道流。而恆見緇輩也。有手持緣簿。如土地神前之判官者。有魚擊相應。高歌唱和。而談說因緣。如醫師者。有扛擡菩薩像神像。而鼓樂喧塡。贊勸捨施。如歌郎者。有持半片銅鐃。而鼓以竹箸。如小兒戲者。有拖鐵索重數十百斤。如罪人者。有舉石自擊其身。如飲恨訴冤者。有整衣執香。沿途禮拜。挨家逐戶。如里甲抄排門冊者。淸修法門。或者有玷乎。予無以應。徐而謂曰。募化亦不等。有非理者。有合理者。有因正果正者。有瞞因昧果者。未可一槩譏刺也。但其不務修行。而專求利養。爲可恨耳。因記此。願相與共戒之。

道譏釋二

道者又曰。諸宮觀道院。及諸神廟。皆我等居也。奈何

僧衆多住其中。罕見道流住佛寺者。夫歸依佛者住寺。歸依道者住宮觀院廟。今僧居於此。爲歸依三淸諸天尊諸眞諸神耶。抑欲占奪我等產業耶。其言有理。予無以應。徐而曰。韜光古靈隱也。何道流居之。曰。此在家修習全眞者寓焉。冠簪者不與也。況剃度一僧主之矣。其言有理。予又無以應。噫。今之爲僧者。或棲止叢林。或幽居蘭若。或依巖爲室。或就樹結茅。何所不可。而必附彼羽衣以爲居亭主人也。

出家利益

古德云。最勝兒。出家好。俗有恆言曰。一子出家。九族生天。此者贊歎出家。而未明言出家之所以爲利益也。豈曰不耕不織。而有自然衣食之爲利益乎。豈曰不買宅不賃房。而有自然安居之爲利益乎。豈曰王臣護法。信施恭敬。上不役於官。下不擾於民。而有自然淸閒逸樂之爲利益乎。古有偈曰。施主一粒米。大似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帶角還。又云。他日閻老子與你打算飯錢。看你將何抵對。此則出家乃大患所伏。而況利益乎哉。所謂出家之利益者。以其破煩惱。斷無明。得無生忍。出生死苦。是則天上人間之最勝。而父母宗族被其澤也。不然。則雖富積千箱。貴師

七帝何利益之有、吾實大憂大懼而併以告夫同業者。

世俗許願

世人祈求子嗣者、祈延壽命者、祈消疾病者、祈解災難者、祈取功名者、祈安家宅者、祈益資財者、如是等事。第一不可告許宰殺牲牢之願、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遂心、美好一時。苦報在後、乃至許袍許旛許造殿堂許置供器、雖與上之葷祭不同、然大悲平等名佛、正直不偏名神、豈有因賄降福之理乎。縱得遂心、本人命所自致。非許願力也。據理而論、惟在廣作諸善耳。忠君孝親、憐貧愛老、救災恤苦、戒殺放生、種種陰騭、種種方便、隨力所能、皆力行之。善功所感、理必降祥、儻不遂心、則應歸之天命委之宿緣、不怨不尤、彌加行善而無退悔。

出世間大孝

世間之孝三、出世間之孝一、世間之孝。一者承歡侍膝而甘旨以養其親、二者登科入仕而爵祿以榮其親、三者修德勵行而成聖成賢以顯其親、是三則世間之所謂孝也。出世間之孝。則勸其親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永別四生、長辭六趣、蓮胎托質、親覲彌陀、得不退轉、人子報親、於是爲大、予昔甫知入道、而二親云亡、作自傷不孝文、以伸悲恨、今見在家出家二眾中有具慶者、於是倍增感慨、而涕泗交零、稽首頓首以勸。

僞造父母恩重經

有僞造二經者。題以父母恩重等言。中不盡同、而假託古譯師名、吾友二人各刻其一。二友者忠孝純正士也。見其勸孝而不察其僞也、或曰取其足以勸孝而已、似不必辨其眞僞、予曰。予但知一利而不知二害、一利者、誠如子言。勸人行孝非美事乎。故云一利、二害者何。一者素不信佛人見之、則彌增其謗。佛言如是鄙俚、他經可知矣、遂等視大藏甚深無上法寶、重彼愆尤。一害也。二者素信佛人徒具信心、未曾博覽內典、見此鄙俚之談、亦復起疑、因謂謗佛者未必皆非。動彼惑障。二害也。害多而利少故也。況勸孝自有大方便報恩經及盂蘭盆經種種眞實佛說者流通世間。奚取於僞造者。

修行不在出家

予昔將欲出家、有黃冠語予。不必出家、祇在得好師耳。予時出家心急。置其語不論、出家後。思彼以延年

修養色身爲業得傳而留形久住足矣何必出家爲僧者欲破惑證智上求佛果下化衆生則古德皆捨家離俗而作沙門又彼若志求金丹大道亦須出家則彼之言未爲當理但觀今人有未出家前頗具信心剃染之後漸涉世緣翻成退墮則反不如居家奉父母教子孫得一好師示導正法依而行之是如來在家眞實弟子何以假名阿練若爲哉如是則彼言亦甚有理又不可不知也

不朽計

世人將平生所作詩文彙爲一集乞諸名人序跋之

曰以此爲不朽計也噫古之人必也名喧寰宇昭灼於人之耳目者乃所著述方傳之至今其次焉者身歿之後極之數十年間墨之楮者或覆瓿而刷之木者或資釜矣安在其不朽也必也鐫之鼎彝篆之碑碣數百年之後存者亦不多見矣即孔子之文章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傳諸萬世無弊而三災起時大地須彌諸天宮殿皆悉碎爲微塵蕩爲太虛安在其不朽也眞不朽者其不生不滅之本心乎此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鶖法師曰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予亦曰此吾大雄氏之所謂不朽也何不捨世必朽之閒家具而求眞不朽之正知見也不此之計而漫勞其心其爲計也疏矣

人不宜食衆生肉

經言靴裘等物皆不應著以其日與諸畜相親近也夫此特著之身外況食肉則入於身內乎今人以犬豕牛羊鵝鴨魚鼈爲食終世不覺其非何也夫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以歸於脾其渣滓敗液出大小腸而華腴乃滋培臟腑增長肌肉積而久之舉身皆犬豕牛羊鵝鴨魚鼈之身也父母所生之身見生即異類矣來生云乎哉夫五穀爲養五菜爲充五果爲助內

經語也人之所食也亦既足矣而奚以肉食爲旣名曰人不宜食肉

三難淨土

一人問釋迦如來以足指按地即成金色世界佛具如是神力何不即變此娑婆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之處使成七寶莊嚴之極樂國乃必令衆生馳驅於十萬億佛土之迢迢也噫佛不能度無緣子知之乎淨緣感淨土衆生心不淨雖有淨土何繇得生喻如十善生天即變地獄爲天堂而彼十惡衆生如來垂金色臂牽之彼終不能一登其閾也是故刹那金色世

界佛攝神力而依然娑婆矣。又一人問。經言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斯言論事乎。論理乎。噫。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禮佛一拜。從其足跟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今正不必論其事之與理。但於至心二字上著倒。惟患心之不至。勿患罪之不滅。事如是。理亦如是。理如是。事亦如是。何足疑也。又一人問。有人一生精勤念佛。臨終一念退悔。遂不得生。有人一生積惡。臨終發心念佛。遂得往生。則善者何爲反受虧。而惡者何爲反得利也。噫。積惡而臨終正念者。千萬人中之一人耳。苟非

宿世善根。臨終痛苦逼迫。昏迷瞀亂。何緣而能發起正念乎。善人臨終退悔。亦千萬人中之一人耳。卽有之。必其一生念佛。悠悠之徒。非所謂精勤者。精則心無雜亂。勤則心無間歇。何緣而生退悔乎。是則爲惡者急宜修省。毋妄想臨終有此僥倖。眞心求淨土者但益自精勤。勿憂臨終之退悔也。

念荳佛

僧有募化施主黃荳。每念佛一聲。過荳一粒。一人作之。餘人效之。號爲荳兒佛師父。夫世尊教人念佛。制爲數珠。何乃不遵佛制。省力事不作。而作此喫力事也。且百八之珠。過則復始。乃至百千萬億而無盡。今一合之荳。過則復始。亦復無盡。而何爲念過之荳。置不再用。更換新者。其言曰。念之至斗至石。送諸庵寺作腐供衆。亦迂矣。或曰。古之人有行之者。如往生集所載是也。曰。彼非數荳。傍人計其念佛多不可計。約之當盈兩載。今糧船大者載米千石。兩載則極言其多耳。非數荳如今人也。卽實數荳。其心亦不如今人也。

眞誥

眞誥一書。他且弗論。如曹操者。乃與古聖君如堯舜

禹湯者同列而爲天神。吾不能無疑也。或曰。閻羅王俄登寶殿。則侍衛森嚴。俄吞鐵丸。則肢體焦爛。安知操之不朝在天堂而晚在地獄也。是不然。閻王者。其在生亦修福亦造罪。故報如是。操之爲人。有惡無善。何得罪福雙報如閻王乎。或更有說。非愚所知。據理評之。若果如斯。胡以寒亂臣賊子之膽。示老猾巨奸之警乎。亦盡信書不如無書之類也已。

現報

報有三。一者今生作惡。現生受報。二者今生作惡。第二生受報。三者今生作惡。第二生未報。多生以後受

報惟善亦然。報之遲速各有緣因。但世人見惡者不報。或更昌盛。乃憤憤不平。未知三世之說故也。夫後之二報。人不及見。惟重現報。今姑記現報數事。目擊而非傳聞者。一人撾笞婢僕。動以百數。一日將一僕係頸東柱。係足西柱。使跼蹐無路。而痛責不休。其父大怒。趨往解放。而囑曰。汝速去。渠若告汝逃亡。我即告渠忤逆。遂得生還。後此人亦以己子賣與他家。而自身爲鄉宦守門。又一人平生笞人如官府。後亦受官刑斃囹圄中。一人中家內室也。妄費無算。後子女滅盡。老無依賴。爲人縫補經絡。一人貴宦子也。驕奢佚遊。侈費不知慚愧。後追逐遊僧丐者趁食於諸方。一人毀訾天神。無所顧忌。後爲村民所毆。得疾身殞。一人辱詈如來及諸賢聖。皆人不忍聞者。俄而客死於外。不得歸。一人瞋母不悉委財帛。折其供事觀音大士一臂。後走馬湖塘。墮落折臂幾死。又一人生七女七男。凡生一女。纔墮地即溺殺之。其七男先後相繼亦死。男女十四人無一存者。惟老夫老婦相對哭泣而已。又數人出家者。我慢自賢。凡時人或有言論。一槩呵以爲非。乃復輕藐先哲。妄加毀訾。後俱不壽。或惡疾死。姑記之以警狂傲。

現報二

或問如來神力不可思議。何不使惡人皆現受惡報。而日兢兢焉不敢爲惡也。善人皆現受善報。而日孳孳焉倍復爲善也。則無爲而天下太平矣。胡慮不及此。嗟乎。報之有遲速。衆生業報自然如是。雖大聖不能轉速而令遲。挽遲而爲速也。惟是叮嚀詔告以因果之不虛。酬償之難逭耳。聞而不信。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曰。永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空則何因果酬償之有。曰汝今了否。曰未了也。未了應須償宿債。

念佛人惟一心不亂

或問妙喜云。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念佛果愚人所爲乎。噫。予昔曾辯之矣。妙喜但言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不言愚人終日一心不亂求淨業也。又問古德偈云。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卻成魔。君今欲得易成佛。無念念佛。奈何以有念念佛。曰。此爲散心念佛而不觀心者勸發語也。不曰歲久而一心不亂者成魔也。未曾念佛。先憂有念。是猶饑人欲飯。先憂飽脹而不食者矣。又問。六祖云東方人造惡念佛求生西方。意旨何如。曰。六祖言惡人念佛求生。不曰善人念佛一心不亂者求生也。且

惡人必不念佛。其有念佛者僞也。非眞念也。喻如惡人修十善求天堂。惡人必不修十善。其有修十善者僞也。非眞修也。曾未有善人一心念佛而不生西方者也。又問。古德云捨穢取淨是生死業。奈何捨娑婆求極樂。曰。彼言捨穢取淨者爲生死業。不言一心不亂取淨土者爲生死業也。子未捨穢。先憂取淨。與前之憂有念同矣。又問禪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佛來也殺。魔來也殺。則何爲念佛。噫。彼言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不言一心不亂四字吾不喜聞也。彼言佛來也殺。魔來也殺。不言一心不亂來亦殺也。夫歸元無二。方便多門。是故歸家是一。舟車各行。以舟笑車。以車笑舟。俱成戲論。此理自明。無煩贅語矣。又問。近有人言吾不念佛。良繇內有能念之心。外有所念之佛。能所未忘。焉得名道。噫。彼蓋以獨守空靜爲道乎。內有能靜之心。外有所靜之境。不亦能所宛然乎。曷不曰一心不亂則誰能誰所。何內何外也。吾與爾既修淨土。止愁不到一心不亂田地。若一心不亂。任他千種譏萬種謗。當巍巍不動如泰山耳。更何疑哉。

修福

古有偈。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有專執前之二句者。終日營營。惟勤募化。曰吾造佛也。吾建殿也。吾齋僧也。此雖悉是萬行之門。而有二說。一則因果不可不分明。二則己事不可不先辦。或曰。果如子言。則佛像湮沒誰其整之。塔寺崩頹誰其立之。僧餓於道路而不得食誰其濟之。人人惟辦己事。而三寶荒蕪矣。曰。不然。但患一體三寶荒蕪耳。世間三寶自佛法入中國以來。造佛建殿齋僧者時時不休。處處相望。何煩子之私憂而過計也。吾獨慨夫僧之營事者。其喘因昧果不懼罪福。剋滅常住藏匿信施者無論矣。即守分僧而未諳律學。但知我不私用入己則已。遂乃移東就西。將甲補乙。或那還急債。或餽送俗家。不知瓶錢買瓦。僧糧作堂。枉受辛勤。翻成惡報。是則天堂未就。地獄先成。所謂無功而有禍者也。中峯大師訓衆曰。一心爲本。萬行可以次之。則所謂己事先辦者也。己事辦而作福事。則所作自然當可矣。至哉言乎。爲僧者當銘之肺腑可也。

勘試

世傳鍾離眞人之於洞賓也。十試而後授以仙道。略記數事。初試以財。次試以色。次試以身命。然此猶世間實行者所能爲也。又一眞人需才鍊藥。屢現變異。

確乎堅持。至嬰兒墮地而失聲以敗。然此猶世間忘情者所能爲也。乃世尊昔爲菩薩。婆羅門乞其夫婦二人以爲奴僕。時世尊身爲太子。卽與其妃男入男羣。女入女羣。效忠竭力。備諸苦辛。勞而不怨。又或割身肉以餵鷹。剜千燈以求法。則非惟世間所難。而亦非初心菩薩所及矣。是故舍利弗逢乞眼者而退大就小。菩薩道之難成如此。今日當洞賓之試。已十有五雙。打退而況爲奴僕乎。而況割肉剜眼諸苦行乎。嗚呼。此雖得忍大士境界。非下凡可企。然獨不可以是激勵其凡心乎。

六羣僧

六羣僧如來所呵。諸大弟子所不齒者也。而古稱佛世六羣猶賢於佛滅度後馬鳴龍樹諸菩薩等者何也。嗟乎。夫子嘗野仲由。攻冉有。小人樊須。具臣由之與求矣。其在今時。則皆卓卓乎希世之賢守令。振古之良宰輔。蕭曹龔黃房杜姚宋韓范富歐之所未必能及者也。而何疑乎六羣。故知初五百年。次五百年。次之又次後五百年。解脫以至鬬諍。漸久而漸漓。愈趨而愈下。羽嘉鳳凰庶鳥非虛語矣。寧不爲之三歎。雖然。子輿氏之言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果若斯言。則衆生之大幸大幸也。予日望之。

簡藏鍊磨

一儒者謂予曰。吾輩負笈從學。必具束修於師。而助館穀之費於主人。今簡藏僧覽常住經典。無所助於常住。而安坐受供。又每季得嚫金五錢。此何說也。予笑曰。公猶未知鍊磨期中事乎。一冬之期。先致米一石於常住。而晝夜鞭逼念佛。無斯須停息。仍每日必負薪。或遠在十餘里之外。打七然後暫免。何不移簡藏之供而供此苦功辦道之行人乎。時僧顚倒。一至於是。處處皆然。吾亦不知其何說也。

世夢

古云處世若大夢。經云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云若云如者。不得已而喻言之也。究極而言。則眞夢也。非喻也。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死。俄而入一胞胎也。俄而出一胞胎也。俄而又入又出之無窮已也。而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俄而沈地獄。俄而爲鬼爲畜爲人爲天。升而沈。沈而升。皇皇然。忙忙然。千生萬劫而不自知也。非眞夢乎。古詩云。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今被利名牽。往返於萬里者。豈必枕上爲然

也、故知莊生夢蝴蝶、其未夢蝴蝶時亦夢也、夫子夢周公。其未夢周公時亦夢也、曠大劫來無一時一刻而不在夢中也、破盡無明。朗然大覺。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夫是之謂夢醒漢、

性相

相傳佛滅後性相二宗學者各執所見。至分河飲水。其爭如是。孰是而孰非歟。曰、但執之則皆非。不執則皆是。性者何相之性也。相者何性之相也。非判然二也。譬之一身然。身爲主。而有耳目口鼻。臟腑百骸皆身也。是身者耳目等之身。耳目等者身之耳目等也。譬之一室然。室爲主。而有樑棟椽柱。垣壁戶牖等皆室也。是室者樑棟等之室。樑棟等者是室之樑棟等也。夫豈判然爲二者哉。不惟不當爭。而亦無可爭也。或謂永嘉云入海算沙徒自困。又曰摘葉尋枝我不能。似乎是性而非相矣。曰永嘉無所是非也。性爲本而相爲末。故云但得本不愁末。未嘗言末爲可廢也、是故偏言性不可。而偏言相尤不可。偏言性者急本而緩末。猶爲不可中之可。務枝葉而失根原。不可中之不可者也、

大鑑大通 一

大鑑能禪師世稱南宗。大通秀禪師世稱北宗。然黃梅衣鉢不付時時勤拂拭之大通。而獨付本來無一物之大鑑。何宗鏡錄謂大鑑止具一隻眼。大通則雙眼圓明。信如是何以不得衣鉢。夫曹溪親接黃梅。遠承達磨。又遠之承迦葉。又遠之承釋迦。乃永明傳道於天台韶國師。而爲此說者何也。抑隨時救弊之說也。昔人言晉宋以來競以禪觀相高。而不復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故初祖西來。至永明時。又或以爲一悟卽了。故宗鏡及萬善同歸等書力贊修持。則似乎南宗專於頓悟。而北宗頓悟漸修習行雙備。故有隻眼雙眼之喩。萬松老人獨脊筆曰。此一隻眼是之謂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也。是之謂把定乾坤眼也。是之謂頂門金剛眼也。儻新學輩諸淺見者執宗鏡所云作實法會。則大鑑止是空諦。而大通方始是中道第一義諦可乎。或曰曹溪六代傳衣。舉世靡不知之。而當是時。何爲惟見兩京法主二帝門師。北宗大著於天下。而不及曹溪者又何也。曰曹溪既承印記。祕其衣鉢爲獵人守網。潛光匿彩至於一十八年。大通之道盛行。曹溪之名未顯也。迨風旛之對。而後道播萬世矣。曹溪潛龍深淵不自炫耀。大通見龍在

田不自滿盈。其言曰。彼親傳吾師衣鉢者也。蓋善知識之相與以有成也如是。

大鑑大通二

予又思宗門賞鑑許可。抑揚與奪。越格超情。不可以世法之是非論也。石鞏之得所傳也。曰三十年張弓。只射得半箇聖人。曹溪之一隻眼。半箇聖人之謂也。中峯邈高峯之眞求贊。贊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曹溪之一隻眼。半邊鼻之謂也。普化之於臨濟也。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卻具一隻眼。曹溪之一隻眼。卽臨濟之一隻眼也。

齋僧錢作僧堂

或曰。僧糧。僧所食也。僧堂。僧所居也。居食二者。皆僧受用。奈何以齋僧錢作僧堂。而受火枷之報也。此義有二。一者米粟蔬菜。人以濟饑。樑棟牆壁。能濟饑否。則物類不相應也。二者施主作齋。汝今作屋。瓦違信施心。則因果不相應也。或曰。別化錢齋僧可準過否。彼人齋僧自彼人福。與前人何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折僧堂。如數齋僧。而火枷滅。有明徵矣。又問造佛錢作佛殿。總之供佛也。可乎。曰。不可。晝棟雕樑。還當得如來相好光明否。造經錢作經廚。總之供經也。可乎。曰。不可。錦襲寶匣。還當得如來金口玉音否。如是乃至放生錢買池塘。總之濟物利生也。可乎。曰。不可。空陂野澤。千頃汪洋。還當得彼時失救垂臨鼎鑊將被刀砧百千萬億生靈否。況挪移變換。舛錯因果乎。又有說焉。造佛餘錢。可用作佛前供器否。則律有開許之文。餘諸福事無文。慎之慎之。毋恣己見而反招業報也。

楞嚴圓通

問曰。楞嚴圓通。獨取耳根。念佛法門。曾未入選。奈何後世不遵聖語。而普天之下多從念佛也。答曰。彌陀疏鈔已有明辨。而此疑此問關係不小。不厭其煩瀆也。更爲子詳言之。子誠娑婆人也。知有娑婆而已。獨不思娑婆而外有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乎。耳根者。透娑婆世界衆生之機。念佛者。透不可說不可說世界衆生之機也。耳根圓通。一方世界之圓通。念佛圓通。十方世界之圓通也。佛出娑婆。姑就娑婆之所宜者示敎。故曰此方眞敎體。清淨在音聞。不曰十方眞敎體也。喻如今日國中百千郡邑士子所習。或在一方多習易者。或在一方多習詩者。或在一方

多習書者。春秋禮記亦復如是。統而論之。通國之中最多習者則周易也。周易者、念佛法門之謂也。復次百千郡邑土地所宜。郊野之區。多植穀粟。山林之所。多栽果實。江海之處。多販魚鹽綾絲珠玉。亦復如是。統而論之。通國之中最多尚者則稻黍菽粟也。稻黍菽粟者。念佛法門之謂也。予居娑婆。自修耳根。詎得而阻之。但不必是此而非彼。如其執耳根而欲掃除念佛。是猶業餘經之士。而欲掃除周易。貨餘物之商民。而欲掃除穀粟也。豈理也哉。

天說一

一老宿言。有異域人爲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辯。予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予。乃略辯其一二。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未諳。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忉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名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矣。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中千世界。則有百萬天主矣。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大千世界。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梵天視之。略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億天主中之一耳。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諸天。又上而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主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何怪乎立言之外也。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仰瞻以爲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擇芻蕘而電察焉。

天說二

又問。彼云梵網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殺而食之。即殺吾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騾馬。是陵跨吾父母也。士人僧人不能答。如之何。予曰。梵網止是深戒殺生。故發此論。意謂恆沙劫來。生生受生。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蓋恐其或己父母。非決其必己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禮禁同姓爲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爲父母爲非父母。則卜之。卜而非

己父母也、則娶之亦無害矣。禮云倍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其舁轎引車張蓋執戟。必兒童而後可、有長者在焉。是以父母爲隸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礙、佛言獨不可通行乎。夫男女之嫁娶以至車馬僮僕皆人世之常法、非殺生之慘毒比也、故經止云一切有命者不得殺。未嘗云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不得使令也。如斯設難。是謂騁小巧之迂談而欲破大道之明訓也、胡可得也、復次彼書杜撰、不根之語未易悉舉。如謂人死其魂常在無輪迴者、既魂常在。禹湯文武何不一·誡訓於桀紂幽厲乎。先秦兩漢唐宋諸君、何不一致罰於斯高莽操李楊秦蔡之流乎、既無輪迴、叔子何能託前生爲某家子。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釵乎。羊哀化虎。鄧艾爲牛。如斯之類班班載於儒書。不一而足。彼皆未知、何怪其言之舛也。

天說三

復次南郊以祀上帝。王制也。曰欽若昊天。曰欽崇天道。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曰知天。曰畏天。曰律天。曰則天。曰富貴在天。曰知我其天。曰天生德於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是遵王制集千聖之大成者夫子也。曰畏天。曰樂天。曰知天。曰事天、亞夫子而聖者孟子也。天之說何所不足。而俟彼之創爲新說也、以上所陳、儻謂不然、乞告聞天主。儻予懷妒忌心、立詭異說故沮壞彼王教、則天主威靈洞照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以飭天討。

趙定宇作閻王

少冢宰定宇趙公、與雲南巡撫陳玉台同年。公以萬歷丙申三月望日捐館。時玉台在任。因內人病。扶乩請神。神判以死。因懇乞救援。神云五殿閻君方新任。其人剛正。不可干以私。無以爲也。問新任何人。曰常熟趙某耳。俄而訃至。則任期與訃期脗合。陳大驚異。或曰閻王帶福帶業者爲之。定宇盛德士、亦有業乎。噫、地藏菩薩言。我觀閻浮提衆生。舉足動步無非是罪、焉得無過。昔聞一僧有天符召作閻王者、僧懼、大起精進。一心念道。符使遂絕。嗟乎。古稱韓擒虎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又近代傳聞鄭澹泉司寇死作閻王。杭太守周公死作城隍。此常事也。古德有言。僧雖有行。不了道者。多作水陸諸神。豈徒言哉。

弟子爲師服

其說有三。一六祖壇經。一釋氏要覽。一百丈清規。三各差殊、今辯如左。一壇經云、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我弟子。亦非正法。二要覽云。考涅槃諸經、並無服制、惟增輝記引禮二服。其三降服。白虎通云、師恩同父母、宜降服。釋氏喪儀云、師恩同父母宜三年服、五杉云、師服皆從法服。但布稍纔純染黃褐。增輝云、但染蒼皴色。稍異於常耳。三清規云、小師麻布掇。兩序苧掇。主喪等生絹掇。衆舉哀三聲。小師幞下哀泣。如上所說、據壇經則無服無泣。據增輝等則有服無泣、而服不用麻。但用色黃

蒼而已。據清規則服泣雙行、宛同世俗。夫爲僧者雖應宗法六祖。但今弟子不忍師亡、多爲之服。乃上欽祖訓、下順人情、委曲酌中。依增輝作青黃色服之可也。古云禮可以義起、更俟高明正焉。

百丈清規

因上喪制、知清規一書後人增廣。非百丈所作也。百丈爲曹溪四世嫡孫。其喪制何繇不率乃祖倣行而變其成法乎。蓋建立叢林、使一衆有所約束、則自百丈始耳。至於制度之冗繁、節文之細瑣、使人僕僕爾。碌碌爾、日不暇給。更何從得省緣省事、而悉心窮究此道也。故曰後人好事者爲之、非百丈意也。

剛鬣報

僧某素朴實、但愚而自用、凡見稱人之善、必微哂、示不足稱也。久之反道歸俗。與一老嫗俱。其死也、致夢報嫗曰、吾明日歸隣庵矣。則有送一豨放生於庵者。嫗知其某也。數往訊視。遂聞於人、遠近異其事、觀者絡繹。嫗醜之、轉送雲棲。時雲棲放生所窄隘。一山寺願收養。俄而其徒貿與屠者、殺之田中。噫、受生於畜矣。又不免於刑戮焉。何至此極也。吾輩所當痛心而鏤骨者矣。

天說餘

予頃爲天說矣。有客復從而難曰、卜娶婦而非己父母也、既可娶。獨不曰卜殺生而非己父母也亦可殺乎。不娶而生人之類絕。獨不曰去殺而祭祀之禮廢乎。彼難者默然。以告予。予曰、古人有言、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同姓不婚、天下古今之大經大法也。故疑而卜之。殺生、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也。斷不可爲。何疑而待卜也。不娶而人類絕、理則然矣。不殺生而祀典廢、獨不聞二簋可用享、殺牛之不如禴祭乎。則祀典固安然不廢也。卽廢焉、是廢所當廢。除肉刑、禁殉葬

之類也。美政也。嗟乎。卜之云者。姑借目前事以權爲比例。蓋因明通蔽云爾。子便作實法會。眞可謂杯酒助歡笑之迂談。排場供戲謔之諢語也。然使愚夫愚婦入乎耳而存乎心、害非細也。言不可不愼也。客又難殺生止斷色身。行婬直斷慧命。意謂殺生猶輕。不知所殺者彼之色身。而行殺者一念慘毒之心。自己之慧命斷矣。可不悲夫、

竹窗三筆

菩薩戒弟子劉慧聞率子性澤施資敬刊伏願眞俗圓融自他兼利厭離忍界直往蓮邦

光緒二十四年夏六月金陵刻經處識

等不等觀雜錄卷一目錄

讀法華經妙音品
圓覺經清淨慧章別記
彌陀報土
起信論證果
三身義
大乘律
佛法大旨
學佛淺說
金剛經四句偈說
藏經字體不可泥古說
鴉片說
觀未來
支那佛教振興策一
支那佛教振興策二
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
釋氏學堂內班課程
佛學研究會小引
祇洹精舍開學記
金陵本願寺東文學堂祝文

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一
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二
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三
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四
南洋勸業會演說
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等不等觀雜錄卷一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著

讀法華經妙音品

此品義味幽深。須以三法釋之。初依四賓主。次依四法界。三依六相。且初。依賓主釋者。釋迦如來主中主也。多寶如來賓中主也。妙音菩薩賓中賓也。文殊菩薩主中賓也。先出主中主放光東照。妙音方發意來觀。眾寶蓮華既現于靈山會前。文殊乃問世尊。欲知妙音所行三昧。並願見其色相。表二菩薩均在因位。各有分齊。非仗佛力。不能融會。釋迦乃勅多寶爲現表古佛雖久滅度。神用常興。故一呼即至。乃賓中主召賓中賓也。及至妙音到已。先見釋迦不見多寶者。表釋迦爲此界宗主。多寶現於釋迦界中。非釋迦介紹不能見也。次依四法界釋者。妙音事法界也。文殊理法界也。釋迦理事無礙法界也。多寶事事無礙法界也。前文釋迦開多寶佛塔。表理事無礙入事事無礙也。多寶分半座與釋迦並坐。正顯事事無礙之象也。文殊表根本智。顯示般若眞空之義。理法界也。妙音得種種三昧。淨華宿王智佛爲彼說國土淨穢。身量大小。妙音未來時。先現眾寶蓮華。所經國土。雨華動地。天樂鳴空。皆屬事法界也。理事無礙。方能契合。故文殊白佛。欲見妙音。然非事事無礙。不能隨心自在。故釋迦勅多寶現其相也。三依六相釋者。即華嚴經中總別同異成壞也。靈山道場爲總相。四衆在會爲別相。皆證法華爲同相。因果差殊爲異相。師資道合爲成相。各住自位爲壞相。寂音尊者用各不相知之義。釋此品。專屬壞相。於經意未能全合。

圓覺經清淨慧章別記

第六章清淨慧菩薩問法。世尊開示四種淺深證道之相。復說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凡三十二字。作四句讀。古今諸師各申妙解。今爲同志宣揚。特出新義。以餉大眾。初句不起妄念者。若就思惟心言之。則與下句不能聯合。當知妄念即是第七識隨緣執我。便成非量。一切時不起。則七識轉成平等性智矣。第二句之妄心。六識思惟心也。七識爲六識之根。根既平等。則依根所發之識。必無我執。是名妙觀察智。何須息滅。如永嘉答六祖云。分別亦非意。深契六祖之道也。第三句住妄想境。前五識也。五根對境而有五識。唯是現量。因有同時意識爲緣。則成比量。而

現量隱故名加了知古人徹悟之時歎爲山河及大地全現法王身若加了知則無此境不得名爲成所作智矣第四句無了知者即是第八識無分別智辨之者第六意識也意識認爲眞實則違八識現量矣勝鬘經云煩惱隱覆眞實意識不辨則不祕其隱覆八識轉成大圓鏡智矣八識既轉四智全彰豈非一切種智乎故下文佛讚德本以結之

彌陀報土

古人以四土釋西方極樂世界復以互相該攝之言通之子細參詳似猶未愜蓋佛刹具四土者不可一概而論經中每云或有國土純是菩薩則下二土自無有矣今依淨土三經所說一切衆生往生彼國者皆得衣食自然究竟證無上菩提是往生者雖未證聖已非凡界既無凡界則不可說凡聖同居矣又二乘種性往生之後雖證小果畢竟趣入大乘是無實聲聞便不可說方便有餘矣統而言之無非彌陀報土隨往生者根器不同見彼國土淺深有異既入彌陀願海自業報境全捨豈有凡界能爲牽繫耶又有高談淨土者喜提常寂光亦非本經意旨蓋十方諸佛所居常寂光平等無二何非淺位菩薩所及何

況下凡若能入常寂光則無此界他界之別又何必說西方耶既說西方自以彌陀報土爲歸是爲他受用土若論彌陀自受用土非常寂光而何

起信論證果

信成就發心者入圓初住位即得少分見於法身便能八相成道現劣應佛至十地位盡見滿分法身在色究竟天現勝應佛或疑初住所現劣應佛不具三身與妙覺果位有異又疑十地位盡所現勝應佛亦不說報身今爲通釋夫初住位既見法身而法身徧一切處即名毗盧遮那不可以自他情量限之雖云少分見但以入理深淺言之非謂另有分法身在所見之外也法身者自受用身也報身名他受用身亦稱法界性徧一切處隨機顯現初住菩薩現佛身時即以毗盧遮那爲自法身以盧舍那爲自報身以色究竟天佛爲自勝應身以一位徧攝一切位故至十地位盡現勝應身時亦復如是又勝應身即梵網所謂千華上佛彼經云盧舍那化爲千釋迦千釋迦又化爲千百億釋迦是謂從本起末若攝末歸本準例可知既入佛性海中釋迦現身一切法趣釋迦彌勒現身一切法趣彌勒無量諸佛莫不皆然

三身義

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是之謂三身學佛者若不知三身義則眞假二諦不能圓融世人所見釋迦牟尼佛從母胎出修行證道說法度生入於涅槃者皆化身之事也化身一名應身以其應衆生之機而出現也當知釋迦成道以來經久遠劫三身具足一時能現無量化身猶如月映萬川彼月之體性能現月形者法身也彼月之光明照耀無邊者報身也水中所現之月隨處可見者化身也若但知化身爲佛而不知普徧平等之法身萬德莊嚴之報身則

佛陀亦人中之傑出者而已矣豈能統十界而稱尊亙古今而常存者乎他教之言曰佛者受造者也上帝者造物者也是皆知有化身而不知有法身報身也法身者四聖六凡所同者也稱爲本覺報身者萬劫修行所顯者也稱爲始覺始本合一方證佛果然後現無量化身以度含靈六道凡夫雖有法身隱而不現隨業所受之身或爲人或爲畜即是報身無隨類現形之用故無化身此等衆生顚倒妄想輪轉無窮若欲脫此幻夢殊非深究內典不爲功然內典繁多從何入手用功省而收效速也曰有馬鳴菩薩所作起信論文僅一卷字僅萬言精微奧妙貫徹羣經學者苟能熟讀深思如法修行從十信滿心得六根清淨證入初住見少分法身歷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徹證滿分法身現圓滿報身以大悲心起隨類用即現千百億化身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也或疑六道衆生何能直證佛果不知衆生本性即是諸佛法身迷則輪迴六道悟則超越三乘然須多劫修行方成佛道更有淨土一門不假勤修不廢俗諦一念淨信頓超彼岸可謂方便中之大方便直捷中之最直捷矣學者可不勉旃

大乘律

梁攝論戒學中引毗奈耶瞿沙毗佛略經說菩薩戒有十萬種差別如玆大本未沾此域又古德相傳云眞諦三藏將菩薩律藏擬來此土於南海上船船便欲沒省去餘物仍不能起唯去律本船方得進眞諦歎曰菩薩戒律漢土無緣深可悲矣或疑攝論所引戒相何至如此之多當知菩薩行門通十法界隨人一界皆具萬行故有十萬種差別也又疑九界現身可說戒相若現佛身豈得同例今爲釋曰菩薩現佛身時亦有應作不應作之相以爲戒藏故十法界莫

不皆然。又如大部律滅不能至東土者、亦有深義。蓋西土應化聖賢能應十界之機、隨緣設化、故應受持廣律。若東土修大乘者、局於人道、未能現身他界、故廣律非分。且菩薩行折攝二化、隨類現身、逈出常情之表、未入正位者、或墮疑網。若強效之、恐致墮落、故不入此土。梵網十重四十八輕、及菩薩戒本四重四十一輕、乃大乘律之總綱。凡發菩提心者、皆應受持也。（謹案菩薩戒有十萬種差別見眞諦譯攝論世親釋編者識）

佛法大旨

佛法大旨、在引導世人出生死輪迴。蓋世人生不知

來、死不知去。靜言思之、何以忽而有我、未生以前我在何處、既死以後我往何所、茫茫昧昧、誠可哀也。有智慧者、在自性內體究、破妄顯眞、忽如夢覺、六通具足、得知過去世曾經無量生死、或生天上、或生人間、或爲畜生、或墮地獄餓鬼、苦樂千差、未來世中、亦復如是、輪轉無窮、徧觀一切衆生頭出頭沒、無有了期。遂發大願、修菩薩道、自度度他、福慧圓滿、得成佛果。所說經法、眞實不虛、無論何人、依教修行、皆得成佛。但入門有難易之分、證道有淺深之別、及其成功一也。如來設教、義有多門、譬如醫師應病與藥、但旨趣玄奧、非深心研究、不能暢達。何則、出世妙道與世俗知見大相懸殊、西洋哲學家數千年來精思妙想、不能入其堂奧。蓋因所用之思想、是生滅妄心、與不生不滅常住眞心、全不相應。是以三身四智、五眼六通、非哲學家所能企及也。

近時講求心理學者、每以佛法與哲學相提並論、故章末特爲拈出、以示區別。

學佛淺說

先聖設教、有世間法、有出世法。黃帝堯舜周孔之道、世間法也、而亦隱含出世之法。諸佛菩薩之道、出世

法也、而亦該括世間之法。世間法局於現生、未脫輪迴。出世法透徹根源、永脫輪迴、兼之世界成壞、衆生變化、凡情所不能測者、佛門修士、瞭然大覺、普照無遺、豈不大快乎哉。然則學佛者當若之何。曰、隨人根器、各有不同耳。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斷知解、徹見本源、性地體用全彰、不涉修證、生死涅槃、平等一如。此種根器、唐宋時有之、近世罕見矣。其次者、從解路入、先讀大乘起信論、研究明了、再閱楞嚴圓覺楞伽維摩等經、漸及金剛法華華嚴涅槃諸部、以至瑜伽智度等論。然後依解起行、行起解絕、證入一眞法界、仍

須回向淨土面覲彌陀方能永斷生死成無上道此乃由約而博由博而約之法也又其次者用普度法門專信阿彌陀佛接引神力發願往生隨己堪能或讀淨土經論或閱淺近書籍否則單持彌陀名號一心專念亦得往生淨土雖見佛證道有遲速不同其超脫生死永免輪迴一也或曰同一證道何不概用普度法門令人省力答曰凡夫習氣最重若令其專念佛名日久疲懈心逐境轉往往走入歧途而不自覺故必以深妙經論消去妄情策勵志氣勇鋭直前方免中途退墮也又問上文所說出世法門如何能

括世間法耶答曰佛法要在見性真性如水世事如漚有何漚不由水起有何事不由性起耶子但精勤一心究明佛法方信予言之不謬矣

金剛經四句偈說

金剛經內每云四句偈等後人不達種種解釋殊失經旨予讀法華至一四句偈恍然曰此即極少之說也金剛之四句偈等亦猶是也後閱智者大師疏云般若第一部六十萬偈乃至第八部三百偈即此金剛般若又閱華嚴經序有云龍樹菩薩誦得下部歸於竺乾凡十萬偈四十八品傳來此土者四萬五千偈三十九品乃知西土論經通以四句為一偈一句為半偈積若干偈為一品若干品為一經四句偈等之旨復何疑哉

藏經字體不可泥古說

東震旦自有佛經歷代書寫刊印流通字體皆隨時宜明萬歷間始刊書本藏經間用古字初學患其難曉後半遂不復用近代吳下江鐵君寫刻大乘教典改從說文字體好古者賞之然說文所有之字則改矣其無者仍聽之亦何貴乎其改也嘗試論之佛經字體不與說文合者最多何則翻梵成華但取義順

不以文字論古今也且翻字不翻音者若此方之字與彼音未能全符則加口旁以別之便知非本字全音矣如謂說文無有盡行除去則密呪正音無從可得斷不可也又顯說中閒靜从閒中間从間因世俗相承已久一見而知分別也楞嚴楞伽之楞字說文作棱他書从之惟佛經內專用楞字疑係譯經時所定當从之不必更改也菩薩之隡字說文無之今有人改作薩謂是薛字之假借也又有寫作殺更可駭也考字典从薩與古經不符經中从艹从阝从立从生當是譯經時所撰良有以也經中姪字多从女旁

專指男女事也。今人欲依說文改从氵旁。書中淫字訓義甚多。放也。濫也。甚也。邪也。經中專指男女事。故从女爲妥。由此類推。應改與否。從可知矣。

鴉片說

世人修善名曰白業。世人造惡名曰黑業。鴉片者黑業之所感也。何以言之。不覩夫雲棲施食儀乎。作滅罪法時。觀餓鬼身中所有罪業猶如墨汁。以神呪之力。令其墨汁從足心流出。下入金剛際。今時黑業强盛。吸引此汁從地涌出。化作罌粟花。鮮妍可愛。及其漿滿。剖而出之。初見灰白。俄而變色。煮之熬之則純黑矣。豈非餓鬼足下流出之墨汁乎。所最奇者。吸煙之筒名之曰鎗。不知命名者何所取義也。靜言思之。乃恍然曰。鎗者殺人之具也。畢鎗欲殺人。必以口對人。而火門對己。乃吸煙則反是。誠畢鎗以自殺也。嘗觀世人終日營營。百計千方。莫非損人利己。惟吸鴉片一事。則專以害己。此所謂天壤間至公之道也。往者與英人講論槲法之巧。英人曰。熬煙之法。吸煙之具。皆造自華人。益信業力招感。非凡心所能思議者矣。大凡世間毒物。人皆畏而遠之。鴉片之毒。甚於他物。生者爲土。熟者爲膏。少許入口。卽時斃命。而嗜之

者一見此物。喜形於色。誠不解其何故也。忽憶經中以世人貪瞋癡爲三毒。始知內心之毒。與外物之毒。同類相攝。其力最大。斷無他力足以勝之。雖父母撻楚。妻孥詬厲。至死不改。或問吸鴉片人應得何報。答曰。觀現在形狀。便可知矣。口鼻之間。臭煙出入。面目焦枯。殆無生氣。命終以後。必墮餓鬼道中。燄口經中所救餓鬼。卽此類也。待其墨汁從足流出。又爲後人所吸。展轉相引。無有已時。非遇佛法教導。往生淨土。其能脫此苦海乎。

觀未來

世間治亂。莫能預知。然自冷眼人觀之。則有可以逆料者。且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何則。人心之趨向。可爲左券也。不變法。不能自存。既變法矣。人人爭競。始而效法他國。既而求勝他國。年復一年。日興月盛。不至登峰造極。不止也。或問。全球無衰壞之國。可與增劫時世媲美乎。答曰。迥不相侔也。增劫時世。人心純善。金玉棄而不取。今時號爲文明之國者。全仗法律鉗制。人心始能帖然。爭利之徒。機巧百出。非極

天下之豪富不能滿其所欲也、又問壞極而興、既聞命矣、至於興之極、能永久不壞乎、答曰。不能也、或問。何以知之、答曰。地球各國全盛之日。兵戈不起、生齒日繁、諺云、一人生兩人、十世一千丁、以三十年爲一世、至十世而添人千倍矣、其中不無饑饉疾疫、耗折人口、且減半計之、亦不下五百倍也、歷年三百、而添人五百倍、地不加大、何能容之、彼時先壞商務、繼壞工務、蓋各國齊興、貨物充溢、皆欲阻止他國貨物、不令輸入、而輪船無用矣、貨物既不運售他國、則製造日減、而工人賦閒矣、工商以外無生業者不計其數、號饑號寒、哀聲徧野、豈有不亂者乎。先興者先壞、後興者後壞、統地球各國、壞至不可收拾、所有文學格致歷算工藝、一切盡廢、仍變而爲野蠻、向之人民五百倍者、減而賸一分、如現在之數、亂猶不止、必再減一半而亂事方了、爾時人民敦樸、如洪荒之世、此爲亂之極、治之始也、久之又久之、而禮樂文章漸次興起、治亂循環、如是而已、哀哉衆生、營營擾擾、果何爲也、或曉之曰。此夢境也、舉世皆夢也、然則亦有覺者乎、曰。釋迦彌陀皆覺者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皆覺者也、菩薩羅漢高僧上士、覺而未至究竟者也、欲醒此夢、非學佛不爲功、三藏教典具在、苟能用心、無不得入、而要以淨土爲歸、方可醒此大夢也、

支那佛教振興策一

中國之有儒釋道三教、猶西洋之有天主耶穌回回等教、東洋之有神道及儒佛二教、東西各國、雖變法維新、而教務仍舊不改、且從而振興之、務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我中國何獨不然、今日者百事更新矣、議之者每欲取寺院之產業以充學堂經費、於通國民情、恐亦有所未愜也、不如因彼教之資、以興彼教之學、而兼習新法、如耶穌天主教之設學課徒、日本佛寺亦擴充佈教之法、開設東文普通學堂、處處誘進生徒、近日擬設東亞佛教會、聯絡中國朝鮮以興隆佛法、猶之西人推廣教務之意也、我國佛教衰壞久矣、若不及時整頓、不但貽笑鄰邦、亦恐爲本國權勢所奪、將歷代尊崇之教、一旦舉而廢之、豈不令度世一脈、後人無從沾益乎、爲今之計、莫若請政務處立一新章、令通國僧道之有財產者、以其半開設學堂、分教內教外二班、外班以普通學爲主、兼讀佛書半時、講論教義半時、如西人堂內兼習耶穌教之例、內班以學佛爲本、兼習普通

學如印度古時學五明之例。如是則佛教漸興。新學日盛。世出世法相輔而行。僧道無虛縻之產。國家得補助之益。於變法之中。寓不變之意。酌古準今。宜情宜理。想亦留心時務者所樂爲也。

支那佛教振興策二

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缺如。設有人焉欲以宗教傳於各國。當以何爲先。統地球大勢論之。能通行而無悖者。莫如佛教。美洲阿爾格爾曾發此議。

立佛教學會。從之者十餘萬人。然其所知僅佛教麟迹。於精微奧妙處。未之知也。故高明特達之士。仍不見信。今欲重興釋迦眞實教義。當從印度入手。然後徧及全球。庶幾支那聲名文物。爲各國所器重。不至貶爲野蠻之國矣。然開辦之始。非籌款不爲功。儻得賢士大夫慨然資助。收效於數年之後。不但與西洋各教。並駕齊驅。且將超越常途。爲全球第一等宗教。厥功豈不偉歟。

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

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弛。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於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今擬乘此轉動之機。由各省擇名勝大刹。開設釋氏學堂。經費由菴觀寺院田產提充。教習公同選舉。酌定三級課程。先令其學習文理。然後教以淺近釋典。約須三年。學成者準其受沙彌戒。是爲初等。再令學習稍深經律論。三年學成準其受比丘戒給牒。是爲中等。此後應學深奧釋典。及教律禪淨專門之學。三年之後能通大意。講解如流者準其受菩薩戒換牒。是爲高等。聰慧之流九年學成。具

受三壇大戒。方能作方丈開堂說法。陞座講經登壇傳戒。始得稱爲大和尚。僅學得初等中等者。只能當兩序職事。若全不能學。仍令還俗。不得入僧班也。近時宗門學者。目不識丁。輒自比於六祖。試問千餘年來。如六祖者能有幾人。擬令此後非學成初等中等者。不得入禪堂坐香。以杜濫附禪宗。妄談般若之弊。尼亦倣照此例。略爲變通。學成等第。方準受戒。以上三等。倣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講求如來教法。與經世之學。互相輝映。豈非國家之盛事乎。道家者流。雖人數無多。亦可倣此辦理。是在

隨時斟酌耳。

釋氏學堂內班課程

普通學　每日課程六堂每堂一點鐘。上午第一堂佛教。下午第一堂佛教。其餘四堂分課本國文理史學地理算法梵文英文東文。

第一年

四十二章經　佛遺教經　八大人覺經（蕅益解）（三經守遂二經註）　佛教初學課本（金陵刻經處刊）　釋迦如來成道記

念佛伽陀（徹悟）　菩薩戒本經（蕅益箋要）　西方發願文（蓮池自註）（以上春夏二季讀誦講解）

大乘起信論（梁譯）（纂註義記）（直解）　唯識三十論（高原蕅益）

因明論（高原蕅益）　八識規矩（憨山蕅益）　心經（五家註）　阿彌陀經（元照蕅益）（以上秋冬二季讀誦講解）

晨昏課誦（隨時講解）　百法明門　小止觀六妙門（以上二種暇時細閱）

第二年

楞嚴經（用纂註正脈疏講解）（此經一年若未讀完下年接讀）　大乘止觀（暇時細閱）

第三年

圓覺經（直解略疏）（近釋大疏）　金剛經（宗通蕅益）（憨山）　維摩經（肇註折中疏）　十六觀經（四帖疏）　七佛偈　信心銘

證道歌　定慧相資歌　萬善後偈　願生偈（曇鸞註）

（以上十種分上下兩期讀誦講解）

地藏經　顯密圓通　原人論　高僧傳　釋氏稽古略（暇時細閱）

專門學　自第四年起。或兩年或三五年不拘。期限各宗典籍。或專學一門。或兼學數門。均隨學人志願。總須一門通達。方可另學一門。不得急切改換。以致一無所成。

俱舍宗　俱舍論　普光記　法寶記

成實宗　成實論（現用俱舍較成實爲優）

律　宗　（大乘）梵網經（蕅益合註）（三昧直解）（智者疏）（賢首疏）（蓮池發隱）

（小乘）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道宣元照）　毗尼止持（見月）　毗尼作持（見月）　毗尼關要（定卷）、毗尼集要（蕅益）

天台宗　法華經（會義科註）　妙玄節要　涅槃經疏

刪定止觀　釋禪波羅密　四教儀集註

賢首宗　華嚴懸談疏鈔（澄觀）　行願品疏鈔（澄觀宗密）

教觀綱宗

華嚴著述集要　法界無差別論疏（賢首）

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　釋摩訶衍論

慈恩宗　成唯識論（心要　述記）　隨疏　樞要　相宗八要（高原　蕅益）　瑜伽師地論　倫記　因明論疏（窺基）　法苑義林章　解深密經　密嚴經　唯識開蒙

三論宗　中論（吉藏疏）　百論（吉藏疏）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　肇論　大智度論　三論玄義　三論遊意　寶藏論

禪宗　楞伽經（憨山筆記　蕅益義疏）　會譯　思益經　五燈會元　六祖壇經　禪源諸詮集　宗鏡錄　萬善同歸集　宗範　禪林僧寶傳

密宗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一行疏釋）　蘇婆呼童子經　蘇悉地羯羅經　施食補註（蓮池）

淨土宗　無量壽經義疏（慧遠）　無量壽如來會　彌陀疏鈔（蓮池）　無量壽三經論（彭際清）　往生論註（曇鸞）　淨土十要（蕅益）　安樂集（道綽）　往生集（蓮池）

專門學者。不但文義精通。直須觀行相應。斷惑證眞。始免說食數寶之誚。教乘法數。大明三藏法數。宜購置案頭。以備查考。

佛學研究會小引

今時盛談維新。或問佛學研究會維新乎。曰。非也。然則守舊乎。曰。非也。既不維新。又不守舊。從何道也。曰。志在復古耳。復古奈何。曰。本師釋尊之遺教耳。方今梵剎林立。鐘磬相聞。豈非遺教乎。曰。相則是矣。法則未也。禪門掃除文字。單提念佛的是誰一句話頭。以爲成佛作祖之基。試問三藏聖教有是法乎。此時設立研究會。正爲對治此病。頓漸權實偏圓顯密種種法門。應機與藥。淺深獲益。由信而解。由解而行。由行而證。欲一生成辦。徑登不退。要以淨土爲歸。此係最捷之徑也。

祇洹精舍開學記

釋迦如來涅槃後二千八百六十年。摩訶震旦國外凡學人建立祇洹精舍于大江之南建業城中。興遺教也。夫如來之教。博大精微。人莫能測。外凡淺智。何足以與之。然當事者不暇計也。輒語人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儒門嘗言之矣。我佛門何獨不然。不見夫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之偈乎。以剎那三昧。消其時量。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以帝網法門。融其方域。則

舍衛金陵鏡影涉入。契此道者。超乎象外。何有於華梵。何有於古今。更何有於聖凡耶。然理雖如是。事須兼盡。以英文而貫通華梵。華梵既通。則古今一致。凡聖交參。皆不離乎現前一念介爾之心。於是乎振鈴開學。正當光緒戊申孟冬之月。闔堂大衆歡喜踊躍。信受奉行。

金陵本願寺東文學堂祝文

維光緒二十五年。歲在屠維大淵獻陬月之吉。金陵日本淨土眞宗本願寺特設東文學堂。以教華人。一言語學課。二普通學課。誠如蓮經所云。治世言語資

生業等。皆順正法也。溯自二十年前。剏立本願寺於春申江上。今者大法主現如上人。屬其弟勝信公來華設本願寺於杭。以十人居之。復設本願寺於吳。以三人居之。金陵爲南朝勝地。而北方心泉上人與一柳等五人居焉。上人傳七祖之衣鉢。爲四賢之領袖。知道之所自。在元魏則有曇鸞法師。在唐則有道綽法師善導法師。三師之著作。不傳於華。而傳於日本。今則復播之於華。豈非時節因緣耶。習學諸君子。或宣教旨。或受和文。徹特出世之良因。抑亦處世之勝緣也。然則大法主之德。其可限量乎。爰爲之頌曰。

眞諦俗諦．如車兩輪　扶桑震旦．齒之與脣
駕車來遊　以道傳薪．方言奇字．奧妙絕倫
彌陀本願　指示當人　人人信受　一入全眞
提唱洪名　無間昏晨．十萬億剎．明鏡無塵
大哉釋迦　亙古常新　五洲萬國　一視同仁

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一

今逢淨土眞宗法主爲振興佛教起見。剏開般若波羅密多會。鄙人應召前來。理宜演說支那佛教古今流傳之相。溯自漢明帝時。慧光東照。崇信之人。乘願而出。至姚秦時。廣譯經論。佛教大興。迨至有唐。禪教

律淨。皆臻元奧。禪則達摩一宗。自六祖以下。五派分立。教則天台賢首慈恩。各承家法。律則南山正軌。大小兼弘。淨則善導懷感。誠懇備至。震旦佛教。於斯爲盛。彼時著述雖多。因刻板未興。類多遺亡。五季之時。佛教稍衰。至宋朝而復興。所出人才。以永明爲巨擘。提唱禪宗。指歸淨土。尤爲古今所未有也。元明二代四百年間。方之唐宋。似遜一籌。本朝初年。禪宗鼎盛。著述家純疵間出。近世以來。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爲佛法入支那後第一縣壞之時。欲求振興。惟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乃剏議數年。無應之者。或

時節因緣猶未至耶、請以觀諸異日、

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二

此會出法主命名般若波羅密多會、今請演說般若之義、爲開會之宗本、夫般若者根本智也、經稱般若爲諸佛母、一切佛法之所從生、故大藏經以般若爲首、般若在衆生分中、隱而不現、蓋爲無明妄想障蔽故也、衆生思慮之心、內典稱爲生死根本、乃六識分別念念不停、雖極明利思想之用、徹於玄微、總不能證般若眞智、若欲親證、須由三種漸次而入、一者文字般若、卽三藏教典、及各宗著述、後學因此得開正

見、不至認賊爲子、二者觀照般若、依前正見、作眞空觀、及中道第一義觀、三者實相般若、由前妙觀證得諸法實相、卽與般若相應、便是到彼岸、可稱般若波羅密多矣、達摩一宗專弘此法、六祖稱爲學般若菩薩、此乃以第六度爲禪、非第五度之禪也、近時根器下劣、不能剿絕意識、反以意識之明了處、認爲般若智慧、譬如煮沙欲成佳饌、豈可得哉、

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三

如來說教、萬別千差、末法修行、難進易退、有一普度法門、速成不退、直趣佛果者、卽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也、漢時經已傳至東土、東晉廬山遠公盛弘此道、千百年來相傳不絕、宋永明大師有萬修萬人去之語、言之不詳、後人未知其方、今請演其說以供衆聽、竊窺永明之意、深有見於淨土三經宗旨、凡具信心發願往生者、臨命終時、皆仗彌陀接引之力、故能萬修萬人去也、然往生雖仗他力、而仍不廢自力、故以修字勉之、蓋生品之高低、見佛之遲速、證道之淺深、受記之先後、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別等差、後世有專重自力者、令人疑慮不決、有礙直往之機、又有專重他力者、以致俗緣不捨、空負慈尊之望、二者不可偏廢、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直趨寶所、永脫輪迴矣、

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四

立身成己、治家齊國、世間法也、參禪學教、念佛往生出世法也、地球各國於世間法、日求進益、出世法門亦當講求進步、支那國中、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弛、漸致釋氏之徒、不學無術、安於固陋、今欲振興、必自開學堂始、五印度境、爲佛教本源、大乘三藏所存無幾、欲興正法、必從支那藏經重譯梵文、先須學習語言文字、方可成此大業也、日本佛教勝於他國、三藏教典、及古今著述、最爲詳備、欲求進益、須以漢語

讀漢文。則文義顯發。必有勝於嚮時。蓋漢文簡而明曲而達。虛實互用。言外傳神。讀誦通利。自能領會。嚮以和語迴環讀之。恐於空靈之致。有所未愜也。

南洋勸業會演說

南洋勸業會。爲從來未有之盛舉。至今六箇月會期將滿。各家演說。均已齊備。惟宗教一門。尚屬缺典。頃承同志諸君之意。開會演說。以作會場最後之勝緣。鄙人勉承衆志。略爲演說。考各國宗教源流。以婆羅門教爲最古。自佛教出興。而婆羅門高尙之士。咸捨本教而學佛。蓋自知其道義之不如也。東漢時傳來

東土至今一千八百餘年矣。佛教所以勝於他教者在倡明眞性不滅。隨染緣而受六道輪迴。世間苦樂境界。皆是過去世中因起惑而造業。因造業而受報。至受報時。設法救濟。已無及矣。所謂定業難轉也。不如以佛法導之。令其不造惡因。免受苦果。漸漸增進。以至成佛。則久遠大夢。豁然頓醒。自度功畢。度他不休。此乃佛教濟世之方。與世間法相輔而行。非虛無寂滅之談也。更有深妙道理。須久閱內典。潛心體究。方能領會。非一時所能演說。地球各國。皆以宗教維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惡果報。毫髮不爽。則改惡遷善之心。自然從本性發現。人人感化。使成太平之世矣。

送日本得大上人之武林

佛法傳至今時。衰之甚矣。必有人焉以振興之。日本眞宗教士。航海而來。建別院。開學塾。豈非振興之機乎。但格於門戶。未能融入大同。見解不無差池耳。然既稱釋迦弟子。總期剖破藩籬。上契佛心。濟羣生於清泰之域。截生死流。登涅槃岸。是則不求同而自同矣。得大上人將赴武林。爲題數言以贈其行。上人其勉之哉。

等不等觀雜錄卷一

等不等觀雜錄卷二目錄

佛學書目表

等不等觀雜錄卷二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箸

佛學書目表

書名	箸者譯者	卷數	刻版處	識語
華嚴部				
華嚴經	唐實叉難陀譯	八十卷	揚州藏經院	佛初成道時七處九會說圓融無盡法門爲諸經之王非閱疏論著述鮮能通其義也
華嚴懸談	唐澄觀撰	八卷	長沙上林寺	懸敘十門統明全經大旨卽疏鈔之首
華嚴疏鈔	同	二百二十卷	金陵刻經處	以四分科經發揮精詳後人得通華嚴奧旨者賴有此書也
華嚴合論	唐李通玄撰	一百二十卷	同	提倡圓頓法門與禪相爲表裏
華嚴著述	刻經處輯		同	薈萃各家撰述學

集要
方等部
圓覺經近唐佛陀多六卷同
釋　羅譯
明通潤釋
維摩經註姚秦鳩摩八卷同
羅什譯
僧肇註
金光明最唐義淨譯十卷同
勝王經
心地觀經唐般若譯八卷同
勝鬘經寶劉宋求那十五同
窟　跋陀羅譯卷
唐吉藏作
寶窟

華嚴者尤不可少。
十二菩薩各別請
問。佛一一答之。
維摩示疾。諸大菩
薩往問。說不可思
議解脫法門。
四卷金光明經廣
行於世。此十卷者
文義詳備。最宜流
通。
純顯眞如一心。兼
明萬行修證。文言
流暢。旨趣幽深。
唐以前盛弘此經。
後世無人提倡。因
其奧義難通也。今
幸寶窟來自扶桑。
學者可得門徑矣。

思益梵天姚秦鳩摩四卷同
所問經　羅什譯
觀佛三昧東晉佛陀十卷同
海經　跋陀羅譯
佛報恩經失譯人名七卷同
出後漢錄
地藏本願唐實叉難二卷同
經　陀譯
淨土部（方等部內開出）
無量壽經曹魏康僧六卷同
義疏　鎧譯
隋慧遠疏
觀無量壽劉宋畺良四卷揚州藏

學禪宗者宜閱此
經。
此經事理交合。依
文修觀。現身得見
釋迦如來。
如來往劫修行皆
是證無生忍以後
之事。非凡情所能
測度。其中表法。可
以理喻。
說地藏菩薩因地
發心。併地獄可提
之相。以儆愚頑而
開覺路。
說彌陀因地發四
十八願。莊嚴淨土。
此疏從日本傳來。
佛說十六觀門。利

佛經疏鈔	耶舍譯陳隋智顗疏宋知禮鈔		經院	根上智依之修行速超上品疏鈔用三觀釋之顯圓妙理、
觀無量壽佛經四帖疏	唐善導疏	四卷	金陵刻經處	從日本傳來、內分玄義分序分義定善義散善義故名四帖
阿彌陀經義疏	姚秦鳩摩羅什譯宋元照疏	一卷	同	佛說淨土法門令衆生一心念佛即得往生不受輪轉。
阿彌陀經疏鈔	明袾宏撰	四卷	同	用賢首家法一事一理逗機正說。
往生論註	婆藪槃頭菩薩造論元魏菩提留支譯魏曇鸞註	二卷	同	唐以前談淨土之書除十疑論外僅見此本、其精妙處後人所不能及。
淨土十要	明智旭集	十卷	揚州藏經院	上起智者下至袁宏道皆係精要之作

往生集	明袾宏輯	三卷	金陵刻經處	略錄古今往生事蹟加以讚論
省庵語錄	國朝實賢作	二卷	揚州藏經院	專弘淨土、時人稱爲蓮宗第九祖。

法相部（方等部內開出）

楞伽經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四卷	金陵刻經處	性相並談文義簡古。
入楞伽心玄義	唐法藏撰	一卷	同	此卷從日本得來。全疏既失觀此可知大意。
解深密經	唐玄奘譯	五卷	同	學法相者以此爲宗
大乘密嚴經	唐大廣智不空譯	三卷	同	長行甚少、五言偈居多。
瑜伽師地論	彌勒菩薩說、無著菩薩傳唐玄奘譯	百卷	同	內有五分說十七地、奘師譯成太宗大爲讚賞因作聖教序。

成唯識論護法等菩薩造	唐玄奘譯	十卷同	梵本十種奘公會爲一部剖析精微學法相者最宜深究
成唯識論述記	唐窺基撰	六十卷同	此書元末失傳後人以不見爲憾今從日本得來慈恩一宗其再興乎
因明論疏商羯羅主菩薩造	唐玄奘譯 唐窺基疏	八卷同	用三支比量簡辨眞似能立能破不爲他宗所破也

相宗八要解	明明昱解	八卷同	雪浪恩公採集明昱補古註所未備開相宗之初門

般若部

金剛經註解	姚秦鳩摩羅什譯 明宗泐解	一卷金陵刻經處	宗天親二十七疑解釋最便初學
金剛宗通	明曾鳳儀撰	九卷同	引證淵博會通宗旨文義暢達震醒聾瞶
心經五家註	唐靖邁 法藏 明宗泐 德清 智旭撰	五卷同	此經註解甚多俗解無益邪解有害擇正解之精當者彙爲一編
仁王護國經	唐大廣智不空譯	二卷同	波斯匿王請問佛說般若護國法門
六波羅密多經	唐般若譯	十卷同	前五度一一與般若相應方成無漏善也

大智度論	龍樹菩薩造 姚秦鳩摩羅什譯	百卷揚州藏經院	釋摩訶般若經九十品初品具譯全釋有三十四卷餘皆十倍略之

法華部

妙法蓮華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	七卷金陵刻經處	開權顯實統收一代時教
法華會義	明智旭撰	十六揚州藏	智者大師法華文

卷 經院 句文義繁多閱者
妙玄節要 明智旭節 二卷 同 每難卒業智旭刪
繁就簡以便初學
節略智者大師法
華玄義而成此本
尼犍子授 元魏菩提 十卷 同 宣說世出世法曲
記經 留支譯 盡其妙

涅槃部

大般涅槃 北涼曇無 四十 金陵刻 扶律談常顯佛不
經 讖譯 二卷 經處 滅
後分唐若
那跋陀羅
等譯
涅槃玄義 隋灌頂撰 二卷 同 開爲五重統說全
經大意
集一切福 姚秦鳩摩 三卷 揚州藏 受持此經令三寶
德三昧經 羅什譯 經院 種永不斷絕
佛遺教經 姚秦鳩摩 一卷 金陵刻 佛說此經猶後世
節要 羅什譯 經處 之遺囑後代學人
宋淨源節 皆宜遵守

要 明袾
宏補註

祕密部

楞嚴經 唐般刺密 十卷 金陵刻 無法不備無機不
帝譯 經處 攝學佛之要門也
楞嚴正脈 明交光撰 四十 同 披剝陳言獨申正
卷 見發揮經義超越
古今
準提陀羅 唐金剛智 一卷 同 治病卻魔祈福修
尼經 譯 眞四種神呪隨宜
大悲陀羅 唐伽梵達 一卷 同 奉持
尼經 摩譯
尊勝陀羅 唐佛陀波 一卷 同
尼經 利譯
穢跡金剛 唐無能勝 一卷 同
呪經 譯
顯密圓通 宋道殿集 二卷 同 略明顯教廣明密
教以準提爲宗欲
知呪術功能須閱
此集

施食儀軌補註	明袾宏述	二卷	同	三業相應方用無邊閱此補註方知施食非易事也
阿含部（小乘經）				
增壹阿含經	符秦曇摩難提譯	五十卷	揚州藏經院	此經明人天因果從一增一義豐慧廣
長阿含經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	二十二卷	同	辨邪正明報應以長爲目者開斥修途所記長遠也
雜阿含經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五十卷	金陵刻經處	此經說事既雜別爲一部內有小半與中阿含增壹阿含相同而文順暢
大乘律（小乘律專爲出家者設故不載）				
梵網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	二卷	金陵刻經處	上卷說四十心地下卷說十重四十八輕戒
梵網經菩薩戒疏	唐法藏撰	十卷	同	此疏從日本傳來學菩薩道者最宜深究
菩薩戒本經箋要	北涼曇無讖譯 明智旭箋	一卷	同	廣明開遮持犯在家出家均宜受持
大乘論（小乘論未刻）				
大乘起信論義記	馬鳴菩薩造論 梁眞諦譯 唐法藏記	七卷附別記一卷	金陵刻經處	此論總括羣經要義法藏作記曲盡其妙學者熟讀深思自能通達三藏教海
大乘起信論纂註	明眞界註	二卷	同	取賢首疏長水筆削記刪繁就簡纂輯成文以便初學
大乘起信論直解	明德清解	二卷	同	稱性直談雅合禪門之機以上二種可作義記先導

中論	龍樹菩薩造 青目菩薩釋 姚秦鳩摩羅什譯	六卷	杭州慧空經房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六朝僧專門學習是爲三論宗
般若燈論	龍樹菩薩偈本 分別明菩薩釋論 唐波羅頗蜜多羅譯	十五卷	金陵刻經處	般若明燈照破幽暗亂眞空理當處無生凡夫與佛平等一如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	龍樹菩薩造 姚秦鳩摩羅什譯 唐法藏記	四卷	同	此論意旨卽孔子所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法藏義記發揮盡致於此會得卽入三空解脫門
法界無差別論疏	堅慧菩薩造 唐提雲般若等譯 唐法藏疏	一卷	同	論中深義人不能曉得法藏疏方知法界平等之妙旨也
發菩提心論	天親菩薩造 姚秦鳩摩羅什譯	二卷	揚州藏經院	非菩提心無以作佛概發大心兼行六度而後佛果可期矣

西土撰集

四十二章經解	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同譯 明智旭解	三經合本	金陵刻經處	佛教東來首譯此經
賢愚因緣經	元魏慧覺譯	十三卷	揚州藏經院	慧覺等八人在于闐大會共記所聞集爲一部皆係佛及弟子化度衆生之事
諸經要集	唐智嚴譯	三卷	同	集諸經中菩薩行門六十六條法珠之寶聚大乘之龜鑑

坐禪三昧經　僧伽羅刹造　二卷　金陵刻經處　說五種觀門以治五障併說四禪四空念佛等法

姚秦鳩摩羅什譯

禪宗支部（以下撰述）

御選語錄　雍正朝梓行　十九卷　金陵刻經處　自肇公至蓮池凡十六家繼以歷代禪師前後二集以當今法會爲殿

指月錄　明瞿汝稷集　三十二卷　杭州慧空經房　上起七佛下至大慧採集偈頌普說機鋒語句成一家言

續指月錄　國朝聶先集　二十卷　金陵刻經處　起自南宋訖於國初恰與前錄相接

肇論略註　姚秦僧肇作　六卷　同　達摩未來以前提倡宗乘者肇公與竺道生二人而已生公作論數篇不傳於世惜哉

寶藏論　姚秦僧肇作　一卷　同　此等寶藏人人有之一經指出即能受用爭奈窮子執迷不悟可哀也已

六祖壇經　唐慧能大師說　門人記　一卷　同　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至六祖其道大行

禪源諸詮集　唐宗密述　四卷　同　融通宗教會成一味此其序也全書久亡求之東瀛亦不可得矣

宗鏡錄　宋延壽述　百卷　揚州藏經院　以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凡各家互相是非者皆以深理通之誠圓融無礙法門也

萬善同歸集　同　三卷　金陵刻經處　一心具萬善萬善歸一心不滯有爲不住無爲行菩薩

				道之正軌也。
心賦註	同	四卷	同	心無形相而可賦乎。既賦矣。而又註之誠描寫虛空之妙手也。
高峰語錄	元原妙撰	一卷	同	直截根源。脫落窠臼。最足激發參學人志氣。
中峰廣錄	元明本撰	三十卷	揚州藏經院	刊華就實。因事明理。其間煅煉之穩密。勘辨之明確。無假借無回護。凜凜然烈日嚴霜。誠宗門之巨擘也。

天台宗

大乘止觀釋要	陳慧思述 明智旭釋	六卷	揚州藏經院	詳明三番止觀。皆先觀而後止。大師自證之法也。惟引起信論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之言。於善下添一惡字。蓮池大師辯之詳矣。
釋禪波羅蜜	隋智顗說 弟子法慎記	十卷	長沙上林寺	廣明各種坐禪法門。
小止觀	隋智顗述	二卷	杭州慧空經房	欲學坐禪。此法最爲切近。
天台四教儀集註	元蒙潤集	十卷	同	學天台教觀者。以此爲圭臬。
教觀綱宗	明智旭述	二卷	金陵刻經處	簡要不繁。最便初學。

傳記

釋迦如來應化事蹟集	國朝承珊	四卷	揚州藏經院	採集各經繪圖二百八幅。大致依如來成道記。
高僧傳初集	梁慧皎撰	十四卷	金陵刻經處	自漢迄梁。正傳二百五十七人。附見二百三十九人。
高僧傳二	唐道宣撰	四十	揚州藏	自梁迄唐。正傳三

集　卷　經院　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一人

高僧傳三集　宋贊寧撰　三十卷　同　自唐迄宋正傳五百三十人

禪林僧寶傳　宋惠洪撰　三十卷　金陵刻經處　取宋代宗門之傑出者八十有一人各爲傳而繫之以贊

比丘尼傳　梁寶唱撰　四卷　同　自晉迄梁凡六十五人

居士傳　國朝彭際清述　五十六卷　揚州藏經院　自漢以來正傳二百二十七人附見七十九人

善女人傳　同　二卷　金陵刻經處　自晉以來正傳一百三十八人附見九人

雜集

龍藏目錄　乾隆三年定　一卷　金陵刻經處　統計七百二十四函七千二百四十卷十五萬三千三

百七十四紙

閱藏知津　明智旭輯　四十四卷　同　分別部類先後次序與藏本不同每部之下但識品中事理大概使人自知綱要

法苑珠林　唐道世撰　百卷　常熟小石山房　以佛經故實分類編排凡一百篇大旨推明罪福之由以生人敬信之念

翻譯名義集　宋法雲編　二十卷　金陵刻經處　內分六十四類以梵語譯華言並釋其義

教乘法數　雍正十三年重訂　十二卷　杭州慧空經房　從一數至八萬四千備列教中名相俾學者易於尋討

慈悲道場懺法（俗名梁皇懺）　梁誌公寶唱等集　十卷　金陵刻經處　內分四十品禮懺法門此爲最古

禪門日誦　寧波天童寺增輯　一卷　同　早晚課誦爲僧家所必需此外有可

				刪者存之以順俗也後附十宗略說用開初學知見耳。
弘明集	梁僧祐撰	十四卷	同	晉宋漢魏六朝高僧名士辯論三寶之作文既道雅義亦切要、
鐔津文集	宋契嵩撰	二十卷	揚州藏經院	內多護教之言。
續原教論	明沈士榮著	二卷	金陵刻經處	辯論宋儒謗佛之言最爲透徹、
雲棲法彙	明袾宏述		同	內分三類一釋經、二輯古三手著門人裒集大師遺書盡於此矣、
夢遊集	明德清著	五十五卷	揚州藏經院	憨山老人著作甚多解釋經論數百卷各別流行門人搜其遺稿彙成此集、

道家與佛法相通者附錄於此

老子翼	明焦竑輯	八卷	金陵刻經處	採輯古註六十四家增以自作筆乘爲解老者最爲詳備之書。
道德經解	明德清著	二卷	同	憨山此解歷十五年而成句斟字酌極臻玄妙。
莊子內篇註	明德清著	四卷	同	莊子三十三篇以內七篇爲精要、故憨山註之、
陰符經發隱	石埭楊文會註	一卷	同	以佛法解釋與舊註迥不相同、

（謹案此表曾由新安汪氏於清光緒壬寅歲用活字販印於滬瀆蓋就彼時已刻版者列表故壬寅後續出之書均未之及編者識）

等不等觀雜錄卷二

等不等觀雜錄卷三目錄

彙刻古逸淨土十書緣起
會刻古本起信論義記緣起
天竺字母題詞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題詞
心經淺釋題詞（代梅擷芸作）
歐陽母朱生西行述題詞
大藏輯要敘例
賢首法集敘
日本續藏經敘
大乘中觀釋論敘
中論疏敘
成唯識論述記敘
普賢菩薩圓妙方便總持法門敘
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自敘
釋摩訶衍論集註自敘
佛教初學課本自敘
道德經發隱自敘
沖虛經發隱自敘
南華經發隱自敘

重刊淨土四經跋
華嚴一乘十玄門跋
起信論法數別錄跋
起信論眞妄生滅法相圖跋
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圓圖跋
西歸直指跋
書起信論海東疏記後
書華嚴念佛三昧論後
書居士傳汪大紳評語後

等不等觀雜錄卷三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著

彙刻古逸淨土十書緣起

淨土家言流傳於世者。以天台觀經疏及十疑論為最古。嗣後作者寥寥。咸謂學道之士。羣趨於禪。而淨業中衰。斯言也。余未之信。頃年四海交通。遂得遨遊泰西。遇日本南條上人於英倫。上人名文雄。淨土宗傑士也。既各歸國。適內戚蘇君少坡隨使節赴日本。屬就南條物色釋典。凡中華古德逸書。輒購之。計三百餘種。其中專談淨土之書。自元魏以迄南宋。擇其尤雅者得十種。彙而刊之。庶幾後之學者。一展卷間。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也。

無量壽經義疏（隋沙門慧遠撰）
觀無量壽佛經疏（唐沙門善導撰）
阿彌陀經義疏（宋沙門元照撰）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疏（唐沙門靖邁撰）
往生論註（元魏沙門曇鸞撰）
安樂集（唐沙門道綽撰）
西方要訣（唐沙門窺基撰）
遊心安樂道（唐新羅沙門元曉撰）
淨土論（唐沙門迦才撰）
釋淨土羣疑論（唐沙門懷感撰）

會刊古本起信論義記緣起

大藏教典。卷帙浩繁。求其簡要精深者。莫如起信論。而解釋此論者。自隋唐以來。無慮數十家。雖各有所長。然比之賢首。則瞠乎其後矣。藏內賢首疏五卷。人皆病其割裂太碎。語意不貫。蓋圭峰科會之本也。蓮池重加修輯。刻於雲棲。憨山治為疏略。刻於徑山。文義雖覺稍聯。總不能如原作之一氣呵成也。近年求得古逸內典於日本。自六朝以迄元明。凡數百種。內有起信論義記。以十門開釋。始知圭峰刪削頗多。致失原本規模。然經日本僧徒和會。仍不免割裂之病。求之數年。復獲別行古本。真藏公原文也。讎校再三。重加排定。務使論文記文。自成段落。庶幾作者義味。溢於行間。後之覽者。恍如親承指教也。另有別記一卷。似作於義記之先。蓋別記所詳者。義記則略之。遂併刊以成完璧云。日本南條文雄與余友善。此記賴以得之。其嘉惠後學。豈淺鮮哉。

天竺字母題詞

華嚴經云。十方剎土。有以諸佛音聲為體。楞嚴經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天竺字母。音聲之本也。又經中有三種般若。從文字起觀照。從觀照證實相。天竺字母。文字之源也。音聲文字。既為入道之初門。故

以天竺字母刊示同學焉。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題辭

有學戒人問於予曰、賢首疏梵網戒經、而不疏上卷何也。予應之曰、此非淺見所能知也、不觀夫天台智者大師乎、既證法華三昧、得無礙辯才、於梵網經亦不疏上卷、蓋盧舍那佛爲諸菩薩說心地法門、非凡位所能測知、其文從四禪天傳來、不類天竺語言、什公譯經時、禁筆受者率意潤文、是以悉仍其舊、不但天台賢首深知其意、卽唐宋諸師如勝莊太賢、嘗皆專釋下卷、自明季以來、始有併上卷而釋之者、雖各

抒所見以惠初學、而未逹古人不疏之意也。問曰、上卷法門既不能解、然則流傳人間將何益耶。予曰、弘法大士、欲令世人生仰慕心、修行昇進、中下之流、作未來因、利根上智、慧眼開時、不煩解釋而了如指掌矣。賢首此疏、深逹戒經奧旨、學者苟能悉心研究、信受奉行、自然從凡夫地直趣佛果、不遭歧路、豈非破煩惱障之利器、行菩薩道之正軌乎。經中稱爲光明金剛寶戒、可知上卷所說四十心地法門、定當以此戒爲基也。學戒人歡喜踴躍曰、今而後知所從事矣、

心經淺釋題辭（代梅擷芸作）

或有問於予曰、往昔疏心經者多矣、今獨作爲淺釋何也。予應之曰、心經文約義豐、誦之者衆、皆以古疏難通、無從窺其蘊奧、不有淺釋、初學何由得入、故淺釋者、心經之津梁也。夫心經以二百六十餘言、攝盡六百卷般若妙義、果能自淺而深、徹見眞空實相、則一大藏教無不從此流出、所謂般若爲諸佛母也。此經以心爲名、心也者、十界聖凡所同具也。迷則萬別千差、悟則平等一致、迷悟之機、卽在照見五蘊皆空一語耳。五蘊本空、非照之使空、乃照見其本空也。奈何衆生顛倒昏迷、以空爲有、沈沒於苦海之中而不

自覺、若依經照之、淺者漸脫塵勞、深者頓超彼岸、隨機獲益、豈有定法、問者唯唯而退、遂記其言於篇首

歐陽母朱生西行述題詞

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此經語也。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此祖語也。信如此言、則歸心淨土者何慮不得往生乎。嶺南歐陽氏號石芝者、向道之士也、事母極孝、嘗以念佛法門勸進其母、行之七年正念往生、閱所述八瑞五奇、求諸往生傳中亦不多見。信乎石芝之孝道精純、有以致之也。推此生度母之心、以至西歸證道之後、度多生父母、亦復如是、極而至

於無量劫來六親眷屬、不可稱、不可數、莫不如今生度母之誠、方便化導、而度脫之、同歸無量壽佛清泰國中、是則石芝從一孝道、證窮法界之大願也夫。

大藏輯要敘例

此書專爲初學而輯、分別部類、以便檢閱、凡羽翼經律論者、概從本文爲主、亦臣子隨君父之義也。

華嚴部　經分大小二乘、大乘以華嚴爲首、凡賢宗及各家著述、發明華嚴經義者、概歸此部。

方等部　開小顯大之經、及有註疏者、概歸此部。

淨土部　係由方等分出、另立一部、以逗時機、凡天竺震旦諸師演暢淨土宗旨者、概歸此部。

法相部　亦從方等分出、以爲專門之學、慈恩宗及各家著述、彙入此部。

般若部　經論註疏、彙爲一部。

法華部　法華各種註疏、及開權顯實之經、彙入此部。

涅槃部　扶律談常、自爲一部。

以上通爲菩薩藏。

小乘經　此爲聲聞藏、不依說時、列於方等之前者、所以別於大乘也。

以上大小二乘、統爲顯部。

密部　凡有壇儀之經、及印度支那諸師撰述、均入此部。

顯密二門、圓融具足、一代時教、總括無遺矣。

大乘律　菩薩調伏藏、七衆同遵、併諸家疏釋、擇要彙集。

小乘律　聲聞調伏藏、非受具戒者、不宜檢閱、故所收從略。

大乘論　菩薩對法藏、爲入大乘之要門、釋經各部、已隨本經、別行之論、併諸疏釋、輯錄於此。

小乘論　聲聞對法藏、卷帙繁多、今略輯數種、以見一斑。

西土撰集　論藏所不攝者、別爲一類、所謂雜藏也。

禪宗　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語錄一興、浩如煙海、今擇其要者、彙爲一宗。

天台宗　釋經各部、隨入經藏、餘歸此宗。

傳記　古聖高賢、流風餘韻、具載此篇。

纂集　編輯成部者、歸此一類。

弘護　摧邪顯正、責在僧伽、救弊補偏、功歸檀越、靈山付囑、意在於斯。

旁通之歸元無二、方便多門、儒道心傳、豈有隔礙耶。導俗　眞俗二途、霄壤之別、不假方便、心何由發、言淺意深、閱者毋忽。

賢首法集敘

世之學華嚴者、莫不以賢首爲宗。而賢首之書、傳至今日者、僅藏內十餘卷耳、後人閱清涼大疏、咸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因欲易賢首宗爲清涼宗、蓋未見藏公全書故也、近年四海交通、得與東瀛南條文雄遊、求覓古德逸書數百種、所謂賢首十疏者、已得其六。方知清涼大疏、皆本於探玄記也、賢首作新華嚴

疏、未竟而卒。後二十七年、清涼乃生。及其作疏、一宗賢首、豈非乘願再來、闡發大經乎、今將賢首著述、去僞存眞。彙而刊之、名曰賢首法集、世之學華嚴者、其以是爲圭臬也可。

晉譯華嚴經探玄記百二十卷　至相作搜玄記、文義甚略、賢首繼之、作探玄記、發揮盡致、海東元曉得之、立命弟子分講、遂盛行於新羅、其時唐土重譯華嚴既成、學者舍舊從新、賢首因疏新經、未及半部而卒。其徒慧苑足成之、命曰刊定記、多違己意、違背師說、清涼疏內辨之綦詳。今以二本對閱、方知清涼作疏、全宗此記、鈔錄原文、十之五六、其爲古德所重如此、而蕅益概議之曰、經既未全、疏亦草略、蓋係臆度之辭、此記宋元以來、無人得見、蕅益何從而見之耶。　東洋刻本、未會經文、單記二十卷、足六十萬言。今以經合於記、釐爲百二十卷。　另有華嚴文義綱目一卷、與此記同處頗多、故不列入（謹案華嚴經探玄記此云以經合於記釐爲百二十卷者蓋　先生未及編會其預定卷數也編者識）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古本六卷今作十卷）　重戒以十門解釋。輕戒以八門解釋、精深切當、超越古今。學菩薩道

者、得此疏而研究之、則亦庶乎其不差矣。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略疏一卷　此疏與基師幽贊一時、而各出手眼、判然不同、宋僧師會作連珠記以輔翼之、前於此者、有靖邁疏、唐人疏心經、流傳至今者、惟此三種耳。

入楞伽心玄義一卷　考本傳有楞伽經疏七卷、求之日本、僅得玄義一卷、已可見全經大旨矣。　賢首十疏中、已得者、華嚴探玄記、梵網經疏、心經略疏、起信義記、十二門論宗致義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及此卷、未得者、新華嚴經未完之疏、幸有清涼

疏鈔補其缺略、密嚴經疏得日本殘缺寫本、贅其文義不類賢首之作。法華經疏無可尋覓、惜哉、

大乘起信論義記（古本三卷今作七卷）別記一卷　此論古疏傳至今時者僅見三家、隋之淨影、唐之賢首、海東之元曉、雖各有所長、而以賢首爲巨擘。後世作者何能企及。今於東瀛得賢首原本。會而刊之、實爲學摩訶衍之要門也。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古本二卷今作三卷）　杜順和尚法界觀門、以眞空觀居首、爲後二觀之基。藏公此記、即以成就空觀也。學者能於此記及心經略疏融會貫

通、則得速入般若波羅密門。

法界無差別論疏（古本一卷今作二卷）　非得此疏、論中深義後人何從而知之。

華嚴指歸一卷　內分十門、每門又分爲十、以顯十十無盡法門也。學華嚴者切宜深究。　世人以華嚴指歸還源觀金師子章名爲賢首三要。由今觀之、豈止三要。

妄盡還源觀一卷　內分六門。一體、二用、三徧、四德、五止、六觀。台家每謂賢宗有教無觀、爲一覽此文乎。

華嚴三昧章一卷　新羅崔致遠作賢首傳、用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配成十科。證知此章即觀文也。東洋刻本改其名爲發菩提心章。於表德中全錄杜順和尚法界觀文、近三千言、遂疑此本非賢首作。庚子冬、南條文雄遊高麗、得古寫本、郵寄西來。首題華嚴三昧章。讎校盡善、登之梨棗。因來本作章、故仍其舊。尙有華嚴世界觀、求而未得也。

華嚴義海百門一卷　以一塵暢演法界宗旨。文獻通攷作百門義海。元明以來、無人得見。今從日本取來、係由宋本重刻者。末後闕一總結第八門亦

有脫文、是宋時已無完本矣。

一乘教義分齊章（一名華嚴教分記古本三卷今合疏作十卷）　賢首宗旨備於此章。宋道亭作義苑疏、更爲詳明。近代杭州僧柏亭撰賢首五教儀、分門別類、備列名相、欲與台家教觀爭衡、而不知其違於古法。嘗試論之、教義章內凡提頓教、所引經文、皆無位次。柏亭則概列位次。華嚴四十二位、不列四加、柏亭則概列四加。圓教十住初心、便成正覺、應判分證位。柏亭則判相似位。此其顯然者也。賢首既有此章、學者苟能神而明之、於一乘教義徹底通達矣。　此章

之末。說十玄門。本於至相原書。及作探玄記。改易數名。爲清涼張本。後人謂清涼十玄異於賢首者。蓋未見探玄記也。

華嚴金師子章一卷　賢首說此章。至一一毛處各有師子。武后遂悟華嚴宗旨。宋沙門淨源參酌四家注釋。作雲間類解。盛行於世。

三寶章　內分八門。傳稱三寶別行記。想卽此也。○明藏以下之六章。合爲兩卷。統名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相沿數百年。無人釐正。學者竊心看過。以流轉等章。與三寶名目義味無涉。遂不措意。

今將各章分析刊行。俾後之學者隨舉一章皆得探其蘊奧也。

流轉章　卽生滅顯無生。卽流轉顯不動。入道捷徑無過於此。有志之士。請細玩之。

法界緣起章　內有四門。僅了第一門。餘三門缺。

圓音章　舉一語業顯三業之勝。佛果妙用。衆生心地本自有之。但以無明障蔽而不能顯。旣讀此章當知愧憤策勵修行也。

法身章　內分四門。

十世章　此觀純熟。一切妄執自然消落。立法之巧妙迴出常情也。

玄義章　內分十門。卽華嚴玄義也。

華嚴經傳記（古本五卷今作三卷）一名華嚴感應傳。後代屢有改作。漸失原本規模。今得此書。內稱賢首法師處甚多。想係門下士增修之本也。

賢首國師別傳一卷　新羅崔致遠作。此本中土無傳。且撰述在各家之先。故附於法集末卷。

華嚴策林一卷

普賢觀行法門一卷

華嚴經問答二卷

華嚴遊心法界記一卷

以上四種均係贋作。故不收錄。

日本續藏經敘

三藏教典結集於印度者。不可知其部帙之數。自流傳震旦。至隋唐以來。代有增益。由五千以至七千。此其大較也。明紫柏尊者以方冊代梵筴。閱者便之。大藏以外。復有續藏。合之已逾萬卷。以遭兵燹。板已無存者。予與同志欲匯刊之而未成也。近年日本藏經書院以聚珍版刷大藏經。校弘教書院之本。字大而便覽。予已購而藏之。頃復製續藏經。凡印度支那古

德撰述、求入大藏者悉集而刷之、爲部千六百有奇、卷逾八千。仍搜求古遺之本、正未有艾也、予亦爲之典輯、樂觀其成、是輯也、得六朝唐宋之遺書、爲紫柏所未見、誠世間之奇構、實足補隋唐所不足也、

大乘中觀釋論敘

經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故三藏教典、以般若居首、蓋眞空實相爲諸佛母也。龍樹菩薩造五百偈發明空義、青目菩薩釋之、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出。名曰中論、凡二十七品、分別明菩薩又釋之、亦二十七品、譯於唐波羅頗密多羅、名曰般若燈論、安慧菩薩又釋之、譯於宋惟淨三藏、名曰大乘中觀釋論。三部均入大藏、惟宋譯僅十三品、不無遺憾、近時日本新印大藏經、由高麗古本鈔出後分十四品、而成完璧、金陵貫通大師見之、歡喜踊躍、集資鋟板、以廣流傳、俾後之學者、三部參觀、豁然證契、頓入如來寶明空海、則六百卷般若妙義、一時現前、豈非法門之快事乎。

中論疏敘

龍樹菩薩傳佛心印、爲十四祖。其教人之法、以般若眞空爲本、嘗作中論五百偈、闡揚第一義空、初至東

土、傳習之士、首推羅什門下生肇二公、肇公作論、至今獨存、生公諸論僅存其名、惜哉、隋唐間嘉祥吉藏禪師專弘此道、作三論疏行世、當是時、學天台教者、每以北齊慧文遙宗龍樹、僅取三觀一偈、爲台教之祖、而禪宗諸師又以不立文字、棄龍樹妙論於不顧、於是三論一宗、遂成絕學、近代四海交通、嘉祥三論疏自扶桑傳來、梅擷雲居士見而愛之、玩味不釋手、遂將論疏二本纂合鋟板、俾世之學者、由此證入般若波羅密門、則知如來心傳不卽文字、不離文字、與其苦參一句無義味語、謂之教外別傳、何若快讀此論、此疏、如清涼水洗滌塵垢、一旦豁然透脫、卽證擇滅無爲、較之禪家所證非擇滅無爲（出百法明門六種無爲之二）豈有二哉、

成唯識論述記敘

性相二宗、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性宗直下明空、空至極處、眞性自顯、相宗先破我法、後彰圓實、以無所得而爲究竟、乃知執有執空、互相乖角者、皆門外漢也、唐以前、相宗典籍、未被東土、自玄奘法師西遊印度、而後唯識一宗、輝映於震旦矣、有窺基法師者、奘公之高弟也、親承師命、翻譯成唯識論、會萃十家而成

示象推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棒一喝莫不皆具法界體用後之作者塵說刹說海墨書而不盡其以是爲嚆矢也夫

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自敘

大宗地玄文本論建立金剛五位以衆生無量劫來業果相續非三僧祇修證之功不能盡除故立無超次第漸轉位以衆生一念相應卽同諸佛故立無餘究竟總持位以衆生心含法界普融無盡故立周徧圓滿廣大位以衆生念念著有違解脫門故立一切諸法俱非位以衆生棄有著空趣於斷滅故立一切

諸法俱是位上之五位爲佛法之總綱攝盡一切破障法門該括一切稱性法門纖毫無遺若明此義則談宗談教說有說空皆不相妨何有分河飲水互相是非之弊哉奈何千餘年來無人提倡遂使無上妙法祕而不宣誠不解其何故也或以論中名義玄微皆是法身大士行相非凡位所知師家艱於應對故不以此論示人然一切悉知必至佛果等覺以還隨分演說不害其德望也儒門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曾竊取此義略加註釋所未知者斷不強解庶幾後學得一隙明或有利根上智頓入甚

二部並以問於師者著爲述記學相宗者奉爲準繩迨元季而失傳五百年來無人得見好學之士每以爲憾近年四海交通得與日本博士南條上人遊上人以此書贈予金陵講經沙門松巖見而心喜亟募資鋟板揚州觀如大師願任其半未及竣工而觀松二公相繼西逝江表緇素踵而成之嗟乎此書失之如此其久得之如此其難而倡刻之人皆不見其成以是見唯識一宗流傳於世非偶然也後之覽者其勿等閒視之

普賢菩薩圓妙方便總持法門敘

顯宗居士者故友曹君鏡初之法號也遺篋中得其所著書若干種內有普賢菩薩圓妙方便總持法門一卷其子詠香齎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歎曰此眞所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者乎夫牙牌者戲具之小焉者也居士卽以普賢乘六牙象目之因而暢演十法界六波羅密五時八教參互錯綜貫攝於三十二支之內頓使支支點點放光動地熾然說法無有間歇而衆生現前受用不聞不覩惟應度者乃能知之嘗思華嚴法華等經眞俗融通理事無礙昔李長者以卦象釋義藏國師以金獅說法今曹居士以牙牌

深法界徹底通達是所望也其文義明顯者亦不詮釋閱者自能領會耳。

高麗古藏作二十卷與起信論序相符。宋元藏皆未收入明藏作八卷復併作四卷。今從之。

此論窮微極妙。專接利根上智。兼爲凡小權漸之機作一乘勝因。伏願見者聞者熏習成種。久久純熟心光發宣。卽能頓入金剛信位。圓修圓證五位齊彰。與論主大願註者誠心交光相羅如寶絲網礙轉開導無有既極。

釋摩訶衍論集註自敘

翻譯釋論。當在譯大乘起信論之後。因本論全文。與眞諦所譯相同也。卷首題姚秦時譯誤矣。隋唐五代未見流行。永明禪師作宗鏡錄。始引此論。至遼時大顯於世。疏記鈔相繼而出。考至元法寶勘同錄。尚有釋論十卷。而疏記鈔久佚矣。近時從日本傳來。亟欲刊行。而科文繁多。恐後人疲於心力。輒令本釋二論不能精究。因摘其要言註於釋論之內。科文一概刪去。如肇公註維摩經之例。另有聖法記數紙。作時最先。亦摘錄之以成善本。（謹案先生撰輯是書未遑屬稿今可見者僅此敘文惜哉編者識）

佛教初學課本自敘

釋教三字經者明季吹萬老人效世俗訓蒙之書而作也。敏修長老爲之註釋。流傳二百餘年矣。頃者普陀印光法師從而新之。正文改十之三。註釋改十之七。原本編爲兩排者改而爲一排。考據精詳。文辭圓潤。超勝舊作。而題名之處。不將重訂者列於其次。可謂坦然忘我者矣。予不揣固陋。率爾改作。與新舊兩本。迥不相同。事略而法備。言簡而義周。人有勸予易其名者。因名之爲佛教初學課本云。

道德經發隱自敘

憨山清禪師解道德經。歷十五年方成。雖與焦弱侯同時。而弱侯未之見也。故其輯老子翼。闕憨山解。誠爲憾事。弱侯所採凡六十四家。後解之者。更有多種。故經中奧義發揮殆盡矣。予閱道德經至出生入死一章。見各家註解無一合者。遂以佛教義釋之。似覺出人意表。復益二章。總陰符發隱梓之。或問孔子旣稱老子爲猶龍。何以其書不入塾課耶。答曰。漢唐以來。人皆以道家目之。不知其眞俗圓融。實有裨於世道人心。若與論語並行。家弦戸誦。則士民之風。當爲之一變也。

沖虛經發隱自敘

列子書八篇唐時尊爲沖虛經、與道德南華並重註道德者多於南華而註沖虛者特少、在晉則有張湛、在唐則有盧重元、此二種現行於世、考書目所載有唐殷敬順宋江遹二解求而未得也、甲辰夏、索居避暑、取列子讀之、妙義顯發多出於張盧二家之外、如開寶藏如涌醴泉實與佛經相表裏信筆直書得四十二章約計全書三分之一、因名之爲沖虛經發隱云

南華經發隱自敘

太史公言莊周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豈知漁父盜跖皆他人依託大違莊子本意、觀其內篇推尊孔子處便可知矣、司馬氏不於內篇窺莊子之學、而據僞撰以判莊子、宜其將老莊申韓合爲一傳也、至唐初尊之爲南華經、而作註解者漸多、唯明之陸西星憨山清二家以佛理釋之、憨山僅釋內篇、西星則解全部、今閱二書猶有發揮未盡之意、因以己意釋十二章、與古今著述迥不相同、質之滌園當亦相視而笑、嘗見宗鏡判老莊爲通明禪、憨山判老莊爲天乘止觀、及讀其書或論處世、或論出世、出世之言或淺或深、淺者不出天乘、深者直達佛界、以是知老列莊三子、皆從薩婆若海逆流而出、利光混俗說五乘法、（人乘天乘聲聞乘菩薩乘佛乘）能令衆生隨根獲益、後之解者局於一途、終不能盡三大士之蘊奧也

重刊淨土四經跋

予初閱佛法、惟尙宗乘、見淨土經論、輒不介意、以爲落權莊嚴非了義說、及見雲棲諸書闡發奧旨、始知淨土一門普被羣機、廣流末法、實爲苦海之舟航入道之階梯也、無如兵燹之餘、僅見小本彌陀經、而於

大本無量壽經及十六觀經迄不可得、適來金陵獲見此本於王君梅叔處、覓之數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此本爲邵陽魏公默深所輯、魏公經世之學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淨業圓成、乃出餘以起用也、世緣將盡、心切利人、遂取無量壽經參會數譯刪繁就簡訂爲善本、復以十六觀經及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合爲一集、名曰淨土四經、使世之習淨業者、但受此本無不具足、自逆匪竄擾以來、其板想不復存、今者廣募信施重鋟梨棗、庶幾魏公一片婆心、末學咸受其惠、伏願世間修佛乘者、毋於淨土便生

輕慢、須信念佛一門、乃我佛世尊別開方便普度羣生之法、儻不知其義旨深微、但能諦信奉行、自有開悟之期、知其義者、正好一心迴向萬行圓修、轉五濁爲蓮邦、證彌陀於自性、是則予之所厚望焉、

華嚴一乘十玄門跋

華嚴大教闡揚十玄門者、此爲鼻祖、賢首仍之、載於教義章內、大意相同、而文有詳略、及作探玄記、改易二名、用一華藏演說爲清涼懸談張本、後人不知、以爲清涼十玄與賢首有異者、蓋未見探玄記也、今敎義章與懸談並行於世、而復刻此卷、欲令人知其本源耳、

起信論疏法數別錄跋

右依百法明門論、唯識一宗名相繁多、慈氏菩薩所說瑜伽師地論有六百六十法、天親菩薩約之爲百法、卽此百法明門也、起信論雖專詮性宗、然亦兼唯識法相、蓋相非性不融、性非相不顯、故特錄百法於篇末、庶易檢尋焉、

起信論眞妄生滅法相圖跋

馬鳴大士撰起信論、貫通宗教、爲學佛初階、不明斯義則經中奧窔無由通達、賢首國師特爲造疏判屬

大乘終教、蓋下接小始、上逈頓圓也、慈雲灌頂法師總括論義、輯成一圖、眞妄諸法、瞭如指掌、長沙門頌宗居士復加參訂、俾教綱脈絡毫髮無遺、可謂精益求精、簡而又簡矣、爰附刊於論疏之後、以廣流傳焉、

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圓圖跋

昔善導和尙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歲遠年湮、不可復覩、近代彭二林居士繪極樂莊嚴手卷、系以詩偈、予曾見之、歎賞不置、然篇幅甚長、未便懸供也、有描道人者、專修淨業、雅尙蓮宗、見南北叢林所刊極樂圖、未臻精妙、迺考淨土三經、參以造像量度、選擇良工、繪而刊之、時在同治癸酉歲也、五年之間、流佈二千餘幅、板漸銷磨、道人慨然曰、此圖之出、啟人淨信者多矣、然作者之心、猶有進焉、於是轉方廣爲圓融、現毫端之寶剎、大含細入、隱顯交參、以重重無盡之心、寫無盡重重之境、脫稿成於帀月、開雕竣在期年、一佛當陽、現萬德莊嚴之報相、羣生皈命、遵十方交讚之深經、其託質蓮池者、有少有長、順凡情也、剋實而論、六道往生、女轉爲男、老變爲少、永無衰耗之相、又其中菩薩緣覺聲聞爲上首者、略標九品、復有初出花胎、未入聖位者、不妨權現人天相也、他如經行

坐禪誦經聽法、或在地上、或在虛空、有從他方飛身來者、有從空中化身去者、神用無方、略見一斑也。樓閣欄楯、行樹羅網、寶幢旛蓋、水鳥光明、隨方點綴、以表無量經中備言娑婆極樂苦樂之相、及兩土修行難易差別、彌陀本願有云、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今成佛以來、已十劫矣、此願非虛、切宜諦信。若夫利根之士、高談性理、輕視蓮邦、是皆未達空有圓融之旨、棄大海而認涓滴者也、當知一真法界、迥絕思議、以言其體、則纖塵不立、以言其用、則萬有齊彰、娑婆既唯心所現、極

樂豈外乎唯心、是故上品者圓證無生法忍、以其解第一義也、即中下之流、信心堅固、願行純篤、但得往生、徑登不退、無始輪迴、一朝永斷、豈不截然大丈夫哉、書者山陰張益、刻者丹徒潘文法也。

西歸直指跋

玉峰周安士先生著述傳於世者、計有四種、一曰陰隲文廣義、二曰萬善先資集、三曰欲海回狂、四曰西歸直指、凡有見者、莫不歡喜信受、以故各處刊板流通最廣、西歸直指一書、經吳門江鐵君刪改、非復周氏原制、江君以爲綱要一卷、撮舉王龍舒所輯大彌陀經及四十八願等、今已先將魏譯無量壽經及二林居士所著論合刻流行、則綱要可以不列、不知周氏此書全從各家撰集中摘來、若以他本所有者、概不重出、則此書不至刪除淨盡不止也、今於虞山朱君保之處得勝蓮居士施刻原本。見者慶喜無量、咸謂周君願力所持、特留此本、嘉惠後學也、亟授手民以復舊觀、周君有云、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惟冀輾轉流通以相傳於無窮耳。

書起信論海東疏記後

嘗考傳記、義想與元曉入唐參禪、曉公悟唯心之旨

中途而返、義想（宋傳作湘）就學終南、歲久方歸、賢首作華嚴探玄記寄之、想公命弟子分講、大闡華嚴宗旨、又考諸宗章疏錄載元曉著述四十七種、而義想僅一卷耳。及見日本大安所作海東別記序、稱元曉與法藏同受學於至相之門、始悟義想元曉一人也、如此方稱憨山德清、蕅益智旭之類、後人不察、歧而二之、誤矣、宋贊寧作二公傳、恍忽離奇、尤不足信、因校疏記、併以識之

書華嚴念佛三昧論後

彭二林居士撰華嚴念佛三昧論、以五門分疏、可謂

盡善盡美矣唯後之問答第四章內謂方山喫緊提倡在十住初心卽成正覺若依自力積劫熏修程途銜遠此語與華嚴圓頓門似覺有礙何則方山宗旨唯是一時一處法門不立日劫遠近之見二林見地圓明當不至以時量爲實法想是偶失檢點耳

書居士傳汪大紳評語後

居士傳內汪大紳評語直截痛快實具宗匠手眼但其中每引程朱爲契合似覺不類度其意無非欲引理學家究明心宗耳然理學家既宗程朱決不信有此事是汪君援引之意不能令儒者生信反令儒者易覰禪宗以爲不出程朱心學矣甚哉立言之不可不慎也予願他日重刻此傳將評語內與儒家牽合者節去未始非護法之一端也

等不等觀雜錄卷三

等不等觀雜錄卷四目錄

大藏總經目錄辨
一藏數目辨
評佛祖統紀
評楞嚴指掌疏
評阿彌陀經衷論
評金剛直解講義合參
評方植之向果微言
評日本僧一柳讀觀經眼
評日本僧一柳純他力論
答釋德高質疑十八問
答廖迪心（世威）偈（附問偈）
印施西方接引圖回向發願偈

等不等觀雜錄卷四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著

大藏總經目錄辨

嘗見行腳禪和佩帶小摺經目奉爲法寶閱其名目卷數與藏內多不相符。欲究其根源而未得也。一日檢西遊記見有唐僧取經目次。即此摺所由來矣。按西遊記係邱長春借唐僧取經名相。演道家修煉內丹之術。其於經卷數目。不過借以表五千四十八黃道耳。所以任意撫拾。全未考核也。乃後人不察。以此爲實。居然鈔出刊行。廣宣流布。雖禪林修士亦莫辨其眞僞。良可浩歎。余既知其源流。遂記之以告夫來者。

一藏數目辨

今時僧俗持誦經呪。動稱一藏。問其數。則云五千四十八也。嘗考歷代藏經目錄。惟開元釋教錄有五千四十八卷之數。餘則增減不等。至今乃有七千二百餘卷矣。世俗執著五千四十八者。乃依西遊記之說耳。夫持誦者量自心力。如法定數。或以一百爲藏。表大乘百法也。或以五百爲藏。應五位進修。有五百波羅密也。或以一千爲藏。顯百界千如也。或以三千爲藏。顯三千性相也。或以五千爲藏。以五百波羅密。一一具十也。或以一萬爲藏。乃萬德齊彰也。或以八萬四千爲藏。轉八萬四千塵勞。成八萬四千法門也。上來廣略多般。行之均合教意。又何必專依丹書黃道之數爲定法耶。

評佛祖統紀

宋僧志磐所作佛祖統紀。收入大藏。流傳已久。予閱之。覺其尊崇本宗。實有違乎佛祖之本意也。夫瞿曇捨金輪王位而作沙門。是棄世間之榮。而就山林之寂也。傳其道者。莫不皆然。而志磐立一派以爲正宗。

作本紀。尊之爲帝王。近支謂之旁出。作世家。尊之爲諸侯。遠支作列傳。等之於士大夫。佛祖世繫表內之祖。十四祖以下。反同旁出。全是世俗知見。自迦葉受佛囑付而爲初祖。歷代傳衣。至曹溪而止。此三十三代。皆從靈山會上一時印定。法身大士應運而出。主持正法也。今志磐以慧文大師遙宗龍樹一語。遂將後之十九祖判爲旁出。稍知佛法者。斷不出此。近閱台家後裔。欲續統紀。自四明以下。立一正宗。接至近代。以本紀尊之。無知妄作。至於如此。尙得謂之如來眞子乎。

其貶賢宗則曰有教無觀。其貶慈恩則曰六義疏闕。自□□以降內則以還。其中平平無奇者亦尊爲正統。若不論道德而論世繫。則禹湯之傳而爲桀紂。文武之傳而爲幽厲（謹案原稿附此數語似欲增入前文而屬稿未竟者今亦照錄於此以存其真編者識）

評楞嚴指掌疏

楞嚴經以阿難示墮。發起大教。專爲正路修行人欲漏未除者作榜樣也。若爲邪僻之徒。尋常教誡不一而足。指掌疏以詐現威儀等語貶斥阿難。大失經意。蓋誤墮之由。非阿難起意貪欲。乃摩登以呪攝入。若非阿難正直。則摩登以色鉤引已足。何待呪攝。阿難內心清淨未動婬念。但力不自由。難以擺脫耳。

評阿彌陀經衷論

此論宗旨在閉關念佛。現證三昧也。省一大師所證之定。古人往往有之。不以爲奇。修般舟三昧者更勝於此矣。蓋般舟三昧以九十日爲期。不坐不臥。初入關時七日之內。必得三昧現前。以後八十餘日常在三昧中精進行道。所以不疲也。儻七日不得。必不能勉强撐持。所以今時無有能行之者。以省公所證稱爲根本三昧。似覺太高。夫根本三昧。必至初住地位始能稱之。又以澍公所證稱爲究竟三昧。則更過矣。澍公以持呪之力得一種通慧。亦精誠所感耳。若云究竟三昧。必至佛地方能稱之。等覺以下所證之法。皆不能稱爲究竟。且澍公所證非淨土法門。若回向淨土。方能往生。若不回向。仍在人天受生。或進或退未可料也。豈得判爲聲聞極果。震旦國中凡夫而現證四果者。未之前聞也。自西竺來者除迦葉摩騰外。餘僅三果耳。應化菩薩往往有之。不在此例。

衷論第三十二頁云。由色界天以上。以次遞上。復有四空天。統爲無色界。以並無色身。惟有魂識。如鬼神也。

無色界惟有魂識如鬼神之言非也。蓋鬼神亦有色身及境界相。彼此互見。非如無色界但有空定而無身境也。

衷論第三十二頁又云。六欲天之下。復有地居三天。以次遞上。復有空居一天。空居天以上。即欲界之初天矣。

空居天以上即欲界之初天。誤矣。按經說四王天王。是欲界之初天。居須彌山腰。忉利是欲界之二天。居須彌山頂。併以上之空居四天。共爲欲界六天。

衷論第三十二頁又云。惟脩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梵天及天帝釋四天爭權。惟修天福。不修天慧。其所卜居鄰於日月。

脩羅不能與梵王爭權。僅能與帝釋四王爭權耳。其所卜居鄰於日月。四王之境也。

衷論第五十二頁云。權戒者。惟持具戒。不能進修三福也。實戒者。既持具戒。復進修三福。如觀經所陳也。權定者。惟能終身念佛。未證一心不亂也。實定者。閉關專念。現證一心不亂。內則伏除見思二惑。外則面見阿彌陀佛。依正莊嚴。及十方諸佛也。

權戒云惟持具戒。不修三福。戒有止作二持。若止而無作。即缺一邊。何得謂之具戒。又以未證一心者名爲權定。誤也。豈有散亂心而名定者乎。伏除見思二惑。談何容易。若思惑除盡。即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六通人所能見。若不具六通而云思惑除盡。即是大妄語。當墮地獄。

衷論第五十三頁云。心業既在。雖獲往生。終非淨土之究竟。故本經所示。惟得謂之權定也。

此蓋不深究經文。而以己所證者。駕於經文之上。已犯慢經之過。當知經中所言一向專念。即是一心不亂。若非一心不亂之極致。何能得上輩生。上輩生者見佛之時。即證圓教初住位。又心業猶在一語。亦欠斟酌。心業者。根本業識。從初信漸除。至等覺位方能除盡。而謂證一心不亂者。心業已亡乎。

（謹案原稿未錄衷論本文。但標頁數行數。今爲補錄論文。略去行數。其所云第幾頁者。仍依原稿。蓋據揚州流通本云。編者識。）

評金剛直解講義合參

此本以蓮池解爲主。蓮池實無此解。乃淺見之徒作此俗解。假託蓮池之名。以誑惑世人耳。至於採錄諸家。大都出於五十三家註。而眞正發揮金剛妙義者

此本未嘗採錄。可見纂輯之人。祇宗俗解。而不知正解。若執此本以求佛法。遠之遠矣。

評方植之向果微言

方君自命通儒。每以堯舜孔孟周張程朱。並稱爲道統之正宗。而以佛學遷就。斷章取義。改變文辭。謂與聖學相同。不但不通佛理。抑亦不識儒宗也。孟子尙不能與孔子並稱。何況宋儒。宋儒性理之學。自成一派。不與孔子一貫之旨相同。所謂窮理者。正是執取計名二相也。推尊孟子。與孔曾思同列。取其求放心善養氣道性善稱堯舜。不知孟子我執未破。離孔顏

倘隔兩重關。何以知之。即就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使可知。也、或以此我字是常樂我淨之我。非七識所執之我。再就說大人則藐之一章。使曉然矣。蓋孟子才智過人。又能用功。一旦六識開豁。透第一關。大末那識現前。即是總相主宰。慶快平生。所以有樂莫大焉之語。若在孔子門下。立刻抉破。令其亡我。透第二關。便能虛心用功。再求進步。向八識上破一分無明。根本智現前。則三關齊透。與顏曾諸人並駕齊驅矣。至於周張程朱心學分際。僅在明了意識上用功。初關尚未破。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說。皆是靜中景況。若果與佛法無異。早已六通具足。斷不說無輪迴矣。今方氏將佛家實效。盡行抹煞。單取性理之言。與儒家拉雜湊泊。非讚佛也。實毀佛也。若佛法僅與宋儒相等。則過量英豪。誰肯捨身命以求之。故知此書流佈世間。非特無益於佛學。而且有損於佛學。不能令人生難遭之想也。又其中每以儒佛二教皆出於天。忽有以天教壓之者。則無出頭之地矣。

評日本僧一柳讀觀經眼

大著以三鏡喻眼。取譬甚巧。得在是。失亦在是。夫顯微鏡與望遠鏡。蓋因折光反射而成倒影。如昆蟲之

頭本向上。而鏡中則向下。新月之缺本向東。而鏡中則向西。且因顯力展大。能見一段。而不見全體。如昆蟲見其尾則不見其頭。新月見其缺而不見其邊。有智之士知其倒影在鏡。而即知物之正形。知其所見少分。而即知月之全體。決不執定倒與少。而闕正與全也。至於青色鏡之喻。其青在鏡。而不在物。以青鏡視物。則物物皆青。而不能得物之正色。須以自己正眼視之。以正智照之。則物之正形全體本色畢露。而不爲鏡所欺矣。然則三鏡皆不可用乎。曰非也。是在善用之而已。善用者鏡爲我用。而我不爲鏡用。物之微者以鏡顯而大之。物之遠者以鏡攝而近之。日光耀目之際。以鏡減而暗之。如是使無失而有得。則亦庶乎其不差矣。

觀經末云。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好持是語一句。囑其持上文所說之觀法。即是持無量壽佛名一句。明觀想與持名互攝也。佛恐後人視觀想與持名判然兩途。故作此融攝之語以曉之。善導謂望佛本願。意在專稱佛名。若執此以爲定判。則佛所說觀法。翻成賸語。且佛儻專重持名。而告韋提希以觀想之法。是心口相違也。凡夫且

不出此而況於佛乎。至於像觀眞身觀之念佛三昧，即是結束本文之觀法，如必欲判爲稱名之念佛，則與上文不貫，譯經者斷無如是之錯謬也。

評日本僧一柳純他力論

純他力教一家之私言，非佛教之公言也。請以經文證之，大經明三輩，觀經開九品，惟修觀者別爲一途，而論觀行之淺深，亦入三輩九品中攝。貴宗概以自力棄而不取，另立一種往生之法，以駕於三輩九品之上，名曰純他力教，此乃貴宗獨捌之教，非通途之教也。蓋佛教所說接引往生，皆是他力之教，而仍不

廢自力，廢自力則有無窮過失，已於眞宗教旨內辯之詳矣。夫以自力往生，必至圓初住別初地而後可。凡夫往生，全仗佛力，而以自力爲階降之差，此千古不易之定論也。儻不以爲然，則亦各行其是而已。

答釋德高質疑十八問

問：誌公永嘉皆言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在吾人空寂之體，以心爲用。夫既曰恰恰用心時，何以又曰無心用，則用者寧非心乎。既無心矣，又言恰恰用，夫心既無，又以何者爲用哉。既常用矣，又曰恰恰無，則常用者復是何物。似此即用即無，不立心相，即無即用，不是無知。此處不明，而言用心不用心，皆是妄作。但其中關捩子究何所據，而爲日用，望詳切指迷，庶明自本心，方可見自本性也。

答：誌公永嘉均是法身大士，與凡夫相去天淵。觀永嘉答六祖云，分別亦非意，六祖即讚善哉，可見所用之心，不但超過凡夫，亦且超過二乘矣。君以現前明了意識爲心，正楞嚴經中所破斥者，無怪乎滯泊不上。當知誌公永嘉已轉八識成四智，非特近時淺學宗徒不能領會，即宋元以來名重一時者亦難企及。

欲問日用，是罷參以後之事，儻牢關未透，亟須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庶本心可明，而本性可見矣。

問：經言眞妄同源，忠國師又謂眞心妄心名同體異，究竟眞妄之體是同是異。若言是同，何以有眞有妄。若言是異，究於何處異起。況眞如性體乃一眞法界，無二無雜，此箇妄心究從何而生，因何而有，敬求指示端倪，免成鑄錯。

答：眞妄二字皆是假名，因妄言眞，妄既非有，眞亦不立。若妄有根源生相可見，則不得謂之妄矣。

問：魏府老洞華嚴云，佛法在喫飯穿衣處，屙屎放

尿處應事接物，處若生心動念，卽不是，金剛經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亦云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夫應事接物等若不起心動念，何以能到恰好去，魏府言不是因爲珍重向上不動尊，但與金經六祖有似相違，學者於中如何取則，始得握住定盤鍼，使動靜不至走作，惟望明示指南，

答。三處所說，皆明當體全眞之義，以生心動念卽乖法體，無住生心者，照體獨立，不涉思惟也，六祖二語，分別亦非意也，魏府言不是與金剛六祖全不相違，此等語句須是證到深處，方能親見佛祖機用，

問，根塵相接，能分別，能了明，智與識莫不皆然，當根塵皆然相值之際，此分別了明者，般若與昭靈混作一起，究竟孰爲智，孰爲識，若辨析不清，卽奴耶錯認，望施鵝王擇乳之能，指抉的當，以爲後學明導，

答，根塵相接，能分別明了，智與識大不相同，識則隨物轉，智則能轉物，觀六祖風旛語，便可知矣，般若與業識從來不相混，眾生迷惑顚倒，隱覆眞實，而成妄識，智者徹悟自性，一切施爲，無非般若妙用，豈有纖毫業識與般若作對哉，

問。人死則四大分離，色身變壞，其中並無所謂我者。何以而有中陰之身。此中陰身是我乎。非我乎。究由何而成耶。且既有中陰身，而法身又何在也，請示事理究竟，

答，現前四大色身卽是法身所變，經曰。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不待壞時，方知無我。卽強盛時亦無我也。我者凡夫妄執也。生前既妄執我。死後亦妄執我猶之生也，若非法身常住不滅，何得有中陰身，又何得有後世耶，

問，生死根本者業識也。但眞如性體究竟無朕。此

箇業識於何地容受，於何處發生，於何時成就，請抉其根源，俾後學知脫生死窠臼，

答，眞如在纏，名爲如來藏，不變隨緣，而有無明業識，隨緣不變，雖有無明業識，而體性清淨，經中每稱無始無明，若無明有始，則涅槃有終，與一切經論皆不合，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是般若部中究極之談也，

問，空心靜坐，六祖所訶。默照邪禪，妙喜所斥。然則坐香時。如有心則帶起亂想，而難得寂靜，若無心又墮入陰界，爲諸祖所訶。必如何作活計始得，請

明示機緘

答。坐禪之法門極甚多。有世間禪。有外道禪。有次第禪。有圓頓禪。有祖師禪。有如來禪。若空心靜坐默照邪禪。皆是外道禪也。離佛法懸遠。僧徒學禪必揣其根器利鈍。於出世四種禪隨宜學習。不依古法能透禪關。無有是處。

問。夫識心達本明心見性。唯心爲王。卽心是佛。制心一處。聖人求心。乃佛祖語也。心之所以爲貴也。而心是工伎兒。心不是佛。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此心意識。離心意識參。難得無心道人。亦佛祖語也。又覰心爲賤矣。是心也。執之斯結想成色。爲幻妄之根。去之。又蠢然不靈。卽同於木石。必如何不壞身心相而得見本來。況不有此心。則見性將從何而見。參悟從何而參。所謂取不得。捨不得。不得之中恁麽得。此宗乘之樞紐。體道之奧竅也。此若分疏不下。終必居於識地。然則心之所以爲心究係若何。請指示機括。使後學直下分曉。不至有歧途之泣。

答。心有眞有妄。楞嚴經二種根本最爲分明。卽心是佛者眞心也。心不是佛者妄心也。心意識三者八識

七識六識也。離此三識便見本性。所以謂之無心道人。尊意或執或去之心。皆六七二識。於第八阿賴耶識尙未體會。何論如來藏心。初參時用此妄心。參到無知無識田地。妄心不行。憤起根本無明。驀地掀翻。徹見本源性地。非此妄心所見也。乃大死大活。無纖毫障翳。强名爲見也。

問。經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祗如三門外石法幢物也。如何轉法同於如來。請明示法要。

答。古德云。轉得山河歸自己。轉得自己歸山河。又云。老僧轉得十二時。汝諸人被十二時轉。又云。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皆轉物之義也。若不明此義。無論門外石幢。卽手中拄杖拂子。均被他轉矣。又依教義。羅漢得六通時。地水火風空皆能轉變自由。菩薩神通過於羅漢。見山河大地皆如幻影。芥納須彌。毛吞巨海。亦尋常事也。

問。唯識家言阿賴耶識爲眞妄和合。卽今諦思眞如性海。無二無雜。寂靜如虛空。堅密勝金剛。於何處容受此妄。且妄乃虛幻之相。於天眞佛性。又何能和合得入。況和合則眞妄角立。第一義中無此二法。若謂不和合。如來有言。汝一動念。塵勞先起。

每於根塵相接時驗之。當境物倏然值遇。妄即瞥然而興。舊習宛然。如電光石火之捷速。不可窮詰。究竟此妄如何而有。如何而來。如何而發。如何而滅。如何混眞如用。如何作生死本。求其根源體性。總屬茫然。設一辨認不眞。則起足下足無非錯也。敬求不吝慈悲。垂語道破。

答。君言境物值遇時。妄即瞥然而興。豈知不接物時。妄亦未曾息滅。如平水暗流。人不能見。古德大徹之後。求絲毫妄念不可得。所以在婬坊酒肆中遊行。人問之則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雖終日應事接物而不見有動相也。眞妄和合之語。依生滅門說也。若依眞如門說。妄本非有。眞亦假名。眾生則全眞成妄。菩薩則了妄全眞。如來則即妄即眞。非妄非眞。君以容受和合爲疑。乃是凡情計度。於佛法全無交涉也。

問。身與心是一耶。是二耶。如人身患病。此病到心不到心。如言到。夫心虛而無相也。四大有形之病。何能害及空寂虛體。若言不到。當痛深癢劇之時。心即爲之昏迷顛倒。苦楚欲死。不得謂之無相干涉也。然則心之所以爲心。究係如何。身病究竟能否涉入此心而爲過患。望決所疑。俾知心要。

答。阿賴耶識變起根身器界。山河大地皆是心變。何況自身。妄心局於身內。眞心則非內非外非中間。君所言之心。全是眾生妄心。妄心隨境轉。所以昏迷苦楚。不能自由也。

問。圓覺云。於諸妄心亦不除息。夫眞心本無妄也。有妄即染汙。實爲眞源晉翳。若欲起心除息。則一妄未去。一妄又成。不二門中。無如是事。若總不除息。聽其橫流。即日在妄中。而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則又非也。吾人所以不能返本還源者。妄累之也。除之既增病。任之又成迷。必如何使心得清淨而無障礙。倘望肩荷大法者。不吝明誨焉。

答。圓覺經有四句。初句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君略初句而拈二句。所以不能通也。若無初句。則下之三句皆不應理。因初句已證。則下之三句。便如六祖所言不斷百思想等句也。又初句破妄顯眞。十住法也。二句了妄即眞。十行法也。三句回眞入俗。十向法也。四句眞俗俱融。十地法也。

問。經云。眞心徧一切處。謂無知無不知也。如何往昔悟道祖師。居菴內不知菴外事。究竟徧乎。不徧乎。望賜以定論。

答悟道有淺深。淺者初開正見。尚未齊於乾慧。何能知庵外事。須與十信位齊。方能得六根淸淨。肉眼觀見大千世界。非近世參禪人所能企及也。

問古云。無心是道。於心無事。又云生心卽犯戒。動念卽破齋。此際其嚴乎。故歷代祖師訓學人多以無心無事爲行履也。然又丁寧告誡。不可入無事甲。居陰界在鬼窟裏作活計。畢竟如何無心無事。始不入無事甲。不居陰界鬼窟。望大德抽關啟鑰。示以程途。

答迷悟有別。迷中無心無事。卽入陰界鬼窟。悟後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落陰界。祇論悟處眞僞。不論有事無事也。

問人於夢中所見人物紛雜不一。而言論動作。宛然秩然各各不同。似各有靈知自主之相。究竟與我是一是二。若是一。何以夢中彼人言語動作。與夢中之我迥不相侔。若是二。則夢中空洞晦昧。只有一獨頭意識自爲起滅。別無他物也。是彼我一二。既難以區分。而知覺是非文雜而不淆。這個悶葫蘆情形若此。究竟其理若何。請俯賜剖判。以作黑暗夢中明燈之導。

答醒時夢時所接外境。皆是唯識所變。醒時所見。爲八識相分報境也。夢時所見。爲六七識妄緣幻境也。既能變自相。又能變他相。變幻極速。或有條理。或無條理。足徵妄想之無主也。孔子答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今亦答之曰。未知醒。焉知夢。

問宗門下有電光石火之機。至捷速親切。歷代祖師傳爲家風。皆執之以爲當場殺活正令。究之此一機也。於何處驗之。於何處見之。學人如何體會。始得腳根點地。而爲超凡入聖張本。古德公案。以何者爲最親切捷速。請拈示一二則。以直揭綱宗而益後進。

答凡夫念念生滅。剎那不停。剎那極促之時也。喻如石火電光。參學人用功得力時。忽然前後際斷。徹見本來面目。卽名腳跟點地。爾時緣心不續。便能保任此事。儻斷而復續。仍須切實用功。大慧禪師所謂大悟十八次。小悟無數者此也。師家勘驗學人。用石火電光之機。使人不及起念。便能知其眞僞。稍一涉念。便訶爲思而得慮而知鬼家活計。古德公案。本無定法。若以定法與人。醍醐變成毒藥。請閱馬祖接人機緣。便不落近時窠臼矣。

問識有分別智亦有分別前人多以有分別屬識無分別屬智是否可爲定論且同一分別如何是智如何是識其分途處合轍處究以何爲界限以何爲著落更於何地何時證其體性眞假辨其作用是非設有毫釐之差卽有千里之謬具精明眼者必能決擇的當使金鍮不相混也

答識之分別凡情計度也智之分別性自神解也根本智無分別後得智有分別若未得根本智則分別全是識非智也因其比量與非量相濫卽名似比量非眞比量也根本智現量也有眞現量便有眞比量

決不流入非量此卽識智之分齊也

問心者性之用也知覺者心之官也故性體空寂必精心之靈知以爲作用所謂須臾不能離者也乃歷代祖師反貴無心而又禁其不廢功用不入斷滅不同木石則是無而不無其密行妙旨究何在也請示樞要使參學宗徒敢於放膽休去歇去也

答君之所謂知覺乃六識緣慮心也非自性之眞知也眞知卽是無知而無不知達摩答梁武帝云不識卽顯示眞現量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開迹顯本之旨也到此境界儒釋同源諍論都息矣常用常寂常寂常用正當知時不違無知非無知之外別立有知也

以上數則皆學人疑處大善知識如不吝慈悲逐條剖示請筆之於紙附郵寄示開我迷雲俾得稍窺法要不至錯認定盤鍼則感荷法施永誌不忘也

統觀質疑十八條其弊有二一者錯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以爲現前知覺之心卽是教外別傳之心若果此心卽是祖師心印何待達摩西來始傳二祖又

何待五祖門下七百餘僧衆獨傳一六祖乎當知祖師心印超越常情非過量英傑不能領會近代根器淺薄動輒以禪宗自命究其旨趣茫無所知何論凡聖情盡體露眞常耶二者但閱宗門語錄於經論未曾措心不分解行不明淺深處處扞格無由通達欲除前之二弊須將大乘起信論讀誦通利深究賢首義記起信論者馬鳴菩薩之所作也馬鳴爲禪宗十二祖此論宗教圓融爲學佛之要典再看楞嚴正脈唯識述記楞嚴唯識既通則他經可讀矣從前學解見解一概丟開俟經論通曉後再看禪宗語錄自然

處處有著落矣。

答廖迪心（世臧）偈（附問偈）

願生極樂國何法最簡便。願淨娑婆土、何道最尊勝。在彼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有人如說行可以生極樂、可以度衆生是否此爲上。有因必有果佛說萬法然。但此因果者爲以善惡判爲尙有他緣若以善惡定。衆生始何非。而困於此苦。若不依善惡而從機緣生、一切諸善法、不可謂資糧。卽如讀書論。此因生何果。設以所費時而思惟正道或能得神通是亦未可知。以此神通力宜知世間法。今以參禪時而勤讀世書其用未必多。而於道大害。於此疑惑結。惟願爲解說。法華與金剛及以華嚴經。何經最殊勝。聞有眞言宗其旨爲何等。達摩東來時云曾傳二書。一爲易筋經其一爲洗髓。請問其事實。又有楞伽經與上三經者。云何而相比。佛制諸比丘有病不服藥。豈以服藥因不得病愈果。近今泰西醫考得諸疾病多由微生物。佛制不服藥。爲恐殺微蟲抑尙有別故。昔釋尊出世當時天竺人。以比今支那程度爲何如。高僧得道人。於今過見否。今時之佛法。在日本何如。像法昌隆時支那之高僧率居何等位。銅輪與鐵輪先生何所居。自迷而問他。神會所受責。若知解宗徒非所敢自足。略舉一二端。敬以質高明。

欲生極樂國。持名仗他力。欲淨娑婆界。勸人常念佛。華嚴行願品。極樂爲歸宿。既得生極樂。必能度衆生。因果自相感。定不爽毫髮。欲知罪苦因。無明爲根本。根本甚微細。習氣成瀑流。現前讀書業。成就世俗諦。猶如虛空花。復結虛空果。翳目者妄見。淨眼無所有。惟知無所有。而不著斷滅。眞性離有無。如如而應現。不瞋亦不貪。不取亦不捨。清淨遊世間。是謂菩薩道。若以名利心。與人相爭競。計較得失間。是則爲邪行。非但障正道。實增無量苦。貪求神通力。恐被魔所牽。若欲通佛教。起信論爲最。既通起信論。然後讀楞嚴。此一經一論。簡要便初學。華嚴與金剛。及以法華經。深奧難通達。久後方能讀。欲知眞言宗。是謂祕密教。大小三乘外。別爲一法門。達摩從西來。不立文字教。末後傳心印。唯指楞伽經。易筋與洗髓。皆後人僞作。醫藥療衆病。四供養之一。制僧不服藥。佛無如是說。釋尊出世間。聖哲同時生。滅度二千年。利根漸漸稀。今昔若相比。高下大懸殊。現前比丘衆。參禪者最多。

根法不相宜、得道甚爲難、日本傳佛教、其有十四宗、
唯淨土眞宗、弘揚最爲盛、純提他力教。全廢聖道門。
與支那蓮宗、判然分二途、在昔南嶽思、自居鐵輪位。
天台智大師、唱言登五品。誌公觀音現、杜順文殊來。
此等應化尊、時時常出現、下凡與上聖、判若天淵隔、
鄙人自忖量、名字位中人、循循依佛教、不敢欺自心。
承君殷勤問、約略答如是。

印施西方接引圖回向發願偈

稽首無量覺、願舒白毫光、普照法界衆、念佛得清涼。
現身行願足、命終赴蓮邦、尤恐病障重、昏迷業力强、

念佛因此阻、六道路茫茫、隨業而牽往、昇沈本無方。
昏迷顚倒苦、何日覩覺皇、頂禮彌陀佛、觀音大醫王、
勢至諸海衆、向垂大悲光、照諸昏迷輩、臨終皆吉羊。
身心俱在定、待佛駕慈航、接此念佛衆、普載歸西方。
願見此圖者、敬禮不暫忘、平時觀行熟、得回清泰鄉。

等不等觀雜錄卷四

等不等觀雜錄卷五目錄

謝客啟
南洋勸業會開設佛經流通所啟
報告同人書
與釋幻人書一
與釋幻人書二附來書
與釋惟靜書一
與釋惟靜書二
與釋退山書
與釋式海書

與釋自眞智圓國瑛書
與周玉山（馥）書一
與周玉山（馥）書二附來書
與周玉山（馥）書三
與馮華南（啟文）書附來書
與陳仲培□□書附來書
與附棨林（森甲）書
與陳南陔（釆蘭）書
與李小芸（國治）書一
與李小芸（國治）書二
與馮夢華（煦）書
與沈雪峰（豐瑞）書附來書
與劉次饒（紹寬）書

等不等觀雜錄卷五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著

謝客啟

鄙人性喜山林。不貪榮利。自二十七先君子棄世。家貧母老。無以爲生。從事於宦途者三十年。內而吳楚。外而英法、公務之暇。遊心釋典。幸得一隙之明。遂以家事委諸兒輩。今年已七旬。精力衰頽。敬告新舊知交。權作謝客之計。及此桑榆晚景。藉以校訂深經。刊之印之。嘉惠後學。庶不負四十年來一片婆心耳。所有遠方來函。概不作答。伏乞鑒原。

南洋勸業會開設佛經流通所啟

性理之學。莫妙於佛經。佛經起自印度。迨東漢時流傳華夏。至今一千八百餘載。沙門釋子。代有偉人。宰官居士。精通其義者。不可勝數。近時印度佛教衰微。三藏教典。求而可得者。獨中國與日本耳。茲逢南洋勸業會開。從來未有之奇觀。各省仕商雲集。特將金陵維揚常州姑蘇杭州等處新刊釋典。擇其要者。負集一處。以應遠方蒞會諸君購閱。是則區區微忱所斳於向道之士也。

報告同人書

鄙人、四十年來。屏絕世事。專力於刻經流通。竊以弘法利生爲願。今垂老尙有心願中未了之事。一俟病體稍痊。當併日以進。用將大概敬諭我同會諸君。

一編輯大藏續藏提要　經典浩繁。讀者苦難抉擇。今仿四庫提要之例。分類編定。以便初學。

一類別日本續藏刻本爲大藏集要　日本現刻之續藏。搜求甚富。但其中須加區別。以歸純一。今擬分爲三類。一必刊行者。一可刊行者。一不刊行者。甄定去留。使讀者不至迷於所向。先刻成大藏集要約三千卷。以便學者隨時購閱。餘俟陸續刻成

全藏。

以上二書體例略定。尙未著手編訂。期以數年。當可藏事。以外尙有未竟之稿數種。亟須足成之。

一釋摩訶衍論集註

一瑜伽師地論

右二書稿已過半。但搜葺諸家註說。及點句會文。頗費心力。儻天假之年。當有觀成之日也。

一等不等觀雜錄　雜錄約有百餘頁。原稿均散亂無序。略加編定。便可成書。

一部人志願亟望金陵刻經處刻成全藏、務使校對刷印均極精審、庶不至貽誤學者。至他處所刻未精之本、聽其自行流通、本處概不與之合併成書。

（謹案大藏集要一名輯要、見序例。至所云瑜伽師地論、釋摩訶衍論集註、稿已過半者、蓋原稿也。以先生晚年手顫艱於握管、又無筆受之人、二書遂不傳於世、至可惜已。編者識）

與釋幻人書一

幻人法師出法華經性理會解、併或問見示、書而歸之、

捧讀大著、於古今註釋之外、別出手眼、誠爲希有。但其中不無可商之處、略爲大雅陳之。經中有法說、有

喩說、有託事表法、弘經大士、不可破事相、但須卽事顯理。或問篇中、六種震動、寶塔高廣、劫日長短等論、均拂事相而談性理、似於教義有違。夫地動之文、處處有之、師言天翻地覆之勢、人何能堪、是專就凡境而言也。楞嚴經中、魔宮壞裂、惟魔有神通、方能見之、凡人不見也。維摩經內、持他方世界置於此土、彼界菩薩知之、凡夫不知也。以此類推、大地六種震動、亦唯得通人乃能知見、世俗凡人、不知不覺也。寶塔高廣、更無容疑、於一毛端現寶王刹、維摩室內、容無量座、芥納須彌等文、均是大小相入之理。至於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亦是延促自由之法。華嚴毘目瞿沙仙人、執善財手、經微塵數劫、亦此義也。大凡諸佛菩薩境界、不可以凡情難信、卽撥事談理、若並無其事、而結集者憑空鋪敘、以爲表法、豈非如邱長春之作西遊記乎。且神通亦非虛言、人天二乘菩薩如來皆有等差。如禪宗所謂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乃指當人性德而言、頭頭顯露、法法全彰。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不向人道外別說神通也。其實天道神通、遠勝於人、推而至於妙覺果海、迥非世俗所能思議矣。受持法華經者、卽父母所生清淨六根、遂有六通之用、圓

十信位已能如此。若至初住、便能六根互用。性理會解引恭禪師聞風刺葉聲有省、東坡筆談悟互用之理、是謂六卽中之理卽、此經所說六根清淨、已到相似之極、將入分證位矣。豈恭師東坡見地所能比擬也哉。現前山河大地、盡屬假有、無非唯心所現、時劫遷流、生於行陰、是不相應法。若時量方量不破、欲其超脫輪迴、恐難之又難矣。所以三藏教典、皆非凡夫意言境界、法華所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者、此也。忝承垂問、敢獻芻蕘、不足當方家一笑。

與釋幻人書二（附來書）

衲比年來之代諸長老座。弘揚教典。自愧不勝。但依常規。消文釋義。有事談事。有相說相外。始談性理。蓋欲三根普利。共證性天。未嘗撇事相而談也。至或問篇。特爲執事相以詰難者辯耳。若但答以佛菩薩神通境界非凡人所知等語。誠恐不足取信於人。又何能弘揚大教乎。故開方便門。示眞實相。使迂拘之輩。知如來大教。有喩說托事說。不可執喩昧理。取事爲貨。認黃葉以爲眞金。捨醇醪而餔糟粕。庶幾佛種不致斷絕。如意寶珠。窮子自得。大教之弘揚。又豈外於是哉。衲於來教深得一番

領悟。敬爲達者陳之。來教云。經中有法說有喩說。有托事說。善哉言乎。來教又云。六種震動寶塔高廣。劫日長短。以及一毛端現寶王刹。維摩室容無量座。芥納須彌等文。均是大小相入之理。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亦是延促自由之法者。此卽喩說托事之說歟。經云。普佛世界六種震動。下文卽敘爾時會中。四衆八部。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是諸大衆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此事相也。佛性人所同具衆生身心卽佛世界。一會大衆卽普佛世界。大衆見佛入定雨華。有所觀感歡喜合掌。一心觀佛。非六根震動而何（會義亦表六根）豈可撇經中之事相而談。註家之事相乎。蓋無主見者。是非不辨。故隨人轉。如來所謂眞可憐愍者。又經云於此經卷。敬視如佛。種種供養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旛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下文又云。若經所在之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繒蓋幢旛伎樂歌頌供養此經中事也。上文以種種物供經。下文以種種物供塔無異。足見經卽塔矣。又般若經云。經典所在

之處卽爲是塔。比法華經尤爲顯然。依經之事表經中之法。有違教義否乎。又經云。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說法。謂如食頃。上文六十小劫。下文身心不動。身心不動。則六用寂然。六識亦不行。劫波此云時分。時識也。依此事相表經之法再者謂如二字。是相似語。執作實解有違教義否乎。至維摩丈室容無量座。於一毫端現寶王刹。芥納須彌等文。是喩心量之廣。大能收能放也。其可大可小。惟心量能之。物量大小有定。不能也。若謂佛菩薩境界非凡情所測。按維摩丈室毘耶離城五印度境。

一航可通。五印度之天地。與此土之天地無異。豈可指他方佛土言之。佛菩薩境界亦是性土之談。華嚴華藏世界及香水海。蓋表如來藏性海耳。楞嚴云。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如是非器界明矣。一毫端現寶王刹。與楞嚴經如來妙覺明心徧十方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淸淨寶嚴妙覺王刹是同是別。芥納須彌歸宗曾答李翱載在語錄。今人不足信古人有足徵。非釋家如是儒家亦有此。中庸云。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

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藏於密。芥子也。彌六合納須彌也。此理性理也。誠如來教云。一毛端現寶王刹。芥納須彌等文。均是大小相入之理。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亦是延促自由之法。此理此法。與經書之理法遙遙相對。妙哉妙哉。此等文字。含理法而作實解。何異世人看西遊記見孫悟空神通廣大。拔一毛。口中嚼碎噴出。喝聲變。即變無量孫悟空。耳中定海神針取出。叫大大大。即盌來纖細。此等文字。通人觀之。仍明所喩。何如來大教。竟如是觀耶。古人謂依經講句。三世佛冤。此冤竟不可解耶。豈不令人痛哭流涕哉。誠如來教所云。阿難結集如邱長春作西遊記矣。來教又云。寶塔高廣。更無容疑。是對無信根者說。如良醫治病。看證下藥。斷不以板方殺人。菩薩化人亦復如是。著相者爲說非相。著非相者爲說實相。可謂妙於權矣。夫如來教典。故貴乎信。無信不入。故又不可不疑。無疑不悟。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言從疑後翻成悟也。況信之一字。有邪正之不同耶。來教又云。神通亦非虛言。人天二乘菩薩如來。皆有等差。如禪宗所謂神通幷妙用。運水及

搬柴。乃指當人性德而言。頭頭顯露。法法全彰。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不向人道外別說神通也。善哉善哉。如是龐老之運水搬柴。是婆子之拈蓋傾茶是擴而充之。動作云爲。無一不是當人性德神通矣。來教所云。頭頭顯露法法全彰。豈不善哉。神通有等差者。由智慧有大小。故佛之智慧大。神通故大。菩薩智慧神通不及佛。二乘不及菩薩。天人不及二乘。然佛之神通。又不在是。法華云。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愍。如何欲退還而失大珍寶。尋思時方便。當設神通力。化作大城郭。由是觀之。諸佛神

通力。方便力也。所謂佛菩薩境界。凡人不知者。此也。著於事相。爲能見性。（如經云時諸四衆計著於法。）阿難所集契經也。（不可作傳記史書觀）契合於道也。道卽性也。性卽理也。見性始證道。證道必見性。古人云。離心談法。無有是處。故楞嚴會上。詰責多聞。謂阿難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淸淨妙理。如恆河沙。祇益戲論。法華經。長者密遣二人。其窮子除糞。皆所以明三藏教乘。乃如來方便順衆生性而說。不可執也。般若經云。如筏喩者。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此中實而權權而實。三根普濟。其證菩提。是佛菩薩境界。非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及。來教云。三藏教典。皆非凡夫意言境界。法華所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者是矣。以上種種。性理會解。已詳言之。今因來教有得。重而申之。是一番提起一番新也。

捧讀尊示。不憚詳細開導。眞可謂老婆心切矣。然鄙人有不能已於言者。謹復約略陳之。尊示有事談事有相說相。外始談性理。鄙見事相卽是性理。事相說透。性理全顯。是尊意分理事爲二途。鄙意融理事爲一致。尊意以大地山河目前萬物爲實有。鄙意以大地山河目前萬物唯識所現。了無實體。不過同業妄見別業妄見耳。若證實相。轉變自由。一一無非眞如妙諦。有何相而不破。有何性而不顯耶。不然。雖高談性理。只是第六識上所緣之影。了無實用。欲其橫截生死。不可得矣。大小相入。長短相攝。超情離見之事最微妙者也。胸藏萬卷。聽法忘倦。尋常意中之事。至淺近者也。尊意以經文所顯微妙之法。爲黃葉爲糟粕。以後人所談淺近之理。爲眞金爲醇醪。安得謂之不斷佛種乎。尊示所引經云。若經所在之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云云。此文顯然以經與塔及舍利爲三事。何曾說塔卽是經耶。起塔之事。三世諸佛法中之常軌。所以供養生身舍利。經典是法身舍利。亦應起塔供養。非是後人無知妄作也。金剛經云。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是塔。令人尊崇經典。如尊崇塔也。若塔卽是經。經卽是塔。則言塔不必言經。言經不必言塔。何須兩相比擬也哉。大凡同是一物而有二名者。必不將二名互相比論。何以故。原是一物故也。凡有二名可以互相比論者。必非同體。何以故。定是二物故也。又尊示時識也三字。未知出何典。鄙意但知識是心法。時是不相應行法。若時劫不能融通自在。依然被十二時轉。何能轉得十二

時耶。尊示可大可小。唯心量能之。物量大小有定不能也。此眞所謂心外有法矣。大而天地日月。小而纖芥微塵。無一不是唯心變現。儻離心之外。實有山河大地。則盡法界衆生。永無出生死之日。何以故。依報不能轉變正報。豈能自由耶。聲聞證無學果。衆倘不信。必令現十八變。若不能現。即須擯逐。因其犯大妄語也。此佛滅度後。初五百歲之通例耳。十八變中。地水火風空。皆能互用。菩薩人初住時。旋乾轉坤。又何足怪。至於維摩丈室。在印度境。人人得而知之。豈菩薩神變能現於他方世界。而不能現於此土耶。即如

現前金陵城內大街小巷屋宅荒野。無一微塵許地不具十界依正。互攝互入。重重無盡。豈得將此處定作穢土看耶。當日法華會上。如來種種神變。惟菩薩大阿羅漢及根熟衆生。方能見之。見相即知法即悟解。即證入。爾時靈鷲山中牧童樵子。僅見老比丘趺坐說法。有許多比丘居士圍繞靜聽而已。即諸天散華。亦不能見。豈能見無量諸佛菩薩同時雲集耶。大師所引中庸云。始言一理云云。此非中庸之語。程子之語也。大師於佛經不重註疏。至於儒書。推尊宋人何也。程子就世間理事而言則可。而以此語作出世

心法。會引證芥納須彌等文。則大不可。蓋心無形相。云何放卷。若以緣大境爲放。緣細境爲卷者。六識攀緣心也。其退藏於密者。宋儒所謂心要在腔子裏。楞嚴七處徵心。第一執尚未破。焉能見眞性。夫眞實見性者。隨機普應而無所在。雖無所在而隨機普應。所以二祖覓心了不可得。即蒙初祖印可。後人點胸自許者。皆是執心在內也。周易所云洗心退藏於密意在境智俱泯。與此有別。歸宗之語。祇就李翺能領會處應機答之。若作芥納須彌鐵板註脚。則活句翻成死句矣。尊示屢提見性二字。見性是因中初步。又提

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此是果位妙用。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等覺菩薩。尚非其分。而謂參禪見性者能之乎。若云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直須善財龍女之儔。頓證圓住。乃能如是。參禪見性者何能企及。尊示引楞嚴經內佛斥阿難之語。蓋爲多聞不修者。便呵多聞。爲無聞盲修者。便呵無聞。應病與藥。豈有定法。除糞喩者。乃令二乘斷見思惑。非令其除三藏聖教也。見思若盡。即證無學果。便行三百由旬到化城矣。且就聲聞論之。在華嚴會如聾啞。在阿含會斷惑證眞。在方等會大受呵斥。在般若會轉教菩薩。

在法華會授記作佛、如來教化皆有次第、由淺而深。禪宗一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云教外別傳、實是般若法門、觀五祖六祖之語。則可見矣、所以禪宗祇須直下見性、不論成佛不成佛。法華會上、諸大弟子授記成佛、皆須歷久遠劫。惟一龍女當下成佛。此經之義、不得以禪門見性概之。蓋禪人見性、大有淺深。晚唐以後。利根漸少。雖云見性、如暗室中鑽鑿小孔。得一隙之明。若比之太虛空曠日月星辰旋轉其中。風雲雷雨變化、其際不可同日而語矣、明雖是同、而大小有異、以此等語言證法華深義、何啻初生嬰孩比於成人乎。摩訶迦葉爲禪宗第一祖、阿難爲第二祖、法華授記成佛、均在久遠劫後、則其他可知矣。十二祖馬鳴是八地菩薩、十四祖龍樹是初地菩薩、可見禪宗證入深深性海。仍須歷位而修始臻妙覺極果、不宜儱侗和會尊示。又引楞嚴云、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云云。大師判云、如是非器界明矣、此語聚九州鐵、鑄成一大錯、經文既言淨穢有無、則穢者有者非器界而何、大師意謂器界必非自心所變、不但不知如來藏性、幷不知阿賴耶識見相二分矣、密嚴深密等經、瑜伽唯識等論皆詮此義、此義不明、則一切經論窒礙難通、不得不別尋義路以解釋之。然法華經深固幽遠、五千比丘尚須退席機未熟也。移置天人寄於他土、不堪受此大法也、今欲令下愚凡夫亦能見信、專就淺近而說、縱能啟凡愚之信、仍非法華深義、儻法華經義淺近如此、天乘尚未能達、何論二乘、何論大乘、更何論一佛乘耶。總而言之、經中寶塔出現、諸佛雲集、地涌菩薩等事。當日在佛前聽法之人、曾見此相否。若實未見有此相、則此經非靈山會上之經、乃阿難筆底之經矣、阿難既蒙授記、又證無學、更紹祖位、如欲立言傳世化度後人。祇須直截痛快、暢會性理。又何必無中生有、懸空結撰。令後人無從摸索耶。尊示又云、依經講句、三世佛冤云云。更有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須是不觸不背、方免斯過、若只認上句而忘下句、豈但痛哭流涕、直是千佛出世救他不得也。鄙人不避忌諱、作此逆耳之言、非欲爭勝於筆端、實爲報恩於佛祖、此段公案須俟彌勒下生時證明。

與釋惟靜書一

前年沈雪峰歸自西蜀、備述晤談形狀、不勝悠然神往、頃者袁司馬到寧。得接手函、展讀之餘、如親道範

欣慰莫名。蜀吳一江相接、而水遠山長。二十年來不獲一晤、世途睽隔、有如是耶。且喜法緣相接、刻款頻頒、謂非眞淨界中心心相印乎。會自別後、始而奔走於湘鄂兩省、旣而馳驅於英法兩國。雖俗務叢身、而弘法之心、未嘗稍懈。近年閉戶窮經、於釋迦如來一代時教、稍知原委、始信孔顏心法、不隔絲毫、柱下漆園、同是大權示現、自覺家居與庵居無異、甘作世外閒人、不復問世態炎涼矣、

與釋惟靜書二

頃接手函、欣悉精神矍鑠、振興教育、爲西蜀開普通之門、實法運興衰之一大關鍵也。江南學務、莫先於揚州天寧寺、而阻之者甚多、甚至同室操戈、鬩訐堅固、甚可歎也。拙作課本、承尊處刻印流行、欣喜之至。聞日本亦有人重刻矣、承賜圓覺大疏拜領、謝謝。若得刻資、亦擬鐫板、併在日本覓得大鈔、可相繼而刻之。承索出洋日記、雖往返二次、所見所聞、均與他人紀載無異、地在空中、一彈丸耳、老子所云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知此理者、可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矣。

與釋遐山書

來示以古書所載老子蹤跡、疑眞疑妄、請閱天人答宣律師問佛生時代、則脫然無事矣。西人在印度考究佛生時代、多種不同、莫衷一是、可見後人記往古之事、不能執爲孰是孰非也。嘗見今人述數十年內之事、亦不能得其眞、但如煙雲過眼而已。若於此等言句計較眞妄、則唯識理不成。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請深味乎其言也、

與釋式海書

慈潤上善、示以尊函、得知弘法情殷、慧光西矚、欽佩無量。今春同志諸君、聞知印度佛法有振興之機、彼土人士、欲得中華名德爲之提倡。但兩地語言文字、難以交通。明道者年旣長、大學語維艱、年少者經義未通、徒往無益。遂議建立祇桓精舍、爲造就人材之基、用三門教授、一者佛法。二者漢文。三者英文。俟英語純熟、方能赴印度學梵文、再以佛法傳入彼土。目前英文漢文教習、已得三位、惟佛學尚無其人、幸法師肯肩斯任、則三學具足矣、但此學塾與公私學校章程大不相同、教習各盡義務、不送修金、虛禮浮文、一概不用。來本塾者、人人自知分所應爲、無主客之

分平等平等。各謚其心而已。法師惠然肯來。到甯日期遲早均聽尊便。

與釋自眞智圓國瑛書

接閱來函。承囑唯識隨疏刊板一事。敝處未能代辦。鄙人經手事件。有瑜伽師地論。久未完工。此論是相宗之祖。世人患其無疏。頃得東洋覓來之瑜伽論記。係唐僧遁倫所作。約八十萬字。亦擬刻之。更有東洋求得之古本書籍。改定行款。校正訛舛。甚費心力。僧獨任其難。其易辦者則讓他人校刻。是則私衷所竊願也。

與周玉山（馥）書一

比年來時事多艱。知交中引退者有數人。閣下其一也。回憶擬山之遊。何等豪健。一轉瞬間。已成六十衰翁。閣下仕而後隱。弟不仕而隱。閣下以隱爲隱。弟以不隱爲隱。殊途同歸。他日遭逢。定當相視而笑也。台從南還。不知税駕何所。或云在清江。或云住泰州。或云暫入白門。卽他往矣。令人莫測其老子之猶龍乎。娛老之方。莫妙於學佛。世間萬事。置之度外。神遊極樂之邦。雖南面王吾不與易也。閣下既辭軒冕。敢以此言奉勸。北方來款刻在楞嚴正脈。講經義疏門論義記三種之內。茲寄呈兩分。請以一分致裕方伯爲荷。又拙作陰符發隱。十宗略說各一卷。呈請教正。便中惠我好音。不勝翹盼之至。

與周玉山（馥）書二（附來書）

前請弢甫觀察求賜內典十三經。謹領到。近日有人論亡人作閻羅事。記得佛經中言閻王雖有職事。與鬼無異。略記不清。公博覽羣經。望將經中言及閻羅事。鈔示。或將原書封寄。甚感。

前聞解組歸來。遨遊廬阜。望風懷想。我勞如何。頃接手函。欣慰之至。釋氏十三經。由弢甫觀察經手。彼已

付價。承問亡人作閻羅事。佛典所載。與世俗勸善書有同有異。蓋世俗書中。出於道家之言。故有十殿等名。而佛書則無之。佛家言六道。鬼道居其一。由閻摩羅王主之。權力甚爲廣大。世俗所傳死後作陰官者。往往有之。不過如陽世大小職官而已。修行人若得此報。是大不幸。乃生前見道不明。於淨土法門。無專修之功。以致被業力所牽。受此陰界之報也。兒孫若爲其造福。祈生淨土。當於佛法門中。作大功德。小則超生天界。大則徑往西方。此義散見於內典。不能專指一處。故無書可寄。

與周玉山觀書三

昨蒙垂顧。情別殷殷。舊雨重逢。未知何日。會以足疾。不能隨侍旌旄。遨遊粵嶠。寸衷耿耿。盡楮難宣。唐詩有云。此心曾共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可謂先得我心者矣。送上觀楞伽記一部。全椒釋憨山所作。東坡所謂不能句讀者。憨山透徹無滯。可稱傑作。往生論註一冊。梁曇鸞撰。此方闡揚淨土之書。推為巨擘。禪源諸詮一冊。和會宗教。惜全書不傳。僅存其序耳。大小止觀。天台家之要典也。圓覺金剛二經。註釋詳明。維摩詰經極談妙理。顯密圓通。文約義豐。高僧初

集可見弘道有人。方能流傳至今也。以上十種。計二十冊。治事餘暇。偶一翻閱。贈書之人。宛在心目間也。

與馮華甫啟文書（附來書）

接誦惠函。均已領悉。承詢云云。文以行陰不停。念念遷滅。世間極聖。猶落四見。不出心外之法。況乎後賢。因而入佛。默守話頭者。亦有年矣。及至廬山。兼閱教典。每讀無聞比丘短於聞教。師心為足。反遭墜墮。故知教宜廣熏。不致得少為足。然而教有權實半滿開遮之別。故讀教者先須知時。方可區別事理。佛以觀機逗教。隨宜說法。如果儱侗。反被經縛。此觀教之不易也。至於歸趣云云。實無處所可歸。若有處可歸。則亦化城之機。或以無住為住。亦可說得歸趣。然無住之義。深無涯際。若悟華嚴不動佛之義。則亦悟會無住之住矣。故佛說華嚴。終不離菩提樹。而徧會諸天。善財不動步於覺母之前。而徧歷百城。如是會之。卽此卽彼。豈有去來三世之跡。法性徧虛空。虛空無歸趣。而無我之我。亦無歸趣。無我之我。既無歸趣。則眞知無住為住之義矣。雖然。此須實證海印三昧。方許受用也。質之高明。未識以為然否。吾翁既得左右逢源之旨。

乃蒙分明道出。先德曰。分明一點無餘欠。不待明星已現前。此語正合逢源之旨。如是則一理平等。宜乎法無不通。而密證之功。亦卽深入無際耳。文以山河遼隔。阻於執侍。而渴念醍醐。不啻雲霓之望。還祈不捨有緣。時錫金針。以當曼室老人逅仲右手。為一摩頂耳。盼甚禱甚。

頃接惠函。既承詳示道妙。敢以直言答之。大凡學佛法者。入手切須的當。釋迦佛出現世間。應病與藥。初無定法。佛滅度後。諸大弟子結集三藏。是為教內正傳。後來東土天台賢首慈恩諸師所闡揚者是也。摩

訶迦葉傳佛心印。是爲教外別傳。東土六代祖師及五宗提唱者是也。馬鳴龍樹宗淨土諸經勸人念佛往生。是爲教內別傳。東土遠公曇鸞而後諸師弘揚者是也。今閱居士見處從禪門參學而入。以無住爲住作歸趣。妙則妙矣。其如生死何。君云無住之義深無涯際。若單、就無住二字。即是一切不著。別無深義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應生無所住心。此中深義。在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如來藏心也。夫金剛談無住之旨。爲二乘發大心者。剗其朕迹也。二乘已出生死。回小向大。故施此藥。華嚴經內善財童子以十信滿心。方得親見文殊。指令南詢。歷參知識。證同佛智。是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豈凡位所能企及。君云善財不動步於覺母之前。而徧歷百城。此語不合經意。經文善財於文殊所。辭退南行。向勝樂國。參德雲比丘。直至五十三參之後。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城。摩善財頂。文義甚明。無去無來者。眞諦理也。去來宛然者。俗諦事也。理事圓融。方入法界。僅從理上會得。解行不能雙圓。直須事上一一透過。始得眞實受用。若如近時杜撰禪和。稍得一知半解。便謂超佛越祖。世諦不除而除。眞諦、俗見不掃而掃。法見將一代時教。盡行抹卻。豈知西天二十八祖造論釋經。宗說兼暢。達摩以楞伽印心。六祖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方爲傳佛心印也。居士所謂觀教不易者。是未得其旨趣耳。歸趣二字。不可含糊。聲聞心以初果爲入流。以無學果爲歸趣。是謂化城。發菩薩心以初住爲入位。以究竟妙覺爲歸趣。是謂寶所。若未至初住。總不能斷生死流。唯有淨土橫超一門。是至捷至妙之法也。不然。雖透末後牢關。稍有業識未淨。亦不免於輪轉耳。一入胞胎。前功盡失。再出頭來。未知何日矣。君云法性徧虛空。不知虛空亦是妄見。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直得虛空量滅。始有少分相應。據居士見地。不出當處即是一語。大似隔靴搔癢。故作此苦切之言。以爲他山之助。弟於此事。虛心體究。不敢隨聲附和。以蹈末法惡習。儻不以弟言爲河漢。請將大乘起信論讀誦通利。自能透徹眞實佛法。不至摩空捉影。虛費時光也。

與陳仲培□□書（附來書）

僕一官承乏。久滯中州。屢蒙大府以餉弱兵單。詢及下走。而才庸識淺。無裨時艱。如須彌一螢火耳。負慚廊廟。有志山林。雖迷失本性。恆河沙劫。未能

自憶受生。幸昔年密承乩示。有前生圓寂天目山之語。僕擬二三年後。片帆東下。直指石頭見善知識。合掌頂禮。未識德山臨濟肯棒喝及之否。然此猶俟諸異日。目前有急欲折衷者特一一呈焉。金剛決疑憨山大士之所註也。僕始得之而驚。驚所解必得眞詮也。繼讀之而疑。疑所解多違經訓也。須菩提於楞嚴會上自白於佛者。頓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知見。何至金剛一經。佛則重重宣示。須菩提則節節生疑。此等疑團。不但小乘無之。卽吾輩窮經。其疑亦不至此。况過去靑龍如來耶。願爲有學折衷者一。楞嚴呪心。卽密語也。僕向不於密呪求解。但有則存之。不廢而已。善知識訂訛正僞。尤能上契佛心。一會至五會。僕俱成誦。每日敬讀全呪三徧。敬書呪末云。敬誦三徧。弟子某某受持超度幽冥。所謂地獄餓鬼畜生。同時解脫。或告予曰。此住相布施也。住相則呪不靈。然否。願爲有學折衷者二。楞嚴之二十五學。圓覺之二十五輪。善知識擇何學。選何輪。爲涅槃門。願爲有學折衷而訓告者三。

承詢三條。謹當裁答。一者金剛決疑。憨老之作。本於天親。昔無著宗彌勒偈。而造論以十八住釋金剛經。其弟天親又以二十七疑釋之。法身大士。各抒己見。皆不違經意。須菩提所興疑問。爲開導初發意菩薩而入般若法門。所謂影響聲聞。助佛揚化。釋迦會下。如是詢問。乃至千萬億佛會下。亦如是詢問。須以本迹兩門。權實二法通之。則一切經典。皆無疑滯矣。二者呪是密語。從古不翻。蓋有深意。惟楞嚴呪。諸佛菩薩護法天神名號居多。每段內有密語數句。以滿漢蒙古西番四體全呪考之便知。虔心持誦。自他俱利。若見諸相非相。則一切有相。當體卽空。雖念念度生。實無生可度。雖無生可度。而念念度生。尙何住相之有哉。三者修習法門。以稱機爲貴。楞嚴獨選耳根。會則專學勢至。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門。卽華嚴經融攝無礙之旨也。嘗觀古來參禪之徒。旣透末後牢關。而轉世退失者。往往有之。今時禪侶。未開正眼。輒以宗師自命。掃除經教。輕蔑淨土。其不損善根而招惡果者幾希。閒嘗討論今古。偏者斥之。弊者救之。棄麤淺而求精深。捨浮泛而取眞實。期與如來教法。毫不相違。允爲淨土資糧。圓覺二十五輪。以三輪爲本。卽台家三止三觀之義。念佛法門。圓攝無遺。不假他求

也。閣下身膺軒冕心切林泉、其宿因深厚、已可想見。修道之士、未證無生法忍、輪迴終不能脫、惟有淨土橫超一門、是出火宅之捷徑、他日行旌南指、暢談衷曲、豈非三生舊好乎。會漂流孽海、年已六旬、從公於江安湘鄂者十餘載、隨使於英法義比者六七年。應得升階、辭不受、以中書君老於牖下。除流通法寶外。別無所事也。

與陶榘林（森甲）書

久未晤談、渴想殊深、頃聞攝篆常鎮、欣喜之至。弟所求者無他、欲得大力主持開辦釋氏學堂耳。揚州天寧寺已稟准立案開辦僧學堂、定於二月間開校。鎮江之金山江天寺、常州之東門外天寧寺、均在治下。亦宜開設僧學堂以振興佛教、但各寺住持僧安於守舊、不樂維新、非得大權力以鼓動其機、不能奮發有為也。

與陳南陔（采蘭）書

接奉手函、併學堂示稿、捧讀之餘、莫名欽佩。敝邑處山僻之境、民智未開、經賢父母為之提倡、他日學業有成、得預通才之列、皆蒙大德所造就也。弟衰老無能、不談世務者十餘年矣、自弱冠至今、以釋氏之學

治心、以老氏之道處世、與人交接、退讓為先。客冬旅寧同鄉倡議學務、因弟於二十年前自歐回華、曾提此議、故堅約聚談、而素性不與籌款之事、是以書捐一冊、併未寓目、兼之足力漸衰、艱於步履、自新歲以來、徧告於人、不與聞學界事矣。去歲公牘信函、弟均不願出名、有兩次信寄砌甫兄、伸明鄙意、而同鄉諸君仍以賤名列於簡首、實有違於老氏之道也。安徽學會、以賤名列於池董之內、亦非弟所知、蒯禮卿、李幼山諸君屢促赴會、弟均未往、以固執之心不可移也。老父台明鑒秋毫、倘希諒其愚衷、幸甚。

與李小芸（國治）書一

接讀手函、領悉種種。刻資五十金、業已登收、當付收條、何以未到、聞他處已有刻傳燈錄、五燈會元二書者、金陵既無續到之款、即將存資改刻觀楞伽記、誠禪宗之要典也。明春可以出書、此中有陳仲培觀察一百四十金、經末載施資姓氏、或刻法名、或刻別號。請代詢示悉。仲翁原擬刻法華指掌、敝處因指掌不佳、不願流通、現有揚鎮僧俗集資鋟板矣、近年嘗有就學於敝寓者、九江桂伯華為最猛利、已相依兩載矣、現擬添造房舍、能住二十人、逆就佛學導師為開

釋氏學堂計也。僕建立馬鳴宗以大乘起信論爲本。依大宗地玄文本論中五位判教總括釋迦如來大法無欠無餘誠救弊補偏之要道也。汴鐵路明歲可通居士能作金陵之遊乎。娑婆界中千載一時非循緣湊合未易値遇也。

與李小芸（國治）書二

甲辰之歲得手書併石墨二冊書中有云上六年俸滿乞退南來懸想上年當到乃至今未接光儀不知稽遲何所尊齒六十有五弟年七十有二。安居樂道正其時矣南方有人發願重新印度佛教選才教授儆處獨肩其任。台駕南來共襄盛舉是所願也。僧徒課程計三門。一者佛學。二者漢文。三者英文。三門精通方能赴印度佈教人數以十名爲度非五萬金不辦。籌款全仗他人分任此乃釋迦如來遺教中一大事因緣也。往歲尊處寄來三色套板楞嚴全部。業已奉還茲有同人欲刻此本如能將原本隨帶南來。僕刻成後送新書幾部。併舊書繳還原主不至遺失。

與馮夢華（煦）書

夏間接讀手書承允撰金山長老二傳。當即告知該寺退居老衲不勝欣喜之至。秋闈揭曉遂令姪壽桐處道賀得聞尊嫂夫人於九月十四日亥時仙逝敝內亦於是日酉刻謝世。先後數刻之間南北如出一轍。敝內久病困憊不能念佛者已半年矣。十四日午後忽呼媳女輩扶起念佛一炷香。略睡片刻復令人扶坐而逝。全身既冷頂門猶溫似有生西景象也。尊夫人去時有善知識護持。想能不失正念飄然遐舉矣。正恁麼時顯示無常苦空無我之法。有志出世者。所當猛省。

與沈雪峰（豊瑞）書（附來書）

弟自別後抵署內子業已去世。鏡花水月原是虛浮。而廿載夫妻臨歿時未能一面以助其往生至今猶耿耿也。孫紹鼎比部爲懷遠山長。由程朱而陸王。由陸王而禪宗。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聞亦曾與閣下論道。現與弟尙稱莫逆。日相質問。覺辦道之念油然而生。始知古人近朱近墨之言。信不誣也。今有疑義未能釋然。不遠千里就高明證之長女年廿一歲幼時聽父母講求因果即戒殺放生。稍長聞有議婚者輒涕泣不食。問其志云俟經義稍通願至金陵投圓音比丘尼祝髮弟即從其志詢覆者數家。然彼不過麤通文字。大部經

典皆未能讀。僅讀金剛彌陀心經大悲咒四種。尙不能通其義。惟一心持誦佛名而已。去歲母歿。始持長齋。今夏偶患時證。纏綿二十餘月。弟時時囑其念佛觀佛。一心西向。彼自恨修持時淺。恐未能往生。至五月卅日辰刻。神氣大變。時而昏迷。弟即呼其名而警醒之。驗以必能往生之理。令其安心念佛。如是者數次。至未刻忽令人扶起。西向而坐合掌念佛。弟彼時因縣令之母有急病。促往診治。萬不能卻。即囑媳女輩小心護持。如見垂危。切勿哀痛。但念佛助其往生爲要。至酉刻歸來。業已化

去。據媳女云。弟出門兩刻。彼忽開目四顧。云父親何在。衆云出外。彼云。無事不必尋他。不過傳語。請其放心。我頃間已蒙二菩薩引去見佛。業蒙佛授記下品下生。因世諦中有兩次刲股療親之孝。改爲下品中生。幸蒙父親時時提撕之力。請其放心。不必記罣也。僕婦孫姓者。亦長齋念佛。見此情形。云小姐是童女。修眞得此利益。我輩半途修行。恐趕不上。彼云。念佛只要眞心。不在半途不半途也。又囑親屬云。爾等平時念佛不眞心。恐不得力。若能眞心念佛。到此方知受用矣。大家勉之。我去矣。即垂目不語。按之已氣絕矣。弟歸時。察其囟門額上猶如火熱。聞說神淸語朗。來去自如。似已得善果。然有可疑者。因其讀經未能通達。持名不過三四年。遽生安養。恐無如是之易。且經云。一見彌陀。即不退轉。何以見佛受記之後。又得回來勸慰諸人。或另有因緣關係耶。抑臨終時爲魔所擾耶。凡情未能測知。大善知識慧眼明察。定能澈其底蘊矣。請明以示我。以堅我輩淨土之願。是所深幸。所註陰符經已發刻否。如有印本。乞賜我一部爲盼。

接讀手函。備悉種種。令媛信心純篤。正念往生。甚爲

希有。阿彌陀經歎爲難信之法。毘婆娑論說爲易行之道。知此二言。便無疑義。觀經說十惡五逆。臨終稱名。尙能往生。況貞潔自處。一心迴向者乎。彼臨終時。感應道交。乃係前陰將謝。心鏡開朗。菩薩接引。如來授記之事。皆於中現。故能回顧家屬。勸進修持。非有去來之相。亦非魔事也。以理論之。下品生者。見佛聞法。無如是之速。然稱性法門。無前無後。一時頓現。雖千百年後之事。亦於頃刻間悉見悉聞。所謂長時作短時。短時作長時。非凡夫意識所能測度也。十萬億佛土。天仙神力。亦不能到。而念佛者與彌陀願力相

接一剎那頃。卽生彼土。眞淨界中。有何隔閡之有哉。奉贈拙作。陰符經發隱。併送孫紹鼎比部一冊。孫君信羅近溪之語。不出明了意識邊事。若能進而求之。將如來一代時教。究徹根源。則知黃老孔顏心法。原無二致。不被後儒淺見所囿也。

與劉次饒（紹寬）書

接讀手書。得悉閣下潛心內典有年。文學之士。往往輕淨土而崇性理。鄙人初學佛時。亦有此見。自閱彌陀疏鈔後。始知淨土深妙。從前偏見。消滅無餘。現住娑婆世界。水火土石。皆是眾生染業所感。極樂世界金銀琉璃。乃從彌陀淨業化成。非如世人有貪愛心也。楞嚴十因六報。就造惡最重者言之。所受之苦。從自心變現。各各差別。非從外來也。遙想閣下但閱經文。未看註疏。故生此種見解。若多閱註疏。自然了達無礙矣。金剛心經二種。註解甚多。須分三類。一曰正解。二曰俗解。三曰邪解。專閱正解一類。俗解邪解。萬不可閱。大凡佛經八面玲瓏。其文義之妙。如神龍變化。飛空絕迹。若以世俗之見窺之。徒增迷悶耳。佛經理事圓融。毫無虛妄。久久精研。自能通達。拙作佛教初學課本可閱。附呈僧學堂課程一紙。

等不等觀雜錄卷五

等不等觀雜錄卷六目錄

與鄭陶齋（官應）書附來書
與夏穗卿（曾佑）書附來書
與桂伯華（念祖）書一附來書
與桂伯華（念祖）書二
與李瀞緣（息）書一附來書
與李瀞緣（息）書二附來書
與李瀞緣（息）書三附來書
與李瀞緣（息）書四附來書
與黎端甫（養正）書附來書

與梅擷芸（光羲）書附來書
與呂勉夫（佩璜）書
與王雷夏（宗炎）書
與陳（大鐙心來）書附來書
與李質卿（□□）書
與郭月樓（道直）書
與廖迪心（世臧）書
與某君書
與陳栖遵（汝湜）書一
與陳栖蓮（汝湜）書二

代陳栖蓮答黃掇焦書一
代陳栖蓮答黃掇焦書二

等不等觀雜錄卷六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著

與鄭陶齋（官應）書（附來書）

伏處海隅。耳盛名久矣。人事牽擾。道遠莫由瞻奉。引領松鶴。我勞如何。下走嶺南下士。碌碌因人。船算鹽司。愧無建樹。値此國步艱難。翠華遠狩。中原蒿目痛哭新亭。此海內忠義之士。心所同具者也。竊思兼善之機旣阻。獨善之道可爲。下走雖混俗趨塵。然好道之心。童而習之。至衰朽猶如一日。祇以至人未遇。口訣難逢。仰視青霄。每增浩歎。側聽

先生。抱道在躬。和光養性。生平心得定有不凡。問途必於已經。自是求道者第一要義。其祕密藏固不敢妄請賜教。至若授受之陳跡。初終之大旨。正邪之分界。天人之節次。敢乞不棄顓蒙。有以教之。幸甚禱甚。拙作詩草二冊。聊用伴函。

頃奉賜函並大著二冊。展誦之餘。莫名欽佩。去聖時遙。人情澆漓。誠心向道。迥出塵凡。非夙具大善根力。曷克臻此。承示時務多艱。此皆衆生業力所感。正是菩薩悲願度生之境。修行人常以兼善爲懷。若存獨善之心。則違大乘道矣。鄙人學佛以來近四十年。始則釋道兼學。冀得長生。而修佛法。方免退墮之虞。兩家名宿參訪多人。證以古書。互有出入。遂捨道而專學佛。如是有年。始知佛法之深妙。統攝諸教而無遺也。蓋道家首重命功。佛家直須命根斷。命根斷則當下無生。豈有死耶。生死旣不可得。而假生死以行大願。是以華嚴經中。善財所參善知識。比丘居士仙人天神。錯雜間出。皆是一眞法界所流露也。若認定金丹祕訣修成之仙。或爲仙官。或爲散仙。總不出上帝所統之界。不過高於人界一等耳。雖壽至千萬歲。亦有盡時也。鄙人常以大乘起信論爲師。僅萬餘言。徧

能貫通三藏聖教。凡習此論者。皆馬鳴大士之徒。奉贈一冊。以備流覽。又拙作陰符發隱十宗略說各一冊。呈請教正。起信論末提出淨土一門。爲超脫輪迴之捷徑。昔曇鸞法師捨陶宏景所傳之仙訣。專修十六觀法。往生淨土。豈非人傑也哉。願與同志者效之。

與夏穗卿（曾佑）書（附來書）

夏間得手書並起信義記。歡喜無量。觀書目。方知有地論暨識論述記之刻。知仁者弘法度人。本誓無盡。何幸末法有此智燈。當與六道衆生。同作歸躍。弟子十年以來。深觀宗教。流略而外。金頭五頂

之書。基督天方之學。近歲纔能通其大義。辨其徑途矣。惟有佛法。法中之王。此語不誣。至斯益信。而此道之衰。則實由禪宗而起。明末唯識宗稍有述者。未及百年。尋復廢絕。然實於支那。而盛於日本。近年來書冊之東返者不少。若能集衆力刻之。移士夫治經學小學之心。以治此事。則於世道人心。當有大益。知此理者。其居士乎。述記刻成幾何。其原書論記別行。古書皆爾。然學者頗不便。新刻似可相合。地論文廣理賾。此時讀者恐稀。不如以因明論先之。尊處所刻大疏。尚恐其簡。前見日本人所開現存因明學各家有七十餘種。直當廣行十數種。使人衍熟其法。則以後可讀慈恩各種書矣。近來國家之禍。實由全國民人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圖治也。至於出世更不待言矣。又佛教源出婆羅門。而諸經論言之不詳。即七十論十句義亦只取其一支。非其全體。而婆羅門家亦自祕其經不傳別教。前年英人穆勒始將四韋馱之第一種譯作英文。近已買得一分。分四冊。二梵二英。若能譯之以行於世。則當爲一絕大因緣。又英人所譯印度教派與中

土奘師所傳者不異。惟若提子爲一大宗。我邦言之不詳。不及數論勝論之夥。又言波商羯羅（非商羯羅主也）源出於雨衆。將佛教盡滅之。而爲今日現存婆羅門各派之祖。此事則支那所絕不知者。附上以廣異聞。

頃接手函。得知公務之暇。備研各教。甚爲希有。金頭五頂之書。未知說何道理。便中祈示一二。基督天方之學。皆以事天爲本。其源出於婆羅門。而變其規模也。婆羅門教最古。以大梵天爲主。或有宗大自在天者。皆從人道而修天道。不出六凡之表。佛教興。而婆羅門之明哲者多從佛教。利根上智。現證阿羅漢果。即出六凡而爲四聖之初門。可見佛教非出於婆羅門也。西人在印度考求各教。但求形跡可據者載之。謂佛教後出。遂以婆羅門爲其源。信有聲聞法。而不信有菩薩法。以菩薩法係文殊阿難在鐵圍山結集。諸大菩薩以神通力流傳世間。凡夫始得見聞。西人不明其理。往往疑而不信也。唯識古書亡於元末明季。諸師深以不見爲恨。近從日本得來者有十餘種。已將述記合論付梓。現已刻至四分之三。來歲五六月間可出書矣。因明大疏之外。尚有義斷前後記等。

皆唐人所作。有款當續刻之。地論百卷。因無巨款久久未成。尊示云。佛教之衰。實由禪宗。支那固然。而日本則衰於淨土眞宗。近閱眞宗之書。與經意大相違背。層層辯駁。冀得改正。接得復函。知彼決不能改。亦無可如何耳。

與桂伯華（念祖）書一 附來書

違教數月。渴想良殷。前者普陀之遊。本可旬日間即返金陵。詎行至寧波舍戚處。得江西家信。言家中用度缺乏。亟須早歸。遂急往普陀。草草遊歷。僅住四日而返。歸途金盡。遂徑溯江而上。不及更詣

金陵。趨聆教誨矣。在普陀時。晤後寺法師名印光者。係陝西人。道行深淺。非某下愚所能窺測。然其人亦素知夫子。不知夫子亦知其人。且悉其所造否。日後出家。擬即求其剃度。師謂何如。自贛返省。見與李澹緣第一書。歡喜無量。自九江還。又見與澹緣第二書。又大歡喜。澹緣勇猛。同輩中實罕其匹。又得吾夫子指示途徑。其造詣寧可限量。今又有黎君端甫者。係豐城人。同輩中聞佛法者。以彼爲最早。氣質亦以彼爲最純。惟入門之始。乃讀鄧厚菴書者。厚菴之學。吾師曾議其穿鑿。故前自普陀回。曾將此意函告。往贛後。彼曾以一書寄某代呈。因亟爲呈覽。此人誠篤異常。若不棄而辱教之當能荷擔大法。非僅僅作自了漢者。或即將所賜澹緣二書鈔寄示之。未識可否。江西僻處蠻荒。聞法較晚。然發心向道者。時時有之。近時浮慕佛名且以己意或世間法附會經義者。亦不乏人。惟李澹緣。與其叔澄字靖瀾及黎端甫。又九江城內一少年徐子鴻者。宿根最深。若有大善知識如夫子者。時時開示之。策勵之。紹隆三寶。未嘗不在是人。惜緣分淺薄。罣礙颯多。即賜函中言澹緣若來金

陵可暢談一切者。此事亦大非易。緣其尊人邪見甚深。彼家近在城中。而書疏往返。必由某處轉達者。亦以其父子異性。多所妨礙故也。今若無故專以求法而來金陵。其父必大詫。以爲怪事。欲求如願。勢必假借一事。乃可起身。此非旦夕所能。須緩緩謀之。娑婆濁世。生此者皆障深業重。信然。即如某者。識颺神飛。非出家離俗。斷難一心。而家貧親老。又不得不勉彊從俗以博取升斗。然既已從俗。則目所見。耳所聞。身所接。罔非退道之緣。進退兩難。無計可設。普陀一比丘名眞達者。曾勸某一意

出家詞家中諸事皆有夙因。決不因某之出家而有損益。某知其有理。而未深知可否。敬求吾師爲某決之。何去何從。總以易得一心而不至增造惡因爲至美。某實愚癡深。恐墮落。惟吾師哀愍而教導之。幸甚。

前接正月二十三日手函備悉一一。是普陀印光法師未曾晤面。不能知其造詣淺深。出家一事須父母聽許方可。否則違佛制。僕但勸人學佛。而不勸人出家。因出家者雖多。而學佛者甚少也。且投師最難。曾有相識者爲師所拘。反不如在家之得自由也。近時僧

中有負盛名而未達佛意。竟作人天師表。受徒千百。供養禮拜敬之如佛。而所開導於人者實未能施對證之藥也。足下嫌俗事爲累。難得一心。鄙見當以四弘願爲本。時時研究佛法深義。徹見六塵境界當體空寂。一切煩雜世務無非菩薩行門。念念回向淨土。信口稱佛一句。孤孤另另。無依無傍。即是往生之捷徑也。若必待屏除萬緣。方能修行。則佛法不普。恐千萬人中難得一二矣。黎端甫從鄧氏書入手。未合大道。今將駁斥鄧氏之言。詳答黎君函內。煩轉寄爲荷。黎君若能親到金陵。罄其胸中所欲言。自當爲之決擇。精爲指引。歸元之正路也。復濟緣一書。可鈔示之。濟緣之父不信三寶。可勸濟緣持大悲咒以轉之。往者先母亦不喜學佛。曾以咒力冥熏。數月之間。釋然無事。故以此勉濟緣也。端甫欲得蓮池尺木著述。併拙作。現有雲棲法彙。係功德主施送之書。寄上一部。以備同人觀覽。尺木有一行居集。專談出世法。板在常熟。難得其書。拙作僅有陰符發隱十宗略說二種。各贈五本。以餉同志。欲作論語老莊列四種發隱。尚未脫稿。擬將前人未曾發明者表而出之。以新人耳目。然不免俗儒之唾罵也。若將孟子評論一番。更爲

世所詬厲。故祇與人談論。而未曾形諸楮墨耳。九江徐子鴻志趨若何。出世法門能知路否。便中示悉爲盼。

與桂伯華（念祖）書二

前接濟緣信。知台從仍在興國。拙函想已入覽矣。茲有友人深願學佛者。精通唯識一門。以續千年之墜緒。聞足下獨道情殷。願助贍養之資。每月六元。俾得前來金陵。久住敝宅。專心研究因明唯識二部。期於徹底迴達。爲學佛者之楷模。不至顢頇儱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覺。實振興佛法之要門。且於淨土道理深

爲有益蓋莊嚴淨土總不離唯識變現也。助資者有校書之事相煩每日不過三點鐘耳。如合雅意請即附輪東下此係世出世法兩全之道。較之捨親入山不尤心安理得乎。

與李濟緣（息）書一　附來書

屢聞桂伯華言及先生理解圓融導引懇切。爲當代昌明佛法第一導師。不勝傾慕。每以不得隨侍左右爲悵然聞桂伯華所述先生指點之方。已不啻耳提面命。只患自身不能精進專一。以解自纏縛致有負先生護念一切之懷耳。息自愧先生誨

人之旨又得桂伯華鞭策遂發一念歸西之心。邇日更覺淨土一門。爲世尊方便度世之苦心。衆生歸宗離濁之捷徑。其他諸宗教雖善。然當此時世。有不暇爲者矣想先生誨人心切淨課之暇。可否誨息數言使歸西之心益加警策。得以歸於淨土。將來諸佛轉娑婆爲淨土之際得以預於其間稍助微力息勝幸甚。

頃接手函領悉種種發心向道已屬甚難。專修淨土。更屬難中之難閣下篤信不疑非宿根深厚曷克臻此雖未能覿面傾談。而志同道合。已不啻同堂晤對

矣念佛法門普攝三根。中人以上宜以三經一論爲津梁無量壽經。十六觀經。阿彌陀經。往生論。更以大乘起信論爲入道之門。通達此論。則楞嚴楞伽華嚴法華等經自易明了。蓋彌陀因地修行不外此道。往生西方之人。在彼土修行亦不外此道。是謂師資道合生品必高也。或疑其爲雜修不若專修之切。蓋不知淨土一門。括盡一切法門。一切法門皆趨淨土一門此是純雜無礙。利根上智所行之道也。若不如是。恐年久生疲。不見昇進。必至退轉。修淨業者。不可不知尊函內有將來諸佛轉娑婆爲淨土之際等語。此

是見道未深。故作此想。當知娑婆是衆生妄業所感。猶如空華。本無實體。淨法界中。極樂娑婆。皆不可得。而彌陀以大願力顯現極樂國土。如鏡花水月。攝受衆生入不退地。若以質礙心求之去道遠矣。娑婆世界。釋迦佛大悲心所化之境。一切菩薩修種種難行苦行。均於此土修之菩薩人空三昧。則世界了不可得。入如幻三昧。則世界宛然。是謂空有無礙。一念全收不待將來轉移也。

與李濟緣（息）書二　附來書

辱賜手書曲爲開示。先生之誨人不倦循循善誘。

於此益可見矣。所云息前言轉娑婆爲極樂之語爲見道未深、故有此想、誠然、如是、當時蓋尚未達平等一法界之理、而厭苦欣樂之心過勝也、近遵來諭、讀起信論、漸知眞如生滅、纔跡於一切惟妄想造、能明了無疑。但其中眞如生滅二門義極弘深、難遽盡解、竊擬自今以後、凡讀起信論一徧、後讀大乘經一部。讀大乘經一部後、復讀起信論一徧、如是循環讀之、似方可盡其義。大乘諸經論來示但云楞嚴楞伽華嚴法華四部。此外尚有幾部當看者、卽此四部中。不知何家之註、爲最精要當看、其餘如各家撰集、不知亦有當看者否。淨土法門讀誦大乘之外、尚有嚴持戒律。袁氏紀夢亦云乘急生最高、戒急生最穩。少戒者生邊地、甚至墮天龍八部、是戒亦淨業最要之事、但如息輩、尚係在家人、出家之具足戒、勢難盡守。不知當受何等戒律、方爲允當、律部諸書。不知有幾部當看可看者。受戒之時、不知須請當代大師爲授戒師否。抑可於佛前自受之。伏乞明示。

歲杪接手函、得悉種種。居士嚮道之切、爲近時所罕見、應答各事、條列於後、

一起信論旣能深究。必得通達其註疏。先閱纂註、直解、後閱義記、海東、此四家、以賢首義記爲主、別記亦大有妙處、閱之數過、其義自顯也、尊意將此論與大乘經循環讀之、其法甚妙、

一大乘經論前函所提四種內、楞嚴閱正脈、華嚴閱疏鈔、法華閱會義、楞伽須閱憨山筆記。現無書購、卽閱宗泐註亦可。此外尚有圓覺略疏、金剛宗通、心經五家註、維摩註、十二門論、法界無差別論。均可次第閱之、各家撰集、先閱蓮池憨山二家、爲近代之正法眼也、

一戒律一門、受持不易、一受便不能犯、在家人雖未受戒、亦可學戒、戒律多種、當以梵網經內十重四十八輕爲主、有賢首疏可爲準繩、在家五戒、卽在十重之內、至於比丘律儀、專爲出家人而設、在家人不宜閱、佛有定制、他如菩薩戒本經最宜讀誦、不但學道人宜遵、卽世俗人學之、亦可漸入聖賢之域矣。至於受戒一層、必從師受、若千里內無師。許在佛前自受、須要見相好、否則不得戒、以鄙意揆之、與其受而不能持、不如學而能遵也、

與李澹緣（息）書三（附來書）

息不獲如伯華之親侍杖履耳聆訓誨深自悲痛道力淺薄每爲世務所障。虛度時日。不能精進。唯願吾師哀我念我。一策進之幸甚。一近讀起信論。於心眞如已無疑義。於心生滅無明起處仍未能徹見其根。終有窒滯。未知此義何經論中曾發明之。乞一開示。以便參究。一無明起處極細微根雖非凡夫所能明了。然其根之大端若不徹見覺一切功夫皆無著落矣。不知以爲何如。一近擬讀起信論畢後將楞伽經細觀一徧。使心體用益能明徹庶斷惑之功易於著力。一近以爲固執之心實

不可無。初學之人。愈固執則愈堅忍。愈堅忍則愈精進。固執久久。自無所執而執。其所以有泥著之弊者。蓋執之而不固耳。不知以爲然否。並乞開示。

接閱手函。情辭懇切。雖隔千里。志同道合。夙世法緣。非偶然也。所問之事。條答於左。

一讀起信論。既於眞如無疑。當知無明依眞如起。欲求起處不可得。即是無明無始起之相也。若無明有始。則涅槃有終。便違教意。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即顯示無明本無也。其用功處在照見五蘊皆空。五蘊以色爲首。色蘊空則餘蘊自迎刃而解矣。法界觀前十門專明此義。

一無明有根本有枝末。根本者住地無明也。須至金剛後心才能斷之。非凡夫所能了。枝末者。一切煩惱妄想也。道業精純。漸伏漸斷。古人觀念頭起處一法。亦可用之。念頭起時。纔一觀照。即不可得。便知無根。若求著落。直須前後際斷。徹見本來面目。宗門所謂脚跟點地也。

一讀起信論後。研究楞伽經。經論互相發明。解悟最速。

一固執之心在善用與不善用耳。善用之則爲堅忍

爲精進。不善用之則拘泥不化。難超情見也。

與李澹緣（息）書四（附來書）

正月中奉到復函。示以讀誦大乘次序。慶幸無量。自今正月以來。憤自責修。於淨業誓不退墮。讀經念佛。亦略有所會。但恨根鈍障深。不能直入佛之知見。證我本來圓妙法身。殊深自痛。然以無始無明。故兢兢業業。唯有精進自勵而已。謹將近所自課者。條達於左。伏願哀誨爲禱。一自遵前示讀起信論楞嚴正脈圓覺近釋華嚴疏鈔後。少知毘盧法界體相。然後於前示所謂空有無礙一念全收

者豁然無疑矣近倘在讀華嚴兼閱彌陀疏鈔唯資質鈍甚每一義現前不能即斬然明了必數過後始能略詳端倪也

一淨業修行現專以持名爲主竊謂此事必先由念念相續心心相應雜念不起事一心後乃能念而無念無念而念孤孤另另無能無所信口稱佛一句皆是全體法身之理一心也未審以爲何如

一示伯華函中有云必待屏除萬緣方能修行則佛法不普此理極是息近日始見得息以爲能否屏除萬緣亦有因緣前因既種安能無果果視其因不可易也行者但當愼現

在因安受前果而已且萬緣皆是前孽前孽盡而後萬緣可除息以此故以四事自誓曰不得耽樂靜寂遇一切難事苦事但至心憶念於佛不得生畏避心遇一切難事苦事當念法界衆生所遇事更有甚於我者念畢卽爲自他懺悔遇一切福田更當勇猛爲之但須憶念於佛至心代自他回向以此四事爲世間屏緣助行未審可否某功德主所施之雲棲法彙如散未罄盡請再寄下一部息意欲存於撫州正覺寺以備是處淨業人閱也

前接手函領悉種種略答數條以供法喜

一華嚴疏鈔既能全閱必得超越常情徹見一乘妙諦賢首所作一乘教義分齊章亦宜連類閱之經中深義未能當下明了者當於佛前至誠頂禮心念佛光灌頂久之自能豁然通達若以思惟心推究去道轉遠矣

一念佛法門欲得心心相續先事一心而後入理一心非屏除萬緣不可然在俗者此境難得前此復端甫信內有無後心無間心一段用當念一句爲主截斷前後際是煩雜中念佛之捷徑請檢彼函閱之自知事一心理一心之妙境也

一來函所云前孽盡而後萬緣可除不知孽性本空但隨妄念而起若能觀心無念則罪福皆不可得儻心存孽盡緣除之見雖經無量劫亦無除盡之日也所發四誓皆作助道因緣但不可執執之則妨道

一雲棲法彙向功德主乞得兩部一施撫州正覺寺一施豐城同德書舍附寄起信正文十本分贈同人以資讀誦又流轉章十世章合訂十本係賢首之作在塵勞中用此法門最爲巧妙行之旣久冥契華嚴法界而不自覺古德法施之力有如是耶

與黎端甫養正書（附來書）

頃聞同參兄桂公述吾師悲願弘深淨功圓滿不勝渴慕養正久發出世心奈俗緣牽絆有名無實舍己芸人處極多加以宿業深重當應事之時心易走作誠恐頹隳日下光景易移不早辦前程自誤誤人伊於胡底常欲訪求名宿一問初津今遇吾師實爲三生有幸吾師嚮來念佛得力果從何處下手幸詳示焉

頃由伯華遞到手函得知足下嚮道情殷歡喜無量大凡此事入手切須純正聞君向閱鄧厚菴之書恐

非學道正軌今略指數端請詳察焉

鄧氏全書劉華軒軍門刻於金陵共百餘萬言其首卷性學語錄第一篇立論近俗於第一關明言之第二關則隱言之使人不能曉而令其求眞師外道作用大抵如斯也次章論性乃云心思總在性上用功是以六識緣八識見分以爲眞性也又云道中之法是於非道中强執爲道並於非法中强執爲法也孟子搏而躍之激而行之一章最不合性理鄧君添爲準繩可見其不知性矣

鄧君每以孔孟並稱而未嘗稱孔顏是不知聖賢之階差也孟子未入孔聖堂奧書中歷歷可指宋儒以四子書並行俗士遂不能辨鄧君坐在宋儒窠臼中何足與論大道耶

觀音問語錄第一百八十四葉云上帝爲太極之總綱包羲爲次總綱儒釋道爲分見之總綱此等語言爲西教之先導他日必有因此而捨三教專崇基督教者其害可勝言哉按儒家所說上帝即佛經帝釋道家所說元始天尊即佛經大梵天王佛未現身大梵天王自以天地萬物由我一念而生故亦名爲大我慢天佛現身時梵王帝釋請佛說法恭敬供養是

佛爲十法界之尊帝釋但爲欲界三十三天之尊梵王但爲色界初禪之尊有世間出世間之別也

性中天遺訓後集卷一第十三葉以儒爲陽教以佛爲陰教且云聚大地眞陰之靈生一阿彌陀佛此種語言不知用何等心揑造而成也又第九十六葉釋家本旨一章言佛法如珠光從幽洞中引出儒教如日光出洞見日則不用珠光矣此章借牟尼宣說較之他人謗佛過百千倍十方泥犂不知何時得出也

皖北有鮑老翁者盛稱鄧氏之道云鄧氏不假乩壇但心念某神神則附體信筆疾書皆神之所爲以楞

嚴證之、即天魔飛精附人之類也、信之者衆亦魔力所攝將好心學道之人、牽入魔網而不自覺、可不悲哉、

承問念佛下手處、曇鸞法師有無後心無間心之說、信內光景易移、早辦前程等語、是有後心也、人命在呼吸間、何能存此後心、無論千念萬念、只用當念一句以為往生正因、前句已過、後句正出、亦在當念、如是則心不緣過去、不緣未來、專注當念一句是謂事一心、無論何時可以往生、久久純熟、當念亦脫、便入理一心、生品必高、其無間心即是無後心之純一境

界也、欲明佛法深義、須研究起信論、併將淨土三經及往生論、時時閱之、於出世法門、自能通達矣、

與梅擷芸（光羲）書（附來書）

去歲蒙教、獲聞妙法、億劫顛倒、今始知歸、此德此恩、粉骨碎身未足報也、自叩別尊顏、倏忽逾月、塵勞碌碌、無得暫停、濁世浮沈、必將退墮、茫茫後顧實為可危、惟有仰求我師慈悲哀憫耳、此間諸人、宗旨各異、妄想分別、無量無窮、弟子竊不自量、頗欲為之講演、而智慧辯才文不足以任之、奈何奈何、竊念今日娑婆世界現身人世、破邪說立正義、普救羣生者、惟我師一人而已、雖復衆生業重、佛法當前、不覺不知、然以我師大慈大悲、度必有哀其沈淪而為之垂救者、弟子用是敢至心懇請轉大法輪於無說中、方便開示、竊聞相宗各書、以成唯識論、及瑜伽師地論為最要、成唯識論已有窺基大師之述記、而瑜伽師地論尚未見有註釋、我師達一切法、具一切智、可否將此瑜伽師地論詳加註釋、俾諸衆生有所仰賴、此固我師之慈悲、亦即弟子之所請求者也、弟子擬於二月中旬乘輪入都、承命查詢各種古逸佛書、俟到京後當為詳

詢、如有所得再當報命、桂君穆仲已抵金陵否、現寓何處、暇時尚乞致意、

前接二月十一日手書、情詞懇切、溢於墨楮、世衰道微、非具此等心腸、焉能自他俱利、所云防退之法、無如念佛生西、不論何等根器、信入此門、便能直超三界、但智愚不等、各有障閡、欲破其障、甚不容易、惟以大悲願力、隨機化導、不以法緣通塞易其心也、瑜伽師地論有唐僧遁倫作記八十萬言、已從日本傳來、可以發明論義、若有刻資、即當鐫板、唯識述記頃已出書、俟足下京寓來函、再當郵寄穆仲、於二月初旬

到寧。現居敝寓。研究起信十二門論法界觀十玄六相漸通門徑。現閱楞嚴正脈頗知經義之妙。知注附及。

與呂勉夫（佩璜）書

頃接手函領悉種種。身居學舍而能專心向道誠爲希有。楞嚴維摩二經。初學難得頭緒。文約義豐者。無過於大乘起信論。熟讀深思。必能貫通佛教原委。承問堂課與讀經外操與坐禪有無妨礙云云。堂課之暇研究內典。毫無障礙。惟坐禪一法只能專修。與勞動之事兩相違背。縱修亦不得力。念佛法門則時時

可行。其得力甚速也。入門方法。以研究內典爲本。須將大乘起信論讀誦純熟。再看纂註直解義記三種註解。由淺而深。次第研究。此論一通則一切經皆有門徑矣。坐禪之法。祇能專修。若有他事間雜決不得力。唯有念佛一門無論作何事業皆可兼修。且收效最速。一生淨土即登不退地也。臘月放假時若能到金陵度歲。即在敝處下榻。專心看經。每日可抽一小時講解。一月之內必能通達佛教大旨矣。

與王雷夏（宗炎）書

接十七日手函領悉種種。釋迦譜二書。久欲刊板而無來款。貴友欲刻此書。可喜之至。但敝處所擬刻者是藏經內十卷之本。與現在流通之本繪圖二百餘幅者。迥不相同。此本原名釋迦如來應化事蹟。世俗呼爲釋迦譜也。十卷之本弟有明刻二十年前交卓如兄至今未還。若欲發刻。須將原書索回。否則無可借也。刻貲約在二百數十元。閣下時閱壇經夢遊二書。居塵勞擾攘之中。欲求證入。誠非易事。且壇經所接之機。惟在上根利智。數十年來未見其人。學者但貪其一超直入。求之終身而不免於輪轉。反不如專修淨土之爲得也。弟眼昏手顫。復書甚難。須得代筆

者始能作答。前由郭小艇寄新作四經發隱二冊。一贈令兄道農。一請公餘流覽。想已達到。

與陳大鐙（心來）書（附來書）

先生現白衣身爲如來使。宣說法要。撈摝人龍。鐙等獲與同時。幸甚幸甚。鐙等聞靈峰大師言眾生無始而有終。諸佛有始而無終。審如是則未來九法界當成一佛界矣。云何經說佛界不增生界不減耶。若云三界外別有眾生始起者則是天魔外道之語。若依台宗四不可說之例釋之。又近乎顢頇佛性。儱侗眞如。鐙等旁考深思。終未得靈峰之

意儗先生惘鐙等日冐疑網揮智刃以斷之則鐙等之所深願而不敢期矣

接讀手函得悉二君向道情殷殊深欽佩靈峰之言就生滅門說其義出於三藏教典非臆說也經中所言佛界不增生界不減等義就眞如門說蓋實際理地無佛可成無生可度而言有增減者皆衆生心中虛妄計度也賢首云非有滅度令有終盡非無終盡有不滅度台宗四不可說之例深契教義不可疑爲顢頇儱侗此是甚深道理非法身大士不能說也蓋釋氏書中時而說有時而說無時而說權時而說實

初學之時最難融會及至用力既久豁然貫通則語語印心毫無疑義豈非大快事哉大乘起信論一卷爲學佛之綱宗先將正文讀誦純熟再將義記別記悉心研究於出世之道思過半矣鄙人年老手顫復書甚難若能於年假時到敝處面談亦出世法中之勝緣也

與李質卿□□書

江程千里一葦可杭弘經三十載消息未通小兒從公貴治始得法流相接因緣會合遲速有時瞻望楚雲曷勝神往頃接手函過承獎譽臨風展誦感愧殊

深貴處同志集款請經以爲公共清修之所此等勝舉非夙具超世善根何能興辦三界輪迴中肯信出世妙法是爲難中之難弟學佛以來將近四十載苦心孤詣流通經典爲煩惱海中設一慈航普度含靈無如信之者寡縱有信心能虛心用功經久不退者更屬寥寥今知貴處信士衆多同心嚮道不禁歡喜踊躍讚歎不置將來研究內典深入佛海各抒所見以慰鄙懷則幸甚矣奉贈起信論正文十本請分贈同志學道之初首先熟讀再閱註解通達此論則一切經典易於入門矣

與郭月樓（道直）書

接奉手函敬悉一是細閱經本未能深信請爲長者陳之俗間所傳高王觀音經古人已辯其僞謂高齊時誦觀音經而脫苦者應是普門品後人求觀音經而不可得因僞撰一本以實之而文理全不類經意也今來西域經冊全是梵語八字成句係梵本中之偈頌不知番僧何所據而指爲高王觀音經也且譯經之例惟呪語不翻文義其餘長行偈頌均須翻作中國語言使人通曉今一律照梵音書之亦不合傳經之法是以未便承刻敝處創辦之始公議條例凡

有疑僞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乩壇之書不刻、譏將原冊奉還、方命之愆、伏祈原宥。

與廖迦心（世臧）書

頃接來信、得悉種種。前與李提摩太所譯大乘起信論英文、函詢數次、未曾刷印、足下爲塵勞所擾、不能專修、蓋由前生不求生西、遂致投胎轉世、無自主之權、惟有頂禮觀世音菩薩、求哀懺悔、持誦大悲神呪、消除宿障。自能稍遂本願、此時學佛法、不能求證道。若求證道、反遭魔障、但須專念彌陀、求生淨土、捨報之後、不受輪迴、若欲斷絕世務、方能學佛、則舉世之

人、得出輪迴者尠矣。我於二十六歲學佛、二十七歲喪父、擔任家務、十餘口衣食之資、全仗辦公而得、日日辦公、日日學佛、未嘗懈退、至五十三歲、始能專求出世之道。然不能求現證、祇在弘法利生上用心、以爲往生淨土資糧、此是超出三界之捷徑也、若必欲參禪悟道、心如止水、亦不能免於轉世、足下偶得玄解、皆是宿習發現、證知前□學禪、不求淨土、以致轉世之後、□□自由也、

函中所云收效於數十年之後非也。一日念佛、一日往生、日日念佛、日日往生、無論何時命根一斷、即生淨土矣、何須數十年之後耶。邇來艱於運筆。遠方來函皆不作答、併以附聞、

與某君書

鄙人初學佛法、私淑蓮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賢首清涼。再溯其源、則宗馬鳴龍樹、此二菩薩、釋迦遺教中之大導師也、西天東土教律禪淨。莫不宗之。遵其軌則、教授學徒、決不誤人、近年自遠方來、就學於敝處者頗不乏人。住時長短、各聽其便、有九江桂姓者相依最久。用心懇切。將來造詣未可量也。貴處如有願就學者、無論僧俗均可前來、但須聰穎之姿、若稟性

魯鈍者、不能受益、鄙人所期於後學者。將來可作人天師表、開闡如來正教、不入歧途、不落權小、則末法衰頹之象、或可振興乎、

與陳栖蓮（汝湜）書一

經云無我相無人相、君之煩惱、人我相害之也。又云度盡眾生、離眾生相、雖名爲妻、祇是法界中一眾生耳、教妻如教外人、則毫無障礙矣。行菩薩道者、與世俗心路迥然不同、所以慈悲喜捨人莫能測。願君超脫俗情、勿以凡夫自居。則回翔自在、何礙之有、日本有冠註八宗綱要頗詳、可以購閱、

與陳棲蓮（汝湜）書二

昨晚接來信閱知種種公衡病重居士爲之護持正念亦多生善根方有此勝緣也無量壽經云至心稱阿彌陀佛十聲即得往生何況平時向道心切臨終又仗他力必能往生無疑矣寄上晚字大寶樓閣呪各一張考經文以大寶樓閣爲最宜若世壽未盡或轉危爲安亦未可知

代陳棲蓮答黃掇焦書一

接讀尊示崇禪宗而輕淨土大凡學佛者往往有此見解仁山長者發心之初亦復如是直至用心既久

閱歷較深始知昔日之非翻然改悔蓋淨土法門非大乘根器不能領會故華嚴經末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爲五十三參之極致也至於觀經在淨土經典中尤爲超妙從凡夫地修至第九觀即蒙佛授記已入初住位矣若禪宗在唐時出現諸大宗師皆是菩薩應身非淺機所能企及近代自命大徹大悟爲人天師者命終之後難免隔陰之迷隨業流轉較之往生淨土直登不退者相去奚啻霄壤哉初學課本內三十頁之前半及四十二頁之後半詳論此義祈閱之

代陳棲蓮答黃掇焦書二

道家之陽神乃佛經之業識也所證果位在欲界以下必須超出三界永脫輪迴方稱大丈夫事業若論三教儒道之高者始能與佛理相通皆是菩薩影現行權方便耳至於呂祖全集無意求觀恐妨閱經功課也金剛五十三家註仁老言其駁雜勸人勿閱十六觀經法與禪定迥不相同蓋觀成得生極樂上品入正定聚修禪定者欲入初禪已屬難之又難況歷二三四禪以至滅盡定而得聲聞果但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所以閣下二十年之功尚未脫落根塵方

諸祖師禪遠之又遠也以弟愚見單就淨土一門用功一生淨土無法不通豈非出世大英雄哉

等不等觀雜錄卷六

等不等觀雜錄卷七目錄

與日本（笠原研壽南條文雄）書 附來書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 附來書 覆書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三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四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五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六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七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八 附來書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九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一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二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三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四

等不等觀雜錄卷七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著

與日本（笠原研壽南條文雄）書

弟在滬上與松本上人談次、得悉眞宗高士、有西游者、兼拂於英、頃至倫敦、晤末松氏、詢知二公退居學地精習梵文惜離都稍遠、不獲訪造瞻仰高風欽佩靡已、弟潛心淨域十餘年矣、願持迦文遺教闡揚於泰西諸國、苦於言語不通、無從啟發、上人在英日久、與此邦人士定多講論、其中有信心不疑者乎、現在所誦梵文是否三藏教典、今文與古文同異若何、大乘經論流傳印度者尚存幾部、上人當能洞悉底蘊、敬懇詳細見示爲幸、上人功課之暇、若能將印度字母謄寫出一紙、以英文配其音、以漢文註其法、俾弟亦得稍知崖略、則感荷無涯矣、弟在倫敦再住十餘日卽赴巴黎、行雲流水、本無定蹤、有時藉地相逢、亦未可知也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一 附來書

去月辱惠書。得悉君曾逢松本白華於上海、頃到倫敦、遭末松謙澄談次、每及弟等之事、遂有此賜。何幸加焉。方今泰西諸國學術進步、熟讀梵文三

藏教典，從事於譯出者，固不爲尠矣。其人之信否，則非弟等之所得知也。現在所誦三藏教典，與彼羅什玄奘等之原本無異。其中佛經梵文，別存一體，往往有以方言代古語者，是以雖印度學士，甚難讀之。大乘經論，尚流傳印度東北尼波羅者，其數頗多。晚近印度及泰西學士，得其寫本刊行布世者，已有數部。弟等曾得唐日照所譯方廣大莊嚴經之梵文，此其一也。小乘三藏教典，今尚存於錫蘭島。其文則所謂巴（引）理語者，而非大乘教典之梵文之類也。印度子母字音表二樣，寫以應高

諭。若夫詳解，則請讀文法書。唐僧智廣著悉曇記，其梵字即尼波羅文字也，而注發音之法。如稍詳者，今刪鈔錄以供參攷。不知其配音之文字，果當乎否。請賜教示。弟等今汲汲於學事，不得趨拜，遺憾何限。唯願他日得相逢，罄情緒。不宣。

前接覆書，備承指示，並得印度字母新舊二種，慶幸無涯。諸聲之法，濫觴於此，雖未涉其支流，卻已探其本源矣。非二公之賜，何由見之。舊譯陀羅尼有二合以至四合者，如𑖝𑖿𑖪音答嚩，𑖥𑖿𑖨𑖳𑖽音勃籠，皆二合也。[illegible]音體哩呬竇，[illegible]音紇利伊斯，皆四合也。研其字體，實有二三字相合而成。未知近年仍用此法否。乾隆間所定同文韻統，首列天竺字母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與尊示二種大致略同。至下文排譜，均以唐古忒字代之，係西藏喇嘛常用文字也。君所得刊本大莊嚴經之梵文，外面當有英文註出經名及發售之處，請示悉，以便覓購。弟縱未諳，亦願備此一體格耳。奉贈小照二幅，以當面謁。尊相如蒙見賜，幸甚。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附來書　覆書）

前此連夜遭逢，快聚頗暢久渴。且見贈以珍編奇書，讀閱之餘，大有所得，感謝靡已。弟歸牛津已過

一旬，未作一書對君前夜之高問，太曠友誼，伏乞寬貸。貴問曰：梵唄者音聲轉變之妙也，梁高僧傳有唱誦一科，想見古時聲學之精。今印度梵僧聲學尚有古法否。弟聞文法之精密，梵語爲最。昔有波儞尼仙，以詩句作聲明論，即梵語文典也。其教語言之用法與發音之定則最詳。婆羅門教徒到今背誦全部，講習不已。有一年少梵僧，今在牛津，即婆羅門教師也。能諳誦此文典，辨音聲之事，併能以上古梵語談論。弟嘗訪其居，問諸其人，婆羅門教徒之敏於明記不忘也，不啻文典，如所謂四

吠陀書亦自古諳誦以傳之、不別要用簡冊。此事歐人之所信而不疑者也、後世梵僧。亦往往筆諸於書。晚近到歐人。遂有吠陀及文典、併詩篇等刊行之舉。雖然、梵僧之古風、尚行其間與二千年前。殆不見其異云、夫聲音以代文字、以傳其教書則聲學之不可不講也必矣、婆羅門教徒之於吠陀也、以爲章章句句皆生於婆羅門神之意。是以人類唯得聞而傳之而已。如筆諸於書、則侮神之甚者。故因聲音以保存教旨。一誤聲音則教旨不明教徒當迷歧路、此所以印度婆羅門教徒之到今講聲學之古法、孜孜不倦也、我佛陀教之起也、佛滅度後、摩訶迦葉波。集五百大阿羅漢於王舍城編集佛說阿難陀唱誦脩多羅藏。所謂經也優波離唱誦毘奈耶藏。所謂律也、於是乎印度始有文書。然其遺書不存於今、後二百餘年。有阿輸迦王殆領印度全國乃命臣民所在建多數窣堵波併石柱、且有巖石處直刻文其上、皆用其方言唐僧玄奘之時存者不下十數見西域記。晚近歐人發見其遺存者數箇譯以歐文、刻以傳世、其文中述佛教精義。簡而明矣、印度古文書之存於今者以

此阿輸迦王告示文爲最古矣。案梵唄以極音聲轉變之妙者。亦印度之古風、而其濫觴蓋在婆羅門教徒之間。而佛陀教徒因襲用之、高僧傳中遂有唱誦一科歟。記君前夜問弟以大乘起信論梵文之存否、而弟不作其對而止。明之北藏中、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其中以梵文之當時存於貴國者與譯文考較、附以梵文書目、書中舉大乘廣五蘊論寶行王正論與大乘起信論之二譯云右四論蕃本闕蕃本、謂梵本也、由此觀之則起信論之梵文、唐代以後如不復傳於世者、弟讀貴贈之淨土三經論、其無量壽經起信論中、作者之評趙宋王日休也當矣、然於其自用曹魏康僧鎧譯文、或得無做尤者乎、何脫僧鎧之譯文如此其多、雖作者已云今略仍舊第。有當合者合之、經中義句間有繁複、謹參他本。重加參定。但去繁複。不敢更有增易乃至庶幾盡善盡美不使後人少留餘憾讀者詳之、弟詳讀之餘。聊不得無餘憾也、抑譯文正否之判、固非得原本而比較考定之後、則決非可爲之業也、弟嘗評王日休之大阿彌陀經云爾今於此論亦不得不云爾也、此弟等之所以汲汲欲

得原本也。弟今幸得無量壽經之梵本。英國有三寫本。佛國有二寫本。皆得而校之。其大旨與康本同。弟之梵本。終始頗簡短。較與趙宋法賢譯本同。如其詳悉。則請俟梵本刊行之日報之。今有一事。依梵本得判正否。無量壽經起信論古佛出興第五之下。作者云。寶積本從錠光上溯往世過五十三佛。方至世自在王。俱用逆數。於此全異。然他譯本多從順數。未知寶積別有據否。弟案趙宋法賢亦用逆數。弟恐菩提流志法賢共過矣。或其所用梵本有異同而然也。然依弟之梵本判之。則寶積

經無量壽如來會與無量壽莊嚴經之不得其正可知也。況於後漢吳魏之三譯。既已用順數。能與弟之梵本合乎。觀無量壽佛經之梵文。弟未聞其存否。唐僧善導曾作四帖疏。細釋此經。日本有刻本數種。未知貴國亦有此刻本否。阿彌陀經之梵文。弟曾呈其一本。君前夜要弟以其梵文之譯音。君能解英人所用之羅馬文字之譯音。則弟當作其譯音一本以應命也。君云。君曾讀眞宗教旨。其大旨同是引導衆生於無量壽佛大願海中者也。然弟曾聞廬山之說。間與終南異。終南者謂善導

也。弟已讀蓮宗寶鑑。若有他之好書。以可容易解知廬山宗旨者。請幸教示。抑君果屬廬山乎。將別成一家乎。弟未知之也。弟今呈君以大雲請雨經梵文鈔本一冊。幸納焉。此經有宇文周闍那耶舍之二譯。隋那連提耶舍之一譯。不知今尚爲貴國人所用乎否。時方炎暑。伏祈自重。

昨接賜函。備承指示。臨風三復。欣慰無涯。承答印度聲學一則。至爲精詳。數百年來。東土無人知此矣。大乘起信論。既不能得梵本。將來即擬從譯翻成英文。或亦歐人入道之勝緣也。尊論彭氏無量壽經論。非

深研梵本者不能道。彭氏當日見五譯之不同。故有此作。今幸足下求得原本。他日校訂妥協。華梵並書。弟願刊佈東土。善導尊宿作觀經四帖疏。中華未見。當求之貴國。支那所傳者。妙宗鈔也。阿彌陀經之梵本。請君以羅馬字譯其音。以華文譯其義。仍梵文原式。作三排橫書。併留空地一排。如蒙作成。弟歸時當登諸梨棗。弟聞法以來。世業多而學力淺。大乘之機啟自馬鳴。淨土之緣。因於蓮池。學華嚴則遵循方山。參祖印則景仰高峰。他如明之憨山。亦素所欽佩者也。用力不專。而歲月虛度。如來說謂可憐憫者。廬山

之書未曾多見。嘗聞貴宗說法專提他力信心普被羣機。攝受無遺。與今時傳天主耶穌之教者。外同而內異也。夫生天受樂未脫輪迴。念佛橫超永無退墮。此理一明。導歐美而歸諸淨土。易於反掌耳。抑更有請者。提倡宗旨似不必全遮聖道。蓋一類世智辯聰之流。不向聖道門中體究一番。則不能死心蹋地歸依淨土也。弟近日以念佛往生爲正宗。以弘法度生爲助緣。既無專師。但求不背經旨而已。承賜大雲請雨經梵文。實深感謝。此經除藏內舊譯外。乾隆年間又有欽定之本。係喇嘛所譯。今時北京喇嘛常用者

也。弟返巴黎。未有定期。君到龍動。請至敝館會陳左二君則知弟行蹤。大駕到巴黎時。弟定在巴黎。可作數日談。盼甚盼甚。尊處如有元奘法師西域記之華文望帶至巴黎。以便查考印度古蹟也。（謹案先生於華嚴啟自方山後乃專宗賢首清涼此書尚係在英倫時作故有遵循方山一語編者識）

附南條文雄覆書

分手以後。倏忽五旬。宿諸不似仲由之勇。慚愧慚愧。貴囑阿彌陀經。梵漢羅馬文字合璧。昨來纔得閒暇。草草卒業。茲將稿本寄上。梵字上所附漢字直譯。與彼隋達摩笈多譯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一般。唯譯一二梵語而已。如其義譯。譯家兩巨擘鳩摩羅什玄奘。已擅其美。今復何言。童壽所譯阿彌陀經最與今之梵文合。要之梵語文法。因與拉丁希臘獨逸語等文法一樣。名詞動詞代名詞形容詞皆依語尾變化。轉其義意。其中梵語名詞。代名詞形容詞各有男女中三性之別。每性各有單兩複三數之別。而每數各有八格。曰。體主目的。器械附與奪去。物主居處稱呼。是爲體業具爲從屬於呼之八轉聲。玄奘門下慈恩大師窺基雖識樞要中三性各舉一例。略示其梗概（基師所謂蘇漫多聲底彥多聲者謂梵語名詞動詞也） 名詞中又有六種混合法。是爲六

離合釋。所謂依主持業有財相違帶數鄰近是也。窺基義林章第一總料簡章。有其略解梵語之動詞大分爲三體。曰他動自動受動。每體有現在第一第二第三過去第一第二未來之時別。及願望命令等之諸法。此時式法各有單兩複之三數。而每數各有第一第二第三之三人稱。其差別一依語尾變化。時有加一字於語首者而已。此梵語文典中之大概也。慈恩傳中舉他動自動二體現在法之一例。惜哉其解未甚詳悉。梵語變化既已如

此、然而今汎然以無變化漢字充之。則失其原語之眞者。固不足怪也。況於文章中。文字言語位置排列大異其體乎。宜矣哉。蕅益大師智旭閱藏知津中。評達摩笈多所譯金剛經。以爲文拙甚。然此非其文實拙。惟由其原文文法之異。旭師不知其爲直譯。是以有此評也。今試舉一例以述之。漢譯佛經卷首初明眾成就中。往往有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之十二字。達摩笈多譯其梵曰。大比丘眾共半三十比丘百。此與梵文語合。而第二之比丘。漢譯常轉爲人。此直譯中其尤奇者。爲半三十百之四字。如準此四字次第。以半三十爲十五。則有或解爲千五百之數者。亦未可知也。然竟壽覺希眞諦。玄奘。義淨。皆同於其金剛經譯文。舉千二百五十之數。然則笈多獨爲有梵文異本乎。曰否。不然。今案梵文所謂眾成就之一段。其語皆依第三轉具聲。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十二字之原文。中有四箇之第三轉語。與一箇之不轉語。曰 महता भिक्षुसंघेन 嘛哈答（阿）拔哈（伊）蟎（烏）薩廸噶哈（厄）納。是爲二箇之單數具聲。第一語乃形容詞。譯爲與大。第二語乃依主得名名詞。譯爲與

比丘眾。漢譯中常除第二之與字。與前形容詞合。於是乎與大比丘眾之五字成矣。笈多作略兩箇與字。曰 सार्धं 薩（阿）呼達哈模。此是不轉語。而常立第三具轉名詞前。而與之合者。譯爲與俱。漢譯中亦除此與字。故第十二俱字成矣。笈多譯爲共。曰 अर्धत्रयोदशभिर्भिक्षुशतैः 阿呼達哈得喇衣（耶）達沙拔哈（伊）呼拔哈（伊）蟎（烏）沙得（厄厄斯）。是爲二箇之複數具聲。第一語乃帶數得名名詞。而形容第二語中所示比丘之數。譯爲與半十三。漢譯略與字。如前。而笈多之譯十三爲半三十者。固非無其理也。

抑梵語數目。十一以上到九十九。各目各一語。則固與漢語之二字或三字列次者不同。但其同一語中。含有二數目之語基而已。而其語中小數語基。常在滿數語基之前。故十一爲 एकादश 厄嘎㊀達沙㊉。十二爲 द्वादश 德幹（阿）㊁達沙㊉。十三爲 त्रयोदश 得喇衣（耶）㊂達沙㊉。十三以上到十九之數目。英語亦同其軌。而梵語二十爲 विंश 無（伊昂）ग्沙得（伊）शति 三十爲 त्रिंश 得呼（伊昂）ग्沙得 शत。英語亦同其次第。梵文十三之數目成語次第如此。是以笈多雖隨其語基之位置。取與漢譯次第

反譯爲三十。而固非指滿語之三十也明矣。今之梵文十三數目前冠小語[illegible]阿呼達哈譯爲半者。然則半十三之數。非是六半乎。曰。此亦不然。此半十三之語非獨立語。固屬亥語者。於是乎讀者不可不詳解第二語也。第二語[illegible]亦帶數得名名詞也。譯爲與百比丘。漢譯略與如前。笈多亦逐語基位置。譯爲比丘百。此比丘漢譯常爲入如前所述。於是乎第十一入字成矣。今所餘有半十三百之四字。以不可不得第六以下千二百五十之五字也。如何而就半十三百可得此數乎。無他。千

三百是千三百也。今有半字以標半百之減數。千三百中減殺五十。於是乎千二百五十之數成矣。

右雅舉一語以證梵漢二語之所以大異其撰也。記本年夏月在倫敦。與君及陳左二君快聚聯吟之夕。偶話及此半三十百之梵語。弟時作略解。博得三君之一粲。其景況歷然在目。今也離居三處。不知何日尋快聚之盟。重證此事。回顧愴然。今舉舊題作之細釋。再瀆電覽。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三

七月初五日。由貴邦岸田君轉致尊函。展閱之餘。如親雅範。併悉前賜一書由松江君轉遞。仍未達到。滄溟遐隔。未能覿面傾談。良可慨也。大駕東歸時。曾游歷印度否。竊願聞之。承寄梵文般若心經及尊勝陀羅尼合本。不啻百朋之錫。出以示同志諸友。無不歡喜踊躍。歎爲希有也。從前承寄書冊誤於郵者之手。未得寓目。深以爲歉。敝友沈君仲禮閱英文新報。見足下在牛津闡揚梵學一段。併及弟名。惟愧募刻藏經至今尚未完成。無以仰副同學之望耳。印度僧來游之說。未有所聞。弟前言遺幼童學習梵文者。在第三第四二子也。不意回國時。二子已逝。此時頗難其

人。當以俟諸異日。所需五百羅漢尊號一卷。惟金山龍藏內有之。遲日託人鈔出。再行奉寄。大清新譯般若心經。弟未聞有此本。若至北京。再當詢之。頃在舊書店內覓得同文韻統一部。計二本。特以奉贈。祈鑒收。茲有懇者。尊著華梵字典及梵文無量壽經。乞各惠一本。不勝翹盼之至。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四

舊歲十一月十八日。接到九月初一日手書。以信面所寫英文。上海無處可投。展轉於長江各口。然後遞至金陵機器局。適敝友沈君仲禮見之。始得達到。展

讀之餘備悉査考法華梵文欣慰之至承問北京天台五臺三處梵文非弟親至其境莫能詳悉十二月初間陳君松生起程弟送之上海請其晤君時將致信上海之英文寫存尊處或晤時適忘之耶今年九月十三日接到七月初五日手書係由義夫白君處轉來始知今年二月承寄聖教目錄二部六月承寄無量壽經阿彌陀經梵文合本一部均未達到未知沈浮何所矣詳君尙留牛津寫金光明入楞伽等經馬博士將譯無量壽英文淨土一宗定能傳之歐洲皆上人之力也笠原君養病於東京不勝繫念河田竹村末松諸君均無恙稍慰鄙懷知君歸期在來年把晤非遙曷勝盼望但弟行蹤無定一年之中必游歷一二次或數月而後返君到上海請先賜一信弟在金陵便當遣一使奉迎與君盤桓於蔣山淮水間作數日暢談亦勝會也若弟他往則敝寓無人接待恐復函亦致疏略矣敝友沈君名善登字穀成浙省太史公也居上海問中國電報局便知此君尊崇淨土近聞大鶴將歸開梵學於東瀛亦願遣少年俊士從學君到上海可一訪之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五

華歷七月間岸田君寄到手函如親雅範承賜梵文般若心經及尊勝陀羅尼一冊歡喜無量曾泐蕪函併奉贈同文韻統一部交岸田君轉致尊處想已達到後接松江君寄到尊函二件備承詳示不啻覿面傾談併梵文無量壽經及小彌陀經一冊令知會雜誌一本展閱之餘欣慰彌深方知大鶴同國係越美洲而來印度之游尙未如願弟現承劉星使之召又當從事英倫他日儻有機會得隨杖履游歷五天瞻禮如來應化遺跡是所深願也出洋之期約在兩月以後俟到倫敦再當泐函奉報所需五百羅漢尊號一卷已請寶華山主藏僧鈔出寄呈台端祈査收如蒙賜緘仍請寄由松江岸田二君轉達敝處不致有誤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六

兩月前接岸田君寄到手函併惠贈梵文無量壽阿彌陀經合本英譯明藏目錄翻刻造像量度經阿彌陀經音義兩譯牛津圖書館目錄共七本拜領之餘良深感謝頃到滬上接松江君交來手書併梵文法集名數經一本歡喜無量上人教授梵文孜孜訓誨造就人才未可限量東方佛經華梵並行實自上人

始也。英倫既翻佛經四本文刊明藏目錄。大教西行。上人與笠原君可同摩騰竺法蘭並稱矣。弟五日後即當隨使節出洋。到英之日再行奉報。尊函所述諸君見時代致盛意。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七

五年前接到賜函。併書籍數種。自是以來未通音問。伏維上人少病少惱。起居輕利。不勝遙頌。弟於前時隨同劉星使前赴歐洲。住倫敦三年。去歲夏間回國。仍經理刻經事。十餘年後當可完成。近日在北京覓得梵文字母譜一卷。身心語一部。均係番經式樣。茲

因舍親蘇少坡赴貴國之便。特以奉贈。身心語卷中未知是經是呪。便中略示教言爲荷。貴處梵學生徒。想見造詣精深。奘師而後於茲爲盛。唐以前佚書貴國間有存者。弟欲覓晉時支道林竺道生著述。另開於後。如可覓得。祈代購數種。儻寺內尊藏之本。不能購買。可屬蘇君鈔稿寄回。不勝盼禱。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八（附來書）

日前貴親蘇君來過敝處。因接到賜函。併梵文身心語卷一冊。欣喜靡已。伏維道履無恙。再赴歐洲。居倫敦三年。而今已歸來。仍經理刻經事務。期其完成。不堪欣賀。弟去歲以後。在東京教授梵英二文學。又演說佛教。頗得同人。今柰貴贈梵文身字一卷。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密經之原本也。此經趙宋法賢所譯。在明藏臨字函。語字一卷題曰聖文殊師利說。未見其漢譯。心字一卷普賢行願讚之原本也。此讚唐不空所譯。在明藏唱字函。弟往年在英國。借覽金剛經及行願讚之梵文於露西亞國聖彼得堡府大學。其式樣實與貴贈同。故望蜀之念勃起。不可抑也。貴處復得金剛經及他經梵文。則請使弟閱之。貴囑支道林竺道生著

述。弟未見聞其現存。故無由鈔出之。別單所記陀羅尼等諸書亦未保其盡存日本與否。弟今日郵致書目於西京經書局。命轉送書籍。到之日當交蘇君轉寄貴處。另開於後之外。恐未易覓得也。

頃由蘇君寄到尊函。展讀之餘。如親道範。欣悉貴體無恙。傳授梵英二學。弘揚佛教。爲後進津梁。殊深欽佩。承示身語心三卷大意。如暗遇燈。歡喜無量。他年若到北方。當再求覓。如有所得。即當寄呈台端。喇嘛所誦之經。均係西藏唐古忒文字。非梵文也。箋末所開經書十八種。渴望之至。惟淨土論大意係日本文。

弟不能讀、其餘十七種。均求代購。其價由蘇君苓上此外如有古時支那人撰述各種。爲明藏所無者。無論微單已開未開。均祈代爲訪覓、支道林竺道生論著甚爲難得。貴國存儲古書之所、若有陸澄所集法論則其中當得幾種也。滄溟遠隔。聚晤何時。每望朝暾。伊人宛在。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九

未通音問者將及兩年矣。風恬浪靜。一葦可航。法事有緣。仍欲相訪也。頃擬籌措游資。親赴貴國參謁高賢。行期約在一月之後。未知彼時閣下仍住東京否。儻在巡教之期。台駕他往。則弟到時無東道主人可託。一切求覓內典之事。茫無頭緒。未免望洋而歎也。弟併擬赴西京及各處名藍。收藏古本章疏之處。茲第尋覓。未識貴國常例。准支那人隨意游歷否。均祈詳細示知。以定行止。弟擬攜次兒同行。因其略知英語。雖不敷用。聊勝於無也。或到橫濱。雇一通事偕行。但恐價昂。無此巨款耳。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

未通音問者兩年餘矣。秋水伊人。時深葭溯。伏維道履增綏。至以爲頌。弟比年來每思度海而東。與諸上

人暢談衷曲。兼可求覓未得之典。第以身體衰弱。艱於步履。又無傳語之人。得以偕行。因而中止。貴國寄來之書。現已刊出幾種。寄呈台覽。兼贈知交。用伸法供。再求代購釋典。另單開列。隨得幾種。請由上海本願寺松林上人處轉寄南京花牌樓池州楊公館。定能達到。所有購書價值及寄費等款。均乞暫爲墊付。賜信示悉。即當匯寄歸還。紙短情長。不盡欲言。

求代購章疏開列於後

法華五百問論三卷（湛然）　略止觀六卷（梁肅世稱刪定止觀）

禪門要略一卷（智者）　隨自意三昧一卷（臺山）　金剛般若疏二卷（基）　般若心經疏一卷（靖邁）　對法論鈔七卷（基）　華嚴雜章門一卷（法藏）　三聖圓融觀一卷（澄觀）　心要一卷（澄觀）　五蘊觀一卷（澄觀）　金剛般若略疏一卷（智儼）　註金剛般若一卷（僧肇）　龍女成佛義一卷（源清）　以上十四種照諸宗章疏錄內有硃圖者錄出。

金七十論校註三卷　起信論校註一卷　八宗綱要考證二卷　以上三種東華和上著述。

大乘起信論義記（唐法藏）　觀無量壽佛經疏（宋元照）

以上二種已得會本。欲求未經會合之本。看其

文勢斷續。另行排定。以備刊板。

大乘密嚴經疏三卷（唐法藏）弘教書院及東大寺均載此書。求而未得。想他處收藏古書之所或有存者。祈登載新聞報中求之。如得寫本完全者酬銀五圓。刻本完全者酬銀十圓。緣此書期望甚殷。故不惜重價以購之也。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一

舊歲接奉覆函。展誦之餘。欣慰無既。後由蘇君寄到閣下代購書籍。歡喜踴躍。非可言喻。古時著述流傳鄰境者。一旦復歸本土。因緣時節。非偶然也。弟求法

之心。無有饜足。茲續開單寄呈台端。祈屬書肆覓購。不勝盼禱之至。唐法藏所撰楞伽經疏七卷。懸想甚殷。貴國既有玄義。古時當已並傳。請向收藏古本之處求之。或購或寫均可。上年蘇君函述貴處地震成災。實堪憫惻。邇來支那境內水旱蝗蝻。時形荒歉。皆係眾生業力所感。減劫時分。倍覺難堪。非淨土橫超一門。何能出此火宅耶。上人自行化他。濟眾生於極樂之域。所謂如來使者非乎。弟屢興東遊之志。爲世緣所阻。不克如願。何日得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暢聆雅教也。炎威頓減。秋色宜人。諸維珍攝。不盡欲言。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二

日前接讀手書。併經籍十一種。曾作復函。附贈新刻內典十部。計四十四本。託上海本願寺轉寄東京。想已達到。辰維起居佳勝。至以爲頌。今寄上匯票日本金二十圓。以備寫經購經之用。祈鑒收。法藏密嚴疏。查弘教書院目錄原載四卷。想貴國當有完全之本可覓也。弟願出重價求之。以成完璧。再窺基有密嚴經述讚三卷。亦求代爲覓購。或借本謄寫。總以得見爲幸。前年所得智者大師之禪門章內缺百三百四百五三頁。如能寫補最妙。瀆費清神。心感不盡。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三

半月前晤蘇君于滬上。得接尊賜二緘。併惠書二十九本。赤松君惠書十四本。島田君惠書十四本。均已拜領。感謝無極。晤二君時。祈代申謝悃。奉詢各款。條列於後。

一錫蘭人達摩波羅欲興隆佛教而至上海。云在貴國耽住多日。想已深談教中旨趣。其意欲請東方人至印度宣傳佛教。求知貴國有願去者否。以鄙意揆之。非閣下不能當此任也。

二英人李提摩太在上海約弟同譯大乘起信論。李

君寫出英文，刊作歐洲。應用華梵英合璧字典，李君有一本，係前時西人在香港印行者。近年若有新出之書，較前加詳。祈開示英字名目，以便購用（謹案李提摩太所譯起信論，頗有援佛入耶之嫌。曾有人親問先生，先生云：當時李君約同譯起信論，李君請爲講釋甚明，李君亦自言已解，乃至執筆時仍以私見穿鑿，故此後有西人請同譯楞嚴等經，皆堅辭謝絕，此事之因緣如是。謹識於此，以釋後人之疑。編者識。）

三英國牛津及歐洲各國所譯佛經，共有幾種，乞示悉。

四展讀航西詩稿，讚賞不置，擬作列於卷首，實爲榮幸。四疊亞兒碧行之韻，鄙人亦在懷友列中，此情

直與太平海水而無極矣。印度紀行登台詩譜二書，甚願見之。台山梵筴是何經文，便中示悉爲盼。

五承賜尊照，三復來書，不啻覿面晤談。小影俟天暖新照一紙，再當寄呈。

六華嚴搜玄記來書九本，每卷皆分本末二冊，惟第四卷有末而無本，實缺一冊。望詢問書肆中，有完全者，再購一部。

七照來信寄上：妙玄節要二本，選佛譜二本，西方公據一本，往生論註一本，奉贈赤松君，祈轉致之。又起信裂網疏二本，翻譯名義集六本，西方公據一本，往生論註一本，奉贈閣下，祈鑒收。

八俱舍論三十卷，貴國書肆如有善本，望代購一部。

九蘇君瀕行時，曾將書籍信函往來之事，託諸中華使館劉君子楨及吳君靜軒，已承允許，日後有應付錢款，均由二君經手也。

十尊處寄信函書籍，外面請寫明寄南京花牌樓池州楊公館字樣，由上海轉寄，時方不至舛誤。紙短情長，不盡欲言。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四

前接二月五日手函，併承贈經籍九冊，後又接三月

二十六日賜緘，併承贈經籍八十一冊，均已拜領，感謝無極。時因奔走他方，久稽未復，中懷歉然。然思慕之忱，無日不神馳左右也。今將各款條復於左。

一承寫贈大典六如書目一冊，併狀文，足見弘法利生，今古同心，百年前未償之願，一旦成之，想亦二公願力加持也。

二承贈華嚴行願品疏鈔一部，本朝龍藏雖已收入，外間流行之本竟未遇見，今得此部，正合他日寫刻之用。梵語千字文支那未聞其名，實足新人耳目也。瑜伽論纂要，承代寫補，可成完璧。其餘各種

均屬難得之本。慶幸無極。

三赤松島田二君見贈各種內典。祈代爲致謝。赤松君許贈華嚴搜玄記及勝鬘經述記寫本。金剛經述讃寫本。不禁引領望之。

四赤松君欲得法海觀瀾。二十年前曾於亡友處見之。今寄信各處訪問。皆無所得。儻他時遇見當寫一本奉贈。論語點睛闕頁。照寫一紙寄呈。

五萬益大師著書另開一單。分別有無寄呈台覽。

六島田赤松二君欲刻敝處書目。遵將作者姓名註於題下。惟大藏經內所有者概不贅名。至於新刻之書。隨時增添。未能預定。

七赤松君欲得之書。併圖像。及島田君所需二部。加數奉贈。祈轉交爲荷。閣下欲得敝處刻本。謹擇貴國所罕有者奉贈四十二部。列於另單。祈鑒收。此外如有尊意所需者。請開示名目。以便續寄。

八島田君所贈大唐內典錄一部。具見德川氏弘法之盛。弟等倡募刻經。亦後先一轍也。但遲速懸殊。實深慚愧耳。天時炎暑。伏維珍攝。紙短情長。不盡萬一。

等不等觀雜錄卷七

等不等觀雜錄卷八目錄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五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六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七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八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九（附覆書）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一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二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三（附來書）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四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五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六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七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八

與日本藏經書院書一

與日本藏經書院書二

與日本藏經書院書三

與日本藏經書院書四

與日本松林孝純書一

與日本松林孝純書二
與日本東海書
與日本町田書
與日本後藤葆眞書
與日本龍舟書
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書一（附來書）
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書二

以上都爲一百五十篇曩者梅擷芸君曾刻其七篇合十宗略說爲八篇今以十宗略說別爲一種而就刻經處所藏稿本重加編次勒成八卷竊意先生遺文當不止此中日二國人士藏有 先生手稿爲茲編所未錄者如荷郵寄刻經處俾得刊爲續編以餉當世則法門之幸也丁巳夏編者識

等不等觀雜錄卷八

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著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五

頃接手函如親道範伺環展誦欣慰無涯弟近年來漸形衰老眼昏手顫艱於作書而代筆者又無其人以故遠方來函往往不能作答實出於無可如何耳謹將奉報之言條列於後

一貴國藏經書院欲購敝處內典須函託僑寓南京之日本人代辦所有郵寄事件均由貴國代辦人一手經理方能穩妥因敝處管事者僅一人庸碌無能除本處售書外無承辦他事之才力也

二藏經書院欲刊續藏實爲極大法緣半載以前接到大藏經報第二十四號係續藏目錄一冊鄙意稍有參議須另得一冊以硃筆標記寄呈台端以備采擇支那同志收藏內典者遇有可入續藏之本亦能代借但用過卽須寄還耳

三續藏開刷之先弟擬圖出數十種商請多刷一部以散頁寄南京計頁數償價此事能允與否恭候賜答悤悤不盡欲言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六

接六月十六日手函、讀悉種種。今歲敝邦酷暑異常衰老之軀、不能作事、惟有揮汗消夏而已。茲將所應復者、條陳於後、

一續藏經目錄內硃筆標記之處、遂細查閱。第三四三慧能金剛解。敝處有刻本。郵寄尊處。以備印造、但此本前代高僧疑其爲贋作。敝處故未刊板、

二第四二四法華擊節一卷、在憨山夢遊集中、敝處流通書籍內有之、

三第二一一華嚴合論簡要。已覓得一部呈閱。內缺一頁、已補足矣、

四第一二一七禪燈世譜四卷未見。敝處覓得佛祖宗派世譜八卷。大約與禪燈相同。呈備採擇

五第八九七徹悟禪師語錄。是乾隆年間所作、弘揚淨土之書、非禪宗也。敝處有刻本呈閱、

六第一二六八法藏司南四十一卷。既係寂曉所作。卷數與義門同。恐即義門之別名。他日當向揚州萬壽寺借義門全書寄上、但收藏家甚爲珍惜。不易得也、

七第九一一指月錄原本三十二卷。其末後兩卷即是大慧語要、非兩種書也、

八第五二三釋摩訶衍論疏有三種寫本、批爲僞疑書、若將原本寄至敝處一閱。是否僞作當能辨之、閱畢。即當寄還、以定去取、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七

前接九月二十六日賜函。久羈未復、又接十一月十七日手書。今併答之於左、

一接得書院寄來金剛直解寫本一冊、舊刻本二冊、支那刻本一冊、遂細對閱寫本略而刻本詳、疑其略本作於前、後人增補其文而爲詳本、二者皆贋作、考古人記載。併無六祖作金剛解之說也。今將四冊寄還書院、

二藏經書院寄到新刷華嚴行願品疏二部、歡喜頂受、祈轉告書院代申謝悃、宋時已有刻本、七百年間無人得見、同志諸君謀會刊之舉。他日完成再當奉贈、

三藏經書院寄還佛祖宗派世譜二本華嚴合論簡要二本、併新刷二本、均已登收、

四書院來日本金幣二十圓、欲購之書、除敝處本有之外。轉購諸揚州流通處、彼處現已增價、照新單核算、經籍已作小包五箇、圖卷一箇、徑寄藏經書

院矣、

五樂邦文類一書。貴邦刊本。弟未得見。無從評定。

六唯識開蒙以下十六部。俟數日後向各處取來。交郵便局寄至尊處。閱後轉達藏經書院。

七大明釋教彙目義門全書。已託人向揚州萬壽寺商借再寄。

八敝處新刻憨山大師觀楞伽記寄呈三部。一贈台覽。一贈眞宗大學校。一贈藏經書院。祈分致爲荷。

九大藏經報第四十七號二十部已分送借書各家。皆大歡喜。

十編書者之姓氏。實難查考。一松大師疑是明朝人然不能指定也。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八

接三月二十日手函。領悉種種。茲將應復之事。條列於後。

一書目中未得者無從覓購。只有戒律二部照單圈寄上

二貴國僑寓南京之人。現無相識者。緣弟有足疾。外交全疏也。

三敝邦藏書之家。求覓數處得二十餘種。先將目錄開呈台鑒。擬將經律論註疏先行借來。寄至尊處。以備刷印。俟刷印後。將原書寄還。再將他種續寄。緣收藏之家。甚爲寶貴。不輕出借也。

四借書之友。欲有所求。願得續藏經目錄內第一九七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十卷。唐澄觀述。又第二一四圓覺經大疏鈔二十六卷。唐宗密述。此二種。請藏經書院刷印時多刷一部。以酬借書之美意。能否應允。由藏經書院主之。

五續藏目錄內第一二六一大明釋教彙門標目四卷。東吳寂曉撰。此書除標目之外。另有目錄四卷。義門四十一卷。弟在揚州見此全部。他處全無。今見目錄內第一二六八法藏司南四十一卷。疑卽義門之別名也。義門第一卷第一頁第八行右清涼敍曰等文。至四十一卷末十五頁八行右數集並義如名題止。若書院所得之本。與此相同。卽是義門。若不相同。擬向友人處借義門全書。以備書院刷印之用也。

六目錄內第三八三無垢子註解心經一卷。係外道所作。宜撤去。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九（附價書）

頃接惠函、藉悉起居佳勝。承代購經籍十部圖二幅。欣喜之至前月由蘇君寄到經籍七十四部、內有町田君見贈景祐天竺字源三冊。乞代爲致謝。讀大著序文、感佩何極、天竺梵文。有古今之殊。以鄙意揆之、貴國所傳之古體、如三代以上蝌蚪之類。明藏及近時喇嘛所傳者、如篆隸之類。現在所行之梵文、如行草之類。質諸高明、以爲何如。比年以來、承代購經籍千有餘冊。上自梁隋、以至唐宋、併貴國著述、羅列滿架。誠千載一時也。非閣下及東海君大力經營、何能裒集法寶如此之宏廣耶。前明刻書本藏經、正藏之

外、有續藏三千餘卷。其板燬於兵燹矣。此次弟等募刻藏經、擬將貴國傳來之本、擇其精要。刊入續藏、以爲永遠流傳之計。區區鄙懷、未知能否如願。全仗護法天龍神力默佑也。探玄記已得全本。慶喜無量。其彌陀義記等四部、承代借原本、寄至敝處鈔寫、尤爲感荷。寫成後原璧歸趙、不至遺失。敝邦內未得之書且作緩圖、偶有所得、隨時代購、法緣隱顯、非思議所能及也。時序遷流、寒威增劇。伏維珍攝、不盡欲言。

附南條文雄覆書

接惠信、悉道體無恙。前代購經籍、已達貴處、大慰敝懷。弟當致貴意於町田君。抑梵文字體、固有古今之殊。尊說論得頗好。然地方之異、亦如大有所關緊者。日本所傳之古體、即一千年前唐之日本僧弘法大師慈覺大師等之所將來。而唐智廣悉曇字記實用此體。是爲支那梵字也。明藏及近時喇嘛所傳者、即西藏梵字也。現在所行之梵字。即印度梵字也。英人維廉斯氏、曾附其梵語文典。以古今梵字沿革表。表中列十餘種之異體、而不識所謂支那西藏梵字。蓋未及見也。日本所傳之古體、稍與現在尼波羅國所行之梵字相似。敢附記

鄙說、以備參考。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

陽歷五月十六日寄上一函、併舊本經籍五包、想已達到。茲接大藏經報第四十三號內第八頁、下層載有華嚴綱要德清提挈之本、計二十四冊。華嚴合論簡要李卓吾述之本、計二冊。均在敝友處覓得善本。藏經書院若需此本印入續藏經、弟可代借、但敝友所要求者有三種、即在續藏經目錄內第五二二三釋摩訶衍論疏二卷、隋慧遠述、第五二二四同二卷唐法敏述、第五二二七同通贊疏十卷、守臻述、以上三種。如

能允許在刷印時多刷一部以酬借書之美意、弟卽當向友人處取此綱要簡要二書。共二十六冊、郵寄尊處轉交藏經書院。俟印入續藏經之後、仍將原書寄回。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一

前接陽歷五月十九日賜函。得悉大駕將赴暹羅。迎釋尊遺骨。後有自扶桑來者。知已東歸。又有高麗之行。法緣所至。裨益良多。曷勝欣羨。所迎佛骨是何相。伏乞示悉。前田君欲得之書。已照單購去。惟三大部敝處僅有其二。玄籤一種。在杭州昭慶發售。三部均係合本。欲全得者須分兩處購之。法藏所作華嚴三昧觀。崔致遠作別傳。已用其直心中十心名目。貴國所刻發菩提心章。錄十心之文與崔同。併有三十心。而與法界觀及他種湊合而成。謹知華嚴三昧觀當有全本流傳高麗也。祈請駐韓道友訪之。併能得唐宋高人別種著作。是所深盼。鳴道集說。經友人索去。祈代購二本。釋淨土羣疑論七卷。正擬發刻。原書硃抹太多。寫者易誤。請再購未經塗抹之本爲幸。從前孫君購書之款。餘存九圓有零。請併入弟款。作購書之用。用完之後。示悉續寄。中村醒處君住所。問北方君便知。茲有敝處新刊雲棲法彙奉贈一部。計三十四本。祈鑒收。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二

客冬北方君到金陵。得接賜函。併承代假起信義記別行古本。喜出望外。隨卽參校。屬手民謄寫刻本。遲之數月。卽將原本奉還。併呈新刻之本也。又承惠贈華嚴策林寫本。銘感無涯。島田君所問之事。王宇泰唯識證義。未見其本。頃求得高原所作唯識俗詮一部。計五冊。託北方君郵寄尊處。轉致島田君閱後。仍乞寄還爲幸。一柳君持尊函造訪。聰穎可嘉。足稱法門偉器。定能光顯師門也。月前北方君續交手函。併華嚴遊意五蘊觀二寫本。展誦之餘。如親雅範。本願寺開設之事。弟實衰老。照料未得周詳。復蒙稱譽。獄仄彌深。前因北方君屬敝處將七祖聖教刻全。遂檢閱選擇本願念佛集。覺其中違經之語甚多。已略加批評。復將眞宗教旨詳覽一徧。遂徇批評。送與北方君將來囘國時當呈台覽。弟與閣下交近二十年。於佛教宗趣未嘗講論。今因貴宗將徧傳於地球。深願傳法高賢酌古準今。期與如來教意毫不相違。則淨土眞宗普度羣生。無量無邊矣。近代以來門戶之見

牢不可破。支那境內禪宗一派。空腹高心。西來大意幾成畫餅。台教一派。尙能講經。惟泥於名相。亦非古法。且諸方名刹。向無學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趨於下也。貴宗既有學寮講肄。又開普通學館。是世出世法兼而習之。人才輩出。何可限量。惟願善學者不爲成法所拘。則妙契佛心。允爲如來眞子矣。奉贈憨山解老莊四冊。新刻元照彌陀疏四冊。安樂集四冊。祈鑒收。弟久有東遊之志。近因目足均有微疾。憚於遠行。儻台駕惠然西來。暢敘於鍾山淮水間。討論佛教門庭古今得失之故。豈非釋迦遺教中一大事因緣乎。

敝處求而未得之書。尊處已登宗報。儻能得之。或購或寫。總祈代辦。錢款自當續寄。附呈闡教芻言一篇。深悉閣下智周四海。學貫古今。想能剖破藩籬。虛心采納。故敢以直言奉獻也。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三 附來書

客月北方君自金陵歸日本。得接賜函及闡教芻言等。深知爲法之高志。欣喜靡已。一柳君屢受教尊處。何幸加焉。今有小粟栖君所草念佛圓通併陽駁陰資辯。君實編輯眞宗教旨。故自任答辯。若猶不滿高意。則請更指摘之。使弟等盡心於此。

舊歲疊接兩函。併書籍數種。欣喜靡已。承示小粟栖君所作二文。徹見貴宗之底蘊。仍不能默然。略加辨論。復呈台覽。既爲釋迦遺教弟子。不得不爾也。又接後藤葆眞君寄示辯駁之文。弟避繁就簡。稱性而出。作一篇答之。均請尊處轉交爲禱。茲將新刻梵網戒疏起信義記海東疏各二部。寄呈台覽。奉還起信義記別行原本計三冊。附贈新刻義記海東疏各一部。祈歸之島田君。併述謝意。唯識述記現已開雕。本年可成。支那學佛者得貴邦郵來古本。同深欣慶。咸感大德弘通之益。東嚮禮謝於不既也。中村醒處君施

刻資二圓。今刊入義記之內。併海東疏寄呈。請轉交中村君是幸。近聞貴宗同人往高麗布教者頗多。唐法藏所作華嚴三昧觀華嚴世界觀二種。高麗或有存者。乞寄信求之。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四

前接賜函併書三種。歡喜無量。辰維道履增綏爲頌。法駕迎佛骨於暹羅。觀軍容於燕都。過朝鮮而觀韓皇。聞母訃而返鄉國。世出世法。山謚無遺。實令人景仰不既也。感懷詩出於至情。不堪卒讀。華嚴三昧章與發菩提心章同。而闕法界觀之文。始知二書同出

一本。即華嚴三昧觀無疑矣。別有華藏世界觀若能得之高麗幸甚。蕅益大師所作周易禪解貴國有刻本。祈代購一部。茲奉贈金剛略疏。三論玄義各二本。皆從貴國得來之書。又唯識心要一部計十本。係揚州所刻用供法喜。傳聞貴國新立東亞佛教會。如已印出章程祈寄示爲荷。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五

前接到五月二十七日惠函得知寄贈書籍均已達到並承抄補成佛經疏欣喜之至。上海匯款已寄信時務報館託其催交。儻仍未收到祈示悉。以便另寄

茲因友人孫君竹如託購經籍數種。由松林君匯寄金三十圓作購書及寄費之用。敝寓已於三月前移居信面所寫南京延齡巷馬路池州楊公館便可達到。華地新設郵政局已與各國相通。信函可逕寄敝寓免由上海轉折也。惟書籍重大。似須仍由松林君轉達爲要。頃閱明宋濂所作大般若經通關法序云。雪月大師太隱創爲通關法。演忠律師省悟重爲編定書十二圖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爲之。不過一千言總攝初分一百三卷無一字或違云云。因憶三年前尊示云由內部錄出此書。果與宋濂序文相符。即請屬書手代寫一部。是爲至禱。揚州僧觀如刊成般若綱要。奉贈二部。祈鑒收。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六

接讀十二月九日手書。併詳單領悉種種。承寄釋典十一部。內有寫本四部。益見弘法情殷。嘉惠支那學人無既。再拜頂受。如獲至寶。此次書籍不取價值。實抱不安。俟刻成即當奉贈。嗣後無論刻本寫本均求開列價目。以便匯寄。密嚴疏現覓謄寫。寫完乞郵寄。他日若得初卷則更妙矣。肇註金剛般若已承謄寫。欣喜之至。赤松前田二君祈代伸謝悃。東西二京有

諸公代購釋典。實爲莫大因緣。若遇支那六朝唐宋人著述。敝單內所未開者。均求代購以擴見聞。收藏古本之家。其現存者除弘教院書目外。別有幾種。請鈔目示知。以便求覓。從前赤松君欲得法海觀瀾今揚州僧觀如已獲舊本刻成。即當奉贈。敝處新刻楞嚴經正脈疏。爲註本之最善者。近代已收入大藏。特寄二部。以廣其傳。貴國寄來之因明大疏。有比丘松巖者愛而刊之。併寄四部。唯識述記等。續有人刻。法相一宗晦而復明。非上人購寄之力。曷克臻此。揚州新刻大乘止觀蕅益釋要。附呈四部。分贈同人。時值

嚴冬、雪意正濃、梅花欲吐、仙山風景、想在高人奚囊中矣、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七

寒暑頻更、未通寸柬、非懶也、實精力有所不逮耳、有自扶桑來者、述閣下教育之廣、通國信服、聞之實深欣慰、弟所作玄文本論略註、現已完成、寄呈十冊、就正有道、併請分贈知交、藏經書院已另寄十冊矣、頃從友人處得見明治二十七年本願寺室內部印度撮影帖一冊、於佛教古跡具備、見者恍如親歷其境也、冊尾載明非賣品、如能求而得之、以生人敬仰之

心、則三萬程途、如對目前矣、敝邦僧家學校、纔見肇端、欲得貴國佛教各宗大小學校種種章程、以備參考、非仗大力、不能多得、此等章程雖係和文、敝處亦有能譯之者、與學諸僧、甚爲盼望也、

與日本南條文雄書二十八

疊接賜函、久未作答、抱歉之至、鄙人日就衰老、百事廢弛、三年前刊一箋、以謝俗緣、於佛法相關之處、則不寄呈、以免消息斷絕也、然事過輒忘、又無精明人代理、祇得聽之而已、奉贈新刻楞嚴纂註、法華通義、各二部、又證道歌竺源註、即是續藏經目錄內標記爲未發見之書、今已刻成、奉贈十冊、以俾公諸同好、前承貴友赤松連城君惠我印度撮影帖一冊、無以報之、請以纂註通義證道歌各一部、酬答以伸謝悃、貴國續藏經內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十卷、遼覺苑撰、敝處欲得大字刻本、以俾合纂經疏之用、祈徧覓書肆、如得此書、祈交郵便局用代金引替之法、送至敝處交易、不勝拜禱之至、

與日本藏經書院書一

頃接尊處惠寄貞元華嚴疏、圓覺大鈔各二部、拜領之餘、歡喜無量、同志傳觀、始知南宋時與貞元華嚴

疏同刻於江蘇、元明以來、竟無人見、今由貴書院刷印流傳、實釋氏教中之偉烈也、敝邦新開僧學堂、相繼而起者已有四處、苦於啟蒙無書、因作初學課本、三字韻語、便於讀誦、併作註解、以伸其義、寄呈十冊、聊供瀏覽、儻收入續藏經雜著部內、亦可備一格也、

與日本藏經書院書二

接讀惠函、領悉種種、敬將奉復各件條列於左、

一貴院雅意、欲兼拙作以爲全集、入續藏中、心感無涯、鄙人著述甚少、已刊成者、有陰符、道德、沖虛、南華四經發隱一冊、佛教初學課本一冊、正當發刻

者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一冊。數月後可成。另有等不等觀雜錄一冊。稍遲當刊。擬作釋摩訶衍論集註一部。論語發隱一冊。倘須時日也。貴院若欲翻刻拙作。均可聽許。不論版權。奉贈肖像一紙。係四十三歲在佛京巴黎照出。爾時精力强健。非近年衰老之相也。

二前番貸送章疏。候續藏印出之日。次第寄還。不求速返。以俾貴院對照之用。免其譌舛耳。

三角虎集缺字已補完。與楞嚴宗通同交郵便局寄上。祈鑒收。

四東吳寂曉所撰義門四十一卷。係揚州人所藏。甚為祕惜。俟託人求得。即當寄上。

五貴院所需朱祖心集冥樞會要。均未見過。當留意尋覓。

六釋論法敏疏已奉到。檢閱一通。全無疏文。惟將原本刪去大段本論。以釋論中所提本論。分別排成小段。減損釋論字句甚多。惟發趣道相內增補解行發心證發心二科。是法敏所作也。核計釋論有十一萬餘字。法敏本祇有六萬餘字。謹識其大略如此。

七前接貴院印版信函。徵續藏經序文。暇時撰成。再當奉寄。

與日本藏經書院書三

前承惠贈三色套印楞嚴廣解一部。徧示同人。歡喜讚歎。得未曾有。又承寄還楞嚴宗通一部。加以布套。併賜新刷宗通二部。拜領謝謝。茲有友人家藏批點套印維摩經一部。係明朝吳興閔氏刻本。與套印楞嚴同出一處也。寄呈台端。以備維摩疏中增此一格。敝友欲購三色套印楞嚴廣解一部。如有單行之本。祈郵寄南京。照代金引換之法交易。弟所作大宗地

玄文本論略註。現已刷成。寄呈十部。請分贈同志。將來刷印續藏經至五二九釋摩訶衍論記之後。可將玄文本論略註編入。以補往時所未有也。南條上人處已另寄十冊矣。

與日本松林孝純書一

接讀手函。併南條君信緘書籍。感謝之至。辰維起居多福。至以為頌。承示貴院有鉛木板大藏經數部備請。弟但見過鉛板。其木板者全部若干本。價值幾何。乞函示以便布告同志諸友。日後如有願請者。令其親到上海面談。俾得流通便捷。茲有寄南條君信一

件、書籍一包。乞代爲轉寄爲幸。附呈英洋一圓。作爲寄費、前此墊付寄費、祈示悉、以便奉繳。諸費淸神、心感不盡。

與日本松林孝純書二

兩月前接讀賜函、併南條君手書、領悉種種。彼時正當移居、忙冗萬狀、繼而老母棄世、喪事近日方畢。二三月來、未理雜務、以致久疏音候、抱歉奚如。辰維秋祺多福、至以爲頌。尊示內云、南師遲日有書寄到、未知曾否發來、誠恐移居之時、信局或有舛誤、祈示復爲幸。茲因敝友孫君竹如欲購經籍數種、懇尊處代

匯日本金三十圓、裝入敝函、寄交南條君收用。另有書一包、併求代寄、所需寄費、由孫君手奉繳。

與日本東海書

娑婆界中、共爲釋迦遺教弟子。雖未把晤、而志同道合、如出一轍也。往者聞貴國印造小字藏經、遂購全部、閱之、歡喜讚歎、得未曾有。惜年近衰老、尋行數墨、目力不及耳、近由南條君轉遞貴贈書目三種、拜領之餘、感謝無旣。藏外經籍百餘種、所欲得者甚多。但卷帙繁重、祇可求覓刻本耳。其略者有刻本則購之。否則請人書寫、酬以工貲、想易爲力。寫出後、乞細心

校對一道、以便刊印流佈也。另開甲乙二單、附南條君函內、奉贈新刻內典二十本、用伸法供、祈鑒納爲荷。

與日本町田書

身爲顯宦、而能抗志出塵、非具大丈夫作略、曷克臻此。盈盈一水、未得趨談、殊深悵恨。黎公鐘銘、已由陳君鏡淸爲之箋釋、寄呈台鑒。陳君係敝處校經友也。南條君函述西京有景裕天竺字源、上人擬寫一本見賜、不勝翹盼。其中梵字、請照原本影寫、以存其舊。又承代覓道林道生等論、感荷無旣。其餘藏外經籍、

亦請代爲尋求、苟有所遇、隨時函示、以便酌購。前開雅意欲得敝處新刊經籍、茲將流通單內擇大藏所無者奉贈二百五十六本、以硃筆記於單內、裝一木箱、由南條君轉達到時鑒收。

與日本後藤葆眞書

接讀來書洋洋數千言。得知閣下博覽羣籍、融會貫通、而於台賢二家、尤能深入堂奧、惜乎囿於先入之言、未能擺脫自由、亦出於無可如何耳。弟所學處總以聖言格量、合者遵之、否者置之、雖晉宋以來諸大名家、閒有出入、亦必指摘、如彌勒馬鳴龍樹天親

諸大菩薩造論弘經。何等嚴謹。處處以佛語爲宗。故能作萬古法式也。鄙人懷遵其意。與人談論。未敢稍逞己見。偶失片言。立卽救正。見人肆口妄談。壞佛正法。如三百鉾刺心。千刀萬杖打拍其身。等無有異。前此辯論之言。十方三世諸佛菩薩實共鑒臨。儻違悖佛意。願令此身碎如微塵。若契佛心。則文字語句當現於極樂世界七寶幢上。菩薩見之。歡喜讚歎。亦心耿耿。不敢默然。略舉十端。以伸鄙懷。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一報佛深恩故。釋迦如來說法度生。流傳經教。普應

羣機。淨土眞宗。斷章取義。直欲舉三藏教典而盡廢之。豈不孤負佛恩哉。

二彰佛本願故。彌陀因地發四十八願。攝受無遺。貴宗單取一願以爲眞實。則餘願非眞實矣。既非眞實。彌陀何必發此等願也。蓋佛之本願。願願眞實。互攝互融。取一願爲宗可也。判餘願非眞實。不可也。

三光顯教道故。如來教法。三界獨尊。一切異教。所不能及。良以出世妙法。極盡精微。無有能過之者。今若將深經妙論。棄而不學。則異教道理。駕於佛門之上。聰明才智之士。將視佛法如弁髦。視異道爲拱璧矣。

四令法久住故。佛滅度後二千九百餘年。現當末法之初。實證者雖覺罕見。而信解觀行者。不乏其人。若除稱佛名號外。一概遮盡。是行末法萬年後之道也。豈非將釋迦遺教。促短七千餘年哉。

五普被三根故。十念往生。大經觀經皆屬下品。發菩提心。修諸功德。方生中上。今廢菩提心及諸行。是專攝下輩而不攝中上矣。根有利鈍。不可一概而論也。

六令僧和合故。在家出家。同爲釋迦弟子。同遵釋迦遺教。隨根授法。各有專修。互不相違。若是一非餘。則於大法中別鬭一門。不得謂之和合矣。

七提奬後學故。初學佛者。心志勇銳。教導無方。不進則退。若捨佛法不學。而學世法。雖有他力之信。亦恐爲俗習所染。豈能與彌陀清淨光明相接耶。必於淨土三經內深究其義。知念佛一門爲圓頓教中超勝之法。時有進境。方能增長信心也。

八融攝十方故。淨土一門爲十方諸佛所共讚。十方菩薩所願往。下自凡夫。上至等覺。皆在其內。蓋凡夫心體與諸佛法身無二無別。若執凡境與聖境判若天淵者。則不能生淨土。以佛眼所見。是假名凡夫。是故生一佛土。卽生十方諸佛國土。豈世俗情見所能

思議者哉。九貫通三世故。一念念佛。全念是佛。佛無古今。念亦無古今。說自說他方便施設。執之成對待法。不執即絕待法。絕待之法。一念融三世。新佛即舊佛。全自成他。全他即自。入平等眞法界矣。

十究竟成佛。故世出世法。不出因果二字。無因得果。不應道理。菩提心者。佛果之因也。大經三輩往生。皆以菩提心爲本。接鈍根人。雖未能令其速發菩提心。亦當示以發心之相。蓋發心有二種。凡位以四弘願爲發心。至信滿時發眞實菩提心。即是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若以初住之心教凡夫發。似覺甚難。然發四弘願。即菩提之因也。往生淨土。仗此因究竟成佛。亦仗此因。是以可勸而不可捨也。

來書所辯者。僅選擇集內評論之語。另有闢教芻言一篇。評論眞宗教旨一卷。可向南條上人處取而閱之。

與日本龍舟書

前接惠函。備承獎譽。臨風盥誦。感愧交併。弟一介俗流。未全道力。惟有丹心一點。可對十方諸佛。際此大法衰微。發心護教。雖粉骨碎身。在所不惜。故於前歲有闢教芻言及選擇集眞宗教旨之辯。遞項師二書寄到。又不能已於言。既而思之。講論佛法者。則有益於人也。聞者既不見信。則所言便爲無益。若再置辯不休。豈非同於流俗爭論是非乎。故於奉到大著二冊之後。但閱其意趣所在。不贅一詞也。深知彼此志願不同。弟以釋迦遺教爲歸。不敢絲毫踰越。貴宗另出手眼。獨樹一幟。雖欲強而同之。其可得乎。前於復後藤葆眞君函內。曾發誓言。請君取而閱之。幸甚。

信已寄去。復代彼宗立量云。往生淨土是有法。他力信心爲宗。因云。彌陀第十八願所成故。喻如汽機船。此量非眞能立。以其廢自力。雖有汽船。誰其乘之。則知至心信樂欲生其國者。皆係自力也。

自宗立量云。念佛往生是有法。自力他力爲宗。因云。因果相感故。喻如車兩輪。

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書一（附來書）

頃有印度婆羅門師欲至中土傳吠檀多哲學。其人名蘇蕤奢婆弱。以中土未傳吠檀多派。而摩訶衍那之書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殘。故懇懇以交輸智識爲念。某等詳婆羅門正宗之教。本爲大乘先聲。中間或相攻伐。近則佛教與婆羅門教漸已合

為一家。得此扶掖。聖教當為一振。又令大乘經論得返梵方。誠萬世之幸也。先生有意護持。望以善來之音相接。併為灑掃精廬。作東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請得一梵文師。名密尸邏。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餘人。獨密尸邏一人知之。以其近畱日本。且以大義相許。故每月祇索四十銀圓。若由印度聘請來此者。則歲須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約十人往習。頃竟不果。月支薪水四十圓。非一人所能任。貴處年少沙門甚眾。亦必有白衣喜學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設法資遣數人到此學習。相與支持此局。則幸甚。

來書呈之仁師。師復於公曰。佛法自東漢入支那。歷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奧妙之義。闡發無遺。深知如來在世。轉婆羅門而入佛教。不容絲毫假借。今當末法之時。而以婆羅門與佛教合為一家。是混亂正法。而漸入於滅亡。吾不忍聞也。桑榆晚景。一刻千金。不於此時而體究無上妙理。遑及異途問津乎。至於派人東渡學習梵文。美則美矣。其如經費何。此時祇桓精舍勉強支持。暑假以後。下期學費。未卜從何處飛來。惟冀龍天護佑。檀信施資。方免枯竭之虞耳。在校僧徒。程度太淺。英語不能接談。學佛亦未見道。遲之二三年。或有出洋資格也。仁師之言如此。

代余同伯復日本末底書二

仁師接尊函。朗誦一過。笑而置之。人問其故。答曰。此信所託屬者與我毫無干涉。何患之有。復囑檢初次奉答之信稿閱之。不知見怒於台端者在何語句。信口所答。無非護法深心。師言直起直落。無絲毫委曲。尋常接人。莫不如是。弟相依三載。甘苦同嘗。學焉方知不足。外間交遊漸形疏略。招學梵文啟送去多紙。亦無人願往。傳吠檀多教者。縱來此間。弟亦無力接待也。

等不等觀雜錄卷八

施刻楊仁山先生遺著功德人名

周　暹助銀壹百圓　梅光羲助銀陸拾圓
龐澤恩助銀拾圓　徐甫陳助銀貳圓
楊時中助銀肆圓　程福慶助銀貳圓
姚東彥助銀伍圓　張潤普助銀伍圓
金煥章助銀肆圓　朱慶椿助銀肆圓
衞　渤助銀貳圓　董溥銘助銀貳圓
朱延昱助銀伍圓　鍾世銘助銀貳圓
姚詒慶助銀壹圓　朱祖鋐助銀壹圓
梁燿宗助銀壹圓　汪振家助銀壹圓

徐行恭助銀壹圓　李心靈助銀拾圓
費保彥助銀壹圓　王璟芳助銀伍拾圓
洪　震助銀貳圓　張鴻鈞助銀壹圓
陳（洪氏）德麟助銀壹圓　洪松明助銀壹圓
倪洪氏瑜助銀壹圓　張炳楨助銀貳圓
沈雲章助銀壹圓　沈豐瑞助銀肆圓
熊正琦助銀肆圓　張競仁助銀拾圓
雷光宇助銀伍圓　羅文莊助銀貳圓
黃灼生助銀拾圓　（通悟徐文蔚）助銀肆拾捌圓
徐擘宜助銀拾貳圓　周叫詒助銀肆圓

周叫保助銀貳圓　徐國治助銀貳圓
歐陽柱助銀肆拾圓　陳之碩助銀壹圓
楊時彥助銀肆圓　孫　度助銀肆拾捌圓
陳　義助銀伍圓　周學淵助銀拾圓
徐新六助銀伍圓　陳　威助銀伍拾圓
周學暉助銀拾圓　馬振憲助銀伍圓
陳惟壬助銀拾圓　陳汝湜助銀叁拾貳圓
陳克立（庶之生之）（行之克治）助銀伍圓

計共收現銀陸百拾圓敬刻等不等觀雜錄觀經略論無量壽經優婆提願生偈略釋壇經略

釋金剛五位圖十宗略說論孟發隱暨全書卷首總目塔圖塔銘事略分家筆據並封面籤條共付刻資銀二百九十四元三角八分六厘又印送功德書五十部計銀八十元（連舊刻彙印全書等不等觀雜錄各五十部餘資添印新刻各種單行本分贈）尚餘二百元撥付楊居士塔工訖

中華民國八年己未冬十一月金陵刻經處識

自敘

釋教三字經者。明季吹萬老人效世俗訓蒙之書而作也。敏修長老爲之註釋。流傳二百餘年矣。頃者普陀印光法師從而新之。正文改十之三。註釋改十之七、原本編爲兩排者。改而爲一排。考據精詳。文辭圓潤超勝舊作。而題名之處。不將重訂者列於其次。可謂坦然忘我者矣。予不揣固陋。率爾改作。與新舊二本、迥不相同。事略而法備。言簡而義周。人有勸予易其名者、因名之爲佛教初學課本云

光緒三十二年春二月石埭楊文會仁山氏識（時年七十）

佛教初學課本

石埭楊文會仁山述

（法界）
無始終　無內外　强立名　爲法界
法界性　卽法身　因不覺　號無明
空色現　情器分　三世間　從此生
迷則凡　悟則聖　眞如體　須親證
（釋迦佛生）
證者誰　釋迦尊　大悲願　示誕生
處王宮　求出離　夜踰城　入不知
入雪山　修苦行　六年間　習寂定
從定起　出山來　坐樹下　心鏡開
天龍喜　魔膽落　覩明星　成正覺
啓大教　說華嚴　塵刹海　現寶蓮
愍凡愚　不能聽　隱尊特　顯劣應
說阿含　第二時　四諦法　接小機

證四果　出生滅　演方等　破法執
第四時　談般若　二乘轉　教菩薩
開顯圓　法華會　學無學　得授記
涅槃經　最後說　顯眞常　扶戒律
五時教　如是說　亦融通　亦分別
化道圓　歸眞際　雙樹間　吉祥逝
闍毘後　分舍利　阿育王　變古制

碎寶末　造浮圖　役鬼神　徧閻浮
優塡王　始造像　令後人　修供養

結集三藏

大迦葉　命阿難　結集經　石窟間
脩多羅　是經藏　毘奈耶　是律藏
阿毘曇　是論藏　正法隆　外道喪
藏分三　部十二　遇有緣　作佛事

大法東來

漢明帝　夢金人　求聖教　遣蔡愔

騰蘭來　經像至　初譯經　四十二
道教徒　興惡念　請焚經　爲試驗
道經燬　佛經全　光熾盛　耀人天
善男女　皆生信　求出家　期現證
建十寺　安僧尼　三寶備　始於茲

十宗

溯源流　知宗派　宗有十　分小大

成實宗

成實宗　六代盛　高僧傳　可爲證

俱舍宗

俱舍宗　陳至唐　五代後　漸微茫
此二宗　是小乘　律小大　七大乘

禪宗

傳心印　爲禪宗　佛拈花　迦葉通
授阿難　爲二祖　次第承　皆可數
第十二　號馬鳴　造起信　大乘興
十四祖　名龍樹　入龍宮　華嚴迴
傳世間　法雨澍　造諸論　施甘露

廿八祖　達摩尊　來東土　示性眞
離文字　要親證　有慧可　得心印
傳僧璨　爲三祖　信心銘　超今古
第四祖　名道信　知無縛　解脫竟
五祖忍　居黃梅　東山上　道場恢
第六祖　名慧能　傳衣鉢　道大行
六祖下　二禪師　南嶽讓　青原思

南嶽下　一馬駒　踏殺人　徧寰區
青原下　一石頭　石頭路　滑似油
分五家　派各別　臨濟宗　行棒喝
玄要分　賓主別　人與境　奪不奪
潙仰宗　示圓相　暗機投　義海暢
曹洞宗　傳寶鏡　定君臣　行正令
雲門宗　顧鑒咦　一字關　透者希

法眼宗　明六相　禪與教　無兩樣

律宗

既明宗　須知律　持五戒　本乃立
爲沙彌　持十戒　比丘僧　具足戒
戒二百　又五十　尼增百　戒始足
梵網戒　制菩薩　重有十　輕四八
律門祖　優波離　承佛印　肅清規
先束身　次攝心　得圓通　證道深

唐道宣　精毘尼　大小乘　咸總持
宋元照　繼其後　著述多　善分剖
既明律　須研教　辨權實　判大小

天台宗

北齊朝　有慧文　讀中論　得其精
祖龍樹　立三觀　空假中　歸一貫
傳弟子　南嶽思　止觀法　萬世師
第三世　有智者　演教觀　判高下

賢首宗

藏與通　別與圓　此四教　至今傳
談性具　善惡兼　百界如　有三千
此一派　號天台　宗法華　佛慧開
華嚴經　最尊勝　初傳來　在東晉
杜順師　是文殊　闡華嚴　盤走珠
第一傳　得智儼　作搜玄　記十卷
第二傳　是賢首　探玄記　世希有

慈恩宗

清涼疏　釋新經　并作鈔　傳而精
小與始　終與頓　至於圓　五教振
四法界　十玄門　暨六相　義最純
因該果　果徹因　攝萬法　歸一眞
圭峰密　疏圓覺　大鈔詳　小鈔略
此一派　賢首宗　亦行布　亦圓融
唐玄奘　遊西域　學瑜伽　祖彌勒

三論宗

依戒賢　大論師　親傳授　歷年時
歸長安　傳窺基　通因明　善三支
成唯識　作述記　破邪宗　伸正義
有現量　有比量　究竟依　聖教量
徧計執　依他性　二者離　圓成證
此一宗　號慈恩　先談相　後顯眞
三論宗　傳最古　秦羅什　來茲土

密宗

眞空義　爲第一　羣弟子　競傳習
曰中論　曰百論　十二門　爲三論
唐吉藏　施大功　三論疏　傳海東
法藏釋　十二門　宗致記　至今存
善無畏　至長安　唐一行　受眞傳
作疏釋　大日經　眞言教　始得明
金剛智　及不空　接踵來　廣流通

灌頂法 不輕授 非法器 轉獲咎
立禁令 自明始 祕密宗 勅停止

淨土宗

晉慧遠 住匡廬 結蓮社 德不孤
魏曇鸞 修妙觀 生品高 瑞相現
唐道綽 暨善導 倡專修 爲妙道
此法門 三經說 大經該 小經切
觀經語 最驚人 許五逆 得往生
三藏教 所不攝 佛願力 誠難測
一稱名 衆罪滅 臨終時 佛來接
下中上 根不齊 一句佛 同生西
既生西 皆不退 親見佛 得授記
淨土宗 眞簡要 協時機 妙中妙

懺法

上十宗 已說完 懺悔法 更須探
慈悲懺 何人集 誌公等 高僧十

梁武帝 心至誠 度故妻 脫蟒形
唐悟達 有夙業 人面瘡 生於膝
遇神僧 爲洗冤 三昧水 澣即痊
作水懺 後世傳 如法行 利無邊

諸法

爲學者 須知法 染與淨 善分別

五蘊

色受想 幷行識 此五蘊 本空寂

六根

眼耳鼻 舌身意 此六根 應須記

六塵

色聲香 味觸法 此六塵 亦須識

十二處

前六根 與六塵 十二處 常相親

十八界

根塵接 有六識 十八界 從此立

轉八識成四智

末那識 爲第七 阿賴耶 第八識
八種識 爲心王 轉成智 性發光
大圓鏡 平等性 妙觀察 成所作
此四智 一心圓 八識轉 體用全

（三身）曰法身 曰報身 曰應身 是三身
自受用 他受用 一報身 說二用
胎生身 變化身 此二種 皆應身
約爲三 開爲五 相無定 隨機觀
（五眼）有肉眼 有天眼 有慧眼 有法眼
幷佛眼 名五眼 見所見 皆無限
（六通）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境通 漏盡通 聖與凡 各不同
（四諦）曰苦集 曰滅道 四諦法 須尋討
（十二因緣）自無明 至老死 十二因 爲緣起
順流轉 逆還滅 當處空 無分別
（六度）布施度 持戒度 忍辱度 精進度
禪定度 智慧度 自他苦 從此度
（四無量心）慈與悲 喜與捨 四無量 稱聖者

（涅槃四德）曰常樂 曰我淨 此四德 涅槃證
（十界）有情界 說六凡 三途苦 須先論
曰地獄 曰餓鬼 曰畜生 苦無比
曰天道 曰人道 曰脩羅 樂事少
曰聲聞 曰緣覺 取滅度 爲獨樂
曰菩薩 曰如來 撫衆生 如嬰孩
此四聖 幷六凡 爲十界 一性含
（器世間）旣論身 須論土 土爲依 身爲主
四大洲 共鐵圍 七金山 繞須彌
爲大地 風力持 水火金 不相離
水輪含 十方界 性流動 如何載
業力持 得自在 風金摩 火現彩
菴摩果 比閻浮 果體圓 圓如毬
彼上下 與四週 人與物 如何留

楞嚴經　祕密說　善會通　不可執
日與月　繞虛空　不墮落　誰之功
有過去　有現在　有未來　三世改
南與北　西與東　并四維　上下通
觀十方　人在中　人居地　地居空
數此地　至大千　凡聖居　各有緣
同居土　方便土　實報土　寂光土

分四土　自台教　前二麤　後二妙
法性土　淨化土　染化土　分三土
賢首教　如是說　從本源　生枝節
娑婆界　極樂界　華藏界　及餘界
界非界　非界界　重重涉　各無礙

勸學

學佛者　首在信　信而解　解而行
由解行　至於證　識次第　辨邪正

宗說通　理事融　破我執　第一功
四句離　百非遣　妄念消　眞性顯

敘述古德

古之人　行履篤　言不誑　心不曲
守清素　如慧開　竭盡施　不積財
自潔者　如道林　入深山　遠女人
尊師者　如道安　服苦役　心自甘
孝親者　如道丕　爲養母　自忍飢

父捐軀　爲報國　丕苦求　骨躍出
高尙者　如道恆　避榮命　入山深
感應者　如道生　石點頭　聽講經
求通經　如靈辨　骨肉穿　妙義顯
沖舉者　尼淨檢　凌霄去　身冉冉
神解者　李通玄　華嚴論　千古傳
機捷者　靈照女　老龐公　徒延佇

畢十德　勵初學　依此修　成正覺

（餘頌）三字偈　隨分說　如風過　萬籟欹

非有言　非無言　會此意　是眞詮

佛教初學課本註

石埭楊文會仁山述

○（法界）無始終（時劫遷流，皆是衆生妄見。證道之人，長劫入短劫，短劫入長劫，故知無始終也。）無內外（一塵現法界，法界入一塵，何內外之有。）強立名（本無可名，爲化衆生強安名耳。）爲法界（即有之空，一法不立。即空之有，萬法齊彰。）法界性（眞妄平等，同一體性。）即法身（十界同具，無有差別。）因不覺（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號無明（忽然念起，名爲無明。）空色現（楞嚴經云，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情器分（有情世間、器世間，由此建立。）三世間（并正覺世間，是謂三世間。）從此生（從如來藏變爲阿賴耶，從阿賴耶變起根身器界。又從此轉阿賴耶而顯如來藏，則成正覺世間。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也。）迷則凡（迷之則爲六凡。）悟則聖（悟之則爲四聖。）眞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眞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須親證（唯證乃知，難可測。若以思惟心推求，如取螢火爇須彌山，終不能著。）

○（釋迦佛生）證者誰（隨分證入者則不問，專問證入究竟者是爲誰耶。）釋迦尊（釋迦牟尼如來，爲三界獨尊。是賢劫千佛中第四佛也。）大悲願（諸佛因地皆以大悲願力而行菩薩

道**示誕生**釋迦應迹從兜率天退降神迦維羅衛國父名淨飯母名摩耶處胎十月從右脇生名爲薩婆悉達在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此是應身佛八相成道一從兜率天退二入胎三住胎四出胎其餘四相詳在下文大乘見佛在母胎中住大寶樓閣度無量衆生故有住胎相小乘不見**處王宮求出離**悉達太子在王宮中種種技藝迴超凡流五欲之樂無不具備十九歲時遊觀四門見老病死生厭離心忽遇沙門生欣慕想遂欲出家父王防衛嚴密**夜踰城人不知**淨居諸天令彼軍士綵女悉皆昏睡至夜半時太子乘馬四天王捧馬足踰城而去人不覺知遂得剃髮易服而爲沙門○此是第五出家相**入雪山修苦行**既出家已五年遊歷徧訪諸仙種種論議知非正道遂入雪山日食一麻一麥勤修苦行**六年間習寂定**在雪山中結跏趺坐先學不用處定三年知非遂捨又學非想定三年知非亦捨**從定起出山來**即出雪山詣尼連河沐浴受食時年已三十矣**坐樹下心鏡開**菩提樹下有金剛座賢劫千佛皆坐此座入金剛喻定**天龍喜**諸天龍王歡喜讚歎大興供養**魔膽落**魔王波旬見其宮殿無故震裂先遣魔女嬈之再遣魔軍怖之皆不能動魔王讚歎降服○大乘有住胎無降魔小乘有降魔無住胎乃大小二乘所見八相成道之異也**覩明星成正覺**忽覩明星廓然大悟即成無上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

智無師智自然智即得現前○此是第六成道相**放大教說華嚴**佛初成道首演大法是謂第一時教**處刹海現寶蓮**華嚴會上佛現法界無盡身住華藏莊嚴世界海有佛刹微塵數大寶蓮華一時出現身刹互融無盡重重重重無盡惟法身大士方能見之**應凡愚不能聽**凡小之機不見不聞如來愍之爲說小法**隱尊特顯劣應**尊特者刹塵相好之身也佛非隱顯隱顯隨機耳劣應者丈六身也在色究竟天所現之高大身名爲勝應身教化菩薩居鹿野苑現丈六身教化凡夫二乘若是因機見此丈六即見無盡相好之身**說阿含第二時**阿含經後人集爲四部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含雜阿含也一一部內有多種經**四諦法接小機**苦集滅道四諦爲接小機而說**證四果出生滅**修聲聞法證入四果以爲究竟即阿羅漢是也既證此果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演方等**第三時教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即維摩楞伽等經是也**破法執**二乘但破人我執出分段生死佛說方等經破法我執出變易生死入菩薩地**第四時談般若**般若如大火聚觸著即燒般若如清冷水滌除塵垢佛說此法燒之滌之令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究竟清淨其經即八部般若等是也**二乘轉教菩薩**般若會上羅漢弟子當機請法佛爲廣談般若妙諦令其轉教菩薩此是法華會上佛付家業之先導也**開顯圓法華會**第五時說法華經開權顯實爲純圓之教**學無學得授記**

（三果已還皆名有學唯第四果名爲無學他經唯菩薩蒙佛授記法華經授聲聞記不但無學即有學亦蒙授記誠爲希有授記者佛記弟子當來成佛名字若何國土若何法住時劫等事聞者慶幸無量）涅槃經最後說（說法華後即說涅槃通爲第五時教即是臨涅槃時所說也）顯眞常（眞常不變是名涅槃）扶戒律（佛勅弟子以戒爲師戒律精嚴則佛法能久住也）五時教如是說（釋迦如來一代聖教天台判爲五時如上文所說）亦融通（通而言之五教中隨一一教皆徧五時所謂一切時中說圓融無盡法皆名華嚴教說聲聞法皆名阿含教乃至說會三歸一之法皆名法華教餘可類推）亦分別（別而言之佛初成道三七日中說華嚴經十二年說阿含經八年說方等經二十二年說般若經八年說法華經一日一夜說涅槃經共成五十年說法度生也〇以上三十二句是第七轉法輪相）化道圓（化度衆生之道圓滿具足）歸眞際（攝末歸本也）雙樹間吉祥逝（佛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右脇而臥默然示寂右脇名爲吉祥是時大地震動日月無光雙林變白江湖枯涸人天號泣聲震大千〇是爲第八入涅槃相）闍毗後分舍利（依法闍毗凡火皆不能燃佛從胸中自發聖火乃能化盡得舍利入斛四斗遵佛遺囑一分爲三分諸天得一分龍王得一分八大國王共得一分八王均分阿闍世王得八萬四千粒藏恆河中作千歲燈供養）阿育王變古制（佛滅度後一百年天竺有鐵輪王名曰無憂即阿育王也）

（取阿闍世王所藏舍利分佈南洲）碎寶末造浮圖（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役鬼神徧閻浮（役使鬼神徧閻浮提同時安置在震旦國有十九處此時所能見者唯明州鄮山一處耳）優塡王始造像（佛昇忉利天爲母說法三月安居優塡王渴仰如來無由得見發意造像目連尊者攝三十二匠昇天瞻視佛光耀目乃至池側令匠觀水中影凡三返像始造成後佛從天而下像自出迎佛摩頂記之）令後人修供養（自此以後王臣士庶造佛像者不可勝數去佛久遠能於像前供養贍禮皆優塡王發起之力也）

〇（結集三藏）大迦葉命阿難結集經石窟間（摩訶迦葉集諸比丘得神通者悉詣耆闍崛山畢鉢羅窟結集法藏無令斷絕阿難未得漏盡拒而不納後證阿羅漢果乃能入會）脩多羅是經藏（迦葉尊者先命阿難結集經藏契理契機故名契經）毗奈耶是律藏（次命優波離結集律藏止惡修善如世法律）阿毗曇是論藏（復命阿難結集論藏問答抉擇諸法性相故名論也）正法隆（三藏教典流傳世間能令正法常住不滅）外道喪（佛教盛行於世西竺九十五種外道漸漸消亡利根者轉邪歸正而證道果矣）藏分三（藏即含藏之義也謂經律論三各含文理故名三藏）部十二（一曰長行直說法相隨其義理長短不以字數爲拘也二曰重頌應前長行之文而重宣其義天竺八字成句四句爲偈翻譯華文或五字句或七

字句各隨其便三曰授記如來爲諸菩薩聲聞授成佛記四曰孤起不頌長行直說偈句亦四句爲一偈五曰無問自說如來以他心智觀衆生機而自宣說六曰因緣如來所說一切根本緣起之事七曰譬喻如來假譬喻以曉示之令人開解八曰本事說諸菩薩弟子因地所行之事九曰本生說佛菩薩本地受生之事十曰方廣大乘方等經典其義廣大猶如虛空十一曰未曾有現大神變不思議事十二曰論議問答辯論諸法之事以上十二部經亦名十二分教或有一經只具一分或有兼數分具足十二分者則未之見也**遇有緣作佛事**如來以平等大悲普度衆生衆生受化因緣千差萬別因緣不具者佛在當處不聞不見佛滅度後三藏十二分教流佈世間遇有緣者卽能作如來度生之事業也

○大法東來**漢明帝夢金人求聖教遣蔡愔**東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身長丈餘項有圓光飛至殿庭旦問羣臣太史傅毅奏曰臣覽周書異記載昭王時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一千年後聲教及此王勒石記之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納其言卽遣中郎將蔡愔等十八人往西域求佛法**騰蘭來經像至**愔等至中天竺月氏國遇梵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像返至洛京館於鴻臚寺後建精舍因白馬馱經而來因名之爲白馬寺**初譯經四十二**最初譯出四十二章經是爲法寶流傳震旦之始也**道教徒興惡念請焚經爲試驗道經燬佛經全光熾盛**

耀人天五嶽道士褚善信等千二百人上表求試眞僞帝許之乃築三臺分置釋道經典舉火焚之道經頃刻俱燼佛經光燄煥發纖毫無損攝摩騰竺法蘭踊身虛空而說偈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邱無嵩岳榮法雲垂世界法雨潤羣萌顯通希有事處處化羣生道士中六百餘人皈依佛教**善男女皆生信求出家期現證**司空劉峻等二百六十人京師士庶三百九十人後宮陰夫人王倢伃幷綵女等一百九十人見此神異俱求出家期於現證聖果也**建十寺安僧尼**明帝許可勅建十寺城外七寺安僧城內三寺安尼**三寶備始於玆**住世三寶從此備矣

○十宗**溯源流知宗派**佛爲本源後學爲流派各家所宗不同所謂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也**宗有十分小大**略舉十宗有小乘有大乘下文詳述

○成實宗**成實宗六代盛高僧傳可爲證**如來滅後九百年中訶梨跋摩取諸部所長作成實論釋成三藏中之實義姚秦鳩摩羅什譯出震旦諸師多造章疏見於高僧傳後代式微矣

○俱舍宗**俱舍宗陳至唐五代後漸微茫**世親菩薩造俱舍論在聲聞對法藏內最爲精妙陳眞諦三藏譯出幷作疏釋之佚失不傳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門人普光作

（記法寶作疏。盛行於世。有專門名家者。遂立爲一宗焉。至五代後學者競習禪宗。俱舍一門置之高閣矣。）**此二宗是小乘**（成實俱舍）**律小大**（十誦四分等是小乘。梵網瓔珞等是大乘。）**七大乘**（禪宗。天台宗。賢首宗。慈恩宗。三論宗。密宗。淨土宗。）○（禪宗）**傳心印爲禪宗**（佛之心印。卽是般若波羅密。五祖令人誦金剛般若經。六祖稱爲學般若菩薩。皆以般若爲心印也。後人名爲禪宗。是出世間上上禪。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有少分相應。）**佛拈花迦葉通**（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問曰。如來心印。獨付迦葉何也。答曰。佛在世時。悟道之人。佛爲印證。佛滅度後。若無正傳。恐落偏邪。故以迦葉爲初祖。次第相傳。幷付衣鉢。表信世人。悟道必受祖師印證。方可自信。列祖住世。雖悟道弟子如蔴似粟。而付法傳衣。必待其人。可見三十三代祖師皆於靈山會上一時印定矣。）**授阿難爲二祖**（阿難尊者多聞第一。持佛法藏。乃迦葉以別傳之旨授之。蓋以二門不相離也。）**次第承皆可數**（載在付法藏因緣傳。茲不具述。）**第十二號馬鳴**（應佛懸記於六百年時。生於中印度。摧伏外道。興隆正法。繼富那夜奢尊者之後而紹祖位。若剋其本。大光明佛。若校其因。八地菩薩。）**造起信大乘興**（馬鳴大士宗百部大乘經。造起信論。以一心二門。總括佛教大綱。學者能以此論爲宗。教。律。禪。淨。莫不貫通。轉小成大。破邪顯正。允爲如來眞子矣。）**十四祖名龍樹**（唐譯楞伽經。如來懸記云。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魏譯楞伽亦同此文。龍樹菩薩證得初地。傳佛心宗。又生安樂國。承事阿彌陀佛。禪宗後學。可不以此爲法乎。）**入龍宮華嚴遇**（華嚴經亦名大不思議經。尊者入龍宮。見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此二本皆非閻浮提人心力能持。乃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而出。）**傳世間法雨澍**（返至人間寫成梵筴。五天竺國方知有華嚴經出現於世。僧俗二衆奉爲至寶。）**造諸論施甘露**（龍樹菩薩造大不思議論十萬偈。釋華嚴經。今所傳十住毗婆沙論。卽是彼論釋十地中初之二地。又造無畏論十萬偈。中論出其中。又造釋摩訶衍論。闡揚馬鳴菩薩起信論云。該攝百洛叉契經奧義。勉後學研究也。）**廿八祖達摩尊來東土示性眞**（菩提達摩尊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得法於般若多羅尊者。承師遺命。泛海達廣州。在梁普通元年。刺史表聞於朝。武帝迎至金陵。帝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帝不悟。祖知機不契。遂渡江屆

洛陽。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人莫能測。後世稱爲東土初祖。**離文字。要親證。**達摩尊者。見東土有大乘氣象。應時而來。專接利根上智。令脫名言習氣。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直下與諸佛無異。此是頓超之法。非小機所能領會也。**有慧可。得心印。**二祖慧可。原名神光。武牢姬氏子。少通世典。長習竺墳。出家後。善大小乘。定中見神人指示南詢。得參初祖於少林。勤懇備至。莫聞誨勵。冬夜侍立。積雪過膝。繼而斷臂求法。祖始易其名曰慧可。問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後付袈裟。以表傳法。即說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不立文字。是一種方便。若執爲定法。則自誤誤人矣。當知摩訶迦葉承佛付囑。爲第一祖。至佛滅後。即以結集法藏爲當務之急。及其傳心。不傳之他人。而傳之多聞總持之阿難。後來世世相承。莫不造論釋經。宗說兼暢。達摩西來。得其傳者。爲精通內典之慧可。儻慧可未通教義。豈能識達摩之高深哉。及至六祖。始示現不識文字之相。以顯無上道妙。要在離言親證。非文字所能及也。後人不達此意。輒以不識字比於六祖。何其謬哉。不觀夫達摩隻履西歸乎。魏主聞而啟棺。僅隻履存焉。其表法之意。殆以宗教兩門傳於東土者。只一門耳。否則宋雲所見之相。豈無所表而然哉。當時宋雲問達摩何處去。答曰。西天去。誌公已說達摩是觀音化身。所云西天去者。即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也。觀其付法之後。并付楞伽。其方便善巧。豈

凡情所能測耶。**傳僧璨。爲三祖。**二祖在北齊時。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姓氏。來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祖知是法器。即爲剃髮受具。命名僧璨。疾亦漸愈。執侍二載。付以衣法。後住舒州皖公山。往來於太湖縣司空山。作信心銘六百言。流傳於世。**信心銘。超今古。第四祖。名道信。知無縛。解脫竟。**道信爲沙彌時。謁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信蘄州人。姓司馬氏。後住蘄春破頭山。**五祖忍。**祖名宏忍。黃梅人也。前生爲破頭山栽松道者。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至水邊。乞浣衣女子寄宿。女歸而孕。父母大惡逐之。後生一子。棄港中。明日見其泝流而上。氣體鮮明。驚異育之。童時遇四祖。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令出家。付以衣法。**居黃梅。東山上。道場恢。**繼四祖住破頭山。後還黃梅東山。宗風大振。**第六祖。名慧能。**姓盧。嶺南新州人。家貧。鬻薪供母。聞人誦金剛經。問所由來。遂往黃梅參五祖。祖驗知根性太利。令入碓坊舂米。人稱盧行者。經於八月。祖勅會下各述一偈。以表心得。上座神秀題壁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盧行者聞之。亦作一偈。請張別駕

書於秀偈之側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傳衣鉢**祖潛詣碓坊示以密機盧即三鼓入室祖付囑心傳并授袈裟盧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摩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是夜南遁眾莫之知**道大行**六祖既至嶺南隱於四會獵人隊中經十五載一日至廣州法性寺夜聞風颺刹旛二僧對辯一曰旛動一曰風動祖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竦然乃集諸名德爲祖剃髮授滿分戒昇座說法聞者傾心別傳之道由此大行**六祖下二禪師**得法弟子見於記載者四十三人其中最顯著者有二大德**南嶽讓**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由嵩山往曹溪禮六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後往衡嶽居般若寺。**青原思**行思禪師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後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南嶽下一馬駒踏殺人徧寰區**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事先是六祖謂讓曰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馬祖應讖而出住洪州開元寺得法弟子八十餘人分化十方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踏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

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青原下一石頭石頭路滑似油**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陳氏子在曹溪薙染得法於青原衡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著參同契二百餘言行世鄧隱峯辭馬祖祖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祖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卻回舉似祖祖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滑**分五家派各別**僧問天隱修禪師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怒雷掩耳如何是潙仰宗師曰光含秋月如何是曹洞宗師曰剪派朝源如何是雲門宗師曰乾坤坐斷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千山獨露**臨濟宗**馬祖傳百丈百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義玄禪師住鎮州滹沱河側是謂臨濟宗**行棒喝**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後參大愚得悟黃檗宗旨卻回黃檗機鋒迅捷檗便打師便喝以後接人棒喝交馳師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世人稱爲臨濟四喝**玄要分**師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賓主別**四賓主者賓看主主看賓主看主賓看賓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人與境奪不奪**師曰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

後學稍爲四料揀。**潙仰宗**百丈傳靈祐禪師住潭州潙山潙山傳慧寂禪師住袁州仰山是謂潙仰宗。**示圓相暗機投義海暢**仰山於耽源處受九十七種圓相後於潙山處因○相頓悟乃云我於耽源處得體潙山處得用賓主酬答或畫(牛)相或畫(佛)相或畫(八)相或畫(卍)相有暗機有義海種種變現人莫能測。**曹洞宗**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良价禪師住瑞州洞山洞山傳本寂禪師住撫州曹山是謂曹洞宗。**傳寶鏡**雲巖晟禪師以寶鏡三昧授洞山洞山付曹山皆是悟道後以此證心祕密相傳不令人知被人竊聽方行於世。**定君臣行正令**洞山立五位君臣以爲宗要并作五頌申其大旨。**雲門宗**石頭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文偃禪師住韶州雲門是謂雲門宗。**顧鑒咦**師逢僧必特顧之曰鑒僧擬議則曰咦門人錄爲顧鑒咦。**一字關透者希**師因學人來問每以一字答之時人謂之一字關。罕有知其旨趣者。**法眼宗**雪峯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文益禪師住金陵清涼院是謂法眼宗。**明六相**華嚴初地中六相義師嘗舉示學人謂眞如一心爲總相出生諸緣爲別相法法皆齊爲同相隨相不等爲異相建立境界爲成相不動自位爲壞相。**禪與教無兩樣**并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融宗教山堂讚曰重重華藏交參一一網珠圓瑩風柯月渚顯露眞心烟霜雲林宣明妙法。云云。

○佛學之高莫如禪宗佛學之廣莫如淨土禪宗揀根器淨土則普攝今何

禪宗者輕視淨土豈知馬鳴龍樹現身說法早已雙輪齊運矣蓋禪宗所最難處在不受後有一著儻死生不能自由則隔陰之迷決不能免就生平所見所聞確有證據從僧中來者歷歷可數上焉者定境時時現前眼中靜夜發光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倚馬可待而勸其學佛決不肯從此何故也蓋前生參禪有得一味掃除佛見法見掃得淨盡自以爲超佛越祖矣僅轉一世已至於此再轉幾世何堪設想下焉者當用功時強制妄念過猛其心如石壓草根芽潛萌及至來世雜染習氣一時頓發貪財好色之心倚修行勢力過人百倍肅福享盡死入三塗豈修因時所逆料哉亦有不受人身而生天道者美則美矣其如報盡何是等皆由未諳教義發長劫修行之願欲以一生了事自謂捨報之後常住涅槃而不知剎那之間已受後有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是在隨根授法耳利根上智方可學教外別傳之法至徹悟心源後仍須看教念佛期生淨土以免退墮追隨永明楚石諸公豈不偉歟中下之機惟應依教勤修不可妄希頓悟法不投機徒勞無益欲習禪定有天台止觀可學次第禪圓頓禪行之均能獲益究極而言必以淨土爲歸所謂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也。

○（律宗）**既明宗**傳佛心印名之爲宗。五家綱要略說如前。**須知律**戒律爲持身之要學者不可不知。**持五戒**不殺生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本乃立**爲一切戒法之根本。**爲沙彌持十戒**即前之五戒加第六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第七不歌舞倡伎不往觀聽

（第八不坐高廣大牀。第九不非時食。第十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比丘僧具足戒。戒二百又五十**（詳在四分戒本。茲不具述。）**尼增百戒始足**（比丘尼三百五十戒）（詳在四分比丘尼戒本。以上僧尼二眾具戒須出家後從律師傳授。非可預知。）**梵網戒制菩薩重有十輕四八**（梵網經中說十重戒四十八輕戒制諸菩薩受持是謂盧舍那佛所授金剛寶戒。）**律門祖優波離**（尊者在佛座下先受戒品。十大弟子中持戒第一。）**承佛印肅清規**（佛印尊者為眾綱紀。）**先束身次攝心**（尊者自云。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得圓通證道深**（然後身心一切通利。即證圓通矣。）**唐道宣精毗尼**（京兆錢氏。梁祐律師之後身也。出家後戒律精嚴著述甚富諸天送食衛護詳載天人感通傳師住終南山後人稱為南山宗。）**大小乘咸總持**（律有大小二乘宣公以小乘律釋通大乘。立為圓宗戒體。）**宋元照繼其後**（餘杭唐氏專學毗尼博究南山一宗。住西湖昭慶寺。結蓮社。嘗云。生宏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先後主靈芝寺三十年。時人稱為靈芝大師。）**著述多善分剖**（宣公所著律門典籍。元照剖斷精微輔翼流傳。今從海東得來。律學其再興乎。）**既明律須研教**（天竺僧規。初出家者五年學律。五年學經。始入下座。道業增進昇為中座。再加增進昇為上座。方能綱紀後學。）**辨權實判大小**（權實莫辨大小不分則觸途成滯。何能通經。下文所列闡教諸宗。皆可為後學準繩也。）

○（天台宗。一名法華宗。）**北齊朝有慧文**（北齊擾亂之時。姓里失考。）**讀中論得其精**（師讀龍樹菩薩中論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遂悟入三觀旨趣。）**祖龍樹立三觀空假中歸一貫**（空觀順真諦。假觀順俗諦。中觀順第一義諦。或用次第三觀。從假入空。從空入假。從空假入中道。或用通相三觀。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或用一心三觀。一念心中三觀具足。此三種後後勝於前前。）**傳弟子南嶽思**（名慧思。世稱思大禪師。武津李氏子。梁時人。依慧文禪師。悟入法華三昧及旋陀羅尼門。後居南嶽勝境。）**止觀法萬世師**（所著大乘止觀中土失傳。宋時由海東傳來後人奉為圭臬。）**第三世有智者**（名智顗。隋帝稱為智者大師。生荊州華容陳氏。十八出家。師事慧思禪師。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即悟法華三昧。獲一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後住天台山。）**演教觀判高下**（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分晰半滿權實。最為精當。）**藏與通**（一小乘三藏教專接小機。二通教通前藏教通後別圓。）**別與圓**（三別教獨菩薩法別前二教別後圓教四圓教圓伏圓信圓斷圓行圓位圓自在莊嚴圓建立眾生。）**此四教至今傳**（此名化法四教另有化儀四教頓漸祕密不定是也。）

又藏通別圓一一教中分爲六卽所謂理卽名字卽觀行卽相似卽分證卽究竟卽**談性具善惡兼**台教主張性具法門謂自性本具善惡等法方能造十界因果若非性具則不能造他宗專主性善台宗兼性惡而言以性惡通於十界是與他宗迥別處。**百界如有三千**一心具十法界。一一界中各具十界是謂百界百界之中各有十如是謂千如五陰一千衆生一千國土一千具成三千世間以此爲能觀以此爲所觀則成三千妙境十界者四聖六凡也十如者出法華經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此一派號天台**因智者大師住天台山得名**宗法華佛慧開**以法華經爲宗開示悟人佛之知見有法華玄義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世人稱爲台宗三大部。

○賢首宗一名華嚴宗一名法界宗。**華嚴經最尊勝**華嚴爲諸經之王。無盡教海皆從此經流出。**初傳來在東晉**梵僧佛陀跋陀羅在廬山承遠公之意往天竺求經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返晉譯於揚州謝司空寺凡六十卷。**杜順師是文殊**師姓杜名法順號帝心。雍州萬年縣人也。生時有乳母來求哺養滿三月騰空而去。年十五代兄統兵。中途竭新水。師以桶水東薪供給十萬軍用之不盡。十八出家。地神捧盤承髮。神異衆多。不勝枚舉。年八十四入宮辭太宗昇太階殿化於御座。先時有門人辭往五臺禮文殊及至山麓遇老人告曰大士已往長安教化衆生去

山問爲誰。曰杜順和尚是。遂兼程而返。至則前一日化去矣。**開華嚴盤走珠**自華嚴譯出二百餘年通其義者代不乏人。未若大士之圓轉自如也。嘗作法界觀。以二千餘言總括華嚴奧旨。投巨火中。一字無損。遂感華嚴海會菩薩現身讚歎。**第一傳得智儼**別號雲華和尚。任終南至相寺。故稱至相尊者。依杜順和尚學華嚴經盡得蘊奧。年二十七遇異僧教尋華嚴十地中六相義豁爾貫通。**作搜玄記十卷**作華嚴略疏五卷。每卷分本末爲十卷。題名於大方廣佛華嚴經中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後人稱爲搜玄記。並作十玄門五十要問答孔目章以申其義。**第二傳是賢首**名法藏。康居國人。別號國一法師。從儼公研究華嚴。武后建太原寺。命京城大德爲師薙染授滿分戒。勅住太原寺講華嚴經。**探玄記世希有**承搜玄之後發揮盡致。爲時所宗尚。傳至高麗元曉法師命弟子分講。盛宏此宗。其餘章疏多種。闡揚一乘妙義。華嚴法門由此大行。**清涼疏釋新經**清涼國師名澄觀字大休越州會稽人也。武后時實叉難陀重譯華嚴經四萬五千偈成八十卷。世人稱爲新經。賢首既作探玄記釋晉譯。竟復疏新經。僅及數品而逝。後二十七年清涼乃生。及其作疏全依賢首模範。得非賢首國師乘願再來乎。**幷作鈔博而精**大疏二十卷。隨疏演義鈔四十卷。今以疏鈔合於經文作二百二十卷。精深淵博。爲世所珍。又有隨文手鏡一百卷。久已失傳。疏貞元新譯華嚴經四十卷之全文。隱而不見者六百餘年。今復出現於世。**小與始**

初小教。佛為小機不堪聽受大法。故說四諦十二因緣。以引導之。令其證得阿羅漢辟支佛果。二大乘始教。分為二門。一空宗。明一切皆空。以破法執。二相宗。明萬法唯識。以融心境。**終與頓**三終教。亦名實教。明如來藏心。二乘闡提。悉當成佛。四頓教。別為一類離念機。故說一念不生即名為佛。**至於圓**五圓教。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依普賢法界。性相圓融。主伴無盡。身剎塵毛。交徧互入。故名圓教。**五教振**賢首立此五教。以頓教攝禪宗。以圓教該前四。較他宗立教更為完備。故當時從之者眾也。**四法界**一者事法界。謂諸眾生色心等法。一一差別。各有分齊。故。二者理法界。謂諸眾生色心等法。雖有差別。而同一體性。故。三者理事無礙法界。謂理由事顯。事攬理成。理事互融。故。四者事事無礙法界。謂一切分齊事法。稱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故。**十玄門**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如海之一滴。具百川味。二者廣狹自在無礙門。如一尺之鏡。見千里影。三者一多相容不同門。如一室千燈。光光涉入。四者諸法相即自在門。如金與金色。不相捨離。五者祕密隱顯俱成門。如秋空片月。晦明相並。六者微細相容安立門。如瑠璃之瓶盛多芥子。七者因陀羅網境界門。如兩鏡互照傳曜相寫。八者托事顯法生解門。如擧拳豎臂觸目皆道。九者十世隔法異成門。如一夕之夢翱翔百年。十者主伴圓明具德門。如北辰所居。眾星皆拱。**豎六相**一者總相。二者別相。三者同相。四者異相。五者成相。六者壞相。一即具多為總。多即非一為別。互不相違為同。彼此不濫為異。一多緣起和合為成。諸法

各住本位為壞。**義最純**杜順雲華二祖。總括華嚴奧義。演出種種法門。精妙絕倫。**因該果果徹因**因該果海。果徹因源。**攝萬法歸一真**統攝萬法。歸一真性。**圭峯密**名宗密。住圭峯草堂寺。故稱圭峯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契荷澤之道。後得清涼所撰華嚴疏鈔。慶快平生。遂承清涼法脈。後人稱為華嚴第五祖。**疏圓覺**為沙彌時。授經得圓覺。讀之。心地開通。義天朗耀。後作疏釋經。成一家獨步。**大鈔詳小鈔略**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兩卷。小鈔六卷。後人以萬言為一卷。則卷數眾多矣。**此一派賢首宗**開宗判教。至賢首而大備。故以賢首名宗。**亦行布亦圓融**說行布法。圓融即在行布之內。說圓融法。行布即在圓融之中。非但不相礙。亦不相形。智眼觀之。行布圓融。皆假名耳。

（二）慈恩宗。一名法相宗。一名唯識宗。**唐玄奘遊西域**師表請往西域求經。帝不許。遂私遁出關。備歷艱苦。始抵印度。**學瑜伽祖彌勒**瑜伽師地論。彌勒菩薩造。無著菩薩昇兜率天。請彌勒菩薩降世傳授。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流傳西竺。未達東土。奘公特往求之。**依戒賢大論師**西竺稱為正法藏。居那蘭陀寺。座下萬眾。奘公往依之。居上首十人之列。**親傳授歷年時**依戒賢學瑜伽。歷五年之久。**歸長安**往返之間。已十七年矣。**傳窺基**尉遲敬德之猶子也。從奘公出家。英敏絕倫。深得奘公之道。**通因明善三支**奘公譯瑜

（伽論未畢有僧盜聽歸而宣講門人以告奘曰彼盜能講未通因明不足取也乃以因明傳於窺基基師善用三支比量之法能立能破盜聽者無如之何矣三支者宗因喻也廣如因明論說）成唯識作述記（成唯識論西竺作者有十家基師乃啟奘公欲擷十家之精華糅成一部奘公許之基師自任纂輯之事而成此書故梵筴中無此本也又以平時所聞於師者多西竺口授之義作為述記以釋論文）破邪宗伸正義（此書一出邪宗盡破正義全伸釋門之偉烈也）有現量（無分別智了法自相名真現量有分別智於義異轉名似現量）有比量（藉相觀義有正智生名真比量虛妄分別不能正解名似比量）究竟依聖教量（聖教所說現量比量印證無違方可自信）徧計執（徧染淨法上執我執法故名徧計所執性屬非量）依他性（依他眾緣而起故名依他起性屬比量）二者離圓成證（遠離依他及徧計執識心圓明入圓成實性屬現量即是真如自性也）此一宗號慈恩（因玄奘法師住慈恩寺得名）先談相後顯真（相不自相全從識變識不自識全依性起相識俱空不真何待）

○（三論宗一名性宗一名空宗一名破相宗）三論宗傳最古秦羅什來茲土（鳩摩羅什龜茲國人東晉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迎師至姚興時始抵秦為譯經師宏三論宗）真空義為第一（般若為諸佛母顯第一義空一切賢聖莫不由此門而得解脫也）學

弟子競傳習（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曇影惠觀道恆曇濟皆羅什門下高弟並習此宗生公所著論議與禪宗相同惜已亡失肇公諸論至今傳誦人謂達摩未來以前通達性宗者實出羅什之門也）曰中論（有五百偈龍樹菩薩造青目菩薩釋破二邊之見顯小道之理）曰百論（有百偈提婆菩薩造正破外道傍破自餘）十二門（此論有十二觀門龍樹菩薩作偈自釋並破小乘外道正顯大乘深義）為三論（三部均是宗經論若加大智度論即為四論智論是釋經論釋大品般若經故）唐吉藏（姓安先世安息人後遷金陵而藏生焉為道生法師五傳弟子講三論一百餘徧法華大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徧曾住會稽嘉祥寺人稱嘉祥大師）施大功三論疏傳海東（嘉祥作三論疏四十萬言傳於海東今已取來惟十二門論缺前之二門聞海東刊板時已無本矣）全法藏釋十二門宗致記至今存（唐法藏即賢首國師作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帙完全可補嘉祥之缺今已刻板流行矣）

○（密宗一名真言宗天竺屬灌頂部）善無畏（中印度人事達摩掬多為師通達密教受灌頂法）至長安（遵掬多之命入唐行道於開元四年齎梵筴始屆長安適符玄宗之夢）唐一行受真傳（一行禪師姓張鉅鹿人久依善無畏三藏盡得其傳神異顯著）作疏釋大日經（毗盧遮那佛密宗稱為大日如來善無畏三藏譯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一行筆）

受密宗稱爲大日經。一行作疏二十卷。又作釋十四卷。共六十萬言。皆從三藏口授之義而纂集成文者也。**眞言教始得明。**後之學密教者。皆以大日經疏釋爲宗。凡稱神變疏鈔者。即此本也。**金剛智**南印度人。開元七年泛海達廣州。行道作法。皆著奇驗。翻譯祕密經典多部。**及不空**北印度人。依金剛智爲師。盡傳其道。**接踵來。廣流通。**以上四尊者。皆宏密教。神異超羣。當時君臣士庶奉之若佛。**灌頂法。不輕授。非法器。轉獲咎。**受灌頂法者。毗盧遮那五智灌頂。頓入佛乘。非具金剛種性。不能傳受。**立禁令。自明始。祕密宗。勅停止。**去聖遙遠。人情澆漓。能受此法者甚爲難得。明時特申禁令。不准傳授密教。恐非其人。反有害於法門也。佛制建壇行道。若非金剛阿闍黎傳授。即名盜法。

○淨土宗。一名蓮宗。**晉慧遠**姓賈氏。雁門樓煩人。博極羣書。尤善老莊。爲道安法師之高弟。**住匡廬。**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欲立精舍。感山神闢地輸材。因名其殿曰神運。即東林寺也。結**蓮社。德不孤。**師專倡淨土法門。道俗皈依者日衆。其結蓮社。得一百二十三人。同願往生極樂國土。**魏曇鸞**雁門人。家近五臺。歷覩聖迹。發心出家。念世壽短促。欲求仙術以永其年。渡江而南。訪陶隱居。盡得其傳。**修妙觀**還至洛中。逢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問以長生之道。留支曰。此方何有不死之法。縱得成仙。終受輪轉。乃以觀經授之。曰。此眞不死法也。鸞遂焚仙方而修妙觀。作往生論

註二卷。支那蓮宗著述。推爲巨擘。**生品高。瑞相現。**臨終之日。華蓋幢旛。高映庭宇。異香芬郁。天樂盈空。人皆見之。知其生品最高也。**唐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十四歲出家。講大涅槃經二十四徧。景慕曇鸞淨土之業。繼其後塵。住玄中寺。道俗赴者彌衆。講觀無量壽佛經將二百徧。瑞應甚多。不可具述。著有安樂集二卷。現行於世。**暨善導**不知何處人。見西河綽禪師九品道場講誦觀經。大喜曰。此眞入佛之津要也。長安道俗受化往生者不可勝數。人見其念佛一聲。有一光明從口中出。百聲千聲。亦復如是。著有觀經疏及各種淨土典籍傳世。**唱專修。爲妙道。**綽善二公提唱專修。其言曰。修餘行業。多劫方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誠爲蓮宗要訣也。**此法門。三經說。**大藏之中。專說彌陀淨土者。有三部經。**大經該**無量壽經二卷。人稱爲大本。說彌陀因地修行。果滿成佛。國土莊嚴。攝受十方念佛衆生往生彼國等事。該括無遺。所攝之機。通於聖凡。凡位具攝三輩。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其餘均爲所攝。可謂廣矣。**小經切**阿彌陀經。一千八百餘言。人稱爲小本。略說西方淨土依正莊嚴等事。令人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即得往生。最爲切要。此經所攝。揀除小善根福德因緣。唯攝一類純篤之機。**觀經語。最驚人。許五逆。得往生。**觀無量壽佛經攝機最廣。十惡五逆。臨終苦逼。十聲稱名。即得往生。或疑十惡五逆之人。善根全無。佛云何接。答曰。即五逆中已可見夙世善根矣。若不見佛。不能出佛身血。若不與羅漢相遇。不能殺阿羅漢。若非自身出

家不能破和合僧既能出家見佛見阿羅漢然後五逆方能具造其夙世善根正非淺尠所以聞教回心其力甚大也唯誹謗正法者自生極重障礙雖聞善知識教亦不信從倘能聞即信服痛自懺悔亦得往生但謗法而能改悔者實難中之難是故經文略而不說○一切衆生本源性地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雖造極重惡業受無量苦報而本性未嘗染也一念回光如來悉知悉見以同體大悲攝歸淨域此非業力所能牽纏世人云帶業往生者隨情之言耳實則善惡因果皆如空花空本無花捏目所成豈有業之體相爲亡人所帶而往生淨土者哉

三藏教所不攝偏尋教典唯華嚴經隨好光明功德品阿鼻獄中夙根成熟蒙光頓超觀經下品下生罪大惡極能於急迫之際脫離極苦往生極樂一切教典所未曾說也

佛願力誠難測彌陀願力非但凡小不能測度即多劫修菩薩道者亦不能知

一稱名衆罪滅至心稱彌陀名號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況淨念相繼長時無間也

臨終時佛來接彌陀光明徧照十方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衆生淨眼未開不能知見至臨終時意根命根齊斷後念未起剎那之間佛現在前即脫三界火宅矣

下中上根不齊衆生品類萬別千差彌陀願力平等無二

一句佛同生西千句萬句即是一句前句已滅後句未生當念一句一剎那不住念佛之心不緣過去不緣未來但緣現前一句以爲往生正因此是萬修萬人去之法也久久純熟能緣之心忽然脫落無念而念念即無念念即名理一心生品更高

既生西皆不退此土修行難進易退隔陰之迷言之可怖修習信心必經萬劫入初住位方得不退具縛凡夫一生淨土即得不退所以超勝他宗也

親見佛得授記見佛遲速在乎此生修行之巧拙耳既得見佛聞法歡喜證無生忍即蒙佛授記得授記已回入娑婆慈悲度世圓滿種種波羅蜜門證入種種菩薩智地何有一法能出此宗之外耶

淨土宗眞簡要差別中之平等各宗一致平等中之差別各宗不同求其至簡至要者無過此宗他宗難而此宗易他宗緩而此宗速易不擇其易而速者行之而以一門攝一切法門耶

協時機法運盛衰古今易致當今之世求其協時逗機者無如此法

妙中妙佛法無一不妙而淨土法門尤衆妙中之最妙也○

問曰佛法平等君獨稱讚淨土何也答曰今時有識者莫不以學堂爲重取喻而言西方淨土是極大學堂耳彌陀接引十方衆生往彼就學供給飲食衣服不需學費不定人數不限年時其地界廓徹無邊其建立長遠無極入其校者無論何等根器至證入無生忍時爲初次畢業或在彼土進修或往他方教化均隨其願自此以後歷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賢位滿將入初地時爲第二次畢業再從初地以去至等覺後心證入妙覺果海爲第三次畢業此論次第門若論圓頓門一修一切修一證一切證圓頓次第互攝互融極而言之十方三世種種教法無一不備是故一切諸佛莫不讚歎奈何世人流浪生死之中頭出頭沒不求出離其愚爲何如耶

○（懺法）上十宗。已說完。（結上起下）懺悔法。更須探。（普賢行願品懺除業障文云。過去世中。所作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末云。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學者慎勿以此生未造惡業而不修懺悔法也。）慈悲懺。（東土懺法此為最古。後人呼為梁皇懺。）何人集。（徵問也。）誌公等。高僧十。（寶誌禪師與高僧十人共集此懺。）梁武帝。心至誠。度故妻。脫蟒形。（蕭梁武帝之原配郗夫人。嫉妒為因。死墮蟒類。現形宮中。訴之於帝。求脫苦果。帝請高僧撰集懺法。建壇行道。後見郗氏冠服來謝。云仗懺力已生天矣。）唐悟達。（名知玄。姓陳。眉州人。唐懿宗封為悟達國師。）有夙業。（師在漢時為袁盎。說景帝殺晁錯。以謝七王。晁錯死後。世世欲報此讎。以盎十世為高僧。不得其便。）人面瘡。生於膝。（至唐時。師膺帝王寵遇。榮幸念起。怨家得便。遂附其膝而為人面瘡。痛不可忍。）遇神僧。為洗冤。（師憶昔時調護癩僧。供給備至。僧臨別囑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茶籠山相尋。至是往訪之。僧出而相迎。告以所苦。僧曰。巖下有泉。明旦濯之即愈。）三昧水。澆即瘥。（黎明引至泉所。瘡作人言。具述夙因。且曰。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之水。從此不與汝為冤矣。掬水一澆。其瘡即愈。回顧僧寺已失所在。）作水懺。後世傳。（因作慈悲三昧水懺法三卷。傳之後世。）如法行。利無邊。（世人但能至誠懺悔。解冤釋結。捷如影響。此懺及前文所述梁皇懺。并依佛經所集各種懺法。

皆是利生之寶筏也。）○（諸法）為學者。須知法。（世間法。出世間法。略說萬法。廣說無量。）染與淨。（隨生死流。名染法。六凡法也。逆生死流。名淨法。四聖法也。）善分別。（智慧觀察。捨染還淨。方是修行之正軌也。）○（五蘊）色受想。并行識。（色即質礙。受即領納。想即思想。行即遷流。識即了別。初一是色。後四是心。）此五蘊。（蘊者積聚義。亦名五陰。陰即蓋覆義。總名積集有為。蓋覆真性也。）本空寂。（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先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四句顯色蘊空。次云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二句例四蘊空。既五蘊皆空。則當處寂滅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眼能見。耳能聞。鼻能齅。舌能嘗。身能覺。意能知。）此六根。（根即能生之義。以能生六識故。有浮塵根勝義根之別。浮塵根者。眼如蒲萄朵。耳如新卷葉。鼻如雙垂爪。舌如初偃月。身如腰鼓顙。意如幽室見。勝義根者。即如來藏性。顯發妙用。寄於六根而能見聞齅嘗覺知也。）應須記。（當知浮塵根因四大假合而成。若非勝義根。即同死人。）○（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色謂明暗質礙等。聲謂動靜美惡等。香謂通塞香臭等。味謂鹹淡甘辛等。觸謂離合冷暖等。法謂生滅善惡等。）此六塵。（塵即染汙之義。以能染汙情識。而使真性不能顯發。故又名六賊。以能劫奪一切善法故。）亦須識。（識得塵即是賊。不被他染汙劫奪。則賊為我用。能以六塵而作佛事矣。）○（十二處）前

六根與六塵十二處常相親（處者方所也言根在內塵在外眼唯對色耳唯對聲等各有一定方所若融歸眞性則無方所可得矣亦名十二入以內六根外六塵互相涉入故也）○（十八界）根塵接有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十八界從此立（界者各成界限也六根爲內界六塵爲外界六識爲中界眼根色塵內外相對於其中間生於眼識則成三界六根六塵相對而生六識則成十八界若融歸眞性則無界限可得矣）○（轉八識成四智）末那識爲第七阿賴耶第八識八種識爲心王（上文六識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意爲第六識末那爲第七識即染汙意也阿賴耶爲第八識即含藏識去後來先作主公者也此八種識名爲心王以染淨諸法由此而生故上明八識下明四智）轉成智性發光（如來藏性爲識所障其光不顯若轉成四智則性地發光矣下列四智名）大圓鏡（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平等性（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妙觀察（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成所作（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此四智一心圓（四智皆從一心圓現）八識轉體用全（八識未轉體用狹劣八識既轉體用全彰大圓鏡智體也餘三智用也○問楞嚴經中說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之後即說七大此中何以不說答曰雖不列七大名而七大已具足矣下文世界相中地水火風空即是五大上文之六根即是根大八種識即是識大若可標出便成贅語）○

（三身）曰法身（梵語毗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法身佛也）曰報身（梵語盧舍那此云淨滿報身佛也）曰應身（一曰化身梵語釋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應身佛也）是三身（世人但知應身不知法報二身故見解狹劣不能領會全體大用必須透徹三身之義方可與談此道也）自受用（謂諸如來內智湛然照眞法界盡未來際常自受用廣大法樂）他受用（爲他機所感而現此身謂諸如來由平等智爲十地菩薩現大神通轉正法輪令他受用大乘法樂）一報身說二用（因自他受用說爲自報身他報身）胎生身（即八相成道之身八相者從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於涅槃）變化身（無而忽有種種異相）此二種皆應身（應衆生根隨緣示現）約爲三（法身報身應身）開爲五（法身自報身他報身胎生身變化身）相無定隨機覩（法身無相可見菩薩見報身隨位增進相好轉勝二乘凡夫見應身隨於六道各見不同）○（五眼）有肉眼（假父母氣血所成即人中能見之眼見近不見遠見前不見後見內不見外見晝不見夜見上不見下因有色質障礙故也）有天眼（諸天因修禪定而得此眼遠近前後內外晝夜上下皆悉能見以無色質障礙故也）有慧眼（二乘之人以所得慧眼觀一切法皆空不見有衆生相及滅一切異相捨離諸著不受一切法也）有法眼（菩薩爲度衆生以淸淨法眼徧觀一切諸法能知能行亦知一切衆生種種方便門令修令證也）有佛眼（佛具前四

眼之用無不見知如人見極遠處佛見則爲至近人見幽暗處佛見則爲顯明乃至無事不見無事不知無事不聞聞見互用無所思惟一切皆見也）名五眼（人只一種天具二種二乘具三種菩薩具四種佛具五種）見所見皆無限（別而言之肉眼見現前色天眼見障外色慧眼見眞空法眼見俗諦佛眼見第一義諦例有分限通而言之皆無分限何則五眼皆是如來藏中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徧法界所以十信位中父母所生肉眼徹見大千世界能見所見皆無限量矣）○六通天眼通（能見六道眾生死此生彼苦樂之相及見一切世間種種形色無有障礙）天耳通（能聞六道眾生苦樂憂喜語言及世間種種音聲）他心通（能知六道眾生心中所念之事）宿命通（能知自身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萬世宿命及所作之事亦知六道眾生各各宿命及所作之事）神境通（身能飛行山海無礙於此界沒從彼界出於彼界沒從此界出大能作小小能作大隨意變現神通自在）漏盡通（漏即三界見思惑也阿羅漢斷見思惑盡不受三界生死是名漏盡）聖與凡各不同（外道鬼神天仙凡通也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聖通也凡位除漏盡只有五通各各大小不同聖位具六通唯菩薩不證漏盡隨位淺深神通各別）○四諦曰苦集（苦即生死苦果集即惑業苦因此二者世間法也）曰滅道（滅即涅槃樂果道即道品樂因此二者出世間法也）四諦法（四法通名諦者審實不虛聲聞法也須尋討誡令眾生厭苦斷集慕滅

修道離苦得樂也）○十二因緣自無明至老死（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此十二因緣亦名十二有支緣覺法也舉初後以該中間耳）十二因爲緣起（一曰無明亦名煩惱二曰行謂造作諸業此二支乃過去所作之因也三曰識謂起妄念初託母胎也四曰名色從託胎後生諸根形也五曰六入於胎中而成六根也六曰觸出胎後六根對六塵也七曰受謂領納世間好惡等事此五支乃現在所受之果也八曰愛謂貪染五欲等事也九曰取謂於諸境生取著心也十曰有謂作有漏之因能招未來之果此三支乃現在所作之因也十一曰生謂受未來五蘊之身也十二曰老死謂未來之身既老而死此二支乃來世當受之果也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展轉因依互爲緣起無有休息）順流轉（眾生順之爲流轉門）逆還滅（緣覺逆之爲還滅門）當處空無分別（菩薩見其本性空寂無流轉還滅之可得故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六度布施度（梵語檀那波羅密此云布施到彼岸言布施度者省文也有三種施一財施二無畏施三法施行施者治慳貪也）持戒度（梵語尸羅波羅密此云持戒到彼岸戒有三聚一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眾生戒持戒者治雜染也）忍辱度（梵語羼提波羅密此云忍辱到彼岸忍有三種一耐他怨害忍二安受眾苦忍三法思勝解忍行忍辱者治嗔恚也）精進度（梵語毗梨耶波羅密此云精進到彼岸精

（進有三種一擐甲精進二攝善法精進三饒益有情精進行精進者治懈怠也）禪定度（梵語禪那波羅密此云靜慮到彼岸禪有三種一世間禪二出世間禪三出世間上上禪修禪定者治散亂也）智慧度（梵語般若波羅密此云智慧到彼岸般若有三種一文字般若二觀照般若三實相般若修般若者治愚癡也）自他苦從此度（既能自度又能度他離苦得樂莫不由此道也又有說十度者從第六度開出四度七曰方便度八曰願度九曰力度十曰智度或疑智度與般若度有何分別答曰第六根本智第十差別智開之則爲十約之仍爲六要以第六爲宗本法也○四無量心）慈與悲（慈名愛念即與樂之心悲名愍傷即拔苦之心）喜與捨（見人離苦得樂其心悅豫名之爲喜於所緣眾生無憎愛心名之爲捨）四無量（所緣眾生既無量能緣之心亦無量）稱聖者（此即菩薩利益眾生之廣大心也○涅槃四德）曰常樂（窮三際而無改曰常在眾苦而不干曰樂）曰我淨（處聖凡而莫拘曰我歷九相而非染曰淨）此四德涅槃證（如來所證故名涅槃四德○十界）有情界說六凡（三惡道三善道輪迴不息說名有情世間）三途苦須先論（論平聲三途即三惡道先論者令人聞而生畏速求出離也）曰地獄（八大地獄皆受火燒亦名八熱次則八寒地獄又有小地獄其數眾多皆是五逆十惡謗法眾生所生○問曰今時既以

大地爲圓球此等地獄當在何處答曰八寒地獄應在兩極彼處半年爲晝半年爲夜堅冰成山高崖深谷人不能至地獄眾生在彼受苦至日出時橫繞地平而轉漸轉漸高至二十餘度冰山因融化而移動有時相觸則成合山地獄至於八熱及無間等獄應在地球之內蓋地球裏面有堅固石殼殼內大火充滿火中有流質如烊銅如沸鐵即是受苦眾生灌口炙身之物也此汁隨火山溢出變而爲鐵石黑色光亮統地球而論火山不下數百處歷歷可驗也）曰餓鬼（種類甚多略說有三十六廣說無量皆是慳貪眾生所生）曰畜生（此道種類極多經中說有三十四億差別約而言之不出飛禽走獸鱗介昆蟲等類以眾生業感果而生其中）雜苦無比（地獄極苦餓鬼次之畜生又次之皆非言語所能形容也）曰天道（欲界六天自下向上說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天色界四禪初禪三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二禪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三禪三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四禪九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色界四天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非想處三界共二十八天欲界諸天放逸過度天王示以未來世苦聞者竦然色界依禪定住報盡亦受輪轉無想是外道天力盡決定墮落唯無煩以上名五不還天修聖道者之所寄托至於無色四天或成鈍阿羅漢或窮空不歸迷漏無間轉入輪迴而不自覺）曰人道（人有八苦生時苦老時苦病時苦死時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若能知此八苦早

（求出離則念佛往生之心萬牛莫挽矣）曰脩羅（梵語阿脩羅此云非天福力等天而無天德爲多瞋慢故又有稱五道而不列脩羅者以脩羅攝於四趣也楞嚴經云從卵而生鬼趣所攝從胎而出人趣所攝因變化有天趣所攝因溼氣有畜生趣攝）樂事少（諸天防退人多憂惱脩羅多瞋道眼觀之何者而可樂耶）曰聲聞（入道次第從五停心四念處以至四加行而證四果初果須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羅漢名無學位聲聞之極果也）曰緣覺（亦名辟支佛觀十二因緣而證道果居聲聞之上出有佛世名爲緣覺出無佛世名爲獨覺）取滅度爲獨樂（斷見思惑盡證有餘無餘涅槃出三界分段生死居方便有餘土）曰菩薩（凡夫發四宏願精勤向道直至十信位名凡夫菩薩漸教行人從十住以去直至等覺位名菩薩菩薩圓頓行人從十住初心便成正覺自此以去位位圓修三十二應隨機示現名佛菩薩）曰如來（亦名婆伽梵極果之稱其有十號如來應供正偏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撫眾生如嬰孩（諸佛菩薩等觀眾生猶如一子常以大悲水饒益眾生願一切眾生同成正覺）此四聖（聲聞緣覺菩薩如來）幷六凡（天人阿脩羅地獄鬼畜生）爲十界一性含（十種法界不出眞如自性）

○器世間

既論身（上文說十界正報）須論土（下文說依報經中言土者即所生之

世界也）土爲依（土爲所依）身爲主（身爲能依）四大洲（東弗于逮此云勝身南閻浮提此云勝金亦名南贍部洲西瞿耶尼此云牛貨北鬱單越此云勝處亦名北俱盧洲）共鐵圍（四大部洲在須彌山四面大鹹水海中外有鐵圍山圍之）七金山（一雙持山二持軸山三擔木山四善見山五馬耳山六象鼻山七持地山）繞須彌（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圍繞須彌山須彌山高八萬四千由旬四王天居山腰忉利天居山頂）爲大地（一須彌山四大部洲大海鐵圍共成大地）風力持（大地之外皆是虛空無所依傍爲風力所持而得安住）水火金不相離（水輪火輪金輪互相依持成此地輪）水輪含十方界（楞嚴經云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性流動如何載（既云含十方界則八方上下無不徧矣水是流質豈不散入空中何能常附於地）業力持得自在（乃眾生業力所持水能含裹十方不至散漫無歸也）風金摩火現彩（經云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此相摩而生之電氣偏於寰宇激則現出火光近北極處有時見半圓光彩照耀空中名北方曉最爲奇觀變化性者以電氣最能變化物質故也此非上蒸之火蓋上蒸之火在地內有時地裂而出則爲火山聲震天地爐灰漫空而下熱汁奮迅而流埋沒城市殺人無算古時發現者火燄至今不息近時又有幾處發現矣）菴摩果比閻浮（經云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果體圓圓如毬彼上下

與四週。人與物如何留（地圓如毬。則上下四週人物如何安住。今時環遊地球之人向東而去。則從西歸。向西而去。則從東歸。是地形果爲圓球矣。始知羅漢天眼早已見之。佛偶然一說。令後人知種種形狀。皆隨衆生意樂所聞。如來未嘗指爲定相也。）楞嚴經祕密說。善會通不可執（楞嚴經文隱含地球之意。當知佛語皆是活句。若執此非彼。則自生窒礙矣○或問今時地球之說與釋典迥異何也。答曰。世界形狀皆是衆生同業妄見。猶如幻化。無有定實。佛出世時。隨衆生機感而爲說法。印度婆羅門教先行於世。所說地形是日月繞須彌山環照四大部洲之境界。佛若改變其說。則是以世界爲實有矣。世界如果實有。當現華藏時。此濁惡世界置於何所。若同處則相礙。若異處則相形。蓋華藏現時。娑婆即隱。業道衆生仍見娑婆而不見華藏。法身大士普見華藏而復見娑婆。互相涉入。無雜無障。可知依正二報如幻如化。了無質礙也。邇來地球之說。世人信以爲實。遂疑佛經所說爲非。而不知楞嚴經中早已隱而言之。經文深密善巧。後人若會其意。自能行住坐臥如處虛空。不作質礙想。并不作虛空想矣○問須彌納芥子之會。答曰。君不聞芥子納須彌。須彌納芥子之言乎。須彌既能納於芥子之內。須彌不小。芥子不大。而法身菩薩親見須彌入芥子中。會得此意。則須彌山王顯於大海。正是妙明心中所現影像。忉利四王諸天何一而非性色眞空。性空眞色之所發現。執爲實有者墮凡夫見。執爲實無者墮外道見。離此二見。心境脫然。）日與月繞虛空（肇論云。日月麗天而不周。雖運行不息而未嘗動也。）不墮落誰之功（楚辭天問之意也。）有過去（過去如夢。了無朕迹。）有現在（現在如電。刹那不停。）有未來（未來如雲。欻爾而起。）三世改（妄念遷流。故有去來之相。眞心絕待。本無今古之殊。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會此意者。方不被三世轉而能轉三世矣。又華嚴經中說十世。賢首十世章中廣明。）南與北西與東（四正）幷四維（東南西南東北西北謂之四隅）上下通（四正四隅爲八方。加上下通爲十方。見）觀十方人在中（中無定所。即以自所立處爲中。皆觀十方不出一心所攝。可謂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矣。）人居地（據近時所測。地爲圓球。人居地面。足對地心。頭皆向外。故經中有仰世界覆世界側世界之說。又測得地球每日自轉一周。每年繞日行一大周而成四季之寒暑也。經云。佛坐道場。地神作證言。我此地是金剛磨。餘方悉轉。此地不動云云。可爲地球轉動之證。）地居空（地乃空中一彈丸耳。人在其上。眇乎小哉。）數此地至大千（世人所居之地爲一世界。數此大地至一千。名爲小千世界。又數小千至一千。名爲中千世界。又數中千至一千。名爲大千世界。其有十萬萬大地。通爲一佛刹。皆是釋迦佛攝化之境也。）凡聖居各有緣（六凡以罪福因緣而居此土。四聖以慈悲因緣而居此土○或問經中所說他方世界無量無數。凡夫未得天眼。亦能略窺影像乎。）

晉曰近時天文家所測者可以比量而知其說以日爲宗有多數行星繞日而轉地球其一也自體無光仗日光以爲明照即以此繞日之多數地球作爲一小千世界空中之恆星與日相同每一恆星有多數地球繞之即是中千世界推而至於大千世界莫不皆然凡地上之人目所能見者通爲娑婆大千世界西人謂之一星林用最大天文鏡窺之空中有無數星林即是無數大千世界又有鏡中但見白迹不能察知星點者西人謂之星氣更有極大天文鏡所不能見者尤不可思議經中所謂十方微塵數大千世界可於凡夫眼中略見端倪矣**同居土**具云凡聖同居土即上文所說娑婆世界是也**方便土**具云方便有餘土佛力所現爲二乘休息之處亦名化城**實報土**具云實報莊嚴土報身佛所居三賢十聖菩薩方能見之**寂光土**具云常寂光土法身佛所居菩薩隨分見於法身漸次證入**分四土自台教**各宗判教不同分土亦異此四土天台教所說也**前二麤**同居土方便土**後二妙**實報土寂光土**法性土**即理土也爲法身所依謂此身土體無差別俱非色相所攝**淨化土**攝受一類清淨眾生**染化土**攝受一類雜染眾生**分三土賢首教如是說從本源**法性土也**生枝節**淨化染化二土也**娑婆界**染化土**極樂界**淨化土**華藏界**華藏莊嚴世界海乃毗盧遮那佛所攝實報無障礙土也華藏界內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一一海中有一世界種一一世界種中有二十重世界一一重中有無量世界於中安住中央世界種第十三重極樂娑婆均在其內**及餘界**例十方世界海無極無盡也**界非界**依眞諦說界即非界**非界界**依俗諦說非界而界**重重涉各無礙**入不思議解脫法門則重重涉入圓融無礙皆無障礙矣

○勸學

學佛者首在信信爲道原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信而解**若非正解信則不眞**解而行**解路既通非行莫階**由解行至於證**解行雙圓可臻實證**識次第**信解行證四門次第出起信論賢首宗之釋華嚴經此古今不易之法也後人不達師心自用不求正解而起邪行強制妄念以爲眞修縱能得定轉世便失**辨邪正**非但佛法之外身入邪途即學佛者不閱經論不遇明師往往走入邪途而不自覺愼之愼之**宗說通**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名爲宗通深入教海辭辯縱橫名爲說通**理事融**凡夫執事而昧理二乘見理而忘事若知全理成事全事即理則得入於圓融法界**破我執第一功**障道之深無過我執金剛經中四相以我爲首我相若破四相全消起信論顯示正義之後即說對治邪執邪執謂何即人我執法我執也二執若除二空頓顯是爲入道之要門**四句離**凡舉一對便成四句且就有無言之若云有是增益謗若云無是損減謗若云亦有亦無是相違謗若云非有非無是戲論謗既俱有過故須遠離他如一異斷常等例此應知**百非遣**上文四句中每句演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四句便成十六句十

（六句中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共成四十八句每句分已起未起便成九十六句帶根本四句卽成百句皆無實義故云非也由破我執之功則四句百非纖毫不起矣）妄念消　眞性顯（眞性爲妄念所隱隱而不現妄念若消眞性自然顯露此爲修行之極則也○上來十六句皆就凡位解釋若通凡聖須分二門先就次第門依起信論說信卽十信位解卽十解位亦名十住位行卽十行位并十回向位證卽十地位歷位進修須經三阿僧祇劫方證佛果次就圓頓門依起信論說若離於念名爲得入古德云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經云不歷階位而自崇最名之爲道若欲知二門同異之旨須閱大宗地玄文本論）

○（敘述古德）古之人　行履篤（處世純厚）言不誑（出言誠實）心不曲（居心正直）守清素　如慧開（梁時吳郡人以講經名世任揚都彭城寺）竭盡施　不積財（豫章太守謝懇請師講經厚加嚫遺晉安太守劉業知師屢空施錢一萬師散給貧窮頃刻都盡）自潔者　如道林（同州人居太白山屢詔不出臨終天樂鳴空異香盈室）入深山　遠女人（師匿迹幽巖路絕攀躋終身不見女人以成其清潔之志也）尊師者　如道安　服苦役　心自甘（魏常山人十二歲出家性敏形陋師輕視之使服苦役曾無怨容讀經萬言一日而畢背誦無差後遇神僧佛圖澄深入堂奧佛法由此大行）孝親者　如道丕

爲養母　自忍飢（後周道丕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年十九長安亂作負母入華山値歲大饑丕自辟穀乞食供母）父捐軀　爲報國　丕苦求　骨躍出（其父從征歿於戰地遵母命往收遺骸至則白骨偏野無從辨識丕竭誠祝之注想不移有髑髏從骨聚中躍出奉之歸葬其精誠所感如此）高尙者　如道恆　避榮命　入山深（道恆藍田人年二十出家秦主姚興欲奪其志畀之高位雖令羅什道碧二大德勸諭亦不肯從避入深山以終老焉）感懸者　如道生　石點頭　聽講經（姓魏鉅鹿人爲羅什門下四聖之一時涅槃經來文未全師獨唱一闡提人亦有佛性衆僧以其違經而擯之師至吳郡虎丘山聚石爲徒爲之講經至闡提有佛性處師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點頭後居廬山於講經時踞師子座而逝）求通經　如靈辨　骨肉穿　妙義顯（後魏沙門靈辨博通三藏惟於華嚴不能明徹乃入清涼山求文殊開示戴經行道肉盡骨穿忽聞空中有聲教以研究經文遂豁然大悟造論一百卷演義釋文窮微洞奧）冲舉者　尼淨檢　凌霄去　身冉冉（晉淨檢本姓仲彭城人聞法信樂先受十戒同志二十四人共立竹林寺後受具戒晉土有比丘尼自檢始檢蓄徒養衆清雅有則說法教化如風靡草至年七十忽聞殊香芬馥幷見赤氣有一女人手把五色花自空而下檢見欣然與衆訣別騰空而上所行之路有似虹蜺直屬於天）神解者　李通玄　華嚴論　千古

傳李長者通玄。唐宗室子也。學無常師。迹不可測。嘗遊五臺。逢異僧授以華嚴大旨。長者將著論釋經。遇一虎導至神福山下。就土龕居焉。長者夕吐白光。以代鐙炬。有二女子執侍供饌。著論畢。女子遂去不復見。年九十六端坐示寂。白光從頂而出。上徹於天。後人稱爲方山長者。**機捷者。靈照女。****老龐公。徒延佇。**唐靈照。襄陽人。龐蘊居士之女也。隨父母市鬻竹器以自活。其父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靈照遽報曰。日已午矣。而有蝕也。其父避席臨窗。靈照即據榻趺坐而逝。其父笑曰。吾女機捷矣。乃拾薪燔之。展期七日而化。**舉十德。**歷舉古德十人。七比丘。一比丘尼。一居士。一女人。四眾備矣。**勵初學。**以古德高風。策勵後進。**依此修。成正覺。**若能效法先德。一意勤修。雖根有利鈍。證有遲速。畢竟能成無上菩提。

餘（）頌**三字偈**釋典中偈頌有四字五字七字成句者。三字六字偈一見之。今以三字成句。四句爲偈。凡一百八十三偈。**隨分說**就初學所應知者。約略言之。**如風過。萬籟歇。**上來眾多句義。如風起時萬籟齊發。至此將完。如風過時萬籟都息。此語出莊子齊物論。**非有言**眞空觀**非無言**妙有觀**會此意。是眞詮。**全空有圓融。入中道第一義諦。

重刻此本連圈計字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個。並刻簽條共付刻資一百二十二元八角三分。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　金陵刻經處附識

十宗略說

淸石埭楊文會仁山述

長白如冠九年伯作八宗二行。自書條幅刻於武林。予欲附入禪門日誦之末而未果。頃見日本凝然上人所著八宗綱要。引證詳明。而非初學所能領會。因不揣固陋。重作十宗略說。求其簡而易曉也。以前之九宗。分攝羣機。以後之一宗。普攝羣機。閑修何法。皆作淨土資糧。則九宗入一宗。生淨土後。門門皆得圓證。則一宗入九宗。融通無礙。涉入交參。學者愼勿入主出奴。互相頡頏也。

律宗（一名南山宗　有另立頭陀行者此宗所攝）

佛住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戒有大小乘之別。大乘則宗梵網戒本等。小乘則宗十誦四分等。大則七眾同遵。小則專制出家。以出家爲住世僧伽。非嚴淨毗尼。無以起人天皈敬也。唐道宣律師盛弘此宗。著述甚富。時人稱爲南山宗。近代寶華山三昧律師。專以此法軌範僧徒。師資相傳。代有聞人。夫戒定慧三學。次第相須。未有不持戒而能驟得定慧者。而學者往往置之。何也。蓋律學檢束身心。持之者違背凡情。隨順聖道。不持者違背聖道。隨順凡情。安

見其脫生死關斷輪迴路耶。楞嚴經中優波離尊者云。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爲第一。後之學者。其以是爲法焉可。

俱舍宗（一名有宗）

世親菩薩造俱舍論。在聲聞對法藏內。最爲精妙。專弘有宗。源出毗婆沙論。陳眞諦三藏譯出。併作疏釋之佚失不傳。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門人普光作記。法寶作疏。大爲闡揚。當時傳習有專門名家者。遂立爲一宗。爲後來通方大士。莫不詳覽。及至今日則無人問津矣。竊以大小二乘。不可偏廢。如此妙典。豈可終祕瑯函耶。有志之士。其亦措心焉可耳。

成實宗

成實論譯於姚秦羅什三藏。其中具明二空。立二種觀。（諸空觀無我觀）有二十七賢聖。以攝階位。於小乘中尤爲優長。六朝名德專習者衆。別爲一宗。至唐而漸衰。後世則無聞焉。夫古人崇尚之典。必有可觀。好學英賢試取而閱之。亦知一家門徑也。

三論宗（一名性空宗）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爲三論。破外道小乘。以無所得而爲究竟。正合般若眞空之旨。故亦名爲性空宗。文殊師利實爲初祖。馬鳴龍樹清辨等菩薩繼之。鳩摩羅什至秦盛弘此道。一時學者宗之。生肇融叡並肩相承。生公門下曇濟大師輾轉傳持。以至唐之吉藏專以此宗提振學徒。三論之旨於斯爲盛。天台亦提中論。其教廣行於世。而習三論者鮮矣。吉藏有疏若干卷。今從日本傳來。或者此宗其再興乎。

天台宗（一名法華宗）

陳隋間智者大師居天台山。後人因以山名宗。稱爲山家。蓋自北齊慧文禪師悟龍樹之旨。以授南嶽慧思。思傳之智者。而其道大顯。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

一代聖教。罄無不盡。正宗法華。旁及餘經。建立三止三觀六即十乘等法。爲後學津梁。其著述有三大五小等部。輾轉演暢。不可具述。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說法之妙。從旋陀羅尼流出。無有窮盡。人問其位居何等。乃曰圓五品耳。臨捨壽時。念佛生西。可見佛果超勝。非思議所及。纔登五品。已不能測其高深。而猶以西方爲歸。世之我慢貢高。不學無術者。其亦稍知愧乎。

賢首宗（一名華嚴宗）

華嚴爲經中之王。祕於龍宮。龍樹菩薩乘神通力誦

出略本流傳人間有唐杜順和尚者文殊師利化身也依經立觀是爲初祖繼其道者雲華智儼賢首法藏以至清涼澄觀而綱目備舉於是四法界十玄門六相五教經緯於疏鈔之海而華嚴奧義如日麗中天有目共覩矣後之學者欲入此不思議法界於諸祖撰述宜盡心焉

慈恩宗（一名法相宗　奘師雖生兜率不別立宗其徒著述仍以極樂爲勝也）

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即是前之三論相宗則從楞伽深密嚴等經流出有瑜伽顯揚諸論而其文約義豐莫妙於成唯識論也以彌勒爲初祖無著天親

護法等菩薩相繼弘揚唐之玄奘至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精通其法歸國譯傳是爲慈恩宗窺基慧沼智周次第相承論疏流傳日本今始取回宋以後提倡者漸希至明季而大振著述甚富皆有可觀此宗以五位百法攝一切教門立三支比量摧邪顯正遠離依他及徧計執證入圓成實性誠末法救弊之良藥也參禪習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顢頇佛性儱侗眞如爲法門之大幸矣

禪宗（一名心宗）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歷代相傳人皆稱爲禪宗其實非五度之禪乃第六般若波羅密也觀六祖盛談般若則可見矣自釋迦如來付囑迦葉爲第一祖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摩爲東土初祖又六傳而至慧能遂符衣止不傳法周沙界之記厥後五家鼎盛各立綱宗臨濟則提三玄三要曹洞則傳五位君臣以至潙仰之九十六圓相雲門之三句法眼之六相門徑雖殊其剗絕情識徹證心源無有異也嘗考古今參學之徒開悟有難易證契有淺深其言下便徹立紹祖位者法身大士隨機應現也如臨濟遭三頓痛棒及見大愚而後悟者大心凡夫

之榜樣也自宋元至今莫不窮參力究經年累月不顧身命始得契入者根器微小故也或疑禪宗一超直入與佛祖同一鼻孔出氣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證何有淺深之別不知此宗不立階級的是頓門以夙因言之不無漸降淺深屬人非屬法也慨自江河日下後後遜於前前即有眞參實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純何況杜撰禪和於光影門頭稍得佳境即以宗師自命認賊爲子自誤誤人豈惟淺深不同亦乃眞僞雜出蓋他宗依經建立規矩準繩不容假借惟禪宗絕跡空行縱橫排蕩莫可捉摸故黠慧者竊

其言句而轉換之，濫竽者仿其規模而强效之，安得大權菩薩乘願再來，一振頹風也哉。

密宗（一名真言宗）

如來滅後七百年時，龍猛菩薩開南天竺鐵塔，遇金剛薩埵受職灌頂，祕密法門，方傳於世。金剛薩埵親承大日如來，即毗盧遮那佛也。龍猛授之龍智，唐初善無畏三藏東來，是爲此方初祖。又有金剛智、不空及一行、惠果，皆係金剛阿闍黎，大闡密教。此宗以毗盧遮那成佛經、金剛頂經等爲依，立十住心，統攝諸教，建立曼荼羅，三密相應，即凡成聖，其不思議力用，

惟佛能知，非因位所能測度。至於祈雨治病等法，其小焉者耳。然此法門非從金剛阿闍黎傳受，不得入壇行道。此方久已失傳，惠果之道行於日本，至今不絕。西藏喇嘛亦崇密乘。今時學者但持誦準提、大悲等呪，至心誠懇，亦得密益。欲知其中奧妙，須閱大日經疏釋，及顯密圓通、大藏祕要等，便悉。

淨土宗（一名蓮宗　有立般舟行者此宗所攝）

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門，爲圓頓教中之捷徑也。四生六道蒙佛接引，與上位菩薩同登不退，非佛口親宣，誰能信之。既信他力，復藉自力爲修

萬人去矣。華嚴經末，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故淨土宗應以普賢爲初祖也。厥後馬鳴大士造起信論，亦以極樂爲歸。龍樹菩薩作十住、智度等論，指歸淨土者不一而足。東土則以遠公爲初祖，其雲鸞、道綽、善導三師，次第相承。宋之永明、明之蓮池，其尤著者也。以念佛明心地，與他宗無異；以念佛生淨土，惟此宗獨別。古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者，一往之辭，奪境不奪人也。應作四句料揀。如云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生者，奪人不奪境也。去則實不去，生亦實不生者，人境俱奪也。去則決定去，生則決定生者，

人境俱不奪也。依淨土三經及天親論，應以人境俱不奪爲宗，方合往生二字之義。彼人喜提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說，擬置西方彌陀，以謂心外取法，欲玄妙而反淺陋矣。豈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應現無方，自他不二。現裟婆而顛倒輪迴，汨沒於四生六道之中；現極樂而清涼自在，解脫於三賢十聖之表。彼修唯心淨土者，直須證法性身，方能住法性土，非入正定聚登初住位不可。其或未然，仍不免隔陰之迷，隨業輪轉耳。此宗以觀想持名兼修爲上，否則專主持名，但須信願切至，亦得往生也。

出世三學以持戒爲本故首標律宗。佛轉法輪先度聲聞。故次之以小乘二宗。東土學者。羅什之徒首稱興盛。故次以三論宗。建立教觀。天台方備賢首闡華嚴。慈恩弘法相。傳習至今。稱爲教下三家。拈花一脈教外別傳灌頂一宗金剛密授。故列於三家之後。以上各宗專修一門皆能證道。但根有利鈍。學有淺深。其未出生死者。亟須念佛生西。以防退墮。卽已登不退者。正好面覲彌陀。親承法印故以淨土終焉。

一念成佛法要（原名幻人幻語）序

余棲隱嚴阿殆已忘有人世陳雪村居士未嘗與余一面不知以何因緣於民國十年間竟以書問道於余余弗辭謭陋略有所答自是郵筒往來歲必一二次其篤於行邃於悟誠有令余驚歎弗置者近著一念成佛法要文格高邁理路玄微妙悟自心冥符佛意言言見性句句歸宗深達緣起無性無性緣起之旨將非空非有卽俗卽眞之妙諦徹底圓彰了無餘蘊寥寥六萬餘言雖則融攝禪密台首各宗實可稱爲念佛三昧直指誠有功於淨業之作也居士重違師友之請將以雄文刊之梨棗宣諸佛一乘圓理作衆生無盡明燈余惟有合十隨喜願使法界有情見聞生信咸悟玄旨卽於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共報如來慈恩不虛居士法施云爾沙門智超序

一念成佛法要（原名幻人幻語）序

陳雪村居士篤修淨業日宣佛號萬數兼誦法華華嚴十餘年如一日也近以所著一念成佛法要將付流通徵序於余披閱畢不禁肅然合掌歎觀止矣猶憶民國十一年冬居士從余受菩薩戒嘗以淨土百詠見貽其中皆見諦語非念佛深有省發者不能道余與居士交十餘年知其造詣甚深然居士內秘外現世鮮有知之者居士精修淨土今其著述則出入於禪密台首各宗橫攝豎窮罄無不盡是誠能從一門而入無量門復從無量門而還歸一門者矣凡書中之所言者皆十方如來金口同宣之妙義而令一切衆生卽念成佛之秘要也然則謂是書出現同於如來出現殆無不可惟願十方淨侶決定信受反覆省覽期於菩提心相有所悟入不難卽念而成念佛三昧勿負居士將諸佛不思議圓頓妙法曲說直說普施一切之大慈悲心是余所諄諄勸進也民國二十年三月弘慈退隱現明和南序於北平廣濟古刹

一念成佛法要（原名幻人幻語）序

閩侯陳雪村居士學通三藏悟徹圓乘內握珍奇外超迹象所著幻人幻語一書亦名一念成佛法要上承靈山直指之傳橫攝天台賢首諸教乃至密宗淨土亦皆闡揚勝義可作後學津梁六萬餘言盡從無所得胸中流出恆沙妙義悉入一微塵體內融通舉卽身成佛因果交徹之玄詮全盤吐露達一念不生空有妙融之本際徹底宣揚能令六度萬行齊圓於俄頃佛心祖意頓證於剎那非有言非無言猶如風行空中一切無礙亦方便亦究竟恰似日懸天際諸闇皆明從表徹裏從裏徹空句句攝難思之教海文隨於義義隨於智語顯無盡之眞宗數百年來尠茲著述三千界內罕有流通余於披誦之餘讚歎莫已深懼法寶之沉埋將失人天之眼目固請居士發此幽光弘其法施以使此界他方含靈抱識咸得見聞獲益妙悟自心解行俱圓疾登彼岸所冀閻浮提內人人各手一編庶幾常寂光中佛佛同滿本願若夫舌粲蓮華筆生異彩深入顯出意曲詞工以龍鳳之鳴成文章之壯精微處如金針之密度超脫處似天馬之行空寶鏡明珠無其圓淨月光潭影遜其清華豈惟淨業信徒皆應常勤玄覽卽凡文壇哲士亦當快覩爭先況復篇中所釋菩提心爲因大悲爲根方便爲究竟以及自心尋求菩提阿字本不生諸義莫不弘宣四辯了徹微言補大日經疏之遺示密宗行人之則可謂括盡因門搜窮果海如開祕藏隨所取攜如涌甘泉恣人飲掬爰作小引普告十方堅固受持殷勤誦讀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勿入寶山而空回竟對玄珠而莫覩也王金章和南敬序

一念成佛法要（原名幻人幻語）自序

余爲幻客說幻語已幻客請梓而行之欲使幻網中一切幻衆同證如幻不思議解脫也余重違其請乃付剞劂並書一偈於簡端以誌緣起偈曰明明一念三千法寂寂全篇六萬言莫笑幻人成話墮聲聲色色涅槃門

民國二十年歲次辛未仲春望日菩薩戒優婆塞陳海超自序於十願室

一念成佛法要卷上（原名幻人幻語）

閩侯 陳海超 雪村

原夫覺性圓明。凡屬有知之倫。匪惟同具。抑且一切現成。空刼以前。一段靈光。本來具足。不假功成。祇因一念妄動。迷淨識而成業識。因覺明而障妙明。見分旣興。相分隨立。遂有身心世界虛空山河大地諸相。所旣妄立。復生妄能。於畢竟同中。成畢竟異。一眞界內。揑目生華。於無身中、幻受身形。於無生中、妄見生滅。由是絕對者、盡成相待。圓融者、悉爲隔礙。起惑造業。作網自投。爲惡固受沉淪。行善仍難解脫。升沉六道。如轉轆輪。人間常逢八苦之煎。天上難免五衰之現。降至羅畜鬼獄。鉅辛劇苦。更不待言。然此迷眞立妄之相。但是空華幻現。無狀而有。當體仍是清淨平等。具足無減。迷相似異。眞性皆同。是以一切衆生。起惑造業。枉受輪迴。而本來具足天眞之佛。固未曾一剎那時、一毫末處、有所損減也。釋迦佛在菩提樹下、覩明星而悟道時。不禁失聲歎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顛倒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顛倒執著。則無師智、無礙智、自然智、一切現前。猶如轉輪聖王。福德尊嚴。世間無比。卻於夢中認爲蟻身。虛受勞苦。正在夢時。而彼輪王威福。何曾有失。卽使夢覺。而彼輪王威福。亦豈新得。惟其如是。故一切衆生、自背本覺。尤爲可憫。恰如餓死於飯籮之旁。渴死在甘泉之內。自智者觀之。能勿更深歎惜。因此無爲心內。起大悲心。欲令一切衆生。同得此法。如我無異。怎奈迷

中衆生。處處取著。不肯出離。若說成佛甚易。則生輕慢之心。若說成佛甚難。又生退怯之想。況復無明習氣。未能驟除。如月光未嘗捨離濁水。而濁水自不見月。覺者處處指示。迷者處處聾盲。若一概不說。則斷佛種性。衆生更無得悟之時。於是權示劣相。如大富長者。改服麤敝之衣。以與窮子接近。衆生既於無同異中。妄立異迷。佛亦祇得隨機設敎。應病與藥。就八萬四千塵勞之相。權立八萬四千法門。以爲種種方便。何嘗實有一法與人。衆生亦何嘗實有一法可得。譬如一人。夢裏呼欲渡河。覺者隨其所欲、而應之曰。此處有船。夢者忽聞而醒。正恁麼時。覺者何曾有船可與。而從夢醒者。亦豈有船可得。豈惟無船可得。又豈有河可渡。覺者、喻佛也。夢者、喻衆生也。船者、喻法也。河者、喻迷中一切妄境也。迷中一切境界。皆是無狀而有。故一切之對治法門。自然亦皆權巧施設而已。所以法華有三車之喻。楞嚴有頭不曾失之言也。釋迦佛以種種譬喻言辭方便。善施誘誨。並經淘汰至四十年之久。見一切法衆。根機漸熟。堪承大法。遂於法華會上。提起法王正令。斬斷一切葛藤。普告大衆曰。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這一下如獅子王吼。凡屬大根大機者。無不當下頓了自性。卽如舍利弗亦不禁瞿然忽省。自陳所悟曰。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及其纖毫疑盡。復自述云。我心大歡喜。疑悔永已盡。安住實智中。我定當作佛。釋迦佛見其信解已圓。卽爲授記。雖然、佛言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既是一、切方便。悉皆捨棄。若有說者。仍落方便。若無說

者。舍利弗何因得悟。吾人能於此處契入。便與舍利弗一同授記矣。機前無教。教後無實。大旨已具前陳。試再申言之。機前無教者。謂自性清淨圓明體。從本以來。性自滿足。雖染不垢。修治不淨。無生無滅。猶如虛空。離一切相。一切分別、一切名言、俱不可得。此不可得者。亦不可得。唯爲聖智自證之體。宗門所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也。法華會上。如來首以放光現瑞。助發實相之義。欲令在會法衆。頓了自心。同入普光明智。若在上根利智之士。便於光中。了此一事。更無餘事。咳唾掉臂。無非法華三昧。更何勞彌勒騰疑。世尊開口耶。起信論云。『心眞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眞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眞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眞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眞如。』無二眞心。（卽一眞法界）爲萬法之所因依。一切聖凡依正因果。皆依此無二眞心、而爲其體。故曰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寂滅湛然。故云不生。常住不動。故云不滅。所謂常住眞心也。既是一眞。原無諸相差別。而現見有差別者。皆是妄念橫生分別。若離妄念。則平等大慧。當下現前。湛然一心。寧有差別境界之相。故先德云、一翳在目。千華亂空。一妄在心。恆沙生滅。雖則依於

妄念而有種種差別境界。實則法法皆眞。各住本際。故云一切諸法、從本以來。卽是清淨寂滅。非言說、名字、心緣之所能到。法華經所謂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也。恰於言時。全是寂滅體現。奚待言外。別求所宣之理也。此清淨寂滅離緣離相之體。如前所云、一切聖凡依正因果之所依。徧一切有情。平等共有。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故曰畢竟平等。雜染不垢。脩治不淨。故曰無有變異。猶如虛空。無有二相。故曰不可破壞。一切萬法。但是一心。不妄不變。故曰眞如。此眞如絕待之體。離一切相。蓋言說名字。但是假設。無有眞實。心緣但屬妄念。了不可得也。然此眞如之體。非離言說名字心緣。而別有眞如之相。其體離相寂滅。不可以相取也。但欲因眞如之名。以遣名言之執。非謂眞如有相可名也。名言既遣。此眞如體。眞實無妄。則無可遣。以一切諸法。卽是一心。而心眞如。本無妄可遣。故一切法、亦卽皆眞。無可遣也。維摩經云。一切衆生。卽涅槃相。不待更滅是也。曰言說。曰名字。曰心緣。當處顯現。便卽當處虛寂。契此眞理。則無法非眞。無法非如。舉手低頭。皆成佛道。若執言說名字心緣。爲有妄法可遣。今遣此妄、以存一心之眞。仍是未契於一乘之圓旨也。問、諸妄皆遣。但立一眞。何爲不可。答、若眞外別有一法。纔言可立。如因有二數而立一名。今一切諸法。全是眞如。無二無別。絕對絕對。又何可立耶。是故以如是義。當知一切法不可以名言說。不可以心念取。故名眞如。此究竟離相之體。唯證相應。故曰機前無教也。楞嚴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古德云。若問曹溪旨。不更待揚眉。豈可執文滯句。如認指以爲月耶。又教後無實者。謂一切衆生從本以來。未嘗離念。而現差別諸相。皆由於不達一念之心。是緣起法。依他而起。情計有實。卽是偏計所執。心外取法。馳逐不已。對經卷則徒存紙墨之見。聞教理則轉增分別之思。皆墮邊邪。難成正覺。宗鏡錄云。一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今還將文字對治。示其眞實。若悟諸法本源。卽不見有文字。及絲毫發現。方知一切諸法。卽心自性。則境智圓融。色空俱泯。當此親證圓明之際。入斯一法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頓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非。則知皆是識心。橫生分別。所以佛祖善巧。密布權門。廣備教乘。方便逗會。纔得見性。當下無心。乃藥病俱消。教觀咸息。法華經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又云、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金剛經云、如來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黃葉止啼。故曰教後無實也。

問、清淨一心。本來是佛。云何而有衆生無明。答、一心不變。法爾隨緣。故云眞如淨法界。一泯未嘗有。隨於染淨緣。遂成十法界。一心通含染淨諸法。起信論依之而立眞如生滅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眞妄和合。各有力用。不思議熏。不思議變。如來藏識。若隨淨法熏則眞有力而妄無力。故染緣卽變爲淨法。通爲不思議之淨用。所謂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刹刹塵塵。無非毘盧境界。若隨無明染緣熏。則妄有力而眞無力。故淨德卽變爲染緣。通爲不思議之業用。恆沙煩惱。無

遶生死。由此而興。譬如癡人不識寶物。不得享用。反爲寶物所傷也。

永明壽大師云。衆生於眞性上、以情想自異。則有天人、脩羅、畜生、鬼、獄、六凡法界之升沈。諸聖於無爲法中、以智行爲差。則有佛陀、菩薩、緣覺、聲聞、四聖法界之高下。迹雖升降有異。縛脫似殊。然於一眞法界之中。初無移易。如彼虛空。非是暫有亦非暫無。常不動故。究竟圓滿偏十方故。

眞如爲因。無明爲緣。生起阿賴耶識。而此業相、尚未分能所。了無對待。故雖生不生。但以無明返薰賴耶。於是本有智光。變爲能見之妄見。無相眞體。變爲所見之妄境。見分相分。能所對待。故妄見有能取境。不了唯心虛妄。分別前塵逆順好醜。愛憎數數起念。相續不斷。緣念境界。住持取著。我執轉深。計於名字。發動身口。造種種業。作繭自縛。輪迴受報。不得自在。故云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爲緣長六麤也。

三細＝根本無明之相
- （一）無明業相　（業者、動作之義、最初不覺一法界之理、妄心之始動作也、起信論云、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
- （二）能見相　（既有動作、便有能見之相、）
- （三）境界相　（有能見之相、便有所見之相、）

（此三相中、業相屬體、能見所見二相屬用、體用不離、故三相一時具足、至極微細、故曰三細、）

六麤＝枝末無明之相
- （一）智相　（不知現識所現境界、即是自識所現之幻影、妄生智慧、分別諸法、是爲俱生起之法執、）
- （二）相續相　（依智相之分別、對於受境生樂、憎境生苦、種種迷妄相續而起、無有間斷、是爲分別起之法執、）
- （三）執取相　（於前之苦樂等境、不達其虛妄不實、深生取著之念、是爲俱生起之煩惱、）
- （四）計名字相　（由前之顚倒執著、而較量分別假名言說之相、出生種種煩惱、是爲分別起之煩惱、）
- （五）起業相　（妄行分別假名、由此妄惑而起善惡諸業、）
- （六）業繫苦相　（繫縛於善惡之業、而感生死苦果也、）

（言三細六麤者、明現前一念心性迷妄之生起次第也、由根本無明、生起業轉現之三細、復以現相之境界爲緣、生起六種之迷相、此六種麤相、前之四相爲惑因、第五相爲業緣、第六相則爲苦果、）

（俱生起者、與吾生俱起之義也、心之起惑有二、一曰分別起、二曰俱生起、若依邪師邪教邪思惟而起者、是爲分別起、不假是三、乃對境自然而起者、曰俱生起、分別起之惑、雖強而易斷、俱生起之惑、弱而反難斷、是以見道者往往先頓斷分別起之惑、次於修道時、漸斷其俱生之惑、唯識論云、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恆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生、又唯識論述記云、與身俱起、名曰俱生、後横計生、名分別起、）

（●圓頓教中、雖不細論諸識次第、茲爲便於初心起見、特將三細六麤、略爲說明如右、以備參閱云爾、）

然阿賴耶識。非別有自體。但是眞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者。能含染淨。目爲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名爲眞如。

佛於楞嚴會上。就如來藏性。顯示法身。特告阿難及諸大衆云。『一

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此卽言業識具妄和合而有也。永明壽大師曾釋其義。大致謂『無始生死根本者。指根本無明而言。此是妄心最初迷一法界之理。不覺忽起而有其念。而此忽起。卽是無始。如空中華。非有定生之處。但目瞪發勞。妄有華相。因此無始一念之迷。遂成微細業識。次起轉識。轉作能心。後起現識。現外境界。（按業轉現三識。卽是三細。大師於說明上似言三細次第而生。實則同時而起。但一念迷卽如是也。）一切衆生。皆以此業轉現三識。起內外攀緣爲心自性。因此從迷積迷。而爲生死相續之根本。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者。此卽眞心。亦云自性清淨心。是爲八識之精元。無起無生。本自圓明。不爲生死所染。不爲涅槃所淨。自體恆不動也。』證此清淨體。則成大圓鏡智。此但轉其名。非轉其體也。

問。本淨一心。旣有隨於染淨二緣之用。則一切衆生。因淨緣熏習。而得離染復淨。亦應一切諸佛。得因染緣熏習。復成於染。答。是義不然。一、眞心約理體。妄心據相用。法身在纏之時。雖有理體。而未證得。故可隨染緣而成業用。若妄心相滅。則證理體。法身出纏。但有淨用。不隨於染。二、衆生具性善性惡。而未斷修惡。故可迷其本淨。而爲無邊業用。佛則雖具性善性惡。而已斷修惡。故但有淨用。不復更迷。圓覺經云。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旣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

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

問。佛稱大覺。究竟清淨。云何性惡而猶不斷。請再解釋。以祛疑惑。答。旣聞圓頓法門。何猶作此斷滅之見。當知圓覺妙心。本來具足十法界。無可斷。無可壞。無可出。無可入。佛之稱爲大圓滿覺者。惟徹證其本源心地而已。非出其他之九界而入於佛界也。修惡但從染緣故云可斷。性惡乃屬性具法爾如是。云何可斷。譬如於火。但可斷其焚屋之非。不可斷其能焚之性。設性修俱斷。則是法身同於斷滅。尙何成佛之可言。佛惟圓證一心。故能九界垂形。或以六度萬行。或以十二因緣。或以苦集滅道四諦。或以十善五戒。隨緣化度。自在無礙。乃至或乘宿昔慈悲願力。以諸惡事。調伏惡道頑强衆生。行於非道。而成佛道。設性惡可斷者。則佛偏住佛界。而與九界永隔。何由現形諸道。作諸佛事耶。佛者。解心無染。於性善性惡。均已通達實際。不獨惡不能染。亦復善不能拘。譬如明鏡。本無色像。能現好醜衆像。心性本無善惡。能現善惡諸相。衆像縱有增減。鏡體無有增減。心性亦然。故衆生墮入三塗之時。而性善不減。性惡不增。亦卽成佛之時。性善不增。性惡不減。方知性體本淨。性量無邊。性具無盡。本來無欠無餘。不得動轉絲毫也。

復次。說一心有眞如生滅二門者。此但假名義以顯平等理體。未可認眞妄爲對待之實法。如起信論言。本覺義者。對始覺說。以覺性乃衆生之本有。一向在迷。稱爲不覺。今依不覺而有始覺。故對此始覺、

而說本覺。然始覺時卽是本覺。無別覺起。非屬新生。故云卽同本覺。又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可知教網名言。但是隨義用而爲施設。以覺對不覺說本覺。對始覺說。俱是相待而名。若無不覺則覺亦無自相可示。一切染淨諸法。莫不如是。皆相待有。非自體生。如離中無邊。離邊無中。南觀則北。北觀則南。若入眞如門中。則四相（生住異滅）同時寂滅平等。更無先後。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眞覺圓明。本來無迷。又何有覺。蓋眞覺之名。待於不覺。若無相待。卽無自他。待他而有。卽知自相本無。自相旣無。他相焉有。金剛經云。如來無有定法可說。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又云、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若有法如來得阿耨菩提者。燃燈佛則不與我授記。來世作佛。如來所得阿耨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也。

問、約體而言。眞尚不立。何有於妄。約相而陳。則一期之談。不無方便。究竟眞心妄心。如何不同。請再指示。以便學人知所審察。答、妄心從分別起。從能所生。唯浮根之暫用。寄妄境而成知。或緣過去、或緣現在、或緣未來。有所攀緣。便有住著。縱使捨離前境、內守幽閑。仍屬前塵分別影事。當知緣塵無體。若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得。如將離塵無體之妄心。作爲佛心。皆爲邪外之修。悉成斷滅之果。煑石蒸砂。焉能成飯。眞心則寂滅無二。離諸分別。無有能所。非緣前塵而有。非待作意而知。平等平等。無有高下。無性爲性。眞空不空。如摩尼珠、重重現影。無盡無盡。無有可取。無有可捨。理隨於事、不礙千差。事隨於理、同歸一際。如水於波、波相萬殊。如波於水、水性惟一。又如明鏡。體自瑩澈。像現不垢。像去不失。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視之無形、量越太虛。聽之無聲、音通萬類。無有初萌、羣物資始。無有終極、諸法同歸。非三世攝、而能示現過去來今。泯十方量、而能隨順東西南北。迷之則凡。凡本虛寂。悟之則聖。聖亦假名。不自今始。不自昔生。不隨刼變。不逐物凋。得之者忘言。處處圓通。失之者迷旨。事事隔礙。六凡稟之而升沈。四聖乘之而解脫。如鏡鑒像。虛不失照。如日遊空。照不失虛。非有非無。不出不入。是故不動等覺、建立諸法。則寂而常用。不壞緣生、而觀實相。則用而常寂。斯乃一心之眞體。諸佛之道場。但發信心。必當見性。故法華經云、諸佛坐道場。所得祕要法。能持是經者。不久亦當得也。

衆生無明住地煩惱。便是一切諸佛不動智。祇爲一向不肯回頭自認。枉費施爲。故法華經特爲開示、使之悟入。華嚴經以信解行證、的指自心。設非當體無二。則佛與衆生。判然各別。從何而開。從何而指。唯其契同無間。會緣方了。乃得曲垂方便。引之直契心源。所謂以曲中曲。寫出直中直。了卽成佛於刹那。證道於俄頃。蓋此天眞如如之佛。非待離妄。妄無體故。亦非卽眞。眞非卽故。眞妄無性。常契一原。豈有二心而可相卽。如水與冰。但有名字。甯有二物相卽而成。可知名字之異。但隨融結之緣。其濕性則無始終。未曾暫變。教中之言卽者。但爲不了一心之人。姑設方便。令其自肯而已。

眞妄之辨。並非實法。已如前述。今欲返證本源。不必捨妄求眞。自作隔礙。蓋一有取捨。便違正宗。任爾盡思度量。轉於佛智、不能得其少分。若知眞妄同源。擧凡十世古今、無邊剎海。盡消歸現前一念心性。了此妄心。念念無體。從何起執。執取既離。融歸妙性。妙性無性。一尚不得。豈猶有二。以爲相待。起信論云、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所謂觀無念者。卽念無念。卽生無生。卽滅無滅。了此現前一念之心。本無自性。當處便寂。纖塵不立、不可言無。萬法齊彰、不可言有。空有同時。始終一際。因果交徹。德用無邊。如帝網之一珠。光含千影。如大海之一滴。味具百川。一塵偏周於剎海。剎海還攝於一塵。所以一色一香。無非中道。能達之者。法法盡合無生之道。念念皆歸無得之宗。擧手

低頭。鼓樂歌頌。畫彩聚沙。皆成佛道。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刧。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普賢行願品云、一念一切悉皆圓。成就衆生清淨願。如能悟斯玄旨。當下圓成。以視其他權教漸修者。何啻日刧相倍。法華經云、有智聞之。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又云、『無智人中莫說此經。』乃知一念成佛。方成圓教究竟之玄詮。始暢諸佛出世之本懷。至簡至要。至妙至玄。非夙植良因、曾於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者。於此根本大法。尚不得聞一偈一句。更何論於信解受持耶。

問、眞妄同源。何以諸佛有破妄顯眞之教。答、妄心隨染緣起、而無自體。但是前塵緣影。逐境有無。隨塵生滅。故識論稱爲相應心。謂其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使相應也。此妄心雖無有體。而迷時非無迷相。卽於迷處、指陳虛妄。令其捨離。是名爲破。雖破而無所破之事。譬如杯中蛇影。原無是物也。曰破妄、曰顯眞。此但權施教迹。應病與藥。都無實法。前已反復說明。不應更有是問。

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云何當於衆生心行中求。祇觀此現前一念心性。了無起相。起尙不得。何有於滅。起滅既無。本自清淨。達此念念性空。亦無淨相可得。是眞見性。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龐居士臨化遺偈云。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肇公云『色可色、非眞色。空可空、非眞空。』學道之人。每怕落空。只這怕落空的。便是生死根株。

亦須完全棄却。以要言之。一切世出世間諸法。悉皆空寂。無相無性。此無亦無。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徹底清淨。是爲不思議解脫也。法華經云、『道場所得法。無能發問者。我意難可測。亦無能問者。無問而自說。稱歎所行道。智慧甚微妙。諸佛之所說。』此言不思議解脫聖智。非意測可知。非問答可得。唯當自證自肯而已。『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世尊不說法於放光現瑞之前。猶如旭日方升。先現霞光萬丈也。其說法於五千退席之後。猶如日行中天。纖雲無障也。可謂神筆化工。寫得極妙。『純有貞實。退亦佳矣。』是大慈悲語。是廣長舌相、音偏大千、窮刧無盡語。太平原是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且道時是甚麼時。果能了澈。卽今便

是。若謂如來四十餘年、親加淘汰。見大衆根機純熟。是時機緣已至。乃說妙法。執此解者。尙是著於教相之言。未能妙契玄旨。梧葉一落。天下皆秋。當知如來之性。卽衆生性。衆生之性。卽一切法性。一切法性。卽是心性。心性非解非纏。無迷無悟。了了顯現、不可執以爲有。湛寂虛玄、不可執以爲無。緣生無性。無性緣生。緣生故非無。無性故非有。非有故、一際理無前後。非無故、萬法顯必同時。當處妙假。當處眞空。豈同豁爾之無。匪是塊然之有。緣起無邊。眞性不二。卽心卽法。卽法卽心。心性如是。萬法皆然。一切法非有而有。有而非有。既是有而非有、尙何有之可住。既是非有而有、亦何空之可住。有無不住。心境俱融。故能居空而不捨萬行。涉有而一道清淨。達斯妙旨之際。是爲佛說妙法之時。方知此微妙法門。是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說。非有一定方所。非有一定時分。此無時之時。說通三際。此無處之處。說徧十方。此不思議解脫法門。一入全眞。無法不妙。物物咸如。法法齊旨。川流嶽峙。共演一乘圓音。魚躍鳶飛。普現色身三昧。心心念念皆與一切六度四攝萬行相應。乃至轉示他心。亦復如是。如無盡燈。分光布影。周徧法界。主伴交參。重重無盡。其爲福德智慧。猶如十方虛空。寧可得其邊際。嗟乎、一念圓頓之宗。難聞、難信、難解。聞矣、信矣、解矣。而能圓解圓行。一切時、一切處相應者。尤爲難中之難。果有是人。不殊如來出世。吾當捨身供養。迴此福利。普施含靈。

夫圓教之旨。本末融通。理事無礙。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相卽相入。重重無盡。法華經序品所云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悟斯旨者。卽初圓信。乃至彌勒所問。法法皆佛。文殊所答。佛佛道同。皆以彰夫三乘萬化。從實相生。究竟還歸一實相。初後不離一心。本末咸居正位。如大海無邊。連天一色。空徹海底。海映天空。此是圓教總攝諸教之義。最尊最勝。難遇難聞。何況信解之者。世之學道者。每馳心外求。轉趨轉遠。或誤認生滅心。欲修不生滅果。猶如蒸砂。何能成飯。或高推聖境。於己無分。未敢承當。或禪宗闇證。得少爲足。空腹高心。卑視一切。或逐句徇文。認指爲月。如入海算沙。徒勞自困。或迷於神通奇異之說。漸入邪修。牢不可拔。反招地獄之果。其他未知修行者。沈湎於五欲泥中。醉生夢死。再出頭來。不知何日。凡此等人。無救無歸。可哀可痛。但願千佛出世。方便拔濟。使之同歸圓頓正宗。謹爲法界有情。五體翹勤。祈求攝受。

因地不眞。果招紆曲。學道之人。見行俱不可壞。然壞行猶得懺悔更新。壞見則回頭匪易。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有志精修之士。必須每日六時、禮拜懺悔。求遇明師益友。指入正知見。如理修行。方能目足兼資。疾速入道。此古德所以竭力提倡先悟後修也。金剛經首言降伏住心。圓覺經首言如來本起因地。大毘盧遮那成佛經首說住心品。楞嚴經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法華經光照東方。開初圓信。凡此圓乘教典。其開宗明義。無不首將一心妙法。指示當人。使之了悟。以爲進修之具。今茲所述一念圓頓法門。亦復如是。以上種種開演。無非欲

令人當下知歸。直見自性。若在上上根人。單提直入頓悟圓修。終不執著文言。而迷妙旨。亦不捨離方便。別求究竟。凡初心入此正宗。須貫心行。非徒口說。步步著力。念念相應。制心一處。永絕餘想。則取證菩提。易如反掌。普願法界有情。於此一念成佛之圓宗。同生圓信。開圓解。修圓行。證圓覺。共報如來慈恩也。

問。菩薩從初發心。勤苦積行。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成佛。今云一念便成。是事難信。答。三祇一念。遲速之分。但是教迹之談。所說時劫長短。皆是善巧逗機方便。未可定執以爲實法。一切衆生。本來是佛。說成已爲剩語。更何待於三祇時之延促。劫之長短。本無自體。但了無明根本。起於一念妄心。則知三界空華之境相。唯是心作。畢竟無有實體可得。何況時因境立。達本超情。前後際斷。則境尚空寂。時亦無在。豈可更言劫之多少。華嚴經云。迷爲無量劫。悟之即剎那。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剎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嚴淨。首楞嚴經云。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彈指頓超。豈非一念便是以一方便而皆嚴淨者。即了萬法唯心。不離剎那際三昧也。法華經序品云。六十小劫。謂如食頃。又化城喻品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情破理現。則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悉皆平等。即如三乘趣果之人。皆是夢中說悟時事。豈眞有多劫之差。何況此最上乘圓頓具詮。果能一心契入。則一念頓斷無明。何須更歷多劫。根有利鈍之分。成有遲速之異。此但就其迷處。據相用而言。若了根本。速尚不得。何有於遲。龍女謂尊者舍利弗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乃知聲聞得記。尚經多劫。始得成佛。以名言習氣未忘也。龍女但以一珠獻佛。便於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嗚乎機何其捷也。一珠價直三千大千世界。即以喩現前介爾之心。法爾具足三千性相等法。持以獻佛。即以喩洞明本源心地也。一切境界。因念而有。念若不生。境將安寄。返窮動念。念性亦空。故知一切諸法。唯從想生。一念與劫。並由心想。皆無自體。此三世時。但是假法。唯屬本識所變。俱是意識所緣。且四種意識中。明了意識。尚不能緣。惟定中夢中獨散三種意境。方爲能緣。熟研此理。便於一念成佛之圓詮。永斷纖疑矣。嗚乎。一絲何可掛也。

問。龍女善財。當是法身菩薩。權示凡夫之身。故得一生親證。恐於我輩博地凡夫。未必有分。答。具此見解。大違佛意。設使凡無即身成聖之理。則釋尊與諸菩薩。何必設此教門。垂訓後代。豈華嚴及法華會上。故弄幻技。以欺誑衆生耶。假令退一步而言。如子所云龍女善財。皆是法身大士。示現凡身。亦必凡有即聖之分。方垂其示現之迹。以使猛利凡夫。勇於承當。一念親證。若不爾者。則焉用此示現爲耶。切須斷疑。莫自退屈。

問。既是一念成佛。云何台宗復以六即判位。位之淺深。答。平等具法界。無佛無衆生。聖尚強立之名字。何有於凡。但聖凡之體雖同。非無迷悟之相。若不說一念成佛。則圓頓之教。無由而興。誰知凡有即聖

之分。若不判六卽之位。則我慢之儔。妄自稱尊。難免凡有濫聖之過。眞妄同源。聖凡同體。故一念心卽如來藏理。如故卽空。藏故卽假。理故卽中。三智一心中具。不可思議。三諦一諦。非三非一。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一切法、一切心。亦復如是。此理卽也。或從善知識。或從經卷。聞上所說一實菩提。於名字中通達解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此名字卽也。如理進修。理智相應。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此觀行卽也。愈觀愈明。愈止愈寂。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凡所籌維思量。皆是先佛所說。圓伏無明。而獲六根清淨。如法華經法師功德品所說。此相似卽也。發眞無漏。入銅輪位。初破無明。未盡見佛性。開寶藏。顯眞如。名發心住。乃至等覺。無明微薄。智慧轉著。如從初月至

十四日之月。其光垂圓。其闇垂盡。若人應以佛身得度者。卽八相成道。應以九界身得度者。卽以普門示現。如法華經普門品所說。此分眞卽也。等覺一轉。入於妙覺。智光圓滿。不可復增。如滿月輪。名菩提果。此究竟卽也。卽一而六。圓融不礙行布。卽六而一。行布不礙圓融。常六常一。修證宛然。非一非六。聖凡都泯。位位互攝相收。本末同歸一際。可謂照窮法界之邊。洞見心源之底矣。

楞嚴會上阿難尊者、自陳所悟曰。銷我億刼顚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億刼顚倒。當下銷亡。不歷僧祇。而獲法身。寧非一念便得。可知位雖凡夫。悟則體同諸佛。正可水邊林下。長養聖胎。蓋頓悟之初。其力未充。難免尚有習氣流注。悟後之修。正宜著力。楞嚴經云。理則頓悟。

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馬鳴祖師云『菩薩種性根等。發心則等。所證亦等。無有超過之法。』此皆策人悟後精修。至於究竟。勸於福智二嚴。不可懈怠。愼勿謂悟得一念成佛之理。便一概撥無修證。反至莽蕩蕩招禍殃也。又圓教成佛之義。後後之位。雖勝前前。而前前之位。亦具後後。譬如行步到家。步步俱到。若無初步之到。則最後之步。亦不能到。故一味圓融而觀。則步步皆到家之時。豈可僅歸其功於最後。若無一念之悟。則後之所修所證。將爲何物。寧免於果不從因之失。悟此一念成佛之理。直下如理護持去。冥心合道去。念念行解相應去。祇此就是做工夫。方知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初後不離一心。本末咸居正位。其理於茲益信。總之、若無修前之悟。則其本

修之因非正。必墮於心外見法之非。若無悟後之修。則其初悟之力未充。難免夫結習未空之患。凡眞實見道之人。必自知其行履。如明眼人行路。不至左撞右搕。（輪不雖空有二邊也）自然理事圓修。正助俱得。其有習氣較重者。仍宜理觀事懺。上祈諸聖冥加。定可障滅慧圓。下作羣生依怙。楞嚴會上、佛於大衆了悟淨圓妙心之後。復以四種律儀、安立壇場、放光說咒、十二類生、五十五位、七趣升沉、五陰魔事。殷勤囑咐。誨示諄諄。以使悟後修持。不遇障難。直趨正果。並使末世衆生。依此奉行。同歸覺海。道輝今古。功垂萬代。嗟乎、日月雙輪。可令墮落。妙高山王。可使傾動。無人能報諸佛之恩。

問、卽今一念成佛。云何不具諸佛神通。答、非不具。惟未顯耳。神通非

頓得。得處無神通。何以故。恆沙功德。無邊妙用。盡在心源。如佛無異。惟初悟道人。如初生嬰孩。非不具足四肢五官之相。但未至能力充滿之時。仍未能顯其自在之用。雖未能顯其自在之用。不可謂其人相未成。故云神通非頓得也。以能待於不能。故有神通可言。譬如人各安其本具之智慧才能。成辦一切。人不自視爲神通也。自畜生之不能者觀之。則以爲人有神通矣。以此可知妙證成佛之時。亦惟證其本具之性德。法爾如是。並無神通之足異。元珪大師云。以吾觀之。諸佛亦無神通也。故云得處無神通也。況神通是聖末邊事。聖賢終不以此示人。防其著魔。學道之人。貴識自心。但得本。不愁末。若以爲一悟之時。便可呼風喚雨。驅鬼役神。預知吉凶禍福。則是欲以幻術爲佛法。只合如楞嚴經所云、作陰魔眷屬去。豈得預於聖流耶。

初心行人。須善觀五陰。不得於諸衆生作異想。一切諸佛。一切衆生。同一法性。法性平等。故無異相可得。衆生本如。假名無實。五陰積聚。號曰衆生。又衆緣所生。當體唯空。故曰衆生。又心識和合。念念生滅。假名衆生。華嚴經云。『一切衆生。但是想之所持。』故知離想卽無衆生可得。又華嚴經夜摩宮中偈讚品云。『一切衆生界。皆在三世中。三世諸衆生。悉在五蘊中。諸蘊業爲本。諸業心爲本。心法猶如幻。世間亦如是。……………………三世五蘊法。說名爲世間。彼滅非世間。如是但假名。云何說諸蘊。諸蘊有何性。蘊性不可滅。是故說無生。分別此諸蘊。其性本空寂。空故不可滅。此是無生義。衆生既如是。諸佛亦復然。佛及諸佛法。自性無所有。能知此諸法。如實不顚倒。一切知見人。常現在其前。』蓋衆生體性。本來空寂。故無可生。亦無可滅。只是本如。衆生如來、及一切法。皆同一體性。衆生如是。諸佛如是。一切法亦皆如是。能如是解者。則十方諸佛常在其前。一切知見人。指諸佛也。故其下文云。『但以諸業故。說名爲衆生。亦不離衆生。而有業可得。』此蓋慮人誤認業由衆生所起。視衆生爲能起業之人。而業爲其所起之法。若作是解。卽著我及我所。違於能所平等之義。將衆生及業判之爲二。如世人見解。比比如是。須知衆生卽業。業卽衆生。本是當體無二。若離諸業。卽無衆生之假名。若離衆生。亦無諸業之幻相也。金剛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蓋十二類生。卽於一念心性中具足。識得一念心性。則三界之空華影滅。一切衆生。卽菩提相。一切衆生。卽涅槃相。故云實無衆生得滅度也。華嚴經云。『如來成正覺時。見一切衆生。已成佛竟。已涅槃竟。』又云、『如來菩提身中。悉見一切衆生。發菩提心。成等正覺。乃至見一切衆生。皆已寂滅。亦復如是。皆悉一性。以無性故。』圓覺經云。『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衆生。何以故。菩薩衆生。皆是幻化。幻化滅故。無取證者。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衆生迷倒。未能除滅一切幻化。於滅未滅妄功用中。便顯差別。若

得如來寂滅隨順。實無寂滅、及寂滅者。』彌勒菩薩悟道偈云。『久欲度衆生。欲拔無由脫。今日悟菩提。豁然無所有。』又大珠和尙云。『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業浸潤爲濕生。煩惱颷起爲化生。此十二類生。只在自心中。』經云、『佛告諸比丘。汝等日夜念念生滅。卽是無量衆生。若了念空。卽是度盡無量衆生。』從來佛祖皆欲令人依義不依語。頓見自心。更無餘法也。了念卽空。求起處不可得。卽是度盡無量衆生。是故五陰體性。卽是菩提體性。菩提體性。卽是一切諸佛體性。昔南嶽慧思大師悟道後。誌公遣人往問、何不下山度生。師曰、三世諸佛。被吾一口吞盡。有何衆生可度。一問一答。是大師子吼。法界衆生同圓種智。此二語、學佛者習聞之。每祇視爲一種悲願而已。寧知此乃眞實之事。寧知諸佛之願。乃稱性之願。隨順眞如。未有不理事俱備者。非同世間妄想之願。常與法性相違也。一切凡夫。不如實知一法界故。不如實見一法界故。迷於一念眞性。妄計有能念之人。與所念之法。不知無人無法。但是念想之所成。故起信論云。一切境界。皆依於念。若離於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此心便與虛空齊等。亦無虛空之相。虛空無有增減。衆生亦復如是。無有增減。此心是法界大總門體。此心迷時。假立衆生之名。此心悟時。權施佛陀之號。諸佛心內衆生。新新滅度。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佛是全衆生心內之佛。衆生是全諸佛心內之衆生。非心外有佛有生。亦非諸佛衆生。各有此心。若謂心外有佛有生。卽是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若謂諸佛衆生。各有此心。則此心之外。復有他心。而成個個各別之心。焉稱一眞法界。奚云唯一眞心。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此理幽玄。殆無世喻可比而知。強舉一喻。則唯一眞心喻如於海。諸佛可喻於水。衆生可喻於波。離水與波。卽無有海。全波是水。全水是海。三非三而一。性同。一非一而三。相具。善識斯義。卽知凡聖之道。同一法身。自他性離。物我界撤。心內無得。身外無餘。圓覺經云。『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此言正報一清淨一切清淨也。『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圓裹三世一切平等清淨不動。』此言依報一清淨一切清淨也。是以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等正覺。一成一切成也。因名言而建立。假稱衆生。於地水火風根塵識界諸緣中。求衆生性、了不可得。則衆生體空。是爲壞義。一壞一切壞也。此乃無性之理。法爾如是。如維摩詰所說經觀衆生品云。『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餤。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燋穀芽。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如夢

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烟之火。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眞實慈也。』故若無此無性之理。則諸法皆有定性。不可移易。衆生永作衆生。無由出離。無緣之眞慈。從何而興。同體之大悲。從何而起。卽因諸佛衆生。同以無性爲性。始可無化爲化。無化之化。其化大矣。故云上自諸佛種智。下及衆生無明。皆是一念無生性空妙旨。悟斯妙旨。則知無有一法現於心外。無有一法在於心中。成佛度生。一念卽是。華嚴經云。『能於一念悉了知。一切衆生無有餘。了彼衆生心自性。達無性者所行道。』又云、『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如是了達。方爲究竟。圓覺經云。『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卽不離。無縛無脫。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來無去。無起無滅。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壞。』心光一透。幻垢全消。如春意之著花。無枝不秀。似晴陽之當午。何闇不明。秋水長空。萬形一色。月光花影。非一而同。至此不見有一法可是。不見有一法可非。不見有一法可取。不見有一法可捨。不見有一法可斷。不見有一法可成。大智度論云。『以佛眼觀十方世界。尚不見無。何況有法。』法華經云、『衆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方知諸佛示現。非有實法以度衆生出於生死、入於涅槃。但以種種方便。引導衆生。度其生死涅槃之二見而已矣。大集經云。『諸衆生界及法界。若能平等觀無異。不生分別一二數。是名菩薩不退印。』又寶篋經云。『佛界衆生界。一界無二界。』是故若向衆生五陰外。別有諸佛解脫。無有是處。若能於一衆生身中見心性時。一切衆生悉皆見。於一微塵見心性時。一切微塵悉皆見。所以云識得一、萬事畢也。華嚴經云。『不分別諸法。不見有衆生。諸法唯一相。得見佛境界。』可知衆生無實。全由分別諸法而生。諸法原虛。皆因見有衆生而起。五陰非有。衆生界空。唯是一眞平等顯現。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故曰諸法唯一相。得見佛境界也。百川入海。便失本名。萬法歸心。咸趣究竟。雖衆生心識紛紜。似爲各異。若入一心解脫。便失本念。何以故。心念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但識緣相似生。此似生之相。念念生滅。相續不斷。說名爲心。亦曰衆生。華嚴經云。『身爲正法藏。心爲智慧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衆生。』一切生相。但是顚倒相應。以虛妄識、緣相而起。本體皆無所有。此無所有之本體。當處卽空。前際不可得。中際不可得。後際不可得。無形無相。無可見者。無能見者。來去既無。豈有住異之相。經云、一切衆生。卽涅槃相。不待更滅。其義如是。思之。（來去、指生滅也、）

復次、觀一切衆生。不得作異見。故亦不得作一多解。是故華嚴經言、菩薩不於衆生數而有所著。不捨一衆生著多衆生。不捨多衆生著

一衆生。不增衆生界。不減衆生界。不生衆生界。不滅衆生界。不盡衆生界。不長衆生界。不分別衆生界。不二衆生界。何以故。菩薩深入衆生界如法界。衆生界法界無有二。無二法中、無增無減。無生無滅。無有無無。無取無依。無著無二。何以故。菩薩了一切法法界無二。故菩薩以是方便深入法界。住於無相。以清淨相、莊嚴其身。了法無性。而能分別一切法相。不取衆生、而能了知衆生之數。設若不識如是眞實之義。則一切修持。其功均歸生滅。愼之。

絕待眞心。諸相俱泯。無衆生可是。無衆生可非。若是則成二。若非亦成二。經云、『衆生非衆生。二俱無眞實。』又云、『衆生無有生。亦復無有壞。若得如是解。當成無上道。』於生滅中求衆生相。了不可得。達此卽生無生。卽滅無滅之理。則能等觀衆生界法界。同於如來無上智慧也。

衆生諸佛。同一法身。佛身無爲。不墮諸數。衆生亦豈有數量可得。未悟道者。見衆生界種種差別。執有數量之異見。此皆依於妄情、而起人我自他之隔。五陰之執未消。卽衆生之相。熾然生滅。若能返照五陰自體。卽知其但有假名。都無實法。盡虛空徧法界。上自十方諸佛、下至六道衆生。同是平等法身。尚不得一相。云何有二。佛已明明告言、『諸法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界一切空。是則諸佛見。』達本情亡。佛見且無可起。豈更起於衆生妄見。心經云、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念契入相應妙慧之時。忽爾開朗。

無明網裂。直如洪爐點雪。晴陽破霧、舉凡四大、五陰、六根、十二處、十八界、四諦、十二因緣、乃至菩薩六度萬行、諸佛阿耨菩提。無不究竟清淨。無不本來清淨。此無境界之境界。唯證者方知。非可思而知慮而解也。但在初心行人。縱未得直契心源。祇須善觀五陰、由於一念迷倒而起。所念之境。便是色陰。能念之心。便是受想行識四陰。空華無實。其體常虛。達虛則一切不滯於情量內外俱捨。人法皆空。現行不起。種子之力隨微。任運得入輕安境界。亦不取此輕安之相。當策勵自心、精進自心、護持自心、瑩潔自心、觀察自心。常以無二相之智。觀一切相。非有亦復非無。非常亦復非斷。二邊不住。一道常眞。一念如是修持。乃至經於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刼。亦只如是修持。不作未悟想。不作求悟想。不作已悟想。但如是直心直行去。能如是者。斯人已踐如來所行之道。已住如來所住之處。亦可稱爲最後身菩薩。

世間邪見之人。聞衆生則作衆生想。聞諸佛則著諸佛想。妄於平等法中。或敬或慢。強向一眞界內。立自立他。捨一取一。有何了期。曠刼修持。尚難入道。欲得菩提。無有是處。法華經於法師功德品已獲六根清淨之後。繼以常不輕菩薩。禮拜四衆。視同如來。經文大有深意。蓋非入十信滿心之位。尚未能親見生佛平等眞實際也。佛言斷五陰者。卽是殺生。何以故、五陰無性。云何可斷。滅心取證。卽背正修。五陰一法。卽妄卽眞。妄徹眞源。全諸佛之五陰。而爲衆生之五陰。眞該妄末。全衆生之五陰。而爲諸佛之五陰。若了五陰卽眞。捨此更無別

法。念念圓滿具十法界。卽順正覺。可謂不易衆生五陰而成諸佛五陰矣。色卽內而四大和合之身。外而無情國土。名卽受想行識四陰。亦稱有識世間。故一切世間諸法。得以名色收盡。無有遺餘。而五陰觀中常簡色一陰。而取心四陰。以色陰鈍故。又心四陰中常簡受想行三陰。而取識陰。以識陰最細最切故。台宗摩訶止觀。廣明一念五陰之理。不可不讀。

日本弘法大師云。所謂菩提心者。卽是諸佛清淨法身。亦是衆生染淨心。尋逐根原。本無生滅。十方求之。終不可得。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若妄心流轉。則名衆生染污之身。開發照悟。卽名諸佛清淨法身。故不增不減經云。不離衆生界有法身。不離法身有衆生界。衆生界卽是法身。法身卽是衆生界。又云、衆生界清淨。應知卽法身。法身卽涅槃。涅槃卽如來。以是觀之。一切衆生性淨法身與諸佛身本無差別云云。是故離凡法更求聖法。如避此方之空。而求彼方之空。捨世相別求實相。如居含元殿裏。而謂長安尚在他鄉。古德云、若謂衆生身外有佛、非是密。若謂衆生身中有佛。亦非是密。若謂衆生同於諸佛。尚非是密。衆生卽是。是所以爲密。此非大徹大悟之人。不能說得如此親切。不悟衆生卽佛。橫生異見者。雖遇卽身成佛之勝妙法門。仍不免當面錯過也。

上來所述衆生性空。但是五陰幻相。五陰無體。了其本虛。卽入佛智。法華經之開佛知見。卽向生死五陰之內。開示如來藏性。本自圓明。令人悟入。非離此別有佛之知見。可以開示也。必須了達衆生性空卽佛之理。而後無我之眞義。乃能契悟。世之學道者。於無我二字。固所習聞。究亦但有言說。鮮有能知其眞實義者。以致雖聞覺心本性清淨之理。仍復迷悶。不能契入。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何謂有能入者。觀一切法、有己以爲主宰。故不能心境冥會耳。世人總謂大公無私。卽是無我。或謂但求饒益於他。但願普利一切。以此解爲無我之理。不過說得幾分相似。猶是世間情見。並非見諦之言。灼知佛法中之所謂無我也。華嚴經云。『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所知不可知。一心不思議。』蓋見已是我。何可更見。聞已是我。何可更聞。知已是我。何可更知。例如見色之時。勿謂我今有眼見於色塵。此色塵全是眼也。亦卽色塵全是見也。又不得云我眼由於自心所現。稱之爲眼。亦不得云有我能現此心之所現者。何以故、所現卽能現也。所現能現。本不二也。未曾有一法。得入於法性也。若執有我眼我心。便是我相。如楞嚴經所云。知見立知。卽爲無明之本。一切色全是眼。不可更見。亦卽一切色全是心。不可更見。如謂以眼見色。或謂以心見色。則是以心見心。同於以水洗水。便成迷倒。妄於知見之上。更立一知見也。色也、眼也、心也。凡夫迷惑。妄分別三。復計有我。主宰於是三之上。不知三者但是一相。而一相亦復無性可得。豈可更云有我。於色眼及心之外。或於色眼及心之中。以爲主宰耶。色、我也。眼、我也。心、我也。斯卽法界之大我也。法界大我。非對人以立我也。

統一切諸佛、一切菩薩、一切異生。同此平等法身。一切法卽我、我卽一切法。非可於法之前、法之後、法之中、法之外。無狀橫計一我。以爲之主宰也。知是義者。則知無我之理。而證無我之大我也。釋尊誕生之時。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此之謂我。豈同於世人之所謂我。盡虛空徧法界。無一刹那時。無一芥子處。無一毫末法。能出法界。亦無一法得與爲伴。心外無法。法外無心。猶如十方虛空。將復以何爲伴。故曰獨尊。此無伴之獨尊。不可見。不可聞。不可知。祇如是見。如是聞。如是知而已。若有見。若有聞。若有知。則是以見見於見。以聞聞於聞。以知知於知。何異於頭上安頭。眼上立眼。無有是處。楞嚴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旣見物。物亦見汝。』此已明白指示見非是物。全是自心。無物非見。全是自心。物外無見。見外無物。全物是見。全見是心。無二體也。阿難不悟。猶復請佛再垂慈誨。佛乃告文殊及諸大衆言。『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並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如是、世尊。我眞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如是世尊以下、至此處止、是文殊答佛語、）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眞心。妄爲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眞。中間自無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爲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眞精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此乃抉出衆生見病之原。分明說破。世人執有自我之見。與塵爲緣。而有色空之相。遂於唯一絕待之菩提涅槃妙淨明體。發明種種妄想。有我之能見。與物之所見。俱是無始我見虛妄所生。豈知見處全眞。此見非自然生。亦非因緣於明、暗、色、空而生。亦非明暗諸緣和合而生。此見本卽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眞如性。若說非則成二。若說是亦成二。均不免於我及我所之過矣。惟聞與知。亦復如是。維摩經云。『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爲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爲入不二法門。』故知若纖毫許、見有二法。皆屬識境。卽著我及我所。境識俱亡。當處全眞。無非不非。無是非是。離一切相。卽一切法。如是方契眞空無我之理也。

世人每謂色身易壞。屬於無常。執此不悟。遂成邪見。不知色身原是性空之眞色。世人無知、惑爲因緣自然。一念迷眞。則眞空成爲晦昧之頑空。如世間所見虛空之相。妙有則成爲塊然之塵色。如世間所見內而身軀、外而山河大地之相。此清淨不壞之眞色。遂翻爲麤重之幻身。而受分段之生死。楞嚴經云。『汝觀地性。麤爲大地。細爲微塵。至鄰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七分所成。更析鄰虛。卽實空性。阿難、若此鄰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汝今問言。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汝且觀此一鄰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不應鄰

虛、合成鄰虛。又鄰虛塵、析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若色合時。合色非空。若空合時。合空非色。色猶可析。空云何合。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色眞空。性空眞色。清淨本然。周偏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又云、『空性無形。因色顯發。如室羅城、去河遙處。諸剎利種、及婆羅門、毗舍首陀、並頗羅墮、旃陀羅等。新立安居。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間還得一丈虛空。虛空淺深。隨出多少。此空爲當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阿難、若復此空無因自生。未鑿土前。何不無礙。唯見大地。迥無通達。若因土出。則土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若無出入。則應空土元無異因。無異則同。則土出時。空何不出。若因鑿出。則鑿出空。應非出土。不因鑿出。鑿自出土。云何見空。汝更審諦。諦審諦觀。鑿從人手。隨方運轉。土因地移。如是虛空因何所出。鑿空虛實。不相爲用。非和非合。不應虛空無從自出。若此虛空。性圓周偏。本不動搖。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阿難、汝心昏迷。不悟四大元如來藏。當觀虛空。爲出爲入。爲非出入。汝全不知如來藏中。性覺眞空。性空眞覺。清淨本然。周偏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圓滿十方。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此言覺海性圓。本無世界及與衆生。色空本來不二。而迷中衆生。見有色空二相。皆由於一念妄動。覺明爲咎。相待成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所謂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色心二法。無狀橫生。以是因緣。聽不出於聲塵之外。見常囿於色塵之中。無內外者、隔爲內外。無異同者、計有異同。念念遷流。生諸變化。不惟心之四陰。妄見流轉。卽色之一陰。亦妄見有變壞無常之相。乃至捨身受身。經百千刼。常在生死。一切世人。堅執妄認四大幻身。如一廬舍。心靈寄之。猶如主人。幻軀遷謝。心靈他適。猶如屋壞主遷。此等邪見。若不捨棄。終與佛法相違。無由得入。昔裴休參謁黃檗禪師。見寺壁間懸有高僧遷化圖。裴云、皮袋在此。一靈何處。師不肯。裴請師下語。師云、一靈皮袋。皮袋一靈。裴遂禮拜。所以云幻化空身卽是法身。寧有形段方所。本無生滅去來也。楞嚴經優婆尼沙陀白佛言、『我亦觀佛最初成道。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空色二無。成無學道。如來印我名尼沙陀。塵色既盡。妙色密圓。我從色相。得阿羅漢。』可見迷時妄執。妙色成爲塵色。礙而不圓。及其悟時。塵色盡歸妙色。隨方普現。夫復何疑。是故楞嚴會上。世尊層層勘破五陰十八界之妄執。直指七大本卽妙覺湛然周偏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爾時阿難及諸大衆。蒙此微妙開示。身心蕩然。得無罣礙。是諸大衆。各各自知心偏十方。見十方空。如觀手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偏圓。含裹十

方。返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於是阿難及諸大衆。歎未曾有。說偈讚佛。至有銷我億刼顚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之語。是以迷時妄認爲巨海一漚之麤重幻身。悟來却是徧滿十方之妙嚴色身。向之視爲血肉包裹。變壞無常者。盡是金剛智體。一切現成。根根塵塵。徧滿法界。如法華經云。身色如金山。端嚴甚微妙。如淨玻璃中。內現眞金像也。又華嚴經世主妙嚴品。具說毘盧遮那性海莊嚴。豈是世間識心所能測度其無量百千萬億分之一。

古德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誠哉言也。

夫徹悟一念。卽是深入法界。頓證自心。自然法法周圓。門門具足。卽染之淨。不破俗而恆眞。卽淨之染。不礙眞而恆俗。空有一際。本末俱圓。卷之無蹤。舒之無際。以無內故、則含法界無外大相。以無外故、則含法界無內小相。是以相卽相融。非小大而示現小大。俱存俱泯。離有無而不壞有無。皆因自性元空。互爲緣起。相在無相。故心外無物。無相在相。故物外無心。夫心外無物者。性窮相表也。物外無心者。相達性原也。可稱性相交徹。亦云體用互彰。如珠之光。如金之色。莫云非一。豈離色而有金。離光而有珠。莫云定一。豈執色以爲金。執光以爲珠。一異俱離。心法咸寂。正可於寂滅處。見緣起之原。於作用際。證本寂之理。斷常之過自離。生死之輪永息。蓋迷於有者。則受分段之死生。滯於空者。難免變易之生死。若能於有時知其卽空。於空中知其本有。如日遊空。照不失虛。如鏡現像。虛不失照。則融空有於一念。見眞俗於刹那。體離聖凡。性超善惡。但捨諸執。萬法皆眞。不立纖塵。六根互用。就緣起則無邊。約眞性則不二。如燈隨盞異。盞盞不同。燈逐光通。光光相入。異者不壞其相。同者盡合其原。一多互起之由。力用交徹之理。言其純也。則盡未來際。唯修一法。言其雜也。則盡未來際。萬行齊修。維摩丈室。容三萬二千之座。具足一器。出無盡美味之食。乃至刹那非暫。萬刼非久。蓋由刹那而觀萬刼。則萬刼無力。全由暫以成其久。由萬刼而觀刹那。則刹那無力。全由久以成其暫。平等而觀。差別都泯。今昔之時何在。久暫之相原虛。便知時無定時。刼波何殊於一念。處無定處。現前不異於十方。虛空本絕中邊。圓輪原無終始。推而至於一非定一。多非定多。因高有低。因長有短。莫不歸原無性。生起從緣。緣生本非性生。緣滅亦非性滅。既離生滅之性。寧有去來之物。不遷之旨。於此可知。常住之心。昭然不昧。體自虛寂。不待壞相而自空。相雖錯綜。寧能離體而實有。如水月之頓現。似鏡像之頓呈。月之於水。像之於鏡。則皆不入而入。水之於月。鏡之於像。則皆不容而容。是故衆生雖迷。常在三昧。諸佛雖悟。無有涅槃。但有迷悟之名。匪有聖凡之體。何則、衆生若離三昧。諸佛從何出生。惟其本是而不知。始爲隨機而設教。病原是妄。藥亦權施。病癒藥消。悟徹教絕。既知悟時乃無悟之妙悟。則知迷時乃無迷之妄迷。迷本無根。悟亦無迹。佛法世法。本無二途。聖心凡心。由來一體。是以所行處不異畢

竟處。畢竟處不異所行處。本末咸居正位。三世不離當今。隱顯相成。自他不隔。藏明於暗。則暗顯而明隱。明固非有而非無。廢己同他。則他存而已泯。己亦不生而不滅。如手之掌背。掌現而背未曾失。如物之表裏。表現而裏仍相隨。乃知無有一法不從緣生。亦非衆緣實生一法。祇是幻相似有。強曰緣生。一一因緣。彼彼無性。性無在而無不在。緣非有而又非無。無在無不在之性。非有復非無之緣。故能徧滿十方。隨緣普現。性之與緣。非一而非二。緣之與性。相害而相成。似會而無所會。故雖生而不生。似離而無所離。故雖滅而不滅。不生之生。生則非有。不滅之滅。滅則非無。非有之有。則有是不有之有。非無之無則無是不無之無。不有有不無無。此有是有無俱不可得之有。斯無是有無俱不可得之無。故能性極眞空。相興萬有。萬有處全是眞空。眞空處不斷萬有。匪分前後。非屬縱橫。當處圓融。同時具足。應知此有非以有爲有。乃以空爲有也。此空非以無爲空。乃以有爲空也。卽空卽有。卽有卽空。非二體也。非異時也。常空常有。常有常空。非間斷也。非部分也。世人不察。聞有則執以爲常。聞空則執以爲斷。聞亦空亦有。則訝爲矛盾之詞。聞非有非空。則疑爲虛無之說。皆由於未契空有圓融之眞理。弗悟性相不礙之玄詮。今若深味斯文。必可頓祛舊惑。方知羣生皆非凡質。自身本是佛軀。二六時中。切向六根細看。四威儀內。莫捨一念妙觀。則知成佛卽在刹那。證道易於反掌。本住金剛宮殿。匪待遷喬。早游大聖園林。何勞命駕。此乃圓頓極乘之玄諦。卽身成佛之妙門。百千刼捨身布施之福德。不及一念頃無上妙法之思惟。倘有勝緣。獲聞斯旨。皆是多生福慧。咸已萃集於此身。果能直下承當。不難圓成於聖果。若施誹謗。獲咎殊深。實因三寶種性。由此紹隆。六道昏蒙。由茲覺悟。所謂欲得不招無間獄。莫謗如來正法輪也。

佛之謂有。不同於衆生情謂之有。衆生情謂之有。執虛爲實。念念取著。如渴鹿之逐陽燄。困渴愈甚。佛之所謂有者。非對無以立有也。眞空之本有也。卽空以明有也。緣生之妙有也。如水中月。如鏡中像。有而非有。非有而有。故能離執斷執常之邪見。而顯無知無不知之神用焉。又佛之謂空。不同於衆生情謂之空。衆生情謂之空。不免斷滅之過。或滅色顯空。如謂掘井土出空現。或對色言空。如謂牆處不空。牆外爲空。或以爲先有而後無。如謂境現則有。境過則空。凡此皆斷滅之見也。佛之所謂空者。乃本有之大空也。乃妙有之眞空也。空而非空。非空而空。亦無空相。故號眞空。必善審夫空有之義。乃知一切諸法。無有決定性。但以因緣故有。正顯現時。當體卽是眞空。如鏡之照。不失其虛。故肇論云。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何者。此有是不有之有。曷有其名。斯無是不無之無。寧虧其體。是以聖人處有不有。居無不無。雖不取於有無。亦不捨於有無也。試更釋其義。曰處有不有者。離執有之過也。曰居無不無者。離執無之過也。曰不取於有無者。離亦有亦無之執也。曰不捨於有無者。離非有非無

之執也。如是則離四句、絕百非。方合於空有圓融、始終一際之玄旨矣。

復次、空有之義。所該無盡。失其旨者。徒修因於曠刼。得其旨者。則成道於須臾。故前已畢述。茲復贅陳。切望今賢。深加審察。夫空故、有義得成。有故、空理乃顯。照像之有。益顯鏡體之空。鏡體之空。乃顯照像之有。此有乃全空以成有。故愈有而愈空。此空乃全有以成空。故愈空而愈有。十方剎海。空無不徧之處。卽有無不徧之處。十世古今。空無不徧之時。卽有無不徧之時。有無可有。不須滅有。斯爲妙有。空無可空。亦無空相。故號眞空。若實有有可有。則其有乃塊然之有。非妙有也。若尚有空可空。則其空乃頑然之空。非眞空也。當知斯有爲無

有可有之有。有不在空之外也。斯空爲無空可空之空。空常徧有之中也。故此有乃無所不空之有也。斯空乃無所不有之空也。有不捨空而有。空不離有而空。此空有之所以稱爲妙也。於無有可有之有處、顯其空。於無空可空之空處、呈其有。此空有之所以融於圓也。妙則空有一際。圓則空有性離。華嚴經云『十方求法情無異。爲修功德令滿足。有無二相悉滅除。此人於佛爲眞見。』又云、『若有若無有。彼想皆除滅。如是能見佛。安住於實際。』是故善悟空有之義者。則永離顚倒諸見。直契法性無生之旨。可謂以少方便。疾得菩提矣。大吡盧遮那成佛經云。『有無悉超越。無垢同虛空。……………作業妙無比。常依於二諦。是乘殊勝願。汝當住此道。』又云、『諸佛甚希有。權智不思議。超一切戲論。法佛自然智。而爲世間說。滿足衆希願。眞言相如是。常依於二諦。若有諸衆生。知此法教者。世人應供養。猶如敬制底。』釋曰、諸佛善達於有。故權智不可思議。從一法而說種種異法。而種種異法。究竟歸於一法。故說皆稱性之說。說而無說。示皆應機之示。無示而示。非若世人說示。一切但有名言。而無實義。都成戲論也。亦非世人說示。能離於實義之外。以一切法不離法界性故。祇是迷不自知。所謂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諸佛說示之權智。非離法佛實智。別有一智。祇此法佛實智之體。本有照用。故能隨一切衆生之所欲樂願求。以種種句、種種文、種種隨方語言、種種諸趣音聲。而爲世間說示眞言教道。使之獲得滿足也。

而此種種句、種種文、種種隨方語言、種種諸趣音聲、均卽是一切衆生本有智光。資佛慈悲願力爲緣。使之發起。而有眞言教相。從心起信。還信自心。從心生解。還解自心。從心起行。還行自心。從心悟證。還證自心。如是乃爲獲得究竟滿足也。以此可知眞言之相。非有非無。常依於二諦。設若滯於有。則失實智。但如凡夫之執有而已。設若住於空。則但如二乘之但空。而無大悲妙用。不能觀察衆生界。隨其根機。教化調伏之。如是便失權智。而實智亦未圓也。惟通達空有二諦。乃能權實雙行。悲智並運。則知空非有外之空。故說示之權智。卽是自然之實智。又知有非空外之有。故教化之衆生。卽是自心無性之衆生。智如衆生亦如。以如幻智。度如幻生。化儀百變。不離一眞。能知

此法教者。方達眞言相。智同諸佛。而爲一切人天所應供養也。（制底、佛塔）也。

密教所云刄（阿）字本不生者。亦是闡發現前一念心性空有同時、本自不生之義也。本者本性也。本體也。本初也。無性之性。是爲本性。無體之體。是爲本體。無初之初。是爲本初。不者空也。生者有也。不生者空有之相一際也。空有之性俱離也。本不生者。一切諸法從本以來。性自寂靜。無可空無可有。離一切相。卽一切法也。又本者中也。不者空也。生者假也。此一念心性。空假中法爾同時。圓融具足。是爲刄字本不生義也。若見諸法本不生際。卽知一切衆生本來是佛。卽知凡夫之身語意三業。卽是如來之身語意三密。卽知一切世諦不異

第一義諦。卽知本不生者。本不衆生也。金剛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已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十方異類衆生。只此現前一念心中具足。證入一念心性之時。則十二類衆生一時寂滅。猶如洪爐點雪。故云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又念性本空。故現前一念心性所具十二類生等法。莫不當體本寂。故云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譬如夢中救人。從本以來。卽無實法。非待醒時始無也。若不解於了達一念性空、卽是度盡一切衆生之義。將以爲有所度之生。與能度之佛。便是著於我人衆生壽者四相。而非菩薩矣。此理幽玄。卽是如何降伏、如何住心之妙法。切勿等閑視之。

又刄字本不生義者。亦可云刄字本不滅義。蓋一切諸法。若有生起。卽有終滅。今一切諸法。無性緣生。生但從於衆緣。衆緣亦復各各無性。生既不可得。則滅亦不可得。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今但言本不生者。以既言不生。卽兼攝不滅之義。故可從略也。又一念心性迷時。似有生住異滅四相。遷流相續。於非衆生界。而現衆生界。此刄字本不生者。亦可云本不住、本不異、本不滅也。今言生可攝住異滅三相。故但擧其初言本不生。而其他三相。可從略也。又凡夫覺知前念起惡。能止後念不起。此但

覺於念之滅相。以念止念。未悟念性本空。惟於六麤中、覺其起業之相也。三賢菩薩。覺一切法由於執計而起。然念上本無是物。此則但覺念之異相。卽於六麤中、覺其執取計名字等相也。初地至九地菩薩。覺一切法。由自識所現。相續而起。始得住持。此則見於念之住相。卽初地菩薩於六麤中、覺其智等四相。乃至九地菩薩。並於三細中、覺其能見相也。十地以上菩薩。覺極一念初相。滿足方便。遠離微細心念。此則覺於念之生相。卽澈見三細中之無明業相也。依於生住異滅四相。而覺有淺深之別。可分爲不覺、（指信位凡夫謂其覺猶不覺也）相似覺、（指三賢位）隨分覺、（指初地至九地）究竟覺（指十地以上）四位。今但言本不生。不說住異滅者。卽直指最初一念

生相。令行人依此觀智。直覺心源頓斷無明。一超而入究竟覺位。此圓頓法教。所以獨稱尊勝也。由是觀之。現前一念心性。本來非空非有。一際圓融。其義統一切法。攝一切教。無有遺餘。此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不可以少福德善根因緣得聞斯法。若有見聞之者。悉當至心隨喜。其所獲福德。無量無邊。具如法華經隨喜功德品所說。倘施毀謗。卽與破法無異。所獲罪報非輕。亦復具如大乘諸經廣說。愼之愼之。

非有故眞。非空故俗。非有故如。非空故來。非有故空。非空故色。非有故純。非空故雜。非有故同。非空故異。非有故智。非空故悲。非有故實。非空故權。非有故定。非空故慧。非有故一。非空故多。非有故總。非空故別。非有故不垢。非空故不淨。非有故不生。非空故不滅。非有故無來。非空故無去。非有故不增。非空故不減。非有故如理。非空故如量。非有故非常。非空故非斷。非有故無不一。非空故無不異。非有故事不礙理。非空故理不礙事。非有故無理外之事。非空故無事外之理。非有故相無不性。非空故性無不相。非有故體自虛寂。非空故用恆繁興。非有故不住生死。非空故不住涅槃。非有故萬法唯心。非空故心唯萬法。非有故隨緣不變。非空故不變隨緣。非有故全修在性。非空故全性起修。非有故不盡有爲。非空故不住無爲。非有故眞諦不失。非空故俗諦不壞。非有故聖凡體空。非空故修證宛爾。非有故成道無得。非空故階降無差。非有故攝權入實。非空故從實施權。非有故無住爲本。非空故建立諸法。非有故大智常明。非空故大悲不捨。非有故心心作佛。非空故念念度生。非有故、不可離無爲而說有爲。非空故、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非有故、無有一法可取。非空故、無有一法可捨。非有故緣生無性。非空故無性緣生。非有故生佛不二。非空故迷悟攸分。非有故照而恆寂。非空故寂而恆照。非有故行布不礙圓融。非空故圓融不礙行布。非有故色不異空。非空故空不異色。非有故卽俗而恆眞。非空故卽眞而恆俗。非有故用不離體。非空故體不離用。非有故卽慧是定。非空故卽定是慧。非有故無作無止。非空故無任無滅。非有故無取無得。非空故無捨無失。非有故、無性一味、名爲眞諦。非空故、幻有萬殊、名爲俗諦。非有故、無造無作無受。非空故、善惡之業不亡。非有故觀而愈止。非空故止而愈觀。非有故、應無所住。非空故、而生其心。非有故、前念後念、各不相知。非空故、前有引後之能。後有續前之用。非有故實際理地、不受一塵。非空故、萬行門中、不捨一法。非有故、一切諸法、猶如夢幻影像。皆非實有。無性爲性。非空故、能安立善非善等諸法。皆不雜亂。以此可知空有圓融。方見心法之妙。舉一切修德性德乃至一切染淨諸法。攝無不盡。故了達空有之勝義者。則曰性相、曰理事、曰止觀、曰定慧、曰色心、曰眞俗、曰悲智、曰寂照、曰體用、曰本末。如是一切妙諦。無不同時了澈。何以故、以一切諸法。不出空有。悉皆無性最勝義故。

何以言之。空有融通。故性相具足。性相二門。卽是自心之體用。此空

是心之性。全是眞空。非但空也。法華經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以八十種好。用莊嚴法身。』若屬但空。安能普現色身。具足妙相。如鏡方能現像。瓦礫則無。又此有是心之相。顯現全是妙假。（亦稱妙有、）非偏假也。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普現一切。隨緣赴感者。相也。恆處菩提座者。性也。法華經云。『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若屬偏假。安得隨緣赴感。偏周法界。而仍不失正性。況復一處見多。多處見一。如華嚴經云。『於一微細毛端處。有不可說諸普賢。如一毛端一切爾。如是乃至偏法界。』又云、『廣博諸世界。無量無有邊。知種種是一。知一是種種。』一者、性也。種種者、相也。一多相容。由於性相無礙也。又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故能以一念入多劫。以多劫入一念。以一剎入一切剎。以一切剎入一剎。以一法入一切法。以一切法入一法。以一衆生入一切衆生。以一切衆生入一衆生。以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重重互現。而各不壞其相。猶如帝釋殿上珠網。千光萬色。重重交映。歷歷區分。蓋由諸法本空。但是緣起。緣起之有。未嘗暫違性空之理。如月光與影。不二而二。二而不二。光雖是一。影現重重。而重重之影。俱同一光。光處影呈。影處光寂。唯光與影。非異非同。而異而同。光性無盡。影現重重。光喻眞空。(性)影喻妙有。(相)光影同時。不分不雜。猶之空有一際。猶之性相互融。豈有前後之殊。亦非和合而作。卽知妙明心體。本自空有圓融。故能性相具足。一念全收也

復次、由眞空故。理無不偏。由妙有故。事無不成。空必該有、故理必偏事。有必徹空、故事必具理。無空外之有、故無理外之事。無有外之空、故無事外之理。空有一際。理事平等。又空性之理常偏。故理之偏於事也。乃全偏非分偏。是以一色一香。咸攝無邊之妙義。假(有)相之事似生。故事之具於理也。乃全同非分同。是以不壞一塵而可偏周法界。事有分限。理不可分。故全偏之理。必全入分限之事。是爲理不礙事。分限之事。必各具全偏之理。是爲事不礙理。不可分之理。能全偏於一一事之中。以空性無盡故。一一分限之事。能各同全偏之理。以妙有(相)重重故。又以事相重重故。方顯空理之無盡。以空理無盡故。乃成事相之重重。諸有智者。皆以譬喻得解。今更以光影喻之。光無不偏。可喻眞空之理。影無不現。可喻妙有之事。光必偏影。猶之理必偏事。影必具光。猶之事必具理。無光外之影。喻無理外之事。無影外之光。喻無事外之理。光影一際。以喻理事互融。又清虛之光全偏。故光之偏於影也。乃全偏非分偏。是以一形一像。無不平等俱同一光。幻現之影似生。故影之具於光也。雖俱一光。不妨千形萬態。影有分限。光不可分。故光全偏於分限之影。是爲光不礙影。且以顯光性之無盡。影則各具全偏之光。是爲影不礙光。並以成影相之重重。熟思光影之喻。可悟理事之玄。華嚴經之四法界十玄門。皆可由茲悟入。圓宗行人。切須注意。

復次、修行大乘之人。欲入圓宗。必須稱性而修。方契諸佛出世本懷。疾成道果。所謂稱性而修者。莫妙乎隨順眞如。直觀心源。圓修圓悟。夫吾人現前一念心性。非空非有。本自圓融。今卽隨順空有俱圓之理。運止觀兩輪。依本智而求佛智。果能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則一切佛法。疾得現前。何則、心性本來不生不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體自眞空。卽事而寂。故稱性修止。此止全順乎本空之寂。無止而止也。法界如幻。卽體從緣。體自靈明。不無鑒照。故稱性修觀。此觀全順妙假之照。不觀而觀也。空本自空。非待止而歸空。故卽空是止。卽止是空。假本妙假。(妙有)非待觀而成假。故卽假是觀。卽觀是假。約體則號空有。約修則稱止觀。說時似有後先。似有差別。實則只在一念之中。妙有眞空。同時具足。故卽止卽觀。卽觀卽止。匪有後先。何以故。以無有少法與法同止故。無有少法與法同照故。所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也。性空卽是止。不須以止法更止故。相假卽是觀。不須以觀法更觀故。此一念心性。非空非有。(非假)而一切法亦非空非有。(非假)在境則融爲眞俗中三諦。在心則融爲空假中三觀。說時則有心、境、眞、俗、空、假、中、各名字。照時不作心解。不作境會。不作三解。亦不作一解。只念念見自心性。任運非三非一。不用斷除煩惱。不用對治折伏。一切時中。自然圓具止觀之法。心心流入薩婆若海。設若以攝散爲止。鑒照爲觀。此猶是對法門中所攝。非契圓旨。須知眞空

本具妙有。故止非沉空滯寂。何傷事相之觀。妙有恆徹眞空。故觀非散動失念。豈礙性空之止。又由於空有交徹而相俱。故順法界之性、而修止觀。則無礙而雙運。又由於空有相奪而俱盡。故順性而修止觀。則兩亡而雙絕。又由於空有交徹、重重無盡。故稱性而修止觀。則入普眼之門。千燈並照。一法卽一切法。一切法卽一法。故空有徧一法。亦徧一切法。卽止觀見一法、亦見一切法。又一心卽一切心。一切心卽一心。故空有徧一心、亦徧一切心。卽止觀見一心、亦見一切心。起信論云。『止觀門共相助成。不相捨離。若止觀不具。則無能入菩提之道。』故須止觀雙游。如鳥兩翼。如車兩輪。自然不滯空有二邊。直契中道佛智。如是解行相應。云何不疾成無上菩提。但使一句染神。所得福德。尚且無量無邊。如法華華嚴經中所說。何況解義修持之者。三止三觀之文。台宗各書言之綦詳。茲不具錄。問、止觀不具。則不能入菩提道。何以參禪、念佛、誦經、持咒。皆可悟道。答、參禪之看話頭。看卽是觀。話頭疑成一片。卽是止。念佛則一句佛號。歷歷分明。卽是觀。心不異念、卽是止。誦經持咒。則能誦能持之心。了不可得。卽是止。所誦之經。所持之咒。歷歷分明。卽是觀。此雖不修止觀。而止觀之法。自寓其中。蓋稱性之修。則契於空有勝義。法爾如是。若得一念相應。便入中道佛智也。是故了達斯理者。不須於向來修法。忽又改絃易轍。祇以其所修者。順此理而修可矣。奚必改參禪念佛誦經持咒。而修止觀。始謂之修止觀耶。

復次、悟道之要。不出定慧二門。如能深悟空有之義。者不難於一心中。圓成定慧。如車有雙輪。任運遠載。鳥有兩翼。隨意高翔也。約修因言。則曰止觀。約果德言。則曰定慧。故古德謂止觀爲定慧之因。定慧爲止觀之果也。定是慧之體。慧是定之用。知一切法。性本空寂。於一切法。不生二想。法華經云。『觀諸法性。無有二相。猶如虛空。』是爲正定。歷歷照一切法性相因緣。無有錯謬。是爲正慧。卽定之時是慧。卽慧之時是定。非是離定別有一慧。非是離慧別有一定。定如燈。慧如燈光。卽燈之時是光。卽光之時是燈。二而不二也。二乘定多慧少。偏於空也。菩薩慧多定少。偏於假也。惟佛不住有無。不壞有無。雙照有無。雙遮有無。法華經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

以此度衆生。』住大乘者。究竟一心。無住而住。是爲自住也。大乘者。一心也。契此心體者。說名爲佛。未可執計佛爲能住之人。大乘爲所住之法。判而爲二也。華嚴經云。『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尋玄之士。切宜深究焉。如其所得法者。契合法界法爾之理也。心卽法界。法界卽心。契此心體。卽是契合法界法爾之理也。又此法卽一心。自性空有俱不可得之法。佛則稱性全證空有俱不可得、而亦不礙空有俱現之一心妙法也。能證所證。冥合一際也。故其定爲大定。爲正定。爲性定。亦稱金剛定。非若三藏小果。但住偏空之定也。又其慧爲大慧。爲正慧。爲性慧。亦稱金剛慧。非若別教菩薩、但證偏圓之理也。定慧不偏。其力均等。是曰莊嚴。定慧莊嚴。性相具足。於一法中。了一切法。無分別智。常現在前。是曰度生。是故成佛度生。只在一念。非有心外之佛可成。非有心外之生可度。此成卽是彼成。度他不殊自度。何以故。法界平等、眞空一性故。成心內之佛。還度心內之生。華嚴經云。『佛智通達淨無礙。刹那普了三世法。皆從心識因緣現。生滅無常無自性。於一刹中成正覺。一切刹處悉皆然。一切入一一亦爾。隨衆生心而示現。』何以故。空有一體。無礙俱現故。成佛度生。尙屬教迹之談。化門所攝。眞契心體之時。眞空絕相。生佛俱泯。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何以故。空有相奪而俱泯。一切諸相。畢竟永寂故。是以卽定之時。無定可說。卽慧之時。無慧可示。心與境冥。智與神會。迥絕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也。若夫三藏小果定

則形同枯木。不能外現威儀。慧則唯證偏空。不契中道圓理。今此圓宗定慧。尙非大乘初教無相之空。與夫別教但中之理。所能比擬於萬一。豈彼三藏定慧得與之相提並論耶。看靜守空。古賢所斥。多聞狂解。我佛所呵。避喧去雜。但守靜塵。豈成正定。徇文逐句。知解橫生。豈成妙慧。昔崛多三藏師見僧結草爲庵。獨坐觀心。問、做甚麼。僧對云。看靜。三藏曰。看者何人。靜者何物。僧不能對。卻請指示。三藏曰。何不自看。何不自靜。僧仍未省。三藏見其根性遲迴。乃指往曹溪參謁六祖。具陳上事。祖曰、誠然。何不自看。何不自靜。教誰靜汝。僧於言下大悟。又智隍禪師習定二十年。一日玄策和尙行經其前。問、在此間作甚麼。隍云、入定。策云、入定者。爲有心入。爲無心入。若有心入者。則

一切有情。悉皆有心。亦合得定。若無心入者。則一切無情。亦合得定。隍曰、吾正入定之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若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不應更有出入。隍無對。卻問汝師爲誰。策云、六祖。隍問汝師以何法爲禪定。策云、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語已。疑猶未息。遂振錫南行。直往曹溪。禮見六祖。祖乃亦如玄策所說。隍於言下大悟。是夕人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矣。（以上事載六祖壇經）四祖道信禪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以此可見避喧求寂。守靜爲禪。非正定也。楞嚴經佛責阿難言。『非汝歷刧辛勤修證。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恆河

沙。只益戲論。汝雖談說因緣自然。決定明了。人間稱汝多聞第一。以此積刧多聞熏習。不能免摩登伽難。：：：：：：如摩登伽。宿爲婬女。由神咒力。消其愛欲。法中今名性比丘尼。與羅睺母耶輸陀羅。同悟宿因。知歷世因貪欲爲苦。一念熏修無漏善。故或得出纏。或蒙受記。如何自欺。尚留觀聽。』華嚴經問明品云。『非但以多聞。能入如來法。如人水所漂。懼溺而渴死。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善方藥。自疾不能救。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永嘉大師云。『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卻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以此可知執文迷旨。三世佛寃。縱使說得相似。只是如蟲禦木。非正慧也。自性之慧。不落有無。旣不落有無。卽自性無分別之靈知。亦稱眞心自體之知。不緣六塵。不假作意。任運常知。非涉有無。永超能所。了心法本空。常在三昧。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涅槃經云。『能見心性。名爲上定。』何則、心性寂滅爲定。常解寂滅爲慧。此自性定慧。非從緣成。乃順乎心性空有一際之理。本來具足。菩薩凡有施爲。皆順法性。故有無不滯。權實雙游。如淨名經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也。

上來所述性相理事止觀定慧。其義已明。餘如色心、眞俗、悲智、寂照、體用、本末類皆名異義同。自可類推而知。如色心、體用屬性相所攝。眞俗、本末。屬理事所攝。悲智、寂照。屬止觀定慧所攝。故無庸複述也。

問、上來所列性相、理事、止觀、定慧、四門之順序。其旨如何。答、性相一門。直示一心本有之德。修行大乘。當以菩提心爲因。故首列之。又行人若不識理事之玄。以爲止觀前導。難免有執理廢事、執事礙理之病。則圓頓止觀。無由逢緣對境。任運而修。故以理事次之。旣識一心性相本具之德。與夫理事圓融之妙。方能不違眞。不滯俗。順性而修止觀。故復以止觀次之。止觀修成。定慧果滿。故以定慧殿之。然約果德則言定慧。約性德則言性相。所以示初不離後。後不離初。因果未嘗不交徹也。性德居初。果德居後。而其間則列理事止觀二門。屬於修德。所以示初中後善。淨極光通。寂圓無際也。

問、說空則爲斷。成損減謗。說有則爲常。成增益謗。說亦有亦空。則成

相違謗。說非有非空。則成戲論謗。今茲曰空、曰有、曰亦空亦有、曰非有非空。何以不成以上四謗。答茲之謂空。非斷滅之空也。乃緣生之空也。故不成損減之謗。茲之謂有。非執常之有也。乃無性之有也。故不成增益之謗。又設若空外有有。有外有空。則可二者並立。今空卽有。空外無有、可與空對。有卽空。有外無空、可與有並。故雙亦（亦有亦空）不立。茲之所謂亦空亦有。有卽空。空卽有。不有之有。不無之空。不住二邊。雙照二邊。一體圓融。同時具足。既非部分和合。亦非異時先後。故無相違之謗也。茲之所謂非有非空。體泯法界。雙遮雙絕。非有空可非。非有有可非。質言之。卽緣生之空。空非定空。何空非有。無性之有。有非定有。何有非空。空有既無定性。卽是空有性。離。亦無離相。故雙非（非有非空）亦寂。且此緣生之空。卽是無性之空。無性之有。卽是緣生之有。又緣生之空。卽是無性之有。緣生之有。卽是無性之空。又緣生之空。卽是緣生之有。無性之有。卽是無性之空。本自圓融。本自絕待。非有二物而可相卽。非有二物而可相非。執謝情消。理窮詞絕。豈成戲論之過耶。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所謂離四句者。非離四句而別有一句。但離四句之執而已。淨名經云。『但除其病。不除其法。』執之則二見成差。眞俗俱失。物我斯形。是非競起。融之則定慧俱圓。內外一際。悲智雙運。體用交參。若約絕待而說。則如永明大師所云。言離四句。無句可離。理絕百非。無非可絕。了此無非無句。方成眞絕眞離。若約圓融而言。則妙證一心者。句句歸宗。言

言契道。談空非斷。說有非常。或說亦有亦空。或說非有非空。隨時隨機。法爾稱性而說。能於一切衆生、作大利益。知一切法無性、而說種種性。知一切法無相、而說種種相。知一切法無有差別、而說種種差別。知一切法離諸數句、而能善說數非數句。知衆生本無、而常敎化無量衆生。無有疲厭。知諸佛體寂、而常供養十方諸佛。無有厭足。知一切法、卽心自性、由於自悟、不由他敎、而常恭敬尊重親近諸善知識。無有疲怠。知一切諸法、離於言說、而能廣演無邊義理。盡未來際。無有窮盡。知一切諸法、三世平等、而能示現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知一切諸法無處、而能示現一切處所。知三世但是一念、而能示現一刼、多刼、或無量刼。知一切法無乘、而恆善巧方便、安立無量諸乘。故能普現世間。不著世間。非若迷眞之輩。未見法性。但順執情。聞空則著於空。聞有則繫於有。聞亦空亦有。則路迷兩頭。聞非有非空。則彷徨無據也。圓覺經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華嚴經云。『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法華經序品云。『觀諸法性。無有二相。猶如虛空。』又安樂行品云。『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顚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顚倒生故說。常樂觀如是法相。』是故菩薩觀空不住空。無空可住也。涉有不居有。無有可居也。雖順法性。幻有稱相。假諸方便。以如幻智。敎化自心中如幻衆生。而性常自空。本來平等。金剛經云。『衆生衆生

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又云、『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苟非了達空有之義。縱使看教讀經。焉解佛意。設能善解其義。則念念常見一切佛。盡未來刼。未曾空過。念念常轉一切經。盡未來刼。未曾釋卷。如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云。是名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也。又法華經如來壽量品云。『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華嚴經云。『諸佛不出世。亦不入涅槃。』世間性空。以何爲出。涅槃體寂。以何爲入。但隨諸衆生心之所宜。令其見有出世入滅等事而已。設世間及與涅槃。果有實法。可出可入。則是有去有來。若有去來。則有斷常。一切諸佛。除以方便成熟衆生外。終不演說有斷常之法。一切衆生。於現前一念心性。迷於有無二見。而成生滅心意識。以生滅心。觀佛法身故。一切佛法。俱成世法。如圓覺經佛告金剛藏菩薩言。『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由迴轉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善男子、諸旋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況輪轉生死垢心。尚未清淨。觀佛圓覺而不旋復。』故知一心不動。二見成差。空有俱礙。相待成形。而有身心世界諸相。蓋一切衆生。妄見雖曰無量。要皆全由空有二見。顚倒妄執而生。空有之義一迷。則一切法皆迷。六十二見。熾然自縛。空有之義一明。則一切法皆明。十方虛空。應念消殞。大智度論云。『有無二見滅無餘。諸法實相佛所說。』古德云。『不離幻色。卽見眞空。』大般若經云。『一切法皆以無性爲自性。於自性中。有性無性。俱不可得。』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迴翔不去。以清淨眼。觀察海內諸龍宮殿。奮勇猛力。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令兩闢。知龍男女命將盡者。而搏取之。如來應正等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住無礙行。以淨佛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衆生。若曾種善根、已成熟者。如來奮勇猛十力。以止觀兩翅。鼓揚生死大愛水海。使其兩闢。而撮取之。置佛法中。令斷一切妄想戲論。安住如來無分別無礙行。』止觀兩翅。喻定慧均等。定則不馳於有。慧則善照於空。生死大海。喻溺於有無二見之深淵。使其兩闢。卽使之不住空有二邊也。撮取而置於佛法中。謂一念相應妙慧也。住有住空。不能如實知自心。便成妄想戲論。或障於有。或礙於空。卽是障礙正行。今則不然。故云令斷一切妄想戲論。而安住於無礙行也。是故探玄之士。若能於空有二門。盡蠲偏見。一念圓觀。不滯情於有作。不執心以歸空。但於空假二觀。雙遮雙照。眞俗二諦。非卽非離。不落有無之境。方爲離相超理之靈知。如是正修。不獨隨順得入心體。並可具足差別智眼。而能應機弘法。紹隆三寶。釋疑辨惑。啟導羣蒙。古德云。『成佛度生。只在一念。』天地有改造之時。此言無可易之理也。

法華經云。『破有法王。出現世間。』當知經文雖說破有。亦攝破空之義。何則、佛說諸法空。爲度於有故。若復著於空。此空卻成有。蓋空有雖殊。執之俱未免於有故。執有執空。則成斷常二過。離空離有。乃通性相二宗。若知有相常。虛空相亦泯。如是方爲眞破。空有性離。離二際平等。向於一切法、生空有妄執之迷倒者。今皆捨離淨盡。則一切世間諸相。皆是常住妙心。故曰法王出現世間也。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如來於一解脫。出生不可思議種種功德。』此一解脫者。謂了達現前離有離空之一念心性。則一切佛法。悉皆現前。虛空萬行。由此而生。是爲不思議解脫。是爲如來出現。故云知如來出現。則知無量。則知廣大。則知無來去。則知無行無所行。何以故、知一念成就無

量行故。（無量）知一念周徧十方故。（廣大）知一念離生住異滅故。（無來去）知一念相應、離心意識故。（無所無術）法華經方便品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一大事者。一心也。此經開權顯實。不論諸識次第。直爲上根利智之人。頓示佛果德一眞法界本智。使之直了一心。性相具足。而知世間諸相。皆是實相。萬象森羅。同時普

現。更無前後。故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無量衆所尊。爲說實相印。』若有聞此妙法。無一不成佛道也。『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只此絕待無作之眞心。性自離空離有。能空能有。無性可得。諸相齊呈。不斷不常。非一非異。不生不滅。非有非無。非量非無量。非相非無相。非有爲非無爲。非世間非出世間。非功德非無功德。悟此玄旨。則知一切諸法。皆是佛法。如知一水濕性。則知一切水皆溼。知一火熱性。則知一切火皆熱。眞了一念緣起(有)無生(空)者。則知一切念莫不如是。乃至一刧、十刧、百刧、千刧、千億刧、千億那由他刧。亦只如是。而此念刧。亦復無性可得。如大集經云。如一法、一切法亦如是。如一切

法、一法亦如是也。又一切法如。卽是如來。如來卽是一切法如。故世諦無非眞諦。衆生本是佛陀。法華經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諸餘衆生類。無有能得解。除諸菩薩衆。信力堅固者。』不信如是微妙法門。三大祇刧。徒勞苦修。難成大果。若信得及。則密室靜坐。成佛多時。所謂聞法須臾。卽得究竟阿耨菩提也。

一念成佛法要卷上終

一念成佛法要上卷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二九	九	華嚴經云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所知不可知一心不思議	華嚴經云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又云如法而了知亦不分別法
三六	十	非無之無則。無是不無之無不。有有不。無無此。有是有無俱不可得之有斯。無是有無俱不可得之無。	非無之無。則無是不無之無。不有有。不無無。此有是有無俱不可得之有。斯無是有無俱不可得之無。
三八	八	斯爲妙有空。無可空。	斯爲妙有。空無可空。
四六	八	此觀全顯妙假之際	此觀全顯乎妙假之際
四六	二〇	此猶是對法門中所攝	此猶是對治門中所攝。
四八	一	如能深悟空有之義。者	如能深悟空有之義者。

一念成佛法要卷下（原名幻人幻語）

閩侯　陳海超　雪村

一念無明。取於空有二相。是爲一切衆生病源。因地倒者。還因地起。此一念心。雖爲迷倒之源。亦卽解脫之本。豈可捨此別求奇特不思議者。此一念心。於眞無中無形段。無名相。解不能到。言不能及。是爲不可思議之眞空。此一念心。於俗有中如幻如化。水月鏡花。無中顯現。是爲不可思議之妙有。所謂一念心性、空有同時具足者。亦不過方便開示。強謂同時。非有二體。而可同時相並。亦非有同時之實法。以容此空有相融也。祇是卽法卽時。而此卽法卽時法爾空有性離。不斷不常。非一非異也。此中玄妙。全在當人善巧悟入。如古德云『一兔蹲身橫古道。蒼鷹瞥見忽來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枯椿舊處尋。』此極言刹那介爾之心。至促至微。雖在目前難覩。瞥有思量。此刹那心。卽成相續。落於境相。猶如獵犬之尋蹤覓影。失之久矣。問、空有二門。爲當是一。爲當是異。答、不可言一。不可言異。若言是一。則性相宛然。非是一也。若言是異。則差別都泯。非是異也。因空故言有。因有故言空。若無於有。不成於空。若無於空。不成於有。空有性離。一異俱泯。言語道斷。心行路絕。唯應智證而已。

問、空有既不可言是一。則一相亦泯。何復說言現前一念。答、此言一、有其二義。一、謂此一是啟敎之一。二、謂此一是絕待之一。蓋若不假此一以爲啟敎方便。則如來大法。何由開示。故云修多羅敎如標月指。學人要當因指見月。不當執指爲月。若執一爲世間情謂之一。便是執指爲月。匪惟不能見月。抑且失指矣。又此一是絕待之一。無二可偶之一。故云一亦不爲一。爲欲破諸數。仁王般若經云『法性本無性。勝義諦空如。諸有幻有法。三假集假有。無無諦實無。寂滅勝義空。諸法因緣有。有無義如是。有無本自二。譬如牛二角。照解見無二。二諦常不卽。解心見無二。求二不可得。非謂二諦一。一亦不可得。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了達此一二。眞入勝義諦。』從來佛祖之所謂一念者。欲敎人直了卽念無念。如幻化見幻化。能見所見。二俱叵得也。卽念無念。強名一念。他如一相者。謂卽相無相也。卽相無相。強名一相。亦名實相。一法者。卽法無法也。卽法無法。強名一法。亦曰妙法。一心者。卽心無心也。卽心無心。強名一心。亦曰眞心。一行者。卽行無行也。卽行無行。強名一行。亦曰大行。名異義同。只一念心一切具足。此一念心、本自圓明。本自覺照。故稱圓覺。此一念心、終恆不變曰如。萬法齊現曰來。故曰如來。此一念心、諸佛菩薩、乃至一切異生之所同踐。故曰大道。此一念心、幽隱難知。含藏一切。故曰祕密藏。此一念心、能壞一切。不爲一切所壞。故曰金剛。此一念心、爲萬法之母。故曰佛母。此一念心、體、相、用、法爾具足。故曰大方廣。此一念心、萬法依之建立。無得超越。故曰法界。此一念心、無妄不變。故曰眞如。此一念心、運載一切。故曰一乘。此一念心、總一切法。持一切義。故曰總持。亦曰大陀羅尼。此一念心、猶如虛空。能含萬象。故曰虛空藏。此一念心、

徧十方界無微不矚。故曰普眼。此一念心、無相無不相。故曰實相。此一念心、非性非無性。故曰實性。此一念心、妙用無礙。故曰神通。此一念心、能療一切生老病死諸苦。故曰藥王。此一念心、具足一切諸法。故曰法藏。此一念心、不生不滅。故號涅槃。此一念心、衆寶所聚。故號性海。此一念心、出生萬法。故名心地。所謂一如來有無量百千名號也。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體。一切物如。一切名如。故一切名、無非如來名號也。華嚴經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界一切空。是則諸佛見。』大集經云。『了了見者。知一切法。無二相也。』若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卽得阿耨菩提。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志公和尚云。『衆生不解修道。便欲遣除煩惱。不知煩惱本空。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卽是。何須別處追討。』此一念、卽是無緣之靈知。古聖稱爲衆妙之門也。尋玄之士。如之何不思。

一切念卽一念。故一切法作一法解。一切卽一也。一念卽一切念。故一法作一切法解。一卽一切也。雖知一切念卽是一念。一念卽是一切念。而亦不壞一念一切念之相。故一法作一法解。一切法作一切法解。亦一亦一切也。一念一切念。悉皆平等。猶如虛空。故一法不作一法解。一切法不作一切法解。非一非一切也。如是超情離見。絕相忘言。四句不能詮。百非不能惑。是名無上法王。於法得大自在。釋迦佛傳法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迦葉祖傳法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傳法偈云。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第七祖婆須蜜尊者。付法於第八祖佛陀難提。其傳法偈云。心等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第十六祖羅睺尊者付法偈云。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入滅時。衆欲共分舍利。起塔供養。臨荼毘訖。尊者忽現身說偈云。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凡此偈言。皆是直指現前一念心性。離有離無。非一非多。無是無非。常存常泯。何內何外。不斷不常。匪隱匪顯。恆雜恆純。超善超惡。互偏互攝。亡中亡邊。齊今齊古。圓融超絕。體自如如。令人悟之、頓得成佛也。又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法偈云。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于今。此偈可謂直指無我眞際。於一切衆生迷失現前一念心性者。分明道破。至爲親切。何則、如前所云。卽時卽法。卽法卽時。無有和合。無有後先。知卽是心。心本是知。非有能知之心。待於所知之法。見卽是心。心本是見。非有能見之心。待於所見之法。故云正知見時。知見正俱是心。不可更謂以心知、以心見也。又不得謂此知此見之心。屬於能知能見之人。故云當心卽知見。非別有我人具此知見之心也。剎那剎那。均是理智現前。正恁麼時。現恁麼法。無我無人。非心非法。十方無壁落。一道自清虛。故云知見卽于今也。若悟得此偈。則洞達現前一念心性。而我人衆生壽者諸

見。莫不當下銷亡。入於如來知見。可謂一解千從。獲大總持。所有從來佛祖傳心諸偈、以及三藏十二部經。莫不一齊了徹。

一切諸法。但是緣起。緣起則無有自性。無有自性。則諸法各不相知。各不相到。設有二法。則有往來。今一切知見。皆卽是心。心外無有少法可得。一切只是一法。故無法可以相知相到也。淨名經云。『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是二皆空。』誠以法起之時。不言我起。法滅之時。不言我滅。諸法無我。如何相知。當處出生。當處虛寂。如何相到。此皆由於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故彼我俱絕。境智雙冥。如楞嚴經言是文殊者。便是有二文殊。今祇一文殊。何言是與非是。又云『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知見之時。正是自心自知。自心自見。此心之與知與見。乃至與一切法。不得判之爲二。設執爲二。則著我人衆生壽者四相。此是未悟道人。一切通病。凡有修持。未離我相。便不與菩提心相應。甚至墮於魔罥。而不自知。故大毘盧遮那成佛經、首先誡言當以菩提心爲因也。又金剛經諄諄垂誨。令離我人衆生壽者四見。而稱通達無我法者。眞是菩薩。古德云。『直見直聞。卽是直道。』若於見上立見。聞上立聞。便是頭上安頭。將心覓心。未達無我之理。違於現量之境。沉於我見深坑。欲得菩提。無有是處。如經言阿難見阿閦佛國。一見之後。不復更見。蓋無有二法。卽無更見。設復更見。則成後念之續。心不住心。究亦無有

後念可以相續。惟一切凡夫。不識此理。但爲虛妄相應所縛。以爲前後銜接。聯成一片。如急流水。遠望一際。寧知前流後流。各不相到。前念後念。孤明獨立。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其理亦復如是。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此非遏捺折伏。使之不生一念也。若作遏捺折伏解。卽屬邪修。所以學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誠堪浩歎。了此現前一念性本自空。不待壞之使空。不須滅之使空。不待析之使空。不須推之使空。法爾性空。達此者謂之一念不生也。此一念心性。孤明無偶。卽是前後際斷。永嘉大師所言斷相續心者。卽此斷法也。又古德云。『祇許一人承紹祖位。不許有第二人。』佛心經品云。『唯有心法。至心實際。無有一法攀緣至如來處。』此一念心性。本自孤圓明妙。不與萬法爲侶。云何許有第二人來繼祖位。云何能以攀緣法至如來處。拈花密旨。可謂於此全彰。涅槃妙心。是故稱爲無等。何以故。無有上故。無與等故。又所謂前後際斷者。非眞有前後際之實法可斷也。此但屬一期施設之談。姑約衆生緣慮之心。稱之爲斷。欲令人了本無生。不於無相續中妄執實有相續耳。質言之、卽緣慮之心。其相似有遷流。其體了不可得。但不見一念起處。卽是前後不續。非實有念可斷。言斷者。欲令人就體消融。得入現前一念心性也。本來此一念心。卽念無念。念性尚自空。豈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可得。念性本空。如也。雖空而不無。顯現來也。此一念心性。卽是如來體性。離此而求佛法。舍此而求佛果。豈非大謬。墮於魔外。念性本空。無有三世

之法。亦卽無有無量世之法。則本無過去際可去。本無現在際可住。本無未來際可來。此豈非前後際、本自不生。將以何爲斷耶。且既無三世無量世之實法。則一念卽多刧。多刧卽一念。延促由心。求其延促去來之性。寧復可得。法華經云。『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大毗盧遮那成佛經云。『自心本不生。心前後際不可得故。如是知自心性。是超越一刧瑜祇行。』是故能知當念性空。本無前後可續。所得功德。便超一刧瑜祇之行。如此圓頓微妙法門。學道之人如何任其當面錯過。

起信論云。心眞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此唯一眞心。十方諸佛乃至六道羣生。平等共有。故稱爲大總相法門體。非佛與衆生。各各具有一心。如上所舉海喻一心。水喻諸佛。波喻衆生。須細研之。佛言一切衆生。其心是一。是名種性。種性常一。生佛本無差別。此一是平等平等之一。非二見之一也。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則證此法界體。契眞平等。廣運無緣之慈。常興同體之悲。衆生則妄起差別。橫生人我之隔。凡聖之分。然雖如是妄執差別高下之見。但有虛相。都無實義。而平等眞性。依然不動不壞。如人夢中自計爲帝爲王。或自計爲牛爲馬。雖苦樂懸殊。升降各異。而人之爲人固自若也。橫計之妄。同於夢境之虛。故楞嚴經云。『妙覺湛然。周偏法界。含吐十虛。寧有方所。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爲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若知根塵識三。皆由妄情而

發。猶如交蘆。卽於發處達其本空。則塵銷覺圓。云何不疾成聖果。一切衆生於三昧中。往來生死。一切諸佛於生死中。純乎三昧。喫緊全在這現前一念。是生佛同體處。亦是生佛分界處。一撥便靈。全身血脈俱轉。『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八十種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自惟失此利。我爲自欺誑。……………於空法得證。爾時心自謂。得至於滅度。而今乃自覺。非是實滅度。』畢竟舍利弗不失爲智慧第一。能於聲聞衆中。得悟最先。首蒙授記也。是以佛法如大海。惟信能入。惟智能度。文殊表理智。舍利弗於聲聞中、智慧第一。故法華會上。首由文殊決彌勒之問疑。次由舍利弗申說法之三請也。舍利弗得記之後。世尊猶復慈悲心切。引火宅爲喻。謂是舍唯有一門、而復陿小。諸子幼稚。不易得出。乃以三車誘引。終則賜與白牛大車。於是迦葉諸賢。因而領悟。重申窮子之喻。一向志意下劣。今竟獲得法王大寶。不求自至。『唯有一門。而復陿小。』謂現前介爾至促至微之刹那心念也。嗟乎、五陰爲舍。火宅熊熊。一念止住。禍生其中。一念解脫。狹門四通。偏大千界。是法王宮。涅槃生死。是二皆空。後人讀經至此而猶不悟。鈍置多矣。

日月燈明佛滅度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八十小刧。教化諸菩薩衆。因中修持。一切皆依無塵智而轉也。

法華會上。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呼舍利弗而告之。情何其長也。迨

舍利弗殷勤請說。世尊轉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意何其曲也。嗟乎、不長無以發起求法之請。不曲無以堅固受法之信。祇此唱酬之間。一乘圓音已震於大千世界。卽今末世衆生。孰非白毫光中同沾法乳。只是情塵錮蔽。不自覺知耳。

『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以苦捨苦。所以深入邪見也。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知以一故衆。知以衆故一。諸法無所依。但從和合起。無能作所作。唯從業想生。云何知如是。異此無有故。一切法無住。定處不可得。諸佛住於此。究竟不動搖。』又云『不取於苦。了知苦受。無相無生。諸受互起。無有常住。』達摩大師偈云『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了則魔及魔民。皆護佛法。不了則醍醐現前。視而無覩。一不是全不是。其苦正多。

『如來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爲說三乘。』何故不用。祇因太近。用之反至破法不信。墮於惡道。譬如身居華屋之內。反不自知其宫室之莊嚴。須誘引其游騁於空曠之庭園。然後一一指陳。使之了了自見。故如來壽量品中。佛以喻言諸子飲毒失心。父予好藥。子不肯服。其父留藥。遠至他國。遣使還告。汝父已死。諸子悲感。心遂醒悟。乃知此藥色香美味。卽取服之。毒病皆愈。甚矣信心之難發也。昔有一僧問某禪師、如何是佛。師云、

說來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如何不信。師云、只汝便是。雖然此一是也。切勿認賊爲子。直須高著眼。方爲人上人。

法華經藥草喻品云『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衆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礙。又於諸法。究盡明了。示諸衆生一切智慧。』此言三乘萬化。皆從實相而生。究竟還歸一實相。一入全入。卽事而眞。法法皆妙。故云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方便無非究竟。唯有心法至心實際。故云其方便演說之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也。寧可於三乘之外。開爲無量乘。不可於一乘之極。猶執一乘之解。如必立一佛境以爲一乘。此皆增上慢人。應在五千退席之列。如華嚴經云『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諸佛身。唯是一法身。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可知緣成之多。不妨多外有多。唯一之一。實則一中無一。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法法各住本際。各各全是圓滿法界。故云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也。華嚴經云『衆生業力故。國土不思議。譬如衆繢像。畫師之所作。如是一切刹。心畫師所成。衆生身各異。隨心分別起。如是刹種種。莫不皆由業。』又云『世界法如是。種種見不同。而實無有生。亦復無滅壞。一一心念中。出生無量刹。以佛神力故。悉見淨無垢。』蓋深見緣起之法。則知衆生實際無生而說衆生。則知諸法實際無法而說諸法。生空法空。所向無礙。於一

切法。永出疑滯。悲智雙運。隨順世間。爲明爲導。令諸無性衆生。頓了無性自心。故云亦知一切衆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礙。又於諸法、究盡明了。示諸衆生、一切智慧也。

身者、聚義。法身者、一切法聚也。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蓋法界原無剩欠。若見有欠有餘。卽皆於內法有所不足。故多寶如來。必須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盡還集一處。然後出現也。釋迦世尊。移諸天人。置於他土。而他土豈在此方之外。此極言心外見法。則不得見如來境界。故須屛絕之也。多寶塔中。二尊各坐半座。妙哉、半也。所謂自他不隔。淨穢何分。煩惱卽是菩提。娑婆無非佛土也。如非麤皆是妙。則世尊既已三變淨土。何復於虛空中、以大音聲普

告四衆。誰能於此娑婆國土。廣說妙法華經耶。是以次品。卽言藥王大樂說二菩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乃至比丘比丘尼等。悉於佛前。自發誓願。於此惡世。周旋往反。忍諸難事。弘通是經。所謂陸地高原。不生蓮華。惟卑濕淤泥。乃生蓮華耳。顧所謂弘通是經者。莫泥作講經說教會。只有一念走作。不與正觀相應者。便非能忍諸難事。弘通是經也。石頭路滑行蹤絕。野鳥春風自管絃。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法華經云。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正可互爲註釋。

諸大聲聞於法華會上。僅得聞法授記。而成佛乃在八歲之龍女。至此可謂破盡情量無餘矣。末世行人讀經至此。輒不禁驚疑怖畏。歎爲奇事。情塵未盡。語以法法全超。未有不自甘退屈者。華嚴則善財偏參法界。法華則龍女忽現於前。偏參忽現。相去究有多少。一丈之於十尺而已矣。

維摩經云。『汝不能知衆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須向衆生根源處著眼。識得衆生根源。卽知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法華經云。『諸有聽者。不逆其意。有所難問。不以小乘法答。但以大乘而爲解說。令得、一切種智。』非不以小乘法答也。祇因偏地黃金。覓不得一片瓦礫也。『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莫道他無言說。譬如霹靂一般。莫道他有言說。未曾一轉法輪。『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深愛法者。亦不爲多說。』千言非多。一字非少。說

時默。默時說。無不及之量。無可溢之量。何以故。一切諸法性無增減故。若板執爲多說少說。便是名相法師。以一盲而引衆盲矣。

法華會上。世尊答四行菩薩言。如是如是。如來安樂。少病少惱。諸衆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是諸衆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亦於過去諸佛。恭敬尊重。種諸善根。此諸衆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卽皆信受。入如來慧、云云。切莫指爲寒暄之談。實則同於獅子之吼。曰衆生易度。曰世世受化。曰聞說信入。此豈徒絮絮作門面語。常不輕菩薩、圓信成就。故能禮拜四衆。敬視如佛也。汝應觀法王。法王法如是。

色美髮黑。年二十五。指百歲人。言是我子。其百歲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法華會衆。但見世尊成佛。猶認他身。不干己事。豈知一切衆生。

無始以來。已與世尊共行菩薩行久矣。以無盡虛空爲一道場。以無盡衆生無明行相而爲佛事。甚矣、我法之妙難思也。

妙音菩薩以三昧力來詣娑婆世界。不能自見多寶如來。蓋心中有無盡之境。境上有無盡之心。互徧交參。重重無盡。祇是境與智冥。智與境會。法爾如是。無可復見也。與妙音菩薩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三昧及陀羅尼。如華嚴經云。『善知一切佛平等法。已踐如來普光明地。入於無量三昧海門。於一切處。皆隨現身。世法所行。悉同其事。』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法華經說不多說。如山銜半日。霞彩萬千。所以稱爲妙也。華嚴說必全說。如海空無際。森羅萬象。悉現其中。所以稱爲大也。悟妙者其行必圓。故法華七卷將終。而普賢忽現。『若法華經行閻浮提。皆是普賢威神之力。』蓋契入佛智。不輕一法。行行皆妙。是爲普賢。故以流通屬之。若板執紙墨書寫爲流通。眞是痴人說夢矣。華嚴經八十卷末。不說流通。但敘普賢讚佛功德。此以示法界重重無盡之大觀也。二經結處。純音無塵。所謂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也。願報佛恩。盡未來際。

華嚴經云。毘盧遮那佛。卽於眉間放大光明。其光名發起一切善根音。十佛剎微塵數光明。而爲眷屬。法華經云。爾時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於東方萬八千佛土。靡不周徧。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衆生。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云云。現慈悲相。演第一音。性海莊嚴。只在當人六根門頭。切勿高推聖境。猶自菲薄。十佛剎微塵數光明。而爲眷屬。稱性普周。示其大也。東方一照萬八千土。得一卽得餘。示其妙也。此非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者。烏能蒙此一光。而入圓信之位耶。

問、如上宣揚無上法門。甚爲奇特。甚爲希有。我今承此圓音。不因修習。而得善利。惟一念成佛。其理微密。眞參實究。方能悟入。頗慮取相凡夫。仍懷疑惑。未能信受。反至破法。墮於大坑。請再廣引經文祖語。以爲證明。庶見者聞者。咸於最上圓乘。生決定信。答、善哉、子之請也。大日經云。法如虛空相。無二唯一相。又云、自尊爲一相。無二無取著。（自者、自身也、尊者、本尊也、謂行者自身、與其供養之本尊、觀爲一體無二、而亦不取無二之相也、）金剛三昧經云。守一者、守一眞如。又云、一味之法印。一乘之所成。能於一切衆生中爲首爲師。爲明爲導。遺敎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又云、不了心及緣。則生二妄想。了心及境界。妄想則不生。大集經云。了了見者。知一切法無有二相。又云、住一心中。能知一切衆生諸心。觀察衆生心。悉皆平等。又云、一衆生心。一切衆生心。悉皆平等。名爲金剛句。又云、無量智者佛眞子。數如十方微塵等。於無量刼諸問佛。不盡如來一字義。又云、能以一字入一切法。爲衆生說。是名般若波羅蜜無涯際。又云、十二因緣。一念具足。楞嚴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又云、是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

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又云、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又云、六結不同。循顧所因。一巾所造。又云、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仁王經云。能起一念淸淨信者。是人超過百刼千刼無量無邊恒河沙刼一切苦難。不生惡趣。不久當得無上菩提。又云、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又云、最初一念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大涅槃經云。菩薩了知一切衆生皆歸一道。又云、菩薩於一念頃。悉能量得一切生死。無量義經云。無量義者。從一法生。維摩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首楞嚴三昧經云。文殊言、若人得聞一句之法。卽解其中千萬句義。百千萬刼。敷演解說。智慧辯才。不可窮盡。是名多聞。月燈三昧經云。若菩薩與一法相應。皆悉能獲最勝功德。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云、一念能了知。一切衆生念。衆生卽是心。心卽是如來。勝天王般若經云。諸佛世尊。以不二智。授菩薩記。又云、通達不二際者。卽是授記。又云、能以一法知一切境界。一切境界。卽是一法。何以故。如如一故。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云。一字演說一切法。多刼無有窮盡時。一一字門。亦復然。此住寶篋眞言地。陀羅尼經云。無有一切諸法。是名一字法門。圓覺經云。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土。又云、圓覺普照。寂滅無二。又云、覲見調御歷恒沙刼勤苦境界。一切功用。猶如一念。大寶積經云。一切諸佛。唯是一佛。說無量佛。是名神變。一切佛土。唯一佛土。說無量土。是名神變。一切衆生。唯一衆生。說無量衆生。是名神變。一切佛法。唯一佛法。說無量法。是名神變。進趣大乘方便經云。一眞境界者。謂衆生心體。從本以來。不生不滅。法句經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一亦不爲一。爲破諸數故。金剛場陀羅尼經云。無有諸法。是名一字陀羅尼法門。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云。於一法中、了一切法。無分別智。常現在前。無涯際總持經云。一念之頃。能知三世一切諸法。悉皆平等。無不通達。其人終無異行。亦無異念。商主天子所問經云。若知諸念皆是一心。如是菩薩。名得淨心。十地經云。三界虛妄。但一心作。法華經云。觀諸法性。無有二相。又云、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又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又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又云、知第一寂滅。以方便力故。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云、須臾聞之。卽得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云、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又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於彼。又云、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衆生。令速成菩提。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名眞如。又云、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又云、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心卽常住。名究竟覺。又云、所言不覺義者。謂不如實知眞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念無自相。不離本覺。又云、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爲無明。又云、菩薩於一念頃。能至十方無餘世界。供養諸佛。請轉法輪。

又云、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又云、謂一切諸佛法身、與衆生身。平等無二。卽名一行三昧。起信鈔云。一心該於萬有。萬有不出一心。釋摩訶衍論云。一卽是心。心卽是一。無一別心。無心別一。信心銘云。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又云、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大智度論云。若知先一世無明業因緣則億萬世可知。又云、除一實相外。其餘盡成魔事。華嚴論云。契一念相應。名十住初心。便成正覺。又云、不如悟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寶藏論云。一切如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眞抱一。志公和尙道體不二歌云。一念之心卽是。何須別處追討。大道只在目前。迷倒愚夫不了。永明大師云。卽於一念生死心中。能信有諸佛不思議事。甚爲難得。又云、若悟入宗鏡中。則成佛不離一念。若謂前念是凡。後念是聖。此猶是別教所收。今不動無明。全成眞覺。故曰圓教。又云、如今一念纔起。了不可得。無有處所。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但一念起時。莫執莫斷。不取不捨。則三際無蹤。一念圓具十法界。非因非果而因而果之法。若能如是而達者。則念念相應。念念成佛。凡聖悉等。今古皆齊。又云、以不二相。洞見十方。用一心門。統收萬彙。又云、若能了生無生。知妄無妄。一念心寂。萬慮俱消。宗密和尙禪源集云。一切凡聖根本。悉是一法界心。智者大師釋一念心以爲觀境。能了妄念無一異相。達此無相。具一切心。三千具足。台宗各書。已詳言之。漩洑頌云。若人欲識眞空理。處處皆同眞法界。不離幻色卽見空。此卽眞如含一切。一念照入於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於一境內一切智。於一智中諸境界。只用一念觀諸境。一切諸境同時會。時處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通無罣礙。永嘉大師證道歌云。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珠非內外。又云、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又云、五陰者、舉體卽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卽是五陰。傅大士頌云。還原去。何須次第求。法性無前後。一念一時修。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偈云、

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千頃和尙云。只爲衆生從無始劫來。曾起一念。從此奔流不已。所以佛出世來。令滅意根。絕諸分別。一念相應。便成正覺。惟政和尙云。一念得心。頓超三界。古德云。不得一法。稱曰傳心。又云、安知一念蒙光處。億劫昏蒙滅此時。以上不過約略引證。其他衆多。曷勝枚舉。況夫舉要言之。十方諸佛。歷代祖師。若捨此現前一念心性。卽無可說之法。卽無可傳之心。凡所謂一法、一相、一性、一心、一道、一句、一音、一智、毛端、微塵、刹那各語。皆指此現前一念心性而言也。釋迦如來一代時教。華嚴一經。最尊最勝。至大至圓。極廣極深。惟玄惟妙。此純音無塵之圓乘。全是欲令衆生於一念自心中。頓見如來廣大智慧。證窮法界也。惟其如

是故是經稱爲諸經之王。書寫讀誦。福德偏於虛空。解義受持聖果成於俄頃。龍天擁護。感應非輕。豈有智人。不加崇奉。玆再摘要恭錄於次。以使讀者飮其一滴。卽是偏嘗十方諸佛之法乳。蒙其一光。卽是全見圓周法界之慧日。尙乞見聞之者。淨心信解。共報佛恩。此界他方。同沾法利。

世主妙嚴品云。一念之間。悉包法界。又云、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又云、一念中普現無邊刧、一切衆生福德力解脫門。又云、如來神變無量門。一念現於一切處。又云、佛刹微塵法門海。一言演說盡無餘。又云、一法門中無量門。無量千刧如是說。又云、一刹那中百千刧。佛力能現無所動。又云、一切衆生種種別。於一毛端皆示現。又云、無量無邊國土衆。佛能令入一毛孔。又云、如來一一毛孔中。一念普現無邊行。又云、百千萬刧諸佛土。一刹那中悉明現。又云、汝觀如來於往昔。一念供養無邊佛。又云。魔軍廣大無央數。一刹那中悉摧滅。又云、如來一音無限量。能開一切法門海。又云、一切衆生諸行海。世尊一念悉了知。又云、有解脫門名一念中現三世刧成壞事。又云、十方所有諸國土。一刹那中悉嚴淨。又云、如來境界無邊際。一念法界悉充滿。一一塵中見道場。悉證菩提起神變。又云、一念心中轉法輪。普應羣情無不偏。又云、佛有如是神通力。一念現於無盡相。又云、佛智平等如虛空。悉能顯現毛孔中。一切處行佛盡知。一念三世畢無餘。又云、佛智無礙包三世。刹那悉現毛孔中。又云、或見無礙智慧身。三世平等如虛空。如來現相品云。佛昔往來諸趣中。教化成熟諸羣生。神通自在無邊量。一念皆令得解脫。又云、菩薩能住一毛端。偏動十方諸國土。又云、三世所有一切刧。一刹那中悉能現。知身如幻無體相。證明法性無礙者。又云、於一念中示現無邊諸佛神變。又云、如來安處菩提座。一毛示現多刹海。一一毛現悉亦然。如是普周於法界。又云、於一佛身上。化爲無量佛。又云、一切廣大刹。億刧不思議。菩薩三昧中。一念皆能現。又云、一一心念中。普現一切法。又云、所轉妙法輪。法性無差別。依於一實理。演說諸法相。又云、佛刹微塵數。如是諸國土。能令一念中。一一塵中現。一切諸國土。及以神變事。悉現一刹中。菩薩力如是。又云、佛演一妙音。周聞十方刹。又云、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刧。不得其邊際。普賢三昧品云。一切衆海無有邊。分身住彼亦無量。所現國土皆嚴淨。一刹那中見多刧。世界成就品云。一念普知三世智。不可思議。又云、蓮華座上示衆相。一一身包一切刹。一念普現於三世。一切刹海皆成立。佛以方便悉入中。此是毘盧所嚴淨。又云、或唯嚴淨一國土。於一示現無有餘。或有唯宣一乘法。一中方便現無量。或有能於一念中。開悟羣迷無央數。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刧。皆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刧無邊。以一方便皆嚴淨。（一方便者、唯心也、）華藏世界品云。如其一切之所行。一刹那中悉能現。諸佛國土如虛空。無等無生無有相。又云、十方所有廣大刹。悉來入此世界種。雖見十方普入中。而實無來無所入。以一刹種入一

切。一切入一亦無餘。光明覺品云。若於佛及法。其心了平等。二念不現前。當踐難思位。又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云、一念見一切。此是佛神力。擊於正法鼓。覺悟十方剎。又云、常樂觀寂滅。一相無有二。又云、一身爲無量。無量復爲一。了知諸世間。現形偏一切。又云、多中無一性。一亦無有多。如是二俱捨。普入佛功德。又云、一念普觀無量刼。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問明品云。諸佛世尊、唯以一道而得出離。又云、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又云、一切衆生心普在三世中。如來於一念。一切悉明達。賢首品云、無有分別無功用。於一念頃偏十方。如月光影靡不周。無量方便化羣生。又云、又放光明名具智。此光能覺一切衆。令於一法一念中。悉解無量諸法門。須彌頂上偈讚品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界一切空。是則諸佛見。十住品云。無量無邊諸世界。欲以一毛悉稱舉。又云、一切衆生語言法。一言演說無不盡。又云、過去未來現在世。無量無數諸如來。欲於一念悉了知。菩薩以此初發心。又云、始求佛道一念心。世間衆生及二乘。斯等尚亦不能知。何況其餘功德行。梵行品云。若諸菩薩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卽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夜摩宮中偈讚品覺林菩薩頌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十行品云。知諸三昧、同一法性。又云、無量無邊無

數刼。於一念中悉明見。知其修促無定相。此解脫行所行道。又云、能於一念悉了知。一切衆生無有餘。了知衆生無自性。達無性者所行道。又云、能於一文一義中。演說無量無邊法。而於邊際不可得。此無邊智所行道。又云、一光照觸無涯限。十方國土悉充偏。十無盡藏品云。以少方便。了一切法。自然明達。不由他悟。又云、一念境界。一切法無盡故。又云、知諸法相。皆是無相。唯是一相。智慧之本。又云、於一念中。周行法界。自在無礙。兜率宮中偈讚品云。如是一佛力。普現一切佛。菩提無二法。亦復無諸相。又云、普現十方剎。其實無二種。譬如淨滿月。普現一切水。影像雖無量。本月未曾二。如是無礙智。成就等正覺。普現一切剎。佛體亦無二。非一亦非二。亦復非無量。隨其所應化。示現無量身。佛身非過去。亦復非未來。一念現出生。成道及涅槃。又云、若有智慧人。一念發道心。必成無上尊。愼莫生疑惑。十迴向品云。觀諸法無二。無生無滅。迴向亦如是。又云、雖知一切皆空寂。而不於空生心念。以一莊嚴嚴一切。亦不於法生分別。如是開悟諸羣生。一切無性無所觀。又云、住於實際。無相離相。唯是一相。如是深入一切法性。常樂習行普門善根。又云、心不稱量諸二法。但恆了達法無二。諸法若二若不二。於中畢竟無所著。又云、明達衆生唯是一法。無有二性。又云、能等觀諸法無二。又云、得至一切處普見念。一一念中。一切諸佛悉現前故。又云、得見佛無盡藏。於一毛孔、見阿僧祇諸佛、出興於世故。得入法無盡藏。以佛智力觀一切法悉入一法故。又云、執

持一蓋。普蔭萬方。又云、願一切衆生。善入一切諸法平等。了知法界自性無二。又云、常於諸法不作二。亦復不作於不二。（謂亦不取不二之相也、）不於二不二並皆離。知其悉是語言道。又云、願得自在神通智力。於一念中。悉能嚴淨一切國土。又云、願得生起無差別智。於一念中入一切剎。又云、了一切法同一實相。知諸法相。不相違背。又云、一剎那中普周法界。又云、一身充徧一切世界。又云、一音開悟一切衆生。又云、一毛孔中普能容納一切國土。置諸衆生於一塵中。又云、於一衆生身。示現一切諸佛境界。成等正覺。於一三昧中。普能示現一切三昧。又云、說一句法。窮未來際而不窮盡。又云、以無著無縛解脫心。修普賢行。入一法門時。放無量光。照不思議一切法門。如一法門、一切法門

皆亦如是。通達無礙。究竟當得一切智地。又云、一毛孔中次第安立不可說世界。徧遊法界諸佛道場。示諸衆生、令得入大智慧門神力。又云、以無著無縛解脫心。入普賢門。生菩薩行。以自在智於一念頃。普入無量諸佛國土。一身容受無量佛剎。又云、於一毛端量處。悉能包容盡虛空徧法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國土。皆使明見。如一毛端量處。徧法界虛空界一一毛端量處。悉亦如是。又云、成就普賢深心（眞理相應、謂之深心、）方便。於一念心中。現一衆生不可說不可說劫念心。如是乃至現一切衆生爾許劫念心。又云、於一念中、入一切世界所謂入仰世界。覆世界。不可說不可說十方網一切處廣大世界。：：：：：：於一念中。入方便地。成滿安住衆行智寶。悉能了知一切諸想。所謂衆生想、法想、剎想、方想、佛想、世想。：：：：：：：如是等想。於一念中。悉能了知。而離一切想。無所分別。又云、於一處中。知於無量不可說不可說處。如於一處、於一切處。悉亦如是。：：：：：：：於一業中。能知無量不可說不可說業。其業各以種種緣造。明了知見。如於一業、於一切業。悉亦如是。：：：：：：於一法中。知不可說不可說法。於一切法中而知一法、如是諸法各各差別。無有障礙。無違無著。：：：：：：：於一言音中。知不可說不可說言音。無量無邊種種差別。而無所著。如於一言音、於一切言音。悉亦如是。又云、諸佛隨宜所作業。無量無邊等法界。智者能以一方便。一切了知無不盡。又云、有數無數一切劫。菩薩了知卽一念。於此善入菩提行。常勤

修習不退轉。又云、於一切心平等入。入一切法亦平等。又云、一念中普入三世一切諸佛衆會道場。智淸淨。又云、菩薩能於一念頃。覲等衆生無數佛。又復於一毛端中。盡攝諸法。皆明見。又云、禪定持心常一緣。智慧了境同三昧。十地品云。於一念頃。無所動作。悉能往詣一切如來衆會。爲衆上首。又云、一念知三世。而無有分別。種種時不同。以示於世間。又云、了知三世唯是一念。又云、於一毛端百千億那由他國微塵數。如是無量諸如來。於中安住說妙法。又云、積集廣大善根資糧。乘大乘船。到菩薩行海。於一念頃。以無功用智。入一切智之境界。又云、一念分身徧十方。如船入海因風濟。又云、一念所獲諸三昧。百萬世界微塵等。諸所作事悉亦然。願力示現復過是。又云、知一

切如來、一念成正覺義無礙智。又云、一念所入諸三昧。阿僧祇刹微塵數。見佛說法亦復然。願力所作復過此。又云、於一念中示現不可說世界微塵數身。一一身、示現如是微塵數手。一一手、各執恆河沙數華奩、香篋、鬘蓋、幢幡。周偏十方。供養於佛。一一身、復示現爾許微塵數頭。一一頭、復現爾許微塵數舌。於念念中。周偏十方。歎佛功德。……………於一念間。普偏十方。示成正覺。乃至涅槃。及以國土莊嚴之事。又云、於一念頃。得十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數三昧。乃至示現爾所微塵數菩薩。以爲眷屬。十定品云。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菩提場中。始成正覺。於普光明殿。入刹那際。諸佛三昧。以一切智自神通力。現如來身、清淨無礙。無所依止。無有攀緣。住奢摩他、最極寂靜。具大威德。無所染著。能令見者聞者。悉得開悟。隨宜出興。不失於時。恆住一相。所謂無相。又云、菩薩摩訶薩。於一念頃。悉能了知無數世界。若成若壞。亦知諸刼相續次第。能於一念現無數刼。亦不令其一念廣大。又云、於一念頃。一切佛所。勤求佛法。然於諸佛出興於世。入般涅槃、如是之相。皆無所得。又云、菩薩入過去莊嚴藏三昧。從三昧起。無間則得。如歌羅邏入胎藏時。於一念間。識則託生。又云、菩薩於一念中。能入一刼、百刼、千刼、百千刼、百千億那由他刼、入閻浮提微塵數刼、……………入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刼。如是未來世界所有刼數。能以智慧皆悉了知。又云、得一切法眞實光明。於一毛孔中。善說一切故。又云、到不假晝夜年月刼

數、一念悉能三世示現神通彼岸。又云、於一念頃。以大神通、普入三世。同於諸佛。阿僧祇品云。於一微細毛端處。有不可說諸普賢。一切毛端悉亦爾。如是乃至偏法界。又云、以一國土碎爲塵。其塵無量不可說。如是塵數無邊刹。俱來共集一毛端。此諸國土不可說。共集毛端無迫隘。不使毛端有增大。而彼國土俱來集。……………虛空境界無邊際。悉布毛端使充滿。如是毛端諸國土。菩薩一念皆能說。佛不思議法品云。於一念中出生佛智。解了一切無盡智門。總持辯才。皆悉具足。又云、諸佛世尊有十種念念出生智。何等爲十。所謂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從天來下。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菩薩受生。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出家學道。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菩提樹下、成等正覺。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轉妙法輪。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教化衆生。供養諸佛。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不可言說種種佛身。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種種莊嚴。如來自在一切智藏。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無量無數清淨衆生。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無量世界、三世諸佛。種種根性。種種精進。種種行解。於三世中。成等正覺。又云、諸佛世尊有十種無比不思議境界。何等爲十。所謂一切諸佛。一跏趺坐。偏滿十方無量世界。一切諸佛。說一義句。悉能開示一切佛法。一切諸佛。放一光明。悉能偏照一切世界。

一切諸佛。於一身中。悉能示現一切諸身。一切諸佛。於一處中。悉能示現一切世界。一切諸佛。於一智中。悉能決了一切諸法、無所罣礙。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現如來無量威德。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普緣三世佛及衆生。心無雜亂。一切諸佛。於一念中。與去來今一切諸佛、體同無二。……一切諸佛。皆悉具足無礙神力。一念普現三世諸佛。一切諸佛。皆悉具足無礙智慧。一念普立三世刼數。又云、法界衆生心之所行。去來現在。各各差別。於一念中。悉能明見。是爲諸佛最勝無上意莊嚴。又云、一切諸佛。以神通力。悉能嚴淨一切世界。於一念頃。普現一切世界莊嚴。又云、一切諸佛。於一念頃。現一切世界微塵數佛。一一佛、皆於一切法界衆妙蓮華廣大莊嚴世界、蓮華

藏師子座上。成等正覺。示現諸佛自在神力。如於衆妙蓮華廣大莊嚴世界、如是於一切法界中、不可說不可說種種莊嚴、種種境界、種種形相、種種示現、種種刼數、清淨世界。如於一念、如是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刼一切念中。一念一切現。一念無量住。而未曾用少方便力。又云、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刹那。卽一刹那。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佛刹。入一佛刹。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佛語。卽一佛語。決定無二。又云、以普賢智集諸善行。成就一念相應妙慧。於一切法。悉能覺了。又云、一切諸佛。於一念頃。隨所應化。出興於世。住清淨土。成正等覺。現神通力。開悟三世一切衆生心意及識。不失一時。又云、一切諸佛。定於一念。悟一切法。一切世界。示現神力。

又云、一切諸佛。定能一念普答衆生所問。又云、諸佛世尊。有十種一切智住。何等爲十。所謂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衆生心心所行。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衆生所集諸業、及業果報。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一切衆生所宜。以三輪教化調伏。一切諸佛。於一念中。盡知法界一切衆生所有心相。於一切處普現佛興。令其得見、方便攝受。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普隨法界一切衆生心樂欲解。示現說法。令其調伏。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法界一切衆生心之所樂。爲現神力。一切諸佛。於一念中。偏一切處。隨所應化、一切衆生。示現出興。爲說佛身不可取著。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普至法界一切處一切衆生彼彼諸道。一切諸佛。於一念中。隨諸衆生有憶念

者。在在處處。無不往應。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知一切衆生解欲。爲其示現無量色相。是爲十。佛子、諸佛世尊。有十種無量不可思議佛三昧。何等爲十。所謂一切諸佛。恆住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普爲衆生廣說妙法。一切諸佛。恆在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普爲衆生說無我際。一切諸佛。恆在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普入三世。一切諸佛。恆在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普入十方廣大佛刹。一切諸佛。恆在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普現無量種種佛身。一切諸佛。恆在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隨諸衆生種種心解。現身語意。一切諸佛。恆在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說一切法離欲眞際。一切諸佛。恆在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演說一切緣起自性。一切諸佛。恆住正定。

於一念中偏一切處。示現無量世出世間廣大莊嚴。令諸衆生。常得見佛。一切諸佛。恆住正定。於一念中。偏一切處。令諸衆生悉得通達一切佛法。無量解脫。究竟到於無上彼岸。是爲十。如來十身相海品云。於一念中。示現如來無量莊嚴、普偏莊嚴、一切法界不思議世界海。普賢行品云。廣博諸世界。無量無有邊。知種種是一。知一是種種。又云、無量無數劫。解之卽一念。知念亦無念。如是見世間。無量諸國土。一念悉超越。經於無量劫。不動於本處。不可說諸劫。卽是須臾頃。莫見修與短。究竟刹那法。離世間品云。知一切法。究竟皆以一道出離。又云、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所有一切諸佛。一切佛法。一切衆生。一切國土。一切世界。一切三世。一切虛空界。一切法界。一切語言施

設界。一切寂滅涅槃界。如是一切種種諸法。我當以一念相應慧。悉知悉覺。悉見悉證。悉修悉斷。又云、周偏三世心。一念悉知故。：：：：周偏一切自在心。一念普現成佛故。又云、名爲不思議薩埵。一念成佛故。又云、於一念中。悉知三世一切劫智。又云、普了知一切衆生、一切刹、一切法、一切佛。是菩薩藏。於一念中、悉明見故。又云、無量劫一念。一念無量劫。一切劫非劫。爲世示現劫。：：：：：彼一衆生身。無量因緣起。如知一無量。一切悉亦然。隨其所通達。教諸未學者。又云、一念得菩提。成就一切智。住佛不思議。究竟智慧心。一念悉能知。一切衆生行。菩薩神通智。功力已自在。能於一念中。往詣無邊刹。如是速疾往。盡於無數劫。無處而不周。莫動毫端分。又云、能於一念中普現三世心。入法界品云。一念之頃。得一切佛威神所加。普見十方。無所迷惑。於刹那頃。悉能往詣。又云、一念能憶無量劫事。一念悉知三世一切諸衆生智。又云、住寂滅念佛門。於一念中。見一切刹一切諸佛示涅槃故。住遠離念佛門。於一念中。見一切佛從其所住而出去故。住廣大念佛門。心常觀察一一佛身充偏一切諸法界故。住微細念佛門。於一毛端。有不可說如來出現、悉至其所而承事故。住莊嚴念佛門。於一念中。見一切刹皆有佛成等正覺、現神變故。（德雲比丘告善財語）又云、或一念中。過於東方一世界、二世界、百世界、千世界、百千世界、乃至無量世界、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或過閻浮提微塵數世界。或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於彼一切諸佛國土佛

世尊前。聽聞說法。一一佛所。現無量佛刹微塵數差別身。一一身、雨無量佛刹微塵數供養雲。所謂一切華雲、一切香雲、一切鬘雲、一切末香雲、一切塗香雲、一切蓋雲、一切衣雲、一切幢雲、一切幡雲、一切帳雲。以一切身雲而爲供養。一一如來。所有宣說。我皆受持。一一國土。所有莊嚴。我皆憶念。如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如是一切諸世界中。所有衆生。若見我形。皆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住告善財語）又云、毘目仙人。卽伸右手。摩善財頂。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亦同彼佛。隨諸衆生心之所樂。而演說法。一文一句。皆悉通達。各別受持。無有雜亂。：：：：

：：又自見身於諸佛所。經一日夜、或七日夜、半月、一月、一年、十年、百年、千年、或經億年、或阿庾多億年、或那由他億年、或經半劫、或經一劫、百劫、千劫、或百千億、乃至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卽自見身還在本處。時彼仙人告善財言、善男子、汝憶念耶、善財言唯、此是聖者善知識力。仙人言善男子、我唯知此菩薩無勝幢解脫、如諸菩薩摩訶薩、成就一切殊勝三昧、於一切時、而得自在、於一念頃、出生諸佛無量智慧、以佛智相而爲莊嚴、普照世間、一念普入三世境界、分形徧往十方國土、智身普入一切法界、隨衆生心、普現其前、觀其根行、而爲利益、放淨光明甚可愛樂。又云、我經行時、一念中一切十方皆悉現前、智慧清淨

故、一念中一切世界皆悉現前、經過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佛刹皆悉嚴淨、成就大願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衆生差別行、皆悉現前、滿足十力智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諸佛清淨身皆悉現前、成就普賢行願力故、一念中恭敬供養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如來、成就柔軟心供養如來願力故、一念中領受不可說不可說如來法、得證阿僧祇差別法、住持法輪陀羅尼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菩薩行海、皆悉現前、能淨一切行、如因陀羅網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諸三昧海、皆悉現前、得於一三昧門入一切三昧門、皆令清淨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諸根海皆悉現前、得了知諸根際、於一根見一切根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時皆悉現前、得於一切時轉法輪、衆生界盡、法輪無盡願力故、一念中不可說不可說一切三世海皆悉現前、得了知一切世界中一切三世分位智光明願力故（善見告善財語）又云、此智光明、於一念中普照三世一切諸法。又云、一念徧知一切法、不分別諸法相、知法如幻故。又云、一念悉詣一切佛。又云、於一念中與不可說不可說衆生同住。於一念中入不可說不可說劫。又云、以一念智普知三世、一念徧入一切三昧、如來智日恆照其心。又云、一念修諸佛一切無礙行。又云、能以一念智慧光明、普照一切三世方便海。又云、此解脫者、卽是普門、於一事中普見一切諸神變故。又云、能於一念中悉了諸心海。又云、我於一念知刹海微塵數劫。又云、十方諸佛無

有量、一念一切悉能入。又云、於一念中能自在入廣大法界、遊戲一切諸地法門。又云、佛子住於此、一念悉能了、一切三世中國土之成壞。又云、一念成就菩提道、普作無邊智慧業。又云、佛智廣大同虛空、普徧一切衆生心、悉了世間諸妄想、不起種種異分別、一念悉知三世法、亦了一切衆生根。又云、佛智通達淨無礙、一念普知三世法、皆從心識因緣起、生滅無常無自性。普賢行願品云、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刹那中。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刹那往生、此正是念佛人要緊的關頭、切勿把刹那二字、輕易放過）又云、我能深入於未來盡一切劫爲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爲一念際、我皆入。我於一念見三世所有一切人師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脫及威力、於一毛端極微中出現三世莊

嚴剎。十方塵數諸毛端。我皆深入而嚴淨。又云、一念一切悉皆圓。成就衆生清淨願。

以上所引華嚴大經。雖係摘錄之文。讀者切勿視爲斷錦零縑。當知一點一畫。皆是法法全超。本自具足圓滿法界。何必多字多句。當知八十卷不爲多。只是一畫。亦不爲少。法界體性、無增無減。故又復當知經文所述一念功德。如是廣大圓滿。如是微妙莊嚴。如是神通自在。如是本來成就。並非世尊自誇聖境。炫耀於人。皆直指一切衆生現前一念心性。本來若此。安得獨具慧眼之人。但向現前一念。寂之又寂。觀之又觀。忽然相應。豁爾意消。方知一切經論所說所詮。全在目前顯現。未曾間隔絲毫也。十方衆生。不離此現前一念心性。而升沉六道。聲緣二乘。不離此現前一念心性。而證有餘涅槃。大心菩薩。不離此現前一念心性。而修六度萬行。十方如來。不離此現前一念心性。而成阿耨菩提。現前二字。不可泥作現在解。此現前者。謂常現在前也。普現在前也。常現在前者。豎窮三際也。普現在前者。橫遍十方也。以現前收時方盡。卽是收一切法盡。何以故、一切法不離時方而顯現故。如彌陀如來。雖有無量名號。而小本彌陀經。但簡言『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又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刼。故名阿彌陀。』此卽以豎窮三際、橫偏十方。收盡一切法也。又一念者。非緣成之一也。乃離微之一也。本不生之一也。絕待唯一之一也。超情離數之一也。情破理現之一也。隨智不隨識之一也。出過語言道之一也。遠離於因緣之一也。絕相無戲論之一也。自知不隨他之一也。有無俱不可得之一也。諸佛、菩薩、緣覺、聲聞、六道衆生、（卽十法界）共此平等法身之一也。現前者。妙有也。一念者。眞空也。現前卽一念。一念卽現前。非有念爲其能念。非有時方爲其所現也。是故此一是了法界無差別者之所住處。是知一切衆生不可得者之所住處。是解甚深緣起者之所住處。是深達無我際者之所住處。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者之所住處。是能於生死煩惱大苦海中、拔濟衆生、令其出離者之所住處。是安住眞如、而不墮於眞如者之所住處。法華經云。當知此處。卽是道場。諸佛於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於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

華嚴經云。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書寫於此普眼法門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能盡。切勸行人。當於現前一念著眼。舍此別有修持。則忘失菩提心。所作皆成魔業。

大日經云。『菩提心爲因。悲爲根。方便爲究竟。云何菩提。謂如實知自心。』以上種種開示一念心性。非去非來。非生非滅。非斷非常。非眞非妄。非成非壞。非有非空。非一非異。卽是直指菩提心相。以此引導誘進。令初心行人。如是趣入。如是熏習。如是安住。如是起行。如是究竟也。一念心性非去、本處不動。故非來、體性無生。故非生、性自平等。故非滅、本無生相。故非斷、緣起難思。故非常、寂滅無性。故非眞、住

如幻法、故。非妄、慈悲不捨故。非成、離造作故。非壞、無有變異故。非有、性相本空故。非空、性德具足故。非一、不壞差別故。非異、同一體性故。知如是義。則能如實知自心。如實知自心者。則知彼法無有少分可得。是名阿耨菩提。以一切法不出自心故。自心卽是法界。不可以法界更得法界故。猶如於火。不可以火焚火。猶如於水。不可以水溺水。又如於空。不可以空得空。故大日經云。『虛空相是菩提。無知解者。亦無開曉。』所知不可知。所解不可解。知是法界。解是法界。故知是寂知。解是神解。寂知之知。異於緣知。神解之解。異於意解。若見有知。若見有解。則是攀緣而知。則是作意而解。則是虛妄而不如實。違於菩提自性。又所知不可知者。其義已如前述。謂正知之時。卽是法界

理現。卽是菩提心生。不可更知。故云所知不可知也。謂所解不可解者。義亦如是。正解之時。卽是法界理現。卽是菩提心生。不可更解。故云所解不可解也。寂知之體。神解之用。不動不昏。如如常然。隨緣應物。體自靈鑒。不待攀緣而知。不待作意而解。若以知知。若以解解。則是欲以法界更知法界。更解法界。便與菩提自性。不能相應。又亦無開曉者。謂自他平等。說聽俱泯。既無知解之人。亦無開曉之者。法法全超。心心俱寂。是則眞知眞解。亦卽眞實開曉也。然凡夫愚昧。聞此玄旨。不能悟入。轉增迷悶。將又疑爲無知無解。豈不同於木石。則無有心。誰爲修行。誰爲得果。誰爲發起。故金剛手菩薩。特為末世衆生。作不請之友。復白佛言。『世尊、誰尋求一切智、誰爲菩提成正覺者。誰發起彼一切智智。』初句、所以申誰爲修行之疑。次句、所以申誰爲得果之疑。三句、所以申誰爲開曉之疑。意謂菩提無相。同於虛空。則是無修行者。無得果者。無說法者。豈不同於斷滅耶。嗟乎、聞空則執以爲斷。聞有則執以爲常。一切衆生。卽由此顚倒妄見而起。實爲生死根株。亦卽一切衆生不得悟入佛法之大礙。故金剛手慈悲心切。特爲抉出病根。向佛請益也。佛言。『祕密主、自心尋求菩提、及一切智。何以故、本性清淨故。』性覺果覺。但是自心。非一心外、別有人起能求之心。以尋求之也。卽心契心。隨順得入。卽是尋求。譬如眼不見眼。只自以眼體會足矣。不可更以眼見眼也。心亦如是。心不見心。故無知者無解者。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故不特無知解者。

且亦無開曉者。只是以自心密契自心而已。應知心外無人。心外無法。於心外見有人者。卽著我相。於心外見有法者。卽著我與我所。心性本自清淨。平等不二。是中不容一物。設謂我求此心。此我便是妄見。於無我中計爲有我。而背無作之圓理。無能作者。無所作者。故曰無作。以無作故。無能見者。無所見者。見性平等。故曰無見。無見之見。是爲正見。無能聞者。無所聞者。聞性平等。故曰無聞。無聞之聞。是爲圓聞。無能覺者。無所覺者。覺性平等。故曰無覺。無覺之覺。是爲眞覺。無能知者。無所知者。知性平等。故曰無知。無知之知。是爲靈知。無能解者。無所解者。解性平等。故曰無解。無解之解。是爲神解。無能修者。無所修者。修性平等。故曰無修。無修之修。是爲圓修。無能行者。無所

行者。行性平等。故曰無行。無行之行。是爲大行。無能證者。無所證者。證性平等。故曰無證。無證之證。是爲妙證。無能得者。無所得者。得性平等。故曰無得。無得之得。是爲永得。是故一切諸法。性自平等。離我我所。畢竟清淨。二祖可大師禮謁初祖達摩尊者。乞安心之法。初祖云、將心來。二祖默然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初祖云、吾爲汝安心竟。二祖於言下大悟。旋繼祖席。蓋一念返觀。深達無我際也。纖毫疑盡。一得永得。是爲大悟。佛告金剛手、無知解者。亦無開曉。此與初祖向二祖反詰將心來。一樣直截了當。只是衆生太曲。重勞金剛手代爲起疑請益。世尊重申自心尋求菩提及一切智之語。噫、修道滿天下。悟心有幾人。心非難悟。只是我見不盡。總以爲心外尚有主宰之人。而此心爲其所主宰者。窮刼奔流。不能得入菩提心性。病根全在於此。人人執之。牢不可破。總謂我爲希求佛果之人。今發此希求佛果之心。卽是菩提心。著相憍慢。妙法不能入耳。是故如來說爲可愍。卽如二乘權位菩薩。豈盡無希求佛果之心。祇因不如實知菩提心性。以爲本修因。但於空法得證。謂是最後身。便取有餘涅槃。是故當知希求佛果之心。此乃凡夫忻慕道業之心。不過於世諦中、稱爲一種志向。全屬生滅中收。豈可據爲本修因地。阿難於楞嚴會上。自陳往日因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是以渴仰。從佛剃落。以渴仰心。從佛出家。則其因中已伏我愛根本。遂不免有摩登伽之難。因地不具。果必紆曲。豈可不愼。阿難尊者、逆知末世衆生、此病尤甚。故於楞嚴會上。特爲示墮發起也。大日經（卽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爲密教寶典。首言住心品。而後入曼荼羅具緣眞言等品。以次指示。並於住心品中。首揭菩提心爲因言之。何等鄭重。當知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爲魔業。疑謗正法。魔所攝持。此乃釋迦如來徹底悲心、殷殷垂誡之言。如何不信。楞嚴經云。『汝等若欲捐捨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果不生不滅。無有是處。以是義故。汝當照明諸器世間可作之法。皆從變滅。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何以故、空無可作。由是始終無壞滅故。』若執有知解之人。便是有我。便是有作。便是有壞。今心自性、平等本際。猶如虛空。故大日經云。『心、虛空、菩提。三種無二。』又云、『越百六十心。生廣大功德。其性常堅固。知彼菩提生。』越百六十心者。謂善惡俱超之心也。佛之謂無知解者、一語。非同於世人所執木石之無知解也。謂不於知解上、更立知解之人。與夫知解之法。卽此無知之靈知無解之神解。便是菩提心生。不可於中更有所取也。楞嚴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正知解時。已是自心知解。若見有知解者。卽是以自心取自心。本不動處、妄見流轉。故曰非幻成幻法也。又亦無開曉者。謂說聽同時。二皆無性可得。全說以爲聽。則聽存而說泯。全聽以爲說。則說顯而聽隱。全聽全說。則二者俱存而普現。非聽非說。則二者無性而雙亡。此四句之說明。文不頓書。似有先後層次之分。實則一

念現前。法爾如是四句圓融。同時具足。不可定執一句。故云亦無開曉也。又所謂自心尋求者。須眞實了悟自心二字。究係何指。曰自心者。謂不依他而起之心也。謂無所住而生之心也。依他而起。有住而生。此但是前塵緣影分別之妄識。而非離緣絕相、圓明普照之自心也。華嚴經云。『當知菩薩修諸佛法。淨諸佛剎。積集妙行。調伏衆生。發大誓願。入一切智、自在游戲、不可思議解脫之門。得佛菩提。現大神通。偏往十方一切法界。以微細智、普入諸刼。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楞嚴經云。『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古德云。『學道之人貴識心。細中之細最難尋。可中尋到無尋處。始信凡心是佛心。』此偈可謂善識自心矣。行人每於自心二字。作吾心、我心解。此是顛倒妄見。如空中華、及第二月。亟宜回頭猛省。次應了悟尋求之義。云何。夫尋求云者。非用妄心、分別卜度、籌量推想、而謂之求也。維摩經云。『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爲。若行有爲。是求有爲。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無求之求。是爲眞求。法法不相知。心心不相到。豈可以法求法。以心求心。猶之騎牛覓牛。轉增迷悶。然此無求之求。非是莽莽蕩蕩。撥無修證。謂之無求。祇是體此離塵離緣。不依他起之自心。觀行相應。說名爲求。此不依他而起之自心。本無貪著。今卽心隨順自性而行施。非有能施之人。起心而行所施之法也。自心本無染污。今卽心隨順自性、不持不犯而行戒。非有能戒之人。起心而持所戒之法也。自心本無違逆。今卽心隨順自性、而行忍辱。非有能忍之人。起心而行所忍之事也。自心本來無雜無退。今卽心隨順自性、而行精進。故云知心本不生。精進無有涯也。自心本寂。並離寂想。今卽心隨順自性、而住禪定。故云禪定持心常一緣也。若以禪爲能持。心爲所持。卽是異緣。而非一緣矣。自心本自神鑒。今卽心隨順自性、而顯智慧。故云知慧了境同三昧也。境現全是智現。智如境如。只如如智、緣無相之境。如如境、相無緣之智。境智如如。不可思議。是爲了境同三昧也。是故菩薩念念常以萬行莊嚴自心。念念常以捨離一切、廣大自心。念念常以性戒、潔淨自心。念念常以忍辱、坦蕩自心。念念常以一相、精進自心。念念常以寂定、安住自心。念念常以無依智慧、朗耀自心。念念常以善巧方便、磨瑩自心。念念常以殊勝行願、攝受自心。念念常以止觀、寂照自心。念念

觀一切法。無非自心。自心與一切法。無二無別。亦無無二之相。心卽諸法。諸法卽心。若於一法中、起毫末見者。卽不如實。卽失自心。卽失菩提。若謂心生諸法。如根生幹、幹生枝、枝生葉、次第生起者。此則有縱之失。若謂心含諸法。並列而生。如枝幹並起者。此則有橫之失。當知不生之生。非縱非橫。不並不別。無有一法、在於心外。亦無有心在於法外。無有一法、在於心中。亦無有心、在於法中。知無一法、在於心外。亦無有心、在於法外者。則無縱之失。知無一法、在於心中。亦無有心、在於法中者。則無橫之失。祇是法全是心。心全是法。如波全是水。水全是波。無能生者。無所生者。故曰菩提心生。是具無生無不生也。如是知者。方是以自心尋求菩提、及一切智也。方是如實知自心也。方是以菩提心爲本修因也。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菩薩告善財童子言。『善男子、菩提心者。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故。菩提心者。猶如良田。能長衆生白淨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地。能持一切諸世間故。菩根心者、猶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故。菩提心者、猶如大風。普於世間無所礙故。菩提心者、猶如盛火。能燒一切諸見薪故。菩提心者、猶如淨日。普照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猶如盛月。諸白淨法悉圓滿故。菩提心者、猶如明燈。能放種種法光明故。菩提心者、猶如淨目。普見一切安危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道。善令得入大智城故。菩提心者、猶如正濟。令其得離諸邪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大車。普能運載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門戶。開示一切菩薩行故。菩提心者、猶如宮殿。安住修習三昧法故。菩提心者、猶如園苑。於中游戲受法樂故。菩提心者、猶如舍宅。安隱一切諸衆生故。菩提心者、則爲所歸。利益一切諸世間故。菩提心者、則爲所依。諸菩薩所依處故。菩提心者、猶如慈父。訓導一切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慈母。生長一切諸菩薩故。…………菩提心者、猶如佛支提。一切世間應供養故。善男子、菩提心者、成就如是無量功德。舉要言之。應知悉與一切諸佛功德等。何以故、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諸菩薩行。三世如來、從菩提心而出生故。…………譬如王子。雖於一切臣佐中、未得自在。已具足王相。不與一切臣佐等。以生處尊勝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雖於一切業煩惱中、未得自在。已具足菩提之相。不與一切二乘齊等。以種性第一故。…………善男子。如機關木人。若無有楔。身卽離散。不能運動。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無菩提心。行卽分散。不能成就一切佛法。』經文反覆丁寧。深加誡勸。慈恩悲光。何其至也。試觀善財童子。徧參諸善知識。於一一善知識前。必先自陳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卽明告未來世衆生。不如實知菩提心者。則不能親近善知識。則不能行菩薩行。則不能生如來家。則不能承事十方諸佛。則不能聽聞受持諸佛妙法。則不能成就出世善根。則不能出於生死險道。則不能爲一切衆生、作大利益。可歎世人不察。祇以希求作佛。便謂已發菩提心。轉增生死結業。夫希求作佛。此爲凡夫向道之動機。固屬可嘉。然須由希求作佛之志向。進

而尋求菩提心。以爲本修因。乃免諸過。非可逕執此希求佛果之心。以爲卽是菩提心。反至增長無明邪見也。何則、此一念希求之心。卽是貪染與尋常忻榮慕戚之心。究屬相類。堅執此心以爲修行。以妄增妄。其貪著之心。潛滋暗長。猶不自覺。日爲魔伴。尚謂我將成佛。哀哉。行人慧眼未開。若妄執已見已解。便是魔所攝持。自身全是魔身。豈待他魔來著。楞嚴會上、釋迦如來首爲七處徵心。指示二種根本。次則八還辨見。於五陰、十八界、七大、以及世界、衆生、業果、三種相續之因由。歷歷剖析。令諸大衆審察因地發心。及煩惱根本。又慮一切衆生。疑爲身心二相。旣皆是幻。云何以幻修幻。故復爲比較六根功德。擊鐘驗常。綰巾示結。使知因地倒者。還因地起。因心迷者。還因心悟。並勅二十四聖、自陳圓通。以示五陰、七大、十八界。門門皆可入道。再勅文殊、揀擇一番。繼以四種律儀。應先戒除殺盜淫妄。由是放光說咒。誨示安立壇場之法。猶慮末世行人。不知一念心性。卽具十二類生。猶見有心外衆生。故歷歷舉示。不憚繁述。又慮行人、但執頓悟之理。而廢漸次之事。將不免於習氣流注。再爲指示三種漸次。以及五十五位之進修行相。繼之以七趣、六欲天、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四空定、使知升沉之根源。受報之業相。最後則縷述五十陰魔之相。必期於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始稱究竟。以使行人自知審察其修證之是否如實。得以遠離魔事。設不識菩提心相。以爲持咒行法。卽無魔事發生。則世尊誨示安立壇場之後。此楞嚴一經。卽可終卷。何爲金口丁寧。必以審察邪正。殷勤付囑耶。魔能壞一切印。不能壞實相印。一切天魔。皆能幻身作佛。迷惑行人。若不知以實相之理勘之。未有不墮羣邪者。何謂實相。如實知自心。卽是實相。祖師云。『自知不隨他。寂滅無戲論。無異無分別。是則名實相。』幻人今於幻語一篇。反覆敷陳。無非於無說無示之中。說示菩提心相。凡初心行人。不問其修禪、修淨、修教、修密。皆須先於菩提心相。如實省發。方免有認賊爲子之害。果能一念相應。則一切佛法。疾得現前。無功之功。功齊諸聖也。問、如實知自心者。云何境界。答、非有境界。非無境界。雖非以空空無境界爲悟。亦非以奇妙有境界爲悟。唯證乃知。不可懸揣。至於行人善根發時。若覺六根通利。觀慧轉明。心性轉顯。如鳥出籠。不倚不著。漸入微細智慧。如是方爲善境。然亦不可生歡喜心。或生有所得心也。生歡喜心。則著歡喜魔。生有所得心。則著我慢魔。必招邪果。爲害匪淺。愼之愼之。

云何大悲爲根。當知菩提無相。故衆生性空。衆生性空。故菩提無相。衆生菩提。平等無二。是故一切諸佛。一切菩薩。心緣無餘衆生界。稱性而起大悲。何則、若非如實了達菩提心。則不能了達衆生界。熾然常見異相衆生。若見異相衆生。則墮愛見大悲。失於解脫。華嚴經云。『盡於無量無邊劫。觀察一切衆生界。未曾見有一衆生。此堅固士所行道。』是故一切衆生。但是生滅諸相。集合而生。故名衆生。此但言說假有。性常自空。於五蘊、十八界、十二種處、乃至己身他身諦審

諦觀。於此一一、求衆生體性。了不可得。卽知衆生本不衆生。本是菩提一相。故維摩經云。『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夫如者、不二不異。……一切衆生。卽菩提相。……諸佛知一切衆生。畢竟寂滅。卽涅槃相。不復更滅。』若知眼、耳、鼻、舌、身、意、諸根。但依一念妄情而有。如理觀察。一一無性。皆如幻化。如空中華、及第二月。衆生無性。卽是菩提實性。一念相應妙慧。滿證菩提。卽是一念滅度一切衆生。無有遺餘。故成佛度生。只是一事。非二法也。問、諸佛滿證菩提。不見有衆生可度。云何復說大悲爲根。答、若謂衆生性空。不起化度之門。此卽不明空理之失也。凡夫聞空而滅衆善。二乘著空而失

大悲。甚矣、空病之不易除也。以上於空有之理。業已反覆開示。何今猶著斷空。但空之見耶。當知空常徹有。不唯不斷化度之門。而大悲萬行。卽由性空而起。十方如來。諸大菩薩。以見衆生無性。故知諸衆生、與諸如來。同一體性。其心平等。無有高下。於諸衆生、上中下類。心常等觀。無有障礙。猶如大地。等作饒益。又如大雨。一味之水。普潤一切。如華嚴經十行品云。『此菩薩作如是念、一切衆生。無性爲性。一切諸法。無爲爲性。一切國土。無相爲相。一切三世。唯是言說。一切言說。於諸法中。無有依處。一切諸法。於言說中。亦無依處。菩薩如是、解一切法。皆悉甚深。一切世間。皆悉寂靜。一切佛法。無所增益。佛法不異世間法。世間法不異佛法。佛法、世間法。無有雜亂。亦無差別。了知法界體性平等。普入三世。永不捨離大菩提心。恆不退轉、化衆生心。轉更增長大慈悲心。與一切衆生。作所依處。菩薩爾時、復作是念。我不成熟衆生。誰當成熟。我不調伏衆生。誰當調伏。我不教化衆生。誰當教化。我不覺悟衆生。誰當覺悟。我不清淨衆生。誰當清淨。』蓋唯一眞心。上合十方如來、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同一悲仰。衆生卽法界、法界卽衆生。如來卽法界、法界卽如來。亦我卽法界、法界卽我。是三平等。平等同一法身。同一體性。我與衆生。無二無別。悟自心菩提。還度自心衆生。故云我不成熟、誰當成熟。乃至我不清淨、誰當清淨。全己身事。匪他人任也。如是而興大悲。從智慧生。從同體現。方能無緣爲緣。無化爲化。寃親等視。賢愚齊觀。雖勤度一切衆

生、而離衆生想。雖成就衆生界、而知一切衆生無有差別。唯是一法。雖不著化衆生事。而不捨大悲。爲度一切。轉於法輪。如華嚴經十地品云。『一切凡夫。心墮邪見。無明覆翳。立憍慢高幢。入渴愛網中。行諂誑稠林。不能自出。心與慳嫉。相應不捨。恆造諸趣受生因緣。貪恚愚癡。積集諸業。日夜增長。以忿恨風。吹心識火。熾然不息。凡所作業。皆顚倒相應。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相續。起心意識種子。於三界田中。復生苦芽。所謂名色共生不離。此名色增長。生六處聚落。於中相對生觸。觸故生受。因受生愛。愛增長故、生取。取增長故生有。有生故、有生老死、憂悲苦惱。如是衆生。生長苦聚。是中皆空。離我我所。無知無覺。無作無受。如草木石壁。亦如影像。然諸衆生。不覺不知。菩薩見

諸衆生。於如是苦聚。不得出離。是故卽生大悲智慧。』又同經如來出現品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入涅槃。皆同一性。所謂無性。無何等性。所謂無相性。無盡性。無生性。無滅性。無我性。無非我性。無衆生性。無非衆生性。無菩提性。無法界性。無虛空性。亦復無有成正覺性。知一切法皆無性故。得一切智。大悲相續。救度衆生。佛子、譬如虛空。一切世界。若成若壞。常無增減。何以故、虛空無生故。諸佛菩提。亦復如是。若成正覺。不成正覺。亦無增減。何以故、菩提無相。無非相。無一、無種種故。佛子、假使有人。能化作恆河沙等心。一一心復化作恆河沙等佛。皆無色無形無相。如是盡恆河沙等刼。無有休息。佛子、於汝意云何。彼人化心、化作如來。凡有幾何。如來性起妙德菩薩言。如我解於仁所說義。化與不化。等無有別。云何問言凡有幾何。普賢菩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設一切衆生、於一念中。悉成正覺、與不成正覺。等無有異。何以故。菩提無相故。若無有相。則無增減。佛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知。成等正覺。同於菩提。一相無相。如來成正覺時。以一相方便。入善覺智三昧。入已、於一成正覺廣大身。現一切衆生數等身。住於身中。如一成正覺廣大身。一切成正覺廣大身。悉亦如是。』閱此經文。則知五度全以般若爲導。大悲萬行。皆從智慧而生。非證實智、如實知自心。則不能超越空有之見。凡所施爲。皆有住著。若有住著。則生滅之功。終必疲勞。如箭射天。力盡還墮。奚能廣爲無性衆生。作增上緣。弘無爲化。世人聞說衆生性空。莫不驚疑怖畏。以爲如是、則諸佛化門。豈不盡成虛設。此其病本。全由於但執斷空偏空。未悟圓乘空義。故有此失。楞嚴經云。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非不取也。若有一念生滅心未盡。卽不得泥洹也。若執衆生實有者。則現見衆生未盡。而諸佛何以先成正覺。豈不違於本誓。當知以衆生妄見觀衆生界。則迷相似有衆生種種差別。以佛智眼、觀衆生界。則一切衆生。從本以來。卽無有生。何須更滅。譬如有一聚落。其中人衆。悉皆酣睡未醒。自夢其身化爲蝴蝶。受諸勤苦。無有休息。其中一人。最先醒寤。了了知見一切夢蝶。本來是人。蝶本不生。何須滅蝶。生大悲愍。乃以種種智慧方便。爲諸夢蝶。作增上緣。令彼夢中得見其人。爲說妙法。聞而醒寤。設若醒者、仍見一切夢蝶爲實有。或尙見有一人是蝶者。便是未醒。便是顚倒妄見。同彼夢境。己眼未明。何能爲他、起於化度。故云一念生滅心未盡。卽不得成佛度生也。蝶本無生。但依一念夢心而有。蝶皆無性無相。未醒蝶不增。醒時蝶不減。醒與未醒。蝶性皆虛。等無有別。豈可說言蝶有增減。諸佛菩薩。不增衆生界。不減衆生界。但以大悲方便。爲作得度因緣。於第一義中。能度所度。俱不可得、其義亦復類是。如華嚴論云。『一切衆生。生死無性、本無生死。橫計生死、本非生死。一切諸佛。本無自性。故實無菩提、亦無涅槃。而衆生妄謂諸佛有菩提涅槃。若有衆生能如是知者。名爲發心。名爲見道。而能開悟一切衆生。是達無明者。無明本無。諸佛亦無。名爲覺者。但以

無依、無住、無體、無性妙智。能隨響應。對現色身。能以此理教化衆生。名爲大悲。』又宗鏡錄云。『凡夫現行生死。成雜染事。二乘現行涅槃。失利樂事。縛脫雖殊。俱迷宗鏡。今成佛道。無二現行。圓證一心。具摩訶衍。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作一種之光明。爲萬途之津濟。』又華嚴論云。『如大摩尼寶鏡。懸耀太虛。十方色相。悉皆頓現。而此鏡性淨光。無有影像。諸佛法身。亦復如是。澄澈清淨。而無影像。以昔大悲不倦。隨衆生業緣感應。普現一切色身三昧。衆生聞見。莫不蒙益。』是故無緣之緣。方爲普緣。無化之化。乃稱大化。此非深契一念無生、生佛性離、空有俱超之理者。若聞說佛不得佛道。亦不度衆生。未有不驚疑怖畏。轉增心垢。有如初生嬰兒。驟見日光。反至生盲。故法華會上、世尊反覆丁寧。勿以此經向不信人。輕易講說。當於餘法中。示教利喜。方便誘進。漸令得入。深慈護念。曲成之恩。可謂至矣。

思益梵天所問經云。『思益問佛言。世尊何謂大悲。佛言。如來以三十二種大悲救護衆生。何等三十二。一切諸法無我。而衆生不信不解。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諸法無衆生。而衆生說有衆生。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壽命者。而衆生說有壽命者。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人。而衆生說有人。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所有。而衆生住於有見。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住。而衆生有住。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歸處。而衆生樂於歸處。如來於此而

起大悲。一切法非我所。而衆生著於我所。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所屬。而衆生計有所屬。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取相。而衆生有取相。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生。而衆生住於有生。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退生。而衆生住於退生。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垢。而衆生著垢。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離染。而衆生有染。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離瞋。而衆生有瞋。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離癡。而衆生有癡。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所從來。而衆生著有所來。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所去。而衆生著於後生。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起。而衆生計有所起。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戲論。而衆生著於戲論。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空。而衆生墮於有見。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相。而衆生著於有相。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一切法無作。而衆生著於有作。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世間常共瞋恚諍競。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世間邪見顚倒、行於邪道。欲令住於正道。如來於此而起大悲。世間饕餮、無有厭足。互相凌奪。欲令衆生住於聖財、信戒聞施慧等。如來於此而起大悲。衆生是産業妻子恩愛之僕。於此危脆之物。生堅固想。欲令衆生悉知無常。如來於此而起大悲。衆生身爲怨賊。貪著養育。以爲親友。欲爲衆生作眞知識。令畢衆苦。究竟涅槃。如來於此而起大悲。衆生好行欺誑。邪命自活。欲令衆生、行於正命。如來於此而起大悲。衆生樂著衆苦。不淨居家。欲令衆生、出於三界。如來於此而起

大悲。一切諸法。從因緣有。而衆生於聖解脫、而生懈怠。我當爲說精進。令樂解脫。如來於此而起大悲。衆生棄捨最上無礙智慧。求於聲聞辟支佛道。我當引導。令發大心。緣於佛法。如來於此而起大悲。梵天、如來如是於諸衆生。行此三十二種大悲。是故如來爲行大悲者。』經文之迭舉『於此』二字。深堪玩味。謂緣此一念心性而起大悲。乃得眞實行於拔苦與樂之化。捨此現前一念心性。卽不得所緣之衆生也。試觀經中所言一切諸法無我、無衆生、無壽命者、無人、無所有、無住、云云。則知一切諸法。從本以來。常自寂滅無相。今卽於此寂滅無相中。方便開示。使之悟入平等智慧。如維摩經觀衆生品所云。菩薩觀一切衆生皆空。卽以此法爲一切衆生說。是卽行眞實慈也。思益梵天聞法得悟。故聞說大悲法。而不喜悅。網明菩薩轉詰其故。思益言。『若識在二法。則有喜悅。若識在無二實際法中。則無喜悅。譬如幻人見幻戲事。無所喜悅也。』能化所化。一性無性。離衆生無有菩提。離菩提無有衆生。是故華嚴行願品普賢菩薩言。『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衆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衆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蓋若捨此一念生死心。則亦不得菩薩心。如來心。故云生死曠野之中。菩提樹王。以衆生爲根。行人契自本心。卽緣此平等心性。以大悲爲根。以成諸佛菩薩之華果。諸佛、衆生、菩提、是三平等。無二無別也。

夫衆生菩提。既非二相。則方便究竟。亦非二途。若在權教。爲未知了義者。假說方便。則一期之談。不無漸次。例如貪欲重者。令修不淨觀。瞋心重者。則修慈忍觀。癡見重者。則修因緣觀。曰不淨、曰慈忍、曰因緣、三觀。卽對治貪瞋癡之前方便也。若在圓頓門中。則直觀貪欲際。卽涅槃際。而瞋與癡。亦復如是。蓋了貪無性。則貪從何起。貪法本寂。卽是涅槃。卽是菩提。此貪若心本有。則應無不貪之時。亦可不待緣境而發。今則不然。是貪不自生也。若貪屬於境。則境應自貪。於心應無所起。今則不然。是貪非他生也。若謂心境和合而生。爲是心境俱有貪性。和合而有。爲是心境俱無貪性。和合而有。若心境俱有貪性。則不待和合。已可自生。及和合時。應有兩貪生起。若心境俱無貪性。則和合之時。亦不能有。如聚沙不能成米。是貪非自他和合而共生也。若心境各不自有。和合之時、亦不能有。則非心非境、無因而生貪者。更無是理。以此可知貪不無因而生也。如是諦觀貪之一法。非從心自有而生。非從境而他生。亦非心境和合而共生。亦非不由心境無因而生。便知貪法本來虛寂。無生可得。又此貪法。若屬過去。而過去之心已滅。若屬現在。而現在之心不住。若屬未來。而未來之心未至。三世諦觀。覓貪了不可得。一切衆生。於虛妄因緣。執爲有貪。皆是自心橫計。總無實法。今觀此一念貪法。當處卽空。便契無生佛智。卽方便、卽究竟也。貪法既爾。乃至一切諸法。莫不如是。當體空寂。迷時全甘露而爲毒藥。悟時全毒藥而爲甘露。迷悟無性。而毒藥甘露亦

但有轉變之名。非有實法可得。約究竟說。則世諦卽第一義諦。世間法卽佛法。所行處、不異畢竟處。一切諸法。生而無生。說而無說。一切心偏一心。猶如虛空。性相俱離。無有語言文字可得也。約方便說。則第一義諦卽世諦。佛法卽世間法。畢竟處不異所行處。是故一切諸法。無生而生。無說而說。一心偏一切心。不妨隨緣施設、廣爲宣示語言文字、種種差別也。今於說明之際。似分方便究竟二門而言。實則方便究竟法爾同時、具如上義。如仁王經所云。非謂二諦一。一亦不可得。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又如維摩經所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也。初心行人。未明此理。如修淨土者。不知一句彌陀。體用全彰。非空非有。當念卽是。轉將萬德洪名。作爲一種方便。以爲折伏妄念之用。又如修觀心者。未能拂迹入圓。但執空假中之三觀。與眞俗中之三諦。能所熾然。以爲對治。故一視爲方便。則一切究竟法。皆成方便矣。惟在圓宗開解之人。則知一切法之所歸趣。卽事而眞。當處解脫。匪從觀變。非待修成。不動化城。便居寶所。若謂轉凡成聖。從迷入悟。由方便而趣於究竟者。此皆權教中收。未足以聞微妙之圓理也。法華會上。諸聲聞衆。雖蒙釋迦如來。開權顯實。直指一心。已信十方佛土、唯有一乘之法。然猶謂如來從前所施方便。實有三乘之教。此卽由於不知方便全是究竟。故有此疑。未能盡斷也。釋迦如來。復以大雲一雨。普潤藥草樹木爲喻。告以如來出現。以一妙音。演暢勝義。普皆平等。利根鈍根。等雨法雨。然諸衆生。聞我法者。隨

力所受。住於諸地。如一味雨。隨衆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藥草。大小樹木。所稟各異。如華嚴經云。『佛以一音等世間。衆生隨類各得解。』圓音唯一。所解不同。若趣方便。則一切法皆趣方便。一乘圓音。盡成對治折伏之門。倘入圓宗。則一入全入。一切權乘。畢竟同歸實相。所謂麤言細語。均歸第一義也。圓覺經云。『一切障礙。卽究竟覺。』障礙且然。何況方便、而非究竟。大日經云。『諸如來印。從如來信解生。卽同菩薩之標幟。其數無量。乃至身分、擧動住止。應知皆是密印。舌相所轉。衆多言說。應知皆是眞言。』是故密宗行人。若未深悟圓理。但以印契眞言。視爲斷惑證眞之方便。不知當處全眞。無非究竟。便是不契佛旨。竟使卽身成佛之理。反成對面胡越之違。可不惜哉。

方便者。權也。用也。施設也。事法也。行布也。因緣也。次第也。此屬妙有所攝。究竟者。實也。體也。究極也。理智也。圓融也。無性也。一味也。此屬眞空所攝。初心行人。不知一切方便。盡是究竟。卽因空有之義未明。便於卽事而眞之妙諦。自生隔礙。而不能入。一切事究竟堅固。是名楞嚴。事皆攬理而成。故一切方便之事。當體全是究竟之理。不待造作。不假因緣。今不曰理究竟堅固。而曰一切事究竟堅固。其意有二。一則事必攬理而成。離理不能成事。故略理而但稱事。二因凡夫執事著有。二乘避事著空。是二皆失。迷事亦卽迷理。今直指一切事無非究竟堅固。以破事法之迷。自然得入圓理。楞嚴會上、大衆乍聞斯義。驚惛失措。甚矣。卽事而眞之理。難信難解也。所以佛言『我若按

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同共一法之中。何以相判。若是。蓋因不如實知自心。執事爲方便。執理爲究竟。空有皆迷。理事俱礙也。圓覺經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心若不異。萬法皆如。所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也。楞嚴會上。佛於五陰、六根六塵、六識、七大。指示一一事法。皆是圓明妙心。不離當處。常自湛然。得旨則深心信解。如對目前。何待劬勞。始獲修證。譬如匠人畫像。一彩一色。一筆一點。無非成像之方便。亦無非成像之究竟。正方便時。亦究竟時。大聖證之以自利利他。利濟何極。猶如技藝成熟之人。隨意所作。應念而成。一一法咸趣究竟也。

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初祖面壁。慧可受衣。誠以眞心絕相。言思路絕。文字性離。云何反效三乘義學。廣陳言說。令趣解路。塞其自悟之門。答、執文爲解。昧性徇言。誠宜呵斥。今玆所述。則皆文隨於義。義隨於文。不動一心、而說諸法。不壞諸法、而顯一心。務使見聞之者。因言得旨。頓了自心。不作心境對治。直契性相圓通。如窺圓孔之一隙。已見無際之空。似飲大海之一漚。已具衆流之水。倘能決定信入。可免歷刼之浪修。由玆解行俱圓。不難疾登於覺岸。乃知卽念無念。念念盡歸不二之宗。亦復卽言無言。言言悉契離微之旨。況夫初心行人。未自省發。瑕瑜不辨。玉石何分。若非憑借佛言祖教。助顯眞心。則入道無由。邪修可慮。又因時當末法。異學朋興。善友難逢。明師罕遇。行人之以無瘡而反受傷者。比比皆是。所謂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如此等人。尤可哀愍。釋迦已滅。彌勒未來。末世修行。全賴金典玉函。以作指南。乃免諸過。經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是以迦葉阿難。殷勤結集。馬鳴龍樹。造論傳經。達摩以楞伽印心。黃梅以金剛證悟。果使上上根人。一聞千悟。則藥病俱消。教觀咸息。本不迷津。何勞引路。惟上根罕覯。中士較多。若盡廢方便。單提向上之宗。不爲曲通一線。卽無以析疑辯僞。起其信心。遣執破情。開其正解。竊慮中下之士。皆將絕分於圓宗。故須廣引諸佛之遺教。採取羣經之玄詮。會百川於一滴。飲者卽徧嘗夫百川。和衆味於一盂。食者卽飽餐夫衆味。能令見聞獲益。各不唐捐。因言薦道。道非言

亦不離言。卽教明宗。宗非教。亦不異教。庶自證自悟之高賢。既可仰取佛祖之誠言。以資印合。卽在尋文索義之輩。若能念念返求不已。其上者、解路已正。必有因解得悟之時。而其下者、但能正信無虧。亦賴熏習而成異熟之果。片言寓目。已叩佛祖之關。一句染神。終成圓頓之種。矧菩薩從初具正發心。乃至成佛。於其中間。皆是信解地。信解又豈可忽乎哉。永明大師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玆篇之作。區區之意。在欲普救末法之弊。以使法界含靈。同圓佛智。共續大覺之心燈。所冀今賢後哲。如能獲覩斯篇。皆是多生積集福智所致。應生難遭之想。如獲希世之珍。淨意深心。殷勤熟覽。一一消歸自己。語語返照心源。但辨肯心。自然得入。切勿堅執己解。祇宜藉教顯心。莫辭久久熏修。尤貴斷疑直入。當知圓

光匪外。實所非遙。佛佛相傳傳此心。祖祖相承承此法也。

問、玆篇所述。皆是囊括羣經之要旨。純演一乘圓音。直指普門法眼。今不曰眞語。而曰幻語。竊恐根淺智劣之流。見之而生輕慢之心。聞之不起隆重之想。答、子亦知幻之爲義乎。毘婆尸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拘留孫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迦葉佛偈云。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

罪福。釋迦佛偈云。幻化無因亦無生。皆卽自然見如是。諸法無非自化生。幻化無生無所畏。諸佛傳心不離了。幻執幻則隨生死之流。了幻則順涅槃之道。華嚴經云『不見十力空如幻。雖見非見如盲覩。分別取相不見佛。畢竟離著乃能見。』又云『智慧巧方便。了世皆如幻。而能現世間無邊諸幻法。』又云『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悉皆如幻。從因緣起。於一法中解多法。於多法中解一法。此菩薩知諸法如幻已。了達國土。了達衆生。了達法界。了達世間平等。了達佛出現平等。了達三世平等。成就種種神通變化。……………菩薩摩訶薩、觀一切世間如幻時。不見衆生生。不見衆生滅。不見國土生。不見國土滅。不見諸法生。不見諸法滅。不見過去可分別。不見未來有起作。不見現在一念住。不觀察菩提。不分別菩提。不見佛出現。不見佛涅槃。不見住大願。不見入正位。不出平等性。是菩薩雖成就佛國土、知國土無差別。雖成就衆生界、知衆生界無差別。雖普現法界、而安住法性。寂然不動。雖達三世平等、而不違分別三世法。雖成就蘊處、而永斷所依。雖度脫衆生、而了知法界平等。無種種差別。雖知一切法、遠離文字不可言說。而常說法。辯才無盡。雖不取著化衆生事。而不捨大悲。爲度一切。轉於法輪。雖爲開示過去因緣。而知因緣性無有動轉。是名菩薩摩訶薩如幻忍。』又云『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離此分別。普滅諸有趣。譬如工幻師。普現諸色像。徒令衆貪樂。畢竟無所得。世間亦如是。一切皆如幻。無性亦無生。示現有種種。

度脫諸衆生。令知法如幻。衆生不異幻。了幻無衆生。衆生及國土。三世所有法。如是悉無餘。一切皆如幻。幻作男女形。及象馬牛羊。屋宅池泉類。園林華果等。幻物無知覺。亦無有住處。畢竟寂滅相。但隨分別現。菩薩能如是。普見諸世間。有無一切法。了達悉如幻。衆生及國土。種種業所造。入於如幻際。於彼無依著。』日本弘法大師云『願我以此幻化身業。願我誦此幻化眞言。願我化此幻化有情。願我證此幻化菩提。』是故若了如幻之一心。則悟甚深緣起。三世五陰當體凝寂。一切衆緣所生之法。本無自性。如幻如化。寧有一法足以當情。自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終日言而未嘗一言。終日見而未嘗一見。無功而一切自辦。無爲而一切皆成。蓋見一念之本際者。凡所施

爲。悉與道合。凡所言說。悉與宗通。彼凡夫之著能所。小乘之滅能所。皆未知法性如幻。無根無實耳。能所平等。同於幻化。何由執著。何須滅證。此一念心。本無能所。能所盡處。名爲見性。偏一切時。偏一切處。偏一切法。平等平等。無二無二。如是悟者。名爲能所盡處。問、然則莫不斷滅否。答、諸幻無性。住尙不得。云何斷滅。隨時而不在時。隨方而不在方。超太虛之虛。極萬有之有。欲取則手偏虛空。云何自捉。欲捨則經行坐臥。常在其中。此如幻不思議解脫法門。千聖同轍。決定無二。但須一念相應。何煩累刼多聞。問、悟幻卽佛。理義幽玄。若非上根。驟難信入。仍乞再立一名。俯爲中下之機。助其聞思之慧。答、子言良然。亦名『一念成佛法要』可矣。問、今解此一念成佛之理。專修淨土如何。答、善哉善哉。子能如是。何殊古佛出世。安樂集云。『若人菩提心中。行念佛三昧者。一切煩惱。一切諸障。悉皆除滅。』楞嚴經云。『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入海之船。乘順風而速濟。似輪王之子。甫墮地而稱尊。可謂應念而覲彌陀。剎那便生淨土矣。

問、偏一切時。偏一切處。偏一切法。平等平等。無二無二。是爲能所盡處。此義幽玄。離微乃知。竊恐初心行人。無正方便。及正思惟。聞此一相三昧。仍生迷悶。惟願不捨大慈。假說方便。令其疑盡惑消。圓悟如來知見。答、一切諸法。其性無二。匪色與眼爲對。無聲與耳爲緣。色虛眼虛。虛虛何見。聲寂耳寂。寂寂何聞。虛不覩虛。故曰無見。寂不聽寂。故曰無聞。無見之見。見偏十方。無聞之聞。聞通一切。方見之際。不得

眼亦不得色。全是見性了了而如如。當聞之時。不得耳亦不得聲。全是聞性惺惺而寂寂。何則、色眼與見。體非有二。聲耳與聞。性常是一。息見聞於一心。歸一心於無性。卽知空而常用。用而常空。非心生根。非心生塵。非根生心。非塵生心。非心、根、塵。和合而起。非根、塵、二。和合生心。根、塵卽心。法性常偏、卽心性常偏。心卽根、塵。心性恆周、卽法性恆周。心法無二。無二亦無。心法平等。平等亦平。此法界法爾之理。若有一剎那時不偏。及有一芥子處不偏者。則成斷滅。則失圓常。是故舌偏虛空。無從開口。身周法界。莫自覩形。猶如滿瓶之水。不得增減絲毫。恰似十五月輪。無可盈虧一線。倘入斯宗。智齊大覺。敬告十方善信。亟宜當下知歸。一車若阻。一切車悉滯於長途。一念若通。一切念齊趣於覺海。未信者宜生正信。已信者宜勤觀行。捨盡聖凡之見。息盡取捨之情。但向非空非有、無住無依之一念。痛下工夫。似從絕壁之巔。懸崖之頂。放身直下。更不顧後慮前。境智俱亡。亡亦叵得。設不如是。皆非究竟。或貪玄妙。或冀神通。必作魔民。難爲佛子。浮心巧見。欲遊如來大寂滅海。是猶南轅而欲至燕。北行而欲至粤也。

問、圓覺經云。『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是諸幻滅盡。固有不幻者。今云一切諸法。悉皆如幻。豈不違於佛意。答、余言盡是佛言。並不違於佛意。曰幻身、曰幻心、曰幻塵。此言凡夫執幻之迷相也。曰幻滅者。此言權漸敎中、以幻修幻之行相也。曰非幻者。此言無性之幻也。

無性之幻。幻不可得。故曰非幻。非幻之幻。無性無生。不須滅也。故曰不滅。經意欲令行人。拂迹入圓。捨漸入頓。特爲指明身心與塵。乃至對治之修。皆無自性可得。了達其幻無性。則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奚須更滅。故云離幻卽覺。不云離幻求眞也。當知一切諸法。悉皆如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相則有定。幻性則不偏。法界之義。則不圓矣。維摩經天女語舍利弗言。『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否。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可知妄認幻男爲幻女。已是妄迷。若必幻女復作幻男。豈不倍增迷妄。佛法無種。眞幻之性皆離。說眞而眞無形。說幻而幻無體。無念可念。念本空

故。無法可法。法本寂。故本空本寂。是以法不見法。法不聞法。法不覺法。法不知法。猶之空不更得空。寂不更入寂。故曰法性平等。亦無平等者。問、衆生界空。諸佛體寂。至眞眞絕。極幻幻離。何有幻人、說於幻語。答、谷響泉聲。月光潭影。非聲非色。皎皎泠泠。問、更請最後一言。答、莫向千生尋水月。惟於一念見凡心。

一念成佛法要卷下終

一念成佛法要下卷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二	三	一丈之於十尺而已矣	一丈之與十尺而已矣
三一	五	善財言唯。	善財言、唯。
三一	一一	經偈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故	經偈不可說不可說世界故。
四〇	一四	故云知慧了境同三昧也	故云智慧了境同三昧也
四三	一四	猶見有心外衆生故。	猶見有心外衆生。故

二課合解會本序

二課合解會本者。台宗觀月法師之所作述也。靜虛氏曰。爲此解者其知道乎。夫心本眞空。由不覺故而變頑空。頑空而立世界。世界而生萬物。萬物生則人心趨之著之。勃然執之有我。自有我而一切諸法無一無我。層層惑障緣我而生。種種現象由我而幻。此自無而有之境界然也。反是以觀。我卽人也。我卽物也。我卽世界也。頑空也。充類而返求之以至於眞空。固知無所謂我也。無所謂我。而我自知之。則我猶未脫乎生老病死之我。不過如莊子所謂夢中覺夢者焉。此自有而無之境界然也。自無而有。則去道日遠。自有而無。則與道已近。去道日遠者。猶南轅而北其轍也。不可無法以止之。與道日近者。猶蒸水而化爲汽也。不可無法以收之。法者維何。曰早暮二課是已。有早課而自無而有之境界以息。有暮課而自有而無之境界以消。消乎息乎。其斯之謂道乎。是道也。非道也。非道而亦無朝夕可離者。以其爲入道之道也。入道之道。非解不明。若涉大水。雖有慈航而無楫櫂。其能免望洋之歎乎。若返故國。雖有柴車而無指南。其能免失路之悲乎。自合解出。而二課之奧義。了了無遺蘊。雖中下根人亦易通曉。只須禮拜功深。誦持圓滿。幻境自然息。妄心自然消。一塵不染。觀明鏡之非臺。萬象皆空。識菩提之非樹。道其在是乎。其不在是乎。予惡烏足以知之。然心所確然而無疑者。二課之解也。明乎二課之解。則知二課之解非解二課也解入道之道也。道不可解。而入道之道不可以不解。此法師作述之苦心也。世有問津斯道者。其必自入道之道入也無疑。欲自入道之道入。尤必自法師所解之入道之道入也無疑。故知法師所解之入道之道在是。卽非法師所解之入道之道亦在是。以非法師所解之入道之道在是故。故知非法師所解之入道之道之道。與非非法師所解之入道之道之道亦無不在是。道無往而不在。法師其知此旨矣。予是以寂然有所感。洞然有所思。若不自覺智力行能之淺薄。而貿貿爲序之。幷論法門之消息。以俟後之有道者。時癸丑仲冬之月十有六日也。

沃洲靜虛氏俞愷撰

校訂二課合解序

台宗觀月法師曷故作此解哉。思夫空劫以前佛字尙無。何有於課。課字尙無。何有於解。無課無解。則內無能度。外無所度。能所既無。則一切俱無。一切既無。則無無亦無。無無既無。則現出威音那畔境界。般若所謂無餘涅槃者此也。容詎知一念不覺。遂於無無之中生出諸有。既有諸有。則爲諸有所結。是以人天有見思結。二乘有塵沙結。菩薩有無明結。既有結矣。不可無法以解之。此二課合解所由作也。或問。何所取名爲合解。曰、譬如長者。年邁子幼。恐難繼業。因囑善知識云。吾老矣。如家業何。當吾終後。善撫幼子。囑後命終。知識受命。將所藏明珠納幼子衣裓中。眷念殷殷。不忍暫離。詎知識過緣他適。幼子無知。誤聽癡儻。將衣裓一結二結乃至百千結。已而遠遊。日久金盡。幾無聊生。時知識歸。聞子遠遊。尋徧四方。久無消息。後於四衢道中遇之。悲喜交集。卽解一結二結乃至百千結。舉明珠示曰。此寶中王。雨一切寶。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奚飢渴爲。今二課其明珠乎。合解其善知識乎。顏曰二課合解。正法華解衣珠之義也。余見法師註解。言言玉屑。不傍他求。句句金針。皆自己出。殆所謂解結妙手者非乎。余鈍甚。格格不入。幸命校閱。不過全海中沾其一滴。然一滴與全海亦無少異。故師恩雖不能報其萬一。正可誌作解緣起以爲序云。

一三比丘炳道謹撰

重訂二課合解緣起

大道鴻恢。不嫌一物。眞慈普徧。不棄微靈。一物不嫌。則羣象畢具。微靈不棄。則法界咸歸。法界咸歸。則彼彼莊嚴各現乎己。猶羣象豔乎天地中也。是以如來設教竺乾。十方普濟。祖道傳心震旦。四海同沾。我佛既開宏範於祇園。古哲亦定課程於朝暮。朝暮不軌。猶良馬無韁。何以消信施而建大道哉。故呪誦楞嚴。欲無不止。章諷諸祕。果悉塔求。彌陀矢志往生。懺悔消其夙障。蒙山施食。般若蕩惝。凡此課文。終向淨土而爲歸極。足見尋方脫俗不是過也。第以羣典玄微。非解莫入。余昔講二課於天台幽溪。苦無全注。學者莫捫其妙。雖彌陀。心經。解者林立。餘尚未彰。後閱日課便蒙。雖全而略。愚不揣拙陋而輯集焉。彌陀心經大懺悔等。乃古佳作。楞嚴十呪蒙山回向祝讚等。咸係愚述。既成全帙。目爲二課合解。會本募資石印千部。給之索之。數月遂罄。後擬重梓。復恐愚古相參。彩素雜比。由是棄古演新。重輯全注。間有難明者復依義立圖。俾若指掌。既成全璧。更名重訂二課合解。補前解之未及。抑發前賢所未發也。唯冀來者。覩義得玄。蕩除惑障。行起解絕。徧入毘盧。法界依正。同圓種智云爾。

時在

民國辛酉仲春之月

佛涅槃日天台山觀月比丘興慈撰

附七種禮拜

- 一我慢禮 —— 依自位次、以無恭敬、心馳外境、五輪不具、如碓上下、
- 二唱和禮 —— 粗正威儀、心無淨想、見人則身輕急禮、人去則身惰心疲、或心散口唱和而已、
- 三身心恭敬禮 —— 聞唱佛名、便念佛想、身心恭敬、精進無怠、
- 四發智流淨禮 —— 達佛境界、隨心現量、禮一佛則禮一切佛、禮一拜則禮法界、以佛法身融通故、
- 五徧入法界禮 —— 自觀身心等法、從本以來不離法界、生佛平等、今禮一佛、即徧禮法界諸佛、
- 六正觀禮 —— 禮自佛、不緣他佛、以一切衆生本來各具圓滿佛性、平等正覺、
- 七實相平等禮 —— 前六禮、有禮有觀、自他兩異、今一禮、無自無他、凡聖一如、體用不二、故文殊云、能禮所禮性空寂、

一、二、三 —— 事

四、五、六、七 —— 理

▲大方廣寶篋經　智燈菩薩問文殊菩薩、云何禮佛、文殊菩薩、若見法淨、名見佛淨、若身若心、不低不昂、正直而住、不動不搖、其心寂靜、行寂靜行、是名禮佛、

▲華嚴孔目　三種禮佛、一、我慢禮、謂禮佛時、身儀不正、與輕慢相應、如碓上下、佛制有過、二、相似禮、謂禮佛時、身儀雖似端正、與無愛相應故、三、順實禮、謂禮佛時、身儀端正、與正智相應、隨順實理故、

▲華嚴隨疏演義　凡禮敬三寶、必須五體投地、所以折伏憍慢、用表虔誠故、一、右膝、二左膝、三右手、四左手、五首頂、一、願我右膝著地時、令諸衆生、得正覺道、二、願我左膝著地時、令諸衆生、於外道法不起邪見、悉得安立正覺道中、三、願我右手著地時、猶如世尊坐金剛座、地震現瑞、證大菩提、四、願我左手著地時、令諸衆生遠離外道難調伏者、以四攝法、攝而取之、令入正道、五、願我首頂著地時、令諸衆生、離憍慢心、悉得成就無上菩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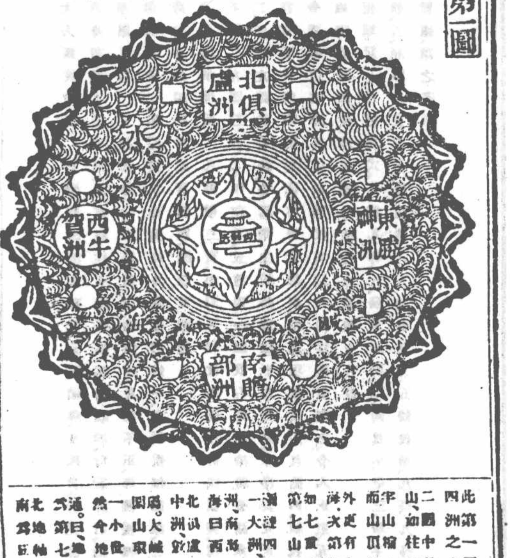
▲西域記　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

二課合解目次

卷首
序（靜盧氏寄序　一三序　自序緣起）
世界圖（五圖并說）
卷一
示要（又早課總貫　暮課總貫）
楞嚴咒（又大悲咒　十咒）
卷二
心經（又回向偈）
卷三
彌陀經
卷四
大懺悔
卷五
蒙山施食（又結全佛讚偈）
卷六
早暮回向文（大慈菩薩願偈　慈雲淨土文　怡山文　普賢十願　三自皈依）
卷七
祝讚祈禱儀（祝韋馱　祝伽藍　祝祖師　祝聖壽　又香讚）
二時供養儀（又二時出食偈　結齋偈）

第一圖

四大部洲須彌諸山



此第一圖、是一須彌一四洲之小世界也、即第二圖中亦是。中是須彌山、如柱獨立、上下俱大、半山腰小、如細腰鼓形。而山頂即忉利天宮。山外又有七金山、七香水海、交互相間圍繞須彌、如七重城、[illegible]次第圍旋。第七山外、即大鹹水海、環繞四方、四方鹹海各一大洲、東海曰東勝神洲、南海曰南贍部洲、西海曰西牛賀洲、北海曰北俱盧洲、每洲傍有兩中洲、數百小洲、而爲眷屬。大鹹海外、四圍有鐵圍山環繞、如外城、是名一小世界也。然今地球之說、如何會通。曰、地球北冰洋之北、爲第七金山外山根、是北地軸所依、南冰洋之南、爲[illegible]圍山內山根、是南地軸所依、如此則四洲各成一球、羅列四方、皆以二山根爲地軸所依、是則一小世界則有四球矣、此聊以會通耳。然解乃佛智親見所說、地球乃今人測量而知、佛智如千日並照、今人如隔牆測影、時[illegible][illegible]差不爽、安知親見親知者乎、智者詳之。

諸山諸海四洲形量

須彌山——純是金銀瑠璃玻璃四寶所成、樹林鬱茂、香氣遠聞、多諸珍寶、天人、[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夜叉等住、各有宮殿、其山下自水際上升高八萬四千由旬、上下俱大、山半腰小、又山根入水亦爾許由旬、

七金山——雙持　持軸　擔木　善見　馬耳　障礙　持地——山高廣俱——四萬二千　二萬一千　一萬二千　六千　三千　一千二百　六百——由旬——亦多仙賢神鬼所住

七香海——七海圍狹、亦次第如七山之數、各海中俱有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陀華、芬陀利華等、圍覆水上、

大鹹海——北自外第七重金山山以、南至鐵圍山山根、二山中間鹹海闊三十六萬二千由旬、如是環遶四方、餘三方之距鐵圍山、闊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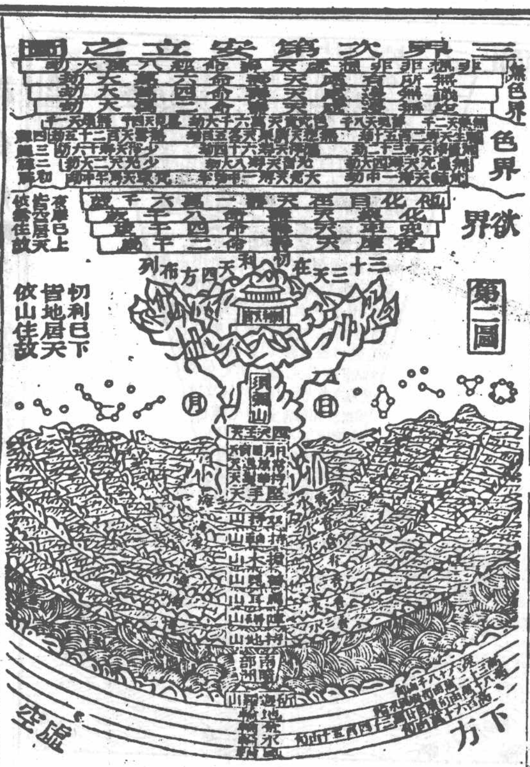
四大部洲——東　南　西　北——鹹海中有——東勝神　南贍部　西牛賀　北俱盧——洲、地形如——半月　田字　滿月　方版——縱廣——九千　七千　八千　一萬——由旬

斫迦羅山——此翻輪圍　又翻鐵圍——純鐵所成、高廣各三百由旬、周圍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總圍大鹹海、

九[illegible]山根入海皆八萬由旬、諸海之深亦然、俱住金輪之上、從此海面上升、欲界六天并色界中一與初禪天、上下合之爲一小世界、即第二圖之中段也、

三界次第安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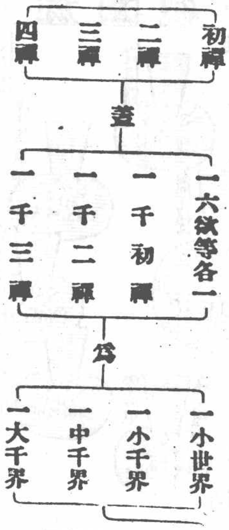
第二圖


無色界
色界
欲界
三十三天在忉利天四方布列
忉利已下皆地居天依山住故
須彌山
月
日
下方
虛空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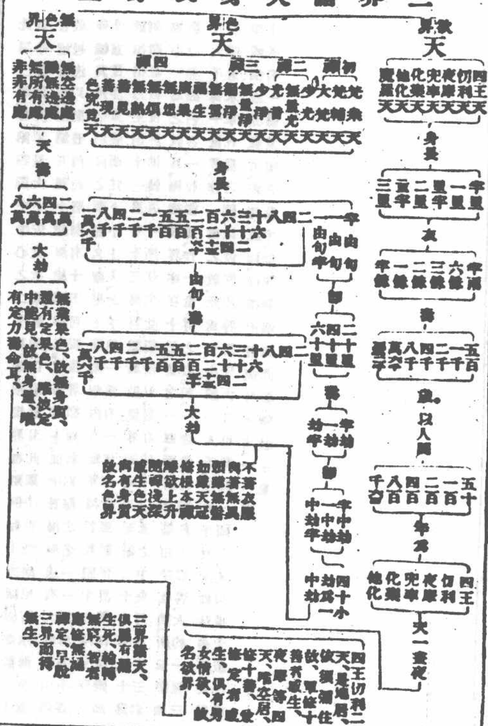
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者、如第二圖中所包、下自地輪、鐵圍、四洲、七金、須彌、日月、六欲天、以及初禪、如是各一、是名一小世界。如是一千箇各一、箇一千箇小世界、外有一總輪圍山環繞、其山高至初禪天、是名小千世界。如是一千箇小千世界、外更有大總輪圍山環繞、其山高至二禪天、是名中千世界。如是一千箇中千世界外又有大大總輪圍山環繞、其山高至三禪天、是名大千世界。此大千中總有萬億箇鐵圍、四洲、須彌、乃至初禪等各一、通為三千大千佛剎、即娑婆世界也。觀此輪圍山有四等、而三界則總包一大千也。又小世界中、此須彌中心、距彼須彌中心、有十二億八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其八方山山楯邊來復如是、此佛所說、勿以世人之智而疑之。

禪天覆下廣狹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蓋
一六欲等各一
一千初禪
一千二禪
一千三禪
為
一小世界
一小千界
一中千界
一大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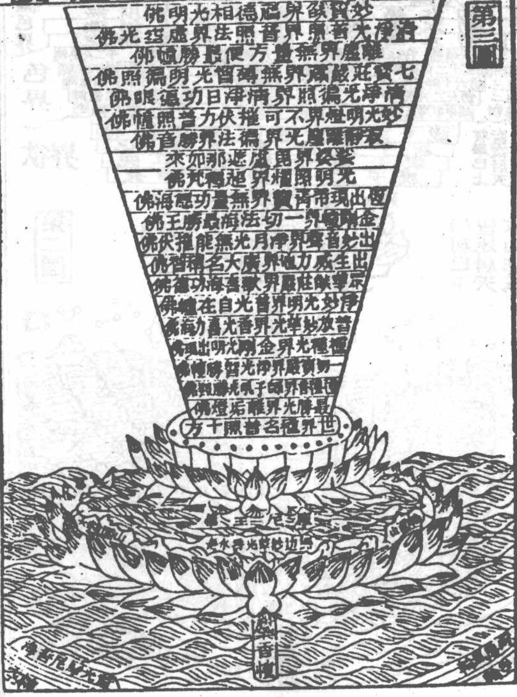
故婆娑云、初禪廣如四天下、二禪廣如小千界、三禪廣如中千界、四禪廣如大千界、又地輪之下、金水風輪、各徧大千故也、

三界諸天身衣壽量


欲界天
色界天
無色界天
四王天
忉利天
夜摩天
兜率天
化樂天
他化天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梵眾天
梵輔天
大梵天
少光天
無量光天
光音天
少淨天
無量淨天
徧淨天
身長
衣
壽
以人間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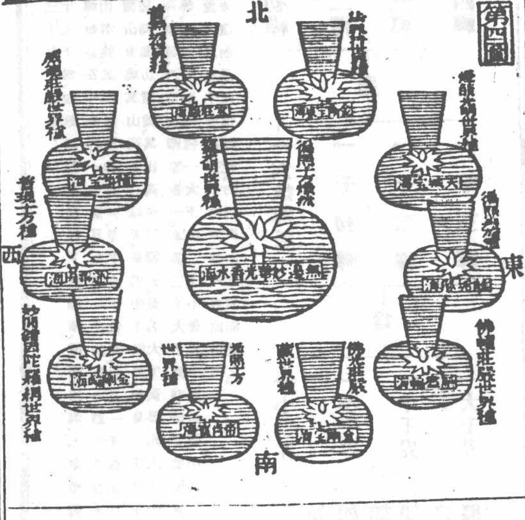
二十重華藏世界之圖


妙寶焰界福德相光明佛
清淨光普照界普照法界虛空光佛
離塵界無量方便最勝幢佛
七寶莊嚴藏界無礙智光明遍照佛
清淨光遍照界清淨日功德眼佛
妙光明燈界不可摧伏力普照幢佛
寂靜離塵光界遍法界勝音佛
娑婆界毗盧遮那如來
光明照耀界超釋梵佛
恒出現帝青寶界無量功德法佛
金剛幢界一切法海最勝王佛
出妙音聲界淨月光無能摧伏佛
出生威力地界廣大名稱智佛
眾華焰莊嚴界歡喜海功德佛
淨妙光明界普光自在幢佛
普放妙華光界香光喜力海佛
種種光界金剛光明出現佛
一切寶嚴界淨光智勝幢佛
種種香界師子光勝照佛
最勝光界離垢燈佛
世界種名普照十方
無邊妙華光香水海
蕊香幢

嗚呼本一真空之性、元無生滅、清淨滿明、微周法界、具恆沙之功用、妙色圓融、現無邊之神化。只因一念之迷、變真明為妄明、覺真空為頑空、變妙色為假色。真明者、真智也。妄明者、無明也。真空者、真理也。頑空者、虛空也。妙色者、色色互遍之妙境也。假色者、虛幻假對之六塵也。良由本真之體、一念不覺、真智而起無明、無明澄於頑空、而起妄想、妄想既動、故成風輪、堅固空界。心動不息、情愛轉潤、故風持水輪、含十方界。唯妄與愛、妄想轉堅、即有金輪、保持國土。惡想重濁、為深大地、於金輪之上、三途類生矣。善想清輕者、升淨身於清虛之中、天界齊現矣。是故造十惡則墮四趣、修十善則升欲天、兼修禪定為欲天、空居若明根本、歸定則生四禪諸天、禪欲情淨、復滅色觀、斷入空定、則住無色界天、第而生四空之天。如是三界諸天、雖離無窮、來色下堅以所修十善及諸禪定、皆屬有漏。故欲天福盡、五衰相現、色天善滿、生大苦惱、無色命終、如箭入獄。是則三界六道、俱受輪迴生死大苦、猶如火宅。如是輪迴、一皆以妄為因。若離諸妄、則知三界如幻、六道本空、當體即證真如、寂三界真界妙融之土、寂圓空無非真空之作空妄、明真常真如之智、理智既融於無礙、融通則何生死之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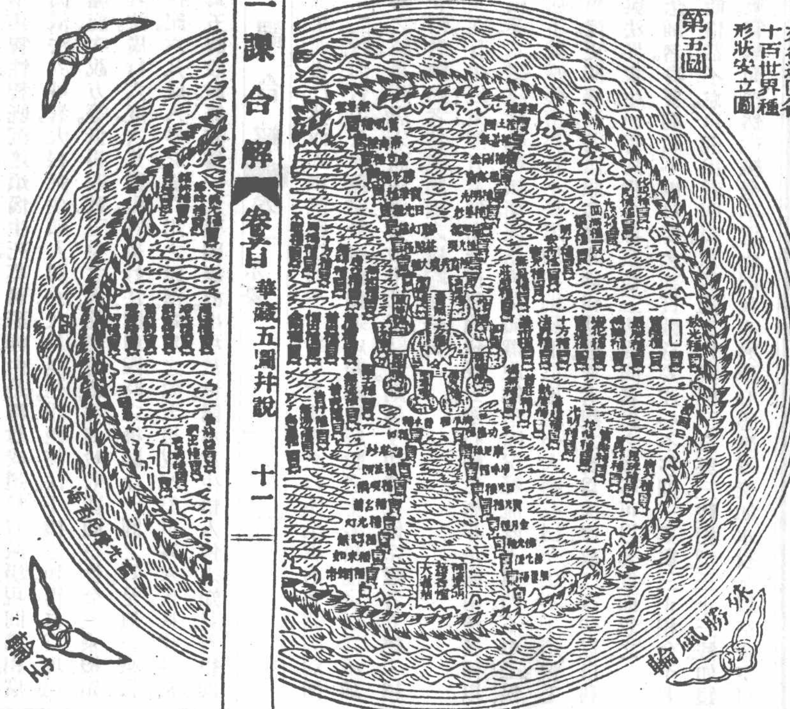
第四圖

右旋圍繞十世界種圖


北
南
東
西
無邊妙華光香水海
普現十方種
妙寶間錯因陀羅網世界種
佛幢莊嚴世界種
佛光莊嚴藏世界種

此第四圖、即第五圖最中央十一偏二十重華藏世界、亦即第三圖外之十方面最近之華藏世界也。

此第三圖、即第四圖中中心之二十重華藏世界也。則例知十方諸微塵數二十重華藏世界、形量大小、安立次第、皆同、但名異耳。此圖中香光摩尼香水海及蕊香幢、遠彌即第五圖中總海總邊華也。藏香輪上滿中香海、海邊有大輪圍山圍環繞、邊以圍香海。此香海有十不可說世界微塵數別海之名、一一別海、各有邊華輪。其最中則海之華輪、名摩尼王遠華、華內有世界名普照十方、上有二十重世界、重疊而住、下小上大、如下偏一重、有一佛剎微塵數世界、周而圍繞、如數相倍、乃至第十三重、有十三佛剎微塵數世界圍繞、乃至第二十重、有二十佛剎微塵數世界圍繞。我今所住名娑婆世界、居在第十三重之中央、乃是十三剎塵中一塵之數耳。極微世界、亦在十三重之一塵、而與娑婆相平也。同所云微塵數世界如何。答、一粒微塵作一世界之數。問、一塵世界數許大耶。答、大約一倫三千大千為一世界、作一塵之數、此為至小、成二大千、三大千、及至如法華經佛記富樓那未來成佛之國、以恆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國土。是以成大成小、成淨成壞、或圓或方、或側或仰、種種形量、無有一定。一一國土、各有一佛、為現在教主、如釋迦佛為此娑婆教主也。



第五圖

亦名遍圓各十百世界種形狀安立圖

此第五圖、總前四圖圓更廣該十方、微塵剎處、同在一大蓮華上、以明華藏玄門、毗盧心海也。央總大蓮華名蘂香幢、幢之最下、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最下第一風輪名平等住、能持其上一切寶燄熾然莊嚴、乃至最上風輪、名殊勝威光藏、能持普光摩尼香水海、此大蓮下總香海也。海中出大蓮華、即名種種光明蘂香幢、此總大蓮華也。華臺之上滿中香水海、四圍有金剛輪圍山環繞華沿、以國香海、此華上總海也。其圍內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此指華上總海中別香水海也。一一海中各有世界種、一一世界種上各有二十重華藏世界、次第安立、總此大蓮華內、是名華藏世界、毗盧心海也。然總華內唯列一百一十一箇剎種、圖決開隨者、圓中白蓮者是、以眾其略、而全段華上、十不可說世界微塵數剎隨、一一皆有二十重也、如天帝網、分布而住、一一佛剎、有塵數莊嚴、一一莊嚴、各放塵數光明、一一光明、各現如上華塵數、界及三世剎海中、不可思議華、如千鏡重重互映互徧也。然此不思議華藏及海、全是當人之一心、悟則心具法界、法界即

心、廣大融通、無盡無礙、所謂華藏玄門、毗盧心海是也、華藏、世界表心體空輪者、表一心真如也、爲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即根本無差別之理也、有須彌山者、表一心真智也。風輪者、表從心智起無緣大悲也。水輪者、表大悲心水滿然周流普淨也。大蓮華者、表從悲願而行不思議功行也。十不可說者、表十地於佛法界中行不可說功德事也。各二十重、下狹上廣者、表十地昇進、有正有向、各有因果報、得漸漸廣大殊勝也。重重有佛果名號者、表隨位昇進因果佛號也。又總各二十重佛果、皆一根本普光明智、隨位昇進而立名、簡實無別也。金剛山邊周圍有十世界、上下唯四重者、表四攝法、四無量心也。要而言之、謂總一清淨真心無差別空智、而成風輪等差別智行也。然此總〃內有如許剎海、無一不是一佛報化之境也。良由一心智境無限、則無化剎生〃限、須化剎生無限、故報化莊嚴無不稱性無限、故緣明界遍條同、於此華中、無塵不偏、今收果時、亦於此中普現三類身、隨機應物。然則華中有無量諸佛、佛佛悉是互攝互融、則此華即佛佛之妙境妙心、亦即吾人一心之妙境妙心而已矣。故修行人若依總圓而觀、觀漸純熟、心量恢廓、則華藏玄門、毗盧性海、自融通矣、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正斯謂也。

華藏玄門、毗盧性海名備

華嚴疏鈔云、蓮華含子之處、目之曰藏。雖剎網及諸佛剎、爲大蓮華之所含處、故曰華藏。其中一一境界、皆有剎、海皆眾情、淨功德、故曰莊嚴。世界無邊、深廣不測、故名爲海。積多世界、共在一華、藏諸流類、故名爲剎。總此華藏諸行、即諸佛一心真如空中、無盡大願風輪、持大悲願、來生無邊行華之佛剎也。良由此心本具無邊功德妙智、若非無邊之行門、則無由而顯、故諸佛行遠智極、則全體現出無邊功德莊嚴妙相也。然此理微妙難思、唯佛乃盡、故稱爲玄。華處內外、處處可通、法法可通、故名爲門、即此玄門、眾生本具、諸覺斷修之、全體顯出諸佛平等之心、故曰同登華藏玄門。此華藏無非毗盧性海、以此無邊之性海、含於無邊虛空之中、以虛空無邊故、則此大蓮華外、必更有無盡數大蓮華處、以爲莊嚴也明矣。對帝網珠、一珠總多珠、多珠總一珠、珠珠互映、珠珠互攝、不增不減、圓融圓融、無盡無礙、此則無非明心徧廣大微妙難思耳。何也、華嚴云、有福徧塵剎、普依空所生、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古云、心融妙理虛空小。然則虛空已無窮難思矣。而虛空猶在吾心之內、則此心豈九界眾生可盡及哉。

淨手警緣

（見淡堂續錄卷一第一則）

〔淡堂續錄〕僧智超誦華嚴經三十年、忽見童子云從五臺來、告超曰、師誦經、固善、但登廁洗淨、觸污手背、律制洗手用灰泥七度、今但二三、故此觸存、讀佛經典、恐皆得罪、言訖不見、超乃懺悔。識者曰、此文殊化現、有警於超也。——案觸手觸物、物即沾觸、每見今人便畢、輒不淨手、縱有淨者、亦只二三指略一洗拭、便爲了事、觸瀆之罪、恆不自知、讀斯因緣、可不警戒策勉耶、

示要

原夫法界智心。實爲一相。衆生機感。方便多門。是以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悉從法身無相心中流出。而普應萬類者也。良以佛心清淨。含容法界。而衆生只在法界之內生滅流轉。殊不知衆生心體亦本清淨。包羅十虛。則諸佛亦在衆生心內往來示現。故觀經云。諸佛如來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衆生心想佛時。是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斯之謂也。雖然。衆生尙迷。諸佛正悟。非佛出世。衆生安知本具智性。智既沉迷。煩惱生死。莫可窮極。由是釋尊成道於寂滅場。現圓滿相。廣演圓滿法界妙智。大根衆生頓入圓乘。次於鹿苑說四諦法。小機之類。得眞空理。超出輪旋。次說方等。恢揚四教。三乘之人。隨機得道。次演般若。顯圓空性。令三乘機。銷鎔我法。廣行六度。次集靈山。宣揚妙法。開前四時之權。顯今一圓之實。是以三乘皆蒙授記。六凡咸入妙玄。猶百川之匯海。衆星之麗天。後說涅槃。重爲末代扶律談常。是爲五時設教。無非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開示衆生悟入佛之知見。普得圓滿佛果而後已。然而人根既殊。法門亦多。所以大法東來。自漢至唐。前後諸師別開八宗二行。而晉遠公闢蓮宗於廬山。儒道咸歸。嗣後解脫之士。多於他宗。斯爲禮誦不易之軌。再幸唐宋諸祖。遍集教中顯密諸文。則晨夕功課尤備。宗雖各立。總未越斯。令惰者勤。勤者益進。應機之廣。端在是夫。

吾人從有生以來。卽有業種。由業招報。地藏經云。舉心動念。無非是罪。由種發種。以業積業。六道障緣。輪轉無窮。匪藉禮誦禮懺。詎能消除。況緇流既入道門。不事王侯。不耕不織。唯賴檀那。若不於道加功。則難消信施。趙州大師有曰。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更閱經教。警語頗多。靡非佛祖悲愍。智者觀之。實爲悚慄。故二課功豈自利。且與法界衆生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閱者思之。愼不可以其近而忽之。

凡念誦者。身要端肅不懈。口要念誦貫徹。意要注心不移。則三業與三止相合。至若身能恪恭不怠。口能出音明爽。意能隨文作觀。則三業與三觀相契。三止三觀。如鏡鑒象。管無偏擇。然能纖毫不遺。此則我心與聖心感應道交。如水投水。以空合空。可

謂功溥法界。量等虛空矣。

散心時。未知自心動與非動。禪誦時。纔覺雜念紛紛。欲靜反動。良由無始習氣種子。潛伏藏識之中。時時發現。動時不知。靜之則見。曆劫習種。豈易卒除。必宜注心一境。或觀字句。或聽自音。從始洎終。猶將守塞。刻刻不懈。如斯正念覺治。雖有雜想。亦漸消除。念入無念。或有智者。卽可隨文入觀。能觀所觀。體卽實相。又能反覺妄無所從。習種非有。則能念所念。體自空寂。當念卽是離念精明。是故若智若愚。但肯攝心一境。久後自得精純。由是增明感應懸契。

妙臂菩薩所問經云。行人若欲持誦速得悉地義利成就者。所有儀法不得纖毫缺犯。使者魔障而得其便。是故行人。當心持誦。長時無間。使觀想、眞言、字種、一一精熟。事事相應。方成瑜伽無作妙行。又持誦者。不得心緣異境。與人雜語。誦若間斷。悉地不成。又誦不依儀法。或不持戒。或不清淨。非唯法不成就。亦當招損。彼部主明王。皆佛菩薩。終不瞋害。所有侍從天龍猛毒鬼神。見其過故。便卽損害。金剛頂瑜伽念誦經云。凡修瑜伽教者。須具智慧。明了三昧及眞言法。住菩薩戒。發菩提心。如是功德。許人念誦。菩薩善戒經云。受持神咒。五不得爲。一食肉。二飲酒。三五辛。四淫事。五在不淨家飲食。具此五戒。能大利益衆生。能治惡神毒病。法苑云。道俗誦持無功效者。自無志誠。謗言無徵。或文字訛替。或音韻不典。或飲酒噉肉。或雜食葷辛。或觸手汚穢。或浪談俗語。或衣服不淨。或處所不嚴。八種法戒。致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行持每須澡浴。口嘗含香。志誠殷重。普爲六趣。發心匪懈。如是至意。定驗不疑。顯密圓通云。金剛頂疏、悉地、準提經等。皆說行者用功持誦。或夢見諸佛菩薩聖僧天將。或夢見自身觸空。乘馬渡江。種種香光。及諸異相。若得如是應驗。則須策發三業。加功啐念。不得宣說。咒中境界。衒賣與人。唯同道者。不爲名利。敬讚方便說之。大悲經云。若人緊切念時。或逢種種魔障。或忽然怕怖。身心不安。或多瞋多睡。舌難持誦。或見諸異相。或於咒疑心。或多分別想。或無明著有。若對治者。應觀梵書唵字𑖌𑖽。或觀阿字𑖀。彼諸境想自然消滅。當知因緣法本空也。

菩相進修。則成有漏人天之善。功居自利。則成無漏二乘之善。自他均益。則成無漏法性之善。念所念空。自他平等。心包太虛。量週沙界。則成無上佛道之善。是故修持者。務須大心普益。懺悔文云。我今發心不爲自求。正斯謂也。

二課諸文。悉屬大乘藏攝。如楞嚴咒是佛頂光聚無上寶印。大悲十咒等。俱是神妙密義。同利衆生。彌陀經。純淨四土攝化有情。大懺悔。懺除九界無始業種。蒙山文。普超法界六道羣靈。念佛總攝所誦功德。同向淨土。如百川歸海。作是觀者。句句圓該。章章互攝。何往而不利哉。

諸方課誦稍有異者。以彼諸祖。立宗不同。無非率衆了脫爲急務。或有智愚而勤者增。慕道尙切故。智愚而惰者減。志亡出離故。又有趣務而從減。出家而未讀。甚至佛殿生塵。香燈絕迹。嗚呼末世流弊。形似沙門。心染俗事。壞佛宏規。何啻負於聖心。抑且自招衆累。學者思之。

功課者。儒所謂事有成效曰功。試計程限曰課。又謂定治事之課程。以期成績者曰功課。然我釋氏之言功課者。謂計功於三寶之程度。以爲日用之準式也。夫學非儀軌則殆。道非課程則罔。良以吾人無始障緣疊疊。不無退惰之情。設非程限。安進妙道。是以諸祖。特立早晚二課。俾學者縱有雜務。其課不忒。若得觀想精純。則道樹增長。佛果非遙矣。

早課綸貫

行人先究全課文義貫通。以便誦持起觀。復嘗平時定心純熟。否則境雜心亂。觀想難成。故於萬境未動之際。心猶恬靜。整衣即起。念佛頂楞嚴心咒。治五欲於未萌。遂期心精通溜。直顯如來藏妙眞如性。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加持大悲神咒。滌諸心垢。如意寶輪王咒。心垢既淨。悟同體之大悲。轉如意之法輪。消災吉祥咒。災消吉至。法輪更得自在。功德寶山咒。吉既心現。居法性山獲功德寶。準提咒。猶恐法性雖顯。深消理障。方使果遂。決定光明王咒。得果遂已。即求光明王如來之智壽。藥師灌頂咒。智壽已發。更如琉璃內含寶月。流光灌頂。觀音靈感咒。深契觀音法界耳根。靈感無窮。如月照而且寂。寂而且照。七佛滅罪咒。猶恐本業朦朧。智月難明。須滅無始業根。往生咒。根本業淨。希彌陀灌頂。如設淨土。善女天咒。總上妙觀。共成法性妙用。所願果遂。然諸密咒既入妙觀。當知皆是一心所成。恐著觀境。故加般若心經。直指心體本空。無智境可得。空相亦空。智境厯然。非一非異。二邊絕待。三觀圓融。以上十二密咒及一顯經。互該互攝。以此功德。總申回向三寶龍天。普及四恩三有。八難三途。國泰民安。恒增福慧。三門清淨。十地頓超。故結回向偈。然後念佛。以求實證。當知念一佛則諸佛咸趣一佛。一多互攝。自他相融。末以三皈。全收上諸顯密功德。結成自性三寶。不假外皈。全顯一心大總相法門。爾則何過非如來藏哉。

暮課綸貫

早以心精通溜爲要。暮則直取淨土爲宗。良由人多夙業。工用稍進。即有魔障。若非精心陰發。豈易除障驅魔。故於境寂心淸之時。咒則易靈。暮應總攝衆善。歸趣淨土。可謂遣功於始。歸德於終。故於暮時。首念彌陀經。使悟極樂依正之妙境。特勸專持名號之正因。正欲衆生厭離娑婆之極穢。欣取樂邦之全淨。往生咒。即希彌陀來住我頂。拔除業障根本。證我果決往生。雖然。行人心雜。障非易除。必依懺悔文發願云。我今發心。不爲自求。乃至願與法界衆生。同得菩提。禮誦八十八佛。懺悔無始業根。普賢願偈。重師前願。得二諦融通海印三昧。已而設放蒙山。廣濟幽冥。般若心經。使悟罪福無主。人法雙亡。了達實相。往生咒。重蒙彌陀舒光灌頂護念。六道變爲淨土。有情仰證十地。然後念佛回向。以取實證。終結三皈。從始至終所有諸善。一一消歸自性三寶。當願法界衆生。發無上心。同圓種智。二時祝讚。祈禱韋馱諸天伽藍等神。擁護三寶。與僧以安正道。

問、此圓妙不思議觀。唯與上根。中下之根。復當如何。

答、但當一心自聽。字字分明。或直觀其文而不昏散。所觀所聞雖有生滅。能觀能聞如鏡不遷。楞嚴云。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眞實。正斯謂也。

問、用功時欲息反亂。以何對治。答、任他想起。只消當念提醒。注心不移。如猫捕鼠。曾無一念放鬆。設又散去。當念挽回。挽回不已。綿綿密密。自成一片。楞嚴云。動靜不移。

憶忘如一。當從此處漸次深入。以至忘境忘心。及忘亦忘。至於寂滅。而證法性。問、乏力及病。或遇善惡增盛之境。前念雖是。後念即非。經年累月。不能攝念。如何。答、夙障濃厚。智不得力。須發勇猛。投誠懇切。禮大懺悔。要待障滅。智方得力。是以古人肯死心踏地。或終身。或數十年。刻刻不離當念。故明心有期。今人下手未穩。便欲成工。豈易易哉。良由無始業習。如滿法界。若非久遠精勤。曷克攝心。如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古人尚非易易。中下根人豈能速成。故當立志堅固。障除心純。自成妙觀。

七佛偈語

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了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

迦葉佛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釋迦牟尼佛曰。法法本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二課合解卷第一

天台山觀月子興慈　述

大佛頂首楞嚴神咒約義

依經立題、單法標名、若經全題、有十九字、人法雙標。大佛頂是性具三德、首楞嚴是修位三因。今約大佛頂各具三德者、大具三義。法身體大、心性周圓故。般若相大、智慧徹照故。解脫用大、徧應無礙故。佛具三義。覺自、則知自性清淨、迴絕二邊、即般若德義。覺他、則令有情了明心地、即解脫德義。覺滿、則證法界體相、自他平等、即法身德義。頂亦三義。最尊義、法身體相最尊最貴故、即法身德。不可見義、法身極頂、慧眼法眼尚不能見、惟佛眼徹見故、即般若德。放光現化義、佛頂放光、化佛說咒故、即解脫德。約而言之、大即法身、佛即般若、頂即解脫。謂法身之性清淨周圓、本具寂而常照般若之智、智仍照於法身之理、別無理外之智能照於理、亦無智外之理爲智所照、理智如如、非一非異、圓淨四極、即大解脫。是故大佛頂是三德祕藏之性也、諸佛正悟此、衆生正迷此、雖迷、其性圓滿本同諸佛、由是衆生依此本具之性德、可起首楞嚴之修德、庶可還證於性德也。首楞嚴是三昧之名、乃百八三昧之元首、一切大定之總名。梵語首楞嚴、翻一切事究竟堅固、言一切事者、即十界聖凡之法也、事即法也、十界聖凡之法、以色心二字包括殆盡。色即器界根身、心即八識王所、佛因隨機、開合有四。一爲迷心多迷色少者、說五陰法、是開心合色也。二爲迷色多迷心少者、說六入及十二處法、是開色合心也。三爲心色俱迷者、說十八界法、是心色俱開也。四爲心色俱不迷者、唯說色心二字、即便明了。前三根鈍、第四根利、迷心則心惑、迷色則著境。是以十界色心、即陰入處界、陰入處界、即十界色心、總名一切事、亦名一切法、吾人若能觀陰入處界、一一皆是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即明眞諦首楞三昧、得了因慧性顯。觀陰入處界一一皆是幻妄稱相、即明俗諦首楞三昧、得緣因善性顯。觀陰入處界其性眞爲妙覺明體、即明中諦首楞三昧、得正因理性顯。舉一即三、言三該一、三一不二、然修此

三諦三昧、全從大佛頂性而起、即此修因還證於佛頂之性、所謂從性起修、全修在性、性修不二也。正顯持咒者、字字從自心流出、句句從自心流入、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於法界是也、既一切事皆大佛頂性爲體、故一一皆言究竟堅固也。然今密咒中分五會、會各有名、一會曰薩怛多般怛嚧。二會曰薩怛他般剌舍悉多。三會曰蘇波羅拏摩訶般輸般怛夜。四會曰薩怛多般怛囉。五會曰悉怛多鉢怛囉。或五會總標、曰佛頂光明摩訶薩怛多般怛囉無上神咒。經全題中密因了義無不圓該。所言佛頂光者、即頂光化佛說咒也。摩訶翻大、義如前說、即法身德。薩怛多翻白、相絕諸染、智性圓淨、即般若德。般怛囉翻傘蓋、用蔭萬類、即解脫德。高明尊極、卓然莫儔、曰無上。威靈叵測、感應難思、曰神咒。而大白傘蓋、全體是諸佛之種智、衆生之妙性、因該果徹、理教悉備、誦之宿障盡除、持之正覺可證。又此咒亦名咒心、亦名心咒、亦名如來頂、蓋此咒是頂光化佛所說、化佛即如來藏心之表相也、然依經立題是顯義、依咒立題是密義、即顯即密圓融不二、是故皆可立題。良由衆生迷如來藏心、故世尊頂佛說咒、正欲衆生直悟本具如來藏也、咒既佛心、功用難思、所以行人於此當勤。經云十方如來因此咒心、得成無上正徧知覺。又云汝等有學未盡輪迴、發心至誠、取阿羅漢、不持此咒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約義者、咒不能解、今唯約咒之義、略而申之也。

二課全文合爲三節。第一節早暮皆自初起至念佛及菩薩止、爲課法正修。第二節、即二時同向文、及三皈依、爲普結同向。第三節、即二時祝讚、爲祝禱護神。

南無楞嚴會上佛菩薩

此本咒總相三寶也。蓋一切佛事、皆以三寶爲皈依處、故首唱之。楞嚴即法寶、佛即佛寶、菩薩即僧寶。三寶羣凡同聚曰會。如此一會、佛是教主、統該會中諸佛放光互相灌頂者。菩薩是伴、總攝會中十方往來之三乘。所謂主伴相容、機教一契、此即總相而爲自性三寶也。

下十八句偈、是楞嚴經、阿難悟後、讚佛發願也。以阿難示墮摩登伽難、如來放

光說咒、勅文殊將咒往護、及阿難歸、向佛悲泣、求其最初方便、若欲就路還家、全其道力、當要知其生死根本。故佛首告之曰、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所以迷眞逐妄、皆以心目爲咎、由心目有恩愛、由恩愛有生死。故佛以七處徵心、令知心目處處無在。示二種根本、言妄無自性、菩提元眞、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十番顯見性、俾知觸處無不皆眞。又會陰入處界、非因緣、非自然、正顯中道。然後融地水火風、悉是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雖循業發現、而七大之性相、無非性色眞空、性空眞色、乃至性識明知、覺明眞識、妙覺湛然。爾時阿難身心蕩然得無罣礙、見十方空、如觀掌中所持葉物。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感佛深恩、矢口述偈讚佛、而發大願云、

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

初句通讚三身、是能說之果人。次四字讚所說法。後三字總讚人法希有。阿難既聞楞嚴前三卷、徹悟自性、方知佛所證極、與我及衆生本具之心毫無差別、故信口而讚爲。淨智圓滿、寂然無礙、曰妙湛、讚報身佛義。隨緣普應、利物無遺、曰總持、讚應身化身佛義。心性常寂、無始無終、曰不動、讚法身佛義。又三身皆妙湛、三即一故。三身皆總持、一即三故。三身皆不動、三一不二故。又文句云、妙湛即隨緣常不變義。總持即不變常隨緣義。不動即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無二體義。如來密因修證了義、名妙湛。諸菩薩萬行首楞嚴、名總持。大佛頂、名不動。皆得舉一即三、言三該一、三一不二。要而言之、妙等六字、義攝楞嚴全經、亦攝一代聖教、乃至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妙旨、而總攝無遺、具如佛頂文句諸疏、須者往檢。尊者、謂三身皆無上尊極故。首楞嚴王者、大定之總名、統攝一切三昧、故又稱王三昧。今以陰入處界七大等、爲一切事、皆是唯心所現。所謂迷如來藏心、則成衆生生滅雜染陰入等事。悟如來藏心、則成諸佛清淨圓妙陰入等事。故知陰入等事、無非因緣生法、猶如空花、其體本無、元是如來藏心、而藏心當體是妙湛總持不動、是則舉一

切事皆是藏心、故曰究竟。舉事而爲妙湛總持不動、故曰堅固。所謂徹法底源無動無壞是也。作此觀者、三諦三觀、三德三身、無不在首楞三昧矣。希有者、少有也。世、謂九界世間、以其未悟藏心、未顯佛德、不能說此三昧、亦無能聞此三昧、故曰世希有。今阿難既聞既悟、故述讚以感佛深恩也。

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此述悟也。梵語劫波、此云時分。億、謂十萬、百萬、千萬、萬萬、皆可曰億。言億劫顛倒想者、卽無始以來認悟中迷情之妄想也。依此妄想、建立九界生死之苦、而九界衆生所執、不出因緣、自然、和合、不和合、有無、斷常等、種種生滅戲論之法是也。阿難既知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性、故諸戲論妄想頓消、本有法身始獲也。梵語阿僧祇、此云無數。然欲成佛、須歷三大阿僧祇劫、廣修福慧、百劫種相好、方獲五分法身、（藏教佛果。）乃至究竟淸淨法身、（圓教妙覺佛果。）今阿難頓悟藏性、不歷僧祇而獲法身、既言法身、必具般若解脫、與別教所明素法身不同。若欲點示、而倒想銷處卽是解脫、能銷之智卽是般若。然此三德、在迷無滅、但是不覺義之如失。（理名卽佛。還）從迷得悟、始覺有功、名之爲獲。而有五位不同、所謂圓解法身、爲名字獲。從解起修、圓伏五住、名觀行獲。任運麤垢先落、名相似獲。分破無明、分證法身、名分證獲。無明破盡、圓顯法身、名究竟獲也。阿難內祕外現、則其本地密獲、不可妄測。今據迹中顯獲的在圓教初信、對破藏教、位齊初果。（五分法身、卽戒定慧等。文中五住、卽三惑妄想也。三界見惑、合爲一住。三界思惑、分爲三住、名四住地煩惱、是三界內惑。若出三界證眞果、猶有塵沙、無明二煩惱、合爲一住。合上四住、故名五住。五住破盡、卽圓教極果佛也。麤垢、卽見思惑。斷見盡、得證初信、斷思盡、證圓七信。）

願今（我）**得**（妙覺佛）**果**（卽）**成**（十方無上）**寶王。還**（來）**度如是**（九界）**恆沙**（之）**衆**（生）。**將此**（求佛果度衆生）**深**（願之）**心、**（又當上）**奉**（獻）**塵剎**（土諸佛。）**是則名爲報佛**（度我之深）**恩。**（又）**伏請世尊**（卽）**爲證明**（我願。而於）**五濁惡世誓先入、**（遍化剛強難化之衆生。）**如**（有）**一**（個）**衆生未成佛**（者。我）**終不於此取泥洹**（滅度也。）

初偈是四宏誓願。次偈增上誓願。寶、尊貴義。王、自在義。謂佛三惑盡淨、二死永亡、其位無上、曰尊貴。盡虛空界法身周圓、化度無礙、曰自在。文句云、願今得果成寶王者、是欲證十界道滅、所謂佛道無上誓願成、兼攝法門無量誓願知也。還度如是恆沙衆、是欲滅十界苦集、所謂衆生無邊誓願度、兼攝煩惱無盡誓願斷也。深心者、依圓教無作四諦而發四宏誓願故。次增上誓願、五濁二句、是勇猛增上、盡五濁衆生剛強難調、今得達藏性平等、發大悲心、如母憐子而急救故也。如一二句、是弘毅增上、由達藏性豎窮橫徧、故不遺一衆生、雖盡未來難行苦行、亦無所畏。良由衆生有苦、菩薩有悲、悲與苦同體故。如母子天性相關、子苦母必悲救。是以衆生有感、聖心必應。泥洹、亦云涅槃、此翻滅度、滅煩惱、度生死、卽證法身妙性也。

五濁惡世

濁	
劫	四濁增劇爲體。積聚交謝、燒然不停爲相。
煩惱	五鈍使爲體。煩惱自性、逼惱身心爲相。
衆生	三緣和合爲體。六道輪迴、牽連不斷爲相。
見	五利使爲體。執斷執常、邪知邪解爲相。
命	壽煖識三爲體。連持色心、催年減壽爲相。

有此五濁。迷亂眞性。廣造惡業。故曰惡世。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審除微細惑。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

此請加、希斷細惑而期登極也。體證無上爲九界師、曰大雄。智破自他煩惱衆惑、曰大力。拔九界生死之苦、與佛界涅槃之樂、曰大慈悲。文句云、大力是妙湛德、大慈悲是總持德、大雄是不動德。又云、證妙湛總持不動理體、名大雄。具妙湛總持不動智照、名大力。起妙湛總持不動妙用、名大慈悲。融而思之、三一不二故也。希更審除微細惑、希、望也、求也。微細惑、卽界外無明。經云、汝今已得須陀洹果、已滅三界衆生世間見所斷惑、卽前偈曰、銷我億劫顛倒想。（初信斷三界見惑、位同須陀洹果。圓初信與藏初果、破見惑是同、理解有別、以藏但得圓解三諦理、故今經云銷、初果名斷、然阿難所聞是大衆圓解三諦。）又云、然由未知根中積生無始虛習、彼習要因修所斷得、此指三界思惑。又云、何況此中生住異滅、分劑頭數、此指界外別惑、卽此所謂微細惑也。無上覺、卽究竟妙覺佛果。若盡細惑、便登妙覺、所謂明極卽如來也。十方界者、須具橫豎論之。橫卽東南西北四維上下、如東方觀其虛空無盡、世界亦無盡、是則方方皆然。豎論者卽於無盡

界中、界界即具四土。而其衆生、若有圓滿平等清淨之機、我即坐寂光道場而示之。若有二利平等之機、我即坐實報道場而示之。若有二乘之機、我即坐方便道場而示之。若有厭苦捨苦著相之機、我即坐同居道場而示之。然我藏性圓包虛空、所謂一人成佛時、滿法界皆爲一佛之依正是也。

舜若多性可銷亡。爍迦羅心無動轉。

此喩願心不退也。舜若多、此云空。爍迦羅、此云堅固。謂空性決不可銷、而云可銷者、深況願心堅固終無退轉也。問、經云空非可作、無壞滅故。又云發眞歸元、虛空銷殞。二云何通。答、約世俗諦則空非可滅、教典多將此空而喩眞性不生不滅無形無動義故。約第一義諦、則此空元是無明迷眞空而變爲頑空。若破無明、全體是如來藏心、即頑空而爲眞空。空中大地亦爲妙有矣。經又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斯之謂也。

南無常住十方佛　南無常住十方法　南無常住十方僧

此通歸十方三寶也。解見懺悔文。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佛頂首楞嚴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金剛藏菩薩

此別歸本經三寶也。釋迦教主、爲佛寶。楞嚴經咒、爲法寶。二菩薩、爲僧寶。釋迦、詳大懺悔。觀世音是當經選圓根之正宗、以善聞始從耳根深入而得圓通。文殊以耳根最逗娑婆之機、故頌云、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又此耳根具圓通常三眞實。故經云、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眞實。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是則通眞實。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是則常眞實。行人正聞之時、切勿聞外、外聲是塵。又勿聞內、內動是識。塵則染汚、識則分別、皆非自性。今但聞而已。既得返聞、則逆生死之妄流、入法性之眞流、亡動靜、盡聞聞、空覺覺、滅空空、而得寂滅現前、即能超越世出世智、上合諸佛之慈、下同衆生悲仰、是則圓破五陰、圓超五濁、圓斷三惑、圓顯三德、以至究竟佛果也。若誦咒時、當知字從自心出、還向聞性流。口持心鑒、注而不移、亦無音散、當則即契觀音圓通、亦何往非祕密藏性耶。請看楞嚴經第六卷及註解可悉。金剛藏、乃密部之主、能護持咒者而成功德故。

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涌百寶光。光中涌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華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一一光明皆遍示現十恆河沙金剛密跡擎山持杵、遍虛空界。大衆仰觀。畏愛兼抱。求佛哀佑。一心聽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宣說神咒。

此現相說咒也。疏云、肉髻、準無上依經言、佛有頂骨隆起自然成髻、斯謂大佛頂。亦名無見頂。表不動智體。百寶光、表百界無量智光、稱性周遍故。千葉寶蓮、表千如。有化如來坐寶華中者、寶華是因、如來是果、表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因果同時也。頂放十道、乃至十恆沙、表十界十如等法也。法有差別、光無差別、皆是如來藏性之妙用。皆遍示現者、正表清淨本然周遍法界也。金剛密跡等者、梵語散那、又云散脂、此言密主、具名行智理四密、爲護法主、跡示爲金剛神、故曰密跡。謂此寶光如金剛不可沮壞、能破十界恆沙煩惱、遍現十界恆沙妙用、故遍虛空。畏愛者、

具威折故、大衆咸畏。具慈攝故、大衆咸愛。頂光化佛、表無爲心佛不假修證之密體也。宣說神咒、表不可思議之密用也。放光化說、化說皆光、表無礙清淨之密相也。從佛頂者表即顯即密法無異故。無見者表非顯非密法本寂故。此即如來開設之理、而衆生同具之體也。然理因事彰、法隨機感。以阿難前蒙文殊將咒護歸、唯得密益、尚未顯聞。既蒙如來層層開示、悟圓理、明圓修、其欲攝心入定、遠諸魔事、必賴四重禁戒皎如冰霜。至若宿習難除、當須誦我佛頂神咒。是以第七卷中、阿難重請如來放光化佛、宣說神咒。

瑜伽中有四種念誦、一音聲念誦、出聲念也。二金剛念誦、合口默念。三三摩提念、心念者是。四眞實義念、如字修行。又或開五、一出入息誦、想咒字語、隨出入息、息出字出、息入字入、字字朗然、如貫明珠、前後無間。二瑜伽持誦、想心月輪內外分明、咒字次第、從前右旋、周布輪緣、終而復始。三金剛持誦、口中微微默轉。四微聲持誦、字字分明稱念、但令自耳聞之。五高聲持誦、令他聞之、滅惡生

善。如意寶經中妙住菩薩問、持此總持王章句、何因不見三世諸佛。佛言、以住乘故、疑未斷故、有爲心故、無方便故。若能心無疑惑、決定專注、是名眞實持者。又妙臂菩薩問、持誦眞言、不能成果、爲法力無能耶、所作非時耶、種性非性耶、眞言缺利耶、修持輕慢耶、供養不具耶。金剛手菩薩答、修眞言行求成就者、應當離諸煩惱、起於深信、發菩提心、重佛法衆、遠十惡業、離邪見網、行十善法、入大曼拏、依阿闍黎、決志勇進、懺悔宿障、助伴同行、供養虔潔、眞言無訛、今不如法、豈應驗耶。如法誦持、必有靈感。今人修持不驗、不責己過、反怪經咒無效、由此生疑謗者、必受惡報、嗚呼惜哉。

昔癸丑歲石印之本、此咒錄有翻釋、今恐洩佛密因而致過罪、故除之。

第一會

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寫　薩怛他佛陀俱胝瑟尼釤　南無薩婆勃陀勃地薩跢鞞弊　南無薩多南三藐三菩陀俱知南　娑舍囉婆迦僧

伽喃　南無盧雞阿羅漢跢喃　南無蘇盧多波那喃　南無娑羯唎陀伽彌喃　南無盧雞三藐伽跢喃　三藐伽波囉底波多那喃　南無提婆離瑟赧　南無悉陀耶毗地耶陀囉離瑟赧　舍波奴揭囉訶娑訶娑囉摩他喃　南無跋囉訶摩尼　南無因陀囉耶　南無婆伽婆帝　嚧陀囉耶　烏摩般帝　娑醯夜耶　南無婆伽婆帝　那囉野拏耶　槃遮摩訶三慕陀囉　南無悉羯唎多耶　南無婆伽婆帝　摩訶迦囉耶　地唎般剌那伽囉　毗陀囉波拏迦囉耶　阿地目帝　尸摩舍那泥婆悉泥　摩怛唎伽拏　南無悉羯唎多耶　南無婆伽婆帝　多他伽跢俱囉耶　南無般頭摩俱囉耶　南無跋闍囉俱囉耶　南無摩尼俱囉耶　南無伽闍俱囉耶　南無婆伽婆帝　帝唎茶輸囉西那　波囉訶囉拏囉闍耶　跢他伽多耶　南無婆伽婆帝　南無阿彌多婆耶　哆他伽多耶　阿囉訶帝　三藐三菩陀耶　南無婆伽婆帝　阿芻鞞耶　跢他伽多耶　阿囉訶帝　三藐三菩陀耶　南無婆伽婆帝　鞞沙闍耶俱盧吠柱唎耶　般囉婆囉闍耶　跢他伽多耶　南無婆伽婆帝　三補師毖多　薩憐捺囉剌闍耶　跢他伽多耶　阿囉訶帝　三藐三菩陀耶　南無婆伽婆帝　舍雞野母那曳　跢他伽多耶　阿囉訶帝　三藐三菩陀耶　南無婆伽婆帝　剌怛那雞都囉闍耶　跢他伽多耶　阿囉訶帝　三藐三菩陀耶　帝瓢南無薩羯唎多　翳曇婆伽婆多　薩怛他伽都瑟尼釤　薩怛多般怛嚧　南無阿婆囉視耽　般囉帝揚岐囉　薩囉婆部多揭囉訶　尼羯囉訶羯迦囉訶尼　跋囉毖地耶叱陀你　阿迦囉密唎柱　般唎怛囉耶儜揭唎　薩囉婆槃陀那目叉尼　薩囉婆突瑟吒　突悉乏般那你伐囉尼　赭都囉失帝南　羯囉訶娑訶薩囉若闍　毗多崩娑那羯唎　阿瑟吒冰舍帝南　那叉剎怛囉若闍　波囉薩陀那羯唎　阿瑟吒南　摩訶羯囉訶若闍　毗多崩薩那羯唎　薩婆舍都嚧你婆囉若闍　呼藍突悉乏難遮那舍尼　毖沙舍悉怛囉　阿吉尼烏陀迦囉若闍　阿般囉視多具囉　摩訶般囉戰持　摩訶疊多　摩訶帝闍　摩訶稅多闍婆囉　摩訶跋囉槃陀囉婆悉你　阿唎耶多囉

毗唎俱知　誓婆毗闍耶　跋闍囉摩禮底　毗舍嚧多　勃騰罔迦　跋闍囉制喝那阿遮　摩囉制婆般囉質多　跋闍囉擅持　毗舍囉遮　扇多舍鞞提婆補視多　蘇摩嚧波　摩訶稅多　阿唎耶多囉　摩訶婆囉阿般囉　跋闍囉商羯囉制婆　跋闍囉俱摩唎　俱藍陀唎　跋闍囉喝薩多遮　毗地耶乾遮那摩唎迦　啒蘇母婆羯囉跢那　鞞嚧遮那俱唎耶　夜囉菟瑟尼釤　毗折藍婆摩尼遮　跋闍囉迦那迦波囉婆　嚧闍那跋闍囉頓稚遮　稅多遮迦摩囉　剎奢尸波囉婆　翳帝夷帝　母陀囉羯拏　娑鞞囉懺　掘梵都　印兔那麼麼寫

第二會

烏鈝　唎瑟揭拏　般剌舍悉多　薩怛他伽都瑟尼釤　虎鈝　都嚧雍　瞻婆那　虎鈝　都嚧雍　悉耽婆那　虎鈝　都嚧雍　波囉瑟地耶三般叉拏羯囉　虎鈝　都嚧雍　薩婆藥叉喝囉剎娑　揭囉訶若闍　毗騰崩薩那羯囉　虎鈝　都嚧雍　者都囉尸底南　揭囉訶娑訶薩囉南　毗騰崩薩那囉　虎鈝

都嚧雍 囉叉 婆伽梵 薩怛他伽都瑟尼釤 波囉點闍吉唎 摩訶娑訶薩囉 勃樹娑訶薩囉室唎沙、俱知娑訶薩泥帝㘑 阿弊提視婆唎多 吒吒甖迦 摩訶跋闍嚧陀囉 帝唎菩婆那 曼茶囉 烏𤙖 莎悉帝薄婆都 麼麼

印兔那麼麼寫

第三會

囉闍婆夜 主囉跋夜 阿祇尼婆夜 烏陀迦婆夜 毗沙婆夜 舍薩多囉婆夜 婆囉斫羯囉婆夜 突瑟叉婆夜 阿舍你婆夜 阿迦囉密唎柱婆夜 陀囉尼部彌劍波伽波陀婆夜 烏囉迦婆多婆夜 剌闍壇茶婆夜 那伽婆夜 毗條怛婆夜 蘇波囉拏婆夜 藥叉揭囉訶 囉叉私揭囉訶 畢唎多揭囉訶 毗舍遮揭囉訶 部多揭囉訶 鳩槃茶揭囉訶 補丹那揭囉訶 迦吒補丹那揭囉訶 悉乾度揭囉訶 阿播悉摩囉揭囉訶 烏檀摩陀揭囉訶 車夜揭囉訶 醯唎婆帝揭囉訶 社多訶唎南 揭婆訶唎南 嚧地囉訶唎南 忙娑訶唎南 謎陀訶唎南 摩闍訶唎南 闍多訶唎女 視比多訶唎南 毗多訶唎南 婆多訶唎南 阿輸遮訶唎女 質多訶唎女 帝釤薩鞞釤 薩婆揭囉訶南 毗陀耶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波唎跋囉者迦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茶演尼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摩訶般輸般怛夜 嚧陀囉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那囉夜拏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怛埵伽嚧茶西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摩訶迦囉摩怛唎伽拏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迦波唎迦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闍耶羯囉摩度羯囉 薩婆囉他娑達那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赭咄囉婆耆你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毗唎羊訖唎知 難陀雞沙囉伽拏般帝 索醯夜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那揭那舍囉婆拏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阿羅漢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

夜彌 雞囉夜彌 毗多囉伽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跋闍囉波你 具醯夜具醯夜 迦地般帝訖唎擔 毗陀夜闍瞋陀夜彌 雞囉夜彌

囉叉罔 婆伽梵 印兔那麼麼寫

第四會

婆伽梵 薩怛多般怛囉 南無粹都帝 阿悉多那囉剌迦 波囉婆悉普吒 毗迦薩怛多鉢帝唎 什佛囉什佛囉 陀囉陀囉 頻陀囉頻陀囉瞋陀瞋陀 虎𤙖 虎𤙖 泮吒 泮吒泮吒泮吒泮吒 娑訶 醯醯泮 阿牟迦耶泮 阿波囉提訶多泮 婆囉波囉陀泮 阿素囉毗陀囉波迦泮 薩婆提鞞弊泮 薩婆那伽弊泮 薩婆藥叉弊泮 薩婆乾闥婆弊泮 薩婆補丹那弊泮 迦吒補丹那弊泮 薩婆突狼枳帝弊泮 薩婆突澀比犂訖瑟帝弊泮 薩婆什婆唎弊泮 薩婆阿播悉摩犂弊泮 薩婆舍囉婆拏弊泮 薩婆地帝雞弊泮 薩婆怛摩陀繼弊泮 薩婆毗陀耶囉誓遮犂弊泮 闍夜羯囉摩度羯囉 薩婆囉他娑陀雞弊泮 毗地夜遮唎弊泮 者都囉縛耆你弊泮 跋闍囉俱摩唎 毗陀夜囉誓弊泮 摩訶波囉丁羊乂耆唎弊泮 跋闍囉商羯囉夜 波囉丈耆囉闍耶泮 摩訶迦囉夜 摩訶末怛唎迦拏 南無娑羯唎多夜泮 毖瑟拏婢曳泮 勃囉訶牟尼曳泮 阿耆尼曳泮 摩訶羯唎曳泮 羯囉檀遲曳泮 蔑怛唎曳泮 嘮怛唎曳泮 遮文茶曳泮 羯邏囉怛唎曳泮 迦般唎曳泮 阿地目質多迦尸摩舍那 婆私你曳泮 演吉質 薩埵婆寫 麼麼印兔那麼麼寫

第五會

突瑟吒質多 阿末怛唎質多 烏闍訶囉 伽婆訶囉 嚧地囉訶囉 婆娑訶囉 摩闍訶囉 闍多訶囉 視毖多訶囉 跋略夜訶囉 乾陀訶囉 布史波訶囉 頗囉訶囉 婆寫訶囉 般多質多 突瑟吒質多 嘮陀囉質多 藥叉揭囉訶 囉刹娑揭囉訶 閉隸多揭囉訶 毗舍遮揭囉訶 部多揭囉訶 鳩槃茶揭囉訶 悉乾陀揭囉訶 烏怛摩陀揭囉訶 車夜揭囉訶 阿播薩摩囉

揭囉訶　宅祛革茶耆尼揭囉訶　唎佛帝揭囉訶　闍彌迦揭囉訶　舍俱尼揭囉訶　姥陀囉難地迦揭囉訶　阿藍婆揭囉訶　乾度波尼揭囉訶　什伐囉堙迦薩迦　嚟帝藥迦　怛隸帝藥迦　者突託迦　尼提什伐囉毖釤摩什伐囉薄底迦　鼻底迦　室隸瑟蜜迦　娑你般帝迦　薩婆什伐囉　室嚧吉帝　末陀鞞達嚧制劍　阿綺嚧鉗　目佉嚧鉗、羯唎突嚧鉗　揭囉訶揭藍　羯拏輸藍　憚多輸藍　迄唎夜輸藍　末麼輸藍　跋唎室婆輸藍　毖栗瑟吒輸藍　烏陀囉輸藍　羯知輸藍、跋悉帝輸藍　鄔嚧輸藍　常伽輸藍　喝悉多輸藍　跋陀輸藍　娑房盎伽般囉丈伽輸藍　部多毖哆茶　茶耆尼什婆囉　陀突嚧迦建咄嚧吉知婆路多毗　薩般嚧訶凌伽　輸沙怛囉娑那羯囉　毗沙喻迦　阿耆尼烏陀迦　末囉鞞囉建跢囉　阿迦囉蜜唎咄怛斂部迦　地栗剌吒、毖唎瑟質迦　薩婆那俱囉　肆引伽弊揭囉唎藥叉怛囉芻　末囉視吠帝釤娑鞞釤　悉怛多鉢怛囉　摩訶跋闍嚧瑟尼釤　摩訶般賴丈耆囉　夜波突陀舍喻闍那　辮怛隸拏　毗陀耶槃曇迦嚧彌　帝殊槃曇迦嚧彌　般囉毗陀槃曇迦嚧彌　跢姪他　唵　阿那隸　毗舍提　鞞囉跋闍囉陀唎　槃陀槃陀你　跋闍囉謗尼泮　虎䚻都嚧甕泮　莎婆訶

此咒、是密詮如來藏性。楞嚴經、是顯詮如來藏性。自有衆生當密詮入理者、自有衆生當顯詮入理者、若顯若密、無非我佛三輪不思議化也。彼先梵天咒亂阿難性、一遇佛頂光咒、彼咒消滅。何曾解阿難結、亦使登伽即證三果。是以惡咒力如螢火、善咒光如千日、彼螢火遇一燈、尙不顯耀、況千日乎。是故誦者功德難思、即大白傘蓋蔭覆衆生故。鬼怪諸毒、九橫八難、災星惡夢、悉無所染。諸天諸神、常來擁護。五逆四重、皆得懺除。遠諸魔障、終成佛道。凡有所求、隨願皆成。請看楞嚴第七卷。

大悲神咒（出大藏經字函。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時、佛在補陀落迦山寶莊嚴道場、與諸三乘八部諸神俱。時觀世音密放大光、照

十方刹土皆作金色、合掌白佛、我有大悲心陀羅尼咒、今當欲說。令諸衆生皆得安樂、除病延年、富饒益智、滅諸衆罪、遂心希求。故佛許之。菩薩云、過去無量億劫有佛出世、名千光王靜住如來、爲吾說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時我始住初地、一聞此咒、頓超八地。即發大願。若能當來利益衆生者、令我身生千手千眼、發是願已、果皆具足。六種震動、諸佛放光來照我身、及無邊界。又願云、若人誦咒五遍、能除百千萬億劫生死重罪、命終時、十方諸佛授手、往生淨土。若誦此咒、墮三惡道者、不生諸佛國者、不得無量三昧辯才者、所求不果遂者、有此等過、不得稱爲大悲心陀羅尼。唯除不善心、不志誠、少有疑者、不即有驗。若其十惡五逆謗法破戒、汚淨梵行、乃至千佛出世不通懺悔等諸重罪、一持此咒悉皆消滅。若遇種種惡難、誦此即得解脫。凡有所求、悉皆果遂。請看彼經、自知功德無極。千手千眼者、手能持揭、表大行廣博、以其徧持佛法普揭衆生故。眼能照察、表悲智無涯、以其一一皆具五眼、四鑒羣機、與樂拔苦故。楞嚴云、由我初獲妙妙聞性、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淸淨寶覺、故我能現衆多妙容、能說無邊祕密神咒。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乃至八萬四千爍迦羅首。二臂四臂、乃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乃至八萬四千淸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衆生得大自在。至哉觀音神力如是、所說心咒可容思議者哉。

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南無阿唎耶　婆嚧羯帝爍鉢囉耶　菩提薩埵婆耶　摩訶薩埵婆耶　摩訶迦盧尼迦耶　唵　薩皤囉罰曳　數怛那怛寫　南無悉吉栗埵伊蒙阿唎耶　婆盧吉帝室佛囉楞馱婆　南無那囉謹墀　醯唎摩訶皤哆沙咩　薩婆阿他豆輸朋　阿逝孕　薩婆薩哆那摩婆薩多那摩婆伽　摩罰特豆　怛姪他　唵阿婆盧醯　盧迦帝　迦羅帝　夷醯唎　摩訶菩提薩埵　薩婆薩婆　摩囉摩囉　摩醯摩醯唎馱孕　俱盧俱盧羯蒙　度盧度盧罰闍耶帝　摩訶罰闍耶帝　陀囉陀囉　地唎尼　室佛囉耶　遮囉遮囉　麼麼罰

摩囉 穆帝隸 伊醯伊醯 室那室那 阿囉嘇佛囉舍利 罰娑罰嘇 佛囉舍耶 呼盧呼盧摩囉 呼盧呼盧醯利 娑囉娑囉 悉唎悉唎 蘇嚧蘇嚧 菩提夜菩提夜 菩馱夜菩馱夜 彌帝利夜 那囉謹墀 地利瑟尼那 婆夜摩那 娑婆訶 悉陀夜 娑婆訶 摩訶悉陀夜 娑婆訶 悉陀喻藝 室皤囉耶 娑婆訶 那囉謹墀 娑婆訶 摩囉那囉 娑婆訶、悉囉僧阿穆佉耶 娑婆訶 娑婆摩訶阿悉陀夜 娑婆訶 者吉囉阿悉陀夜 娑婆訶 波陀摩羯悉陀夜 娑婆訶 那囉謹墀皤伽囉耶 娑婆訶 摩婆利勝羯囉夜 娑婆訶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南無阿利耶 婆嚧吉帝 爍皤囉夜 娑婆訶 唵悉殿都 漫多囉 跋陀耶 娑婆訶（此咒八十四句中、那摩婆薩多五字、係寶積大師據古本大悲經增入。咸有古本、於咒尾有金剛藏莊嚴娑婆訶。摩尼藏莊嚴娑婆訶。寶閣藏莊嚴娑婆訶。[illegible]娑婆訶四句。并下十咒中、有唵齒臨一咒。俱傳梵夾、或非金口、故并刪之。）

觀音菩薩說此咒已、天雨寶華、六種震動、諸佛歡喜、魔外恐怖。此會法衆皆獲果證、或得須陀洹果、或得斯陀含果、或得阿那含果、或得阿羅漢果、或得一地二地三四五地、乃至十地者、無量衆生發菩提心。 現相大悲懺本中、將咒八十四句一一皆畫神變之相、或佛、或菩薩、或二乘、或金剛、或梵釋諸天、或忿怒、或慈悲、或聖、或凡、種種形相不一、皆是自在觀音大悲聖智化現利益衆生。而我人若能志心持誦、必驗不虛。

如意寶輪王陀羅尼（出大藏能字函）

如意心陀羅尼經、以觀自在菩薩欲令衆生隨意所求、遂白於佛。佛即許之。菩薩曰、持明咒者、兩妙珍寶、猶如意樹、生如意寶珠、衆生所求、應念果遂。樹表本覺智。如意珠寶表始覺智。陀羅尼、是所持之境。輪者有展轉義、摧碎義。謂誦者祕術之法轉於我心、摧碎我惑、而得境智一心、如意所求、說法利生、化導無窮。又智空境寂、即眞諦。字字從此流出、如如意珠雨一切寶、即俗諦。眞俗雙亡而復雙照、亡照同時、圓融無礙、即中諦。三諦圓妙。如意性實自然明矣。

南無佛馱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南無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具大悲心者。怛姪他。唵。斫羯囉伐底。震多末尼。摩訶鉢蹬謎。嚕嚕嚕嚕。底瑟吒。鑠囉阿羯利。沙夜吽。發沙訶。（此根本咒）唵。鉢蹋摩。震多末尼。鑠攞吽。（此大心咒）唵。跋喇陀。鉢亶謎吽。（此隨心咒）

爾時菩薩說此咒已、六種震動、凡魔宮殿、皆悉燄起、即大驚怖、諸惡衆生顛墜、受苦者生天、天雨寶華、及寶莊嚴、奏天妓樂、廣陳供養。如來亦讚菩薩、或求現報、或禳災星惡殃、或懺五逆重罪、或保諸病、水火風雨、王難盜賊、寃鬼惡夢、兵戈惡獸、種種諸難。但一心受持此咒、皆得應念消滅。至命終時、即見彌陀觀音、往生淨土。

消災吉祥神咒（出藏之字函。消災吉祥經。）

經曰、佛在淨居天、告諸宿曜遊空天衆、二十八宿、十二宮神等。我今說娑羅王如來所說熾盛光大威德陀羅尼、除災難法。帝都國界、五星凌逼、羅睺彗孛、妖星照臨、及人所屬本命宮宿諸星宿位、或臨帝座、及於分野、作諸障難。當立道場、依法剋期、念此咒一百八徧、災障即除。

曩謨三滿哆。母馱喃。阿鉢囉底。賀多舍。娑曩喃。怛姪他。唵。佉佉。佉呬。佉呬。吽吽。入嚩囉。入嚩囉。鉢囉入嚩囉。鉢囉入嚩囉。底瑟姹。底瑟姹。瑟致哩。瑟致哩。娑發吒。娑發吒。扇底迦。室哩曳。娑縛訶。

災從心招、還從心消。夙業所感、諸苦集身、曰災。業障清淨、事慶於心、曰吉祥。持此咒者、當具三觀。心以空觀消災、假觀會吉祥事、空假俱是一念、消災吉至、同名法界、斯即中觀。迷則吉即災也。悟則災即吉也。亦可約四教六即思之可得。

功德寶山神咒（此咒詳所出。又大藏說字函、有此咒、名功德山陀羅尼、但譯音與其[illegible]）

圓因往生集引大集經云、若人誦此咒一徧、如禮大佛名經四萬五千四百徧。又如轉大藏經六十萬五千四百徧、遣罪過十刹土、入阿鼻大地獄、命終決定往生西方世界、得見阿彌陀佛、上品上生。（按大藏諸大集部未見此咒。有大集部未入藏者、未可知也。）

南無佛馱耶。南無達摩耶。南無僧伽耶。唵悉帝護嚕護嚕悉都嚕只利波吉利婆悉達哩。布嚕哩。娑縛訶。

工夫精勤曰功、功有所驗曰德。志心誦者、功具三觀、果顯三德。如摩尼寶珠、體是圓淨、法身德也。光徹表裏、般若德也。如山產物、解脫德也。卽咒卽心俱是三德。山能產寶、心能現物、法性之山、功德圓具。持此咒者、性寶財物、隨願所求。

佛母準提神咒（出藏眞字函。準提經。）

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我今稱讚大準提。惟願慈悲垂加護。

此龍樹菩薩開咒偈也。初句皈依法寶、二句皈佛寶、三句皈僧寶、四句願求加護。梵語蘇悉地、此云善圓成、謂善能圓滿一切願心、善能成就一切事理也。頭面頂、是能禮之人。七俱胝、是所禮之佛。梵語俱胝、此云百億、謂準提佛母、與七百億佛圍繞也。梵語準提、或云尊那、或云尊彌、翻施爲、謂宏誓住理、大智斷惑、具諸因行施爲故。又翻成就、謂從空出假、成就寂滅故。皈依、惟願、卽意業。頭面頂、卽身業。稱讚卽口業。若誦咒者、三業相應、一心鑒淨、而我智願、與聖之智願相應、則準提慈悲心、全攝我之身心、故曰垂加護。母者、法爲諸佛所師、實智爲母、權智爲父、可見七俱胝佛、皆以準提三昧而證菩提、一切衆生亦當持之。　準提經、如來在祇園、爲四衆八部圍繞、世尊愍念末法薄福惡業衆生、入準提三摩地、說過去七俱胝佛所說陀羅尼。

南無颯哆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怛姪他。唵。折戾主戾準提娑婆訶。

佛言、持此咒滿九十萬徧、能滅十惡五逆四重諸罪、乃至俗家不揀淨穢、但志心誦、卽增福壽消諸災病。誦滿四十九日、菩薩令二聖常隨其人。或求智慧、或拒諸難、或求神通、或求無上提菩、但依法立壇、誦滿一百萬徧、便得往詣十方淨土、歷事諸佛、普聞妙法、得證菩提。

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陀羅尼（出藏力字函。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經云、世尊愍念未來世中、一切短命衆生、欲令增其壽命、得大利益。告大智慧妙吉祥菩薩言、閻浮中人壽命百歲、於中多有造諸惡業、而復中夭。若得見此咒者、或寫、或供、或讀誦受持、復增壽命滿於百歲、當來速證無上菩提。

唵。捺摩巴葛瓦帝。阿巴囉密哆。阿優哩阿納。蘇必你。實執哆。牒左囉宰也。怛塔哿達也。阿囉訶帝。三藥三不達也。怛你也塔。唵。薩哩巴。桑斯葛哩。叭哩述哆。達囉馬帝。哿哿捺。桑馬兀哿帝。莎巴瓦。比述帝。馬喝捺也。叭哩瓦哩莎喝。

此咒與藏中字句多有不合、或時譯師有異。

藥師灌頂眞言（出惟字函。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藥師經、釋迦如來告曼殊室利云、時彼世尊入三摩地、名曰除滅一切衆生苦惱。既入定已、於肉髻中出大光明、光中演說大陀羅尼。

南謨薄伽伐帝。鞞殺社。窶嚕薜琉璃。鉢喇婆。喝囉闍也。怛他揭多也。阿囉喝帝。三藐三勃陀耶。怛姪他。唵。薜殺逝。薜殺逝。薜殺社。三沒揭帝莎訶。

光中說咒已、徧地震動、又放光明、一切衆生諸苦皆除。若有諸病、但當一心咒於淨水一百八徧、飲之、諸病悉除。終身受持、無病延年、命終生淨琉璃世界。　灌頂者、咒從佛頂光說故。衆生若能三業相應、淨心持誦者、佛光卽來灌行人頂門。

觀音靈感眞言（未詳所出）

唵。嘛呢叭彌吽。麻曷倪牙納。積都特巴達。積特些納。微達哩葛。薩而幹而塔。卜哩悉塔葛。納補囉納。納卜哩。丟忒班納。喀麻嚧吉說囉耶莎訶。

觀音、悲心最切、度生最普。若持誦者、菩薩大悲隨念赴感、望勿疑諸。

七佛滅罪眞言（出藏信字函。大方等陀羅尼經。）

文殊師利菩薩、愍念末法比丘毀四重戒、及比丘尼犯八重戒、所犯重罪云何懺悔、請佛開示。爾時如來卽說此咒、乃過去七佛所說。是咒能滅四重五逆諸罪、獲福無量。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眞陵乾帝。莎婆訶。

四重五逆、非無生懺、焉能滅罪。咒乃七佛稱性所說、行人誦之、念念亦稱妙性、得無生理、如斯滅罪、猶湯烊雪。

往生淨土神咒（異字同。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經。出處）

亦云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傳云、劉宋元嘉末年、天竺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譯。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阿彌利哆。悉耽婆毗。阿彌利哆。毗迦蘭帝。阿彌唎哆。毗迦蘭多。伽彌膩。伽伽那。枳多迦利。娑婆訶。

述聞云、明僧宗本淨土行法曰、此咒須持二十一遍方合經意。不思議神力傳云、持咒之法、淨身漱口然香、佛前胡跪合掌、朝夕六時、各誦三七遍、卽滅四重五逆十惡謗法等罪。若人能誦此咒者、阿彌陀佛常住其頂、日夜擁護、無令寃家而得其便。現世常得安穩。臨終任運往生。若數滿二十萬遍、卽感得菩提芽生。若至三十萬遍、卽面見阿彌陀佛。又諸本句讀稍異、今依古本故十四句也。

善女天咒（異作善天女。出處化字同。金光明經。）

經載、北方毗沙門天王有城、名阿尼曼陀。其城有園、名功德華光。此園中有最勝園、名金幢。七寶極妙、是我常止住處、我卽功德天、又名善女天。　經明、功德天爲成就受持金光明者所須資生之物而說也。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室利。摩訶提鼻耶。怛你也他。波利富樓那。遮利三曼陀。達舍尼。摩訶毗訶羅伽帝。三曼陀。毗尼伽帝。摩訶迦利野。波禰。波囉。波禰。薩利嚩栗他。三曼陀。修鉢梨帝。富隸那。阿利那。達摩帝。摩訶毗鼓畢帝。摩訶彌勒帝。婁簸僧祇帝。醯帝徙。僧祇醯帝。三曼陀。阿他阿㝹。婆羅尼。

經云、若諸衆生聞說此咒、受持讀誦、香華供養者、凡有所須、金銀珍寶、牛羊五穀、一切諸物皆得具足。

二課合解卷第二

天台山觀月子興慈　述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夫心經者、萬法之根源、大部之精要、其義高遠、無人能到、菩薩大智、深觀自在、自證證人、故說此經。然欲釋經、當先解題、解題之法、今遵天台而立五重玄義。一釋名。二顯體。三明宗。四辯用。五判敎。

一此經以單法爲名。梵語般若、此云智慧、義有三種。一實相般若、無相不相名爲實相、謂無生死涅槃及諸法等相、無相亦無、是名眞實般若體相。二觀照般若、以智慧之心、照了實相之理、智明理顯、破迷惑而顯三德妙心故。三文字般若、亦名方便般若、以理無形而絕言思、必須依文解義、由義顯理、漸得義解俱忘、文字性空、是爲實相、如得魚兔、筌蹄俱擲。蓋初學非方便、難入妙義之門。文字義趣、是方便之境、解是方便之智。捨此奚能得實相哉。問、方便般若、與觀照般若何異。答、亦異亦同、方便依文義而解、乃分別智分別事境、卽權智也。觀照依實相而觀、乃無分別智、直照理境、卽實智也。此爲亦異。雖權智對事、別無實外之權、雖實智照理、亦無權外之實、卽實卽權、其體無二、此爲亦同。如文中照見、是觀照。五蘊空、諸法空相、是實相。度一切苦厄、是方便。又實相卽法身德。觀照卽般若德。文字方便、卽解脫德。三一不二、唯吾人介爾一心所具也。梵語波羅密、此云彼岸、到生死爲此岸、涅槃爲彼岸、煩惱爲中流、智慧爲船筏。文云、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而五蘊、是生死。照見、是船筏。皆空、是到彼岸。謂行既深、卽證寂滅之彼岸矣。當知此空、一空一切空、三諦圓融之空、全賴觀照之功而入波羅密門之眞空也。

心者、聖凡之主、善惡之源、約之有草木心。有緣慮心。有眞如心。有積聚精要心。然草木不能緣慮、但有生長義、假說名心故。緣慮心、亦名慮知心、卽吾人現前一念之心、具九界之緣慮而現前之心、若緣上品十惡爲慮、是地獄心。緣中品十惡爲慮、是餓鬼心。緣下品十惡爲慮、是畜生心。緣下品十善爲慮、是修羅心。緣中品十

皆爲慮、是人道心。緣上品十善爲慮、是天道心。緣偏空寂滅爲慮、是聲聞心。緣因緣性空爲慮、是緣覺心。緣六度齊修爲慮、是菩薩心。緣法界無礙、自他平等、清淨妙明爲慮、是佛眞如心。唯佛眞如心、是究竟無分別智也。華嚴偈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又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楞嚴云、萬法所生、唯心所現。然法性圓明、本無世界衆生、因於圓明體上不覺故、一念妄動、遂有十界聖凡之別、衆生不肯當念覺照、則念逐境生、心因雜亂、何有已時。當知前念雖起、只消後念返覺、念無自體、體既非有、念從何來、一念覺一念、念念追覺追至山窮水盡、自然得個消息、從此重振家風、浩浩蕩蕩、纖毫不立、無拘無累、何處而非自在、何處而非諸法空相、如是、則觸處皆心經明矣。又爲之歌曰、此家風、天地空、生死去來有何蹤、遙空月落波心裏、佛與衆生一性中。言積聚精要心者、謂此經乃六百卷大般若經之精要也。以心爲標題者、直欲衆生、轉妄心爲般若之眞心、若依般若、九界妄心、即是佛界清淨眞如、所謂心經一卷、成佛有餘是也。梵語修多羅、此云契經、上契諸佛之心、下契衆生之機、又經者訓法訓常故、十界同遵曰法、三世不易曰常、略釋名竟。

二此經以實相般若爲體。義如前釋。即經中諸空字、諸無字、不生等六不字、皆是此經之體。體即般若、本來昭昭、不假修得、無欠無餘、故以般若言之。今經獨顯空者、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而不空、纖毫不染、言思不及、故名實相。法華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是以此經、專在掃蹤絕跡、方名清淨如如。

三此經以觀照般若爲宗。亦如前釋。即經中觀與照見、及依般若依字、皆此經正宗。宗者宗要、宗趣也。良由眞空之理、無相無名、非言思可及、必要無分別智、方能照之。又實相、是如如理。觀照、是如如智。智外無如、如外無智、即智即如、即如即智、能所雙絕、對待斯忘、絕忘俱非、即眞宗而顯眞體也。

四此經以方便般若爲用。方便即權智、菩薩以權巧方便度生故。即經中度一切苦厄、及能除一切苦等、皆此經力用也。又文字般若爲用者、以文從實相流出、今

依文起觀、還觀實相而得力用故。

五此經以大乘熟酥爲教相。聖人被下之言曰教、分五時八教曰相。佛初成道、終至涅槃、有五時說法。第一華嚴時、如乳。二阿含時、如酪。三方等時、如生酥。四般若時、如熟酥。五法華涅槃時、如醍醐。今居第四時、乃融通諸法、淘汰執情故。然有共、不共、二般若。今經大乘極妙、是不共般若。又般若時、於四教中不說藏教、但帶通別二權理、正說圓教實理。前三時小機、至此漸大轉勝、心漸通泰、如生酥變熟酥也。略述五重玄義竟。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唐、李姓。諱淵、字叔德、仕隋、受恭帝禪而有天下、都長安、國號曰唐。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也。深通三藏之法、爲人師範、故曰三藏法師。師本名禕、諱玄奘、漢太邱陳仲弓之後、子孫徙河南、洛州緱氏爲。少罹窮酷、早通三學、年十五、與兄長捷法師住長安莊嚴寺、道基之門、席中僉號英雄、因有西求羣典之志。時年二十九、遂厲然獨舉、詣闕表陳、有司不爲通引、頓迹京邑、廣就諸番、徧學書語。會貞觀三年、京師災、勅諸道俗、隨豐四出、遂往西域、至罽賓國、道多虎豹、險不可過、不知爲計、閉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危身獨坐、莫知由來、奘乃拜懇、僧即口授心經令誦、遂得山川平易、怪物潛蹤。既至印土、戒日王爲設論座、一十八國無與抗衡、徧遊五印、請諸梵本、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勅住宏福寺、及玉華宮、翻譯經藏、成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此經凡有五譯、一羅什譯、名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二奘師譯、即今本是。三般若利言譯、名與今同。四宋法月譯、名普徧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五施護譯、名佛說聖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自來傳誦、皆崇奘本。

今本首無五事證信、月利等三本、具有序正流通、彼言佛在靈鷲山、與千二百五十人、幷諸菩薩等俱。時佛入甚深光明宣說正法三昧。聞者無從、故尊者舍利弗、啓問觀自在菩薩而說此經。宋本又云、觀自在菩薩說此經畢、佛從三昧

起、讚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今文從簡、故略之。然大品中有一段、與今大同、龍樹有釋、須者往檢。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此經家敘起、略敘三般若義。自在與空、是實相般若。觀及照見、是觀照般若。行深度苦等、是方便般若。觀自在、卽觀世音。因舍利弗、啓請菩薩、故說此經。觀者、觀照也。自在者、眞如實相之理也。眞如無爲、不墮諸數、離罣礙相、離生死相、離煩惱相、離有無戲論一切顛倒、及涅槃等相、絲毫無累、故曰自在。又觀是能觀之智、自在是所觀之境。智則靈明不昧、寂而常照、如日普輝而無揀擇、三際洞斷、十方無遺故。境卽眞如實性、照而常寂、亘古不變、始終如如、湛然清淨、徧周法界故。卽智卽境、隨緣不變。卽境卽智、不變隨緣。菩薩見五蘊空、一空一切空、妙空自在、是爲照理。起同體大悲、隨機救度一切衆生苦厄、使得自在、是爲照機。以衆生與菩薩無二自在、不過先覺覺後覺、後覺轉同先覺也。又照理卽鑒機、鑒機卽照理、照理鑒機、功行既深、自他俱得自在菩提、是名菩薩行。又菩薩所行、必修六度、自度度人故。般若卽智慧、有本覺智、始覺智。（衆生本具眞明、不假修得者、是本覺。現前一念能返照之心、而起修者、是始覺。）衆生雖具本覺、無始覺故、本覺全迷。二乘始覺雖有、本覺猶昧。菩薩二覺相照、正歷歷時。如來則始本合一、圓照而寂、寂而圓照。今大士功行既深、二智皎然、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涅槃是理、菩提是智、理智泯融、則何處而非彼岸耶。照見者、照爲三智。見爲五眼。謂空觀智行既深、斷見思惑、顯一切智、而慧眼明、見諸法卽眞諦理之彼岸。假觀智行既深、斷塵沙惑、顯道種智、而法眼明、見諸法卽俗諦理之彼岸。中觀智行既深、斷無明惑、顯一切種智、佛眼圓明、見諸法卽中諦圓妙絕待之彼岸。然肉眼天眼清淨、不待言矣。五蘊者、一色蘊、謂各自根身爲內色、大地器界爲外色。受想行識、見下。前一是色、後四屬心。蘊者、舊翻曰陰、謂蘊積五衆、陰覆眞空實相故。然菩薩見五蘊虛幻不實、猶如水月空花、其體本空、空卽眞如、以空故能起妙用、度世出世間一切衆生之苦厄。若不空者則壅滯、豈能應化度苦哉。

上序菩薩自利利他功用廣大竟。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此下至三藐三菩提、廣說三般若義也。初色不下、至無智亦無得、別顯實相般若義。次以無所得故、至三藐三菩提、別顯觀照方便二般若義。今初義中色不下、至受想行識、明五蘊空。良由衆生心對色時、卽生取著、遂有九界根身器界妄生、殊不知眞空性中本無心相、亦無色相、元唯淨躶躶、光灑灑的一段清淨眞如、何有五蘊、所謂萬里無雲萬里天是也。既有無始一念、則九界五蘊皆爾妄生、古云一念纔動白雲萬里、正斯謂也。色、謂九界根身器界、卽五根六塵。空、謂眞空妙性、卽法界大總相法門之體。蓋色法唯是一心所現、離心無體、六道衆生執爲實色。二乘離色猶滯偏空。菩薩悟色空不異。唯佛與佛、融盡法界色心。經云性色眞空、性空眞色、清淨本然、周徧法界、但循衆生之心應所知量而已。故執之則塵塵隔礙、融之則色色圓通。幽溪云、色卽是空、此徧法界而無非眞空、空卽是色、此窮法界而無非妙有是也。若衆生妄執五蘊爲有法、故以色不異空句破之。二乘離色滯空、故以空不異色句破之。權乘菩薩執著二邊、或住但中、故以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二句化之。蓋眞空卽妙有、妙有卽眞空、非妙何能相卽。述聞云、色卽是空色非有、空卽是色空非無、非有非無、當體自絕、不離二邊卽顯中道。大哉圓融、可得思議者乎。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此四蘊、例如色蘊之法破之。謂受不異空、空不異受、受卽是空、空卽是受、想行識三、亦復如是。受者五根對五塵時、卽有五識領納塵故。想者、第六意識取五塵之相貌、如談說酢梅口中水出故。行者、第七識恆執第八識見分爲我、念念不停故。識者、第八識任運了別諸識性境、不帶名言、卽現量也。識是心王、受想行是心所、心王心所對境必相應起故。然五蘊皆眞如自證體上之幻法、當知蘊不異空、空不異蘊、蘊卽是空、空卽是蘊。復知迷蘊如水結爲冰、悟蘊如冰還成水。水喻眞空

冰喻五蘊。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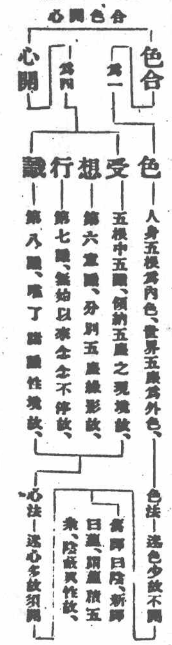
此明諸法空相性絕對待也。諸法卽五蘊、及下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等法。蓋眞空性中了無諸法可得、以迷故似有、故曰空相。既無諸法、當體不生、生既不生、滅亦無滅、故曰不生不滅。九界衆生常迷不覺、妄想爲垢、其性絲毫不循虛妄、故曰不垢。佛界常覺不迷、證淸淨體、全具九界作用、故曰不淨。以其生佛同體、互具十界、無欠無餘、同一圓滿、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故也。此六不字、卽顯當人絕待心體。所以悟之、處處咸是、處處自在、所謂萬里靑天孤迥迥、一江明月普輝輝。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

此結蘊空也。五蘊諸法、皆是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既悟眞性、則因緣自空。傅大士云、信得自心本來淸淨、具有般若眞性、堅固常存、非幻非虛、不生不滅、謂之實相。

舉十界依報（卽十界住處、及所用之物、爲身所依故。）正報（卽十界聖凡之身也。）唯有色心二字、則包括殆盡。諸佛悟之、則色心無礙、衆生迷之、則色心有隔。迷心則局心、（謂昏沈散亂、執而不化、閉而不悟、或計心斷常等、皆不悟心本空寂故。）迷色則著色、（謂於五塵等境而生貪愛、不知幻化、終日追求故。）故佛特開四句、消彼衆迷。一爲迷心多、迷色少者、說五陰開心合色之法。二爲迷色多、迷心少者、說十二入開色合心之法。三爲俱迷者、說十八界色心俱開之法。四爲俱不迷者、唯說色心、卽得融通無礙矣。

五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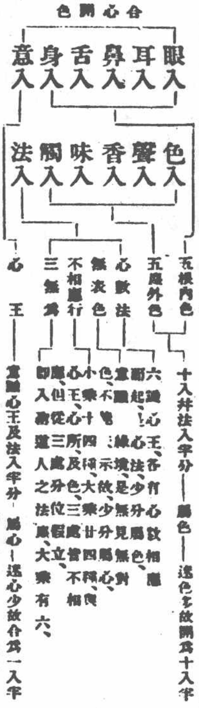

合色開心
色合
爲一
心開
爲四
色
受
想
行
識
人身五根爲內色、世界五塵爲外色、
五根中五識、領納五塵之現境故、
第六意識、分別五塵緣影故、
第七識、無始以來念念不停故、
第八識、唯了諸識性境故、
色法—迷色少故不開
心法—迷心多故須開
舊譯曰陰、新譯曰蘊、蘊積五衆、陰蔽眞性故、

（楞嚴經、色陰、以堅固妄想爲本。受陰、以虛明妄想爲本。想陰、以融通妄想爲本。行陰、以幽陰妄想爲本。識陰、以虛無微細精想爲本。妄相無體、迷眞故有、眞亦本空、妄無所從、當體卽眞空妙性也。○今依集註、五陰配八識甚便、楞嚴陰魔義亦如是、若據唯識、八識心王統攝識陰、八識各有受想二陰爲心所、餘四十九心所、俱行陰攝、各有義故、勿作爲難、）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此明十二入空也。上句六根空。下句六塵空。六根六塵、皆是眞空性上所現之幻法、既悟幻法無性、當體卽淸淨眞性。

十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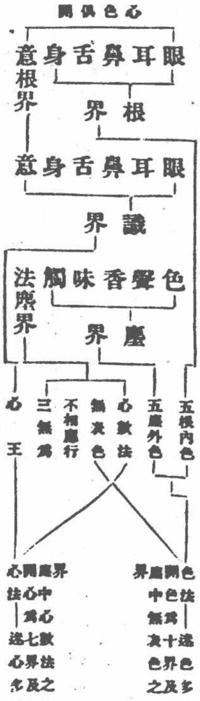

合心開色
眼入
耳入
鼻入
舌入
身入
意入
色入
聲入
香入
味入
觸入
法入
五根內色
五塵外色
十入幷法入半分—屬色—迷色多故開爲十入半
心數法
無表色
不相應行
三無爲
心王
六識心王、各有心數相應、斷起心法、少分屬色、
意識緣境、是無見無對色、不可示故、少分屬心、
小乘十四得、大乘廿四得、心王、心所、及色、三處皆不相
塵、但從三處分位假立、卽入道人之法塵、大乘有六、
意識心王及法入半分—屬心—迷心少故合爲一入半

（根有入塵之習、塵有入根之染、故皆名入。初果斷見惑煩惱、念念預入聖流、雖有根、對面不染。金剛經云、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圓教卽初信位、明了根塵、無非中道圓空妙性故。）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此明十八界空也。根塵無體、識性元空、卽是妙性。

十八界


心色俱開
眼
耳
鼻
舌
身
意根界
根界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識界
色
聲
香
味
觸
法塵界
塵界
五根內色
五塵外色
心數法
無表色
不相應行
三無爲
心王
色法—迷色多故
開色爲十界及法
塵中無表色之半
界
心法—迷心多故
開心爲七界及法
塵中心數法之半
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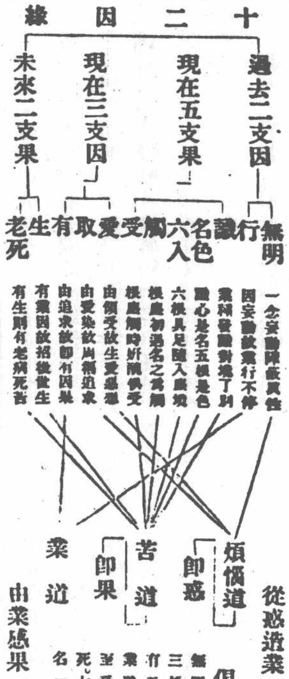
（界、因也、因根對塵、中間發識、分別六塵。根爲能發、識爲所發、塵爲助發。又界者分隔也、有十八作用不同故。若根塵對時、不循分別、可入聖流矣。楞嚴云、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淸淨、乃至得無生忍。）

問、唯有眞空、無蘊處界、安能起用。答、經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毫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是以根根互徧、圓該法界、塵塵容納、十方根塵、皆自性中普光明智、色心無礙、大用現前。只因衆生執著、不得不破、所以萬緣放

下又放下、無放下處又放下、正似懸崖撒手、十方虛空、盡是妙用無礙、拈起一毫、無非妙性融通。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此明十二因緣空也。緣覺從此悟道。故感果名因、助因名緣。又因爲能生之種、緣爲所生之境。無明者、惑道也、由一念妄動、迷眞空妙性、而無智慧之明、名爲無明。行即過去所造善惡之業即業道也、由惑造業、故曰無明緣行。識者、了別隨業所現之境、起倒覺而托胎、故曰行緣識。名色者、識既托胎、有命煖識三、識心爲名、胚胎爲色、故曰識緣名色。六入者、既有名色、六入具足、故曰名色緣六入。觸者、出胎初孩、根但觸塵、未能分別、故曰六入緣觸。受者、五六歲至十二三、由觸故、領納前塵、欲作嬉戲、故曰觸緣受。從識至受五支、是身苦果、即苦道也。愛者、十四五至十八九、由受故、即生愛染、故曰受緣愛。取者、二十歲已、由愛故、周徧追求、故曰愛緣取。此二支、屬惑道也。有者、由取故、有三界因、故曰取緣有。此一支亦業道也。生者、有善惡因、感後世生、故曰有緣生。老死者、有生即有變壞、故曰生緣老死。此二支屬苦道也。唯惑、業、苦、三道流轉生死、爲生滅門。若能逆觀生死苦境、以有爲因、有以取爲因、取以愛爲因、愛以受爲因、受以觸爲因、觸以六入爲因、六入以名色爲因、名色以識爲因、識以行爲因、行以無明爲因、無明無體、以眞空妙性爲體、眞性尙如虛空、則無明從何而起、既無所起、豈非當體即眞空之妙性、此還滅門也。


十二因緣
過去二支因
現在五支果
現在三支因
未來二支果
無明
行
識
名色
六入
觸
受
愛
取
有
生
老死
一念妄動障蔽眞性
因妄動故業行不停
業種發識對境了別
識心是名五根是色
六根具足隨入塵境
根塵初遇名之爲觸
根塵觸時妍醜俱受
由領受故生愛惡想
由愛染故周徧追求
由追求故即有因果
有業因故招後世生
有生則有老病死苦
煩惱道
即惑
苦道
即果
業道
從惑造業
由業感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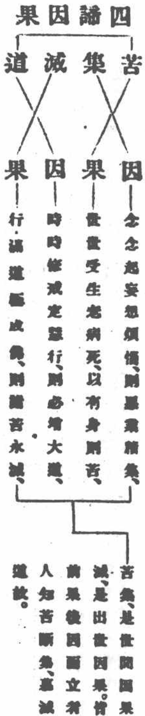
偈曰

無明愛取三煩惱。行有二支屬業道。從識至受并生死、七支同名一苦道。

（亦名十二有支、亦名十二重城、亦名十二荊棘、亦名十二連環。又有三世、二世、一念等因緣之別。若能隨斷一支、餘支當下冰消、因斷無種子、緣斷無助境、塵念化爲無上知覺、則何處得非自在哉。）

無苦、集、滅、道。

此明四諦空也。聲聞修此成羅漢果。苦、謂三苦、八苦、一百八苦、無量諸苦。集、謂三惑煩惱。集是世間因、苦是世間果。道、謂略則戒定慧、廣則三十七道品。滅、謂滅生死之有、證涅槃之性。道是出世因、滅是出世果。若悟眞空、則五蘊六入皆如、無苦可離。塵勞本清淨、無集可斷。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唯是妙明眞性耳。


四諦因果
苦
集
滅
道
因
果
因
果
念念起妄想煩惱、則惑業滋集、
世世受生老病死、以有身則苦、
時時修戒定慧行、則必增大道、
行滿道圓成佛、則諸苦永滅、
苦集、是世間因果。道滅、是出世因果。皆以前果後因而立者、欲人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故。

（諦者、審也、理也、謂審察苦果、當斷集因、證滅之法、必應修道、道成則生死煩惱永滅。凡夫有諦理而不審、二乘雖審、但證偏眞理性、菩薩審諦融通、尚未圓極、佛則智無不審、理無不圓。）

無智亦無得。

此明智得俱亡也。然智爲破惑而用、兵爲蕩寇而設、妙性天然、實無迷悟、盡明本徹、智何所用、如天下既治、兵不復用、故曰無智。既是性源清淨、不假修得、若有絲毫可得、即是虛妄、故曰無得。古云大徹悟時了無一法可得是也。明實相般若竟。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此至三藐三菩提、明觀照方便二般若義。此三句、別明觀照般若。初句、承上起下。妙性清淨、一塵無染、故無所得。以無所得故、便是菩提薩埵。依、即觀照。以其能依般若智而照、即到菩提彼岸矣。菩提薩埵、翻大道心衆生、即菩薩自利利他之稱也。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顚倒夢想。究竟涅槃。

此明方便般若得究竟也。上故字亦可起此心無罣礙句、謂能依般若起觀照故、便得心無罣礙。以無罣礙故、便無恐怖顚倒夢想。豈非究竟涅槃耶。眞空性中無業可縛、當體解脫、故無罣礙。眞性無苦、是大安樂、當體法身、故無恐怖。眞性無惑、遠離八倒、當體般若、故無顚倒夢想。既無惑業苦三、當體究竟寂滅、卽名三德涅槃。涅槃、翻寂滅、又翻滅度、又翻圓寂。皆言究竟法性不生不滅故。上二節明菩薩依此得究竟大涅槃竟。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明諸佛依此成無上正覺也。三世者、過去、現在、未來、是約竪論。諸佛者、統括十方三世諸佛、是約橫論。非唯菩薩依此而證、然諸佛亦依此而成三藐菩提。故大論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依字是觀照、得句是證佛果也。阿耨多羅、翻無上。三藐、翻正等。三菩提、翻正覺。高不可極曰無上。不偏不邪曰正。十界同體曰等。異凡外之邪見曰正覺。圓極佛果、自在菩提、故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

此以咒名結經也。咒名陀羅尼、此翻總持。今經又名咒者、以其總攝大藏顯密諸敎、諸無不盡故。充徧法界、曰大。靈驗不測、曰神。詛惡成善、曰咒。謂此大神咒者、能破魔障故。智慧圓照、曰大明咒、能滅癡暗故。高無所上、曰無上咒、直顯眞如故。寂照雙融、等無可等、曰無等等咒。又外道天仙亦有咒術、能知他心、或能飛變、或能住壽、今般若咒超彼無量無邊、譬喩所不能及、故曰無等等。又什師譯本中、無大神咒句。然四句若作一句理會、卽與眞空之性妙契矣。能除一切苦者、結歎般若功用廣大、謂能除九界生死之苦故。眞實不虛者、此經字字從眞空妙心流出、則何虛之有。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卽說咒曰。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此正說般若咒、以明卽顯卽密、功用難思也。當知此經、是六百卷大部般若之心。而如來一代時敎無不以般若爲心、衆生若非般若之心、豈能入波羅蜜門哉、思之思之。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此一切般若部之總題也。以功用難思、故結而誦之。如昔帝釋被修羅戰敗、上告梵天王、王勅誦此句、釋誦之、刀兵自空而下、墜如雨點、修羅肢節皆傷、逃遁無地。嗚呼般若之功可不信歟。

上來現前淸淨衆。諷誦楞嚴（峰會諸品）咒。

此半偈、結上起下也。精修梵行曰淸淨。六和同聚曰衆。背文曰諷。以聲接之曰誦。六和者、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見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具此六和卽名爲僧。

回向三寶衆龍天。守護伽藍諸聖衆。

此下十句偈、承上功德、回向十界也。回向二字、直貫下十句、偈氣不可斷。今二句、回向三寶諸神。三寶、詳懺悔文。龍天、總攝八部。伽藍、詳祝讚文。天龍伽藍等神皆多菩薩權現、故稱聖衆。今回向三寶、願求加被。回向諸神、祈其擁護三寶也。

三途八難俱離苦。四恩三有盡霑恩。國界安甯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

此四句、回向法界有情幽顯普益也。三途八難、詳怡山文。四恩有三、一謂天地蓋載恩、日月照臨恩、皇王水土恩、父母養育恩、此世間四恩也。次正法念經云、一父二母、三如來大師、四說法師、此世間出世間四恩也。三心地品云、一父母、二衆生、以互爲父母及成我者、三國王、四三寶、此廣該世出世間四恩也。其說雖多、必當發心平等普報。三有卽三界、有善惡因果、著相不忘、故曰有。霑、潤也、受也。國界者、遠約大千沙界、近約五州、九州。（五大州者、一亞細亞州、二歐羅巴州、三亞非利加州、四亞美利加州、五澳削尼亞州、此卽南贍部州、不過隨世權說、而此五州、是儘盡該南州。九州、詳在祝國文中。）兵、戎器也。昔蚩尤以金作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戎、五戟是也。革、甲也。又革車卽兵車也。天下亂時兵革鋒起、明君治世國界安甯、

願同堯舜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兵革永銷、庶民樂業。今以諷誦之功、回向法界羣生、普當無爲之樂。

大衆熏修希勝進。十地頓超無難事。

此二句偈、願同修者俱得勝進也。熏修、熏煉修治也。希、求望也。勝進有二義、一按位次進、謂漸修人、依五十五位次第而進、是大乘鈍根。二超次而進、即勝進也、謂頓修人、五十五位越次而進、是大乘利根。又從凡位、頓超初地、乃至十地。或從初地、頓超十地。如觀音聞千光王靜住如來、說大悲咒、從初地頓超八地是也。又別教初地以前、皆屬緣修、不名勝進、以緣歷事境而修故。若登初地、則屬眞修、乃名勝進、以眞見法性、念念任運而進、不假作意故。圓教初住以前、皆屬緣修、初住以去、則屬眞修、即名勝進。又別初地、圓初住以去、或超或次、皆名勝進。十地者、一歡喜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燄慧地、五難勝地、六現前地、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不歷僧祇獲法身、故曰頓超。心言直故、中間永無諸委曲相、故曰無難事。

三門清淨絕非虞。檀信皈依增福慧。

此祈合寺平安、檀那獲益也。三門者、三解脫門也。一空門、觀諸法無我我所。二無相門、無男女一異等相可得。三無願門、觀一切法、無相無所作、亦無所願。非虞者、不測之禍也。檀、具云檀那、華言曰施。又云檀越者、華梵兼擧也。若行布施、能越貧窮故。凡皈三寶者、及皈依受戒者、皆承回向之功、而增正福正慧也。

以上三偈、乃宋眞歇清了禪師所作也。師、生蜀綿州雍氏子、嗣丹霞淳禪師、後紹興二十一年、詔住杭州皐亭山新寺。

○彌陀經大文分三

- 初序分二
  - 初通序二
    - 初舉五事證信
    - 二引大衆同聞
  - 二別序
- 二正宗分二
  - 初總釋極樂名義
  - 二別釋依正願行四
    - 初廣陳依正以起信二
      - 初釋依報莊嚴五
        - 初欄網行樹妙
        - 二池閣蓮華妙
        - 三華樂伸供妙
        - 四化禽說法妙
        - 五風樹叶韻妙
      - 二釋正報莊嚴二
        - 初釋主
        - 二釋伴
    - 二特勸求生以發願
    - 三勸持名號以立行
    - 四結上重勸以發願
- 三流通分四
  - 初引六方同讚以勸信二
    - 初正引六方同讚
    - 二徵釋本經名題
  - 二示三際求生以發願
  - 三陳互讚難事以勸行
  - 四法衆聞已歡喜禮退

二課合解卷第三

佛說阿彌陀經蒙解

天台山觀月子興慈　述

夫小乘者、不信他方淨土。禪宗者、有斥念佛求生。斯皆膚學、承涎食唾以爲甘美、不知有珍饌故也。設使飽禪學者則不敢有違於斯、如永明、楚石等諸大宗師、導人皆以淨土、所說咸契敎典。蓋以大藏中諸大乘部、皆有兼讚極樂以爲捷徑故。若乃專談淨土者、卽大本觀經、及此小本等義、皆普攝三根猶如海納百川、至若求方便中最方便、捷徑中又捷徑者、唯此小本耳。其文雖約、詞句豐滿、義該大本觀經之廣、理具大藏諸部之玄、如大造中普含萬象。故自晉廬山肇初、迄今歷千數百年而解脫者、無出此經。是以古師注疏甚衆、如海東疏、幽溪圓中鈔、雲棲疏鈔、靈峯要解等、皆猶日麗中天、普輝大地者也、智者當究。然而初機則未免扞格、故不憚煩、重述蒙解、以作升堂之基礎、豈曰全無小補哉。將釋此經、先立五重玄義以釋名題、

一此經單人爲名。名者題也、題有二種、一名佛說阿彌陀經。一名一切諸佛所護念經。今但略釋初名也。佛、是娑婆敎主、爲能說極果之人。阿彌陀、是極樂敎主、爲所說極果之人。言極果者、煩惱生死斷盡、菩提涅槃圓成、萬德融具、三身普化、位極無上、號之爲佛。然則釋迦彌陀、旣同極果、何須以此讚彼而說此經耶。良由娑婆穢惡、則依報正報、皆是妄想惑業所感、幻起無窮生死、旅泊三界、無恃無怙、雖釋迦出世、不過一期稱機攝化、無緣絕聞。若言極樂淨土、則依正莊嚴、皆是心具功德所現、彌陀林鳥、說法無間、衆生聞者、三根皆獲增道損生、疾得菩提。是故此經、何祇釋迦高讚、實爲諸佛同讚、無非提醒吾人、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急發勇猛心而求生也。梵語阿彌陀、此翻無量光、文云、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又翻無量壽、文云、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光則稱性周徧法界故、壽則稱性永無生滅故、要之智慧、神通、依正、橫豎、一一皆稱無量焉。然

則吾人念佛時、句句分明、與佛相應、卽光義。句句無間、一心不亂、卽壽義。光卽如如之智、壽卽如如之理、智照於理、理明智顯、理智一如、光壽不二、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念念照徹、如斯念佛、則光壽豈非顯於自心哉。然有六卽分位不同、以衆生現前之心、光壽雖具、迷而不覺、只稱理卽光壽。聞解淨土佛號、是名字卽光壽。旣聞信解、執持名號、是觀行卽光壽。煩惱粗垢先落、是相似卽光壽。無明分破、顯自性佛、是分證卽光壽。無明破盡理智圓極、是究竟卽光壽。彌陀旣爲究竟之人、則光壽普被無盡、若欲求脫者、捨此豈易易哉。

二此經實相爲體。體者理也、經無其理、安能契佛契機、則同世俗小說。實相者、吾人現前之心、無形無相、非生非滅、且能虛明鑒象絲毫無遺、然生滅者、皆是心中妄想虛影耳。其實相之心、終日在妄、終日恆眞、聞聲見色、舉止動步、皆悉分明了徹、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若一念緣分、卽隨境去、則生死無窮矣。是故如來、已證實相、仍自實相慈悲心中流出此經、句句是實、言言顯理、令念佛者、念念無非證此唯心自性實相而已。

三此經信願持名爲宗。宗者宗要也、文云、當信是稱讚、勸信也。又云、應當發願、勸願也。又云、執持名號、勸行也。要解云、非信不足啓願、非願不足導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此三、爲求淨土之資糧、如鼎三足、缺一不立。信者、信自他、因果、事理之六、相因而成淨土。願者、願捨娑婆而欣極樂。行者、執持名號、一心不亂。所言信自、則知自心豎窮橫徧、清淨本然、今被無明所惑、不能了徹、若能卽念彌陀、決顯自性唯心佛土。信他、則知釋尊說經不誑、諸佛長舌不虛、彌陀眞實宏願、但衆生能依信起願、決定有生。信因、則定散二種念佛、皆成佛種。信果、則定散二善、衆願具足、定到蓮臺。信事、則十萬億土外、必有極樂可求、不同莊生寓言、以事由理成故。信理、則盡空法界唯自心現、況止十萬億土之遙、以理由事顯故。淨名云、心淨國土淨、心穢世界穢。淨土則享無生樂、穢土則受生死苦。是故吾人切當發願、願捨穢而取淨、起妙行以持名、信願具足、念佛念心、念心念佛、心佛一如、

取捨雙亡、成淸淨佛、豈非由三資糧而始歟。

四此經往生不退爲用。用者力用也、先賴三資之力、必有九品實證、既得往生、皆是阿鞞跋致。（此翻不退）然彼有四土、各論九品、不退亦有四種。今經四土皆淨、九品隨生、生即三不退、可謂橫超三界、直趣無生也。若他經明豎出生死者、不可爲比焉。

極樂四土各有九品總論三不退
念佛
- 未斷見思、隨其散念定念、帶業不帶業、俱（生）同居土
- 到事一心、見思脫落（生）方便土
- 到理一心、豁破無明一品、至四十一品盡、（生）實報土
- 到無明破盡證妙覺（生）寂光土

各有三輩九品
- 位不退
- 行不退
- 念不退
- ○念佛一句畢竟不退

帶業、不帶業、皆生同居、蓮華托質、永離退緣、境淸淨故、
斷見思、并斷塵沙、生方便土、行門堅固、
圓初住、別初地、皆生實報土、又曰分證寂光、
不論定心散心、有心無心、或解不解、但聞佛名、或經咒號、縱經塵劫、佛種不斷、畢竟因此得度、但今不能即生、

亦名四不退

○九品蓮華行相往生圖（節錄觀經之文）

上品上生　三心圓發、發大乘願、終見佛菩薩無量、自身乘金剛臺、彈指生彼、即聞佛乘、頓聞佛說、證無生忍、須臾間、即可歷事十方諸佛、次第授記、還國、得無量總持門。

上品中生　解大不驚、深信因果、回向極樂、終見一千化佛一時授手、與眾無量、自身坐紫金臺、合掌讚佛、一宿華開、身紫金色、見佛菩薩光、眼目開明、悟宿習善、皆第一義、下臺禮佛、過七日得三藐菩提、一小劫得無生忍。

上品下生　亦信大乘因果、但發無上道心、回向極樂、終見五百化佛一時授手、自坐金蓮華即合、隨佛到池、一日夜華開、七日已、漸見佛身、相好不明、三七後、方了了見、遍供諸佛、聞甚深法、三小劫得百法明門、住歡喜地。

中品上生　守持眾戒、回向極樂、終見佛放金光、及聞苦空無常無我等法、自上蓮臺、未舉頭頃、即生彼國、蓮華尋開、聞四諦法、即證四果、具足三明八解。

中品中生　若於一日一夜、或持八戒、或沙彌戒、具足戒、回向極樂、終見佛放金光、自坐七寶蓮華、蓮合、即往寶池、七日方開、讚歎聞法、得證初果、半劫成得四果。

中品下生　能行孝道仁慈、終遇知識、廣讚極樂、彌陀大願、聞已命終、屈伸臂頃即生彼國、七日已、聞觀音勢至說法、即得初果、一小劫後成阿羅漢、

雖不誹佛、專多造惡、終遇知識、聞說大乘經名、即除千劫重罪、復教合掌念佛、又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即見化佛化菩薩放光滿室、命遂乘寶華、隨佛即至寶池、經七七日蓮華乃開、見二聖光、并聞所說大乘

下品上生　經典、即發無上道心、經十小劫、具百法明門、得證初地、

下品中生　破戒犯齋、盜僧祇物、不淨說法、臨命終時、地獄諸惡一時俱現、幸遇知識、說彌陀功德及戒定慧等、聞已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獄火化作涼風、吹諸天華、華上皆有化佛菩薩迎接此人、念頃即生寶池、蓮華六劫方開、聞二聖宣大乘經、即發無上道心、

下品下生　具造五逆十惡、終現阿鼻極苦之境、幸遇知識、勸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知識警告、遂志心稱佛無間、如是十念、即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見金蓮華如日住前、自身乘華、一念往生、滿十二大劫華開、聞二聖廣說諸法實相、即發菩提之心、

（陀羅尼、此翻總持、謂總一切法、持一切義。又翻遮持、實遮一切惡、持一切善」。無生忍、無生、即眞性本無生滅也、以初破無明、得見法性、明了諸法之體、忍於自心、而不能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言語道斷、是無生忍、位在圓初住、別初地」。但發無上道心者、若人名字位中發、屬下三品、觀行位中發、屬中三品、相似位中發、屬上三品」。初七日已、見佛不明者、因上品下生、位當習種性、見思雖破、塵沙未除、故見佛乘相、心不明了。三七日後、進入性種性、斷塵沙惑、見八萬相、一一分明」。苦空等、是小乘法、初果四果、是小乘位」。問極樂無聲聞、今何有之、答、此人退大既久、習小功深、命終雖發大心往生、久習難除、故佛說此、而順彼習、使彼即向大乘。初果四果、亦通之位、乃別圓教中斷見思者與之相齊故」。四諦是羅漢所修之法、圓見心解」。三明、八解、八戒、見圓」。二聖、即觀音勢至二菩薩」。五逆十惡、見大懺悔解、）

三心圓發
- 一至誠心
- 二深心
- 三回向發願心

又
- 一慈心不殺具諸戒行
- 二讀誦大乘經典
- 三修行六念回向發願

上品上生必具此等諸行

百法明門
- 色法十一（五根內色　六塵外色）
- 心法八（八識心王）
- 心所法五十一（常與八識心王相應起故）
- 不相應法二十四（與心王心所及色三法俱不相應、但從三法分位假立）
- 無爲法六（證入淸淨識所對之法、前以無生滅故）

解此百法、則世出世、舉凡事理、無不明了無礙、即別教初地圓教初住之位、請看百法明門論、法數亦出其名。

四果
- 初果名須陀洹——此翻　預流　入流　逆流——斷見惑八十八使煩惱、預入聖人之流、而逆生死流、順涅槃岸」。
- 二果名斯陀含——此翻　一來——已斷欲界九品思惑中、前六品盡、還有後三品思惑、而再一來欲界一番生死已即斷故。
- 三果名阿那含——此翻　不來——已斷欲界思惑、尚有色界無色界之八地七十二品思惑、正在三果修定所斷」。
- 四果名阿羅漢——此翻　殺賊　無生　應供——殺盡三界見思煩惱之賊、永不受三界生死之苦、堪應受人天之供故。

因位背捨　**八背捨**　果證八解

內有色相外觀色——先觀自身不淨、皮肉脫落、但見白骨有八色光明。又以欲界貪欲難斷、復以不淨觀觀於他身之色等。——位在初禪

內無色相外觀色——爲入二禪、已滅自之內身色相。又爲欲界貪欲難斷、當觀外色不淨之相。——位在二禪

淨背捨身作證——已棄外色不淨、但於定中練習八色光明淨妙寶色、樂漸增長、遍身怡悅。——位在三禪

虛空處——當滅一切色想、一心緣空、與空相應。——位在四禪

識無邊處——捨虛空處、一心緣識、與識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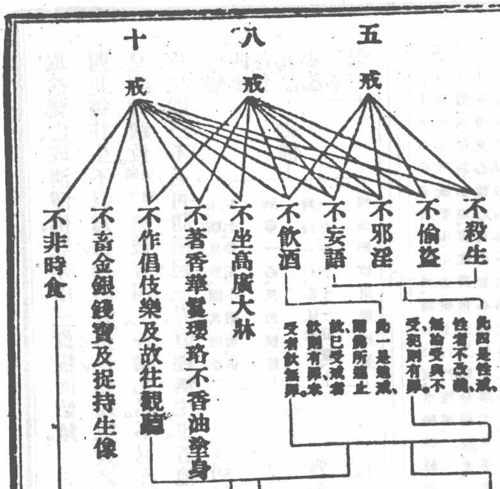
無所有處——捨無邊之識、一心緣無所有、與無所有處相應。

非有想非無想——捨無所有、一心緣非有想非無想、與非有想非無想處相應。

（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位在四空

滅受想——受想即上七觀之能緣之心。謂行人厭患身心散亂、入定休息、滅盡受想之心。——位超三界

修此背捨觀時、發無漏智、斷三界見思惑盡、證阿羅漢果時、轉名——**八解脫**



五戒　**八戒**　**十戒**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不妄語
不飲酒
不坐高廣大牀
不著香華鬘瓔珞不香油塗身
不作倡伎樂及故往觀聽
不畜金銀錢寶及捉持生像
不非時食

（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此四是性戒、性者不改義、無論受與不受、犯則有罪。

（不飲酒）——酒一是遮戒、謂佛所遮止、故已受戒者飲則有罪、未受者飲無罪。

殺盜淫妄四名根本戒、犯之其罪極重、若據小乘則不能懺悔、依大乘無生懺法方能滅罪。酒能助犯根本四戒、故開名根本、但出於四、大乘小乘諸戒、皆以此五爲根本也。

八戒、亦名八關齋戒、關者禁止永不犯義、能關閉諸惡趣門故、齋以過中不食爲體、今以八事助成齋法、故名八關齋戒、以一日一夜爲期、常持更好。○以上五戒八戒通俗人所受故。

十戒、是出家持戒之初基、即名沙彌戒、沙彌此翻勤息、謂勤修衆善、息滅諸惡故、有三

三種沙彌
- 驅烏沙彌——七歲至十三歲——僅能驅烏乃爲大僧所使故、
- 應法沙彌——十四至十九歲——將近具戒、與出家法相應故、
- 名字沙彌——二十已去者——應入大僧數、猶存沙彌名故、

比丘 比丘尼戒（亦名具戒／亦名具足戒）**約成五篇**

波羅夷（翻棄、犯此四重根本戒、擯不能懺悔、永棄佛法之外。）——僧四條　尼八條

僧伽婆尸舍（翻衆初殘。犯此如五根殘缺故。）——僧十三條　尼十七條

尼薩耆波逸提（翻捨墮。犯此捨身必墮故。）——僧一百二十條　尼二百八條

波羅提提舍尼（翻向彼悔。犯此對可向彼懺悔。）——僧四條　尼八條

突吉羅（翻惡作惡說。即名衆學法、其戒甚細、須在時時護防。）——僧百條　尼百條

比丘僧二百四十二條——共二百五十條

比丘尼三百四十一條——共三百五十條

俱加——七滅諍　二不定

三明　六通

神足通——亦名如意通、飛行自在、不往而到、大小一多、化現無方、變化不測故
天耳通——聞聲無礙
他心通——知他心無礙
宿命通——知過去無礙
天眼通——觀現事無礙
——觀未來無礙知
漏盡通——自他漏盡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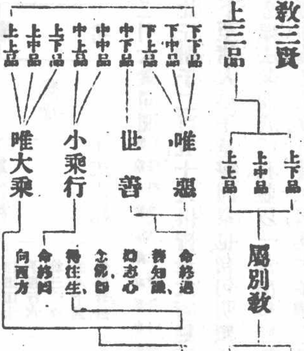
（知過去無礙、觀未來無礙知、自他漏盡不盡）——即三明——此三、六通中雖具、但知三世事相無礙、而三世因果理性尚昧、若三更得明之、則三世、聖凡事理盡皆圓融、無不洞悉、

九品　約位　破惑

三心六念戒聞戒修——未伏惑　已伏惑　破（見思塵沙）惑——屬——下三品　中三品　上三品——位在圓——名字　觀行五品　相似十信——別——悠悠　十信　三賢

觀經疏、用此大乘三位判九品者、爲收機盡故。其妙釋曰、蓋一切善、若能迴向、皆淨土因、仍一切惡、若能懺願、亦淨土因、故稱稱修善之淺深、無非九品、其一一惡、約懺悔功力、亦皆九品、故上上品善、通下下品、如具信行、而智力淺者、皆居下三、而下下品惡、亦通上上品、如闍王造逆、而得重懺即登上三、此既逆罪、隨功淺深皆分九品、而修三心六念、亦隨迴向淺深而分九品、是故九而復九、九九則成無量品、方盡彌陀大願之普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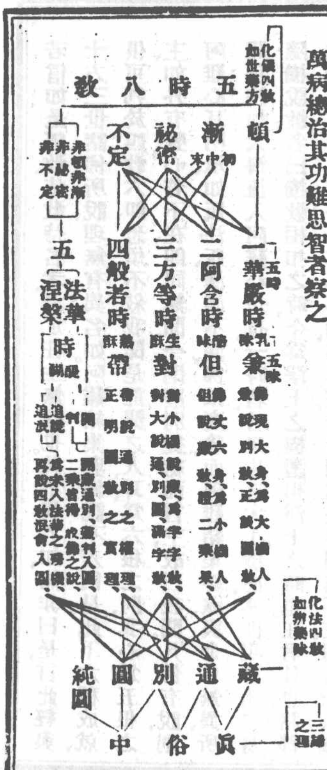
又別教三賢


別判上三品
上下品
上中品
上上品
屬別教
九品之行
下下品
下中品
下上品
中下品
中中品
中上品
上下品
上中品
上上品
唯惡
世善
小乘行
唯大乘
命終遇
善知識、
勸發心
念佛、即
得往生、
命終回
向西方

習種性十住
性種性十行
道種性十向
十信

此據觀經所列、疏通神用大乘判九品者、以中三品人回向大乘故、下三品人依大滅罪故、故九品行一一成大、隨一品行、若至三賢皆上三品至十信皆中三品、今未伏惑、即下三品、應知觀經收機義故、

五大乘生酥爲教相。舉人被下之言曰教、分五時八教爲相、如來住世八十年、說法五十載、而分五時。一華嚴時、說大乘圓頓、兼別教、如牛出乳。二阿含時、說小乘藏教、如乳變酪。三方等時、藏通別圓四教並說、如酪變生酥。四般若時、說通別之權理、正說圓教實理、如生酥成熟酥。五法華涅槃時、法華淳說大乘圓教、聲聞總得受記作佛、涅槃追說四教、追泯四教、如熟酥變醍醐。今經是方等時說、別圓教收、以藏通二教人不信願生他方淨土故。且極樂同居圓該方便等三土、故屬圓教攝、九品歷然、其義兼別、圓理則與法華華嚴是同。若世間愚人念佛者、往生亦必在別圓教所攝。又若釋迦之法滅盡、特留此經百年、廣度含識、眞是阿伽陀藥、萬病總治、其功難思、智者察之。


化儀四教如世藥方
五時八教
頓
漸
初
中
末
祕密
不定
非頓非漸
非祕密
不定
五時
一華嚴時
二阿含時
三方等時
四般若時
五法華涅槃時
五味
乳味
酪味
生酥
熟酥
醍醐
兼
佛現大身、爲大機人說別教、正說圓教、
但
佛現丈六身、爲二小乘人、但說藏教、
對
對小機說藏、爲半字教、對大說通、別、圓、滿字教、
帶
帶說通別之權理、正明圓教之實理、
開
會
開藏通別、會歸入圓、二乘皆得成佛之說、
追說
追泯
爲末入法華之機、再說四教泯會入圓、
化法四教如所藥味
藏
通
別
圓
純圓
三諦之理
眞
俗
中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此經凡有二譯、一晉羅什譯、即今本是。二唐玄奘譯、名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姚秦者、周有嬴秦、南北朝有苻秦、姚秦。三藏詳圖。鳩摩羅什、此翻童壽、以童年有耆德故、譯者易也、易梵文而成華言故。師中印土人、父名鳩摩羅琰、世爲相國、棄榮出遊、龜茲王以妹妻之、生師、生而神靈、七歲隨母入寺、見鐵鉢頂之、俄念其重、即不勝其力、遂悟萬法唯心、後既深通三藏、辯才無礙、王設金獅座處之、及西域諸王會同、每請師說法、必跪伏而聽。時東晉苻堅、據陝西、國號曰秦、將事西討、適太史奏異星現於西域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龜茲有羅什、得非此人耶、遣將呂光、率兵七萬、臨發謂曰、朕非貪地、因聞羅什深達法相、故用兵耳、及破龜茲、載什以歸、至涼州、光聞堅已爲姚萇所害、即據涼州、稱三河王、國號曰涼、後萇亦慕德請師、而光不允、萇亡、子興立、請亦不允、光歿、子呂隆立、興遣兵、隆遂降秦、迎師入關、奉爲國師、師閱舊經、義多紕繆、不與梵本相應、乃集沙門肇叡等八百餘人、新譯經論三百九十餘卷。師未終少日、集衆謂曰、願所譯經論傳世流通、若其無謬、使焚身後舌不焦爛、以姚秦弘始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火化身燼、舌果儼然、然則此經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豈不符哉。

三藏（梵語）	修多羅	毗奈耶	阿毗達磨
（華言）	契經	調伏	對法
即	經藏	律藏	論藏
詮	定	戒	慧
又	佛	菩薩	聲聞
（顯詮）乘	佛	大	小

〇將釋此經、大文分三、初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〇初序分又分二、初通序、二別序、〇初又二、初舉五事證信、（亦名五種成就）

如是（一法體成就。）我聞（二能聞成就。）一時（三時成就。）佛（四教主成就。）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五說法處成就。）〇

（并下大乘同聞科、即第六法衆成就、是名六種成就、謂此六事、證信此經的是如來親宣、）

如是者、是一經之法體、信順之允辭。如人說事、聞者若信、則言如是。不信、則言不如是。此經是如來親讚極樂依正微妙莊嚴、誠無虛語、且有六方諸佛共讚、衆生

若信如是經教、依教持名者、決定往生無疑也。又不異名如、無非曰是、言此經與十方三世諸佛所說、理無有異名如。阿難結集與佛說不差曰是。此下六種成就、俱可判於四教六卽、恐煩不敍。我聞、是能聞之人、耳爲六根之別、我心爲五根之主、如外有聲、心若不在、卽同無聞、今則廢別從總而言主、故曰我聞。凡佛有說、則阿難心耳明承、如瓶注瓶、滴滴不漏、佛滅度後、而阿難結集經藏、與金口無異、所謂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難心是也。一時者、若衆生有大小機感佛卽現勝劣二身、隨機說教、名曰機教相扣之時、今爲淨土之機、讚揚淨土之時也。在者住也、諸佛法身、無住無不住、法身本無形相、曰無住。心量周徧法界、曰無不住。報身待大機感發則住、如華嚴會中佛現光明徧滿之身、而說圓頓之教是也。應身亦無、全賴衆機感見、隨類化身、應機說法則住、如釋尊八十年住世、機盡則滅。說此經時、應身在給孤園、化一類淨土之機、故曰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者、舍衛、此翻聞物、物產美聞諸國故。時爲中印度之大國、是波斯匿王所王。其太子名祇陀、此翻戰勝、有花園在南門外距五里、爲太子玩賞之所。國有大臣名須達多、此翻給孤獨、買園布金、建造精舍、請佛僧住、太子感其誠、施林花及餘未布少地、故並名祇樹給孤獨園、

佛勝劣二身
- 勝
- 劣
  - 應身
    - 尊特相
      - 上品——（法華、三十二相、相相達無邊表、亦即法身、）
      - 中品——（十六觀經、八萬四千相好、）
      - 下品——（華嚴樹王下丈六、本定身、現起千丈佛身爲華嚴主、）
      - （亦名報身）
    - 丈六相——（即悉達太子、苦行六載、三十成道、八十歲住世者是、）

〇二引大衆同聞（即第六科法衆成就也。此科又分三段、第一段聲聞衆、第二段菩薩衆、第三段天人衆、）

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衆所知識。

此下至諸大弟子、是聲聞衆也。初句明類、千句標數、皆句標位、衆句歎德。五事既成、必賴法衆而成所利。蓋以一佛出世、諸聖輔化、令六凡同歸佛道也。比丘是因行、阿羅漢是果位、所言大者、具大多勝三義。以諸比丘、爲天王大人所敬仰、故大。

智慧明徹、通內外典、故多。超出魔外、位高且正、故勝。比丘具三義、一乞士、乞食資身、乞法長慧故、二破惡、能破見思煩惱之惡故。三怖魔、稟戒歸心、能驚魔宮故。僧者、梵語僧伽、此翻和合衆、理和則同證無爲解脫、事和有六、謂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見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是名僧行六和。千二百五十者、謂三迦葉波兄弟三人、共一千弟子、本修外道、佛化成果。又舍利、目連、共率弟子二百人、先亦外道、歸佛證眞。又耶舍子率弟子五十、先亦學外、佛化得道、故有此數。復有五比丘五人、最初受化得成道果、此等皆感佛化度深恩、常隨輔化故。阿羅漢具三義、一應供、因爲乞士而捨貪、果受人天之供養。二殺賊、因若破見思之惡、果名殺煩惱之賊。三無生、因令魔怖、果號無生、以其此身歿後、更不受後身故。此以比丘三義爲修因、羅漢三義爲果證故。定性羅漢不名爲大、慧性羅漢乃名爲大、今皆內祕菩薩、外現聲聞、輔佛大化、爲衆中上首、知機識時、故曰衆所知識。

長老舍利弗。（此翻身子、智慧第一、）摩訶目犍連。（此翻大采菽氏、神通第一、）摩訶迦葉。（此翻大飲光、頭陀行第一、）摩訶迦旃延。（此翻大文飾、論議第一、）摩訶拘絺羅。（此翻大膝、答問第一、）離婆多。（此翻星宿、無倒亂第一、）周利槃陀伽。（周利是兄、此翻大路邊生、槃陀是弟、此翻小路邊生、又翻繼道、連兄得名故、義持第一、）難陀。（此翻喜、儀容第一、）阿難陀。（此翻慶喜、多聞第一、）羅睺羅。（此翻覆障、密行第一、）憍梵波提。（此翻牛呞、受天供第一、）賓頭盧頗羅墮。（此翻不動利根、應末世供、福田第一、）迦留陀夷。（此翻黑光、爲佛使者、教化第一、）摩訶劫賓那。（此翻房宿、知星宿第一、）薄拘羅。（此翻善容、壽命第一、）阿㝹樓馱。（此翻無貪、天眼第一、）如是等諸大弟子、（總結法會、無疑聲聞、）

此標名也。年德俱尊、故曰長老、此十六位各占一德以稱第一、皆稱長老。身子。智慧在胎卽能益母勝辯、幼童時七日內徧達佛法、八歲登座、論議無雙。目連。神通、制伏毒龍、止車燒堂、止外道之移山、舉釋種於梵天、普化無盡。飲光。行頭陀行、年老不捨、傳佛心印、爲第一祖。文飾。論議、文辭善巧、縱橫玲瓏、是南天竺婆羅門種。大膝。善問答、外道時專讀十八經、出家後得四辯才。星宿。心無倒亂、深行正定故。繼道。善義持、因教半偈、數月不成誦、久而忽悟、神通辯才無盡。善歡喜。儀容挺特、爲佛親弟。慶喜。歷劫多聞、佛之堂弟、後爲侍者、如來入滅、結集經藏、傳佛心印爲第二祖。覆障。密行、唯佛能知、佛之太子、以背塞鼠穴六日、今受胎報六年。牛呞。常

應天供、以昔輕一無齒老僧吃食如牛呞、自報五百生作牛、今得證果、尙有餘報、恆事嚧哨、見則謗、天知敬禮、故佛令常在天上應供、今之少年毋弄輕言、愼之罵之不動。常受供養、廣作福田、設齋誠敬、必來冥應。黑光、身黑而光、爲佛使者、教化最善。房宿。善觀星象、初來投佛、中路値雨、寄宿陶舍、佛化一僧亦來求宿、僧爲說法、卽證道果、僧復佛形、故名善容。容貌整肅、又得五種不死、因昔曾施病僧一菓食之病愈、故得是驗、又昔持不殺戒、今壽百六十。無貧。昔以稗飯施辟支、九十一劫所求如意、今修三昧而得天眼明徹。此十六位尊者、皆內祕菩薩、外現聲聞、常隨佛輔化故也。

并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譯妙德、又譯妙吉祥）阿逸多菩薩。（譯無能勝、彌勒菩薩之名）乾陀訶提菩薩。（譯不休息）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

此菩薩衆也。初句舉類、文殊下標名、末句總結無量菩薩也。菩薩、具云菩提薩埵、翻大道心成就衆生、以能悲智雙運、自他徧利故。佛稱法王、菩薩能紹隆佛化、爲佛上首、故名法王子。舍利弗、爲聲聞中權智第一。文殊、爲菩薩中實智第一。無能勝、爲當來補處之尊。不休息、曠劫修行而不暫停。常精進、自利利他窮劫無倦。此等深位大士、尙願親近彌陀、望諸來者、不可以淨土爲藐視、致過非小。

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衆俱。

此天人衆也。釋提桓因、翻能作天主、三十三天以忉利天爲主故。等者、該括十方三界諸天、故曰無量諸天。又該八部之衆故、凡與淨土有緣而預會者無不該之。聲聞住空、常隨於佛、故居前。天衆住有、常爲外護、故列後。菩薩行於中道、紹隆佛化、如影隨形、故介乎中。通序竟。

六道
- 三善
  - 天道—三界諸天也、欲界天有男女生育、色界天唯男無女、無色界天身空識有而爲生滅、
  - 人道—有富貴貧賤智愚賢奸妍醜諸男女等、
  - 阿修羅道—男醜女端、其福似天、而德非天、心懷嫉妒、常好戰鬥、與天爭權、或肢節傷殘、復能如故、天人鬼畜四趣皆有之、
- 三惡
  - 畜生道—水陸空三處所有飛禽走獸蜎飛蠕動微細昆蟲等物、有互啖之苦、
  - 餓鬼道—分三品九類、有福德者爲地界諸神、無福德者膿血尚不可得、百千萬劫不聞漿水之名、或見水等變爲炬火、常受飢虛、
  - 地獄道—八寒八熱十六大獄、總有三十六獄、一百八獄、山間、水中、曠野、俱有之、大獄之苦、時刻不停、小獄中或片時停苦、旋而復受、

亦名六趣

八部
- 梵語
  - 提婆
  - 那伽
  - 夜叉
  - 乾闥婆
  - 阿修羅
  - 迦樓羅
  - 緊那羅
  - 摩睺羅伽
- 華言
  - 天—天然妙樂、卽三界諸天、有二十八重、
  - 龍—守天宮殿、持地注雨等龍、其能隱現升降、皆自在故、
  - 勇健—亦名暴惡、卽飛空陸行者、守天城池門閤等、
  - 香陰—不噉酒肉、唯香資身、是天主絲竹伎樂神、
  - 無端正—又云非天、有天福無天德、因中行施生瞋、感此報也、
  - 金翅鳥—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項有如意珠、以龍爲食、
  - 疑人—什曰非人似人、而頂有角、亦天之伎神也、
  - 大腹行—肇曰、大蟒神、腹行者也、

○二別序（諸部俱有別序、以序一經由起、今淨土勝法、無人能問、佛乘機至、卽不待請而自說、故無由起之文、權以此段爲別序、）

爾時（釋迦）佛告長老舍利弗。從是（娑婆世界西向）西方過十萬億佛（國）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時、常爲彼土衆生而）說法。（要）

此總指依報教主之名也。蓋諸部待請方說、今經不然、良由極樂爲九界衆生之眞歸、彌陀乃了脫生死之方便、二乘罕知、六道無聞、賴釋尊運無緣慈、作不請師、矢口直告舍利弗。廣讚淨土勝因、何啻當會宏益、盡未來際、咸以此爲極歸也。夫淨土專經三本、唯此小本最方便。四種念佛、獨持名最捷徑、七日之內有得一心不亂者、決定往生、所謂餘行法門、猶蟻子上於高山、念佛功勛、若風帆揚於順水。又如蟲在竹、直上則難、橫蛀則易、念佛持名、橫超三界、如蟲橫出、可以帶業往生、橫見四種淨土、他之法門、安能如斯。問十萬億土、每土寬幾許。答大小不可限局、如娑婆以一三千大千世界爲一土、他方或二三大千、或至千萬大千爲一土者、如法華經佛記富樓那未來成佛、以恆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爲一土、以此比之、則娑婆爲小矣。若世界遠近、有事有理、約事雖有十萬億土之遙、約理則不離咫尺。楞嚴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是故十方若淨若穢、諸微塵國、皆依自心建立、而自心圓包太虛而非遙、故在目前而非近、遠近一如、若人念佛、念念與佛相應、則去佛不遠、寶所非遙、此約理性、淨土雖近而十萬億土、事相歷然、亦相關界雖多、足之蹈之無非極樂。妙哉唯心、詎可得而思議也歟。有世界名極樂者、舉依報也、十方佛剎皆具四土、各分淨穢、唯極樂四土皆淨、皆是彌陀願行稱性功德、及衆生念佛三昧勝故所感

也。有佛號阿彌陀者、序教主之名也、通論佛有三身、謂法身、報身、應身。又三身各有單複、并三身所住四土、見圖可知。今現在說法者、簡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何獨彌陀常說、而水鳥樹林演暢法音、亦無間歇、衆生若聞、頓開佛慧、速證無上佛道、乃至盡未來際法音不止。

三千大千
- 小千（爲一二禪天所覆、覆得一千初禪、初禪以下、）
- 中千（爲一三禪天所覆、覆得一千二禪、二禪以下、）
- 大千（爲一四禪天所覆、覆得一千三禪、三禪以下、）

有
- 一千
- 百萬
- 萬億

四大洲　日月　須彌山　六欲天　梵天

（雖爲三界、然爲大千、總爲一佛分千百億身所化之境。而極樂在十萬億個大千世界之外。又娑婆、極樂、十萬億佛土、亦總在二十重華藏世界之第十三重、[illegible]十三重有十三佛刹微塵數大千圍繞、其形如[illegible]在其[illegible]、）

極樂四土
- 凡聖同居土（七寶國土、莊嚴清淨、若凡若聖、[illegible]、九品共居、安樂優遊、）
- 方便有餘土（七寶妙土、莊嚴勝於[illegible]空[illegible]邊、無量寶[illegible]、同[illegible]、）
- 實報莊嚴土（行具[illegible]法、[illegible]是[illegible]、實土圓妙、毛刹相容、身土無[illegible]、性所居、）
- 常寂光土（常住法身、性淨[illegible]、寂照[illegible]、一如是[illegible]法身佛所居、）

（凡聖同居、樂國土純淨無穢、方便同居、有[illegible]。）

四土各分淨穢
- 凡聖同居土（五濁重者）（五濁輕者）
- 方便有餘土（析空拙度證入者）（體空巧度證入者）
- 實報莊嚴土（次第三觀證入者）（一心三觀證入者）
- 常寂光土（分證者）（[illegible]證者）

穢　淨

此言十方四土淨穢歷然、隨行人惑智輕重、所感依報亦異、不同極樂之純淨也、

三身單複
- 單
  - 法身（天然理性、如如不動、清淨法身、周遍法界。）
  - 報身（是如如智、稱如如理之身、觀經言、彌陀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由旬、白毫宛轉大如五須彌、眼如四大海等。）
  - 化身（彌陀圓光中化佛、有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化佛、每化佛有無數化菩薩侍側。）
- 複
  - 法身（自性清淨身）（離垢妙極身）
  - 報身（自受用身）（他受用身）
  - 化身（示生身）（應現身）又（佛界身）（隨類身）

三身所住四土
- 應身現　凡聖同居土
- 應身現　方便有餘土
- 報身（他受用身住）　實報莊嚴土
- 報身（自受用身住）　常寂光土
- 法身住　常寂光土

極樂彌陀實有四義
- 的指實境、令心有歸故、
- 誠諦指示、令專一故、
- 能非乾城陽燄、非權（現由示、非緣影虛妄、非假設偏但、即破諸魔邪推諸權小故、）
- 圓彰性具、令深證故、

（往生有寓言之說、極樂非虛設之辭、此即彌陀願成故、亦即行人清淨心得生故、）

○二正宗分二、初總釋極樂名義、

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此徵釋極樂名義也。初二句徵、其國下釋。九界皆名衆生、唯佛不名衆生、而娑婆衆生、念念生滅、所感依正皆穢、則有五濁三苦八苦無量惑業諸苦故。極樂衆生、心心正念、所感依正皆淨、則有五清三樂八樂無量法性諸樂故。要解云、極樂同居衆生、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圓淨四土圓受諸樂也。復次極樂最勝、不在上三土而在同居、良以十方同居遜其殊特、即同居而圓見四土故、帶業往生橫超三界咸在此故。佛說苦樂、使人捨此而欣彼者、意在於此。○（彼國實際圓淨絕待之境、今往與國中、清淨苦樂相對而立者、引初機生欣厭故、）

娑婆五濁
- 劫濁（劫者時分也、即生住異滅四相遷流、無有止住、身心敗壞故、）
- 見濁（衆生於斷常有無等見、各執一邊、而成五利使之見惑、又於所聞之境而起分別之邪智惑亂故、）
- 煩惱濁（六根對六塵、遂有貪瞋等心、隨境而生、即是貪瞋癡慢疑之五鈍使也、）
- 衆生濁（又因三業和合、則有我見之身、於六道中、生生死死、無有暫斷、）
- 命濁（身命在呼吸之間、又來往不定、身命短促、一息不來、即便命終、壽命既短、人壽百年、[illegible]、）

淨土五清
- 劫清（國無諸濁之劫、非若三世之遷流、非因時改之劫、）
- 見清（常聞妙法、正見正慧、心無邪僻、）
- 煩惱清（得清淨智、永無煩惱、）
- 衆生清（自他平等、俱得無生、）
- 命清（佛及人民、壽命無量、以智慧爲命故、）

娑婆三苦
- 苦苦（三界分段生死已苦、欲界粗劣之身苦報更重、）
- 壞苦（縱得色界清淨禪定之樂、安住自由、而禪定退則壞、仍墮欲苦、）
- 行苦（縱得無色界定力、入萬劫而無身累、定中猶有微細流注之苦、）

淨土三樂

- 無苦苦—有苦中苦—無受欲樂、爲事清淨無累之樂、
- 無壞苦—不變壞樂—清虛之身、蓮華托質無壞之樂、
- 無行苦—不動智樂—定慧融通、正智不動不變之樂、

娑婆八苦

生	在胎擬如囚獄、出胎風刀解體
老	力竭容改、神衰智鈍、人不喜近
病	四大不調、坐臥不安、湯藥無效
死	抽筋拆骨、業境俱現、驚恐無量
求不得	名利無涯、凡所欲事、求之不得
愛別離	一家恩愛、無常到來、各自分散
冤憎會	欲離反會、常生憎惡、如眼有釘
五陰熾盛	身心遷滅、念念不停、如火熾盛

苦　等苦

淨土八樂

無生	蓮托迷胎、純淨化生
無老	功德之身、永無改變
無病	清虛之體、老無病侵
無死	壽與佛同、佛性無滅
無求不得	不求而成、不假造作
無愛別離	清淨海衆、常得親友
無冤憎會	諸上善人、同心喜悅
無五陰盛	身心清淨、常住不遷

樂　等樂

○二別釋依正顯行分四、初廣陳依正以起信、二特勸求生以發願、三勸持名號以立行、四結上重勸以發願。○初又二、初釋依報莊嚴、二釋正報莊嚴。○初又五、初欄網行樹妙、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帀圍繞。是故彼國名爲極樂。

此下五科妙境、皆是法性五塵之樂事也。欄楯圍繞於行樹、內外道路重重皆通。羅網嚴飾於空中、綫布行樹、光光相映。行樹自生於寶地、四方觀之俱爲七重。皆是金、銀、琉璃、玻瓈之四寶間錯羅飾、自然而成、非世造作故。衆寶柔軟如綿、隨意屈折故。大本云、諸寶岸上有無數栴檀香樹、吉祥果樹、行行相値、聚聚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花花相順、果果相當、如是行列數百千重。又云七寶諸樹徧滿世界、樹或一寶二寶、或至七寶而成一樹、十方淨土於寶樹中如鏡現像、樹高八千由旬、枝葉花間隨寶色而出光、光中現閣、閣有佛及二衆放光說法、一一樹上寶

網七重、網間現華宮殿、諸天童子自然在中。諸妙事境、皆是佛及行人自心功德故。今一一妙境、當表自心之道、所以皆言七重者、表七科道品。四寶表常樂我淨四德。欄楯表自性萬德縱橫、寶網表自性包羅法界。行樹表自性長養衆善。所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是也。

佛界四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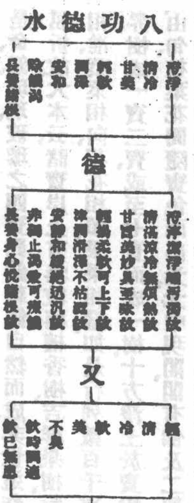
- 常—自性歷劫不變、如寶之體常無有異、
- 樂—自性功德無窮、如寶可令富享快樂、
- 我—自性融通周徧、如寶作器隨意自在、
- 淨—自性純淨無染、如寶之質表裏瑩潔、

此四是法性本具微妙功德也。圓教初住、別教初地、分證此德。妙覺極果、方滿證此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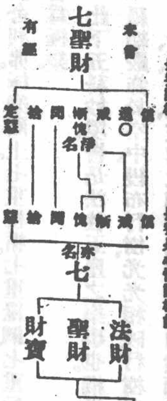
○二池閣蓮華妙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瓈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瓈、硨磲、赤珠、瑪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華放）青光。黃色（華放）黃光。赤色（華放）赤光。白色（華放）白光。（言一一具）微妙香潔（之四德）。

七寶池下、擧池水。四邊下、擧階閣。池中下、擧蓮華。寶池、大本云、內外左右有諸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猶如大海、一寶二寶乃至七寶所共合成、若彼佛池、其方倍此。觀經言、一一池水七寶所成、其寶柔軟、從如意珠王生、分十四支、作七寶妙色、黃金爲渠、其水流注華間、尋樹上下。階道者、階級名階、坦途名道。重屋曰樓、岑樓曰閣、觀經云、黃金地上一一寶中五百色光、其光如華、成光明臺、樓閣千萬、百寶合成。池中下者、大本云、蓮華或一由旬、乃至百由旬千由旬。言大如車輪者、華嚴鈔云、此方金輪大一由旬、即四十里、此擧最小耳。同居土見華大小皆不等故。青華名優鉢羅、黃華名拘勿頭、赤華名鉢頭摩、白華名分陀利。由身有光、蓮胞亦有光。然極樂蓮華或純或雜、光色無量、今言四色、但略擧耳。微妙香潔、略歎蓮華四德也。有華無質曰微、華多無礙曰妙、芳氣周徧曰香、非同世塵曰潔。蓮尚如此、身妙可知。若顯性者、七寶表七種聖財、八功德表八正理水。池底金沙、表眞如徹底不變。蓮華放光、表性體寂而常照。


八功德水
澄淨
清冷
甘美
輕軟
潤澤
安和
除饑渴
長養諸根
德
澄淨離污濁故
清淨涼冷無煩熱故
甘旨美妙具至味故
輕揚柔軟可上下故
滋潤滑澤不枯涸故
安靜和緩絕迅汎故
除饑止渴衆可療饑
長養身心悅諸根故
文
輕
清
冷
軟
美
不臭
飲時調適
飲已無患

與上大同小異、其水有無上下溫冷等、皆能隨心、蓋因彌陀願力、行者念力所成、法性本具功德理水也。


七聖財
本會
信
進〇
戒
慚愧
聞
捨
定慧
有經
信
戒
慚
愧
聞
捨
慧
亦名七
法財
聖財
財寶

二經七財大同小異、衆生若能依此七事、修而志心念佛回向功圓、得見自性勝妙聖道功德法財故、念佛無此不能決生極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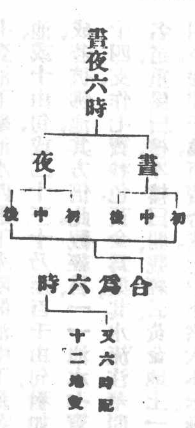
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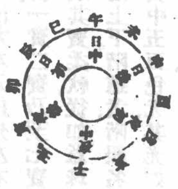
此結上也。如是者、指上諸莊嚴事、蓋彌陀大願大行、俱稱性故、所成莊嚴功德、亦稱性圓融互徧、吾人若能信願念佛、念念亦得性具如是功德莊嚴、顯現四種淨土。所以云、若人念佛、華即標名、勤惰殊分、榮枯頓異、此豈非自性而成妙嚴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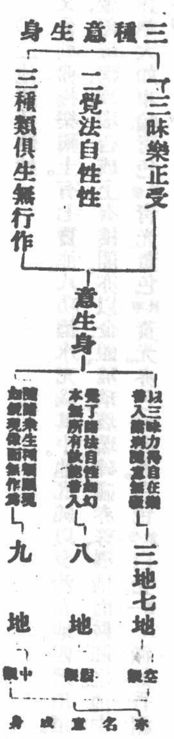
○三華樂伸供妙

又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空中）黃金為地。（大地）晝夜六時雨天曼陀羅華。（空中）其土衆生。常以淸旦各以衣裓盛衆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於他方伸供往還自在也）

常作下、空地莊嚴。其土下、遠伸供養。樂、是聲塵。地、是色塵。華、是色香二塵。食、是味塵。觸塵即衣服等、今雖不言、亦必含具。天樂異世樂故、觀經言、無量諸天作天妓樂。又云樂器懸空、如天寶幢、不鼓自鳴、晝無間歇、故云常作。六時、日有初中後、名晝三時、夜有初中後、名夜三時、言其時時不歇故。曼陀羅翻適意、又翻白華、義含大白、赤、大赤、共有四華故。淸旦供佛、取心淨也。衣裓、或言衣襟、盛華之器也。食時、晨齋時也。淸旦至晨齋時短、而能供十萬億土諸佛、即還國者、明其得三種意生身、來去自在、不速而疾也。又承佛神力故、飯食以金銀衆寶等鉢、百味飲食、隨意現前、飯訖自去。食已經行者、調身無滯、調心無逸也。若顯性者、常作天樂、表自性萬德和融而不遷。金地、表心地平等而不變。天雨曇陀、表天然自性之淨華以嚴心地。盛華供養他方諸佛、表自性淨華供養自性中法界諸佛。食時還國、表自性非來非去而示來去、不離極樂常徧十方。飯食經行、表定發禪悅、慧觀融通。要之五塵妙土、沙界互徹。吾人若能念佛心淨、娑婆極樂互融。分別心起、東土西方隔絕。


晝夜六時
晝
夜
初
中
後
初
中
後
合為六時
又六時配十二地支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日中
日後
初夜
中夜
後夜
日初


三種意生身
一三昧樂正受
二覺法自性性
三種類俱生無行作
意生身
以三昧力得自在無礙普入諸刹隨意無礙
覺了諸法自性如幻本無所有故能普入
隨諸衆生種類同時現現如鏡現像而無作意
三地七地
八地
九地
空觀
假觀
中觀
亦名靈成身

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此結上也。

○四化禽說法妙

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

佛恐彼衆聞久而惰、故化諸禽說法以警策也。種種奇妙雜色之鳥者、言多而且美也。今略舉六種、舍利、翻鶖鷺、或云春鶯。迦陵頻伽、翻妙音、未出卵時音超衆鳥。共命、一身兩頭、識別報同、此二種雪山等處有之、然是業報所生、西方之鳥非業相也。晝夜者、西方本無日夜、權以華開爲晝、華合爲夜、亦可鳥鳴爲晝、鳥寂爲夜、六時出和雅音、則諸禽說法無間、言其鳴寂無二、使聞者悟即定而慧、即慧而定、定慧圓融、得法歡喜也。五根等、即三十七道品、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者、即該前之念處、正勤、如意足、幷餘四念、六度、十力、四無所畏、無量法門也。欲修聖位、非此道品豈能直進。聞是音已即念三寶者、以諸化禽、大小乘法無所不說故。彼爲若讚諸佛功德、聞者即悟本覺常住淸淨佛性、故念佛。若演三乘之法、聞者即悟自性本具恆沙法門、故念法。若說三乘之位、聞者即悟理智和合自性之位、故念僧。要之、彼爲圓演三寶功德、聞者而能圓念自性一體三寶故也。

三十七道品
- 三四
  - 四念處
    - 觀身不淨——當觀自他之身、皮肉膿血、垢汗便利、皆臭穢、
    - 觀受是苦——當觀五根對五塵時、領受好醜苦樂等境、爲苦之本、
    - 觀心無常——當知攀緣之心、分別好醜諸境、念念攀緣、起滅無常、
    - 觀法無我——當觀諸法本無有我、而遇物時不應執我物我身、
    - 念、是心念。處、是身受心法之四個也。念此、則離四倒之苦、得常樂我淨四德類故。
  - 四正勤
    - 惡心已生急令斷滅
    - 惡心未生遏防不生
    - 善心未起急令生起
    - 善心已起速令增長
    - 當正其心、勤力斷惡修善故。
  - 四如意足
    - 欲如意足——定精得發、欲願成遂
    - 念如意足——念念一心、住於正理
    - 進如意足——精進直前、工無間斷
    - 慧如意足——照見眞妄、心不散亂
    - 修此當發神通如意
- 二五
  - 五根
    - 信根——三寶諦理深懇信敬
    - 進根——旣信此理、勤求不息
    - 念根——念念求理、明記不忘
    - 定根——注心照理、相應不散
    - 慧根——定心在道、正觀分明
    - 信等堅固如木得根
    - 境界不亂如根得力
  - 五力
- 七覺——七覺支
- 八聖——八正道

- 信力——深信得力、不爲諸疑所動、能破迷惑煩惱故、
- 進力——進根得力、忘諸懈怠、成辦出世道業故、
- 念力——念根得力、破諸邪念、成就出世正念故、
- 定力——定根得力、斷諸雜想、能發事理諸禪故、
- 慧力——慧根得力、破邪外等見、斷偏小諸執故、

七菩提分
- 覺支
  - 念——念者、調其定慧均等也。用工時、心沈、則念用擇進喜三支、察而起之。心浮、則念用輕安定捨三支、攝而伏之。
  - 擇法——觀諸法時、能擇定中眞實之工、不取虛妄之法故。
  - 精進——修諸道時、能向正行精進、不取無益苦行故。
  - 喜——心得法喜時、能知正理、不隨倒法生喜故。
  - 輕安——斷口身粗重、除諸見煩惱、亦名猗、柔順而無強獷故。
  - 定——工熟發諸禪定時、能覺諸定虛假、不生愛見故。
  - 捨——旣知定中之境虛假、捨而不生追憶故。
  - 菩提翻覺道、以此覺覺其定慧均等故也。

八聖道分
- 正見——七覺均調、得見聖諦理分明、
- 正語——見理旣正、口不妄言、
- 正思惟——理與無漏智相應故、意不邪思、
- 正業——住無漏智、自身行業淸淨、
- 正命——住無漏智、通除三業中邪命、
- 正精進——住無漏智、正行精進、勤趣涅槃、
- 正念——住無漏智、念正助道法、心無動失、
- 正定——無漏智定相應、正住於理、決定不移、
- 定慧旣調、舉心緣念、無非正道、從正道中安隱而行、疾至佛地。

六度
- 度
  - 布施——慳貪
  - 持戒——毀犯
  - 忍辱——瞋恚
  - 精進——懈怠
  - 禪定——散亂
  - 智慧——愚癡
- 六蔽

四攝法
- 布施——貧財者以財施、貧法者以法施、
- 愛語——以軟語隨順、安慰一切衆生、
- 利行——隨起身口意行、令各沾利益、
- 同事——和光同事、令其各得沾益、

四無所畏二
- 一切智、漏盡、說障道、說苦盡道
  - 謂於一切諸法盡知盡見、
  - 謂佛五住究覺二死永亡、
  - 謂於障道之法能知能說、
  - 謂於盡苦之道能知能說、
- 總持、知根、決疑、答報
  - 聞一切法、常能受持憶念不忘、
  - 知諸衆生根利鈍性、說法隨機、
  - 凡有疑惑悉能斷決令得開解、
  - 凡有問難悉能答報不爲彼屈、
- 無畏——諸佛由此[illegible]畏、於衆說法、而無所畏懼、故佛說法名無畏說也、

佛十智力
- 是處非處、業、定、根、欲、界、至處、宿命、天眼、漏盡
- 智力
  - 知衆生因緣果報、如作善業能得樂報名是處、若以惡業得於樂報、則名非處、
  - 知衆生無量諸業
  - 知諸三昧禪定
  - 知諸衆生根性上下
  - 知諸衆生種種樂欲
  - 知世間衆生種種界分
  - 知一切道至處相
  - 知千萬生姓名苦樂壽夭等
  - 見衆生往來生死及處并色[illegible]然
  - 自知我生已盡不受後身

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道。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此釋化禽所由也。良由西方多善乃生、既生、而時時法音潤心、則惡念不生、故無惡道之名、名既無聞、豈有實衆之鳥乎。既稱、則皆是彌陀慈愍、特化諸禽說法、令聞者得四悉檀利益故耳。

鳥樹說法利益 四悉檀
- 凡情喜鳥、順情而化、令生歡喜 — 世界
- 鳥常說法、特爲奇妙、聞者生善 — 爲人
- 不於鳥起下劣想、對治分別心 — 對治
- 鳥即彌陀、令悟佛生法身平等 — 第一義

爲 悉檀

悉檀：悉檀、謂徧施、謂佛說法普施衆生故、

○五風樹叶韻妙

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

此無情說法也。欄網行樹皆四寶所成、風動則聲、協八音而成律、演高玄之妙法、故使聞者自然起念三寶之心。良由淨土法法唯心、如欄網行樹、是唯心所具淨善智德菩提故。池閣蓮華、是唯心所具大乘慧行勝因故。天樂華供、是唯心所具天然華樂、供養自性十方法界諸佛故。化禽說法、是唯心所具四妙道品、淨識變起神妙珍禽故。風樹協韻、是唯心所具無量法門故。是以淨土有情無情皆唯心現、若人見聞是經者、應須直下承當、勿使覿面錯過、淨土彌陀不從他得。

佛八音

音
- 極好：超出餘音好中最勝
- 柔軟：善順物情而不剛暴
- 和適：和雅調適而不粗浮
- 尊慧：尊重可敬能生慧解
- 不女：具丈夫氣不近妖媚
- 不誤：諦審眞實無有謬誤
- 深遠：甚深幽遠凡小莫測
- 不竭：辯若懸河無盡無竭

世樂八音
- 金——鐘鈴鐃鈸等
- 石——玉磬編磬等
- 絲——琴瑟等
- 竹——簫笛笙管等
- 匏——笙竽等
- 土——塤等
- 革——鼓等
- 木——柷敔等

世間八音悅而且淫
極樂八音損惡增道

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此結上也。釋尊讚揚淨土依報莊嚴、欲人斷疑生信、故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又曰佛法大海、唯信能入、所以信不切、不生極樂是也。然十方諸國皆有四土、各分淨穢、唯極樂同居便得純淨、況上三土乎。又生同居、即能橫見上三土莊嚴。此皆自性清淨八識所現而成實有、雖實有、然亦事事無礙。若能信者、如是極樂豈非唯心所成、若不信者、則自障矣、誠爲可惜。

淨土唯八識所現
-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此五識、以五根對五塵之境時、而五識即各了別自根之境故、此時但得明了、尚未分別妍醜、
- 意識：外既五隨根塵相對、五識即能明了自根之境、時有第六意識、居內分別妍醜、而生愛惡之心。
- 末那識：此識意、即第六意識之根也、第六識待境方起、第七、則從無始一念妄動以來、身死身隨、曾來一念間斷、而生識受者由此爲主、緣其自體本無、常執第八識見分爲我心、執第八相分爲我相、續六識者特著惡、皆以此識我執爲所依根、故此識不斷、則生死不了。
- 阿賴耶識：此識爲惡、具有三義、能藏義、所藏、執藏也、以前七識所迷善惡覺因、各有稱子、悉能藏於第入識所處之中、執之而不稱稱、及未來稱能之時、隨業所所發而受果報、緣要不淨者能念佛爲何何佛稱處所於八識則入識變爲清淨。如來藏、則矣至成無時自然見種識爲陀稱稱稱妙之境、是故淨土識妙莊嚴、皆唯佛我入彌所現故耳。

衆淨俱八識現而淨土本唯念佛清淨八識現

○二釋正報莊嚴分二初釋主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

此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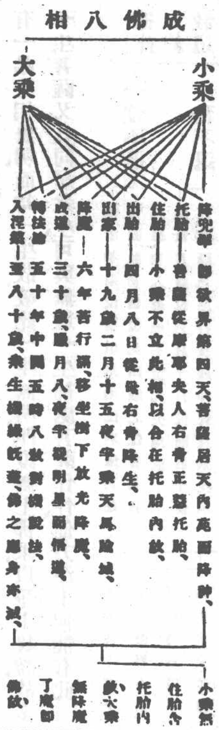
舍利弗。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爲阿彌陀。又舍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陀。

此釋。梵語阿彌陀、此翻無量光。又翻無量壽。要解云、法身光明無分際。報身光明稱眞性。此則佛佛皆同。應身光明有照一由旬、或十百千由旬。一世界、或十百千世界。唯彌陀應身光亦普照。故名無量光。又法身壽命無始無終。報身壽命有始無終。此亦佛佛皆同。皆可名無量壽。應身壽命則隨願隨機延促不等。唯彌陀應身壽命。及彼人民。亦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然則三身光壽不一不異。特彼佛獨擅其勝也。自性寂而常照、即無量光。照而常寂、即無量壽。帶業往生未破見思及下品者、皆稱人民。一生彼國、皆得不退。光壽亦無量。主伴並壽並光者。唯有極樂耳。

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

此明彼國教主始成也。法身清淨、本來是佛、非成非不成、不應論劫。報身因圓果報名成。應身隨機感現、八相成佛名成、皆可論劫。言成佛以來於今十劫者、是報應二身也。又佛迹行圓滿日成、而依正伴侶種種莊嚴亦皆成矣。

成佛八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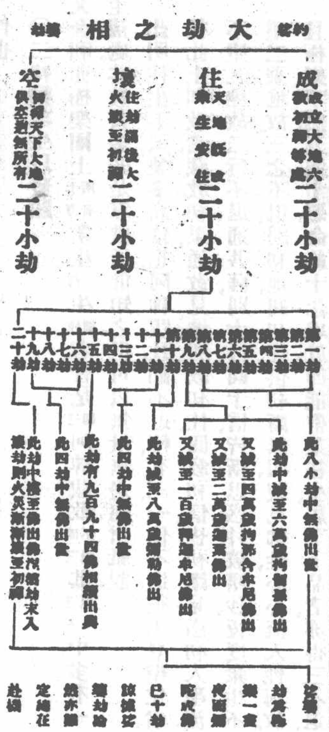
小乘
大乘

降兜率——卽欲界第四天、菩薩居天內院而降神、
托胎——菩薩從摩耶夫人右脅正晝托胎、
住胎——小乘不立此相、以合在托胎內故、
出胎——四月八日從母右脅降生、
出家——十九歲二月十五夜半乘天馬踰城、
降魔——六年苦行滿、移坐樹下放光降魔、
成道——三十歲臘月八、夜半覩明星而悟道、
轉法輪——五十年中闡五時八教對機說法、
入涅槃——至八十歲、衆生機緣旣盡、佛之應身亦滅、

小乘無住胎、合托胎內說、大乘無降魔、了魔卽佛故、

○劫者時分也、有大中小不同、一增一減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爲一小劫、二十小劫爲中劫、卽成住壞空各二十小劫、爲四中劫合之、是爲一大劫。

約經大劫之相圖表



成（成立大地、六欲初禪等處）二十小劫
住（天地旣成、衆生安住）二十小劫
壞（住劫滿後、火災壞至初禪）二十小劫
空（世界天下大地、俱空無所有）二十小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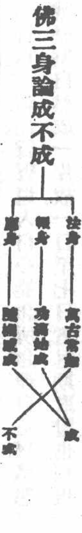
第一劫 第二劫 第三劫 第四劫 第五劫 第六劫 第七劫 第八劫——此八小劫中無佛出世
第九劫——此劫中減至六萬歲拘留孫佛出、又減至四萬歲拘那含牟尼佛出、又減至二萬歲迦葉佛出、又減至一百歲釋迦牟尼佛出
第十劫——此劫減頂八萬歲彌勒佛出
十一劫 十二劫 十三劫 十四劫——此四劫中無佛出世
十五劫——此劫有九百九十四佛相續出興
十六劫 十七劫 十八劫 十九劫——此四劫中無佛出世
二十劫——此劫中樓至佛出、佛法將劫末入壞劫、則火災漸漸壞至初禪

此第一劫爲賢劫一會、彼國彌陀成佛已十劫、該讀迄難劫始、然亦難定、總在此間

大劫成壞具有大小三災相說

前大劫中空之二十小劫旣滿、世界又欲成立、空中有大黑雲、雨如車軸傾下、後、水滿大千空中、漸漸至二禪光音天、已而復被有大風吹波鼓浪、沫聚自然堅固、變成七寶天宮、卽初禪梵天宮初成也、大水又減、吹波鼓浪、沫結欲界六天次第漸成、又減、沫成須彌諸山、鐵圍四洲、如是經二十小劫、世界究竟成、此時有色界天衆壽盡、或他方衆生來生此界、漸漸增廣而安住、住亦二十小劫、又於住劫中、壞二十小劫、有時、有大黑風吹海兩開披、取日宮置日道中、緣此有二日並行、河須流竭、久後復有大風取第三日出、大恆河竭、四日出、河及大池竭、五日出、諸大海竭、六日出、大地煙起、七日出、鐵山地洞然、六欲初禪梵天俱及大千無不灰燼、如此壞已、亦二十小劫、壞盡之後、則二禪以下俱爲晦昧大空矣、此空亦二十小劫、及至滿時、總合成住壞空之八十小劫、是爲一大劫、如是經七大劫、則有七成七壞、而七壞俱是火災壞世界故、第八大劫壞時、乃水災壞大千世界、及至二禪俱遭淹沒、又第九至十五之七大劫中、亦是七火壞世界、第十六大劫又水災壞至二禪、如是八大劫中、七火一水、若至八八第六十四劫、乃一風災壞大千世界、乃至三禪悉皆吹滅、後世界再成、仍七七火一七水、後一風、周而復始、循環無盡、皆是衆生同一妄心衆惑所感、受無窮生死、若妄心不生、衆從何起、則世界本空、便爲清淨妙心所現、妙色妙空、互無障礙、法性常界矣、○小三災有住劫中、每小劫由衆生善心轉多、人壽增長、增至八萬四千歲、大地清淨、人心和悅、天時豐樂、後因貪心發心、妄惡邪淫諸惡之心漸長、壽則漸減、百年減一歲、次第減至三十歲、則有饑饉災、經七年七月七日、天不雨而大旱、一日一夜飢死無數、後有起厭離而稍生善心者、饑饉則止、如是減至二十歲時、有疾疫災、經七月七日、疫氣相續、死疫無算、後亦有起厭離而稍生善心者、卽止、又減至十歲、則有刀兵災、經於七日、衆生惡心熾盛、互相殘害、以衆生力故、草木諸物皆鋒利、觸之則死、或有起厭離者、稍發善心、便增壽命、如是百年增一歲、至八萬四千歲、所以衆生行善漸多則壽增、行惡漸多則命減、若衆生發願生佛者、必趣淨土、豈有三災關之於耳、伏願智者不以生死爲樂、若入三災苦不可言、縱入八萬劫時受樂、自然亦不免生死、若生西方、則出劫不遠、樂速取之、

佛三身論成不成



法身——眞古常如
報身——功滿始成
應身——隨機感成
成
不成

二釋伴

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衆亦復如是。

此言聲聞菩薩無量也。問、論云二乘不生、今何有聲聞無量。答、藏通二教定性聲聞、不信他方淨土、若別圓二教、雖或名聲聞、行卽菩薩、如別七住斷見思、圓七信斷見思、雖同藏教四果、實是大心之行。觀經疏云、習小之人本不得生、由彼臨終發大乘心亦乃得生、以憤習小、遂證聲聞小果、而向大之心已成。設臨終時不發大心、則決不生彼。若旣生、則時時親覲彌陀、親聞法音、豈不速得增道損生而證高位耶、故今舉聲聞者、以暫有故。或專念而不解、或專念而爲自利者、生彼同居、初居聲聞故也。又十方念佛衆生、生彼猶如雨點、故云非算數所知。則菩薩衆多不言可知、故曰亦復如是。

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此結示也。淨土擧伴皆是彌陀願行所成、一成一切成也。問、願行云何成他身耶。答、法藏願云、我作佛時、刹中菩薩神通智慧辯才相好威神悉皆如佛、此願成聖伴也。又云法藏教化衆生、修行六度、廣行教化、致無量衆生發菩提心、此行致聖伴也。

〇二特勸求生以發願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十方所有）衆生（若）生（彼國）者。皆是（三相）阿鞞跋致。（即三不退）其（三不退）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

此明往生不退、兼多爲位也。阿鞞跋致、翻不退轉、有三、一位不退、彼未登聖位者、據此土判教者、藏教初果、通教見地、別教初住、圓教初信、皆初斷見惑、初入聖流、不墮凡地故。二行不退、通菩薩、別十行、圓十信、皆斷思惑、并破塵沙、恆度衆生、不墮二乘地故。三念不退、別初地、圓初住、俱初斷無明、親見佛性、心心流入性海故。且極樂不然、五逆十惡、命終十念成就、即能帶業往生、居下下品者、亦得三不退、十方佛土無此階位。若非專念之功、及彌陀大願者、豈免躐等之過歟。一生補處者、如釋迦緣盡法滅則有彌勒補佛之位、彼若彌陀去位、則有觀音補佛之位、以有一品生相無明、而爲一生、故破此一生無明、即證無上佛果、以淨土緣勝、故多一生菩薩、又且同居衆生、可與無量一生補處菩薩作伴、他方淨土何能有此。

據此方約教道論三不退
一位不退（藏教初果位、通教見地位、別教初住位、圓教初信位、此四教之位、皆初破見惑、初入聖地、不墮凡夫地故、）
二行不退（通教菩薩位、別教十行位、圓教十信位、皆斷思惑、并破塵沙、恆度衆生、不墮二乘地故、）
三念不退（別教初地位、圓教初住位、俱初斷無明、親見佛性、得無生忍、心心自然流入妙覺性海故、）
（念佛往生者、下下品便得不退、則此方教道不能收矣。故念佛一門超越無量法門、正所謂方便中最方便也。）

舍利弗。（此等）衆生（若得見）聞（是說）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不可算數一生補處等）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此勸願也。上善者、天道雖善未出生死、二乘雖善猶沉空寂、皆不名上。四教初住、乃至等覺、顯眞法性、皆即上善。俱會一處者、極樂同居、即能見上三土、則等覺以還、及至下品、俱不離同居而圓證上三土矣。此則教不能收、迥出尋常故、

〇三勸持名號以立行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顚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信願持名、念念注心、爲菩提正道、即親因也。散善誦持、及施戒忍進禪、即助緣也。正道爲多善根、助緣爲多福德。世間不論男女老少、六趣四生、五逆十惡、但聞佛名、善根即成、未來必定因此得度。執持名號、有事有理。事持則未達即心即佛、但決志信願、憶佛念佛、聲聲無間、心心相注、無時暫忘故。理持則了知是心是佛、句句從自心流出、聲聲還入自心、能念所念理自空寂、感應道交、或時忘身、唯有佛號歷歷、自然成一片故。一日至七日者、剋期取證也。利根、一日即不亂、鈍根、七日方不亂、中根、二三四五六日無定。又利根、七日中俱不亂、鈍根、僅一日中不亂、中根、六五四三二日無定。一心不亂亦有二、不論事持理持、持至伏煩惱、斷見思盡、皆事一心。不論事持理持、持至心開見自性佛、皆理一心。事一心不爲見思所亂、理一心不爲二邊所亂。見思不亂故、臨終感化身佛、及化聖衆現前、心不復起娑婆生死顚倒之想、即生同居方便二種淨土。二邊不亂故、臨終感報身佛、及聖衆現前、心不復起生死、涅槃二見顚倒之想、即生實報寂光二種淨土。唯茲執持名號、三根普被、至簡至易、永明大師所謂萬修萬人去是也。然此六字宏名、八教盡該、五時都攝、無問自說、良有以也。臨命終時者、吾人現前一念雖善惡雙彰、唯臨終時念力最强、一生善惡、或千萬生善惡諸境、一時俱現、境惡則心懼、境繁則心亂、或着心難捨、即隨心現境、心便隨境而入惡道。若一生念佛純熟、或宿生善力、

則臨終時能起正念、隨念見佛見華、卽生淨土。若臨終現惡、得遇善知識提醒、策以念佛、承正念力、卽見化佛化聖衆來迎、一彈指頃卽往淨土。所以平時、常念無常不期而到、常提佛號使至淳熟、可免終時、致落湯螃蟹之悔、智者愼之思之。問、結七念佛、倘多得一心不亂者何少。答、七日持名、必須萬緣屏去、身心放下、行住坐臥、吃飯穿衣、出屎放尿、一舉一息、念念之中、佛號不忘、句句無間、如貫珠不斷、如斯七日中定得一心、信知如來決無虛語。問、念佛禮誦能除業障、今觀善信、或反遇災殃者何。答、此皆多生業障、或雜念念佛卒難得力故。良由果隨因轉、如形有影、絲毫不失。彌勒菩薩云、一彈指頃有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善念善形、惡念惡形、絲毫無差、但人終日想雜、尙自不知、待欲靜時、方知念多、由凡至聖、漸漸精細、至於彌勒觀之尙有如許細想。況吾人乎、然衆生介爾之心周徧法界、故起一善念功旣廣大、起一惡念罪亦難思。地藏經云、舉心動念無非是罪、況自有生以來曠劫無量、所造衆罪豈可思算。今雖承宿根、念佛禮誦、柰何智力衰微、攝念不定、如大霧中燈、又加以風、何曾不明、光且幾絕、縱有得力、或生喜着、則難免災魔所擾。所以念佛切宜注心一境、毋多雜念、縱見佛光瑞相、忌生歡喜、但句句直前、心心歸寂、則業障自謝。如廬山初祖三見聖相、含默不露、至命終時見佛方說。今人用工有絲毫相、以爲得力、喜說於人、豈非自召其魔。問、禪家固然多魔、而念佛者諒必無之。答、禪者觀智與妄想競遇、則八識中所積五陰魔邪發現、見種種相、智力若虧、又生喜着、必遭魔事。念佛者、念念歸一、則有四十里光明、災魔遠避、若見聖相、只消不生喜着、不衒口於人、但直進其工、西方決生。問、禪者離心意識、參參透父母未生已前、念佛者或持名或觀想、皆不離相是乎。答、禪家必須一相不立、一塵不掛、有絲毫細念、便是生死業因。念佛者內仗自己一心、外仗彌陀願力、只消執持佛號不忘不歇、定若泰山、是爲正念。若觀想者、依觀經法、注心一境、了了不遺、是爲正觀。此二決可一生成辦。問、念時雜想昏沉、反多過己如何。答、妄想是無始習慣、欲除則反重矣。但高聲念佛、令音句句入耳、心心相注、漸自歸

一。問、出聲與默念如何。答、其功無二、對治不同、多昏沉者當出聲、多散亂者宜默念。又出聲則昏散雙治、默念偏多治散。問、愚者念佛、但作錢物、將無太輕乎。答、經云一句佛號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又佛之一字衆德圓備、柰彼愚蒙膠固不化、不以錢誘、以爲別無功德矣。然此錢物亦隨心量所現。如鏡高懸、外無像、則內唯淸虛周徧十方。外有像、則巨細分明、莫隱其形。發心念佛亦爾、智者念佛、反觀內無其心、外無其佛、心佛俱空、二空相合、句句相應、念念淸淨、周圓法界、當體與無量光壽互顯、如鏡內外唯一淸虛也。愚者念佛則多着相、一句作一錢、或求來生富、或寄冥庫等事、皆妄計所現之虛影、如鏡隨像巨細分明、冥雖可用、其功甚微、然亦可作遠劫成佛勝因。問、求壽念藥師、度亡念彌陀可乎。答、功德俱難思議、但未免心岐、蓋阿彌陀卽無量壽光、其願叵測、若念一佛到底、則現增福壽、後報蓮胎、決無疑矣。若心有岐、得力稍難。問、菩薩長劫入塵度生、今旣生彼、不能卽回五濁、得非小乘乎。答、長劫入塵、豈易易哉。必具智慧辯才、神通方便則可、若反此卽如救溺無舟、自他俱沒、欲發大心、必先生彼、華開見佛、然後回入五濁、則順逆皆得自在利生矣。問、娑婆一劫、爲極樂一晝夜、生彼國者、如上中品、一宿華開、七日已得妙菩提。上下品、一日一夜華開、三七日後、見佛報身等。爾則娑婆劫多矣。而此多劫中、吾若不度、恐人心識無定、造業墮苦、將無救耶。答、雖發大心、自無其力、不如自先求脫、得佛慧後、入塵度生、自他方成妙益、但今大心悲切、後必果遂。

○四結上重勸以發願

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衆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彌陀垂手時時不息、故釋迦亦心念念勿忘、故有重勸發願也。我見者、卽五眼中佛眼所見、無不明徹故。是利者、卽極樂依正莊嚴、橫超三界、圓淨四土、是不可思議上上功利也。夫餘行則唯仗自力、念佛則並承佛力。因衆生無始生死妄想虛習所積業種、時時發現、且多外境擾心、復有狂慧者妄談空理、頑修者著相迷心、皆因五濁障重、惑業熾盛、雖欲修持卒難得力、縱設初果、尙迷於出胎、菩薩猶昏

於隔陰。矧衆生本溺塵勞、若非佛力、豈能自拔。文殊普賢、馬鳴龍樹、皆是法性菩薩、尙願親覲彌陀。喆老青公、五祖戒演、斯皆禪家大匠、轉生猶入公門。然則我何人斯、唯仗自力者可乎。永明大師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差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又曰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正斯謂也。是故當信彌陀四十八願、願願悲度、若能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同於形影、不相違遠。問、十方諸佛皆有悲願、何獨彌陀。答、諸佛度生有緣則應、無緣不感、彌陀大願與諸五濁最有宿緣。諸佛雖悲、但化有緣衆生、而無緣者自業爲障、何能得度。問、爾則佛慈豈有不普。答、非佛不普、但佛與衆生宿緣未結、而衆生惑業久蔽、自障佛慈、如無目人雖在日下、而不能見色、如來以爲眞可憐愍。第二大科正宗分竟。

○三流通分。（古注、六方皆判入正宗、唯靈峯大師判入流通、妙契經意、蓋釋引六方諸佛同讚、豈非勸信而已、勸信即流通義、故今承之、）文分爲四、初引六方同讚以勸信、二示三際求生以勸願、三陳互讚難事以勸行、四法衆聞已歡喜禮退。○初又二、初引六方同讚、

舍利弗。如我（釋尊）今者。（在娑婆世界中）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時彼）東方亦有阿閦鞞佛。（翻不動、言佛智不動、可觀衆生本具智性、）須彌相佛。（翻妙高、謂海中大山、四寶所成、光明映徹曰妙、迴出衆山曰高、佛相微妙如須彌山、）大須彌佛。（上具佛相、此表佛德、妙高爲衆山主、以比佛德第一、）須彌光佛。（光表佛智、顯佛智普照故、）妙音佛。（四辯八音具足、）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恆河、又名殑伽河、江闊四十里、沙如麵粉、言諸佛之多故、）各於其（佛自所王之）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其經名曰）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不可思議、要解中有五義。一橫超三界、不俟斷惑。二即西方橫具四土、非由漸證。三但持佛號、不假禪觀諸方便。四一七爲期、不藉多劫多生多年月。五持一佛名、即爲諸佛護念、不異持一切佛名、此皆導師大願行之所成就、故曰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吾人若發信願持名、悉契佛德故。觀經云、阿彌陀佛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衆生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此則佛我皆不可思議。六方、唐譯十方、義則該之、如東方虛空不可盡、世界亦不可盡、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爾。一佛土、大概約三千大千之寬、實則大小不定、盡十方各有恆河

沙數世界、一界一佛、爾數諸佛、各出長舌、徧覆己王之國而勸衆生信願極樂也。若他方衆生有緣者、互得聞之、淨土既爲十方同讚、且吾人豈可不信歟。阿閦佛等者、凡一佛隨機有無量名、法華云、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應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故佛立名、或取因取果、或性或相、或取行願等而立德號。既一一名、圓具衆名之德、故智祖釋經少解佛名、以存圓具故。今解之者、依字略釋、使學者圓悟衆德、如取一滴、味具全海。誠實言者、金剛經云、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是也。吾人若三世不妄語、舌能至鼻。藏教佛三大阿僧祇劫不妄語、舌薄廣長而能覆面。今約圓佛舌相、稱性而能隨機大小故。表理、即法音圓滿、性無虛妄故。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即今經題目也。

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一切智爲月、道種智爲日、一切種智爲燈、）名聞光佛。（名聞普聞於法界故、）大燄肩佛。（燄表大慧、肩荷衆生、）須彌燈佛。（身光無盡、如須彌山、）無量精進佛。（工夫不雜曰精、不退曰進、無量劫行道、成佛、化無量衆生不息故、）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名同彌陀、凡佛號同者甚多、）無量相佛。（佛有八萬四千微塵相好、但隨機見、）無量幢佛。（幢、高顯義、摧邪輔正義、又內空外圓、表佛性空而光圓滿、）大光佛。大明佛。（光是體、明是用、有光則明照十方、二佛同顯智慧高大故、）寶相佛。（功德智寶、光相圓滿、）淨光佛。（清淨光明普照衆生、）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燄肩佛。（與上義同）最勝音佛。（四辯八音難思故、）難沮佛。（沮、壞也、佛功德不可壞滅故、）日生佛。（日爲衆陽之精、生長萬物、佛爲衆生之師、令他生智、）網明佛。（寶珠網、光明珠珠相映、表佛身光明映徹無量故、）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師子哮吼、百獸潛蹤、如來說法、魔外降伏、）名聞佛。名光佛。達摩佛。（翻法、佛說法無窮故、）法幢佛。（樹佛法幢、破衆生暗、令復本清淨故、）持法佛。（持法普度、）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

所護念經。

下方者、此世界底、有金輪、水輪、風輪所持、風輪下有空輪、空之下又有下方世界。下方之下、亦有世界、如是重重無盡。

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清淨曰梵、言清淨妙音、普化衆生、）宿王佛。（月爲宿中之王、佛爲法界之主、）香上佛。（戒香清淨、得無上妙諦、）香光佛。（戒香清淨、即智慧光、）大燄肩佛。雜色寶華嚴身佛。（身相莊嚴、如寶色光、）娑羅樹王佛。（娑羅、堅固圓、王、自在義、）寶華德佛。（寶華、清淨圓明、表佛功德圓淨、）見一切義佛。（五眼圓見、法義無窮、）如須彌山佛。（山極高大、佛極尊獨、）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上方者、此界非非想天之上有空輪、空上有風輪、次水輪、次金輪、大地、六欲、四禪、四空、之三界、即上方世界也。再上、又有空輪、三界、如是重重、則有恆沙三界。每界有佛、或住世、或涅槃、或說法、故云恆河沙數諸佛。

○二徵釋本經名題

舍利弗。於汝（心）意（中之）云何（見解事[illegible]）。何故名爲一切諸佛所護念經（事）。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聞諸佛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

彌陀大願徧攝衆生、則爲十方諸佛之所護念。釋迦所說之經、亦爲十方諸佛互相護念。而衆生念此佛者、亦爲諸佛護念必矣。問、亂心念佛得護念否。答、有六即之異。若衆生未聞佛名、只是理具生佛平等之性。但名理即、不得護念。若聞解佛名、或聞而不解、或念不一心者、但納善種亦作未來度脫之因、俱是名字即護念。若聞而解、解而持名者、是觀行即護念。若得事一心不亂、見思初落、彷彿見理、是相似即護念。若得理一心不亂、分破無明一品、分得眞如法性、是分證即護念。若念至四十二品無明破盡、全體清淨法性、名究竟即護念。蓋護念必因自誠、誠則有進、進即三不退於無上菩提也。阿耨多羅、翻無上。三藐三菩提、翻正等正覺。無上正等正覺、即清淨佛果也。分證位、是分證佛果。究竟位、即滿證佛果。不論信與不信、但見聞佛名、或念一聲、菩提善種、深入心田、畢竟不退轉於無上菩提。

○二示三際求生以發願

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過去）今發願。（現在）當發願。（未來）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已發願、則已生。今發願、則今生。當發願、則當生。故不願則已、願則皆不退轉於無上菩提。要解中問、今發願、但可云當生、何名今生。答、此有二義、一約一期名今、現生發願持名、臨終定生淨土。二約剎那名今、一念相應一念生、念念相應念念生、妙因妙果不離一心、如秤兩頭低昂時等、何俟娑婆報盡、方育珍池、只今信願持名、蓮萼光榮、金臺影現、便非娑婆界內人矣。極圓極頓、難思難議、唯有大智方能諦信、

○三陳互讚難事以勸行

舍利弗。如我今者（於娑婆國中）稱讚（彼六方）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六方）諸佛等亦稱讚我（釋迦）不可思議功德。而（彼諸佛）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爲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示生皇宮、十九出家、六年苦行、三十歲時坐菩提樹下、夜半覩明星、忽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既成佛菩提、已至方等會、）爲諸衆生說是（淨土持名一著、爲）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故爲諸佛所讚）

釋尊既讚諸佛能說淨土不思議功德、而諸佛亦轉讚釋迦能爲難事、正顯佛佛行平等慈、而令衆生生實信也。十方世界淨土既無量、穢土亦無量、故佛說教、致有難易。要解云、諸佛功德智慧、雖皆平等、而施化有難易。淨土成菩提易、濁世難。爲淨土衆生說法易、爲濁世衆生難。爲濁世衆生說漸法猶易、說頓法難。爲濁世衆生說餘頓法猶易、說淨土橫超頓法是難、爲濁世衆生說淨土橫超頓修頓證妙觀已自不易、說此無藉劬勞修證、但持名號、徑登不退、奇特勝妙、超出思議第

一方便、更爲難中之難。故十方諸佛、無不推我釋迦偏爲勇猛也。五濁者、譬如清水、清潔本然、有世間人、取彼土塵、投於清水、土失留礙、水亡清潔、容貌汨然、名之爲濁。清水、喻眞性。土塵、喻煩惱。世間有人、即無故而忽迷。然吾自性、本無世間衆生、由一念妄動而有生死煩惱。故若欲旋復本元眞性者、如澄濁水、貯於靜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則明相精純清淨妙德。客塵煩惱、即見思惑。根本煩惱、即無明惑。斷見證圓初信、別初住。永斷根本、證究竟妙覺佛果、究竟明相精純、復本清淨妙德。然眞性元無眞妄之殊、猶水雖有清濁、溼性無殊、今以淨土法門、猶清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如斯澄濁、直捷甚矣。他之法門、豈爾易哉。故釋迦諸佛交讚、良有以也。諸衆生、別指五濁惡人、一切世間、通指四土九界有情也。

五濁轉五妙

劫濁（諸行聚會、時運衰亂、此非帶業橫超之行、必不能度、）

見濁（邪見熾盛、心惑顛倒、此非最勝方便之行、必不能度、）

煩惱濁（貪瞋痴等、煩惱增盛、此非即心是佛之行、必不能度、）

衆生濁（身心和合、生滅不停、此非欣彼厭此之行、必不能度、）

命濁（壽命短促、迅速無常、此非不費時劫、不勞勤苦之行、必不能度、）

信願念佛

轉

劫濁爲清淨海會

見濁爲無量光

煩惱濁爲常寂光

衆生濁爲蓮花生

命濁爲無量壽

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爲甚難。

衆機不感、佛不出世。佛既出世、世多惡境、誠不易得無上菩提。既得菩提、緣不巧會、亦難說法。縱說法矣、且談淨土最妙最圓之法、尤爲難中甚難。故釋迦大願、得與彌陀雙擅其美矣。又濁世衆生剛强難伏、而釋迦能調、更爲甚難也。一切世間難信者、權乘菩薩、倘有疑於淨土、況六道凡類乎、如來既說難信之法、吾人當信、切勿甘墮火宅、當知無常不期而來、如救頭燃、回頭轉腦、急將佛號提醒自心、庶

不負釋迦之叮嚀、亦不負彌陀之垂手。感激至禱、懇御思之。

○四法衆聞已歡喜禮退

佛說是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九法界之）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

此明大衆得益以結信未來也。佛待機感則說、今既讚說淨土依正莊嚴、九界衆生咸沾四悉檀之益。悉檀、翻徧施。若聞極樂莊嚴而生歡喜、得世界悉檀益。聞淨土依正而起信願、得爲人悉檀益。聞而持名、句句流入心田、念念返逆生死、得對治悉檀益。聞而悟心佛俱空、俱徧法界、得第一義悉檀益。此非唯當會得四悉歡喜。且後世見聞此經、亦成四益。若見聞此經而仰慕、爲世界益。見聞此經而信願、是爲人益。見聞此經欣厭而持名、是對治益。見聞此經悟能念所念空寂、是第一義益。再細思之、四益無窮、悉皆隨機所說、所說之法一一皆是四悉互徧法界。行人當知起法界心、念法界佛、證法界心、如是念佛、何法非心、何心非佛、然亦何佛而非心哉。

無問自說、其法難思、知機應時、其利莫測。乃至千萬年而得利者、亦唯此而已。正乃如來智鑒無遺故爾。且吾人既遇此經、幸之甚矣。又若不生感激、轉眴身來未知得遇否。良以五濁險道、多諸毒惡、一失人身、萬劫難復、不如趁此一生、大發勇猛、急出三界、親覲彌陀、極爲至要。若違此者、不能一生成辦、若肯專心執持聖號、決定往生、則萬牛莫挽矣。然歷代闡演淨土者甚多、而解脫者亦衆。若淨土三經受持盛者、無出此經。茲因初機難啓、故不憚煩述此以爲小補。普願或見或聞、皆成佛種、速得菩提。縱毀謗者、亦因佛字而有、惡報既盡、亦仗此種而得蒙度。所以佛慈平等、無間冤親。但有見聞、無不蒙脫、方稱不可思議功德云爾。

少說一句話　多念一句佛

打得念頭死　許汝法身活

○大懺悔文大文分四

- 初讚禮諸佛身心功德
- 二皈依三寶發大乘心六
  - 初皈依同體三寶
  - 二皈依別相三寶
  - 三普爲衆生發願
  - 四皈依無盡三寶
  - 五稱揚諸佛十號
  - 六正禮八十九佛三
    - 初五十三佛
    - 二三十五佛
    - 三彌陀結歸
- 三懺悔過愆陳所作善二
  - 初懺罪陳善二
    - 初發露懺悔
    - 二以頌結上
  - 二請設陳善
- 四普發大願回向佛果八
  - 初禮敬諸佛
  - 二稱讚如來
  - 三廣修供養
  - 四懺悔業障
  - 五隨喜功德
  - 六請轉法輪
  - 七請佛住世
  - 八普皆回向

二課合解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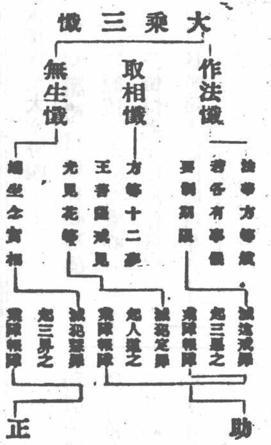
天台山觀月子興慈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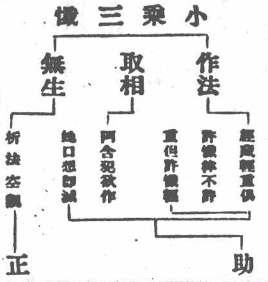
禮大懺悔文（全文原作一百八禮、故曰禮大懺悔文、一百八禮、具見下七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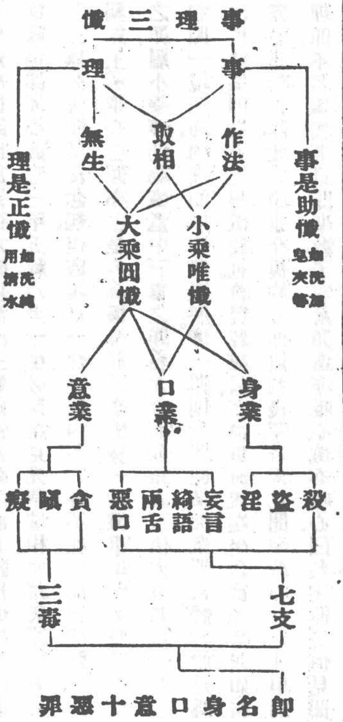
性本眞空、纖毫無染、只因一念妄動、遂起十界業緣。是以心生則種種法生、法生復種種心生。其心不起則已、起則有業。故地藏經云、舉心動念無非是罪。又云惡習結業、善習結果。況自有生以來念念不停、所結罪業重如大地。若非如法懺悔、詎能消除。故不動法師、依於翠翰、集諸聖號、容撰懺語、巧攝願文、爲被後昆懺悔之箴規。所言大者、大乘懺法也。梵語懺摩、華言悔過、今言懺悔者、華梵兼舉也。懺則懺除過去宿業、悔則不造未來新罪、所謂改往修來是也。又懺是白法、悔是黑法、謂白法當修、黑法當棄。又懺悔是白法、不懺悔是黑法、白法是淨業、佛界智體也、黑法是染業、九界煩惑也。蓋一切衆生皆由惑造業、由業招苦。惑即三惑煩惱、業即有漏無漏善惡諸業、苦即九界二種生死之苦果。由此惑業苦三、而生死永無休息矣。然懺悔有三。一作法懺。謂擇地建壇、請戒德師、依律作法、自陳所造衆罪、毫不覆藏。當爾之時、眼觀壇儀、耳聽羯磨、心無餘緣、即有無作戒體表於心田。由此持則體增、犯則體壞、故懺悔後更莫造新、衆罪遂可消滅。二取相懺。謂百里千里無戒德師、自於晝夜六時、以清淨三業、向佛菩薩像前、五體投地、如大山崩、舉露過罪、運心觀想、三年五載、乃至一生、必期親見光華瑞相、而諸衆罪遂即消滅。三無生懺。謂業從念起、但觀現前一念、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三處既空、罪福無主、所謂心亡罪亦亡、是名眞懺悔。前二事懺、後一理懺。事則別懺身口七支之罪、屬小乘。理則總懺意中三毒之罪、屬大乘。而利根人三俱大乘、若以一心三智照一境三諦、諦理如如、智照歷歷。懺一罪則衆罪圓懺、而衆罪當體解脫、是爲法性妙懺、即最上上根懺法也。普賢觀經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此之謂也。今復約六即以判淺深。若未見聞聖教、心性全迷、但曰理即、不名懺悔。若見聞聖教、了知衆罪造亦唯心、懺亦唯心、曰名字即懺悔。見聞

而持、誠心觀照、殷勤求悔、曰觀行卽懺悔。破見思惑、曰相似卽懺悔。分破無明、分證法性、曰分證卽懺悔。無明破盡、法身圓顯、如晴空激澈、浩月圓淨、曰究竟卽懺悔。故天台大師云、上至等覺尙須懺悔是也。此六卽中觀行屬事懺、以見思粗惑未斷、眞諦理性蒙昧故。相似屬理懺、以見思已破、眞諦理性明顯故。又觀行相似俱屬事懺、以未破無明細惑、中道法性未開、當更勤修故。分證已去方屬理懺、以分破無明細惑、親見中道法性、念念自得淸淨故。若證妙覺極果、則三惑盡淨、二死永亡、長別無明父母、安住常寂光土、法性淸淨、智慧圓明、如中秋夜月、光無不圓故也。故教中所判、若未至分證爲緣修、已至分證屬眞修。緣修、以智緣境而修、理事未融故、其懺屬事。眞修、以智稱理而修、理事相融故、其懺屬理。嗟今緇流、纔出戒壇、不拜不誦、儼然我是佛子、應受信施、反益貪瞋。趙州大師云、今生不了道、披毛帶角還、觀此豈不悚慄、故當勤求懺悔。又有儒者遊覽佛典、祇信佛理深邃、竟作一種博學資料、將經語潤文着色、若言懺悔及小乘者、不以措意、或以爲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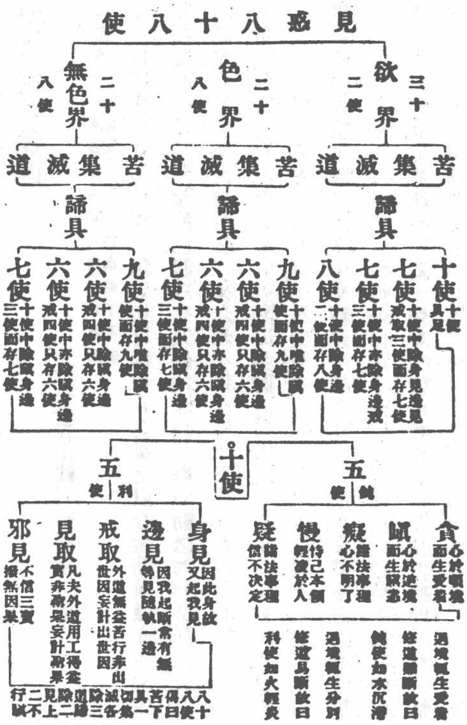
專執於理、而昧於事、殊不知昧於事者、理亦不甚了了、始也由迷積迷、終也由罪積罪、心愈迷而罪愈深、罪愈深而迷愈積。諺云聰明反被聰明誤、可爲斯人詠矣。蓋懺悔者、莫非懺過現所造之障、事障既除、理性卽顯、何儒者捨事執理、全不禮誦、終日在妄想窟裏作活計、自謂得不生滅地可乎。上至等覺尙須懺悔、況凡夫哉、智者察之。


大乘三懺
作法懺
取相懺
無生懺
如事方等懺者各有事儀要制期限
方等十二夢王者護戒見光見花等
端坐念實相
滅違戒罪起三惡之業障報障
滅犯定罪起人道之業障報障
滅犯慧罪起三界之業障報障
助
正


小乘三懺
作法
取相
無生
經與輕重俱許懺律不許重但許懺輕
阿含犯欲作塊口想卽滅
析法空觀
助
正


事理三懺
事
理
事是助懺（如洗加皂灰等）
理是正懺（如洗純用淸水）
作法
取相
無生
小乘唯懺
大乘圓懺
身業
口業
意業
殺
盜
淫
妄言
綺語
兩舌
惡口
貪
瞋
癡
七支
三毒
卽名身口意十惡罪

小乘雖唯事懺、亦兼觀理、如取相懺中期見光等、必須心與[illegible]眞諦理似相應故。若大乘必圓修三懺、有最上根者、唯觀無生、頓超當地、此則隨機利鈍故也。又小乘雖唯懺七支罪、而三毒亦必兼懺、以先伏重罪、而身口方能淸淨故。又取相懺、亦兼理者、依理起觀故。要之三種懺法俱由理起、理懺成事、事懺稱誠、理方明顯、理事圓融、是眞懺悔、


見惑八十八使
欲界三十二使
色界二十八使
無色界二十八使
苦 集 滅 道
諦具
十使（具足十使）
七使（十使中除身見邊見戒取三使而存七使）
七使（十使中亦除身邊戒三使而存七使）
八使（十使中除身邊二使而存八使）
九使（十使中唯除瞋使而存九使）
六使（十使中除瞋身邊戒四使只存六使）
六使（十使中亦除瞋身邊戒四使只存六使）
七使（十使中除瞋身邊三使而存七使）
十使
五鈍使
五利使
貪（心於順境而生愛著）
瞋（心於逆境而生瞋恚）
癡（於諸法事理心不明了）
慢（恃己本領輕慢於人）
疑（於諸法事理信不決定）
身見（因此身故又起我見）
邊見（因我起斷常有無等見隨執一邊）
戒取（外道無益苦行非出世因妄計出世因）
見取（凡夫外道用工得益實非涅槃妄計涅槃）
邪見（不信三寶撥無因果）
遇境觸生愛著修道難斷故曰鈍使如水沉滯
遇境觸生分別修道易斷故曰利使如火輕炎
八十八使偈曰苦下具一切集滅各除三道諦除二見上二不行瞋

思惑八十一品

- 欲界（九品思惑）
  - 五趣雜居地九品思惑
    - 上上品　上中品　上下品　中上品　中中品　中下品　下上品　下中品　下下品
      - 貪　瞋　癡　慢
- 色界（共三十六品惑）
  - 離生喜樂地　定生喜樂地　離喜妙樂地　捨念清淨地（各具九品思惑）
- 無色界（共三十六品惑）
  - 空無邊處地　識無邊處地　無所有處地　非非想處地（各具九品思惑）
- 八地各具
  - 上上品　上中品　上下品　中上品　中中品　中下品　下上品　下中品　下下品
    - 貪　癡　慢

三界共成八十一品貪瞋癡慢之思惑、上二界除瞋。

欲界惑粗、上二界惑漸細、乃至非非想天、惑最極細、然則九品歷然可見、故三界九地共有八十一品粗細思惑煩惱、招三界生死、若斷此惑盡、則斷三界生死、證阿羅漢果矣、見惑從所得名、以證初果見眞理時所斷故。思惑從修得名、以證初果後重修眞諦之道時所斷故。又執己見解曰見惑、愛戀雜染曰思惑、又心想紛飛爲見惑、如火升騰故。紛飛而著即思惑、如水下沉故。

又五趣雜居地九品思潤欲界七生人間

- 上上品——潤人間二生
- 上中品　上下品——各潤人間一生
- 中上品　中中品　中下品——共潤人間一生　○破此六品欲思惑、證二果斯陀含、
- 下上品　下中品　下下品——共潤人間一生　○破九品欲思惑、證三果阿那含、是後不生欲界、而住

○前斷三界見惑盡、即證初果須陀洹、然三界之八十一品思惑、但伏而未破、於中初之欲界九品、當潤人間七番生死、此當重修眞諦之道、先除斷欲界、

色界五不還天、修夾熏禪、除色界無色界七十二品思盡、永出三界分段生死、證二乘涅槃、名四果阿羅漢、

三惑

- 見思惑——爲三界內惑、又名枝末無明、障無生空寂眞諦之理、招六道分段生死之苦、
- 塵沙惑——三界內即見思、三界外即無明、此非自己之惑、但因他惑而障自化他道已、何以故、以旣證眞之果、自之見思已斷、自心具智明了、要見他人見思如塵若沙、生悲憫想、欲化導者、須守其空道者、
- 無明惑——自心無所明了、故曰無明、又名根本無明、其惑微細、破塵沙已方破無明、約之有四十二分、須圓教十信後心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法性、登初住位、如是分破分證、歷於二住三住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至於等覺起金剛觀智、再破一分生相無明盡、即圓證妙覺無上佛果、如中秋月、光無不圓、

二種生死

- 分段生死（三界內之生死）——三界六道、各有身分段落不同、以六道之身、俱是四大所成、身形分隔、衆苦逼迫、命盡則散。又隨業感、苦報無窮。縱生天道、身淨無穢、無非見思惑業所感、因十善及世間禪定精進、暫得清淨、離諸苦生。又無色界純得無身、但無業果身、亦無定果身、因定力禪寂、只伏見思而未破、暫感無身、壽八萬大劫、有報盡者尙作飛貍。噫、此方言天倫者、不過欲天而已、安識知此萬一哉。故見思未斷、分段生死不休、則輪迴無窮矣、
- 變易生死（三界外之生死）——因移果易、捨所住位、而晉圓因地所修、破一分惑、明一分智、卽變生滅之妄想、易爲無生之眞心也。

三惑是造業之因、二死是受苦之果、因惑造業、由業感果、惑者由一念妄動、則念念逐境而迷、旣迷而念念動處俱成善惡諸業、旣有諸業、必受苦報之果、是故終日妄想不停、則果報生死無窮、經云、一彈指頃、有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一形必受一果、若斷一念、則少一形、自此漸漸清淨可知矣。且惑有輕重、故分三惑以定凡聖次位。　蓋見思惑、招三界內分段生死。

塵沙惑、無明惑、招界外變易生死。　斷見思惑、則不受分段生死、出三界、得偏眞理、爲聲聞緣覺之二乘。斷塵沙、爲權乘菩薩。分斷無明、爲法性菩薩。斷無明盡、爲無上佛果。

宋、西夏、護國仁王寺、金剛法師不動集。

宋正統也。太祖姓趙、名匡胤、洛陽人、仕周至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後陳橋兵變、爲將士所推、遂受周禪而有天下、都汴梁、爲北宋、至欽宗有九主、而徽欽二宗被金所執而北、欽宗弟康王趣南京即位、是爲高宗、又懼金兵、奔臨安建都、是爲南宋、七主而國亡。西夏者、以唐初西北邊部拓跋氏來降、唐末拓跋思恭鎭夏州、平黃巢有功、賜姓李、爲夏綏節度使、世襲其職、至石晉以後、未嘗入覲、迄宋太宗時、李繼捧獻夏銀綏宥四州之地、又陳諸兄弟怨懟、願留京師、賜姓趙名保忠、錫夏綏銀宥密五州使、眞宗時捧弟繼遷來降、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觀察使、尋叛、其孫元昊善用兵、自稱帝國號曰夏、即西夏也。自來降叛無定、宋仁宗用韓琦、范仲淹經略陝西邊境稍安、歲約二十五萬以和、後至理宗時爲北朝大軍所滅、

西夏遂亡。護國仁王寺、在夏州。金剛是瑜珈五部之一。（即四方四佛圖）不動是法師之名、師西域人、修金剛部功熟、將此法宏傳也。既而達夏、爲國主所重、常誦護國仁王經甚靈、以護國佑民、夏主命其寺額曰護國仁王。師依三十五佛名經、禮懺文、前增五十三佛、後綴普賢十大願偈、共成一百八禮、期斷百八煩惱也。蒙山文亦師所集。嗚呼近千年來以及後世、海內禪林庵院、皆遵爲常課、然則師之功勳厚德、豈可思議哉。

○大文分四、初讚禮諸佛身心功德、二皈依三寶發大乘心、三懺悔過愆陳所作普、四普發大願同向佛果、　今、初

大慈大悲愍衆生、大喜大捨濟含識、相好光明以自嚴。衆等志心皈命禮。

初二句讚佛心、三句讚佛身、四句衆等皈依也。慈悲喜捨名四無量心、以此四心俱周法界、故曰大。謂佛慈隨機廣說諸法、徧與涅槃之樂、曰大慈。徧拔生死之苦曰大悲。凡衆生得益、佛隨歡喜、曰大喜。無惡不捨、無善不施、曰大捨。又佛具三緣慈悲、故曰大慈大悲。性絕喜捨、而無不喜捨、故曰大喜大捨。四心之大、大而無外、竪窮三際、橫亘十方、故曰四無量心。愍者憐愍、濟者濟度、衆生者、衆法相生、謂此身從父、母、己、三因緣和合而生。又是五陰假合而有、既有此身、則生滅不停、故曰衆生。五蘊詳心經圖。含識者、世界中自天及人、下至禽獸蜎飛蠕動、凡能動者皆含靈識。故曰含識。相好光明者、佛現大小身相、皆具威德光明。隨機所現、具有三品相海、三品尊特。至心者一心也。皈命禮者、不動法師集此全文、原作一百八拜、表除百八煩惱故、非今諸方唯跪誦而已。

三品相海（約相）
- 上品
  - 十蓮華藏微塵相好
- 中品
  - 八萬四千相好。
- 下品
  -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三品尊特（約報）
- 上品
  - 法華三十二相、相相遍無邊表、亦即法身。
- 中品
  - 觀經八萬四千相好。
- 下品
  - 華嚴樹王下現本定身現盧舍那相。

一百八禮
- 初四句偈一禮
- 金剛上師一禮
- 皈依佛法僧三句一禮
- 我今發心至三菩提一禮
- 盡虛空一切諸佛一禮
- 盡虛空一切尊法一禮
- 盡虛空一切賢聖僧一禮
- 如來十號一禮
- 八十九佛八十九禮
- 如是等至今皆懺悔一禮
- 今諸佛世尊至我今皈命禮一禮
- 所有十方世界中八句一禮
- 於一塵中塵數佛八句一禮
- 以諸最勝妙華鬘十二句一禮
- 我昔所造諸惡業四句一禮
- 十方一切諸衆生四句一禮
- 十方所有世間燈四句一禮
- 諸佛若欲示涅槃四句一禮
- 所有禮讚供養福四句一禮
- 願將以此勝功德十六句一禮

三緣慈悲
- 衆生緣慈
  - 徧觀衆生猶如一子
- 法緣慈
  - 觀法無性隨緣度生
- 無緣慈
  - 無彼此心任運普覆

三際
- 過去際
- 現在際
- 未來際

○二皈依三寶發大乘心分六、初皈依同體三寶、

南無皈依金剛上師

梵語南無、此翻敬禮、亦翻度我、亦翻皈依、今則華梵合稱故。反邪法曰皈、依正道曰依、謂反世間生滅邪見、依出世無上三寶、以求解脫也。金剛上師者、毗盧教主也、即自性一體三寶、爲瑜珈大祕密教主、無盡三寶從此生故。又四方四佛一切賢聖、莫不從此毗盧金剛心中之所流出故。梵語毗盧遮那、此翻徧一切處、即法身佛也。謂法性之體、清淨周圓、以法界爲身故。蓋法性本覺常照、即自性佛寶。法性本具諸法、即自性法寶。本覺與諸法圓融無二、即自性僧寶。然此一體三寶、是一切賢聖上上師尊、即經云法爲諸佛所師是也。今欲求懺、必先皈之。

四方
- 東
- 南
- 中
- 西
- 北

方世界。

四佛
- 阿閦
- 寶生
- 毗盧遮那
- 無量壽
- 成就

佛。爲
- 金剛
- 寶生
- 灌頂
- 蓮華
- 羯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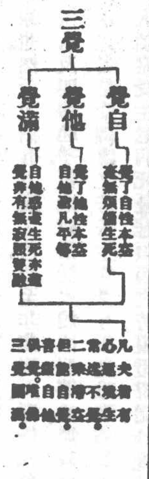
部主。即
- 大圓鏡智
- 平等性智
- 清淨法界智
- 妙觀察智
- 成所作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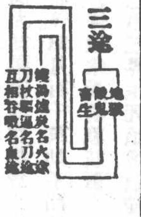
（四方四佛、即一心四智、四智皆從清淨法界智體中流出、而金剛上師、即中方毗盧遮那清淨法界智也、又名法性、性空是智、智徧法界、無法不具、一切賢聖、無非觀此法性圓成就也、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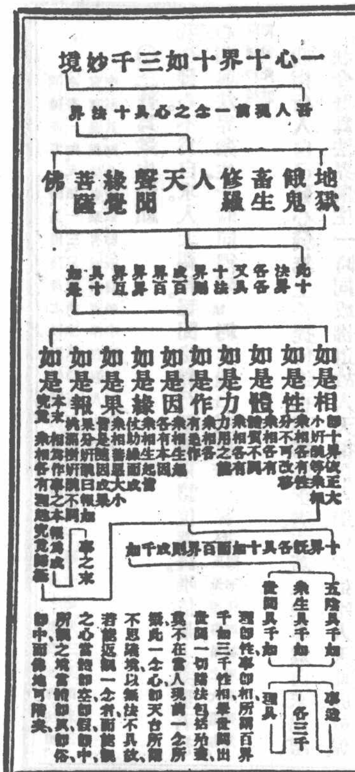
○二皈依別相三寶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一體三寶是理性、別相三寶是事相。名雖有三、性唯一體、體雖是一、用開三寶、無非普益羣生故也。佛者覺照也、義開有三、若能覺照自心空寂、清淨無生、曰覺自。以此自覺能令衆生覺了自心、曰覺他。自性圓極、衆生圓度、其行圓滿、寂而四照、照而圓寂、曰覺滿。三覺既圓、是名爲佛、即十方世界諸佛也。法者法則、三界善惡爲世間法、三乘無生爲出世間法、平等慈悲爲佛界法、要之十界十如之法、包括殆盡、佛說三藏諸經、盡詮十如諸法故。僧者和合義、僧衆聚會、若多若少、和合修道故、即菩薩、緣覺、聲聞、及凡夫出家者、是能皈依者、永離三途之苦、必得無上佛道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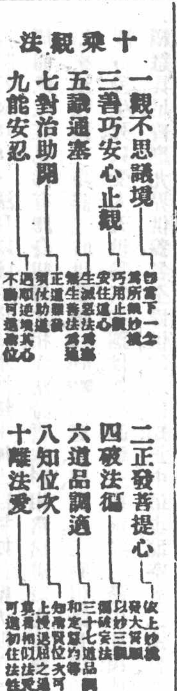

三覺
覺自
覺了自性本空、遠離煩惱生死
覺他
覺了他性本空、自他聖凡平等
覺滿
自他惑盡、生死永亡、覺非有無、寂照雙融
凡夫著有、心隨境生、常迷不覺、二乘滯空、但能自覺、菩薩自他俱覺。唯佛三覺圓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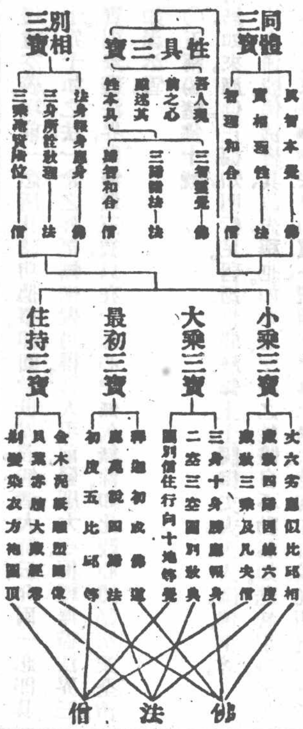

三途
地獄
餓鬼
畜生
猛火燒炙名火途
刀杖驅逼名刀途
互相吞啖名血途


一心十界十如三千妙境
吾人現前一念之心具十法界
地獄
餓鬼
畜生
修羅
人
天
聲聞
緣覺
菩薩
佛
此十法界各各又具十法、十界則成百界、界界互具十如是
如是相
如是性
如是體
如是力
如是作
如是因
如是緣
如是果
如是報
如是本末究竟
十界既各具十如而百界則成千如
五陰具千如
衆生具千如
世間具千如
事造
理具
各三千

理即性、事即相、所謂百界千如三千性相、舉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包括殆盡、莫不在當人現前一念所攝、此一念心即天台所謂不思議境、以無法不具故、若能返觀一念者、斷能觀之心當體即空、即假、即中、所觀之境當體即真、即俗、即中、而佛地可階矣、

（吾人現前一心、本具十法界、每界體又具十、十十、便得百界、一一界具十如、百界則成千如、故名百界千如。又歷衆生、五蘊、國土、三處各一千、則成三千性相、性爲理具三千、相爲事造三千、合之俱在吾人現前一念心耳。吾人若能觀現前介爾一念、則能觀所觀一如、佛法衆生法無不具足、故天台止觀開十乘觀法、第一即觀此一念爲不思議境也。問、十如名義如何。答、法華經云、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此其名也。其義者、註云、相以據外覽而可別、性以據內自分不改、主質名體、功能爲力、構造爲作、習因爲因、助因爲緣、習果爲果、報果爲報、初相爲本、後報爲末、事理歸趣爲究竟等。如是十如、界界互具。乃至終日一動一靜、一事一物、無不具此十如。且以人界約之、如人之形相爲相。人身之性分不可改作他物爲性。人身骨肉之質爲體。人有善惡之用爲力。起造善惡之事爲作。造善是習善因、造惡是習惡因爲因。習善必須善緣相助、習惡必須惡緣相助爲緣。善習之因則結善果、惡習之因則結惡果、爲果。報者、如世所作、善頓苦多、惡頓亦多、如人富相各各不同、貴相各各不同、貧相賤相亦各各不同、果貴俱名爲人、報分貴賤上下、爲報。人相爲因之本、受報爲果之末。究竟歸趣、即綱常五戒之性、爲人道所歸之理也。此爲人界十如。舉人界十如、而九界十如無不互具、乃至舉一毫許事、皆具十如。蓋十如之外、別無一法可得故。舉十界十如、只是當人一念而已。是故天台大師、教人但觀一念、即空即假即中、則十界諸法性相無所不具、若能從此精進、直階寂地無疑。）


十乘觀法
一觀不思議境
即當下一念爲所觀妙境
二正發菩提心
三善巧安心止觀
巧用止觀安住道心
四破法徧
五識通塞
生滅惡法爲塞、無生善法爲通
六道品調適
七對治助開
正道難發須仗助道
八知位次
九能安忍
遇順逆境其心不動
十離法愛


同體三寶
具智本覺——佛
實相理性——法
智理和合——僧
性具三寶
吾人現前之心、顯迷其性本具
三智靈覺——佛
三諦諸法——法
諦智和合——僧
別相三寶
法身報身應身——佛
三身所詮教理——法
三乘聖賢階位——僧
小乘三寶
丈六劣應似比丘相
藏教四諦十二因緣六度
藏教三乘及凡夫僧
大乘三寶
三身十身勝應報身
二空三空圓別教典
圓別僧住行向十地等覺
最初三寶
釋迦初成佛道
鹿苑說四諦法
初度五比丘等
住持三寶
金木泥塑圖像
黃紙朱軸大乘經卷
剃髮染衣方袍圓頂
僧
法
佛

（同體亦名一體、是佛法身之性。別相等三寶、是佛報應二身之相。然諸佛性相、本是一如、元無一三、只因衆生根機有別、故如來於一體中而分三身別三寶、應機說法也、雖有同別莫非在吾人自心中所具、則今皈依即皈自性中同別三寶耳。）

○三普爲衆生發願

我今發心。不爲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衆生。一時同得阿（無）耨多羅（上）三藐（正等）三菩提。（正覺、即佛果之大道也。圓初住、別初地、分得此道。圓妙覺、滿得此道。）

我、指行人自己。發心、發無上菩提佛道也。不爲自求者、非若二乘專爲自求出離、我今普爲法界衆生一時同成佛道故。人天徧該六道、以六道唯人天福勝、故偏舉也。然天上猶有五衰之苦、乃至非非想天、壽極八萬大劫、福盡尚作飛貍之身、況人及四惡趣乎。蓋地獄常受火燒冰冽等苦、無時暫停。餓鬼百千萬劫不聞漿水之名、常受饑虛之苦。畜生常受互相食噉驚怖等苦。修羅常受鬭戰肢傷之苦。人道常受生老病死憂悲煩惱之苦。縱證聲聞緣覺、已出三界生死煩惱、猶滯涅槃空寂、不能出假度生。縱權乘菩薩、已發大心普化、猶有無明未破、皆非究竟。我今發心禮誦、乃至微毫所有功德、普願法界衆生一時同得三藐菩提之佛道而後已。

○四皈依無盡三寶

南無皈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

南無皈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

南無皈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賢聖僧

十方者、東南西北四維上下也。如東方直去、虛空不可盡、世界不可盡、一界一佛、則諸佛不可盡。法寶僧寶亦不可盡矣。餘九方亦然。爾則十方虛空及三寶可窮盡哉。一切者普攝之辭。我今運心作觀、皈依一切無盡三寶、以求自他速成無上菩提也。良由自性眞空湛寂、迷之而爲晦昧頑空。自性事事圓融、迷之而爲隔異世界、若能返悟、則現前一念本是精明、即無盡諸佛義。現前一念體本空寂、即無邊虛空義。現前一念所具諸功德事、即圓融世界義。智者大師云、介爾一念即具十界十如之法、一念之外更無毫髮可得。吾人現前發廣大心、徧禮無盡法界三寶、則無盡法界與無量三寶、只在一念心中、無欠無餘、如此觀心禮誦、宿業全消、如湯沃雪。

○五稱揚諸佛十號

南無。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此十通號、佛佛皆具、故先稱也。如來者、法身之性、體自不動名如、悲智現身、光用徧照名來。（即應身報身）法身如虛空、清淨本然、無來無去、悲智如日輪、光明普照、無不周徧、衆生雖見佛有應身報身之相、而法身實無形相、常然湛寂、光寂無二、即名如來。法報應三身詳二時供養儀。（彌陀經本有圓）○應供、應受也。二乘但斷見思煩惱、了脫分段生死、只受人天供養、名半應供。如來圓斷三惑、永除二邊生死、萬德圓成、福慧具足、普應九界供養、名全應供。○正徧知、正、中道也。徧、空有二邊也。知、圓融三智也。佛於二邊中道無不了知故。蓋大道若有邊、二乘滯空邊、權乘菩薩住於但中理性、法性菩薩分顯圓中理性、妙覺佛果則二邊不著、中道不安、究竟無所不融、是爲圓融三諦也。○明行足、明即三明、謂天眼明、識現在。宿命明、識過去。漏盡明、識未來故。（圓詳彌陀經）行、即六度。蓋佛從無量劫修六度萬行、功證圓極、三明洞達故。○善逝、善、妙也。逝、往也。謂佛正智破三惑盡、妙出世間而成佛果、既成佛果、雖來化現、不復染於生死矣。○世間解、世間是有漏諸法、出世間是無漏諸法、佛智無不了解明達。○無上士、謂佛於九法界無一人可與比肩、獨一無比、而能普應九界故。○調御丈夫、謂於柔性衆生而調和之、於剛強衆生而御伏之、即調御衆生之大丈夫。又佛身具微妙相、故曰丈夫、詩註云、夫有傅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天人師、佛爲天上人間之導師。又四惡衆生難度、天人衆生易度、故稱天人師。○佛、梵語佛陀、翻覺者、具有三覺、（圓詳上）謂能普覺衆生歸於眞覺也。○世尊、位極無上、福德圓滿、普爲世間出世間共所尊敬故。

佛十種通號

如來——倣同先德號（三世諸佛同一如如、佛佛皆從如如眞性中來化三界故、）
應供——堪爲福田號（應九界供、堪爲九界衆生種福之田、）
正徧知——徧知法界號（三智圓明、徧知十方法界諸法、）
明行足——果顯因德號（佛果滿足三明及萬行之因、）
善逝——妙往菩提號（妙性既得圓極、逝往菩提永不還來、）
世間解——達僞通眞號（達九界之僞、通佛性之眞、）
無上士 調御丈夫——攝化從道號（攝化衆生、俱從佛道、）
天人師——應機授法號（應化人天之機、傳授眞善之法、）
佛——覺悟歸眞號（覺悟頓圓、全歸眞性、）
世尊——三界獨尊號（獨一無侶、衆月圍遶、）

成論、以無上士調御合一。佛世尊爲二。明位極無上、普能調御衆生故。大論、以無上士調御開二、佛世尊合一、明世尊是總號、以具上十號、則世出世間方稱獨尊故。此十爲諸佛通號、佛佛同稱故、彌陀釋迦爲佛別號、佛佛名異故、

○六正禮八十九佛分三、初五十三佛。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云、爾時藥上菩薩、爲行者稱說過去五十三佛名、告言法子、過去有佛名曰普光、次名普明、次名普淨、乃至次名一切法常滿王佛。爾時藥上菩薩說是過去五十三佛名已、默然而住、爾時行者卽於定中得見過去七佛世尊、第一毗婆尸佛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所宜說五十三佛、乃是過去久遠舊住娑婆世界成熟衆生而般涅槃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及餘一切衆生、得聞是五十三佛名者、是人於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不墮惡道。若復有人能稱是五十三佛名者、生生之處常得値遇十方諸佛。若復有人能至心敬禮五十三佛、除滅四重五逆及謗方等、諸罪皆悉淸淨、以是諸佛本誓願故、於念念中卽得除滅如上諸罪。次尸棄如來。毗舍浮如來。拘留孫如來。拘那含牟尼如來。迦葉如來。亦如是讚五十三佛名已、亦復讚言善男子善女人、能聞是五十三佛名者、能稱名者、能敬禮者、除滅罪障、如上所說。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曾往昔無數劫、於妙光佛末法

中出家修道、聞是五十三佛名、歡喜合掌、敎他聞持、他人聞已、復行轉敎、如是展轉相敎、至三千人異口同音稱五十三佛、復一心敬禮、以是因緣功德、卽超無數劫生死之罪、卽成過去劫千佛、現在劫千佛、未來劫千佛是也。而我釋迦世尊、於現在千佛中爲第四尊、現在劫千佛出世、詳彌陀經劫圖、

三千諸佛
過去名莊嚴劫——始自華光佛終至毗舍浮佛共一千佛
現在名賢劫——始自拘留孫佛終至樓至佛共一千佛
未來名星宿劫——始自日光佛終至須彌相佛共一千佛

又佛告寶積、十方現在諸佛、善德如來等、亦曾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面各皆成佛。所謂常受一切苦、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若有衆生欲得除滅四重禁罪、欲得懺悔五逆十惡、欲得除滅無根謗法極重之罪、當敬禮七佛、復當敬禮五十三佛、然後徧禮十方無量一切諸佛、晝夜六時心想明利、有如流水、行懺悔法、機感道交自然除滅。佛名經云、三千諸佛因禮五十三佛、滅除積習得成正覺。

南無普光佛（化身百億、智光徧照、）
南無普明佛（圓滿報身、慧炬普明、）
南無普淨佛（法身如虛空、本來常清淨、）
南無多摩羅跋栴檀香佛（多摩羅跋、翻無垢、牛頭山名、栴檀翻與樂、除衆病、故佛衆德妙香普熏衆生離垢清淨、）
南無栴檀光佛（戒香清淨、智光圓滿、）
南無摩尼幢佛（摩尼是如意寶、幢高顯義、又摧邪輔正覺、喩佛德高顯如意摧邪輔正、）
南無歡喜藏摩尼寶積佛（無盡法寶、令衆歡喜、如意智寶、普度群迷、）
南無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一切世間樂求見佛、上大精進、速成佛道、）
南無摩尼幢燈光佛（摩尼燈光、表顯二行、實智照理、權智照機、）
南無慧炬照佛（三慧火炬、令人照破癡惛、）
南無海德光明佛（佛德如大海、慈光無盡、）

南無金剛牢強普散金光佛（金剛牢強而發光、智慧堅固以普照、）

南無大強精進勇猛佛（周徧曰大、十力曰強、純一曰精、不退曰進、不怯曰勇、直前曰猛、修因既圓、佛智圓照、大破群迷、）

南無大悲光佛（慈心周徧、光明圓滿、）

南無慈力王佛（王、自在義、無緣慈力普化自在、）

南無慈藏佛（慈悲寶藏、說法無盡、）

南無栴檀窟莊嚴勝佛（佛身八萬四千毛孔、皆出栴檀妙香普薰法界、莊嚴法身之窟、）

南無賢善首佛（如來賢才無上、善超十法界、爲衆首師、）

南無善意佛（普念衆生、猶如赤子、善意說法、普覆利益、）

南無廣莊嚴王佛（廣修戒定慧、莊嚴佛果身、）

南無金華光佛（金喻淨果、華喻修因、因堅果淨、光照無邊、）

南無寶蓋照空自在力王佛（慈悲寶蓋、普蔭虛空、以自在力、爲十界王、）

南無虛空寶華光佛（法身清淨、猶如虛空、智光燿彩、如寶華蓋、）

南無琉璃莊嚴王佛（琉璃、青色寶、佛身莊嚴清徹如寶、表裏瑩淨、自在影現、）

南無普現色身光佛（普於法界中、隨佛現身放光、如華嚴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圓光普照於十方、示現種種所行事、）

南無不動智光佛（根本智不動、故能普放差別智光、）

南無降伏衆魔王佛（佛以無漏智力、降伏衆魔、旣受化已、得法自在、）

南無才光明佛（無礙智慧辯才、度諸群迷、破諸煩惱、）

南無智慧勝佛（智慧勝力、令諸衆生大破三惑煩惱、）

南無彌勒仙光佛（彌勒翻慈氏、仙猶覺也、大慈智覺之光、普照衆生離諸苦惱、）

南無善寂月音妙尊智王佛（佛性寂而常照、照而說法、功德之妙一切所尊、智月之大徧破無明、）

南無世淨光佛（佛道俱圓、旣淨而光、合諸衆生俱圓、亦淨而光、）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龍種、即智種、龍能興雲致雨、佛常現身說法、爲無上尊、自在度生、）

南無日月光佛（始覺如日、本覺如月、始覺照極、本覺開顯、始本合一、光如日月、）

南無日月珠光佛（一切智如月、道種智如日、一切種智如珠、三智圓徹、光融無礙、）

南無慧幢勝王佛（智慧高幢、勝破邪魔外道、而得自在利生、）

南無獅子吼自在力王佛（獅子爲百獸王、如一哮吼、百獸潛跡、如來說法、邪外驚伏、故得自在、）

南無妙音勝佛（如來八音、無有遠近、悉皆得聞、）

南無常光幢佛（建大法幢、光明常照、）

南無觀世燈佛（三智觀照、爲世間之明燈、）

南無慧威燈王佛（無礙慧勝、威震十方、法燈圓照、自在嚴顯、）

南無法勝王佛（經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南無須彌光佛（須彌翻妙高、四寶所成曰妙、迥出羣山曰高、是大山王、光明遠照、表佛四智發光照耀、）

南無須摩那華光佛（須摩那華、翻稱意華、色黃白、香光遠聞、表佛心香發光、無不稱衆生意、）

南無優曇鉢羅華殊勝王佛（優曇鉢羅華、翻靈瑞華、三千年一現、金輪王出世故、佛出世間難遇於此華、故云殊勝、）

南無大慧力王佛（大智慧力自在說法、）

南無阿閦毗歡喜光佛（阿閦此云不動、以不動智光、普令大地得歡喜故、）

南無無量音聲王佛（佛以出無量音聲、一一音聲復出無量音聲、）

南無才光佛（辯才說法放光照機、）

南無金海光佛（佛身金色、表裏瑩徹、影現十方依正、猶海印發光、森羅萬像無不明顯、）

南無山海慧自在通王佛（慧光煥耀、猶山聳衆、方便廣多如海無窮、言其智慧說法融通自在、）

南無大通光佛（大法融通、光明普照、）

南無一切法幢滿王佛（諸佛法幢、悉皆圓滿、化身廣樹、徧能自在、）

○二三十五佛。大寶積部決定毗尼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於貪瞋癡不怖畏耶。佛言舍利弗一切菩薩有二犯戒、何等爲二、一者瞋相應犯、二者癡相應犯、如是二犯、名大破戒。舍利弗、因貪犯者爲過微細、難可捨離。因瞋犯者爲過麤重、易可捨離。因癡犯者爲過深重、復難捨離。所以者何、貪結能爲諸有種子、生死蔓延連持不絕、以是義故微細難斷。因瞋犯者墮於惡趣、可速除斷。因癡犯者當墮八種大地獄中難可解脫。舍利弗、若諸菩薩成就五無間罪、

及犯餘罪、菩薩應當於三十五佛前、晝夜獨處、殷重懺悔。寶積經云、一切衆生若有五逆十惡萬劫不通懺悔者、應須頂禮三十五佛、至心懺悔、一切罪障即皆除滅也。

南無釋迦牟尼佛（釋迦、翻能仁、應化三界、廣度衆生、不住涅槃故。牟尼、翻寂默、實智圓照、寂然清淨、不住生死故。）

南無金剛不壞佛（智慧堅固、如金剛不壞、）

南無寶光佛（智光普淨、照徹無邊、）

南無龍尊王佛（龍能升降變現、佛能隨機應化、）

南無精進軍佛（如來爲大法將、降伏諸魔、如三軍猛力精進、能御冤敵、）

南無精進喜佛（內精進故、自利利他、功圓行滿、普得歡喜、）

南無寶火佛（智寶之火、燒盡自他煩惱生死、）

南無寶月光佛（寶月圓淨、光照法界、）

南無現無愚佛（現出智慧德相、永無三毒之愚、）

南無寶月佛（寶月澄於清虛、智光照於法界、）

南無無垢佛（已離塵垢、本來清淨、）

南無離垢佛（永離煩惱之垢、常得眞如之淨、）

南無勇施佛（勇施財法、廣化衆生、）

南無清淨佛（清淨實相、本來周圓、）

南無清淨施佛（清淨法施、三輪體空、普令衆生、悉到佛地、）

南無娑留那佛（娑留那、翻甘露水、具長生不死之藥、佛法令衆生永入無生之地、）

南無水天佛（水從上下之天、心印佛生之理、）

南無堅德佛（智德堅固、化度無疲、）

南無栴檀功德佛（法身功德之香、普熏衆生之心、）

南無無量掬光佛（掬、攝也、如來妙相攝出光明、普照無量、）

南無光德佛（慈光普照、恩德無邊、）

南無無憂德佛（證大涅槃、永離憂惱、自證功德、普救無難、）

南無那羅延佛（那羅延、翻堅固、佛身堅固、猶若金剛、不能沮壞、）

南無功德華佛（因修萬善功德如華開、果證三德具如似結實、）

南無蓮華光遊戲神通佛（蓮華開敷、光彩遍照、遊戲神通、應化三界、）

南無財功德佛（法財功德、徧施無窮、）

南無德念佛（德念普沾、慈念不斷、）

南無善名稱功德佛（妙善功德、名稱普聞、）

南無紅燄帝幢王佛（紅燄、即天帝宮中赤珠幢之光也、珠光互射、以喻佛光徧徹、）

南無善遊步功德佛（如來行步猶如象王、凡有遊步稱善功德、徧至十方應化無窮、）

南無鬪戰勝佛（佛具智箭禪弓慧劍、內魔外道聞之則伏、）

南無善遊步佛（佛神足力、無來去相、遊步十方、普化衆生、）

南無周匝莊嚴功德佛（功德莊嚴、周徧十方、化化不絕、利益無盡、）

南無寶華遊步佛（如來足底千輻輪相、寶華承足、遊步十方、）

南無寶蓮華善住娑羅樹王佛（娑羅、翻最勝、又翻堅固、其樹之王、如來成道之樹、故稱王、）

以上八十八佛也。問、諸佛德號無不互具互攝、如十方虛空普含法界、亦如千燈、燈燈互徧。法華云吾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應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然則汝今隨文釋之、豈無遺萬之過耶。答、雖不可解、亦有從略釋而圓解者、亦有以此稍入門者、故今方便解之。夫諸佛名號無有一定、或依姓立、如釋迦彌勒。或從字稱、如無垢離垢。或依報、如阿閦。或正報、如普光。或單喩、單法、法喩合稱。或因、或果、因果並立。或行願等、莫非隨機立名、名雖各立、義實圓該。法苑云、如釋迦翻能仁、豈有一佛非能仁耶、阿彌陀云無量壽、豈有一佛非長壽耶、但以逗機設法隨世建立、諸佛名號理皆同故。華嚴云、十方諸如來、同供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楞伽云、一切諸佛四種皆等。一字等、如佛十號。二語等、六十四種梵音言語。三身等、法及色身。四法等、正助道品。準二經義、則八十九佛名德、

一多徧容、彼此交攝、一佛即通一切佛、釋一義即顯無盡義、有何增減不可融哉。

〇三彌陀結歸

南無法界藏身阿彌陀佛

觀經云、諸佛如來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今阿彌陀佛法身徧包十方微塵剎土、是爲法界無盡功德藏身也。〇八十八佛後加阿彌陀佛者、上來禮讚功德、結歸極樂故也。良由彌陀四十八願宏深、與娑婆衆生機緣獨勝、蓋所作諸功德若歸一者、大道易就、是故作佛事者皆以彌陀結歸、良有以也。書玉師解有四意、一彌陀佛名一稱禮時、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五逆三途悉超脫故。二彌陀雖在西方、乘願來度娑婆、十念尚得往生故。三成佛以來於今十劫、現在說法普度十方衆生故。四釋尊與十方如來同讚故。有此四意所以加也。八十九佛竟。

〇三懺悔過罪陳所作善分二、初懺罪陳善二、以頌結上〇初又二、初發露懺悔、

如是（八十九佛。又復）等（該十方）一切（微塵）世界（無量）諸佛世尊。常（常）住在世（間。常放光明。恆度衆生。略［illegible］）是諸世尊。當慈念我。

此仰求諸佛垂慈愍念也。一切世界諸佛是橫徧、常住在世是豎窮。蓋諸佛法身常住周徧、慈光本來常照。奈衆生以業自障、終日常在佛身之內、而不見佛、如盲處日光之下而不見色。蓋以妄想執着久溺迷途、不知自出。幸遇聖教、當請諸佛住世容我懺悔。

若我此生。若我前生。從無始生死以來。所作衆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

此總發露前生今生所作衆罪也。前生又有前生、生生無盡、故曰無始。如是塵劫生生所作、罪無邊際、并今生所造、或記或忘、今對佛前吐露求懺。所言衆罪者、在家十惡五逆大小等罪、出家犯諸性遮輕重諸戒等罪。自作者、親身自作也。教他者、令人作也。見作隨喜者、以見聞他人作罪而我隨生歡喜、勸讚激發方便助成也。或云自作、身家罪。教他、口家罪。隨喜、意家罪。要而言之、自作教他隨喜、各各互攝身口意三業。故今對佛前、悉皆吐露、毫無覆者。

性遮輕重
- 性戒罪重（性者定也、又不可改轉、謂殺盜淫妄四重、爲諸戒之根本。無論受與不受、犯則現受王難、死報三途、不可改故、必待吉祥罪方消滅。此戒佛未出世本自有之、故無問信佛、但信犯更有違佛制罪。）
- 遮戒罪輕（佛所遮止故、犯後可懺、但懺後不可再犯、如五戒中酒戒、沙彌十戒中後六戒、比丘戒中僧殘等戒、梵網十重中後六、及四十八輕等戒、俱佛遮止也。）

若塔若僧。若四方僧物。若自取。若教他取。見取隨喜。

此別發露前生今生取三寶物罪也。塔象寺院庵廟等、梵語塔婆、或云窣堵波、此翻方墳、亦翻圓塚、亦翻靈廟。阿含經明四處起塔、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入涅槃處、此四皆因表顯佛德、奉佛舍利所建也。又寺院廟庵及諸祠塔、皆奉三寶之地、只宜供養、不宜取其分毫。僧者三師、七證、住持、剃度、依止、受業等、此皆爲人師範、亦宜供給、不宜盜取。四方僧物、謂從四方來者之物、或施主施與四方僧之物、蓋四方有二、一指現前四方僧衆、二通未影響四方僧衆、以招提常住極三際故、亦祇宜供、不宜取其一毫。方等經華聚菩薩云、五逆四重罪、我亦能救、惟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寶梁經云、當自啖身肉、不得盜三寶物。智度論云、盜佛燈油者當墮黑闇地獄、後爲人目盲。盜佛香者墮泥犂（此翻非道即地獄也）、後爲人臭穢。盜旛爲衣者主惡瘡膿血之報。鐵山瓊禪師云、凡常住一茶一米一分一釐皆是施主爲求福德故、若得布施、宜供三寶、何得私用。道世法師云、若將常住財物私與白衣家受用者、龍天嗔責、罪及主事僧。高峯遺事云、仰山偉禪師私折常住一莖筍、後入定見筍現前、陪還懺悔、其相乃絕。寶鑑云、雲蓋山守山顒禪師、因以齋僧錢造僧堂、歿後、新住持智禪師夜坐、忽聞火焦之氣、見顒帶火枷、具說前事、苦告言乞估賣僧堂、設齋供衆、方可脫苦。智禪師如言設齋、其夜見顒來謝。慈雲懺主云、昔杭州雷峯塔化主、因將磚錢買瓦、五百年西湖作魚。唐德宗甲子興元元年、淮西壽州安豐縣、有居民毛姓者、婦周氏、生一子、猪頭驢脚象耳魚腮、父母欲淹其死、便作人言、我爲先世不信因果、曾於廬州開元寺、借用常住錢五百貫、麻布二疋、負欠不還、故遭此罰、望父母收養、待長送寺還報、遂撫育七歲、送入寺中掃地以償宿

償、時時自稱己身、叫言還償、以類償故名毛類償、御製頌云、堪嗟毛債異人流、負欠僧錢業報酬、兩片魚腮連象耳、一雙驢脚帶猪頭、前生造惡心無愧、今日招殃苦未休、爲報後賢君子道、僧錢不可擅貪求。

- 壇上十師
  - 三師
    - 羯磨阿闍黎
    - 得戒本師和尚
    - 教授阿闍黎
    - 爲
      - 文殊菩薩
      - 釋迦本師
      - 彌勒菩薩
  - 七證
    - 尊證阿闍黎七位—爲—十方現在諸佛
    - ○同學之侶—爲—十方現在菩薩
  - 圓成三聚、須假三師、舉檢七非、全憑七證、爲十師者必須精明律學、嚴持禁戒方可、不然、罪重矣、

- 四種常住
  - 常住常住—衆僧廚庫寺舍一切花果樹木田園僕畜什器具不通餘界但得受用不通分賣故重言之
  - 十方常住—供僧常食體通十方唯局本處受用存以隨時供養十方衲子
  - 現前現前—僧得施物唯施此處現前僧衆不通十方僧故謂現得施嚫供現前僧衆如設齋結緣等事
  - 十方現前—如亡五衆物輕物名雖十方現前各有其分若羯磨分果後來絕望故云未羯磨前十方僧得罪已羯磨望現前僧得罪
  - 須知三寶物皆出信施欲求當來福報故植今世福田若因果一錯業果隨身

- 四方僧衆
  - 一現前四方僧衆
  - 二（過去未來）影響四方僧衆
  - 以招提常住極三際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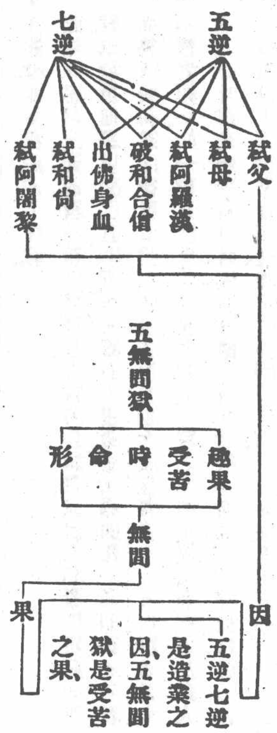
- 三聚（淨戒）
  - 攝善法戒—無善不修
  - 攝律儀戒—無惡不斷
  - 饒益有情戒—無生不度
  - 是大乘戒、今比丘亦具此戒者、必假三師傳授、方得圓成、

- 七非
  - 身三非
    - 殺
    - 盜
    - 淫
  - 口四非
    - 妄言
    - 綺語
    - 兩舌
    - 惡口
  - 又名七支、支其罪屬身口所作、必假投上七師證成戒法、方得清淨

- 五衆
  - 比丘—謂除饉、持二百五十條戒相、
  - 比丘尼—謂除饉女、持三百五十條戒相、
  - 式叉摩那—謂學戒女、持六條戒、二年後必進具、
  - 沙彌—謂勤策、持十條戒相、
  - 沙彌尼—謂勤策女、亦持十條戒相、

五無間罪。若自作。若教他作。見作隨喜。

此別發露今昔造無間重罪也、五無間、即阿鼻大地獄也、五逆、七逆、爲無間罪因。無間地獄、爲罪果、弒父、弒母、弒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此五逆也、又加弒和尚、弒阿闍黎、即名七逆、又名七遮、逆、反逆也、蓋世間恩德、惟父母最大、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以十月懷胎、三年乳哺、撫養成人、爲子者理宜冬溫夏凊、孝養有方、如是終身、尚不勝報、今反逆罵、甚至弒害、此則天地不容、終入無間、不待言矣。阿羅漢斷盡見思煩惱、已超三界生死、受人天供養、爲世間福田、若恭敬供養得福無量、今反逆弒者決入無間。和合僧衆同修妙道、而此惡人、或世事累衆、使道不成、或罵謗離間、使衆不和、甚至罷道散衆、此亦決入無間。佛出世間化無量衆、爲三界燈、作四生父、萬劫難遇、吾人理應向佛求無上道、今反逆謗、甚至出佛身血、（佛滅度後毀佛圖像拋破金身及毀畫像壞塔寺等亦其類也）、此人命終、永墮十方無間。和尚、此翻力生、以智慧力、令人生長正妙道故。阿闍黎、翻軌範師、能軌範後學、可儀可法故、又翻正行、能糾正弟子、直心直行故。此有五種。蓋成我身者父母、教我智者師友、父母以情愛故成我、是世間之恩有限也。師長爲聖道故教我、是出世成佛之恩無限也。至若終身頂戴、恩尚不盡、今反逆弒、永入無間必矣。五無間獄者、一者趣果無間、趣、即向也、謂諸有情不問男子女人老幼貴賤、及天龍鬼神、罪業所感、悉皆同受。二者受苦無間、謂諸有情、於劍樹刀山、鑊湯爐炭、烊銅鐵汁、備受諸苦、無有休歇。三者時無間、謂諸有情隨此地獄歷劫受罪、無時間歇。四者命無間、謂諸有情墮此地獄、從初入時至百千萬劫、一日一夜萬死萬生、永無出期。五者形無間、謂此地獄縱廣八萬四千由旬、一切有情於中受苦、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故。



- 五種阿闍黎
  - 出家阿闍黎（剃度本師及授沙彌十戒者）
  - 羯磨阿闍黎（受具足戒時當壇白四羯磨者）
  - 敎授阿闍黎（受具足時先於屏處問遮難敎令登壇乞戒及敎成儀者）
  - 依止阿闍黎（隨方主持爲人依止乃至一宿等皆是）
  - 敎讀阿闍黎（敎經與論除經師乃至敎四句偈等）

（阿闍黎、譯軌範師、言師有出世間之軌則、可作衆生之師範也、古云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故欲出世必先從師、）

十不善道。若自作。若敎他作。見作隨喜。

此別發露今昔造十惡罪也。夫作事乖理、則在十種不善所攝、卽十惡也。反之名十善、則有止惡行善不同。若觸境生心、縱此情惑、而身口意卽十不善。若遇境反省、順理明誠、而身口意卽是十善。然而善惡悉從心起、故心行十善、則感天人修羅之三善道、心行十惡、則感地獄鬼畜之三惡道。正法念經云、此十不善道、是地獄因、於十善道應當修學、則於惡趣永不墮落。

- 十惡
  - 身業
    - 殺生
    - 偷盜
    - 邪淫
  - 口業
    - 妄語
    - 綺語
    - 兩舌
    - 惡口
  - 意業
    - 貪欲
    - 瞋恚
    - 愚癡

- 止惡
  - 不殺
  - 不盜
  - 不淫
  - 不妄語
  - 不綺語
  - 不兩舌
  - 不惡口
  - 不貪
  - 不瞋
  - 不癡

- 若能
  - 放生
  - 布施
  - 梵行
  - 誠實語
  - 質直語
  - 和諍語
  - 柔軟語
  - 不淨觀
  - 慈悲觀
  - 因緣觀

是名行十善法

十惡、是鬼畜地獄業因。十善、是天人修羅業因。止惡、卽不造惡、未不行善、可謂人道業因。再行放生等者、卽名行十善、是天道業因。

逆惡戒善各分三品

- 上品／中品／下品
  - 五逆十惡
    - 約境（於父母等境起殺心）
    - 約境（於六畜等境起殺心）
    - 約境（於蚊蚋等境起殺心）
    - 約心（猛利心造惡）
    - 約心（不猛不泛心造）
    - 約心（泛爾心造惡）
    - 約時（通現未三時造惡無悔等）
    - 約時（造已方悔）
    - 約時（正造時悔）
      - 地獄
      - 畜生
      - 餓鬼

- 上品／中品／下品
  - 五戒十善
    - 約境（見僧寶等境能敬護）
    - 約境（見諸殺境卽能救拔）
    - 約境（見貧乏等境能救度）
    - 約心（猛利心造善）
    - 約心（不猛不泛心造）
    - 約心（泛爾心造善）
    - 約時（通現未三時修善無厭）
    - 約時（造已有退）
    - 約時（欲造卽退）
      - 天
      - 人
      - 修羅

所作罪障。或有覆藏。或不覆藏。

此總陳露前三罪、或覆不覆之惑障也。上言所作諸業、或恐失利譽、則覆藏而不露。或欲揚他惡以顯己直、則所作皆露而不覆藏。或大過則覆、小過則露。或初覆而後露、或初露而後覆。或膽小而弱者覆。或膽大而強者露。凡有所作、覆者罪大、不覆者罪小。如一殺業已重、若復覆之、則更有覆之之罪。是故宜對三寶、及衆人前、直心吐露、毫無覆藏、可與懺悔。唯識云、覆罪者後必悔惱、不安隱故。楞嚴云、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眞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問、十方如來、皆以直心而得成道。

應墮地獄。餓鬼。畜生。諸餘惡趣。邊地下賤。及蔑戾車。

此總陳前文所造惑業、當隨業招報也。應墮二字、直貫至蔑戾車句、謂上文所造諸業、應當隨業輕重、報墮諸趣故。地獄下七句、是受報也。地獄者、大地之下五百由旬有八熱八寒諸大地獄故。（圖詳衆山）無間獄在八熱底重、燒然洞烈、無時暫息、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其上七重爲有間獄、或少時停苦。各獄四門俱有十六遊增、苦不可言。上品逆惡、重生無間、輕生有間。餓鬼之報、常在水邊、但見是火、或時見水、飲卽變火燒身、如是長受饑虛炎燒之苦。下品逆惡所墮、而分三品九類。（圖詳衆山）畜生亦云旁生、形旁不正故、互相食噉、常受驚怖、水陸空三處徧皆有之。諸餘惡趣、指修羅等處。邊地、卽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及羌胡鹵地、海邊窮陬困鳥[illegible]處。中國向多聖賢化世、禮義文雅、正教華美之邦。邊地從無習化、不知禮義、冥頑愚狠、殺害亂倫之地。下賤、卽奴僕役使、爲人輕賤故。蔑戾車、此翻惡見、謂不信三寶、謗無因果、此破愛見二戒故。破愛戒猶可懺悔、若破見戒不容懺悔。今既有信、亦容懺悔。經云、當墮三惡趣中、無量千歲受劇苦已、來生人間、作牛馬駝驢、或得爲人生居下賤、作人奴婢、受他驅役等。亦有人中負債、命盡卽生下賤及邊地者。

如是（前文、或塔僧物、五無間罪、十惡諸罪、皆以墮落地獄）等（及入[illegible]）處（之果報。罪言之、凡舉止之間、從身口意）所作罪障（者。我）今（投誠佛前）一一（誠實）皆懺悔（也）。

此總結以上諸罪一一懺悔也。如是者、指前面言。等處者、該廣之辭。今既信心、而

不包藏瑕疵、則見愛所作諸罪無不懺悔。觀經云、爲讚阿彌陀佛威德、此人聞已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地獄猛火化清涼風、吹諸天華、上有化佛迎接此人。又云至心十念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見金蓮華住其人前、於一念頃生極樂國。稱禮一佛功德尚且如是、況復稱禮八十九佛名耶。今則懺除罪障、如風掃地、纖毫不留矣。

○二請證陳善

今（我仰求八十九佛及盡法界一切）諸佛世尊。當（以智力）證（明我懺、當以慈眼）知（照）我（等、）當（以慈心記）憶（念）念我（等、今我懺悔復本清淨）。

此求諸佛證明慈念也。今我雖屬一人求懺、務必發廣大心代爲一切衆生求懺、故曰我等。蓋諸佛具三明、謂天眼明、證我現前懺悔。宿命明、知我宿世善根。漏盡明、念我未來增道。

我復於諸佛世尊前。作如是（下文諸善根之）言。若我此生。若我餘生（之中）。曾行布施（者）。或（曾）守淨戒（者）。乃至（中間燒香散花、燃燈掃地、低頭合掌、頂禮讚歎、誦經持咒修禪等、以及最少）施與畜生（及餓鬼等）一摶之食（者。所有大小為欲求佛證明。又復此生餘生）。或（曾）修淨行。所有善根。（或曾發心教化）成就衆生（令同得佛）所有（教化之）善根。（或曾）修行菩提（佛道）所有善根。（以）及（曾發）無上（佛）智（之心）所有（初發心之）善根（者。以上今昔所修一一、悉皆求佛證明、全令我會道也）。

此陳此生餘生曾作衆善也。如是言者、貫至及無上智所有善根句。此生、今生也。餘生、謂前生、又有前生、生生無盡即從無始劫來也。今發信心、必賴夙植善種、藏於心田、今方能信。金剛經云、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是也。淨戒者、身心不犯爲淨、防非止惡爲戒、即五戒、八戒、十戒、具戒、（[illegible]詳彌陀經）菩薩大戒（即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戒）、必須時時護守、如護明珠、毫無損失。此擧布施淨戒、即六度中第一第二也。乃至、超略之辭。施畜生者、如有人以食獻佛。一狗掉尾於下、佛以分惠餧之、問弟子云、供佛功大耶、施畜功大耶。弟子曰、施

佛功大、佛言其功正等、所以者何、佛本不食、以人自發敬心供養、故功德無量、畜則見人食時、心心欲食、若少施之、功亦甚大、可結將來度脫之緣。經中又明螞蟻等、以少食施之、功亦甚大。淨行者、道純心一日淨。解煉治習日行。略則戒定慧、廣則三十七道品、四諦、十二因緣、六度等行、乃至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是修道。又無覆與不覆、是淨行義。成就衆生者、施財物令其無乏、施法門令其修道、施無畏、令其無懼。菩提、翻覺道、謂覺照自心而修道故、或依七菩提分（[illegible]詳彌陀經）及三菩提而修、以初心不堅、故今猶受生死。無上智者、佛智也、即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所有善根、指上各種及一切善根也。

三智
- 一切智（十界一切諸法大小名字無不了知）破見思惑所顯（位在二乘）
- 道種智（能用諸佛道法起發衆生善根）破塵沙惑所顯（位即菩薩）
- 一切種智（知一法之智總圓知一切道一切種）破無明惑所顯（位在佛果）

（別教三智單此、若圓教三智則擧一即三、言三即一、三一圓融、微妙難思、）

（上文所言今昔曾作）一切（大小善根）合（而）集之、校（而）計之、籌（而）量之、皆悉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也、然回向之法）如（同）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諸佛所作回向（之法）、我亦如是（學佛）回向（之法）。

（而回向之、方佛果於三藐三菩提也。）

此結今生前生所有衆善、皆做諸佛回向佛道也。今昔曾作善根爲修因、三藐三菩提爲佛果、一毫之善雖小、其體本周、如毛頭一滴具全海之味。是故一無一相、多無多相、小無小相、大無大相、一多無礙、大小相融、是全法界心、回向法界諸佛也。

○二以頌結上

衆罪皆懺悔。諸福盡隨喜。及請佛功德。願成無上智。去來現在佛。於衆生最勝。無量功德海。我今皈命禮。

此頌牒上懺悔陳善回向也。衆罪句、頌前發露懺悔科。諸福三句、頌前請證陳善科。去來現在四句、謂三世諸佛對於衆生、則諸佛圓淨無量功德深如大海、是故我今虔誠皈命頂禮。

〇四普發大願同向佛果。此下是華嚴行願品後重頌十大願王偈也。今既對佛發露懺悔、必當重發大願以求佛果。然願唯普賢最大、我必傚之以求速證。故不動法師錄之、以廣行人心願耳。此下八科願文皆具六相十玄之義。且文分二、初正發行願、二結願無盡〇初又八、初禮敬諸佛。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我以淸淨身語意。一切徧禮盡無餘。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一身復現刹塵身。一一徧禮刹塵佛。

初二句、舉十方無盡諸佛也。我以二句、言我以淸淨三業徧禮無盡諸佛也。普賢四句、舉普賢願行威神、現微塵身、徧禮微塵佛、今我傚之也。師子喻佛、佛爲無上之人、徧至十方說法無畏、故涅槃師子吼品云、如獅出窟、四足踞地、振尾發聲、水性之屬潛沒深淵、陸行之類藏伏窟穴、飛者墮落、諸大香象怖走失糞、喻佛出世圓音說法、如大雷震、降伏天魔、制諸外道、乃人中師子、故云人師子。永嘉云、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卻威、天龍寂聽生歡悅。淸淨身語意者、身不妄動、唯動佛法所動。口不妄言、唯言佛法所言。意不妄思、唯思佛法所思。既淨三業、則上契諸佛淸淨圓徧身心、諸佛無量、普賢化身亦無量、諸化普賢各處佛前、而各處之身復化無量身、一一身徧禮無量佛、如是一身周窮法界、而無量身各各周窮法界、此則佛我一如、圓融無盡矣。又諸佛爲所禮之境、我爲能禮之人、諸佛性空、我亦性空、以空合空、感應道交、不可思議、佛我雖空、不妨化無量身、禮無量佛、光光交映、圓攝無礙、猶如帝網重重、珠珠互徹、圓融圓融、無盡無盡、

六相

理
舉一含多——總
多而非一——別
互不相違——同
彼此不濫——異
共相成就——成
相壞歸性——壞

事
共爲一法——總
諸法宛然——別
多而不異——同
各不相同——異
諸事辦就——成
不離自位——壞

十大願王願願皆具六相、如一普賢是總、化身無量是別、相相無殊名同、各身各禮名異、圓成功德名成、消歸一念名壞。餘思可知。

十玄門

同時具足相應門（舉一普賢即多普賢、如海一滴味具百川、）
廣狹自在無礙門（法界不廣、微塵不狹、廣狹自在無礙、如一尺鏡影現千里、）
一多相容不同門（一容於多、多普容一、一多之相歷然、如帝網珠、珠珠互影、）
諸法相即自在門（法法體用皆同、如金體金色不相捨離、）
祕密隱顯俱成門（隱顯[illegible]思、如秋空片月晦明相違、）
微細相容安立門（理事相容諸法安立、如琉璃瓶盛多芥子、）
因陀羅網境界門（帝網之孔徧現法界、如兩鏡互照傳曜相寫、）
託事顯法生解門（由理成事、事能顯法生解、如舉事顯理、觸目皆道、）
十世隔法異成門（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如一夕之夢翱翔百年、）
主伴圓明具德門（諸佛爲主、菩薩爲伴、智圓德備、如北辰所居、衆星皆拱、）

〇二稱讚如來

於一塵中塵數佛。各處菩薩衆會中。無盡法界塵亦然。深信諸佛皆充滿。各以一切音聲海。普出無盡妙言辭。盡於未來一切劫。讚佛甚深功德海。

前四句、言微塵諸佛之身、皆徧各界法會中也。後四句、普賢化無量身、各以無盡音辭、窮未來際讚佛德也。蓋一塵中復有微塵諸佛、則無盡法界塵中亦各復有微塵諸佛爾許諸佛、身心各各徧於各界法會衆中、而爲其主、各各本界菩薩及化普賢以爲其伴、正所謂主伴和融、因界交徹、如室千燈、燈燈相涉、光光圓滿、無礙無盡也。而無量普賢各各出無量音聲、如海無盡、一一音聲出無量妙音辭、一一音辭窮未來劫、廣讚諸佛功德之海。

〇三廣修供養

以諸最勝妙華鬘。伎樂塗香及傘蓋。如是最勝莊嚴具。我以供養諸如來。最勝衣服最勝香。末香燒香與燈燭。一一皆如妙高聚。我悉供養諸如來。我以廣大勝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賢行願力。普徧供養諸如來。

前八句、言最勝五塵供養。後四句、依普賢廣大運心而伸普供也。華鬘卽華冠、或

華球如冠、及衣服是色觸二塵。妓樂（女樂也、或從伎、伎巧也、謂樂乃巧者所奏故、今是觀心所成之樂、本來清淨無着。）是聲塵。塗等諸香是香塵。傘蓋燈燭等是色塵。飲味塵者必含具故、此五塵一一大如須彌、（此謂妙高、因寶所成曰妙、過出群山曰高、其高八萬四千由旬、廣亦如之、）各徧於無盡佛前、故曰最勝。我今悉學普賢行願。運心廣大而伸普供也。經云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一一高如須彌山王、燃種種燈、蘇燈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種種供具常爲供養。如此五塵、卽三諦理。運心、卽三觀心。正觀塵時、反究自心、而無心相、五塵而無塵相、此空觀觀於眞諦也。觀心歷歷、五塵宛然、此假觀觀於俗諦也。心則非歷歷非不歷歷、塵則非宛然非不宛然、空假不二、眞俗一如、此中觀觀於中諦也。諦觀圓融、心境相卽、心純是法、與法相應、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淨名經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

○四懺悔業障

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

昔、往昔。以從無始一念妄動以來、生死無量。所謂塵沙劫又塵沙劫、數盡塵沙劫未休。然自爾數劫來、而我身口意所起諸惡之業、（卽十惡五逆、有[illegible]詳上）念念不停、則所造業障無窮盡矣。悉從貪瞋癡三毒之心意、引起身口二業、廣造不休。如一念貪心、則引起身業造殺盜淫等罪。一念瞋心、則引起口業造妄語等罪。若貪若瞋、悉由迷情不覺、癡心爲本、而此一念不起則已、起則是癡。從此一念積至無量念、念念不休。若於一念初起、當念反覺、則念體本空、罪福無主、當體淸淨矣。且既有無始生死之罪、念念慣習、不能當下覺其本空、切宜依普賢心、如法懺悔、庶枝末根本二罪、如湯潑雪、

○五隨喜功德

十方（世界所有）一切諸（六道）衆生。（并諸聲聞緣覺之）二乘（三果已還爲）有學、及（四果已去之）無學。（又盡十方）一切如來與（十方一切）菩薩。（若聖若賢）所有（作諸）功德、（而我）皆（普）隨（順歡）喜。

六道、唯人天多善、四道唯惡、或具宿根、今亦能行善也。研眞斷惑曰有學、眞窮惑盡曰無學。經云、諸佛如來從初發心爲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劫、一一劫中捨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如是一切難行苦行、乃至成就無上菩提、及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功德我皆隨喜、一切菩薩聲聞緣覺、志求菩提、所修功德、我皆隨喜、豈但賢聖、然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乃至一毫之善、我皆隨喜、而此隨喜之心、心心徧於法界。

○六請轉法輪

十方所有世間燈。（諸佛智普照故）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勸請。轉於無上妙法輪。

燈能破暗、喩佛智普示衆生也。如來不出世、萬劫常暗冥。最初成就菩提者、卽佛初成也。如釋迦三十歲成佛、此迹門初成。若本門則塵點劫久已成佛矣。今爲衆生化迹故初成佛也。不問久成初成、我今悉皆普勸請轉妙法輪。（勸說妙法也、謂佛法轉於衆生之心、令轉凡心成佛心故、）經云我當悉以身口意業、種種方便、殷勤勸請轉妙法輪。

○七請佛住世

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至誠而勸請。惟願久住刹塵劫。利樂一切諸衆生。

十方三世無盡曰諸。三覺圓滿、曰佛。涅槃翻滅度、滅三惑煩惱、度二死生死故。又翻圓寂、德無不圓、障無不寂。（不[illegible]）故。又涅言不生、槃言不滅。示者、有衆生機感、則佛非生而示生、有緣之機化盡、則佛非滅而示滅、以久住世、衆生不敬、佛若示滅、或發勇猛、是故示現滅度耳。至誠者、專一老實之心。經云、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將欲示現般涅槃時、金身掩耀、玉毫收彩、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至誠勸請莫入涅槃。又云、唯願久住在世、經於一切佛刹極微塵數劫、說微塵妙法教化衆生、皆種善根、熏習成熟、開智慧花、結菩提果、展轉利樂一切有情、同圓種智。

○八普皆回向（卽十願王之第十也。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衆生、於此合攝故。）

所有禮（敬諸佛一也、稱）讚（如來二也、廣修）供養（三也、以此等）福（常德）請佛住世（七也、及請）轉法輪（六也、）隨喜（功德五也、）懺

悔（衆障四也、上來七願所有）諸善根（功德無不）回向（九界）衆生、（普願同時）及（至）佛道、（願後已八也。）

前三句結上七願、末句回向生佛也。謂總結七願善根功德、悉皆回向衆生、普願同成佛道。經云、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回向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乃至成就無上菩提。

八願懺障	懺	障、得
一禮敬諸佛	多生我慢	尊貴生
二稱讚如來	多生惡口	無礙辯
三廣修供養	多生慳貪	大財富
四懺悔業障	無始諸障	依正具足
五隨喜功德	多生嫉妒	大眷屬
六請轉法輪	不求佛法	慈善根
七請佛住世	厭捨諸佛	智慧多聞
八普皆回向	多生狹劣	廣大衆善

願將以此勝功德。回向無上眞法界。

此回事向理也。上句指前八願、屬事也。下句回向法界、屬理也。志欲成滿曰願、發心廣大曰勝、性心無妄曰眞。舉十法界諸法唯是一心爲體、曰眞法界、爲一心總相、萬法歸趣也。良以事無自性、全從理成、理絕纖塵、仗事而顯、諸功德事悉從心起、卽宜回向還歸於心。所謂從法界心、起法界願、以法界願、歸法界心、心者理也、證此理者、舉法界無不圓融故也。

性（三寶具則）相之佛（寶）法（寶）及僧伽（之僧寶、性、即一眞體、相、即依體、性相一如、即）二諦融通之三昧（即）印。（三昧即正定、離偏邪曰正、絕昏散曰定、又翻正受、以定中不受諸受、唯是一心正受、二諦全體正受、性絕偏邪、清淨圓明、普含法界、如湛湛大海普印乾坤。）如是（三昧、皆我一心所遍、圓一心之）無量功德（[illegible]）海（無邊。）我今皆悉盡回向（無上佛果也。）

此回因向果也。性相二句是所向之處、如是句總結功德、末句是能向之人也。性卽自性三寶、相卽別相三寶。自性智慧圓照法界曰佛寶、自性湛寂圓具諸法曰法寶、自性寂照雙融曰僧寶、卽是一體三寶也。別相三寶有圖詳上。性三寶是體、相三寶是用、用無別用悉從體成、體無別體皆自用顯、體性本絕纖塵、眞諦也。三寶妙用齊彰、俗諦也。用雖齊彰當體無見、體雖無見妙用歷然、則二諦融通、三昧

光徹、猶如澄清大海、印於萬像無不明顯、卽中諦也。眞諦海印三昧、泯一切法、性三寶也。俗諦海印三昧、立一切法、相三寶也。中諦海印三昧、統一切法、性相一如、二諦融通、融通三寶也。此則無盡諸佛功德性海、無不印於三昧矣。而三昧唯我一心、將此一心所具功德、悉皆回向無上佛果也。

所有衆生身口意。見惑彈謗我法等。如是一切諸業障。悉皆消滅盡無餘。念念智周於法界。廣度衆生皆不退。

此回自向他也。初四句盡滅衆生業障、末二句願智周不退也。蓋邪見衆生迷惑自心、故口彈謗佛法、身造殺盜淫、意起貪瞋癡、不信因果、廣造衆罪。我今所修功德、普願一切衆生歷劫業障悉皆消滅。問、彼人造業應彼自懺、詎我之功能懺彼業障耶。答、天性相關故、華嚴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則彼造業、無非在我心中、則我心亦徧於彼業識之中、所以我之智力能滅彼業、轉令衆生、念念心運實智、證諸佛法界理、心運權智、度法界衆生到不退地。

〇二結願無盡

乃至（一者）虛空世界（法）盡（二者）衆生（法、）及（三者）業（法、四者）煩惱（法）盡。如是四法（其體）廣（大）無邊。願（乃）今（發普賢願功德）大回向、亦如是（願性廣大無盡）。

乃至者、自智周外餘有所作、乃至絲毫功德、體皆周徧、如一滴全具海味。又此四法雖妄、其體稱性本不可盡。而我今依普賢行願回向、亦皆稱性圓滿、則四法盡爲清淨周圓矣。經云、虛空界盡、我願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故、我此十願無有窮盡。如是乃至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願乃盡、而衆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十願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南無大行普賢菩薩（三稱）

修無盡供、供無盡佛、曰大。諸行動作、窮劫不倦、曰行。行彌法界曰普。位鄰極聖曰賢。無邊勝福莫越行門、諸佛菩薩從行門出。故華嚴會上推普賢爲長子、以其行願稱性周徧、故曰願王。若衆生依此十願而修、當體與佛契矣。

二課合解卷第五

天台山觀月子興慈　述

蒙山施食儀

以山彰名、如法施食、故曰蒙山施食、施爲六度之首、萬行之先、其義有三。一資生施、亦名財施、以衣食財物田宅等資其生命、故今即水飯紙錢等以資幽冥、除苦得樂、爲資生施也。二法施、以說法持誦運心作觀、今即誦本文、作觀想、爲法施也。三無畏施、如爲善畏首畏尾、有力者助以無懼、令其成事、今爲幽冥有畏劫劇苦之畏、仗此功德令除衆障、離諸怖畏、爲無畏施也。食有資益之功、住持之義、經云一切衆生皆依食住、若無飲食身體饑羸、縱有財法奚濟生命。今緣極苦衆生而起悲心、故以咒以食而施鬼類、令即除苦得樂。又食有四種、一摶食、（摶取也一作段）謂分段可取故、以香味觸三爲體、變壞爲相、是欲界天及人畜等所食也。二觸食、以六識相應心所觸可意之境、五根和順怡暢爲食、即鬼神食也。三思食、以意地有漏精思轉勝妙禪境、資益色天身命、綿想不斷、即色界禪悅爲食。又望梅止渴、懸餅充饑等、亦思食也。四識食、以第八識相續執持根身令不爛壞、此則聖凡共具、但有迷悟之殊。聖人識性圓悟、本自湛明、名如來藏識、住持一切無漏性功德、故非有非無、非住非不住、此乃本有不思議功德之食而爲住也。凡夫識性全迷、隨起業種、名含藏識、含藏漏無漏諸善惡種子故、非有妄計實有、由是輪轉無窮、此乃生滅業識之食而爲住也。然如來藏識、含藏識、名雖有二、其體本一、惟隨迷悟故分爲二、是故聖凡同爲識食。前三屬事、後一屬理、事偏凡夫、理該聖凡、進而思之、聖人亦具四食、非食非不食、是爲不思議圓融妙食也。又應知施食、必賴三輪體空、方能普周。三輪者、行人爲能施、鬼類爲能受、及中間物、三處體性俱不可得。然體性不可得時、依然歷歷分明、歷歷分明時、依然體性不可得、是爲三輪不思議法施、如此法施、則何心非法、何法非食、然亦何食非法、何法非心、心既周遍、法食亦周遍、故十方六道無不受之而得解脫。儀者軌也、式也、此文爲施食之軌式故。

布施有三

- 資生施（即名財施）
  - 內財—即一身也、捨頭目髓腦、或燃臂指、或燃香記、乃至自身代人用力等、
  - 外財—即身外所用一切諸物也、
- 法施
  - 說法
    - 智勝者隨機廣說
    - 智劣者量自力說
  - 禮誦
    - 謂依誦經回向普濟
    - 智者轉讀運心作觀
    - 作諸供事運心觀想
  - 五塵供具、變一爲多、隨體爲具、如今施食、觀水飯成妙味等、
- 無畏施
  - 貧乏長者助以財物
  - 作善長者—或助
    - 身力
    - 心力
    - 財物
  - 遇難長者爲之解救
  - 遇冤長者爲之解釋
  - 長輪迴生死苦者令入佛法湼槃之類

四種食

- 摶食—有形段可取即世間種種飲食
- 觸食—鬼神觸氣即飽
- 思食—禪定得力禪悅爲食
- 識食—識處天以識持命

三輪體空

- 一能施人—我雖能施、反觀我心了不可得、
- 二能受人—人雖能受、觀彼受心亦不可得、
- 三中間物—世間諸物、皆從因緣和合妄成、因緣散滅、無實體故、

世間衆生布施行善、皆著我爲能施、人爲能受、及中間物、不知此三本空、空無邊際、功德亦無邊際、若著相者猶太虛中爲物所礙、則功德不普矣、如今文觀水飯等空、我心亦空、故能一變無量、否則縱有變化、不能廣大且周、

蒙山甘露法師不動集（法師行儀見懺悔文）

蒙山、在四川雅州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峯、前一峯最高、曰上淸峯、產甘露、宋不動法師於中修道、故名甘露法師。（隴蜀餘聞云、其峯頂有一石、如數間屋大、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隙、名蒙頂茶、相傳爲甘露大師手植、所產甚少、明時貢京師、僅一錢有奇、環石旁、則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諸司而已、廣輿記引圖經云、受陽氣全故芳香、唐李德裕入蜀、得蒙茶沃於湯餅上、移時盡化者乃眞。又山東兗州費縣西北、亦有蒙山、綿亙百二十里、有七十二峯、三十六洞、古刹七十餘所、上有白雲巖、產茶亦名蒙頂茶、）師意以前來誦彌陀經大懺悔已、當施六道、普利幽冥、故依祕密部中水施食法、及救拔

餓口餓鬼經等、集斯儀文、普令後學廣結幽途無生之緣。今有欲求福慧益壽命者、備淨水一碗、飯一碗、菜一碗、并香燭等、隨所住處誦彌陀經已、即誦此文、隨義作觀、若不嫻作觀者、但注心誦、每咒七遍、或二七、三七遍、唯變食咒及甘露咒、各誦七七遍、或百八遍、愈誦愈精、誦畢念佛回向、冥陽俱獲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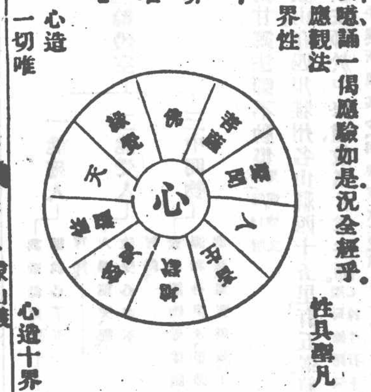
○全文分十三段○一偈示唯心

若人欲了知三世（十方）一切（諸）佛（功德法門者、）應（當）觀（照現前一念）法界之性、（良由十法界者性相、有漏無漏、善惡）

一切（諸）法、唯（吾人現前一念）心（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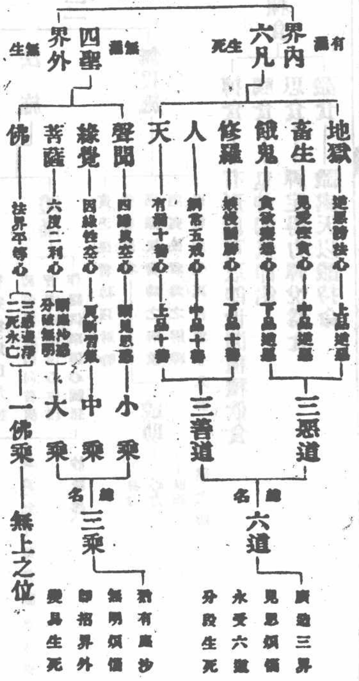
此是華嚴經第四會、佛在夜摩天、無量菩薩雲集說偈讚佛、時覺林菩薩亦說十偈、此即第十偈也。若人欲了知諸佛之法、當觀現前一念之心、此心皆具十法界諸法、所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是也。三世者、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三世各有十方、十方各有三世、三世十方各有無盡世界、世界無盡、則諸佛無盡、諸佛無盡、則衆生無盡。然諸佛衆生全在當人一念心中所得、故曰一切唯心造。所言法界者、一心之總名、萬法之歸趣。又界者因也、十界之法因心所造故。當人若起十惡五逆之心、是地獄業因。若起貪欲癡想之心、是餓鬼業因。若起見愛慳貪之心、是畜生業因。若起爭勝嗔鬪之心、是修羅業因。若起綱常五戒之心、是人道業因。若起五戒十善之心、是天道業因。若起厭苦入滅之心、是聲聞業因。若起因緣性空之心、是緣覺業因。若起六度化人之心、是菩薩業因。若起平等法界圓融無礙之心、是佛界清淨不思議性功德業因。今偈唯舉佛界者、義該攝故。楞嚴云、萬法所生、唯心所現、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又天台以百界千如、三千性相、事造理具、兩重三千、皆唯現前介爾一念之心而已。（圖見偈後）大法數云、十者統諸法之謂、界者以三歸爲界分、故云法界。又偈所言性者體也、不變也。所言心者用也、隨緣也。不變之體隨染緣、即九界衆生。不變之體隨淨緣、即佛界如來。隨染緣時性亦無染、隨淨緣時性亦無淨、如鏡照象、象有妍醜、鏡體未嘗有變。心性亦然。今欲破彼業道、故先示以唯心、若知唯心、則諸衆業當體消亡。昔京兆有王明幹者、素造諸惡、一日因患致死、有二人引路、見一僧云、地藏菩薩、教以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偈、誦此者能排地獄苦、既而見王、王問作何功德、答唯持一偈、如前誦之、聲聞地獄、罪人皆脫、三日方蘇、考諸僧俗、方知華嚴偈云、嗟、誦一偈應驗如是、況全經乎。

十界唯心


應觀法界性
性具聖凡
心
佛
菩薩
聲聞
人
修羅
地獄
畜生
餓鬼
天
緣覺
心造一切唯
心造十界

性者理性、理本絕脫、元無聖凡迷悟、只言理具十界聖凡而已。心者於理成事、而分聖凡迷悟也。故心生種種法生、法即事理、蓋以事不自成、得理故成、理不自顯、由事故顯、所謂舉法皆心、舉心皆法、是故十界無不唯心唯性。

十界聖凡心行


有漏
界內
六凡
生死
無漏
四聖
界外
無生
地獄—逆惡諍法心—上品逆惡
畜生—見愛慳貪心—中品逆惡
餓鬼—貪欲癡惡心—下品逆惡
修羅—嫉慢鬪諍心—下品十善
人—綱常五戒心—中品十善
天—有漏十善心—上品十善
三惡道
三善道
總名
六道
廣造三界
見思煩惱
永受六道
分段生死
聲聞—四諦眞空心—斷見思惑—小乘
緣覺—因緣性空心—更斷習氣—中乘
菩薩—六度二利心—斷塵沙惑 分破無明—大乘
佛—法界平等心—三惑盡淨 二死永亡—一佛乘—無上之位
總名
三乘
猶有塵沙
無明煩惱
卽招界外
變易生死

○二永離惡趣

破地獄眞言（誦此咒時、觀想咒聲及佛放光普徧十方地獄、十方地獄一時俱破、息諸苦惱、）

唵伽囉帝耶娑婆訶。

法界唯心所造、則地獄唯心所破、不待言矣、何則、由惑造業、由業招苦、惑即無明、無明無性、以眞如爲性、眞如清淨湛若太虛、從何有惑、惑既不生、業亦非有、則地獄諸苦應念消鎔矣。眞言者、佛眞如性具根本智、根本智流出後得智、後得智流出大悲心、從大悲心流出祕密神咒、故凡咒者、悉從佛眞如實際流出、故曰眞言。若誦持者、當知句句亦從自性眞如流出、蓋以內有觀智歷歷、外仗神咒喃喃、智與咒一、即感諸佛交光照徹十方地獄及諸三界無不解脫、當體化爲清淨法界。問、彼彼造業、彼彼自受、而吾觀智豈能破彼所造、答、經云、心佛及衆生、等三無差別、佛徧法界、我與衆生之心亦各互徧法界、則彼彼造業受報、皆在佛與我心之中、暫不相離、若我誦時、佛咒交光、何獨破於地獄、且與十方六道一時俱得清淨矣。

地獄總有三處

一八熱地獄

二八寒地獄

三邊地獄

①

八熱地獄

一等活（獄中衆生、手生鐵爪、相瞋相攫、以手剖肉、或獄卒唱生、或冷風吹活、兩緣再具、令諸一等、等諸受已、十六遊增次第受苦、壽五百歲、由身口意造不善業所招。）

二黑繩（獄卒以熱鐵繩拼罪人身、并熱鐵斧斫身百千段、又拼以繩之、或熱鐵繩絞身截骨、如是受已、十六遊增次第受苦、壽一千歲、由殺父母佛及聲聞之業所招。）

三衆合（亦名衆磕、兩山相合以磕罪人、骨肉糜碎、山還故處、苦毒萬端、如是受已、十六遊增次第受苦、壽二千歲、由殺盜淫三惡業、不修三善行所招。）

四叫喚（亦名號叫、亦名呼呼、獄卒捉罪人擲大鑊中煮、號哭叫喚、苦痛萬狀、如是受已、十六遊增次第受苦、壽四千歲、由瞋恚懷害、造諸惡行所招。）

五大叫喚（亦名大呼、獄卒捉罪人置大鑊釜鐵鑊沸煮、又擲大鏊上反覆煎熬、如是受已、十六遊增次第受苦、壽八千歲、由習邪見受觸、造非梵行所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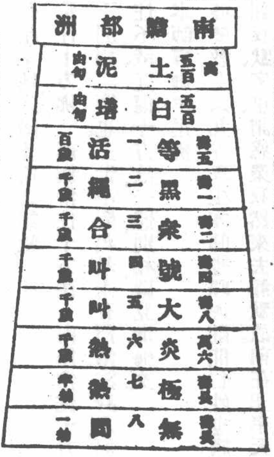
六炎熱（亦名燒然、在鐵城內、或火鐵上、或大鐵鉤、內外俱赤、皮肉焦爛、如是受已、十六遊增次第受苦、壽萬六千歲、由燒害命所招。）

七衆熱（亦名大燒然、亦名極熱、鐵城火然、內外俱赤、火坑火山、鋒鐵又貫罪人身置著火中、久受苦已、十六遊增次第受之、壽半劫、由殺害果造衆惡行所招。）

八無間（亦名無擇、剝皮纏身著火車上、或輪碾身碎、又置鐵城火燄空處、苦痛萬端、間無間歇、五無間業皆此、如是受已、十六遊增次第受之、壽長一劫、由五逆十惡所招。）

八熱安立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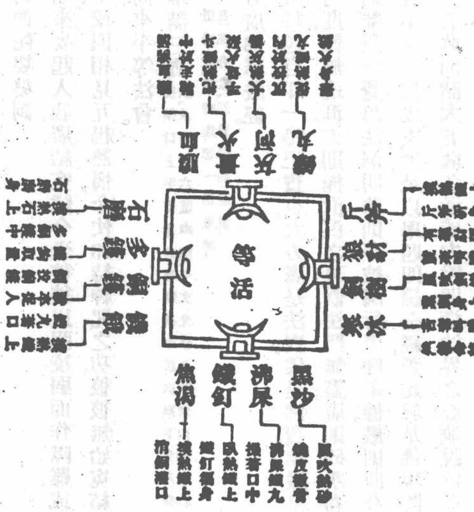
等活至炎熱七獄、其高一萬九千由旬、各廣萬由旬、


南贍部洲
高五百由旬 泥土
五百由旬 白墡
壽五百歲 一等活
壽一千歲 二黑繩
壽二千歲 三衆合
壽四千歲 四號叫
壽八千歲 五大叫
壽萬六千歲 六炎熱
壽半劫 七極熱
壽長一劫 八無間

無間高廣二萬由旬、

此八獄在閻浮下重累而住、前二有主獄、次三少主獄、後三無主獄、八熱根本、各有十六遊增、通根本成一百三十六獄、獄中火力甚熾、如丈方石著獄火中、即時消鎔、若人間火、置一小石終不能消、

八熱四門各有十六遊增


等活
鐵丸
灰河
膿血
斧斤
豺狼
劍樹
寒冰
黑沙
風吹熱沙燒皮徹骨
沸屎
熱屎鐵丸抱著口中
鐵釘
臥熱鐵上鐵釘釘身
焦渴
投熱鐵上洋銅灌口
石磨
銅鑊
鐵鑊

婆娑論、八熱獄、一一獄有四門、一一門外有四遊增、有情遊彼、其苦增故、正法念經、無間之苦千倍過前七大地獄。

㊁　八寒地獄安立之相

一頞浮陀（寒苦所切、肉生細皰）	二尼賴浮陀（寒風所吹、如身成皰）	三阿吒吒（脣動不得、舌作此聲）	四阿波波（舌動不得、脣作此聲）
五嘔喉喉（喉內振氣、作此聲故）	六鬱波羅（肉色細拆、如靑蓮華）	七波頭摩（肉色大拆、如赤蓮華）	八芬陀利（罪人骨拆、似白蓮華）

（此八獄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前二從身相受名、次三從聲相受名、後三從拆相受名、俱是嚴寒所逼、壽如憍薩羅斛、二十斛胡麻、有一丈夫滿百年取一粒、如是取盡、爲頞浮陀壽、二十陀壽爲尼賴浮陀壽、八獄次第倍之、）

八熱八寒之外、別有大小諸獄、其名無量、具如諸部經論、

㊂　邊地獄總有三

山間
水間
曠野

各受別業苦報

莊椿錄、孤獨地獄、在閻浮提諸處、或曠野、山間、海畔、廟中、有八萬四千座、苦報轉輕、此等小獄應寒熱雜受、苦有多少、壽有延促。海邊、如僧護所見諸獄。山間、如泰山酆都、又如億耳所見等。

普召請眞言（誦此咒時、觀想十方三途六道一切衆生、承佛威光、一時同來道場、）

南無部部帝唎伽哩哆唎怛哆誐哆耶。

普、徧也。前既破諸地獄及諸業道拘禁、則地獄業道當處解脫、恐行人觀念不精、不能使彼應召而來、再宣神咒、普召法界罪苦衆生、尋光即到道場。問、十方三途遐隔無極、何能令其應召即來。答、自心他心本無遐近、因迷有隔、今仗加持咒力、感佛威力、普令十方俱成妙境、無遐近相、故令一召即到。

解寃結眞言（誦此咒時、觀想六道衆生、各承咒及佛力、無始寃結、一時消釋、）

唵三陀囉伽陀娑婆訶

從無始來妄起人我、廣結寃讐、今恐彼彼以强凌弱而作障難、或忽現諸障、或卒起不平、或因相見互起熱惱、今仗加持神咒之功、彼彼無始寃結一時解釋、互相愛敬、同來平等法會。

○三奉請三寶（按儀口上字、皆是始壇讚中諸供奉、下字入觀音定後方破地獄、及召請六道幽魂、今文先破先召者、以初唱心一偈示其破處、即是道場故、誦時應想一切鬼神、一心長跪合掌、同音稱揚讚歎。）

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

此華嚴經題目、即一體三寶也。大方廣是法寶、佛是佛寶、華嚴是僧寶、大則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方則極滄溟之可飲、法門無盡。廣則碎塵剎而可數、用無能測。佛則離覺所覺、萬法洞明。華則芬披萬行、榮耀衆德。嚴則圓茲行德、飾彼十身。經則貫串文句以成玄妙。是以舉題即攝全經、蓋此經是佛現圓滿報身放光加被諸大菩薩、而諸大菩薩各承威力說圓滿法界之心、兼說行布歷劫之行故。若有見聞禮誦者獲益無量。天台大師云、聞首經題功德無量。淸涼序云、見聞爲種、八難超十地之階、其斯之謂歟。

南無常住十方佛　南無常住十方法　南無常住十方僧

此下別相三寶也。三世不變、萬劫永存曰常、法身周徧湛然不動曰住。三寶俱是常住不滅、互徧十方故。一體、別相、圓見懺悔文。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此娑婆教主爲九界衆生本師也。釋迦翻能仁、姓也、謂能行仁德廣濟三界故。牟尼翻寂默、字也、謂惑業寂然來去靜默故。前在兜率天號護明菩薩、時以羣機所感、神從兜率降生迦毗羅國、父淨梵王、母摩耶夫人、夫人嘗夢菩薩乘六牙白象王、自天而下入於右脇、後身意泰然、瑞相屢見、及其將生、聖母遊苑、値無憂花盛開、右手欲攀、不覺從脇而誕、九龍吐水、金盆沐浴、四方各踏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父攜之以謁天祠、天像爲之致禮、還集羣臣爲太子

立名曰薩婆悉達。八歲博學六藝、凡世間經書無不熟嫺、妃納耶輸、欲念消淨、以夙緣故特指妃腹云、後六年汝當生男、（修學六年生羅睺羅、）嗣遊四門、遇老病死及沙門、則出家之心愈篤、年十九二月十九夜、（周昭王二月七日）四天王捧馬足出北門、至檀特山小息林間、以所佩刀斷髮、誓曰、願共一切衆生斷此煩惱、時淨居天人化爲獵者、身披袈裟、太子以寶衣易之、入彌樓山、從阿藍迦藍學不用處定三年、復從鬱頭藍習非非想定三年、覺非遂捨、至象頭山雜外道羣中自修苦行、日食一麻一麥、以無心意無受行之功、諸外道悉受其化、如是六年、自知將成、曰今非眞解脫、當先受食、後成佛道、遂沐浴於泥連河、受牧牛女所獻乳糜食之、相貌復舊、（苦行六年身瘦、）（爲令衆生觀以敬信、故先受食、）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吉祥童子刈草以敷其座、時二月七日之夕也、（周建子爲正月、丑爲二月、夏建寅爲正月、丑爲十二月、佛成道在周建、是二月八、夏建是臘月八、有說四月七日降誕、八日成道、）既坐放光降魔羣、即入正定、及子時（正在初入）忽覩明星悟道成佛、（即開入定時未睹所現、出定時纔睹而觀明星、[illegible]）（爾悟佛道、時年三十）於金剛座現圓滿身、三七日爲大根演華嚴、而小根見佛仍丈六比丘相、時有梵釋諸天請轉法輪、於三七日後詣鹿苑先度五人、又詣摩竭提國化迦葉兄弟三人、舍利目連等次第得度、俱成聲聞道果、如是五十年、說法三百餘會、度人無量、壽八十、而入涅槃、是爲如來出世一期教化。

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普運三緣之心、故曰大悲。觀即菩薩之智。世音即九界衆生之音。謂衆生有苦必聲於口、若能志心稱念菩薩名者、菩薩即以悲智尋聲救苦、如谷答響、故曰觀世音。又菩薩昔於久遠劫前、聞威德自在光明王如來說陀羅尼咒、（即變食眞言）傳授釋迦、迨今釋迦成佛、觀音密化面然之身、以告阿難啓請於佛、而說此咒廣濟冥陽。（其以見下）大哉觀音、運無緣慈、作不請友、數千載來及未來世、悉賴以不墜、其功勛之大、萬劫中豈能窮其萬一哉。

南無冥陽救苦地藏王菩薩

地獄、鬼、畜、屬冥界。天、人、修羅、屬陽界。地藏願云、衆生度盡方證菩提、（緣故冥助）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唯言冥界）故曰冥陽救苦。地、能生萬物。藏、可貯衆寶。王、具自在義。菩薩以不思議行願之心地、包藏恆沙智慧之功德、而得自在之妙用、是以地藏於無量劫中教化無量弟子成佛、自居菩薩之位、不願成佛者、豈不願成佛哉、良由衆生度盡、地藏願盡、衆生度未盡、地藏願未盡、地藏願未盡、則地藏度人之心詎有盡時哉。故地藏行願、終無有能過者。又地藏經云、世尊舉金色臂摩地藏頂而作是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議、汝之慈悲不可思議、汝之智慧不可思議、汝之辯才不可思議、正使十方諸佛讚歎宣說汝之不思議事、千萬劫中不能得盡。

南無啓教阿難陀尊者

阿難既受面然密告、轉請如來、說斯法門、故曰啓教。梵語阿難、此翻慶喜、如來成道日生、故白飯王之子、（一云斛飯王子）佛之從弟也。後出家爲佛侍者、多聞第一。時阿難獨坐林間入定。三更見一餓鬼、口吐火炎、頂髮烟生、身形醜惡、肢節如破車之聲、饑火交然、咽喉似針鋒之細、牙爪如劍、其苦難忍、問是何名、答曰面然、汝三日後當墮餓鬼。阿難驚問何法得免、餓鬼答曰、汝於來晨、能以飲食布施百千那由他恆河沙數餓鬼、并無量婆羅門仙、閻羅所司業道冥官、及諸鬼神、先亡久遠等、一一如摩竭陀國所用之斛七七斛飲食、并爲我等供養三寶、離苦生天、汝便增壽。阿難驚怖、晨朝見佛、白以上事、佛言汝今勿怖、我念過去無量劫中作婆羅門時、於觀世音菩薩邊受得無量威德自在光明如來陀羅尼法、我今告汝、若持此咒七遍、能令一食變無量食、皆成甘露上妙之味、即能充足百千俱胝那由他恆河沙數一切餓鬼婆羅門仙異類鬼神、各各得摩竭陀斛之食、皆得聖果、或生淨土、汝即益壽。（[illegible]）

餓鬼統攝天神地祇諸神明也。鄭玄子云、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人之精氣謂之鬼。尸子云、天神曰靈、地神曰祇、人神曰鬼。今內典所云鬼神者、神、能也。大力能移山塡海、小力能隱顯變化。鬼、畏也。虛怯多畏。又威也、能令人畏其威。其處有正住邊住。報有有威德無威德。種類無量、果報俱異、正理論有三品九類。正

法念經、有三十六種。施食儀註、有三十六部鬼王。大吉義咒經、有四天王所領八部鬼神。

鬼道
- 正住（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閻羅城、周七萬五百千由旬王領鬼衆、於中止住。又鐵圍兩山中間日月威光不照、中有餓鬼甚衆）
  - 有威德（住山谷空中海邊等處、皆有莊嚴寶宮殿宇、若居非人所見）
- 邊住（不淨一切等處悉皆有之、空中古墓丘林寺居故宅屏廁、四洲名山大川巨海海邊山谷）
  - 無威德（由曾無舍宅安居、塞屏廁故墟附物依、依不淨糞穢草木塚）

威德有二
- 有福有德爲正神（四洲名山大川嶽瀆城隍土地等、各有依祠香火祭祀依民間）
- 有福無德爲邪神（依附國靈妄作禍祥常享禋祀、夜叉羅刹魑魅魍魎附物爲怪。）

餓鬼身量
- （極長大者一由旬、頭如大山、咽如針孔、毛髮形瘦、拄杖而行）
- （中者不定）
- （曰三寸中國形量）（最小者如有知小兒或）

鬼有三障
- 外障（身常饑渴、皮肉如炭、髮纏頸口乾、舌常自舐口面、饑渴惶怖、處處馳走、所到泉池、大力鬼神手持刀杖、遮不令見、縱見有水、即變膿血、）
- 內障（針咽炬口、口腹且寬大、縱得飲食、自不能食、）
- 無障（有餓鬼名猛燄鬘、隨所飲噉、皆被燒然、饑渴大苦、）

（心造貪吝、心現諸障、故鬼類常見大火大力刀杖等境、俱是心業所現、）

四洲欲天有鬼
- 東洲
- 南洲
- 西洲
- 北洲
- 四天王天
- 忉利天

有威德鬼　無威德鬼

北洲人報勝、鬼報亦勝、故彼唯威德鬼、四天忉利亦有鬼神、唯威德者、但爲彼諸天所給使故也。

無財鬼（不得飲食）
- 臭口（口常臭惡過腐屍、恆空嘔逆、飲食難進、饑渴狂奔、苦不可言、）
- 炬口（口常猛炎、身如燃燈、苦惱之甚、無比大苦、）
- 針咽（腹如山谷、咽若針孔、漿水難過、饑渴難忍、）

三品九類
- 少財鬼（少得飲食）
  - 針毛（頭毛如針、內鑽自體、外射他身、如鹿中毒箭狂走、時甚不得、少許饑渴、）
  - 臭毛（身毛臭惡、熏爛肌骨、蒸噴嘔吐、荼毒難忍、饑渴枝毛、傷裂皮膚、轉加劇苦、時食不淨、少許饑渴、）
  - 大癭（咽生大癭、猶熟癰、酸疼更相擘、擘臭膿、爭共取食、少得充饑、）
- 多財鬼（多得飲食）
  - 希祠（常受人祭、來去遊空、住處無礙、或住本舍故墓、受享屬祭、此怪食、少知布施所招、）
  - 希棄（常受棄吐殘棄食物等、彼以爲量饒、）
  - 大勢（有威德大勢、衣冠美食、猶如天子、宮殿服飾、車馬相隨、）

鑊湯鬼（由受他屬殺生、受鑊湯煎煮、或受他寄、抵拒不還、故受斯報、）

針口臭鬼（以財雇人、合行殺戮、故咽如針鋒、滴水不容、）

食吐鬼（夫勸婦施、婦惜言無、獲財慳惜、故常食吐、）

食糞鬼（由婦誑夫、自噉飲食、惡駡夫人、故常食吐糞、）

食火鬼（由破人齋食、令其自死、故受火燒入、叫喚饑渴之苦、）

食氣鬼（多食美食、不施妻兒、常困饑渴、唯得嗅氣食、）

三十六部鬼神

食法鬼（爲求財利、爲人說法、身常饑渴、身肉消盡、常聽說法、命得存立、）

食水鬼（由酤酒加水、以惑愚人、不持齋戒、常患焦渴、）

希望鬼（由買賣欺詐、貶價取物、常患饑渴、先靈祭祀、得食之、）

食唾鬼（以不淨食、施出家人、身常饑渴、常被火燒、以求人唾、食不淨得、）

食鬘鬼（以偷佛鬘、用自莊嚴、若人遭事、以鬘供佛、得食鬘、）

食血鬼（由殺生血食、不施妻子、受此鬼身、以血塗祭、方得食之、）

食肉鬼（由以衆生身肉、臠割之、平賣欺誑、因受此報、多以詐稱惡人、見饑之、祭祀肉、方得食之、）

食香鬼（由賣惡香、多取價直、唯食香煙、後受窮報、）

疾行鬼（若有破戒、被法服、誑取財、言供病人、竟不施與、便自食之、由受此報、常食不淨、自燒其身、）

伺便鬼（由誑取人財、不修福業、因受此報、身毛火出、食人氣力、不得自存活、）

黑闇鬼（由枉法求財、繫人牢獄中、日無所見、常哭號、受此報、闇處惡蛇、刀割苦、）

大力鬼（由偷盜人物、施諸惡友、不施福田、因受此報、大力神通、多被苦惱、）

饑然鬼（由破城抄燒聚落、害百姓、因受此報、叫喚、[illegible]身火然、[illegible]得爲人、常被劫奪、哭）

伺嬰兒便鬼（由[illegible]、常[illegible]人見、便心生[illegible]、因受此報、[illegible]嬰兒、[illegible]）

欲色鬼（由好淫[illegible]、不[illegible]、因[illegible]、受此報、[illegible]行）

海渚鬼（由行曠野、見病苦人、[illegible]取財、因受此報、[illegible]）

閻羅王執杖鬼（由近[illegible]、因[illegible]王大臣、行事[illegible]、受此報、爲閻王使、作執杖鬼、）

食小兒鬼（由[illegible]咒術[illegible]、取人財物、[illegible]受此報、常食小兒、）

食人精氣鬼（由詐爲親友、[illegible]、受此報、常[illegible]力）

羅刹鬼（由殺生[illegible]、以[illegible]大會、受此報、）

火燒食鬼（由慳[illegible]、[illegible]、受此報、[illegible]火燒身、）

不淨巷陌鬼（由不淨食[illegible]、因此報、常食[illegible]不行人、）

食風鬼（由見出家人來乞、許而不施、因此受報、常[illegible]食、）

食炭鬼（由主[illegible]、[illegible]其飲食、因受此報、常食火炭、）

食毒鬼（由毒食[illegible]人、因受此報、常食毒火、燒出身、）

曠野鬼（由曠野[illegible]、[illegible]以人[illegible]、因受此報、常[illegible]火口、決其身、）

塚間食灰土鬼（由盜佛[illegible]、[illegible]食已、因受此報、常食死人處灰土、）

樹下住鬼（由見人種樹自[illegible]、[illegible]、故受此報、常依樹下[illegible]、）

交道鬼（由盜行路人糧、[illegible]、因受此報、常在交道[illegible]、受人祭祀、）

魔羅身鬼（由行邪道、不信正法、因受此報、爲魔身鬼、破人善法、）

三十六部鬼王

一波吒[illegible]羅多
二毗舍闍鬼
三鳩吒[illegible]有大力
四若夜叉吉遮
五波[illegible]食不淨
六[illegible]食鬼
七波吒富單那
八藥叉人吉遮
九[illegible]多[illegible]

十阿那邪使傳送
十一波吒吉遮
十二毗陀羅多
十三若使羅叉
十四烏摩勒伽
十五阿波摩羅
十六鳩槃茶鬼
十七毗舍闍多
十八末陀羅多

十九阿物[illegible]怪
二十風行妖怪
二十一吉行精魅
二十二魚成魚精
二十三蛇虫精魅
二十四陰陽魅鬼
二十五精明魍魎
二十六明靈役使
二十七阿利帝母

二十八食小兒精氣
二十九阿波精魅
三十波吒食屎
三十一日月精魅
三十二波羅陀文荼
三十三薜吒食涕唾
三十四波吒食膿血
三十五薜吒食胎血
三十六薜吒摩羅

（此皆鬼神中之王、統領無量鬼神、各爲其主、別部從矣）

四天所領

- 東方治國天王領
  - 乾闥婆衆（此類尋香爲帝釋樂神）
  - 毗舍闍衆（此類噉精氣鬼）
- 南方增長天王領
  - 鳩槃茶衆（此類厭魅鬼）
  - 薜荔多衆（此類[illegible]餓鬼）
- 西方廣目天王領
  - 富單那衆（此類臭餓鬼）
  - 那伽衆（此類龍）
- 北方多聞天王領
  - 夜叉衆（此類捷疾鬼能速疾傳報）
  - 羅刹衆（此類暴惡食人鬼）

八部鬼神

四天王各領二部鬼神、保護四洲人世、故得天下民安

鬼徧諸趣、乃至諸人所住房舍滿中有之、但人與鬼互不見聞、亦無相礙、此皆沉空滯冥、長劫不超、縱得佛法聖光、覿面不能見聞、宿業自障、如是所謂千佛出世不通懺悔是也、

○四秉宣三歸（生、一心歸依三寶、）（滿時、觀想一切衆）

- 歸依佛
  - 歸依佛兩足尊
    - 歸依佛竟
- 歸依法
  - 歸依法離欲尊
    - 歸依法竟
- 歸依僧
  - 歸依僧衆中尊
    - 歸依僧竟

前六句正宣三皈、後三句三結也。上請三寶聖賢、此當爲宣三皈、令其皈正速脫三途。蓋三寶爲衆生之慈父、苦海之資筏、歸依者非唯功利於一已、抑且普益於衆生、是以凡有心者皆當歸依。兩足者、福足慧足也、福足九界咸歸、慧足隨機說法、苟能歸依、必得如是。離欲者、離情欲也、欲爲生死之本、情爲業果之根、欲情不斷、輪轉無窮、苟能依教、必超欲海。衆中尊者、僧具六和、梵行高尙、傳法利生、爲人天師、苟能歸依、必登聖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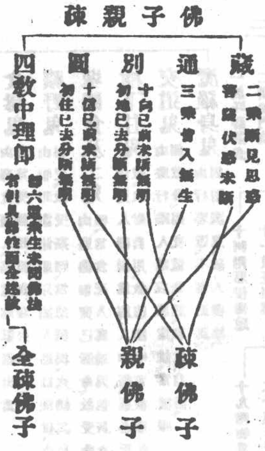
○五懺悔三業（始時、觀想一切衆生無所造惡業、悉得消滅、）

佛子（有情孤魂）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佛子（有情孤魂）皆懺悔。

（佛子、有情、孤魂、以分三句者、恐非蒙山具本、略所以稱孤魂三途餓鬼、此本未周。宋時三道俱稱佛子爲安。有本三道俱稱有情、我今考之、乃代鬼神稱呼、欲其和解自全也。）

歸依畢、當申懺悔。佛子者、聖凡同稱、親疎有異。聖卽出世三乘、已悟佛性、爲佛親子、悟淺亦疎。凡卽世間六凡、雖迷而佛性全具、迷悟懸隔、名爲疎子。又演四句、發

示九界親疏、見圖。有情者、情卽三惑情愛、六道衆生、皆以根塵相對而起三惑情愛、以招三界生死、故曰有情。孤魂者、無伴無怙、永滯幽暗、長雜人中、報無迴避、苦無救援、行醜無莊嚴、歷劫常孤露、故曰孤魂。然一切衆生所有惡報、皆由無始劫來身造殺、盜、淫、口造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造貪、瞋、癡、統此十惡所生之業也。反此卽名十善。（圖見懺悔文）今對三寶、志心發露、悉皆懺悔。



藏通二教、斷見思惑與習氣盡、卽佛果矣。故能斷見思者爲佛親子、伏見思未斷者爲疏子、此以同證眞諦理者爲親。

別圓二教、當斷無明盡、方稱妙覺佛果。故未斷無明者爲疏子、分斷無明者爲親子、此以同證中道佛性者爲親。

四教佛子親疏各四

疏中疏——是四教中理卽衆生——從來未聞佛名全迷故
疏中親——是四教中（名字觀行）卽衆生——或聞或解佛法卽起修故
親中疏——是四教中相似卽衆生——已悟相似法性之理故
親中親——是四教中分證卽衆生——親證無生理性聖位故

〇六事理發願（隨事願、想衆生同業俱發菩提宏誓。隨理願、想衆生卽佛四宏皆是性具。）

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此事四宏誓願也。衆生無邊誓願度者、衆生卽衆法相生也、謂五陰及父母己三緣、五三和合、卽有此身、既有此身、則有諸苦逼迫、所謂三苦八苦、（圖見彌陀經）無量諸苦、苦雖無量、我願悉度、且衆生無邊、而我願亦無邊、此緣苦諦所發誓也。煩惱無盡誓願斷者、煩惱卽三惑、惑者迷惑妄想也、見思惑爲六道煩惱、塵沙惑爲二乘煩惱、無明惑爲菩薩微細煩惱、唯佛全淨、衆生因迷積迷、終日集諸妄想煩惱、願令悉斷、且衆生煩惱無盡、而我願亦無盡、此緣集諦所發誓也。法門無量誓願學者、以九界根機千差、如來設教多方、我願悉學、且諸佛法門無量、而我願亦無量、此緣道諦所發誓也。佛道無上誓願成者、如來三惑圓淨、二死永亡、一塵不染、九界咸歸、今願悉成、且佛道無上、而我願亦無上、此緣滅諦所發誓也。然此四宏是菩薩所修、今普令幽徒皆發此願、速得無上菩提。

自性衆生誓願度。自性煩惱誓願斷。自性法門誓願學。自性佛道誓願成。

此理四宏誓願也。蓋舉凡染淨皆從當念迷悟、當念迷、則隨染緣之用、而爲九界生死。當念悟、則隨淨緣之用、而卽佛界妙明。故衆生、煩惱、法門、佛道、莫非卽性體上本具之用、然用雖有染淨、性體本自不變。猶鏡雖現象、鏡體亦自不變。彼幽魂苟能當念領悟、則衆生煩惱本無斷而斷、法門佛道本無證而證、理既融通、則與前事願可以相卽矣。

〇七滅諸罪業

地藏菩薩滅定業眞言（誦此咒時、觀想一切衆生無始定業、悉皆破滅。）

唵鉢囉末陵（有本作鄰）陀顊娑婆訶

業有二種、一者定業、前所作業必定受報、故懺悔不易、二者不定業、前所造業輕重不定、故懺悔則易。無論定與不定、俱從迷惑所造、惑無自性、卽以眞如爲性、如雲起滅無依、卽以清虛爲依、蓋生佛與我、心同太虛、本來無惑、惑因迷有、智日發光、迷惑全消。故宜觀智精持神咒、感於佛慈、智、咒、佛三、非一非三、而三而一、三一互融、同一實相、彼衆生所造定業雖有無量、俱是幻妄不實、若遇智光明藏、則彼惑業、有如紅爐點雪。 此咒與焰口破定業咒、語異義同、誦咒時當想自心成一清淨月輪圓滿明徹、於心月輪上想一青色紇哩字放光普照業道衆生、所有諸佛不通懺悔等諸定業一時清淨、又應想彼自性本來清淨、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是名破決定業。

觀音菩薩滅業障眞言（誦此咒時、觀想一切衆生一切業障、悉皆消滅、）

唵阿嚕勒繼娑婆訶

業障有二、謂定業不定業、前咒破定業屬理、此咒破不定業屬事、事得理融、理因事顯、事理無礙、是眞懺悔。　此咒亦與焰口懺悔滅罪咒義同、誦咒時應想心月輪上成白色紇唎字、故光普照、入諸鬼身、如日爍露之狀、罪垢猶如墨汁、從足流下滲入地中至金剛際、應念消滅、一切罪身爲清淨身。問、云何罪猶墨汁。答、罪是黑業、故以墨表、汁有流注意、故云墨汁。（流注卽妄想生滅相續不斷、猶如流注之不停、）

滅障礙開咽喉眞言（誦此咒時、觀想一切餓鬼咽喉大開、業火停燒、清涼快樂、）

唵步步底哩伽哆哩怛哆誐哆耶

咽喉爲決瀆之官、可使飲食流通、今有一類慳貪慢曲、空腹高心、廣造惡業、感此鬼身、咽喉自閉、百千萬劫不聞漿水之名。或見水化爲膿血、或沾口變火燒身、長受饑虛。昔如目連尊者、以天眼見母墮餓鬼中、以鉢飯餉母、母卽左手障鉢、右手摶食、食未至口、變成火炭。目連大哭求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雖孝感天地神祇、而天地神祇亦莫能救。必仗十方衆僧威神之力、方能解脫。目連依教、大興佛事、供養衆僧、其母卽日脫餓鬼苦。今六道衆生、皆由無始至今所造重業、若非智觀密咒之力、安能除滅。　此咒亦與焰口開咽喉咒義同。隨聞記云、卽以左手仰上、如滿盛蓮華、華中出一白色取阿字、流出性水、極其清冷、徧洒虛空、一切餓鬼、觸此水者、咽喉悉開、廣大無礙、自身潤澤。（手印寄在一人則可、衆則不能、但人人於自心想一白色取阿字流出性水、遍空如雨、普被鬼身、卽時咽喉清淨通暢、）

○八授三昧戒

三昧耶戒眞言（誦此咒時、觀想一切衆生、同受金剛光明三昧耶戒、心得清淨、身如菩薩、）

唵三昧耶薩埵鑁

三昧戒者、大乘戒也、菩薩所持、若欲得此戒法、必先懺除夙業、方堪授受、如琉璃瓶堪盛獅子乳、非器則裂。今爲一類幽冥極酷之徒、先爲滅業除苦、不爾、彼豈有意樂於戒法、是以今文有懺悔滅業偈咒爲先導、然後進受三昧耶戒。緣起經云、若欲受持施食之法、應發菩提心、授以三昧耶戒、誦咒時、應想白色𑖪𑖽鑁字放大光明普照有情、光及彼身、則三世諸佛戒波羅蜜一時圓滿、是眞佛子。壇儀云、受戒之法、重在三番羯磨成就、戒體斯圓。誦咒一遍、想十方世界妙善戒法、隨羯磨聲悉皆振動。誦咒二遍、想十方世界妙善戒法、由心業力皆集空中、如雲如蓋、盤旋不散。誦咒三遍、想此善法、從其頂門流入八識藏海、永爲佛種。施餓鬼經云、誦咒三遍已、一切鬼神卽聞甚深祕法、盡得具足三昧耶戒、及無量福。（三昧、卽正定、又翻正受。以戒法清淨、故得正定、定中不受邪受、但是法性正受故也。）

○九變化法味

變食眞言（誦此咒時、觀想諸食一變七、七復化七、乃至無量、充塞虛空、與物無礙、受此法味、身相圓滿、）

南無薩縛怛他誐哆。嚩嚕枳帝唵。三跋囉。三跋囉。吽。

阿難林間入定、夜見焰口、告以延壽之方、卽求於佛。佛言、我念過去作婆羅門時、於觀音菩薩邊受得無量威德自在光明如來陀羅尼法、能變一食爲無量食、大如須彌、量同法界、終無能盡。　此咒亦與焰口儀變食咒語異義同。誦咒時、左手擎食、右手大母指捏無名指、小指隨屈、食指中指直伸、安食器上。想諸食每粒變成七粒、七復變七、而爲七斛、七七又變爲四十九斛、如是展轉塞滿虛空、妙香馥郁、身物無礙。施餓鬼經云、誦咒一七遍（或七遍一時、若能誦三七遍、或四十九遍、一百八遍、愈多愈妙。）一切餓鬼各得摩伽陀國所用之斛七七斛之食、食已皆得生天、或生淨土、能令行者業障消除、增益壽命。

甘露水眞言（誦此咒時、觀想杯水變成甘露法水、廣如河海、與物無礙、沾此法水、永得清淨妙樂、）

南無蘇嚕婆耶。怛他誐哆耶。怛姪他。唵。蘇嚕蘇嚕。鉢囉蘇嚕。鉢囉蘇嚕。娑婆訶。

此是妙色身如來施甘露法也。誦咒時應想心月輪中成一鑁𑖪𑖽字、明點中流出般若甘露性水、徧滿法界、普沾一切衆道衆生、頓離煩惱而得清淨。施餓鬼經云、誦咒七遍、能令飲食及水、變成乳色甘露、能開一切餓鬼咽喉、而得平等受食也。問、食物及水俱徧法界、佛及衆生何所安立。答、楞嚴經云、性色眞空、性空眞色。又云性水眞空、性空眞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今行

若觀智清淨周徧、水食亦無不周徧。蓋以心空寂故、所有水食無不空寂、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色無二、故得色色互徧、塵塵無礙、如是法味微妙難思。

一字水輪咒（誦此咒時、觀想鑁字水、流出清淨妙水、）

唵鑁鑁鑁鑁鑁

施餓鬼經云、毗盧遮那一字心水輪觀眞言印、於右手心中、猶如乳色、變爲八功德水、流出一切甘露醍醐、即引手臨食器中、觀想乳等從字中流出、猶如日月、一切鬼等皆得飽滿無所乏少。

乳海眞言（誦此咒時、觀想[illegible]水、更得廣大融通、徧妙[illegible]具、其[illegible]乳色、）

南無三滿哆沒馱喃唵鑁

按施餓鬼經、一字水輪咒、亦是變乳海義、此咒莫非再令乳海廣大融通耳。依雲棲補註云、上來變種種勝妙飲食、未曾融成一味、恐不均慈濟、故應復念此咒、融彼諸食皆成乳海、普施鬼等身心飽滿受生無乏。問、食專養身、何令心飽。答、此法食也、食可資身、法能明心、今以觀心持祕密法、而變淸淨之食、即成法喜禪悅之義也。誦咒時應想[illegible]鑁字明點中流出甘露、右手點取彈灑虛空、如雨注下、悉成酥酪妙味、廣如長河。問、少食少水、云何能徧法界。答、咒力、觀想力、感通三寶慈光普照力、三力圓融、不可思議、故能化少爲多。且如欒巴、一㖃酒術、尚能化雨、況三寶無生難思之神力乎、行者不可不用心焉。（漢欒巴爲尚書、[illegible]、有司奏不敬、巴[illegible]成都[illegible]失火、[illegible]有酒氣、）宗鏡錄云、有大願智力、法性自體空無性力、一切所作自然成辦、且以妄執局礙不能變通、縱得變通亦未廣大、若無妄執、萬法融通、不離一眞之境、變化無窮。略解、以爲此水施食、與前甘露不同、此見太局、殊不知此咒更融前變水變食之妙耳。

〇十聞名得益

南無多寶如來（聞多寶名者、能得法[illegible]財寶、受用無盡、）

南無寶勝如來（聞寶勝名者、能斷生死煩惱業火、即得無上法性智寶、）

南無妙色身如來（聞妙色身名者、能得相好端嚴三界第一、即法華經、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是也、）

南無廣博身如來（聞廣博身名者、能清業火、針咽通達、即得清淨無礙之身、）

南無離怖畏如來（聞離怖畏名者、離諸怖畏、常得清淨快樂、）

南無甘露王如來（聞甘露王名者、能得甘露法味灌諸身心、永得快樂、）

南無阿彌陀如來（聞阿彌陀名者、能往西方極樂淨土、蓮華化生、入不退地、）

誦此七如來時、應想念佛音聲普聞法界、一切衆生長跪合掌志心聽受、一歷耳根永爲佛種、即能永離惡道生死諸苦、得往極樂蓮花化生。涅槃經、聞常住二字、永不墮地獄、況如來萬德宏名乎。華嚴云、設聞如來名、及所說法、不生信解、亦熏成種、自然成佛。今聞七如來名、皆有不可思議、無量功德。

〇十一結願正施

神咒加持淨法食（法施食甘露水）普施河沙衆佛子（有情孤魂）願皆飽滿捨慳貪、速脫幽冥生淨土。歸依三寶發菩提、究竟得成無上道、功德無邊盡未來、一切佛子（有情孤魂）同法食。

神咒、指上變食變水諸咒也。初句、古本三遍皆稱淨法食、今諸本皆分法施食及甘露水者、以爲對有情孤魂、恐非蒙山眞本。未若三遍俱稱淨法食理則一貫。菩提、翻覺道、即佛智也。

汝等佛子（有情孤魂）衆、我今施汝供、此食徧十方、一切佛子（有情孤魂）共。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施食與佛子（有情孤魂）皆共成佛道。

此二願偈、前偈中施食益、後偈求佛道願。誦偈時、應想一切鬼神平等受食、即生淨土。是時行者、持水及食置出生臺上、無臺即置淨地、或淨石上、不得置於有石榴桃樹處、令鬼懼怕不得受食。（於出食[illegible]分三分者、以爲佛子有情孤魂之三、然未免局見、何以故、直待咒變水變食、廣大無邊、不可思議、使彼平等受食、此則不分爲三、故口偈、一施水族令證人空、二施毛羣令證法空、三施他方異類鬼形、悉令究足證無生忍、此以隨緣令得三空故分、[illegible]水族羣證人空、毛羣證法空、他方[illegible]得無生忍。又午時爲大鵬、曠野鬼、鬼子母等、則宜分三、以曾佛[illegible]有所許故。）

施無遮食眞言（誦此咒時、觀想道場法食、融通寬廣、[illegible]遍悉無遮止、六道諸神、皆獲平等。）

唵穆力陵娑婆訶

此咒與餤口陣施食咒義同、蓋上來作法運心、雖平等普施、或貪輕賤、或強凌弱、或大過劫、或行人觀想不如、或鬼類業重弗聞、以致不得其食、豈非越佛慈濟、故再宣密語、使歷劫寃親平等。又各善友親戚、或以事緣來不得者、使彼等皆用濟、令發道意、速至菩提。要而言之、壇界塵塵互徧、供事色色咸眞、盡法界悉是妙圓、徧虛空俱爲法性、奚有寃親遐邇等異哉。

普供養眞言

唵誐誐曩三婆嚩伐日囉斛

誦此咒時、觀想上來所變淨食、普令十方六道衆生、遐邇一體、高下均平、若幼貴賤無遺、強弱寃親靡間。淨名云、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

〇十二普結回向

普回向眞言

唵娑摩囉。娑摩囉彌摩曩薩哈囉摩訶 哨哈囉吽。

上來施食功德、回向一切有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自利利他、早生極樂、同證佛乘。又諸有情無善根者令種、有善根者增長、庶勿繫於輪迴、皆速成於佛道。加念心經者、欲示施食之功、融入般若無盡藏海、良由心經爲般若之精要、般若卽智慧、若無智慧、奚能直下見性、必藉「上著功德」悉變爲實際、故以般若心經滌其心垢、融入如來藏海。又念往生咒、以冀彌陀聖衆放光接引、速證極樂聖階故。

願晝吉祥夜吉祥
晝夜六時恆吉祥
一切時中吉祥者
願諸
上師哀攝受
三寶哀攝受
護法常擁護

此偈願施食功德、以冀三寶及護法諸神常降吉祥也。六時、見彌陀經。上師者、卽一體三寶、見懺悔文。護法、卽天龍八部護伽藍諸神也。

四生登於寶地、三有托化蓮池、河沙餓鬼證三賢、萬類有情登十地。

此總結施食功德、普願一切羣生、卽生淨土而證聖果也。四生、餓鬼、有情、是世間正報。三有、是世間依報。寶地、蓮池、是極樂依報。三賢、十地、是極樂聖位、卽彼國正報也。四生者、胎、卵、溼、化、統三界衆生唯此四生已矣。三有卽三界、以三界衆生戀著生死則有善惡因果報應、故曰三有。餓鬼、是罪障重者而言。凡天地一切神祇、及諸精媚等、無不鬼道所攝。有情者、六道衆生皆有情念、由情念故、廣著六塵、由是生死不斷、故曰有情。今此等靈、承施食之功、頓超極樂、卽登聖階。寶地、蓮池、詳彌陀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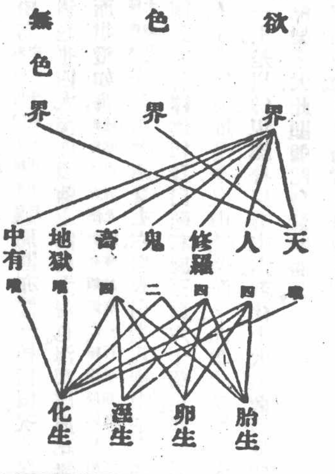
三賢
十住
十行
十向
此三十位名賢

十地
十地
此十位名聖亦名十聖

別教三賢、未破無明、故稱賢。十地分破無明、證中道佛性、故稱聖。圓教三賢皆分破無明而稱賢、圓教十地多破無明、深入法性、而稱聖。然分破無明以去、皆是親證法性深位大菩薩。今極樂淨土可令一時帶業往生、又可頓超三賢十聖、但具具縛。此全仗顯密神咒、加以圓信、成以佛慈、方能速證如是。

三界六道唯有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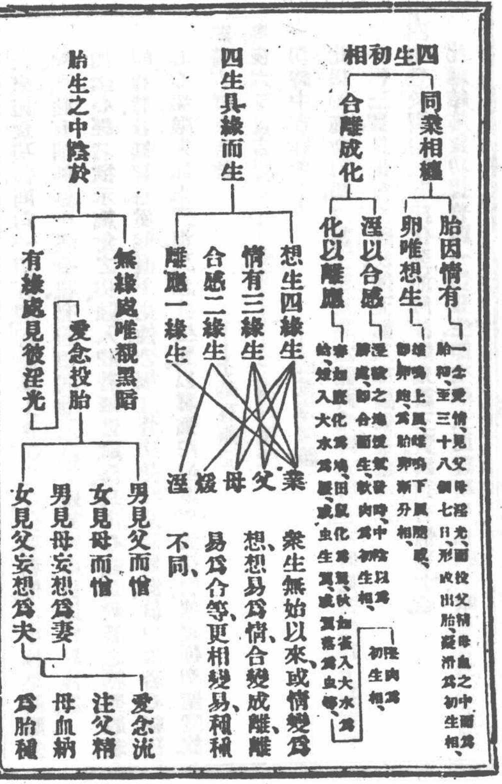
三界名三有
六道四生



欲有該攝色、無色是天

偈曰、天及獄中有、是三唯化生、修羅人并畜、各各具四生、鬼通胎化二、名三界四生。

依殼而起曰卵生、含藏而出曰胎生、假潤而興曰溼生、無而忽有曰化生。又楞嚴云、胎因情有、卵唯想生、溼以合感、化以離應、三界六道唯此四生盡矣。


四生初相
同業相纏
合離成化
胎因情有
一念愛情、見父母淫光、而投父精母血之中、而爲胎相、至三十八個七日、形成出胎、凝滑爲初生相、
卵唯想生
雄鳴上風、雌鳴下風隨感、卽卵胞、爲胎卵漸分相、
溼以合感
溼煖之地、受氣發時、中陰以爲歸處、卽合而生、軟肉爲初生相、
化以離應
專如鷹化爲鳩、田鼠化爲鴽、秋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或虫生翼、或翼落爲虫等、
陸肉爲初生相、
四生具緣而生
想生四緣生
情有三緣生
合感二緣生
離應一緣生
業
父
母
煖
溼
胎生之中陰於
無緣處唯覩黑暗
有緣處見彼淫光
愛念投胎
男見父而憎
女見母而憎
男見母妄想爲妻
女見父妄想爲夫
愛念流注父精母血納爲胎種

衆生無始以來、或情變爲想、想易爲情、合變成離、離易爲合等、更相變易、種種不同、

起念佛讚偈

此偈出淨土修證儀、擇英法師所作。師嚴州桐江俞氏子、母夢二日貫懷、後二歲生二男俱出家、長男名子欽、受業於錢塘淨住之門、次男卽擇師也、入道於杭州壽寧寺、神宗熙甯中、參神悟於施水寶閣、深悟止觀之道、聞不二金錍、不寢者數月、後當湖俞氏於德藏創一院以迎師、大開法施、晚年遨遊杭秀蘇湖間、元符二年春、於杭州祥符寺、一日凭几西向、諷彌陀經、卷終而逝。著有淨土修證儀、及辯西方此土二種觀門、以勸導修淨業。

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澄淸四大海。

此讚彌陀報身相好無比也。阿彌陀、翻無量壽、又翻無量光。壽表佛性不生不滅義、光表佛智圓照十方義。佛身全體如紫金山、光明遍徹十方、無所障礙。相好者、觀經云、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中各有八萬四千光明、一一光明徧照十方世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乃至光中所現化佛不可具說。無等倫、言佛身相好無有相等可比倫也。白毫、在彼佛兩眉中間、右旋宛轉如五須彌之大、須彌山入海八萬四千由旬、又自海面至山頂亦八萬四千由旬。（由旬有三、小四十里、中六十里、大八十里、）周圍亦然。一相尙爾、況八萬四千相、其可思議乎。紺目、紺深靑色也。四大海卽須彌山四面大海也。海深廣處絕無泥滓、曰澄淸、言彼佛眼廣而紺澄如海。（此世界大海中有須彌山、四面海外有輪圍山圍繞四大部洲、輪圍山南北通徑總有一百零四萬二千一百二十四由旬、東西通徑亦同、彼佛眼大如是、）按釋迦應身丈六、眉間白毫八稜中空、白如珂雪、長一丈五尺、右旋周圍五寸。若釋迦報身白毫右旋三百六十萬里、與一須彌相去無幾。然彼此二佛大小差等有如是乎、良由彼是淨土、而衆生身量廣大。此是穢土、衆生身小不滿一丈。是以佛現應身只有丈六。若此土大菩薩所見佛報身者亦滿虛空、然無有極樂之大、此顯彌陀身量特勝耳。

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衆亦無邊。

此讚彼佛化身也。光中化佛化菩薩者、觀經云、彼佛圓光如百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圓光中有百萬億那由他恆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衆多無數化菩薩以爲侍者。蓋圓光是彼佛報身之光、光中化佛是主、化菩薩是伴、謂一化佛爲主、必有二化菩薩爲伴。主皆彌陀、伴皆觀音勢至。然此圓光徧照法界、而化主作亦徧法界、主融於伴、伴融於主、報身佛爲主中主、報身菩薩爲主中伴、諸化佛爲伴中主、諸化菩薩爲伴中伴。主伴互徧、一多無礙、如帝網珠、互映重重、無盡無盡。作是觀者請看十六觀經。

四十八願度衆生。九品咸令登彼岸。

上句讚佛因地發願、下句讚佛果中度生。大彌陀經、無量無數劫前有世自在王佛出世化度衆生、是時有大國王往聽說法、頓然覺悟、乃捨王位而作比丘、號曰法藏。卽對其佛發四十八大願、應時大地震動、天雨寶華、空中讚言決定成佛。由是無量劫行菩薩道、功圓成佛、號阿彌陀、其國名極樂、國中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中蓮華有無數品、今言九品者、舉總數耳。攝化十方念佛衆生隨機

而登。彼岸是喻、謂娑婆爲此岸、極樂爲彼岸、煩惱爲中流。苟能念佛、無論智愚、但得一心、則度煩惱中流、超娑婆生死、登極樂蓮華、證無生菩提、故曰九品咸令登彼岸。

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本師和尚）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上來功德已修、當念彌陀以求實證。

南無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亦名觀自在。觀爲能觀之智、能所圓融、有無兼暢、照窮正性、察其本末、故稱觀。世音爲所觀之境、萬象流動、隔別不同、類音殊唱、俱蒙宏慈一時普救、故曰世音。失法師云、觀有不住有、觀空不住空、聞名不惑於名、見相不沒於相、心不能動、境不能隨、動隨不亂其眞、可謂無礙智慧也。菩薩以無礙智、尋聲救苦不失其時。是以古今驗者不可枚舉、且錄數則示之。 魏僧道泰、夢人告曰、汝四十二歲當終、其歲遇病篤、遂念觀音四日四夜、精誠不輟、時坐帷下、見光明照室、中有觀音金色、朗照、少頃不見、泰悲喜流汗、便覺體輕、病愈延年。 宋張興、新興人、頗信佛、遇劫所引、張幸逃脫、妻被官執、鞭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僧融與過囚邊、妻求救、僧教誦觀音、妻遂精誦十許日、夜夢沙門曰、咄咄可起、妻驚起、鉗鎖桎梏、豁然俱解、戶猶閉、恐覺、仍著械眠、復夢沙門曰、戶已開矣、覺而馳出、天猶暗、遇夫、投僧與匿之獲免。 宋文帝御膳烹雞子、聞鼎中聲呼觀世音菩薩、辨其像、遂禁。 滑台熊孀婦張氏窮苦、奉觀音念佛禮拜無間、後患痢、曾以敝裙一條裹體、別無更換、穢其因卒、將棄河中、忽見五色蓮華燦爛水面、鄰人洗淨作幔、嘉慶間尚在。

南無大勢至菩薩

思益經云、我投足之處、震動三千大千世界及魔宮殿、故名大勢至。觀經云、以智光普照一切、令離三途、得無上力、是故號此菩薩名大勢至。

南無清淨大海衆菩薩

淨念所感、蓮華化生、曰清淨。三乘九品聖賢無量、曰大海衆。大本云、聲聞菩薩其數難量、不可稱說、神智洞達、威力自在、能於掌中持一切世界、彼佛初會聲聞衆數不可稱計、菩薩亦然。小本云、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菩薩衆亦復如是。又云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是故稱爲大海衆。問、彼衆何多。答、彼衆本稱無量、況十方菩薩往生彼國、猶如雨點。故大本云、於此娑婆六十七億不退菩薩往生彼國、一一菩薩已曾供養無數諸佛、次如彌勒者、大行菩薩不可稱計、皆當往生。又云十方世界無量佛國、其往生者亦復無數、我但說十方諸佛名號、及菩薩比邱、生彼國者、晝夜一劫尚未能盡。

徹悟禪師曰

一、眞。爲。生。死。發。菩。提。心。是。學。道。通。途。

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爲。淨。土。正。宗。

三、以。攝。心。專。注。而。念。爲。下。手。方。便。

四、以。折。伏。現。行。煩。惱。爲。修。心。要。務。

五、以。堅。持。四。重。戒。法。爲。入。道。根。本。

六、以。種。種。苦。行。爲。修。道。助。緣。

七、以。一。心。不。亂。爲。淨。行。歸。宿。

八、以。種。種。靈。瑞。爲。往。生。證。驗。

此。八。種。事。各。宜。痛。講。修。淨。業。者。不。可。不。知。

二課合解卷第六

天台山觀月子興慈　述

第二節、二時回向文、及三皈依、爲普結回向

（凡作佛事、終必回向、使諸行有托。結佛諸方所念者四篇、及三皈而釋之。四篇是別、三皈是總。四篇中、前二是別回向淨土、後二是總回向法界、三寶、若總若別、俱使發二利。必願求實證也。然願文前實所作善多、諸方盡全、皈出此四。若觀中念彌陀者、單初寶、觀二寶。稱彌陀佛者、全怡山文。稱藥師佛者、念東方文、稱觀音者、全偏普、諸文。此則任取義以貫之也。唯十願之文、一切佛事悉可通用。同、讚本一致、遂得分同皈水。蓋、讚雖一致、入門有別、自別既入、方能證成佛果。）

回向、猶發願也。蓋行無願、志向不定、如人所往無願、而中路遇緣則他適矣。願海既深、行滿道成、故凡修行悉當回向。回向有四、一回因向果、謂修諸行爲因、悉能成佛爲果、今修淨土之因、回向極樂之果是也。二回小向大、謂小乘學者及人天善、悉應回向大乘、今即所作諸善、悉回上品蓮臺是也。三回自向他、謂我今發心不爲自求、乃至絲毫善利皆應回施法界衆生、今即頓開佛慧廣度衆生是也。四回事向理、謂禮誦參學、布施作福、代衆作務、乃至瓢水掃地、微毫諸善、若著相者皆屬事相、若知能念能作、自性既空、所念所作、其性亦空、空無邊際、全事即理、則事事俱遍法界、心心圓括太虛、如斯觀念、皆屬理性。所謂有相事善、融成無相理善、理事圓融、即是三諦之境。能念能作、即是三觀之心、心境一如、是眞淨土。吾人日用動靜、皆當如是作觀、則當處即成自心淨土矣。

夫欲了生死者、唯淨土最穩最易、方便中更方便、捷徑中更捷徑也。然必具信行願三、方得成就、如鼎三足、缺一不可。第一信者、信自、則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自性彌陀、唯心淨土、自然明顯故。信他、則西方實有世界名極樂、實有佛號阿彌陀、非莊生之寓言、亦非幻現之不實、若能一心注念、於命終時佛及聖衆必來接引。第二行者有四、各約事理以明淺深。一持名念佛、執持佛號、專注無間、句句從心口流出、聲聲從耳根流入、即事一心、若一心時、無能念所念、而能句句歷然、心心入寂、乃至無念亦無、即理一心。二觀像念佛、開目注神觀彌陀像、口稱佛號、不緣餘境、無間雜念、即事一心、觀與不觀、心像一如、不遷不動、及觀餘境悉融

佛境、即理一心。三觀想念佛、依十六觀經、如初觀日將欲西沉、開眼觀日、猶如懸鼓、既得明了、即閉目觀注、心不移、了了不遷、即事一心。注想淨熟、行住坐臥俱得一如、心日顯露、即理一心。四實相念佛、不相無不相、乃名實相、內觀心空、外觀佛空、一空一切空、空性亦空、即名實相。初心觀者反觀念佛是誰、或從四性推驗、皆惟當念參究、念念精密、以至動靜不移、即事一心。從此念入無念、三觀一心、無念而念、一心三觀、三一不二、不二而二、妙諦圓融、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當體徹顯、不可思議、即理一心、是名四種念佛理事之行相也。第三願者、志有所欲也、願能導行、行無願則行退矣、故求淨果當先發願、然願有不同、有願獨超而不度人者、有願生已回入度生者、有就此度生同生極樂者。今此諸篇皆自願願人、普得極樂淨果也。

大慈菩薩發願偈。（一篇）

（四句全佛理事行相、皆屬凡位。若論發眞、即圓十信皆屬事全、初住已去方是理全。）

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九品度衆生。威德無窮極。

此獨讚彌陀最勝也。諸佛功德一皆平等、由彌陀大願獨擅其美、又與十方五濁衆緣偏多、乃至幼童亦知佛名、是以其功三根皆得一生成辦、故曰第一。智破法界羣迷、故威無窮、慈被十方衆生、故德無極。

我今大皈依。懺悔三業罪。凡有諸福善。志心用回向。

初二句皈依懺罪、次二句衆善回向。三業者、即身口意所造而具十惡也。（詳大懺悔及衆山文）今以皈佛悉得懺悔。凡有諸福善者、有定善散善之別、念佛爲定善、參禪禮誦布施供養、乃至爲衆執務皆爲散善、定散二善悉可回向淨土、如百川盡歸於海。

願同念佛人。感應隨時現。臨終西方境。分明在目前。

初二句同衆感驗以隨時、次二句臨終隨機而現相。隨時現者、或定中見佛、或夢中見佛、或開眼、或閉眼而見佛者、如遠公三見極樂聖相是也。分明在目前者、念心精一、則極樂妙境、於臨終時自然滿目矣。

見聞皆精進。同生極樂國。見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

初二句見聞進益、次二句脫已度生。蓋念佛人至命終時見佛來迎者、倍發精進、即得同生極樂、便見眞佛、頓開佛慧、還如佛之廣度衆生。

無邊煩惱斷。無量法門修。誓願度衆生。總願成佛道。

此發四宏誓願也。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此結願無盡也。虛空原是無盡、今將無盡之虛空、況我願更無窮盡也。

○小淨土文（二節）

宋慈雲懺主遵式法師作。

遵式法師字知白、台州甯海葉氏子、母王氏乞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既生七月、從母稱觀音名、稍長、往天台東掖山、依義全師出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足戒、明年習律學於首初師、繼入國淸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教道、遂參寶雲、已而各處宏經未嘗間歇、後往天竺撰淨土懺金光明三昧等儀、修之屢驗、德聞於朝、眞宗乾興二年賜號曰慈雲、明道元年示寂、英宗崇甯二年追謚法寶大師、高宗紹興三年詔謚懺主禪慧法師。

一心皈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此傾命皈依彼佛也。若欲求生極樂、先當收攝六根、外境不緣、內心不亂、名曰一心。一期果報曰壽命、衆生命最難捨、今不愛惜、唯一心皈依彼佛以求無上菩提也。

願以淨光照我。慈誓攝我。

此祈光誓攝照也。淨光、彼佛根本智光本自淸淨普徧法界也。慈誓、彌陀四十八願也。攝我、收攝而照我也。吾人以無始煩惱結業久固、非求佛光慈誓冥加、安能伏除、故當願求。

我今正念。稱如來名。爲菩提道。求生淨土。

此明求佛之由也。念佛而消雜念曰正念。夫煩惱道、廣招生滅、苦報無窮。菩提道、融入無生、妙樂難思。欲許無生必由斯道、何則、蓋餘行工夫、猶蟻子上於高山、念佛法門、如風帆揚於順水。彌陀經明七日一心即可現生取證、縱現生不得一心、次生三生、必生淨土。苟能都攝六根、以法界心、念法界佛、佛佛唯心、心心唯佛、則淨土豈離咫尺哉。

佛昔本誓。若有衆生。欲生我國。志心信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此舉佛本願、使生實信也。本誓者、佛昔作王、棄國捨榮爲法藏比邱、於世自在王佛前發四十八願、廣度衆生同成淨土、今即第十八願也。志心者、或一生無間、或帶務雜修、乃至最少忙裏偷閒、日以十念者必定往生。所以法藏願云、苟能日日至心十念若不生者、則我法藏終成虛願、豈能取正覺哉。十念者十口氣念佛、每氣幾句隨氣長短、但句句隨聲氣出口入耳、注心不移爲至要、如是十氣畢、觀音、勢至、淸淨海衆、各念一氣。又念回向文、或願生西方淨土中四句亦可。正覺即佛也。良由此門普被三根、皆是法藏願行所感、故能志心速效如是。

以此念佛因緣。得入如來大誓海中。承佛慈力。衆罪消滅。善根增長。若臨命終。自知時至。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如入禪定。

此工深感驗也。初句承上起下、得入句下皆言感驗。因緣者正念爲因、佛慈爲緣。大誓海、即四十八願、願願周徧法界、如海無涯也。吾人現生若能精誠正念、則感佛慈加被、消我衆罪、增我衆善、及其將終、早知時至、身心淸淨、如入禪定、直往西方矣。若平時不修者、一生所造衆業、至命終時、攝業現境、境雜心亂、又或家情戀戀、意識顛倒、又況無始以來所作衆罪、或時並現、此時誰能作主、勢必隨境直入三途、嗚呼哀哉。

佛及聖衆。手執金臺。來迎接我。於一念頃。生極樂國。

此感佛接引也。聖衆、即觀音勢至淸淨海衆也。蓋正念之人、世緣既斷、淨緣即熟、於命終時自然見佛手執金臺、與諸聖衆、飛旛天樂、共來迎接、於一念頃即到極

樂。問、二土相距有十萬億界、云何一念即生。答、據事雖遠、約理惟在一念、惟一念故、則十萬億土僅如一彈丸耳。

花開見佛。即聞佛乘。頓開佛慧。

此花開證眞因也。花開開本心花也。佛乘、是一佛乘、即法華所譬大白牛車也。佛慧、是佛權實二智、即法華開示悟入佛知見也。蓋極樂可以帶業往生、餘界豈然。然其品位有九、如上上品、於命終時即見自身乘華、華則不閉、見佛報身八萬四千相、一一明了、旋聞佛乘、頓開佛慧。餘八品不然。如上中品、雖見佛報身執華來迎、自身乘華、華還閉合、一宿花開、即聞佛乘、又七日得無上菩提、復一小劫得無生忍、餘則如圖（圖見彌陀經）問、中上及中中品、命終時亦見佛報身者何。答、雖見報身、衆相不明、直待花開、聞佛乘後、見方明了。若下三品、命終唯見化佛執華來迎、自身乘華後、幷化佛亦不見、唯見聞觀音等菩薩說法、直待業淨花開、方見佛相。問、蓮華還合、身據窄否。答、華自心現、廣大無礙、然自業未濟、故似還合、眞佛妙法、雖待華開方得見聞、而化三聖說法、亦得隨機常聞。問、既業未濟、何能往生。答、彼佛宏願難思、及己念力激切、世緣已盡、故能往生。問、帶業令身不安否。答、勿也、如此土天身亦受勝樂、況彼佛力攝持、勝天奚可爲喩。

廣度衆生。滿菩提願。

此菩提願滿也。佛慧既開、即成初住法身眞位、百界分身作佛、應機度生。二住千界、三住萬界、如是四十一位、隨類現形、應機說法、位位倍之、爾時返照初心發願云、爲菩提道求生淨土者、至此方滿我願、慶哉快哉。

○又願西方偈

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華爲父母。華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爲伴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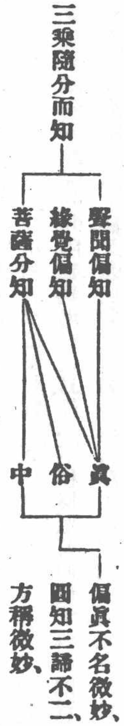
蓮華爲父母者、娑婆人皆胎生、極樂唯有九品蓮華隨機化生。故悟無生、即無生法忍、圓初住、及別初地以去皆是。不退菩薩爲伴侶者、不生則已、凡往生者皆是不退菩薩爲伴侶。不退有三、見彌陀經阿鞞跋致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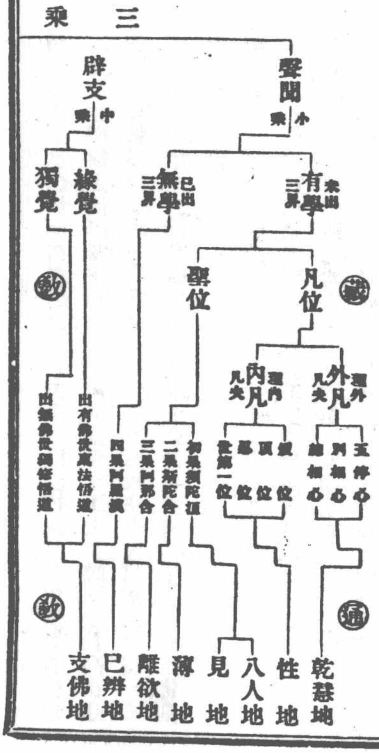
○禮佛發願文（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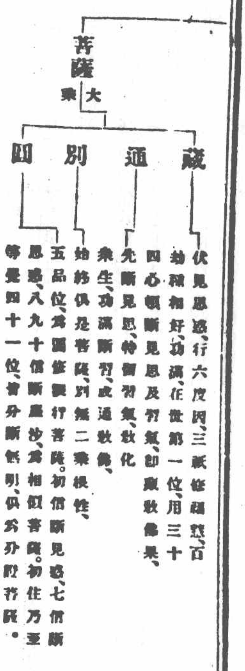
怡山然禪師作

歸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淸淨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攝受。

初句歸佛寶、二句歸法寶、三句歸僧寶、四句總願三寶慈光攝受也。十方調御、即十方諸佛。十方、東南西北四維上下也。調、治也、理也。御、統也、制伏也。謂佛於柔性衆生調之、使得無生之樂、於剛強衆生伏之、使得出世之道。蓋慈力周徧、普統法界而治化、爲佛寶。一塵不染、離過絕非、曰淸淨。圓融周徧、理絕言思、曰微妙。謂妙法淸淨、唯佛能證能知、普爲衆生演說妙法而揚化之。衆生迷而不知。三乘隨分而知。故當歸而究之、以期離欲淸淨、是爲法寶。三乘、聲聞曰小乘、緣覺曰中乘、菩薩曰大乘。四果、即聲聞中之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也。此皆聖位解脫生死者、故稱僧寶。


三乘隨分而知
聲聞偏知
緣覺偏知
菩薩分知
眞
俗
中
偏眞不名微妙、
圓知三諦不二、
方稱微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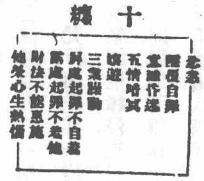

三乘
聲聞（小乘）
辟支（中乘）
有學（未出三界）
無學（已出三界）
凡位
聖位
外凡（理外凡夫）
內凡（理內凡夫）
五停心
別相念
總相念
煖位
頂位
忍位
世第一位
初果須陀洹
二果斯陀含
三果阿那含
四果阿羅漢
出有佛世稟法悟道
出無佛世觀緣悟道
緣覺
獨覺
藏
通
別
圓
乾慧地
性地
八人地
見地
薄地
離欲地
已辦地
支佛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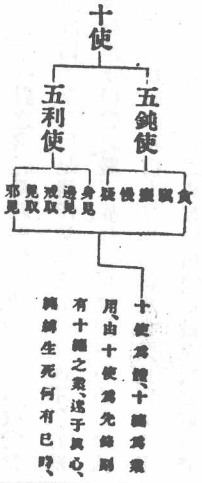

菩薩
大乘
藏
通
別
圓
伏見思惑、行六度因、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功滿、在世第一位、用三十四心頓斷見思及習氣、即成藏教佛果、
先斷見思、侵習氣、教化衆生、功滿斷習、成通教佛、
始終俱是菩薩、別無二乘根性、
五品位、爲圓修觀行菩薩。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八九十信斷塵沙、爲相似菩薩。初住乃至等覺四十一位、皆分斷無明、俱爲分證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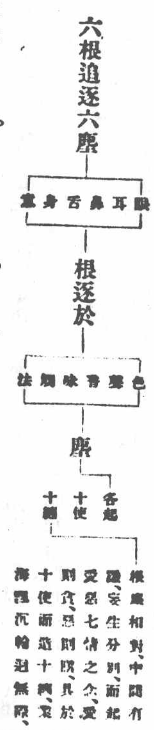
但（甲業）自違眞性。枉入迷流。隨生死以飄沉。逐色聲而貪染。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邊之罪。迷輪苦海。深溺邪途。著我耽人。舉枉錯直。累生業障。一切愆尤。

此舉生死業因也。初三句從眞起妄也。自違眞性是惑、枉入迷流是業、隨生死是苦果。所謂迷眞性而起惑、從惑以造業、由業而感三界苦果是也。第四句下從妄積妄也。言由六根追逐於六塵、六塵染汚六根、根屬心、塵是境、心境相持、互起十

纏十使之煩惱、廣造無邊之罪障、則三界六道、輪迴生死、有漏苦海、深則深矣。邪途、即十使中五利使。人我、即十使中五鈍使。溺邪途、則無出世正知見。著人我、則造世間之愆尤。沒平等之仁慈、起愛惡之偏見、則如孔子所云、舉枉錯諸直是也。取而用之曰舉、棄而不用曰錯。立心制行、拂乎正理曰枉、立心制行循乎正理曰直。謂我所愛者、雖奸貪暴愚拂乎正理、特舉而用之、我所惡者、雖賢良智仁循乎正理、特錯而棄之。如是則修齊治平正理亂矣。無論天子庶人、一由愛惡爲障、則冤結不休、惡道之怨倍重倍深矣。


十纏
忿恚
隱覆自罪
重沉作迷
五情暗冥
嬉遊
三業躁動
屏處起罪不自羞
露處起罪不羞他
財法不能惠施
他榮心生熱惱


十使
五鈍使
五利使
貪
瞋
癡
慢
疑
身見
邊見
戒取
見取
邪見
十使爲體、十纏爲業用、由十使爲先鋒則有十纏之業、迷于眞心、纏縛生死何有已時、


六根追逐六塵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根逐於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塵
各起
十使
十纏
根塵相對、中間有識、妄生分別、而起愛惡七情之念、愛則貪、惡則瞋、具於十使而造十纏、業深罪沉輪迴無際、

仰三寶以慈悲。瀝一心而懺悔。

此總仰三寶懺悔也。仰、仰上望而求之也。瀝、滴也。即傾心露罪無餘也。

所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攜。出煩惱之深淵。到菩提之彼岸。

此下至文末、皆以承上三寶懺悔、別發自利利他之願。今四句、自願蒙拔超極也。所願二字義貫文末。能仁、即釋迦教主。善友者、有具道之式、益智之功、良由無始所積煩惱淵深、非聖教莫能得度、又以智力衰微、菩提道岸、非善友莫能速登。潙山云、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若欲博聞大道、必先親近善友、斯之謂也。

此世福基命位。各願昌隆。來生智種靈苗。同希增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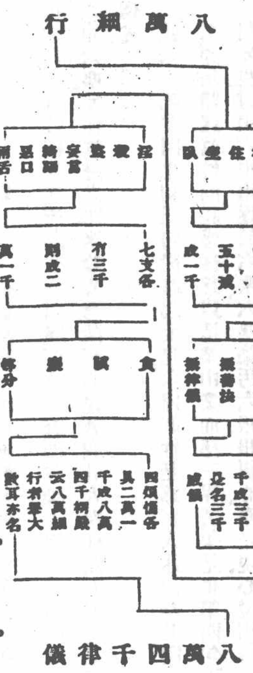
此願自他普獲福慧也。前生所遺福基、今生命位昌隆、今生佛智種於心田、來世靈苗道蕊、時時增秀、直至圓滿菩提之果而後已。非爲一己所求、普願衆生皆得如是。

生逢中國。長遇明師。正信出家。童眞入道。六根通利。三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行。執持禁戒。塵業不侵。嚴護威儀。蜎飛無損。

此願生遇智識入道持戒也。邊疆少有聖化、則多愚頑暴惡自强、故中國多出聖賢、訓以文教禮義節度、故如欲入道、必須生中國。世間善、不名爲正、出世善、方名爲正、故以學佛者爲正信。出家有三、一出紅塵家、二出三界家、三出無明家。童眞入道者、童、獨也、未有室家者、元精未散、少知情愛、易入道故。六根通利者、因夙生於三寶中勤求功深故、今具出世根性、見聞佛道、便信受通利也。三業純和者、身不作惡、口不說惡、意不念惡、動靜唯精、遇事不暴、故曰純和。不染世緣者、染汚

也。世緣、即五欲六塵生滅諸緣。六根對之常起愛惡七情妄想、廣造衆罪、故當禁守梵行、而止其染以杜業因、故曰不染。梵行、是清淨無汚之心行。禁而不犯名戒。塵業、即世緣。侵、損也、擾也。精心護守曰嚴護。嚴正故、令人可畏曰威。行方故、令人可則曰儀。所謂作正道之格式也。禁戒者、沙彌十戒、比邱諸戒也。又比邱戒中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故。蜎飛、飛類之微者、如蚊蚋等。無損、即不殺也。言蜎蠉等微命、常能仁護兄一切生命哉。

出家三義
- 一出紅塵家（即剃除鬚髮、方袍披緇者、經云在家逼迮如牢獄、離止有拘、出家寬廣如虛空、去來無礙、）
- 二出三界家（即破見思煩惱、了分段生死、如初二三四果及辟支等、）
- 三出無明家（即破無明煩惱、了變易生死、如別地圓住菩薩、分出無明、唯圓妙覺、滿出無明、即佛也、）


八萬細行
行 住 坐 臥
各二百五十戒成一千
攝有情 攝善法 攝律儀
三聚各一千成三千是名三千威儀
殺 盜 淫 妄言 綺語 惡口 兩舌
七支各有三千則成二萬一千
貪 瞋 癡 等分
四煩惱各具二萬一千成八萬四千細行經云八萬細行者舉大數耳亦名
八萬四千律儀

不逢八難。不缺四緣。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修習正法。了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

此外助內發圓修圓證也。八難圖詳下、以此八處永不遇三寶、故曰難。四緣有二、一謂見聞緣、聞法緣、護法緣、發心緣、此四能助長菩提也。次謂衣、食、臥具、醫藥之四緣、乃外資色身以助內發也。外藉四緣、內發般若、般若智既明、菩提心自然增

進而不退、時修正法、日揚教乘也。大乘者、一佛乘也、經云唯有一乘法、餘二即非眞。六度者、布施度慳貪、持戒度毀犯、忍辱度瞋恚、精進度懈怠、禪定度散亂、智慧度愚癡也。越、超過也。梵語阿僧祇、此云無數。如藏教帶惑潤生、歷三僧祇劫、修菩薩難行苦行、方得證果。今圓教四建立衆生、因地果地悉是圓修圓斷、理悟無差、故曰越三祇劫海。

建法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降伏衆魔。紹隆三寶。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悉皆通達。廣作福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

此上求下化圓成佛果也。建法幢說法度生也。建、立也。幢、高顯義、比佛法高顯令生敬信。又摧邪輔正義、比說法令捨邪歸正、故曰法幢。遍界說法隨類度生、故曰處處。魔能奪修道者之命、其有四種、謂死魔、煩惱魔、陰魔、天魔。死魔、實能奪命、餘三能作奪命因緣、菩薩以智力能降魔故也。六神通、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也。一生佛果、即等覺一生補處位、自此位起金剛智照破一分生相無明盡、即妙覺極果、證圓滿法界之性心矣。

然後不捨法界。徧入塵勞。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類隨形。應現色身。演揚妙法。

此果後隨機普現說法也。然後者、承上起下之辭。法界、即一心之都名、萬法之歸趣。蓋自心既淨、徧包十界、故不捨佛果法界之心、徧入六道塵勞、如觀音三十二應普門示現、又如普賢無窮願海、徧界登物、隨機現形、說諸妙法也。

泥犂苦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現諸神變。其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

此總數三惡道苦也。泥犂、即地獄道、苦無暫停故。餓鬼道、常受饑虛故。又畜生道、常互食噉故。此三途爲極苦者也。今果後菩薩、或放光照彼令脫、或現神變令生敬信、永脫輪迴之苦、超生極樂之邦。

火鑊冰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

此別化地獄也。火鑊、卽八熱等獄。冰河、卽寒冰等獄。今仗慈光悉變淨土。

披毛戴角。負債含怨。（疑冤字）盡罷辛酸。咸沾利樂。

此別化畜類也。今言走獸、以攝水陸空等畜類、辭無不盡也。負債含怨者、畜類皆以互相食噉、遞償宿債故。又六道衆生各有宿債、生生寃結不休者、盡罷辛酸、咸沾利樂。

疾疫世而現爲藥草。救療沉痾。饑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

此慈化救災也。身患暴起曰疾。疾之甚者爲病。鬼行疫癘、民皆災病曰疫。治病曰療。沉痾、重病也。無穀曰饑、無菜曰饉、在田曰稻、已收曰穀、出穀曰米。粱、高粱也。總該六穀故。（稻粱菽麥黍稷）餒、餓也。疾疫饑餓諸災、天下四方屢屢有之、皆由衆生同造夙業所致。若減劫之小三災起、則徧地皆災、此是同造多惡所招也。菩薩慈悲、或化諸藥草、徧治沉痾、或化諸稻粱、普濟貧餒、後皆令入佛道。

減劫末
小三災——人壽減至——
三十歲人長三尺、時有饑饉災起、七年大旱、
二十歲人長二尺、時有疾疫災起、七月不絕、
十歲人長一尺、時有刀兵災起、七日不絕、

但有利益、無不興崇。

此結廣興佛事也。崇、尊也、宗也。蓋二乘自利智強、利他智弱、故避境而觀寂。菩薩大用無礙、凡有利益於自他者、無不興起而作之。

次期累世寃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汩沒。捨萬劫之愛纏。等與含生。齊成佛道。

此復發平等之願也。累、積也。次期承上重起之辭。汩沒、隨水浮沉也。含生、凡能動者皆有靈識、有靈識者、皆可反本。蓋無始有生以來一切寃親、皆汩沒於四生、從愛積愛、纏縛生死、萬劫不脫、今願此等一切有情齊成佛道。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此結願無盡也。情、卽有情正報衆生也。無情、卽依報世界也。種智者、佛性之種、原是根本實智、一念自迷眞性、種智全體變爲妄念、若使眞性明了、全無明仍是種智。問、有情成佛可知、而無情焉得成佛。答、依報正報皆由一心所作、一念迷時依正相礙、一念悟時身土並融、由其心淨佛土自淨、則拈來一法無非淸淨妙心、故極樂淨土水鳥樹林皆能說法、故曰、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第四）

華嚴普賢行願品云、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云云）又願後文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滿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一切世界上妙七寶、及諸人天最勝安樂布施、爾所一切世界諸佛菩薩、經爾所佛刹極微塵數劫相續不斷、所得功德。若復有人聞此願王一經於耳、所得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業、一切等病諸所障難無不除滅。（偈卽所有十方世界中乃華嚴經十願之重頌也）又云、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刹那中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卽見阿彌陀佛、文殊、普賢、觀音、諸大菩薩色相端嚴。又見自身生蓮華中、蒙佛授記、經無數劫、普於十方世界利益衆生、不久當坐道場、成等正覺、轉妙法輪。

一者禮敬諸佛

本文云、（卽彼華嚴行願品原文）言禮敬諸佛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佛世尊、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淸淨身語意業、常修禮敬。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身、一一身徧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佛、虛空界盡、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如是乃至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禮乃盡、而衆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禮、履也、體也。禮敬時當念念深履法界之體、是曰眞禮。又我爲能禮能敬、諸佛爲所

禮所敬。能禮所禮性皆空寂、則我現前身心雖妄、其性無妄、而與諸佛身心同一圓滿、如空合空、感應道交、圓融無礙、不可思議、是名眞禮。法華云、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像、漸見無數佛、自成無上道。

二者稱讚如來

本文云、言稱讚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剎土所有極微、一一塵中皆有一切世間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遶、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詞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盡於法界、無不周徧、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讚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佛具不可思議功德、乃至一言讚歎、其人功德必至成佛、何況常讚。法華云、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

三者廣修供養

本文云、言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圍遶、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而爲供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燃種種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爲供養。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衆生供養、攝受衆生供養、代衆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分算分數分喩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眞供養。故此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供養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法華云、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若能舉一塵則一切法趣塵、是趣不過。則塵塵皆能互徧、諸塵之相宛然、而無相礙、此乃唯心供養、卽法供養也。又法華云、若人於塔廟、寶像及畫像、以華香幡蓋、敬心而供養。又云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俱胝翻百億、那由他翻萬億、迦羅翻豎、剖析人身一毛爲百分也、優波尼沙陀翻近少、鄰微塵是色之近少分也、）

四者懺悔業障

本文云、言懺悔業障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徧於法界極微塵中一切諸佛菩薩衆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恆住淨戒一切功德。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懺乃盡。而虛空界乃至衆生煩惱不可盡故、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懺者懺除前愆、悔者悔其後過、所謂改過不造新也。懺有三種、詳大懺悔文。悔有五、一懺悔、二勸請、三隨喜、四囘向、五發願。業有三業、謂身口意三業也。身三、殺、盜、淫。口四、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三、貪、瞋、癡。是名十惡。反之則曰十善。今云清淨三業、則是法性十善也。障有三障、報障、業障、煩惱障。而行人當知業障性空、罪福無主、心忘罪滅兩俱空、是名眞懺悔。

五者隨喜功德

本文云、言隨喜功德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從初發心爲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一一劫中捨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如是一切難行苦行、圓滿種種波羅蜜門、證入種種菩薩智地、成就諸佛無上菩提、及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隨喜。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支佛、有學無學、所有功德、我皆隨喜。一切

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志求無上正覺菩提、廣大功德、我皆隨喜。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喜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凡見人禮誦作諸大小功德、及見人作務、乃至運水、應生歡喜之心、則功德無量。

六者請轉法輪

本文云、言請轉法輪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廣大佛剎、一一剎中念念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一切諸佛成等正覺、一切菩薩海會圍遶、而我悉以身口意業種種方便、殷勤勸請轉妙法輪。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常勸請一切諸佛轉正法輪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轉者、佛口說法轉入衆生之耳、即使依教起行、革凡成聖、如輪展轉也。法輪常轉、衆生離苦、而佛法難聞、故急須勸請也。

七者請佛住世

本文云、言請佛住世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將欲示現般涅槃者、及諸菩薩聲聞緣覺有學無學、乃至一切諸善知識、我悉勸請莫入涅槃。經於一切佛剎極微塵數劫、爲欲利樂一切衆生。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勸請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佛法出於世、如日照世間、無佛出世間、長夜大暗冥、從冥入於冥、遭惡入三途、諸佛興出世、懸遠值遇難、譬如優曇華、三千年一現。如舍衛國有九億家、三億家見佛、三億家但聞名、三億家名亦不聞、故我及人急須勸請聖賢住世。

八者常隨佛學

本文云、言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世界毗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

爲重法故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有、及餘種種難行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起種種衆會、或處一切諸大菩薩衆會道場、或處聲聞及辟支佛衆會道場、或處轉輪聖王小王眷屬衆會道場、或處剎利及婆羅門長者居士衆會道場、乃至或處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衆會道場、處於如是種種衆會、以圓滿音如大雷震、隨其樂欲成熟衆生、乃至示現入於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隨學、如今世尊毗盧遮那。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所有塵中一切如來、皆亦如是、於念念中我皆隨學。如是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阿難歷劫以來、爲佛侍者、諸大弟子亦然、莫非爲衆生故發願歷劫隨而學之也。

九者恆順衆生

本文云、言恆順衆生者、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剎海、所有衆生種種差別、所謂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狀、種種相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性、種種知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威儀、種種衣服、種種飲食、處於種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花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

佛菩薩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衆生心平等故、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衆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菩薩如是隨順衆生。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恆、常也。衆生、九界衆生也。

十者普皆回向

本文云、言普皆回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回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衆生、願令衆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衆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衆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菩薩如是所修回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回向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若能發此十種大願、則能成熟衆生、滿普賢願海、圓證佛道。又能除五無間業、及身心兩病、魔鬼不犯、寃親均益、即能往生極樂世界、見佛授記。故此願王、應當受持書寫、廣爲人說、所獲福聚無量無邊。

警策大衆偈

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此歎人命無常也。出曜經云、南海卒湧、竄濤浸灌、有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趁浸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跳舟得度、次魚復憑草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爲獵者得之、佛見即說此偈也。蓋魚以水爲屋宅、水竭則死、人仗命根維持、命減則亡、命隨光陰而減、形隨八苦所遷、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斯如涸水之魚、有何快樂哉。佛問人命在幾時間、一比邱答、在一日間、佛言子不知道。又問人命在幾時間、又一比邱答、在飯食間、佛言子不知道、又問人命在幾時間、又一比邱答、在呼吸間、佛言子知道矣。所謂日月

催人老、如水漸減少、命在呼吸間、八苦常逼惱、其斯之謂乎。

普賢警衆偈

（大衆）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愼勿放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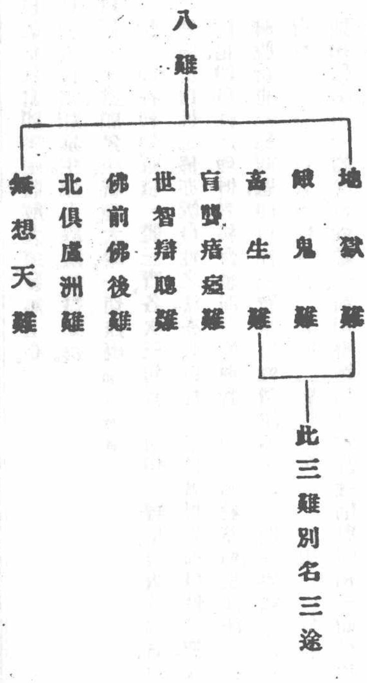
此策勵身心也。精而不雜、進而不退。火燒曰然。愼、謹愼也。無常者、山河大地、有成住壞空之無常、人身有生老病死之無常、心念有妄想流注之無常、諸法有生住異滅之無常。是故人於日用間、當念無常二字、如火燒頭、一息不救、苦痛難忍、命正在危矣、然此身心念念迅速、豈可一刻放逸者乎。放蕩流逸、即掉舉散亂之心也。法華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火即無明三毒五濁八苦四倒之火、念念生滅、燒盡菩提之種、枉入六道、永受輪迴。若能覺知無明無體、當體即是圓明智火圓照法界、了知五濁幻生、塵塵即是清淨、互融十方。三毒即戒定慧無礙解脫。四倒即常樂我淨四德妙果。是則八苦化爲大涅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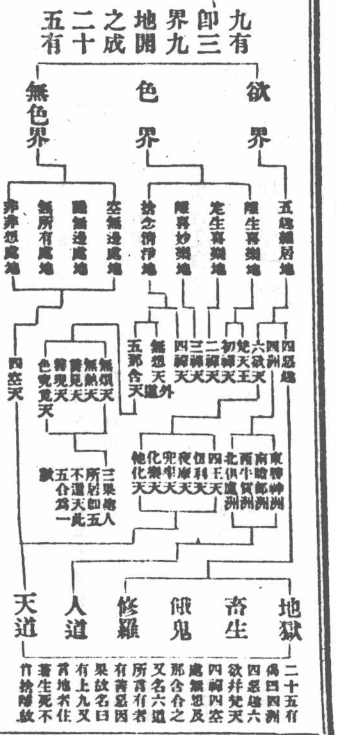
普爲衆生發願

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途。共入毗盧性海。

四生、總舉三界正報盡矣。九有、總舉三界依報盡矣。八難、別舉三界中障重不聞佛法者。三途、別舉三界中業重極苦者。此俱有漏迷情輪轉無窮也。華藏玄門、總舉十方佛剎盡矣。毗盧性海、總舉無盡眞如性界盡矣。此乃清淨佛性法界無邊也。華藏者、華嚴經、有大香水海名普光摩尼莊嚴香水海、生大蓮華名種種光明蕊香幢。此華幢內有總海名華藏莊嚴世界海。海中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華、一一華內有香水海、一一海中復有大蓮華、一一華上有二十重世界、次第相疊、底狹上廣。如最中之華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蓮華、華上有二十重世界、最下一重世界名最勝光徧照、教主命離垢燈佛、有一佛剎微塵數世界圍遶。乃至第十三重世界名娑婆、教主即釋迦佛、有十三佛剎微塵數世界圍遶。乃至第二十重世界名妙寶燄、教主名福德相光明佛、有二十佛剎微塵數世界圍遶。如是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箇二十重、徧布於蕊香幢之總蓮華上。此皆釋迦化身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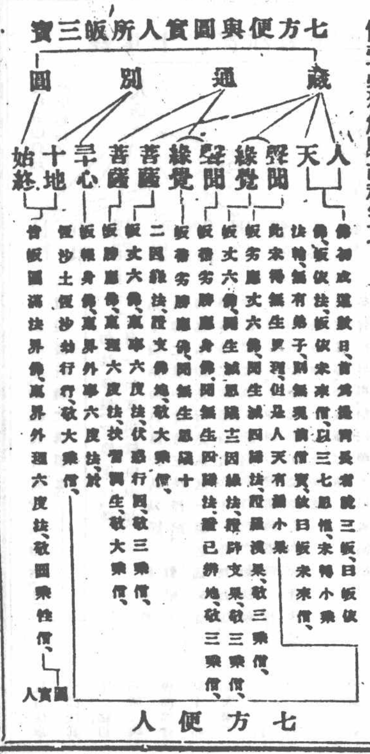
亦是當人唯心所成、是以我心融時法界盡融、徹照無礙、身土不二、不可思議、所謂玄也。以此一心所具諸法、法法皆爲入道之門、故曰玄門。又法法橫具十門、故華嚴宗演出十重玄門圓妙難思、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點太淸裏。所謂心融妙理虛空小、則盡虛空法界何處非諸佛淸淨法身哉。普願法界四生九有、同悟同證、故曰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也。毗盧性海者、梵語毗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即究竟淸淨法身也。良由法身之性、離過絕非、離諸名相、寂然不動、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不可思議、强名曰性。上言無邊摩尼莊嚴王香水海、及微塵諸香海、皆是吾人自性唯心所成、故曰性海。然此性心人皆迷之、而爲衆生隔礙世界、殊不知一切世界相本常住、即是圓融之性、所謂終日抱此、枉受輪轉、雖受輪轉、而此性曾未有絲毫變者、故終日見聞覺知、全由自性映出而有生滅、若肯當念放下、而此生滅全體即眞、則無邊虛空、華藏莊嚴、塵塵刹刹、皆是眞如妙性圓融法性矣。我心既是法界、而法界衆生俱在我心之中、而我亦在衆生心中、以 衆生心亦各俱是法界故、則心佛衆生互爲圓融法界。且我心既能皈於佛性、則普願八難三途、當體亦皈佛性、故曰八難三途共入毗盧性海。


八難
地獄難
餓鬼難
畜生難
盲聾瘖瘂難
世智辯聰難
佛前佛後難
北俱盧洲難
無想天難
此三難別名三途


九有即三界九地開之成二十五有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五趣雜居地
離生喜樂地
定生喜樂地
離喜妙樂地
捨念淸淨地
空無邊處地
識無邊處地
無所有處地
非非想處地
四惡趣
四洲
六欲天
梵天王
初禪天
二禪天
三禪天
四禪天
無想天外道
五那含天
無煩天
無熱天
善見天
善現天
色究竟天
三果聖人所居即五不還天此五合爲一數
四空天
東勝神洲
南贍部洲
西牛貨洲
北俱盧洲
四王天
忉利天
夜摩天
兜率天
化樂天
他化天
地獄
畜生
餓鬼
修羅
人道
天道
二十五有、偈曰四洲四惡趣六欲幷梵天四禪四空處無想及那含合之、又名六道、所言有者、有善惡因果故名曰有、上九又言地者住著生死不能捨離故

三皈依

上來課念至此、結歸三寶、普願自他兩利也。三寶爲皈依處。事處、則別相等三寶歷然可別。理處、則一體三寶、一念具足。（圖見大懺悔）又事則藏通別七方便人所皈依也。理則圓教始終、以及別地所皈依也。所言皈者、返還爲義。依者、依憑爲義。謂返 邪法還事正法、依憑正法而詣眞際。正法即三寶也。所言寶者、佛爲說道之寶、法爲載道之寶、僧爲傳道之寶、三皆可尊可貴、世所希有、百千萬劫難遭難遇、遇能信受、必獲解脫、故稱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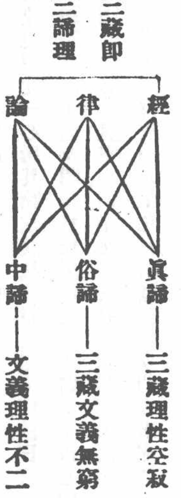

七方便與圓實人所皈三寶
藏
通
別
圓
人
天
聲聞
緣覺
聲聞
緣覺
菩薩
菩薩
三十心
十地
始終
佛初成道說曰、昔爲提謂長者說三皈、曰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未來僧、以三七思惟、未轉小乘法輪、無有弟子、則無現前僧寶、故曰皈未來僧、此未得無生眞理、但及人天有漏小果
皈劣應丈六佛、聞生滅四諦法、證偏眞果、敬三乘僧、
皈丈六佛、聞生滅思議十二因緣法、證辟支果、敬三乘僧、
皈帶劣勝應身佛、聞無生四諦法、證已辦地、敬三乘僧、
皈帶劣勝應佛、聞無生思議十二因緣法、證支佛地、敬大乘僧、
皈丈六佛、萬事六度法、伏惑行因、敬三乘僧、
皈勝應佛、萬理六度法、扶習潤生、敬大乘僧、
皈報身佛、萬界外事六度法、於恆沙土恆沙劫行行、敬大乘僧、
皆皈圓滿法界佛、萬界外理六度法、敬圓乘性僧、
圓實人
七方便人

自皈依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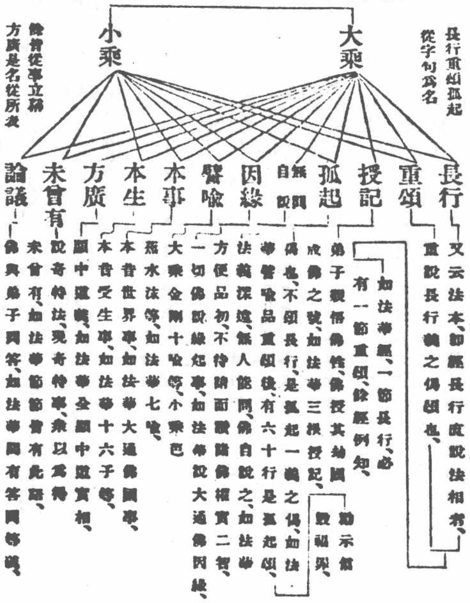
自皈依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和南聖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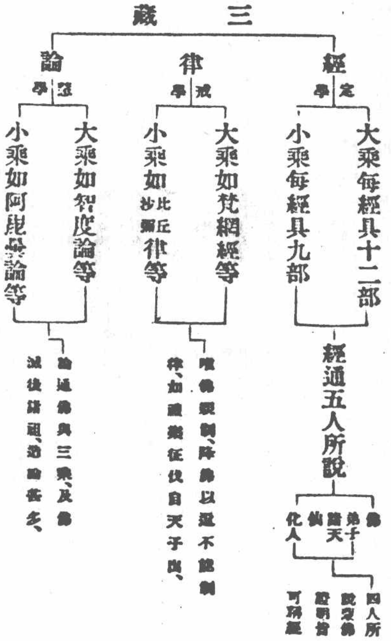
此三偈、各初句皈依一體三寶、各次三句皈依別相三寶也。自皈依佛者、自性之智、皈依自性之佛、亦皈自性之法、亦皈自性之僧。佛者覺也、即自性之智。法者軌則也、即自性之理。僧者和合也、即自性理智一如。又佛、般若德也。法、法身德也。僧、解脫德也。三德圓融、即自性三寶也。自性淸淨本周法界、則法界衆生皆互在吾自性之中、吾既自皈本性無盡三寶、而當願法界衆生一一皆皈自性無盡三寶。然則相雖多、由一體成、自性雖一、別相歷然、故自性既融則與別相一如可知矣。體、體究也。解、解悟也。大道、一佛乘之大道也。普願一切衆生、體悟無上之佛道、即發無上之大心、以冀速成佛果也。深入經藏、大乘經各具十二部、小乘經各具九部。藏有三、謂經、律、論、三各互具十二與九、九與十二亦各具於三。（經各具十二部之文、律論俱具十二部之義、）十界法門無不圓括、故曰經藏。又經、中諦也。律、俗諦也。論、眞諦也。一各具三、三一不二、是以舉三藏無非三諦、普願衆生深悟三諦之理、徧入法界之心、則一心三智、三智一心、如海無涯矣。三智、即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三智圓明、即眞如性海也。統、總也。理、治也。調也。大衆、梵語僧伽、此云和合衆、即四教行位、三乘七賢、并凡夫僧是也。（圖見怡山文）普願衆生、六和總調、三觀具修、徧治三惑之妄、圓顯三智之眞、入一切聖賢海、而得圓融無礙也。和南、翻禮拜。聖衆、即四教三乘聖賢也。


三藏即
三諦理
經
律
論
眞諦——三藏理性空寂
俗諦——三藏文義無窮
中諦——文義理性不二

經具十二部亦名十二分教


長行重頌孤起從字句為名
餘皆從事立稱方廣是名從所表
大乘
小乘
長行
重頌
授記
孤起
無問自說
因緣
譬喻
本事
本生
方廣
未曾有
論議
又云法本、即經長行直說法相者、
重說長行義之偈頌也、
如法華經、一節長行、必有一節重頌、餘經例知、
弟子發悟佛性、佛授其將來成佛之號、如法華三根授記、
如示佛數稱歎、
偈也、不頌長行、是孤起一類之偈、如法華譬喻品重頌後、有六十行是孤起頌、
法義深遠、無人能問、佛自說之、如法華方便品初、不待請而讚諸佛權實二智、
一切佛說緣起事、如法華佛說大通佛因緣、
大乘金剛十喻等、小乘芭蕉水沫等、如法華七喻、
本昔世界事、如法華大通佛國事、
本昔受生事、如法華十六子等、
圓中道義、如法華全顯中道實相、
說奇特法、現奇特事、衆以為得未曾有、如法華節節皆有此說、
佛與弟子問答、如法華問有答問等類、

且指法華一部統具十二部、以明諸大乘經部部皆具十二、亦有大乘不具十二者、如彌陀經無重頌孤起授記三號、餘經例知、小乘九部具不具、例大亦可知、


三藏
經
定學
律
戒學
論
慧學
大乘每經具十二部
小乘每經具九部
經通五人所說
佛
弟子
諸天
仙
化人
四人所說、須佛證明、皆可稱經
大乘如梵網經等
小乘如比丘沙彌律等
唯佛親制、除佛以還不能制律、如國家征伐自天子出、
大乘如智度論等
小乘如阿毘曇論等
論通佛與三乘、及佛滅後諸祖、造論甚多、

三藏稱藏者、十法界藏凡所有功德各無不具、故曰三藏、若能學之、漸得深入、則智慧如海矣、

附東方文

東方世界藥師如來。功德智慧。無量莊嚴。放淨光明。過於日月。一切刹土。淨如琉璃。與西方界。等無有異。十二大願。利樂有情。凡有所求。皆遂其心。受持我名。如我無異。具大丈夫相。及八十隨形。一切惡趣。無量災難。以我威儀。皆得解脫。弟子衆等。願得無上菩提。生生世世。行菩薩道。亦如藥師琉璃光如來。所發十二大願。利樂一切有情。即此娑婆世界。身心刹土。皆如琉璃。面見我佛。及阿彌陀。所願法界有情。東西相泯。二見永忘。與中道義。共證眞常。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

藥師如來琉璃光　燄網莊嚴無等倫
無邊行願利有情　各遂所求皆不退

南無東方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

禮佛功德

業報差別經云。禮佛一拜。從其膝下。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獲十種功德。一得妙色身。二出言人信。三處衆無畏。四佛所護念。五具大威儀。六衆人親附。七諸天愛敬。八具大福德。九命終往生。十速證涅槃。四明尊者云。行者禮佛時。深知佛體。不離我心。同一覺源。圓照諸法。諸佛悟本。起同體悲。衆生迷眞。受諸幻苦。悲苦相對。感應斯成。一身遍至諸佛之前。一拜普消無邊之罪。

二課合解卷第七

天台山觀月子興慈　述

○第三節、祝讚酬恩。

（初是禮佛祝讚、次以下、乃祈禱護法諸神、報恩也。夫僧行精進、戒律堅固、必有龍天歸附、及護法護戒等神、擁護讚歎、[illegible]儀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須早晚祝讚也。嗚呼末法僧行淺薄、自致橫事多端、客及正行之士、諸怪佛教不靈可乎、水陸云、僧儒者何需造殃、作過者宜其見例。儒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病之因也。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神願力宏深、現承佛囑、擁護[illegible]讚、其心感感、修行者若遇災難、誠心禱之、無不靈驗、切勿疑惑。祖師、乃傳佛心印、教導後學、恩德難窮。豈可忘負、衆食所需、五祀之一。故朝暮、或四齋日、皆祝讚以報恩也。）

祝聖儀

（又云祝讚、皆依願也。文有祝願、皆祝壽。師古曰、本作讚、假借用之。）

祝聖儀者、欽遵佛敎而報國恩也。歷代聖君崇吾佛教、不以世禮待之、以佛禮敬之、或有百辟士庶傾心事佛、更以政御民治、使安厥居。凡爲僧者、必也悟明佛性、謹守戒律、庶不負盛朝之隆重、故今禪節祝釐、仰願三寶冥加、天心默祚、民罔清泰、法道昌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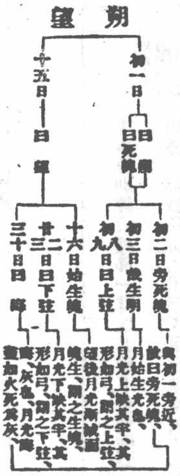
諸讚

寄歸傳、立讚頌具六義、一能知佛德深遠、二體製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胸藏開通、五處衆不皇、（作惶怖也）六長命無病、前二是因、後四是果。讚頌之體、原出於經論、流傳東土、後世展轉製爲音韻偈讚。如現今所唱、昉於魏時陳思王曹植、因誦佛經、以爲至道之宗極、乃至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皆倣之。後遊魚山、聞有聲特異、淸揚婉轉、遂倣其聲曰梵唄、今所傳魚山梵唄、即其遺製也。今禪門日誦諸讚、皆是古今德士遞相製作也。

○大新禱文

大圓滿覺。應跡西乾。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仰叩洪慈。俯垂明證。（某）國（某）省（某）府（某）縣（某）寺比邱（某甲）等。於今（某）年（某）月（朔望）旦之辰。雲集僧衆。登臨寶殿。諷演祕章。稱揚嘉號。所集洪因。端爲祝延。今上
國恩。民國無疆。　伏願金輪永鎭。玉燭常調。八紘安有道之長。四海樂無爲之化。現前大衆同念金剛無量壽護國神王菩薩摩訶薩。

此祈三寶以顯圓滿也。大、讚佛法身。圓滿覺、讚佛報身。應跡、讚佛應身。西乾、即西天竺、今謂印土也。心包二句、讚佛心智無邊也。沙界、恆河沙世界也。洪慈、佛也。俯垂明證、是求佛俯首垂鑒而爲證明也。玉燭、四時之氣調和也。人君美德如玉而明若燭、則致四時和祥也。文陰云、上治則四時調於玉燭、鐘山之神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身長千里、天闕西北、無陰陽消息、以常銜玉燭照天門、世治則火明、亂則火暗。八紘、出淮南子、四方四維也。文選註、紘、綱也、紀也、爲天下方位之紀綱。無爲之化者、聖王治世以仁、罪無重刑、無勞爲政、民情大歸。如堯治國稱爲聖德之世。史云萬戴堯天。



朔　望

初一日——日朔　日死魄

初二日旁死魄——與初一旁近、故曰旁死魄、

初三日哉生明——月始生光也、

初八九日上弦——月光上缺其半、其形如弓、謂之上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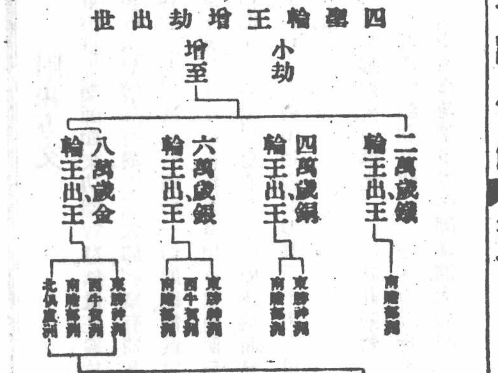
十五日——日望

十六日始生魄——望後月光漸減魄生、謂之生魄、

廿二三日下弦——月光下缺其半、其形如弓、謂之下弦、

三十日晦——晦、灰也、月光盡如火死爲灰、

朔者蘇也、死復蘇、是月初之名、死魄月有光處爲魂、無光處曰魄、朔後月始有光、其魄漸減、謂之死魄、望者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月小十五、謂月在東、日在西、遙相望也、



四洲輪王增劫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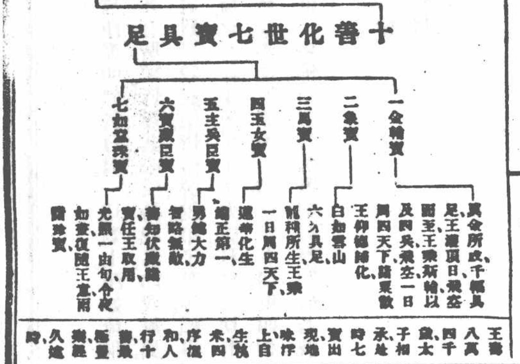
小劫　增至

二萬歲鐵輪王出、王南贍部洲

四萬歲銅輪王出、王東勝神洲　南贍部洲

六萬歲銀輪王出、王東勝神洲　西牛貨洲　南贍部洲

八萬歲金輪王出、王東勝神洲　西牛貨洲　南贍部洲　北俱盧洲



十善化世七寶具足

一金輪寶——眞金所成、千輻具足、王灌頂日、飛空而至、王乘斯輪、以及四兵、飛空一日、周四天下、諸衆欽王仰德歸化、

二象寶——白如雪山、六牙具足、

三馬寶——龍種所生、王乘一日周四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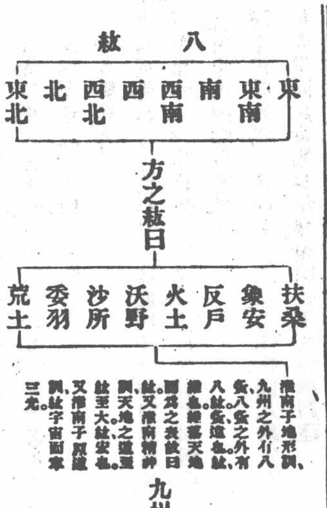
四玉女寶——蓮華化生、端正第一、

五主兵臣寶——男健大力、智略無敵、

六寶藏臣寶——善知伏藏處、寶任王取用、

七如意珠寶——光照一由旬、令夜如晝、復隨王意、雨諸珍寶、

王壽八萬四千歲、太子相承、是時七寶出現、地味浮上、自生、秫米、四序調和、人行十善、最極量樂、經久遠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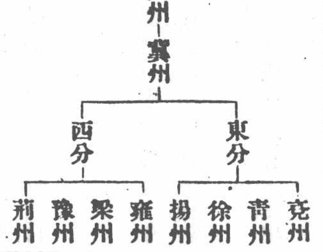
八紘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東北

方之紘曰

扶桑　象安　反戶　火土　沃野　沙所　委羽　荒土

淮南子地形訓、九州之外有八殥、八殥之外有八紘。紘、維也。維絡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又淮南精神訓、天地之道至紘至大。紘、宏也。又淮南子原道訓、紘宇宙而章三光。



九州——冀州

東分　兗州　青州　徐州　揚州

西分　雍州　梁州　豫州　荊州

○祝韋馱儀

神功叵測。密行難思。示勇健於天倫。摧邪輔正。受遺囑於大覺。護法安僧。仰啓天慈。俯垂明證。（某）國（某）省（某）府（某）縣（某）寺比邱（某）等。於今（某）年（某）月（朔望）旦之辰。聚集衆僧。恭詣祠下。諷演祕章。稱揚嘉號。所集功德。專伸祈禱。

南無三洲感應護法韋馱

尊天菩薩。侍從天等。伏念末法僧行。道力衰微。障緣偪熾。惟冀菩薩神力冥資。使法輪轉處。內障外障以潛消。僧海和時。惡友惡魔而永離。人人悟毗盧性流。各各入普賢行門。供奉檀那。均霑勝益。

陰陽不測之謂神。王弼云、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又神、申也、引也、天主降氣以感萬物、曰天神引出萬物也。叵、不可也。密行者、內祕菩薩、外現天身。示、示現也。勇健者、易象曰、天行健。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何氏注曰、天體不健、能行之德健也。天倫、天理也。大覺、佛也。普賢行門、詳大懺悔行願偈中。法輪、謂佛說法也、以音教流入衆生耳根故、又衆生依教而修、凡成聖亦如輪轉故。內障者、心則昏散煩惱、身則四大病痛、常所羈故。外障者、逆順諸境、強頓諸魔、屢所逼故。檀那、此云布施、卽施主也。

○讚

韋馱天將。菩薩化身。擁護佛法誓宏深。寶杵鎮魔軍。功德難倫。祈禱副羣心。

靈威要略、韋駄、梵語、此翻智論、姓韋、諱琨。淸規證義云、或曰密跡力士、或曰樓至佛。輔宏記曰、非樓至佛也。正法念經云、昔有國王有二夫人、第一夫人生一千子、試當來成佛次第、釋迦探籌居第四。第二夫人生二子、第一子願作梵王、爲請千兄轉法輪主、其次願爲密跡金剛、護千兄教、今內祕外現執金剛杵、是知非樓至也。感通傳、唐道宣律師行道、感諸天神護助、於中有一天姓韋、禮敬如俗、云、弟子迦葉佛時居初天、在韋將軍下、諸天貪欲所醉、弟子以宿願力不交天欲、淸淨梵行、偏敬毗尼、韋將軍童眞梵行不受天欲、一王之下有八將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下往還護助諸出家人。四天下中、北天一洲少有佛法、餘三天下佛法大弘、然出家之人多犯禁戒、少有如法。東西天下、人少黠慧、煩惱難化。南方一洲雖多犯罪、化令從善、心易調伏。佛臨涅槃、親受咐囑、並令守護、不使魔嬈、若不守護、如是破戒誰有行我之法教者。故佛垂誡、不敢不行、雖見毀禁愍而護之、見行一善萬過不咎、事等忘瑕、不存往失。且人中臭氣上熏空界四十萬里、諸天淸淨無不厭之、但以受佛咐囑令護佛法、尙與人同止。諸天不敢不來。韋將軍三十二將中最存弘護、多有魔子魔女輕弄比邱、道力微者並爲惑亂、將軍栖遑奔至、應機除剪、故有事至、須往四王所、時王見皆起、爲韋將軍修童眞行護正法。故弟子性樂戒律、如來一代所制毗尼並在座中、親受戒法。領、歷也。倫、比也。祈、求也。禱、懇也。副、貳也、佐也。審、察也。衆心、衆人心也。

普眼菩薩

普眼、以慈眼普照法界也。

○祝伽藍儀

神威有赫。願力惟深。宰一寺之權衡。作衆僧之保障。仰啓神聰。俯垂昭鑒。（入事同前）伏願三門鎭靜。海衆安和。護法化以興隆。衛壇場而吉慶。如斯祈禱。必望冥加。

權、柄也。衡、平也。所以任權、而平物輕重也。若宰一寺之權衡、宜如稱之均平、賞罰無私也。保障者、保其障難也。宰、主也。

○讃

伽藍主者。合寺威靈。欽承佛勅。共輸誠。擁護法王城。爲翰爲屏。梵刹永安甯。

梵語伽藍、此云衆僧園、謂衆僧於此養道育聖、猶園之生植花果也。主者、護伽藍諸神也。佛世有十八護神、一美音、二梵音、三天鼓、四歎妙、五歎美、六摩妙、七雷音、八獅子、九妙歎、十梵響、十一人音、十二佛妙、十三歎德、十四廣目、十五妙根、十六徹聽、十七徹視、十八徧視。此佛世時受囑護法之神也。東土有華光、玄應、關羽、昭明太子等、隨處顯靈、故多奉之。御旨曰欽、又敬也。承、領也、蒙也。輸、委輸也、送也。初十八神皆承佛勅、共輸至誠之心、協力擁護法王城也。法王城、即寺院、佛爲九界說法之王、寺乃聖凡會之都城、必有諸神宿衛、爲之金湯、（謂城譬如金之固、城之水如湯之熱、以敵難逾也）、而令法王城固、魔不敢擾、橫事不侵也。翰、榦也。榦、楨榦、謂築牆所立兩木也、題曰楨、旁曰榦、楨當牆兩端者也、榦在牆兩邊者也。屏、蔽也、設於門之前後以蔽內外者也、即屏風也。詩云之屏之翰、百辟爲憲、言爲國之屏藩楨榦、諸侯所取法也、三禮圖、屏縱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即其遺像也。今伽藍諸神護法、不爲外魔所干、如翰如屏也。梵者淸淨也。梵語刹摩、此云土田、萬境不同、莊嚴差別、皆名爲刹、此通指三千國土名刹。今號伽藍爲梵刹者、西域以柱表刹、示所居處也。古者寺院講法、或禪者有得益處、皆於門外樹刹竿以標幟之。

護法藏菩薩

法藏、即三寶法藏也。夫佛法流傳、爲衆生出世之路、衆生信而持之、道則宏矣。然雖宏道、五濁之中多諸魔事、令修者不安。是以佛世有諸大菩薩現金剛身、及天龍八部、十八護神等、皆對佛發願、永護三寶法藏、毋令魔外侵損正法、昌隆衆生獲益、故能護法者皆稱菩薩。

○祝祖師儀

一花現瑞。五葉流芳。付法藏於西乾。播心宗於東震。仰啓聖聰。俯垂昭鑒。（入事同前）伏願宗風永振。祖印重光。覺花香徧於禪林。法雨恩霑於學地。如斯祈禱。必望冥加。

一花、指達磨初祖一支正傳至六祖、自六祖後五派漸興、故曰五葉。芳、草香也。五派諸祖、以佛道心香流傳法界、故曰流芳。法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即歷代所傳之心法。播、布也、傳也。歷代諸祖傳佛心印、故曰心宗。東震、又云支那、即中華也。天竺以中華爲東、其卦屬震、東爲羣動之首、故曰東震。覺花、諸祖傳心印、覺慧既明、如花開也。禪林、又云叢林、即寺院也。謂參禪修道如叢之聚、如林之盛也。法雨、佛法之雨普霑學人之心地也。

○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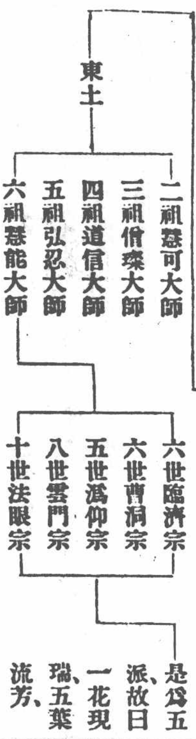
拈花悟旨。祖道初興。綿延四七演眞乘。六代遠傳燈。弈葉相承。正法永昌明。

昔日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百萬人天悉以罔措、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咐囑於汝、汝當護持、毋令斷絕。是以迦葉爲初祖、綿延遞傳至達磨尊者、爲西土第二十八祖、故曰四七。眞乘、即心印也。以尊者至東土爲初祖、六傳至慧能大師、故曰六代。遠傳燈者、祖祖相傳、傳佛心印如燈續明永遠無盡也。弈葉、累世也、如爲弈蟬聯不絕。爲弈、光曜流行貌。相承、互相傳受也。

西天二十八祖及東土六祖五派圖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以正法眼藏、傳於

初祖摩訶迦葉　二祖阿難　三祖商那和修
四祖優婆毱多　五祖提多迦　六祖彌遮迦
七祖婆須密　八祖佛陀難提　九祖伏馱密多
十祖脅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　十二祖馬鳴大士
十三祖迦毗摩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
十六祖羅睺羅多　十七祖僧迦難提　十八祖伽那舍多
十九祖鳩摩羅多　二十祖闍夜多　二十一祖婆修槃頭
二十二祖摩拏羅　二十三祖鶴勒那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爲東土初祖



是爲五派、故曰一花現瑞、五葉流芳、

度人師菩薩

度人師者、諸祖以正法度人、皆爲人天師範也。

祝監齋儀

功司鼎鼐。職任粢盛。遙承香積之風。永作雲廚之主。仰啓神聰。俯垂昭鑒。（入奉同前）南無監齋使者大聖緊那羅王之神。伏願二時無乏。六味常盈。掌水火以平安。供佛僧

而豐備。如斯祈禱。必望冥加。

司、主也。鼎、三足二耳、和五味之寶器也。鼎之絕大謂之鼐。官所守之職、曰職任。粢盛、左傳、潔粢豐盛。注曰、黍稷曰粢。又六穀曰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皆祭品也。又黍稷曰粢在器曰盛。香積者、維摩經云、香積國以香飯爲佛事。（過上方四十二恆沙佛土、國名衆香、佛號香積。）雲廚、即天廚、出自然香味也。又謂十方雲水高流共食之廚也。緊那羅者、文句亦名眞陀羅、此云疑神、什曰人非人、似人而頭上有角、人見之言人耶非人耶、因以名之、亦天伎神也、此言八部內緊那羅也。然今迹雖同名、本則不同、乃菩薩權現、故稱大聖、主天下雲廚而得自在、故稱王也。二時六味詳供發儀。乏、缺少也。盈、滿也。掌、主也。水以滋食、火以化熟、備、足也。

讚

監齋使者。火部威神。調和百味薦惟馨。災耗永無侵。隨命資身。淸衆永蒙恩。

監齋、僧俗有異。佛門稱監齋大聖、俗人稱竈君、或竈王、或竈神、又號東廚司命。又

稱使者、監齋爲佛使、竈神爲玉帝使。監齋者、河南府志云、唐至正初、少林寺向有一僧蓬頭裸背跣足、止著單裩、在廚中作務、數年嘿懃、莫曉法名、至十一年、潁州紅巾賊、率衆突至少林、欲行劫掠、此僧乃持一火棍出、變形數十丈、獨立高峯、賊見驚退、僧大叫曰、吾緊那羅王也、言訖遂歿、始知菩薩化身、塑像爲少林伽藍、天下僧坊、皆以爲監齋大聖像、供廚上也。火部威神者、本是菩薩權示火部威德之神、護僧伽藍、資僧慧命也。百味、猶言一切味也、均調百味和羹、以資命也。齋、進也、未食未飲曰齋、既食既飲曰餕。惟、語助辭。馨、香也。災、疫癘諸災、耗、耗散鬼、能令人家耗散財物。故今求神力、災耗永不侵損、人命得安、常增道業也。又俗云竈君者、五祀之一、禮月令、孟夏祀竈。（竈、造也、造食物、故竈曰竈、其房曰陘、其額曰突、突下曰甄、）自古祀之靈驗甚多、其神諸說不同。古周禮說、祝融爲竈神。莊子云、竈有髻、注云、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酉陽雜俎、竈神名隗、狀如美女、）高誘則云、吳回、回祿之神、託於竈。淮南子云、火帝作火官、死爲竈神。五經異義云、竈神姓蘇、名吉利、夫人姓王、名搏頰。又說竈神姓張、名單、字子郭、八月初三日誕、爲人家司命之主、最有靈感、每月三十日、將合家所爲善惡、奏祿天曹、毫不隱諱、降祥降殃、捷於影響、（郭之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一曰竈神名壤子。

燄慧地菩薩

燄慧地菩薩、十地中第四地也。火燄、能化生成熟、智慧、能破煩惱而生正慧也。監齋、或是燄慧地應化。

〇香讚

旃檀海岸、爐爇名香、耶輸子母兩無殃、火內得清涼、至心今將、一炷徧十方。

法華云、海此岸旃檀之香、此香六銖、價値娑婆世界、以供養佛。引正法念經云、妙高山內海此岸、卽南岸也。六銖者、二十四銖爲一兩、卽一兩中四分之一也。觀佛三昧經云、末利山中有伊蘭樹、臭若胮屍、熏聞四十由旬、其花紅色、甚可愛樂、若有食者、發狂而死。牛頭旃檀、發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如閻浮竹筍、不能發香、仲秋月滿、卒從地生成旃檀樹、衆人皆聞旃檀妙香、永無伊蘭臭惡之氣。更有多說、

文繁不錄。耶輸子母兩無殃者、悉達菩薩年十七、父王爲納妃名耶輸、久而不接欲情、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卻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智度論云、菩薩有二夫人、一名劬毗耶、是玉女不孕、二名耶輸陀羅、菩薩出家夜有人言太子出家何得有娠、汙辱我門釋種、欲以火坑焚燒母子、耶輸自恨無事、立大誓言我若邪行、北腹內兒願母子隨火消化、耶輸發此願已、卽投火坑、於是火滅、母子俱存、火變蓮池、母處華座、知實不虛。後生兒似菩薩身、父王大喜、作百味歡喜丸奉佛、佛變五百比邱皆如佛身、羅睺持丸與佛鉢中、方驗不虛。至心今將者、言今行人當以至誠之心、將一炷心香徧臨十方法界、供養無盡三寶、儼若耶輸之至誠必感驗也。

天廚妙供、禪悅酥酡、戶唵蘇嚕薩哩嚩、怛他阿誐多、怛你也陀、蘇嚕娑嚩訶。

前二句顯文、言飲食變成無生妙味、後四句密語、言供三寶妙義也。天廚、天文示斯云、天廚六黑星在北極紫微垣東、主御膳。內廚二黑星在垣外西南、主六宮及太子飲食、故曰天廚。禪悅、色界以上離欲有漏禪定、定中歡悅、便以爲食。佛及三乘、總以無漏禪定爲食、非食非不食、而得破惑生智、離思之食也。酥酡者、從牛出乳、入鍋少沸、傾盆內冷、浮面結皮、取皮再煎、油出去滓、卽成酥酡、酥上如油者爲醍醐、乃酥之精液、不可多得、味極甘美。今比天須陀甘露味。（四天忉利日食二殺天須陀味身體赤轉成乳味）戶唵、或爲唵、卽一唵字義、唵者引生義、空智義、佛言、一切眞言句首當安唵字。護國經云、唵是遮那如來眉頂上放白毫光。釋云、唵字三身義、無見頂相義、本不生義、如來慈相功德義。文殊品云、唵者覺悟義、覺悟三乘一乘四聖法故。諸部咒云、唵字引生義、謂三身如來、五智佛母、引生一切功德法門也。蘇嚕、此翻甘露、甘露者、帝釋天東北園有四生樹、樹葉中露如四珠、其味極勝、食之長生。今當觀想世間飮食、變成天廚酥酡甘露出世妙味、以供十方無盡三寶也。薩哩嚩、或云薩怛他、此翻一切。怛他阿誐多、此翻如來。怛你也陀、或云怛姪他、或云跢姪他、或云怛涅達、瑜伽集云、卽說咒曰、名義翻所謂。娑嚩訶、四成義。又請召法用唵哩、發遣法用吽、調伏法用噹嚫吽發吒、增益法用冒沙吒、敬愛法用娑訶、

息災法用莎訶。佛言、一切眞言句首當安唵字。次置吽發吒字、後用莎賀字。仁王釋六義、一成就、二吉祥、三圓寂、四息災、五增益、六無住。賢首疏、薩婆訶翻速成、令前所作速疾成就也。名義集、娑訶翻善說、又翻散去、謂一切災惡悉皆散滅、無遺稱香都集成也。（咒語密本不可說、今依灌頂疏中略出翻譯明其義。）翻譯名義云、成般若食、能發法身、法身得立、卽是解脫。此是三德爲食。飲食性空、卽眞諦、香味宛然、卽俗諦、非空非宛然、旣雙亡之、復雙照之、卽中諦、三諦圓融、卽無漏解脫難思妙味也。（大品經云、一切法趣味、是趣不過、除有不可得、云何當有趣非趣、所言一切法趣味、有味卽是食、此食卽是不思議法界、食中含受一切法、食若是有、一切法皆有、食若是無、一切法皆無、今食不可思議故、有不見是有、云何當有趣、無不見是無、云何當有非趣、若觀食不見趣非趣、卽是中道三昧、名眞法喜禪悅之食、而能通達趣非趣法、卽雙照二諦、得二諦三昧法喜禪悅之食、是名食義。）

戒定眞香。焚起衝天上。施主虔誠。爇在金爐上。頃刻紛紜。卽遍滿十方。昔日耶輸。免
難消災障。

此亦香讚也。戒定眞香、卽五分法身香也、謂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

檢束身心、不起罪因、名戒。雜慮消亡、湛然不動、名定。照破煩惱、了達諦理、名慧。塵累不拘、變化如意、於法自在、名解脫。知以智知、見以眼見、因此智眼、於一切法、智覺照了、當體卽空、悉皆如幻、得證此身、名解脫知見身。旣證無爲、而戒定慧悉得解脫、一幷發淸淨心香、故名眞香、此約小乘也。若大乘則初悟三德法性之身、至初住證三德之身、分破無明煩惱、脫二邊生死、至妙覺惑盡、證全體法身。又知是三智、見是五眼、二皆圓明、舉一卽五、五一如如、三德妙香普熏法界、此卽大乘也。行人唱讚時、當作大乘觀想、方得信香稱性周遍。衝、通也、透也。天有四、謂世間天、卽諸國王等。生天、卽三界諸天等。淨天、卽四果支佛等。義天、卽十住見法空等佛超四天爲天中之天也。今以無作心香、遍達四天及天中天、融成第一義心、不思議供養也。水陸儀云、香從心生、心由香達、不居三際、可徧十方。三際、卽過去際、爲前念、未來際、爲後念、現在際、爲當念。而今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法身信香全體顯露、圓徧十方、故曰頃刻紛紜、卽徧滿十方。

香雲蓋菩薩

金光明經四天王品云、是諸人王、於說法者所坐之處、爲我等故、燒種種香、供養是經、是妙香氣、於一念頃、卽至我等宮殿、其香卽時變成香蓋、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有種種香烟雲蓋、皆是此經威神力故。文廣須者往檢。又諸部經中說法時、有種種香雲、結爲香蓋、寶傘、覆佛及僧頂上。（拾遺記云、燕山有紅網不、燒之有香、烟氣聞則成香雲、香雲潤則成香雨、）

二時臨齋儀

二時、早午二食時也。臨、及也。受齋之際也。齋、齊也、香潔也、莊敬也。又洗心爲齋、凡受齋時、洗潔內心、想以香潔食物、先供三寶賢聖凡、然後受食、惡味勿嫌、好味勿著、不得碗缽作聲、不得笑談雜話、不得嚼食有聲、庶可齊於聖儀。觀音經疏云、齋者齊也、齊身口業也。又過中不食爲齋、以表中道法食也。雲棲解十戒相曰、諸天早食、佛午食、畜生午後食、鬼夜食、僧宜學佛、過午不食、鬼聞碗缽聲、則咽中火起、滿身焦爛、故午食尙宜寂靜、況過午乎。昔有高僧聞鄰房衆聚、不覺涕泣、悲佛法之

衰殘也。論云、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食、況佛教弟子知法行法乎。凡違此者非佛弟子矣。又曰今人體弱多病、欲數數食者、或不能持戒、故古人稱晚食爲藥石、取療病意也。必當知違佛制、生大慚愧、念餓鬼苦、常行悲濟、不多食、不美食、不安意食、庶幾可耳。如或不然、得罪彌重。又論云、劫初聖人一日不食爲齋、世尊制日中一食、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諸佛、故制日午爲法食正時也。及難陀母奉粥上佛、佛始許比丘食粥、當於早晨見掌紋分明爲食粥正時、故知早午二食是佛所許耳。登身爲如來弟子、志求涅槃、豈得下同惡趣、唯旦時天食聊可同耳。

供養

供養二字、直貫摩訶般若句。翻譯名義云、食時臨鳴磬、卽合掌、供養一體三寶、徧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飯稱施六道、卽表六波羅蜜。然後受食、當知自性空寂、則無能供之心。三寶及凡、性體亦空、則無所供之處。五塵供事、原是幻化、空無實法、

則無中間物。三處體空、即空觀觀於眞諦供養也。三處無不宛然、自性本周、則盡法界是我能供之心、亦盡法界無一毫處而不是所供之聖凡、五塵妙供塵塵光滿法界、是則三處互徧、即假觀觀於俗諦供養也。三處宛然、三處無礙、舉一色供養、即一切法趣色、舉一聲、一切法趣聲、舉一香、一切法趣香、舉一味、一切法趣味、舉一觸、一切法趣觸、皆是是趣不過、六塵互徧、圓融無礙、即中觀觀於中諦供養也。三諦全空、三諦宛然、非宛然非不宛然、三觀亦爾、是爲微妙圓融諦觀也。是知三寶常住、互徧十方、當起法界心、修法界供、供法界三寶也。又當知供養、不可著其功德多少、由其著相故不能廣大圓融。若能三輪不思議法供養、則全體爲法性功德是也。

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

梵語毗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謂法身之體、豎窮則心佛衆生理平等故。橫徧則心包太虛量週沙界故、煩惱體淨、過非俱絕、對待並超、不染纖毫、故曰清淨。盡虛空界諸法爲身、故曰法身。唯識云、一自性身、謂諸如來眞淨法界、受用變化平等所依、離相寂然、絕諸戲論、具無邊際眞實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即此自性、是名法身。

圓滿報身盧舍那佛

梵語盧舍那、此云光明徧照。照有二義、一內以智光照眞法界、是自受用義。二外以身光照應大機、是他受用義。又翻淨滿。諸惡都盡、故曰淨。衆德悉圓、故曰滿。又光明徧照、多從他受用得名。淨滿、多從自受用得名。若論身智、俱有光明。色心皆得淨滿、則二名並通自他受用也。所言報者、具極妙因果、自然安樂、遠離諸苦相故。

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

梵語釋迦、此云能仁、姓也。謂能行仁德之心、慈悲之道故。梵語牟尼、此云寂默、字也。謂證此寂默、證絕言詮故。姓從慈悲利物、字取智慧冥理。以利物故不住涅槃、

以冥理故不住生死。長阿含經、昔甘蔗王聽次妃譖、擯四太子至雪山北、自立城居、以德歸人、不數年間、鬱爲强國。父母追悔遣使往召、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我子釋迦、因此命氏。本行經云、又諸釋種立姓憍慢多言、及見太子悉皆寂默、王云宜字牟尼。今從慈悲照機、現起三種化身。一大化千丈、或無數、應十地機。二小化丈六、應凡小機。三隨類不定化、隨機見佛大小不定。摩訶衍云、應者隨順根機而不相違、隨時隨處、隨處出現、非安樂相、故名化身、又名應身。梵網經云、周帀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故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然則用雖三身、體唯是一、法身是體、報身是智、應身是用。體本具智、智能發光照之用、體用元是一如。又云法身本具、報身修成故。法身無始無終、體本常住故。報身有始無終、一成永成故。應身有始有終、機感即現、機盡即滅故。水陸儀云、法身體周誰不具、修成報智是爲眞、自他受用事雖殊、應化實由機感見是也。

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梵語彌勒、此云慈氏、姓也。因其累劫行慈故。梵語阿逸多、此云無能勝、名也、而菩薩中行門爲最勝故。當來者、於賢劫中爲第五佛也。（[illegible]見彌陀經）賢劫內、住劫之第十小劫、減至八萬歲時、彌勒自兜率下生此界、界爲清淨、於龍華樹下三會說法。第一會度九十六俱胝聲聞衆。第二會度九十四俱胝聲聞衆。第三會度九十二俱胝聲聞衆。而彼三會之衆、皆是釋迦正法、像法、末法中、所以持戒修行布施作福者。

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詳彌陀經。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十方三世者、總括橫豎無窮諸佛也。良由自心體徧十方三世、而十方三世所有諸佛、咸在吾人心內。則吾運心修供、無非供養自心中之無盡諸佛也。以上佛寶竟。

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梵語文殊師利、或云曼殊室利、此翻妙德。大經云、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以爲德圓明透徹性源、故稱大智。亦翻妙吉祥、般泥洹經云、文殊師利以大慈悲生此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生時家宅化如蓮華、從右脅而生、身紫金色、墮地能言、如天童子、有七寶蓋、隨覆其上、現十種相、能現種種神變、廣利一切衆生、故曰妙吉祥。又其昔爲七佛師、今作法王子。

大行普賢菩薩

行彌法界曰普。位鄰極聖曰賢。悲華經云、我行要當勝諸菩薩、故曰大行。清規設義曰、約華嚴而論、中毗盧、左普賢、右文殊、蓋華嚴普賢喩長子故。諸部以文殊爲先導、故文殊居左、普賢居右。

大悲觀世音菩薩

救苦極切、悲心極勝、故曰大悲。按悲華經、往昔劫中、阿彌陀佛爲轉輪王時、觀音

爲第一太子名不眴、勢至爲第二太子名尼摩、文殊爲第三太子名王衆、乃至普賢爲第八太子名泯圖。而今觀世音以大悲故、普門示現、尋聲救苦、隨感卽驗。如昔徑山古鼎和尙、生稟侏儒、脣婁醜陋、聲燥膚皺、有相者曰、有四賤相萃乎侏儒之軀、（侏儒形容短小也）平生不言可知矣、師嘗禱觀音、日持聖號無數、夜禮聖像計千、如是二十年、賤相化爲福相、脣舒緩而齒隱、聲圓潤而膚光、後遇向之相者賀曰、師今相好當踞法座、大振宗風、其年出世隆教、乃至居徑山十二年、壽七十九、此禱觀音之力也。而大士於衆生緣念最深、故衆生信久行篤、眞誠拜誦、必獲靈驗。

諸尊菩薩摩訶薩

此句兼攝二乘僧。十方盡虛空法界所有一切菩薩、皆爲六道衆生之所尊敬、故曰諸尊。摩訶薩、卽大菩薩也。以上僧寶竟。

摩訶般若波羅蜜

此句卽法寶、大藏教典攝無不盡。摩訶、大也。般若、智慧也。波羅蜜、到彼岸也。言諸菩薩、皆以大智慧修六度行、皆得波羅蜜門。以上誦三寶竟。此下獻供。

三德六味、供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

三德者、一清淨德、謂供佛僧之食、當使清淨無汚穢之氣。二柔軟德、謂供佛僧之食、當須柔軟甘和而無麤澀之味。三如法德、謂供佛僧之食、當隨時措、辦造得宜。六味者、苦、酸、甘、辛、鹹、淡也。涅槃經、諸優婆塞爲供佛及僧、辦諸食具、種種備足、皆是栴檀沉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其食甘美、有美德焉。供佛、卽上言三世諸佛也。僧有三種、一菩薩僧、二二乘僧、三現在大衆僧、供佛未有不供僧、故曰及僧。普同者、上旣徧供十方諸佛、三乘聖賢、護法天龍、至於六道一切含靈、無不徧及。

若飯食時、當願衆生、禪悅爲食、法喜充滿。

華嚴疏、世間之食但能資益生死之身、修行之人於世美味、心不貪嗜、常持正念、以禪悅法喜爲食、則能長養善根、出離生死。出世食有五種、一念食、修聖道者、常持正念故。二法喜食、愛樂大法、資長道種、心生歡喜故。三禪悅食、由得定力、資長

慧命、道品圓明、心常喜樂故。四願食、不捨梵行、長養一切善根、如世之食資益身根故。五解脫食、離諸業縛、於法自在、長養菩提故。又世間具四食、一段食、是人畜所食、有形段故。二觸食、是鬼神食、唯觸氣故。三思食、是禪天食、依禪思住故。四識食、是識天食、識相續故。

○食粥偈

粥有十利、饒益行人、果報無邊、究竟常樂。

摩訶僧祇律、佛住舍衛城時、難陀母作食、先飯比丘、後自食、復作釜飯、過上飯汁自飲、覺身內風除、宿食頓消、由是多水少米合煎、復用胡椒蓽茇調和、奉佛、由是佛聽比丘食粥、有十種利、佛說偈曰、持戒清淨人所奉、恭敬隨時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辭清辯、宿食風除饑渴消、是名爲藥佛所說、欲生天人長壽樂、應當以粥施衆生。（十利者、一資益身軀顏容豐盛、二補益延壽增長氣力、三補養元氣壽算增益、四清淨柔軟食則安樂、五滋潤喉吻論議無礙、六調和通利風氣消除、七溫暖脾胃宿食消化、八氣無壅滯靜勝清爽、九適充口腹饑餓頓除、十喉吻潤澤渴想隨消、○周書、黃帝始烹谷爲粥。魏武帝苦寒）

（行日、行行日已竟、人是同時供、婦叢行取飯、並水神作處、）

○早時出食偈咒

法力不思議。慈悲無障礙。七粒徧十方。普施周沙界。　唵度利益莎訶。

障礙者、餓鬼有三障、一外障、血肉枯槁、蓬頭垢面、常以舌自舐口面、慞惶馳走、處處求食、所見泉池即變膿血、或有人作爲障礙。二內障、針咽炬口大腹、縱得飲食不能噉飲。三無障、有餓鬼名猛燄鬘、所噉飲食皆被燒然、或自割身食糞穢等、悉有火起、此火悉是無而忽有、故行人當想每粒變七、七又變七、變化無窮、無上妙味周徧沙界、恆沙界內所有鬼神無不受食、無所障礙、食之即脫幽冥之苦。

○午時出食偈咒

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衆。羅剎鬼子母。甘露悉充滿。　唵穆帝莎訶。

金翅鳥者、阿含經云、大海之北有居吒奢摩離樹、高一百由旬、枝葉徧布五十由旬、龍與金翅鳥王各有胎卵溼化四種、皆依此樹四面而住、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皆七寶莊飾、胎生鳥王居樹東面、卵生鳥王居樹南面、溼生鳥王居樹西面、化生鳥王居樹北面、龍王等四生亦爾、四生鳥王以四生龍爲食、時龍王詣佛求救、佛即脫所著皂衣、告龍王言、汝以是衣分與諸龍、皆令周徧、乃至碰一縷者、鳥皆不犯、時鳥王無食爲饑所困、往詣白佛、佛爲說法、彼即皈依三寶、受不殺戒、佛令沙門釋子受食之時、必先施彼一分以養形命。曠野鬼者、大涅槃經云、佛遊聚落、樹下有一鬼名曠野、純食血肉、日食一人、我爲說法、然彼愚癡不受教道、我即化身爲大力鬼、動其宮殿、令不安所、使彼迷悶、我以慈悲手摩其身、令安即起生善信心、我復本相爲說法要、受不殺戒、彼鬼白言、我及眷屬唯仰血肉存活、今以戒故、當云何活、佛言、今敕弟子隨有修行處、食時當先出生、若不出生非我弟子。鬼子母、羅剎中之巨魄也、生千子、最小名愛奴、極所憐惜、常食人子、佛爲化導、將愛奴藏之鉢下、其母於天上人間覓之不得、既歸投佛、佛遂揭鉢還之、其千子皆統數萬鬼衆、五百在天上、常嬈亂諸天、五百在人間、常嬈國界人民、佛授五戒、得須陀洹、住佛精舍。（鬼子母既歸佛已、常爲衆生作福、求子得子、保病則愈、母及千子同依佛戒。誓不惱天人、常護佛法。）

○結齋（先念準提咒、乃爲施者隨心所願故也。）

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爲樂故施。後必得安樂。

四分受戒犍度云、昔世尊坐菩提樹下成等正覺、七日不動、受解脫樂、未曾受食、時有賈客、一名帝梨富娑、二名跋梨迦、載五百乘珍寶經過道樹、樹神語言、如來成道於樹下七日未食、賈客遂將自己所食衛麨奉獻世尊、受已思惟過去諸佛、以何器受食、時毗沙門天王知佛所念、告餘天王言、我念昔有一青色天將四石鉢來奉我等、彼時毗盧遮那天子告我勿以石鉢受食、當供養如來塔、未來當有釋迦佛出世、宜將此鉢奉供、今聞如來正當出世、即時四天王各將一鉢奉佛、佛復念若受一鉢則餘施不滿、我今四鉢總受、因神通力四鉢相重合成一鉢、外有四唇、而說偈曰、我昔功德諸果滿、已發哀愍清淨心、是故今四大天王、清淨牢固施我鉢、說已將蜜麨盛鉢中、如法受食、食畢復說偈曰、所謂布施者。云云　復爲二賈客授皈、皈依佛、皈依法、彼時未有僧故、但說二皈。雲棲云、所謂法施財施、皆從歡喜布施故、後所得報亦快樂。

（供佛飯食）已訖。當願衆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

受齋法時、必具三匙五觀、齋法既畢、唯存佛道正思、無論動靜忙閒之際、皆必存於佛道正念、當如永嘉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如是方爲僧家正業。若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吃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空過光陰、虛受信施、今生既無功德修持、來生披毛戴角還補、此乃佛祖明訓、誠爲毛骨悚然。伏望來者不昧因果、閉三途門、開四聖路、趁無病時早備早修、若臨渴掘井悔之晚矣。

三匙
飲食時先吃三口淡
初　次　後
一匙入口願云
願斷一切惡
願修一切善
誓度一切衆生

食存五觀
-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 二付己德行全缺應供
- 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
- 四正事良藥爲療形枯
- 五爲成道業應受此食

又食當知三心
- 貪—見美味生貪
- 瞋—見惡味生瞋
- 癡—不知我心與食體空、廣生貪瞋爲癡、

三匙願畢、然後過菜而食、匙者吃鉢飯用匙、今可通作箸字、

古云、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又偈跋云、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難消、大衆聞磬聲、各正念、

二課合解終

民國十六年初版助印芳名

佛[illegible]門—四百部
朱子[illegible]　金[illegible]　朱見[illegible]—各二百部
永生淨土人—一百五十部
佛學[illegible]　成[illegible]　李[illegible]定　賀[illegible]　賈[illegible]　許
[illegible]　[illegible]　會[illegible]　廖大小姐　徐日[illegible]（[illegible]）　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師—各一百部
于[illegible]　朱[illegible]師　[illegible]師　[illegible]師　[illegible]　[illegible]師
何[illegible]　徐日[illegible]　徐[illegible]　楊見[illegible]　李夕奶奶　何楊氏
何士[illegible]—各五十部
周妙[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　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小
[illegible]　會[illegible]氏　林[illegible]—各二十部
[illegible]永　方[illegible]氏（和[illegible]）—各十二部
[illegible]師　丁[illegible]　王[illegible]氏　（[illegible]五小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　[illegible]　王金氏　[illegible]師
[illegible]師　[illegible]—各十部
杭州[illegible]居士自任印五百部

民國十八年再版助印芳名

王[illegible]—二千部
天[illegible]寺—五十元
杭州[illegible]　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　定安　常行
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定　[illegible]
隱名氏—一百五十元
[illegible]師—五十部
李金[illegible]—一百部
[illegible]—三十元
方[illegible]—五十元
尼常[illegible]—十二元
[illegible]玉[illegible]—十三元
王[illegible]—五元
[illegible]明[illegible]　陳[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合一百元
沈心[illegible]　心一　[illegible]　心[illegible]　[illegible]—合六百部
[illegible]寺—二千四百八十八部

[illegible]師[illegible]—十三元
朱[illegible]—十二元
[illegible]　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心
成[illegible]　順見　[illegible]　常[illegible]
[illegible]　陳心[illegible]—合一千部
沈[illegible]—五百部
[illegible]　[illegible]—合一千部
王[illegible]—五十元
許[illegible]—三百部
[illegible]—十五元
無名氏—五元
沈[illegible]—五元

伏願
[illegible]諸信衆　各發印施心　乃至今當發　功德難思議
[illegible]障悉消除　福慧咸增長　菩提常不退　同證清淨業

古農佛學答問序

佛藏浩瀚、學者望洋、故古人接引初機、每多問答之作。然設爲問答、賅攝不宏、莫若就學者之來問而誘引之、則相說以解、犂然有當於心。此卽古農居士所謂問者問所欲知、答者答在問處、作者易爲力、讀者易爲功也。古農居士佛學淵深、行解相應、凡有撰述、悉爲利他。曩者任佛學半月刊編輯、特設問答一欄、開示來學、五載以還、積稿至巨、亦既將佛典之法義、修行之進程、一一指出無遺矣。顧以分期登載、檢閱至難、不便讀者。爰有劉居士士安、爲之分類編輯、同條共貫、以次相從、分爲七門四十九目、名曰古農佛學答問。書成、余受而讀之、不覺歡喜讚歎、作而曰、此眞闇室之明燈、度世之寶筏也。有志學佛者、手此一編、卽得門而入、無復河伯望洋之感矣。夫無范居士之苦口婆心、辯才無礙、則不能有此書、而無劉居士

之辛勤審量、以線貫珠、亦不能成此書。是則二居士之法施功德、寧有量哉。是爲序。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蔣維喬叙於因是齋

佛學答問自序

佛學論文不易作、卽作也而透機不廣、若不透機、則作者徒勞、讀者無益、不若設爲問答、使問者問所欲知、答者答在問處、庶幾作者易爲力、讀者易爲功矣。此固宏法之方便。而亦論文與問答之大較也。民十九年、上海佛學書局發行佛學半月刊、（農）濫竽編輯、設問答一欄、接引發心學佛同志、相與研究討論。五載以來、積稿甚巨。雖其間法義雜陳、程序錯綜、若統而觀之、亦足以覘我國一般學者對於佛法認識之態度與進程之狀况矣。然以分期登載、初無條貫、如欲研求、不易檢閱。於是李君經緯有分類編輯之議。而劉君士安慨任其事、按條文以定子目、由子目而結大綱、歷時半載、詳審考核、定爲七門四十九類。編成交（農）統閱一遍。閱訖而覺此編之輯、有數利焉。刊物有時間性、一時閱後、或便散失、苟有此編、則可以

垂久保存、其利一。過去刊物、存者無幾、後有定閱、難窺全豹、苟有此編、則可以遍覽無遺、其利二。在問者有所問時、可先檢閱此編、如已有者、可省筆墨、其利四。斯編之輯、除半月刊外、劉君復益之以（農）所撰著、則閱者可兼數書之益、其利五。（農）數年來隨問隨答、自亦渾忘、得劉君斯編之輯、令我亦得自檢其今昔之得失。劉君之勞績、更殊令我感佩不置也。因書此以爲序、并以誌謝云爾。

民國二十四年除夕范古農識於嘉興月河之幻庵

編輯大意

余障重慧淺、於如來無上甚深微妙法、未能澈底窮究。此書既承本局囑爲編輯、兼隨喜范公以無礙辯才答海內學佛諸君問、確有無量功德、故應勉爲之。編輯既終、爲便閱者明瞭此書編法起見、固不可因編者人微學淺而不附一言也。

一　本書材料、係採取佛學半月刊中佛學答問、（自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之第五期起、至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之第一百十七期止、足有五年）又酌選范公從前佛學問答、及搜錄佛教居士林林刊所載之問答。完全係范公一人所答、故定名古農佛學答問。

一　本書錄取材料時、見其問詞缺略、只有答詞者、概不採入。因既莫明

所問、於閱者利益較微、倘爲代擬問題、究難符合、且有失去本來面目之嫌、自應實事求是、僅錄取問答之完全無缺者、以免失眞、

一　本書材料雖豐、倘於編輯之先、預標門類、以攝取材料、則所有材料多難强合、欲求充實各類、必等於削足納履之艱。故祇好先看材料、爲分類之標準。書中所以如是分門類者、原無固定之成見、係隨材料之狀況而酌定耳。

一　本書共分七卷、每卷一門。爲表示敬仰、及起人欣慕、故以四聖應化、列於第一。欣慕之心、固由於見有良好模範、與極可悅樂之境界、然非深知火宅難安、輪迴可畏、並起厭離之心、則欣慕之心不切、故次以六凡輪轉、列之第二。欣厭分明矣、欲由生死此岸、超涅槃彼岸、達到離苦得樂之目的、則我佛金口所宣諸法之意義、不可不先爲究

明。故次以法義研求、列之第三。了解法義、固不可謂能事已畢、而無量劫來、根深蒂固一切不良之習氣種子、與夫宿世現生所造惑業、勢將遇緣成熟、受諸苦報者、當思何以化除、則尤須因解起行、行解相應。故次以自利行願、列之第四。而欲眞實自利、速成無上菩提者、自修之外、應發廣大菩提心、饒益一切有情、蓋自利當以利他、利他卽以自利、故次以利他功德、列之第五。既知自他兼利之行狀矣、然欲終身行之不致退轉、尤須有充分之信力、斯能不爲異說所動、見異思遷。故次以護持正法、列之第六。此分門次第之大要也。至第七卷之佛化常識、猶其餘事耳。

一　本書如僅分門不分類、或僅分類不分門、似未嘗不可。然有門無類、則失之籠統、有類無門、則仍覺無秩序。故欲求其綱舉目張、秩序井

然、自非分門別類不可。

一　本書分類時有許多條文、歸之甲類可、歸之乙類亦可、歸之丙類亦無不可、究竟應歸何類爲尤妥、曾因此多費考慮。總以所有材料、各適合其所分之類、確乎不可移易爲佳。

一　本書分門分類、似乎已足。然每類之中、倘不審定其各條之先後、則仍覺淩亂而不清爽。故分類之後、卽注意其條文之次序。其例如一類之中問答之事、此條與彼條大意相同、而所說有淺深詳略之異者、則簡者在前、而詳者在後。一類之中有談事者、有言理者、則理前而事後、取以事證理之意。其中有多條同問一經中各節之義者、則順該經原文次序、以爲次序。其一類中有問幾種經、而每種經之問答、又復有多條者、則每經問答併歸一處、接連排列、甲種未完、決不

使乙種問雜。如一類中問者疑情較重·稍涉詰難者·多列在先·取斷疑然後起信之意。聊舉數端·略明梗概。至其他審其脈絡使相連貫之處·不遑備述。固多有一望而可知者。所以每類中雖多人所問·亦恍如一人之語氣焉。此則條文次序之大概也。

編輯意旨既已如上稍稍陳述·雖未十分精審·然有意力求精審者·原爲一勞永逸計·並使將來有人續編此種答問時·亦得有所依據·或藉資參考·可免多費心神。且如此編法使之一氣貫成·較爲具有條理·原希望一般閱者尤易一目了然·倍添法樂。並希望成爲初機學者一種有統系而便於研究之善本·不僅便於考查已也。亦惟如是·或不負范公度生之宏願歟。因此悟入佛之知見·乃至出離衆苦充滿之火宅者·或亦恆河沙數之不可爲喻歟。衆生度盡·范公應證菩提。如編者一罪苦衆生·或亦有得

度之因緣乎。

中華民國念四年十二月宜豐劉士安謹述於上海佛學書局

古農佛學答問目錄

卷一

四聖應化門

一 釋迦佛之事略
二 佛德
三 佛相
四 佛像
五 佛身
六 佛土
七 觀世音菩薩
八 地藏王菩薩

九 一切聖境之研究

卷二

六凡輪轉門

一 三善道
二 三惡道
三 一切神識昇沉變化之研究

卷三

法義研究門

一 因果
二 四諦
三 十二因緣

四 六度
五 性理
六 唯識
七 禪定
八 淨土
九 密宗
十 戒律
卷四
自利行願門
一 皈戒
二 禮拜

三 供養
四 懺悔
五 回向
六 持齋
七 閱書
八 誦經
九 持咒
十 念佛
十一 雜修
卷五
利他功德門

一 福親
二 化度
三 慎終
四 利幽
五 護生
卷六
護持正法門
一 宗乘之校量
二 經典之考據
三 出家之意義
四 外道之辨別

五 眞理之研究
六 對於懷疑佛法者之答辯
卷七
佛化常識門
一 法會之儀式
二 病恙之療治
三 夢境之解釋
四 感應之認識
五 俗務之指導

古農佛學答問卷一

四聖應化門

（一）釋迦佛之事略

問何者爲佛。　答佛者得無上正遍智之人、教主之德號、其義爲覺者、所謂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也。

問何謂如來。　答佛有十種德號、此居其首。不變曰如、隨緣曰來、佛有不變之體、隨緣之用、故號曰如來。按十種德號、謂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問每見佛學半月刊等論文內首序稱我佛如來、然佛即如來、如來即佛、又何必稱我佛如來耶。　答佛具十號、連舉兩號、亦無不可、蓋取作文之便耳。

問佛是人歟。　答在人道所見者是人、此爲佛之應身。

問何爲應身。　答赴感而來曰應、佛身有三、法報二身、玄奧難知、故今且言應身。

問佛是何國人。　答印度古國迦毗羅王子。

問迦毗羅王之國、今爲何地。　答據英人恭寧翰考、在今烏德城東百里、名哥爾克波爾、爲佛本生處。

問佛既是人、何時誕生。　答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誕生。迄今第五十甲子。

問世尊聖誕、俗云即四月初八日、而佛學大綱則謂是二月初八、玉歷又謂是四月十五、未知孰是。　答據浴佛經云、一切佛皆四月八日生、瑞應經亦云四月八日生、玄奘法師云、相傳以巳月爲降生、西域以寅月爲歲首、與夏正同、故當以古曆四月初八日爲是。

問四月初八日、俗稱浴佛日、致春秋莊王七年夏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相傳是日爲佛降生之日、按辛卯爲四月初五日、然則初八浴佛、沿三朝洗兒之例、佛誕當是初五日、不知何時沿訛至今。　答此說據費長房歷代三寶紀、但紀云「姬周曆十一月爲正、言四月者、即今二月、辛卯五日、魯史爲謬、沙門道安著二教論、用姬曆推還、合八日」故知八日爲正。

問佛父母爲誰。　答父爲淨飯王、母爲摩耶夫人。

問佛爲王子、何以成佛。　答王子年十九出家修道、三十歲於摩竭陀國菩提樹下、得無上正遍智、時在周穆王二年癸未二月八日、即今臘八日也。

問佛何姓名。　答姓釋迦、名牟尼。

問釋迦牟尼何義。　答釋迦此云能仁、大慈之義、牟尼此云寂默、大智之義。

問本師釋迦牟尼佛又稱釋迦文佛、文佛不知是何意義。　答文字即牟尼兩字之合音、並無其他意義。

問本師釋迦天人之師、歷劫修成、覺行圓滿、然婬欲爲生死根本、自當永遠斷絕、無娶妻生子之事、何未出家以前、尚納瞿夷和耶輸陀羅二妃、身處王宮、極受五欲之樂、以致生育羅睺羅等佛子耶。此理不明、望詳開示。　答此正所以示在家之模範、而爲天（欲天亦有妻子）人師也。又示業果不空、未至修道、必有塵緣也。他日釋迦自身出家成佛、二妃及子亦受化而出家得果、又以示出家之模範、而爲天人（指出

家衆）師也。夫受五欲而卒能離五欲、有妻子而卒能令妻子得道、此正所以爲覺行圓滿也。婬欲爲生死本、佛能於此了生死、自己成佛、妻子得道、皆各永遠斷絕生死根本、此正是歷劫修成之效、又何恝乎。佛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今之青年能之乎。

問釋迦牟尼在雪山修行、禪宗直指謂行住坐臥俱可用功、然則修行何必雪山。　答行住坐臥俱可用功、與在雪山修行未嘗抵觸、問意得毋有誤會處、茲且不論、但就世尊在雪山修行之旨言之、要有二因、作事須要緣勝、容易成辦、雪山閑靜、修資成就、故在彼修行、一也、雪山一地、當時修道者多處之、世尊爲欲化彼外道、故在彼修行、二也。

問佛所修何道。　答知一切法惟心所作、專於心地拂除障垢、而達光明自在之域、所謂破無明、證法身也。

問世尊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十二年的工夫、便證無上菩提。今之僧伽不少戒行謹嚴者、抑何坐破蒲團迄無成就、豈今人之不如古人耶。

答世尊成佛、乃其最後一生。若究其修行、已經三大阿僧祇劫、豈僅十二年工夫所可成就。

問釋迦成佛後作何事業。　答即以自己成佛之法、教化世間。

問教化何等人令得何益。　答教化凡人令成聖種、教化羅漢令作菩薩、教化菩薩令入佛位。（凡人即庸愚之輩、六道衆生皆是）

問靈山在何處、是否世尊說法之地。　答靈山具稱靈鷲山、梵語耆闍崛山、在古印度摩竭提國舊都東北十四五里、（此舊都名上茅宮城、在今巴哈爾城西南六十里、）是世尊說法之地。

問佛說法時、放光現瑞、天人圍繞、如此排場、當時竟不驚動國人、何也。

答有緣者見、無緣者不見、故不甚驚動。然當時有緣者前往聽法、皆此放光現瑞之號召、謂之驚動、亦無不可。

問釋迦如來在給孤獨園說法、除諸大菩薩外、尚有釋提桓因一切天人、阿修羅等、此天人阿修羅等、除大菩薩等具天眼通者能見、未審凡人亦能見否。　答凡人不能見、或仗佛力亦能見之。

問地藏本願經佛在忉利天宮爲母說法、其時佛已否涅槃、如何昇天、其諸大弟子如舍利弗等、曾否隨侍。　答在佛未涅槃前三月、佛身騰空而上、弟子等均隨從。

問佛在祇樹給孤獨園中說金剛經……彌陀經……及地藏經等、斯時是否涅槃。如已涅槃、此後又常住於何處。又各佛有各淨土、凡人得見否。

答佛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說法四十九年、至八十歲而涅槃。涅槃

之後、應身已歿、報身住實報淨土、法身住常寂光土。此等佛土、惟法身大士乃能見之。

問本師釋迦牟尼佛住世說法四十九年、其所說法之區域、並不出五印度。何以大悲經起首一句爲如是我聞佛在普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否吾國定海之落迦山、或當時在印度別有一山名爲普陀落迦耶。　答我佛說法不出五印者、凡夫之境界也。若菩薩境界、則不以此限。吾國定海之普陀洛迦、乃觀音應現之所、雖亦凡夫境界、而名記聖境者、表示凡聖同居之義。一切大乘經典、莫不皆然、但隱顯差別耳。

問釋迦牟尼佛是怎樣昇天的、其諸大聲聞弟子等、是否同行。俗謂十二月初八日（即臘八日）爲佛得道日、確否。　答佛之得道、是斷盡諸障、得大智慧、身相改變、辯才無礙、並非昇天也。況未得道前、並未成佛、

未有弟子。臘八是佛成道日。

問釋尊棄王太子之榮貴・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佛・說法四十九年・最後在毗舍離附近地方・身已患病・便於娑羅雙樹間入滅・此說不錯是否。　答此爲吾佛應化娑婆成佛之迹。若論其本・成佛久矣。

問金鎗馬麥之報・爲佛史上二椿故事・見於經律異相・現此書尚未購來・可否將世尊受報事實・勞神開示。　答金鎗實是木槍・即木片也。佛在羅閱祇城乞食・有破剛木者・有木片長尺二・迸在一邊・當佛而立。佛踊虛空・木槍逐之・隨佛上下・地水火風不能阻礙。佛旋返入僧房・展足受刺・木槍足跌上下入徹・過入地時・地六反震動。佛說因緣・昔爲船主・因海水至・另一船主與之爭船・佛船主以矛刺傷其足・命終。佛船主以殺人故・備受三途苦報・至成佛時・猶受餘報木槍之害。（佛說興起行經

卷上）馬麥之報・見中本起經卷下。時佛在舍衛國受婆羅門阿耆達請・三月安居。阿耆達爲魔所迷・忘却供養。弟子乞食・亦無所得。乃有馬師減馬食之麥・以供世尊。三月既滿・往辭阿耆達。阿耆達悲怖交至・禮佛懺悔・留佛七日・備具供養。佛說因緣・昔維衛佛成佛之後・返國・王及臣民廣設供養・時有梵志謗曰・此人應食馬麥・何供養爲。以此口過・歷劫受苦・

問玄奘法師臨終稍有病苦・疑所譯經或有錯誤・有菩薩慰言・汝往劫罪報・悉於此小苦消之・勿懷疑也。文佛臨終示現背痛・豈亦往劫罪未消耶。古德緇素無疾而終者甚多・豈佛不及古德。請示其故。　答病死並不相屬。有病而不死・有死而無病・有亦病亦死・其中有何優劣可分・而云及不及耶。又文佛背痛・乃是示現・以示業報不亡。儆人勿造惡也。

問文佛臨終示現背疼・見於何書。背疼而云示現・是否無致背疼之惡因・故意示此現象・教人精進・勿貢高我慢。　答釋迦譜卷九引雙卷大般泥洹經云・（佛疾生・身背痛。）又云「爲欲調伏衆生・故現身有疾。」經上迦葉菩薩・亦以佛病發疑・問佛。告迦葉・是諸衆生不知大乘方等密語・便謂如來眞實有疾云云。示現之跡・如問所云也。

問何謂涅槃。　答涅槃此云圓寂。謂善無不備・惡無不息。蓋佛斷德之果號也。

問一切佛般涅槃後・再作佛事否。　答佛般涅槃・就是佛事。所謂應以涅槃身得度者・即現涅槃身而度之。須善領會。復須知之・佛本無生・因衆生機感・故非生而現生。佛本無滅・因衆生機盡・故非滅而示滅。生滅皆佛事也。

問釋迦佛現在說法否。　答法華云「佛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參參智者大師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可證知現在說法也。

問釋迦佛滅度後居何處。　答常寂光土。若其應化・則無處不在。

問每一佛化期正象末法・動經劫數・獨本師釋迦牟尼佛化期今已到末法・始終尚未滿一大劫・可謂奇短。　答都是衆生業感所致。

問世尊降生以前之歷史。　答世尊降生以前爲護明菩薩・在迦葉佛時爲一生補處菩薩・命終往生兜率內院・教化天道衆生・此爲降生前最近之歷史。至若往昔修因本事・無量無邊・不可紀數。見於經論者・如曾爲尸毗王代鴿施身・爲普明王持不妄戒・以身就死・爲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體・慈忍不動・爲大施太子・求如意珠・雨寶濟貧・筋骨斷壞・

終不懈廢。爲螺髻仙人·深入禪定·鳥生卵於髻·俟雛出飛。爲劬嬪大臣·分閻浮提均故息諍。又如底沙佛時·世尊爲弟子·覓師入山·見寶龕中佛·入火界定·威光赫奕·忘下一足·經於七日·以偈讚佛·得超九劫·先彌勒成佛。又在然燈佛時·爲儒童菩薩·買五華以供佛·布髮掩泥·令佛蹈過·得受佛記。若此之類·書不可盡。但事在往古·藉天眼宿命一切種智·方能知見。非如晚近俗事之可以歲月甲子計也。

問文佛在因地上曾捨身飼虎·與自殺何異。　答文佛因地捨身飼虎·乃大悲心之所驅使·菩提願之所飭發·將圓滿檀度之作略。豈可以世法論。又豈可以憤懣捨身者比耶。請將金光明最勝王經捨身飼虎品讀之。

（二）佛德

問釋迦佛自具之德如何。　答佛德無量·說不可盡。佛德微妙·言不可及。然約略言之·有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等。

問何謂十力。　答一是處非處力·二業智力·三定力·四根力·五欲力·六性力·七至處道力·八宿命力·九天眼力·十漏盡力。此乃佛所得如實智用·通達一切·了了分明·無能壞·無能勝·故名力。

問何謂是處非處力。　答佛知一切諸法因緣果報定相·從是因緣生如是果報·從是因緣不生如是果報。如惡業得受樂報·無有是處。淨行得生淨土·定有是處。如是等是不是處·佛悉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是處非處力。

問何謂業智力。　答佛知一切衆生過去未來現在諸業諸受·知造業處·知因緣·知果報·皆悉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業智力。

問何謂定力。　答佛知一切諸禪解脫三昧定垢淨分別相·如實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定力。

問何謂根力。　答佛知他衆生諸根（宿具智慧·能生修行功德·猶樹之根）上下相·如實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根力。

問何謂欲力。　答佛知他衆生種種欲·如實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欲力。

問何謂性力。　答佛知世間種種無數性·如實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性力。

問何謂至處道力。　答佛知一切道至處相·如實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至處道力。

問何謂宿命力。　答佛知種種宿命·一世二世乃至百千世·我在衆生中·

如是姓名飲食苦樂壽命長短·彼中死是間生·是間死還生是間·此間生名姓飲食苦樂壽命長短亦如是·如實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宿命力。

問何謂天眼力。　答佛天眼淨·過諸人眼·見衆生死時生時·端正醜陋·若大若小·若墮惡道·若生善道·如是業因緣受報·如實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天眼力。

問何謂漏盡力。　答佛諸漏盡故·無漏心解脫·無漏智慧解脫·現在法中自識知我生已盡·（故不滅）持戒已立·不作後有·（故不生）如實偏知·無能壞·無能勝。故曰漏盡力。（漏猶言破綻。此破綻在因是敗壞義·即是一切煩惱·在果是墮落義·即是輪轉生死。無漏者·謂無煩惱生死也。）

問何謂解脫。　答不受苦果繫縛・謂之解脫。心無煩惱・不受苦縛・則曰無漏心解脫。智慧通達・不受苦縛・則曰無漏智慧解脫。

問何謂四無所畏。　答一切智無所畏・漏盡無所畏・說障道無所畏・盡苦道無所畏・佛力智內充・明了決定・在大衆中說如實法・毫無畏懼之相・故曰無所畏。

問何謂一切智無所畏。　答佛於諸法・無不如實了知・故說我是一切智者・而無所畏。是謂一切智無所畏。

問何謂漏盡無所畏。　答漏盡・即無漏之極致。謂佛於煩惱眞實已斷・佛於生死眞實已盡・故說我一切漏盡・而無所畏。是謂漏盡無所畏。

問何謂說障道無所畏。　答障道有二。障如理智・曰煩惱障。障如量智・曰所知障。佛說諸障眞實詳盡而無所畏。是謂說障道無所畏。

問何謂說盡苦道無所畏。　答盡苦道者・爲出世間法也。佛說是法・能令行者決定脫苦・而無所畏。是謂說盡苦道無所畏。

問何謂十八不共法。　答一身無失・二口無失・三念無失・四無異想・五無不定心・六無不知已捨・七欲無減・八精進無減・九念無減・十慧無減・十一解脫無減・十二解脫知見無減・十三一切身業隨智慧行・十四一切口業隨智慧行・十五一切意業隨智慧行・十六智慧知過去世無礙・十七智慧知未來世無礙・十八智慧知現在世無礙。此十八者・乃極地之法・不與凡夫二乘及諸菩薩共有。故曰不共法。

問何謂身無失。　答佛無量劫來・常用戒定智慧慈悲以修於身・此諸功德滿足・故諸罪根本拔・故所謂一切不善煩惱習氣俱盡也。一切身業隨智慧行・故身無失。

問何謂口無失。　答無失因緣・如身無失中說。但彼是身業・此是口業。

問何謂念無失。　答佛四念處・心長夜善修・故善修諸深禪定・心不散亂・故善斷欲愛及法愛・故諸法中心無著・故得第一安穩處。故一切意業隨智慧行・故念無失。

問何謂四念處。　答觀身不淨・身念處也。觀受是苦・受念處也。觀心無常・心念處也。觀法無我・法念處也。

問何謂無異想。　答佛於一切衆生・無分別無遠近異想。平等普度・心無簡擇・如日出普照萬物。是謂無異想。

問何謂無不定心。　答佛心盡離一切微細亂・常在禪定・故無不定心。

問何謂無不知已捨。　答佛於一切法・悉皆照知方捨・無有一法不經心知而捨者。故名無不知已捨。

問何謂欲無減。　答佛雖具足衆善・而常欲習諸善法・欲度一切・心無厭足。故曰欲無減。

問何謂精進無減。　答佛身心二種精進滿足・常度一切・未曾休息。故名精進無減。

問何謂念無減。　答佛於三世諸佛法・一切智慧相應・故滿足無減。是名念無減。

問何謂慧無減。　答佛得一切智慧・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成就圓極。故名慧無減。

問何謂四無礙智。　答知諸法義・了達無滯・義無礙智也。諸法名字・分別無滯・法無礙智也。殊方異語・辯說無礙・辭無礙智也。隨生樂聞・演說無盡・樂說無礙智也。

問何謂解脫無減。　答佛具二種解脫・故名解脫無減。

問何謂二種解脫。　答一有爲解脫・謂無漏智慧相應解脫也。二無爲解脫・謂一切煩惱都盡無餘也。

問何謂解脫知見無減。　答佛於一切解脫中知見・了了分別。故名解脫知見無減。

問何謂一切身業隨智慧行。　答佛先知・然後隨知起一切身業故有所現處・無非佛事・利益一切。故名身業隨智慧行。

問何謂一切口業隨智慧行。　答如身業中分別。

問何謂一切意業隨智慧行。　答如身業中分別。

問何謂智慧知過去世無礙。　答佛智慧照知過去世・盡過去際所有一切・若衆生法・若非衆生法・悉徧知無礙也。

問何謂智慧知未來世無礙　答佛智慧照未來世・盡未來際・徧知諸法無礙也

問何謂智慧知現在世無礙。　答佛智慧照現在世・盡現在際・徧知諸法無礙也。

問何謂大慈。　答佛住大慈心中・以大慈善根力故・能實與一切衆生世間樂・及出世間樂・故云慈能與樂。若四無量慈中・雖心念與樂・而衆生實未得樂・故不名大慈也。

問何謂大悲。　答佛住大悲心中・以大悲善根力故・能實拔一切衆生世間苦・分段生死苦・及變易生死苦・故云悲能拔苦。前四無量中悲・雖心念救苦・而衆生實未得脫苦・故不名大悲也。

問佛與樂拔苦・何以能盡一切衆生。　答此有二種・一能作與拔之因・謂佛住大慈大悲三昧・慈悲之力・冥熏衆生・隨所應得樂應免苦者・各得安樂無害。一能作與拔之緣・謂因慈悲三昧之力・普現三業・隨有應得樂免苦者・若見若聞・各獲安樂無害。

問何謂分段生死及變易生死。　答分段生死者・分段身之生死也・凡身命短長・隨因緣力有定齊限・謂之分段身・此爲凡夫及未斷人我執之菩薩・又未入涅槃之羅漢・皆具此身・變易生死者・變易身之生死也・由悲願力改轉身命無定齊限・謂之變易身・此爲已斷人我未斷法我執之菩薩身・又名意生身。

（三）　佛相

問佛身相好莊嚴如何。　答應化佛身・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爲莊嚴。

問三十二相請次第說。　答一曰足平安相・謂足下安立・皆悉平滿・猶如

盒底也。二曰足下千輻輪相・謂足下轂網輪紋・衆相圓滿・有如千輻輪也。三曰手指纖長相・謂手指纖細圓長・端直傭好・指節參差・光潤可愛・勝餘人也。四曰手足柔輭相・謂手足極妙柔輭・勝餘身分也。五曰手足縵網相・謂手指中間縵網交合・文同綺畫・猶如鵝王之足也。六曰足跟滿足相・謂足之踵圓滿具足也。七曰足趺高好相・謂足之趺高起・如眞金之色・趺上之毛・青琉璃色・種種莊飾・妙好圓滿也。八曰腨如鹿王相。腨股也・謂足腨漸次纖圓・如彼鹿王之腨・纖好第一也。九曰手過膝相。謂雙臂修直・不俯不仰・平立過膝也。十曰馬陰藏相。謂陰相藏密・猶如馬陰不可見也。十一曰身縱廣相。謂身儀端正・竪縱橫廣・無不相稱也。十二曰毛孔生青色相。謂身諸毛孔・一孔一毛・生相不亂・右旋上向・青色柔輭也。十三曰身毛上靡相。謂身諸毫毛皆右旋向上而偃伏也。十

四曰身金色相。謂身皆金色·光明晃曜·如紫金聚·衆相莊嚴·微妙第一也。十五曰身光面各一丈相。謂身放光明·四面各一丈也。十六曰皮膚細滑相。謂皮膚細膩滑澤·不受塵水·不停蚊蚋。十七曰七處平滿相。謂兩足下·兩手·兩肩·項中·七處皆平滿端正也。十八曰兩腋滿相。謂左右兩腋·平滿而不窊也。（窊烏瓜切不滿貌）十九曰身如師子相。謂身體平正·威儀嚴肅·如師子王也。二十曰身端直相。謂身形端正平直·不傴曲也。二十一曰肩圓滿相。謂兩肩圓滿而豐腴也。二十二曰四十齒相。謂常人恆有三十六齒·唯佛具足四十齒也。二十三曰齒白齊密相。謂四十齒皆白淨齊密·根復深固也。二十四曰四牙白淨相。謂四牙最白而大·瑩潔鮮淨也。二十五曰頰車如師子相。謂兩頰車隆滿·如師子王也。二十六曰咽中津液得上味相。謂咽喉中常有津液·上妙美味如甘露流注也。二十七曰廣長舌相。謂舌廣而長·柔輭紅薄·能覆面而至於髮際也。二十八曰梵音深遠相。謂音聲弘雅·近遠皆到·無處不聞也。二十九曰眼色如金精相。謂眼目清淨明瑩·如金精色也。三十曰眼睫如牛王相。睫目旁毛也·謂眼睫殊勝·如牛王也。三十一曰眉間白毫相。謂兩眉之間·有白玉毫·清淨柔輭·如兜羅綿·右旋宛轉·常放光明也。三十二曰頂肉髻成相。謂頂上有肉·高起如髻·亦名無見頂相。謂一切人天二乘菩薩皆不能見故也。

問何謂八十種好。　答相好義類·而有總別之異·相若無好·則不圓滿·輪王（經云劫初有金銀銅鐵四種輪王治世）釋梵（釋謂忉利天主釋提桓因·梵謂大梵天王）亦有相·以無好故·相不微妙·言好者·可愛樂也。以八十種好莊嚴身·爲天人一切之所愛樂·故云好也。

問八十種好·其名若何。　答一無見頂相。二鼻高好孔不現相。三眉如初月紺瑠璃色。四耳輪輻相埵成。五身堅實如那羅延。六首際如鈎鏁。七身一時迴如象王。八行時足去地四寸而印文現。九爪如赤銅色薄而細澤。十膝骨堅著圓好。十一身清潔。十二身柔輭。十三身不曲。十四指長纖圓。十五指文藏覆。十六脈深不現。十七踝不現。十八身潤澤。十九身自持不逶迤。二十身滿足。二十一容儀備足。二十二容儀滿足。二十三住處安無能動。二十四威振一切。二十五一切樂觀。二十六面不長大。二十七正容貌不撓色。二十八面具滿足。二十九唇如頻婆果色。三十言音深遠。三十一臍深圓好。三十二毛右旋。三十三手足滿。三十四手足如意。三十五手文明直。三十六手文長。三十七手文不斷。三十八一切惡心衆生見者和悅。三十九面廣姝好。四十面淨滿如月。四十一隨衆生意和悅與語。四十二手孔出香氣。四十三口出無上香。四十四儀容如師子。四十五進止如象王。四十六行法如鵝王。四十七頭如摩陀那果。四十八一切聲分具足。四十九四牙白利。五十舌色赤。五十一舌薄。五十二毛紅色。五十三毛輭淨。五十四廣長眼。五十五孔門相具。五十六手足赤白如蓮花色。五十七臍不出。五十八腹不現。五十九細腹。六十身不動。六十一身持重。六十二其身大。六十三身長。六十四手足輭淨滑澤。六十五四邊光各一丈。六十六光照身而行。六十七等視衆生。六十八不輕衆生。六十九隨衆生音聲不增不減。七十說法不著。七十一隨衆生語言而說法。七十二發音報衆聲。七十三次第有因緣說法。七十四一切衆生不能盡觀相。七十五觀無厭足。七十六髮長好。七十七髮不亂。七十八髮旋好。七十九髮色青珠。八十手足有德相。

問佛出自印度迦毘羅·現屬何國·現印度人甚是黑醜·佛及諸弟子有三十二相·種種莊嚴·是何種族。 答迦毘羅·現在泥泊爾境內·印度人是棕色人種·與金色近·故佛弟子都有金色身者。

問何謂閻浮檀紫金光手。 答閻浮檀·此云勝金。金之以產地名也。佛手金色而有光·故曰紫金光手。

（四） 佛像

問佛像何時創造·造者何人。 答佛在世時·往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不見佛容·渴想無已·欲以栴檀木刻佛像而供養之·目連尊者知王心意·乃攝三十二匠·往彼天宮·瞻視佛容·而爲彫作·三返乃成。此爲世間有佛像之始。嗣後仿作·漢明帝時·佛法東來·經像偕至。據係栴檀像之第四刻者。

問吾輩不獲親覲佛容·僅能於寺塔中瞻禮金色身像·敢問身像與眞容爲同爲異。 答身像本像佛而作·豈有不同。但相好不能盡現耳。

問佛菩薩像赤足者何義。 答有二義。佛勝應身千丈盧舍那·現於色究竟天（色界最高之一天）天國土淨·天赤足·佛示同天身·故亦赤足。佛劣應身丈六釋迦·生於印度·印度炎熱·人赤足·佛示同人身·故亦赤足。菩薩則常隨佛學·依佛而住·人天二身·示現類佛·故亦赤足。此示同人天之義也。又佛身爲微妙清淨功德之聚·具足無邊相好·如三十二相中足相有六·一足安平相·二千幅輪相·（足下紋相）三足縵網相·（趾間相連）四足跟滿足相·五足趺高好相·六足柔軟相·如是諸相·若不赤足·無由表顯·令生得益。又佛行住·均有蓮華承足·以表佛土莊嚴之相·或行時足去地四寸·（八十好之一）令穢不能染·顯身清淨·不同人間·恐足汚損·必須著履。菩薩如係法身大士·分證實報身土·莊嚴類佛·故亦赤足。此表德益生之義也。

問寺中正殿中供佛像·是釋迦佛否。 答是釋迦佛。

問有供三佛像者何歟。 答有說是三世佛·有說是三方佛。

問何謂三世佛·何故盡供。 答三世·謂過去現在未來也。若指一佛而言·則法身常住·故盡供以表之。若別指三佛·則前爲迦葉佛·現爲釋迦佛·後爲彌勒佛。以表佛統源流·故盡供之·

問何謂三方佛·何故合供。 答三方·爲東方西方此土也。若指一佛而言·則法身圓滿·遍於十方·舉三攝十·故合供之。若指三佛·則東方爲淨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佛·西方爲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此土娑婆世界卽本師釋迦。蓋藥師彌陀均於此土接引衆生·助佛教化·故合供之。

問佛旁左右立者何人。 答亦有二說·一謂是左迦葉·右阿難。一謂左舍利弗·右目犍連。

問此二說各有何義。 答前說以迦葉尊者是傳佛心印弟子·爲後世宗祖·阿難尊者是傳佛教法弟子·爲後世教祖故也。後說以舍利弗尊者是佛弟子智慧第一·目連尊者是佛弟子神足第一·知行雙運·而佛法以宏故也。

問諸佛菩薩聖像·或塑就金身·或印畫圖幅·頭面眉目耳鼻唇口及法身肢體·種種相好·端嚴無異。惟兩眉中間有一小圈·胸前有一卍字·不知喚何名色·有何作用。歷觀其他神像·非羅漢已上果位·皆無此圈卍字·獨佛方有。究是何故。 答兩眉間小圈爲眉間白毫宛轉之相·佛及大菩薩有之。胸前卍字相·惟佛獨有·是表佛萬德莊嚴之相·卽名爲萬字。

問佛菩薩像上頭部有一圓圈、是否即是圓光。　答佛身有光、頭部爲顯、故畫像以圓圈表之。

問持桉之佛、普通咸謂是藥師佛、或云是過去七佛、持塔者乃藥師佛。未知孰是。　答藥師佛持一種藥果。所云持桉、當是果形。

問愚業齋有坐像佛三尊、一手托金鉢、一託金珠、一託金塔、未詳此佛爲何名。所持各物、其用意何在。坐位誰應居中誰左誰右。　答此三尊佛、似係釋迦托鉢、藥師托珠、彌陀托塔。釋迦佛受四天王鉢。合成一鉢、藥師佛持如意珠、滿足衆生利益。彌陀佛托塔者、或是手執金臺耳。坐應釋迦居中、藥師居左、彌陀居右。農未見像相、姑作是解。

問近來印送佛像單張、未始不善、無奈受之者未必皆敬、其中不免褻瀆。褻瀆固有應得之咎、而施與者恐亦難辭其責。未審是否。　答佛像固

應施與能供養之人、施者自應慎重出之也。無已、則於像紙角上注「自己不供轉送他人勿置穢處致遭過咎」十六字可也。

問凡送佛像者、如送畫者須裱好、送石印者須八寸以上、再加鏡框送人、令人懸掛供奉、不至褻瀆。再或彙集成帙、置諸案頭、亦不至汚壞。總之送佛像、切不可以作宣傳品、必須擇人而送、方不至有褻瀆之罪。然否。

答所說甚是。

問佛像張掛太久、已模糊、或蛀壞、欲更新者、其舊像當如何處置、祈示。

答可化去。唯須恭敬、如送僧人闍毘然、當念佛恭送之。其灰即是法身舍利、可置淨器、供佛壇上、或抛送大海中。

問佛像金身剝蝕、不知削金重裝、算出佛身血否。　答不算。

問有僧勸出資爲釋迦佛裝金、及裝成、方知將藥師佛手中之桉取去、改

爲釋迦。事先未知、不知有無因果。　答有心改裝不可。若其無心、或是因緣所在、功德如故也。

（五）　佛身

問佛是一種什麼東西、什麼物質。　答此問甚奇。既信佛教而不知佛、眞是迷信矣。今與子言之。經曰、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又曰、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從此兩句觀之、佛即是心、則是一種精神。佛即是身、則是一種物質。合而言之、乃是精神物質不一不異的一種東西。故說佛有三身。應身者同於我人之身也。報身者同於我人之身而偉大美妙者也。法身者不具身相、而以一切法爲相者也。

問娑婆爲大千世界之總號、何以佛不降生於他小世界、而獨降生於吾人所居之小世界。且他小世界之衆生、永不得見佛聞法、豈不大可憐

耶。　答吾人所居之世界、乃一四天下中之南洲世界也。統論娑婆是大千世界之都名、共有萬億四天下。此萬億天下中之衆生、咸云有佛降生、亦咸謂佛降生我世界中。其實有萬億釋迦同時降生、故曰千百億化身佛。言千百億者、即萬億數也。

問俗語有云「千佛萬佛只有一佛」、然歟否歟。　答佛體常一、名曰法身。佛相亦一亦異、名曰報身（自受用者同、他受用者異）。佛用千萬、名曰應身、隨方應現、各各不同。雖爲俗語、亦有足取。

問佛涅槃後居何處、仍度人否。　答佛證法身、住常寂光涅槃之相、應化佛度人之方便也。佛依本願、從法報身而垂應化、盡未來際、廣度衆生。菩薩發心求佛道者、正爲此耳。

問梵網經云、我今盧舍那（自受用身即他受用身）方坐蓮華臺、周匝

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他受用身卽勝應身）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時成佛道。未知入涅槃亦一時耶·或隨機不定耶。彌勒成佛時·亦是舍那化身耶。或另有名號·方坐蓮臺云云·　答百億國·卽三千大千世界。釋迦佛在一化境·如娑婆世界一時成佛·當亦一時入於涅槃。法身報身·佛佛道同。彌勒當不異釋迦也。

問生身釋迦牟尼如來·與法身大毗盧遮那如來本願有別否。及其異同之點。　答生身卽應身·乃法身之用。法身卽應身之體。一實異名·故本願無別。

問華嚴經云·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是一而不別·言同耶·（如屋之內外空）是異而相似言同耶。（如一室千燈）　答法身無相·當以空喩·不當以燈喩也。

問成佛何以必藉人身·而不能藉天身。彼釋迦彌陀都是凡間王子成佛·從未聞有帝釋或天帝太子·抑在天上修行成佛者。蓋有則必具說於大乘經典矣。　答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身。法身者·佛自體也。應身者·化他之用也。應身又有勝劣二者。成佛時人道所見·則爲人身·此劣應身也。若二乘及地前菩薩所見·在色究竟天示現最高大身者·勝應身也。大乘經典中·往往言之·又何嘗但現人身耶。又佛在人道成佛·所以爲人道示範故。蓋以三途多苦·天道多樂·不暇修不肯修·均難成佛。惟人道苦樂得中·易於起修·成佛亦易。佛恩偏眷·凡我人倫·可不勉哉。

問何謂化佛。　答衆生有成佛之機·故諸佛菩薩感現化佛身而爲說法·卽所謂化身也。佛化現者·如阿彌陀佛光中化佛是。

問應身與化佛有異否。　答佛之應身·有胎生·有變化。故應身爲通名·化佛爲別號耳。

問何謂報身佛。　答菩薩修德成滿·於色究竟處（色界天顛處）示現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者·爲報身佛·亦卽菩薩所見佛身相好無邊者。

問現身佛與法身佛有何區別·並作何解。　答現身佛·經云化身佛。因變化而現起·如世俗化裝然。又云應身佛·因衆生所感而應現·如對人道則以人身應而現人身。法身者·一切事理統稱爲法·身積聚義·又依止義。此佛爲一切法所積聚·又一切法所依止者·故名法身佛。此其解釋也。至於區別·法身爲體·現身爲用。如某之身·忽現黨員身·忽現醫士身。法身是實·現身是假。如天上月是實·水中月是假。法身是常·現身是暫。如江海之水是常·草頭之露是暫。

問法性法身與方便法身若何分別·祈詳示之。　答法性法身·卽通法報

身佛之體相也·方便法身·卽應化身佛之用也。亦稱法身者·用從體起故。

問嘗疑如來般涅槃·舍利弗不忍視而先滅·牛呞聞而同逝·慶喜心難自持·迦葉遠來奔臨·如喪考妣·而大菩薩如文殊彌勒籍屬五印·不見臨問·若無事者。豈菩薩所見者報身佛·視此化身之去來爲不足悲耶。彌勒偈曰·去來化身佛·如來常不動。或以眞佛本無去來·而不作世俗態耶。　答所論菩薩不作世態處·極爲合理。

問在西方之彌陀佛·法身乎·抑報身乎。　答佛佛皆具三身。中下二品人往生者·見應身也。上品人往生者·見報身也。彼土法身大士所見者·法身也。

問普賢行願品內·有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觀經內

載無量壽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一則佛身大滿虛空・一則佛身小至微塵。豈卽中庸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乎。或曰淨土依正莊嚴・雖不可以此土事理比例。然法藏比丘胎生肉體之身・必不如前述之高大。果爾如此高大肉身・豈不稀奇難信。文殊彌勒本在娑婆・而西方淨土亦有文殊彌勒・蓋法身聖人皆以法界爲身・無土不徧。所謂八萬四千陀羅尼爲髮・第一義諦爲腦・種智爲頭・慈悲爲眼・無漏爲鼻・四辨爲口・四十不共法爲齒・二智爲手・如來藏爲腹・三三昧爲腰・定慧爲足・諸法聚而爲身・故大莫能容・毫繞五山・目如四海。非法藏比丘肉體之身・如前所述之高大也。此說是否正確・請慈悲宣說。　答法身無分別相・而徧一切處。報身依法身而顯・故相好圓滿難思。法藏比丘是阿彌陀佛之因地菩薩・當然無阿彌陀果佛之大身。其餘佛身大小及菩薩此土西方並現等說・皆不錯也。

問阿彌陀佛當般涅槃時・六十萬億那由他由旬之身量・同時毀滅否。

答同時隱藏・此係報身・非是應身。無毀滅理。

問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爲法身佛也。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然悲華經……當來曠遠不可計劫・阿彌陀佛當般涅槃……正法滅後・遇中夜分・明相出時・觀世音菩薩於七寶菩提樹下・成等正覺……然則無量壽佛壽命亦有窮盡乎。又觀音成佛國土號「一衆寶普集莊嚴」・是於「極樂」外西方又多一佛土耶。亦卽由「極樂世界」而變爲「一衆寶普集莊嚴世界」耶。仁者多聞第一・請釋此疑。　答佛具三身。阿彌陀佛壽命無量。此無量有二義。一爲無量之無量・法身報身也・一爲有量之無量（大數名）應化身也。他受用報身・亦應化身攝。故彌陀有涅槃義。或曰・彌陀涅槃・非眞涅槃。猶方丈之退居也。故觀音成佛・曾無間隔。此釋與法報身佛無礙矣。須知淨土橫具四土・卽彌陀圓具三身。勿執一端可也。至觀音成佛・卽此極樂變成衆寶普集莊嚴。異名異相・而不異其實也。

問凡證涅槃者・是否永遠不生不滅・無壽數可以範圍之乎。誠如是・何以一切智成就如來壽命又只六萬劫・淨蓮華目如來其壽命又只四十劫乎。（見地藏經）　答無壽數者・佛之報身。有壽量者・佛之應身。無壽數之涅槃・謂之無餘涅槃。有壽量之涅槃・謂之無住涅槃。

問法身佛遍一切處・何以凡人無感觸。是否一佛有一法身佛。果爾・則法身佛將互受影響矣。究作何解。　答凡人在迷・故無所覺。法身無相・諸佛共證法身・亦無一異。如空合空・有何影響。

問經載佛說法時・各處佛菩薩前來赴會。此佛菩薩是否皆爲賴耶識體。但文殊彌勒千二百羅漢・則係肉體。如此神人雜湊・且有時互相談話・實難思議。又法華經多寶塔中之佛・南天鐵塔之金剛薩埵・是否爲長期入定之肉身・何以又會說話。　答佛說法時・赴會之菩薩與凡夫接者係化身・與菩薩接者是報身・與佛接者是法身。法華經多寶塔中之佛亦然。金剛薩埵是入滅盡定之肉身菩薩也。

問羅漢入定上昇兜率問彌勒・是神識升天・肉身猶在人間。世尊昇忉利爲母說地藏王經。爾時文佛尚未入滅・如何昇天。或神識上昇・或肉身飛行自在。殊多疑問。觀世尊到頻婆娑羅王幽閉之所說法・竟足步虛空・還耆闍崛山。既云足步虛空・是肉身亦能上昇・不僅神識昇天也。仙

能飛昇，何況於佛，然否。請開示。　答入定昇兜率，是神識昇也。佛昇忉利，是乘神足通昇肉身昇也。故優塡王慕佛而造像，及佛從忉利下，而有王及羣臣迎佛之事。足徵是肉身昇。

（六）　佛土

問釋迦牟尼佛所主之娑婆世界，其佛土界限如何。　答釋迦佛所主之娑婆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即百億世界，一世界者，包括須彌四洲而言，

問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辭源中有云，佛說吾人所住之世界，合一千則爲小千世界，合一千小千世界則爲中千世界，更合一千中千世界則爲大千世界，總稱三千世界，其上尚有華嚴世界等，此說未知可信否。　答吾人所住之世界，不可但指中華一國，當指一須彌山四大部洲爲

一世界，合千須彌爲一小千，合千小千爲一中千，合千中千爲一大千。言數則云三千，言量則云大千，皆以娑婆國土之一世界爲單位。是爲華嚴經中浮幢王刹之第十三層名娑婆世界也。其上更有七重，其下亦有十二重周圍眷屬，只此一世界尚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國繞，閱華嚴經可知。

問經云變化土者，即應身如來變化之土也。然則釋尊降生印度，應機說法，豈印度國土爲釋尊所變化耶，請爲解釋，以開茅塞。　答釋尊應化此土，隱自己嚴淨之佛土，而示現同於娑婆之穢土。豈非釋尊所變化耶。

問方便土，實報土，寂光土，均在何處。　答土爲依報，隨正報而存在。小果聖人，住方便土。地上菩薩，住實報土。佛住寂光土。與我等凡夫所住之

同居土，亦是非一非異。若就當人，則各各當下即是。若就他人，則凡不聖，小不知大，因不知果也。

問須彌山指現在之何山而言，四面海中，各有一洲，中國既云在南贍部洲，他三洲皆在何處，請一一指實。　答我此地球，即南贍部洲。其他三洲，皆不在此大地上，非我人之境界，故不可指呈。須彌山在四洲中央，當在北海之外，日月且在山之半腰，吾人仰視青天，或即其山崖之突覆者歟。

問五臺山或謂即寂光土。然吾輩凡夫所見，並不見其爲寂光。凡夫與菩薩同住一處，而所見有異，未知何故。又菩薩所見之五臺境界，究竟如何，山邱土石與寂光之關涉，又未知若何。　答寂光土乃佛菩薩所居，凡夫但住同居土，當然不見。凡夫與菩薩福報不同，故所見有異。菩薩

所見，乃琉璃世界七寶莊嚴。山邱土石，乃寂光之影像。此其關涉之狀。

問鷄足山原係在摩竭陀國，補怛洛迦山原係在南印度。此出經中。然今雲南亦云鷄足，定海亦云普陀。理雖無礙，事必有元，地當如何解法。

答華嚴境界，一多不二，廣狹無礙，隨緣應現。在印度，在震旦，何常之有。

問娑婆世界是否即地球。娑婆兩字是何意義，娑婆世界從何處來，是神製造耶，是佛製造耶。何以要分出娑婆世界及極樂世界之別。　答娑婆世界，是釋迦佛教化之區域，其單位爲四大洲，稱一天下。因有一日月，故一千個天下爲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爲大千世界，此娑婆世界之範圍也。現在地球區域，祇抵四大洲中之一洲，是南贍部洲也。娑婆之名，本是佛國文字之音，有堪能忍耐的意義，因這個世界不是美滿的世界，惟有堪忍的性者，方能居

住・故題此名・令人早發出世的心。世界是衆生居住之所・原屬於衆生・應說是衆生所共造的。神亦衆生之一・佛在衆生界內同居・均有製造之分也。極樂世界・是娑婆世界外另一世界・有苦樂之不同・所以要分別言之。

問阿彌陀佛未知降於何國・生於何時・未生以前・雖無淨土之名・未知實有淨土之地否。據要解云・三千大千世界・通爲一佛所化。此一佛爲何佛・開闢以前之人耶。抑卽彌陀之化身耶。如必待彌陀發願而後始造此極樂世界・則彌陀未生以前・此土果稱爲何等世界耶。　答阿彌陀佛降生之國・卽此極樂國土・極樂梵語須摩提・又有安養安樂清泰等義。按鼓音聲王經所記・國名清泰・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母名殊勝妙顏・子名月明・云云・可知然此國土・在阿彌陀佛未成佛前・爲聖

王所居・卽亦莊嚴・但不若阿彌陀佛成佛之後之莊嚴圓滿也。阿彌陀佛成佛以來・於今十劫・此劫當是一大劫・而大劫年數・若就現時娑婆人道而論・以一千六百七十九萬八千年爲一小劫・二十小劫爲一中劫・四中劫爲一大劫・則須一百三十四億（千萬）三百八十四萬年・至要解所云三千大千世界・指我娑婆世界之範圍・一佛所化・卽娑婆世界諸佛之任何一佛也。就現在教主言・卽是釋迦牟尼佛。若以娑婆例極樂・則極樂之三千大千世界・爲一阿彌陀佛所化耳。

問極樂世界本在六道以外・經云彼佛國土無三惡道・竊思不但無三惡道・卽三善道亦俱無之・所謂上善人・乃是無上之善・諸天神衆皆不可及・況修羅與人道耶。經何不槪云無衆生道・而獨云無三惡道耶。　答一佛世界四土具足。一爲凡聖同居土・卽有六道衆生在內。二爲方便

有餘土・卽有聲聞緣覺二聖在內。三爲實報莊嚴土・卽有菩薩在內。四爲常寂光土・則爲佛所在。但娑婆世界是釋迦牟尼佛之凡聖同居土・故具足六道。而極樂世界爲阿彌陀佛之凡聖同居土・但有天人而無地獄餓鬼畜生之三惡道也。阿修羅有天人鬼畜四種・若分屬四道・則可省去不說・六道但說五道可也。諸上善人・旣稱爲人・卽同人道・人相肖天・故就相言亦可同天道。若以諸佛菩薩出世聖人而論・本無一定身相・所謂意生身・隨緣化現耳。

問從是西方・何故阿彌陀佛必在西方・東南北方何以不在・是等諸方・可得在否。彼佛在西方・是偶爾流止・隨緣暫住・或有意選擇・永不捨離・或以他種因緣・故彼佛必在西方・西方定有彼佛・東南北方・何以不能有此因緣。謂從是者・當從釋迦牟尼佛所在說起。下云西方世界・是從何

處說起・相隔幾何佛土・與此西方是二是一・孰近孰遠。　答佛土圓融・本無東西・隨衆生機・始有定方。況方本無定・依中而立・以一佛土爲中・則一切佛土隨此中土衆生機緣所見・各各安立・始有十方國土。彌陀佛土之在西方・以此娑婆世界爲中・隨娑婆衆生之緣而見有定方耳。若據悲華經云・無量劫前有轉輪王名無諍念・時王發願・過西方世界作佛・彼國王者・今阿彌陀佛是。然則阿彌陀佛在初發心修行時・發願建佛國於西方・故今成佛已滿大願・而佛土在西方也。下文西方世界・亦是從此娑婆世界說起・西方世界無量・佛亦無量・略舉七佛耳。遠近如何・經無明文・無從得知。

問過十萬億佛土・此數字是槪言其遠・抑是確不可易・如係槪言・究竟有無遠數可以指言。如係確數・何以不可多少・恰爲此數・所過佛土・是爲

如何佛土。　答十萬億之數·當是確數。因佛土眞實有故。佛土如是安立·亦是衆生機感所致·不多不少也。所過佛土名字·經無明文。

問有世界名曰極樂·彼極樂世界名·是彼佛所命·或彼世界自命·抑或釋迦牟尼佛以下稱此佛所命。是否眞實名稱·有無擬想假定·命彼名者·是以極樂名彼世界·抑亦世界實彼極樂。彼名是彼方佛土所能獨有·抑他方佛土概可共稱。由今十劫以前·阿彌陀佛尚未成佛·彼方世界是否亦名極樂·不得彼名·原名爲何。爾時彼方以外·別有極樂世界如彼者否。有則是在何方·已得何名。由今以後·或一劫乃至十百千萬億劫·某劫之內·得別有極樂世界亦如彼否。有則應在何方·當得何名·或有或否·都以何故。　答菩薩莊嚴佛土·成佛時佛土之名·往往由前佛授記。阿彌陀佛國土·雖未見由佛授記之事·然當法藏比丘（彌陀佛初發心時之身）初修行時·在世自在王佛前·攝取二百一十億諸佛妙土清淨之行·發願成佛時國土第一妙好·國內衆生快樂安隱·猶如泥洹。（泥洹卽涅槃苦集已盡常樂之境也）此國名安養或稱極樂之所由來也。彼佛國有安樂之實·（見彌陀經等）故有安樂之名·不但我佛稱之·卽他方世界佛亦如是稱之。極樂國土·爲彌陀造成·其前並無此名·此前世界何名·經無明文。他方佛土如極樂國者亦有之·如東方琉璃世界藥師佛國土·藥師經云「然彼佛土一向清淨·無有女人·亦無惡趣及苦音聲·琉璃爲地·金繩界道·城闕宮閣軒窗羅網皆七寶成·亦如西方極樂世界功德莊嚴·等無差別」此其證也。彌陀佛國·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可知未來久遠劫內·當不復有其他極樂世界。然據觀音勢至授記經·阿彌陀佛正法滅後·觀世音

菩薩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其佛國土·衆寶普集莊嚴。然則淨土佛國名隨佛異·而衆生無盡·佛亦無盡·佛國亦無盡。

問世之學佛者·終日稱持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諸佛菩薩誕辰·悉依念誦集要法則·於觀世音稱普陀琉璃世界·……文殊稱五臺金色世界·……普賢稱峨嵋銀色世界·……地藏稱九華幽冥世界，……蓋此四世界亦屬娑婆之中·何又有此四種名號·抑非屬娑婆耶。但此四大名山·嘗聞朝參遊歷之士·述及道場勝境·較之他山香火踴躍·並非金銀琉璃建設而另成世界。卽九華幽冥世界·亦非幽暗之象。不過因諸菩薩成道於各山·爲一教主·故有如是名稱。設若此論·阿彌陀佛亦成道西方·爲一極樂世界教主·則彌陀經中種種極樂勝景·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恐如琉璃金色銀色幽冥之讚詞。則西方淨土·豈不亦如此土乎。然已發心學佛求生淨土之輩·首先具信願行三字·信其必有極樂世界·固然深信不疑。未發心者·必疑極樂與此四世界名稱相同·而實境亦如此土·何必終日喃喃求生西方·分娑婆穢土極樂蓮邦爲二世界乎。　答四大名山·爲四大菩薩於娑婆人道中應化之境·卽是凡聖同居土。琉璃金色銀色三世界·是三菩薩之實報莊嚴土。雖同在一處·聖自受用·而凡不見。幽冥世界·是地藏菩薩攝化衆生之土·亦是凡聖同居土·但與三惡道同居·而非與人道同居·故人亦不見。讚三菩薩舉勝土·所以讚其智也。讚地藏舉劣土·所以歎其悲也。若阿彌陀佛之極樂世界·分明在娑婆西方十萬億佛土之外·原與娑婆不涉·雖亦圓具四土·而其凡聖同居·亦是淨而非穢·不若四大名山之爲同居土·但穢而非淨也。總之普陀五臺峨嵋九華·皆是娑婆穢土·而西方卽

是極樂淨土、本不相侔、豈可等觀、琉璃金銀等世界、惟菩薩各自受用、而我人不得受用、故疑其虛。極樂世界、不惟彌陀受用、即我人之往生者皆得受用、豈容疑哉。

問常寂光土、未知是否即是不生不滅如如不動之眞如。　答常寂光土即指法性。來問是也。

問彌陀經中之淨土莊嚴、是否指同居土。其方便實報寂光三土、又不同耶。　答是同居淨土。至方便實報、當然勝進。寂光土則但是眞如之理、爲三土之體、非別有一土者。

問有多種書皆謂西方淨土爲彌陀願力化現、且由百億淨土中擇出。尊答（半月刊內）引鼓王經、謂即彌陀降生之國、成佛後更加嚴飾者。未知孰是。　答此應分別說之。但說淨土、都指彌陀報身佛土。鼓音王經、是指彌陀應身佛土。前者爲實報莊嚴淨土、後者爲凡聖同居淨土。

問極樂四土、一曰常寂光土、二曰實報莊嚴土、三曰方便有餘土、四曰凡聖同居土。四土各據一方乎、抑常寂光居中、再外爲實報莊嚴土、再外爲方便有餘土、再外爲凡聖同居土乎。　答眞性無爲、不落諸數、一尚不有、焉有四乎。國土亦唯心也。十方世界、各有淨穢、唯極樂之四土、皆淨而無穢也。四土原在一處、斷斷不可作上下中邊之見。人若向自心中去得一分垢、世界就露出一分淨。譬如有姿色淫女當前、破戒人見之則好、持戒人見之則惡、女身一也、美惡二也。經云境緣無好醜、好醜由於心。足證唯心之旨。

問西方淨土、無成住壞空等劫、阿彌陀佛有無量壽、壽既無量、何以觀音勢至授記經內云、阿彌陀佛正法滅、請訓示。　答彌陀佛正法滅、觀音即成佛以繼之、猶是正法不滅之象。佛壽無量、云涅槃者、猶世間寺中住持一期退位耳。不同化佛之涅槃。

（七）　觀世音菩薩

問觀世音菩薩在空王劫前早成佛、竟號正法明如來、以大悲故、現爲菩薩。然經載久遠劫前、蓮華化生二童、一名寶意、一名寶上、問佛以花香等供養、以何爲勝、而佛答以慈心回向菩提爲最勝。二童乃發菩提大悲之願、後作觀音勢至二大士。是則觀音先成佛歟、抑先爲蓮花化生之童子歟、倘先成佛、則已妙覺、不必去問香花供養之孰貴、倘先作此童、則觀音後證佛果、而勢至大士竟未成佛果、何故耶。祈開示、解所知障。　答菩薩境界、不可思議。已成佛後、既可再作菩薩、其隨緣化現、或先或後、何庸多作計較。

問經謂觀音即過去正法明佛、今人以菩薩稱之、得毋謬歟、　答所云正法明、乃觀音之本也、人所稱觀世音、是正法明果後示現之迹也。迹是菩薩、稱之何妨。

問觀音大士生於何時何地、　答菩薩大士已證無生、不可作凡夫有生計度。然觀音是彌陀輔弼、則亦往生極樂人也。

問心經中觀自在菩薩、是否觀音大士。　答就別而言、是觀音大士。就通而言、則凡行深般若者、皆得受自在之號。

問俗語有送子觀音千手觀音之別、經目又有十八臂四十八臂之異。敢問一人四名乎、抑四人四名乎。　答大士普門示現、法身是一、應身有多、何止四名已也。

問六觀音中有準提觀音一種、世俗所奉準提大士、即係觀音化現、然乎

否乎。　答準提是觀音化現。

問準提菩薩像與千手觀音相似・人都謂一・未知相差在何。　答準提十八臂・觀音千手・準提面上三眼・觀音眼在手掌・此其不同也。

問觀音大士與白衣觀音大士・是一是二。　答觀音大士化身甚多・白衣觀音是其一也。

問觀音菩薩有白衣飄海送子千手等種種之別・未知是一是異。或謂觀音菩薩念六字大明咒而頓超八地・未知究竟如何。又楞嚴經有觀世音如來之名・未知其傳記如何。又謂觀音菩薩於往劫中已成爲佛・名正法明如來・未知本蹟如何。　答觀音應化・不一不異。六字大明咒功德・當閱經說・觀世音如來・是觀音菩薩最初發心時所受教之佛・無別傳記。正法明如來亦然。

問觀世音菩薩於往劫中久已成佛・號正法明如來。又見觀世音菩薩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是否二號可同稱。　答正法明是過去佛名・普光功德山王是當來佛名。一加過去二字・一加當來二字可也。

問觀世音菩薩如何具千手千眼・是何妙用・請詳示。　答菩薩誦大悲呪後・頓生千手千眼・眼爲察看衆生之用・手爲救護衆生之用・欲廣度衆生・所以需多手眼耳。

問觀世音菩薩千手千眼・是否爲察看救護衆生之用。但無量數衆生・豈千手千眼所能足用。又何以其他佛菩薩均無而觀音獨有。　答千手千眼之千字・不可泥作定數・總之表數無量而已。觀音菩薩昔以傳說大悲呪因緣・弘願所感而現是相。一切佛菩薩均能化身無數・若合爲一身・亦可有無量手眼也。但未有表示事實耳。

問觀音大士未成佛時・有云男身・有云女身。且塑畫大士像・多係女身・未知孰是。　答大士三十二應身・有現作女身者・故今塑畫有作女身耳。並非定是女身也。

問閱魚藍寶卷・金沙灘將遭水災・而荷觀音大士現賣魚郎救度之。現在黃河水災如此之大・彼大士何勿本太慈大悲救苦救難之心・現身而一加援救乎。藉此可以增進衆生信心・棄惡爲善・豈不一舉而二善哉。　答此次水災中蒙大士救免者・時有所聞。倘人人能信仰大士・則早不成此災矣。

問觀音神變屢見記錄。前報紙載南海故事・姑嫂往普陀進香・舟抵南海・姑適經期至・乃守居舟中・待嫂上山禮佛畢・已午飯後・憶及小姑肚飢・即攜飯入舟・小姑云方有一老嫗攜來白飯一碗・已充飢矣。又觀音靈

感近聞二編・載彭烈文居士在戰場上疲餓已甚・遥見火光・趨至一老嫗售粥・幸得果腹。此皆大士化身所賜。惟此飯此粥・從何而來・要求居士解答。　答觀音係法身大士・古佛再來・已證法性・於法自在。既能變化有情之老嫗・又何不能變化無情之粥飯乎。況此等變化・得神通者類能爲之・本不足奇。若論原理・則以一切色法・皆四大種之所造此四大種性具於如來藏・即吾人之心性無法不具者也。有定力者心力强、心力强者能隨心變化矣。

問普門品中「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燄」是何解義。　答此喩菩薩慈悲說法・滅除衆生之煩惱。悲體即悲性・是憤怒相・故喩如雷震之警戒也。慈意是擁護相・故喩如大雲之普覆也。所說之法・能拔苦益物・故喩如甘露之澍也。三者備而煩惱除矣・喩如燄

滅也。

問普門品云、佛告觀世音菩薩、當愍此無盡意菩薩、…果位同是菩薩、似猶有高低之別、其差別何在。　答菩薩六度萬行、莊嚴佛果、精進不懈。無盡意菩薩一聞供養觀音功德、即解瓔珞以供觀音、乃菩薩行道之本分、非有高低於其間也。

問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觀自在菩薩章、「伊尼鹿皮作下裙」一句、殊深疑惑。蓋大士住大悲行門、教化衆生、何以鹿皮護身、爲學者表率。且伊尼二字何解。　答此菩薩現居士身、故不妨以鹿皮作裙相。菩薩大悲、能令鹿出三界。原不在區區忍其皮也。至謂爲學者表率、則華嚴境界、情與無情同一法界、正不得生取捨於其間矣。伊尼鹿名。

問「諸佛菩薩殊勝因緣」載二月十九爲觀音聖誕、六月十九爲觀音成道、九月十九爲觀音勝緣。云與此土衆生有緣、故於九月十九亦列爲紀念日。除二月六月外、九月當別有所本。求詳示。　答菩薩紀念、大概只有一次。而觀音獨有三次者、即是其應現之繁、與衆生多緣之事實。但二月十九爲誕日、載在叢林淸規中。其餘二日、未見出處。

（八）　地藏王菩薩

問地藏王菩薩究司何事。　答此大士誓願宏深、常救地獄衆生出苦。所謂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且閱地藏本願經、便知其詳。

問地藏於遠劫前爲長者子、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爲是罪苦衆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但十方世界衆生無邊、欲求度盡、勢不可能。然則地藏因發宏願、將永無成佛之一日乎。　答衆生無邊、菩薩願亦無邊、豈有不可能者。至成佛與否、原是受報與不受報之語、豈眞地藏之德、尚不及佛者乎。觀音文殊、皆是古佛再來、安知地藏菩薩非早已成佛乎。

問閱地藏本迹靈感錄第三頁、知列地藏菩薩兩邊者、右爲道明和尚、左爲道明之父閔公。今閱佛學半月刊第四十九期、慧舟答景瑞居士問中、稱列地藏左邊者名目連和尚、列右邊者名道明大師。二說未知孰是、　答以靈感錄爲是。（半月刊第五十二期第二十六頁、已更正、）

問世俗傳傅羅蔔者、即目連尊者也。又說目連尊者、即地藏菩薩也。因目連曾以錫杖打破鐵圍城、舍利珠照開地獄門。而讚地藏偈中又有云、手中金錫振開地獄之門、掌上明珠光攝大千世界。因此故又稱目連即地藏也、祈開示以免誤會。　答目連尊者、即佛之大弟子摩訶目犍連、譯義爲采菽氏。地藏菩薩、即常恆發願度脫苦惱衆生之大士。有地藏本願經及地藏十輪經專載其事、不可混淆。錫杖爲比丘行道之器、宜目連所執。明珠乃地藏利生之具。舍利珠杜撰可笑、傅羅蔔俚俗不堪、不足道矣。

（九）　一切聖境之研究

問何爲聖種、　答凡夫造業受報、常在六道、生死輪轉、不得出離。反是即謂之聖。其種有四、一聲聞、二緣覺、三菩薩、四如來。

問何爲聲聞。　答聞佛說法音聲而得道果、故曰聲聞。其類有四、一須陀洹、二斯陀含、三阿那含、四阿羅漢。

問聲聞四果其義若何。　答須陀洹此云預流、謂初預聖流、七番生死、得阿羅漢。斯陀含此云一往來、一番生死、便得阿羅漢。阿那含此云不還、盡此一生、便得阿羅漢。阿羅漢此云無生、謂永不復來三界受生也。此

爲四果之極。

問何爲緣覺。　答謂觀因緣生法而證覺道·故曰緣覺。其出離三界·與羅漢同·而德乃較勝。

問從初果須陀洹至妙覺·其間修證次第地位·可否簡單示明。或應看何經論·可以備知。　答須陀洹是小乘果名·妙覺是大乘果名·應分別論之。小乘位有七賢四聖。七賢者·五停心別想念總想念煖頂忍世第一也。四聖者·須陀洹（入流）斯陀含（一往來）阿那含（不來）阿羅漢（無生）也。大乘位有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之四十二位。如初住中開出十信·則爲五十二位。若第十迴向中開出四加行·則爲五十六位。妙覺是佛位·通常除佛位·故稱菩薩四十一位·或五十一位·或五十五位。若欲詳悉其名·可考教乘法數·及大小佛學辭典。若欲明其修證·小乘果位看俱舍論賢聖品·大乘果位看大乘入道次第章·及華嚴經·楞嚴經。再如統大小乘而比較之·則看天台宗之四教儀·（有集註）及教觀綱宗·或賢首宗之五教儀。

問斷盡何惑·方證須陀洹果。證須陀洹果者·已證眞諦否。　答證須陀洹果者·纔見眞諦·未證眞諦也。

問三界唯識·而有然阿羅漢已超三界·則情識破盡·固不待言·既情識已盡·則能所已忘·因何謂之偏空·抑情識未淨耶。　答羅漢但證人空·未證法空·是以但得自度而無度人方便。故曰偏空。

問何爲十六羅漢。　答十六羅漢皆佛弟子·羅漢中之長老·其名曰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迦諾迦跋蹉尊者·迦諾跋釐墮闍尊者·蘇頻陀尊者·諾距那尊者·須跋陀羅尊者·迦理迦尊者·伐闍弗羅尊者·戍博迦尊者·半托迦尊者·羅怙羅尊者·那伽犀尊者·因竭陀尊者·代那波斯尊者·阿氏多尊者·住茶半托迦尊者。

問諸羅漢名·其義可得聞乎。　答曾見經論者·如賓度羅跋羅墮闍·即賓頭盧頗羅墮·此云不動利根。諾距那·即諾矩羅·此云鼠狼山。須跋陀羅·此云善賢。羅怙羅·此云執日。餘均未見翻者。

問十八羅漢出自何時·其歷史有可考否。　答皆出佛世。其略史載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

問何謂菩薩·　答具稱當云菩提薩埵。此謂覺有情。爲內懷佛道·外現凡相者。

問何謂四向。　答謂聲聞衆之未獲四果者。即須陀洹向·斯陀含向·阿那含向·阿羅漢向。以其趣向果位而造修·故曰向。

問何謂三賢。　答菩薩修行成佛·經歷四十一位。初三十位爲十住十行十囘向。此三十位謂之三賢·以其尚未證眞·故但曰賢。

問何謂十聖。　答即四十一位之後十一位。所謂十地等覺·則爲十聖。以既證眞·故曰聖也。

問何爲十住。　答修菩薩行者·已滿十種信心。得住佛種·（將來發達即成佛果）故曰住。其十次第·曰發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貴住·具足方便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眞住·法王子住·灌頂住。

問何爲十行。　答十住已滿·自德已立·堪以度人·故曰行。其十次第·曰歡喜行·饒益行·無違逆行·無屈撓行·無癡亂行·善現行·無著行·難得行·善法行·眞實行。

問何爲十囘向。　答十行已滿·不居其功·故曰囘向。其十次第·曰救護衆

生離衆生相回向、不壞回向、等一切諸佛回向、至一切處回向、無盡功德藏回向、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等隨順一切衆生回向、眞如相回向、無縛無著解脫回向、入法界無量回向。

問何爲十地。　答回向已滿、方登佛地、漸次圓滿、其名曰、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燄慧地、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

問十地及等覺有十一位、何以祇稱十聖。　答等覺一位爲第十地之極、故與十地合爲一位、而祇稱十聖也。

問千百年前之羅漢與菩薩、已成菩薩與佛者、當不知凡幾。今仍沿用舊稱曰羅漢曰菩薩、在已成佛菩薩者、原無所計較、在崇信佛菩薩者、似不能不作一問題。不識有研究之必要乎。　答學佛者、當依法不依人。今之稱羅漢菩薩與佛者、俱依其法而稱之也。但依經典定名、不應妄生分別。

問菩薩名位、不知緣何而起、得衆共認。印度自佛滅後、菩薩阿羅漢代有其人。而吾國獨付闕如。即若比丘中之智者杜順南岳六祖等、居士中之傅大士龐公等、縱不敢上躋馬鳴龍樹無著、至語功德於獅子覺等小菩薩、恐未遑多讓、而竟無以菩薩稱者、何耶。　答佛法入我國後、已在像法時代。雖有大德、無人證明其行位、故未便濫稱。

問華嚴經言菩薩境界、爲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未知至何級斷見思、何級破塵沙、何級豁無明。又何謂圓教別教通教、如六祖能大師之境界、已能超輪回證無生否。　答天台宗以佛教法應機不同、分爲四類。見思惑重者、爲說三藏教。見思惑輕者、爲說通教。見思者、三界內凡夫之惑也。無明重者、爲說別教。無明輕者、爲說圓教。無明者、根本煩惱界外菩薩之惑也。圓教機初信、先斷見、七信斷思盡、與別教七住、通教已辦地、藏教四果齊。圓教機十信、斷界內外塵沙盡、與別教十回向、通教菩薩地（但界內）齊。圓教機初住、豁破無明、與別教初地齊。別教十地、與圓教十住齊。別教等覺、與圓教初行齊。圓教二行以後、所斷微細無明、非別教所能知矣。詳見教觀綱宗。能大師已證無生。按菩薩見思惑盡、即證無生也。

問有人謂孔顏乃菩薩化身。江易園先生亦云、孔老乃菩薩示現覺世者。衡諸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之文、似亦宜有然者。老居士於意云何。

答從理而言、自可云然。就事而言、未必盡是。蓋如來法身、遍滿法界、所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淸淨身、無情且可爲佛之化身矣、況孔顏哉。然應具道眼觀之、不可同於俗眼也。

問準提有稱準提王如來者、有稱準提王菩薩者、究竟以何爲是。並又有稱佛母準提、此名爲何。亦請示知、　答菩薩因名、如來果名、可俱用也、因此等菩薩、都是已證佛果、還作菩薩者。佛母即菩薩之異名。

問普賢行願品偈語、旣是普賢菩薩所說、何以有「如彼普賢菩薩行、願我與彼皆同等、願諸智慧悉同彼」等之語。且偈語中如此者甚多、不知何故。　答有二義。一謂代衆生作發願口吻、二謂泛指一切能修普賢行願之菩薩也。按菩薩以其德行爲名、原無人我之相、固不可以凡夫知見爲例、

問余皆疑佛弟子除諸聲聞外、若菩薩中之文殊慈氏藥王藥上、現有生地。其餘即普賢、未必實有其人。或者說大乘經時所化之假名、故動云數萬億。其名字純以表德、漫無姓氏國籍、如莊列中所託之某子而已。

普賢更可疑・往往自贊曰修普賢行。豈遠劫前有菩薩名普賢者・而襲用其名・如吾地羿與子都之類歟。　答菩薩有從他世界來・故記載不詳。以德立名・凡聖同例。有何疑乎。

問文殊表智・普賢表行・觀音表德。鄙意以文殊亦具普賢行・觀音德。普賢亦具文殊智・觀音德。觀音亦具文殊智・普賢行。此即帝網行重重相攝・未知然否。　答誠然。所以分別者・爲應度者說耳・

問太虛法師所講佛說八大人覺經・「……天魔即他化自在天魔・欲界六天之魔王・能害人之善事・故名爲天魔・天魔亦有粗細・粗者爲欲界自在天魔・……細者爲住不可思議逆行菩薩。……」查華嚴經十地菩薩・多作各種天王・夫菩薩既已超出六道・爲何要作天王・爲何要作天魔之細者。菩薩作天王・或爲護法起見。但作天魔而阻人修行・眞是不可思

議。祈賜教。　答菩薩作天王・乃示現爲度人起見。菩薩願力廣大・人間未能暢其本懷・故作天王也。示現作天魔者・爲逆行菩薩・所以警誡世人之毀法與磨鍊修行人之道力也。

問阿闍世是仙人應化・非菩薩應化・觀無量壽佛經四帖疏卷二第九頁・載頻婆娑羅王患年老無子・不待仙人三年命終來爲其子・速遣使殺之・仙人曰・卿當語王・我命未盡・王以心口遣人殺我・我若與王作兒者・還以心口遣人殺王等語・是報復心未息・瞋癡惡毒俱熾・後殺父禁母・罪大惡極・何足以爲菩薩。菩薩若認阿闍世是菩薩應化・則現今主張廢倫廢孝者・豈不有所藉口。　答釋迦本師應現世間・凡與有關係者・俱是歷劫法緣。阿闍世王以造五逆而發起念佛法門・稱爲逆行菩薩。若就仙人之轉生爲王子而論・祇可說是仙人之業報・不可以云應化也。因彼

而發起念佛法門・無異助佛教化・故稱爲菩薩應化耳。但此菩薩稱爲逆行・況後來悔改・捨邪歸正・廣行佛化乎。

問泉州地方各巷冲壁處・每建有小亭・中安石佛像・其佛像與釋迦坐身同樣・其名稱爲泗洲文佛・未知別處亦有此種形式否。又未知泗洲文佛出自何經何史耶。　答此種情形・恐唯泉州有・他處無之。泗洲文佛・名實不倫。查唐中宗睿宗時・有番僧配住淮安龍興寺・詔入宮甚得帝尊・及圓寂・送至泗洲普光王寺塔焉・後有聖僧萬迴曰・此僧是觀音化身・因號泗洲大士。泉州所供者・殆即此大士歟。

問寺山門內所供南向者・爲彌勒佛否。　答是彌勒菩薩化身・定應大師之像。大師在五代梁季・示生於浙江四明之奉化・皤腹常歡喜・手持布袋・故稱布袋和尚。今奉化縣岳林寺・爲大師行道處。然彌勒是未來世

佛・現在尚是菩薩・故稱彌勒菩薩爲宜。

問立於彌勒菩薩後者・爲何菩薩。　答是韋馱菩薩・賢劫當來第千尊佛也。

問菩薩須降生修行・方能成佛・成佛後要否降生。　答降生修行成佛・乃應身佛出世之常規・所謂八相成道也。至於報身化身・則不拘於此。（八相者謂一從兜率天退・二入胎・三出胎・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涅槃・）又應身佛未出世前・爲一生補處菩薩・常居兜率天・故有降生之言・否則但云示生・不必說降生也。

問一小劫中約有幾佛出世。　答小劫中佛出世與否無定數。據經現在賢劫有千佛出世・皆在住劫。其出與次第・則第八小劫前無佛出・第九小劫始有四佛出・釋迦即第四佛也。第十小劫彌勒佛出。第十五小劫

中有九百九十四佛相續出與第二十小劫中樓至一佛出。餘小劫均無佛。

問何謂七佛。　答由釋迦前追溯過去之佛．至前第六佛止．卽迦葉佛．拘那含牟尼佛．拘留孫佛．毗舍浮佛．尸棄佛．毗婆尸佛．連釋迦佛共七佛。亦有他方七佛．如立七佛柱所刻名號．曰多寶如來．寶勝如來．妙色身如來．廣博身如來．離怖畏如來．甘露王如來．阿彌陀如來。

問何謂賢聖劫．期間有若干久．賢聖劫卽賢劫否。大劫小劫云云．起算於何時。現時屬何劫。佛典中輒云第幾佛第幾佛．來歷如何。歷劫來最先成道者爲何佛。彌勒既已成佛．何以尚住兜率天宮。釋迦繼六佛而成道．似釋迦以前只有六佛．何以佛言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値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豈釋迦成佛別有道統相承．故

言繼六佛成道耶。　答賢聖劫卽賢劫．賢劫卽現代時之大劫名稱．凡一大劫分爲四個中劫．一中劫分爲二十個小劫。世界從空初成．至於成了．爲一個中劫．名曰成劫。世界既成．暫住不壞．至將壞時．又爲一個中劫．名曰住劫。從初壞至壞完．又爲一個中劫．名曰壞劫。世界壞盡．則成虛空．此空所經時．又爲一個中劫．名曰空劫。二十個小劫．以住劫爲標準．而計其久遠．則又以住劫之初．八萬四千歲．漸減至人壽祗有十歲．再從十歲人壽增加至八萬四千歲爲止．爲一小劫．故二十小劫以人壽一增一減爲分劑．卽以此計算其年代．又以人壽遞減約每百年減一歲．增時亦然．如此算來．可成算式（84000—10）×100×2—X　求其結果．爲一千六百七十九萬八千年．此爲一小劫時間之約數。現在適當賢劫住劫第九小劫減劫．人壽在六七十歲之時。衆生無始．故佛亦無始。說有一佛最先成道者．非佛教也。彌勒爲釋迦佛之補處菩薩．故居兜率天內院．須至第十小劫減劫之初．人壽八萬四千歲時．方乃成佛．現在並未成佛也。在本世界成佛．從釋迦佛溯過去至第七佛．稱爲七佛．猶人家之上溯七祖也。但七佛之第一二佛．蓋在前一大劫．劫名莊嚴劫．佛名毘婆尸佛．尸棄佛．在賢劫於今有五佛．卽毘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佛也。

問彌勒菩薩至今尚未成佛．何以知之。　答據佛說彌勒菩薩上生經下生經．卽知現在彌勒在兜率天內院．俟第十小劫（現在第九小劫人壽七十歲）人壽滿八萬四千歲時．乃下生成佛。

問佛有定數．如下次成佛者爲彌勒．是則欲卽身成佛．恐決難辦到．然乎。

答來問以世尊曾記賢劫千佛．謂彌勒次釋迦成佛．疑佛有定數．須

知此千佛有千佛之因．使其果第次成佛。未嘗謂千佛之外．不許衆生在此期間成佛也。但卽身成佛之說．則又不可不辨。成佛之義．須論六卽。六卽者何．爲理卽佛．名字卽佛．觀行卽佛．相似卽佛．分證卽佛．究竟卽佛是也。理卽佛．凡夫也。名字卽佛．初發心人．猶是凡夫也。觀行卽佛．相似卽佛．則地前菩薩。分證卽佛．爲地上菩薩。惟究竟卽佛．乃眞佛耳。禪宗密宗均有卽身成佛之說．淨土宗亦有卽身成佛之義．謂此土念佛時．極樂蓮胎已成就者．然所成之佛．至觀行卽佛而已．豈眞究竟佛哉。按觀行卽佛者．謂方修觀時．如禪宗大悟時．密宗三密相應時．念佛一心不亂時。心與佛性相應．則佛性功德開顯。若出觀時．依然故我也。

問欲查考藥師佛之來歷．有何書可查．並請言此佛消災大意。　答讀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自知．

問阿彌陀佛是否萬能、　答阿彌陀佛是無量光無量壽義、當然能力充塞空間時間也。

問釋迦佛自言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而大慈菩薩發願偈、則謂十方三世佛、阿彌陀第一。何也。　答釋迦自謂最尊者、乃於天人之中、非謂諸佛之中。以釋尊爲大千一界之教主、所以爲九法界之至尊也。大慈菩薩引物欣向此土衆生、與彌陀之緣最深、故稱彌陀爲第一。普令一心皈命、非彌陀與諸佛較優劣也。

問佛教得馬鳴龍樹後、猶之儒家之得孟子、其道大昌、有此事否。二師何時人、何宗幾祖、有何著述。　答此說近似。此二菩薩、乃大乘各宗之祖。馬鳴生在佛滅六百年後、著有大乘起信論。龍樹生在佛滅後七百年間、著有十住毘婆沙論、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就禪宗列祖次第、

則馬鳴爲十二祖、龍樹爲十四祖。

問二月十五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初八日、是佛之何紀念日。　答二月十五日爲釋迦佛涅槃紀念。十一月十七日、爲彌陀佛誕日。十二月初八日、爲釋迦佛成佛紀念。

古農佛學答問卷一終

古農佛學答問卷二

六凡輪轉門

（一）三善道

問何爲天。　答在人間之上、有欲界色界無色界三類、共二十八天。

問天上是否亦與地面一樣分列各土。　答有分各土者、如四天王天有四天、即四天區也。忉利天有三十三天。若色界天有四禪天、每禪天亦各分三天及八九天等。

問二十八天其名若何。　答地居有四王天、忉利天、（此即三十三天、以有三十三個天國故、）空居有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此爲欲界六天。有飲食男女睡眠之欲、與人間同。色界有十八天、曰梵衆、梵輔、大梵、初禪所生。曰少光、無量光、光音、二禪所生。曰少淨、無量淨、遍

淨、三禪所生。曰無雲、福生、廣果、四禪凡夫所生。此外無想天、外道所居。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三果聖人所居。此十八天雖離欲網、尚具色身、故曰色界。此上有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四天。只有心識、而無色身、故曰無色界。

問二十八天最高者何天、最低者何天。　答最高者、爲非想非非想處天、離地約六十四萬億由旬。最低者、爲四天王天、居須彌山半、離地高四萬二千由旬。

問二十八天之下、共有幾天。二十八天之上、共有幾天。　答三界豎論、自四王至於非想、共有二十八天。非想以前、即出界外、無天可言。即有、乃上方世界之天也。四王以下、尚有恆憍天、持鬘天、堅首天、此三天乃四王所統之鬼神、實非天也。

問無量諸天統三界二十八天、卽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欲界六天內之一天、是否尚有三十三天。　答欲界六天內之第二忉利天、卽是三十三天。但同在一層中央一天。八方各四天也。

問各書均言天有二十八、而佛法談天一書、欲界天多魔天、色界天多梵身光淨嚴飾摩醯首羅五天、其故安在。　答魔天爲第六欲天之別出者。梵身、光淨、嚴飾、爲初二三四禪各初天別出者。魔醯首羅爲色究竟天之別出者。蓋以二十八分天者、其大概耳、非定數也。

問三十三天天主、聞是迦葉佛時三十三女人、造塔功德轉生、未知出何經典。　答所說見智者大師維摩詰經疏卷一。引何經典並未明言。然大師之疏、章安所記、當出自正經無疑。又見翻譯名義集四卷釋提桓因條下。

問玉皇大帝卽天上何神。　答乃欲界第二忉利天主。

問玉皇大帝能超脫輪迴否。　答玉皇大帝、按之佛經、說天當是欲界天中第二層天、卽釋提桓因。尚爲六道凡夫、安得不受生死。然能念佛往生西方、亦可超脫輪迴也。佛法本是人天公法、故佛號爲人天師。

問釋提桓因、既有五衰、卽有色身、何以能統轄無形鬼神耶。　答鬼神亦有形。三界中唯無色界四天無形耳。餘皆有色身、但麤細不同也。

問六欲天之衆生、塵欲未離、何以能有天眼天耳。　答欲天因地均能減省塵欲、故得天眼等報。

問他化自在天天壽萬六千歲、少出多減、何謂少出多減。　答過者少、不及者多也。

問大梵天究是何天。　答爲色界初禪三天之第三天。

問神仙未知是否屬於大梵天。修仙道者、是否往生此天。　答神仙之高等者、屬於此天。但不能生此天。因此天爲天主、非臣民所得與共處也。

問壇經云、皮肉是色身。又云因有色身可見、故稱有色界。然則色界諸天、豈不是化生。亦同吾人之由父母胎生乎。請詳示之。　答天道衆生、都是化生。化生亦可有色、但較微妙耳。

問八識頌云、眼耳身三二地居。謂初二禪天人無鼻舌二識、但有眼耳身三識。既無其識、必無其根。然則天人究竟係何相貌。　答上界天人相貌、原同下界。以彼福德增上、表相較之下界最極勝妙。初禪雖有覺觀、終日在定時多、非無鼻舌二根、實無香味二塵。以境不現前、根無所偶、識無用處、寂然隱於淨色根中、非全無也。若過初禪、并覺觀又離、定力復勝於前、故二禪支林功德稱爲內淨喜樂一心、雖有鼻舌根識、無所

施用、故說無也。二禪以光明爲教體、眼見光相、卽知伊所說法義。或有時耳聞法音、定中常發八觸、其光相法音八觸、乃眼耳身三根所對之塵。以根與塵交、識乃有用、所謂二地居者、卽此意也。

問世人之身體爲肉體、天上人之身體爲何體。　答世人作業、有善惡雜沓、故感粗色垢身。天人因地作業純善、故感細色妙身。

問天道衆生壽命長短若何。　答四天王天壽五百歲、以人間五十年爲一晝夜。忉利天壽一千歲、以人間百年爲一晝夜。再上四天、遞各倍增。初禪三天壽一劫、二禪三天壽二劫、三禪三天壽三劫、四禪前三天壽四劫。無想天五百劫。無煩天千劫、再上四天遞加一千劫。四空天中第一天一萬劫、第二天二萬劫、第三天四萬二千劫、第四天八萬四千劫。

問天王衣皆長身過半、此過半之衣、既無身而穿、何必要此無用之過半

衣。又衣既過半身之長·如何行動。想天人常懸空間·以過半之衣而蔽之下體乎。是不能無疑。請示。　答天衣用幅布披身·印度人衣服仿之。長身過半·舉其長度·於用無礙也。

問修到非想非非想天·神通已大·寧不知有天劫·何以不能即由此天預先修成正覺·以超脫夫還墮輪迴之數·猶會令其五衰相現·束手無策乎。　答非非想天·即認自天受用以爲極妙·寧知佛法而修行耶。至五衰相現·乃欲色界天人之苦·非非想天是無色界天·既無色身·安有相現。

問生於天者·（菩薩等亦然。）既具五通·則世尊給孤園中說法·可於天上見之聞之·何必定要到孤獨園去耶。　答有天眼天耳通者·亦有神足通·來去自在·又何必不來親近世尊耶。

問寺院山門側供四大偉像·是何人物。　答是四王天之四個天王。東方曰持國天王·爲乾闥婆主·南方曰增長天王·爲鳩槃茶主。西方曰廣目天王·爲龍主·北方曰多聞天王·爲夜叉羅刹主·此四天王·誓以神力保護佛法·故居門首·俗稱四金剛·以其爲金剛神之類也。（有神手執金剛杵者·係金剛神·）

問各地佛院山門·多塑持國增長廣目多聞四大天王之像·以其護法之功甚大爲。惟四天王手執法寶各異·未卜執何法寶而係何位天王·希爲逐位示明。　答手執琵琶·是持國天王·執寶劍者·是增長天王·執蛇者·是廣目天王·執傘者·是多聞天王。

問吾輩人道·究有若干類·佛如何說。　答佛說人道·以所居之地·別爲四類·地分四大洲·在東者曰勝身·在南者曰贍部·在西者曰牛貨·在北者曰勝處。身量壽命·長短有殊。若論果報·南洲爲下下。若得値佛·南洲爲上上。佛生印度·是在南洲之中。我國中華·是在南洲東部。按贍部又譯閻浮提·義謂勝金。

問轉輪聖王分管四洲·我所居之南贍部洲·現在何輪王主管·請分別訓示。　答經稱輪王治世·乃指世界初成之劫初而言·現在並無何人爲此輪王者。輪王者聖王·能以十善治天下。試問今地球上有何國能行此仁政者。

問北俱盧洲之人·福澤較勝於三洲·思食得食·思衣得衣·然何以獨無聞佛法之福。　答北洲人因地福德偏多·善根偏少。故福報自在·而不聞佛法。

問前世人非今世人·今世人非後世人·何能食果受報。　答軀體雖異·心識無殊。故有不昧前因者·如結草銜環之類。

問心識乃軀體之作用·軀體既易·而云心識不改·何耶。　答子但知心識爲軀體之作用·而不知軀體乃心識之表相。惟心識有執受之力·故軀體得以壞於前·而更成於後。若心識隨軀體而亡·則生物早已絕滅於世矣·安有今日爾我之軀體乎。

問人死後即投生·自由投生歟·抑有冥官指使歟。佛經中諒亦有之。敢問。　答人死投生·實是業力牽引所致·不自覺知。若自由而實不自由也。冥官等亦是業力所感·然彼不過據業判定·非能指使。佛經中亦有言及者。

問昔阿祈達王臨終·爲驅蠅以拂面·一念瞋心·遂墮爲毒蛇。一婦人渡河失手·其子墮水·因撈子故·與之俱沒·以慈心故·得生天上。之二人者·自

由投生乎·抑有冥王派遣乎。 答投生之理·識神爲業力所牽·愛欲所縛·而受後有。既非自由。亦豈有派遣者乎。

問佛經所謂定業·天定乎·抑冥王定乎、 答非天定·非冥王定·是自己心王定。所謂有如是因·定招如是果。

問人死之後·其輪迴六道·是否有天地之神主之·抑係純出己識投生。 答此係己業所招·天地神明·但隨定業支配耳。

問前見佛教刊物·載有人死復醒·易一靈魂·言動竟換一人。又有靈遊陰界·誤投畜胎·產生畜類·經擲死畜身後·靈魂復還本身而醒。此等屢見不鮮。按佛理第八識生則先來·死則後去·今何以第八識竟不離去·可投胎可奪身。若照上種事實·似乎換一第七識而已·請爲解惑· 答八識去來·本極甚速·不經中陰·如秤低昂。其不經入胎住胎·而但於胎兒出胎之際·取而代之·此乃生理之變態·胎兒與彼必有宿緣·故能相讓耳。第八識爲前七識之本·安有本不動而枝葉他適之理。所云換第七識一句·非通論也。

問佛學起信編有云·投胎與借尸一樣。爲何借尸之人能知前生一切事·投胎之人·不能知前生一切事。 答投胎者·經過入胎之迷·與受在胎出胎之苦·所以昏迷不能知也。

問佛說輪迴·自屬可信。然有嬰兒生後即殤者·若謂係討債·則數小時亦討不成債·若謂在此時間嬰兒尚無神識·則無此理·此中因緣何在、乞示。 答兒在母胎·母不自在·或增病苦。其出胎時·母之性命在呼吸間·惶怖慘痛·同於地獄·尚謂討不成債耶。債有錢債·則母因產兒亦不免化錢債·有命債·則母受劇苦·亦足以傷其身矣、思之。

問人死既非斷滅·何以以父子血統精氣神之關係·昕夕冥想·絕無感召·迄不入夢。其已受生他往乎。乞以理示慰。 答令郎親恩未報而歿·即是討債而來·債已清訖·則情已斷·何能入夢。即得夢·亦是單方面之妄想耳·

問倫常以外無大道·倫常爲三教所同尊·倘一經輪迴·則現世之母子·安能保其來世仍爲母子乎。是亂倫之事·雖必其絕無也、以此理推之·殊覺疑悶難解。 答人無天眼·不識宿命·亂倫之事·當然難免、故佛悲憫·教人出世修梵行也。

問有人於此·平日無惡不作·臨終却能悔過發菩提心。就造業受報之說觀之·必生惡道無疑。就臨終一念觀之·此人或生善、道·未知佛經有說及否。 答作惡報惡·勢所必然。臨終發心·百無一二。到得此時·果能改悔發心·亦是宿善成熟時也。如人負債·强者先牽·乃我佛之常談·經中焉得不說。

問有二人·一人平日喜行善事·戒殺放生念佛·若臨終時不能自主·生煩惱心·或愛心·是否因是而即入畜生等諸惡道。另一人平日不念佛·不作善事·而臨終時能自主念佛·是否因是而生佛道或天道。 答吾人生死相續·即是因熟成果之關係、臨終而起惡念·則是惡因熟而惡果成。若發善念·則是善因熟而善果成。故臨終念佛·願生西方者·即得生西方。若平日不念佛·想於終時念佛·恐無是事。

問凡人命終·必生七趣·對於前生應不記憶。然每有臨死之人·見親屬祖先亡者皆至。若謂幻想錯覺·則有未嘗謀面·而衣物容貌一一宛然。若謂眞係鬼來·則親屬祖先豈有盡居鬼趣·盡未投生之理。若既投生·前

生親屬何由更知前生相貌何由更現。又中元祭祖每有小兒見祖宗皆來亦同一不可解也。又凡人見鬼盡肖生前。修淨業人臨終淨土相現亦多有已生親屬皆肖生前者。若此之類是否幻化原容俾人易識。抑亦本應歷生形貌均相似耶。此其未能了然者也。　答七趣衆生天仙鬼趣均有神通能知前世事人亦間有得通者。臨死人見親屬祖先亡者當係幻想所成。間有鬼物托冒使存者爲之禱禳以獲享也。中元祭祖所見者亦此之類。所見肖生前者即與見者發生感應之條件以不肖則見亦不知矣。

問人有知前世事者其理由若何。　答吾人心念相續作用本有憶念過去之功能故往昔之事一經追想如在目前。知前世事理猶是耳。但心受劇烈感觸之後憶念功能易致消滅前世事以曾經一番生死痛苦故往往不復記憶。若能靜其念慮復其功能謂之宿命通。然或幼時能知長則遺忘或在定能知出定則否或但能略知而不能盡知若悉知悉見者唯佛一人而已。

問一切衆生不出輪迴此理已明。但初生小兒無有知識所有知識由經驗漸漸而來何以知識不能與生俱來。　答知識之種實是與生俱來。但隨經驗而發展耳。猶今歲田中之稻雖經水土肥壅而生長其穀種實由去年傳來也

問佛說三世因果皆假施設此意余稍悟解。但據科學家調查謂現在人類數目均超過過去數目。此種原理究由何而增加耶。　答三世因果事理眞實並非假設。至人類數目之增減原不能以一期間爲定論。彼科學家調查不出數十百年是否眞確尙屬疑問。若論增加理由就佛學言之不是從三惡道中升入者多即是從三界天中降來者多耳。

問舉目瞰觀善人必少於惡人則善者必超生西方或天上人間惡者則墮於惡趣處惡趣之中而欲其修善難矣。（如墮入畜生道中而爲雞則必食蟲其爲惡也大矣何能超生哉）以此論之則娑婆世界之人將漸少而絕滅矣。然今之較昔人口有增無減是何故耶。　答娑婆世界共有三千大千世界即百億個四天下也。今子所計乃不出閻浮提一天下安足以爲有增無減之證耶。況以善少惡多及墮易升難而論從惡道中升上者固少從天道中降下者恆多此亦增減之由矣。

問世界人類因惑造業死後以第八阿賴耶識成就一切心色其功能發展即可轉生依惑業之善惡而受報三世互通衍此信徵惟一人之識與業僅能轉生一人抑可分而轉生多人。若一人止轉其一則世界人數日見其多其所多也究從那一人之識業而受報。或云畜類之惡業圓滿亦可轉生善道而爲人但世界畜類亦未見其少。故儒家不說生死因果科學家則絕對認係生理上之作用。祇是佛說既通三世其究竟業報有確數比例否有經典明載否。　答善世生善道者多惡世生惡道者多即今人畜界增可知天道定必減少。比數經雖無文升降之勢必定如是

問衆生輪迴業報何不現生即報使人共生畏懼實爲賞善罰惡最良方法。而佛教因果報應必通三世隔世無徵勸懲匪易。不報在近而報在遠此何故也。　答造業有先後受報亦應有先後。如必欲其現世即報也試問臨死最後之業造畢而死已墮後世如其不報則此固無果矣。因必有果故其報不於後世何可得哉。又初生者尙未造業應無現報

苟無現報・如何得生。故初生之報・其業不在前世・又何可得哉。既有一相・卽必有三世矣。又業報相償・有因有緣・因雖唯一・緣乃多端。緣有順逆・若遇順緣・其報卽速。若遇逆緣・其報卽遲。如是則一生之業・因其受報之緣有不同・遂生遲速先後之殊致。苟遲至死而緣猶未順・則其報・勢必至後世而後受矣。此所以有生報也。若至後一世而緣猶未順・則必至再後世或後多世而後可受報。此所以有後報也。既有此現報生報後報三種受報之差・則由今望後・則成未來之三世・由後望今・則成過去之三世。再就因業而言・亦有强弱之不同・强者受報速・弱者受報遲・造業之强弱不次・則受報之順序必至參差矣。此之參差亦成三世。此乃業報之自然・古德所以嘆業海茫茫而起無限之悲也。奈何奈何。

問心識永遠不沒・且有六道輪囘・請將不沒及輪囘之事理・詳實舉示以

釋羣疑。　答此問題含義甚廣・未能具談。且略說之，貴友以生理而談心理・故認心理現象爲卽生理之細胞作用。其實以心爲依身而存在猶可・若謂有身而無心則不可。（因彼從解剖物體而知有該項細胞時・實無心理現象在此細胞表示・故所云云但憑空推測・全非事實・）夫心理上之感覺・一部分誠有「依耳目諸官而有知」之必要・其他若思慮情想意志記憶等心理・不必藉諸官之接觸而能自由作用者・卽不能以身而範圍之・故就現實而論・無不以身心二端・等爲人生之本也。佛學家言・人生身心相依・而心用爲勝。以身是色法・有質有礙・心非色法・無質無礙。故心在夢時・卽能離身而起作用・心作觀時・且能空其身而有作用。不過既屬人生・以業報關係・身心相繫而有安危與共之勢・故身心相依而存亡。佛學亦有此說。然此所謂存亡・但就一世之身心而言。若統三世之身心而言・身爲物質所成・物質不滅・故身亦不滅・以還能組成故。心爲功能所集・功能不滅・故心亦不滅・以還能集起故。此亦科學與佛學相同之說也。其不同者・科學則主以心從身・佛學則主以身從心耳。今欲顯此以身從心之事實・且舉世人造業爲例。如對所需之物・必先作意欲取・然後舉手往取。又如建築某項工程・必先用心計劃・然後購料飭工以營之。習慣之事・若不用心・正由用心積累之力未衰・故能令身隨順而動・如機器然。當其正鼓動時・雖不藉於他力・然其最初一動・必藉他力而來。故身猶機器也・心猶原動力也。身若無心・猶機器之無原動力者・欲其能自動得乎。（身有病時・或不隨心・乃特別情形・不可以例常・）佛學言心・有心王有心所。心王有八・眼耳鼻舌身識等爲前五識・意識爲第六・尚有第七第八兩識。前六識心・爲世人所共曉・後兩識心爲佛學所發明。且前六識心有間斷・（熟睡無夢及悶絕時・）後二識心無間斷。第八識名藏識・爲世間心色之起源・根身世界之基本也。此識不滅・世間不斷・故前身已壞・復成後身。又此識爲第七識所執藏・認爲自我・恆審思量・故前身已捨・復取後身。此輪囘之所由致也。然第八識之成身・（同時並成身所依之世界・）及第七識之執我・雖有此功能・若無意識所造之業力・亦不能使成熟而實現・猶生米煑飯・須用火功也。且第八識之成爲後世身心世界之基本者・（此名爲異熟果・爲與業因異時而熟之果・）受前世善惡業力所感・而異其苦樂之趣・何以故・此果爲酬因之報・必相應故。如造器然・其工優者其器良・其工劣者其器楛。此輪囘之所以有六道之差別也。唯識頌曰・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此之謂也。

習氣者・業取等熏習第八識而成之氣分也。第八識持此業取之氣分・至異時而成熟・則實現後世之身心世界。二取者・取名言取我執也。此中業習氣爲引發後身所趣之緣・名言習氣爲生所現後身之因緣・我執習氣卽能使所現後身與他人後身不同者也。輪迴之理・不皎然明白哉。按識本生滅相續・若成佛時轉識成智・無生滅矣。故來問心識不沒・當作相續解・不能作不生滅解。且生滅相續・故有生死輪迴。若不生滅・則爲涅槃矣。又輪迴事實・今古談因果之書・汗牛充棟・所載皆有根據注明。如周安士全書・六道集節要・及近時報紙類・皆有記載者・不遑列舉・何必親見然後爲信。昔有某居士詢某科學家曰・子之曾祖名誰・科學家告之・居士曰・子親見否・答曰・年代相懸・如何得見・居士曰・子既未親見・如何信有曾祖・某科學家恍然。寫至此・忽憶及去年大公報載有借尸還魂一事・此段新聞・當可憑信・因錄附於後。

（濟南通信）據東平通信・該縣城西四十里・李家橋莊・有褚懷義者。年四十六歲・務農爲業・家產富有・宅舍峻壯・子年已長・有女九歲・乳名小香・夫婦珍愛之・女嬌慧活潑・繞膝嬉戲・呼父呼母・家庭景氣頗佳。不意於今春三月間・女忽染患瘡疹・竟致夭折。褚某舉家悲傷・然返魂無術・亦祇有抱恨無窮耳。春去夏來・倏至五月・褚懷義因事赴周堤口探親・道經王家樓時・忽遇一乞婦幼女・遽趨其前・牽衣呼父・且狀極親暱・儼如至稔・褚顧而愕然・以彼窮女突而出此・或意存別種作用・當叱而逐之曰「誰是你父・你瘋耶」言竟拂袖而去・女啼大作・褚奔波中・猶遙聞餘音哀哀可悲也。彼探親歸來・與妻兒言及其異・未予介意・嗣褚某之子・後於蔣家集莊後・亦遇其父所遇之幼女・方在其地檢拾柴草・

女曾見褚・急大呼阿哥・奔前相認・一若久別重逢・褚子駭怪・亦叱其去而自返・歸述於母。其母以先曾有聞・今忽又聽子言・不覺心動・思女心切・大哭不已・非尋其女返回不可・遂親往蔣家集莊訪覓・果在一王某家中見女・而女見褚妻・情益親密・撲入懷中・呼娘不已・細述褚家莊事・絲毫不爽。褚妻至是以女爲借屍還魂・確信不疑・當向王某夫婦探詢究竟。緣王名長山・佃農爲生・褚鄰莊鷄鴨場人・夫婦二人・只生一女・名黑妮・嬌愛逾恆・不幸去歲慘遭水災・失產流離・偕妻挈女乞食他鄉・遂移寓蔣家集・賃得破屋・權爲棲身・王窮途潦倒・已極堪憐・而愛女黑妮於春間三月間身患寒病・遽以殤逝・蓋與褚女小香死期恰相同也。詎黑妮氣絕半日・又漸甦轉・舉目四矚・色頗驚異・向王夫婦問云「你們是什麼人・我爲什麼跑到這破屋子裏來了」王夫婦當以女眞病發

昏所語・係神經錯亂之譫語・置而未理・但女病日痊・其舉止言語竟亦大異・變皆遷延月餘・而褚妻尋來相認相親。察情度理・王夫婦遂亦認爲借屍還魂矣。褚妻得悉以往情形・卽欲挈女同歸・惟王夫婦以家境雖窮・生只一塊肉・幸得死去活來・豈甘捨去・堅不允許。褚妻莫可奈何。嗣經鄉人通融調停・以王某家貧・女暫歸褚家養育・並訂明爲褚家所共有・議定雙方贊成・現褚王兩家交往甚密・已儼然親屬矣。按此事載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第三張。並有按語云・上述事實・爲蔣家集小學教師周序春所談・並有該村長作證・鄉議紛紛・人言鑿鑿・非出虛構・深望科學家加以研究也云云。

問　阿修羅爲天龍八部之一・阿修羅道・佛書居人道之下・其故安在。一說阿修羅亦可居人道之上・凡由人道而入阿修羅道者・究竟因修善而

超昇·抑因作惡而墮落。　答六道高下·都依果報之苦樂爲判。果報之苦樂·又視其因業之善惡而不同。阿修羅福報同天·而瞋慢惡德·不僅與天道不相應·且不免鄰於獸性。蓋其夙習使然。故就其惡性判之·則居人道下矣。若就其福報判之·則居人道上矣。蓋以善惡參半之因·結此昇沉交錯之果也。

問佛說六道輪迴中之阿修羅道·化生歸天趣·胎生歸人趣·卵生歸鬼趣·溼生歸畜生趣。究竟阿修羅道之各趣眷屬·所在何處。人類在口頭習慣上·何以命其名。彼等係與神作對者·是否即係一種妖怪天魔。　答修羅雖可分屬四趣·但畢竟是另一世界·不在人間。正法念處經云·修羅在地上衆山中·其力最劣·在須彌山外海下千由旬·有諸修羅具大勢力·能與天爭·又楞嚴經云·其所卜居·鄰於日月·則又在須彌山半矣·

（二）　三惡道

問佛教所謂之地獄·係在地球何處。　答地獄有八寒八熱邊地孤獨四種。孤獨在地面上·餘三均在地中。

問地藏本願等經·載大地獄若干·小地獄若干·某獄受苦若干年·始移置某獄·又若干年又移置某獄·受滿獄刑·始得轉生。然綜而計之·實比一賢劫年份尤遠。然每遭一劫·下自地獄·上至無色·虛空陰陽都成灰壞·何以地獄罪刑獨能越劫存在。當此之時·此種地獄及吾人無始來所受不變性靈·究寄之於胡何有之鄉。　答大劫將盡·世界漸壞。有三災起·火災壞盡初禪天·水災壞盡二禪天·風災壞盡三禪天·四禪天以上·各依報盡而壞於此期間。下界衆生命終之後·有善根者咸生上界·無善根者暫不綠生·直到未來劫成·各依本業·復漸綠生。惟無間地獄衆生·則移至他世界同樣地獄·繼續受報·越劫存在·正受苦無間之報也。故三界壞盡·悉成虛空·此時謂之空劫。（一大劫分爲四中劫·成劫住劫壞劫空劫·）一切衆生·惟住阿賴識之種子狀態而已。譬如電光影戲停演時·惟有一圈白光（喻空洞無物之象·非謂有光明也·）而已。此白光乃黑暗中之一股生機·正是衆生輪迴之因。此黑暗猶十二緣生之無明·乃輪迴之緣。若此白光不滅·黑暗不去·則必有再演之時。一旦白光與黑暗同時破滅·還復室內本來面目·方是朗然大覺成佛時矣。

問墮阿鼻地獄·永不超生·與地獄不空我不成佛·殊覺矛盾。　答此二句言各有當。上句言其業重·下句言其願深·不必併爲一談。然即按此二句·正是相成·並非矛盾。因永不超生·故地獄不空·地獄不空·故我永不

成佛也。

問地獄諸鬼王獄卒以及惡獸等·是否因各自之罪業·得受此身。其施痛苦於人·其本身亦有罪否。　答小乘經說·有實獄王卒·自己亦要受苦·如閻羅王每日要受湯鑊之苦。在大乘經說·皆是地獄衆生心識所現·是一種幻化者也。

問地獄有八寒八熱邊地孤獨四種。孤獨在地面上·餘三均在地中。（見佛學半月刊佛學答問）地藏經白話解五十五頁云·據經論上說·地獄分三類·攝盡·一是熱獄·二是寒獄·三是邊獄。熱獄有八重·在閻浮海底下·重疊而居。寒獄也有八重·在鐵圍山底下·仰上居住的·邊獄分在山間水間曠野三處居住的。十八大地獄·分八熱八寒一正一邊云云。二說名稱住處均不同·何者較優。　答地藏白話解之邊獄·即攝邊地

孤獨二獄。云邊獄在地中者·即指在寒熱正獄之旁獄也。故二說實同。

問四洲均有地獄乎。抑唯南贍部洲有乎。　答地下大地獄唯南洲有。餘三洲但有邊獨地獄。有說北洲無獄。

問佛經謂無間地獄·一人亦滿·多人亦滿。請問一人亦滿之義。　答無間獄之因·必爲造逆罪而兼謗佛法。償其罪既大·報亦隨之。此是一人亦滿之義。

問三災到時天地亦壞·唯四禪天不壞。此時四禪天以下至阿鼻地獄之靈魂如何。　答火災壞初禪·水災壞二禪·風災壞三禪。此火水風三災·仍自心三毒所感·不從外來。到此之時·少有微善·即生上界。其獄中靈魂不能出獄者·遣置他方不壞世界。故經云·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展轉相寄。

問先生朋友中有無研究鬼學者。如有·祈示姓名·以便互相商榷。　答僕朋友中無研究鬼學者。然僕嘗學諸佛經矣。其言鬼爲六道衆生之一·總名餓鬼。其類有三。一無財鬼·常不得食故。二少財鬼·少得食故。三多財鬼·多得食故。（雖多得而貪心熾盛·尙苦不足·故猶曰餓鬼）此三種中·復各有三。初無財三者·一炬口鬼·謂火炬炎熾·常從口出。二針咽鬼·腹大如山·咽如針孔。三臭口鬼·口中腐臭·自惡受苦。少財三者·一針毛鬼·毛利如針·行便自刺。二臭毛鬼·毛利而臭。三大癭鬼·咽垂大癭·自決噉膿。多財三者·一得棄鬼·常得祭禮所棄食故。二得失鬼·常得巷陌所遺食故。三勢力鬼·爲夜叉羅刹等·所受富樂·類於人天。（此種今人謂之神）諸鬼本處·琰魔王界·（即閻羅王·其國在此贍部洲下·過五百踰繕那·一十六里·）從此展轉散趣餘方。以上皆正理論說。又長阿含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屠兒市肆及邱塚間·皆有鬼神·無有空者。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依人名人·依村名村·依河名河·一切樹木極小如車軸者·皆有鬼神依止。又云·鬼以人間一月爲一日·乘此成月歲·後壽五百年·由諂誑心作下品五逆十惡·感此道身。據上經論所言·鬼實別有世界·人死爲鬼·乃人死而投生鬼道。然不盡投生鬼道也。若夫人甫死而尙未投生·則成中有身·形如小孩·體色微細透明·人目不能見·若投生機會未至·每隔七日再死·至七七日則必投生。或云投生之期無定·但以會至爲斷。此中有身·介乎前身與後身之間·不屬鬼趣。而世俗概以死即爲鬼·苟非聖教·安與正其謬。

問鬼之形狀·佛經謂如嬰孩。其見之者·則謂與人無異·惟尋常人不能見耳。而左氏傳又謂新鬼大·故鬼小·究以何說爲是。　答佛經謂如嬰孩·非鬼之形狀·是指中陰身之形狀也。能見鬼者有二種人·一大福德人·偶然見者有之。一倒運人·或爲宿寃所追·偶一見之·定獲不祥。的確與人無異。復有一種狗眼人·尋常能見·餘則不能見耳。左傳之言未詳。

問先室病故·我叔祖既非巫又非痙·屢見亡者於三七日祝享。又見其來享·匆匆即去。甚疑其事·祈就佛理明之。　答六道鬼趣·原多饑餓·來享宜也。鬼本非常人所能見·令叔祖或一時偶得特別之眼·能見之耳。

問世俗多言鬼神·如史册所載·章章可考。即如余妹亦曾親見之。當先父故後·送葬於山·將返·而妹在家（適年方四歲）將登樓·忽狂呼且泣而下·云見先父·同上·所服與生前無異。言尙未終·而送葬者已抵門矣。以妹之稚·且覩其情狀·未必欺人。是鬼神實有也。但佛言六道·未及鬼神·未識鬼神果有否。如有·屬於何道。不知鬼神亦有一世界否。　答佛

言六道・其中餓鬼一道・即是鬼神。因餓鬼有三品・所謂無財鬼・少財鬼・多財鬼。普通之鬼・即是少財者也。神即是多財者。標名餓鬼者・指此無財鬼・舉其苦報之極也。既有一道・即是自成一世界矣。（與人接近者與人世界類・與人不接近者與人世界異・）

問俗謂鬼死爲魙・此說果可信否。　答佛說六道・有餓鬼道。是衆生生而爲鬼也。鬼既有生・亦必有死。但死後輪迴六道・不定爲鬼。今魙之字從鬼。則仍爲鬼道衆生矣。

問自殺之人・亦是前生注定否。其人在世並無作惡行・爲因被逆境所迫致令自盡・死後亦有罪過與否。果就與平人同轉輪乎。或云自殺之人另有一界・然乎否乎。　答自殺之報・或係現業所招・不定是前生注定也。如無惡行・但爲境迫・則當係前業所致。若自殺者・心無怨憤・則死後

受苦縱有較常鬼甚者・亦不致再造惡業・（即索命討替之類）而報盡當另受生也。橫死之鬼・自與常鬼稍異・故謂另有一界耳。然亦有因生前福業已熟・而死後即在人天道中受生者。非可以一概論也。

問偶閱自殺以後的眞相・其中有北京都城隍白公降乩一節・其一云世間庸庸之人・其鬼最苦・橫死者尤甚・又難超生。又周倉臨壇・問畢命時痛苦・何以至今尚現。諦老法師乃說法開示之。但如何說法・未曾記載・請解釋之。　答橫死時精神痛苦・逾於善死。死後作鬼・習氣難亡・勢使然也。周倉之經歷多年・非不可能之事。然乩法都靈鬼僞托・未可遽認爲事實也。

問產婦死於產厄・人謂係冤鬼投胎。佛經有此說否。　答因果之理・相待而成。作者爲因・受者爲果。故母因胎死・胎因母害・俱有因果存焉。雖未

見經文・於理可信也。

問聞友言彼於前一二年閱上海某人書・載有某地某家之母猪產五猪兒・甫產出背上均有伍某李某等已故之名人姓名云。先生曾親歷否・有聞否・有是理否。　答未親歷・未聞。然輪迴之理既確・此不過表示之方法耳。至於何以作此表示・蓋爲令應以果報得度之機緣已熟者見之也。

（三）　一切神識昇沈變化之研究

問佛學救劫編起信章六道升沉總因第六七頁・載楞嚴經云・此中「衆生分內」・「衆生分外」・「潤濕不升自然從墜」・「夢想飛舉純想即飛」・「若飛心中」・「若沉心中」・「衆同分中兼有元地」・是何精義。請詳示。　答分猶言界・衆生界內事曰分內・界外事曰分外。潤濕

屬水・水必下降・故曰從墜。夢想即妄想・想心輕靈・故曰飛舉。純想無情・心即飛舉。故目此想心曰飛心。目此情念曰沉心。同生十方地獄者・曰衆同分。各有元應所墮之獄・曰有元地。此言六道衆生之升沉由於情想二心也。

問海潮音文庫中有云「佛說衆生有十二類・不知出何經典・係何十二類。　答十二類生見楞嚴經。胎生・卵生・溼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也。

問四生中之化生・有種子否。所以由化而生之理事如何。　答一切衆生皆由業感識變・四生皆然。惟緣有繁簡・化生最簡。溼生實兼化溼・卵生實兼化溼卵・胎生實兼四生也。

問神仙妖怪當屬何道・　答神屬鬼・即餓鬼中之多財者。仙屬人・別得生

理。或屬鬼・謂靈鬼等・或屬天・爲四王天所統攝。妖怪・則多鬼畜矣。

問有云神仙之壽・僅數千萬年。如呂純陽等・則亦有壽盡之日矣。　答仙神壽命雖長於人・而亦不及天・天且有壽盡之日・何況仙神乎。

問說八部鬼神者是何經。　答散見經論・難舉專經。無已・可檢翻譯名義集第四卷八部篇。

問何爲天龍八部。　答此乃聽法衆・亦護法衆也・其名曰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問八部之名其義若何。　答天即二十八天・天王。龍謂龍王・有四種・一守天宮殿・持令不落・二興雲致雨・益人間者・三地龍・決江開瀆・四伏藏・守轉輪王大福人藏也。夜叉此云勇健・有三種・一在地・二在虛空・三天夜叉・此居下下天・守天城池門閣。乾闥婆此云香陰・天樂神也。阿修羅此云無酒・又云非天・居近須彌山大海中・好與天鬬・同天及人・俱是善業之所招感・故列於六道之三善道中。迦樓羅此云金翅・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金翅鳥神也。緊那羅此云人非人・似人而頭上有角・亦天伎神也・較乾闥婆小・司天絲竹。摩睺羅伽此乃大腹行・即蟒神也・世間廟神・多爲此類。

問歷代所傳關聖帝君的靈蹟・多有載在各家紀錄者。惟帝君未修出世之道・如何亦不墮輪迴・且得永久爲神耶。　答帝君是護法神・係鬼神類・衆生・並未超出輪迴。神壽較長・誰云永久耶。

問寺內供關帝・其故何歟。　答因關帝亦爲護法神也。按天台四祖智者大師傳・大師荊州華容人・隋開皇十二年・旋鄉說法・以答地恩。初至當陽・望沮漳山色堆藍・欲卜清溪以爲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趺坐。一日天地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長十餘丈・張口向內・陰魔陳列・砲石如雨・經一七日。師憫之曰・汝所爲者・生死衆業・貪著餘福・不自悲悔・言訖・衆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嚴如王・前致敬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願愍我過・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與子平・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既出定・見淋潭千丈・化爲平地・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即玉泉寺是也）師領衆入居・晝夜說法。一日神曰・弟子今日獲聞佛法・願洗心易念・求受戒法・永爲菩薩之本。師即秉鑪・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矣云云。

問或問關公聖人・何以與韋馱並侍於彌勒菩薩左右。又傳關公繼任玉帝・究有實據否。　答關公之神・曾受戒於智者大師・以護法爲責任・故寺中供之爲伽藍神。並無與韋馱侍彌勒之事。關公稱帝・乃道家之事。如在佛門・當在四天王下。

問關公現任玉帝・倡說固屬外道。然我佛門亦應有確實證明其實與否・方免譏謗我佛道之不若彼也。　答玉帝即帝釋忉利天主也・此天壽命天壽千歲・計人間三億六百萬歲・（阿毗曇論）豈前玉帝遽爾壽終乎。又經載過去世時・摩伽陀國有婆羅門・姓憍尸迦・名曰迦陀・有大福德・與其同友三十二人共修善業・命終皆生忉利天上・各在一處・本憍尸迦今爲天主・三十二友即爲輔臣・居在四面・合三十二・故名爲三

十三天。此佛經說玉帝之事實如此。彼以關公當玉帝者、諒出於乩箕、乃靈鬼附會之說、豈足據哉。又天台智者大師傳、載關公爲玉泉山神、聽大師法、受三皈五戒、威聲大振。所謂玉帝、乃玉泉山主之尊稱耳、非天帝也。

問城隍神是否屬鬼趣。　答有福德曰神、無福德曰鬼。城隍是有福德之鬼、以六道論、亦鬼趣所攝。

問陰間閻王係受何人之請而爲之。　答閻王是地獄主、有爲往昔衆生自己發願成就報得作者、有是地獄衆生業識所現者。前實後假也。

問何爲中陰身。　答未死以前是前陰、既生以後是後陰。死後生前爲中陰。

問經云人命終時、一彈指頃、卽隨業向三途六道中受報、固已明悉。今據業論、而已亡十餘年之先人以及逆惡之人、世人每以放陰法查探、則知彼等仍在幽冥。似此罪重者應投他道、何得均在幽界。或謂「所見者係彼等之識神、本識早向六道受生耳」。既本識已託生、何得尚有留識乎。按本識係主動、然主動已去、被動焉存。又佛惟說「三界六道」、幽界鬼魂等衆、究屬於何道。若言係鬼道、則成七道。例如施作法事、多皆利濟該道、而於經中未見有示及該道及其壽命長短苦樂如何也。　答此幽冥界非地獄道、卽餓鬼道。然人死後未得生處、尚有所謂中有身者。以其將墮三塗、故亦在幽冥中行。倘將生人天者、當在光明中行也。

問人死則爲中陰身、此中陰身不久卽隨業投轉、則世間所燒之紙箔、究何用。又此中陰身最多能歷多時不投生、及能記憶生前事否。或現形於人前否。　答紙箔爲鬼道所需、亦是人心念力所感。又中陰身係氣質、故需煙薰以資之。中陰歷時、經論中云最多七七日、又云無定。能記憶生前事、但不決定。形似六歲小兒、人見若生前時形者、亦心力感應之故。

問感應必讀中有百年須知一則、所謂「水大分離、汗浹濡出、此時中陰身出現、……中陰身若作環走形、則來世轉生人道」。不知何謂中陰身。環走形是何形象。　答人死後未投生者、謂之中陰身。陰是五陰、卽色受想行識。在前後兩世五陰身之間、故曰中陰。身似鬼而實非鬼也。環走者、平面走成環形、別於向上向下也。

問唯識家言命終之人、六七識全滅、只剩賴耶爲中陰身、於有緣處見男女交合、起顚倒想、遂託生。夫中陰既無意根意識、云何又有思想慾念。　答中陰身六根六識皆具、並非只剩賴耶。賴耶但持一切種子、並無形體。心色現行、乃起中陰。經云、中陰身如五六歲孩、是已有形體也。

問儒云祭則鬼享之。佛云人死則爲中陰、是乃祖乃孫之致祭、必若祖若父之中陰鬼享之也。若云經輪迴而轉生、則享其祀者誰耶。　答中陰期短、大都是已化生作鬼者。若轉生他途、不能來享矣。

問人死五十六日無往生者、卽變爲鬼。其間爲中陰身。此說未知出何經論。　答人死不卽投生者、先成中陰身。中陰身七日一死、至七七日必投生。此說見俱舍論、瑜伽師地論。

問虛師佛乘宗要中、常病世人計鬼直如舞臺以角色爲本位者。然唯識家說流轉生死往來諸趣而恆存者、卽第八識。但不知無始以來所往來流轉者、止有此數耶。抑能合數有情之識、引生後一有情乎。抑能分

前生一有情之識、引生後數有情乎。若一識捨一身復受一身、除聖賢不受後有不計外、遂無生滅增減、則世界不成爲此類之舞臺。而以識爲本位耶、疑業果招感不若是之印板。　答識本無形、離諸數量。但有情爲我執所縛、遂成以一引一之狀。至於世界爲衆生依報、就別報而言、亦一識引一世界也。

問請示人道業輕心靈、鬼神則業重之理。　答人道善類也、鬼道惡果也。人爲萬物之靈、指心靈也。一墮鬼類、唯覺受苦之不暇、即有五通不得自由、雖有靈心、爲業所繫、業不重不墮鬼趣。

問人道業輕心靈、神鬼所不及。何以人無五通而神鬼反有。　答人鬼是果報、不是業因、不可相提並論。若同以果報比較、人能造作世間出世間一切事業、而鬼神率爲饑餓所困、相去天淵矣、至於五通、亦甚微小。人能察貌辨色、車馬飛行、何嘗遜於神通耶。

問衆生輪迴、是否因果報而致。　答是也。果報二字、但言其應。若言其感、則在惑業。惑者、煩惱也、其强者爲貪瞋癡慢疑邪見、此皆能發於身口、汨沒良心、令受苦報、故有生起。若業力消失、則一期報盡而死亡。然業力新陳代謝、陳者失而新者起、故又令其受報而更生。如是生死循環不息、故曰輪迴。是故欲斷輪迴、莫若不造惑業。此正我佛度人之道也。

問輪迴投生等理、未能明白、宜看何書。　答請看楞嚴經第七八九卷及瑜伽師地論第一二卷。若以淺顯言、則華嚴原人論合解下卷、及周安士全書中欲海回狂卷三、可檢閱之。

問或謂天堂地獄決無其事、諸佛菩薩不過假此以勉人爲善、與聖人神道設教之意相同。仁者之意何如。　答此不然。天堂地獄、佛菩薩及有天眼者皆能見之、佛經中歷舉其狀、詳細已極、實有其境、並非假設。況善惡因果理、既不無事、亦隨施。如果虛妄假借、豈足爲法、尚能化人乎哉。

問天堂地獄是否鬼神造成。　答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夫地獄天堂、豈心外物乎。經云自作自受。非虛語也。

問易白沙言「佛家則謂大地河山乃由心造、人且非眞、鬼將焉附、惟小乘說法、頗有鬼神之談。」若照此論、則佛家福善禍惡天堂地獄之說、均爲對下根人說法、大乘菩薩固無神鬼之談。但余深信因果、對易君無鬼論、甚是懷疑。望指其錯誤之點。（易君嘗見所著諸子無鬼論）

答六道衆生、皆由業感。造業之原、厥唯是心。故曰心造。心造之法相、有性無。雖曰非眞、亦當幻有。易君但知其眞、不知幻有。是其誤處。須知吾人未脫輪迴、終未離幻、在幻之時、幻即是眞。如人在夢、夢中景象一切皆眞、待夢覺後方知其非。故知天堂地獄、並非空談也。

問佛經中言天堂地獄最詳者爲何經。　答小乘經中、正法念處經有地獄品觀天品最詳。此外言地獄者、有佛說泥犁經、佛說鐵城泥犁經、佛說四泥犁經。大乘經中、如楞嚴經第八九卷、及華嚴經等。他若小乘論之阿毗達摩俱舍論、立世阿毗曇論、皆廣說法相。

問天堂地獄、各教傳說各異。然究係各教有各教之天堂地獄乎。抑相同歟。若不相同、是佛世界外又有他教之世界。若云相同、而各說又難融會。祈詳示。　答雖有不同、然畢竟佛說最詳。非各有世界、乃所見有詳略正訛之殊耳。

古農佛學答問卷二終

古農佛學答問卷三

法義研求門

（一）因果

問佛以何等法爲教化。　答以因果四諦十二因緣六度四攝等法教化衆生。

問何爲因果。　答一切事物必有由起，是之謂因。必有終趣，是之謂果。

問因果之法若何。　答因果之法，以同類相應爲定律。故善因結善果，惡因結惡果。

問受因果之教者有何利益。　答知有因，則受苦者不怨尤。知有果，則爲善者勸。

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喻如植物種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如此項種子，落於石上，或被人藏於瓶中，不遇水土適當之緣，雖有種子亦難發生。然則緣與因同樣重要，設無適緣，因亦不能生果，因果律豈不破壞。而且因爲緣有强弱，果乃不同，植物種子之遇增上緣，或强或弱，（如水分充足不充足及泥土肥沃不肥沃等，）似屬偶然，無有一定。因而疑及人之造善因者，如緣有一定，自感善果，設緣無一定，不啻偶然，雖有善因，難料其必感善果。且因爲緣有强弱，縱善因甚大，如遇弱緣，亦難得大善果，僕懷此疑，而及輪迴淨土，如此疑冰釋，則對輪迴淨土亦可深信矣。　答因必有果，果必有因，此因果之定律，缺緣不生，違緣不生，緣有强弱，而生有變化者，此緣生之定理也。因果有必然，緣生或不定，所不定者，時間有早晚，分量有大小耳，非不生也。然須知萬法唯心，因由自造，緣亦自招。正惟緣之不定，應當抉擇取捨，不當委爲偶然，放任徼倖也。又復應知因壞則果亡，欲壞其因，須修對治。對治者，以善克惡，以淨克染。是故善因若長，則惡因自消。淨因若增，則染因自滅。如水滅火，如燈破闇。此輪迴之所以可出，而淨土之所以可生也。夫何疑哉。○按因果言體，緣生言用。但講因果而不講緣生，則成宿因論外道之說，非佛說矣。

問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如何解釋。　答此言因果相應，非截然兩事也。蓋因爲未成就之果，果不外因，故曰該。果爲已成就之因，因不隔果，故曰徹。海源者，果因之喩也。

問世間的成功，太虛法師講，是由於四大種子爲因，衆生業力爲緣。據此兩語觀察，衆生業力爲緣一語，似指情世間說，四大種子爲因一語，似指器世間說。尚不知其如何爲因，如何成功，請發明其理。　答因是生果之親因，緣是生果之助緣，因緣和合而乃果生，二語相因，不可分也。四大種乃色法之種子，色香味觸乃四大種所造之色法，又稱色種子。器世間者，即此色種子所成，即四大種所造，其所以能造者，非業力爲緣，則不得成。譬如造室，以木石爲因，以匠人工作及室主計劃爲緣，孰謂器世間而不藉業緣耶。

問此報身壽命根於前生積業，然道家養生術能延長壽命，不爲業拘，何也。　答業因招果，還藉助緣，養生術是一種助緣，能令招果發生變化，但須知此養生術，亦是前生積業所招，故因果之法，係一種複雜之法也。

問佛經所謂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來生事，今生作者是。今設有某甲無故爲某乙所殺，在甲論之，則爲前生之業，今生應受。在乙論之，

又爲新作之業．來生當報，然甲既爲前生之業．則乙何有後生之報。乙既後生應報．則甲何來前生之業。理實不解．敢請明示。　答業報往來．如擊懸球．往復不停。如不滅其動勢．終無得住。所以業報循環．惟有不報可以中斷。故佛教人持戒及忍辱也。

問定業不可轉移．何以又云業由心造．亦由心轉。　答不定業可轉．故云亦由心轉。然定業之說．乃事後評判之詞．非事前可以斷定也。故尅實而言．業無有不可轉耳。但緣不具足．致不及轉．遂成定業矣。

問吾人從無量劫來所熏習善惡種子。其成熟受報．是否次第．抑以多者先受。又宗門中開悟見性之人．昔所熏之種子．是否消滅．抑仍有餘習。　答成熟先後．視熏習淺深及有無障礙以爲斷。宗門見性是見道．思惑種子尚未滅也。豈但餘習而已。

問楞嚴經說人羊互食。難道推至微細含靈．亦復如是乎。譬如拍殺一蚊蟲．未來世中亦欲報怨．此種理由．實難啓信．何以故．未來世中此蚊何能認識此人而報怨耶。倘係人與人或人與牛犬之類．互殺互食．或偶有之。難道佛家歷史上亦有蟲蟻類殺人報怨之證據乎。　答因果之理．無間鉅細。如何信彼不信此。業怨報復．乃業力使然．不必彼此認識也。蚊蟲螫人．傳植毒菌．可致人命。世固常有．奚必佛史乎。

問祖宗善惡．子孫得受其禍福否。若曰得受．則祖宗不受自果報．而因果之理不通三世矣。或曰祖宗仍受果報．則一因何有二果。倘子孫不受．則何以有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一等說。　答佛說三世因果．均論一己之受報．並無祖宗子孫之言。所舉原不甚合理。若曰餘殃餘慶．是就造業者言之。猶爲善之能自利利他．爲惡之能自害害他也。

問設今有二人爲惡．一貧一富．富者可請僧超度．貧者無力超度。則依理其受果報有異矣。但因果豈可有貧富之分哉　答所云受報有異．是超度與不超度之分．與貧富何涉也。進而言之．貧富之分．亦自有其不同之因耳。

問自古以來．每看奸貪之徒．富貴極樂．而得善終。賢聖之輩．寂寞清貧．無好結果。神道將何所在乎。　答此說全不甚然。惟爲富不仁．爲仁不富．亦分所當然。至云神道何在．則大誤矣。儒家談命．佛家言業報．於神道何涉耶。

問顏回仁而夭．盜跖暴而壽．於因果何說。　答因果之法．通乎三世。仁暴但植來世之因．果尚未至。夭壽乃食前世之果．因在曩時。若局於一世．烏能窮因果之理．而徵相應之實乎。

問夷齊餓死．盜跖壽終．儒家懸爲疑案．司馬遷尤爲不平。佛法統三世論因果．究竟夷齊盜跖之後．身在何道．善惡報應如何。佛書必有記載．請開示。　答夷齊清高．論理宜生欲天。盜跖暴厲．當墮地獄。佛經雖不載此．我國人事．依因果之律．讜答如此。

問悟達受沉香之座．尚損福而招報。余不識此事之所以然。請將悟達歷史及事實．一一示之。　答唐懿宗十二年．師住持安國寺．上親臨法筵．賜沉香莊嚴寶座。後僖宗駕幸成都．召師赴行．及歸道經九龍山．忽於左膝上生瘡．狀若人面。入山遇寺．因留宿焉。明旦至泉所掬水洗瘡．瘡忽人語曰．西漢時公爲袁盎．吾爲晁錯．錯被害．累世求報於公．公爲高僧．戒律精嚴．不得便．今汝受主寵．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害汝．今蒙

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此後不復與汝爲寃矣。師掬水洗之、痛極而暈、及醒而瘡已消、回顧寺宇、不可復見、因建庵焉。

問作惡如處暗室之中、一聞大道而遷善、則如光明大作、暗氣全無、是以悔過遷善者、前罪已消盡於冥冥之中、是固然也。然余觀悟達國師事、則不覺有感焉。蓋國師者世之高僧也、修行已數世矣、其悔過遷善、亦可爲甚矣、而不免人面瘡之業。此余所不解也。　答罪之輕者易消、罪之重者雖滅。袁盎枉殺晁錯、罪之重者也。然仗迦諾迦尊者之解寃而罪即消。亦非終於不易也。須知情不盡、業不空、業不空、報不滅。達師桀情感報、賴法力空之而消。概可知矣。

問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梁武帝於佛道功德、較之念佛一聲、總在恆沙倍以上。何以困餓之厄、尚不能滅乎。使後人疑惑、而阻人

奉佛、均以梁武餓死爲藉口、或以功德雖大、而因果總不能滅乎。然八十億劫之生死重罪、無一非由惡因造成、既不能滅此因、八十億劫重罪之果、當然亦不能滅也。經之云者何哉、歌利王無惡不作、又殘害忍辱仙人、罪等出佛身血、應墮無間地獄、何以反貴爲大臣、並蒙佛首先度之、如因果何、統祈明示。　答業報因果、無量劫來、彼此先後、殊爲複雜、豈可作一種因果簡單着想。業報相應、因果無錯、理實如是、幸勿以事迹參差而生疑惑、彼藉口相識者、盍於業報因果之理、一研究之。

問袁了凡先生之遇雲谷禪師一事、不知其間亦有數存焉否。若係定數、何以孔公算他不出。若云非數、則何以解於萬事皆有定數之定理。
答言數言命、均落邊際、故不能範圍萬法、惟佛說諸法緣生、依因緣之若何而發生變化、非有定量也。若就能知一邊而言、凡夫以推測知、聖人以神通知。又惟佛知最盡。定數者、即就所知之限量而言也。遇師發心、皆屬因緣、皆可言數。孔公不知者、孔公之智短耳。

問諺云、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則今世之果報、早種因於前世耳。則今人之一舉一動、亦必前定、人豈可違哉。故鄙人之得聞佛法、亦前之善因耳。我嘗觀了凡先生四訓、彼之言曰、數雖前定、然非大善大惡不足以易之、是人之能爲大善大惡、亦前定耳。彼又云、遇僧修善而數不驗、然則了凡先生之能遇此僧、又安知其非前定耶。倘先生之不遇此僧、又何能違數修道耶。然則其能如是、亦前善根所致耳。而彼謂人定勝天、吾是以惑焉。　答所疑甚是。但人定勝天之語、天即指前定之因。須知因雖前定、然得報之先後輕重則不定。所謂勝者、不過將善惡報提前先受、或變苦報之重者爲輕耳。復次、此種因果、皆是唯識所變、而本

識上之功能（稱種子）相順者、此生彼生、相違者、此生彼滅、猶海中波浪起伏動靜、皆即水性風性之自爲乘除耳。

問定業難逃、雖釋迦佛尚受金槍馬麥之報、何以袁了凡能挽回定業、是否當時袁了凡善業已經成熟、故能現此挽回定業之現象。　答業性本空、安有定業、金槍馬麥之報、釋迦世尊爲增上慢人示現方便耳。袁了凡既能轉業、即是不定業矣。又可說世間法有定業、出世法無定業也。

問修行如能轉業、而佛在世時、如何尚受金槍等報。倘不能轉業、而修道人又何能業消慧朗、障盡智圓。　答佛示受金槍等報、所以戒人增上慢也。然修道人在見道位後、即可業漸消而慧漸朗、至佛位而障盡智圓、要在精進修習也。

問阿闍世大逆不道、以佛法論、應墮阿鼻地獄、萬劫不復。乃觀其報、應僅徧身生瘡、奇疼難忍、蒙佛佑護、得免於死。是重罪輕報乎。抑尚有重報爲後學所不知乎。請問阿闍世如何死法、其重報若何、定業難逃、佛書所記者甚多、如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已斷惑證眞、功行圓滿、猶不免於罽賓國王之斷頭、而謂身犯根本重罪之阿闍世、僅報以瘡疾、殊難憑信。　答阿闍世亦是菩薩應化、作逆行以從提波達多、故後於文殊師利菩薩處聞法得悟。（見阿闍世王經）而普超經稱之爲不動菩薩。可知其宿根深厚、能轉定業也。

問敎乘法數九數內、佛有九惱、中有釋尊「乞食羅伐城、忽有木槍迸前、佛知定業、展足受刺」一節、據此、佛尚不能出乎定業之外、何以袁了凡四訓立命篇說「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然則佛尚不能稱極善之人乎。　答極善的業、必得樂果。極惡的業、必得苦果。此即定業之說。至因此樂果、改變同時的苦果、亦正是此苦果之因、其業力不強之故。准此、則於定業之說、有何矛盾。至佛所受苦、正見其苦因業力之強、乃在未曾成佛時之惡業所致、與成佛後之善惡無有交涉也。

（二）　四諦

問何爲四諦。　答一曰苦諦、二曰集諦、三曰滅諦、四曰道諦。諦者、詳審之言、眞實之法也。

問何爲苦諦。　答佛說有八種苦、彌綸世間。一曰生苦、二曰老苦、三曰病苦、四曰死苦、五曰愛別離苦、六曰怨憎會苦、七曰所求不得苦、八曰五陰熾盛苦。

問世間豈無樂事乎。　答樂亦是苦。蓋世間之樂、常易壞滅、樂壞滅時、其苦倍盛。樂爲苦因、是名壞苦。

問尚有不苦不樂時、豈亦是苦。　答是名行苦。雖不現苦樂之相、而身心遷變、流轉不停、故亦是苦。嘗見世人以無事爲苦、而欲尋事者、是可證也。

問何謂五陰熾盛。　答我人身心、可分爲五。一色、二受、三想、四行、五識。陰、覆蓋也。常被籠罩、難可解脫、故曰熾盛。例如聲色之欲、動輒縱發、臨事有擾惱之苦、事後身心俱病、苦孰甚焉。且因其造業、感招後報、尤爲衆苦之先導者矣。

問何爲色受想行識。　答有質礙者爲色、其相有四、爲地水火風。凡固體通名爲地、液體通名爲水、氣體通名爲風、其過度則名曰火。身內如是、身外亦然。心能領納外色、名之曰受。心感受外色後、能如外色而想像之、是爲想。心想外色後、即有好惡之念、發爲身口之業、是名曰行。對於外色種種分別、記憶不忘、是名曰識。

問識有幾種。　答識有六種、緣眼見色、名曰眼識。緣耳聞聲、名曰耳識。緣鼻齅香、名曰鼻識。緣舌知味、名曰舌識。緣身覺觸、名曰身識。了別想像、是爲意識。按大乘法、再開意識爲意及藏識、總爲八識。

問學佛淺說初機淨業指南諸書內、有人天之福、若享盡、仍不免苦業隨之。竊謂福即樂也、福盡樂亦盡、但專享心性之樂、無罣無礙、無煩惱、即儒所謂孔顏之樂、又所謂爲善之樂、又所謂盡五倫八德之樂。不知此種樂亦懼享盡而苦業隨之否。　答所云福若享盡、則來苦報者、就其一段福業言之也。在因之福業不常、即在果之福報有盡。借使其人常

造福業·無有間斷·則其所享福報·當亦相續不已。人天之造福·是以無常之心造之也。因業無常·故果報亦無常耳。居士之心·無常否耶。居士亦人也·其心亦無常之心也。若其任運而行·一旦境遇變遷·即失所樂矣。故菩薩發心·必其念念相繼·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又必須無我人之相·離六塵之垢·無他·不使其心有生滅耳。若能如是·則福報即無盡矣。復次居士今享之樂·亦即昔日福業所生之果。使居士昔日造福時·以無常心造者·則此樂終有盡也。若問此樂何日當盡·則答之曰·死之日·即盡之日也。

問何謂集諦。　答佛說一切苦惱起於貪瞋癡三種惡意。以此三者有招集苦果之義·故稱曰集。

問何以言起於貪。　答貪則求·求而不得·則苦惱生。求而得之·非以爲足·則苦惱生。

問何以言起於瞋。　答尤人怨物·喪心致憤·則苦惱生。

問何以言起於癡。　答以無爲有·以妄爲眞·祈神禱鬼·空生畏怖·則苦惱生。

問何謂滅諦。　答佛說貪瞋癡滅·則苦惱滅·三種意惡斷除淨盡·則苦惱眞實消滅·故曰滅諦。

問何謂道諦。　答佛說欲滅苦者·當修行八種聖道。一曰正見。二曰正思。三曰正語。四曰正業。五曰正進。六曰正定。七曰正念。八曰正命。

問何謂正見。　答識因果·明邪正·是謂正見。

問何謂正思。　答常思濟物利人·是謂正思。

問何謂正語。　答遠離妄言兩舌惡口綺語。常作眞實和悅柔軟審思之語·是謂正語。

問何謂正業。　答不爲獵漁屠牧造酒等業·及製一切傷人之具者·是謂正業。

問何謂正進。　答見惡務去·見善務興·力行不怠·是謂正進。

問何謂正定。　答行佛教誡·堅持不動·是謂正定。

問何謂正念。　答於佛法僧·常念不忘·是謂正念。

問何謂正命。　答不犯禁戒·清淨自活·是謂正命。

問說四諦法·有何義趣。　答令聞者知苦斷集慕滅修道。

問能修道者有何效果。　答修正道·則煩惱斷。煩惱斷·則苦惱滅。苦惱滅·則身心得解脫而自在·不致爲業所牽·不復來世受生·而成阿羅漢果。

問因集成苦果·以道治集而滅之·何以苦諦中十使·其餘三諦亦有十使七使八使等·共成八十八使。尤其在滅諦中有之·更不明白。又何以集諦中反祇有八使·少去二使·又何以人天二界須重複修習斷除·請開示。

答八十八使是見惑之數·以其迷於四諦之理所起之煩惱。故就四諦爲分配。如苦諦下十使·即是不了苦諦而起之煩惱·亦具足此十使者·即是不了苦諦理也。如集諦下七使·即是不了集諦而起之煩惱·唯此七使。集諦者但是業因·並無我體可執·故無身見。既無身見·即無邊見戒禁取見·乃外道修人天謬執之因·即以於自身修苦行爲目的·故爲迷苦諦所攝·而不列於集諦·去此三見·但存七使。迷滅諦理·亦起七使。迷道諦理·則但起八使·多一戒禁取見者·以道爲出世因·迷此正因·故以戒禁取爲因·以戒禁取爲因·即是戒禁取見。此乃欲界見惑共三十二使。至於色界無色界·各比欲界少一瞋使·故各爲九使·六使六

使七使兩共即五十六使、三界見惑共計八十八使、至見道時一齊頓斷、故曰見惑。見道者、即了解四諦理之謂也。

問修至若何地步乃云得道。請舉例而引證之。　答修至煩惱業盡、我法執破、不受生死苦輪者、謂之得道。然道猶路也、有其初端有其終點、修行人見道之後、遵道而行、從始至終、進寸得寸、進尺得尺、皆曰得道。小乘之羅漢、大乘之菩薩、皆中途得道者也。究竟得道者、惟佛一人而已。

問永嘉證道歌云、悟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末又云未了吾今爲君決、此中了字作何解釋、到何地步、方可稱爲眞了、實了、吾實未了、請君爲我決了。　答了即作悟字解、但悟有解悟證悟之別、前業障本空、解悟之了也、達業障已空、證悟之了也、業空安有債、決了者、示了之之力也。到業空地步、則眞了矣。若問業空境界、則須於業自在。

問三界見惑指何。　答惑者煩惱也、見者見道也、見道時（小乘須陀洹果）所斷之惑、謂之見惑。三界爲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衆生、對於苦集滅道四諦事理不能了解、有所迷謬、因而發生貪瞋癡慢疑惡見等煩惱、共有八十八數、如何支配、請查法數。

問如何是三界思惑、應如何伏除之。　答修道時（小乘中二果及阿羅漢向）所斷之惑、謂之思惑。三界衆生分爲九地、（欲界一地色界四地無色界四地）各有九品煩惱、共八十一數。見惑粗、思惑細。修我空觀、證眞諦理、方淨二惑也。

問塵沙惑是否指無明惑。　答否。不了俗諦理所生之煩惱、其細如塵、其多如沙、故曰塵沙。無明惑者、迷中諦理而起之煩惱、即所謂不了眞如法性也。

問見惑有八十八數、思惑有八十一數、其數可否列舉指實以明之。斷見惑思惑謂之大徹大悟、徹悟後洞見本性、是否即具三身四智五眼六通。　答迷理之惑謂之見惑、惑即煩惱、以十使論、爲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邪見、所迷之理、以世出世間因果之四諦而論、爲苦集滅道。能迷衆生、以三界論、爲欲界及色無色界、如是支配有如次表。

欲界
- 苦諦下——十惑（即十使全）
- 集諦下——七惑（貪、瞋、癡、慢、疑、邪見、見取、）
- 滅諦下——七惑（同上）
- 道諦下——八惑（同上加戒禁取）

色界　無色界
- 苦諦——九惑（十使除瞋）
- 集諦——六惑（除瞋、餘同欲界、）
- 滅諦——六惑（除瞋、餘同欲界、）
- 道諦——七惑（除瞋、餘同欲界、）

統上三界見惑、共計八十八使也。

迷事之惑、謂之思惑。小乘計欲界有貪瞋癡慢之四、上二界各有貪癡慢之三、共有十煩惱。大乘計欲界有貪瞋癡慢身見邊見之六、上二界除瞋各有五、共有十六煩惱。若以欲界之一地（五趣雜居地）色界之四地（離生喜樂地定生喜樂地離喜妙樂地捨念清淨地）無色界之四地（空無邊處地識無邊處地無所有處地非想非非想處地）爲支配、則每地各分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計八十一品。

見惑頓斷、斷後即得見道位。（小乘初果大乘初地之初）思惑漸斷、斷時即修道位。（小乘二向至四向大乘初地至十地中心）斷後即極果位。（小乘阿羅漢果大乘佛果）大徹大悟係禪宗見道之位已

斷見惑・尚須修道以斷思惑。有謂思惑亦頓斷・但尚餘習氣須淨除。未至佛果・未具三身四智五眼六通。

（二）十二因緣

問何爲十二因緣。　答此正明衆生三世因果相續不斷之法也。所從起者曰因・所依附者曰緣。數有十二・曰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

問三世因果於十二因緣如何分配。　答無明行二支・爲過去所造之因。識名色六入觸受五支・爲現在所得之果。愛取有三支・爲現在所造之因。生老死二支・爲未來所得之果。

問十二因緣相續不斷之狀若何。　答無明爲緣而生行・緣行生識・緣識生名色・緣名色生六入・緣六入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愛・緣愛生取・緣

取生有・緣有而有生・緣生而有老死。

問何謂無明爲緣而生行。　答無明者迷於事理・妄有作爲・故生行。

問何謂緣行生識。　答既妄作爲・養成習慣於心坎中・染著不失・故曰緣行生識。識也者・卽習慣所成之第二天性也。

問何謂緣識生名色。　答識但是了別執取之功能・無相可得・惟有其名・然其所載則有相・故曰色。於一心識含有名色之二・此正識神托胎時也。

問何謂緣名色生六入。　答名色再分・成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爲六塵所入處・故曰六入。又曰六處。此正在胎成形時也。

問何謂緣六入生觸。　答由有六入能與六塵接觸・所謂眼觸色・耳觸聲・鼻觸香・舌觸味・身觸冷暖滑澀等・意觸法・此乃出胎後也。

問何謂緣觸生受。　答既與六塵接觸・乃生感受・或苦或樂或爲無記・此在十歲內外時也。

問何謂緣受生愛・　答感樂受者心生愛著・感苦受者心生憎惡・此在二十歲內外時也。

問何謂緣愛生取。　答愛憎心盛・對於外物心生貪著・此在三十歲內外時也。

問何謂緣取生有。　答心既貪著・發諸身口・乃成事迹・故曰有。又此事迹各有所屬・屬善道・屬惡道・乃作來生受報之因・故曰有。此在三十歲以後矣。

問何謂緣有而有生。　答既作受報之因・必獲所感之果・卽於所感之處得後有身・是爲有生。

問何謂緣生而有老死。　答既有生後・漸漸變易曰老、復歸壞滅曰死、

問此十二緣生・止於三世乎、　答因緣相續・何止三世・世世復三世・乃至無窮。

問緣止十二・烏得無窮。　答此十二緣・不但相續・乃復循環。

問循環之法若何、　答此十二緣兩重因果・前後均略・中乃詳盡、若合言之・過去無明卽現在之愛取・過去行卽現在之有・是爲因。現在識名色六入觸受皆有未來生老死之相・是爲果。因既生果・果復爲因・因再生果・循環不斷・是故無窮、

問說此十二因緣有何義趣、　答欲令聞者反緣生爲緣滅故、

問何謂緣滅。　答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

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

問緣滅有何利益。　答緣滅則生緣斷·即得無生·不受後有·自在解脫。

問緣滅解脫後何如。　答即成緣覺聖果。

（四）六度

問六度之法若何。　答此乃佛教積極之法·菩薩所修之行也。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智慧·此六者·謂之六波羅蜜。波羅蜜此云彼岸到·與渡義同。故譯曰度。

問修布施度若何。　答曰見一切來求索者·隨力所能·無不施與·或以財物施·或以無畏施·或以佛法施·不求名利恭敬·唯念自利利他·回向菩提。故曰度。

問何謂無畏施。　答見有厄難恐怖危逼·方便救濟·使無怖畏·謂之無畏施。

問修持戒度若何。　答佛說教戒·止人過非·其重禁者·不外殺盜淫妄邪見五事·若詳言之·有五戒八戒·在家人應持者也。十戒二百五十戒·出家人應持者也。十重四十八輕·則爲菩薩大戒·不論在家出家·但發心修菩薩行者·皆得受持之。持戒清淨·則障惑永除·得證涅槃。故曰度。

問修忍辱度何如。　答應忍他人之惱心·不懷報·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法·皆當忍之。謂於順逆之遭·不動於心·安然忍受也。

問修精進度若何。　答所謂修諸善行·心不懈退·常勤策勵·若初學者·多諸業障·或爲世務所纏·或爲病緣所迫·益宜勇猛精進·晝夜六時·禮拜諸佛·供養讚歎·懺悔勸請·隨喜回向·無上菩提·發大誓願·無有休息·令惡障銷滅·善根增長。

問何謂禪定度。　答禪法三門·別而言之·世間禪仍墮生死·不可云度·出世間禪·二乘所修·雖得無生·度非究竟。出世間上上禪·乃是菩薩大士所修·得證佛果·方爲究竟度。若通而言之·皆是入道因緣·故曰禪定度。

問何謂般若度。　答般若是佛智·佛已究竟解脫·故曰度。菩薩修行般若·當成佛道·故亦曰度。

問菩薩云何修行般若。　答知法本不生·不起妄念。知法界一相·不起分別。知法相隨緣·不壞假名。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爲修行般若。　按達磨尊者所傳直指一心見性成佛之法·乃是般若法門。彼以鍊丹出神爲參禪·而且托爲達磨所傳者·亦何妄耶。

問何謂法界。　答此即爲法本體之名·界有因依義·爲萬法所依之體·絕對唯一·故稱一相。

問何云六度爲佛教積極之法。　答菩薩修六度·不獨自度·亦爲度他。且以度他爲自度·所謂度盡衆生·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是也。既以度人爲務·豈非積極之法乎。又觀菩薩所發誓願·一曰衆生無邊誓願度·二曰福智無邊誓願集·三曰佛法無邊誓願學·四曰如來無邊誓願事·五曰無上正覺誓願成·豈非積極之行乎。然此諸行不出六度·故六度爲積極之法也。

（五）性理

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是性善之說也。但人既生而性善·不知與誰習而相遠·若謂人之環境不同·然則人除與人接觸外·再則爲自然環境·自然環境何以能使本善變成不善也。請問。　答儒家性善之說·至孟子而益彰。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乃所謂善也。

一是性之善、實由情善而推得之者也。情之發也、久則易偏、久則爲習矣。或偏於柔、或偏於剛、而遠於中和、則惡矣。是故守性而折情、則常中和而爲善。若任情而失性、則偏乖而爲惡矣。無論人爲環境與自然環境、若縱情久習、未有不與性相違者。

問佛經中往往以心性二字對舉、是否性以體言、心以用言。　答性言體、心言用可也。但心性二字並非相對、猶云心之體耳。如云法性爲法之體、色性爲色之體也。

問佛家說一念心性不落內外中間、惟一無二。但見有人舉刀將蜈蚣斬成五六段、明見段段皆動、此時蜈蚣之心性、不知究在那一段。　答心性既不落內外中間、卽內外中間、無所不在、故段段上皆具心性。心性惟一無二、一在一切在、故一動一切動耳。須知物質有段、心性豈有段哉。

問全眞卽妄全妄卽眞二語、出何經、作何義。　答全眞成妄全妄卽眞二句、台宗祖師釋經之常用語。其義謂我人之妄念、卽迷此眞心所成、一迷全迷。故曰全眞成妄也。既迷全眞而成妄、則妄性原空、卽是全眞、故曰、全妄卽眞也。

問吾人最初因眞如不守自性、一念妄動而有無明、倘依敎修證、復本具之眞如佛性、未識本具之佛性、與後修證之佛性、有無差別。　答本具佛性、猶礦中之金、修證佛性、猶煉出之金、但在礦出礦之異、金無殊也。

問有人問、佛法談空、但「空的究竟」若何。　答一切法相、從顚倒心生者、如我相、人相、法相、非法相等、故應空之。以其如夢如幻、本來不有也。能觀此空相、證得空理、卽是顚倒心滅、眞如心顯、則法法皆眞、頭頭是道矣。是爲空的究竟。

問吾人現前一念靈知、是否卽眞如本性。證眞如是以心證心、抑以識證心。　答前後際斷、曰現前。不落差別、曰一念。非昏非掉、曰靈知。若此者、卽是始覺。究竟始覺合本覺。本覺者、眞如本性也。證眞如者、以心證心、卽始覺合本覺。此義須研究台宗之性具法門、非一言所可盡。

問眞如覺性遍滿十方、是集合體、抑可以分離。一滴之水、微生蟲不知其數、是否個個皆具有佛性。使皆具有佛性、然爲菩薩也、則丈六金身、壁於微蟲也。何以性之縮小如是、殊爲費解。　答眞如旣稱覺性、非一相非異相、非一異俱相。那裏是集合體、可以分離乎。說大說小、是相非性。相有性空、不可併爲一談矣。譬如水具溼性、大海之水、盂中之水、大小不同、而溼性原無有異。丈六微塵、應作如是解。

問周子茂叔之言無極太極、乃指心言。佛說一眞法界、與眞如三昧、似乎亦屬心法、（增上定學）似乎定中所見之境界。然此等境界、未知是否由於色究竟天或他化自在天天子加持變現所致者耶、抑否耶。

答佛學中言事之本來如是者曰性、言事之做成如是者曰修。一眞法界屬乎性、眞如三昧屬乎修、不可混同。若言眞如、卽指一眞法界之德。而所謂心者、法界作用所顯著者也。眞如離四句絕百非、超乎有無之表、入乎有無之中、故言無則曰眞空、言有則曰妙有。無極太極之說、能與是相侔者乎、是未可以爲例矣。眞如三昧、卽是會說眞如之一種作用、乃佛力所加持、法界力所顯現。來問云云、未免唐突。

問陸象山曰、宇宙卽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如是則又圓成唯心論之宇宙觀矣。西洋有唯心論哲學、儒家有陸子之宇宙卽心說、佛法則又有

一切唯心所造之說、如是宇宙唯心之說、當是定論矣、但此種原理、未知是否純由於定中所得之心境界而致知者耶。直覺直證而得之者耶。抑別有他法可以證明之耶。　答宇宙唯心之說、不若唯心所造之說之圓妙也。圓妙何在、即體用兼賅、是此種原理、乃是般若之所抉擇而得者。所謂如理智如量智也。此二智者、若非經過戒定之功、撤蔽煩惱所知二障、莫能成就。然此乃就現量所證者而言也。若就比量言、則境隨心轉、其例正繁。如證以聖教量、則一大藏教、無非鐵案、

問程明道之談心也、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此似乎與佛法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之說相似、未知程子所謂寂然不動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否即是真如三昧。　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祇寫得不變隨緣與寂而常照景象、所謂從體起用也。至用不離體之隨緣不變、與照而常寂、尚未夢見。安得謂之真如三昧。

問古佛有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真心本無生滅、其因境而有者、想是分別前塵之妄心、故兩心字似乎前一指真、後一指妄、未知然否。末句是否作罪福如幻而起、亦如幻而滅解。均祈示之。　答此偈心境對待、均是妄心。若前一指真、而真心本無生滅、安能因境而有耶。因境而有、亦復因境而滅、故曰心亦無也。如幻起滅解、不誤。此偈全體是如幻三昧也、

問百法明門論所述與心相應法、尚易明白、至與心不相應法、則甚不明瞭。是否離相則與性體之心不相應。又其行中廿四法、以法性宗如何融解。又何謂三位差別。　答與心相應者、爲與心王相應、即類於心之謂也。與心不相應者、爲與心王不相應、即不類於心之謂也。其實不但不類心、亦不類色、爲非心非色、而但依色心心所之分位而假立。如一得一非解得之人、亦非所得之物、能所湊合、乃有此得、故是假法。聞教而得智慧、心之分位也。削木而得器具、色之分位也。心心所色三法之位置差別而已。非別有體。故曰三位差別也。所云離相則與性體之心不相應一句、殊屬費解。至法性宗攝相歸性、則萬法性具、三諦中之俗諦也。

問金剛經中之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二句、當作何解義。　答若照常義言、則如是二字、即指下文佛所說示者、不必深求、若以別義釋者、則如字表真諦、是字表俗諦、合而言之、即是中諦、行者契入中道、則爲如是住、如是降伏矣。

問金剛經前段即言無住相布施、福德如虛空之不可思量、後屢言以世界七寶布施、或恆沙等身布施、不如持此經四句偈之功德。予竊揣經意、假令其布施爲無住相、則無論所施之多少大小、其功德已不可思量。虛空不可思量、即充分至極絕對待之謂。已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相應、其功德即與持此經相等。而彼世界七寶恆河沙身布施者、則指未至無住相之境界者言也。全經著重在無相、無相即無爲法、而布施時爲無相之勘驗際也。未知當否、乞教之。　答所見甚是。所以者何、無相即是實相、諸法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布施若無般若、不成波羅蜜。不但布施、前五度皆然。故般若波羅蜜名爲第一波羅蜜。復次無相布施因也、無相福德果也、虛空無相、故以虛空爲喻、因果相當、不差毫末。夫實相者、無相而無不相、（經言是法無實無虛）故曰福德不可思量。

經云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所謂菩薩欲成就布施功德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持此經者·卽學般若波羅蜜之謂也。

問金剛經第四分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不住相·是否指不住六塵之相。言菩薩布施·是法施否。與財施身命施有無分別。福德是否福德性·抑福報。祈指敎。　答不住相·是指不住六塵之相也。菩薩布施·不定是法施。其財施身命施時·能不住相·則與法施無別矣。福德是福報。然是稱性之福報·故不可思量也。

問金剛經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閱淨宗儀式·與金剛經有相反之意·甚爲不解·懇請開示。　答佛有三身·法身離相·報身圓滿相·應身隨化相。金剛經偈指法身如來·故須離相見。淨業法門·念報應身佛·故須觀相修。然三身非三·本是一體·故金剛經

之離相·亦卽相之離相·並非竟爾撥空也。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昔藕益大師曾翻前偈曰·不以色見我·不以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佛法以中道爲歸·但卽相固非·但離相亦非·要在不卽不離·此乃金剛般若之宗旨·世人認爲談空·誤矣。

問一卷金剛經·鈎玄提要說者謂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足以代表全經。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若果不動·則任此孺子墮入井中乎。明知此問太笨。經曰·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所謂不動者·乃指根塵結合六識發動時此心決不被動·並非一槪不動。是耶非耶。　答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可爲無住生心之註脚·可爲金剛經說行之提要。如於眞如卽是不動·猶云世間相常住也。非謂不動其心。蓋動而不失其正·亦言不動耳。如引孟子爲難·但以孟子之不動心答之足矣。

問金剛經眞空無相之義。　答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眞必無相·無相故曰空。乃至空無空相·故曰眞空。然無相者·相本是無·非相有而無之也。本無相而世人以爲有者·必有所住耳。故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方便奈何·則曰觀一切法如夢幻泡影露電可矣。

問楞嚴經謂一土一石亦如來藏妙眞如性·但未知土石是否亦是活物·亦與人類無異耶。　答土石與人類·較顯然不同·但是人類之依報·與人類同爲消長。然依報是共業所感·故未可以個人生滅而生滅之。

問楞嚴有見性旋復與聞性旋復兩句·如何解釋。　答見性聞性·皆是如來藏性。因背覺合塵·故與藏性遠離。若旋轉而背塵合覺·則復歸藏性矣。

問楞嚴寶鏡疏第二卷五十二頁第四行第十字起云·「正爲顯示心無體相·亦無方隅」一句·在文相上·心字指眞心·眞心有體·何以云無體相。眞心體徧一切·不滯在一處耳。又楞嚴宗通卷一第五十頁第二行第十四字下云·「示以眞心無體之妙」一句·亦說眞心無體·更難了解。　答鏡疏宗通兩書·無書在手·未查得·但依義解之·眞心無體者·眞心絕待·無可指陳·不同物體·故曰無體。然雖無體·而卽萬德以爲體·故曰妙。至無體相云者·卽所云體徧一切而無定相也。又復應知眞心離有無四句·不可說體無·亦不可說體有·方爲正解。說有說無·皆方便耳。

問華嚴經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不知如何解釋。　答此偈示心佛無差別之旨。人皆有心·故人皆可以爲佛。其差別祇在迷悟耳。不了知者·迷也。欲了知者·在迷而求悟也。觀法界

性者、悟之之方也。應觀者、要其悟也。三世一切佛、廣矣大矣高矣遠矣、不可思議矣。然人若了知、不外心造。欲了知者、其法奈何。是在觀法界性而已。法界者、三世一切法、千差萬別。自凡言之、則爲衆生法。自聖言之、則爲佛法。性者、不妄不變之體、所謂眞如也。從千差萬別法界之中、而觀察其眞如之性、自能怳然於心具法界、心造法界、而卽此廣大高遠不可思議之佛法、皆我性分中事耳。苟明此理、而不發菩提心者、未之有也。苟既發心、而不能成佛者、未之有也。地獄衆生、聞此偈而得度、不亦宜哉。

（六）　唯識

問唯識所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未識心與識之不同安在。　答心指其總體、識指其個別。識有八種、而統名曰心王。又心就第八識（阿賴耶）之集起義而得名、識就前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之了別義而得名、尚有第七識（末那）名曰意者、以思量得名也。

問萬法唯識、固矣。但人死後識能隨人而轉生歟、抑已消滅歟。　答人死後前七識都滅、惟第八識不滅。以第八識全體、卽是成就一切心色之功能。成就前一組心色之功能消失時、卽是死。成就後一組心色之功能發展時、卽是轉生。

問或謂唯識落空、無甚價値。但唯識有八識及六根六塵之說、似乎與物理生理等科學相彷彿、並不落空。如佛菩薩之靈感、因果報應等之記載、則可以證明神佛與六道輪迴之實有。證據確鑿、非但可以研究現象的物質界、而並可以研究精神之玄祕也。何謂落空。但未知此說是否有當。　答所說是。

問唐大圓居士著唯識方便談、釋所緣緣云、必所慮所託二義無闕、方名所緣緣。舉例如眼識緣空中華、雖是所慮、然空花無體、非是所託、故不名所緣緣。然太虛法師答某君問、則謂獨影境惟是意識之親所緣緣。（見第七年二期海潮音第廿頁）考獨影境既不從實種生、又無實體用、其中無質獨影、更無質可託、不知何以能爲意識之親所緣緣。答所慮是緣義、所託是所緣義。空花無體、卽是無所託之物、不成所緣義也。至於獨影境之於意識、在意識上非無其境、（在五識上縱無其境）故曰親所緣緣。若此境如另有本質、而意識所緣、不過其間接之影、則爲疏所緣緣矣。問中「又無實體用」一句、不應理也。何以故。體卽意識故。

問太虛師既謂獨影境爲意識之親所緣緣、其另一條又謂他心及自身他識、但託爲本質、爲疏所緣緣。然唐大圓居士則云「意識緣自身五根、及緣他人心心所、託質變影、名爲有質獨影」、同是獨影境、又有親疏之差、是與前說有衝突矣。如何、祈指示。　答意識對於有質獨影境爲疏所緣緣、對於無質獨影境爲親所緣緣、並未衝突也。

問基師述記中所云持業釋、依士釋、依主釋、完全不解。大圓講唯識中最明白顯易、乃不見解釋。及此後閱賢首起信論義記、亦多用此名、不勝瞢然。祈以最淺之言、開我茅塞。　答此乃梵文名詞構造之方法。二字相合、義相卽者、如第七識亦名意識、而意卽是識也。此爲持業。二字義偏重者、如第六意識、爲意根之識、依主釋也。依士釋與依主釋相類、但非爲其所屬、而爲其所用耳、如毛筆。

問第八識之種子業習氣、經謂因有善惡果則無記、是否以法性宗約相

因凡夫位而言·即無明熏染眞如·亦即非無·故曰因有善惡·約體果聖地而言·熏習無自性·亦即非有。然非待成聖方稱無記·即在凡夫位已是無記·惟不自證知無記耳。所謂果是無記·是否無覆無記。又無記是空也·是否約體而說·一切識無記之空亦空。之總之究應如何理解也。

答第八識又名異熟識·異熟果·故此果指衆生來世之業報身。兌實而言·即來世之第八識也。前世業種有善有惡爲因·及所得來世之業果·則爲非善非惡之無記性·非善非惡·即可善可惡。譬如前世爲人造上惡業·來世得地獄果報·而此地獄報身·原不屬於善惡二性·何以故·可善可惡故·故曰無記·又前世爲人造上善業·來世得天道果報·而此天道報身·亦不屬於善惡二性·何以故·可善可惡故·故曰無記·第八識本是無覆無記性·因是善惡（有記）果是無記·名曰異熟·異性而熟也·來問於果誤認爲聖果·於無記誤解爲非有非無之空義。不知所云矣。

問徧行心所五法中之觸與色法十一中之觸·有何分別·何以重複。　答徧行之觸是心所法·色法之觸是色法·此即分別。心所之觸·是根塵識三協能接觸之媒介·色法之觸·是身識所覺之各種狀況·如冷熱輕重澀滑等。爲法各殊·並非重複。

問太虛法師與唐大圓居士所著唯識註解·稍有不同之點如下·（1）徧行—一說通一切性·一說通無記性·（2）隨煩惱—一說小隨通惡性·中隨通無記·大隨通惡及無記·一說大中小皆通惡·（3）不定—一說通三性及染淨·一說不定造惡造善（是否無記）統請指示·以何說爲是。　答徧行通一切性·是隨煩惱皆屬惡性·惟大隨通無記（有覆）不定通三性·是既通無記·故不造惡造善·然上以體言·後以用言也。

問第八識是無覆無記·第七識是有覆無記·則第八識中之種子因有善惡果則無記之無記·及三性中之無記·抑是有覆或無覆·抑何者爲有覆何者爲無覆·何以皆不標示明白。徧行既通一切識一切性·是否當以其通第八識者曰無覆無記·其通第七識者曰有覆無記·至於隨煩惱中之無記·是否因通第七識不通第八識·故可說有覆無記。未知然否。請糾示。又煩惱亦通前七識·亦可通有覆無記否。　答第八識中之種子具足三性·有覆無覆·惟第八識之異熟果·即無覆無記。問中因此因果關係有誤·故意不明了。後半問各句均無誤。

問尋伺之分別·是否六識依根對塵曰尋·意識依末那識分別細察推量曰伺。請示。　答尋伺但於意識緣境時起作用·不關前五識也。尋則急而粗·伺則徐而細·此其分別也。

問帶質境之質字·是否指第八識之見分。　答心緣色時·以第八識之相分爲質·心緣心時·以任何識之見分爲質。

問諦師註散位獨頭意識緣受所引色是帶質境·敢問受所引色四字作何解釋·帶質有眞似二種·此言是帶質境者指眞帶質歟·抑指似帶質歟。　答受律儀戒時·因受所引而得一種無表色·即所謂戒體也·得此體後·方能自在持戒。此色是法塵所攝·此亦似帶質也。

問能緣心之見分緣所緣心之見分云云。敢問能緣心是否指第七識·所緣心是否指第八識。再能緣之見分與所緣之見分爲何·祈詳示之。

答第七緣第八·亦是一例。第六識亦有緣心之用·須知能緣所緣相對

而言凡心緣心、必緣見分。凡心緣色、必緣相分。故或以見分爲所緣、或以相分爲所緣也。

問依境生心、心之經行謂之緣。然以心緣心、是否作依心生心解。　答亦可作依心生心、心之經行、謂之緣也。但依生言其緣起、經行正明緣相耳。

問獨影境與似帶質有何差別。　答獨影境寬、因有二種、一爲有質獨影、二爲無質獨影。似帶質境、卽是有質獨影也。

問頌曰帶質通情（末那）本（賴耶）似與意識無關。奈諦師註謂眞帶質者、以意識通緣一切心心所云云。其中有矛盾、祈詳解之。　答言意識者、以情本之情作意識解。古人有解末那爲傳送識者、謂傳意識之情熏於賴耶之本而成種子也。諦師用此意、故與意識關涉矣。

問第六與前五識均通三性、唯三性中之無記性有無覆有覆之別、故明昱法師有四性之說。然則第六識之通三性者、是否爲善惡與有覆無記。（意根爲有覆）而前五識之通三性者、是否爲善惡與無覆無記性。（第八識以前五根爲相分故）　答三性無記、卽對善惡而言。有覆無覆、爲染淨二法之別。七識未轉時、總是染法。故此無記應通有覆。第八相分、是五根非五識、勿相涉也。

問明昱法師註前五識隨根立名具五義、故其第五義之所謂一如根之識俱有情數之所攝一者、作何解。　答因前五根俱是色法、色法非有情之類。今五識雖如五根、而不是色法、故曰有情數之所攝也。

問虛師分性境爲勝義與世境二種、且謂勝義性境言在果中纔能證得、因中不能證、請言其故。　答後得智證眞如時之性境、爲勝義性境、故非因地所能證也。

問性境不隨心之心字、是指第八識抑第六識歟。　答卽指能緣之心、不限何識也。

問唯識學中所謂性境獨影及帶質境者、於儒書中有無相當之名稱以配合之。再者無記性之性字、是否與性相近也之性字相當。　答三境在儒書中恐無相當之名、因儒書中無如此觀察者、無記性之性、乃習性非本性、與性相近之性不能相當。

問某古德註性境卽實根塵及定果色、請言定果色三字之義，　答定已成就者爲定果。在定中所受用之色境、爲定果色也。

問諦師謂意識若與發業無明相應、能造善惡引業、若與潤生無明相應、能造善惡滿業。請言發業與潤生之差別、及其能造引業滿業之理由。

答發業無明、卽癡煩惱。由癡而妄造、故曰發業。潤生無明、卽貪瞋等煩惱。由此貪等故而受生命、故曰潤生。所造之業屬於何趣、將來卽報生何趣、全覩其業之所引、故曰引業。所造之業、能使來生之報成就圓滿、故曰滿業。蓋對於來生果報、發業無明所造之業、猶一種登記作用。潤生無明所造之業、則能使登記者發生效用矣。

問八識規矩補註證義有云異熟通色心二法、性境應異熟色、獨影帶質應異熟心。夫異熟當指第八識、然所謂異熟色與異熟心者、其義若何。

答異熟果有二種、一眞異熟、二異熟生。第八識是眞異熟、其相分之身根器界等屬於異熟生者、卽異熟色矣。其所生之前七識等屬於異熟生者、卽異熟心矣，

問麤異熟果與細異熟果、如何分別。請詳示之。　答凡夫分段生死爲麤

異熟果。聖人變易生死爲細異熟果。

問經文中於不共中不共、舉眼等根爲例、於不共中共、舉扶塵根爲例、茲請於此二例外、再各舉一二例以利鈍根。　答大概依報是共、正報是不共、正報中就自受用方面爲不共、就他受用方面爲共。眼等根兼淨色根、但自作見聞覺知等用、故爲不共、扶塵根亦爲他所見相、故爲共也。若以局部而論、猶某姓產對他姓產、爲不共、某姓產在一姓兄弟未分產時、爲不共中共、若已分產各得一分、則爲不共中不共矣。

問阿賴耶識內變根身、外變器界、根身有情爲識所變、尚覺易解、山河無情亦云爲識所變、不知其所以、請詳爲開示、並舉俗事證明。　答譬如夢境、情與無情、同爲夢心之所顯現。譬如電影、人物山河、同爲影片之所顯現。所以然者、阿賴耶識含藏萬物種子、五根種子現行時、即變根身、同時六塵種子現行、即變器界、其所變之根身器界、同爲阿賴耶識之所執持、故能不失不壞、相似相續、而成衆生一期之正報依報、原無所謂內外也。其分內外者、乃前六識分別而生耳。

問一切色法、不外四大和合而成。然四大從何和合、四大又何自而來、請將四大之成因、詳爲開示。　答四大爲單純的四個原子、（借用科學名詞）地以堅爲性、水以溼爲性、火以暖爲性、風以動爲性、正又是相依而立、如地大無水則散、無火則壞、無風則不可分。但地性獨勝、故曰地大、水大無火則無冷暖、無風則不流動、無地則無重量、但水性獨勝故曰水大、火大風大亦然。

問世間分情世間器世間、情世間之成功易解、不知器世間如何成功。

答情世間即衆生之正報、器世間即衆生之依報、正之於依、猶物之於器、既有物矣、必有承物之器、同爲業力所感、賴耶所變也。

問「識」居於何處、身外乎、身內乎、其靜時之狀態如何、其動時之狀態又如何、聖人一念之起、起於何處、又滅於何處。　答萬法唯識、法處即識處也。識即是動的作用、經云、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念之起滅、如是而已。

問八識是否六道衆生皆有。　答是衆生皆有、惟根缺者、於前五識不起現行耳。

問修行至四聖境地、其阿賴耶識尚在否。　答阿賴耶識又名無沒識、識體不滅也。但阿賴耶之名義、菩薩八地以上用不著矣、至佛地則轉爲大圓鏡智、幷識之名亦用不著矣。

問阿賴耶識由何而成。　答集一切染淨色心種子所成、此相宗說也。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生滅與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性宗說也。

問研究唯識宗、如何成佛。　答修唯識觀、行六度行、斷煩惱所知二障、證得菩提涅槃二果、則成佛矣。

（七）　禪定

問何謂禪定。　答禪是梵語、此間略有三翻、一曰思惟修、思惟是籌量之念、修是專心研習之名、此就因言之也。二曰定、靜默之義、此就果言之也。三曰功德叢林、功夫是因、成德是果、此通就因果而言、定中所得功德非一、故喻如叢林。今言禪定者、華梵兼舉也。

問修習禪定如何。　答修禪定者、住寂靜處、結跏趺坐、端身正意、遣除妄想、妄想盡處、心便安定、安定極處、心力堅強、而得自在、自在之至、無入

不化・無入不化・便無有我・無我故無分段・無分段故無往來・無往來卽無生滅・此乃成佛之要道、世尊雪山六年・樹下七日・皆修此耳。

問禪定既爲佛門要道・願聞其詳。　答禪門無量・舉要而言・不出三門。所謂世間禪・出世間禪・出世間上上禪。世間禪者・謂四禪、四空四無量心・十六特勝通明等・此皆因息攝心所致・一往是凡夫禪門。出世間禪者・謂九想八念十想背捨勝處一切處次第定師子奮迅超越三昧等・此因不淨觀等攝心・一往是二乘禪門。出世間上上禪者・謂法華念佛般舟覺意首楞嚴諸大三昧・及自性禪乃至淸淨淨禪・此因智慧反觀心性・一往是菩薩禪門。然若通而言之・則三門前不兼後・後得兼前・非有凡夫二乘菩薩之定域也。

問何謂四禪。　答一曰初禪・離欲淸涼・大喜心動也。二曰二禪・厭離覺觀・安定喜樂也。三曰三禪・捨前喜相・得妙安樂也。四曰四禪・知樂宜斷・捨念淸淨也。修此四禪・爲色界天之因。

問初禪修習之法如何。　答此法梵語謂之阿那波那。此言入出息。（息鼻息也・若出入有聲曰風・若出入結滯曰喘・若出入不細曰氣・惟不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亡・資神安穩・情抱悅豫・是爲息相・）入出息者・謂攝心對息・一次入出・心計一數・從一至十・周而復始・毋令間斷・故又名數息。是爲修初禪之法。

問初禪初發之相如何。　答行者趺坐調息・從麤住細住・得欲界定。次後身心泯然虛豁・失於欲界之身・坐中不見頭手牀敷・猶若虛空・是爲未到地定。若漸深入・經一日乃至七日・或一月乃至一年・定心不壞・守護增長・忽覺身心凝然運運而動。當動之時・還覺漸漸有身如雲如影・動

發・或從上發・或從下發・或從腰發・漸漸徧身・動觸發時・功德無量。略說十種善法眷屬・與動俱起・一定・二空・三明淨・四喜悅・五樂・六善心生・七知見明了・八無累解脫・九境界現前・十心調柔輭・此爲初動觸相。如是或經一日・或經十日・或一月・四月・如是一年・復有餘觸次第而發・所謂八觸・一動・二痒・三涼・四煖・五輕・六重・七澁・八滑・復有八觸・一掉・二猗・三冷・四熱・五浮・六沈・七堅・八輭・共十六觸・發時悉有善法功德眷屬如前・是爲初禪初發之相也。

問初禪證得之相若何。　答既於未到定中・發十六觸・觸於身根・生識覺前觸相・是名覺支。既覺而復細心分別十六觸中法寶之相・知麤則離・知善則修・此細心分別・名曰觀支。方覺觀際・得未曾有・深心慶悅・是名喜支。歡喜已後・其心恬然・樂法娛心・名曰樂支。既受樂人・心住不散・是名一心支。此五種功德・共相支持・令定心安穩・牢固難壞・故曰支。此卽證明初禪之相也。

問得初禪有何利益。　答得初禪已・能離貪瞋睡眠掉悔疑等五過失・而具信戒捨定聞慧等五善相。

問二禪之相若何。　答若於初禪定中・厭離覺觀・入中間禪・從未到地專心不止・於後其心豁然明淨皎潔・定心與喜俱發・具足四支功德・一內淨・二喜・三樂・四一心・是爲二禪之心。

問三禪之相若何。　答若於第二禪定・厭離喜想・入中間禪・從未到地・澄靜其心・泯然入定・不依內外・與樂俱發・具足五支功德・一捨・二念・三智・四樂・五一心・是爲三禪之相。

問四禪之相若何。　答若於第三禪定・厭離樂法・深見過患・入中間禪・心

無散動・得未到地・於後其心豁然開發・定心安穩・出入息斷・具足四支功德・一不苦不樂・二捨・三念清淨・四一心・是爲四禪之相。

問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同時依次並習乎。抑先習初禪・得初禪後再習二禪乎。　答初禪境界・爲離生喜樂地。（離欲界也）二禪境界・爲定生喜樂地。三禪境界・爲離喜妙樂地。四禪境界・爲捨念清淨地。皆是捨前趣後工夫。自當得前修後・次第而進。若頓修若漸修・則視根器而異・未可執一論矣、

問或謂得彼四禪・即能輕舉騰飛履水而行・信乎。　答輕舉騰飛履水而行・是神境通事。修禪定者得神通・故能之。四禪禪境已深・宜有此事。

問何謂中間禪。　答初捨前禪・心轉寂默・是爲中間禪。

問何謂未到地定。　答將發後禪・心無分散・是爲未到地定。

問何謂四無量心。　答一曰慈無量心・愛念衆生・常求樂事以饒益之。二曰悲無量心・愍念衆生受五道中種種身苦。三曰喜無量心・欲令衆生從樂得歡喜。四曰捨無量心・捨三種心・但念衆生・不憎不愛。

問四無量心於何時修。　答當於四禪中修。

問修四無量心有何利益。　答凡夫修之・命終得爲四禪天王。二乘修之・福德增長・易得涅槃。菩薩修之・悲心長養・利度衆生。

問何謂四空。　答四空定者・一空處定・二識處定・三無所有處定・四非想非非想處定。修之者命終生無色界天・故亦名無色定。

問修空處定其相如何。　答行人得第四禪已・深思色法過患・作意滅除一切色法・一心緣空・念空不捨・色定即謝・其心泯然・任運自住空緣・於後豁然與空相應・其心明淨・不苦不樂・唯見虛空・無諸色相・心識澄靜・無礙自在・是爲虛空定相。

問識處定如何。　答行人既得空定已・訶責空處多諸過失・便捨空處・一心繫緣現在心識・空定即謝・泯然任運自住識緣・此後豁然與識相應・心定不動・唯見心識・念念不住・此定安穩清淨寂靜・是爲識處定相。

問無所有處定如何。　答行人得識定已・訶責識處過患・即捨識處・繫心無所有處・一心內淨・空無所有・不見諸法・寂然安穩・心無動搖・是爲無所有處定。

問非想非非想處定如何。　答行人得無所有定已・深訶無所有處過患・即捨無所有定・觀於非有非無・常念不捨・其心任運住在緣中・於後忽然眞實定發・不見有無相貌・泯然寂絕・心無動搖・恬然清淨・如涅槃相・是定微妙・三界中極・證此不失・命終必生非非想處天・然仍有微細四陰也。

問何謂四陰。　答即受想行識。爲五陰中除色以外之四。四空天爲無色界・故無有色身・但有心識。而非非想處乃無色界之極・故微細矣。

問上來十二門禪行相玄妙・今有能行之者否。　答恐未有能盡行之者。有之不過初禪初發・或未到地定耳。今有談靜坐法者・有震動暖熱之相・得少分相似。然其中差別殊甚・有經驗之善知識・方能決其是否。○按上十二門禪・較道家鍊丹術精妙多矣・猶且未出三界、今以鍊丹與參禪并爲一談・自詡其能出生死者・其謬不可知乎。

問何謂十六特勝。　答此禪定法有定有觀・具足諸禪・能發無漏・非如外道等但能修得四禪四空而無對治觀行・則不出生死。故名特勝、其法有十六番・故言十六。

問十六番云何。　答一知息入・二知息出・三知息長短・四知息徧身・五除諸身行・六受喜・七受樂・八受諸心行・九心作喜・十心作攝・十一心作解脫・十二觀無常・十三觀出散・十四觀離欲・十五觀滅・十六觀棄捨。

問云何具足諸禪。　答初二對代數息・三對欲界定・四對未到地定・五對初禪覺觀二支・六對破初禪喜支・七對破初禪樂支・八對破初禪一心支・九對二禪內淨喜・十對二禪一心支・十一對破三禪樂・十二對破四禪不動・十三對破空處・十四對識處・十五對無所有處・十六對非想非非想處・是十六特勝具足諸禪而勝於諸禪也。

問何謂通明禪。　答善修此禪・必發六通三明・故名通明。

問通明禪如何修習。　答行者從初安心・即觀息色心三事俱本不生本來空寂・其證入相・亦有欲界定・未到地定・四禪四定・種種支林功德・而與諸禪之相迥殊也。

問十六特勝能發無漏通明禪・通明禪能發六通三明・應是出世間・何以亦爲世間禪。　答以皆是因息攝心・其始與四禪四定無殊・故亦爲世間禪。然以其終有出世間效果・故此二者又名亦世間亦出世間禪。

問何謂九想觀。　答一脹想・二壞想・三血塗想・四膿爛想・五青瘀想・六噉想・七散想・八骨想・九燒想・而復以死想爲初方便。此法能轉不淨中淨顛倒想・能破婬欲諸煩惱賊・故爲出世間禪。

問九想觀如何修習。　答利根人則懸心存想死脹等事・悉得成就。若鈍根人懸作不成・必須見人初死・至尸所取是相已・繫心修習・既見相分明・心想成就・即發三昧。於後雖離死尸・隨想即見。修此九想・必須增想重修・令觀行熟利・隨所觀時・即與定相應。想法持心・無分散意・方得。

問何謂八念觀、　答一念佛・二念法・三念僧・四念戒・五念捨・六念天・七念出入息・八念死。此八念能除修九想中所起恐怖・亦能趣道。

問何謂十想觀・　答一無常想・二苦想・三無我想・四食不淨想・五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六死想・七不淨想・八斷想・九離想・十盡想。此法繼前九想觀修之・斷煩惱・證成阿羅漢。

問何謂八背捨。　答一者內有色相（白骨人）外觀色・（八種色光普照）是背棄欲界捨初禪境也。二者內無色相外觀色・是背捨二禪境也。三者淨（色光淸淨）背捨・即背捨三四禪境。四者虛空處背捨・五者識處背捨。六者不用處（無所有處）背捨。七者非想非非想處背捨。八者滅受想背捨。修此禪者・能於四禪四定背棄不著・而成出世間法也。

問修七背捨已・捨第八定。則第八之滅受想・何所背捨耶。　答修七背捨・雖已捨第八定處・然第八定中之心心所法（有十種細心所謂觸作意受想思欲解念定慧）未滅・須以觀察眞空之受想・滅此心心所法。旋且捨此觀察眞空之受想・此時心與滅法相應・滅法持心・寂然無所知覺・而證受想滅矣。然則滅受想者・謂能滅第八定中心心所法之受想也。而背捨者・即背捨此能滅之受想也。

問何謂八勝處觀、　答一者內有色相外觀色少勝知見・二者內有色相外觀色多勝知見・三者內無色相外觀色少勝知見・四者內無色相外觀色多勝知見・五者青勝處・六者黃勝處・七者赤勝處・八者白勝處・以所觀境及所得功德・遠勝於背捨・故曰勝處。

問何謂十一切處觀。　答一青一切處・二黃一切處・三赤一切處・四白一

切處·五地一切處·六水一切處·七火一切處·八風一切處·九空一切處·十識一切處·前八法繼八勝處而修之·後二處須由背捨轉修·因所觀境遍滿十方·故曰一切處·觀以上三法·通名觀禪·

問何謂九次第定。　答此依四禪四定及滅受想定（滅受想背捨）九種禪定·次第修鍊之法也·行者總合定觀二法·一心齊入·從初調心入一禪·不令異念間雜·次第深入至滅受想·令諸禪功德轉深微妙·如鍊眞金·光色更增·價值亦倍·故又名鍊禪·

問何謂師子奮迅三昧。　答此將九種禪定·互相熏習·悉令通利·故又名熏禪·行者依九次第定·從初禪次第入二禪三禪·乃至滅受想定·從滅定起·還入非非想定·從非非想定起·還入無所有定·如是次第還入·乃至初禪·能前進·能却行·如師子之奮迅狀·故名師子奮迅三昧。

問何謂超越三昧。　答此修習九禪定·不依次第·超入超出之法也。若具足超越·即是菩薩·以能自在遠超·故不具足超·即是聲聞·以不能自在遠超故。若行人入此三昧·具足修一切法門·是時觀定等法·轉深明利·更復出生百千三昧·功德深厚·神通猛利·故又名修禪。

問何謂自性禪乃至清淨淨禪。　答此乃九種大禪之名。菩薩依此等禪·乃能進修深廣之大行。一曰自性禪·二曰一切禪·三曰難禪·四曰一切門禪·五曰善人禪·六曰一切行禪·七曰除煩惱禪·八曰此世他世禪·九曰清淨淨禪。義理甚深·非淺言所能顯。故姑從略。（釋見智者大師所著法界次第初門）

問宗門大徹大悟者·雖有悟證淺深不同·姑就其下劣大徹大悟者而論·未審已斷淨見惑否，　答大徹大悟·乃宗門之極·則何云下劣·然既大徹悟·即已明心見性·應已淨見惑矣。

問祖師禪與如來禪如何分別，　答祖師禪直指一心·不容擬議思量·皆屬於頓。達磨所示者。如來禪有漸有頓·止觀互修·以達即止即觀·如圓覺經二十五輪等是。

問聞如來禪有頓有漸·祖師禪唯頓無漸。然則宗門大徹大悟者·即已薦入祖師禪否。入祖師禪·已向上再有事乎。又已破塵沙惑否，　答大徹大悟·即是入祖師禪。但淨見惑·未破塵沙惑也，

問大徹大悟·是否見眞諦·是否已證初果，　答初果須陀洹斷三界見惑·乃小乘之見道。大徹大悟·乃大乘禪宗見道之稱·不可强同。

問有云禪定數年或數十年·其心已靜·其神隨之清·智亦生矣·於是能自知前後因果及預知吉凶·然否。世間有此類人歟。　答定能發慧·事誠有之。世間有此人也。

問面壁九年證果·確否。　答面壁九年·相傳禪宗初祖達磨之事。然達磨面壁修定·乃修養待時·非從此證果也、

問於坐禪之中·思惟經義·念念不休·亦知念時念念不可得。不知與坐禪宗旨相違背否。又此之思惟與觀義相當否。正思維與正觀如何分別。　答此與坐禪宗旨不違。但須修止得力·則此思維不同胡亂妄念·方可爲觀。思維與觀·通別之名也。

問大乘起信論云·「唯除坐時專念於止·餘四威儀中皆應止觀俱行·」不知坐時亦許專修觀否。又中論所談八不妙理·論者或稱爲八不禪。然則修中道正觀·亦可稱修禪。如是則禪之一字·不專屬於止耶。云何論言坐禪時專念於止，　答經云·「致心一處·無事不辦·」此坐禪之

旨趣也。其要不外止觀二法。先繫心一處、（如念佛心繫佛號）令心得定。謂之止。再用定心觀察理趣、（如念佛則觀佛像）謂之觀、又止觀必須雙修。坐專修止、作準備功夫也。因坐易定、故非不可修觀。

問睡是五蓋之一、佛教中有代睡方法否。聞昔釋迦修行坐而不睡。不知所修何法、有何書可看。如坐禪三昧等書如何。聞滬上某君能靜坐二三小時、可如常人睡八九小時。恢復精神。不知所行何法。希告知。　答佛教節制睡眠、以爲清心寡欲之助。至於禪定初學、當以童蒙止觀爲要。滬上某君、是否指蔣君竹莊。蔣君卽著因是子靜坐法者、何不直接請問。

問嘗讀靜坐法精義、謂靜坐時當一心守住兩目間、或兩眉間、此係千古不傳之祕。并廣引經文以證其是。聞同善社坐法亦與此相同。然學人曾遇一善知識語予曰、有守卽有執著、終是色身神識上功夫、不能求解脫也。坐法當以一無所守、只攝心在內、不向外馳、久之自有妙用、兩說相違、究當何從。　答禪有世間禪、出世間禪、出世間上上禪、三種。有守者爲世間禪之初步、故非解脫法門。出世間禪、當修八背捨定、不能執著也。至一無所守、但攝心者、是出世間上上禪。卽眞如三昧修法、固不可與有守靜坐同年而語矣。

問修習止觀、所謂囘光返照、乃照何處。若謂照我心、我心究又在何處、若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能生心、何謂無住。　答修習止觀、止是定、觀是慧、乃定慧雙修之法。先止一切雜念、提起自心慧照、不照外境、返照內心、心無形相、亦無住所、不必求其住處、有住則有著、應無所住、但一味囘光返照、不起分別、惺惺寂寂、方是定慧均等、止觀雙修之法。來問既能生心、何謂無住、是未明金剛般若之旨、以菩薩無住相布施、應不住於相而生布施之心、非無事爲無住也。菩薩終日生布施之心、終日不住布施之相。修習止觀之法、亦復如是。終日生心修習止觀、終日不住止觀之相。

問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數息觀、念佛觀、不知何解。　答不淨觀者、觀一切物悉皆不淨也。先從自身觀起、若眼有淚、鼻有涕、耳有末、口有唾、身有汚汗、乃至膿血徧體、尿屎滿腹、縱日日澡浴而穢不少損、其不淨也如此。己身如是、他身亦然。推而廣之、徧觀一切。此爲不淨觀。慈悲觀者、以善待人、猶母視子者曰慈。矜人之苦、猶母憐子者曰悲。作此觀者、先須設想有人於此、我愛之、我憐之、久久純熟、乃推而及於一切人物。此爲慈悲觀。因緣觀者、凡事必推究其所由來、曰觀因。必旁察其所由致、曰觀緣。如緣覺聖人、推察生死之由、而觀十二因緣之類。此爲因緣觀。數息觀者、緣鼻息之出入而數之、由一至十、由十之一、久久觀數、必至入定。念佛觀者、卽念一句阿彌陀佛名號、至一心不亂是也。凡此五觀、皆是習定、因以停心、故曰五停心觀。然此五觀各有對治之病、謂多貪者宜觀不淨、多瞋者宜觀慈悲、多癡者宜觀因緣、多散者宜觀數息、多障者宜觀念佛。修行者因病用藥可也。

問靜修法師之五停心數息、分風喘氣息、解出入不盡曰喘、結滯曰氣。而寶靜法師之二十五方便調息、分風氣喘息、其解氣喘適相互換。未知孰是。　答天台禪門口訣及四教儀集註、均作結滯曰氣、出入不盡曰喘。當以靜修師爲是。

問壇經有一前念不生曰心、後念不滅曰佛、一二語。而祖師教人善惡有

無諸念均不可生·動念即乖：此之所謂後念者·究指何念：請示：　答生本不生·心體方彰。滅亦無滅·偶用現前。動念即乖者·即上句不生義·非下句不滅義也。雖然有生有滅·是名念不生不滅·即是性矣。

問一心不亂·是否已斷愛情。是否已超三界：　答一心不亂時·是定中景象·可稱已超三界。若出定後·依然三界也。惟臨終時一心不亂·所謂如入禪定·即生淨土而超三界矣。

問或謂宗門單提話頭·話頭二字·是否指禪宗要訣。　答話頭不是要訣·乃是一樁故事。其要蓋在參究耳。話頭原不過一句無意味語·行者將此一語把住在胸·頃刻不離·要使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斷却·更不相續·便得豁然開朗·親見本來面目。

問半月刊第六期「時報所載坐化僧人之考證」一節文內·有「參狗

子話頭」一句。不悉如何解法。請詳示。　答禪宗教人明心見性·先令人心中放下一切念頭·單提一句無意味的話·使心凝靜·爲入手·名曰參究·或曰參話頭。但所參話頭·隨師隨人·授受不同。此狗子話頭·按五燈會元云·趙州從諗禪師時·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又有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否·師曰有。一狗子有佛性無佛性·是一個疑問·即是一句話頭。心內把狗子有無佛性一話·橫在胸中·疑來疑去·離一切妄念·心地漸漸凝靜·是爲參狗子話頭。

問參禪至存亡自由地位·死後能否脫離輪迴。　答參禪若果到存亡自由地位·乃一自由一切自由·說什麽離與不離。幸勿褻言。

問現今有用科學方法·說明禪宗原理及方法之書否。　答禪宗須離心意識參·非科學所能範圍·安得有此。

問諸大叢林亦許居士坐香否。最長之香·燒幾許時間。腿子痛時·亦許暫放否。又參念佛是誰話頭如何參究。是心中稱念彌陀名號而疑之耶。抑單提念佛是誰四字·不須稱念四字名號耶。若一面稱念一面參究·一心何能二用。若單提話頭·不須稱念·則本無念佛之人·云何作是誰之疑。請爲解釋。　答叢林坐香·居士可以參加。最長者不下二小時。放腿許否·居士必可融通也。又初坐心散·須提佛念·（即四字）隨即起一「誰念」之疑情。此疑情懷在心中不捨時·即其心定。倘疑情一捨·心即散失·須再提佛念·再起疑情。若此「誰念」疑情能常懷不捨·所謂行住坐臥不離這個·則必有打破疑團之一日。又疑情並非將此話頭在心念也。若但心念話頭·與念佛何異。

問語錄中嘗有「寂不離照照不離寂」二語·是否定慧均修之意。　答

寂照一體用也。體不離用·曰寂不離照。用不離體·曰照不離寂。此就性德言也。若言修德·則即曰止觀。

問有表姊王依貞·修禪定十餘年。去春忽感佛指點禪功·并能略知三世因緣等。約兩月後失去。近來間能出神而無大效用。此屬正道否。　答令姊所習·恐係外道性命雙修之法·非佛法也。佛法禪定最簡者·有小止觀可參考。

問民十三晚間靜坐·恍若入定·約二時許·醒來微汗·極其愉暢。又民十九秋因避匪禍·遁入深山叢草中·自午後四時靜坐起·至夜深九時止·大雨滂沱·如失知覺·經援救者喚醒·亦覺愉快異常。此種景況·不知是否確入禪定。　答確是入定景象。當是宿世善根所發·宜保護·勿幸異也。

問修禪定何以能得成佛。　答凡夫常在生死·爲造業故·造業爲起煩惱

故煩惱生於無明。無明由於心動。故心能不動。則漸與法性眞如相應。與眞如相應。便得二種智慧。一者如理智。二者如量智。便成大覺。而功德具神通顯。便得解脫。此爲修禪成佛之義也。

問當今禪宗有無龍象。宏揚禪宗道場在何地方。初習禪宗當閱何書。請介紹之。　答禪宗龍象。當今闕如。宏揚禪宗道場。以揚州三岔河之高旻寺。及五台山廣濟茅蓬爲最。其他蘇之天甯金山。浙之天童天目。皆是。禪宗不立文字。惟在參究。初學者可閱雲棲之禪關策進。頓悟入道要門。及宗範。六祖壇經等。而肇論四種。亦是禪門眼目也。

（八）淨土

問何謂淨土宗。　答以往生淨土爲修行宗主者。曰淨土宗。其法以念阿彌陀佛。回向善根。發願來世生彼極樂世界。仗彌陀接引願力。命終必

定得生。既生彼國。卽不退墮。義見阿彌陀經。

問念佛名號。眞正意義何在。是否因念佛。卽不思他事。而注意在佛身。抑有其他解釋。　答念佛名號眞正意義。一信仰佛德。故名以表德也。二令心有繫。故卽居士所舉。三入佛願海。故佛自願衆生念其名也。四求佛感應。故猶子之呼父母也。

問阿彌陀佛卽無量壽佛。現在念佛人何以不念無量壽佛名。　答阿彌陀本具無量光無量壽兩義。念無量壽不如念阿彌陀之全。又念無量壽有義可思量。心易分別。不若但念阿彌陀名。心無分別也。又稱名法門起於小本阿彌陀經。經云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乃至一心不亂。故今念佛但稱阿彌陀佛。

問念佛名號有莫大功德。其原理究竟何在　答佛乃至極之德號。福慧

慈悲。莫與倫匹。佛具如是之德。故有如是之名。是名副其實也。名副其實。則名實不二。既名實不二。故名之所在。卽實之所在。夫世人簽名尙生效力。而況佛名號乎。

問識心念佛。固然是極有利益。然經載從前有一人於無意中念一聲佛。後來也得到利益。其中所以然。究竟何在。　答觀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衆生心想佛時。是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此念佛得益之所以然也。誠心念者。其得益速而且著。不誠心者。得益遲而且隱。其不同處在心而不在佛。故能同得利益耳。

問念佛四十八法云「當思我此一聲阿彌陀佛。上窮有頂。下極風輪。塵剎衆生。一時受益。其布施不可思議也」云云。敢問一聲佛號如何能

布施此許多衆生。衆生受若何利益。並請詳示其以佛號布施衆生之方法。　答此義重在一思字。卽作如是觀也。心無邊際。心內衆生亦無邊際。卽此一心念一聲佛。佛聲亦無邊際。正所謂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能如是布施耳。衆生所受利益。與我念佛利益等。其方法卽運心作觀也。

問余讀省庵大師之四十八願發願文。甚願依之而行。因其悲願至廣。用心至周。實與地藏宏願相等。然思既然是好。何以省庵大師後諸大德。如徹悟大師。藕益大師。目今印光法師。諦閑法師。及其餘淨宗諸師。未見提倡。豈不相宜乎。請教。　答念佛重在發願。諸師之不提倡省庵之願者。或嫌其繁耳。須知一切生西願文。義亦賅攝。教化衆生。利在易行。故多從節。

問觀六祖境經中·均以虛空爲旨·其言西方·則曰東方人欲生西方·則西方人將求生何方耶。此似西方乃人想像之處·未必是有。然彌陀經中則言極樂世界甚詳。又似有也。究係如何·乞垂告之。　答性空相有·乃佛法中道之義。六祖以人不識性·故以虛空爲旨·非謂相無也。其言西方云云·亦猶斯旨耳。彌陀經談相·安得不有。

問日本布教師神月管長來台灣時·有比丘向彼問有極樂國土乎。答曰·「十萬八千程·十惡八邪也·觀無量壽經云西方去此不遠·唯心淨土也·六祖云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明指無西方淨土·頗疑·未詳如何。　答布教師所答·但言其理·未詳其事·聞者不察·執理廢事·遂疑無西方淨土。若言其事·則西方對東方而言·淨土對穢土而言。如認爲有東方穢土娑婆世界者·即不得不認西方淨土爲有也。

問講催眠學理的人·說一個人念佛能治好自己的病·或見神佛來臨·皆由自己之思想與信仰力演成功效與幻景·幷不是獲什麼神佛的庇佑·眞正甚麼神佛來現形。這種理論·與淨土門的宗旨大相庭徑·究竟孰是孰非·宜何取捨。　答觀經云衆生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本無心外之法。既云由信仰力演成功效·如何再說不獲佛佑·不是眞正淨土法門·理亦猶是。其不同者·但催眠是術·念佛是道耳。

問嘗聞念佛人云·佛經中有臨終一懺罪業消盡之說。竊謂此種說數·非所以勸人念佛·適足以開播虛之門。蓋爲惡者恃此爲護符·得以終身恣肆·反笑一般居士之朝課暮課·持之如不及者·爲多事矣。是說也·果明載於內典耶·抑後人揑造耶。未讀一經·不敢臆度·還以質諸先生。

答此係淨土宗觀經十念往生之說。但此亦未可僥倖得者。經中自有餘文·未可斷章取義·藉爲口實也。

問科學家以爲修淨土者·臨終見佛來迎·乃思念存想專注於佛·有以致之·爲心理作用·並非佛之靈感。如周鐵山居士見佛接引之事·亦有以爲彌留之際·心神恍惚·所起心理作用。然居士病中神識清明·毫無昏迷之狀·且示疾即預知時至·毫無痛苦·常人能如是乎。是知心理作用之說·似難成立·但不無研究價值·望解釋之。　答常人多以「心理作用」四字爲不信佛法之口實·豈知即此「心理作用」·正是佛法所說「萬法唯心」。信此心理作用·即是信佛所說矣。與彼愚人聞朝四暮三則悲·聞朝三暮四則喜·何以異乎。

問省元法師夢醒·見佛菩薩像滿虛空中·聞某法師亦曾三見阿彌陀·平日念佛能所不二·親證三昧·能見聖衆現前·臨命終時·方能見聖衆來迎·若平時用功未曾見佛·臨終萬難見此瑞相。此說然否。　答此策勵之語·非定如此也。經中下品惡人·臨終念佛·且能見佛·況平日念佛者耶。

問往生極樂者·蓮花化生·則有形色。彌陀說法·亦當同類。然則接引娑婆世界衆生·(靈魂)當以無形法身接引·何能捨彼土色相而遠顯法身乎。　答法身是體·報化身是用。有體必有用·用即從體現。彌陀接引衆生·中下品皆是化佛來迎。來問末句·殊有誤會。

問有等人欲求往生·而念佛精勤·早晚功課·較僧爲嚴·但心術不端·造言妄語·誣人之短·而貪瞋癡心·並無間斷·此人果能到極樂世界而無罪否。抑或受惡口惡心之罪過歟。果屬將功抵過·而仍如平常人乎。　答

人果有求生西方之願、而又精勤念誦、即使三毒未除、亦必事後深悔。但得臨終念佛一心、亦得決定往生也。如其口是心非、臨終決不能無障礙、安得如願往生乎。

問為佛辦事、與己修身、果孰為勝。譬如與辦佛教、收回寺產、選僧整飾、屢與私人交涉、困難萬分、不能偷閒念佛、與每日念經禮佛、專為自己求往生者、果能同一流乎。未知為佛辦事、較諸自己修身、異乎同乎。　答佛門辦事、但為護法、功德當勝於自修。而顧人者、仍當念佛回向求生極樂、則與專修者無二無別。一切善業猶船、念佛猶搖櫓、發願回向猶轉柁、必相資也。居士以無暇念佛為慮、須知念力堅強、即十念亦得往生。容何傷。

問未受居士戒、但精勤念佛、亦能往生否。　答雖未受戒、能不殺生、亦得

往生。

問在家二眾、惟制邪淫、夫婦非所禁。但當相敬如賓、作承宗祀想、不以為樂。但余恐能存此想而不動愛欲者、千萬人中難逢一二。夫娑婆有一愛之不輕、則臨終為此愛所牽。佛念不一、三昧難成。欲求往生、豈不難哉。　答此我佛之所以讚歎出家也。然為居士說法、不得不姑作退一步講。為居士者、亦祇要如是存心、即可節欲、減少愛情。又能知欲之障道、深生厭離、結果亦必不為所牽、而一心念佛。既厭娑婆、定欣極樂、發願往生、沛然莫禦矣。

問「一句佛號包括一大藏教、通宗通教之人方是真念佛人」、然則欲念佛者、須深明佛經了解佛義、而後方能謂之真心修持乎。假若一般不識字者、而有願守佛戒念佛、其能得了生脫死往生極樂世界乎。

答當機立悟、即雖謂「一句佛號包括一大藏教」可也、通宗通教云者、并不限於文字般若。

問照彌陀經云、當發願生西。然照金剛經說、厭三途苦、願生西、是有眾生相。　答厭三途苦、願生西、是有眾生相、金剛經並無此說。然發願者、即發菩提心也。生西者、即悟無生也。發菩提心、為金剛經中事、無生為金剛經中理。淨土般若、原無二致。

問學淨宗者、當堅持阿彌陀佛一念、不使須臾忘。但據金剛經云、如法執不忘、是有壽者相。著相即眾生、無相即佛。不知所從、請示。　答金剛經云、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筏須到岸、然後可捨。未生西前、念不可捨。若在此岸而捨筏、如何到彼岸、若未生西而捨佛念、如何到極樂耶。淨土般若、義豈有違。思之。

問或謂雷峯門下、不念彌陀。諸佛國土、在一心中、亦如片雲點太清裏。即使住極樂世界八十小劫、與娑婆一晝夜、了無延促之相。公意云何、願有以教我。　答永明壽禪師有淨禪四料簡。如何說不念彌陀。心包太虛、理實如是、不但無邊剎土不隔毫端。即十世古今、亦不離當念。法住法位、安有大小、豈容延促。斯乃已證無生、了悟實相之談。豈所論於欣厭取捨求願往生之士哉。

問佛書謂「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共分九品」、菩薩既以菩提心教一切眾生脫離苦海往生極樂、因何又分九等之階級。然則西方極樂世界亦有階級之分乎。　答「九品」云者、九種品類之意也。基於觀無量壽經、係指眾生之機而言、乃淨土行人淨業之等差、非階級之義也。又次據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之第四十五願、名為普等三昧

願觀之固無階級之分。

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極樂國土既有形色·必有敗壞。彼佛壽命及其人民·豈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之理哉。　答極樂形色·是清淨法身所顯·是佛的不可思議境界。非同凡夫業報形色·乃是無常之法。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顯實相無相一邊義。須知實相無相·亦無不相。若就無不相一邊義言之·便顯一切法皆是佛法矣。幸勿錯會。

問念佛求生淨土·試問娑婆世界衆生·皆仗佛力往生·則娑婆又變何種狀態。　答衆生爲正報·世界爲依報。一衆生有一世界。娑婆衆生共一世界者·相似故耳·非眞是一世界也。衆生皆往生·則世界皆淨土·而娑婆世界空矣。

問佛法重因果律·其律應至嚴·佛力不得變易之。何以十惡五逆之人·臨終苦逼·教稱十念·華開金色·便得恃佛力往生極樂·雖則品位極下·而往生固與善人實同·比墮惡趣·相差甚遠·以本應得苦趣之因·遇佛反恃其力而得極樂之果·是因果力完全失效用也。此是何故。望詳細解答·以開茅塞。　答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因果者·心造之業·與夫心造之報也。凡夫心染·（卽爲無明所熏故）故造染之業報·佛心清淨·（全體眞如實相故）故造淨之業報·染業報可思議·淨業報不可思議·因此不可思議之力·非常偉大·故能轉染成淨。如漂白水·無論如何汚穢之物·一入其中·卽將汚穢消除·淨盡而還爲清淨潔白焉。極惡之人·十念往生者·乃在善知識之指導·自己之悔悟·而又加以十念佛力·自然轉染業成淨業·而得往生。如是因（淨業）如是果（淨報）效用依然·變易云乎哉。（按智者大師十疑論第八條可以參考·十疑論

見淨土十要。）

問觀經「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上品上生者·……一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發願·願生彼國……」與無量壽經（卷下）「佛告阿難·……其上輩者·捨家棄俗而作沙門·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願生彼國……」案此二經·前者無須出家·祇要遵照（一）（二）（三）各項·終身奉持·當得上品往生。後者惟有棄俗修道·方得上品往生·未悉究竟·懇請指示。

答觀經之上品三生及中品之上中二生·與無量壽經上輩等。觀經之中品下生·與無量壽經中輩略等。然觀上品上生·雖不明言出家·而其云具諸戒行者·比丘戒亦攝在內·則亦攝出家沙門矣。但觀經分品從人·其義較廣。無量壽分輩依法·其義較窄。何以故。無量壽經·阿難當機·故上輩卽說出家沙門之行。觀經韋提希當機·故上品但說具戒等行·所以勸在家菩薩也。況觀經之下品三生·皆是惡人回心·而無量壽經之下輩·但舉十念法門·云不能作諸功德而已。何以故。觀經在阿闍世王宮內說·惡人在前·亦所以示勸也。此我佛說法之善巧方便焉。

問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有惟除五逆之句·而觀無量壽佛經又許五逆往生。二經似相矛盾·是何緣故。　答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惟除五逆句下·尚有誹謗正法四字。觀經所收·指但五逆而不謗法者。以五逆而不謗法·旋必悔故。若兼謗法·則將怙惡不悛矣。又謗法卽不信·資糧不具·如何得生也。（此義見曇鸞法師往生論註）又沈善登報恩論有辨正五逆謗法不得往生說一文·可參閱。

問彌陀四十八願中之念佛往生願·依康僧鎧之無量壽經譯文·則云「

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慈雲同向文曾引此願文、且將「乃至十念」之「十念」作念十口氣佛解。但依大阿彌陀經之念佛往生願文、則云「十方世界諸天人民、至心信樂欲生我剎、十聲念我名號、必遂來生、惟除五逆誹謗正法」觀此則十聲念我名號、似不應作念十口氣佛解、未知法藏比丘初發此願時之原意、究屬如何、是單指念十聲的佛。抑是願十口氣的佛。請決。　答經云十念、不明言十句、其意本有含蓄。慈雲十願法、以十口氣念爲主、引用佛願、亦無不可。至大彌陀經經人潤飾、改定十聲、失含蓄意。不及魏譯也。

問阿彌陀經所言「極樂國土欄楯羅網行樹、皆是四寶周帀圍繞」是否彼土到處皆樹、且皆七重、抑或尚有一望無際別具勝境之地、欄楯羅網、如何佈置。　答欄楯以爲界、羅網嚴空、行樹飾陸、各得其當、詳見無量壽經。

問讀阿彌陀經、不外鋪叙池沼花鳥等種種莊嚴、如遇人說上海繁華、鄉人未到過者羨之。知識中人不免懷疑。惟經中「一心不亂」一語、爲全經扼要處。念佛能至一心不亂、卽如大學所云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以佛學言、一心不亂卽持戒、一心不亂卽能定、一心不亂卽生慧、得戒定慧而結果可知矣。此言是否。　答境界成就、有其因緣。一讀無量壽佛經或鼓音王經悲華經等經、皆載有阿彌陀佛莊嚴淨土之事實、豈可不信而目爲虛誑乎。阿彌陀以願力成佛、故念佛者亦可以念力往生。感應之道、斷無差忒。其必一心不亂者、蓋不誠則無物、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感應

成就、舍是末由也。以一心念佛爲止於至善可也。知止而後有定云云、則非其義矣。又阿彌陀經上半叙述極樂境界、而一再曰成就如是功德莊嚴、此功德莊嚴四字、卽包括戒定慧一切佛法在內。幸勿草草讀過。

問據八識規矩頌、鼻舌兩識在二地以上、卽不行矣。然阿彌陀經有飯食經行之文、并有思食得食之註語、豈色界諸天已能不食、而西方極樂反須飲食乎。當作何解。　答極樂之食、亦非同人道之段食。色界諸天雖無段食、仍有觸食、卽禪悅爲食也。佛經言食有四種、一曰段食、卽以破壞物體爲食也。二曰觸食、受一種喜樂或悲苦事而覺腹飽也。三曰思食、雖不得飲食、但思有飲食當前、亦不覺飢渴也。四曰識食、無色界天意識未斷、卽能延命、如同食也。

問彌陀經云、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多有者言外含少有之意、據要解云、極樂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必實證補處等語。然則我佛何不云皆有而云多有耶。　答上既云皆是阿鞞跋致、當然普皆一生成佛。但未必一時同成佛。故一生補處亦祇得云多有耳。

問阿彌陀經所言「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究作何解。乞詳示。　答此有二解。一以一日至七日爲執持之久。二以一日至七日爲不亂之功。

問（一）彌陀經所云之一心不亂功夫、要做到何地步纔是。（二）每思澄靜、現斯境未審是一心不亂否。抑與相似否。若均非、則請示所得之法、及其造詣眞境如何、方名一心不亂。（三）有事一心、理一心、未審指何。抑與彌陀經云一心不亂爲同爲異、或有淺深。（四）見印光

老人文鈔中所示·若能一心不亂·定有感通·未審指何感通·抑能頓見本性·或能得大受用也。　答（一）念佛功夫做到心不忘念佛名·他念不能雜亂時·方是一心不亂。（二）行者靜亦念·動亦念·無不念時·直至念外無佛·佛外無念·佛念雙忘·方造一心眞境·居士思澄靜現·可說隨順一心耳。（三）事一心理一心者·蓮池大師彌陀經疏鈔解釋一心不亂之一心功夫也。疏云如前憶念念念相續·無有二念·信力成就·名事一心·屬定門攝·未有慧故。又云如前體究·護自本心·故名一心。於中復二·一者了知能念所念·更非二物·唯一心故。二者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非非有非無·離於四句·唯一心故·此純理觀·不專事相·觀力成就·名理一心·屬慧門攝·兼得空故·然此二種一心·事不須理·理必兼事也。欲知其詳·請閱文鈔。（四）感通者·即淨土現前·見佛垂手也。

問彌陀經云·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亂·即可往生。能仁世尊云何修三大阿僧祇劫。　答往生但不退轉·非即成佛·菩薩修三大阿僧祇劫·圓滿佛果。功夫淺深·豈可並論。

問彌陀經東西南北下上各方·均有無量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云云。是何方均可往生·而歷屆往生者·均在西方·其故安在。敬乞明示·俾啓愚蒙。　答「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此爲六方佛各各宏揚彌陀淨土之語·並非稱讚自己國土·正是各各勸人往生西方·何得謂各方均可往生。

問彌陀經云·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爲甚難希有之事·此雖本師代述諸佛之言·然出諸佛口·何不隨上文統稱曰我·而亦自稱爲釋迦牟尼佛耶。　答既出諸佛之口·應當隨諸佛口吻·稱釋迦牟尼佛·若稱了我·則是釋迦佛自己口吻矣·至上文稱我·乃諸佛自指之詞·並非指釋迦牟尼佛也·

問彌陀經結文云·世間一切天人阿脩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將皆成佛耶·抑仍三道之舊·而不得與念佛往生者同得補處而不退轉耶。　答淨土會上諸天人衆·聞佛所說歡喜信受·即是依教奉行·一心念佛·待其命終·皆得往生極樂世界·往生之後·得不退轉·何云不得同耶。

問古德有念「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一句·可得多數佛之言。若念此十萬句·豈不得數更多乎。請示。　答亦可。但以虔誠爲宜·並不專在多數也。

問末劫衆生·業重心粗·觀想殊屬不易·故蓮宗諸祖及現代淨宗泰斗印

公老法師·均勸行者以持名爲主。則釋尊於彌陀經特地啓示大衆·爲末劫修道者之不二法門。但衆生機感有別·於持名外·兼誦大乘經典·及陀羅尼·亦發願回向。如此修持·未悉可否。乞示之（若依觀經善導疏·蕅益大師彌陀要解·及徹悟語錄·皆主專持名號·誦彌陀經·禮彌陀佛·如此方名正行·如兼其餘作業·名爲雜行·未知若何·請附示及）　答持名專修·乃淨宗之徑路。惟小本佛無問自說者主之。觀經惟下品生者主之。而上品上生·明明有讀誦大乘經典之行·及無量壽經亦攝在修諸功德·發菩提心句內。故淨宗正行·乃在發願往生。三經一論之所同。定持名兼修·原無規定。鄙意如是。

問念佛三昧意義如何。祈示。　答三昧爲正定。由念佛而得定境者·爲念佛三昧。

問親證念佛三昧者、其果位在何位次、抑聲聞果、或菩薩果。　答念佛三昧、在聲聞法唯五停心位中有念佛觀、餘位不位在菩薩法論位次、亦當視其斷惑程度而定高下。若就淨土宗言之、當論九品。位證念佛三昧者、上品上生。觀經修行六念、爲上品上生之因也。

問念佛而未證三昧者、臨終是否亦得往生、其生品高下何如。　答經許十念往生、當在下品。

問念佛而證三昧、則其後雖不再證、或遇橫死、亦得往生否。又密宗之本尊加持相應後、立即得自在往生、（即遇橫死亦得乎、）其理事如何。他人何以知之證之。乞舉其事例。　答得三昧者、業障清淨、不遇橫死、即遇橫死、或預知時至、或遊戲神通、正念現前、亦得往生。安世高赴會稽之難、善導坐樹顛而仆、殆其例歟。

問脩行念佛之目的、爲度己度人、超脫輪迴、往生西方。餘外另有目的否。　答我佛出世本懷、即在度己度人、超脫輪迴、共成佛道而已。念佛目的亦不外是。（往生西方即爲易成佛道計也）

問往生西方有九品、其得生位次、須由行人功行淺深而定高下、固不待言矣。然西方乃圓具四土、曰寂光實報方便同居。今請問此九品生位、究竟何品屬歸何土。攝懇乞分別詳示。　答下下品、下中品、下上品、中下品生同居土。中中品、中上品生方便土。上下品、上中品、上上品生實報土、亦分證寂光也。

問九品往生、高豫海會、超凡入聖、臨終固現頂暖瑞相。倘生極樂邊地化城、既未豫海會、得入聖賢類否。抑屬天道人道。　答臨終捨暖之相、經論祇說大概。但既係往生極樂、縱暫居邊地、畢竟得預海會。當與聖賢等觀。暖從頂捨也。

問蓮宗有云、娑婆念佛極樂蓮生、念佛行人淨業成時、佛執華臺來迎行人。然來迎之華、即平時念佛所感之華耶。或另是一華耶。佛來迎時、是將所感之華從寶池中拔來迎到極樂、插於原處耶、或來迎另是一華、到極樂時方將念佛人安於所感之蓮華中耶。　答念佛蓮生、是從因感果之例。極樂境界是彌陀佛所化、依正不二。所生蓮華、佛來迎時、雖見在佛手、然仍不離極樂池中也。此種不可思議境界、幸勿以常見測之。

問往生論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何義。　答臨終在定之心、即是往生極樂之時。譬如影戲之換幕、何嘗易其地位耶。又如無線電之傳聲播音收音、縱異其地、而絕無傳去之相。不去之義如是。

問帶業衆生、亦可往生。倘使往生以後、而其所負已往各種罪業、須否逐一償清。　答往生淨土、乃住淨土修行、消除業障、得菩提道。他日乘願再入娑婆、廣度有緣、即是清償也。

問蘇東坡有西方公據、至元爲窮和尚、至明爲袁中郎、始生西。憨山大師再世爲截流、始生安養。較之惡人臨終遇善知識開導、十念成功、何難易如是懸殊、請詳示。　答蘇公臨終云、箇中著力不得、故不往生。憨師側重習禪、故不往生。至後袁公截流專注淨土、皆得往生。蕅益大師云、得生與否、全憑願力之有無。誠確論也。至惡人十念成功、是下品往生、花開見佛極遲。生雖速、而淨土受用則轉遲矣。

問生西時頂門發暖、其理爲何。此種說法、經有明文否。　答我人成胎時、以火風識三大和合、方成命根。故捨命時、亦火風識三和合捨離。生西

時識從頂門出故暖在頂門發。是超凡入聖上升之象。此種說法大小乘經均有明文。頌曰頂聖眼生天。人胸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脚板出。

問生淨土後不過是極樂國人民之一。用何修行方可成佛。　答華開見佛即是見道位悟無生理即是通達位。從此不退修菩薩十地行門分身他方廣度衆生因圓果滿乃至佛地。

問西方二有是獨影境乎性境乎。抑其帶質境或似帶質境乎。　答按唯識介境有三種。性境獨影帶質也。五識及同時意識所緣者爲性境。意識所緣三境具足即定中獨頭及明了意識所緣者爲性境。散位獨頭意識爲獨影境。其中尚有有質無質之別。有質獨影又名似帶質境。意識緣心王心所時爲眞帶質境。又眞智所緣通爲性境。境既楷定方可指。答西方二有者彌陀極樂身土也。當時淨土會上仗佛光明顯見彌陀身土如觀經韋提希等及無量壽經阿難等親見者是五識所緣則爲性境。若後世念佛人惟依經文作觀而緣者有質獨影境也。又初心念佛作意提持念念綿間其境分明者爲有質獨影。又爲似帶質境。若久念純熟不作意持自然一心其境湛然不動現量緣者性境也。若其成就念佛三昧時則是眞智所緣亦性境矣。

問凡一期報盡異熟識隨淨行業力超生安養之後其人仍有粗根否。或全屬意識作用。如有浮塵粗根則是業所集之色蘊非一眞法界之境矣。果爾遂成渾渾噩噩耶。　答念佛人報盡得生淨土全係己願與佛願相應仗佛願攝受之力能令當人穢土業報根本消除淨土業報頓然發展。換言之即第八識中有漏種子完全失效無漏種子大起現行故得托質蓮胎棲身淨域與上善人而友成不退轉之器也。此人生西後但有無漏微妙色蘊之根而無有漏浮塵粗色之根。此是自己淨業感引彌陀願力加被使然。如一滴水投入大海有不具足海味耶。生淨土者有佛相好得六神通聖教具在奚患渾噩爲。

問諸家論外凡往生但言得生同居土感化佛來迎并未聞有即得生報土見報身彌陀之說。善導觀經四帖疏卷一首玄義分據同性經無量壽經觀經等聖言本量斷知爲報并說凡言報者因行不虛定招來果以果應因故名爲報又三大僧祇所須萬行必定應得菩薩今既道成即是應身斯乃過現諸佛辨立三身除斯已外更無別體縱使無窮八相名號塵沙剋體而論衆歸所化今彼彌陀現是報也。謹案考諸往生論註等雖言一切外凡夫人皆得往生但并未言見報身報土。歷來講家亦無此說。如游心安樂道中辨彌勒所問經十念之文非凡夫念不雜結使念亦遂生其意無非發菩提心感佛迎而已。若言報土然是實報莊嚴土。考此土須至理一心不亂豁破無明一品乃至四十一品始得生彼。夫內凡到此品位尚不易易何况外凡。意者或如圓中鈔所辨之實報穢土耳。然此亦不合教理。觀經疏鈔明言此徑菩薩居無有二乘。二乘且無何有凡夫。比諦公演義言仁王經三賢十聖住果報乃借別而名圓。三賢十聖借別名也。住果報名圓位也。三賢十聖既與十聖同住驗是實報不證中道萬不能入。然則善導之說究何歸趣。近東瀛法然家法亦主張善導之論如何如何。不可不辨。故乞詳示所以。　答論彌陀淨土有謂但化土有謂但報土有謂具二土。但有報土者除善導四帖疏外尚有楊仁山先輩之彌陀報土說。（見等不等觀集錄卷

一）餘如迦才淨土論・（卷上）懷感釋羣疑論・（別明身土章）皆具二土。至凡夫往生究生何土・則凡主化報俱有者・都不執定生於一土。故釋羣疑論云・以佛本願力故・令彼地前菩薩（等凡夫）生受用土・不可一向判令不生也。迦才淨土論云・龐論有此三土・若委曲分別者・衆生起行既有千殊・往生見土亦有萬別也。若作此解者・諸經論中・或判爲報・或判爲化・皆無妨難。……但信佛語依經專念・即得往生・亦不須圖度報之與化也。他若雲棲疏鈔云・極樂是同居土・而亦通前之土。（方便實報寂光）所云通者・隨其機異・所見亦異・有於同居見寂光土・有於同居見實報土・有於同居見方便土・有於同居但見本土。……

……則極樂者・雖當變化・亦可受用及法性也・最痛快者・蕅益要解云・極樂世界・正指同居淨土・亦即橫具上二淨土。又云・同居衆生・以持名善

根福德同佛・故圓淨四土・圓受諸樂也。又云・唯極樂同居・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十方佛土・無此名相。……非心性之極致・持名之奇勳・彌陀之大願・何以有此。統上數說觀之・是知彌陀淨土不可思議・不可以尋常凡聖階位及所住報土爲衡・至善導法然楊仁老單說實報・蓋就通圓優勝邊言。欲求安善・莫若蕅益。

問淨土非一・任人往生・自不可參與門戶知見。凡諸學淨土者・同如龍樹十住毘婆沙所說易行道也。雲棲法彙答四十八問云・諸佛誰無淨土・彌陀亦有穢邦・但遵現教・毋用他求・又明言但守生西之志・如徹悟所謂釋迦再來・亦不捨西也。復次道綽安樂集卷上引大集月藏云・第四五百年・白法隱滯・約時被機・勸歸淨土・又稱韋提大士因緣・爲欲前生者導・後後生者訪前也。彌陀疏鈔卷四云・昔奘師謂內院易生・良以兜

率之離人世・可計由旬・極樂之去娑婆・歷多佛刹・彼論地不論因・今論因不論地・義各有取。然極而論之・奘師爲當時一類之機・此經爲萬世常行之道・此外千經萬論導歸西方・已人所咸稱・不待論矣。何故時下猶有人輯慈宗三要・願生兜率內院者・豈於古德論兜率與極樂難易未之聞乎。抑約時被機・此導歸兜率・爲普攝超過極樂乎。某封拙懷迷・不敢妄評・但不得不備聞其義。　答來論云・奘師爲當時一類之機・此經爲萬世常行之道・二語盡之矣。慈宗三要・輯或亦爲現時一類之機也。其義云何・請以質諸輯三要者。

問時下有說人間淨土者・義自無乖・意非究竟。若眞人間淨土已備・又何待本師出他方淨土之說乎。若言其理・則唯心淨土・十萬億國外・亦何嘗非唯心。且正報何嘗非自性哉。沈穀成不云乎・淨土乃唯心之淨

土・實有可到之地・彌陀乃自性之彌陀・實有可見之人・十方國土・不出現前一念・最爾心性。今單言人間淨土・不但於諸佛倡他方佛土之聖教有違・且亦未達心性之理・況娑婆本穢・所謂愛不重不生娑婆。

答人間淨土說・亦以現代衆生有於西方淨土不能契機者・而倡正本唯心之理而建立・倘有倡東方淨土・亦同此意・然此皆方便之談・借此接彼（西方）可也・是此非彼不可也。我之所見如此・或曰西方淨土・乃十劫以前彌陀願行之所創造・若果有人以其相當之行願而創造之・安見人間東方之不可造哉・但成就之時間有問題耳。

問顯密雙修可生淨土乎。　答顯修可生淨土・密修亦然・雙修當然可生。但密修須有師傳・修法嚴密・不若顯修之自在・非普被法也。

（九）密宗

問佛法密宗相傳係「釋迦如來滅後七百年時·龍猛菩薩開南天竺鐵塔·遇金剛薩埵受職灌頂祕密法門方傳於世·」然則釋迦如來入滅以後·數百年間無所謂密法也。又據藏僧云·「印度蓮花生大士·係於釋迦如來涅槃後八年降生於西印度乳子海之蓮花中·在印度及尼泊爾等處弘揚顯密·八百餘年·爲康藏紅教第一代大祖師·」是釋迦如來入滅以後數百年間未嘗無密法也。又康藏喇嘛·有不承認開南天竺鐵塔之說·究竟藏密傳法師承如何。請詳爲開示。　答中國西藏兩派密宗承傳·顯有不同。南天竺金剛薩埵所傳·行於南方·蓮花生大士所傳·行於尼泊爾等處·即北方。至云「無所謂密法」及「未嘗無密法」·皆是居士所偏計與實際何關耶。

問佛教有顯密二宗·所謂顯密者·是否與即顯明公開密即祕密私傳之義·如顯密之別在此·則佛法乃正大光明之道·一切修持方法·均當明顯示人。何得私相授受·而不普利人乎·此理不明·敬祈解答。　答密宗密字之意·即非尋常之意·尋常易曉者·如顯露·故曰顯教·特別難解者·如祕密·故曰密教。以印契爲佛身業·以咒語爲佛語業·以字種爲佛意業·如記號·然唯局內人得知·非局外人所能曉·故曰三密。然此密義·乃就衆生邊說·非佛有所祕也。至於重師承須傳授者·以其事相煩重·非文字所能盡達。故又如學校施教·非考取及格者不能入學聽講·豈學校亦不公開乎·不普利乎。

問眞言爲佛法密宗·當佛住世之時·印度外道甚多·是否佛恐外道竊取佛法以濟其私·故爲密傳·若誠心求學·未經人傳·照書私念·名爲盜法·究竟有無罪過。佛曾有言·如有手書此經咒者·如佛親口傳授·何以現時習密宗者·輒視爲神祕·雖有誠心求學者·即僅能利益童子與超度亡魂·如護諸童子經中兩咒及大樓閣等咒者·亦不肯傳·按以上各咒·并不能助人爲惡·是豈宏揚佛法之旨·乃竟有因此甘破誑言之戒而不惜者·是誠何心。況此刻中國習密宗者甚少·而習者又吝不傳人·將來恐有失傳之日。　答密宗即事融理·故於事相極其重要。又因事相容易襲取·故重於親授·而傳授之人·須有教授阿闍黎資格方可。否則照書自習·亦不無功德·但於密宗爲不如法耳。

問近閱西南和平法會一書·係西藏多傑覺拔尊者所著·內載密咒之種類甚多·如金剛心咒·藥師佛咒·長壽佛咒·黃財神咒等·各有不思議之效力。據云欲學密法·首重師授·如無師授·一切密法皆不能成·用功縱勤·亦不過成魔而已。弟讀誦之下·心中憂疑·因彼云如無師授不靈驗·然我等常常持誦之大悲咒·亦密法也。並無師授·豈皆不靈驗耶，彼又云·念阿彌陀佛者·亦須學密法·求生西方爲極易之事·顯教念佛爲極難之事。又須修長壽法以保延其壽命·否則恐立即生西·減短此土之壽命云云。弟讀至此·更疑糊不決也。此等說法·究竟確否。再書上所載之大白傘蓋·藥師佛咒等·我輩無師傳授·可能念誦否·如不能持誦·則我國通行之大悲咒等·亦密咒也·豈均不能持誦耶。望大善知識詳細賜示·以開茅塞·不勝懇禱。　答顯宗密宗·立法各異。吾人日常所誦之咒·雖是密咒·但既係顯宗人修·無須遵照密宗教誡·誠心念誦·咒之靈驗·事實具在·何庸生疑。密宗修法繁重·精嚴·三密相應·其效當然神速。然念佛人依淨宗修持·臨終決定往生·奚必性急也。大白傘蓋咒·即楞嚴咒心·藥師佛咒·即朝課十小咒中藥師灌頂眞言·如嫌無師傳授·不

妨就能誦者一受之。

問余雅不喜密宗盜法之說、以爲皆阿闍黎的名聞利養計、故爲此說、非我佛平等法施之本懷。然密宗諸呪、純講梵音、唐人譯音、於今已異、若用反切、南北不同、以致欲持大悲準提者、心終懷疑、前佛學書局所贈金光明經諸呪、以藏英日三文對照、甚妙、鄙意仍不普通、不如以現行之注音字母譯之。　答以注音字母譯呪、且俟能者、至密宗之重師承者、以多屬事相、有非親授莫能詳者、梵音其一也、未可以不平等目之。

問或云北京雍和宮有歡喜佛者、男女作抱持狀、西藏喇嘛僧多崇拜之。後學心竊有疑、夫佛爲大覺之王、豈亦有慾、抑係後人胡造、或邪教、或實有之、而名何佛。後學心愚而多疑、且有執著之病、祈詳細釋示、以指迷途。　答按密部有一大聖歡喜雙身大自在天毗那夜迦王歸依念誦供養法」等經、經云、大聖自在天是摩醯首羅大自在天王烏摩女爲婦、生子三千、左千五百以毗那夜迦王爲第一、行諸惡事、右千五百以扇那夜迦王爲第一、修一切善利、此扇那夜迦王、則觀音之化身也。爲調和彼毗那夜迦王惡行、同生一類、成兄弟夫婦、示現相抱同體之形。其像作象頭人身、示不同其餘毗那夜迦、已爲誘進入正見、故謂如象王雖有嗔恚强力、能隨養育者及調御師也。又按經此二天均是權化之身、毗尼夜迦王是毗盧遮那佛隨類化身、即男天、其女天爲觀音菩薩化身、故修法須敬禮此佛菩薩也、修此天法者、能制三業懈怠、除其懈怠故、障難永絕不起、若行者多障難、除唯修此大聖歡喜天法能除之也。○密部諸法、均有密意、須正思惟、如法信解。

問佛淨土、凡修顯教者、無不認定西方極樂世界、若信願力深、必得接引往生。人問淨土、凡修藏密者、無不認定係香拔拉國、若持密成就、必能乘願轉世、此從教理而顯教相者也。祗是香拔拉國位於印度之北、若論地理便利、非常自非極樂世界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可比、不審普通梯航可能達否。近來飛機靈捷異常、又不審航空可窺影其莊嚴否。　答生香拔拉者、亦須依法修成、方可轉世往彼、未修法者、莫知能達。

問香拔喇究竟在北印度何處、是否實有。　答香拔喇國既在此土、當是實有。然以時節因緣隱而不現、（苟非其人覩而不見）未可知也。

問佛學半月刊時輪金剛法會專號封面上班禪額爾德尼法師像左右手所持之物是何物、請示知。　答所持者、爲兩把「吉祥草」時輪金剛法灌頂前用以祈夢占善惡業之有無者。

問時輪金剛經內載無量妙諦、以無師承、不得受用、但是未參加灌頂法會、能[illegible]經否。　答時輪金剛經尚未譯出、杭州開法會時有開示錄及修法儀本。但未預法會受灌頂者、不得漫修也。

問彌陀經云佛法滅時、此經多存百年、而奉時輪者又云密教更多住世百零三年。何故。　答香拔喇藏密稱爲北方淨土、極樂世界係西方淨土、末法得淨土法而延長、其理同、故其事同也。

問佛門弟子無論修顯修密、均須因於菩提、但修顯則當尊重戒相、故有五戒十戒沙彌戒具足戒之定序、惟修密則於戒相難守、悉從善巧方便、至若食肉、勢必違犯殺戒、因果互爲受報、未了自既不利、他於何有、似此仍能以方便而善巧之否。　答學密亦須受密戒、食肉之開在密乘戒有規定者、勿以門外人而疑之也。

問佛學半月刊記西藏密宗大德多傑尊者傳法・有云・阿彌陀佛爲應身・無量壽佛爲報身・頗生疑慮・就余所知・阿彌陀佛爲梵音・而華譯則爲無量壽與無量光・今多傑尊者尙有報身應身之別・是義云何・請求開示。　答一切佛俱有三身・應身壽同凡夫・故但有無量光義・報身壽本無量・故以無量壽名・光壽不二・卽法身寂照不二義・如此判別・於義甚當・今應身佛不用譯名者・亦猶我國稱光中化佛曰阿彌陀佛也。

問多傑尊者所傳彌陀長壽合修法・照義解釋・是一方面修淨業・一方面延長娑婆壽命・而尊者云長壽二字・卽無量壽・余甚不解・請示。　答長壽佛卽無量壽佛・修長壽佛法・義取延長壽命・以利進修・增高生品・並非欲長住娑婆也。

問藏密彌陀長壽合修法・學人急思請得照法修習・倘將來自己修習有

得・不知可轉傳他人否。　答此書已由佛學書局出版・可購請也・將來修習有得・不妨方便轉傳。

問綠度母咒如何不必經過灌頂・綠字作何解。　答綠度母咒・乃藏密中咒・度母身現綠色光明・故稱爲綠・凡依密法須經灌頂・但經灌頂者・蒙師許傳於他人・則他人受持者・卽有間接灌頂之效。

問眞言宗戒律爲要・何獨盛於不重戒律之日本。　問眞言宗欲其有效・非淨戒不可・日本不重戒律・然習眞言宗者・須先持三昧耶戒・至其盛者・不過習者之多耳・我國失傳・遜於日本・非眞隆盛也・無戒律之密・變成魔術・西藏紅教喇嘛之流弊如此。

問王弘願居士學東密・得阿闍黎傳法灌頂・與僧伽並躋・此事如何。　答此係大乘菩薩態度・然非眞實得悉地者・獲罪非輕也。

問汕頭王弘願居士設壇傳授密法・某方以其非出家具足比丘・嚴辭反對。王居士根據大日經蘇悉地經・謂毗盧遮那如來爲結頂相・若是比丘傳密・須以右手作拳・舒大拇指・屈頭指・押大指頭上・令頭指圓曲・故居士可以傳密法・而比丘次之。竊聞法身徧虛空・無有男女形相可得・而今修到大日如來・尙有頭髮有無問題・是何意義、　答密宗重觀相・毗盧遮那像有髻・故有結頂法・若言其理・則法身無相・亦無不相・何妨有髮髻耶。

問學佛最忌執著・而修密宗者心持咒・手結印・豈非著相有爲法耶。　答忌執著・爲其障道也・若能入道・何忌之有・如念佛者執持名號・信願生西・豈患執著乎・况修密宗者・先觀心空・然後持咒法印・修畢・後仍須觀空・方有效果・金光明最勝王經有依空滿願品・言此理甚詳・又般若

心經以無所得而得・皆同此理・勿謂密宗著相也。至無爲法者・指法性眞如而言・乃說果非談因也・不宜於修法混評。

問持咒的效力・究竟在能持之心・抑在所持之咒・若在能持之心・則無論任持何咒・只要心理上同一信仰與懇切・所得效驗・必是一樣・若說在所持之咒・則且無論世界各國之音聲歧異・卽就本國論之・南方與北方亦大大差異・按咒本來是專注重音・音既不同・必有錯誤・如何能得效驗・不知此事究竟如何。　答持咒效力・乃三力所策發・一能持之心力・二所持之咒力・三本尊加持力・（持咒時如本尊親臨然）至於咒音・原以梵音爲準・但未識梵文者・隨所教授可也・（因密宗重師承・顯宗可做此）

問密宗持咒最重梵音・其故安在。　答咒名陀羅尼・義云總持・欲令一切

衆生解悟、故用梵音、梵音者、此世界之原音也、猶我國之用國語、則能令十三省人多領解。

問近年密教重興、始唱持咒必經師授之說。然先年亦有持白衣準提大悲等咒者、既未經師授、又係不與梵音皆同之漢音、亦有靈應、其故何在。　答是在誦者誠心所感。

（十）　戒律

問何爲五戒。　答五戒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迷醉之品。

問何爲八戒。　答不殺一也。不盜二也。不淫三也。不妄語四也。不飲酒五也。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六也。不歌舞倡伎不往觀聽七也。不坐高廣大牀八也。此八戒不單持、須合一齋法、謂不非時食、故曰八關齋戒。

問十重戒何如。　答第一殺戒、第二盜戒、第三淫戒、第四妄語戒、第五酤

酒戒、第六說四衆過戒、第七自讚毀他戒、第八慳惜加毀戒、第九瞋心不受悔戒、第十謗三寶戒。

問四十八輕戒何如。　答第一不敬師友戒、第二飲酒戒、第三食肉戒、第四食五辛戒、乃至第四十八破法戒。名相甚繁、可檢律藏。

問何謂比丘。　答具足佛戒、能怖魔衆、清淨活命者、謂之比丘。故有三義、一破惡、二破魔、三乞士。

問何謂比丘尼。　答謂比丘之女者、所受具戒、較比丘多一百條。

問何謂學戒尼。　答尼受具戒前、先應學戒二歲、故有此衆。

問何謂沙彌，　答沙彌此云息慈。謂息世染之情、以慈濟羣生也。初入佛法、受出家十戒、方得稱此。又譯云勤策男。

問何謂優婆塞。　答在家信士能持五戒者、稱此、義翻清淨士。又云近事

男。謂親近承事諸佛法也。

問何謂優婆夷。　答此云清淨女、及近事女、在家信女之稱。

問在家學佛、未受五戒者、可否作蒙山施食。　答未受三昧耶戒、不應施。

問余未受五戒、而在蓮社念佛會通俗講演、身著俗衣、對衆宣演、未知可有罪咎否。　答以至誠心慈悲心、如義宣說、並無罪咎。

問在未皈依僧寶以前、對於居士五戒自受遵守、及製縵衣禮佛、有犯佛制及盜法之罪否。　答佛戒自動遵守、固屬至善、但製衣非經過受戒儀式不可。

問在家居士著海青、是否犯律。　答海青非佛制衣、乃是唐代華服、與律無關、不應有犯。

問在居士林見有某寺傳戒通告、不知彼要錢否、其中有七衣鉢具、何解。

答居士往受五戒、需時不多。住寺日少、費錢亦不多也。七衣乃比丘之袈裟。鉢、比丘食飯之碗。具、跪拜用以鋪地之具。居士受戒、不需此也。

問竹窗三筆謂居士不宜著三衣、其說然否。　答三衣皆福田衣也。出家受具足戒名僧寶、可著。居士須受優婆塞戒、可著鉢吒衣。（即無條相之縵衣）未受五戒之居士、縵衣尚不能著、況三衣乎。

問北平女子佛學院院生皆不著海青、唯披搭衣、此例現今居士仿之如何。能普及否。　答於理亦可仿行。然於事却失威儀。海青雖同唐代俗服、然搭衣却與彼相稱。如著現代俗服、宜仿喇嘛搭衣、方相稱耳。

問北平女子佛學院院生俱無海青單披搭衣一則、愚聞居士皈依後方可著海青。如披搭衣須待受戒。未識此說確否。　答既披搭衣、想必已受戒者。居士所說不差。

問受五戒居士·性誠實·作佛事時·身披祖衣·設放瑜伽·違佛法否。有功德否。　答祖衣是出家大僧的法服。僧非法師·且不可披·何況居士。放瑜伽施食·亦出家法師之事。居士地位·不宜作此項佛事。惟蒙山施食·（晚課中有）居士披禮懺衣（即縵衣受五戒者可服·）行之可也。

問優婆塞五戒·以不殺生爲首·誠以寃寃相報·終無了期也。然有事時親朋畢集·無事時妻孥自由·縱具慈悲之心·難免暴虐之行。奈何奈何。

答既受五戒人·自要隨處留心·即有宿習濃厚·到得當面關頭不能制伏者·仍須過後大生慚愧·痛革前非。

問受五戒者·服用皮革骨角絲綢·是否犯戒。食肉與服用皮革絲綢·厥罪應如何差別。若云相等·何以法師可披綢衣。若謂披之與彼蠶類有緣·爲將來得度之因·謂爲長物之善根。然則法師當多食肉·使被食之衆生得解脫·何素食爲。請析之。　答五戒但戒殺生。不食肉·係大乘戒·長養慈心也。用皮革等·例同食肉。如從嚴格·亦當戒之。至長物善根之說·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所謂如來密意之類也。西藏密宗不忌食肉·此皆出格作略·豈可以庸凡而冒爲之耶。

問佛經中五戒莫重於戒殺生·戒邪淫尚在其次·則何以萬惡淫爲首乎。

答五戒中戒殺戒至究竟·戒淫不過戒邪淫而已·故殺先而淫後。萬惡淫爲首者·乃世間維持風化之語·非佛書語也。

問居士求受五戒·正式婚姻亦要脫離夫婦間事實乎。　答五戒第三但戒邪淫。正式夫婦不在戒內。

問五戒唯斷邪淫·未嘗言禁婚嫁。未婚青年受優婆塞或優婆夷戒·俗師輒言不可復婚嫁。此言也·一則阻止佛化普及青年·二則與佛經無根據·高明對此如何。　答俗師之言不可從·未婚嫁受戒之青年·婚嫁之後·可以專一相待·不致有離棄等變。正是佛法裨益家庭·豈但端正風化而已哉。

問經云·日常持素念佛誦咒之人·常有吉神隨護。然在家居士雖守五戒·對於夫婦正淫之際·此吉神仍隨護而不之避乎。若避而去之·則此種行爲固非犯戒。若不避·豈不瀆之乎。　答吉神亦是受五戒者。對於夫婦間事·神固不以爲惡也。何瀆之有。然若不守時禁·或不依正道·則神亦疾視之矣。

問五戒可開否。開遮持犯之義如何。何謂犯而不犯。何謂央掘摩羅彌殺彌慈·和須密多淫而梵行·祇陀之惟酒惟戒·末利之因妄成仁·文忠終身不醉·思遠醉勝醒人·以上其人事實如何。　答五戒之開遮持犯·有五戒相經箋要一書·可請閱之。至開遮持犯之義·開者行也·遮者止也·持爲守戒·犯爲違戒·義有四句·有以開爲持·有以遮爲持·有以開爲犯·有以遮爲犯。犯而不犯者·菩薩之權行·非常人所能學也。

問酒爲五戒之一·爲亂性故·今吃不醉之甜酒槽·是否犯戒。　答槽未成酒·且非飲品·既吃不醉·云何犯戒·但若代酒飲之·則成犯矣。

問酒從槽出·槽雖未成酒·終必成酒·學佛者似不宜吃·而尊答某君問吃甜酒槽爲不犯戒·是據是實。　答戒酒之意·原爲醉後破戒而設·如吃槽致醉·果亦當戒·但吃甜酒槽·則無醉事。故可不戒也。

問儒家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而佛家則以燃戒爲功德·祈示其理。堂上擬赴受戒·爲子者可代燃否。　答受戒非必燃香·惟受菩薩戒者·經有燒身燒臂燒指之文·因菩薩須有捨身救世之決心·故

令受苦行以見志・燃香但其微苦者耳。受五戒者可不燃・願燃者亦聽之・以表發菩薩心也。代燃殊可不必・以燃香並無若何痛苦也・不燃頂・可燃臂上・

問居家受戒者・可否自行在佛堂發願。抑或非得在高僧前舉行不可。若無高僧・能否由貴刊介紹通信受戒。　答戒稱爲受・必有所授・在佛前發願自受・准諸菩薩戒經・雖可自受・不過須先殷勤禮懺・得見好相・方乃有效・亦屬難事・至於僧前受者・但得此僧四重清淨・（殺盜婬妄）即可爲師・若通信受戒・恐非如法・復次受戒重在能持・若果已能持・雖未作此形式功德・亦與曾受者等・若有作此形式之必要者・何妨效善財之行脚耶。

問在家二衆持戒・總不若出家二衆之精嚴・雖時常生懺悔心・終不能謹

遵佛制。有教濟法否。　答環境所牽・毫無辦法。但盡在家修持之分・亦爲佛所許可也。

問聞受持八關齋戒・若在無僧之處・可自在佛前稟受・然否。其儀軌若何。　答受八關齋法・金陵有刻本・曾見合訂在大悲咒持誦簡法內・請檢閱之・

問八關齋戒中・不坐高廣大牀・如何是高廣大牀。　答即甚裝璜寬大・能睡兩人以上之眠牀・或現今之沙發椅沙發榻甚舒服者均是・

問如係眠牀・則受戒者不能睡眠乎。　答非也・祇要用一人獨睡的小眠牀可矣。

問坐高廣大牀・於修道有何障礙・於佛法有何違犯。　答能增長放逸懈怠與淫欲也。違犯不貪欲不放逸減少睡眠。

問八關齋戒內高廣大牀・與日常臥牀・有何區別。除高廣大牀以外・可坐乎。想坐既不可・睡則當然不行・是否即一日夜不就寢乎・又不非時食・是否除午正食外・即一日一夜不再食乎。　答高廣大牀・即世俗之牀・不高廣者・即世俗之舖・此臥牀也。如論坐牀・即今之凳椅・普通凳椅即非高廣・如此戒者・非取不就寢・乃防放肆寢也・不非時食・係過午不食・至明日天明方可食也。

問尊答中有謂一菩薩戒盡未來際乃至成佛中間不斷受持・非如餘戒之但一生受持也・人受幽冥戒・即依梵網戒本之十重戒令盡未來際受持之耳・其意令其仗此持戒功德・即生天上人間・不墮三途苦趣也・一一段見佛學半月刊六十一期・然設有人爲受持菩薩戒・或幽冥戒・若非專志淨土・乃轉生天上或人間・就生人道言・呱呱墮地成年以前・

未必仍舊持戒如故・則不免有犯科作奸諸情事・依不斷受持義・應認犯戒。若自重受戒時起算・則非不斷受持・然則應從何解・　答菩薩戒爲諸佛之性戒。所謂若受諸佛戒・即入諸佛位・故極鄭重・如其故犯・須懺悔至見好相・即爲得戒・不須重受・故有不斷之義・況受時須如是發願乎。若幽冥戒爲亡人說法・無盡形壽之義・故但取諸佛性戒耳・

問戒律共分幾種・有何分別・僧人頂上所灼香疤多寡・有無一定・統祈詳示。居士受菩薩戒・亡人受幽冥戒・是何詳情・幷請示知・　答戒律在家人受有五戒八戒菩薩戒三種。出家人受有十戒二百五十戒菩薩戒三種。若出家女衆・尚有式叉摩那六戒・其二百五十戒亦增多一百條・爲三百五十戒・則有四種矣。僧人頂上香疤・是燒身之一種苦行・梵網菩薩戒中有此規定・非一切受戒都要燒香疤也。多寡本可隨自發心・

而無一定。菩薩戒本有善生經梵網經及持地經三種·依據何本受者·卽照何種條文守持。惟在家者·改淫戒爲邪淫戒耳。其餘亦有適用不適用者·亦不難辨別也。又菩薩戒應盡未來際乃至成佛中間不斷受持·非如餘戒之但一生受持也。人受幽冥戒·卽依梵網戒本之十重戒·令盡未來際受持之耳。其意令其仗此受戒功德·卽生天上人間·不墮三途苦趣也。

問三昧耶戒何義。　答三昧耶梵語·有誓願警覺除障垢等義。密宗所受之戒·名三昧耶戒。

問學佛之道·曰戒定慧。非持戒嚴淨·不能由定入慧。所謂戒·是否必出家受持比丘比丘尼戒。若在家受持五戒菩薩戒·亦可由定入慧得證果否。　答比丘比丘尼戒·利於出世。菩薩戒·利於入世。出世之後再行入

世·方可爲芬陀華。先出世修定易·入世修慧易·先定後慧·亦須先出世而後入世。釋迦佛祖·亦由出家而後示成佛道。可知在家菩薩戒·未有證果分也。

問佛視衆生平等·則男女理無軒輊。然比丘尼對比丘·何以有八敬法。（節錄中本起經姨母求度）　答業障比較·女重於男·受持八敬·遠離褻慢·令成法器也。

問翻譯名義卷三中之式叉摩那學法女·十八童女應二歲學戒。又云小年曾嫁·能持六法二年·練身可知有胎無胎。盜人四錢·斷畜生命·此義云何解。　答女衆受比丘尼戒前·應先修學戒法·持六種戒·一以覘其能持具足戒否·二以俟有孕者產後方受具足也。盜人四錢者·此言盜戒毀犯成就之範圍·以盜人四錢以上爲犯·若不至四錢·則不爲犯也。斷畜生命者·此言殺戒毀犯成就之範圍·言斷命·則成犯也。

問比丘尼受大戒後·令作三時繫念佛事·有謂不合法者。是佛法本來平等·今男女脩作歧視·究竟何故。　答比丘尼已受大戒·可作法師繫念佛事。非不應作。

問僧赴五觀堂食時觀法第三節云·防心離過貪等爲宗一句·不解何義。

答應離之過尚多·而以貪瞋癡慢等爲最·故爲宗也。

問具戒比丘·佛制三衣。其一五衣·梵名安陀會·此譯往來雜作。其二七衣·梵名鬱多羅僧·此譯清淨入衆。其三九衣·梵名僧伽黎·此譯究屬何等事相。又披服僧伽黎·宜於何時何地·及比丘中之何等地位·屬此制服。佛制衣定壞色·何以講經法師多披紅色衣。　答五衣如俗短衣·七衣如俗常禮服·九衣如俗大禮服。僧伽黎此譯入王宮聚落之衣·猶俗朝

服。然今比丘說法作住持者服之紅色衣類·是俗所供養。自製服者·宜遵律藏。

問比丘閒常服著之圓領大袖長短衣·梵方既無·此方究應以何命名。　答比丘常服·都係唐代俗服。今僧家通名海青大掛等·於制無妨·不必改名。

問戒德僧徇俗情·披祖衣·向人家宗親前拈香迴向·違佛法否。　答迴向時必先誦經咒佛號·拈香合掌致敬·尚屬可行。惟當前並無佛像·却有人家祖先像位·故不宜禮拜。

古農佛學答問卷三終

古農佛學答問卷四

自利行願門

（一）皈戒

問皈依之式若何。　答在佛僧前焚香禮拜、長跪合掌、至心發願誓言、弟子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如是三稱。又言弟子某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如是三稱。

問皈依三寶有何因由。　答皈依佛、爲佛有無量功德故。皈依法、爲法有大利益故。皈依僧、爲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故。

問皈依三寶有何效果。　答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旁生。

問三皈章句云、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旁生、請

言其理由。　答古人意取以三皈之上善、對治三途之極惡。此外亦無理由。

問受皈後入寺見僧、應行何儀禮。　答見方丈及重要職頂禮。屢屢見者、問訊。見普通僧合掌。

問僧寶爲三寶之一、自菩薩羅漢起至高僧傳中所載之僧、自足以當此名。然僧寶二字、係連綴名詞、世俗形式上之僧、久已與佛典上之僧離開、寶字更談不到。敢問現在此二字、尚可適用否。我輩皈依、但皈依菩薩羅漢、望空發願、即可算爲皈依僧否。　答皈依佛法僧三寶、本是皈依賢聖僧也。但現在之僧、亦即皈依賢聖僧之人、我輩從之受皈、不過由他介紹一下。如我人從父母生、而父母未必皆賢也。智度論云、海中過屍、亦可憖以得度。幸勿嫌其屍臭而棄之。

問從前認出家人爲僧寶、以爲拜出家人爲師、得三寶也。而出家人亦以此相勸。今讀壇經、有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衆中尊、依此開示、是皈依僧、乃是不染塵勞愛欲、不是拜出家人爲師、始名皈依僧。究竟何者爲是、請高明指示之。　答前說是事相、壇經說是理論、宜合不宜分。惟因自性不染塵欲、名衆中尊、則爲僧者、亦當以不染塵欲爲相。既皈依自性僧、豈不當皈依住持僧耶。

問晚信佛誦經、亦念三皈、縱未蒙師傳、於佛制可否算已授三皈。　答應在佛像前自誦皈依法語。遇便時、仍應請比丘僧證明之。

問初機人行受三皈儀式時、所聞皈義、未得了解、徒有形式、此亦算皈依了乎。　答臨時未了、受後應再修習。凡受皈之人、在一年之內、應日誦三皈文及懺悔發願、令成不壞信也。

問余前授三皈時、正如某居士所謂徒有形式、不解皈義、未識可需重受。

　答不須重受。但請一册受三皈儀式書、自己研究可也。

問每有欲受三皈五戒菩薩戒等、惟無師爲之傳、或依書而習之可乎。

答依書自習、當然亦可。但須依僧教授、方爲正式。

問受優婆塞戒、就居首都者而言、多必在古林香林寶華棲霞等處求受。然製海青須十元、搭衣十元、拜具二元、戒費十二元、膳費十元、雜費六元、共五十元。（此係某師爲余預算）僅此一居士戒、已費鉅如此。倘家寒者奈何。豈因貧富之攸分、遂判別有畛域。高明另有方便法可告乎。　答如欲省却供養、可於不在傳戒時、求受。海青搭衣拜具、當然要自備。一時無力置備者、臨時可向他人借用、俟有錢時再置。然即不置用亦可。因居士非比丘比、不必定要有形式分別也。

問予於舊曆正月間·正病後無事·展閱淨業良導·知持戒之要·乃具疏於濟公呂祖李拐案前·發持五戒願·迨來遲後·以職務關係·雖力避妄語·惜未全能。呂祖李拐爲道教人·歸依佛者·當不能再事奉承·而照發願須在佛前之旨·嚴格言之·則前之發願·諒不生效。今之未能全戒妄語·或可認爲非毀妄語戒。然否。　答未曾在佛前受戒者·若有違犯·僅爲普通過失·不名犯戒。

問余前輩遺傳·逢道教誕期·諷禮道懺·既信佛教·本不應諷禮道教經懺·但世傳已久·斷絕甚難。今處兩難之地·請示用何種方法·以解此疑難。

　答果是信佛教人·應盡形壽皈依三寶·終不皈依外道典籍。

問香烟賭博·乃消遣品·受過皈戒·屢欲止斷而未能·未知於學佛·究有阻礙否。　答消遣二字·非學佛人所宜·有常勤精進·如救頭然·尚有何遣可消耶。

問於受三皈受五戒之師·平時應否盡弟子之禮。其禮若何。　答弟子敬禮其師·見時禮拜·時常請法·歲時供養·用物則衣服臥具湯藥·用錢簽曰「香敬」·多少不拘。如行與戒不相應時·應向戒師懺悔。

（二）禮拜

問何謂禮拜。　答爲對於佛像·或心想佛前·五體投地·頂禮稽首也。對於法僧亦然。

問對法如何禮拜。　答供經於桌·口稱經題·及經中某字·至心頂禮一拜。如拜華嚴經者·稱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如字法寶一拜·再稱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是字法寶一拜·我字以下皆然。

問禮佛之儀式有幾·及其禮法。　答佛家禮拜·以頂禮旋繞爲最。次之但頂禮。又次之問訊（揖）最簡爲合掌。如時間從容者·應先焚香。頂禮時口念佛號·或誦讚佛偈。

問何謂頂禮·儀式如何。　答作尋常稽首式·而將兩掌向上分置左右·如托兩足·故謂之頂禮佛足。

問拜願與禮拜有分別否。　答拜願謂拜佛發願之意。禮拜但拜佛也。拜下未起時·應默禱發願·故曰拜願。

問學人拜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有人云·拜佛只應念佛號下拜·如念願文下拜·是拜願文·非拜佛也。未知是否。　答拜願即是拜佛·蓋所發者願能發者即佛也。何容分別。

問禮佛之儀式·如何請詳細指示。　答可向佛學書局請「佛教儀式須知」一觀之自知。

問佛家合掌禮·是何意義。　答合掌即合十（十指）佛家敬禮之一。合掌當心·表示一心恭敬也。

（三）供養

問何爲供養。　答爲以香花燈燭幢幡寶蓋等供獻於佛而敬養之。於法僧亦然。供養僧衆·尚有以衣服臥具飲食湯藥者。

問對於法寶·既如佛僧一樣禮供·足見敬法之至。但平日安放經籍·宜如何辦法·方不失敬。　答宜安放清潔處·包以淨布尤佳。勿亂堆桌架上·勿雜置他籍中·勿放在椅櫈榻上。誦讀翻閱時·均須潔手正身。中途輟誦者·用布覆之。攜取者·宜手捧·勿脅挾。

問平時對佛像應如何供養·隨便供養可否。不供養可否。　答平時對佛像·須日日香花供養·不可懸挂而不供養也。

問室中懸掛西方三聖釋迦彌陀藥師觀音地藏等聖像·應如何分配其位置。　答釋迦懸中·藥師懸東·彌陀懸西·列上。觀音左·地藏右·列下。西方三聖·另桌供之·宜向東。

問奉承佛像·要坐何方向·何方·佛前要供何物。　答彌陀佛像可坐西向東·藥師佛像可坐東向西·釋迦佛像應坐北向南·若均南向供亦可。佛前供品除香花燈燭常供外·或供水及食物（水菓糕餅）均可。

問菜餚或糕餅等供佛·是否要用箸。（敝鄉曰筷）　答飯食供佛·不必用箸。以佛時摶食·本不用箸也。

問供養三寶之六種供及十種供·其品目及修治方法·請詳細示知。　答六種供養者·一水·二塗香·三華·四燒香·五飲食·六燈明也。十種供養者·一華·二香·三瓔珞·四末香·五塗香·六燒香·七繒蓋幢幡·八衣服·九伎樂·

十合掌。（出法義經）至脩治方法·密宗有定軌·顯教無定法·但取鮮潔豐美而已。

問每見佛門設供·排列水菓五種蔬菜六種·名爲五菓六齋·是否有所表法。又如筵席糕餅等可爲供品否。　答現在佛門設供多少·但依習慣·並無規定。五菓六齋·不過取諧聲名詞說之。如必欲說表法·則配五眼六通之果德·五明六度之因行均可耳。筵席糕餅均可供也。

問佛堂供有佛像多尊·其供水要否每尊一杯·或祇供一杯即可。水用生水或開水·是否每日要換·其已供之水·換時應如何處置·可隨便倒去否。　答供一杯可矣。因取其潔·則以開水爲宜。應晨供暮撤。撤時傾於階側·祝施餓鬼食·或傾於河·施魚類食均可。供時宜誦甘露呪·及供養呪。

問大悲懺行持法云·佛前所供食物·行者不能自食·不知何故·何據，　答行者既以物供佛·則已認爲佛有。自取食之·則有誑佛之嫌。若以施人·則是廣佛之慈。行持法是法智大師所作·必有經律依據也。

問然指供佛·究係何意。　答身外之物爲外財·身內之物爲內財。捨外財易·捨內財難。佛教然指供佛·即所謂捨內財也。梵網楞嚴皆有此文·佛口親宣·其功甚大。

問予供木質金身阿彌陀佛像已多年·擬雇匠加雕·未知獲罪否。　答如以莊嚴之心理行之·何罪之有。

問寺廟佛像每要開光·吾輩在家供奉者·可無開光之必要乎。　答在家人供奉畫像·或小塑像·留意淸潔可也。

問新造佛像須開光·張掛畫像·宜用何儀式·請示。　答畫像上須寫唵啞

吽三梵字。西藏法·寫在紙背·當像頂喉心三處。即此爲已開光。因此三字·爲佛之應報法三身之光也。但其儀式·却未之見。

問信佛者當供養諸佛像·但爲地方與職業上的關係·只能在誦經時張掛佛像·誦畢收捲可否。　答此甚可行。但始張時當作迎請想·將捲時當作奉送想。作此想時·最簡也須合掌作禮。

問人住樓上·如樓下爲佛堂·有何方便以處之。　答當樓下掛供佛像處·樓上用淨器具遮置之·勿使人從上踏着。如佛堂內念誦時·樓上最好不住人。

問因病故供佛像於臥房內·夜間置有溺器·有妨害否。　答有妨害。當於佛案前張黃布以遮之。如欲揭起此布·當先將溺器撤去，

問欲避塵俗居寂靜之處·或不能攜帶佛菩薩像·亦無香花果餅等供物·

可否念阿彌陀佛及大悲呪。此等類似閉關的修行法·可否長期行之·及會惹起邪魔否。 答既係類似閉關的修行·不能不設像供以防業障。無像或供經本供養至少拈香一炷。如屋小室有臥床·可用帳隔之。如暫時作客·則但靜心念誦可也。

問鮮花供佛·是否即拈花微笑之意·抑尚有其他意義。 答諸天以散花爲禮·故印度以花爲供品·而供佛從之。拈花微笑·另一事也。

問室中設佛像·遷居時應如何辦法。 答宜焚香默禱之。

問佛前燈油用罌粟油與酥油·何者爲宜。 答宜用香氣之油·酥油·西藏供佛用之。

問陳設佛像·朝夕瞻敬·但因環境所限·未能按時諷誦經號·如此功不唐捐否。 答功不唐捐。

問焚化紙錠並加誦經呪·而佛菩薩亦用此否。一般婦女往往以此表恭敬。但恐意此類紙屬冥物·普濟孤魂則可·至於佛菩薩·決不用此·或代普濟亦未可知。質之高明·以爲然否。 答供佛菩薩用金箔元寶·差可·然不若用眞銅銀元（均應加誦經呪）供之·供畢以購香燭或布施貧窮均可。

問現在敝邑東城河灘海都庵·由學人等發起重建·而敝社（佛光社）自去正創立在內·以募款不易·除大殿及四面圍牆外·餘如內部裝修·一概盡力儉省·如念佛堂之西方三聖供養壁中·壁厨旁再加石灰堆成雙龍搶珠·如此辦法·不知有無慢瀆之罪。 答但心念恭敬·即非慢瀆。

問七月中人民之點油燈盆·衆蓋係紀念地藏菩薩聖誕·藉以廣照幽冥·

皆使解脫·宅心之慈·俱堪崇拜。但蟲蝶喜明·咸飛燈旁·受熱墮下·溺死油中·雖有燈罩之發明·然亦無濟於事·是欲救幽冥而反殺生矣。予意不然·幸告。 答油燈供養·乃普賢行願之一。（廣照幽冥其餘義耳）至於設備未周·致殺害衆生·欲修福而反招罪·此亦娑婆業報劣下之徵。但罪果不免·福亦不唐捐也。

問後學皈佛自修·差堪勉勵·今爲謀生奔走他方·而家中佛堂香火不免疎忽·現在外面早晚功課如恆·而不便焚香·不知可否從省。 答家中佛堂如不是另室者·既無人供·不如撤去爲宜·以免褻瀆。在外既不便供香·默想供佛亦可。

問有一種泥塑佛菩薩像·兒童作爲玩具·毀之既不可·棄之又不可·應如何辦法。 答即使兒童供養之。

問刊有佛菩薩像之報章·在敬謹保存者·固屬不少·然棄之而包裹穢物者·亦所難免·褻瀆聖像·罪過不淺·應否設法改良。 答宜改其式·使可摺訂成書·以便保存。

問奉祀祖先·不用錫箔·專念佛號·或誦經呪·記數於黃紙上·焚化·何者爲宜。 答奉祀之先·祖概是鬼道衆生·用箔是財供養·用黃紙記念經佛焚化·是法供養·何妨並用。

問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內·有一段「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字·復盡形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何故以衣服臥具醫藥供養菩薩。尤以醫藥更屬不解。 答菩薩在世·原有身形·行住坐臥·示同常人·佛制供養僧衆·以此四事爲則·菩薩乃賢聖僧·故須依法供養·須知吾人依法盡誠供養·固不問菩薩之需要與否也·此四事皆是益人之

物菩薩自己即不用·亦可以之轉施·故無礙也。

問華嚴經行願品廣修供養一段內有「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一句·此「供養如來」是否一專門名詞·解釋爲「行法供養即是供養佛」可否。　答供養如來是一種行願·即是一件佛事·須行法供養能成就之·若但財供養·不足以當之也。

問又廣修供養一段內言各種供養俱不及法供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分算分數分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各種供養之百分千分·俱不及法供養一念功德·則優波尼沙陀分最微細之數目·當然不及一念法供養·何以置之譬喻之中·測其意·百分千分百千俱胝那由他分逐漸譬大·則以後當更大·何以反用微細之數目·是否因愈細則愈多·用以譬許多別種供養不及一念法供

養否·又算分數分喻分是否解爲多至或少至不能算不能數不能譬喻。　答百千俱胝那由他皆大數·迦羅算數喻優波尼沙陀分皆是小數·均言不及者·蓋以法供養超乎數量·非如財供養之有數量可計也·超乎數量者·不可思量·如虛空矣。

問見之江報觀宗答張德威君有云·「供佛之寶滿四天下·福固多也·不發菩提心·終成魔業」·多寶供養·宜是世間福報·何以目爲魔業·斯說出何經典·　答七寶供佛·乃六度之一度·前五是福·後一是慧·若但有福而無慧·乃有漏因也·故福盡還墮·豈非魔業·此語華嚴維摩法華玄義摩訶止觀諸部皆有之。

（四）　懺悔

問何爲懺悔·　答於三寶前發露己罪·痛責悔改·哀求證明·決不復作也。

問或云悔過能消滅從前罪過·信乎。　答罪由心造·悔亦心作·心無二心·造時成過·悔時過滅·當然如是·若云業報·則消滅與否·殊未可必·若悔過之心能常相續·則惡因不生·惡緣不起·而報亦無隙可乘·久久德增·則感報之緣益微·而至於消滅·報終可免。

問或謂清淨一日·功德無量·其說然否。　答但清淨二字·不免淆訛·若云外無塵務煩擾·其人安閒無事·名爲清淨·則無量功德由何發生·其說不然·若云終日辦諸善舉·其心自如·名爲清淨·則一日之時雖少·其功德固多·若用心研究眞理·懺悔往愆·淨一分障·增一分光·使性具本有之功德自然發生·其功德不可思議·所以云一日清淨功德無量也。

問今有一人前作惡而後懺悔·論作惡則夙債須償·論懺悔則罪障應滅·來世相逢·果報如何。　答現生作惡·現世肯懺·即現身可以消滅·若輕

心懺悔·不能消重惡之罪·其惡報猶所不免·試看罪懺之如何耳·不得一言而蔽判。

問曾聞一善知識說·各各作業·個個受報·既是作過罪以後·再修福德去消滅罪業·恐辦不到·是則懺悔往昔所造諸惡業·豈非無用。　答不然·業有一定得報·有不一定得報·不一定得報者可懺除·一定得報者不可懺除·雖不可懺除·而亦得減重爲輕·減苦增樂·豈得無用。

問懺悔的眞義·有謂是在佛前僅發露從前過惡·有謂是哀求佛菩薩赦罪·但是假若吾人有過·僅僅發露宣布·即可無罪·似不能如此容易·不知究竟懺悔之眞義應如何解釋。　答懺悔是華梵兼舉之名詞·原具發露悔改兩義·非僅發露而已也·蓋發露則免人檢舉·悔改則勉勵自新·如此則前愆不續·後過不起·而惡業清淨矣·偈云·罪從心起將心懺·

心若滅時罪亦亡。故求佛赦罪之說。非佛法也。所以在佛前者。求佛證明與哀矜耳。

問小子當起念時。心知罪愆畏懼。而念卒不能滅。猶有時同起如是念。不知是妄是魔。念後懺悔。可能免愆乎。　答念有善惡。惡不當念。善乃當念也。知而猶念。則念力強而無法以制止之故也。懺悔亦制止之一法。他若念佛誦經禮拜。均是制惡之法。制止有效。則罪滅矣。

問吾得弱症數年。身體衰極。家中人又不和。常發現最難忍受之事。未知是何業報。當作何懺悔。有何法可解之。　答經云若過惡口者。說眷屬鬪諍報。此是前世惡口業報。念誦地藏經。足以懺除也。

問友人張君已長齋。既而復肉食。近承友人勸誡。又茹素矣。渠自知前過。欲行懺悔。有何懺悔經。　答金剛經即是懺悔經。或心經亦可。又須多

作放生功德。

問前曾參與毀壞廟宇。今追思罪重。應如何懺悔。　答掉轉頭來。竭力作護法宏法事業。即所以懺罪也。

問往生淨土懺願儀云勸請有二義。一請說法。二請久住世。然諸佛住世說法均有定數。勸請何益。　答諸佛隨衆生機而住世。爲度衆生而說法。俱非一定之數。縱有定數。請之亦必有益。謂我等宿世爲波旬眷屬時。有勸不說法勸入涅槃之罪。今勸請即懺此罪也。

問安士全書懺悔門懺除業障懺悔無始以來邪淫尊長六親之罪一段。可否能讀。如可讀。是否應於囘向前讀之。　答依普賢行次第。懺悔居四。囘向居十。既係懺悔文。當然可讀。且應在囘向前。按普賢行次第。懺悔文應在禮拜供養後接讀之。

（五）　囘向

問何爲發願。　答於三寶前陳述己願立志修行。虔請加被令得圓滿也。

問尚有囘向。其式若何。　答此包括在發願內。謂以所修善行功德囘轉向於己所願處。令速成就也。總有三處。一向佛果。令所行作成佛之資也。二向衆生。以己利施人也。三向理性。不執事相也。

問囘向文及發願文。其末均以（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爲結。其意云何。　答即囘向佛法僧三寶之意。首句是佛。次句是聖僧。末句是法。

問每日同一時間。先念佛。後念觀世音菩薩。念佛祈往生。念菩薩祈消災解厄。目的不同。應如何囘向。　答應分別先後囘向之。即念佛後作一次囘向。念菩薩後再作一次囘向。

問誦地藏經。要超度亡親。及念佛行善。祈某人病愈。某人發心學佛。或某地難民脫苦。諸如此類。當一一分別作囘向文口念否。抑以意念囘向。便可達到。　答意念囘向。亦可達到。如要鄭重。須作文句口念之。

問因事立願持白衣咒三年。已滿二年。擬將尚有一年持誦功德囘向法界有情。共離苦趣。同生極樂。不知中途變更。有無不圓滿之過答。　答發願不妨廣狹兼舉。蓋神咒功德。譬如燈火熟食除暗。不妨並奏其效也。

問求人口平安。以及往生淨土。囘向文如何念法。　答願以此功德。消除宿現業。增長諸福慧。圓成勝善根。所有刀兵劫。及與饑饉等。悉皆盡除滅。人民咸安樂。臨欲命終時。盡除諸障礙。願共一切衆。同生極樂剎。

問舍弟死後。鄙人爲之誦阿彌陀佛百萬聲。助其往生。但不知囘向應用

何文、其文何語。敬求法施。答我今稱念阿彌陀。百萬功德佛名號。惟願慈光垂攝受。令我弱弟速往生。

問誦地藏藥師經、持地藏藥師名、亦應回向、而佛經上未見有回向語。何故。答佛經原是釋迦佛說法之記錄、當然不著後人誦者之回向語。今誦者無自己特別之願、可用普通回向偈代之。

問最簡單之回向文、請示數則。答（一）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同生極樂國。或最後句改「皆共成佛道」（二）念誦功德殊勝行、無邊勝福皆回向、普願沈溺諸衆生、速往無量光佛剎。（三）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問戒惡行善、固主於心、何故佛門中有受戒發願諸形式舉動耶。答受戒發願、均是策勵方法、又佛教舉行儀式者、所謂有理有事也。

（六）持齋

問受戒與許願同否、倘犯戒與銷願、是否同受裁罰、又戒殺與喫葷、是否相違。答受戒有自他授受關係。許願止屬自己發心。故違犯時、一則但受良心上之處分、一則兼得從受者之懲罰耳、至喫葷與殺生、但間接殺與直接殺之殊、戒殺者當然不能喫葷。然佛制比丘得食三淨肉、（小乘佛教有此例）何謂三淨肉、爲自死、鳥殘、與不爲己殺者。（比丘乞食原與被乞家之遺食、不相期待、故曰不爲己殺）此爲戒殺而不妨喫葷之例也。

問人體藉動物之精血以爲滋養、倘永久蔬食、勢必體瘠力疲、不能久存於世。持此說者頗多、究竟然否。答世俗之見、其實不然、近經生理學家所考、滋養人體之要質、蔬豆米麥之中、大部具足。而黃豆爲尤富。動物之肉、缺少澱粉糖質、而有一種微菌、足致腸肺等病。牛羊豕類爲多。故滋養之品、植物實遠勝於動物。至以體瘠力疲爲蔬食者慮、則何以田野勞動者、食僅藜藿、而體强、富貴嬌養者、食必膏粱、而體反弱乎。

問持齋奉佛乃孤獨者多、此句俗語如何糾正。答此句俗語、不可謂全無根據。然言者若心存毀謗、則不足法。否則亦有討論餘地也。持齋奉佛、乃佛教信徒之標準。佛教信徒、有出家在家兩衆。發心學佛、必有一種境界上之刺激。在家人夫婦子女團圓時、易生樂感、沈於五欲、不思厭離、故學佛難。若一旦配偶偏亡、子女夭喪、既感人生之苦、自然厭離心生、故學佛易。此持齋奉佛之孤獨者多、其故一也。又佛法喻家庭爲牢獄、經論中訶斥在家之惡、不勝枚舉。學佛之人、依佛教誡、固宜以婚嫁生育爲非人生樂趣、概不耽求。此持齋奉佛之孤獨者多、其故又一也。

又人世間固以不孤獨爲福報、而以孤獨爲非福。須知禍福因果、斷無錯誤。禍果必從禍因中來、福果必從福因中來。至今持齋奉佛所感之福果未至、而孤獨之禍果先來者、蓋先世禍因之果先熟、今世福因之果尚未熟耳。夫孤獨之人、並不持齋奉佛者亦復不少、斯又何說耶。

問有人云喫長素無善根之人、必有六賊纏擾、須先喫六神素三月或百日、在六神前許願、將來可免開葷之苦。否則雖喫素至十餘年或數十年、至患病時、或將死時、難免有思葷食及開葷之擾、是否、請示知。答六神素之說、未免無稽。須知佛門喫素、爲戒殺之動機、戒殺爲保持吾人慈悲之心性。宜多看戒殺放生之書、自然理解滿足、持戒堅固。如恐

不固·多持大悲呪以培植善根可也。

問喫素乃是好生·則不知喫淡素（所吃菜蔬不放鹽醬）有否意義，

答除有關衞生外·無有意義。非佛法也。

問佛家素食·何以念準提呪亦不禁飲酒食肉。心齋乃是眞齋·故濟公亦茹葷也。　答念準提呪不禁飲酒食肉·極言呪之神效與菩薩之慈悲。心齋之說·與濟公之顚·非其例也。

問經云·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爲我殺·不聞爲我殺·不疑爲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爲五淨肉、似此佛菩薩豈亦未嘗戒肉食耶。　答大乘經中極說食肉之過·梵網戒中絕對戒之。小乘律中則有因病他人爲乞許食之條·此五淨肉說亦出小乘經也。或曰食三淨肉·是未制戒前漸導之法。既制戒後·不得食矣。

問聞文殊師利問經中論食肉一節·對肉先誦一呪·取食也就無妨·因未見此經·不知此呪·請示知咒文·并求示呪文之意·　答此經未見·恐出西藏經中·因中夏無信佛人食肉例、昔得諸白喇嘛有文殊往生咒·其音爲「唵阿昆拉哄吼西拉孟母莎哈」·據云可以度羊豕等被斬後使往生淨土也·未知可用否·

問班禪何以不戒肉食·　答班禪爲西藏國主·其食肉·從其俗也·顯戒小乘亦非絕對禁肉·故不得以是斥密宗。據云密宗修菩薩法須斷肉·修金剛法則不斷·

問頃見上海申報刊載某活佛抵漢即赴湘主持祈禱和平法會新聞一則·內云「持齋茹素是道教·佛法只戒殺生·無禁止食肉之規定·蓋食肉非殺生也·且佛制比丘可食三淨肉·」如此提倡肉食主義·不將使五戒中之首位推翻乎。　答佛經如梵網楞嚴楞伽涅槃均制不許食肉。云道教·誤也。康藏僧不戒肉食·根據教典不同。然亦非不知斷肉爲可貴。報載云云·或言之過甚也。

問上海新聞報「新園林欄內載某活佛在漢談話內有「佛不强人所難·而必淡齋蔬菜·密宗大乘·且以不食肉爲戒」云云·誠如所言·則我輩長齋·非僅無謂·且犯密戒矣。未知顯教將何以自圓其說也。請教。　答報係傳聞·未必可靠。喇嘛係從西藏佛教俗。我國佛教·依大乘經以食肉爲失慈悲。西藏密宗修金剛法時不制食肉·非謂許食肉也。嘗見諾那應化事略中亦云「食肉有問題」·意可知矣。

問何謂六齋七齋及十齋·初學人不能長齋·不知茹何齋爲佳·　答六日十日之別名曰六齋十齋·並無七齋·不能長齋·六日十日隨緣守之可也、

問俗謂六月茹素·所以報母恩。信乎。　答此說僕未嘗聞。俗六月茹素有兩種·一爲觀音素·從初一至十九爲度·一爲雷齋素·從初一至二十四爲度·在此期內·爲供奉觀音雷祖起見·故茹素以表示清潔·且勉爲不殺善業·以邀冥加庇護·然若以茹素功德·回向願母往生極樂·此固足以報母恩·而不必定限六月時也。

問五葷除葱韭蒜外·餘爲何物。　答按戒本經云·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韭葱蘭葱·興渠·則餘二爲革葱興渠。法藏疏云·革葱是山葱·北地有·江南無。興渠有說葉似野蒜·根莖似韭·亦名著咾子·江南有·北地無。又釋阿魏。藥梵語名興渠。

問喫素人葱韭蒜可食否。　答不可食。因臭穢。故不宜念佛誦經。持咒尤

忌。

問葱韭薤蒜及無生命之雞蛋等品。能否免予禁戒。　答韭蒜等氣臭易招惡鬼。故不食。雞蛋能孵出小雞。亦有生命者在。故須戒。

問蛋類無生命。可作素食品否。　答蛋類亦有生命。不宜食。可用銀耳代之。蓋此物。蛋白質甚富也。若欲價賤。則食豆腐可矣。

問或云雞蛋爲動物所產。不宜食。或云其生命尚未萌動是素。二者未知孰是。　答蛋爲動物所產。不宜食是也。

問雞子能成小雞。有生命也。固不可食。而鄉間所養之雞。多雌無雄。雞子不能成小雞。無生命也。不知可食否。　答如果不能出小雞。無殺生之嫌。固不妨食之。但以滋補而論。其蛋白質與油質。以豆腐黃豆等儘可相抵。

問雞蛋可食問題。（略）　答雞蛋中雄。雖未成形。但識神已住。卽有生命。關係亦未可食。或謂母雞獨居所產者。無孵雛之效果。不妨喫食。然須檢別緊嚴可耳。否則當以不食爲安。

問蛋食之可使免成畜而遭殺苦。似不失寓有仁慈之意。　答如當成畜而食之。與殺何異。安得謂仁。切不可作如是想。蛋未成形。似不殺生。然古有食蛋之報。則當亦不可食矣。

問前問蛋食之可免成畜而遭殺。似不失寓有仁慈之意。蒙示不可作如是想。竊晚學前畜雞鴨。奉佛後既不敢殺。復不忍售與人殺。所產之卵。免使成畜復遭殺。故食之。今公言不可食。究將何安置。仍使之成畜乎。或使之自壞而不使成畜乎。抑或售之。聽人食或孵畜乎。請示。　答使之自壞。爲上。售與孵畜者爲次。

問牛乳蜂蜜。雖出諸牛蜂。然並不喪其生命。似可列爲素食物品。齋日服之。諒不爲毀戒。然乎。　答乳蜜無傷物命。齋日可服。不爲毀戒。

問牛乳食之無礙。亦同飲人乳之比。是否。　答牛乳非不宜飲。佛當時亦飲之。惟楞嚴經說不宜飲。以服其身分。總須還償。亦非戒殺之義也。

問倘長齋者有病。必須各種動物醫治。如蝸蟲斑猫鹿膠虎骨等類。是否要忌避。　答爲治病而用現成藥物。可不拘泥。能擇可以替代之藥尤善。受過戒者應查律。

問治病喫胎骨。有人云喫胎骨後。不能再事學佛。又喫胎骨後。求菩薩不靈。鄙人因受醫生之騙。藥內暗用胎骨。始於近日曉得。然已不及。未識確否。　答喫胎骨無異食人肉。以其殘忍。故有人言云云。然爲藥物。且受騙暗用不知而食。何足爲罪。

問弟現喫六齋。戒喫牛犬。但寄人籬下。諸多不便。有時牛肉煑瓜。菜喫瓜菜不喫牛肉。可乎。　答亦可。但六齋日宜純粹素食。可自備。

問因病不能喫齋。喫葱蒜酒肉。於念佛號經咒。有妨害否。　答每日定課前宜喫齋。餘時亦宜以淨水漱口。但葱蒜最好戒之。

問持長齋人應否有房事。　答在家人但戒邪婬。正式夫婦。不在禁例。

問余未受戒。雞魚肉未斷。其餘不喫。每當喫時。代彼念佛。祝他往生。又懺自己殺罪。仍有罪否。請教。　答要到自己念佛有感應時。被殺者始可超生。方無罪耳。

問持齋當然持長齋最佳。現在因種種關係。不能如願。只能持十齋三月齋。以一年計算。兩相平均。亦足相抵。　答極可以。

問居士固應茹素。惟因交際不便。又不能遁行屏絕。能否除在家（素食）

及交際中之爲已不食者外·不再囿於禁戒。　答亦可·或但喫肉邊菜。

問余體甚弱·持齋以來未見稍健·擬服補藥·但補藥多動物合成·如虎骨膏魚肝油等。但見有其他茹素者亦服之·云服藥無妨。余終不敢服·然有時眞有病症·醫生開方中有動物之藥甚多·如蟬衣等·不知可服否。請教。　答因病服藥·暫食肉類·法固可許·但須不得已時則可。若好食之·卽不可矣。

問鄙人所患是肝腎兩虧·自喫葷後·因良心上之驅使·時時懊悔·現雖身子稍好·而成一心腎不交之症·故稍有言語觸忤·肝風卽動·頓時腰背俱痛·手足無力·心胸亦痛·至軀殼雖存·精神反衰·應如何對治·乞示知。

　答居士病症在肝·蔬食除辛辣外·實最相宜·似不必食肉也·再養肝之法·要心氣和平·可請一尊彌勒菩薩·卽笑顏大腹之布袋和尙像·時

常注目看看·自然喜氣塡胸·抑鬱可開·病自漸愈矣。

問鄙人因病發願喫素·後從醫生親戚勸而復開葷·病仍未愈·請問如何愈病·並將來須受報否·貪喫是著魔否。　答凡人疾病·以前生業障爲因·以今生業障爲緣·宜常念觀音聖號·清淨三業·不管他受報不受報·是魔非魔·但到恢復喫素原狀·病自全愈矣。

問每逢佛菩薩生日成道日修道日·及先父母生忌日·本身生日·均茹素·平日亦喫早素·並實行三淨肉法·餘均通融可否。　答居家隨俗·如此足矣·若求澈底·自當以永斷葷腥爲宜·有願必成·持念久久·自然水到成渠也。

（七）　閱書

問初機人當閱何種書·祈略示一二·以便研究。　答佛法導論·初機淨業指南·安士全書·佛教初學課本等·可先閱看。

問初學佛者·宜閱何種經書。　答宜閱「佛教歷史」及「四十二章」等三經·「阿彌陀經」·「普門品」等經。

問學佛先要閱何書。　答學佛當知佛史·故先閱釋迦譜·或釋迦應化事迹·學佛當知佛經·故先閱藏經目錄·或閱藏知津·學佛當知佛說·故先讀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學佛當知佛教源流·故先閱三國佛教史·若欲得文簡義豐·一舉而數善備者·可先閱楊仁山佛教初學課本。

問學佛者可參看他教之書否。　答佛理明了之後·再看不妨·因已具法眼·則不爲外誘也。

問初學念佛之人·宜閱何種經書·以便研究。　答初機淨業指南·彌陀經白話解·及淨土經論。

問學佛之人應看何書爲前提·以便自警。　答看龍舒淨土文。

問平時省察克治·宜常閱何種典籍·折服現行煩惱·以閱看何種典籍爲佳。　答從積極方面·可讀天親菩薩發菩提心論·或六波羅蜜經·優婆塞戒經等。從消極方面·可讀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或金剛經亦可。

問鄙人對於佛學中之頭陀行·喜其灑脫·深願研究學習之·不知何種經典可資參閱。　答頭陀行是十二種苦行·方等經中有佛說十二頭陀經·及其他散見於經論疏註者尙多。

問看大乘經典·是要淨室淨衣等設備方可·但予職務是賬房·賬桌上可否敬閱·假使要固定的淨室·豈非因噎廢食·請示能否變通。　答佛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有何不可變通·但如能焚香一炷最好。

問各種大乘經典·如法華·華嚴·涅槃·楞嚴·甚多·下手易而成功高·以何經

爲對機。祈指教。　答法華楞嚴卷數較少·易於下手。至於成功之高下·全在讀者解行如何耳。但以對機而論·末世衆生·概以念佛法門爲當機·是宜讀無量壽佛經·或華嚴經中之普賢行願品。

問佛經深奧·有極多處看不懂·故此甚多疑慮。即使可問貴刊·而此滅彼興·永無了期·今想不去研究·只一心去念·譬諸盲者不辨東西南北紅黃黑白·惟求目明·自能知道。但這樣是否盲從·或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則有不悟之害乎。　答若居士另有明目之法·固可不問。否則還是多問爲是。至於大疑大悟兩句·乃參禪家言·非讀經家言也。

問閱經功德·較之誦經·同歟否歟。　答閱經惟屬意地·是慧功德。誦經必兼身口·是福功德·解經惟悟理·誦經兼事修·本不相侔。同出一心·相去不遠。試看誦者誠不誠·閱者會不會爲如何耳。

（八）　誦經

問初學宜先習何經。　答習有二種·一者誦習·二者修習。誦習則今人常誦之心經金剛經彌陀經皆可先習。若言修習·則以衆生根鈍·深廣難明·便捷之法·莫若念佛·故以先習阿彌陀經爲宜。他若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文句利達·陳義平易·亦初學所宜修誦者也。

問同一佛經·何故分誦習修習。　答將經文逐字逐句·朝夕諷誦·不求其義·如持呪然·但一心而已。此爲誦習。博考經義·深思明辨·按照經中所示之法·而身體力行之·此爲修習。一往而論·誦習得福·修習得慧·此其所以別也。

問入門學佛·宜讀何宗之書·誦經以誦何部經爲最有益。　答入門學佛·不必專宗。若從了解誦經·宜先讀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

地藏經·無量壽佛經。若爲功德誦經·可誦法華經。

問佛經太多·要念何幾種爲合。每種須念若干次。　答要念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十善業道經·普賢行願品·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觀音普門品·地藏經·每日輪流念去·終身念之可也。

問求超先靈及求自己滅罪·皆得早生淨土·以誦何經爲簡當。小本彌陀經與大本不同之點·如何·誦念效力相等否。金剛彌陀兩經箋解及誦本·以何種爲最好·易於領悟·而便誦讀。在家朝夕誦經簡單儀式如何·朝夕必欲作回向否·必欲誦淨三業淨口淨法界及護身大明大輪等眞言否·　答以誦彌陀經爲簡直速當。小本大本文字繁簡之不同·蓋大本是廣陳阿彌陀佛本迹及極樂莊嚴·下卷又廣陳娑婆苦惱情形·

令讀者一面欣求一面厭離也。又小本無問自說·大本阿難請說·并付囑彌勒流通。誦念效力相等·而大本更增智慧耳。金剛彌陀兩經註解·有金剛經貫釋及彌陀經白話解·爲便初學。誦本以大字本爲善。在家朝夕誦經儀式·祇要焚香對佛像禮拜後·恭坐展卷朗誦。如已熟者可以默誦·行坐立皆可不拘·誦畢均須回向禮拜。至用晚課中之大懺悔文·或大悲懺或淨土懺。但用朝晚課本有須注意之點·（一）蒙山施食及警衆偈只適用於晚時。（二）朝課心經後之回向偈·在家人用應改換字句如次「伽藍」二字應改「壇場」二字·末後四句應改「弟子衆修希勝進·功德莊嚴無難事·家庭淸淨絕非虞·眷屬親朋增福慧。」

問予篤信佛教·然被俗緣所羈·不得已每逢十齋日持齋·就淸晨在家堂

或當空・或附近的寺院・設案具香花果燈燭・舉讚誦一切經呪・或懺・爲人並已消災禳福・又爲人或已之亡過恩親懺罪・並助念往生等種種之舉・未審有獲罪於佛菩薩・並有違背佛法否・且效驗如何・又藉右舉發願・利己利他・並誓生西・能取效否。又能用章疏及牒文・並可蓋佛法僧寶之印否。　答所舉持齋及行種種佛事・並無與佛法違背・虔心行之・必獲感應。即發願求生淨土・亦必有效・但須念彌陀佛號・至用章疏須合於在家人口吻・牒文及三寶印不宜用・因此二者唯出家人可用・或佛教會等團體名義・亦可用之。

問對前條所列行爲・應用何讚及何經咒懺文・是妥・千祈一一指迷・以資宏揚佛化・普利衆生・同登極樂之邦・是所至禱。　答前列行爲・就地方有在家庭及寺院之不同・就事實有消災禳福懺罪求生之不同・若必一一分別舉之・不勝其煩・今且就普通方法・略一說之・（一）讚用爐香讚楊枝讚彌陀讚・（二）經呪可用朝晚課中所舉者・或觀音普門品普賢行願品金剛般若經・（三）懺可用晚課中之大懺悔文・

問在家受持五戒或多分戒・於每月朔望應誦何種戒經。　答可誦五戒相經。

問祈現生消災延壽・念何佛誦何經。　答念藥師經及藥師佛號・或念普門品及觀音號。

問諷誦唐玄奘法師譯六百卷大般若經・聽人說能開大智慧・其故安在・　答般若義翻智慧・此乃諸佛因地之清淨智慧・有此智慧・可以成佛・故曰能開大智慧・

問體弱多病・宜誦何經。　答病是死因・誦金剛經彌陀經等・回向西方・莊嚴淨土可也。

問日念金剛經彌陀經心經・能得何益・　答金剛經心經能消業障開智慧・彌陀經能得生淨土之緣。

問大乘中最勝而最短・便於每日諷誦者爲何經。　答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惟二百六十字・爲最短・而般若爲一切佛母・爲最勝・

問俗云常誦金剛經・令人壽長・信歟・　答金剛般若經・功德不可思議・經中反覆叮嚀・可謂至矣・果能如法受持讀誦・何止長壽・

問俗謂誦金剛經後・必誦心經・名曰剩經・（如往生呪之於彌陀經等）否則無效・亦嘗聞鄉間寺僧作此說・當非原意・請辭闢之。　答心經爲般若經之樞要・誦一卷心經・猶誦一切般若經也・金剛經但般若經之一部分・欲得其全・故再誦心經耳・剩經云云・不足爲訓・

問念經經題是否要念・例如心經金剛經・其經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須連同經文每卷都要念否。　答經題要念。如分卷處若連誦時不念亦可。

問若誦金剛經一卷・爲時甚久・有客來・可否於分段處暫停。　答誦經時間既規定後・宜擯除一切・專心念誦。如時間不足・分段可也。客來非特別原因・不宜停止・當令客稍坐・以待誦畢。

問金剛經中之三十二分標題・石成金謂不必雜於經文讀・而每見寺僧則併誦之・究應何從・又誦此經宜誠敬跪誦趺坐誦・二者孰優・　答標題不讀爲是・趺坐誦爲優。

問晚於數年前・即持誦金剛經・後因生活問題・致中輟。今春仍本初衷・偷閒念金剛經往生呪・時念時輟・會獲罪否。　答可改念一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一則字少而易背誦、雖忙無妨礙矣、時念時輟、亦不至獲罪、因不得已也。即輟時、無功、念時豈得無功耶、

問據某僧言、誦金剛經須十分靜心、若耳中一聽到人聲、稍涉雜念、即徒勞無益。此言然否。　答此即誦經修定之旨、然非絕無利益。

問晚係中學教員出身、對於佛經尚未能十分明瞭、每就一經研究數遍、然至誦時仍未能前後貫串、了然於心、似此誦經、恐未得益、高明者當另有功夫入佳境。　答此在餘時仔細研究、誦時不必貫解、任運了然可矣。蓋誦取一心、是修定、非修慧也。

問晚於十齋日之晨念地藏經、是日念佛、是否專念地藏菩薩。　答可以專念地藏名號。

問地藏經全卷念誦、頗感不易、可以如法華變通辦法、摘出一品持誦否。

答雖可、然亦何妨三函分誦乎。或日誦一品乎。

問晚欲於十齋日持誦地藏經、然因時間不及、只能念二品、多至三品、不知誦畢二品或三品後、要加誦何佛名或呪語。又開經時須請誦何佛菩薩。　答誦地藏經始終、祇要稱念「南無地藏王菩薩」三稱、或始時加念本師佛號三聲、及開經偈。畢時、加念囘向偈。

問藥師經亦在持誦、若再誦其他經呪、勢有不能、應如何排列功課。　答地藏既有專日、則餘日晨可與金剛大悲等間日誦之。至晚課則一律彌陀可也。誦藥師經晨宜持藥師佛名號。至藥師呪、可在經中多持幾遍。

問早晚誦普門品、大悲呪、彌陀經、金剛經、地藏經、藥師經、應如何分配之。

答大悲呪、金剛經、藥師經、歸早課、普門品、地藏經、彌陀經、歸晚課、

問敝社之宗旨、乃專修淨業、求生淨土、以彌陀經及彌陀聖號爲主、兼以普門品。但逢諸佛誕日、所誦不一。不知可合淨土正宗否、　答照永明壽禪師萬善同歸之義、一切諸法、均可念佛囘向淨土。復何礙哉。

問修淨業人日課阿彌陀經、但我又念普賢行願品、地藏經、大悲懺、觀音普門品、金剛經。可否在做功課後再念、或今日念此、明日念彼。　答極可以。大悲懺須禮、亦可暇時行之。

問從前念經無一定經典、惟末後必誦彌陀經一遍、往生咒三遍、阿彌陀佛千數百稱、早晚皆然。現在早課大悲咒七遍、十小咒、心經、普門品各一遍、觀音大士百八稱、晚課彌陀經一遍、往生咒三遍、阿彌陀佛千數百稱、囘向文一遍、三皈依、再誦大悲咒三遍。不知前非今是、抑今非前是、或二者皆非皆是。請一言以決疑。　答早課後亦須加囘向文三皈

依、晚課後大悲呪可删取、不與早課重複也。凡所持誦、統須囘向願生淨土。此修行之一定規則。餘可不拘、

問專修淨業者、除念佛誦彌陀經外、可否誦持其他經呪、以爲輔因。　答讀誦大乘、本淨業正因、語見觀無量壽佛經、有何不可。但勿種數太多、致礙念佛時間、以淆靜慮耳。最好加讀普賢行願品。

問念誦各經、是否即照漢字讀音、抑或另有梵音、如另有梵音、應如何練習、有無專書。　答既讀漢文譯文、當然照漢字讀、其中呪音、須以梵音考證者、因譯音有古今方言之殊。習梵音雖有悉曇入門等書、但非口授亦難正確耳。

問佛號可默念、若經偈亦可默念否。又拜大悲懺、水懺、亦可默誦否。　答念誦禮懺、但須誠敬、語默無關。

問誦經須要誠敬·但遇有時或遺落一二字·或念錯一字一句·而自知覺·即接上補正一字一句·有無罪過。　答經語文句·原有次第·如何遺落在前而可補正於後。錯亂經義·非所宜也。

問仁者嘗謂念經時三業與經佛相應·何謂三業。　答此三業·即身口意等。禮佛對經·是身業也。念誦·是口業也。思惟·觀想·是意業也。

問文殊菩薩謂讀經要句句分明·天道衆生方可聽得了了。豈吾人念經時·天上神祇亦來竊聽耶、　答佛爲天人師·吾人念經是誦其師言·安得不來敬聽耶。況天道衆生有天耳·不必來亦能聽聞·俗所謂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安有念經而不聞之乎、

問平日讀誦之經·念於紙而焚化於佛前乎。抑不必用紙·亦不必焚化乎、

答誦經功德與記數焚告無關。但初學者恐生怠倦·藉以勉勵·亦可

爲之。然佛門本有回向一法·凡一切所作功德·皆當回轉向於菩提實際衆生三處·宜遵行之。回向菩提者·欲仗此功德求成佛果也。回向實際者·以此功德爲性分所當爲·不以爲功也。回向衆生者·以此功德施諸衆生·願彼離苦得樂也。若修淨土·則宜以回向往生極樂世界爲總回向。(蓋一生極樂則三回向皆具。)

問念經必用香燭何也。　答香花燈燭所以供佛。念經念佛如對佛前·禮宜供養·故用之。但不具時·亦可省略。心虔誠可矣。

問誦經時佛前燈以美孚洋油燈代可否　答不宜。因有臭氣。宜用香油燈。

問誦經時敲魚磬·是何意義。　答令大衆聞魚磬聲而誦·不致參差·此利他也。令自己聞魚磬聲而誦·不致昏散·此自利也。又令不誦經者聞聲而起敬法之念。亦屬利他之義。

問較量數珠功德經·載念經功德·因數珠不同而異。夫同屬誠心念佛·何以用鐵珠記數則功德特少·用菩提子珠記數則功德特大·珠愈貴則功德愈大·買得起貴珠的才得大功德·是佛家便宜亦惟富豪特享矣、

答一切諸法·因緣所生。誠心念佛者因也。用珠不同者緣也。(因珠貴而生珍重心。是爲增上緣)緣異果亦異·宜也。至云菩提子貴者·何以現世偏多耶。豪富特享之說·非確論矣。

問在校茹素種種困難·素口固可誦經及菩薩聖號·敢問非素口誦之·亦有罪乎。　答誦經持名·並非定要素口。但當漱口盥手·整衣端坐·或復焚香·以表誠敬·斯可矣。

問晚定晨晚二課·受十齋·於非齋日食葷後誦晚課·有罪否。　答無罪·但課前漱口可矣、

問世謂食葷後不可念佛誦經、不淸潔處·無淨室處·有臭氣處·不可放經像。今有寄居滬地者·多數借小屋一間而住·合家之人·大小便皆於其中·經像不可供·則皆無緣修淨土矣。然則當如之何。　答修淨土念誦之經尙少·可於淨處讀熟後·隨時默念·最爲安當·又於星期六星期日午後·可至閘北世界佛教居士林隨衆同修。如有暇每日晨晚均可到林同修·入林費亦極少。

問今僧衆誦經·其快如流。竊以經貴解義·若此則尙不能入耳·經心更安能隨文解義。未知法應如是·抑爲末流之弊。　答經熟者雖快亦不礙解義。況誦經但取諷義·但漫不經心者·爲末流之弊也。

(九)　持咒

問白衣大士呪中「怛只哆」三字念何音。又天羅神等五句·是否要併念。倘點滿一萬二千遍·此本是否要焚化。應焚化何處。請示。　答怛只哆即怛姪他·天羅神等句是回向語·不必并念·應焚化於觀音菩薩前爐內。

問持誦神呪·有人說不宜在家念。如白衣咒大悲呪之類。譬如房屋褊小·無淨室可念·可通融在家念否。白衣呪家中念有妨礙否。又白衣咒前有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三稱三拜·或云須每卷念三遍·或云祇須開首念三遍·拜三拜·衆莫能決。究應如何念法·請示知。　答在家誦念·若無淨室·可於念時閉目端坐·作想離身四周空曠無物·祇有佛像香燭儼同淨室·作想後勿開目而即念誦·可無妨矣。念畢作佛去想·仍想四周空曠無物·乃開目下座。稱菩薩名三稱三拜·但首末行之可矣·不必每遍如此。

問大悲觀音聖像有二種·立相者五首十三面·四十八臂·坐相者·四十八臂只有一首·三面頭上有阿彌陀佛·持誦大悲呪者·應供奉坐相抑供奉立相耶。請教。　答兩種皆是千手觀音之略像·故均可供奉。

問大悲呪於每日正課持誦之外·不拘行住坐臥·隨時默念可否·請教。

答極可。

問大悲心陀羅尼經呪·未經口授·難於誦讀·有何方法可解決之。又此經翻自他國·純爲譯音·梵文別有意義·不知華文有解釋之書否。　答請能念呪者一教·亦不難也。楞嚴呪疏中有此呪解釋。

問大悲呪淨水能治百病·未悉念此呪多少方有效。　答須預念十萬遍·然後對水念廿一遍或七遍五遍均可。

問持誦一切經呪·須要潔淨志誠·而準提咒咒頭有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然則此呪比別種經呪·更加潔淨志誠·而佛云不揀淨穢·是何意義。　答此係準提佛母本願·大悲度生之果·至於敬禮之偈·修者自當誠敬·非謂不揀淨穢·便可放肆也。

問晚自去年以來·於念佛外·復持準提呪·朝晚祝云「求菩薩以慈悲加被於衆生·使我現生早得功名富貴·具大勢力·得以致力於擁護大法·法界同倫同生安養」如此諒無不可。因日久生疑·敢問畢竟可否。

答菩薩慈悲·如此祈願自利利他·有何不可。但不能生果·必心致涉要求而成褻瀆。

問去年底曾結印持準提呪彌月·承知識指教·稱無師盜法·實有大礙·遂不復敢結印·然實不忍棄呪也。今行住坐臥綿密不斷·除念佛外·每日

多至萬徧以上。如此既不復結印矣·尚有礙否。　答如此一心持呪·決無妨礙。

問年來家道不幸·人亡財破·頗自疑此乃持準提之故·欲罷之而心不忍·請智者決之。（豈盜法之後·若欲悔過·當印呪俱棄耶·然自疑決無此理也）　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豈容因此退轉而降於魔耶。

問佩準提鏡有何功德。　答準提鏡爲誦準提呪時對之誦·鏡背刻準提菩薩背像·意顯正像當在鏡面現也。至佩帶功德·當與佩帶呪像同·無非消災增福滿願而已。

問六字大明神呪「唵嘛呢叭彌吽」當讀何音。答當讀「盎麻尼百眛哄」。

問大明咒六字有何效力。請示。　答此呪是觀音菩薩根本呪·凡觀音菩

薩一切神力均能感應。約而言之・斷六道輪回苦・得六位菩提道果也。（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妙覺）

問後學以念佛求生爲主・會中常習大乘經典・如楞嚴咒最難學・不學有礙會規・學則頗覺困難。請示。　答楞嚴咒效力廣大・可耐心學誦・一時不能學全・應分段學・最後跢姪他下八句・是咒心・未能全誦時・單誦此呪心可也。

問佛頂光明摩訶薩怛多般怛羅無上神呪太長・不知祇誦呪心・功德同否。　答功德亦同・至少應誦七遍或二十一遍。

問毘盧遮那佛大灌光眞言・其眞言內「阿謨伽尾盧左曩」之阿字及伽字・曩字・阿讀過・伽讀茄・曩讀納・然否。「摩賀母捺囉麼坭」之母字・及坭字・母讀沒・坭讀尼・然否。「鉢囉靺哆野吽」之靺字・及哆字・靺讀

末・哆讀答・然否・此呪未經師授持之・不蹈盜法之罪否。　答讀音不錯・雖無師授・但已皈依三寶者・無師而有師矣・鄭重恭敬行之・無妨也。

問滇城前年有一比丘・敎予專持穢跡金剛神咒・咒共四十三字・念滿四十萬遍・即可得縮地分身變化・及種種神通・隨意所欲・先對佛前發願・方得傳法。予手抄穢跡金剛法禁百變法門經一部・以備修持・佛學法門・原有密宗一門・可求現前神通・予完全廢止念佛而持此呪・已念七八萬遍・因屢患病・遂中輟・予自知業障太深・但廢念佛而持呪・不知確能得到現前神通否・欲不念此呪・已發過願・不知有干神譴否。天下大善知識不尠・不知有專持此呪而得神通變化之人否。　答神通乃感應之一種表現・全在功夫綿密成熟・所謂至誠感格・俗法且然・何況佛法・但不可以有所得心得之。金光明最勝王經・有依空滿願品・發明此

義。學密法者・於持呪後須觀「阿」字。今朝晚課最後均誦般若心經一遍・皆此旨也。若以有所得心而持呪・欲求有驗・猶緣木而求魚矣。

問金輪呪法云・可問事。乞將行法指點（及作法次第）以便誦持。　答一字金輪呪・即「一部林」・是欲知行法・須詢諸能者。天津徐蔚如先生昔能行之。

問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內・載諸呪如六字大明眞言準提呪等・擬擇一結印誦持。然未經師受・有大礙否。　答依書爲師・無礙。

問經呪上不認識之字甚多・必經口傳・方可誦讀・若非佛教中人傳者・可否照念・有無功效。　答非佛教中人・如教經上普通字・亦可無誤・或特別字及呪上字・當非已經誦習者・不可請教・恐有誤也。至念誦功效・則以念者虔誠爲要。如果虔誠・即字誤亦有效也。

問發心持誦經咒・有譯取之字不易認識者・如爲本音・尙可於字典中求之・惟明爲此字・而讀音特異・尤其多加口旁・莫名其妙・欲持誦者・遂不免彷徨無主・因而中止・即或傳授持誦・亦多以訛傳訛・雖一心信仰・錯亦有效・終覺於理不合・如大悲白衣準提等咒・多爲世人持誦者・有能於非本音或特別之字・註其音讀刊行・更於半月刊中・逐期發表・則持誦者・雖不解其義・而音讀有定・亦祛疑去惑・爲功當非淺鮮。　答咒字譯音・應皆可照本音讀・其特異者・我國文字古今異音耳。梵音字母與國音字母・並不適合・註音亦甚難得當・然擬試作之。

問或有未能去葷酒及房事・而欲日誦法華大悲等經咒不間斷・聽之乎・阻之乎。　答在家學佛・葷酒應除・夫婦間事・不能避免・然誦持前・應先禮拜懺悔・發慚愧心・或加念淨三業眞言一百另八遍。

問學生氣虛不能多出聲·各呪可默誦否。　答可以默誦，持呪以金剛持爲上·金剛持者音小·但自己得聞也。

問持呪功德較誦經如何。　答呪爲密經·經爲顯呪·經呪本無二致。惟持與誦不同·誦則出音·持則默念，總之唯在一心·心若歸一·功德俱不可思議。

（十）　念佛

問佛號者·佛之名號也·猶人稱王某張某是·佛經者·佛菩薩所說之學說也·猶論語孟子是。何以虔誠誦之·有不可思議之功德。　答佛之一名·義翻爲覺·覺者窮理盡性·了達貫通之謂·名實相符·名實互用·故稱其名者·其實立顯·感應之神·不速而至。又佛爲福慧滿足之人·即是福慧滿足之德·名以召實·故稱其名者·獲無量功德也。至其學說·即其精神

之所寄·精神所至·感無不通·故誦者以虔誠爲感·使佛等之精神與誦者之精神契合·而佛之功德·亦即誦者之功德矣。

問法華經壽量品云·或說己身·或說他身·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示己事·或示他事。又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足見釋迦身·示彌陀身·說娑婆·說極樂·說東說西·說淨說穢·於未開顯時·無非諸佛方便分別隨順機宜之談·非究竟無餘之極說·以是之故·我於稱念彌陀名號·不取不捨·生極樂與生兜率·東土西方·無所可否·但求速成不退而已·如是知見·如是信解·如是發願·如是行持·不知能滿所願否。　答居士以求速成不退爲願·則莫速於念彌陀生極樂·經有明訓也。

問修行念佛·如何可必生淨土·不入魔境·入魔境因心起邪·但在萬惡的上海·欲制心眞難於登天·未知可有方便之法否。　答生淨土爲念佛

之目的·必與不必·全在願力之堅否。然須知生淨土在命終時·而命之短長·繫乎前業·非可强使速成。世之念佛入魔·身心受病者·多由欲速而致。若心起邪·即是業障·法宜懺悔。通法可用朝暮課誦中大懺悔文·因內八十九佛名·若能誦熟·或諳誦或禮拜·是導心入佛·不待制心·自不入邪。請試行之。

問止心緣中之靜坐法·丁福保老居士所著之靜坐法精義一書中論之甚詳·似非外道。未知修念佛人可否兼修·可否取以爲修淨土之助道法。　答念佛法門·本是止心緣佛名號以習靜者·經云執持名號·緣也。一心不亂·止也。能以念佛爲靜坐·乃修淨土法之正行·豈助道哉。若離念佛而別修靜坐·恐涉外道耳

問不佞極信因果報應·忙裏抽閒·亦肯念佛。惟讀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二

語·以爲心即是佛·只要我人一生行善念佛·其他不生正信·亦無重大關係·以爲彌陀淨土全在心中·是無事實·未知有無方法去此修持之魔障。　答有心必有境·有性必有相·孰謂淨土唯心而無淨土之境·彌陀自性、而無彌陀之相耶·須知浦餘生（問者名）亦是居士自性之浦餘生·無錫亦是居士唯心之無錫·不得謂無錫浦餘生全在心中·並無事實也，此乃居士執理迷事之病·即是邪見·關係甚大·不可不除，須知心即是佛·亦佛即是心·何居士但達半句耶。請深思之。

問念佛時應始終一如·厭惡此世界·懇切求佛救出歟·抑應只念四字佛號·用耳聽音·心無他念。按若行前法·是信願懇切·但甚難一心·若行後法·則容易一心·然無懇切求生之可言·不知後法於往生上有無利益·

答念佛三要·爲信願行·信願所以起行·非謂行時要兼信願也·行須

建立在信願上·非謂發信願心時兼念佛號也。如念有間斷·則於不念時不忘欣厭可也。如念無間斷·則在起念之初先發欣厭之心·欣厭既切·遂一念永念·至於見佛往生可也。

問弟子是公務人員·現已實行淨素·但因寄居客地·諸多不便·每日淸晨在牀合掌趺坐·誦大士聖號五百·大悲咒五遍·藥師琉璃光如來十遍。但惜未能焚香禮拜。未識有無罪過·能邀菩薩加被否。　答最先應誦本師釋迦牟尼佛三聲·示不忘本也。餘照誦極可。焚香禮拜·可由心意爲之·較爲有益。但至誠心誦·自無不獲加被耳。

問晚在室內供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藥師佛地藏王菩薩像·每晚公餘·夫婦同念佛菩薩聖號各兩珠·念完之後·默禱一加被地方家庭·無災無難·人口平安·一合法否。　答亦可。但須再供本師釋迦牟尼佛像·亦

念兩珠·方爲盡理。

問有母子兩人·先修同善社坐功·念該教所稱天元太保阿彌陀佛有年。本年三月間·勸其朝西持念南無阿彌陀佛·回向西方·其母於陰歷五月間在床內趺坐念佛時·見身穿斜領衣·頂有髮結者兩人·分立左右·於床外者三次·其子亦照其母坐法·每日面西念佛·回向極樂·由末學告以口念耳聽·未及二月·彼聞頂上亦有句句分明之佛號聲音·歷歷可聽者·約旬日·如此境界·是益是損。　答見形則病於目·聞聲則病於耳·念佛見佛·聞佛說法·尙不作聖解·況其他乎·切勿生喜·致受羣邪也。

問晉持晝夜彌陀十萬聲·恆不及數·奈何。　答須去其障礙·（自省有何障礙）徒喚奈何無益。

問持念六字洪名的時候·心中屢生雜念·未知有何法可以鎭攝。　答但

靜心用耳聽此六字·常令明了可矣。

問身體孱弱之人念佛·若至緊切時·有無傷及身體。　答須緩急得中·多默念·勿令傷氣。

問予體素弱·每當念佛百聲或數百聲·卽感氣促·兼心多昏散·不知當用何法對治。　答念時聲勿高·氣勿急·（如昏多·先合眼令睡·醒後起念。如散多·則用耳聽法·令六字明了·或起而禮拜。）

問夜間合眼便夢·不知病根何在。　答非倦極睡易夢·正宜在入睡時想佛或默念佛。（如此則有夢亦屬佳夢）

問夫婦同床未行房事·若默念佛號有礙否。　答默念佛號無礙·不若念大戲每之須備致儀也。

問阿彌陀佛爲皈依佛教者口不離誦·但非齋口·亦可隨時隨地口宣·或

默誦否。　答阿彌陀佛萬德洪名·皈佛者稱之·固得出世福·卽未皈佛者稱之·亦得世間福果也。

問念佛常生雜念·無法鎭攝·但日日繼續作去·他日能得生西否。　答得生與否·尤在志願·生西之願不退·命終十念亦得往生·可無疑慮。

問在俗緣中難於一心·敢問每日功課不輟·除不得已稍進葷菜·異日西歸·可得上品生否。　答九品往生經中有例·可以比觀·須知往生以有願爲先·但得往生·同登不退·何爭上下。

問不茹素而惟積他德念佛者·臨終能否往生極樂。　答臨終正念分明·卽可往生·然雖不茹素·仍須戒殺。

問鄙人在學校讀書·素食不便·可否葷食而念佛乎。　答素食宗旨·在不食肉不殺生·如在校不妨食肉邊菜也。葷菜中如有素菜等·但食其菜·

不食其肉。未始不可。至於念佛與素食・本是兩事。但以佛心慈悲・既以佛爲念・即是以佛心爲心・故須戒殺・不忍食衆生肉耳。是中可與不可・全在自己發心。

問因要事而間斷早晚課誦・有罪否・可否補誦。　答中止常課・自係過失，但可減少以省時間・補誦亦可。

問誦經念佛・在月經期內・應否停止。　答不必停止。

問進過產室者・在尚未彌月期中・可否拜佛念佛。　答可以拜佛念佛。（祇要經過洗滌）

問產婦可否在尚未彌月之產室內念佛。　答亦可默念。如能焚香清潔・即出聲亦可。

問念佛誦經朝晚不便・故定課中午・可否。　答修行以晝夜六時・中午即

[illegible]晝之一時・有何不可。

問夜間睡後・有時失眠・可念佛否。　答失眠時・可默念佛號。

問做功課時・雜念甚多・只有大聲念佛攝耳諦聽・除此以外・尚有何法。

答念佛時若多妄念・亦可將念稍停・靜觀佛字・至妄念消・再念。若坐念時・可改行念・或禮拜念・均可打消妄念也。

問弟子弱症數年・恐將死・世緣不能放下・關於佛法書籍事物・貪求不已・不能一心念佛・恐礙往生・望先生與無緣慈・詳細開示・則弟子感恩之至矣。　答既知求生淨土・何可不一心念佛。宜放下萬緣・作已死想・記數念佛・勿使懈怠・定數之外・但看淨宗經典・作增上緣也。

問當危急時・專念觀世音菩薩・不念南無二字・可否。如不幸遭難身死・專念觀世音菩薩・可生西方否。　答可不念南無二字・不幸身死・可生西

方。

問室內衣物甚多・爲方便故・難以除去・此於一心念佛有礙否。　答念佛時先作室內淨空之想・即不妨礙。

問爲環境所阻者・對於早晨十念法・欲施於睡眠始寤未下床時・向西坐定默念・較爲利便。但以未經漱洗整衣・是否無妨。　答苟其一心・即是清淨・亦無不可。

問念佛誦經固可有暇即行・予見凡念佛者・每以佛珠計其數・何故。或佛珠果有其他之效用乎。　答念佛用珠計數・所以策勵修行・日有定數・勿使懈怨也。

問如一日中數次念佛・要否數次囘向・抑俟至一天完時總囘向。　答若此日專誠念佛・不作他事・則可一次總囘向・否則以每次囘向爲宜。

問修持當如何用功・方收確切之效。　答一切法門・念佛第一・不必探奇好妙。古德云・老實念佛・此一語可爲苦海慈航・但能信願行三者具足・自收確切之效。念佛之法・當以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四語爲準繩・六根不緣六塵境界・清淨其心・專念彌陀名號・念念相續・不斷・不假參究觀想諸方便・自然得於自心中開發佛慧・了知即心即佛。

問今生的境遇不好・必是前生或多生所做惡業所致。敢問此人若誠心念佛・能將境遇改善否。再者此人念佛時・應如何著想・應心中想將，此念佛功德布施前生或多生結冤之衆生・以此贖罪・抑應哀求阿彌陀佛赦罪。　答誠心念佛・可能改善境遇。但想佛的功德・是斷盡諸惡・具足諸善・度盡衆生・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如此善根增長・能把惡種伏

而不起・即得改善之機矣。布施衆生・祇要發願回向利益有情・求佛哀佑・亦然・至於贖罪赦罪之意・佛法所無。蓋佛法主張自救自度。定業不可逃・時・即佛亦無能救也。

問凡遇拂意之事・拂意之人・及逢最難忍受或最危險之境遇・如是一切無論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皆認爲是阿彌陀佛法音宣流變化所作・種種紛擾之魔事・皆變爲佛矣。如此方便・可得一心不亂否。　答如此方便・正是念佛三昧境界。安得不是一心不亂。

問念佛須念念相續。然遇應酬世務・若何用功・如勿念者・是有間斷。如仍念則一心應事・一心念佛・是心有二用。竊意平常用功眞切・臨事自有不念而念之妙。然否。　答心無二用・誠是。然應酬世務時・暫止不念・應酬畢・即繼續念去・是仍以念爲主・而應酬爲客・但能客不奪主・主不隨客・即是功夫。

問念佛時心切稍不慎・難免魔現。但眞念佛者・以了生死心・念彌陀佛・所謂獄火炎炎・念佛名正切之至也。今一恐魔來・則人不敢切念矣。奈何・　答魔有病魔・心魔・鬼魔。病魔因不善調身而起・心魔因煩惱熾盛而起・鬼魔因夙有怨對而起。念佛人當持三聚淨戒・行一切善・除心魔也。斷一切惡・除病魔也。度一切衆生・除鬼魔也。持呪禮懺讀誦大乘以爲加行・則千萬穩當矣。

問昔聞楊仁山諸公說念佛以無後心爲是・迄今未了其義。究謂舉念念佛時・念念在佛而無別計度・絕待一心・便爲無後乎。疑不可解。　答行千里者・到在一步・念佛人於捨報時・最後一念眞是往生之因。故於平日念佛・亦當單提一念・一念之後・萬念不生。若其生心・即復再提・如此念念相續・實皆念念單提・此爲無後心也。平日如此念佛・臨終往生穩當矣。故曰以無後心爲是也。

問念佛兼懺悔乎・抑不必懺悔・專心念佛乎・　答念佛爲正・懺悔爲助・正助兼修・收功彌速。果能專一其心・何須更求懺悔。苟心不專・反不若兼以懺悔爲得。

問朝暮課誦列有八十八佛名・不知出何經典・佛名無數・何以只念此諸佛而爲日課。　答初五十三佛・出觀藥王藥上菩薩經。三劫千佛皆禮此五十三佛而成道。次三十五佛・出大寶積決定毘尼經。菩薩犯極重罪・在三十五佛前懺悔・當得解脫。

問平日念藥師琉璃光如來・同消災延壽藥師佛二聖號・以何者爲好。

答藥師琉璃光如來・或藥師琉璃光王佛・均是佛之本號。消災延壽讚德・猶如大慈大悲也。

問我因身體弱到極點・常臥床褥・以後關於一切疑問・不問可否。關於飲食起居・皆不過問・只是斬斷萬緣・一心念佛可否。如不行善修福・是否專念佛號即是行善。　答專念佛號・回向一切衆生・令得福慧・即是行善也。信願持名・爲念佛宗要。凡關於念佛往生問題上有疑者・不可不求決也。

（十一）　雜修

問念佛誦經禮懺拜像・是有相法。參禪見性・拈花微笑・是無相法。謂有相與無・其功成究竟・爲殊途同歸則可。若謂無相能成・而有相不能成・無乃不可乎。請開示。　答佛法非有相非無相・要有無不二・方可入道。故有相修者・宜不住相・無相修者・宜不住無。經云・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

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誦經念佛。能滅重罪。修禪宗者。既不誦經。又不念佛。過去重罪。何能消滅。重罪未消。何能成佛。　答禪宗以斷除妄念徹見心性爲究竟。雖不誦經念佛。而成功則一。然此等多是利根夙世修行。功已將圓。故一悟千悟耳。若末世衆生。雖修禪宗。仍須誦經念佛。或勤修懺悔。方得罪障消除。而易於成就。不然。初祖達摩何以傳楞伽經四卷。六祖慧能何以傳金剛般若經。而永明壽禪師何以提倡念佛法門耶。

問一切法門。任運修習。若稱名。若持呪。若修觀。若誦經。若禮懺。若坐禪。不限定一法。隨己意樂。任運行之。有雜而不專之病否耶。若以雜爲病。然一切法門皆是如來無相方便無性之法。雖多而不雜。又永嘉云。諸行無常。則是空。卽是如來大圓覺。空卽非有。圓覺非無。是中道義。又豈患

雜耶。如是行持。不知有當否。　答所舉稱名至禮懺。雖似多法。然互相資。任運行之。原無障礙。惟其中須具一貫之旨則可耳。如淨土法門。稱彌陀名號。持往生呪。修十六觀。誦淨土經。禮淨土懺。及坐禪。以爲修持準備。何雜之有。然其中誦經持呪有可作加行功夫。原不限於淨土範圍。但以之回向淨土可也。居士所舉。乃圓頓工夫。悟圓覺者。乃能有益。

問淺學之人學佛。除念經禮懺尚可做到外。如其深入經藏。了解高深之教理。似不容易。有何方法補救。　答祇要念經禮懺如法做去。亦可以伏煩惱。開智慧。欲問補救方法。亦不外誠敬如法而已。

問學人從前曾誦經持呪。回向西方。人謂雜修。現僅於晚課誦懺悔文。蒙山。昨晤一比丘云。懺悔文及蒙山。亦非居士所宜誦。縱回向。仍屬雜修。以專念六字佛號爲是。未知然否。　答蒙山施食。居士非宜。懺悔文未

嘗不可誦。專雜在心。能回向西方。卽是專修也。

問念佛有謂宜兼觀白毫相者。有謂凡夫妄念紛飛。不必涉及觀想者。以何爲是。　答當量力行之。

問學人修淨業。欲單持名。每因簡而生散亂。今欲持名時兼觀想。藉想以繫心。未知有違經旨否。　答持名易。觀想難。故應持名易一。觀想易散。今居士不然者。從宜可也。

問近年於靜坐中。依觀經作觀。其觀法卽從第一觀至第十二觀。意在熏習作往生之助。但迄今不見有何進境。請開示。　答觀經中惟第一日觀及第十三池上三聖觀爲易觀。其他觀境廣大繁密。均不易觀。宜足下之無進境也。請專修日觀。或池上三聖觀。一觀成就。卽獲三昧。切勿貪多速成。致遭魔境。反失善利耳。

問楊仁山先生禮拜入觀法第五觀有觀盧舍那佛法。其說云。但以意識照經緣境觀之。不知欲觀盧舍那佛。應讀何經。　答盧舍那佛是報身佛。華嚴經。梵網經。均有其相。

問佛經論上載魔能現佛菩薩像。又能說法。又能令人得神通。得三昧。敢問修行人倘若遇此等時。如何能辨別他是魔或佛。應如何處置。　答魔令人熱惱。佛令人清涼。魔則心攝念而自消。佛則心愈定而愈顯。所以修行人遇此。則一心不亂。行所無事。經云。若作聖解。則受羣邪。

問唐善導等提倡專修而戒雜修。但四弘誓願中則云法門無量誓願學。此說矛盾否。　答願學是聞思的工夫。專修是修的工夫。又從雜修中方可簡擇一法而專修之。

問善導和尚謂專修者百修百成。雜修者十得一二。後學每日課四字佛

萬聲往生咒七七遍、大悲咒七遍、阿彌陀經一遍、四十八願一遍、楞嚴經勢至圓通章一遍、並參用龍舒淨土文大菩薩修淨土法門、又誦南謨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百遍、又參用慈雲大師往生淨土懺願儀、每日仍課十念、又誦金剛經一卷心經三卷。如是訂爲日課、不犯雜修病否。　答所誦經咒、悉皆回向、願生淨土、何雜之有。

問結七閉關之法、未能施行、如前條所訂之課、能成功否。又家境困難不免煩惱擾、遣謝一切、寧爲餓夫、不以俗務紛心、再加雙足趺坐、心念心臨功課、何如。　答如此用功、自入佳境。

問打七功夫之意義目的及其形式若何。　答欲令功夫加進之意、其目的在限期成就、將平日念誦功課、連續做了七日、就是打七。或一人或

多人均可。

問閉關之儀軌若何、在家可行否。　答閉關者、禁足謝客、專心靜修、在家人當然可行。入關時須齋佛疏告辭衆、或請高僧說法封關。至在關內如何用功、則各隨所願、規定課程可也。

問每當逆境時、不知當作何等想。　答作反觀想、（即是恕）退一步想、忍耐不睬想、種種譬喩想、還債想。

問瞋心太重、如何纔可去掉。　答修忍辱度及慈心三昧、可以去瞋。簡單說句話、處處自己認錯、人人當他子女、若求佛菩薩加被、則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可也。

問平時克治以瞋恚爲最難、每發於一時猝不及覺、未知除常念恭敬觀世音外、有何法可以對治。　答讀佛經中關於忍辱波羅蜜文、可以對

治、防於未然也。如金剛經忍辱仙人一節、六波羅蜜經中忍辱一品、及發菩提心論中羼提波羅蜜、均可。又四十二章經以能忍爲有力大人、可詳玩味。

問消滅瞋火之方。　答以忍耐爲第一、慈悲爲第二、原諒哀矜均包含在內、明達因果爲第三、不爲現境所蒙、亦忍之後盾也。

問收攝放心之法。　答除念佛讀經之外、閱有興趣之佛典、如釋迦譜、大唐西域記、高僧傳、居士傳、淨土聖賢錄等書。

問學人每於增進修持之日、（例如長日誦經或結七念佛等）則三毒轉熾、莫由遏止、縱以種種自解、求伏終似盃水車薪、未審此係宿業使然、抑天魔所擾也。當以何法治之。　答此係宿業習氣、須在平日讀相當之書、令正思維、若在臨時、當以禮佛法對治之。

問云何是聞思修、云何入三摩地、乞詳示。　答聽講看經曰聞、了解其義曰思、依義從身口意實行曰修、修至純熟、一心不亂、曰入三摩地。

問余未學佛前、思念極少、而學佛後、反生種種感想、是何原因。　答此前之念少、是愚癡、後之想多、是聞慧。學佛者正應將佛理思維純熟、方能於起心動念處、順道而行耳。

問因解起行、行起解絕、其行起解絕句意義若何。　答研究其理、思維其義、謂之解。身口意業謂之行。如行路然、既識其途、然後起行。如方行時、猶須認路、如之何其行哉。故行起不須解矣。

問布施爲六度之首、然照金剛經所說、則但誦此經、一切布施均不能及、更何用布施乎、更何爲六度之首乎。　答布施有財施法施之二、誦經爲法施、法施利人心、財施利人身、法施利及遠、財施利及近、故云不能

及。身命爲內財、施身命亦財施也。來問未明此義、故致誤會。

問念經讀呪、聞應於靜室中具備香案木魚等件、倘無如上佈置時、應如何誦念之。　答淨几開卷端坐念誦。

問同學某君好研佛理、身體力行。惟不喜念經及拈香祈禱、詢其故、則曰、佛教爲最高之哲學、哲學尙修持、焚香念經祈禱、非佛教之精神、眞正佛教功夫、不必作此等舉動云云。其言如何、乞指教。　答學佛有四層功夫、曰信解行證。某君注意解行工夫、故云然、但行實通乎始終、不觀普賢行願品十大行願乎。拈香卽修供養、祈禱卽懺悔、念經卽讚誦、爲大乘十法行之一、皆行也。安得云絕對不必乎。

問後學對於閱各項佛書、每每不能終卷、有礙否。　答看經不終卷者、經不契機也。近居士處有法師講經者否。宜就彼一聽、卽生興趣、而得專一入門矣。

問敝邑報本寺恭請能禪法師宣講地藏經、其開講時間、與敝社常課抵觸。未知於修持方面有礙否。　答聽經與誦經無異、時間衝突、不妨相抵也。

問聽經者每日所飲該寺之茶水、而並未齋僧供衆、是否爲侵損常住。　答聽經者所飲茶水、乃該寺之布施、受者非侵損也。如聽經得益、則增常住功德矣。侵損云何哉。

問遠處講經、有人去聽、無親友處可住宿、飯食寺院中可否供給、其飯金住宿費如何計算。　答可否住寺、以寺屋能容與否爲斷、當預期接洽。至於計費、可約照住旅館所費者送寺。

古農佛學答問卷四終

古農佛學答問卷五

利他功德門

（一）福親

問父母年邁、疾病日多、爲子者、如何可使父母轉趨康健壽考之境、令不受龍鍾之苦。誦經可能達此目的否。　答誦藥師經金剛經均可、但須戒殺放生。

問子欲報親恩、除父母在應盡孝道外、更欲爲其修福、百年後得往生極樂國、現時求福壽安康、當誦何經。　答誦金剛經或藥師佛本願經、卽地藏經亦好。

問報父母恩呪、是否應於早課畢後誦之、誦後應囘向否。　答報父母恩呪既非早課原文、自應於課畢後誦之、誦後理須囘向。

問某欲自念彌陀經爲母囘向西方、不做疏焚告、但於誦畢之後自念云、以此功德爲母囘向西方、未知妥否。　答自己念經報恩、不必作疏焚告、但至誠囘向、自然感應道交。彼疏告者、乞證明耳。

問百行孝爲先、故學佛人成道後須先度父母、今見阿彌陀經白話解云、極樂世界一日、抵娑婆一劫。則吾人求生西方、除上品上生外、其餘須經一日或七日、然後花開見佛、待聞法受記、悟無生後、還度父母、至少已歷數萬年、則父母已不知過若干輪囘矣。如此焉能盡孝。　答須廣作功德、念佛囘向、同生淨土、則藉此一生、卽可報恩矣。

問湖南佛教居士林舉行持名願證、以十萬聲爲一願、予受持一願、以此功德每日囘向父母消災延壽、臨終祈生淨土等語、常課亦如此囘向、未知功德父母全得受否。前看不記何書云、功德七分得一分、本人得

六分·是耶非耶。　答果能至心發願·當得滿願·佛法功德·譬如炬火·多人引取·了無妨礙。至六分得一之說·據地藏經爲子女爲父母已亡者作功德言也。

問父母不幸作下罪孽·爲子者可否敬告上蒼代父母誦經懺罪。　答可於佛菩薩前行之。

問苟可代父母懺罪·應誦何經。　答應誦地藏經金剛經。

（二）　化度

問予父最不信佛·某曾時以因果勸進·始終不能啓信·未卜先生有何妙法使其歸心淨土。求指示。　答令看龍舒淨土文·否則待其有病苦時·勸令念佛。

問家母本信佛·自先室亡後·信心大減·百方譬解無效。何法回復以繼前

功。　答善根增減·均有因緣·令堂信心忽減·即是不信因果所致·因果通三世·故報有現報生報後報之不同。既經居士百方譬解·於因果當可生信。或以言者係其子·故未生敬服·宜請高僧開示之。

問妻因子亡之故而改信佛狀態·如何令其恢復原狀。　答尊夫人既以子亡·故頓改信佛狀態·仍當在其子身上著想·令其恢復原狀·可告之曰·人之壽命·屬於前定·子既於病中皈依三寶·死後必生樂趣·正宜勤修以報佛恩·今若廢棄不修·豈不令子失所依估·必更墮落受苦·既愛子心切·理當繼續吃素念佛誦經·令子早生淨土·永受快樂·他日你百年後·亦可仗佛接引·與子同生淨土·則長得母子相聚矣。

問啞子不能誦經念佛·我等佛徒當取何法化導·使彼解脫苦輪。　答宜使拜佛寫經以化導之。

問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然則盲聾等人念佛·豈不較易乎。　答心經是明般若工夫·要從有處觀空也。六根清淨·正是六根明了·到極處。烏可以盲聾等闇昧爲比擬。盲聾等經稱八難之一·難修佛法。若彼等固具宿根·教之念佛·或能如法修行·方可恃耳。否則難矣。

問外道養精氣神·今八十多歲·勸他念佛求生西方·能可以懺罪往生否。不信當如之何。　答果能聽勸念佛往生·定能有效。如其不信·亦是彼之障深·無可奈何也。

問衆生無邊誓願度·某學佛即發大心·未能自度·先思度人·乃言者諄諄聽之藐藐·雖具苦口婆心·終爲人所竊笑。又無無礙辯才·不能一音圓演。不知佛法中亦有使不信者能漸發信心之方便法門否。　答未能自度·先思度人·此乃發心之勇猛·而非度生之方便也。度生方便·厥在

以身作則·感人在未開口之先·否則縱能取信於一時·亦恐難深信於永久也。總之學佛之道·在循聞思修三法·以此三法皆能生慧·故所謂聞慧思慧修慧也。由此三慧流出言詞·不求辯才·自然動聽矣。居士其勉之。

問時屆末劫·人心愈下·世難日殷·信佛者流·誠如鳳毛麟角·竊以衆生原皆同具佛性·不有啓迪·斷難顯現·愚意當創立一佛學通俗圖書館·以供公衆閱覽·或通俗講演會·任人聽講·做基督教之儀式·俾社會各界人士·均明佛義·不視爲迷信·則收效必有可觀。然此舉非籌集資金不可·樂善君子·想亦願爲·若更有善法·則尤美矣。　答居士宏願能持之以堅·必有勝緣相助也。

問世人因事祈求觀世音菩薩加庇·虔誦白衣咒·極爲靈應·惟滿願之後·

須印送此咒千二百張一節·今見各處白衣咒極多·擬將印咒之款改作印書功德基金·或其他相當之起信戒殺放生經文小本·未卜有違背否。　答在理本是可以然·欲兩全者·可在印書內或後加印咒句·勸人持誦。

問普賢行願品有恆順衆生一願·然則衆生問有發善願者·有發惡願者·抑皆恆順乎·或有所擇而恆順之耶·　答此順字即隨緣之意·要以度生爲前提·順之即有以度之也·

問己已得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兩者孰難孰易·當何所擇從耶，實行之方法又如何耶·　答兩者義別·無難易之可言·菩薩爲因人·佛爲果人·我輩凡夫自當學菩薩·至於方法·即依上兩句合行之可也·即發心度人先行自度·蓋自度爲基礎·度人

爲究竟·故發心須遠大·而實行當從近小做起·

問同人欲組織佛學研究社·不卜由何經何法著手·一切規章如何··　答先宜研究佛史及宗派源流·暨佛法要義等·有「佛教初學課本」一書·雖是三字經·然體用兼賅矣·至組織團體手續·可詢世界佛教居士林或貴處附近之社團·

問擬以不穿之狐皮衣服標賣·所得之款·購請磧砂藏經·（辭長從略）

答化無用之物作法施功德·甚爲合理·託書局或居士林之處是否可行·請直接商之·如果有受之者·亦是間接作法施·又何以不欲施人爲嫌哉·

問如前問不能如願·豈非枉爲三寶弟子·延壽院比丘尼弘願斷臂·完成刻經·後學亦佛子也·宏法利生·當步其後·斷臂成爲廢人·擬斷左手無

名指一個·瀝血書募捐啓一張·到處求布施·未審有違律藏否·敬求老居士訓正·　答凡事在律己固曰有志竟成·在對人則又以逍緣斯達·故但持願行·隨順機緣·不必矯揉造作也·居士所辦公閱社·已有佛學書報三百餘種·但得閱覽人衆·自有機緣·否則藏書備觀瞻而已·何必汲汲焉·

問凡設會立社·其規章頗難善全·而念佛人本懷自利利人·自度度他之心·如敝社對於出外與人誦念·例所不許·似非利度自他·設或方便赴應·不但爲人譏毀·更爲僧侶白眼·損居士之人格·茲欲得一兩全之法·既可自他利度·又可免人譏評·願高明教導·　答念佛回向淨土·但一回向偈·（八句者……願以此功德……）即兼自他兩利·出外應赴·非所宜也·如助終團能策勵同修往生者·不可以應赴論·但以臨終時爲限·

問古人常有刺血書經之舉·據聞係刺指血和硃砂·旋刺旋寫·非全用血也。當今世界浩劫奇重·實因各國縱貪瞋癡之所致·然不能謂各國無慈悲人士。倘刺血繪觀音像·使其親歷·伴同傳佛教·或於挽回浩劫有所裨益。況西人信耶穌代世人流血之說·此亦代世人流血也·當易攝引信受·惟刺法書法有何準則·應看何經·敬乞指示。　答刺血寫經·見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所謂「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云云」·如何刺寫·未見經書·惟古德經驗·亦有刺舌血者·血初出時·須將研磨去其韌絲·方可著筆不粘·加硃與否·亦隨意·唯純血則色易變黃耳。

問後學發願抄寫金剛經一千本·除早晚念佛外·尚須赴軍部辦公·每日要去九小時·因此七天纔能抄一本·每年祇成五十二本·二十年始可滿願·然後學已逾不惑之年·豈能尚存世間二十年耶·現已寫成九十

本隨成隨贈。近擬刺血寫成十本。供養居士林圖書館。其餘八百本。親寫石印。如此辦理。有違誓願。定獲妄言之罪。尚求老居士開示救濟之法、　答照辦亦可。然仍須逐日暇時書寫。至二十年爲度。但依時不依數（本數）可也。

（三）　愼終

問臨命終時。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固也。然世人有平時爲惡。而臨終忽起善念者。何也。　答惡人雖一生作惡。其惡心決不曾打成一片段。有時亦有善念於其間也。所以到臨終時。亦有善念或宿善發生。遇善知識敎令念佛。猶可有往生之希望。

問修淨宗者。如信行願俱備。是否必能往生。如必能之。又何以飭終有如是之重要、苟不飭終。則平日所修者。若一時不能自主。不幾歸無用乎。

又修他宗者。亦有飭終之舉否。　答飭終之法。原爲輔助行人臨終時之方便。不問本人之功行能否往生。均爲增上勝緣。他宗苟信此法。亦可行之。

問敝友謝君欲受優婆塞戒。身後火葬。滅去形跡、僕意謂不然。在筆記中閱見均嚴行禁止。然多數老法師之圓寂後。均歸火葬。未識是何意義。　答世人愛戀肉體。故死後衣衾棺槨而全埋於土中。以示永在。佛家厭惡肉體。故死後以不留行跡爲上。而用火焚毀。以示淸淨、若言其歷史。則釋迦佛滅度之後。身內自出火焚毀。及一切羅漢滅度時。亦自出身火焚毀之。故學佛者仿行之矣。又查印度南洋日本風俗。卽世人亦均用火葬。蓋人身本是地水火風四大所成。死後遺體仍令歸於地水火風。故有土葬（卽埋土中）水葬（卽投大海）火葬（卽火焚）風葬（卽棄於曠野令其腐化）四種處置耳、

問歿後焚化屍體遺骨。是否葬於塚。或懸於塔。抑入於海。三者中何者爲宜。　答可以兼行。以焚化後灰積小。故分合便。故欲使人紀念。置於塔爲宜。欲不留形迹。拋海爲最簡。

問臨命終時。兒孫輩職業在外。家中助念無人。而延人助念。礙於經濟。事到其間。行人無宿根者。勢必徬徨無措。失其正念。有何辦法。　答平時淨友間互相策勵。臨時相邀助念。可於經濟無妨。

問歿後用極經濟極簡單法入棺。穿何衣服鞋帽。（居士身不願穿常服故）出殯用何儀式。（一概不用如何）七內不拜經懺。（因經濟故）單正請和尚念佛號四十九天如何。　答用布製單夾衫褲。外加海靑兜子布鞋入棺可矣。出殯原可不必鋪張、七七日念佛甚爲合法、

問歿後俗儀有用道士接眚之舉。既信佛教。可免否。　答大可不必。

問敝林林友甚衆。欲附設助念團。以助生西。但助念時。除佛號外。餘誦何經呪。　答彌陀經往生呪。

問臨終助念團爲臨命終人助念往生之後、仍按習俗。尚赴廟中燒紙及所謂送盤餞報廟焚紙車轎否。　答助念團助念往生之後。應作是念。亡者已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國土七寶蓮池內蓮華胎中。唯相與在寺中佛前齋供。請僧念佛。作諸功德。祈其早日花開見佛。得無生忍。回入娑婆廣度衆生。豈可再作神靈往廟等想乎。故赴廟燒紙等習俗。決不必行也。

問後學奉耶教垂三十年。詳察牧司傳道司鐸等教師。行與道違。所以中心疑之。後閱外交通商條約。强迫我國允許自由傳教爲條件。更加疑

爲。外人侵略中國・無微不至・如傳教有利益於中國・決勿迫訂約於尊條也。民國十六年接直隸北洋官印局篆圖書室藏有佛典・閱覽數遍・始悟佛說平等博愛眞實無虛・然後茹素皈依三寶・二十年求八關齋戒。惟家父在籍・篤信天主教・亦三十餘年矣・屢勸棄景教改皈三寶・痛責不從。今年七十六歲・精神矍鑠・立有遺囑・百年之後・一切喪葬儀仗・須從景教例・則臨命終時・必要神甫主喪做彌撒・如此有犯八戒違命從佛法・以世間法論・家父未必安心・託親友疏通三年・未見允諾・違命則是逆子。家父現想離舍赴甯波住教堂・因此謹求老居士開示兩全之法。　答居士以文字般若因緣・翻邪歸正・精進淨業・法行利生・矢志遠大・必能仗佛威神・如願以償・令尊年邁・成見已深・恐難勸轉・然張純一居士「佛化基督教」一書・則基督所未至者・佛能蒞之・但盡爲子普道之力・不從非其罪也・遺命從違・可以家屬之多寡主張決定之。且俟來日・

問先君臨終時口不能言・予對其念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念至此）先君忽開口曰・爾念經・予曰是・復對先君曰・知我念何經・先君卽言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遂不復言・不識臨終人念此一聲・可得益處否・

答當比念他語得益。

問先君臨終時・身穿皮裘・忽自行脫下・爲子者深恐老人受涼・依然仍代穿上・是夜先君卽棄世・不知穿皮裘身故有壞處否。　答當無壞處。

問受五戒居士所著之懺衣・臨終時不著於身・而在柩前焚化・包好藏於亡人懷中・此辦法是否根據佛制・其戒衣制度如何。　答焚化懺衣・並非佛制。此種禮懺衣・可函託佛學書局代製・至死後處置懺衣之法・或由家人保存・或贈送他人均可。

問五戒居士日後逝世・其五衣（卽五條袈裟）及臥具如入棺者・其五衣可否令如生時披之入棺・或應如何安排方合於法。　答五戒居士應備縵衣・（無條文）縵衣禮佛服・入棺不可披・宜保存紀念・或施人結緣・不可入棺也。

問居士終後・究竟宜用火葬或土葬・入棺宜用何服何冠・並乞見示爲感。

答居士是在家人・可從俗・不必作禮佛時狀也。至葬法自以火葬最宜。但從俗土葬亦可。

問諸城舊俗葬墳內・多陳列孝經・求後輩出孝子之意・今學佛同志・擬取此義・於墳內莊嚴佛土・修潔淨處所・陳佛像經卷・求後世出斷惑證眞之善知識・皇陵殉葬・陳佛像於棺內・鄙意嫌其褻瀆・今莊嚴於棺外墳內・不知當否。　答於葬先人遺體處・求後世子孫禎祥・乃世俗之愚見・與佛理不合。若欲佛法加被先人身後・則宜供在棺之上方・或在前較高地位・而於上須作標幟於外・以免褻瀆。若於墳外造塔・則合法矣。

問陀羅尼經被原爲入殮時蓋於亡人身上・設遇葬啓攢棺・無法更動・將此經被安置棺上・鄙意較用銘旌於棺上尤爲完善・不知是否。　答經被安置棺上・自較銘旌爲善。

問陀羅尼經被上有佛號總持經文等・入棺與屍骸同腐・不亦穢汚佛法・與死者增罪孽乎。又此被彌陀聖號下・橫列六圈・兩邊各直列十一圈・如漢瓦文・究竟此二十八圈是何文義・又正面全幅其形如瓶・瓶脚有一字眞言・瓶胸有三字總持・其意義又如何・請詳示之・並三字總持究竟吽啞唵・或唵啞吽・亦請示之。　答陀羅尼經被本毘盧遮那佛光明

灌頂眞言經所說·若以眞言著屍身者·死者卽得往生佛國·其意原取度生·豈嫌汚腐·作圓形者·呪文旋繞種子之式。如瓶者·或取甘露瓶之意。三字總持是唵啞吽。

問爲家母請陀羅尼經被一·現在鐵航師處加持經呪·但先父棄養多年·欲請此被焚化·其法當如何。　答經被可蓋柩上·不必焚化。

問遷移先人遺骨重葬時·可否請購陀羅尼被蓋覆其上·如亡者已歷多年有效否。　答亦可·當有效也。

問陀羅尼被有不可思議神力·然則罪大惡極之人·只須死後覆以此被·卽赦免一切罪惡往生淨土乎。　答凡事因緣具足·乃得成辦·彼罪惡之人·能否有覆被因緣·何能斷定·如其有緣得覆·亦是彼人往昔善根成熟·與下品下生者·得遇善知識何異。

問普陀山蓋印之接引佛路引·應否置亡人手中·或在靈前焚化。　答可置在棺蓋與天花板之間·不與遺體同腐·而在亡人身之上·面似最相宜·

問喪禮何種爲合法·　答集衆念佛最爲合法。

問社員在家生西·同志往對靈前念佛·於上供及晚課施食時·有人用衣具·錯否·　答用衣具拜佛則可·拜靈位則不可。靈前當供佛像·尤以對靈設供爲宜·另卓設於靈座對方·或前方他方均可供佛·如此則禮佛禮靈不混淆矣。

問犯人每於臨刑時·其神經痛苦可知·余隨往觀刑·甚爲憫之·故持往生呪三遍及彌陀佛號·未知合否·　答最好能預爲刑者開導·勸其皈依三寶·念彌陀佛·神往淨土·可免痛苦。

（四）　利幽

問經懺等陰間果有用歟·抑無用歟。　答我佛說法·遍度衆生·衆生有六道·陰間卽指地獄餓鬼二道而言。若聞佛法·正堪度苦·安得無用。但念誦禮拜者·須專精其心·肅恭其貌·庶能上感佛力之加被·下格幽冥之開覺·自然功德不可思議。至俗以經懺爲陰間當作金錢用者·陰間以佛法爲救苦之資·如世間之金錢作用·其義亦可比知。要之誦經禮懺原是佛法常規·爲修行人長惡去善著手處·並非專爲陰間而設。（是點俗多不明·致以經懺爲不祥·可歎）茲乃推己及人·體佛大悲·爲陰間禮誦·正是代佛說法·代鬼悔過·令其長善去惡·亦如自己。衆生乏善·故墮陰間。今仗禮誦之功·長善去惡·必獲超昇之果矣。

問念經何以能超度餓鬼。　答仗念經力·感發餓鬼善根·宿昔罪障·令悉消滅·故得超度。

問仗念經力感發餓鬼善根·敢問餓鬼何能解悟經義。　答六道衆生咸有佛性·經義是稱性之言·但得外障稍除·自能了解。餓鬼但貪業重報·並非過於愚癡·安得不悟·況餓鬼宿世或曾種善根·仗此念經因緣·熏培功至·自然發芽。人道衆生有驟聞佛法而卽篤信者·亦有多聞而不能領悟者。勿以餓鬼而輕之。

問大藏中雖無陰間寄庫之說·而還魂之人與附人之鬼·則均謂經佛可作錢用·何也。　答藏中雖無此話·須信佛法功德如摩尼兩物·能滿乞者所求。此等還魂人附人鬼·生前信有用之心·冥間感有用之物。萬法唯心·卽此可證·足見信之力用大矣哉。

問經呪本非陰財·乃有人向我買而當陰財·我售之有罪否。　答經呪既

非陰財·亦非買賣品·均犯慢法之罪。

問敝鄉有一般念佛人·偏要依世俗還受生·破血湖·誦藏經·寄庫等事。此種世俗之見·對於佛化有無裨益。　答易生邪見·何裨之有。

問親友多勸爲亡者還受生禮梁皇以超度·鄙見以爲無益·然亦不敢臆斷·又焚燒庫屋錠箔·尤不明其所以然·懇求指示。　答還受生雖非正法·然誦金剛等經以資回向·不爲無益。梁皇則懺悔以滅罪·令亡者速生善道·即所謂超度·非無益也。焚庫箔事·全是中國古禮送死者用明器之變相·與佛法無關。

問焚化冥財冥衣等·內典罕見·末學愚想·當作祭之以禮解之。若謂鬼神實可受用者·恐無是理。蓋鬼神之感果與人道不同·則鬼神自有鬼神所報之依正·不必待人給與也·是否。　答鬼係餓鬼道·以乏少資具爲苦·故若誠心施化·鬼得受用·如仗佛法之力·更增效果·勿謂無理。但不必用同人用者而暴殄之耳。

問紙錢紙屋及一切冥具·焚化之後·亡人確能受益否。是否佛家之事。
答亡人如固在鬼趣·當可得益·但非佛家事也。

問焚化紙箔本非佛家儀式·貴刊解答已非一處·然世界佛教居士林乃佛教之指導機關·何不爲首提倡免用·以免知識界誤謗佛法爲迷信耶。　答焚化紙箔雖非佛家儀式·但亦我國古代用明器相沿的舊俗·其意不外由孝慈而發·大體無傷·不妨從俗也。

問先天道家追薦亡人·嘗用往生錢·竊以往生呪固當然矣·然呪版依錢形·又名往生錢·豈非以往生呪當錢乎·可乎不可。　答此係用錫箔之改良方便·按之正法·固不可作錢形也。

問吾人每至清明等節·必須設祭焚箔·以敬祖宗而表孝意·但祖宗是否能來受惠·不得而知·結果仍是子孫受用·以寶貴之錢·作無爲之舉·豈不可惜。然不如此·不足以表孝敬之意·當用何法·則兩美兼施。　答既足以表孝敬·不得謂爲無爲·但佛法則菜宜斷肉·箔不必多·而誦威德自在呪（即變食呪）以加持之·用觀想法·令化少爲多·化劣爲美·可也。

問有謂寫經焚化·可資冥福·故各處有硃書經出售。又有人謂焚之有過·不知孰是。　答大乘十法行·有書寫經典一事·原爲贈與供養誦讀等作功德也。焚化利冥·起於乩壇鬼神之教·應非佛法。試以其他利冥事例之·如紙箔紙屋塗車芻靈之類·皆用假像·而不用眞物·今若以經利冥·亦但用空白紙標一經題·藉行者念誦之力·爲之回向足矣。若眞寫

經而焚燬之·不亦僨乎。今世俗所用佛碼·其中亦有釋迦如來無量壽佛等像·供畢送佛·均焚去·無怪經典亦欲焚之矣。然此豈佛法所許哉。

問有一般人取硃砂書寫各種經咒·焚於新靈·欲藉此薦度亡者·是否有效。　答違經有罪·不宜效尤。如欲度亡·但口誦心維·回向功德可也。

問閱第六十二期半月刊內·載毘盧遮那佛大灌光眞言·其眞言即一唵·阿謨伽尾盧左曩·摩賀母捺囉·麼抳鉢納麼·入嚩囉·鉢囉韈哆野·吽·一等五句·以此眞言加持土沙一百零八遍·散於亡者死骸·或塜墓·雖在地獄等道·獲受加持力故·應時光明及身除諸罪報·往生淨土云云·不知是否有人試驗。　答此係佛語·不同凡夫外道有欺誑者·至問試驗·則有四川劉泌子事·另錄如次。一·癸酉九月·有川西資中縣老友郭季良·邀說彌陀法·彼有商人喬姓頗讚喜·及至喬君已死·予憫之爲持灌

頂光咒・咒於碎米令撒墓上・而聞者興起相索・有郭君之胞姪女適姓唐・其夫早死・唐郭氏持咒米撒其夫墓・即日返・遇有人放陰問事・彼被術者云・茲過某處・見一人如唐老・但何以服僧衣戴僧帽乎・而且獨作悲啼狀者・術者令詢之據・答云因我半生幷無特恩於婦・今乃爲我作大提攜・感激而悲耳・幷囑之曰・汝千萬爲我帶個口信・修持門中・畢竟求生西方是眞不誤・不可他修・聊以報也・唐郭氏聞之大喜・比已長素念佛矣・前日郭君來爲予言者・

問此呪確能拔苦而巳・死之人靈識早去・久葬塚墓・怎知加持此咒代其拔苦・且使能藉此咒威德之力往生極樂世界・我等凡夫・又何從探悉・　答人死識神尚能猶戀遺骸及其塚墓・故能知之・我等雖無天眼・但信佛說可也・

問嘗聞毘盧遮那佛大灌光眞言能度亡生西・神咒威力誠不可思議。然普通人一見此咒・必疑數句咒語・何能頓令亡者離苦得樂・生天已不易・何況西方・果得往生西方・則念千遍萬遍以至十萬・亦非難事・豈非較彼一生念佛者・爲更簡易穩當乎・幸教解之・　答凡一切呪・是心願之結晶・是從三昧中說出・故咒力卽是心力願力・能頓令亡人滅罪生西・乃不空羂索毘盧遮那佛當時說咒之願力如此・固不論句語之多少也・一切諸法・從因緣生・因緣具足・事乃成辦・加持之物與所散之處及遍數・並持者之人及時間・皆有一定軌則・一咒有一咒之體用・何容致疑・卽以念佛而論・十念功成・豈非更爲簡易穩當乎。

問毘盧遮那大灌光眞言度亡生西・與尊勝呪之度亡生天・皆爲殊勝妙法・何以世人惟知拜皇懺・建水陸・不知誦呪以報親恩。　答咒力因緣・既如前述。我國密宗失傳・故持咒但憑自力・而無法力・奏效難易・非可決定・至於皇懺水陸・功德乃在齋供・超度之處・全仗回向・固非咒比・非若持呪之少也。此亦因緣之屬矣。

問未經高僧證明皈依之念佛人・如持念光明土沙以撒先墓・是否盜法。　答凡念經呪・總須先皈依三寶・皈依本師・皈依毘盧遮那佛・至心念誦・不爲盜法。然念者須有十萬遍之經過・方有效。

問爲亡者說毘盧遮那佛大灌光眞言者・未受五戒之居士可否。　答平日持是咒巳滿十萬遍者・卽能說之・惟誦持期內須齋戒也。

問作惡之人死後・定必隨其行爲輕重以爲罪責・如其過失生出無心罪過・或有前生宿業・將用何法超度・令得解脫。　答無心過失・不爲罪過・前生宿業與現業無異・死後超度・宜依地藏經・將其遺資作福供養三寶・最爲有力・如其業輕・得速解脫也。

問如亡者生時未聞佛法・超度時是否先禮懺後念佛・　答祇用念佛超度亦可・經云至心稱名一聲・可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故念佛卽是懺悔也・

問平常不信佛之人及未聞佛法之人・死後隨業受報・代彼作福念佛回向・能往生淨土否・　答死後甚難・未死時（卽臨終）令知佛法・勸令念佛・方可希冀・否則但能令生人天耳・

問欲以經呪超度亡者・以何經呪爲最宜・應作回向語如「一願以此功德・超度諸亡者・同向佛國生・早將苦海捨」・未識合否・　答金剛經彌陀經均可・均須帶念往生呪三遍或七遍・回向語亦行・

問念心經與[illegible]者受之・不知亡者在陰間能得何益・　答虔誠念去・能

得超出鬼道之益。

問世間之人。往往延僧道誦經拜懺。爲祖先修冥福。倘祖先已投生陽世。未知亦有益否。　答世間之人。生時善惡雜行。死後未必即能投生。所以子孫孝順。延僧道誦經禮懺。以薦悼之。即祖先已生陽世。其功亦不唐捐。

問爲子孫者。爲其過去已久之祖先做功德。倘其祖先已經投胎。諒不得享受功德耶。欲度往生。更不可得乎。　答祖先已經投生。亦能令彼現在得益。如幸福等。欲度往生。亦非不可得。但較難耳。

問家父已亡。亦可代其誦經懺罪。俾早超生否。　答可於誦懺後。囘向之。

問薦拔先靈。超度孤魂。能否可以完全獲得。　答不能。據地藏本願經說。亡者獲七分之一。其六分仍歸作福者得之。

問地藏菩薩本願經說。父母亡者。子女作功德。七分得一分。本人得六分。何以功德不能均得。　答此指普通凡夫之願。因非出悲願。但是愛情所感。故力弱也。然功德係自發心作。功必有歸。故已得反多也。

問父母壽終。或請僧誦經。或印送經書。或施貧人。何者爲宜。　答以誦經送經爲宜。

問如何可救過世之祖父母外祖父母昇西方極樂國。　答懇切念阿彌陀佛名號及往生咒。發願囘向。求先祖往生可也。

問學人不自揣度。意擬於先父母生辰忌日及中元節。默向佛前稟告於家堂。敬設香案。照本對空講解彌陀金剛心經等。俾亡靈得聞大法。不知可行否。亡靈能得益處否。不成盜法之罪否。　答此法可行。當有益。

問七月十五盂蘭會之緣起。乞指示。　答盂蘭盆經載。目犍連尊者度母

於餓鬼而不能。佛令在是日設供。廣施僧衆。其母得度。故名其供盆曰盂蘭。盂蘭梵語。此云解倒懸也。

問家嚴外出十年。終無音信。風聞於亂軍中退却去世。尋葬無著。念何經可超度。爲人子者。應如何以盡孝思。　答當念地藏經。及供養地藏菩薩。稱地藏名。可以得見。可以超度。再念彌陀佛名。囘向願父往生西方佛國。則更善矣。

問超度亡室。作何功德。　答宜請高僧爲受幽冥戒。并時作放生功德。念佛囘向。願嫂夫人早生安養。即是懺悔自己。

問先王父所遺房屋一所。大且美麗。只因當年有婢自縊之後。人皆不敢住。未知有何法可除之。使安。敬求法施。　答請僧虔念佛七。（七日）每日放蒙山施食。最後夜放燄口施食一堂。如縊者未生他趣者。經此

一番功德。定得超生矣。

問歛地薦亡和尚。有表文上奏。合法否。　答佛法度人。事業從俗。不妨。但文中措詞。須以合乎佛法爲宜。

問歛處無和尚。念佛人父母歿後。請道士收歛。有礙佛教否。　答不宜。可以自己人或親友。照常靈前念佛數天。

問歿後七七日。誦經念佛。助亡者往生。七七圓滿。能往生否。不知誦何經功德最大。或念佛誦阿彌陀經。可否。念佛功效大。抑誦經功效大。乞指示。　答只要念佛。兼念彌陀經可也。得生與否。全在念者之懇切與否耳。念者均須作彌陀佛放光接引亡者之想。

問超度亡魂。是否必屬之沙門。或吾輩居士。亦能自爲之。而收善果。鄙意以爲沙門僧衆戒行高者。固然不少。惟爲人誦懺之流。每多奉行故事。

反不若吾儕居士自爲之之爲愈也，好意以爲何如，又居士若爲親眷超度亡魂·應以持誦何經爲上。　答超度本不論緇素·皆可爲之。但能至誠禮誦·不拘何經均有功德。

問道長答某居士問·以居士不宜放蒙山。晚學深爲遲疑。蒙山施食·原爲普濟孤幽·居士同屬佛子·焉得非宜。乞解釋。　答蒙山施食法·原係密宗師所輯·與燄口無異·均以沙門作主座爲宜·其中有三昧耶戒眞言·須受過三昧耶戒者可持。普濟固宜行·但自修未成·安能利他，不宜者·就實際言之也。

問我鄉居士多爲人念經拜懺·此係僧衆缺乏不敷應酬所致。然無道心者不足論。有道心者妨礙正行否。　答眞有道心者·並不妨礙正行·但須規定地點時間·不可計較供貲·方足以表示眞以佛法利人·而不蹈

俗僧應赴習氣耳。

（五）　護生

問素食固好·而儒門不戒·與釋道併爲三教。何故。（如曾子大孝·養親必有酒肉是·）　答儒門無故不殺·七十食肉·亦是戒殺之漸。但未能如釋教之圓滿耳。

問不論何種蔬菜·其中多不免有微菌·在喫素人連微菌都喫下去·是不是和殺生一樣。　答微菌而是植物·亦無嫌於殺生·倘是動物·如寄生蟲之類·乃防不勝防·即或喫之·亦屬誤殺之類·尚不爲過·蓋佛教中凡有可以避免殺生者·無不努力爲之。佛制比丘常備濾水囊·知水中有蟲也。以之責備則可·以之譏誚則不可。

問予稟受五戒·不殺生·但每日飲水內含細菌甚多·應念何咒可解除罪

孽。　答細菌是植物·非動物·於殺生無關。若恐含有微蟲·有關殺生·則可念六字大明咒·并觀音名號·祝其解脫往生佛土。

問水中有無量細蟲·爲人目所不能見·吾人日日烹而飲之·殺業大矣。若謂誦經咒以度脫之·便可安心·則殺生食肉者·亦將援例以自解。近來反對素食者·輒以此爲誹謗資料·欲解決此種困難·宜用何法。　答目不能見·其細已極·濾漉等法·或窮其技·欲解困難·捨懺悔超度外·實無辦法。至於心安與否·如夜中不見足下之蟲·誤踏致死·尚不覺知·寧得謂罪。安用杞憂過慮爲也。若對付反對者藉口·亦甚易易。試問食肉者見此肉否·苟曰見焉·則不能以不見者爲例。如曰不見·或并不問實在·不知則食肉之名·先未成立·尚以食肉自儆哉·

問各地農場所栽之除蟲菊·將此菊粉用於農家殺蟲保苗·農人甚喜。但

我佛之持不殺戒·對於禾苗上之害蟲·可另有妙法處置乎。　答佛法除害·除之於其因·非除之於其果也。有蟲而殺之·是除之於其果矣。要使其先不生蟲而後可。若菊粉而能令未生之蟲不生·則可用·否則不宜。至云妙法處置·則莫若以慈心不殺感格之。而安士全書中萬善先資後載有諸法·亦可查閱取法。

問戒殺放生·是人類應有之責任·每見大旱之年·螟蟲作祟·甚爲可怕·生之則爲害非淺·殺之而反增罪過·殺耶否耶·謹請詳答。　答宜防之於其未生·不宜殺之於其已生。須知螟之食稻·猶人之食稻也·非有意於害人。仁人君子決不濫殺。古人列入天災之例。佛則謂爲共業所感。固宜修德以弭之·毋以殺爲可盡也。

問農鑛部發明種種妙法·俾大地苗稼免蟲傷之患·普利民衆·利非淺鮮。

依佛法修行、抱不殺主義、豈不與國法相反乎。　答世法之利祇及一隅一時、固不若佛法之利能普及也。殺蟲護稼以利民衆、亦猶是耳。若依佛法、當設驅蟲之法與防蟲不生之法、使得護稼利民而不殺蟲、斯爲上策。否則顧民不顧蟲、亦不得已之事。但須使被殺之蟲解脫蟲身、超生善道、爲之持大悲呪、去其愚癡、說皈依、發宏願、以己之精神感格蟲類、則蟲類雖死、卽得解脫、何以故、此蟲類實能捨身救世行菩薩道故。又復應知蟲類無知、其傷苗稼、乃其生活、非有仇於民也、故不得已而出於殺、亦當哀矜而勿喜、能若此者、國法佛法、二俱隨順矣。

問楚不捕蛙、蛙反少、蜀不食蟹、蟹自稀、則人不殺牛、牛亦自絕、蟹固無益於人、而蛙與牛乃有益人類之旁生、假令其絕滅、豈非將田地荒蕪、稻爲蝗傷乎。　答正惟蛙牛有益於人類、所以更不宜妄殺、子乃反以捕

殺爲美耶。至於耕作、豈全恃蛙牛、所慮毋乃大愚。

問在家居士因業農、故捕殺害蟲、是否破戒、可否養蠶、又因開工廠、故其原料不免有生物、當用何法補救。　答此種在佛法均屬邪命、理宜改業。但既生在不淨國土、如果無法避免、惟有作報恩想、作佛事以超度之耳。

問蠶桑爲天然生產、世間法著繭收絲、凡夫欲持戒修證、事理勢難圓融普徧乎。　答著繭收絲、但爲衣錦、若但布衣、卽不需此、故欲持戒修福、宜禁錦衣、卽無養蠶、並不爲難、否則提倡人造絲可也。或謂但取破繭、勿傷其蛾亦可也。

問夏日在家中掃地、螞蟻四布、掃則必有被喪生命者、不掃則又不潔、反易生蟲、應如何行、方爲兩全之法。　答蟻有穴、非遷穴時、並不布地、而

遷穴時不常、何至不掃而感不潔。無已、則用軟篾蘆花帚掃之、俟塵入箕後、察有蟻、震箕使散可耳。

問戒殺第一、衆生平等、然臭蟲一類、較蚊蝨尤厲、人煙稠密處伏藏吮擾、除則犯戒、不除非事理。及蛛網遍結庭戶、簷角花樹廟像等處阻礙出入觀瞻、蟑螂蚰蜒鼠蟻等屬盤踞廚堂飲器、凡此蜎飛蠕動、心佛衆生一體同觀、講衛生講佛法、對世俗凡夫心理、有何超脫安定之法自然之道乎。　答萬物並育、本不相害、但令各行其道、眞講衛生者、宜從淸潔著手、不使蚊蝨蟲蟻等與我人同住、自無相害相殺之事、宜未及其生而使不生、不當及其已生而除之也、不得已而除之、宜護其生命、安置他方、令遠人寰可也。

問人身自宜淸潔、而免生蚤蝨臭蟲等物、然苟不幸而生之、究竟殺之乎、

棄之乎、抑或聽之乎。殺之則犯戒、棄之則必餓死、與殺無異、固亦不宜、既不能殺、又不能棄、只好聽之而已、然此等生殖尤繁、恐於刹那間人身或牀榻間已無容納之地、究應如何處理。　答此等衆生壽命不長、卽一時繁殖、移時死滅矣、何恐之有、如不聽之、祇好棄之、決不可殺、又此等衆生係濕化之類、故棄之他處、能改變其種也。

問青蠅逐臭、有礙衛生、且爲傳染虎烈拉病菌之媒介、是害人之物、據而殺之、所以除害、今護生畫集題曰殺爲刺、無乃不可乎。　答善哉問也。此事雖細、理甚弘博、欲辨其義、宜分析以研究之。　一蠅之逐臭、必先有臭物、然後可逐、設無臭物、蠅將焉逐、所逐之臭、不是物腐、卽是人遺、非關蠅事、苟欲咎蠅、應先責遺腐之人物、倘論衛生、但應除臭、不應殺蠅。　二傳染病菌、病菌在蠅、是否蠅造、苟非蠅造、則尚有造菌者

實爲罪魁。害人之罪、應科其魁、若是蠅造、誠宜科蠅。但應審查者二事。一此蠅所傳之病菌是否定能殺人。二傳此病菌之蠅曾否殺人。如前者不能殺人、或後者未曾殺人、則蠅卽有害人之罪、其罪必不至死、殺蠅之罰、豈非已甚。　三撲而殺之、　若蠅確已殺人、理應得相當之罪、致諸死地。例以治人刑律、凡犯罪判定死刑、應當庭宣布罪狀、使犯者自己承認、然後就戮、或在逮捕時犯者有反抗行爲、格而殺之。均爲治罪之相當辦法也。今蠅之撲殺、蠅既不解所布罪狀、無從承認、亦未有反抗逮捕行爲、乃乘其不備而逕殺之、并且誘之以糖餌令其來而襲殺之。名曰暗殺、誰曰不宜。　四除害、　今撲殺之蠅、能否審查確已殺人乎、我知其未能也、所可確定者、但病菌之能殺人、而非此蠅之能殺人也。譬如審定刀能殺人、而卽認凡佩刀者皆已有殺人之罪、科之以死刑、於事理得無荒謬乎、故今以除害爲名、舉一切蠅而殺之、其荒謬何以異是。　五護生、　統上所論、對於殺蠅之非是、已可概見、夫蠅之爲害、既未能確定其已否殺人、若以身懷可以殺人之病菌論之、則祇可認爲有殺人之嫌疑。故對於青蠅之處置、無論如何必須保全其生命。然則辦法宜奈何、曰一爲權宜辦法。用玻璃器內置糖餌少些、（多則氣悶窒死）誘令來集、俟蠅有相當之容數、（多則氣悶窒死）仍用鐵絲布蓋之。如蠅在內不致死亡、聽其自然可也。如患其死、則攜器至荒野草地而放出之。此就蠅方設法、若就食物方面設法、則以病菌之傳染、乃在蠅之食物以爲媒、宜將食物防護、勿使蠅得接觸。譬諸派兵勦匪、匪不可盡、不如保甲自衞之爲愈也。二爲究竟辦法、蠅之爲物生於穢汚之處、宜在未化生前除令不生。故根本辦法、惟有將一切穢汚之處掃除淨盡、則蠅無從生、而害乃究竟除去。衞生護生、均莫善焉、愼勿釀之令生、而又殺之令死也。

問閱勸戒書中云、一切毒物如蛇蝎蠅蚊類、何故亦祇能驅之或避之不可加以傷害、如殺之有罪乎。　答一切毒物皆所以自護、而非所以害人、故宜驅避而不傷害。卽蚊之噬人、未傷人命、若殺之、其罰太甚矣。人爲萬物之靈、膺護物之責、殺生必不相宜。

問蛀蟲蝕器物、應如何驅除、始不違背佛法及世法、　答器物蟲蛀、但可預防。一旦生蟲、驅除卽難。宜剔去蛀的部分而修補之。

問凡遇直接或間接有害於人類之動物、（如蚊蝨蛇鼠等）及害人財物或生命之惡人、可行相當之防衞或殺除之、心中默持佛號、祝彼往生否、又彼衆生害人財物器具或性命等、必受苦報、我今殺之、發願代彼受苦可否。　答凡遇毒物或惡人、非至萬不得已、總不當殺害。不得已而行之、念佛願彼往生、此是正當辦法。或再放生及救濟同類以代彼結緣可也。殺害彼物而願代受苦、此是大菩薩之行、須具眞實心、非徒托空言所能成功也。

問殺爲根本大戒、學佛者自應極端遵守。然己雖不殺、而見他人殺生無法救護、每懷慚愧。且植礦二物亦具生命、并此不食、則己之生命又不能維持。加之日用各物有不免殺生而得者、如牙刷毛帶之類、究應如何辦理。卽祈明示遵行。　答無法救生、心懷慚愧、是猶守戒也。至謂植礦亦有生命、非佛教義、不足戒也。日用所須、如無法免除、惟有作報恩想、回向發願以度脫其前生耳。

問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解者曰草木等雖無識心、以有生

性、故亦爲衆生之一部、因之成謂情與無情皆可成佛、讀家且每引頑石點頭爲證。然則吾人日夕所用衣食住用各物品、無一而非未來之諸佛矣。殺佛燒佛煑佛食佛、學佛者又豈其宜耶。　答經云、衆生又云有情、亦云含識、原非指著無情而說、故謂草木等亦爲衆生之一部、非佛說也。又無情成佛、乃間接說、非直接說也。蓋無情物爲衆生之依報、正報成佛時、以佛自在力依正不二、故云成佛、若正報未成佛時、依正各殊、不得以依例正也。又既云未來之佛、即現前尚未是佛、既未是佛、即無殺佛等嫌。雖然、若嚴密言之、是誠不宜、故比丘不履生草、墾土伐木、皆垂禁誡。但吾人爲業報所障、對於無情既非同體、又無表示、不得已而用之、所謂彼善於此耳。然用之應生慚愧心、作恩德想、仍須懺悔業障、使得生上二界天、即不需食用矣。

問或問余植物動物均含生機而能生長、所以科學家並稱之爲生物學。信佛之人、禁止傷生、爲何傷植物而不傷動物、其仁未免不普、究係何意。余不敢妄言、特請指示。　答植物有生而無知、其生長也、如機械之動作。然動物有生而有知、有知則有情感、故傷之則覺痛苦而懷怨恨。此佛之所以不令傷動物也。至於植物、但能生長、傷之者如剪髮爪、並無痛苦、亦無怨恨、故佛不禁。然比丘持戒精嚴、亦有不忍傷及草木者。經有草繫比丘故事、人繫比丘以草、比丘不敢逃、恐傷草焉。

問嚴格言之植物亦有生命、故僧律有不得割草之條、此道長固已屢屢持以答諸人之問矣。然則採花供佛、何以經言有如許功德耶。豈草不可割而花獨可採乎。　答植物獨有生而無命、故割草不爲殺罪、但比丘持戒精嚴、寧自苦身、毋損及草、此屬於「不害」之善心所發、無關

殺戒。採花供佛、功德在供佛、非謂採花有功也。況花即不採、亦須自萎、花開花萎、於草木之生存、關係極微。然採花亦當擇已開足者爲宜、如能連盆栽供、更好。此中應用之妙、存乎其人、不可因噎廢食。

問或問佛制戒殺、乃從古法器中有牛皮鼓、孟子有牽牛過堂將以釁鐘之說、其初究屬何意。　答鐘鼓樂器、本是世俗用品、並非佛教特制也。用牛皮及牛血釁者、一取其堅、一取其粘（鐘新鑄有孔、用牛血塗之、謂之釁鐘）此外當無他意。

問現今學佛之人、冬日御裘有多至六七件者、究竟是否合於佛法。　答出家沙門、有律可繩、如在家居士、以戒殺爲法、但亦須發慚愧心、度脫心方可。

問佛家旨在利生、故不論胎卵濕化、均宜護而不宜害、凡出自殺害物命

而來之獸毛絲綢等、佛徒俱禁不服用。但寺院所用之幢旛帳蓋棹圍以及衲衣等、悉係絲綢、得無有礙乎。是否有改良之必要。　答幢旛帳蓋、世人所以供佛、以絲綢貴重、表示敬意、原無不可。衲衣古昔每爲帝王國主所賜、藏而不服、絲綢無礙。常服者不用絲綢爲宜、若僧家自製莊嚴、亦宜不用。

問若要戒殺放生者、吾杭女人生產時、祭神係用雞酒爲主、如何有何物可代否。　答地藏經云「主命鬼王言、人初生之時、愼勿殺害、取諸鮮味、能令子母不得安樂」可見女人生產時不能殺生、如欲祭神、當用蔬菜。

問奉佛俗家、或小廟、貧難生活、欲牧養小猪以謀利益、及稍大、仍賣牧養之戶、不直接賣與屠門、與戒殺放生有無禁忌、亦請示知。　答就養猪

謀利言、尚與殺生無涉。然亦明知此種勾當原爲貪殺計、故亦不無嫌疑耳。

問昨晚余家忽飛來一物、其名曰蠱、俗云爲五毒所化、爲人所養、縱以吸人之精血、其狀甚怪、家人急捕之而欲殺之、余爭之、家人皆曰縱之以殺人、不若殺之以除害、卒爲家人所殺。未識此種物果係如俗所說否。如果能害人、則應否殺之。　答蠱之爲物、嘗聞粵人用以毒客而劫其財、不過一種毒質而已、未聞有物能飛者也。此固不論、即就其害人而殺之之當否言之、此乃不得已之舉。但須以悲憫心殺之、并爲說法念佛、發其懺悔覺悟之心、被殺之後、即生善道、是猶度之也。再能以自願受地獄苦果、代其害人墮苦之罪、是人行菩薩道、但增功德、無有罪過。但對於物之能害人否、心有狐疑、切不可殺、殺之有過。世人以決定彼能害人而殺之、不發悲憫心、度苦心、自願受報心、而以憤恨心殺之者、必得惡報。若以無記心殺之者、亦得惡報、惟較前稍輕耳。

問殺生爲至重戒、學人亦持之獨殿。但事甚矛盾、如某丞相問某古德應否食肉、古德答云、食是相公祿、不食是相公福。（食肉是間接殺）宰相如此、天子玉食萬方者可知。且長壽如康乾、其一生所殺奚啻千百萬命、眞是怨氣彌天、仇深如海、然殺者自有其應食之祿、豢之家畜招來、即曾費米糧飼養、詎無相等權利、據此戒殺、似非畏報復、實出於一念慈悲、信口開河、幸加糾正。　答祿即食報、福即造善、祿報有盡、福業無窮、實如丞相、當能理會、故作是言、須知祿報是果、福業是因、菩薩畏因、不貪樂果、不宜享福而造業也。故因果乃法爾之談、修行乃佛門之訓。修行固以慈悲爲前提、以了果不造因爲究竟、按畏因即是畏報復、是就自利邊言。慈悲是就利他邊言。又前是智、後是悲、何可偏廢。

問或問君勸人不殺生物、然以省城而論、每日運到之畜生無數、不殺、則此運到之百萬畜物將如何處理。晚不能答、請示。　答如其不殺、運來做甚。任其自由生活、何須人爲處理、此皆殺生者之自擾。苟不殺生、本無問題也。思之。

問惡業重者、死後墮畜生道、是則畜生本有應得之殺報、吾人雖不殺彼、而彼難逃因果之律。有人以爲彼日後終必欲受殺報、盍若早殺之、使得轉生善道、以免久淪惡趣。此種見解是耶非耶。　答被殺者彼之報、何關汝事。殺彼者汝之業、彼豈肯恕、況彼之報或可幸免、而汝殺之、則彼受其寃、而汝業成矣。損他不利己、又何苦來。此種見解、名曰邪見。

問元珪禪師授東嶽帝五戒、問汝能不殺乎。神曰實司其柄、安得不殺。曰非謂此也、謂無濫殺疑誤耳。神稽首曰能。是殺得其當、非犯戒也。然燃燈佛欲殺一强盜、救貫劫中五百菩薩、自言曰若殺此惡人、自己必墮惡道。是殺所當殺、亦難謂爲造善因。究竟爲法官軍官依法行除暴安良之殺、後受惡報抑不受惡報耶。禹稷契有後、且爲帝王、獨皋陶無後、即此可見殺所當殺、亦係惡因、是否。請訓示。　答果具大悲心殺人、不特無罪、且有功德。不過我等凡夫愛見重重、雖如法殺而無悲心、或悲心欠足、故不免罪報耳。

問物不當殺、以衆生過去劫中互爲父母、互爲眷屬。今我生善道、應當爲救度。然毒蟲猛獸及一切害人之生物、若於危險地方相逢、彼欲殺我、避之無及、不與抵抗、勢將坐以待斃、無乃過愚乎。敢問學佛人值此進

退兩難之際·當以何法對付之。　答當以不傷其命之法對付之·萬一他不傷命·我即被殺·亦須忍受·作償債想·作增我道念想。須知人身危脆·生死無常·不死於彼·即死於此·與其空死無益於他·不如捨身用滿彼願。夫學佛人以成佛爲宗旨·常發慈心救護衆生·我捨命之日·即我慈心圓滿之日·同此功德與成佛作增上緣·彼害我者不啻我之善知識矣。能常作如是理會·自能逢凶化吉·轉危爲安也。如其不信·請小試之。（來問彼欲殺我一句·大可研究·如能研究透澈·自有辦法矣。）

問或問犯殺戒者罪業固重·應墮惡趣。然有因衆生業重·上天特遣殺星下凡·專以殺生爲事·而此殺星如張獻忠之流者·在此犯殺業·應墮惡趣否。　答天降殺星之說·所以示衆生業報之難逃·非眞天有此作用也。殺星固衆生前業之所招感·然既造作殺業·又安有不受苦報之事。

此輪迴之所以不息也。

問世人日用多量水·足毀蟲蟻·蟲蟻多傷物命·正符經云舉動皆罪之語·但大雨時傷蟲蟻甚多·或如今年黃河冲壞淹斃生命無量·此等罪報如何理處。　答衆生苦報·總是罪業所感·自作自受·但受報情狀不同·乃其遇緣有殊也·菩薩愼因·逆來順受耳。

問有鱗無鱗·同爲生物·何以古德於戒殺中尤戒食無鱗魚。　答此係世俗以他種因緣故而戒·如蛙像人形·龜爲靈物·蛇能生財之類·在佛法中無此差別·應一律戒食也。

問有說魚蝦放江河中·仍慮被捕·宜放於放生池。但有說放生池較江河反爲不妥·因人心不古·屢有私捕之弊。且池小魚多·亦非宜。不知究放何處爲佳。　答兩者均是美中不足。此係衆生業報之苦。在放者只要我盡我心·河中池中·原無優劣。

問買放水族·似非徹底法。每見西流放生·東流捕捉·是修善而反造孽。且經過一番捕禁·一番買放·只見受逼滅生·豈得自他兼利。言放生者·如何補救乎。　答行善大小·視乎力量。放生而能禁捕·固屬盡美。即不能·亦足以救其垂危之命於片刻。勿謂小善而不爲也。夫放生者須爲說法·不但救其生命·亦且長其慧命·直令來世不爲畜生·故即復遇捕而死·其獲益已難思議。但竭仁慈之心·即非造孽。況能輾轉勸化·善其方便·不患無補救之策也。

問或謂黃鱔螺螄黃蜆等物·放諸溪澗之中·則死·以水太清故也。其說然否。　答此種水族衆生·有從清水來者·或自濁水來者·溪澗之水·似不宜放·既性質不同·則死無疑。

問放生水族鵲鳥等·如放生之日·用何種說法·何種咒語·放後免至再被人捕捉。請示。　答有放生儀軌·可以照念·或但念其中咒與佛號。

問戒殺放生可相輔並行·如遇鳥獸鱗介之被擒就殺·或就烹時·修佛者因未能解救·而代爲誦往生咒·祝彼往生·能否有效·暨能免一見死不救一之愆。　答誠心行之·自有效力。

問放生念往生咒·是何理由。　答放生加諷大乘經咒者·願三寶加持·令所放生物及放生施主獲多功德也。

問敝處素無殺蛇以佐餓·一般乞丐捉蛇賣與放生者以取利·如放生者停止放蛇·則乞丐無利可圖·將永不捉蛇矣。是放蛇並非行善·實間接造業。此說未知合否。　答蛇膽蛇骨·均係藥物所需·乞丐殺蛇取利·故捉蛇·不僅爲賣與放生者也。

問喫一雞卵、少殺一命·當然之事。見戒殺放生書上云·魚子不經鹽·三年尚可活·將魚子放在淺陰處·或水草際·即出·然難免刮鱗破腹之慘、鄙意爲反增罪業、然否。　答不然。戒殺者·戒現前殺也。放生者·放現前生也。雞卵中有雞命·喫之即是殺生·不喫即是放生。魚子亦然。若慮及將來、則人必有死·殺之令早滅亦可耶。

問水族中有烏力子魚·惟喜食魚·可放否。　答一切生靈皆可買放。其功在能放之心·不在所放之境。

問有證毒蛇猛獸不可放生·以放彼一命·間接反多傷生物。或曰蛇之毒獸之猛·皆因人之戾氣所招·倘放之·彼自不害物命矣。未悉二說何者爲佳。　答毒蛇猛獸亦宜放生·但放之法須求安善耳。

問昔孫眞人療虎毒·蓮池師放蜈蚣·夫虎與蜈蚣均是害人之物·亦可療亦可放耶。　答老虎蜈蚣·亦是惡人後身。人受其害·亦是宿業所致。眞人無惡·故能療。蓮師施善·故能放也。

問或謂買放生命·現世得長壽報·其說然否。　答然。

問每年放生月日。　答放生原無定期·但遇見有遭害者·即可買放。若必欲定期·則可於佛菩薩紀念日·或父母生忌日·或自己生日·均可。如杭州西湖各寺·均以四月八日佛誕爲放生日是也。

問佛學半月刊八八期動物標記之一毋忘我花一一語·何謂。　答花即生意·謂毋忘護生也。又花對果爲因·言毋忘善因亦可。又花可愛護·比動物宜保護也。

古農佛學答問卷五終

古農佛學答問卷六

護持正法門

（一）　宗乘之校量

問佛教始於何時·究竟何人爲創始者。　答佛教爲釋迦牟尼佛所創。在我國周昭王時代。距今二千九百六十年。後漢明帝時有迦攝摩騰竺法蘭二僧傳到我國。（編者查此條答問時在民國二十二年）

問五祖是否釋迦牟尼·六祖是否須菩提。　答非也。釋迦是佛教主·須菩提是佛弟子·解空第一大阿羅漢也。祖之名起於分宗·奉佛教之一義·爲修行之宗主者曰宗。如禪宗淨土宗等·開宗之人爲其宗之初祖。以次傳法·則有二祖三祖等。如禪宗之初祖達磨·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是淨土宗之初祖慧遠·二祖善導·三祖承遠·四祖法照·五祖少康·六祖延壽等是。

問何謂淨土宗，何謂禪宗。　答宗之爲義·已見前解，以往生淨土爲修行宗主者曰淨土宗。其法以念阿彌陀佛回向善根·發願來世生彼極樂世界·仗彌陀接引願力·命終必定得生·既生彼國即不退墮·義見阿彌陀經。以明心見性爲修行宗主者曰禪宗。其法以屏息外緣·不起一念·心念滅已·心性自見·心即常住·名究竟覺。所謂一念不生即如如佛也。義見金剛楞伽。

問何謂大乘法·何謂小乘法。　答聲聞緣覺二聖之法爲小乘法。菩薩如來二聖之法爲大乘法。至於大小之別·其義安在。據雜集論有七種大義·故曰大乘。一者境大·以菩薩道緣百千等無量諸經廣大教法爲境界故。二者行大·正行一切自利利他廣大行故。三者智大·了知廣大人

法無我故。四精進大、於三大劫阿僧祇耶（此翻無量數）方便勤修無量難行行故。五方便善巧大、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不生不滅）故。六證得大、得如來法身無所畏不共法等無量無數大功德故。七者果大、窮生死際示現一切成菩提等建立廣大諸佛事故。前五就因言、卽菩薩法也。後二就果言、卽如來法也。若夫小乘則反是。但緣生滅四諦十二因緣及事六度（但修事不達法性）故境小。但能自利、拙於利他、故行小。但了人無我、故智小。但經三生十六劫修行、故精進小。但能出世不能入世、故方便小。但得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五分法身、故證得小。灰身滅智住方便土、故果小。由此觀之、大乘是究竟法、小乘非究竟法、大乘是眞實法、小乘是權假法、大乘法是積極的、小乘法是消極的、此大小之梗概也。

問藏二乘、通三乘、別三賢、圓十信、皆已斷見思、未破無明、寄居方便土、究竟藏通別圓由何區別、或就修行程度淺深言之、或小乘經謂之藏、大乘經謂之圓。請詳示之。　答台宗判佛教之化法爲藏通別圓之四、藏卽小乘、別圓爲大乘、通則介乎大小乘間、通小通大、故曰通、亦可云藏教應小乘鈍根、通教應小乘利根、別教應大乘鈍根、圓教應大乘利根也。若以經言、則小乘經屬藏教、餘教皆大乘經也。

問淨土宗屬於大乘乎、抑屬於小乘乎。　答淨土宗以發菩提心爲因、以得佛果爲究竟、故屬大乘、非小乘也。

問法華經譬喩品有云取羊鹿牛三車度出三毒火宅。又七寶大車駕於白牛。此白牛與三車之牛同否、羊鹿牛是何譬喩。　答法華經會三乘之權教、歸一乘之實教、故以羊鹿牛三車喩聲聞緣覺菩薩之三乘。而

大白車則喩一佛乘也。

問從初果須陀洹至妙覺、其間修證次第地位、可否簡單示明。或應看何經論可以備知。　答須陀洹是小乘果名、妙覺是大乘果名、應分別論之。小乘位有七賢四聖。七賢者、五停心別想念總想念煖頂忍世第一也。四聖者、須陀洹（入流）斯陀含（一往來）阿那含（不來）阿羅漢（無生）也。大乘位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之四十二位。如初住中開出十信、則爲五十二位。若第十回向中開出四加行、則爲五十六位。妙覺是佛位、通常除佛位、故稱菩薩四十一位、或五十一位、或五十五位。若欲詳悉其名、可考教乘法數及大小佛教辭典。若欲明其修證、小乘果位看俱舍論賢聖品、大乘果位看大乘入道次第章、及華嚴經楞嚴經。再如統大小乘而比較之、則看天台宗之四教儀、

（有集註）及教觀綱宗或賢首宗之五教儀。

問六祖在華僧中成就最偉、但沈著報恩論謂其通宗不通教、開口便錯。蓋西方人造罪求生何國一語、顯係未嘗讀過淨土三經之瞎駁。又死爭衣鉢、亦少讓德、得法與否、豈眞在衣鉢。乃甘冒危難何也。又衣鉢之爭甚烈、五祖何竟袖手無一語解紛。又佛滅後數百年間無大乘、則馬鳴以上禪宗諸祖所弘者何法耶。法華會上雖皆回小向大、何阿難等尚弘小乘耶。　答六祖西方之語、乃宗門拂迹之談。沈論就迹議之、亦非的論。五祖傳法六祖、實屬破格之舉、故恐人爭、囑其南行。後六祖捨衣、奪者自不能取、又何足病。佛滅後、阿難結集、不僅小乘經典、但後之學者弘傳乏人、故大乘隱而不著。在馬鳴時、甚至傳小乘者排議大乘、謂非佛說、故不得不弘之也。倘以前無大乘、馬鳴又烏從而弘傳之耶。

問唯識一門有性相二宗之分。抑相宗屬唯識、性宗屬禪宗。　答欲了唯識、須辨法相。故唯識亦相宗攝。其他禪宗、天台宗、賢首宗、三論宗、皆性宗攝。性相兩宗、乃印度所有。其餘各宗、皆我國所立。

問護法清辨時代、性相之爭甚烈、卻後奘公不肯以法相傳異派、（或因竊聽而得唯識者、師云彼不知因明、終屬無用、）皆甚執著、以祖師菩薩之道德、仍難泯門戶之見。何也。　答學以愈辨而愈明。性相之爭、乃道義之爭、其爭也君子。學貴專精、故不宜濫傳、必非門戶之見。況測師竊聽、不以其道、奘師之言、足以警彼、豈不肯傳耶。

問近閱窺基大師心經幽贊、其中有勝空者言如應者言云云、不知其義。以意度之、似係印度兩種學派之稱、此二派之著名祖師爲何人、有何書籍可查其歷史。　答勝空即第一義空、此派即是空宗、龍樹菩提濟辯等師、其著名者也、如應即如如應理、此派即是有宗、無著世親護法等師、其著名者也。付法藏因緣傳高僧傳佛教史等書、可查其歷史。

問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邇來提倡佛學者、往往各執一法、唾棄餘宗。尤其奉密宗者、盛稱「密爲最上乘」如震旦密教重興會與海潮音社往還駁斥甚囂塵上。究竟密法是否最上乘。學密法者、應否不取他宗。現代果以何法爲最當機。各種紛爭、於宏揚正法挽救人心有無障礙。統祈指教。　答問題中所應答者有四事、今分答如下。（一）密宗以方便爲究竟、故密宗者方便之最上乘也。（二）密宗法最完備、故學密法者、可不取他宗。然有與各宗共通之法、固並行不悖也。（三）現代當機、鄙意謂接普通機者、宜淨宗。接特別機者、宜密宗。或禪宗。（四）道義之爭有益、意氣之爭有損。

問佛教宗派甚多、互相衝突、各宗皆然。如禪宗多詆淨土、六祖慧能其一也。金剛經有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若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亦與淨宗觀像之說衝突。他宗又有以淨宗念佛生西爲愚夫婦修持法門。大乘說法不以此爲究竟。而淨宗之言曰、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乃如來普爲一切上聖下凡令其於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謂餘宗侈談自力、不仗佛力、欲求斷惑證眞、了生脫死、爲極難之事。其他各宗亦有互相詆毀之處、敢問佛教宗派如是之多、而又難於統一、學佛者將何所適從乎。　答大乘各宗、各擅其長、究其極處、均可以成佛。但衆生根器不同、得益與否、自然發生差別、即今而論、自力終遜他力、故淨土一宗、隨人可學。又各宗之理本可會通、各宗之事、各異其法、法以應機、機不一、法又何必統一也。

問密乘以即身成佛爲殊勝、然既言成佛、似不但約性德、若約修德、修密法者、不乏其人、有幾人成佛、是何如來、別號何名、可指示否。禪宗亦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歷代祖師明心見性也否、若不明心見性、云何稱祖、如其明心見性、何不稱佛、或某如來、或如台宗六即佛義、即身成佛與見性成佛在何位次。請示、　答依本覺而起始覺、始覺圓滿、還合本覺、此顯教成佛之通義也。台宗所謂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原不可離性修而二之。然密宗之即身成、則可在全理成事、全事即理而成事、事事無礙法界、故以佛之三密加持我身心、而我身心即成佛、體全用唯心之力、令佛入身、我身入佛、身佛不二、故即身成佛矣。至於名號如何、則如其本尊以爲名也。本尊雖有佛與菩薩明王等別、然在曼荼羅中同爲大日如來之化身、故皆云佛。又禪與密均屬頓教、不可思議、若從漸教、

見性即是見道・已入初地・而能分身他方作佛矣。故曰成佛・若用六即判之・禪密兩宗之成佛・均屬相似分證究竟三即攝也。禪宗成佛乃法性身・佛非應化身・豈可得而名耶。

問庚午出川・得奉面提於春申江上・解行一語・破醒疑情不少・茲欲叩長者先生於時下・崇密宗之意見及主張・何宗爲入教義之切近・者俾知所遵・學小子意謂念佛固佳・但若以老實專修飾其拙・一味擱置教理不談・亦非內學住世之法。例如先未明唯識相・次何能順唯識性・幷作唯識觀乎。時賢有主張先不必觀經者・爲防誤解・其意固善・但既未觀經・則難免盲修瞎鍊矣。如何。　答時下衆生好尚新奇・故崇拜密宗者・亦祇矜其神異耳・非究竟也。況密者不離顯・離顯無密可學・觀宗喀巴菩提道次第・以密爲極點・其故可思矣。我國密宗弘傳在各宗齊備之

後・非無故也。至以何宗爲入教義之切近者・竊謂性相兩宗・猶車之兩輪・不可偏廢。孰先孰後・當視根性之如何。此兩宗義明・而一切宗均可得而通矣。淨宗老實念佛爲行・行必資於解。惟淨宗指導修行書籍甚多・雖不觀經・亦不致誤。若欲探其根本・自非閱藏不可也。

問胡超伍居士對於佛學分宗不甚滿意・並以一人而爲數宗之祖・及某宗在印度有而不盛者・爲滑稽矛盾・令人發噱。究竟分宗有無錯誤。　答胡居士皈依大愚法師・習眞言宗・並依弘法大師辯顯密二教論・抑揚之語・以意推測・遽加批判・寧能無失。若將各宗源流考察一番・即知諸祖立宗・各有依據・所依經論・必各具觀境修行得果三種要素・未可具門戶之見・一概抹煞也。又宗祖乃後人所推・原非自立爲祖。如龍樹菩薩宏揚華嚴・造中觀論・傳受眞言・後之學華嚴者學中論者及學眞言者・皆各推爲自宗之祖・豈龍樹欲爲各宗之祖耶。至某宗非印度學者所倡・即爲印度所無・如印度學者少・而中國學者多・即彼衰而此盛・事實如此・何滑稽矛盾之有。

問胡居士之評智者大師・至謂佛學中最毒害人類的邪說・莫如智顗的五時判教及大小乘之分・又謂智顗道邪見引起千餘年來學佛者的誇大狂・競冒大乘・毫無實際・使佛學在中國竟成買櫝還珠的怪象・這是如何令人痛心啊云云。似太唐突・請辭而闢之。　答此係胡居士未嘗讀台宗教典耳。五時判教・原是依釋迦佛一代教化事實之次第・使一切經典有了系統・宜爲學科學者所贊許。至大小乘之分・佛經上自有明文・原非智者所分。今目爲邪說・且加上毒害人類四字・無乃擬不以倫矣。若以買櫝還珠爲罪・以之評論台宗學者・未能教觀齊修則可・

若即以爲智者邪見之證・則適得其反。蓋智者大師宗法華等經智度等論而立止觀・足爲修三摩地者之軌範。原書具在・請胡居士一展讀之。按智師所說止觀法門有四種・一修習止觀坐禪要法（小止觀）二六妙門禪法・三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四摩訶止觀。

問顏淵亞聖・孔子贊其服膺勿失・子思作中庸・亦爲誠之者擇善固執・蓋從善如登・從惡如流・若不固執・必趨於惡。而佛菩薩說法・每勸人破法執。愚謂法執不可强破・若强破必受羣邪・功夫純熟・自然到此妙境・修行入手・必須法執。觀小本彌陀經內云・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是佛明明教人執持・則法執又安可强破乎。　答法執言其病也。執善非病・不可同年而語。依教奉行・本非法執・又安可破乎。凡佛經中所言破執者・皆是破其病・並非破其法・應知之。

（二）經典之考據

問何爲藏經。答此乃吾佛所說之法・而弟子所結集記出者・所謂經律論三藏是也。

問何以稱藏。答佛法深廣涵容甚富・有如於藏。佛法功德利益羣生・亦如寶藏。故稱之爲藏。

問既有三藏・何以獨稱爲經。答經係吾國聖教之通稱・曰經藏律藏論藏者・方爲確指佛經之類別耳。

問何爲經藏。答吾佛出言契理契機・示修行之逕路・作萬世之常規・故曰經。梵文謂修多羅。

問何爲律藏。答吾佛所制禁戒・淸規束身攝心止惡行善・故曰律。梵文謂毗奈耶。

問何爲論藏。答佛弟子對於佛說有所申議・對於外道有所辯難者・故曰論。梵文謂阿毗曇。

問藏經如何結集。答佛滅度後四十五日・迦葉尊者會千人於迦蘭竹林界內結集・爲上座藏。復有千人在界外結集・爲大衆藏。復有彌勒文殊同阿難海衆於鐵圍山別集三藏・是爲菩薩藏。此乃最初結集也。

問以後尚有結集否。答有之。佛滅後百年・七百羅漢在毗舍離城結集合法律藏・爲第二次。又佛滅四百年・有脅尊者於健馱邏國集五百人結集・爲一切有藏・是三次也。正法既沒・學佛者各部分裂・各有結集五百年中・難記次第。其他龍樹出華嚴下本於龍宮・兩界密典於鐵塔・是謂佛滅後七百年結集。無著請彌勒菩薩於阿瑜遮國說五部大論・世親護法造論發明・三百年來至戒賢而大成・是謂佛滅後千一百年之結集。

問上所結集之典・與我國現有之經同否。答同其義理・不同其文籍。

問與我國文籍如何不同。答有二不同。我國文字異於彼土・一也。梵筴傳來容有隱佚・二也。

問何爲梵筴。答佛經原本字係梵文・即印度字・相傳爲梵天所造。

問佛經既是梵文・如何改成漢字。答有兩土大法師翻譯成之。

問我國譯經之事如何。答舉其大者有三譯場・一爲姚秦宏始之關中・鳩摩羅什法師主之。二爲大唐永貞之慈恩寺・玄奘法師主之。三爲開元大歷於薦福興善寺・義淨不空二法師主之。

問所譯之經共有多少。答佛經譯本彙集・始於晉之羣經目錄。梁有出三藏記・隋有衆經錄。然稱藏者始於唐之開元錄・共有五千四十八卷。

（今世稱一藏之數指此）宋之祥符景佑錄爲宋藏・五千七百十四卷。元之至元錄爲元藏・五千三百九十七卷。明有聖教錄爲明藏・六千七百十一卷。海東之弘教正藏・增廣之爲一千九百十六部・八千五百三十四卷。淸之龍藏・較明藏增而不及此數。現在海東之續藏・又增千七百五十六部・七千一百四十四卷。我國燉煌石室發現者・別鑒彙鈔可成千卷。若將海東正藏及彼龍藏燉煌而刪併之・必得萬有餘卷。此乃藏經之大觀・而成今後之彙集矣。

問佛經浩如烟海・閱覽經典何者爲先・何者次之・何者最後・乞詳示。答佛典有經律論三藏。律屬實踐・非僅可閱覽而已。玆姑不論。經藏是佛之雅訓・論藏是經之註釋。故閱藏當以經爲主・而緯之以論。吾佛說法有頓有漸・頓說之經是華嚴部・不入次第範圍。其漸說者・台宗判爲四

部、首阿含、次方等、次般若、而終之以法華涅槃。蓋阿含部、世尊爲人天小乘之所說也、其主要經有四、曰長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雜阿含、方等部爲引小入大之經、其大部曰大寶積、而凡維摩楞伽楞嚴圓覺及阿彌陀經等皆屬焉。般若部經深談實相、大乘之極趣也、其大部曰大般若經、而金剛心經等屬焉。法華經者會三乘於一乘、會一切衆生盡入佛之知見、以示世尊出世之本懷、涅槃經猶世之遺訓、捃拾未盡之義、故終焉、論爲論議論辨、雖有宗經釋經之異、而爲經之註脚經之關鍵、爲欲明經義者所不可不讀則一也。然麗於小乘經者、則以俱舍論成實論二部爲要典。麗於大乘經者有通有別。通者以大乘起信論攝大乘論、大乘五蘊論、大乘阿毗達摩雜集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上三論即三論宗之要典）等爲要。別者如往生論、淨土十疑論、西方合論（淨土十要中尙有數種）等、則屬於淨土宗、如唯識二十論、成唯識論、顯揚聖教論、瑜伽師地論（相宗八要中尙有數種）等、則屬於慈恩宗。他如大智度論之釋般若經、金剛般若論之釋金剛經、法華玄義文句之釋法華經、華嚴懸談疏鈔之釋華嚴經、俱爲要典。然則經教爲源而宗論爲流、探源者必須溯流、故讀經當先讀論、此閱覽經典之通規歟。

問我佛世尊說法四十九載、談經三百餘會、其法門八萬四千、現存經典是否盡有。　答理盡書不盡也。

問不知昔唐三藏聖僧往西方取得何經、究有其人其事否。　答唐代往天竺求佛經者不一人、世傳西遊記係玄奘法師事、今佛學書局有眞西遊記一書可取閱也。至世傳西遊記、乃說謊、非信史、並無研究之價值。

問佛教史現流通有數十種、欲研究印度支那、何種爲妥。　答各種詳略互見、宜多備幾種參考。印度佛教史有支那內學院版、武昌佛學院版、中國佛教史有商務版、武昌佛教院版。

問佛說四十二章經「佛言……生中國難、既生中國……」此二句、頗可疑、與其他佛經不類、大類儒家之言、當佛在印度說法、萬無出此言之理、恐此經係僞書、余淺學無知、願質之高明、求提出反證以釋疑。

答尊問是否疑中國爲指中華、經言中國、乃對邊方而言、以邊方類無文化、中國有文化、故曰生中國難、法顯佛國記到一國名摩頭羅……從此以南、名爲中國。丁謙改證曰「中國者五印度之中、即中印度也。」若言其廣義、凡非邊地皆可稱中國、不局於一中印。此經文約義豐、本係摩騰等初到中國撮取佛說大意所譯。爲利漢人讀誦、故體裁略同周秦子書。佛法中有四依之條件、第一爲依法不依人、雖其人爲凡夫外道、而說契於法、亦可信受奉行。蓋佛法最平等廣大、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佛佛道同、無上妙法、法爾如是也。四十二章、不違聖言量、故非僞。

問華嚴經楞嚴經法華經金剛經彌陀經等、是否世尊弟子所著。　答一切佛經、皆是佛口所說、或是菩薩天人所說、爲佛所印可者、迨世尊滅度後、弟子述說而筆記之、則是世尊弟子所述、而非著作者矣。

問大方廣佛華嚴經何種最好、何處可請。　答以唐譯八十卷爲善、上海佛學書局可請。

問楞嚴經屬何宗。　答楞嚴在大藏經編入祕密部、應是密宗經典。

問楞嚴經說理甚深、何註最詳。　答續法大師之楞嚴灌頂疏最詳。

問楞嚴經博大精深、言心性更爲詳盡、然原文譯筆晦澀、不易了解。近得楞嚴金鏡疏一書、講解詳明、又苦其太繁。楞嚴白話講要、又嫌其太簡。嘗讀徐槐庭金剛經解義、先註次論後解、明白曉暢、未知楞嚴經註釋家亦有上述之體例否。如無此種、亦有不繁不簡便利初學之善本否。　答楞嚴指掌疏其釋文句處、較爲簡明。楞嚴易知錄、未知如何。

問法華經以何註爲最佳。　答法華經是佛一代說法圓滿之教也。闡發此義、要推天台智者大師之法華玄義文句矣、然卷帙甚巨、如求簡要、則蕅益大師之法華會義亦可。

問金剛經中國共有六譯、各譯稍有不同、當以何者爲主。又諸家箋註金剛經甚多、當以何種爲佳。　答當以秦譯爲主、而參以各譯以爲訂證、

至註、以金剛決疑及金剛破空論爲佳。尚有續法金剛直解、頗爲精當。

問金剛經傳本世稱壽春板旁註爲詳、考此經皆鳩摩羅什譯、何以微有異同。持誦此經、究以何本爲指歸。　答羅什譯經、恆有簡略。此經有六譯、如欲研究、可參考餘譯本。

問石註金剛經及金剛經傳燈眞解、內均附刊有金剛經纂、又眞解內之金經纂後刊有靈感二則。其第二則載大藏中歷有經纂、古本尚存、近今坊本漏刊云云。惟愧無閱藏機會。居士博覽三藏、定知藏中有無經纂。乞查示。　答金剛纂大藏所無。雲棲諸經日誦載有問辨、今錄以告。「問金剛纂稱功德甚大、何不錄。答以僞造故。又大爲害故。彼云誦此纂一偏勝誦金剛經三十萬偏。脫使愚人信此、若擅將多卷之經置之不誦、而以一纂塞責、豈不誤陷其人入地獄耶。

問金剛經中佛常讚歎受持四句偈等、未知云何是四句偈、　答佛經原本都以三十二字成行、八字爲句、適合四句、四句即成一偈、經云四句偈者、即任何四句經也。否則金剛經祇有兩偈在後、何以前已云四句偈耶、

問淨土一宗、除阿彌陀經及持佛名號外、尚有何種經典。　答尚有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及往生論、應當持誦者也。

問無量壽經以何註爲最佳、　答無量壽經註、某所見者唯隋慧遠義疏一種、清彭紹升居士著有無量壽經起信論、亦可參考。

問觀無量壽佛經以何註爲最佳、　答此經現見兩註、一爲智者大師疏、四明知禮鈔、一爲善導大師四帖疏、並皆佳妙。然以淨土專家而言、則取善導疏也。（即觀經四帖疏、）

問無錫萬氏校本地藏經末、載有佛說盂蘭盆經、首句爲聞如是三字、是否如是我聞之誤、　答經首有作聞如是者、非誤也、

問佛說般若心經、自亦爲佛所說者。今據宋施護譯本、似爲舍利佛威力而請問於觀自在菩薩、故觀自在菩薩遂說是經。然則是經究爲佛說、抑爲觀自在菩薩說。　答是經爲觀自在菩薩說、即是佛說、何以故、佛所印可故。蒙佛許說故。查般若心經施護譯本在咒後有云「爾時世尊從三摩地安詳而起、讚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說、如是如是、」然則雖是觀自在菩薩說、已爲佛所印可、故同於佛說也。又法月譯本有云「爾時觀自在菩薩……白佛言、我欲……說……般若波羅蜜多心、惟願世尊聽我所說、……爾時世尊……告觀自在菩薩……云、善哉……聽汝所說、」是觀自在菩薩先蒙佛許而後說也。然則是

經舍利弗既承佛力而問、觀自在菩薩又蒙佛許而說、又何不可云卽是佛說耶。故大智度論云「佛法非但佛口說者是……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

問心經題有以摩訶二字起者、有不用摩訶逕以般若二字起者、究從何爲準。　答不用爲準。現誦本係玄奘法師譯本、原無摩訶二字故。

問觀世音普門品地藏菩薩本願經藥師七佛本願經三經有無軒輊。

答佛菩薩宏願度生、有何軒輊。

問觀音諸經、有何最善之箋註本、可向何處購請。　答普門品有智者大師之玄義疏最佳。佛學書局可請。

問楞伽科解序第三篇第四行云「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

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爲心法」以此觀之、楞伽當爲禪宗之經。但查佛學書局之書目、禪宗部內無此經名、復於法相部中見之。究竟楞伽應列入何宗爲當。　答楞伽之初百八非句的示禪宗離言之旨、故禪宗傳之。其後大慧菩薩問義開一心爲識、乃是法相之教、故列入相宗。禪宗至六祖慧能以後、皆以金剛般若印心、故楞伽但列相宗矣。

問性宗相宗之要典。　答性宗要典爲般若經、及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相宗要典爲解深密經及雜集論百法論成唯識論瑜伽師地論等。

問據玄奘義淨所記、五天竺所行大乘、只般若唯識兩宗。吾地近年盛弘唯識、淨土台宗間有傳述。獨般若一宗、爲此時救病良藥、而問津者寥

寥、經論（大智度論）既無疏抄、除嘉祥三論疏外、關於入門方便、又無如歐陽大圓印光諦閑等之著作。般若綱要一書內容如何。黎端甫之法性宗綱論有發售否。以外有此宗入門書否。祈指示。　答有譯本三論宗綱要。

問高王經或謂僞造、而觀音靈感錄又謂誦此有靈感、不知孰是。　答高王觀音經原無是經、故曰僞造。當北齊高歡爲丞相時、有夢中爲老人傳授誦之得免刑戮者、因從高王府中傳出、故曰高王經。但經雖僞造、而所稱佛菩薩名號極多、感應功德卽獲於此。念誦者可當佛菩薩名號集觀。

問大乘起信論或謂係僞造、又楞嚴華嚴法華亦有以爲後人僞造者。若諸經均是僞造、則一切經典皆難確信。　答此等謗法之言、不足爲據。

問或謂涅槃會上拈花微笑付法迦葉、不見經文、無可根據。達磨神光太虛法師皆以爲影射（見文庫禪宗）實無其人。楞嚴起信近亦證爲僞造。夫傳法何等事、祖師何等人、經論何等物、乃可任意揑造。否則又何可任意誣謗。二者必有一落無間獄。　答拈花傳法、據宗門雜錄引、謂出大梵王問決經。經云梵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華獻佛、捨身爲牀坐、請爲羣生說法。世尊登座拈華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吩咐摩訶迦葉云云。達磨神光均見僧傳、但事不甚顯。楞嚴起信認爲僞造、實出偏見、不足爲訓也。

問鄙意佛說大乘如孔子之言大同、孔子以時機未至、故僅於顏子言其體（克己復禮章）於子游言其用（子之武城章）以致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然禮記莊子猶詳載、（禮運莊子言顏子心齋等、）可知當時並非罕言、不過如子貢聲聞輩不得預聞、而記論語者又出於此輩之門人、後世遂以大同非孔子教、今觀涅槃般若諸大乘經、身子善現迦葉阿難親曾當機、不應於結集時獨遺大乘、偏出小乘、是當時三藏必有大乘經在內。彼方所傳僅四阿含者、乃上座部諱莫如深之私見、亦如吾地古今文家經學耳、鐵圍之說出於龍樹、或說偏見、至菩薩處胎經迦葉命阿難結集佛說、一字勿使缺漏、中有摩訶衍方等藏、較有根據、高明以爲然否。　答此說頗是。又當時窟外大衆部結集有類大乘經典者

問成唯識論述記八種、請舉其名。聞日本有將八種合刊者、請示知出售處。又日本有何種便於初學之唯識學書、及專門出版流通佛學書報

之書局。均祈詳示、爲感。　答關於成唯識述記之書有（1）成唯識論別鈔、（2）成唯識論樞要、（3）成唯識論了義燈、（4）成唯識論演祕、（5）成唯識論義蘊、（6）成唯識論疏義演、（7）樞要記、（8）了義燈記、（9）演祕釋、所謂八種、或是除別抄而言、日本將合刊者、未見其目、亦未明其售處。日本著作關於唯識甚夥、以手頭無日本書目、無可舉陳。近有新登洪欣然居士所譯日本良遍所撰之唯識大意、甚便初學、因舉以告。至日本流通佛書書局、有東京之融光堂、名古屋之其中堂爲最著者。

問成唯識論文釋併記內容如何。　答此書係明人著作、陳義不及唐人古疏、唯其論文處甚便初學也、倘能根據唐書、仿其體裁重爲製作、則亦研究唯識學者之一種有價值之工作矣。

問梁任公謂牟子理惑論非漢牟融所撰、疑爲劉宋間人僞作。其引證頗多似非世俗妄言可比。不知爲定論否。（梁氏此說見近著第一輯中卷二十一頁）　答評論佛教在理論、不在考據、縱文是僞作、理則是眞。

問圖書集成中之高僧傳、無達磨以下六祖傳。何故。　答查唐道宣律師所撰之高僧傳（高僧傳二集）卷十九、有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及鄴中釋僧可傳、又卷二十六有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又查宋贊寧法師所撰之宋高僧傳（高僧傳三集）卷八、有唐蘄州東山宏忍傳、及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然則達磨以下六祖、惟二祖僧燦傳不見、殆因二祖行迹甚隱、直至天寶年間建塔時始著聞於世、故道宣律師不及傳之歟。查道信傳云「又有二僧、（其一必是二祖）莫知

何來、入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二祖）往羅浮、不許相逐」云云、與禪宗記載相同、此即二祖當時迹隱之證也。又達磨以下六祖爲教外別傳、與高僧傳所載之習禪科稍異其趣、故其記載如正宗記傳燈錄等禪宗所傳者、有詳略之殊也。

問「東林傳」一書、檢佛學書局目錄無之、不知何處有買、請示之。　答此書名「東林十八高賢傳」、見續藏第二編乙第八套第一册、有無單刻本未悉。

問紀載叢林制度僧伽規則之書、有幾種、名稱爲何。　答有叢林清規。

問禪門日誦末載某年生人欠經若干卷、欠某曹官錢若干貫、此說是否出自佛經、所云某曹官、冥府是否實有此官。彼以六十花甲生人而妄

定欠負、殊不近理、疑係後人僞造、未知是否。　答是後人所僞造、

問閱二課合解、禮大懺悔文作一百八禮、惟近流通朝暮課本自南無皈依金剛上師起至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止、均皆不錄、即各地叢林名刹、亦不持誦。如照合解作禮、應缺少三禮。此節經文因何節刪、請示、　答禮大懺悔文中南無皈依云云、係密宗修法之常規。所謂先皈依上師及三寶、次發菩提心也。本不應節刪。今各地叢林不持誦者、殆係禪宗家風、不與密宗同故。因此朝暮課本上亦有改爲小注及並不列入者。均非原文意也。

問如若作禮、照流行本不能合一百八禮、有無妨礙。請示。　答有妨礙。不應照流行本。應照原文完全作禮。禮一百八拜者、除百八煩惱之意、故不應缺少也。

問中國佛教宗派最著、只有八宗、楊仁山居士著有十宗略說、是否加顯密二宗。欲購此書、以何本爲最詳、　答楊仁山佛教初學課本中較詳。十宗者小乘二宗、大乘七宗加律宗。八宗綱要一書甚詳、唯缺禪淨二宗。

問駁斥韓愈闢佛之書、有湘陰郭涵齋所著佛骨表糾謬一書、指謫極詳。不知此外尚有古今其他反對韓愈闢佛之文否。又朱子全書其中闢佛之言論亦多、不知古今護法人士有駁斥其謬誤之書否。　答駁韓愈之文、散見於古今人著述中者不少。而以明教大師鐔津文集內之非韓篇爲最詳。駁斥程朱之說者、以明沈士榮之續原教論爲最詳盡。而淸彭際淸之一乘決疑論、沈善登之報恩論中、亦多精闢之談、發其陽儒陰釋之隱。其餘護教之論當尙多、（如歸元直指中亦有之）特

吾人見聞有限、愧未能多舉耳。

問釋門眞孝錄所引之經典若干種、有無單行本。　答按釋門眞孝錄所引者有九十二種、其中全部經典之關於孝親者、有大方便佛報恩經、佛說父母恩難報經、孝子經、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佛說盂蘭盆經、五經均有單行本。至集論則有明教大師輔教篇之孝論、蓮池大師崇行錄之紀孝、即此釋門眞孝錄、可謂集大成矣。

問邵堯夫之先天圖、是否定中得之神傳。　答邵子先天圖未見、不能臆斷。但先天後天之名詞、出於孔子之傳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或云邵子之學傳自穆修、修傳自陳摶、其殆有淵源乎。

問佛法止觀應閱之書、及蔣維喬居士之著有若干種。　答佛法止觀即

打坐法、可觀禪波羅蜜次第及小止觀摩訶止觀等書、又有坐禪三昧經及六妙門止觀教授等。蔣居士著作有因是子靜坐法及其續編二書、並中華佛教史大乘五蘊論註、其他所有待查、

問平時省察自以功過格爲最佳、但後學所見者僅文昌功過格及袁了凡功過格、皆惟有世間法、而無出世法、似不適於學佛者、未知坊間有否專從「五戒」「十善」及「攝守六根」立法之功過格發行否。淨土問辨功過格之內容如何、佛學書局有發行否、　答適於學佛之功過格、未有專書。但佛經中關於戒律之書、亦彷彿相似。現有五戒相經箋要補注一書、可以代之。至功過格之關及佛學者、又有蓮池大師之自知錄。淨土問辨功過格未曾寓目。

問言因果最詳者爲何經、　答唐世道撰有法苑珠林百卷、蒐集經典談

因果事・分類詳載。常州天寧寺板三十本・有正書局流通・可請閱之。

問輪迴投生等理・未能明白・宜看何書。　答請看楞嚴經第七八九卷及瑜伽師地論第一二卷。若以淺顯言・則華嚴原人論合解下卷・及周安士全書中欲海回狂卷三・可檢閱之。

問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活佛到粵・余購得佛說大白傘蓋總持陀羅尼經一本・內中呪音與鐵航師授者有異・究竟此經呪音合否。　答呪音無不合・其有異者・原本不同耳。

問現在東密西密日本密宗・爲大日如來說・西藏密宗・時輪金剛說。而大藏經典有頓有漸・或顯或密・無不是釋迦如來所說・獨密宗非佛說・人言婆羅門典籍・未知實否。　答密宗爲毘盧佛說・金剛薩埵傳出。但顯教經典內都有呪・可知同是佛說也。

問大悲心呪上佛菩薩・是否八十四尊。呪上首尾之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等四句・是一是異。　答照不空三藏所說・祇有五十相。今之八十四相・是每句一相・相相各不同・未明所本。

問彌陀經及大悲呪・有無音字之單行本。呪中之字・若無方法檢查請示。

答音字經呪・即有亦不全・音呪中之字・須依能誦者受學之・不必自己檢查。

問大悲呪集成一書之內容。　答大悲呪集成一書・係杭州周達權居士所輯。光緒四年刻本。今錄其目次以示內容・像贊・序・凡例・持法・持呪科儀・大悲符篆・漢滿蒙藏合璧呪・合音呪・離句呪・近音譯註圖參・（附手印・眞言・大悲印訣・廣大法門。）

問大悲呪中之註解不同・有兩句作一解者・有一句作一解者・如（甲）悉囉僧阿穆佉耶娑婆訶・（藥王菩薩本身行擬諸病）（乙）悉囉僧阿穆佉耶・（藥王菩薩本身・）娑婆訶・（圓滿菩薩身著朱衣母陀羅手）究屬甲是還是乙是。請教。　答呪名陀羅尼・義本無盡・不妨兩解俱是。

問大悲呪古本「夷醯唎摩訶」五字爲一句・今僧俗均以上三字爲一句・將摩訶二字屬於下句讀・究竟此句係三字抑係五字。　答查是有兩讀・五字爲一句者・梵僧陀弗曰「夷醯唎摩訶是菩薩現摩醯首羅相度化衆生。」三字爲一句者・續法大師曰「夷醯唎・華言無心也。摩訶菩提薩埵・華言大道心勇猛者。」

問大悲呪經中願文「火湯自枯竭・地獄自消滅」有作「火湯自消滅・地獄自枯竭」消滅與枯竭・按文會義・當有區別。然則於大悲呪經中能否互用。　答依經作火湯消滅・地獄枯竭・依行法作火湯枯竭・地獄消滅・分用不妨也。

問大悲呪見於何經。　答密部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即大悲呪之出處。

問觀世音菩薩稱讚大悲咒是廣大圓滿・善攝一切陀羅尼・顯密圓通說準提經言總含諸部神呪之王・那麽大悲不及準提了。　答大悲之善攝一切陀羅尼・與準提之總含諸部神呪・兩語並無高下・何云不及・何以故・陀羅尼即是神呪之梵語・一切即是諸部・攝與含義亦同也。

問但是「佛魔一如」「諸法平等」不分高下・怎麽還有呪王。　答咒王之王・自在爲義・從用言也。「佛魔一如」「諸法平等」・從體言也。體無高下・用有差別。

問佛學半月刊觀音聖誕特刊中逸广先生的觀音典要·說準提是觀音所應化地·不知是依什麽經籍。 答東密特以準提爲六觀音之一·屬蓮華部之一尊·語見日本佛教大辭典。依何經籍未詳。

問究竟準提大悲孰高下。請你費心直接答覆我·解釋我的疑團。（那我是很感激的） 答準提大悲本無高下·差別之用在衆生機·如你的機與準提應·即準提高·與大悲應·即大悲高·若問如何識得應·祇要問你的發心及決心耳。如果不決·可在佛前至心拈取。

問壽春本金剛經之往生呪點句法·與龍舒淨土文之往生呪點句不同·究以何本爲正。 問龍舒文中之句·實與梵音不合。

問淨土十要第八嬰妙叶所述念佛直指·內有拔一切輕重業障得生淨土陀羅尼·（亦名無量壽如來根本眞言·）未悉即往生呪之詳譯否·

是一是二。希示。 答此呪爲普通念往生呪之大呪·凡呪皆有大呪小呪及心呪等·均以詳略爲斷。

問往生呪或謂非佛所說·爲龍樹夢中所感·未知確否。若此呪果係夢得·則與高王經同一價值矣。因之信仰持誦之力·未免減弱·乞示教。 答此呪名爲「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神呪」·是劉宋求那跋陀羅重譯。龍樹夢感之說·出阿彌陀佛經不思議神力傳·但龍樹係初地菩薩·佛授記往生極樂之人·其夢感之力·當非此土夢傳可比·又高王經原係高歡相府傳出·原係普門品之僞·不可以彼例此也。

問往生呪上之迦字·大悲呪上之皤字·宜讀何音·請分神示·及因此方讀者各有不同·故此還煩。 答迦字見加切·（牙音第一紐·）皤與婆字同音·爲並加切。（重唇第三紐·）按我國切韻三十六聲紐·分牙舌尖

舌上重唇輕唇齒頭正齒喉半舌半齒十類·亦仿梵文字母所製·故用以切音較宜。

問往生呪見於何經。 答往生呪有廣略二本。廣本亦名阿彌陀佛根本呪·又名無量壽如來根本眞言。出密部無量壽如來供養儀軌·（略見密呪圓因往生集金陵刻本）略本即常誦本·爲宋元嘉末年求那跋陀所譯。經本未來·今附在小彌陀經之後。

問準提陀羅尼經會釋·載毘盧遮那佛大灌光眞言·其眞言即「唵·阿謨伽尾盧左曩·摩賀母捺囉·麽抳·鉢納麽入嚩囉·鉢囉靺哆野吽」等五句。謂以此眞言加持土沙一百八遍·散亡者死骸上·或塚墓上·彼所亡者·若在地獄餓鬼修羅旁生等中·以此眞言加持力故·應時即得光明及身·除諸罪報·捨所苦身·往於西方極樂國土·蓮華化生·直至成佛·更

不墮落云云。不知此呪出於何經·雖見禪門日誦顯密圓通大藏祕要等書皆有載·及然其根源究在何處·幸指教之。 答此呪出不空羂索毘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眞言經·此經在清藏微字函·在頻伽藏閏字函第七册。

問普菴呪是否普菴禪師所說·該呪出自何經·或曰誦此呪用三回九轉讀法·方有靈驗·若如尋常誦讀·則無靈驗·是耶非耶。 答普菴呪祇見禪門日誦所載·當是禪師所說。此呪類似梵文字母切音·回轉讀之·較爲詳盡·頃多傑尊者曾將梵文字母口授·名曰舌呪·所以調舌·便利讀一切呪也。

問穢迹呪梵本與藏本合較之·世本少十字·據云乃唐太宗所删·確否。

答梵本既與藏本合·宜從梵本·何人增删未晰。

問諸呪譯音極不一致·欲見諸呪及佛學半月刊六十四期所載持呪須知中之大輪金剛呪原文·不知應讀何經。　答應讀「佛說大輪金剛總持陀羅尼經」此經在續藏經第一輯第三套第一册內。

問佛學半月刊第六十四期載有持呪須知一節所錄大輪金剛陀羅尼與第六十六期八頁張君所錄者·稍有不符·「如呪名及囀幾梨之與拔闍唎等·」致使學者罔所適從。乞指示以便持誦。　答陀羅尼是梵語名·眞言是譯名·非不符也。眞言又譯爲呪·凡呪之音·欲求正確·須以梵字爲標準。而梵字之音·又非親口傳授不可。因爲注音反切等·須識得字母。尚有梵音非他國字母所可翻者·亦非口授不可。若僅以普通字音之·則爲方音所礙·決難正確也。居士是溫州產·亦須居士之同鄉人爲之注音方可鼎耳。至此大輪金剛呪六十六期中既與梵字對照·

請以此爲標準可也。

問有居士口傳避兵呪曰·唵·訶達喇耶。娑訶。謂誦之能避槍彈。又傳解寃呪曰·唵·三多囉·佉多娑訶·謂誦之能解前生寃仇。此呪是否眞確·出自何經。如不眞確·請另開示　答呪語似眞·然未知其出處。如有疑欲另持他呪者·可持六字大明。即「唵嘛呢叭𠺗吽。」

問經呪中字有音讀特異者·當其譯時·何不直取本音之字。如六字大明神呪·僅嘛呢二字音如右旁之字·唵叭𠺗吽四字·則謂如盎百昧哄·何不直取盎百昧哄四字譯音。又每字必加口旁何故。　答咒音譯字·在當時必音同梵音。我國古今音變·南北音異·遂有現在之不準耳。加口旁者·表須照梵讀也。

問佛經呪多奇字·即平常之字·亦有讀別音者·如南無讀乃馬。不知有否專註經呪之音及解釋之字典·價目便宜否。內容程度·是否爲我等所看得懂。　答有一切經音義一書·佛學書局可代購·價不甚貴。懂否當以國文程度爲準。至於南無等音·乃方音不同。若令湖廣人讀之即合矣。

問考唐人讀「南無」原音「吶嘆」·後代音韻迭變·人多妄解「南無」爲南方無有之義。南宋某大儒·（忘其名）言「南方屬火·西方屬金·佛生西方·被火克制·故南方不能有佛·」荒謬之見·洵堪噴飯。奈何今之學佛大德·不直改「南無」爲「吶嘆」·使人一望而知其爲譯音·省却登儒俗士許多誤解乎。請教。　答南無有譯作南謨·曩謨·捺麻等。但彼妄解者·原是門外漢·若輩即換他字·安知其不解南謨爲南方之謨誥·曩謨爲昔日之謨訓·與捺麻爲手捺芝麻乎。

問同文韻統雖有梵文字母·然不全。若欲見呪即能誦·應讀何書。　答韻統梵文字母已全·惟二合三合等未備。因此書以藏文字母爲主·但能讀藏音者·即可依此誦呪矣。

問檢查呪語音韻·有何書籍。　答有漢滿蒙藏四體文呪藏·可以參考。此書商務有影印本。

問諸呪能解釋否。　答呪語亦可解釋。續法大師有呪疏一册。楞嚴呪尊勝呪大悲呪往生呪皆有解釋。

問佛經上字句音義異常深奧·而初機者頗難了解·有無典集參考·何處發售。謹請詳答。　答有佛學辭典大小兩種·翻譯名義集·一切經音義·佛學書局均有售。

問法滅盡經云法欲滅時·比丘所服袈裟自然變白·況三藏經典乎。佛經

楞嚴經最先去、彌陀經最後去。現在學界潮流提倡物質文明、力詆佛學爲迷信、似有滅法之悲。然三藏經典俱在、又有佛學社居士林廣續護法、足見尚未到滅法時期。究竟去楞嚴在此住劫何時、去彌陀經在此住劫何時、是否人壽減至十歲之時。請詳細開示、　答經言佛正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釋迦佛出世已來、不過三千年、則雖已末法、而尚未即盡也。以減劫人壽算之、將至人壽十歲時矣。

（三）　出家之意義

問出家一道是否權法、抑婆羅門流傳之苦行、爲釋迦所未革者、誠充其說、則世界不能成立、得無墮入空邊、有乖中道否。　答佛法固有判分權實之說、然此就理言、非就事言、就果言、非就因言也。理有了義不了義、以了義爲實、而不了義爲權、果有三乘一乘、以一乘爲實、而三乘爲

權。至於事之權實、因之權實、雖可視其所對之理與果爲斷、而其實皆權也。出家者、乃因地中事法之一、謂之爲權、未嘗不可。出家亦婆羅門所有事、然非所謂苦行也。婆羅門之苦行、如尼犍子之臥刺倒懸焦身投水、彼以苦爲樂因、故設爲教法。世尊雪山修行、嘗日食一麻一麥、庶幾近之、固捨而不取矣。若所謂杜多（或作頭陀）行者、何嘗非佛法之所尚。要其意在捨欲去愛、示不爲三界所繫、非以爲得樂之因也。出家一法、何獨不然。家爲愛欲之藪、罪惡之府、龍樹毗婆娑論言之痛矣。圓覺經謂輪迴之本在於愛欲、不斷輪迴、不成佛果。故欲求佛果、非捨欲去愛不可。若是乎出家者、乃斷輪迴趣佛果者所不可已也。且子之所懼出家者、蓋僅出妻子家庭之家耳。此所謂家、惟凡世界有之、亦惟凡世界之欲界有之耳。若色界無色界、本無家之可出。即使因出家而

致世界不能成立、亦惟空此欲界耳、色無色界、固儼然存在也。世界衆生善惡無定、業力有窮、上升者有時而下沉、下沉者有時而上升、縱一時欲界空矣、而異時色無色界之衆生下沉、又得使欲界成立。苟衆生未達度盡之期、即令人盡出家、三界決無破壞之日。且世界本是生滅無常之物、經一期之成住壞空、謂之大劫、是即衆生未嘗出家、而三災起時、則世界亦有壞空之日。但移時而業感循環、又將自空而成、是則衆生未達度盡之期、即令人無出家、三界本有自成而空、自空復成之事。於此可見世界之成立不成立、與衆生之出家不出家、初無重要之關係矣。至懼世界不能成立者、因不識世界爲何物耳。世者常言謂之時間、時間起於剎那、剎那者、吾人心念之動相耳。吾人動念不已、相續乃成時間。界者常言謂之空間、空間生於有對、有對者、吾人心念之幻

相耳。吾人幻念不已、分別乃成空間。自吾人心念妄動、羅織而成世界、遂因其妄動力之往返屈伸、而現染淨苦樂權實之異。染者爲六凡世界、而此六凡世界內、苦世界三、地獄鬼畜也、樂世界三、天人修羅也。淨者爲四聖世界、而此四聖世界內、權世界二、聲聞緣覺也、實世界二、菩薩如來也。此十界者、猶是賅約之言、若繁而演之、則十界互具、十界而成百界、更互具百界而成萬界、依此而推、則億兆京垓、寧有邊際。然則子所懼者、將謂一人世界不能成立乎、則猶有多世界足以慰子矣。將謂盡凡聖世界不能成立乎、則世界原由心念之妄動而起、實同幻化、有之不足貴、無之庸何傷。若謂此乃墮空有乖中道、則又不然、蓋若世界實有、而強欲無之、是乃墮空、今世界本空、是乃隨順法性之道、豈得謂有乖中道哉。夫家之爲言、猶牢籠也、父母妻子之家庭、不能盡其義

矣。約之則有軀體、此軀體之家、非至得無生忍不受後有、不得爲出。廣之則有世間、此世間之家、非至斷惑證眞究竟涅槃、不得爲出。惟有行滿果圓自在無礙大解脫者、方可謂之眞出家。今凡夫耽於家庭之欲愛、故以捨離家庭爲出家、而羣相驚怖、不知所謂出家者其義正大有在耳。雖然此就俗諦言之也。若就眞諦言、則家者多數人之所謂父母兄弟妻子緣會相聚耳、若此所謂父母兄弟妻子者而緣散不聚、則又何家之可言乎、卽當其緣會相聚、而所謂家者、苟求之於父母兄弟妻子有情者、而卒不可得、求之於其父母妻子等所依之宮室器具無情者、而亦不可得、故曰家性本空、本空則入無入相、出無出相、而所謂出家者、亦祇成名言上戲論而已。

問不佞觀於佛門僧尼之禁偶、似屬無爲、不拒居士之加入、似屬有爲、觀

於居士而尤以茹素爲宜、則似屬有爲而兼無爲。觀於鄉間之僧尼不忌葷腥、似屬無爲而兼有爲、觀於濟公之茹葷成佛、扶弱抑强、似無所謂有爲無所謂無爲、既無所謂有爲無所謂無爲、則當然一例平等、無僧尼居士之別、何以獨禁僧尼有偶、殊多疑義、爰擬疑問十則、於後請仁者詳答之。（甲）如有家室而足爲修行之障礙、則維摩詰何以有六神通力。（乙）如修行本諸宿根、家室原無妨礙、則一般僧尼何以不得有偶。（丙）淫欲爲修行之魔障、則意淫是否足以妨礙修行。（丁）內心未修而重其外形、是否增其修行之魔劫。（戊）凡物洩之則暢、暢之則和、遏之則鬱、鬱之則爆、佛教對於僧尼不使之洩、不使之暢、而定欲遏之鬱之、但對於居士則不禁、其原因何在。（己）一般劣根下愚、不守戒律、當時爆發者、姑勿具論、卽一般上根上性者、中途受魔、或竟墮落、是

否爲過鬱過甚之所致。（庚）孟子云食色性也、逆性而行、對於明心見性功夫、以理想推之、似受妨礙。而釋氏提倡絕色、其原理安在、並何以祇提倡絕色而不提倡絕食。（辛）釋迦佛講道、其要旨在無著無得、僧尼强其性之所欲、是否失之著相。强令無著、是否失之有得。（壬）一切修行應出自願、何以今日各廟均有購買貧家子女養作小僧小尼、及至長大成人、或竟有淸規難守、還俗無術、作出種種不端事情、此時貴教用何法以制止之。（癸）僧尼涅槃後、是否證仙佛、抑有再入輪迴者。如有再入輪迴者、則勢必投入禽獸胎中、而論彼因果不應受此惡報、則將用何法以補救之。

答佛教宗旨、以無爲爲體、以有爲爲用、而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故有爲無爲、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夫體者、基本也、用者條達也、故佛敎端本於僧尼、發展於居士、二者不可偏廢。況

一切僧尼、無不從居士中來、（凡人莫不有家、初發信心、卽是居士、進而出家乃爲僧尼、）原非佛教之有何作用於其間、欲區而二之也。但鄉間僧尼受世俗化、不足爲法、濟公成佛、原屬滑稽、不可爲訓。此爲總答。再就逐條所疑分答如次。（甲）沈溺於家室之樂者、卽爲障礙、警惕於家室之苦者、卽爲佛道、維摩經述維摩之家室曰、「示有妻子、常修梵行。」而其神通力有自來矣。（乙）人能修行本諸宿根者、其因得諸環境者、其緣、緣强於因、則結果從緣、故修行者以無家室爲穩固。（丙）淫爲十惡之一。業所從生、在身口意、意淫卽意惡業也、當然妨礙修行。（丁）心能生境、境亦能引心。故心未修者、得制之以境、禁其外形、而內心漸伏、於修行有益也。況外形易制、內心難伏、從易入手、亦修行之方便。（戊）佛教以衆生無不從淫欲中受生、生卽有滅、生滅中間衆苦充

滿·佛爲度苦·欲令入於不生不滅·故於受生因緣之淫欲·視之若毒蛇·呵之爲怨賊·勿使墮其彀中。受持佛戒而爲僧尼·自有種種方法·從厭惡心理畏敬心理·改變普通心理。又復於飲食起居遵守律儀·改良環境·習於清淨生活·保合太和·自能不洩而暢·煥發精神·充實軀幹。古來不少高僧·均從守持淫戒中來·不可以現見下劣僧尼心不潔淨身不持戒·因而引起生理上種種障礙而爲病也·須知佛教原具信教自由之精神·發心受僧尼戒者·則爲僧尼·發心受居士戒者·則爲居士·並非强迫支配·若爲僧尼若爲居士也。問語「對於」二字·似乎世間固有僧尼與居士階級·而佛教特分嚴寬差別之對待·殊屬根本差謬。(己)守持戒律亦有學習次第方法·近時律學不明·教授無術·修持失當·致有流弊·原因在放縱·豈在過鬱哉(庚)絕色原理·已見前答·食非其例·

故不絕食。又色係消耗·食係補充·故絕色無礙生命·絕食則必致死·故但節而不絕。至食色之性·乃一種慣習之性·非明心見性之爲心性也。況人之心性本來通達自在·正爲食色習慣之故·而於心性發生障礙·絕色節食·正是明心見性功夫·不可不知。(辛)色欲正犯著相之弊·絕色原隨順無著功夫·至「强」之一字·與(戊)問中「對於」二字·意同·已於前答指其差謬。(壬)作僧尼與否·其界限乃在受戒與否。其弊在受戒之濫·而不在贍養也。況貧家子女失人撫養·僧尼能代爲撫育·亦是慈善事業·不當禁止·補救方法·乃在施以教育·嚴格受戒·現在佛教會正設法厲行也。(癸)僧尼死後除生西方淨土者外·勢必再入輪迴·佛說輪迴乃有六道·所謂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也·即是衆生之果·其因乃在業之善惡·善惡各有上中下三品·即六道之因（天因上

善·人因中善·修羅因下善·畜生因下惡·餓鬼因中惡·地獄因上惡·）因六故果六·自然不差。倘此僧尼既入輪迴·當亦受此六道因果律之支配·不僅畜生一惡報也。然論補救方法·即以念阿彌陀佛發願求生極樂淨土爲最穩最妙。

問三寶爲世福田·其中僧寶但指賢聖僧乎·抑並指一般僧乎。　答可寶者法也·非人也。苟其人而曾受出家佛戒·即入僧數·皆是衆生福田·所謂依法不依人。

問經有說出家人過失及詆毀者·皆犯重罪。然若是賢聖僧果然有罪·如果有可訾議者·豈亦有罪耶。　答說過詆毀·本屬口惡·對於常人且不可·何況佛弟子耶。蓋出家人無論如何·總是福田·如失道者·但當悲愍·切勿嫌惡·以自損福德。

問佛家修行重在出家·倘全世界人均出家·則人類豈非從此消滅·如此是否即係無生之旨。　答出家斷欲·義取無生是也·衆生六道輪迴·欲消滅人類·亦非易易·勿作杞憂·

問出家修行·較之在家修行·究有何殊勝之處。譬有二人·其信願行及修學勤篤皆同·所不同者·甲出家具戒·而乙在家·是二人所成就之功德道果·抑相同·抑有別歟。　答吾佛讚歎出家功德·而亦歎在家菩薩之難能可貴。修學工夫果能相同·出家在家原是一樣·但於持戒一門·在家人不能行出家之法·較遜一籌·因既較遜·結果可知矣。

問世尊係王子出家·如何定要在舍衛城乞食·抑出家人定要受磨折而受辱乎。　答乞食爲出家人苦行之一。然亦有謀道不謀食之意·今暹羅緬甸之出家人·仍行乞食之風·送食者皆敬之如佛·並非受辱之事

也。

問昔之名僧出家修行・何又學武。　答昔梵僧達磨至嵩山少林・彼處多盜・僧教以從拳技中悟道・而盜咸改善爲佛門弟子矣，

問欲出家當具行何種手續・　答欲出家須先投師・如果懇切請求・及無社會家庭各方障礙・當然得師許可・許可之後・必先留寺執役・如能茹苦者・師乃擇日爲之薙髮・薙髮之後・隨時受戒・既受出家戒後・方可爲出家人也。

問茲有一友性和藹・極信佛・現擬出家乃修淨土・但以無人介紹・未償所願・請問無介紹人直接投師・能收受否。　答如果發心眞切・雖無介紹・亦有收受之可能。

問出家手續若何・應拜幾師・師之名稱爲何・請詳示・　答出家先尋剃度師。如剃度師在寺作客・則寺主爲依止師。

問出家比丘無鬚者・極多・是何意義。　答經云薙除鬚髮而爲沙門。薙鬚亦爲比丘表相也。蓋鬚是一種飾美品。出家離欲・不尚飾美矣。

問六祖慧能大師得五祖衣法後・避於獵人隊中一十五年・後遇印宗大師爲其薙髮・豈當時衣法付於未曾薙染具戒之人耶。　答六祖開悟・勝於上座神秀・五祖以得人而付之法・但六祖薙染因緣未至・故令藏器待時也。

問我國佛教信徒・女子占十之七・而全國比丘尼之數・乃猶不及和尚四之一・夫以比丘尼爲女佛教徒之導師・負勸教糾正之責・自較男僧爲方便而適當・今女佛教徒若是其衆・而比丘尼乃如是其少・則爲宏法計・比丘尼之需要尤切・而言出家之機緣與可能性・女子尤勝於男子・何以發心爲尼者・反少・其故安在。　答女子煩惱重於男子・女子執見亦固於男子・所以耽著塵俗而不肯捨離也。又女子怯弱[illegible]於男子・故於出世大丈夫行爲不敢嘗試。況佛制比丘尼戒・嚴於比丘・可知出家修行難於男子・佛世已然・以現狀論・尼寺尼師均少・出家後安身不易・佛制尼須親近大僧・現在大僧堪與尼衆親近者幾不可得・則出家後之好師範亦已無人・宜乎出家之不多也。

問出家是否必先落髮・其意義何在・女子出家爲尼時・剃度落髮之儀制・與手續之繁重・庵各不同・未識依法究應如何方合・抑可請任何人於任何時日地點隨便剃髮・請示其詳・　答出家剃髮捨去裝飾・示與世俗不同之意也・去飾則身淨・不爲男悅則心淨・身心淸淨・易於入佛・此其殊妙勝益也・剃度儀式並不繁重・此乃形式上出世因緣之始・理宜鄭重。當於某寺或某庵・請比丘或比丘尼僧爲剃度師・在佛像前懺悔歸依・舉行之可也。出家之後・不宜與在家同住・故覓依止處・當費簡擇耳。

問帶髮修行・亦能認爲出家稱尼・而收徒傳法受人皈依否・　答帶髮修行不合佛法出家制度・不得稱尼・不得受人皈依・至於收徒授學・原不妨礙・傳法二字・乃宗門之熟語・亦不適用於在家人・說法談經・係講學之事・可爲之耳。

問勸人出家・成全他人之剃度志願・有無功德・勸阻他人之發心出家者・有無罪過・僧尼自身既已出家・對於有志有緣出家學佛之善男子善女人・應否加以勸勉化導。　答勸導人出家功德無量・阻止人出家罪過無邊・經有明文・（出家功德經）但於機緣未熟或志趣不定者・亦

宜令鄭重考慮。恐未獲其益先受其害也。（如受戒破戒之類）

問吾自幼信佛。十七持齋。今已六載。立志不嫁爲尼修學佛法。乃雙親堅不允可。且逼令婚嫁。不知有何方法可遂素志。若萬不得已而不告私行。俟受戒後尼相既成。再稟雙親。不知亦爲佛法所許否。能無違孝道否。　答立志不嫁。是大好事。婚姻自由。又爲現代法律所崇尚。如果立志堅强。雙親何得而强之。方便之法。先學修行人捨去一切女子裝飾。示人以不愛塵俗。則他人亦無與爲媒者矣。如其已經許字。亦不妨表示不嫁態度。令前途改訂。若雙親逼迫。正可以出家抵制。必俟得許可不嫁之後。再行徐圖出家。此時因緣已熟。便易舉行矣。蓋爲父母者。必爲其女之安身計。既然不嫁。若不出家如何安身耶。故曰易行也。

問今人往往有因親長或本人病重而許願出家以求病瘥。不知所獲益

亦較大於許他願否。又諺云一子出家。七祖超昇。若女子出家。其祖先得益亦相同否。若已嫁而寡之婦女落髮爲尼。其已故之翁姑夫壻等亦能因而離苦得樂否。　答出家弘願。當得巨益。子女出家。必爲其親屬多作佛事。故先祖等易於超昇也。男女平等。當然一樣。

問如親戚長幼輩同依一師爲尼。是否卽作師兄弟。而不分尊卑。若同胞姊妹出家。妹先現尼相而姊後落髮。是否卽以妹爲師兄姊爲師弟。而不以年齡分長幼。　答照佛制以先出家爲長。因其於出家禮節知識學問。先者比後者爲早習知也。出家年齡。依僧臘之多寡爲長幼。若同臘。（同年）可依俗年及輩分而長幼之。出家人長幼稱謂。現在都同俗家稱呼。如兄弟伯叔等。似從明代始。見明初洪武時有旨令出家人用如是稱謂也。其弊也幾與俗家等。重情而不重法矣。

問居士林女林友中。近數年落髮爲尼者。必有其人。請示其法號。庵址等。此外如有大德比丘尼與淸淨庵院。幷祈指示。擬逐一參禮。擇一明師依之出家。成全之德。當永銘不忘也。　答居士林林友之出家爲尼者。實不數覯。尙未聞知。至外間大德。如杭州漢口武昌等處。聞尙有之。但未詳晰。無從答覆。均俟探悉後奉告。

問居士答某女士問謂「不婚嫁是大好事」。但身爲女子。豈能終身長依父母兄嫂或其他家長。長而不嫁。在家庭中。名不正而言不順。所處地位殊爲困難。且卽能自食其力。亦總有老弱疾病之時。又豈可不求安善之歸宿乎。然則果守貞不嫁。立志修行。求淸淨安定而期精進。當以乘早出家爲上歟。抑以在俗爲宜歟。　答學佛以離欲爲上。非但女不嫁是大好事。卽男不婚亦是大好事。且抱獨身主義者。修身則寡欲

而易進德。處世則無私而易大公。況能持佛戒。則精進一心。忍辱慈悲。無所之而不當。在家則有益於族。出家則有益於僧。（比丘尼亦僧數也）來問所舉。非眞發菩提心者之所慮也。雖然。若心志怯弱者。自當以剃度出家爲上。

問予友朱女士。師範畢業。發心出家。其父母亦信佛經。女士再三哀求。始心動。因問之某大法師。蓋欲得法師一言以爲決。豈知法師以女士貌美年靑。且誤於重男輕女之舊思想。並誤解度女子出家減正法五百年之說。竟謂不宜出家。致女士父母誤信其言。私爲女受聘而强令婚嫁。女士又苦求其皈依師某比丘尼。懇爲私行落髮。以死父母之心而成其志。尼以其未得父母允可。力拒其請。戚族人衆。又均以修行不必出家。及不應違忤父母爲勸。致女士孤掌難鳴。有志未成而歿。按之居

士所引出家功德經。「勸導人出家功德無量・阻人出家罪過無邊・」之語而論・女士之父母戚族・及一言喪邦之某法師・與不肯方便成全之某尼・亦均有罪過否耶。又萬一再有朱女士其人・處同樣之境・亦將有何法可以自全乎。　答出家功德・原非俗士所能領解。不知而阻人・罪亦可稍減。倘再有朱女士其人者・應勸彼父母允其出家。正可引朱女士事實・彼此兩損・以爲警告・則朱女士雖賚志以歿・可作後起者之津梁・亦菩薩化身歟。

問爲父母者・莫不憐愛子女・何以對於其子女發心出家・必力予阻止・每有允其不嫁・而絕對不准其出家者・世俗淺見・將何以闢其謬而解其惑・爲女者處此家庭狀況之下・又將有何法可以回其親之心・而見其非・俾遂其志耶。　答改進世俗心理・端在普及佛學。兒童家庭教育・先

入爲主。故在家女子學佛・爲正俗之根本辦法。今婦女信佛・實未有眞正之認識・故覩出家爲畏途而阻之。苟眞知佛法・豈有愛之者而阻之乎。闢謬解惑・惟折之以理・徵之以事。固非抱簡單出家之念所可勝任也。雖然・今之出家者之學問性行・鮮能高出世俗・不足以爲人尊敬・欲囘人心之難・蓋在於是・將有何法耶。

問出家何以必經父母許可。（略）　答父母不許・不聽出家。佛作此制・因當時有投佛出家而父母未知者・其母悲病失子・走責於佛・謂爲不仁。佛爲息嫌・故制之。但云父母・他人不與焉。若已告父母再三而後行者・雖佛不許・正所謂從權・未嘗不可耳。且正可以爲出家自勵之緣。謂既冒不孝之罪而學佛・又不成・將何以對父母耶。

問寡婦宜出家事。（略）　答再嫁不如全節・身殉不如出家。此中利害

比較・來問亦已說明・更何庸疑。至有兒女者・可托則托之・不可托・則攜之共出。惟兒女之同剃與否・須視其成年與否・及志願何如耳。

問應赴僧始於何時代。　答應齋主之請而赴齋主之家・以作佛事・則曰應赴。據省庵法師語錄・梁武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此應赴之始也。

問閱淨土聖賢錄中有……因試經得度。此何解。又「白衣」二字何解。

答清代以前・凡出家者須經政府考試・合格方許得度・以明代定有金剛楞伽等經以爲考試命題之用・故曰試經得度。白衣對緇衣而言。出家人服緇衣・故以白衣指在家人也。

問經稱一人出家・波旬怖懼・敢問波旬何故怖懼。　答梵語比丘・華言怖魔・謂若人出家能了生死・即出魔界・波旬懼眷屬減少・所以驚怖。

問如惡劣境遇所迫・倘忍心別親出家・有罪否。　答佛制父母不許・不得出家。

（四）外道之辨別

問自達磨一祖傳流七祖・輪流祖名・何處人氏・懇祈詳示。　答達磨初祖・神光二祖・僧燦三祖・道信四祖・弘忍五祖・慧能六祖・以下但稱師・不稱祖。云有七祖者・便是旁門外道・詳見指月錄傳燈錄等。

問無爲教五部六册大經・是正是邪。　答古農眞正信佛三十六條之中・早已批爲外道邪說・今試更引明季密藏禪師之藏逸經書標目以爲證・其標目云・五部六册・正德間山東即墨縣有運糧軍人姓羅名靜者・早年持齋・一日遇邪師授以法門口訣・靜坐十三年・忽見東南一光・遂以爲得道・妄引諸經語作證・說卷五部・其破邪卷有上下二册・故曰六

册。時有倡大乘者・親承而師事之・而聞風又私淑而羽翼之・俾其教至今猖熾宇內・無從撲滅・曰無爲・曰大乘・曰無念等・皆其教之名也。

問山字會閩經十三步滿道・世間修行人當學否。　答此卽無爲教之修法・而非佛教徒所宜修學者也。

問三升六合佛飯食者・果如聚沙成塔・爲要道否。　答此乃彼教引人入迷之術・更無足道。

問檀香會以點燭爲規・天地君親師各一對・是正是邪。　答香燭供養固亦佛法所有・但於天地等各一對之規式・却非佛法所有也。

問專行靜坐・以六識獨頭擬議・謂爲明道・然否。　答靜坐爲禪定之初門・不依佛法正軌・易入邪途・至以六識擬議・卽非靜定・安能明道。

問不讀大乘經・不念彌陀佛・是佛弟子正修行否。　答讀大乘以開佛慧・

念彌陀以淨業靡捨・是修行・尙不得其正・安有佛弟子而若是。

問某居士深信無爲教・而入居士林・仍以五部六册爲主・可否。　答居士林乃佛教團體・非彼無爲外道團體・如果入林・宜歸依釋迦世尊三藏十二部經・不宜歸依外道典籍。

問龍蛇混雜・皂白不分・邪正濫廁・是否宜與改良。　答是應改良・查現在此間世界佛教居士林林章規定・初入林未學三歸依者・但作隨喜林友・而不得稱爲居士・必入林三年以上・及已受歸依者・作本林普通居士・林中每年於春秋請佛教中法師講佛經時・卽開受歸戒會・請法師特授林友三歸・以便林友得趨正軌也。

問廿七期半月刊答問八則・明無爲教底蘊頗詳・然尙有問者・五部六册盡是有道法語・何以謂之邪說・十三步閩經乃秘密要道・必須發誓乃得眞傳・何謂非佛徒所宜修・三升六合飯乃是表法・何謂引人入迷・然則眞正大道究竟若何修入・請慈悲開示・俾令捨邪歸正・我無爲門實繁有徒・不妨詳細答示・以希冶爲一爐。　答道有正偏・語有深淺・以偏爲正・以淺爲深・卽是以僞亂眞・故云邪說・秘密不過故爲神奇・或是道家修煉之法・佛教三藏中無此等修法也・表法亦可・然此所表何法・貴教以閩經爲主・引用佛經以爲裝點・不過作對外門面語耳・

問五部六册經是無爲教爲外道典籍・不宜參閱・恐使學佛者裹足不前・望洋興歎・何以三藏十二部內亦有道及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之句・金剛經一再叮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愚按爲閉門造車・出爲一轍・九品九生・各歸階級・然乎否乎・請開示。

答佛典自有淺深次第・無須此五部六册也・此書乃外道雜以佛語・

不足爲法・金剛經言如夢等・非眞是夢等也・言以色見聲求不能見如來・非謂不以色見聲求而能見如來也・須知離相者有無二相皆離也・無住者・不住於有亦不住於無也・此乃金剛經之旨・離有相不離無相・不住於有而住於無者・五部六册之旨也・一味墮空・故非佛法・

問佛門內有六師外道・是何等行爲・請詳答・　答佛在世時・不與佛同道者・名曰外道・種類甚多・最著者爲六師・一富蘭那・主張一切法斷滅性空・二末伽黎・主張苦樂不由因緣・但從自然・三删闍夜・主張生死有盡・道不必求・四阿耆多・主張苦行是道・五迦羅鳩馱・主張諸法亦有亦無・六尼犍陀・主張罪福前生注定・非行道能增減・來問云佛門中有非也・

問濟公禪師係和尙身・應現今之各地乩壇・均有濟公臨壇開示・率以世事爲多・未有一語道及佛法・然則吾人之於濟公・認爲奉行佛法之人

耶、抑否耶。　答乩壇大率是靈鬼把戲、托名濟公、原不足法。

問諸佛菩薩有從善壇臨鸞所傳經典、全國很多、佛法亦深、能否入佛藏。但貴局亦願印行否。　答壇上鸞語多係善神託詞、雖間有佛法氣分、然究係神道設教、不同佛藏經典之依人道立教也、故不能入藏、佛學書局亦不願印行。

問敝處有金丹教、信者頗多、彼等言佛法修持、在家人獨得眞傳、不傳出家僧尼、此種宗教是否外道。　答佛法必備四衆弟子、斷無但傳在家之理、故此種宗教是外道教。

問外教多借重金剛經、妄加註解、或演爲金丹大道、與佛說甚爲矛盾、惟意義頗深、足資研究否。　答既是外教、卽無研究之價値矣。

問世之所謂三乘教、未知是何宗、晚曾一度訪問、彼云彼教爲後天教三乘法門、故又名三乘教、其所禮拜之菩薩、則爲觀世音、所誦之經典、則爲金剛經、心經、彌陀經、尙有苦功悟道地母經等、其始祖爲普悟師父、其行爲似僧似道、乃在家設教者、未卜是正教抑外道。　答據彼所云後天教及所誦苦功悟道地母等、且其教祖爲在家人、則爲一種外道無疑也。

問敝友胡君經友介紹歸依三乘教、其歸法亦念五戒三歸（乃傳教者念）並在觀音菩薩畫像前發誓、但發何誓、未說明、只令歸依者說刀山地獄一句而已、敝友因聞人言該教非正宗、且係在家人所傳、深恐歸依外道、故囑代問。　答此教顯係外道、宜急改依有道比丘爲師、

問敝友既在該教歸依、然依人爲活、釜碗或有未淨、且妄語每不能戒、未卜是否犯戒。　答有戒方有犯、犯否須問彼教師父。

問四川龍鳳山有述古老人者、自稱燃燈古佛應世、教同善社人誦萬佛救劫經、念南無天元太保阿彌陀佛十字、此人不知是何來歷、大藏經內是否有萬佛救劫一經、學佛者能兼誦此經否。　答老人是外道首領之化名、經是外道所造之典籍、大藏經內安有是書、所念佛號、亦是杜撰可笑、均非學佛者所當誦念也。

問四川龍鳳山有述古老人者、自妄稱爲燃燈古佛應世、主三教合一、同善社教人誦萬佛救劫經、念天元太保十字佛、以兩眼齊平、運用六字坐功可能成佛作祖、又以守鼻樑工夫（卽外道之玄關）爲佛正法眼藏、如此魔民妄稱古佛、謗毀佛法、瞎人慧眼、應得何罪。　答應得地獄罪報。

問同善社之學說、雖與佛教不同、然其坐功是否能强身。　答亦不盡然、頗有傷身者、因其戒律太不講究所致耳。

問曾見有淨業居士、既皈依佛法僧三寶、念佛諷經、持戒修行、又入同善社坐工、練先天氣、却病延年、斯人佛道兼修、然其志願不望成仙成神、仍以超出三界、往生淨土爲主、並未變其求生淨土之願、不過藉道教之坐工、以圖却病强身、聊爲有禪有淨土之意、斯人究竟能得生西否。

答昔曇鸞法師先修長生之術、及遇菩提流支、棄道術而修淨業、乃得往生西方、若既皈依佛門、而反習道法、恐佛法之果未成、道法之果先熟、則欲生淨土而仍留穢土耳、有禪有淨土之意、觀印光法師文鈔中解釋四料簡義、可知道法之非禪矣。

問洪江一隅、眞正佛徒、至少不過四五人而已、餘皆信仰同善社者、學人常閱各種佛化刊物、始知該社實係外道、友人中有入該社者、學人亦

常秉佛理以勸之。然彼則曰社中注重打坐。即佛家之禪定功夫也。又注重誦金剛經及受持彌陀觀音名號・亦與佛家之淨土法門吻合・何得謂爲外道・反謂學人爲門戶之見・學人以知識有限・難與之辯。究竟該社之打坐是否與佛法相合。此外尚有幾件顯違佛道者。祈一一明示・俾得據以振聵拔迷。能多喚醒幾人・則仁者之功德不可思議矣。

答打坐雖類似禪定・並非出世間法・前條已答。誦經求福・原不定佛教中人爲然。況彼於金剛經之義解是否不謬・尚未可知。（如道教中人有解金剛經成彼法者。）誠以彼所念阿彌陀佛上加天元太保四字・可知非佛法矣・佛教須以皈依佛法僧三寶爲基礎・彼則以精氣神爲三寶・此其大別也。彼自以三教混合爲其宗旨・可知其爲非佛非儒非道矣。

問南通鄉人率多喜入理門・奉持其所謂五字眞經・云現生可獲種種利益・而其所謂五字眞經也者・上不能教父母・下不能傳妻子・一味祕不宣示・其道之所在・人莫由知之・諒係外道之一。然返觀佛教中持密宗者・又非經阿闍黎傳授不可・其故安在。　答密宗諸法・具載藏典・並非祕而不宣・其所以貴師承者・令學者生殷重心・不敢輕忽・非具阿闍黎資格不肯告人者・恐自於法未熟・未能詳切開示・則聽者一知半解・易生錯誤・致失利益・及增疑謗・若外道故示神祕・其實所授亦極平常・甚或鄙陋不堪・嘗聞理教中人朱君寶霖云・所謂五字眞經者・即觀世音菩薩名號・祇許默念・不許出聲・猶尊諱不許說也・然祈救急時亦許大聲疾呼。

問理門之教主爲誰・有謂即佛教所出・有是理乎。　答理門亦念觀音名號・但以默念爲法。至傳人法概是在家者・與佛教須出家人傳法不同。決非從佛教別出也。

問後學原本在理・在理之始祖姓楊・係明末清初進士・看破塵凡・一心修道・至誠感孚・得龍舒居士現法身指引靈性・與大士接緣・親授五字眞經・（即觀音聖號）八條戒律・（乃貪慾殺妄煙酒香像）後入岐山瀾水洞面壁九年・大悟玄理・傳道祇教遵守戒律・受持聖號・並無其他・如丹客修煉功夫。似此與學習淨土有背謬否。　答聖號與淨土不背・但戒律中香像兩戒・究係如何。倘非禁止不用香不觀像不拜像者・亦與淨土不背也。

問鄭州有名空空道・念誦心經等・爲人戒烟治病有奇驗。入會時須殺一雞或一猪一牛・名爲放花・是否佛法有此一門。　答此全係邪教。其誦

佛經者・蓋其祖師係學佛不得法而入魔道耳。

問奉佛另有「先天」「龍華」派別・內容如何・可依從否。　答先天龍華均係外道。以在家人爲師・不以僧爲師・且認彌勒佛爲現已下生・與佛教事理相背・烏可依從。

問先天會可皈依否・　答先天會非佛門・不宜皈依。佛門有受三皈儀式・將其中皈依之語在佛案前長跪合掌自誦各三遍・及懺悔偈發願偈亦各三遍・行之七日・亦所謂自歸依也。遇有高僧時再請證明可也。

問太虛法師破斥某教之上帝云・是散位獨頭意識所行法處所攝之徧計所執色・是獨影境・彼教中人有見之者・反駁云佛教中之阿彌陀佛千手千眼觀音……等等・亦決非實有・當亦同於心所自證之上帝・學人雖知其妄・然以學識淺陋・不知當如何破之。　答佛教之佛菩薩・皆有

其本生因地・有因有果・此爲眞實・若彼教之上帝・但有果而無其因・無因有果・便是虛妄。又佛教以有爲法如夢如幻・本非眞實・故不受破。若彼教認上帝爲眞實・故受我破・

問一僧嘗爲予言・釋迦文佛示生數百年後・時當正法・然娑婆衆生心性剛強難調難伏・亂臣賊子前仆後繼・名利熏心相爭無已・佛慈大教信者寥寥・佛深愍之・因命迦葉尊者示生講道・易殺盜淫妄酒而爲仁義禮智信・出深入淺・且以科第爵祿歆動之・所謂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繄何人斯・則至聖孔子是也・等語・我佛化導法門無量無邊・然則孔子降生・信乎爲佛慈之一種善巧方便・此約理言之也・然關於此層未見載籍・其殆予讀閱之未廣乎・敢請約事言之・　答此種援儒入佛之談・全是附會・況五常之與五戒・乃泛切之異・非深淺之殊・而科第爵祿・

並非孔子所設・其誣實甚・

問達磨祖師行程戒牒・及十僧冥報靈驗記・二書之眞僞如何・義理正否。藏經中有其本否。其頌中有「依佛有粒子・不誠至如今・」二語・作何解・　答二書藏經所無・是外道邪說・頌語故作難解・以示祕密・是外道惑人故技・按頌句如欲其通・文可改作「依佛有舍利・不滅至如今」

問敝處相傳有妙沙經・且云誦此四卷可折金剛經一卷・究竟此經是否僞造・　答是僞造・可折金剛經句・鄙俗可笑・

問關帝明聖經是道經・抑係佛經・誦之有礙學佛前途否・　答此書非佛經・學佛者不宜誦・

問關聖帝君護國佑民・疊加封號・稱「蓋天古佛」・佛典中有此事實否・

答並無此事。

問近坊間流行一種釋迦牟尼佛金剛還劫娑婆眞經・有觀世音菩薩及關聖序文・惟經文似非佛說・有研究價値否・　答此是僞造不經之作・宜燬板。

問威遠縣靜寧寺傳布觀音普門九品經・爲眞爲僞・　答此經大藏所無・必係僞本也。

問晚讀觀音本願經溯源第一章・「…俺生在佛祖後七百餘載・作一女子身…」「於是商同俺兄地藏王菩薩學佛祖之大道…」但我佛釋迦世尊在忉利天說地藏經時・佛尚未涅槃・何以有觀世音從座胡跪合掌呢・請道其詳・　答此書一派胡說・當是僞造・所謂瞎人眼目者也。

問嘗聞諺云・六祖道落火宅・究不知若何落於火宅・何代何時傳於居士・

祖師何故居士何名・何處人民・　答此乃一種外道自矜爲得佛祖傳統之語・其實六祖以後高僧輩出・試閱宗門傳記・可知其誣・

問齋公煉氣出神之說・是否外道行爲・又齋公教始於何人・可以歸併正法否・　答亦是外道行爲・始於何人未詳・此輩能不執己法・爲究竟皈依正法・有何不可・

（五）眞理之研究

問佛經所說一小世界中有須彌山日月繞之等說・與近世科學家說不同・又極樂淨土在此土西方・然依科學家說・則地球圓形・其轉之方向自西至東・則此土方向亦不固定・（餘略）　答佛說世界與科學所說不同・果如來問・但佛眼圓明・是現量境・故其說一・人眼偏暗・是比量境・科學所說均係測驗所得・全是比量・故其說異・或圓或方・或動或靜

繞日日繞。古今殊致。聽有定規。安能作爲定論耶。佛說極樂在娑婆之西。吾人在娑婆之一閻浮洲上。主地靜之說也。地球旋轉。主地動之說。二說不同。不可爲例。

問近世地球圓說。由飛艇環繞地球一週。更顯明證。以佛教而言。此南贍部洲在須彌山外鹹海之中。似乎地是方。非在空中。究竟佛說地形如何。宇宙如何。　答地球是我人之依報。與我衆生正報同一幻妄。地在海中平而不動。此舊說也。地形如球在空而動。此新說也。舊新兩說。各有根據。蓋以觀察點不同。故所見遂異。此乃衆生心理之變遷。不得據以認爲孰眞孰僞也。我人不能離地在空中一望。觀見地球之半體。即不能斷地之眞爲球形。況地面上蒙氣甚厚。幻影正多。總不若佛具五眼之所見爲眞確也。或曰須彌四洲。亦是印度舊說。佛不過隨順他語而已。總之人生宇宙。均是佛之俗諦法門所攝。固亦隨順時代而有變遷。未可是今非古也。

問虛空無量。世界無量。現時科學家說太陽有幾個。佛教說太陽有幾個。祈用經論證之。　答佛說三千大千世界內有百億日月。亦見俱舍瑜伽等論大小乘諸經典之常談。

問嘗見佛學論文中。承認科學家謂天上無數星球。是虛空中有無量世界。偶見有星球遷移散壞時光明閃長。是否爲一世界之壞劫乎。　答亦可如此說。

問佛經上有云日繞須彌山。按西國地理及天文學。均言日不動而地球繞日而轉。此何不同也。　答地帮日動。古說也。地動日靜。今說也。佛經據古說。有何足怪。我友王小徐居士曰。新相對論證明動靜祇是相對的。言天對地爲動。與言地對日爲動。其爲誠爲妄。實無軒輊之可分。卓見以爲然否。

問細胞未知是否由四大所造。　答萬物不出六大。豈細胞而能外是。

問極微有堅濕煖動四性。即地水火風四大。於其性質有偏增之處。遂成種種各別物體。如堅性一部增勝時。餘三性即潛隱。故成金石等之固形物。濕性一部增勝時。則成河水等之流動物。煖性一部增勝時。則成火焰等之燥性物。動性一部增勝時。則成風氣等之氣體物。其學說似乎與現代之原子電子相彷彿。蓋原子種類之差別。由於電子之排列差異而成。未知與極微性質有偏增之說。是否相成。　答極微之說。外道數論等師均有之。認爲實有。至於佛說。以此乃觀念分析。並非實體。此與電子等說相似而不同。

問一切衆生中唯動物方有識。但植物中如含羞草之類。一觸即倒下。似與八識中之身識相類。未識然歟。　答含羞草之觸而倒下。乃機械作用。但是物質狀態。而非精神狀態。故不得謂之身識。草木之根能吸水質。與手巾之端能吸盆水（巾一端着盆中水。則盆水盡被巾吸而滴於地）相類。豈手巾亦心識歟。按此等機械作用。在百法中屬於不相行法之「相應法」也。

問宇宙唯識造。其理如何。於俗諦上有何顯確之事實證明乎。　答宇宙即環境。唯識即唯心。心貪者常憂不足。心寬者處處安樂。非明證乎。又李廣射石而沒羽。催眠術施行時。被催者唯催者之命是聽。皆其證也。

問佛說三千大千世界。以須彌山爲山王。該山居大海之中。下踞金剛際。上齊切利天。東南西北分四大部洲。南贍部洲即地球上之五大洲。至

其他部洲。則另有其所在。卽各天亦有名定及處所。均散見於經典及注疏。惟未說及創造者耳。宇宙天地萬事萬物。在基督敎則說係上帝所主宰。且引儒家齋戒沐浴可祀上帝。獲罪於天無所禱。科學家則不談。哲學家則說宇宙之謎。如此重大關係。尙在紛紜其說。究竟是否卽係上帝所主宰。抑在佛典另有一定之眞證。請開示。 答佛說世界爲衆生之依報。亦是衆生造業所感。一人之世界爲一人之別業所感。衆生之世界爲衆生之共業所感。所說與基督敎不同。有理有事。讀佛典者自能了然也。

問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何故有成住壞空之劫鏇。爲何有此種種循環變化。若用科學推求。能否得充分之理由與證明。 答生滅循環。在世界上之動植礦物。固液氣質。莫不皆然。科學家目之爲自然現象。理

由證明。觸目皆是。以是而推。世界自體。當然亦不能逃出自然現象之外。人壽增減。亦有歷史可徵。物象可見。（太古人壽以萬計。及地層中有巨體骨）若以佛理論之。此種種現象。不外時空兩間。而時空間性由於心念而起。諸佛聖人證得無念時。卽不見有時空兩間之分別。心念生滅。一刹那間有九百次。故世界之組織。實際爲無數之片段相續之幻象。如影戲然。佛已證得無念。故能洞見生滅之現象。大中小劫等之分別。但擧生滅現象之大者耳。

問世界山川人物。皆是因緣會合而成。先有世界乎。先有人物乎。何以有成住壞空四劫。空劫時。衆生同具之佛性何在。 答所問世界人物。孰爲先有。卽有二義。以世界住持人物而言。似應先有世界。以人物依止世界而言。似應先有人物。究之世界人物。既皆是緣會而成。則世界之成。需人物爲緣。人物之成。需世界爲緣。互爲緣起。同時成立。豈得有先後乎。所問何以有成住壞空四劫。須知此四劫者。世界生滅之相也。世界既曰緣成。則緣會故成。既成名住。緣散而壞。既壞曰空。尙復何疑。所問空劫時衆生佛性何在。夫佛性常徧世界。衆生之本體也。空劫者。世界衆生之空相。非無體也。譬如波浪滅時。水體不失。故空劫時佛性宛在。

問世界山河大地。爲衆生依報。其成住壞空四劫。是否爲衆生業力所感。抑世界自有其成住壞空之性。至空劫時。衆生何往。（指識神）夫世界既爲衆生依報。則衆生同業力一日不滅。世界卽無自滅之理。然此同業力除衆生全數成佛外。實無得滅之一日。世界安能自壞自空。 答世界成壞。亦是衆生業力所感。至空劫時。衆生仍在空處。（識神無

形能與空合）猶冬日之草。地上已無其根。仍在該地之下。世界之空是現象滅。非本實滅。蓋一期之同業力雖盡。而繼起之同業力又待時而發。故亦成輪轉之象。

問佛法導論緒論第六頁「一而還現實界中一切的存在。都是因緣所生法」初起爲一切之因。何由生成。何自而來。 答現實界中的一切。是整個的。察其相互的關係。有親有疏。有顯有隱。有動有靜。名曰因緣。原無來去。亦無始終也。人之知識。但能分別。卽有漸次。不能盡知。佛知一切法。乃係智之所證。故無遠近先後。整個皆了也。

問佛法導論第八頁既知「人生行爲是永久相續不滅的」何能通達到佛。 答人是生死凡夫。佛是解脫生死者。人能依佛所示用功。改善行爲。令離生死。卽達於佛。人生行爲本是生滅無常。惟賴相續。故能永

久不滅。亦惟相續·故有改善之可能。

問佛法導論世法篇十八頁「宇宙從業力而生·……」「造作名業·」「由業而生的叫業力·」此都屬唯心論說法。於物質世界如何解釋。須有物質始能作爲·否則空作空爲·何能有物質界。「宇宙是生命之流·業力之網·」其流無所始耶，如何意義是無始。無始與因緣所生法不一致·又如何能流出現實之物質界，即業力之網內·何能有物質。實際物質的本體·是否即心的現象果爾·則爲何空處不能見物質·不能引起心的現象。　答生命本是生滅不常·似有整個的宇宙。猶瀑流本是水點·先後相續流動·似有片段的瀑布。故曰宇宙是生命之流也。業力似非物質·但因力所組織之網·即成物質。猶今科學家以一切物質爲由以太速疾運動所成者。佛立五蘊·有色有心·業亦色心徧有·故能造身心世界也。物質之本體·即心的現象不差。空處亦是現象。苟非現象·何以知空。既知是空·即是能引起心的結果。猶日光七色皆隱則成黑色是也。

問古偈云·一粒粟中藏世界。作何解釋。　答此明眞如離相法界無礙之義。粒粟至小·世界至大·小中藏大·則大不大而小不小矣。蓋大小者事相也·不大不小者理性也。因理性之非大小·能令事相之大小融通相入而無礙。法界原來如是。諸佛證之·凡夫背之耳。

問余於藥師法門·極爲契機。惟誦本願功德經至七難·有「日月薄蝕難」一語甚疑。日月薄蝕本無所謂難·且能預推。夫佛大能知諸天諸世界·小能察見微生物。故近代科學愈發達·愈能發揮佛之所言。何於日月薄蝕之尋常事·當時獨未能透知耶。　答宇宙世界都是衆生之依器·對衆生有情根身而言·謂之依報。亦是衆生造業所感之果。故一切現狀影響於衆生界·自有一種關係發生。如今歲大旱爲災·而天文家謂日中黑點增大之故。豈得謂日中黑點科學家可以推測·而所感之旱魃不復爲災耶。夫天文學中所有各種現象·皆與氣候有關·氣候不調·其影響於人生爲禍最烈。如雹如颶風等。日月之蝕·亦其例也。但既已有常度可循·故所云難者或微而不著·或習焉不察耳。

問雷擊原因如何。祈詳解之。　答雷擊古言天罰。今言觸電。所說雖異·其實事同。蓋雷擊即是觸電慘死·必是惡報。不過天罰者言其因·觸電者言其緣耳。

問劫初世界成時·光音天降來地上·食地味·後地味食盡·自然稻生。地味如何食盡。稻無種子·如何發生。　答衣食是衆生依報所攝·是業感所招。業盡則報窮·故地味盡。稻雖無種子·業感所招·亦能化生。若必欲詰其種子·則業識即其種子也。

問無始之初·何從有含識，佛教之修·最初第一尊佛·誰教之修。如謂彼自知修行·則何故以後衆生自知修行者·惟有獨覺。如謂彼自然成佛·則何故吾輩凡夫不能自然成就·而待行種種苦行。如謂彼自無業障與吾輩異·則何故彼獨異也。現前含識·於理亦有不必行六度萬行而能自然成佛如最初第一尊佛者否。伏求慈悲本諸經教依理窮之·明白示我。　答既是無始·又安有初。衆生與佛相待而有·同是空華病目者見。衆生無始·佛亦無始·故不可言最初第一尊佛。此等問題·楞嚴經圓覺經及大乘起信論均有說明·須善悟會。然緣覺獨覺係小乘果者·但知眞諦·未知俗中二諦。故蓋覺未究竟·非在獨不獨也。華嚴經說佛成

道時·嘆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則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卽得現前。讀此數語·卽知衆生與佛之關係·及成佛之原因矣。按衆生有佛智·卽生佛同源。不證佛智·故有衆生。衆生離妄想故非修行不可。佛得無師智·則知成佛本不須師矣，

問佛家有他心通天眼通諸法·英國心理學家麥當哥爾氏(W. medongall)所著(Bodyand mind)亦詳言之。吾人欲證得此種神通·當至何果位。（現今歐人瑞登保(Swedenporg)於衆客筵席間·忽停盃遠矚·謂六百里外某地正肇焚·如後向該地調查·果曾失火·恰當瑞氏宴飲之時也·此爲天眼通證得之人） 答通有自然得者·須修佛法至六根清淨位·小乘三果·大乘初地。有作法得者·須習禪定·但前者不退·後者有退

也。亦有報得通者·意謂先世曾習禪定功力未衰·至今生而以相應因緣·遂又得通·此亦不能持久者也。歐人之能此·卽其後二種也。

問歷觀各處所示及吾人夢中所現天地神祇地獄罪鬼等像·都屬中國人面目。夫同一世界·何只中國人可爲神·歐美人則不能爲神。中國人有地獄·歐美人則無地獄。且凡夢遊西方見七寶蓮中所坐·亦未見一歐美日本人。彼之信佛較盛於我·又何以獨無此善果也乎。 答六道衆生各異依正·我輩既是人道·則凡所見者皆屬有緣·有緣本於習慣·故類於人道者爲多。且中國人多見爲中國人面目·歐美人多見爲歐美人面目。一切圖畫塑像均是如此。試觀日本人神像均類日本人·歐美人神像均類歐美人·足以爲證。此乃心理中對像之關係·與其本質也。來問云云·頗有誤會。

問初創天地·他種動物與人類孰先孰後·科學家言人類由他種動物進化而來。然歟。 答天地猶器也。人物猶器中所貯之物也。未有有器而無物者。故一有天地·動物與人類必同時而有。科學家言·想當然耳。

問人生宇宙之間·隨業受報·修道則可爲仙佛菩薩·作惡則轉沉禽獸濕化。按諸經典·是說早知。則仙佛菩薩禽獸濕化和合總數·定屬無增無減。而今均屬增加。若謂菩薩現衆生相說法·則世道人心何以日趨危險乎。 答法界眞如·超諸數量·無增無減·是乃正義。來問云今均屬增加·此但就一方面說·豈眞能舉全量耶。況佛說衆生乃有六道·來問但云禽獸濕化·似偏言畜生一道·則又烏能得衆生之全量耶。至菩薩現衆生相說法·而世道不減險惡·則正同疫疾之區·病夫衆多·醫生充斥也。又何庸疑。

問無始爲何有無量衆生。 答衆生由於業報·造業由於煩惱·煩惱起於無明·煩惱無盡·故衆生無量。

問無始爲何有佛、 答斷煩惱·淨無明·不受業報者爲佛，故有衆生卽有佛。

問無始衆生界內·未有佛以前·爲何有一衆生先欲成佛·以致燈燈相續·有佛可言。現在一種作惡衆生·爲何於當初未有佛以前與此佛同等根性時·不與此佛同成佛道耶。 答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若一衆生遇苦衆生·發大悲心·行度生事·行滿成佛。若未發心·如何成佛。

問佛言一切衆生皆得成佛。但科學發明後·知人體內有種種蟲·如十二指腸蟲及微生蟲等·未識此類能成佛否。如能成佛·則人體內豈不有無量數佛。 答人體內蟲·亦是衆生之一·不過寄居人體內耳·既言一

切衆生皆得成佛、則此等蟲類當然亦能成佛、但衆生成佛、須經相當之修行。人與蟲類、未必一時同成佛耳。使果能同時成佛、則所云體內有無量數佛、亦屬當然、

問一切衆生皆具如來心性、爲最初一念之妄墜入輪迴、究竟未墜之前、住在何處、是否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住在常寂光中。　答衆生具佛性、爲一念無明、致受輪迴、此係菩薩修行成佛返妄歸眞時經驗之談、非謂衆生本來是佛後入輪迴也。故未墜之前云云、實不能成立。

問圓覺經云、金剛藏菩薩問佛說「世尊若諸衆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衆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仔細思索、實難了解、若眞如與無明同時而有、則不當說本來成佛、若無明後起、則已成佛者、豈非仍有退墮乎。此數句經義、當如何解答、始臻圓滿、敬祈開示。　答眞如是實、無明是妄、雖同時有、而妄者不能礙實、故仍應說本來成佛也。金礦中金、卽是眞金、不得以其雜有沙土、而謂本來非金也。

問眞如與無明、既同是無始、而修行成佛、總說返本還源、不增不減、是仍修到眞如老地位、則卽可云眞如與無明同是無終、則也許無明復動。又何以云成金以後不復爲礦、且後既不復動、無明前究因何而忽動無明耶。　答衆生從無始來、無明不覺、違背眞如、故流轉六道、造業受苦。今修行者隨順眞如、由始覺而達於究竟覺、親證眞如、號之曰佛。無明已盡、故謂之返本還源。眞如覺性、始終不二、故無增減。無明有盡、云何無終。無明既盡、如根源萎涸、何能復動、然此無明徹體虛妄、本非實有。妄認爲有、譬如病目見空中花、空本無花、病者妄執、忽動無明、亦猶是耳。成佛以後、如目已健全、永不再病、故花不復見。若云再病、則是尚未成佛。所謂地前菩薩、尚有退轉者也。

問諸佛書咸言衆生因一念無明而流轉六道、是則無明未妄動之時、是否爲佛耶。果也、則豈非佛位尚有起無明之虞耶。　答衆生因一念無明而流轉六道者、蓋依諸佛菩薩逆流修離念工夫、至破一念無明而證佛果、故知衆生流轉之根源在一念無明耳。非謂在佛位再起無明也。若如子言、應云諸佛因一念云云矣。須知衆生從本以來、未曾離念、所云「無明未妄動時」之語、實不能成立也。祇可云「無明至斷盡時、卽是佛」

問某宗說起信論者、謂眞如不守自性、忽生一念無明、據此則眞如先有、無明後起矣。然唐大圓居士著唯識方便談、又謂眞如與無明同是無始、同時而有。究竟孰是。　答眞如與無明同是無始、此說爲是。但謂眞如不守自性、忽生一念無明、亦不可據以爲眞如先有無明後起、何以故、眞如一向隨緣、卽一向與無明俱也。圓覺經金礦之喩、最爲妙譬、

問一切衆生均有無明、與眞如成佛後、無明始盡、但此無明未識本來有歟、抑如何而生歟、又未識成佛以後、仍能生無明乎。圓覺經雖有礦中金及純金之喩、然究竟未明。　答衆生無明本有、非從無而生。若無明除盡、始能成佛。如礦中本有砂土、砂土除盡、乃成眞金。此喩顯然。來問云成佛後無明始盡一語、乃倒果爲因、所以有成佛後仍生無明之疑。若知無明除盡始能成佛、安有此疑。

問中峯國師三時繫念中云、但念自從無始迄至今生、一念違眞、六根逐妄、隨情造業。既云無始、何有一念、想有此一念、卽有始也。不審在此一

念未動之先·衆生本體如何。　答衆生本來是佛·以衆生離念得成佛故。但以衆生從未離念·故說無始。

問衆生無始本靈·是各有一個·抑或共同一個。若是各有一個·則無始本靈因何而有。數量若干。又無正確典籍以資證明。若云共同一個·則衆生與釋迦乃是一體·何釋迦則常住寂光·衆生則沉淪苦海。證自吾人靈性同時不能分作二途·故云迷爲衆生·覺則爲佛，釋迦與衆生本靈既共一個·何同時能分迷覺二途。豈可云釋迦是衆生乎。　答迷爲衆生·覺則爲佛·故佛之本體曰本覺眞如。衆生之本體曰無明業識。眞如平等·故諸佛法身與衆生法性不異·衆生爲無明所迷·故於平等中妄生差別·而遂若不一矣。譬如覺人忽睡·夢境中見有多數人者·及其夢覺·則此夢中之多人均不復現·依然惟我一覺人也。佛與衆生·卽覺人與夢人之例耳。思之。

問佛學大海·茫無津涯·然古德言心卽是佛·佛卽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果能將此一個心字認識淸楚·或者得門而入歟。自來說心者·大約有四·(一)肉團心·(二)緣慮心·(三)集起心·(四)眞實心。此眞實心之體·則至爲淸淨·而其用又至爲神靈·一個心如何區別爲四·大乘起信論言心有二門·儒家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說·蓋除肉團心外·緣慮心集起心皆爲人心·而眞實心乃爲道心也。吾人能降伏其人心·安住其道心·則成佛作聖·皆由於此。然此眞實心在何處。楞嚴經載佛與阿難論心·七處徵心不得·但斷言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實無處不在·細思其理·所謂眞實心者·乃爲假定名詞·並無實在物質·意者殆靈魂歟·靈魂有神無迹·不可取不可說·與生理學家言神經作用相近。然似是而非。今以靈魂爲眞實心之代名詞·然乎否乎。　答四心中唯肉團心是物質·餘三心皆非物質。緣慮心者·卽是見色聞聲等六識心也。集起心者·積集功能·發起作用·卽第八識·名藏識·梵名「阿賴耶」也。此藏識爲有情之主人翁·來先去後·以此擬靈魂·猶或相似·但世人之稱靈魂·以爲有其實體·而佛說藏識·亦是緣生無性耳。眞實心者·卽八識心性·稱爲如來藏。緣慮心無常而有間斷·集起心生滅相續·雖無常而無間斷。唯眞實心則眞常而不生滅·圓滿而不增減·在纏出纏·體非垢淨·卽是衆生之佛性·諸佛之法身·如是理會·解釋經文·思過半矣。

問楞嚴經言地獄·則言因心而生·言淨土·則言唯心本有·據此地獄與淨土·除心之外·實無此眞實境界。而何以地藏本願說地獄如彼其了了·無量壽三經言極樂·則阿難韋提希皆是親見。然則地藏本願無量壽三經·皆釋門弟子僞造乎。　答心造地獄·唯心淨土·心外本無眞實境界。但心外無境·心內卽有境矣。凡夫但認離心之境·未識卽心之境·而佛菩薩與言地獄淨土者·若認爲心外·卽心外眞實·若識爲心內·卽唯心眞實·要皆不可無也。佛經如語實語·並非僞造。

問佛經中言無我·應如何解釋。若眞正人人無我·則輪迴於六道中及往生西方·或作佛菩薩·又是誰。　答佛經說無我·我原有二種。一爲人無我·一爲法無我。今所問者·乃人無我。我者常一主宰之義·沒有常一主宰之人·謂之人無我。換言之·卽沒有眞實的人·但有假名的人也。夫輪迴於六道者·卽此業報因果之生滅·非有人也。故六道是假名也。往生西方·卽淨業之結果。作菩薩·卽是行菩薩道·作佛·卽是行菩薩道圓滿·均非有人也。故往生及佛菩薩·皆假名也。然則佛何爲而說此假名耶。曰·

衆生我執未破・不了假名・認有我輪迴六道・而枉受六道之苦・佛爲度衆生苦・故說此種種假名耳・往生西方爲破我執之方便・作菩薩爲破我執之次第・作佛爲破我執之究竟也。如不得已・即可曰輪迴六道乃至作佛者・是假名之我也・是未破我執之人也。

問五十六期半月刊登答人無我之義・惟未開示法無我。阿難結集每經首冠以如是我聞四字・經文中有常樂我淨之語・是明明承認有我。何以又曰法無我。　答以法爲有實體者・爲法我執・一切諸法從因緣而生・如幻如化・但有假名・了無自體・謂之法無我。如是我聞之我・隨順世俗所稱我也・常樂我淨之我・指大自在言・亦非執我之我・亦非隨俗稱我也。又人無我者・言人但是一法・此人法中並無有一我體。然此人之一法・亦不過是四大和合以成身・四蘊假合以成心・何嘗有人之實法耶。倘單言之人・爲身心因緣而生・並無自體・此即法無我。

問學佛以滅妄歸眞・爲目的・乃佛書多有全妄即眞全眞即妄之語・其意義是否妄全無即眞・眞全無即妄・抑別有解。　答妄未滅時妄即是眞・眞未歸時眞即是妄。妄即是眞・非分是眞・乃全體是眞也。如全波是水。眞即是妄・非分是妄・乃全體作妄也。如全水是波。

問第一義諦如何解釋・是否即實相之另名。　答諦者・眞實之法也。第一義・對普通道理說也・言非普通道理・所謂眞實法者・曰第一義諦・其普通道理・所謂眞實法者・曰世俗諦。實相對妄相非相說。

問實相・無相・學人雖明・請於無可言說中權用文字講解。　答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是故實相不在有相中求・當在無相中領取矣。又此無相者無定相之義・故應言一實相無相無不相。一

問學佛以了生脫死爲目的。具縛凡夫有分段生死・固無足怪。菩薩有變易生死・是生死尚未能了。必如何始能二死永亡。或謂凡夫之生死・隨業輪轉・不能自主・菩薩之生死・純由自主・所謂意生身隨緣化現。或謂菩薩爲化衆生示生世間・在衆生見之・則同有生死・在菩薩分上實無生死・譬如夢幻・雖有非實・是菩薩之生死・乃爲衆生示現其相耳・非未了生死也。以何說爲是。　答二死永亡・必至佛位。菩薩變易生死・是意生身・因大悲願力應化度生・故雖如夢幻・而夢心幻心隨緣變化・亦有起滅之相・故曰變易生死也・所舉二說・皆是無非。

問往生佛國・遠載簡篇・近經見聞・百無一失・深信勿疑。茲錄陳甲乙兩說・何說爲是。乞賜示。(甲說)乘願回入娑婆・仍借母胎示生・化度衆生・已得不退轉・故無入胎之迷・竟斷輪迴之苦・所謂大權示現・頻頻現生・數數示滅。(乙說)衆生往生已在安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乘願回入娑婆・似無再入母胎受四苦之煩惱・在虛空界神通示現・正是作人天之導師・演法音於塵剎。　答諸佛菩薩現身說法・或示胎生・或示化生・隨願隨緣・原無定軌・極樂衆生得無生忍・分證菩提・回入娑婆・或現佛身・或現菩薩・胎生化生・亦無定軌・甲乙兩說・均屬可通。

問教中常言佛是衆生心內之佛・衆生是佛心內之衆生。然既是互在心中・佛之智慧神通等・衆生云何不得受用・衆生起惑造業・亦即是佛之起惑造業・既然起惑・何名之爲眞窮惑盡。　答生佛雖互在心中・然迷悟有殊・生心中佛・惑業所障・故不能受用・佛心中生・眞如所熏・故漸離惑縛・起惑造業・是衆生外背佛心所致・豈佛之咎哉・

問衆生數量有定額否。　答從迷而言・衆生無盡・從悟而言・衆生本空・有

無不二、此謂不可思議。

問心佛衆生、同一法界。覺悟一衆生、是否淸淨海中添一佛、輪迴中少一衆生。　答生佛相對、可作此說。若論同一法界、則是不增不減。

問敎中有云、衆生成佛、生界不減、佛界不增。然既言生界佛界、似不但約理。若兼事相、如何是不增減義。　答界有因依義、生界佛界同是一心、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尚何增減之有。此應約理事無礙說。

問大乘敎中每云一切衆生莫不有心、凡有心者皆當作佛。若以此義、衆生雖廣、終有盡時。如其盡者、則生界斷滅。如來於法不說斷滅相。此義又復難通。又常云衆生無盡。但不知如何是無盡義。將非成佛後再來作衆生。或衆生另有來源、如泉水然。或一分去成佛、一分仍作衆生。但此三義、佛敎均不許可。除此三義外、如何是無盡義、經論中常有如此

問答。但問處甚是明了。答處確是囫囫圇圇。難於了解。敬請明白指示、是但約理性、或兼事相、是了義之言、是不了義之言。　答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不增不減、有邊無盡、皆爲戲論。此乃不思議境、唯證了知、聖智所緣、宜無世智所解矣、當是事事無礙法界了義極則之談也。

問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何解。　答例於諸法中、取筆爲說。凡無而忽有曰生。此筆本來沒有、今有此筆、則曰此筆生。然若謂此筆自生、則先已有筆、如何更生。若謂從他羊毛竹管而生、則此羊毛仍是羊毛、竹管仍是竹管、安見有筆生。共者自他和合也。自者筆也、他者毛管也。今自既不生、他亦不生、合此兩不生者、謂爲能生、安有此理。且筆外無毛管、毛管外無筆、安有自他和合之相。故不共生也。既自他共均不生矣、或曰乃是無因而生也。此又不然。有因尚且不生、安有無因而反能生者。假曰無因能生、則應隨處有筆、何必合毛管而始成筆也。故曰不是無因生。四處檢生皆不可得。是故說爲無生耳。

（六）　對於懷疑佛法者之答辯

問校中寫日記、學生謂佛敎不是迷信、乃破迷者。而校中主任先生卻在上面批之、謂佛學是一種哲學、宗敎是以神爲主、是虛僞的、不見有神靈效驗。佛學可研究、若去崇拜偶像、甚而想入非非、要去成仙成佛、則不可。或以寶貴光陰去作燒香化紙作揖叩頭的事、則尤不贊成云云。其說當否。居士對於佛學極有研究、解疑祛惑、竊願聞之。　答佛法非哲學、非宗敎、有王恩洋居士一文可參考、茲不贅述。神靈有無、須從心理說明。心理有用而無形也、但神像所代表之神、是天人鬼畜之類、未嘗無形象也。顯靈效驗、是有遠近先後不同、有障無障之異、故不卽現、但論因果關係、可以斷其必有。不知其理而信之、謂之迷信。未曾見過之事、卽以爲無、此乃武斷、非通論也。成仙成佛、有事有理、有因有果、並非想入非非之事。偶像既是代表、如十字架之代表耶穌、銅像代表偉人、崇拜之者、是崇拜所代表之人。學佛人崇拜代表佛的偶像、亦非分外。燒香頂禮、卽所以表示崇拜之忱。至於化紙等事、則本非佛法中事、世人不察、牽拉並用耳。

問有人以爲今世之人、無不欲解在信先、未解而信、是謂迷信。佛家以信解行證之說解人疑惑、其爲迷信與否、不可知也。此種似是而非之言論、其根本錯誤之見解安在。望指明之。　答信者有認識、有佩服、有願樂之三義。解者有審問、有愼思、有明辨之三義。故先信而後解。若先未信、安肯取以問思辨論乎。卽有問也、亦挾故挾賢之類、成見橫胸、從何

悟入。彼所謂解在信先者·即信義中之認識·可謂之知·不得謂之解。蓋先知而後信·其說成立也。既知矣·即不得謂之迷。今世人智慧太劣·必種種說法·種種譬喻·令其認識·令其佩服而發願樂之心·夫然後其信成就也。若云解也·談何容易。復次信解行證四步功夫·每一步內仍含四步·如信要有信此信·解此信·行此信·證此信·而後信成就·來問所云要先解者·即此信中之解也。

問有人謂佛教宗旨·先欲使人起信·教理正確與否·一毫不容置議·爲箝礙思想之自由·阻止人類之進化·此種反對佛法之言論·當用何詞闢之·以糾其謬。　答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佛教教理之正確也·已懸在二千數百年前矣·菩薩羅漢·皆親歷者·列代祖師高僧居士·皆過來人也·豈有以後生小子而致疑於父兄長老者乎。夫世間無常之法·可

論進退。眞如不變之理·不增不減·豈得以進化繩之。佛法從正徧智中流出·依此而爲思想之標準·則縱橫自在·有不可思議者·尚何窒礙自由之爲慮哉。

問淸世宗深入經藏·而對手足多殘刻·其行解何尚未能相應如是。　答行解相應·本是難事。蓋以業障所牽·作不得主耳。

問闢佛者每以梁武不應有臺城之難·印度不應亡國·某國不應橫暴。請解釋其理。　答國家興亡·係乎共業·梁武一人信佛·何能挽救·即以梁武一人而言·亦有宿業所追·不能免於侯景·其信佛之報·當別有在耳。印度佛法衰頹之後·亡於回教徒·非佛教之罪也。若某國受我國及朝鮮之佛教餘緒·至今亦徒存空談於紙上·雖稱信佛·而國家觀念太重·以致橫暴·若美其名則當曰威德矣。出於謗佛者之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問有云梁武信佛亡國·現今外交風雲·國亡無日·若是人人宗淨·則誰挽救危亡。　答信佛與亡國·並非因果關係·如何相難。譬言喫飯身死·今人無不死·亦無不喫飯·亦可相難乎。尙德終勝尙力·但恐未能實踐耳。

問每觀佛典·皆言眞能學佛者·不起貪瞋癡·逆來順受·不計是非人我·不與人爭。若國人盡如此·豈無亡國之憂。　答果能如是·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道德不亡·國誰亡之。再學佛者須人人發廣大心度生·心如以國爲念者·要從國際提倡佛化。

問印度乃佛法最盛行之地·何以亡國。　答佛法盛行之時·印度不亡。及後佛教衰落·他教侵入·而後亡國·然現在國雖亡·而民族性質·仍不失爲善良。故識者知印度復興·當不在遠也。

問謗佛者常說·假若人人淸閒念佛·社會上的事誰做·個個出家守佛戒·豈不要絕種。愧我無所對。　答念佛修心·但不作惡事·好事仍當做·於社會有益無損。個個出家·俗種固絕·佛種亦不斷矣。

問「一身乃招苦之本·厭乃得樂之基」·譬如吾人一切皆厭聞厭見厭爲·世界上之人·豈非皆變爲懶惰者·然則五穀蔬菜·無人耕種·老幼殘疾無人撫養·世界上一切衆生·豈非皆呈不安之象乎。　答眞俗二諦·權宜施說·能斷邊見·中即圓融無礙。如先生所云·聞厭見厭爲·猶是落於「厭」之邊見。當知「厭」與「欣」對立·離欣則厭不成其爲厭·此理既·明·則衆生不安之疑問·自可渙然冰釋矣。佛家能厭·故我法二執俱遣。反之·佛家能欣·故淨土實唯心造·而亦太虛法師「一人乘通佛乘」妙論之所以建立也。

問近有闢佛者評論佛法·其言曰「魏晉以還·佛法流入·生事日毀·民性益偷·由厭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極·由消極而腐敗墮落·一切向上有爲字曰妄想·出世無期·而世法大壞·無政府黨人所否認者·政府而已·佛徒取世界有爲法一切否認之·其何以率民成教·此其弊也。此種非難佛法言論·其謬誤之處何在。請以佛法眞義一一糾正之· 答此固不知佛法者之妄談也。佛法有出世有入世·以斯世之濁惡·欲其潔己也·故出世·以斯民之沈溺·欲振拔之也·故入世。出世是佛之智·入世是佛之悲·悲智雙運·而佛教以立·又復智以自利·悲以利他·自他兼利·而佛教以成·彼闢佛者·但見其不同流俗·而遂疑其消極·目爲墮落。殊不知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孔孟且然·而況於佛乎。

問基督教與天主教·有設孤兒院或養老院者·或施醫藥·或立貧民學校·

若戰地則設婦孺救濟會諸·如此類善舉頗多·何佛教中反少也。 答此在佛教不普及之故·今已有提倡舉辦者矣，

問列强之淩辱我國及其他弱小國·有謂輪迴苦報使然·惟查各强國國內之天良道德·並未超越吾國及弱小國之上·何竟弱國獨然·而彼則否·又謂列强係賴物質文明·則精神終勝物質·唯物不逮唯心等說·應付打倒矣· 答請觀波浪起伏·即知因果循環之理·唯自立於不敗之地者·雖暫受屈·終得伸耳·

問某言佛徒好言護法·不惜獻媚貴人·以宏教大業·求諸天下萬惡之魁·如尊武則天爲菩薩化身之類·此類言論·究竟根據何書·何人·如有此種事情·對於佛教有妨礙否· 答佛徒猶醫生·佛法猶醫藥·醫生用藥·但知醫病·不揀人之貴賤善惡·至欲保存醫藥·豈有揀人貴賤善惡耶·

佛徒原無政治意味·但知宏法爲歸·菩薩化身之頌·即以其能宏法耳·豈媚諛耶，（按慧遠法師有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亦可參考）

問章某嘗謂佛徒妄詆程朱·而程朱決不苟稱帝王之德齊諸孔孟。此言意謂佛徒獻媚貴人·而程朱則否。余思佛徒而獻媚貴人·實爲下劣·不知章氏之說何所根據·望指明之。 答歷代帝王宏法譯經·譯師譯經畢·呈於帝王·當然不無恭頌之語·佛法平等·狗子且有佛性·即頌帝王爲佛化身·有何不可。況但稱菩薩耶。章氏之誚·甯可一概論哉。

問梁任公謂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其言確否。 答大乘佛教以度生爲事業·故信仰者當非厭世·但必先有厭世之心·然後方便入世·度衆生出世·否則與衆生同化矣。梁氏祇說得一邊。

問梁任公曰·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故曰悲智雙修云云。按梁氏

乃主修學佛法·當先求知而後起信·不知而强信·是自欺也，對於大乘教義·確有明證，然凡夫根機淺薄者·未具智慧·多難明瞭佛理，即上根者·亦須久經研究·方能了解眞義。準上理論·則無論利鈍根而未研求佛理者·皆無信佛資格·遑論眞修實證耶， 答學佛首在信心·有信而後肯學，但未信之前·亦需起信之方。此起信之方不一·總之不外一種認識·或認識佛之史實·或認識佛之德相·或認識佛之智力神通·或認識佛之教義之一斑·或認識佛法之廣大·或認識聖僧之奇蹟靈感等。此種認識·不可謂之了解。蓋未經研究也。若了解者·須待信後而能·必在中上根而後能，彼梁氏之言·於信前之認識與後之了解·未曾分別·故有不甚通達之病耳，

問有一老學究云·現今大都篤信佛學·則孔子所謂敬鬼神而遠之·請何

以解之。　答佛爲大覺者之代表・親近大覺・如何非智・須知佛非鬼神之類・老者所云・擬不以倫也。

問有人謂佛法爲制止弱肉强食之主義・向强國推行・固爲善法・若弱國而以佛化灌輸・必呈衰頹不振之狀・以無勇敢抵抗之心・必致亡國滅種・因此反對佛法而闢之・此等人非難佛教・其謬誤之觀念安在。　答既云制止弱肉强食・卽制止彼强者來食我之弱肉・豈非卽有抵抗强者之勇敢心在內・可惜國人皆具弱肉强食之心理・實行弱肉强食之工作・而不去制止・故國民自相陵暴・一遇强於我者・則靡然倒矣。又佛法在積極使人改惡行善・提高人格・乃以德勝力之王道主義・幸勿懾於亡國滅種之危言・而諉過於佛教也・

問又云孔子因長沮桀溺之避世・深責不可與同羣。現今憂患頻興・危如

累卵・欲人人坐守念佛・無爲而治・其可得乎。　答學佛是志業・救世是職業・未可混爲一談・須知坐守念佛・乃是修養功夫・藏器待時也・念佛人皆體佛慈悲・發菩提心・則學佛豈礙救世乎。

問學佛之人・外雖消極・內實積極・此有識者所公論也。然晚因學佛後心境實趨於消極・視榮華富貴・皆若水月鏡花・同時視鰥寡無累者・反羨其自由有福。心理變遷・豈非消極乎。　答有此消息・正爲他日度生積極基礎・不看破不足以建立也。

問倘以佛教爲國教・則政治風俗教育應作如何觀想。　答吾佛教法具世出世・其言人乘也・則以五戒爲本・以十善爲增上。五戒者・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婬禮也・不妄語信也・不飮酒以亂性智也。十善者・身三善・不殺盜婬同於前戒。口四善・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則廣乎妄語。意

三善・不貪瞋癡・則正心之事・而萬善之根也。佛少言齊家治國・而廣言正心修身・凡以立本而已。誠能奉爲國教・則政治之平正・風俗之淳美・教育之義方・有非庸近所及思議者。昔何尙之之對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化・以周寰宇・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拱坐太平矣。然則政治風俗教育之如何・不從可知耶。

問人多以佛法於現世主消極的・障礙人民生計及國運之發展・當持何說以闢之。　答消極積極者・猶兩端之左右・猶二面之表裏・猶流水之高下・猶步武之舉止・未有不共存・未有不並立・未有不相濟・未有不互成者。農夫之耕稼也・芟夷蘊崇・消極也・壅培灌溉・則積極矣・工師之營

造也・斧斤繩墨・消極也・接構丹朱・則積極矣。至於玉人之治器・欲成其美・而先施琢磨・商賈之營業・欲獲其利・而先投資本・未有不事消極・而僅施積極者。亦未有不先消極・而能成其積極者・萬事盡然・何獨疑於佛法。佛經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莫作云者・消極也・奉行淨意・非積極乎。又曰破乎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破惑云者・消極也・證智成德・非積極乎。又曰煩惱無盡誓願斷・福智無邊誓願集・法門無量誓願學。無盡誓斷・消極也・無邊誓集・無量誓學・非積極乎。復次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消極法也・三千細行八萬威儀・非積極者乎。眞諦泯一切法・消極法也・俗諦立一切法・非積極者乎。無常苦空無我・消極法也・常樂我淨・非積極者乎。空無相無願・消極法也・海印森羅・無邊相好・無盡行願・非積極者乎。他若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

來不去・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莫不消極與積極並談・而令衆生遠離二邊歸極中道者也。孰謂佛法偏主消極乎。且也佛法之主消極者・皆爲對治不善而設・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固不嫌其消極矣。故死亡病苦・人之大惡存焉・不主消極・則生存何以維持・憂患何以消弭。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主消極・則抮臂奪食而不之怪・踰牆摟人而不之恥。刀兵凶器也・製造精多・而歐戰困三年之久。競爭危言也・唱導不已・而斯民成强暴之風・此皆不主消極者之大過也。而謂此消極之法・可以或廢乎哉。現世之法・時間之名・假借之法・非有實在者也。時間起於心念之生滅・前念既滅・謂之過去・後念未生・謂之未來・惟此一念暫住・謂之現在・心念之生滅無窮・則所以成三世者何限・積此無限之三世・而爲時爲日爲月爲年爲紀爲劫・於此時日月年紀劫之中・欲定其孰者爲現世・能乎否乎。子謂佛法於現世主消極者・試問此現世也・爲有定量乎・爲無定量乎。若有定量・近之則遺紀劫・遠之則失時日・舉一而廢百・吾知其難也・若無定量・則又安用舉以爲論斷乎。雖然・吾知其故矣。請試言之・因果之法・必通三世・過去爲因・現世爲果・現世爲因・未來爲果・子之所謂現世者・現世果也。何以知其然・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現世果者・世俗之所極爲注意者也。故所遇而順境也・則始也患得・終也患失・所遇而逆境也・則此也怨天・彼也尤人・其於飲食之甘・衣服之麗・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惟恐現福之不足・不顧後患之叠乘。菩薩則不然・知現世果之有其因也・因屬過去・非現世所得而增減・但可順受・不可强違也・而現世之足以致力者・惟在造因・故澹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惟恐失德之堪虞・毋甯克己之太甚・所以畏因也。惟菩薩與衆生所畏不同・故於衆生之所汲汲者・菩薩有所不爲矣。此爲佛法於現世主消極之見所由來歟。至於人民生計・及國運之發展者・固於斯世有幸福乎・無幸福乎・茲姑不論。第就佛法之與彼有無障礙者而辨之・夫人民之生計者・非謂飲食男女乎・飲食之源・來自耕稼・而佛法有乞食之風・將以此爲不事耕稼障礙發展乎。然試思世之耕稼者・僅有農夫・其他不耕而食者・奚啻十百千萬。佛法乞食・惟制出家・使出家者而盡屬農夫・且更禁人繼業乎農・則固可言有障礙矣。苟或不然・出家乞食者・本非耕稼之人・則又何傷於農・而謂有所障礙乎。且佛制出家日中一食・則於不耕而食者・隱有限制其食量之益・是佛法果行・將見生之者不減其衆・而食之者反形其寡・謂非謀人民生計發展之一道乎。男女居室・而生齒以繁・生齒繁而不足以養・則侵奪之事起・而刀兵之劫開・此生之適以殺之也。夫既生之而又殺之・此固發展之道乎。佛法在家弟子・不許邪婬・則有實行一夫一妻之制也・不但以欲寡養成高潔之風・而亦隱消生齒過繁之患・出家弟子・果無夫婦之道・然未出家前・非必盡無生育之事・亦惟以隱消生齒之過繁・使毋陷於爭奪相殺之慘而已。且佛法慈心不殺・於鳥獸昆蟲・尙不欲絕其生計・況我同類人羣乎・是佛法果行・將見弭兵息爭・而人民之已生者・舉得悠悠以盡天年・則於輔助生計之發展者・爲何如哉。況夫世界主義・而非國家主義・一切宗教同此性質矣。今之列强・何國無宗教・而國運之未嘗不發展・是宗教之無礙於國運之發展者・既有徵矣・孰謂佛教而不然乎。且也所謂國運之發展者・不過日富强而已・然國也者・人民之積集體也・人民而能勤於職業・則國未有

不富·人民而能忠君親上·則國未有不强。佛法有八正道·其曰正業正命正精進·謂非勤於職業之金科乎。佛法有報四恩·其曰報國主恩報衆生恩·非謂忠君親上之玉律乎。是以佛法果行·則富强之本立矣。富强之本立·而國運有不發展者乎。古今來謀國者·多以奪人爲富·以殺人爲强·縱其暴戾恣睢以博一時之名利·其卒也奪人者人復奪之·殺人者人復殺之·而亡國敗家相隨·逐閱中外古今之國史·誰不深治亂興衰之慨耶。惟佛法以慈悲爲宗旨·以與拔爲事業·以之治內則刑政脩明·以之交外則威德相濟·展其輪王之法·行直可致世界於大同·豈僅一國之運能發展而已哉。以是論之·佛法之無礙於人民生計及國運之發展·斷可知矣。法華經云·治世語言資生事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此之謂也。

問王充論衡主張無鬼論甚力·（見訂鬼篇）以爲鬼之發見乃心理作用·並非實有其物·而佛家則以因果輪迴之說導人起信·今若主張無鬼·則淨土六道皆爲謊謬·驅人佛教便無立足地。請將王充此說逐條駁斥而辨其惑。 答王充以精念存想爲致鬼之由·即目爲無鬼。我佛亦以精念存想爲起萬法之由·且主張萬法皆空矣。須知念而曰精想而曰存·則精者堅而不可破·存者持而不可失。鬼之有無且不論·試問此不可破不可失之念想·有耶無耶·可滅耶不可滅耶。若曰無也·不但無鬼·且無王充其人矣·如曰有也·則此精而存者·豈可滅哉·不可滅矣·則必死而復生矣。輪迴之義·即由是立。且充但論病之見鬼·未論不病之見·豈精念存想而必病者耶。彼好學深思之王充·其念之精想之存·恐亦不亞於見鬼者·彼固見鬼乎·即不見鬼·亦必有所見者·此所見者皆鬼類也。故以此所見者爲有·則鬼亦有·何以故·精念存想同故。若以見鬼爲無·則凡所見者皆無矣。故推王充之說·適足以成立佛教之宗旨。三界輪迴·衆生妄見·譬如病目見空中華·佛經之常談·子何懼乎充之辨。

問我佛輪迴之說·雖見於經乘諸書·即儒道聖人亦曾數數言之·無如一般愚頑者不得親見親聞之確鑿證據·總以爲神道設教之託詞·勉人爲善之工具而已。此層若不使愚頑者誠心相信·恐終難堅於爲善也。

答先生對此輪迴問題·欲求實據以啓愚頑·但既是愚頑·即實據當前·恐亦不信。何則·如以穀種下田·他日生苗·穀與苗已不相似·雖因果宛然·使疑者曰·今之苗安必昔之穀·其將何詞以辨。須知輪迴者業報之狀也·祇要信業之必有報·即不必問今世之張三·即前世之李四矣。

夫所謂業報者·如影之隨形·響之答聲·食之得飽·火之得燃·敬人者人恆敬·愛人者人恆愛·殺人者人亦殺之·罵人者人亦罵之·至於今日後日前世後世·特時間問題耳。故須多方曲喻以曉彼愚頑·天下事貴善推測·舉一反三·若必一一接諸見聞而始信·人不見其背·謂無背可乎·亦不見其心肝·謂無心肝可乎。曰背可撫而知也·心肝可剖而見也·則又安知不撫不剖之時·不有誤認無背與心肝者乎。此所以云愚頑者·即實據當前恐亦不信也。

問科學家發明一切·萬事萬物皆以實驗爲證·方可啓發民智·不使民衆落於迷信。分內聞佛家說唯識學·亦是佛家之科學·以實驗成智爲證·恆見近代佛學言論中。如已出三界之大德·雖復不多·而亦若不無·何故未見有能顯神通聖人出世·以印證佛家科學之說·令執科學者生

信佛法・亦是方便利生事耳。或謂神通一事・因中國易滋鬼神迷信・故不宜有其人。往見刊物登載我國大德法師居士所發表言論・皆如具辯才無礙・任隨法界一切物質研碎皆成無量微塵數皆變爲世智辯聰之人・尚恐不能推倒該法師居士分毫之智・雖道具神通者・將通一顯卽欲落鬼神迷信分內而不能挽回佛理。試問目連尊者等顯通者・究有其事否。因科學家懷此疑甚厚・佛家因此神通事不能與科學家開方便門導入正軌・尚得謂之佛學能補科學之偏・以及理事圓融辯才無礙者乎。　答科學家雖重實驗・然實驗根據仍在假定・唯識學則不然・眼能看卽是眼識・凡所看見之物・（佛經名色塵）與所依而起識之眼・（佛經名眼根）皆係屬於眼識・而爲眼識家之事・故曰唯識也。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莫不如是・故曰唯識也。進而推之・意識之根特名爲意・又稱末那識・而此七識各行其事・但有關係而無統攝・故必有根本識以統攝之・名曰藏識・此種八識・乃賅攝萬物萬事・靡無不盡矣・故曰唯識・都是根據實事而爲言・非以假定爲先而後以實驗爲證也・今問中乃欲求能顯神通之聖人出世以爲唯識之證・何其紆乎。唯識之學・尚精神者也・科學尚物質者也・精神虛靈能用物質・補其偏者・請以精神調和物質・能使物質更有效用・卽科學益進步矣・豈必推倒科學始見佛學之足尚哉・若說神通約有六種・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境・此五通者・出世聖人及天人鬼畜皆可有之・（今世之催眠術以及日本之天眼通卽人有之通）不過大小之異耳・若第六漏盡通者・惟出世聖人之已證果者有之・有此一通・則前五通具足矣・（此佛家不尚神通之所以也・）又何疑於目連尊者耶。

問佛法離染入淨・端寄僧寶・西藏爲完全政治佛化・宜可兼善天下・然遜清迎接活佛來京時・儀節隆重・黃沙鋪道・盛飾宮室・比之古禹王卑宮室之旨・佛教六度修證之旨。軌範何在。　答西藏活佛（因其能轉世自在不昧前因故稱活佛）從五世達賴起・以法王而兼國王・原非尋常僧寶可比。然此但其應供之福・威德感人・亦莫之爲而爲者・於活佛何尤。如有失當之處・或其臣僕所爲・亦末法之現象矣。

問佛家以慈悲平等爲懷・乃西藏達賴與班禪二喇嘛糾葛連年・迄今未解・此豈非與佛制相違乎。雖彼輩皆有政治關係・然以佛義而掌政權・論理定當臻於極治・何亦有爭端發生以苦其民乎。　答此亦末法魔熾之現象也。亟宜宏揚正法以調伏之。

問諸天有無統轄權・天壽有限・佛法無窮・倘此天王一心護法・若再一天王・未必能信仰三寶・若遇壞法之天王・則一切天人之信佛者・必爲天神所惡而降以殃矣。　答諸天有統轄權。壞法天王卽是魔天・其餘天王均有善根能信法者。又或有大菩薩發願作天王者・況佛能降魔・尚有何天不護法耶。

問宏法事業・必有諸佛擁護・但黃茂林居士爲國中能以佛教宏宣於世界之功臣・何反溺死以招惡果。若謂宿業太重・則黃居士此生法施功德・何尚不能以功抵罪乎・又影印宋版藏經・闡揚佛法・亦爲希有功德・何以印出四分之一卽延燒乎。若謂魔劫・則佛法尚不能制止乎。又前年湖南居士林亦被回祿・不知何故有此不生靈感之事・是三者非余懷疑佛法・實有人對此生退悔之心・余以使人生信仰起見・欲祈解釋他人疑端也。望詳細開示。　答佛論業報・有定業難逃之例・黃居士宏

法之功、非不足以抵罪、但溺死爲定業、故不可挽。然其宏法之功、卽其速得菩提之因、或已生淨土、或再來宏法、滿願成佛、均在理中。印藏被炬、若繩以佛法、則彼印工人非肅奉佛。必有褻瀆之處、故損及主人也。又以被炬之後、必有發心捐足之者、是毁之亦以成之也。除舊有新世法且然、況不可思議之佛法乎。湖南居士林回祿、亦必非無因也。吾人學佛須洞明因果、而深信之、苟遇逆境、須作善知識策勵想、又作我空法空諸觀、方是精進波羅蜜。

問敝舍就客堂中供佛、日與家人戚屬數人敲念晚課、行之數年、竟有人譏詆不應唱念。又近日境況不裕、更妄詆爲衰敗之兆、有是理否。　答唱念卽是伎樂供養、或是稱讚佛德、如具恭敬心、均屬法行。且在佛像前、有何不可。至於境況、乃前業所感、與唱念有何交涉。且我佛本以世間無常警策弟子令急修道。菩薩畏因、勿畏果也。

問後學皈依三寶近三年、信願眞誠、修持亦頗自勵、每遭逆境、其故何在。

答處境順逆、皆自己業報、無量劫來所造罪業、豈短時間淨業所可遽消。況不明佛法人、逆境更長煩惱、更增罪業、明佛法人逆境正堪自勵、是我良導、淨土十要內念佛直指卷下有十大礙行一篇、閱之自悟。

問子歲餘卽夭、（從略）　答壽命脩短、係令郎前業所招、應得之報。居士照佛法慈愛之、欲令種善根、獲善果也。況以修短論、乃比較之詞、安知此子非本生來而卽死乎、今得歲餘、已增壽矣、是宜深信因果、不爲所動也。抑此子或者爲討債而來、今得速滅、輕居士負擔、則又安知非念佛之功乎。

問後學對於利他之事、努力奉行、如請書公閱及贈人、何以遭此打擊、豈作善獲殃乎。　答居士作善、自宜降祥、但生子而夭、亦非概是不祥。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也。須知惡人得福亦是禍、善人得禍反爲福。幸勿爲俗眼所蒙。

問當子病時、後學並虔誠禮拜觀音大士、但無效、不知係不誠乎。　答非居士不誠也、乃令郎定業難逃耳。釋迦本師身證佛果、何以釋種爲琉璃王滅盡而不能救。蓋釋種生天之因熟矣。幸勿謂無效應也。

問書云生子有四因、討債還債報恩報怨、後學作此四因想、總覺疑團難釋。請求指示、更作何想。　答世間有爲之法、皆由因緣聚散而現生滅、如幻如化、何足道哉。頃閱玉琳國師年譜有偈云、「東嶺西嶺木、南山北山泥、忽焉相支拄、喚作碧梧枝」、衆生五蘊色身、亦復如是、尙復有一顧之價値乎。

問佛學大綱釋迦本行記、釋迦成道第二年、釋迦有疾、王命耆婆治之、釋迦病愈、夫釋迦既已成道矣、理宜無病、卽或有病、亦可以哲理治之、何必有待於醫生之手耶。　答此有三義。一是應身佛尙有微苦義、大乘起信論云、菩薩少分見於法身、隨其願力、能現成道、然是菩薩、未名法身、以其過去無量世來有漏之業、未能決斷、隨其所生、與微苦相應、亦非業繫、以有大願自在力故。二是示現有疾度衆生義、如維摩居士示疾之類。佛以同事攝化衆生、令諸衆生念言、此身危脆、佛尙且然、何況凡夫。三欲顯示醫藥是佛法所攝義、經云佛法於五明中求、醫藥明者、五明之一也。若謂佛既成道、理宜無病、何不云佛既成道、理宜不食、而金剛般若經猶隨衆乞食何耶。

問釋迦牟尼佛爲大聰明人、其所述各種修行方法、皆是隨機而設、一種

施教之手段、要之異途同歸、曰誘人爲善、所說淨土常寂光土等、皆無實境、故令人不執著、經內常用兩面模稜之詞、若非有非無之類云云。此說如何。　答來問云云、全是門外語。其病根即在誘人爲善一句。其所謂善者、未能剖解內容分別染淨之故耳。須知佛說世間善、是有漏善、佛說出世善、是無漏善、有漏善善而染、以帶有貪嗔癡慢等煩惱習氣故、無漏善善而淨、以無貪等煩惱習氣故也。貪煩惱起於我見、成於我執、故佛說法門雖多、其目的所在、在破我執、而我執之中、尚有粗細兩層、粗者爲人我執、細者爲法我執(法執)、但破人我執、未破法執者、小乘法門也、先破法執、兼破人我執者、大乘法門也。非有非無之說、即是破法我執之法門、蓋以非有破執法有、以非無破執法無、極而言之、須離四句、有句無句亦有亦無句非有非無句是也。豈得以模稜目之。

至淨土常寂光境、乃是佛果境界、既以淨善爲修行之因、自然當得淨樂之果、因實果亦實、豈得目爲無實境乎。若但修世間有漏善行、亦但得有漏染果、未可以因地不淨、不得淨果、遂謂淨果之烏有也。

問學人究心內典以還、遇拂逆之境、頗能排遣、是知人能皈依三寶、身雖未能即生極樂、而心君已泰然自利矣。但世人多以事屬虛無、恆將疑將信、我佛何不大顯威力、使娑婆世界一現莊嚴妙境、豈不立足以堅世人信願行之志。　答世人信心未具、乃是因緣未熟、何容强迫、蓋佛視衆生本來是佛、但衆生未自知耳。如能常聞說法、常讀佛經、自然信能堅固矣。此乃擔任弘法者之責、不必勞佛力也。

問佛曾具弘誓救度衆生、且寬大爲懷、冤親一律、即帶業者亦可往生、何不將三塗撤去、逕令離迷就悟、導使往生淨土、豈非救度者方便中之

方便。何又謂無緣不度、非自行覺悟發願往生不可者歟。　答佛願無盡、任衆生之業障如何、終必有獲度之一日、但時節早晚、環境難易、隨衆生業緣而有差別、事實如此、非佛所能强也。按此即佛教之特色、否則衆生怠惰性成、非所以爲教矣。又佛具無緣慈悲、度人本不必藉緣、但就衆生邊說、則因果難逃、不能無緣耳。

問一切衆生未經佛力化導者、率皆執迷不悟、兼以無緣不度、勢必永陷輪迴而無超脫之日、至謂衆生皆是未來之佛之說、謂爲虛誑、可否。

答有緣無緣、要看時節環境及發心與否、豈無緣者終古無緣乎。

問菩薩度脫十方衆生、必發虛空有盡、我願無窮之菩提心、故地藏有言、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其發心之廣大可知矣。然諸佛菩薩既發衆生無邊誓願度盡之大悲願力、則不能限制時間、當盡

未來際、以種種方便悉令解脫、若此時間縱經過極長、我願究竟恆無盡、故知衆生之能度與否、亦視諸佛菩薩發願大小爲轉移、如發心廣大、則任至何時、衆生皆可受度、爲何佛祖有言末法萬年之後、一切佛法僧皆自然毀滅。豈度脫衆生之期、佛菩薩早有限制時間歟、限制時間、則衆生欲聞佛法而不可得、何能謂之廣度乎。此理不明、望詳開示。

答子但知菩薩宏願無盡、而未知衆生亦無盡、衆生障重、旋出旋入、度脫爲難、故勞菩薩常期救拔、然正惟衆生無盡、故菩薩度生之願隨之而無盡、凡事必成於因緣、衆生有感、佛乃有應、固不能偏責諸佛菩薩也。至於時期問題、則不過爲一期起伏、亦以衆生業感使然、非佛定有此時期也。釋迦佛法盡後、即以彌勒佛法出世、是仍然無有窮盡、甯得謂爲限制乎。況末法萬年之後、佛法毀滅、佛知衆生業障因緣而預

示警策・非佛廣度之願之所表顯乎。苟使衆生而知所警惕精進不懈・續佛慧命・將見佛法永不毀滅・豈非足以大慰佛心乎。欲聞佛法而不得・乃衆生受共業所障・不當委過於佛之預言也。

問佛典謂再閱數千年・人壽只十二歲・地皆變成焦土・五穀不生・草木變成兵器・人自相殺・人類幾盡・法亦滅盡云云。諸佛菩薩既預知有此一日・何不早將人類化度・免致成此景況。若謂限於定數・則人定尚可勝天・況在佛法。若謂隨業流轉・人所自招・何不早將度脫。且佛宣經典・以佛法力尚不能保存耶。　答來問所述佛典云云・乃佛根據衆生不肯信佛用佛法挽救劫運・故遭此報・若衆生能堅固信佛佛法・永遠昌明・安見有此劫盡狀態耶・此應衆生自己努力・不可怪佛法也。又佛度衆生・原無成見・金剛般若云・滅度無量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

以故・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居士一再何不云云・責菩薩且不當・而況責佛耶。

問諸佛菩薩均以慈悲爲心・普度衆生・如人類多爲六塵昏蔽・忘却眞如・不知般若法門・觀照修習・何不因時因地・明白顯示一二・使有警悟。三惡道衆生・孽海沉淪・痛苦萬狀・何不令其無餘而滅度之・而必任其隨業流轉・輪回六道・使衆生各自隨緣受用・普度之義謂何。　答此問誤會・亦如前問。諸佛菩薩度生法門・盡載佛典・衆生自己不肯取學修習・反怪佛菩薩之不明白顯示・何異戴盆觀日・而曰日何不放光相照耶。佛遺教經云・大悲世尊所說利益・皆已究竟・汝等但當勤而行之・我如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也。又如善導・導人善道・聞之不行・非導過也。又云自利利他・法皆具足・應可度者・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

已作得度因緣・自今以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又請讀地藏菩薩本願經・便知佛菩薩度生心切・尚未度盡者・衆生負佛・佛不負衆生也。

問佛菩薩六通具足・對於過去未來之事・瞭如指掌・則千百年以及無量數年以後之事・當能預知・既能預知未來之事・則未來之事已屬定業可知・未來之事既屬定業・則作善作惡何以又能轉業。　答定業不定業・乃造業受報者之事・非具神通能預知者之事・何得相雜・須知彼預知者之知未來事・亦如吾輩之知現在事・與定業不定業・原無交涉也。若子所論・乃是推測・非眞預知矣。

問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前此盤古天地人皇氏之壽・皆缺而不載・嫌荒誕故。乃內典謂增劫人壽增至八萬四千歲・自此過八百八十萬六千餘

年至十小劫・彌勒出世掌教・將來之事・人多懷疑・最好就已往以證將來・以前八萬四千歲時・何佛出世・何人壽至八萬四千歲・居士多聞第一・請列舉事實而資證明・以執謗法者之口。　答據經以釋迦佛爲賢劫千佛之第四尊・而在今第九小劫出世・第九小劫增劫時・並無佛出・釋迦佛生・已在減劫人壽百歲時矣。而所問無其他可以證明之・然我國古史既有天皇地皇人皇等長壽說・與佛經相合・是已足爲證也・

問近人論宗教・分神怪推測實理三階級・以耶教居神怪・與推測之間・以佛教居推測地位・而猶以爲未達實理之域。其說當否。　答實理之域・吾佛謂之眞如・謂之法界・佛已證入究竟・非已達而何・且學佛之道・依乎三慧・一曰聞所成慧・信位人・二曰思所成慧・三賢位人・三曰修所成慧・菩薩十地・修習窮滿・智證法界・而後究竟佛位・若云但居推測地位・

則是尙屬思慧・尙未入地・菩薩且未成・而況於佛乎。近人之論・何其瞽也。昔章太炎先生有建立宗教論・以三性判一切宗教・以耶教屬偏計執性・以佛教屬圓成實性・斯爲當理。

問佛教是往生西方淨土・基督教是進天堂・請問此淨土天堂・是一是別。

答一切法界・唯心所造。基督教人造天堂・佛教人造淨土・造法不同・結果自異。若欲指定何處者・佛說西方淨土・是在此世界之西方・要經過十萬億世界。彼天堂者何在・要問彼教中人。若云即在此地界之上・則佛經說有欲界天六・色界天十八・皆有國土・我曾說佛說天較詳者・即謂此耳。

問佛教與耶教有何分別，　答耶教宗天・不離三界。佛教則以出三界爲究竟。

問佛教與耶教有何關係。當同化耶。當分立耶。　答佛教教義無所不包。其所流布・亦隨順衆生・故在中國有與中國禮教及神道教同化者・在西藏蒙古則有與彼民族性樂習俗同化者・在南洋在日本亦莫不然。以此而推・他日佛化西漸・昌明於歐美時・亦必有與彼國基督教同化之者・近年來我國張純一居士・提倡基督宗・以佛教學說點綴基督教義・蓋欲挾基督以入於佛也。而彼教徒均以魔目之矣。則欲同化之也・恐亦不甚易言焉。至論佛耶關係・極爲淺薄。蓋耶教在佛教義中爲執邪因邪果之外道耳。當日印度外道有執大自在天主宰萬物者・與耶教爲類・我佛經中辟而闢之矣。按日本之淨土眞宗專仗念佛生西而不捨世務・其與耶教求生天國而不捨世事相同・殆亦有化於耶乎。

問佛教與孔教有何關係。當併合耶，當捨孔耶。　答佛教之在中國・多宏大乘・不撥入世・即其與孔教同化處也。不觀宋以後之講孔學者・多出入於禪理乎。即其禮懺以超拔祖先・焰口以施食鬼道・均以其與孔教尊祖敬鬼之說相契合・而得流行。蓋佛教與孔在入世法上關係較切・雖不可併合・亦無庸捨離。

問佛教與道教有何關係。當分立耶。當混合採用耶。當捨之而求純一耶。

答佛教與道教・在出世上不無關係，然道教但出人道世・非能出三界也。且所以出之之法・亦復不同・未可混也。以上三問・大意相同。究其與佛教易合者・當推孔教。蓋孔無宗教形式也。若耶若道・均不易合・以均有宗教形式爲之隔閡。況孔祇談入世・與佛教之判別也易，耶道均尙出人世・與佛教之判別也難。耶從外入・其疾異教也甚・故不處其與佛混，道則竊取於佛・其附會也巧・故最易與佛相混。總之佛孔耶道各

有宗趣・不宜混同，爲佛弟子・當究佛義之廣博・若者攝孔・若者攝耶・若者攝道・以爲化導異教・使之反正有途，若竟捨己從人・與孔合・與耶合・與道合・均非所宜。

問孔孟之學・程朱之學・與陽明之學・孰優，佛教與何者較合・或竟採用之。

答程朱陽明均宗孔孟・孔孟之有程朱學。猶佛教之有法相宗也，孔孟之有陽明學・猶佛教之有法性宗也。未入佛門・而以程朱陽明之學爲導引・均可也，若已入佛・則又烏用程朱陽明之學爲，

問小子最不主張三教一家之說・（或有爲隨順俗諦權巧方便可也若有以合作第一義諦會則視爲師子蟲）自北魏道士寇謙之創此一體俗說・傅會者不少。報恩論已陳利害。如印度佛滅後・婆羅門數勝各家一味混和・平固平矣・於佛之精義日湮沒。於知當爭則爭・如比丘戒

中不讚他法·良有以也。比翫了根阿彌陀直解正行一卷·解念佛三昧云·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種淺嘗自註之說·何足以示天下後學。時下以道傳會佛者已尠·而以儒傳會佛者則正未艾·故及之。請示決擇。　答三教一家·本是邪說·但迹有相似·而淺深高下不同。如道家修養有似禪定·儒家經世有似戒善·不過得佛之淺下者·若其增上三學·惟佛教具之。非二教所可望其項背也。以儒附佛·義亦未可。

問佛教與宗教有何區別·佛教高超宗教之特點·祈請示知。　答宗教教主專制·佛教人皆可以成佛。宗教賞罰由教主·佛教說各人業報。宗教重迷信·佛教主理智。

問佛教之宗旨·究係以救世利人·使現今之世界太平耶。抑使人死後生天生淨土耶。　答佛教宗旨·曰悲·曰智·惟其悲也·故急於救世·惟其智

也·故急於自度。菩薩之道·證法性無我·故以自度爲度人之準備·以度人爲自度資糧·自他不二·教度同時。今生死後時間問題·並非功夫問題·苟有其因·必有其果·故有使今世太平之因者·亦必能得生天生淨土之果·有生天生淨土之因者·亦必能得今世太平之果·試讀十六觀經三種淨業之文·苟人人能修此淨業·現今世界有不太平者乎。死有不往生淨土者乎。

問佛說是否以出世爲究竟·抑以不出而出爲究竟·抑以出而不出爲究竟。　答出世不出世·亦出亦不出·非出非不出·此四句者執之則成四謗·不執則爲四悉檀。（檀此云施普與衆生爲悉說法利生爲施）何謂四謗·言出者爲增益謗·本無可出而言出故·言不出者爲減損謗·本非不出故。言雙亦者爲相違謗·出不出二相違故。言雙非者爲戲論謗·

無實義故。何謂四悉檀·一曰世界悉檀·言不出者令人歡喜也。二曰爲人悉檀·言亦出亦不出者令人生善也。三曰對治悉檀·言出世者令人除惡也。四曰第一義悉檀·言非出非不出者令人入道也。雖然此尚就俗諦言之也。若就眞諦言之·則吾佛四十九年未嘗說一字。

問法華所說·佛說法時有十二小劫不起於座·二十小劫三十小劫不起於座·至五十小劫·默然而坐·滿六十小劫不起於座·聽衆亦然·照其數而計之·佛縱能常住·而四衆安能坐數萬千年之久乎。若作開權寓言·單說二十劫三十劫足矣·何以有五十六十之分數·且六十復加以滿字·法華是顯實之經·諒不至於虛談·於滿字當別有精義·解經者求其義而不得·謂縮劫於時·未免臆斷·若劫可作時·經但談時·何必說劫以惑人乎。即或以時論·衆生不能不飲食·不便利·而飲便安能至六十時

之久乎。又謂如來神力所持·如摩詰經謂縮一時爲七日·即以此計之·聽衆亦不能久坐如此·且詰經是寓言·法華是顯實·意義不同·請詳開示·　答法華一經·咸是妙法·妙名不可思議·經中所舉·原不可以凡情知見論斷之也。劫長時長·佛聖生凡·本是權說·法華既於權說之中開示實義·解之者苟仍滯於權·安能相應。佛無妄語·言言是實·即維摩居士亦是古佛再來·其所言說·皆從實相中流出·豈同世書莊生寓言哉。來問云云·正經所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矣。然則宜如何理會也·則經云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

問佛經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何以佛說五無返復經內·其父耕田·覩其子被蛇齧死·不去營救·如來贊美之·修士某怪其父母姐妻奴五人不悲憶·余不怪其不悲憶·而怪其父不救·或曰救子害蛇·無兩

全或曰其父欲子學如來捨身飼虎。果爾・如來爲大商主時・同船五人落水・又何以劍斷己命救出五人耶・請訓示。　答五人未死而捨命救之・悲也。其子已死而不去營救・智也。對於路人不易發心應學佛之悲。對於眷屬易纏癡情應學佛之智。

問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云「有一優婆夷名曰顛倒・聞佛出世・求欲出家・悲號啼哭・白彼佛云・世尊我有惡業・求欲懺悔・唯願世尊聽我具說・我於昔時身懷胎孕・只滿八月・爲家法故・不貪兒息・遂服毒藥・殺子傷胎……普光如來告顛倒言・世間有五種懺悔難滅・何等爲五・一者殺父・二者殺母・三者殺胎・四者出佛身血・五者破和合僧・如此惡業罪難消滅」縱後「普光如來爲此顛倒女人說長壽滅罪經……爾時顛倒女人聞法歡喜・心豁明淨・了了而悟・以佛神力・昇於虛空高七多羅樹・安心靜坐」何以既言罪難銷滅・何以又能仗佛神力而昇虛空・此是何意。　答此正顯滅罪經之功用・與佛力之難思也・佛法神妙・類多如此・所以能令衆生作歸依處也。

古農佛學答問卷六終

古農佛學答問卷七

佛化常識門

（一）　法會之儀式

問茲讀居士林出版朝暮課誦・排班東西對立・次轉向上問訊・隨復東西對立・三慢板接鼓・向上禮佛三拜・一問訊・兩陣鼓畢・末後三鳴大磬・不知作何表示。或云此三大磬係和尚上殿拈香進殿一下・至蒲團下一下・開具一下・果爾・則集衆念佛居士拈香不當三鳴大磬。　答居士拈香・不妨作隨和尚後著想・因此上殿大禮・應具四衆弟子。

問讀黃智老解釋三皈依云・和尚・聖衆還一句・實在並不在三皈依正文裏頭・的念三皈依的大衆・只要念到一切無礙就完了・這一句是應該敲磬子的人唱的。照此說來・居士集衆念佛・唱這一句・似乎以維那自居・可以不必。　答敲磬子人卽居殿上維那之職・應讓他一人獨唱・卽在最後三拜前唱之。

問偶參加各種法會時・以彼等誦經咒極快・每有脫落文句之處・俗有錯經如銼骨之說・竊意每有持誦四句偈者功德尚殊勝・今此不過功效之不大而已・如上所說・諒非正言。　答此却不然・法會誦經・本應全誦・不可以持誦四句偈爲例・銼骨之說・雖近俗俚・然錯經似非所宜也。

問舉行佛七・倘無相當比丘・可否由居士主七・主七之居士・趺坐及經行時・應居何處。　答居士主七・可不須出家二衆加入。

問彌陀經云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善導大師示念佛法門・亦以專修爲倡。是知佛七期內除一卷彌陀經・三遍往生咒外・其他經咒當以不念爲宜。近有舉行佛七・不廢普通早晚課・而念楞嚴大悲等咒者・衡諸一心

專修之旨・似有未合。且晚課既唱警衆偈以作一日之結束・而課後復念佛大回向・更覺次序不妥。拙見如斯・未知然否。　答卓見甚是。

問佛七儀規・定起香誦彌陀經念佛・除彌陀聖誕打佛七外・他若釋迦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地藏諸佛菩薩聖誕舉行佛七時・爲各符其本願本事・則起香應分別持誦楞嚴咒大悲咒心經圓通章行願品地藏經等・然爲逗末世衆生根機・則無論何佛菩薩聖誕時打佛七・自以信願持名生西・照佛七儀規所定而行爲宜・（祝願應各別不同・如祝儀所定・）蓋信願持名・釋迦金口親宣・觀音勢至乃西方二聖・輔佐彌陀接引衆生・文殊普賢均發願往生・地藏亦極讚歎・斯於諸佛菩薩之心願正相符合也。又儀規中・佛前大回向・於舉行釋迦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地藏各佛菩薩佛七時・可否通用・抑另用他種回向・否有謂平時舉行佛

七・祇可持彌陀或觀音二種聖號・然否、　答佛七本是修淨業之專課。若移用稱念其他佛菩薩名號・自應別作儀文・如紀念其他佛菩薩而起七・若仍依念誦彌陀・概作淨業修持・亦無不可・惟至誕日另加上供一課。如觀音誕日・則上觀音供・其他例此。

問佛七每天大回向前擬加入蒙山施食・以資普利・不審有礙一心之旨否・　答既如前問・此可不必・

問佛七期內對衆開示・似宜專說淨土・而以厭苦欣樂爲警策・若講述一切不關淨土之經論法門等事・是否有擾亂大衆淨念之嫌、　答自不宜講述他經。

問主磬者未受五戒有否罪過・繞念時手磬引磬應隨搭衣之後・或可導行・　答依法次第・自當以已受戒者主磬・若受戒衆中未習威儀・亦不

妨以未受者權代。繞念導行其事易辦・不必權代・由搭衣者導行可也。

問佛七期內・可否早赴暮歸。　答佛七道場應分精進與隨喜兩衆・要分界坐・或規定隨喜衆每日只可參加一時・庶幾道場清淨・不妨礙精進者耳。又佛七期內精進衆當完全無缺、再鄙意・最好、佛七終後另外念佛一天・俾大衆隨喜。總之佛七乃尅期取證用功辦法・否則不過學學形式・非眞佛七也。

問慶祝儀規悉遵世界佛教居士林刊本・惟所舉香讚概是戒定眞香。有人謂內有昔日耶輸・似可慶祝本師・其餘能通用否。　答香讚原是祝香・不妨通用。

問淨土宗以西方三聖並舉・而宏揚獨重彌陀觀音・對於大勢至僅附帶隨誦名號・少有舉行佛七紀念・若謂此尊與娑婆無緣・則南通狼山且

爲其應化之所・緣亦重矣・何以宏揚有厚疏之分耶、　答狼山之大勢至菩薩道場・聞得諸日本之感應・如果屬實・當亦應設法紀念。

問佛學半月刊曾登載答某君問・謂已受戒之居士可以升座講經云云・今之三時繫念佛事・主者登座說法・與講經同例・非若瑜伽燄口之爲登地菩薩利生之事・其理甚顯・而或者謂受戒居士亦不當爲・其說然否。　答講經與說法不同・講經是不作佛菩薩語口氣・說法卽作說者口氣。三時繫念作於中峯禪師・故亦宜出家人說也。

（二）　病恙之療治

問身嬰疾病之人宜誦何種經典・是否須持齋念佛・　答疾病無力誦經・不如念佛・能持齋更善・如欲誦經・當以維摩詰經爲宜・

問或人有寃業病・宜用何法代爲懺悔可愈・及病之輕重有分別否。　答

宜誦大悲呪或金剛經代爲懺悔·并多念佛號回向淨土。然病輕者易愈·病重者或多無效·以定業難逃也。

問民十五年倏生濕瘰·（即疥瘡）延至三年告痊·友人亦云是魔。是否。　答疾病惡報因在殺生傷物·或係今生業·或係前生業·不可諉之於魔。宜放生持齋。

問聞靜坐可治病·究須幾時方能生效。　答靜坐治病·不如念佛一七乃至七七·定能生效。

問學人有濕困以致念佛時多疲倦昏沉·不知是何因緣·有何治法。　答此係四大失調所致·治法可於念佛時多行少坐·

問舍妹年十九·患邪病已深·鄙人除日誦大悲呪外·無他法使之速愈。但不知有何辦法。敬求法施。　答誦大悲呪甚好。如求簡誦六字大明呪·

唵 om 嘛 mi 呢 ni 叭 bai 彌 mi 吽 hon。再誦阿彌陀佛心呪·唵 om 阿 a 阿 a 彌 mi 怛 da 嚩 wa 吽 hon

問家伯母年老多病·煩燥痛苦·是否須家中念佛誦經齋戒放生·以斯消除宿業·方可全愈耶。抑必須醫藥治療耶。　答消除宿業爲治「病之因」·醫藥治療爲治「病之緣」·若緣淺·醫藥可瘳·若緣深亦需醫藥。

問有疾之人是否須供養稱念藥師如來誦讀藥師經以祈消災延壽乎，又此經有註釋之本否。　答在三寶前作功德·均可消災延壽·藥師經有註釋本·可查佛學書局目錄·

問遇人有病·以淨水置觀音像前·至誠爲其念大悲咒廿一遍·復念觀世音菩薩數百聲·以此水給病者服·究竟有效否。　答極有效·念畢須作菩薩放光滿此盃水·變成甘露·并令服時念觀音名號。病人不能念·看護者代念之。

問人壽自有定數·壽盡自脫軀殼·何以必先病而後死。即功夫純熟生西者·亦多先示疾。其故何哉。　答人之軀殼·四大所成。當其生也·攬四大以爲體，及其死也·四大分離·感生痛苦·即現病相。亦自然之勢也。然生西者·於四大分離之際·能爲佛念所激盪·而解脫病相·所謂身無病苦者·往往而是，不爲病困·自在解脫·惟念佛人能之。

（三）　夢境之解釋

問伍廷芳先生謂做夢即是靈魂脫體之鐵證。然僕嘗留意夢境·覺而思之·往往無其地無其人無其事。乃知做夢確係神經作用·與日間游思亂想無異·惟日間神志稍清·迥不如夜間恍惚無定耳。未識先生以爲然否。　答念慮之心·佛謂意識。意識有三種狀態·與眼耳鼻舌身等五

識同時緣色聲香味觸五塵境者·曰明了意識。緣病中錯亂境者·曰亂位意識。緣影像境者·曰獨頭意識。此獨頭意識又分三類·曰定中獨頭意識·緣定中境。曰散位獨頭意識·緣受所引色。（過去五塵）曰夢中獨頭意識·緣夢中境。此皆不與眼耳等諸識俱起·故曰獨頭。按此則做夢正是獨頭意識作用。伍先生指爲靈魂脫體·彼靈魂脫體之靈魂界說·不知與意識之界說等否。脫體之體·但指眼耳鼻舌身等五根·不知亦兼五識而言歟。日間遊思亂想·是散位獨頭意識作用·其緣境正與夢中類。足下謂確是神經作用·又不知神經之與意識何別。總之言靈魂言神經·乃旁皇於唯心唯物兩邊·不若言意識之爲唯識了義也。（唯識謂識有二種功能·一爲能覺·二爲所覺。蓋於哲學家唯心唯物之上再尋一根源處）至謂夢境無地無人無事·實不盡然。夢中之境·大

約爲日間所習者居多·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也。亦有所夢者爲隔世事·爲未來事·見於記載者·不盡誣也。若夫日間所爲之事·以緣境簡單·（但現前境）且習以爲常·故若清爽而有序。返思夢境以獨頭意識所緣複雜·（多過去境）且未習慣·故若恍惚無定耳。雖然·正在夢時·何嘗以爲恍惚無定。而若恍惚無定者·在醒時所覺則然。豈得據以論斷哉。

問自發心學佛以來·每間旬餘輒夢食葷酒一次·自悔破戒而醒·然後學自在杭縣黨部聞說某匪殺人狀後·每過屠門見血肉模糊·作人畜同樣想·回思前曾食此·不禁喉痒欲嘔·從無半點欲食之想·何以尚有此夢。又對於某婦（詳見後學之學佛因緣中）當立願學佛之初·曾先入靜室面壁自訟·作「設彼復來媚誘·則當如何·又退墮否」之自問·

久之久之·思及「世事無常·轉瞬又變·媚誘似前時·情變如今日·到這時恩愛又成空·惟餘諸業在」·於是覺悟大開·遂絕不復思·而每間旬餘必夢見彼一次·夢中並不拒彼·欣然重圓。未知是何因緣致有此幻惡之夢。　答殺婬兩業一順一逆·逆則易戒·順則難除·然既皆立願解脫·但取醒時不犯·睡夢中因慣習性使然·覺能生慚愧·久久自然消滅·幸勿退轉也。又佛法中以廢止晚膳爲可減少婬欲之法·盍試之。

問古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魔必有道·凡人睡中多魘·醫家云病於肝。鄙意魘不離魔·僕前常患之·停止多年·近復如是·魘重者一卷大悲咒尚不能醒。僕初起念佛·仍幹他事·近六七年來·專以念佛爲主·行住坐臥口不離佛·以致於夢寐之間亦然。友云勤於念佛·引起自身之魔·然否。　答厭眠之鬼·經云鳩槃茶·屬於四天王之南方增長天王·患者當

多念觀音名號·此爲自己業障所致·非關念佛也。

問夜夢非常奇怪·毫無次第·既非人之思想所能及·關與鬼神入夢之說·亦不相似。何故。　答夢是獨頭意識之現行·與醒時意識不同境界·其奇怪亦宜然·皆過去未來現在之心理片段交叅·又何足怪。

問睡眠時無知覺·有同於死·（略）　答熟睡時毫無知覺者·因此時六識（眼耳鼻舌身意）俱伏而不現·非心死也。猶冬日地上無草·非草死也。但草根中萌芽未茁耳。草至春日而復萌·亦猶心至寤時而後覺·若至沒後則心靈已遷·不復存在肉體·故永無知覺矣·此其區別也。

問持齋念佛三年·仍間有淫夢·且對方爲背理不應入夢之人·其病根何在。　答病根在多淫欲·縱少身業·意業必多也。

問某於民國十三年秋日·靜坐後·夢見前身是一比丘·法名舍守·又夢繞

頭放淡黃色光·高寬約二寸餘。此種夢幻究屬何因。　答苟非自己前生之影響·即善神化現之所警覺·是祥夢也。

（四）　感應之認識

問前人有誦經時得舍利者·亦有刻經時得舍利者。不知何故。　答經本諸佛法身舍利·其所得者乃精誠之極·即所謂感應道交也。

問一「舍利」譯「靈骨」·究生人身何所有無一定地位·肉身如不焚化·可否得知。呂元益刻龍舒淨土文木版刻出三顆舍利·（載初機淨業指南）何自而來·不明其義·乞示。　答舍利乃焚化後所得·在身安有一定地位·不可得知·佛菩薩舍利俱有靈異·往來不可思議·大概是精神專一·相互感應·刻板出舍利·其義如是。

問居士林有舍利室·其形式如何。　答舍利室者·室內有舍塔利·塔內供

佛舍利者也。室形四方·四壁裝大玻璃·形像重重·能現一塔爲多塔·不可思議。

問有謂舍利之大小顏色不一·乃隨緣之深淺而定·非人人能見者·有是理乎。　答舍利本爲極細之粒。居士林所供者是白色。至人各異見·亦或可能·本是靈骨·當然有靈異也。

問社友蓮居士信佛甚虔·一晚在本社禮佛·甫進佛堂·忽見爐中香烟綫繞·近觀之則香焰全無·僅餘涼灰·敝友大疑·詢之社中同志·有謂係自己心香者。未卜其中究竟如何。　答此係杜君意識中香塵影子現此幻像·謂之心香·當無不可。

問去夏至寺念佛虔禱·願一見亡妻·翌日早課下殿·天尚未明·假寐牀上·乃亡妻竟至予室中·面目衣服了了分明·豈佛有感歟。　答此乃一種

念力所感·謂仗佛力亦可。

問某平生未皈依三寶·近年亦信佛。臨命終時·助念人（因其哲嗣數人爲三皈弟子爲念佛助生淨土）見有一人影遠遠入三聖接引像內。命終半點多鐘·有一陣異香·引磬內發現音樂。二點後·額仍冒熱氣。以上諸端·是否生西瑞相。　答信佛即是皈依。助念時本人當亦念佛。念佛往生現瑞宜也。

問北平拈花寺首座和尚省元。前清廩生出家·夙修淨業·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圓寂。坐化之室·異香數日不散。予於和尚圓寂之第四日入其室·覘之室中空無一物·進門果異香撲鼻·顧其香氣與世間沉檀等諸香迥然不同·似乎一種香木之香·然畢竟不可言說·但亦無殊勝妙感。是予之障深罪重·福緣淺薄·故不獲殊勝妙感乎。　答如此異香不

散·已是往生淨土之徵。無甚勝妙·殆爲日已久之故。

問持誦經·呪功德無量·又云若見網捕生類者·持誦七佛名號·或往生呪揭諦呪等·可使網捕者不獲。但屢試不驗·雖由誠意少惑業多所致·然則此項持誦功德目下不生效力·已落空亡·而持誦功德生於何處。　答此種都要論感應·感而不應者·有障故也·魚類業重·是彼有障·非汝無功也。又此功德雖不見應於此·終不空亡·仍可見應於彼·但我等自無道眼·見不及耳。世間因果複雜·慎勿謂無功德也。

問求佛加護·當用何法。　答勤修供養禮拜讚歎懺悔發願等法·以及誦經持呪念佛等法·自然得佛常加護念。

問見問答章無淨室念誦·做回向·祇須閉目著想。僕亦蝸居不淨·素來閉目著想在極樂處·如見彌陀·揣摹心切·竟身入其中矣。此是魔否。　答

此亦是一種感應·非魔也。但當平易處之。經云·若作聖解·則受羣邪。

（五）　俗務之指導

問或問何謂大雄寶殿及臘八粥之由來·乞代答。　答佛稱大雄·出楞嚴經。經云大雄大力大慈悲。又佛將成道·出雪山·浴於尼連禪河·受乳糜之供。今食臘八粥·即食乳糜之遺意·所以紀念成佛也。

問常人祀神祭祖·輒用香燭飯菜等·飯菜係布施·而用香燭燈等有違佛制否。　答燭以明幽·香以達信·并可以資鬼神之身·故用之亦不違佛制。

問僧尼掛單·朝山·如朝南海等地·是居士亦可掛單否。　答居士宜供養僧·沒有吃十方之理。故無此辦法。

問建築廟宇及居士林等·密教頗有種種儀式·但不知在顯教方面亦有

何種經典說其儀式者否。答所云建築儀式．未知何指。是否爲如破土落成等典禮。顯教中此等儀式有否須查律藏。小乘經中之無常經．弘一法師曾書寫流通．其序文有凡斬伐樹木及建築屋舍時．均須念誦此經之語．不但爲送亡而已。按佛門禮制均載律藏．現在通行之清規作自禪門之百丈．已變通古制矣。未知今律門所行者如何也。

問甯省寺廟破壞．居多居士民衆出資補修．作念佛堂．住持無人．請居士暫住。居士夫婦住寺．分居同居．何者相宜。答應分居。因寺宇爲修梵行之地．暫管之人．宜身心清淨．免致汚僧伽藍之嫌。

問五九月十三日．因祭祀關帝獻牲唱戲祈保平安。如何。答關帝曾於智者大師處受五戒．不宜祭以血肉．應用蔬菜。餘不妨。

問敝鄉常地有人毀廟宇壞神像．未知有果報否。其神豈無靈感乎。答當有果報．但時緣未至而未遭．或事相不顯而不覺．遂若無靈感耳。

問直接毀拆佛寺者．要何時方能受遭果報．或應得如何報。答應墮地獄．但何時受報．要視有無福業維持而定遲速．速則現身即報耳。

問佛教對於鬼神認爲異端不可信的．然則上海靈道研究會是鬼神的作用還是佛的佛用。答鬼神在佛教中認爲六凡衆生之一．佛教中認佛爲至聖．如認鬼神爲聖者．乃目爲異端耳。如其鬼神亦信佛者．則此鬼神亦爲佛教徒．非異端矣。靈道會是自己心力之作用．間有爲鬼神所利用。不可認爲佛力作用。

問學佛者可否行醫。有謂行醫難免錯誤．刀筆殺人。有謂拯民疾苦．功同良相。大約醫而良．則後說是也。醫而庸．則前說是也。然錯誤二字．則雖良者亦難云無。然則行醫之於因果究如何。答醫術救人．須自量力．苟能謹愼．容有錯誤．亦可原諒。至於因果乃定律性質．無可解免．不過有心造者亦有心得報．無心造者亦無心得報耳。

問庸醫殺人應坐何罪。答庸醫殺人．屬於誤殺。雖無罪名．不免果報。誤殺人者．人亦誤殺之．因果必不爽也。但時間問題耳。

問余曾執行律師職務十年以上．民十六後服務軍政界．倏忽五載。近日家居．擬重理舊業．辦案悉本天良．並須力戒虛妄。不知高明贊成否。答律師本以法律保護民衆．亦處高尚導師之地位．世俗視爲貿易生涯．誤矣。苟能一秉至公．不枉不欺．正是菩薩度人方便．何不可之有。但不可事與願違耳。

問曾見海潮音某期內刊載太虛法師鉅著．列有一表．認定國防軍警察律師等均爲有爲法中應有之組織．是娑婆世界徒懲無爲法本不足以維治安。老居士對於國家律師制度是否贊成．亦或抱有改善之見解否。答律師如果辦得好．上以輔政治．下以導民俗．亦治平之基也。但新法律與舊道德似有衝突處．宜設法救濟．可建議立法機關耳。

問佛律既戒殺．若佛教徒爲法官軍官．依法殺人．亦種惡因不。答如果但像機器無容心者．自可免罪。然或事前計劃．事後徘徊．含瞋熾盛．慈愍毫無．欲不受報．恐無是理。

問軍人身口意皆伏殺機．交鋒之時．殺人盈野．何以佛弟子可以治軍當兵。答軍在示威以服敵．不在好殺也。至不得已而戰．當以爲民除暴爲前提。故於雄武之中．不失慈悲之念．惟此爲佛弟子所可爲。若夫黷武窮兵．則非佛徒所宜爲矣。

問有友託問伊所營業務係包席館．有殺生之咎．不營又無生活之方．有

何法兩全。又常遭遇逆境。請指示改良法。　答無兩全法。雖免逆境。不如改業爲妙。如爲相應起見。提倡素菜館。如功德林蔬食處之類。

問一切衆生皆過去父母。固不宜殺且食。然人類中婚娶大事。尙敢爲乎。　答此佛制之所以令人出家也。

問前問衆生皆父母。婚娶尙敢爲乎。蒙示云此佛制所以令人出家也。然不能出家而又不能不婚娶之在家兩衆。有法可以補救婚娶不亂倫乎。　答有欲爲亂倫之本。人道作嫁娶之禮。卽所以節制其亂。毫無徹底辦法。維摩經云「示有妻子。常修梵行。」差堪法爾。

問經云「生死根本淫欲第一」邪淫爲非禮之行。固不論矣。伉儷間若盡絕。之世界不將無人類耶。　答六道衆生。天道優於人道。如果人盡斷淫。則人盡生天。擴充天道範圍。豈非善事。子何愛於多苦少樂之人

類。而憂其絕滅耶。　按世人每戀戀此百苦交煎之人道而不肯捨。卽學佛人亦或不免。並佛典成住壞空之說而亦忘之。殊不可解也。

問凡有人在社會歷受煩惱激刺失望等。欲潛心剃度。又因上有慈親下有妻子。仰仗慰養。一時不克如願。應以何策應付之。　答語云隨緣了宿債。

問晚年及五旬。而現時心理願以長壽爲虛。覺處世無味。願以度日爲難。高明何以教我。　答作塵勞事。自然嫌日長。作佛法事。常苦來日短矣。然不管日長日短。但努力佛法。前途時至。則卽西歸耳。

問若因貧及失業等痛苦。可祈禳許願（許願爲放生施濟持戒）以求今世之福否。（信佛之人固不可求來世之福報。然現世之痛苦不知能依仗佛力減輕或除掉否）　答應先行其願。以俟福。不應空許其願。以要求來世福報。非不可求。但不如出世之福大耳。

問營謀職位。久久未遂。家居既困於食用。復爲婦孺哭擾。夜以繼日。難獲安時。未知是何業報。以致於此。當作何懺悔。有何法可禳解之。　答此乃求不得苦。係慳貪不施之報。當廣結善緣種福田以懺悔之。但係前業所招。或非今業可挽。故須忍受如飴。婦孺亦須率令念佛行善。所謂安貧樂道。自然解除有日也。現在求業可以登報。或托職業介紹所介紹。但須有一技之長。而性行馴良者。必無失業之憂也。

古農佛學答問卷七終

校閱佛學答問既竟歡喜讚歎而說頌曰

大范老居士　多聞稱第一　浩浩窮三藏
妙義遍能悉　隨問隨解答　無礙辯才出
文字獲三昧　橫說復豎說　爰契居士劉
發願爲結集　上座與大衆　體例如古昔
搜羅既廣博　編纂尤精勤　分門而別類
眉目燦然陳　以此希有事　遇此希有人
我今惟讚歎　舍此復何云

二十五年六月另一編者述於同一編校室

一切衆生、一念心性、直下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以從未悟故、不得受用、故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須知智慧與妄想執著、原非二物。迷之、則全智慧以成妄想執著。悟之、則全妄想執著以成智慧。喻如握拳舒掌、原是一手。結冰融泮、原是一水。良由心體不變、用常隨緣。體不變故、在凡不減、在聖不增、居塵不染、離垢不淨、在生死而不受輪迴、證涅槃而不屬寂滅、無象而爲萬象之主、非法而爲諸法之宗、從本以來、常自如如、了無凡聖生佛之異。悟之名賢、證之名聖。若但具而未悟、則雖有性德、了無修德、只爲六道輪迴之凡夫而已。用隨緣故、則有四聖六凡、苦樂升沈之殊。而緣有染淨、必隨其一。隨染緣、則起惑造業、輪迴六道。隨淨緣、則斷惑證真、常住涅槃。由惑業有輕重、故有人天善道、及阿修羅之善惡夾雜道、幷畜生餓鬼地獄之三惡道。而由惑起惑、由業造業、或善或惡、了無定相。致所受生處、展轉遷移、如輪無端、忽上忽下。以既具煩惑、皆被業縛、隨業受生、不能自主故也。由斷證有淺深、故斷見思者證聲聞果、侵習氣者證緣覺果、破無明者證菩薩果。若無明淨盡、福慧圓滿、修德功極、性德全彰者、則證佛果。證佛果者、亦不過徹底究竟證其在凡夫地本具心性功德力用、親得全體受用而已、實未加一絲毫于其初也。若聲聞緣覺菩薩、雖則所證高下不同、然皆未能全體受用性具功德。而一切凡夫、反承此不思議心性之力、于六塵境、起貪瞋癡、造殺盜淫、以致墮三惡道、永劫沈淪者、比比皆是。可不哀哉。縱令悟修五戒十善、得人天身。然人間福樂、乃墮落之根本。天上雖不比人間煩惑猛利。然天福一盡、決定下生。由宿福未盡、故享福。由享福、故造業。既造業已、則墮落惡道、直在瞬息間耳。況有由天命終、承宿世惡業已熟之力、直墮惡道者乎。故古德以修行之人、若無正念修持淨業、唯得人天福報者、名爲第三世怨。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知好壞者、當以急求出離、企得安隱、爲上計也。大丈夫生於世間、既知自己一念心性、與佛無二。又知十法界因果修證、不出自心。固當發大菩提、力修定慧、以期斷惑證真、直成佛道、普令法界衆生、同出迷途、共登覺岸、畢竟親證本具心性而後已。如或根機陋劣、未能如是。必須以深信願、篤修淨業。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迨至證無生忍、再乘願來、度脫衆生。然于未生以前、尤宜發菩提心、自行化他。縱不能出廣長舌、震海潮音、亦當于佛祖經論、先賢遺書中、採其契理契機、易于領會者、編緝成書、垂示將來。舉凡三世因果、六道輪迴、及三寶功德、佛法利益、與夫三根普被之道、凡聖共修之法、分門別類、縷析條陳、俾閱者一目了然、自知取捨。從茲斷疑生信、歸心大覺。或于現生即了生死。或作未來得度因緣。如其無此手眼、不可冒昧從事。當取古人契理契機之書、刊印流布、俾展轉傳揚、永作舟航。實屬莫大功德。如上所說、雖則志在利人、而化功實歸自己。由是現生福慧增崇、臨終直登上品。豈不堂堂丈夫、表表殊絕者哉。若不知此義、唯依世諦而爲操修。縱此生意誠心正、有大把持、恐一經轉世、便致迷惑。則被業所縛、隨業受報。如風飄葉、不能自主。或隮霄漢之上。或墮溷廁之中。思之、誠可畏也。福保丁居士、專精醫學、歷有年所。繼思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但只治身、實非拔本塞源究竟之道。于是研究佛學。箋註各經。欲令初機易入、故用漢儒訓詁之法、俾若文若義、悉皆了了。良以佛經深奧、意義無窮。古德註疏、多重提綱闡妙、字句之間、不甚詳釋。致令初機、殊難領會。若由訓詁入門、自可登堂入室。然後進而研究古德之註疏、則如杲日當空、無微不照。正不必守此以爲究竟也。又以世儒狃于見聞、不信人死神明不滅、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上焉者、只可作自了漢、斷不能移風易俗、覺世牖民。下焉者、則謂既無因果、一死永滅、何不隨意所作、以取此生快樂乎。從茲肆無忌憚、安于爲惡。致世道人心、日趨日下。因將佛祖經論、及古今緇素賢達書中、所有因果報應、顯著事迹、錄成三冊。一曰、六道輪迴錄。蓋以發明六道升沈之若理若事、與夫幽冥之景象、鬼神之情狀、俾人欲脫冥途之苦、捨如來大法、則絕無依怙、實爲改惡修善、捨迷歸悟、欽崇佛法、企發真乘之初步。次則名爲佛學起信編。次則名爲佛學指南。二書大旨相同。初說因果報應。次說佛法功德。但起信初義居多、指南次義居多爲異耳。所說佛法功德、亦皆鈔錄古人軼士成言。但以限于篇幅、不能備具。然信根既生、則具有大藏經論、及羣賢諸書在。此不過爲引人入佛法之前導、豈宜以此自限、止而不進哉。其事雖述、其心誠淳、其利益、實非思議所能及。光宿業深重、有目如盲、濫厠僧倫、虛消信施、愧不能力修定慧、斷惑證真。唯期以仗佛慈力、帶業往生。叨蒙丁君不以無狀見棄。凡所著述、皆爲郵寄。然字小目昏、亦不過略加翻閱、以結隨喜之緣而已。近得見此三冊、不禁有感于中。儻欲廣爲流布、無奈貧無卓錐。因不揣固陋、序其大略。企在在處處、有心世道之人、爲之展轉流通、多方傳播。如是、則豈但慰丁君纂輯之心、實爲代佛祖聖賢、出廣長舌、震海潮音于無既也。將見風移俗易、遠臻大同之治。民和時雍、共享無爲之福。其功德利益、當與十方虛空同其齊量。豈語言文字所能形容。倘不以人微而竟廢其言、則幸甚幸甚。中華民國八年己未夏五月常慚愧僧釋印光謹撰

佛學指南序

疇隱居士

釋迦如來以一大事因緣、誕生西土。成無上正覺後、說法四十九年而般涅槃。迦葉阿難優波離與諸大菩薩等結集經藏。涵蓋萬有。普利人天。洵世界之所希有也。吾國自東漢明帝時、白馬馱經、來茲東土。有唐開元十年、沙門智昇著開元釋教目錄、詮次經律論章疏、總爲五千四十八卷。此大藏定數之始也。爾後宋藏五千七百十四卷、元藏五千三百九十七卷。自宋以來、官私刻版、多至二十餘副。元末兵燹。並爲灰燼。至明僅有南北二藏。南藏太祖所刻、北藏太宗所刻。萬歷間、密藏禪師更刻方册大藏、共有六千七百餘卷、可謂盛矣。而清初續藏千二百六十三卷、乾隆二年新續入者又千一百二十七卷。續藏之多又如此。近頻伽精舍所刊大藏經、八千四百十有六卷。又日本續藏經七千八百餘卷。浩浩乎。經海哉。驟涉其津、茫無涯涘。未有不望洋而興嘆者。譬夫吾人航海、遇颶風怒濤、一望無際、乘客相顧失色。而舟子神識恬靜、操縱自如、卒循航綫而達彼岸者、豈非有所謂指南鍼者在歟。航海如是、探經海者何獨不然。此鄙人所以有佛學指南之刻也。然古今佛學典籍、汪洋浩瀚、已可充棟而汗牛。吾人窮年矻矻、讀且不能盡。何暇言著書歟。故今人偶有所得、早爲前人所道及。紀文達言、吾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所以余之此書、皆編輯他人之書而爲之。述而不作、職是之故。全書分上下二編。上編言有鬼有輪迴有地獄之確證。次言犯殺業盜業淫業之實證。次爲餘論。此學佛者之先導也。下編述釋迦佛及諸佛菩薩之歷史。次言佛學之大畧。次言西土結集佛經。次言佛經輸入中土。次言吾國宏揚佛事之畧史。次言大藏經之大畧。次言佛學之宗派。次言學佛之宗旨。次言研究佛經之次序。而殿以餘論。此學佛者門徑中之門徑、階梯中之階梯也。全書所言、皆平易近情。合於理、切於事、高材者率而循之、聰明可不至於誤用。即中人以下者、苟積日累月、勤求勿懈。即跂亦自易易。大凡學佛者入手的當、自能透徹眞實佛法。不至泛泛然以爲一種哲學空論、而耗費其光陰也。至於念經一事、固非爲媚佛起見。欲以如來之經文、啟悟吾人心中本有之天眞佛。念念在口。念念在心。以心印心、則佛與我互相契合。自然引我出於業海而登彼覺岸。若夫口中有佛、心中無佛、甚至倚仗學佛、以爲佛可庇護、陽爲皈依而陰行十惡者、是爲佛門之罪人。較之有心佛者不啻天堂地獄之別也。緝綴既訖、例有弁首。因書此以告夫世之欲治佛學者。民國八年一月識於上海

佛學指南上編

疇隱居士編纂

總論

今之號稱研究佛學者、約分六類。文人學士每喜剿襲釋典中奇字僻句、以爲詩文之資料。此爲一類。或有趨時浮慕之士、見近時通人宿學皆鑽研佛經。則亦畧購數種。偶然翻閱。以備口頭應對之資料。此又爲一類。或有以佛經爲哲學書、中多精理名言、借此以爲研究哲學者之一助。此又爲一類。或有困窮無聊、或逢死喪橫逆、種種不得意之事。讀佛經中之四大無我、五蘊皆空等句、以爲排遣胸中之塊壘者。此又爲一類。或有以誦讀經典售於他人爲餬口計者。此又爲一類。或有好事之徒、既不爲辭章及口頭禪、又不爲研究哲學、既非爲排遣鬱積、又非爲誦經餬口。不過於無意之中、隨喜而已者、此又爲一類也。凡此六類。雖終日看佛經、讀佛經、於佛經之眞理、未能得其絲毫、可必也。非但未得其絲毫而已。且將以實理爲虛僞。眞教爲誕妄。以爲萬萬無此事。偶得其一二糟粕。自以爲眞理在是矣。不亦謬歟。

佛經中最切要之眞理爲普通人所不能深信者、曰三世、曰輪迴、曰地獄、曰果報等是矣。如不將此等疑團一一證明之。恐學者僅得其皮毛、終未得其眞髓也。茲錄近世通人所述之事實。分章證明之如左。

第一章　有鬼之確證

三世輪迴地獄果報等、非易於證明之事。爲初學說法。宜由淺及深、由近及遠。不可以高深驟語之也。今錄最近之實事一則如左。以先明死後之有鬼、及鬼之確然能附於人身。學佛者切宜先將此理此事調查確實。使深信無疑。猶造屋者之先築基礎也。習算者之先學加減乘除也。愼勿以其淺近而忽之。

寃魂附體控盜紀實

劉紀正（來函）

紀正任上海淞滬警察廳司法科長職。已及四載。抱牘爲吏。初無奇案異聞之堪足述。乃有一事。最足使吾深印腦海。永不能忘者。則莫若七年二月七日。即陰歷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水巡隊解通州人夏官寶控被盜匪在海洋刼船戕害船主舵工二命一

案是也。本案盜匪沈榮華。劉廣福。錢關富三名。亦獲解到案。考斯案盜匪之就逮。係先有鄉人引領通人夏官寶。至水警派出所。導至水巡隊口訴盜劫害命事實。水巡隊見其神識昏糊。且所控盜匪亦不知所在。電商科中。姑予追查。同時開北水巡隊。查獲一船。因見舟子披裘執篙。形迹可疑。因扣留盤詰。以此報告至隊。詢之夏子所冒服色形貌。不無疑似。當由水巡隊帶同夏子。放輪至開北分隊指認。夏子瞥見。即作戟指怒目之狀。口稱的是害命正盜。遂一併拘送總廳。例發司法科預審。告發人夏官寶。面赤眼紅。察其知識。若明若昧。訊之。則言有被害之船主薛錫保。舵工張長貴二鬼。左右不離。依附體內。迫使到案控告。余先不願。兩鬼手掐腰部。苦痛難禁。始依兩鬼之囑。哀求鄉人導來案下。所有在庭胥隸。均經兩鬼一一指導。稱自年十八歲通州長落沙人。因耳聾識字。不堪爲別業。故學爲海船夥。船主薛錫保。舵工張長貴。係同縣人。本月二十三日。（即陰曆十二月）有現獲之盜匪三人。假作旅客。雇舟至蔚津港。言明船價洋一元。下午啟行。另有赴茅津港搭客數人。附舟同行。迨抵茅。招客登岸後。駛至蔚津港。天猶未晚。詎該盜等云。因遺忘物件。允加給舟資。命再折回。旁晚行至海洋。該盜三人。乘薛錫保伏在船首。放下水板之際。在後用鐵楫猛擊。跌落水內。維時猶能浮水呼救。盜等復執竹篙、在頭項刺成一孔。舵工張長貴。聞聲出視。亦被毆落海內。張用手攀舷求救。被一盜用舟中菜刀。砍去四指。二人皆滅頂而死。言畢失聲而泣。逾時續言。時身在艙內。即匿入船首艙底。心惴惴懼。不一刻。薛張二鬼。即來慰伴。囑余閉眼。切勿聲張。云自可保命出險。後盜匪憶及舟中尚有一人。亟商處置。內一盜言。此子耳聾癡獃。可於抵吳淞口時。棄諸海濱。聽其逃命。吾等抵滬。立可售船他往。料無後患。因喚余出艙。加以威嚇。禁勿聲張。云敢洩漏。即以白刃加頸。余亦昏沈不知所云。後此被閉艙底。人鬼同處。不飢不渴。逾兩日夜。舟達吳淞。盜等即將余擲於對岸海濱。余以此身不死。急擬問程回籍。乃兩鬼堅阻。掐腰作痛。不得已遂聽其指引。求一鄉老。導至水警。緝獲盜犯。轉送案下。求爲冤鬼伸冤。薛張二鬼。現在堂上。依附左右兩膝。爲余佑護。逃歸亦作死者薛錫保張長貴二人聲口。且泣且訴。聞者惻然。云壯年被害。心實不甘。訊以家中有無親屬。薛稱年二十九歲。有妻無子。縱作張語。言四十一歲。家無妻子。僅存一兄一姪。同爲船業。茲因含冤不瞑。故附體於夏夥。求堂上伸冤。并求保護夏夥回籍各語。當以好言慰諭。暫代懲兇。遂各無語。提訊盜犯沈榮華、劉廣福、錢關富三名。訊以曾否聞得告發人之口訴。盜等悚然恐懼。均稱自知傷天害理。既經就縛。願早一死。以謝死者。供招始末。與前

訴無訛。究其劫殺之由。因錢關富在滬。售梨膏糖爲業。私識白克路某公館女傭擬爲雙棲之計。故與販私之劉廣福計議。糾合沈榮華。共同實施。致成此獄。當飭犯供定讞。呈明廳長。解送護軍使署。又以夏子無家可歸。且神識不清。應加保衛。因賞給錢一千文。以嘉其功。飭暫留原告候審室。候軍署訊畢。派探送歸家中。夏子於留置中。仍然昏睡。及晚九句鐘。忽爾躍起。突作薛張二鬼之言。跪向法庭。叩首無算。以示伸謝。又向夏子致謝。伏地三叩首。更予諄囑。誠以行路之難。并云現已安樂。無須伴佑。故擬即晚別去。隨家通信。再三丁寧。事竣即回故鄉。勿再輕出。致受危險云云。語竟倏然安靜。復睡片時。即起索食。清醒一如常人矣。後兩日。即備文將三盜呈送軍署。奉判併處死刑。旋即伏法。而薛張之家屬。亦適於先兩日來。稱家中屢感異兆。忽有鄉人言及斯事。因而趕來。即併夏子船隻。交給分別帶領回籍。是案爲紀正承訊。先後情形。皆所目擊。堪稱奇絕。尤足異者。夏子清醒之後。其言詞訥訥不出口。判若兩人焉。設非鬼助。何能得此。辦理既竣。紀正私意。以官廳緝犯懲兇。責任所在。雖不願以神鬼之說。以眩於世。故於原卷記載。概行從略。深戒同人。嚴守秘密。邇者事爲丁仲祜先生所聞。謂有不可沒者。囑記其事略。先生仁者。固非出於好奇之心。迨本佛家普渡之志。以使世俗知善惡果報之不爽。或亦可挽回末俗於萬一云。紀正之誌此。非敢好爲怪力亂神之說也。

斯案於遇害後不出三日。冤魂投怨。罪人斯得。證明確的。信讞以成。聞者如有所疑、可自至警廳訪劉君再爲詳細調查之。如於此事已確然無疑。知人死之後。確實有鬼。其鬼又能附於人身。此即爲學佛之第一步。再載數事於後。以證從同。

薛闢成先生曰、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招商局福星輪船放洋北上。將至黑水洋。逢大霧。爲西洋澳順輪船所撞。沈沒海中。海運員董死者二十四人。委員長林者、蘇州。家亦在焉。沈之次日、長君之妻忽作囈語曰、吾已死於黑水洋矣。速請吾友顧竹臣大令來。大令者、知元和縣事顧思賢也。家人聆其聲、知爲長君之魂。相與環泣。鬼曰、此乃定數。豈能倖逃。吾在水府、已有職事。亦無所苦。何必悲也。因將家事一一囑付家人。且使勸其妻勿悲念。顧君既至。寒暄數語畢。即自道其已死。且以其子託之、俾代爲教督。顧君唯唯。鬼因曰、吾在水府事極繁。偶趁閒暇到此。不能久稽。請從此別矣。遂拱手而去。其妻如夢初覺。問以前事、亦不知也。於是蘇人喧傳福星失事。越一日、而上海始得信。又越一日。而蘇垣始得信云。又一委員某君、於正月初六夜夢至一衙署。官册填委。左旁一公案、尚虛無人。有老吏指示之曰、此君之位也。不久即來矣。某君匆匆出門。

回顧門額。大書水府二字。遽然而醒。至是亦及於難。又一委員汪姓。甫上輪船。見各艙已滿。行李幾無可位置。且見在船諸人面目模糊。形狀可怖。仰而視之。則皆人也。乃決意搬行李回逆旅。俟下屆輪船再往。竟獲免焉。（庸閒齋筆記）

徐春受先生曰、錢氏者、適鄒某。某病瘵而死。某復續婚。而吉期將卽。其姊忽爲所憑。索其嫁時衣飾數百事。悉行焚毀。並言有鈿金（以金飾物也）、灰鼠裘。生未嘗服。然夙所愛。今爲姊竊。宜亟將還。言訖。豁然頓蘇。了不記憶。家人爲述之。姊失色。亟開箱取出以焚。吾友錢獻之說。是其族姑。（敬經堂叢書二）

又曰、吾鄉一士人妻。暴死復活。已變土音。蓋江右販米客。宅舍已壞。假其殼還魂。於家人無復別識。所懷戀者。江右故家耳。言之歷歷。其夫强合。終不相安。傳以爲笑。然道遠。其故妻子。卒莫能知也。宣室志、竹季貞附魂里人趙子和再生。其貌非。其音是。又泊宅編。李抑司寄一姓蘇人返魂。本家不肯認。蘇氏又不肯住。其事頗同。（敬經堂叢書三）

兪曲園先生曰、張某紹興人。攜妻子至杭。賃屋而居。其妻自是多病。張疑其不服水土。使醫治之。一夕。忽作杭音語張曰。此老婦之屋。汝何得居此。張知有異。以屋券示之曰。我所賃也。曰。屋雖汝賃。然其下我藏有金銀。今爾居此。或盜我財。奈何。張聞其語黠之、

乃曰。爾附我妻而言。必爲泉下人矣。金銀皆人間所用之物。爾無用焉。苦守奚爲。不如指以示我。我得爾財。爲爾廣作佛事。則彼此均有利益。不然。雖藏地下。雖至百年。不獲其用。甚無謂也。曰汝言亦有理。但須以汝子爲我子。我始以所藏付之。張欣然呼其子至。拜於牀下。其妻撫摩者再。仍作杭語曰。所藏卽在牀下。如言掘之。得一壜。緘封甚密。發之。惟洋錢三枚。幣環數事而已。以告。則曰。老婦耄而善忘。固不在此。當在戶限下耳。復掘之。得二壜。一則滿盛清水。一則貯錢釘無數。已生鏽矣。又以告。其妻作杭音喞喞不已。謂乾沒其所藏金。張無如何。姑以前所得者易紙錢焚之。擾如故。乃別賃屋而遷居焉。其妻之病始瘳。（右台仙館筆記七）

紀文達曰、陳石閭言有舊家子。偕數客觀劇九如樓。飮方酣。忽一客中惡仆地。方扶掖灌救。突起坐。張目直視。先拊膺痛哭。責其子之冶遊。次嚼齒握拳。數諸客之誘引。詞色俱厲。勢若欲相搏噬。其子識是父語聲。匍伏戰栗。殆無人色。諸客皆瑟縮潛遁。有顛踣失足破額者。四坐莫不太息。此雍正甲寅事。石閭曾目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師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婢媪僮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參雜其間。狎昵漸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歷歷驗所見聞。知公言眞藥石也。

姚蓉溪曰、某太守原籍會稽。寄北籍。由編修出守閩之延平。旋權首郡。調繁泉州。辭華籍甚。駸駸乎强壽直上矣。（按强壽者初入仕途者之稱也）太守胞姑。適某氏。孀居在籍。道光丙午夏。忽病頗劇。其母卽太守祖母。歿已多年。痁作時。忽附病者之體而言曰。汝病無害。交秋自愈。毋亂服藥也。惟某孫在閩居官。任性妄爲。輕聽匪人之言。禍將作矣。某孫者。太守小字也。且言其爲翰林時。舉家寓都門。原籍無人。逢年節並我忌日。從不祭祀。姑念其貧也。今爲外官。仍復不祀。累我屢次奔波遠涉。枵腹而回。似此蔑棄祖先。其官豈能保乎。未幾。果有某貴郎過郡。與人爭寓相毆之事。貴郎巨富。在路張紅蓋。乘四人肩輿。太守聽信幕丁。論其僭妄。索詐數萬金。貴郎恃有都中大僚爲之奧援。堅不與。以致激而互控。被劾解任。賄未入手。而吏議褫職矣。由此觀之。祖宗祭享之事。不可不信。子孫追遠之意。更不可不誠。按此事余館芝城。同事陳君午莊爲余言之。蓋太守之姑。特屬其夫姪某。來閩觀太守。與陳有舊。密詢太守居官。究竟如何。因述及附體事。其時貴郎一案。甫兆釁端。太守索詐意存。揆度案情。極重不過降調。未必遽干嚴譴也。不意貴郎拚費多金。密囑鄧傳。將婪索情形。屢次走達都下。上臺不能袒庇。祗可據實嚴參。以致牽涉

多人。太守削職外。幸無餘罪。旋客死粵東。年未及五旬耳。（勸戒七錄二）

兪鴻漸先生曰、歙縣洪君健齋之弟。取婦某氏。生一子而亡。閱數月。鸞膠重續。賀客滿堂。其弟方陪之飮。突其房中一婢。無故僕於地。比扶之起。則口中刺刺不休。聽之皆其前妻語。駭而問之。則曰吾不幸早亡。渠續娶亦常事。惟吾因戀吾子。沒後魂不出此屋一步。今有新婦在。吾不便同居。可於樓上灑掃一室。移吾主其中。則彼既無雜處之嫌。吾亦獲照應之便。斯兩得矣。如其言。掃除既畢。洪君之弟奉其主。執香前導。復令數人掖其婢登樓。甫上樓。其婢已如夢醒。叩之茫然不知也。吁異矣。夫父母之於子。何所不至。然未有既沒而若斯之眷眷者。雖似不免於癡。要不可謂非人情也。況於其夫鸞社重開。略無妬意。則其生平之賢可知。惜乎天之不永其年耳。（印雪軒隨筆三）

第二章　有輪迴之確證

佛經所言三世輪迴之事。儒家每蹴其誣妄。然以近世之事實證之。輪迴之事。皆確鑿可據。非誕妄之說也。其事實列左。

陳康祺先生曰、稗勺述高南阜云。漁洋先生前身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愕。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

累贈封翁。急入城探訪。先生已墮地矣。南阜與王氏交好。此說得之於其後嗣。非齊東野人之語也。康祺按、本朝名臣張文端、爲王敦後身。裘文達有河神感夢。河間湘鄉兩相國。亦相傳靈物降生。此外見之紀載。不可枚舉。風節文章如文信國。固應生有自來。（郎潛紀聞二筆二）

王漁洋先生曰、明少保薊遼總督蹇公達字汝上、四川巴縣人。自記前兩世爲某衛指揮、以墜馬死。往生山西某府趙氏。名某。登進士。官至重慶太守。與邑紳蹇公來譽善。一日蹇設席召守飲。守方坐堂皇、聞吏白蹇公有使邀請。卽出就輿。甫出門、見大河阻路。方異之。若有人推墮河中。窹而病。室廬非故。而形軀已小、在襁褓中。家人報蹇公入視、曰、男也。繼又傳報趙太守以痰病死矣。蹇公爲出涕、自往臨其喪。尋送夫人及二子歸里。心皆了了然。無可奈何。以義斷割。早歲登嘉靖乙丑進士。自禮部郎出爲故郡太守。兩子已長、以通家禮來謁。欲言不可。姑隱忍之。惟時時存䘏其家。居三年。遷山東提學副使。乃詣故居。致辭夫人。請見。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固卽其夫也。及兩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執手泣別而訣。（池北偶談二十四）

又曰、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愿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終。（池北偶談二十五）

又曰、桐城諸生姚東郎、有子三保。生九歲、忽病。三日不食、惟飲水念佛。俄變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與道侶某同居。吾有三十金、彼請貸之、不許。遂中夜劫金及度牒而逃。又殺吾以滅口。吾投君家爲君弟、字嵩少。彼亦投君家爲女。今嫁溧陽潘氏者是也。彼六七歲時、吾不忍殺。吾年十八、陽祿終矣。故再投君家爲君之子。彼今適嫁。吾不能報。又須轉世報之。君前世爲河南縣令。納彼賄、不之究。今來君家兩世、二十七年。衣食之費、與賄足相抵。吾往溧陽矣。東郎曰、寃尙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語畢而逝。乙卯六月事也。東郎往花山求見月律師懺悔。師爲禮水懺。且令以三十金供僧、懺能、而女孕墮胎矣。竟無恙。前一夕、女夢僧登堂而哭。身有火光。久之乃去。蓋師力云。（池北偶談二十六）

查愼行先生曰、李林甫之奸。竟得善終。乃於身後屢被天譴。元和中、惠州一娼震死。朱書其脇曰李林甫。宋紹興中、漢陽蔡氏女被雷震死。亦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明洪武間、吳山陸允誠家烹雞。背有李林甫三字。蓋已墮畜生道矣。（人海記下）

王漁洋先生曰、同年濟寧邵士梅、字嶧陽。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栖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宦罷後、獨宿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臾。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溧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予及同年傅侍御彤臣（名扆）、潘吏部陳伏（[illegible]）言之。（池北偶談二十四）

邦邱李公嵩陽。起家乙榜。視學江南。翕然有公明之目。自知宿世事。纔能言、便道其前生姓劉。居邑之東關。苦志誦讀。年逾壯。始爲諸生。一日、偶病。行藥城隅。舊交李某邀之同行。隨至其家。忽將劉推倒、以紅紗罩之。初覺悶極。須臾而出。已不能語矣。及長、尙能記憶。與明季彭城萬年少蹟頗相類。（聊齋志異）

袁子才先生曰、明季、曹能始先生登進士後、過栖霞嶺。山光水色。恍如前世所遊。慕宿旅店。聞隣家有婦。哭甚哀。問之。曰、爲其亡夫作三十周年耳。詢其死年月日。卽先生之生年月日也。遂入其家。歷舉某屋某物、毫髮不爽。其家環駭。共來審視。曹亦淒然涕下。曰、某書屋內有南向竹樹數十株。我尙有文稿未終篇者。未知猶存否。其家曰、自主人捐館後、恐夫人見書室而神傷。故至今猶關鎖也。曹命開之。則塵凝數寸。遺稿亂書、宛然具在。惟前妻已白髮盈頭、不可復認矣。曹以家財分半與之。俾終餘年。余按文苑英華白敏中撰滑州太守崔彥武事。崔記前生爲杜明福妻。騎馬直抵杜家。而明福老矣。乃說舊事。取所藏金釵于壁中。施宅爲寺。號明福寺。與此相類。（子不語三）

又曰、萬近蓬孝廉甚嚴。每秋七月、爲盂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爲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鬚、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奇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美、偶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詩無惡。原可仍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黨同伐異。又貪財。爲觀音所薄。不許卽歸原位。因自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

我。問先生在陰間樂乎。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頗放蕩。游行自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觀音收留。曰、我墜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近孫。幹我念穢迹金剛咒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齋先生何以不來。曰、我不及彼。彼已仍歸桂宮矣。語畢。上座大啖。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猶田允兄大有喫處。田允兄者。俗言鬼字也。（子不語三）

兪曲園先生曰、慈谿兪君、以生人而役於冥中。有活無常之名。兪亦能文之士。頗恥之。故隱其名焉。其往役也。偃臥若死者。但胸膈間微溫耳。或竟日而醒。或數日而醒。久而習之。亦不以爲異也。詢以冥中事。則祕不言。兪有友、素相狎。求與偕往觀冥中景象。兪不可。若求不已。兪曰。必欲偕往、宜擇靜室安臥、雖數日不興、戒家人毋動也。友如其教。兪引其魂偕游冥中。亦有城市。與人世無異。俄至一官署。兪有事當入。謂其友曰。子待我於此。勿他去。此間究與陽世有別。儻誤入迷途、我不能救也。友曰。諾。待久不出。意緒無聊。忽見數女子自署出。皆妖豔異常。其友心動。尾之行。入狹巷中。有小戶半啟。女子咸入。某不覺亦從之入。忽聞大聲如辟歷然。驚顧、則已身在豕苙、化爲小豬矣。兪自署出。不見其友。尋覓不得。倀倀而歸。往探其友。猶偃臥未醒。其家人皆咎兪。兪亦皇遽無策。而撫其胸猶溫。乃慰其家人曰、此人生機未絕。當再往求之。於是又赴冥中、一日餘而醒。曰、已得之矣。其魂在數百里外、某縣某村。業已轉世。非我親往、不能返也。乃至其地。探知一家有母豬新生小豬。即至豬圈視之。有一白尾小豬、見兪則狗然而鳴。問主人此豬直幾何。主人知有異。曰非銀十兩不可。如數與之。攜之而歸。至友臥室。用鐵椎擊豬斃之。而其友蘇矣。然自此智識稍鈍於昔。或由曾墮入豬胎故也。兪君自言每入冥、則城隍神授以草鞋二屨。一著草鞋、則行走如飛。隨心所之、無有隔閡。雖城垣可越而過、如門闌耳。其屨一而紅、一而黑。以紅者向人扇之。必竟體發熱。以黑者向人扇之。則寒顫矣。（右台仙館筆記五）

又曰、有鄒某者、浙西老儒也。妻死已久。遺二子一女。二子未娶。女則已嫁矣。老儒以課徒爲生。家徒壁立。衣食不充。忽一日有一少年至。裘馬甚都。揖老儒而問曰。君其鄒某歟。今年若干歲、有女一人子二人乎。老儒怪問、君何知我。少年曰。吾前生乃君妻也。死後又生山西某姓家。某姓固鉅富。吾擁貲數百萬。念君寒餓、恆思周濟。以父母在、未敢遠遊。今父母以天年終。故來相訪耳。乃歷敘前生事。亦一一有據。相偕入室。手自檢點平生故物、欷歔欲絕。已而二子至。皆能呼其小名。謂其夫曰。吾攜萬金至此。二子可各

與四千。以一千與女。而以一千爲君娛老。無事更作村學究矣。女聞其事自夫家歸。見是少年男子。羞澀不前。少年呼其乳名曰阿巧、不識我歟。執其手而泣。居數日。請老儒偕至前生埋骨處。蓬顆敝冢、在荒榛蔓草中。又欷歔久之。買地改葬。且爲老儒營生壙焉。流連數月、乃始辭去。老儒命長男送之歸。自此往來、亦如親串云。（右台仙館筆記八）

薛福成先生曰、吾錫汪寫園先生（士侃）。以進士爲四川縣令。其本管知府牛姓、與先生鄉榜同年。乃嘉慶甲子科某省亞元也。太守右手係人手。左手係馬蹄。能自記三生之事、歷歷不昧。嘗告先生曰。余前生一將官。因征苗、殺戮太多。冥司罰令轉生爲馬。余既生在櫪間。回顧本身、儼然馬也。因悲鳴躍踶。不食而死。冥司以其罰不稱罪也。仍令爲馬。不敢復求死。既壯。而爲某將官乘馬。某將暴戾性成。往往裸刃交施。受盡百般痛楚。一日、與敵戰而敗。追兵已逼。余負某將疾奔。忽臨一山澗。寬約丈餘。對面銳石側立如鋒。余念躍過則身死而吾主或可救。不躍、主必爲追兵所殺。乃一躍而過。余腹絓於銳石、腸裂而死。某將竟以身免。冥司以余終於所事。許轉人身。且爲文官。秩至四品。方余之初爲馬也。鬼卒以馬皮著余身。及余復爲人也。鬼卒又將馬皮剝去。而余已兩世爲馬。皮肉粘合無間。乃以刀劃之。痛徹心骨。劃至蹄尖、尤不勝其痛。余因縮去左蹄。鬼卒竟未之覺也。孰意轉爲人身、而馬蹄猶未去乎。蓋太守所自述者如此。太守又告寫園先生曰。吾官終於此。且不久在人世矣。死期在某月某日。已而果然。（庸盦筆記）

又曰、欽差大臣某公、於咸豐同治年間督師勦賊。其初頗號能軍。既而聲望頓減。獲罪遣戍。旋釋回。仍出督師、功過頗不相掩。繼而過多功寡。屢起屢蹶。凡三握大臣關防。終爲嚴旨逮下刑部獄。遂賜死。其獲戾之故、在忌才好勝、恃氣陵人。晚年、耽於酒色。兼好財貨。營中衆貪詐無恥之徒爲委員。每日暮。駐營各員四出搜羅婦女以進。明日拔營。復委棄之。所汙不可數計。至於納賊妾、通賊妻、見於彈章者、復纍纍也。同治甲子。余遊大梁。則聞人言、某公已轉生矣。蓋爲知光州直隸州某君之女也。某君在光州署中、一夕夢人以某公名刺投入。因素所熟識也。倉猝冠帶。將出迎之。見金甲神縛送某公自天而下。倏忽入其妾之房中。一驚而醒。內室遣人來報、妾生女矣。某君入內。其妾告以所夢、與某君相同。某公生前面有青記。而此女亦有之。觀其神氣。宛然某公也。是說也。余無以審其虛實。或出於世人之附會。固未可知。然以某公生平淫泆、陰間罰令轉生爲女。或亦理之固然。且其爲我言之者、從前實在某公營中當差者也。（庸盦筆記）

陳其元先生曰、世傳明成祖靖難、殺戮忠臣甚慘、故再世爲莊烈帝。建文諸臣爲流寇

報怨。卒亡其國。此說荒誕不足信。然史閣部爲文信國後身。高宗聖諭、亦曾及之。桐城張封翁、少時嘗夢命中神自稱晉之王敦、欲托生其家。封翁以亂臣也、拒之。敦曰不然。當晉室喪敗之際、我故應運而生、作逆臣。今天下清明、我亦當應運而生、作良臣矣。翁寤後果生一子。然未幾而夭。後數年、又夢敦來托生。封翁責之曰。汝果姦賊。復來欺我、今不用汝矣。敦曰、我歷相江南諸家福澤、無逾于君者。是以仍來。今不復去矣。遂生文端公英。故小字敦復、相聖祖、爲名臣。子文和公廷玉、歷相雍正乾隆兩朝。孫曾皆膺仕。福澤洵冠于江南、第不解以敦之凶逆、而再世乃膺福報、爲良相。文信國之忠節、再世雖仍爲宰相、而復丁陽九、作忠臣。報施之理、固如是哉。又觀明焦弱侯太史所著濟甯州濟川坊記、內載秣陵司空郎張瑜治運河時、一夕、緋衣絳幘者稱宋都魁某見夢曰、公堤過吾宮。今不爲區處、柳闌將爲行路。奈何。公寤、亟索堤旁志石。丹書炳然。用是改築堤而封其故塋。爲文以祭。匝歲前、緋衣絳幘者復見夢曰、願爲公後以報。詰朝而仲子生。是爲濟時。已而登第。繼瑜爲河臣。弱侯太史以明距宋七百餘年、感應如一日爲奇。詎知後來之史與張。尤奇之奇者也。

紀文達曰、輪迴之說、鑿然有之。恆蘭臺之叔父。生數歲、即自言前身爲城西萬壽寺僧。從未一至其地。取筆粗畫其殿廊門徑。莊嚴陳設。花樹行列。往驗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眞輪迴也。朱子所謂輪迴雖有、乃是生氣未盡、偶然與生氣湊合者、亦實有之。余崔莊佃戶商龍之子甫死、即生於鄰家。未彌月、能言。元旦、父母偶出。獨此兒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門、云賀新歲。兒識其語音、遽應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門未鎖。請入室小憩可也。聞者駭笑。然不久夭逝。朱子所云、殆指此類矣。天下之理無窮。天下之事亦無窮。未可據其所見、執一端論之。

又曰、袁愚谷制府、（諱守侗、長山人、官至直隸總督、諡清慤）少與余同硯席。又爲姻家。自言三四歲時、尚了了記前生。五六歲時、即恍惚不甚記。今則但記是一歲貢生家。去長山不遠。姓名籍貫、家世事跡、全忘之矣。余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無異。七八歲後、漸昏闇。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十六七後以至今。則一兩年或一見。如電光石火、彈指即過。蓋嗜欲日增、則神明日減耳。

又曰、宋蒙泉言孫峨山先生、嘗臥病高郵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適。俄有人導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問。隨去至一家、門徑甚潔。漸入內室。見少婦方坐蓐。欲退避。其人背後拊一掌。已昏然無知。久而漸醒。則形已縮小。繃置錦襁中。知爲轉生。已無可

奈何。欲有言。則覺寒氣自顖門入。輒噤不能出。環視室中、几榻器玩、及對聯書畫、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墮地。復昏然無知。醒則仍臥舟中。家人云。氣絕已三日。以四肢柔軟、心膈尚溫、不敢斂耳。先生急取片紙、疏所見聞。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門中。告以勿過撻婢。乃徐爲家人備言。是日疾即愈。徑往是家。見婢媼皆如舊識。主人老無子。相對悵歎稱異而已。近夢通政鑑溪亦有是事。亦記其道路門戶。訪之、果是日生兒即死。頃在直廬聞閣學時泉言其狀甚悉。大抵與峨山先生所言相類。惟峨山先生記往不記返。鑑溪則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家、入室時見夫人與女共坐、爲小異耳。案輪迴之說、儒者所闢。而實則往往有之。前因後果、理自不誣。惟二公皆入輪迴。旋歸本體。無故現此泡影、則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闕所疑可矣。

又曰、謂鬼無輪迴、則自古至今、鬼日日增、將大地不能容。謂鬼有輪迴。則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當世間無一鬼。販夫田婦、往往轉生。似無不輪迴者。荒阡廢冢、往往見鬼。又似有不輪迴者。表兄安天石、嘗臥疾。魂至冥府、以此問司籍之吏。吏曰、有輪迴、有不輪迴。輪迴者三途、有福受報、有罪受報、有恩有怨者受報。不輪迴者、亦三途。聖賢仙佛、不入輪迴。無間地獄不得輪迴。無罪無福之人、聽其游行于墟墓。餘氣未盡則存。餘氣漸消則滅。如露珠水泡、倏有倏無。如閒花野草、自榮自落。如是者無可輪迴。或有無依魂魄、附人感孕、謂之偷生。高行緇黃、轉世借形、謂之奪舍。是皆偶然變現、不在輪迴常理之中。至於神靈下降、輔佐明時。魔怪群生、縱橫殺劫、是又氣數所成、不以輪迴論矣。天石固不信輪迴者。病痊以後、嘗舉以告人曰。據其所言、乃鑿然成理。

俞鴻漸先生曰、貴州人孫翹江、乙未進士。癸卯、選知河間府肅寧縣。嘉平二十日接印。送竈日出拜客。比歸、語言恍惚。且時時作覓死狀。入夜、忽作鬼語。始知前生姓彭、湖南人。亦爲是縣令。有女被人強姦、憤恨輕生。彭往檢驗。誤以爲和。此女沈冤莫雪。適彭轉世爲孫、復宰肅寧。遂來索命。孫之家人多方乞哀。不許。乃投牒城隍神。神以誤強爲和、事出無心。非受賄而故出人罪者比。又孫今世事親至孝。意頗憐之。乃拘孫之魂及女至、欲令孫廣延高僧超度、解釋前冤。女堅執不從。神乃婉諭女曰。查孫祿食當貴至觀察。今蠲削之。俾其以令官終、何如。女始首肯。乃釋孫歸。孫蘇、即謀改敎。而合署譁然。無肯爲之具呈者。孫意亦中變。入夜、女至。嗔其不遵神斷。祟益甚。孫乃自起具呈。約明日至府面求轉詳。是日癸卯除夕也。次日、疾馳至府。太守熊詳其以元旦至。命延之入。覽其呈。始知其爲鬼所困。因亦向空中再四爲緩頰。而女不允。不得已爲之通詳大憲。俾

改敎而去。閱孫改敎後、女憑孫體作札謝熊公。詞意淒婉。又聞河間尙有爲孫前世辨此案之老吏在。嗚呼。女之所重者節也。誤强爲和。汚其身、幷汚其心矣。宜其憤銜泉下、易世不忘也。然孫以孝于親故、卒受神憐。尙得于苜蓿盤中、優游終老。則一行之善、又何嘗不受其報也乎。（印雪軒隨筆四）

第三章　有地獄之確證

佛經所言各類地獄之種種慘苦、儒家亦黜其誕妄者。然以近世之事證之、地獄之有、往往可信。非爲足以勸善而故爲也。蓋誠有其事也。謂曰怪誕、實爲不可。玆列數則於左。

紀文達曰、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子田實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經死。其魂訟於地下。子田奄奄臥疾。魂亦爲追去考問。閱四五年。冥官庭鞫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斯。賈鈍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即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見其追話冥司事。子田對之、猶惵惵然也。

又曰、有富室子病危。絕而復蘇。謂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曾捐金活二命。又曾强奪某女也。今活命者、在冥司具保狀。而女之父、亦訴牒喧辯。尙未決。吾且歸也。越二日。又絕而復蘇。曰、吾不濟矣。冥吏謂奪女大惡。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謂活人之命、而復奪其女。詐抵可也。今所奪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報此人奪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業本重、未可全銷。莫若冥司不刑賞。聽來生恩自報恩、怨自報怨可也。語訖而絕。案歐羅巴書不取釋氏輪迴之說、而取其天堂地獄、亦謂善惡不相抵。然謂善惡不抵、是絕惡人爲善之路也。大抵善惡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謂冤家債主、須得本人是也。

俞曲園先生曰、臨平有沈姓者。患病數日。頗困頓。忽若有攝之者。隨至一官府。有主者檢籍曰。此人未合死。誤被攝取。仍當送還。乃命人導之出。見堂下罪囚無數。敲扑甚苦。有沈愷者亦在其內。其素所識也。裸而受刑。偏體糜爛。旁有人謂曰。明日且以鐵索穿兩鼻。沈見之、甚爲悲憫。俄而若夢覺者。遂蘇。使人覘沈愷。則病臥牀褥間。宛轉呼號。已歷數晝夜。求死不得。明日其妻方持藥至。忽鼻孔中噴出血二道。即時氣絕。沈愷爲人。桀戾恣睢。久爲鄉里患。及死。人咸快之。余謂冥吏誤攝。載籍常有。若此沈姓之誤攝。則似有意。蓋欲使之見沈愷在冥中受罪。轉告世人。以爲鑒戒耳。不然。則沈愷之死。雖有鼻中出血之異。安知其爲冥譴哉。（右台仙館筆記五）

又曰、光緒六年二月某日。湖州府祭賽神廟。有一樂工、於四鼓時至廟伺候。廟與東獄廟鄰。其地空曠。時官猶未至。夜甚淒清。樂工出廟閒步。見東獄廟中燈火輝煌。人聲嘈咋。竊窺之。見堂上坐者面目不甚可辨。階下跪二囚。一不相識。一則城中開珠寶店之某甲也。俄見獄卒。捽某甲投油鑊中。大駭。趨出。還顧則黑暗無覩矣。祭畢。歸以語人。人莫之信。不三日而樂工死。人始異焉。訪之珠寶店。則某甲已臥病。未幾、亦死。死之日。徧體糜爛。如火灼者。乃信樂工所見之不妄。然某甲平日亦無大惡。因溯其由。有知者曰、前年洞庭山。有某氏婦。私託傭媼以珠玉寶石之類、售於湖郡。媼至郡城。亦無熟識者。惟與開眼鏡店之某乙有舊。乙引之至甲所。議定價值洋錢一千有奇。媼先取奇數。餘則甲書券付之。媼還舟。甫出太湖口。遭風而覆。同舟死者大半。其地距城止十八里。甲聞之、即往視媼屍。已爲人撈至湖邊。甲發其衣。則券在焉。取以歸。私計此事。惟乙知之、乃以洋錢一百賂乙。使祕其事。乙從之。山中婦聞媼死。知所託之物無可究詰。縊而死。甲罹陰譴、其以此歟。一跪之囚。即乙無疑矣。或曰、婦聞媼死、而死非因甲與乙之乾沒其貲而死也。甲乙宜并無罪焉。然甲一聞太湖有覆舟者。即冀幸媼死。及往視果然。遂

搜取其券以歸。此其居心爲何如邪。婦雖不死於甲。而甲有可以死婦之道。乙之罪。或可薄乎云爾。甲則難從末減矣。（右台仙館筆記九）

又曰、高郵某君、曾爲蜀中一縣令。咸豐初、引疾歸。一夕、獨坐書室中。忽有人入室、請與偕往。問所之。曰、四川也。某君從之出門。有肩輿舁之行。其行如飛。俄頃即至江干。則已艤舟而待矣。登舟解維。轉瞬已至九江。又舍舟而陸。由江西湖北而至四川。計其爲地已數千里。而其爲時則食頃也。既入城。至一公廨。導之坐西廂。有舊時長官某臬使某太守在焉。皆顏色愁慘。問之。不答。俄傳王者出御殿。即召之入。問某獄爾知之乎。曰、知之。蓋此獄臬使與太守得賄寃殺數人。某君力爭不得。其引疾歸。即以此也。乃具言本末。王者曰、爾耿介可嘉。命仍送之回。又聞傳臬使與太守入。詰責甚厲。回顧此二人者、皆縮小如嬰兒。須臾有檻車載二人出。某君亦出。遇一友、故與同官蜀中者。友云、我即將之官。不及與故人敘契闊。奈何。問君居何官。曰、我揚州府城隍。指檻車中人曰、某某之獄即使我治之。我不得久留。然我與君亦非久別。明年七月某日、君爲某處城隍。我兩人仍爲同官也。言已別去。某君遵循路回家。則死已逾日。至是復蘇。以其事告人。自云不久人世矣。人猶未之信。至明歲。及期、果無疾而卒。（右台仙館筆記十一）

陳其元先生曰、金陵嵩止泉孝廉澤、學問深醇。品行尤方正。考取國子監學正、不赴補而歸。其子某、官山陽縣教諭。台縣有水災。教諭帮辦賑務。侵蝕銀得四百兩寄家。止泉疑之。詒書詰所從來。教諭以友人資助對。未幾、其僕忽見數差人洶洶入門。迹之、不見。而教諭陡暈絕。半日而蘇。始知以侵賑事爲餓死者所控。城隍頗庇之。故得生。越數日。僕復見前差人于大門外。教諭又暈絕。似死非死、數日不蘇。教諭之子極孝。于神前哀禱。燒一指以致誠。家人不知也。一日、教諭忽起坐。衆皆驚異。則搖手曰、未也。前日控案、城隍斷後、諸餓者不服、再控于冥王。王訊之、確謂侵蝕賑銀。當付油鑊。欲解衣就烹。忽復呼上、諭以爾子在陽世爲爾燒指。孝心感格。免爾鼎烹之罪。然不能不死。暫令回生。布告大衆、以賑務之銀不可侵蝕如此。言畢卽死。衆索其子手視之。則一指已燒去過半矣。于是人共憫嵩子之孝、而恨教諭之貪也。此事金陵人多知之。而止泉亦歷述之不諱。夫凶年饑歲、小民轉徙溝壑、呼天望救。幸得賑濟、眞是生死肉骨。司其事者、宜如何盡心以慰民望。乃從而侵蝕之。此其心與豺狼何異。卽不陰被鬼責。亦必上膺大譴、觀于教諭之事、能不凜然。

又曰、先大夫官福建時、有李某者、江蘇常州人也。以巡檢需次充督糧巡捕官。其人有幹才。白皙戩鬚眉。甚口。總督阿公林保深愛之。會有相士自都中來。曾識阿公于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外、而令李某于同官處爲之推轂。未兩月、獲千金。相士深感之。將別去、李餞之。謂曰、君此行得多金、緊誰之力。相士謝曰、公之賜也。曰、僕有一事奉煩可乎。曰、何不可之有。曰、君將行、總督必問君歷觀省中各官員何人最貴。君第曰無逾于李巡捕者、則拜德多矣。相士許諾。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觀巡撫以下、狀貌應富貴固多、然無逾于李某。將來功名不下于公。遂別去。阿公自是待之加厚。李亦深自暱。一日、召入署、謂之曰、我欲拔擢汝、而汝之官太卑。今方開捐例。我資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後、我再爲設法。李從之。捐通判入都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卽奉旨發往福建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爲總督所屬意者。其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雷、頓改故態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遷去。漸行、密摺保薦。得旨以知府記名。旋署泉州府知府。時先大夫攝洒洲場鹽大使。正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正。本舊識也。一則飛上枝頭變鳳凰矣。然相待亦尚欵洽。越日、省中有候補通判謙山俞君益者、以公事至。與先大夫亦舊識。遂同寓一店中。店固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云亦須延先大夫。次日、聞升炮聲、以爲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則云太守出

門遇鬼。回署不復出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臥內曰、正欲迎君。來甚善。當以後事相托。俞詢其故。曰、前日方出門、忽見數人攔輿掣我。我呼隸執之。不見。乃知爲鬼。入夜卽病。夢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欵。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欵。因敞衾示俞兩股。皆作青黑色。遂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一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遽取火燒之。歎曰、所承卽此案也。俞不忍留。再三安慰而出。出與先大夫言之。共相歎詫。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及先大夫一見。卽執手流涕曰、死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極酷。最後竟炮烙我。我不任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牀下尙有三千金、奉懇持作扶柩及歸孥之用。他無所囑。因歎曰、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于求進、機械變詐、造成惡業、致夭天年。君等不信、數日後當有簡放泉州府之部文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切勸諸君居易俟命、以我爲前車之鑒也可。言訖、遂瞑。李本魁梧潔白。比殮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如梓炭。知炮烙之加、定非虛語。死之三日、部文到省、奉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爲福州巨姓。世業鹺。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鹺綱、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慷慨喜結納。各官多與之交好。一日、衙參將散之際、聞有人言其死者。先大夫遂與同官數人往探其喪。甫入門。寂若無事。姑入坐。而虎山儼然出。衆愕然。虎山笑曰、諸公以某爲死耶。衆不能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因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見一吏持票拘之。遂隨之行。至邑城隍廟。始悟非人間。見一吏、似相識而忘其姓名。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頃。神升座。隸引之入。神謂曰、有一事須君對質。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斃。尙憶之否。言未旣。則鹽販跪階下呼寃索命、我對曰、彼時某在鹽公所。鹽快緝一私販至。某是送到縣。事實有之。然非無囑令杖斃之事。夫鹽快緝私販、例也。公所是送私販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不當問此時之某。神曰、固知君無罪。但冥間之律、必須兩造相質無異詞、乃能完案。前因君壽數未盡、故遲之到今。今君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回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已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一則友人托孤于某。已撫養長大。須爲之畢姻。一、某薄有資產。人欠某債者、券盈匣。然其中有能償者、有不能償者。惟某知之。若不爲別白、將來子孫一概索之、則貧窮者受苦矣。願乞二日期、了此二事。神鑒我心。准予給假。飭吏送還。至夜半而蘇。今日遣人追友人子來、爲之完婚。并檢券之不能償者、召而還之。二事已了。明日復死矣。衆問君死後當何如。曰、我已問之吏矣。爲人若

無罪業、則生為何等人、死即何等鬼。與陽世無異。曰、若不轉生乎。曰、我亦閻之吏矣。今世為何等人、則來世亦為何等人。若作善、則來世勝于今世矣。若作不善、則來世遜于今世矣。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理絲毫不爽。敬告諸公、其各勉之。握手鄭重而別。次日果卒。先大夫嘗謂少年氣盛、每持阮瞻論、不信鬼神報應之事。及目擊李蔭二君死時狀。乃知陰陽確有此理。從此歷典州縣、守分安命、不敢妄為一事、妄起一念。臨上質旁、在在若帝天昭格矣。此二事、余幼時隨侍衙齋、熟聞庭訓。既以自警。亦俯舉以戒人。

第四章　犯殺業之實證

佛家戒殺茹素。謂十惡中首重殺業。攷吾國古時亦不常常殺生而食肉。觀戴記無故不殺之文。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則知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以求備物。食者甚甘。死者甚苦。縱云敬客。亦當稍存愛物之心也。錄犯殺業之實證若干條如左。而戒殺之善報、亦偶附焉。

蕅益大師曰、泉州徐氏女。名悌姐。嫁後生數子。產中多食雞。所殺鷄頗衆。後仍於產時得病。見羣雞索命而死。（見聞錄）

又曰、泉州有賴姓者。家巨富。喜害生命。家中開一小池。以鐵網羅其上。下養鰍鱔魚鱉之類。用供不時飲食。後得病將死。諸子羅列牀前。賴忽不見。徧索不得。乃見在小池鐵網中。則已死矣。（見聞錄）

紀文達曰、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縷數。後古叟目雙瞽。古媼臨歿時、肌膚潰裂、痛苦萬狀。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呼號月餘。乃終。侍姬之母沈媼、親睹其事。殺業至重。牛有功於稼穡。殺之業尤重。冥祥記載晉庾紹之事。已有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之語。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志載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惟避不食牛人。酉陽雜俎、亦載之。今不食牛人、遇疫實不傳染。小說固非盡無據也。

又曰、汪閬學曉園、嘗有一老僧過屠市、泫然流涕。或訝之。曰、其說長矣。吾能記兩世事。吾初世為屠人。年三十餘死。魂為數人執縛去。冥官責以殺業至重、押赴轉輪受惡報。覺恍惚迷離、如醉如夢。惟憫熱不可忍。忽似清涼。則已在豕欄矣。斷乳後、見食不潔。心知其穢。然饑火燔燒。五臟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後漸通豬語。時與同類相問訊。能記前身者頗多。特不能與人言耳。大抵皆自知當屠割。其時作呻吟聲者、愁也。目睫往往有淚痕者、自悲也。軀幹癡重。夏極苦熱。惟汨沒泥水中少可。然不常得。毛疎而勁。冬極苦寒。視犬羊快毳厚氄。有如仙獸。遇捕執時。自知不免、姑跳踉奔避、冀緩須臾。追得後、蹴踏頭項。拗捩蹄肘。繩物四足。深至骨。痛若刀劇。或載以舟車、則重疊相壓。肋如欲折。百脈涌塞。腹如欲裂。或貫以竿而扛之。更痛甚三木矣。至屠市。提擲於地。心脾皆震動欲碎。或即日死。或縛至數日。彌難忍受。時見刀俎在左、湯鑊在右。不知著我身時、作何痛楚。輒簌簌戰栗不止。又時自顧己身。念將來不知磔裂分散、作誰家杯中羹、悽慘欲絕。比受戮時。屠人一牽拽。即惶怖昏瞀。四體皆軟。覺心如左右震盪。魂如自頂飛出。又復落下。見刀光晃耀。不敢正視、惟瞑目以待刲剔。屠人先刺刃於喉。搖撼撥攪。瀉血盆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惟有長號。血盡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聲。漸恍惚迷離。如醉如夢。如初轉生時。良久稍醒。自視已為人形矣。冥官以夙生尚有善業、仍許為人。是為今身。頃見此豬、哀其荼毒。因念昔受此荼毒時。又惜此持刀人、將來亦必受此荼毒。三念交縈。故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屠人聞之、遽擲刀於地、竟改業為賣菜傭。

又曰、閩中某夫人、喜食貓。得貓、則先貯石灰於罌。投貓於內、而沃以沸湯。貓為灰氣所蝕。毛盡脫落。不煩撏治。血盡歸於臟腑。肉白瑩如玉。云味勝雞雛十倍也。日日張網設機。所捕殺無算。後夫人病危。呦呦作貓聲。越十餘日乃死。盧觀察撝吉、嘗與鄰居。撝吉子蔭文、余壻也。嘗為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貓犬之類、拗折其足、捩之向後。觀其孑孑跳號以為戲。所殺亦多。後生子女、皆足踵反向前。又余家奴子王發善鳥銃。所擊無不中。日恒殺鳥數十。惟一子、名濟甯州。其往濟甯州時所生也。年已十一二。忽偏體生瘡。如火烙痕。每一瘡內、有一鐵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藥不痊。竟以絕嗣。殺業至重。信夫。余嘗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齋、如奉律令。而居恒則不能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啖果、即為功德乎。正以茹蔬啖果、即不殺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觀音齋期。某日某日準提齋期。是日持齋、佛大歡喜。非是日也、烹宰溢乎庖、肥甘羅乎俎、屠割慘酷、佛不問也。天下有是事理乎。且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固萬萬無斷肉理。然自賓祭以外、特殺亦萬萬不宜。以一臠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爨之故、遽戕數十命、或數百命。以衆生無限怖苦、無限慘毒、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無乃稍左乎。東坡先生向持此論。竊以為酌中之道。願與修善果者一質之。

王漁洋先生曰、六月大雷震電。右安門萬壽宮側。雷擊一人。震死者三人。皆屠戶耳。（居易錄二十一）

又曰、明相國對揚賀公、（逢聖）崇禎中、枚卜詣京師。舟至九江之鱘魚嘴、風浪大作、公具袍笏拜禱、舟上人忽見空中有緋衣神人執一黑鬼投水中、風遽息。公設祭大王廟、以答神庥。自是香火益盛。日宰羊豕無算。十三年、蘄王欲興復溈仰道場、延三昧律師入楚。過九江。夢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與師友賀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師不昧正因、今爲大師。賀以福緣、爲宰相。唯某一念之差、爲血食之神。昨因鱘魚嘴樹妖欲覆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緣此宰殺日繁、將來必墮無間地獄。師明日過此、必至廟中爲我授記。更布其事於四方、使來禱祀者、戒宰殺。幸甚。師如其言。自是鱘魚嘴行旅坦然矣。此與冷齋夜話所記衡亭湖神託安息國王子建洪州大安寺事相類。（池北偶談二十四）

又曰、丁丑冬十月。右安門外、有回回買一牛。將入城屠宰。牛過裕親王園。遂猝身逸入。回回逐之。牛初奔騰。繼以跪伏哀鳴。百方不起。觀者殆數百人。皆歎異。忽一市猾從旁揶揄曰、汝何愚甚。牛既難致。何如取刀礪來、就此屠之。不易易耶。回回如其言。牛遂立死。市猾歸。是夜覺徧身骨痛。明旦視之。生疔毒數百。痛不可忍。見一牛在前索命。呼號宛轉。三日竟死。張杞園（貞）說。（居易錄二十九）

梁恭辰先生曰、丹徒安港江面。有老黿。聚族以居。生息蕃衍。沿江漁者。嘗捕黿得大如盆、以獻富室趙某。趙甘之。厚予之值。漁者益百計捕黿。得即獻趙。恒獲重利以歸。如是以爲常。越歲餘。趙忽夢至東嶽廟。與一人對簿。銳頭而肥軀。自稱江中老黿。訴趙以口腹之欲。殺其子孫不少。嶽帝問趙。趙具服漁者獻黿狀。帝因責趙曰、老黿窟宅于此有年。素不爲行旅害。彼漁者何知。爾素封之家。不知放生惜福。乃反縱其饕餮。多殺生靈。陰律不能爲爾貸。趙哀求改過。且發願如蒙釋回。當戒殺放生。凡牛犬及不常見之物。永禁不食。以贖前愆。陳乞再三。乃命簿予杖責以洩老黿之忿。杖訖。復諭之曰、一念之善、鬼神福之。爾果能戒殺放生。永禁牛犬。自有善報。若仍恣肆如前。不爾宥也。因命鬼役導之出。及醒。兩股青紫。腫痛數日。杖而能起。不自隱諱。述以戒人。遂舉黿鼉鼈。及牛馬騾犬之類。合家戒食。又不惜金銀買物放生。數歲之後。家資益富。財雄一鄉。（勸戒七錄二）

兪曲園先生曰、漢口鎮民陳某。啟肆買乾肉。有黃犬入其肆覓食。陳適割肉。隨手以刀斫之。中要害立死。曳而棄之溝。數年後陳見一老翁坐其門外。疑來買肉。問所需。翁曰、吾非買肉。來尋汝耳。問尋我何爲。曰、汝棄我溝中三年矣。今幸得出。能忘汝乎。言已即不見。陳問肆中之人。則皆未見有此翁。但見一狗向陳嘷嘷耳。陳遽入內。俄身熱頭痛。昏不知人。忽大言曰、我江甯城外黃土城人。姓周。因生前有罪。死後罰爲狗。爲汝所殺、棄我溝中。困不得出。今因人浚溝。我乃得出。訴於冥王。王謂汝誤殺我、例不抵償。我再三陳說冤苦。冥王惻然。命二役與我偕來。不索汝命。但須將此事廣爲傳播、俾人知物命不可任意戕害。則以我一命、保全多命。我可銷除宿孽。再得人身。汝非惟免罪。且可得福。妻子惶懼。請俟陳病愈、從其所言。陳病旋愈。有人從漢口來。親聞陳說如此也。（右台仙館筆記十四）

又曰、武林徐氏爲浙西望族。其故第在姚園寺巷。亂後雖燬於兵火。而門楣及廳事無恙。聖祖御書凛存堂額、及潛德鎮俗額、高宗御書清慎可風額、至今猶存。余門下士花農庶常琪、乃文穆公來孫也。稍加葺治而居之。余每過其家、輒興故家喬木之思。偶閱定遠方蓮舫太守蕉餘偶筆、載其家文敬公軼事云。文敬之封翁、居錢唐江邊。每于午潮退、將沿岸數十里水族、親捕入江。自少至壯無閒。一夜、潮極大。巡江武官見火光一團、迅入徐氏。叩門以告。適文敬公生。因以潮名。及觀平江李次青廉訪國朝先正事畧、則云錢唐徐文敬公、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潮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救之。得免。覩舟者爲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潮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云。此二說、未知誰得其實。花農距文敬已六世。恐亦未必能詳究。花農之生也。其先德若洲先生、夢一道士化爲鶴而生。故小字鶴根。意花農亦生有自來者與。（右台仙館筆記十六）

又曰、樂平汪宗伯守和、幼時讀書家塾。私與僮豎鬬蟋蟀、角勝負。宗伯公所畜者、巨喙而黑質。每鬬必勝。公寶愛之。夜閉之籠中而置諸庭、使吸清露。及旦取視。則死矣。兩股斷焉。懊恨殊甚。跡其所在。得一股於石罅。蓋蟻曳之、將入於穴。始知爲蟻所殺也。公怒、思有以報之。乃至市廛買爆竹、剝取其火藥、以羶物引蟻出穴、布火藥於地而火之。蓋蟻數千、同時而斃。爲之撫掌稱快。既而悔焉曰、噫。亦太甚矣。遂不復畜蟋蟀。及嘉慶庚午歲、公以少詹事授奉天府丞兼學政。與盛京將軍薩公善。一日。有布衣客詣將軍轅門求見。薩公見之。長揖就坐。古貌儼然。自言以生人爲冥吏。數至冥中決獄。今爲汪學使一案而來。此案懸四十餘年、蟻家屢訟不休。今宜了結。以汪固端人。且其先世積累頗厚。自當右之。知公與汪善。明日請往省視。如汪有疾。屬其家人勿相驚擾。亦勿投藥餌。但謹守之。三日自愈也。薩公異其言。明日。親詣汪所。則汪得暴疾死。一署惶然。薩公如客言使靜守以待其蘇。公果病三日而愈。自言得病之時、昏然不知人事。覺有人導之入一公廨。堂上有長官、服古衣冠、南面坐。面黧黑、無髭。左右侍者甚衆。長官問公曰、

有多人訟爾。知之否。公告不知。長官命吏檢簿籍示之。備載幼年殺蛾事。公謝曰、事誠有之。今悔無及。長官命傳諸訟者。則焦頭爛額者無慮數千人。環呼索命。長官婉言諭之曰、蛾與蟋蟀皆蟲也。爾等不合嘬食其所畜蟋蟀。童子無知。苟圖洩憤。罔識輕重。遂成此獄。今既已降其科名、減其祿算、使其一生常有美中不足之處。亦足以示罰矣。衆譁然曰、我輩止傷蟋蟀一命。彼戕我族類萬餘。豈此薄罰所能了耶。言已、大噪。其勢洶洶。殆將用武。長官大怒曰、汪某已膺冥罰。足以蔽辜。爾等么麼微物。貪饕腥羶。污生人之廚竈。使死者之葬隧。罪不勝誅。若再讀譁。當科罪如律。衆始懼而退。長官謂公曰、此案已結。宜益爲善以贖前愆。公乃蘇、明日即往謝將軍。甫入。而前日之客出。過於門。不交一言。薩公迎慰之曰、昨日對簿甚勞。公驚問何以知之。以客言告。公亦縷述前事。且曰頃所過之客、即冥中決獄者也。對之猶慄慄。若非祖德所庇、恐無生還之望矣。乃悟客非常人也。公以乾隆壬子年舉於鄉。闈中初擬中第二名。後抑置十八名。及嘉慶丙辰歲廷對後。讀卷者以前十本進呈。公宜然居首。仁廟更定爲一甲第二名。其後官至尚書。以資格將晉協揆。竟不果。道光十六年薨於位。宣廟悼惜。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故事尚書歿於官、得予諡。詞臣以請。會畿輔旱。宵旰憂勤。此奏久留中。卒不得諡。殆即所謂降科名、減祿算、美中不足者歟。公以一代名臣、以戕害蛾、致罹冥譴。物命至重。可不慎歟。（右台仙館筆記八）

金捧閭先生曰、余內表姪陳泰和。弱冠遊庠。甲寅科赴金陵應試。抱恙寓中。方悶甚。忽夢見公差兩人。持票示之。云不准入場。詢其故。曰、是有冤業。則見兩猫三鼠。偕蝦蟆八枚。跳躍作索命狀。陳曰、我誦心經超度之、何如。差曰、我等陽湖縣城隍衙門。須稟本官、再行奉復。但須多付盤費耳。醒來、汗出如雨。亟焚冥鏹付去役。先是、余內表兄陳省齋。泰和胞叔也。以華容令告病在籍。家中桂花盛開。一婢偶戲其下。忽發狂曰、咱胡三爺。何物婢子、敢犯咱。遂自批其頰。而卷髮爲鬚。神情語音。頓類山左男子。少頃、又操姑蘇人語音。自云楊姓。幼習歌。客死山左。爲胡三爺所役。伊欲誘此女。不從。命予守此。問胡何往。云、在天子門生宅相待。遂唱崑腔。頗合拍。天子門生宅者、玉梅橋北吳氏之世居。婢固未知。婢本村野。但操土音。不能歌也。陳百端祈禱。皆不依。或曰、盍誦心經超度之。乃首肯。舉家雜誦。婢瞋目大罵曰、某所誦無用。是纔食肉粉糰者。問之而信。誦至千徧。楊願去。藏他人衣裡。行至新坊橋下。焚冥鏹送之。婢霍然。至是故復以誦心經請也。越兩日。差役復入夢曰、本官詣文昌帝君處集議。帝君方盛怒。曰、士習之壞。深可痛心。即

如懷挾一案。冀撥科名。罔惜品行。若不重懲。何所底止。言已、本官以此案請示。帝君怒曰、陳某本今科解元。何暴戾若此。脫膺民社。豈不荼毒生靈。擯諸場外。未足蔽辜。俾得入場。殊太寬縱。本官再四祈求。與以自新之路。久之方允。今有文書一道。請閱之。陳醒、僅記首尾。曰、天地好生。何殊卵胎濕化。聖賢樂善。豈容暴戾恣睢。許誦心經五萬卷。超鄉冤命十三條。余聞其事而面詢之。陳曰然。幼時爲假官。命奴婢掠猫如審犯人狀。連斃兩猫。實出意外。夢中事皆有之。不圖幼時無心之過。而冥冥中鑒察之嚴。報應之速如是也。（守一齋筆記）

周安士先生曰、人間地獄之苦。皆謂渺茫。不知世人烹蟹。即是沸湯大獄景像。人時習而不覺耳。當其薪燄一揚。鍋中發熱。此時羣蟹。恐怖驚惶。周身煩悶。俄而更熱。則繞釜循行。各各欲出。俄而大熱。則互爲妨礙。神識昏迷。爾時浮在水上。大痛難忍。沈在水下。大痛難忍。相軋不動。大痛難忍。未幾鍋中沸水。繞身而注。注目則如熱釘烙眼。注背則如沸鐵澆身。如是受苦無量。而後命就蒸。周身發赤。噫、衆生不過爲瞬息甘旨。造此無邊業障。假令諸佛菩薩、以天眼觀之。則此人與蟹、自無量劫來。什爲父母兄弟六親。特以改頭換面。不復相識。以故更相造業。更相殺害。乃至更相報怨。靡有底止也。普勸欲發慈悲。先行強恕。彼此借觀。貪化爲慈矣、（萬善先資集二）

程善之先生曰、天下手段之狠。自達官貴人。下至俳優皂隸。爲術多矣。而心之狠未極也。心之狠自兵以外、莫如庖丁。余嘗見一庖丁。奏刀之際、貓犬有伺於旁者。輒惡而斫之。流血滂沱。意若無覩。而搏擊禽獸。對子屠母。對雌屠雄。以示得意。尤慣爲之。是以對於主人。狙詐毒螫。常出他僕之上。噫、此亦殺也。殺人與殺物、曾何以異。故其爲毒於心者亦同。即此可悟物我一體之理。是故居今日而言太平。必自先斷肉食始。（慵因筆記）

第五章　犯盜業之實證

佛家以殺盜淫爲三毒。謂犯之者必墮地獄。輕者亦受冥罰。錄犯盜業之實證若干條如左。

蓮池大師曰、楚中有一生員。心迹正直。値冥府缺第七殿。上帝命暫主之。每隔數日。則入冥理事。但正坐簡閱文簿。不勞簽判。而隨彼前人行業。罪福異趣。毎見有自上刀山劍樹者。輒使左右救之。愈救愈上。竟莫能挽也。一日閱簿。見其妻有一罪。欵云盜鄰雞

一隻。連毛重一斤十二兩。遂折而識之。回陽詰問其妾。妾尙抵讕。彼述冥間所見質之乃首曰、鄰雞食所曬物。失手誤打令死。慴鄰婦詬詈。故倘藏未發耳。因取出秤之。斤兩不爽。相對驚異。遂以死雞并價償謝鄰人。未幾復入冥。偷視前簿。折痕如故。而罪款已無影迹矣。（見聞錄）

王漁洋先生曰、康熙三十八年。靑州議修葺府學。靑屬十四州縣分任之。而總司於府。學訓某某、多侵漁木石。久不訖工。一日忽得狂疾。搏顙大呼子路擊之。跪拜祈哀。號呼宛轉。數日竟死。（居易錄三十二）

又曰、四川遂州民某。兄弟二人。甚友愛。弟未授室而他出。其兄賣身得十二金。爲弟聘婦。弟歸娶、知兄賣身事。乃相持而泣。遣其婦往母家。取原聘金、爲兄贖身。湖南流民二人某某。知其事。尾之、中途擊婦死而攫其金。忽迅雷大震。擊二人立斃。其尸羅跪于婦家之門。手中持十二金。頃之、婦復甦。歸至其家。則二人者、已先跪門外矣。婦語其故。兄弟鄰里及州人、來觀者如堵。莫不歎異。以爲孝友强暴之報施、不爽如此。（香祖筆記七）

袁子才先生曰、陽湖令潘本智之太翁川夫、開線莊。忽失銀千金。仁和令李公學禮親爲踏勘。於灰中查出六百金。李公以爲諸夥計之弊。欲押帶赴縣。太翁云。此輩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爲此。帶我家奴僕研訊可也。衆夥計云。非主人仁厚、我輩皆當受刑。雖然、我輩亦當赴元帥廟明明心。衆始到廟門。內中一人忽閉目大叫、莫打莫打、我說我說。你可將甕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廟。諸人見此光景。同搜其家。四百金宛然在甕、其兄遂頭頂四百金送廟中。李令取其親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夥、帶縣發落。未幾。其人已投水死矣。（子不語中）

紀文達曰、恒王府長史東鄂洛。（按八旗氏族譜當爲董鄂然自書爲東鄂案牘相沿亦書爲東鄂公羊傳所謂名從主人也）謫居瑪納斯。烏魯木齊之支屬也。一日詣烏魯木齊。因避暑夜行。息馬樹下。遇一人半跪、問起居。云是戍卒劉靑。與語良久。上馬欲行。靑曰、有瑣事、乞公寄一語。印房官奴喜兒、欠靑錢三百。靑今貧甚。宜見還也。次日見喜兒。告以靑語。喜兒駭汗如雨。面色如死灰。怪詰其故。始知靑久病死。初死時。陳竹山閔其勤愼。以三百錢、付喜兒、市酒脯楮錢奠之。喜兒以靑無親屬。遂盡乾沒。事無知者。不虞鬼之見索也。竹山素不信因果。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誣。此語當非依託也。吾以爲人生作惡、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處、卽可爲所欲爲耳。今乃知無鬼之論、竟不足恃。然則負隱慝者、其可慮也夫。

樂恭辰先生曰、姚伯昂先生云、門人湯海秋侍御鵬之夫人唐氏。以產難歿。是日適有

搭差回湖南。湯作家書。時迫。草草數行。致其外舅。不及敍病之顚末。其外舅鄉居。去城遠。得書痛女甚悲。而不得病原。是夕設乩問焉。少頃乩動。則女至。言海秋前生爲四川綿竹令。渠爲幕友。賓主極相得。借用主人銀。將及萬。今世應轉男子身。以主人之銀未還。而情未答也。特現女子身以報。今緣盡當死。不可留也。病之原委。敍之特詳。此道光甲午年事也。世謂人世妻子有還賬者。有索賬者。余因憶前有妹。五歲症危。呻吟甚哀。數日夜不絕聲。張太夫人。詢其何不早去。乃大言曰、尙負八千文。未曾償淸。我卽去耶。先贈光祿公。遣余告之曰。必以此錢爲之棺殮。再加千文爲焚楮鏹。是宜速去。何茹苦乃爾。余告之。是夕卽死。然則還賬索賬之說。不爽也。

又曰、河南彰德營參將。忘其名。得奇疾。醫不知爲何病。日惟自語詬詈。若索債者。其屬穆守備齊賢。有口才。往解之。病者大呼曰。我前世爲四川總督。某爲總兵。負我萬金不償。物色之。數十年。今始跡得之。某負心實甚。不能解也。必索其命。穆曰。參戎負償不償。無怪大人之怒。但隔世事。今參戎一貧至此。焉能償。卽索其命去。於大人有何利焉。不如令其備冥鏹如數。焚以爲償。可乎。病者許諾。乃購冥鏹焚之。病者曰。銀色太差。平亦太短。不能抵也。穆乃集貲購金銀箔。屬衆摺爲錠。焚之。病者曰。此次銀色大好。惟尙短平若干。穆請再補。病者曰。不必。君此番亦辛苦。短者卽以酬勞。道謝而去。參戎病亦愈。然則冥鏹其可抵眞銀乎。（勸戒三錄二）

又曰、茂亭言。渠鄉富人。精於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而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卽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而某家生一豬。甚肥腯。將宰而貨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譴爲豬。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豬白質而黑章者。卽我也。乞君勿殺。而告我家往贖之。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殺豬。屠至。驗其豬之毛色。果信。遂不肯殺。某觸前事。忿且喜。卽牽豬呼其名而詬之。豬人立而啼。某大驚仆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價贖之歸。（勸戒九錄二）

錢梅溪先生曰、常州某學究者。以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婦忽死。家無他人。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卽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某在斯。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死。余每見人家有將祖父之業。嫖賭喫著、不數年而蕩然者。豈亦討債鬼耶。（履園叢話）

俞曲園先生曰、楚人有娶新婦者、甫導引入房、將行合巹之禮。新婦忽發狂。號呼讙呶。踉蹌奔觸。舉家皇皇。莫知爲計。不得已、迓其父至。新婦見之、則厲聲曰、汝來邪。父察之。蓋其兄之聲也。先是其父有兄早死。以二子爲託。父乾沒其貲而虐遇兄子。斃其一人。至是。其兄之鬼附新婦之體、歷數其罪。父俯首不能出一語。夫氏之人、乃責之曰。此女旣歸我家。則我家人也。豈復與爾家事。且此女在室時、爾何不附之而言。今乃牿亂人家嘉禮。無乃不可歟。鬼曰。此女在室。我附之而言。誰其聞之。今兩家族姻咸在。是非曲直、必有公論。我故不辭搪突、一抒憤懣。幸諸長老哀憐、爲我善處之。衆謂其父曰。汝誠無狀。今尙何言。乃使悉反其所侵蝕。且召其兄子來。推擇族中一長者俾鞠育之。以待其成立。鬼又附新婦叩首致謝。遂去。後亦無他。然其父自此不齒於鄉里矣。（右台仙館筆記十六）

蒙陰有傭人侯守邦。曾受齊古沖雇錢而逋工。一日侯旣死。齊忽夢侯來云。完宿逋。奔入馬廄。且日生一駒。齊訝曰。豈以逋一日傭。遂墮此報邪。歲餘麥秋。偶駕此駒轉石治場。未終日而死。家人甚恐。古沖笑曰。彼故止逋我一日耳。趣埋之。（矩齋雜記）

慕亭家話曰、方大者、家貧習宰殺。父沒已數載。母子相依。一日五鼓。母夢驚醒。呼子云、我夢今日有人喚宰猪。汝可用利刀剸之。勿俾其受苦也。宰畢卽歸。切勿飮其熱血酒。此猪乃前世欠其銀十兩。今來還債。求速死故耳。天將曉。果有表弟某、約宰猪。大懷利刀往。水槳俱備。操刀一剸而卽行。姑母留飮血酒。大不可。姑母表弟强拉之。大曰。奉母命、不可飮其血。姑問故。大曰。母夢此猪。昔欠姑債銀十兩。今來還。求速死。母哀其苦。故以此命。余不敢違。姑曰。異哉、斯夢也。回憶數十年前、曾借銀十兩者、乃爾父也。爾姑丈在世時。已說明郎舅至親、不用償還。今乃何故如此以消宿債。早若言此。當不加宰。姑侄相抱大慟。謂爾回詳詭爾母。恐心上偶思爾父、形之夢寐耳。大歸。泣向母述前說。母泣曰、誠哉、有是言也。我夜夢時、爾父囑我勿先言。恐不加宰。雖妹丈有不必還之說。奈券紙未焚。今現封酒罈之上。故只求速死。了此一段孽障耳。母子復相抱大慟。大心悔懼。復往姑家。果於罈上。得父親押紙券。一慟幾絕。吁、此等因果。太平廣記、感應篇、諸集多載之。但信者少、而疑者多。不意近時竟有此實事。且出自方氏親族之口。故錄之自儆、並以儆我世人。寧可信其有。不可疑其無也。

第六章　犯淫業之實證

佛家戒淫最嚴。儒家亦以桑間濮上之事爲大惡。蓋因亂人倫、斷慧命、使彼合族蒙羞、莫甚乎淫也。而況有殺身敗家之事寓於牀笫之間哉。錄犯淫業之實證若干條如左。

庶幾悟紅粉髑髏。知所戒懼。而不以才子風流自豪歟。

紀文達曰、益都有書生。才氣飈發、頗爲儕上。一日晚涼散步。與村女目成。密遣僕婦通詞。約某夕虛掩後門相待。生潛蹤匿影。方閣中捫壁竊行。突火光一掣。朗若月明。見一厲鬼當戶立。狼狽奔回。幾失魂魄。次日至塾。塾師忽端坐大言曰、吾辛苦積得小陰騭。當有一孫登第。何踰牆鑽穴、自敗成功。幸我變形阻之。未至削籍。然亦殿兩舉矣。爾受人脩脯。教人子弟。何無約束至此耶。自批其頰十餘。昏然仆地。方灌治間。宅內僕婦亦自批其頰曰。爾我家三世奴。豈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當勸戒。不從、則當告主人。乃獻媚希賞。幾誤其終身。豈非負心耶。後再不悛。且褫爾魄。語訖亦昏仆。並久之乃蘇。門人李南澗、曾親見之。蓋祖父之積累、如是其難。子孫之敗壞、如是其易也。祖父之於子孫、如是其死尙不忘也。人可不深長思乎。然南澗言此生終身不第。顑頷以終。殆流蕩不返、其祖亦無如何歟。抑或附形於塾師、附形於僕婦、而不附形於其孫、亦不附形於其子、猶有溺愛者存。故終不知懲歟。

又曰、里婦新寡。狂且賂鄰媼挑之。夜入其闥。闔扉將寢。忽燈光綠黯。縮小如豆。俄爆然一聲、紅焰四射。則如二尺許大鏡。中現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並噭然仆榻下。家人驚視。其事遂敗。或疑蕩婦失節者衆。何以此鬼獨有靈。余謂鬼有强弱。人有盛衰。此本强鬼。又値二人之衰。故能爲厲耳。其他茹恨黃泉、宛轉數世者、不知凡幾。非竟神隨形滅也。或又疑妖物所憑、作此變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興。因人而興。亦幽魂怨毒之氣、陰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嬰之室、何未聞黎邱之鬼哉。

袁子才先生曰、下津橋石某開米舖。家素豐。忽病。女鬼憑之。作杭州聲口。云石某前生與女鬼比鄰。開當舖。女鬼之父作客在外。家有月臺。男女彼此眷戀。一日、正在月臺上私語。女鬼之叔自外來。被其撞見。男竄逸去。女被叔父羞侮。慚愧自縊。男受驚而回。又聞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轉生石家爲男。女鬼尋覓三十餘年、始知在蘇州。是以尋覓而至。石家哀求。情願當祖宗供養於書房。石某果愈。未幾一女痘亡。有老嫗見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駡鬼。停其祭禮。鬼大作祟。乃復求饒而祭之如初。鬼仍平靜。半年後。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從此去矣。快備酒席車船。家人問故。曰、監生娘娘來領我。投胎在揚州張姓家第三子是我也。託人訪之。果然。（子不語中）

方溶頤先生曰、山左臧生、諸城右族也。少倜儻。年十五、新舉茂才。應秋試。闈中夜見垂髫女含笑掩入。撫其背。生知爲鬼。張皇撐拒。硯覆卷上。女忽不見。遂以污卷被黜。自念

幼無失德。非疑爲夙冤、不敢告父。詭以病對。次科將赴試。禱於家廟、然後行。入場文思泉湧。揮筆而成。脫稿甚早。漏甫三下。又見前女自號門冉冉來。復有一女尾其後。容服端整、有大家風。竊以兩鬼同至、爲厲必甚。急匿卷於袋中。危坐以待。女至、覓卷不得。遂現形披髮吐舌。正惶遽間。後女亦至。大叱曰、婢子不得無禮。主人偶失檢。汝自輕生。何與郎君事。今科郎君應中第幾名。天榜已定。汝何能爲。俟郎君得意。爲汝資冥福可耳。不速去。神且殛汝。前女俯首沈思。掩泣而去。乃謂生曰。冤鬼已去。無恐也。生拜問姓氏。曰、我王氏、爾母也。爾幼不省。歸問爾父自知。此鬼乃爾家婢。爾父醉中偶調之。爲祖母所撻。疑其蕩淫。薄責之。慙而投繯。故來阻爾功名以洩忿。我雖不得享祀。然常依戚氏廟、見爾默禱。故來解釋。祈語爾父。能奉我主入祠、即所以報也。榜發果然。名次不爽。乃爲父詳述。父喟然曰。我之過也。初其父聘於王氏。未婚而夭。齊俗尚嫁殤。媒氏曾以爲請。以其非禮。却之。至是復延媒氏通問。王氏奉女主入廟。并遷其冢與祖塋。爲日後合葬計。大修齋奠。並附薦亡婢。禮成之夕。其父夢王女來謝。婢亦隨侍。道冥中已爲女服役云。丁小仙爲戚親小、言之甚詳。此亦龍溪告予者。予謂王女多情、能爲子解冤。其入家廟也固宜。不得謂嫁殤非禮也。（夢園叢說）

梁恭辰先生曰、李坤華。江蘇寶山縣人。父母早亡。入贅朱氏。於嘉慶己卯年。三月十三日。見一鬼排闥而入、霎時尋滅。至五月十九日。坤獨睡時。忽出閙閙。取刀望空亂斫。家人急去其刀。問其故。坤言見一鬼。自稱吾徐州府沛縣人。姓陸。名殿臣。爾前生與吾鄰居。姓江。名元之。邑庠生。曾私吾妻。事泄。妻投水死。吾畏爾時勢熾。不敢鳴官。但索辨費。爾竟鬬之不理、抱恨回家。抑鬱隕命。即欲圖報。緣爾生前事親甄孝。敬惜字紙。募建文昌宮、及同仁堂、積善會、廣積陰功。樂行善事。其時未便下手。今祿籍已削。轉生此地。特來報冤云云。須臾悶絕倒地。作鬼聲曰。爾傷吾二命。怎肯干休也。或詰之曰。此事幾何載矣。答曰。六十五年。坤岳父永祺拜叩。許送冥鏹一萬。四時享祀。鬼殊不允。又焚香禱於竈神。坤至天明方醒、言冤鬼明日要投生去矣。今夜必須報仇。永祺即於是日虔誠祭享。焚化冥資。至戌刻。坤又昏倒。言曰。萬惡淫爲首。爾壞吾名節。傷吾兩命。怎肯干休。言畢。作閻殿狀。既而又曰。竈君傳喚。速去速去。又作竈君示鬼聲曰。查李坤華前生曾作善事。轉世應中進士。早登祿籍。官至侍郎。緣因伊姦致死一案。上帝已減其壽算。削其祿籍。並罰江氏子孫。七世貧賤。曾經定案。今李氏惟此一子。不應絕嗣。爾不得仍此滋擾。言訖。又作鬼聲曰。吾不遠千里。跋涉至此。過一百七十三處衙門。處處進見。費盡

千辛萬苦。一計不遂。今奉竈君神令回籍。冤不能報。但報冤有三。當世報者。來世報者。直至七世方休。今茲不報、又待來世矣。忽當胸一擊。大哭數聲而寂。逾片刻。坤遂醒。令索筆硯。或問何用。答曰。竈君有勸善文。命某代書之。遂將訓文倒誦兩徧。隨誦隨錄。與衆觀之。（勸戒九錄五）

俞曲園先生曰、傅次山中丞爲常德守時。有記室之友郭君。湘潭諸生也。頗有詞藻。人亦長厚。賓主極相得。居數月、忽謂中丞之族子曰。吾將去矣。太守失禮於我。我亦失禮於太守。豈可久居此哉。族子力白其不然。且曰。君固長者。勿爲浮言所惑。翌日。又謂族子曰。今眞不可留矣。太守治我獄不少寬。我行將斫我頭。奈何。族子駭其語。聞於中丞、疑其有心疾。使醫治之。醫曰。六脈皆亂。是不可爲。亟送之反。中丞乃親往視疾。先窺於牖。則見其人在室中若與人搏鬬。又若與人揖讓。狀甚倉荒。乃入而問曰、先生之疾有歸志乎。曰無恙也。問有歸志乎。曰否否。其應對猶不失常度。中丞憫然不能測。姑爲具舟。有周君者。中丞所聘爲其子師者也。與郭所居相近。中夜、郭忽突入周室。跪其牀下。周驚起問故。郭則泣曰。已矣。太守執法必斫我頭。此前生事。死固非枉。然我有老母在。君居賓師之位。能爲我言於太守。求一綫生路乎。周力挽不起。乃紿之曰。質明必言於太守。君且去。推之出。闔其戶。郭竟跪于戶外。達旦。及明日。舟已具。而雨甚、不能成行。郭危坐枕上不動。人往視之。曰、我今日死矣。食之不食。強之食、乃盡飯二大盌。夕食亦然。食已復坐枕上。問何故坐此。曰待死耳。是夜中丞使健僕四人守之。四人者皆坐旁室中。丙夜忽聞郭室拗闔有聲。走視。則失郭所在矣。其庭中故有門。出門即一大園。花木陰森。山石養突。且有大池二。衆人入園。見有人隱約在前。僉曰是矣。尾之則入於廁。疑其奔廁也。入廁無所見。始悟所見爲鬼。乃大索園中。杳無蹤跡。有行夜者曰。園東北隅有一土垣。垣下有一井。其地人所罕至。無乃在此乎。如言求之。果得其二履於井邊。又一袴在井幹之上。使人鉤撈井中、而得其屍。徧體青紫。有若足蹋者。有若手搯者。厥狀甚慘。檢視其几席間。則前日醫所處方猶在。方中有女貞子。郭書其旁曰。女本貞也。而使之不貞。其罪可勝誅乎。其所親某君見之。歎曰、此其前生之孽也。因言郭於二十歲前。得病且死。病中自述之語甚怪。且有一詩。彼時不死者。殆郭氏祖父尚有餘澤。故稽緩數年。待其有子也。郭之子尚在孩提。未能成立。且學使者賞其文藝。將以充咸豐辛酉拔貢生。而冤業牽纏。竟死非命。亦可傷矣。觀其書藥方數語。知其前生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右台仙館筆記十四）

劉楷亭先生曰、金壇李花彩、本姓曹、順治甲午舉人、戊戌入會場、夜半、見一女鬼直入坐號、欲撲滅其燭、併裂其卷、李以兩手按卷、未被損壞、鬼號哭而去、鄰號皆聞、少頃又來、直呼其名、言汝污我名節、復害我性命、中舉人已屬不當、還想進士耶、李自此不復入場、就補教職、陞嘉祥縣、未任而卒、此婦未嫁時、李誘與私通、及李娶妻、此婦亦適人、李仍往窺伺、爲其夫家所覺、婦自縊死、可見曖昧虧心之行、迴避終有報也、（片刻餘閒集）

洞庭陳生者、家甚貧、與妻及弟徙涂泗、其地商賈輻集、陳爲人柔佞善貿易、不數年、累千金、忽染疾、伏枕數日、躍起罵妻與弟曰、我三人前生俱爲丐、共姦一婦、而殺其夫、手刃之者即我也、今冤將償、拘訊期迫、我先行、汝二人亦不免矣、言畢、自拔其髮并鬚髭俱盡、復取刀割舌、又以兩指將眼珠剔出、少頃氣絕、予家西席周生、與陳鄰、目覩其事、今不知其妻弟若何、當續訪之、（[illegible]）

紀文達曰、裘超然編修、言楊勤慤公年幼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子、時乘隙狎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與目成、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裹癡骨、公拱手對曰、鑽穴踰牆、實所不解、別覓不癡者何如、女子忽瞋目直視曰、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乎、且待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何、又足見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樹立如此也、

程普之先生曰、有萬大令許目擊一感應事、記之如下、揚州大橋鎮某某、府廩貢生也、少時佻狂、其鄰有孀婦、污之、已而有孕、爲家人所覺、婦窘、使人致意於某、得十元相濟、可避地爲墮胎計也、某靳之不許、且匿不見、婦計窮、投繯死、死之夕、某方酣眠、夢婦來毆己、甚楚、醒猶悸、使人覘其家、以死告、某懼甚、自是每一交睫、婦輒至、至則痛毆之、如是乃至奔走異地、皆不能脫、或教以投呂純陽壇下爲侍者、執掃除焚香之役、鬼不至數日、時衆人扶乩於壇、以叩乩、乩判曰、汝事未解、久之、將不能終庇、懼、乞哀、純陽曰、自古冤對、無倖免者、無已、其虔心誦金剛經百萬遍、或可度也、如言誦經、既夕、鬼至、乃厲於往者、又以叩純陽、純陽曰、此鬼冤憤固結、不願受超度故也、汝忍受之、毆愈痛、報愈疾、冤易解矣、且夢中耳、何難爲、某如言、閱旬餘、不堪其困、止不誦經、毆少止、又叩純陽、純陽曰、汝夢且不任受、吾無如何矣、（[illegible]）

第七章　餘論

前六章已證明有鬼有三世輪迴有地獄等及犯殺盜淫之種種果報、然欲粗知鬼神之情狀、則頭緒繁多、未能該括也、茲摘錄該神鬼之信而可證者若干條、以補前章所未備、故輯餘論、

紀文達曰、惠叔言、有疫死還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襤褸荷校、相見悲喜、不覺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貴、竟不能帶至此耶、其人愕然曰、富貴皆可帶至此、但人不肯帶耳、生前有功德者、至此何嘗不富貴耶、寄語世人、早作帶來計可也、李南澗曰、善哉斯言、勝於謂富貴皆空也、

方士淦先生曰、紀文達未誕降時、家寓仙人、歷年已久、倏辭謝將去、問曰、兵部尚書至矣、村中有大火毬、光焰燭天、每夜恆相趁逐、恐被災也、精於目力者、細審之、見嬰孩棲其中、蹤跡異常、一日火毬至公家、遂息、未幾公生、（蔗餘偶筆）

徐菁受先生曰、予從母弟丁生仲武、磊落自喜、自能見鬼、云、鬼逢風狂、則影滅不見、無風則形散不聚、惟借小雨斜風、則頓長如人、但面如死灰色耳、見慣亦畧無畏懼、又云、離人一尺、輒惝惝往來、如人神氣完定、乃不敢相逼、其𤸷病者、往往爲所戲弄、嘗閱北夢瑣言、載閬州人何奎、號何見鬼、近貴成神之、能爲人治疾、預知死期、又遂寧有馮見鬼、無名字、知人吉凶、有官人林泳、頗侮之、馮曰、是曾殺一女爲祟、我能言其姓名、林大惝慌、丁生亦云、有冤鬼慘慘、常隨人後、但祿壽未盡、亦不能報復之、若預知死期、則不能也、又李德裕明皇十七事、有師夜光者、善視鬼、（[illegible]）

饒梅溪先生曰、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跡、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衆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嘗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各詢其視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二神、長丈餘、燕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魈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溺、一鬼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瑔、亦淨眼、嘗游戲見闈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竊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又曰、吳蘭谿名（[illegible]）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胖漢頭陷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爲粉碎、一鬼拍手大笑、頃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蘭谿親自言之、（[illegible]）

袁子才先生曰、揚州羅兩峯、自言能見鬼、每日午後、則滿路皆鬼、富貴家尤多、大概比人短數尺、面目不甚可辨、但見黑氣數段、旁行斜立、啁啁絮語、聞氣嗅人旺處則聚而居、

如逐水草者然。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胥殊有理。鬼逢墻壁窗板皆直穿而過。不覺有碍。與人兩不相關。亦全無所妨。一見而目。則是報冤作祟者矣。貧苦寥落之家、鬼往來者甚少。以其氣衰地寒。鬼亦不能甘此冷淡故也。諺云、窮得鬼不上門、信矣。（子不語三）

又曰、河南巡撫胡公寶瑔。眼碧色。自幼能見鬼物。九歲猶不言。尚記前生事。能言後、不復記矣。自言人間街衢堂屋在在有鬼。惟朝廷午門內無之。菜市口刑人處、鬼尤叢集。遇人氣盛。避之而行。衰弱則摩肩而過。或有所揶揄者、其人必病。午前猶不甚出。午後、道路紛紛然。其舉止皆卑瑣齷齪。無昂偉正大者。公一生不肯入廟。神佛見之、往往起立。胥述所經歷者。尊莫尊于東嶽大帝。鹵簿繁盛。奇莫奇于金將軍。遍體金色。毛孔閃閃生萬道金光。醜莫醜于狹面神。身長三尺、面長四尺。闊止五六寸。令人對之欲嘔。他如如來仙子關公將侯、皆未之見也。幼時過土地祠旁塑牛頭鬼。公蹴其角。鬼隨歸家。以角抵公臥牀、嘵嘵不已。隨患瘧。牛壓其胸。太夫人祭之、方去。人問胡公官貴、何神佛見之尚起立、而牛頭賤鬼乃敢揶揄之耶。余答之曰、惟是神是佛、正直聰明、故知其爲貴人正人而敬之。牛則無知也。何敬之有。

又曰、寶瑔公撫河南時。朔日行香。未至廟。忽低頭持扇遮面。司道迎接打恭。岸然不答。公素謙。一旦改常。司道大疑。越一日、乘間問曰。公某日行香。如有意拒絕我等者。得毋有所開罪乎。公曰非也。前日見廟前有大蓬神兩位、被河神鎖繫。求我說情。我若允許。則彼原有罪。如不允。則天蓬神顏援不濟。故作爲不見而過之耳。（子不語四）

又曰、兩峯云。鬼避人如人之避煙。以其氣可厭而避之。並不知其爲人而避之也。然往往被急走之人橫衝而過。則散爲數段。須閒喫一熱茶時、方能完全一鬼。其光景似頗喫力。（子不語三）

又曰、謝鵬飛以仁和庠生爲陰司判官。晝如平人。夜則赴冥司勾當公事。朋友多託查壽數。不肯。人疑其慳洩天機。曰、非也。陽間有司衙門、惟犯罪涉訟者纔有文籍可查。否則百姓林林總總。誰有工夫爲造保甲冊。官府聽其自來自去耳。陰司亦然。君輩不涉訟。不犯冥拘。氣數來則生。氣數盡則死。我實無冊可查。問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陽九百六、陰陽小刼。應死者、如府縣考試、有點名簿。恰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冊。若有來歷之人、便不在小刼數中來去。猶之陽間有官階者不考童生也。問疫外尚有大刼數乎。曰、水火刀兵是大刼數。此則貴顯者難逃矣。問冥司神孰尊。曰既曰冥司神。何尊之有。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如人間州縣俗吏。風塵奔走甚勞苦。賢者不屑爲。昔白石仙人終朝煮白石。不肯上天。人問故。曰、玉宇清嚴。符籙麻起。仙官司事者甚勞苦。故願逍遙於山巔水涯、永爲散仙。亦此意也。（子不語二）

狄平子先生曰、楊君鳳生名子玉、素能見鬼。據云。凡鬼與人相距。總在一丈以外。少亦五六尺即行避去。蓋不能相近也。有時遇冒失人。鬼不及避。至相撞。鬼即立時變爲青面獠牙。披髮努目。種種怪相。鬼非有意以嚇人。實出於不得已。（平等閣筆記）

又曰、伍秩庸先生誠篤君子也。向不妄言。素亦不信鬼神之事。其使英時。聞有報館主筆某君者。與其已死之婦。每日談話一點鐘。日日行之。已經一年有餘。乃特往訪之。因邀之偕往。則頗似中國關亡之狀。鬼附於一女子身而相與語。至其召之之法。則又似中國扶乩之術。謂須往空中尋覓云云。伍請其召華人來。據云。歐洲之地、華人之鬼極少。甚不易覓。久之乃云。已覓得李文忠。但文忠所居之界。頗相隔。不能遽下而與世人語。後至美國。則以研究此學鳴者有數十處之多。伍所往觀者。計已有十餘處。但各各不同。有聞鬼聲者。有與鬼語者。有鬼現形者。有鬼能出現與人跳舞者。伍曾贈鬼以花。鬼去時挾花以俱去。又有可以握手者。且手亦煖而不冷。又有某博士能爲鬼攝影者。

曾爲伍攝三影。伍後則皆鬼影矣。其鬼之大小不以遠近分。參差相錯。其鬼影中。伍識一人。即英國駐美總領事。死已半年者。（平等閣筆記）

又曰、丁酉春間。譚壯飛君過滬。言及長沙某照相店。一日爲一二人攝照。忽人側多現一影。其影較人短而怪。蓋鬼影偶不及避。爲鏡光所攝得也。當時同人均研究其理由。壯飛謂既能攝一鬼之影。則凡鬼必皆可攝。日後必有人能製鏡專爲攝鬼之用者。其時人頗疑其言。不意僅隔十年。此言竟驗。今壯飛已宿草。惜不復見吾之草此記也。（平等閣筆記）

又曰、楊仁山先生言、其先德爲旌德教諭時。有門生某君者。贅婺北。不信有鬼神之說。其鄉俗例。凡新婚後。壻返岳家者必留之宿。俟親族適宴飲後乃歸。某君往岳家時。見有一房頗修潔而無人居。却另洒掃別室爲館甥之地。詰其故。則此屋爲其兒媳居。媳以瑣事憤投環。嗣後凡入此室者。鬼輒出現。某必欲設榻於內。以窮其狀。掩門不寐以俟之。三更後。果一好女子出。立鏡台前。綰理鬟鬢。某乃呼云。余入此室者。即欲見舅嫂耳。舅嫂既死。何事仍淹留此室。鬼曰、余非樂淹留於此。實以枉死之鬼。無計自拔耳。某曰、然則世人亦無法以援爾乎。曰倘延有道行之僧侶。爲我念經懺者。我即能往生。不再留此間矣。某君曰、果爾。當爲爾翁姑言之。我可任其責。事在必成也。鬼曰、如是。則今

日君來。大有益於我。感恩不盡矣。某君曰、不必感恩。但吾向聞縊鬼變相時。其形頗可怖。却甚以未得一見爲恨。今舅嫂端好如常人。能否變相一相示乎。鬼曰、凡枉死之鬼。非迥萬不得已之時。決不肯變相以駭人。蓋變相之時。其痛苦實甚。非經三五日之久。不能回復原狀。君亦何必以此苦余乎。某曰、余既任超度舅嫂往生矣。此區區之微苦。亦不肯稍爲忍受乎。鬼曰、君必欲之。余何敢辭。但變相時。人心全失。亦不能識人。君須將帳門緊握。萬勿使余撲及。否則兩俱不利也。某諾之。剎那間。已變爲極可怖之狀。滿房亂撲。若惝恍無主者。撲帳門者計三次。不得入。乃劃然長嘯一聲。出門而去。次日乃請於其家。延僧爲之念經懺。自此以後。鬼不復現。想得超拔之力。已往生矣。（平等閣筆記）

俞曲園先生曰、鬱山某甲。家貧、無以爲生。乃交結吏胥把持詞訟。貲產日以饒裕。而作惡彌甚。中年後、淫虐幾無人理。忽一日暴卒。未幾復蘇。自言冥司謂罪已盈貫。必置於法。但恐人間不信爲惡之報。故暫令回生一年。使人觀我受種種僇辱以警世人。見有鬼役數十。挾持我。不能自主也。言訖卽趨出。跪於通衢大呼曰、我作惡人也。諸君看我苦否。我曾作某縣。今當批頰。乃自側面以受刑。輔頰紅腫。口中流血。又曰、我曾爲某事。今當笞臀。卽褫衣而受笞。附近之人。止聞其呼號。而一二里外。則敲扑之聲、清脆可聽。受一刑畢。輒曰、苦苦。諸君見否。如是者每日皆然。周歷城廂。偏身血肉糜爛。滿一年。竟斃於路。（右台仙館筆記十）

又曰、胡某、蘇州人。役於冥中。其赴役也。每不自知。或行於通衢、忽然倒地。甚或自樓梯跌下、頭面破壞。甚以爲苦。哀於冥中主者、願預示期日。主者曰、他人皆不願。而汝如是。是有夙緣也。宜自懺悔乃可。甲自矢從此永不殺生。嗣後遂預知期日。先就牀榻安臥。昏沈若死。或一二日始甦。其入冥爲何事。則不與人言。惟言冥中城郭市廛與人間無異。然陰晦無天日。途中之人肩相摩也。而從無交一言者。又言冥中境域有數等。其所治事之處。最下一層也。由最下一層望次上一層之人、猶外邑之人視省會中人也。望再上一層之人、猶京師中人也。若更上、則不可得見矣。最下一層者、可以暫至次上一層。而不能至再上一層。其再上一層之人、則可至最下一層。但至者少耳。所言若此。與巫師之言可相印證矣。（右台仙館筆記四）

狄平子先生曰、自近世破除迷信宗教之說盛行。學者初無確見。而羣相附和。試平心以思。使此世界無有前此諸聖人諸教主者。則今日人類之程度何若。可決其不能如此矣。夫東南西北。心理相同。其立說雖若有相異之處。亦因時因地以制宜。而變易其方法耳。古昔歐洲風俗重肉身。耶教則曰末日受判。其報應仍屬本身。震旦風俗重子孫。孔教則曰積善之家有餘慶。不善之家有餘殃。其報應在於後嗣。印度風俗重靈魂。佛教則曰六道有輪迴。其報應在於來世。立言雖異。其憫人濟衆。拯釋度物之苦心則同也。然則宗教亦何罪於人類。而必破除之哉。佛曰、衆生無盡。我願亦無盡。此意可深長思也。（平等閣筆記）

又曰、日本有千代鶴子者。有千里眼之術。報紙已喧傳矣。近比利時有名魯恩登者。一煤礦夫也。素不識字。現年六十六歲。忽得千里眼。能視人所不能視。信仰者已有十六萬人。幾如一派之宗教。能爲人治種種之疾病。遠近之人。求治者極多。頗著靈效。每夜催眠兩小時。卽起遊于閬中。視四方甚爲明瞭。凡眼所矚之處。如有電光隨之云。（平等閣筆記）

又曰、去年在秣陵時。楊仁山老居士爲余談。曾親見有天眼通者二人。其一爲魏叔甫、江陰人也。與居士爲禪友。以部郎居于京師。習禪定近念年。一日者。忽得天眼通。初能視牆外諸物。再則數十里外事。如在目前。魏頗驚喜。知得天眼通矣。隨且幷能聞其聲、天耳通亦隨之而現。漸則數千里外事物。亦能見能聞矣。漸則日後未發現之事物。亦能見能聞矣。其時洪秀全尙未起事。魏已得見廣西相戰。及由鄂而皖而蘇。所有人民被殺戮之慘狀。歷歷在目。乃大驚恐。遂發狂。見人則哀哭。謂大亂至矣。衆生可憫。爲之奈何。人皆目以爲瘋。居士時在京師。親眼見之。及事定後。又于揚州得見數次。疾終不愈。居士謂余曰、此所謂悲魔者是也。凡習禪定者。至得力時。天眼通偶爾發現。應反觀見性。不應爲色塵所轉。當知此通者。吾所固有。不必驚以爲奇異也。其一則山東巡撫奏報入京。謂得一奇童。目能遠視無礙。時爲恭王當國。命將此童送京。軍機等親爲試驗。問以牆外物。皆能言之歷歷。時正與法國開戰。乃對準方向。令小兒視之。小兒云、見一山。已爲藍衣兵所奪。青布包頭兵敗走矣。並聞砲聲甚巨云。蓋此兒兼有天耳通者。軍機等大驚。以後日日命觀之。一日云、此山已爲青布包頭兵奪回矣。此卽劉永福收復諒山時矣。奏報至時。計其時日。一一吻合。其時有疑爲妖者。乃設計。謂以使人持刀。于無意中。作欲殺狀以驚之。倘陡變相者。必爲妖矣。如計行之。與常人無異。乃遣之還。後不知所終。（平等閣筆記）

案閱以上二則、可知佛經中所載六通中之天眼通、確有其事。天眼通既有。則其餘五通、亦非誕說。學者可以類推而信其有矣。

俞曲園先生曰、大庾戴可亭相國、罷相家居。喜與門下諸客講修煉之術。蕭山湯文端

公未第時。館其家。亦預焉。一夕相國招諸客坐暗室中。不設鐙燭。皆閉目靜坐。坐至夜分。相國頭上忽發大光明。其大如槃、其明如鏡。視其中隱隱若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餘諸客各有光。而小僅如豆。且搖曳不定。次日相國語諸客曰。吾儕根柢厚薄。功候淺深。俱見於此。相國年至九十六而終。許信臣前輩視學江西。猶及見之。時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見人輒笑。終日無戚容。信臣前輩曰。此老視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物。無一不可容者。其所養眞不可及也。（右台仙館筆記）

蓮池大師曰、海昌村民某。有老嫗死。附家人言及平生事。及冥府報應甚悉。家人環而問之。某在衆中忽攝心念佛。嫗謂曰。汝常如此。何患不成佛道。問何故。曰、汝心念阿彌陀佛故。問何以知之。曰、見汝身有光明故。村民不識一字。暫爾順念。便使鬼敬。況久修者乎。是故念佛功德。不可思議。（竹窗隨筆）

案閱以上二則、可知道力淺者其光小。道力深者其光大。世俗所畫之佛菩薩像、自頭上至頸、作一大圓圈、以爲項有圓光之像、其事皆眞實可據矣。

彭甘亭先生曰、尙書云、絕地天通。論語云、敬鬼神而遠之。質旁臨上。只在寸心。嘯雨呼風。便成妖妄。青天白日中。豈可與幽冥酬答邪。故師巫外道。全在魔境。要去之惟恐不遠。（懺摩錄）

蓮池大師曰、或問有鬼神歟。無鬼神歟。曰、有。鬼神可信奉歟。不可信奉歟。曰、亦可亦不可。何謂也。曰、夫子不云乎。敬鬼神而遠之。蓋一言盡其曲折矣。敬之云者。有也。遠之云者。信奉而不信奉也。祀之以時。交之以禮。如是而已耳。過信而諂奉焉。冀其報吉凶降禍佑。獲靈通。則駸駸然入於邪矣。噫。有敬而不可遠者。諸佛諸菩薩是也。胡弗思也。（竹窗隨筆）

佛學指南上編終

佛學指南下編

疇隱居士編纂

第一章　釋迦牟尼佛之略史

指月錄曰、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母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案華嚴經曰、十月滿足於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夫人見彼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鮮、枝葉分布、極爲茂盛、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初學讀此。以爲生產斷無從脇下產出之理。然無其理、確有其事。試以近世之事實證之。尤君玉曰、文獻公有鈔寫義子平貞。自孩時即茹素。便利可喜。侍公所指當意。公甚愛之。貞年十九。公出貲取沙頭王氏女爲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時。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舉家往視之。無不詫愕。其脇開縫。三月餘始沒。尚有丹綫一大條。久之可驗。所產女、名曰佛奴。慧悟異常。面貌端麗。方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時。其母丹綫忽開。女便躍入母腹。即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日夜思念妻女。不兩月亦死。（[illegible]）康熙三十六年、廣州府城外下九鋪蔡姓者。本閩建人。身往洋船。娶謝氏。懷孕年餘。不產。至十四月。左脇下大痛。忽裂數寸許。兒從裂處露首。產至七日。僅出其肩。穩婆以手拔出之。兒偏身白毛。亦已死矣。產婦創終不合。延至半年始甦。（述異記下）王漁洋曰、曲沃賈中丞漢復巡撫陝西日。有民婦、孕二十月不產。一日、忽從左脅迸出。婦昏仆而死。其子至今尙存。（居易錄二十三）姚先生瑩曰、佛書言釋迦剖母脇而生。儒者疑之。不知史記楚世家、陸終取於鬼方氏。曰女嬇。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毛詩疏亦引之。吳越春秋、女嬉吞薏苡而孕、剖脇而生高密。高密即禹也。則剖脇而生、古有之矣。諸說皆在佛書未入中國前。後世自以目所未見、詫爲奇異耳。萬物之生育、不可以常理測者、豈少也哉。鬼方、即西域也。然則剖脇生子。固不足異。

又曰、史記楚世家、吳回生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生焉。風俗通、陸終氏娶於鬼方、是謂女嬇。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出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作古史考、以爲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升降六代、數千里間、迭至霸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巳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此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妄也。天地云爲、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坼副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瑩按、史記及風俗通本文如此。余前未檢合二說而一之。今更錄正之、并記干寶之言於此。（康輶紀行十五）

自降生後。種種神異。具如經言。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生老病死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窗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淨飯王思甚。遣其臣勸論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尊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顚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於穆王三年癸未（正宗作昭王十三年戊寅）之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或云成道於臘月八日以周正二月乃夏正臘月也）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

佛祖歷代通載曰、初入鹿苑、度五比丘。度優樓頻羅迦葉千人出家。　佛於象頭山、爲龍鬼說法等。　佛度舍利弗目犍連二百五十人出家。　須達長者、布金買祇陀園。建寺奉佛。　佛在拘耶尼國、爲婆陀和菩薩、說若行般若等經。　佛在柳山、爲純眞陀羅王等說法。　佛在穢澤、爲阿揣摩說法、及升忉利天。爲母說法。　佛還摩竭國、爲弗沙

王說法等。　佛爲彌勒說修行本起經。　佛還迦毘羅國、爲父王說法。普曜經載此。　佛於欲色二界說大集等經。　佛始說十六會八部般若等經。　佛始檢約徒衆。制置戒律。　佛從弟阿難始出家。　阿難請佛度摩訶波闍波底比丘尼等出家。　佛說金光明并法華等經於靈山會上。是年世尊拈花示衆。百萬人天皆茫然。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　二月十五日、世尊示涅槃。（據指月錄、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應世七十九年。化緣周畢。於拘尸羅國、金沙跋提河側、娑羅雙樹下、說涅槃經、及遺教經已。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右脇而臥。於中夜寂然無聲。闍維得舍利八斛四斗。時有白虹一十二道、南北貫通、迄宵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也。西土諸王、以香木闍維。分身建塔。震旦計十九處。

魏書釋老志曰、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爲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於後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於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釋迦雖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齒於天竺。於今猶在。中土來往。並稱見之。

指月錄曰、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佛成道後說法之歷史

向樗曰、內典諸籍、條理秩如。自小及大。由淺入深。莫不循序導誘以漸躋夫精微高明之域。其終身說法之時代序次、靡不如是。其初出也。爲高等大根廣說華嚴。華嚴者、萬法之統宗。羣經之鈐轄。教乘歸墟之洋海也。佛故首說之以挈其綱。爲會九。歷地七。統名曰天台。是稱華嚴之時期。是爲佛說法之第一時。

既乃遊歷印度各國。爲鈍根人說小乘法。越國十有六。歷年十有二。爲經二百有奇。名其時曰鹿苑。鹿苑者、波羅奈國地。指最初說法之區以爲名也。是爲說法第二時。

自是後大小乘并說。而鈍根者復厭初位。以小乘下劣爲恥、起大乘之信羨也。故佛因機隨緣以進之。歷年十有六。說經六。曰勝鬘、曰思益、曰維摩、曰楞伽、曰楞伽三昧、曰金光發頌。爲方等之時期。方、廣也。佛爲廣說大小乘令厭聞之、以有此名也。是爲說法第三時。

久之。小乘者發悟大乘之妙理、而思所以進之也。佛乃爲說摩訶光讚、金剛、大品般若

諸經、以啟之。般若、智慧也。卽佛之母也。啟其智慧、自覺自悟、俾菩提妙法由本性出、以證衆生成佛無差別也。後之稱者因經以名之。而以爲般若之時期。歷年十有四。是爲說法第四時。

法華、涅槃、最後八年所說也。會二乘之徒、斷見思之惑、灰身滅智。俾覺已覺人、覺行圓滿。修證大乘以達佛果。此法華之大旨也。涅槃說於滅度以前。謂不生不滅無盡極樂之義也。蓋法華之無不成佛與涅槃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之旨同符合契。都二種爲一之時也。是爲說法第五時。

總此五期。都四十有九年。說大乘者十有奇。小乘二百有奇。

第二章　諸佛菩薩之畧史

一　阿彌陀佛

阿彌陀經曰、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法華經曰、過去大通智勝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爲沙彌。時彼佛說法華經已、卽入靜室八萬四千劫。是時十六菩薩、各升法座、爲四部衆廣說分別妙法華經。一一皆度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是十六菩薩中其一爲阿彌陀、其第十六卽釋迦牟尼。

唐沙門慧海語錄、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

謹案、十一月十七日、爲阿彌陀佛聖誕。

二　觀世音菩薩

楞嚴經曰、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憶昔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觀世音、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我供養觀世音、令十方衆生、觀其音聲。

謹案菩薩與佛品位本通。吳支謙譯佛說釋摩男本經云、佛言我爲菩薩時、常念樂少苦多。晉法護譯等集衆德三昧經云、佛告賢者。我憶往昔爲菩薩時。唐譯濟靜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我從過去日光佛所。受此普賢陀羅尼。北齊譯大悲經云、觀世音過去劫中已作佛竟。名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安樂衆生、故現作菩薩。觀音三昧經云、觀音先已成佛。號正法明如來。釋迦爲彼佛作苦行弟子。趙宋重譯大阿彌陀經光明大力分云、阿彌陀佛有二菩薩。皆爲第一。一名觀世音。一名

大勢至。常在佛側。使往他方。如佛分身。遞次作佛。

謹案二月十九日。爲觀音菩薩聖誕。

三　大勢至菩薩

菩薩之大智至一切處、故曰大勢至。

存覺之報恩記曰、勢至順事父母之恩厚。寶瓶之中納前生父母之遺骨。

法華義疏曰、大勢至者、所經之處、世界振動、惡道休息也。

悲華經曰、昔阿彌陀佛爲輪王時。大勢至菩薩爲第二王子。名曰尼摩。

謹案、七月十三日爲大勢至菩薩聖誕。

四　文殊師利菩薩

悲華經曰、阿彌陀佛爲轉輪王時、第三王子名曰王衆。於寶藏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於來世、行菩薩道、無有齊限、莊嚴佛刹。即號爲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經稱。爲舍衛國。多羅衆落。婆羅門種。父名梵德於過去世中爲龍種尊佛。又七十二億世作辟支迦佛。今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出家成道、號文殊師利、

放鉢經曰、今我得佛、皆是文殊師利之恩也。過去無央數諸佛、皆是文殊師利弟子。當來者亦是其威神力所致。譬如世間小兒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

華嚴經曰、東方有處、名淸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

謹案、四月初四日爲文殊菩薩聖誕。

五　普賢菩薩

悲華經曰、阿彌陀佛爲轉輪王時、第八王子泯圖、于寶藏佛前、願于是不淨世界、修菩薩行。復當修治莊嚴十千不淨世界、令其嚴淨如靑香光明無垢世界。亦當敎化無量菩薩、令心淸淨、皆趣大乘、悉充滿我之世界。佛即改泯圖字、號爲普賢。

華嚴經曰、爾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堂與五百菩薩摩訶薩俱、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而爲上首。

大日經疏曰、普賢菩薩者、普是遍一切處。賢是最妙善處。謂菩提心所起願行及身口意、皆悉平等、遍一切處、純一妙善、備具衆德。故以爲名。

謹案、二月廿一日爲普賢菩薩聖誕。

六　彌勒菩薩

彌勒生于南天竺婆羅門之家。先釋迦牟尼佛入滅。生于兜率天之內院。經彼四千歲、即人中五十六億七千萬歲。下生于人間。于華林園之龍華樹下成正覺。

註維摩經曰、什曰、彌勒菩薩姓也。阿逸多、字也。南天竺波羅門子。

法華嘉祥疏曰、彌勒、此云慈、字也。過去值彌勒佛發願、名彌勒也。出一切智光仙人經。

彌勒昔作一切智光仙人、値慈氏佛說慈心三昧經、故曰慈也。華嚴經云、初得慈心三昧、故名慈也。

天台淨名疏曰、言彌勒者、有云從姓立名。今謂非姓。恐是名也。何者。彌勒此翻慈氏。過去爲王、名曇摩流支。慈育國人、國人稱爲慈氏。自爾至今、常名慈氏。姓阿逸多、此云無勝。有言阿逸多是名、既不親見正文、未可定執。

謹案、正月初一日爲彌勒菩薩聖誕。

七　準提菩薩

準提、譯爲淸淨。讚嘆心性淸淨之稱也。有三目十八臂之尊形。其手腕以白螺爲釧。臂上之釧。七寶莊嚴。一一手上著指環。上之二手、作說法之相。右之第二手、施無畏。第三手、握劍。第四手、握數珠。第五手、握微若波羅迦果。（漢言子滿果、無有此品）第六手、握鉞斧。第七手、握鉤。第八手、握拔折羅。第九手、握寶鬘。左之第二手、握如意寶幢。第三手、握蓮華。第四手、握澡罐。第五手、握索。第六手、握輪。第七手、握螺。第八手、握寶瓶。第九手、握般若波羅密經篋。各寺所供奉之準提菩薩像皆圖是形。

準提經曰、準字門者、于一切法是無等覺義。提字門者、于一切法是無取捨義。

謹案、三月初六日爲準提菩薩聖誕。

八　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在忉利天受釋迦如來之付囑、每日晨朝、入恒沙禪定、觀衆機。爲二佛中間無佛世界敎化六道衆生之大悲菩薩也。安忍不動如大地、靜慮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

地藏十輪經曰、此善男子、于一一日每晨朝時、爲欲成熟諸有情故、入殑伽河沙等諸定。從定起已、徧于十方諸佛國土成熟一切所化有情、隨其所應、利益安樂。

謹案、七月三十日爲地藏菩薩聖誕。

神僧傳云、佛滅度一千五百年。地藏降迹新羅國主家。姓金。號喬覺。永徽四年。年二十四歲祝髮。攜白犬善聽。航海而來。至江南池州府東靑陽縣九華山。端坐九子山頭、七

十五載。至開元十六年七月三十夜成道。計年九十九歲。時有閔老閔公。素懷善念。每齋百僧。必虛一位。請洞僧（即地藏也）足數。僧乃乞一袈裟地。公許。衣遍覆九峯。遂喜捨。其子求出家。即道明和尚。公後亦離俗網。反禮其子爲師。故今侍像。左道明、右閔公。職此故也。菩薩入定二十年。至至德二年七月三十日顯聖起塔。至今成大道場。

現果錄云、吳門王建、一日無疾忽終。有衣引至冥府。閻君鞫勘。係是誤攝。乃山東王建也。由是出冥殿。見地獄烈焰蔽空。叫如雷吼。三老僧趺坐樹杪。以淨水洒之。獄人痛聲停寂。近前詢之。即觀音、普賢、地藏也。據此可見地藏經中所說。持地藏名、禮地藏像、獲福消罪。真有不可思議者。

第三章　佛學之大畧

袁宏後漢紀曰、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覺也。將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悲爲主。不殺務淸淨。其精者號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靈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爲佛也。佛身長丈六。黃金色相。項佩日光。變化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漢明感夢。乃遣使天竺問道。圖其像而還。有經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放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臣。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

附著經籍志曰、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恒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淸淨。則得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遐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

諸邪道、並來附倚、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奉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婬妄言飲酒。是謂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

大般若經曰、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得而爲方便。審觀自身。從足至頂。種種不淨、充滿其中。外爲薄皮之所纏裹。所謂此身、唯有種種髮毛爪齒、皮革血肉。筋脈骨髓。心肝肺腎。脾膽胞胃。大腸小腸。屎尿涕唾。涎淚垢汗。痰膿肪䐈、腦膜䏢聹、如是不淨充滿身中。　審觀自身。從足至頂。不淨充滿、不可貪樂。　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得而爲方便。往澹泊路。觀所棄屍。死經一日。或經二日乃至七日。其身膖脹。色變靑瘀。臭爛皮穿。膿血流出。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死經一日。或經二日乃至七日。爲諸鵰鷲烏鵲鵄梟虎豹狐狼野干狗等。種種禽獸。或啄或攫。骨肉狼籍。𪘂掣食噉。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禽獸食已。不淨潰爛、膿血流離。有無量種蟲蛆雜出。臭穢可汙、過於死狗。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蟲蛆食已。肉離骨現。肢節相連。筋纏血塗。尙餘腐肉。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已成骨鎖。血肉都盡。餘筋相連。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但餘衆骨。其骨皓白、色如珂雪。諸筋糜爛、肢節分離。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成白骨已。肢節分散。零落異方。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諸骨分離。各在異處。足骨異處。踹骨異處。膝骨異處。髀骨異處。髖骨異處。脊骨異處。脅骨異處。胸骨異處。膊骨異處。臂骨異處。手骨異處。項骨異處。頷骨異處。頰骨異處。其髑髏骨亦在異處。見是事

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骸骨狼藉。風吹日曝。雨洲霜封。積有歲年。色如珂雪。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　往澹泊路。觀所棄屍。餘骨散地。經多百歲。或多千年。其相變異。狀如鴿色。或有腐朽。碎末如塵。與土相和。難可分別。見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脫。終歸如是。是爲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密多時。以無所得而爲方便。於內身住循身觀。熾然精進。正知具念調伏貪憂。

十住毘婆沙論曰、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如空中風。家是後有惡、如美食有毒。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諍訟。家是多瞋、訶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求衣食等方便守護。家是多疑處、猶如怨賊。家是無我、顚倒貪著、假名爲有。家是技人、雖以種種文飾莊嚴、現爲貴人、不久則莊嚴還作貧賤。家是變異、會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如夢、一切富貴、久則還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渧、其味甚少。家如棘叢、受五欲味、爲刺傷人。家是鐵嘴蟲、不善覺觀、常唼食人。家汙淨命、多行欺誑。家是憂愁、心多濁亂。如是等患、不可具載。是故在家者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妻子眷屬、一切財物、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宜當捨之。　又曰、菩薩以眞智慧如是知。施與已、是我物。在家者、非我物。物施已、則堅牢。在家者、不堅牢。物施已、後世樂。在家者、少時樂。物施已、不憂守護。在家者、有守護苦。物施已、愛心薄。在家者、增長愛。物施已、無我所。在家者、是我所。物施已、無所屬。在家者、有所屬。物施已、無所畏。在家者、多所畏。物施已、助菩提道。在家者、助魔道。物施已、無有盡。在家、則有盡。物施已、從得樂。在家、從得苦。施已、捨煩惱。在家、增煩惱。施已、得大富樂。在家、不得大富樂。施已、大人業。在家、小人業。施已、諸佛所歎。在家、愚癡所讚。

涅槃經曰、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

南山大師曰、眞誠出家者、怖四怨之多苦。厭三界之無常、辭六親之至愛。捨五欲之深著。能如是者、名眞出家。則可紹隆三寶、度脫四生。利益甚深、功德無量。

護案、四怨、卽四魔。煩惱魔死魔陰魔天子魔也。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五欲、色聲香味觸也。三寶、佛法僧也。四生、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也。

第四章　西土結集佛經

佛滅度後。諸弟子恐所見所聞各異其詞。爲防止異見邪說故。於是集會而各各誦佛陀所說之法。各以所聞之確實不疑者。編輯大小乘經典。是謂經典之結集。其次序。第一小乘經之結集。第二大乘經之結集。第三秘密經之結集。小乘經之結集有四期。其一爲王舍城之結集。其二爲毘舍離城之結集。其三爲波吒利弗城之結集。其四爲迦濕彌羅城之結集。其結集之主要者三人。阿難、優波離、迦葉是也。其結集之法。聚集衆多之比丘。依戒律之法組織一會。會中擇一人、使登高座。衆發問問之。聞其答。更問於會衆。如無一人異議。則定爲佛說之法。玆列表如左。

結集
- 小乘
  - 王舍城（窟內 窟外）……佛滅年
  - 毘舍離城……佛滅一百年
  - 波吒利弗城……佛滅二百年
  - 迦濕彌羅城……佛滅四百年　佛滅五百年
- 大乘……鐵圍山或耆闍崛山
- 秘密……不言年處

王舍城結集　佛滅之年、五百大羅漢等、會集於摩揭陀國王舍城外、畢波羅窟、及七葉窟。此時阿難誦經藏、阿那律誦律藏、期於世尊之遺法、不生遺見。此卽第一期結集、亦名五百結集也。因此結集、後世傳說有異。遂分窟內窟外之二派。

王舍城結集窟內窟外不分　小乘經典第一期之結集、固分窟內窟外二部。然亦有不分者。玆將其不分之說先述之。○阿育王傳、四迦葉與五百羅漢、皆至畢波羅窟。先使阿難結集修多羅藏。次使優波離結集毘尼藏。後迦葉自結集摩得勒伽藏。○四分律五十四、初、大迦葉與五百之大比丘、至王舍城。優波離先結集毘尼藏。次阿難結集修多路藏及阿毘曇藏。既結集三藏後、長老富羅那、率五百之比丘來。迦葉更對此比丘等、如上結集三藏。○智度論二、大迦葉欲結集三藏、至王舍城閣崛山中、告阿闍世王曰。賜我等食。日日送至。今我等爲結集經藏、不作他行、三月安居于此。初十五日說戒時。集大衆。迦葉入禪定、以天眼觀察一千人中、獨阿難一人未盡餘垢。迦葉乃自禪定起、于衆中執阿難手而出。謂曰、今欲于清淨衆中結集經藏、汝餘垢未盡。不宜住此。阿難深自慚恥悔責。其夜之中、竟盡餘垢、得阿羅漢。乃直入加于千人之數。于是迦葉先使阿難結集修妬路法藏。次使優波離結集毘尼藏。後復

使阿難結集阿毘曇藏。○僧祇律三十二、時大迦葉即與千比丘、俱詣王舍城、至剎帝山窟。敷置牀褥、莊嚴世尊坐。世尊座左面、敷尊者舍利弗座。右面、敷尊者大目連座。次敷長老大迦葉座。如此次第安置牀褥已。辦四月供俱、結集法藏。故悉斷外緣。先使阿難結集四阿含及雜藏。次使優波離結集毘尼藏。

王舍城結集窟內窟外兩分　結集分窟內窟外二部、上座部家之所傳也。玆次述之。○文殊問經下、佛告文殊師利。初二部者、一摩訶僧祇。（此言大衆、老少同會、共集律部也）二體毘履。（此言老宿、淳老宿人同會、共出律部也）○眞諦部執論疏二、王舍城之七葉巖、于夏四月十五日、大迦葉集五百羅漢。先使阿難誦五阿含經爲經藏。次使富婁那誦阿毘曇名法藏。次使優波離誦毘奈耶名律藏。時有無量比丘。欲來預法。迦葉不許。乃住于界外。各如自法師出三藏。婆師婆比丘爲上首。其數多。故時皆號多衆。界內之衆、迦葉爲上首。世尊自指迦葉爲上座。佛滅後、故弟子依之號迦葉爲上座也。其年十二月、阿闍世王死。迦葉亦入狼跡山。大衆乃散。

毘舍離城結集　是小乘三藏中毘那耶藏之結集也。○西域記七、吠舍釐城東南十四五里、有大窣堵波。是七百賢聖之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行。于時長老耶舍。(陀)召集七百賢聖于吠舍離城、依毘奈耶制止謬法。宣明聖教。

波吒利弗城結集　阿育王即位十七年、即佛滅二百三十五年。目犍連帝須爲上座。會一千比丘于波吒利弗城、誦出法藏。帝須自更作論事一千章、駁斥異議邪說。此結集開會之動機。以阿育王篤信佛法。外道之徒、窮于衣食。每僞爲佛教比丘之形、混于佛徒中。佛教教義、大爲混濁。是會爲淘汰正邪而開也。○善見律二、阿育王白諸大德、願大德布薩說戒。王遣人防衛衆僧。王還入城。王去之後。衆僧即集衆六萬比丘。於集衆中、目犍連子帝須爲上座、能破外道邪見徒衆、衆中選擇知三藏得三達智者一千比丘、如昔第一迦葉衆、亦如第二須那拘集衆、出毘尼藏無異。一切佛法中淸淨無垢。第三集法藏、九月日竟。大地六種震動。所以一千比丘說名爲第三集也。

迦濕彌羅城結集　小乘經典第四期之結集也。有兩說。其一據婆藪槃豆法師傳、則謂佛滅後五百年、召集五百羅漢與五百菩薩。迦旃延羅漢爲上座。馬鳴菩薩爲藏筆者。義意若定。馬鳴隨即著文。經十二年。造阿毘達磨之毘婆沙一百萬偈。○其一、據西域記、則謂佛滅後四百年、健陀羅國迦膩色迦王、素崇信佛法、日請一僧使說法。然人人異說。王乃召脇尊者問之。尊者云。如來去世、歲月遊久。各部異執。所說矛盾。王聞之。傷感。乃使脇尊者召集比丘五百。以世友菩薩爲上首。造鄔波第鑠論十萬頌釋經藏。又造毘那耶及阿毘達磨之毘婆沙論各十萬頌、釋律藏及論藏。共爲三十萬頌。○二說雖異。而其會所、則皆在迦濕彌羅城(即罽賓城)云。

大乘結集　大乘結集有數說。菩薩處胎經曰。佛滅後七日、大迦葉招集五百阿羅漢、使彼十方世界之諸阿羅漢、共詣閻浮提娑羅雙樹間、得八億四千之阿羅漢衆。及阿難昇七寶座已。迦葉告阿難言。佛所說法。一言一字。汝愼勿使有缺漏。菩薩藏者、集著一處。聲聞藏者、亦集著一處。戒律藏者、亦集著一處。于是阿難乃分類菩薩藏、聲聞藏、戒律藏之三部。于其菩薩藏、結集八藏。（八藏者、一胎化藏、二中陰藏、三摩訶衍方等、四戒律藏、五十住菩薩藏、六雜藏、七金剛藏、八佛藏也）○智度論謂于鐵圍山結集大乘三藏。在耆闍崛山結集小乘三藏。

秘密結集　秘密經藏之結集。分爲三派。據大日經疏、一曰寺門、謂金胎兩部之大經、皆阿難所結集。一曰山門、謂結集時以金剛手菩薩爲正、阿難爲副。一曰東寺、謂結集兩部雜部、皆金剛手菩薩所主持。餘人未參末議。

第五章　佛經輸入中土

魏書釋老志曰、漢武元狩中。昆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氐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淸涼臺。及顯節陵上。經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寺。

三國佛教略史曰、世尊滅後一千零十六年、後漢明帝、永平七年、佛教始傳入中國。此時騰蘭所譯出有六部十四卷。皆小乘經也。蓋大法始來。根機未熟。大乘妙理、雖遠發矣。

其後七十六年至桓帝建和元年、月支國沙門支讖來洛陽、譯出般舟三昧阿閦佛等經二十一部。

二年安息國三藏安世高、到洛陽。專事譯經。凡出三十九部。此中始見大乘經。

靈帝光和三年。西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出道行般若經。

時支婁迦讖支曜等譯師輩出。佛教漸盛。及漢末譯出經、總有三百餘部。

魏文帝黃初五年。月支國優婆塞支謙來洛陽。謙受業支亮。亮受業支讖。世稱天下博士、無過三支。既而謙去洛陽。入吳拜博士。譯出經、凡一百二十九部。

四年。天竺沙門康僧鎧至洛陽。譯出無量壽經。

魏高貴鄉公甘露五年。穎川朱士行講道行般若經。是爲講經之始。士行每嘆翻譯未週。乃發長安至于闐。得放光般若而歸。

晉武帝太康二年。西竺沙門婁至來廣州。譯十二遊經。

七年。月支國沙門竺法護到長安。譯出正法華等經二百十部。惠帝永寧元年。西天竺沙門竺叔蘭白法祖支法度法立法炬等至長安。共譯經百六十五部。

成帝咸康元年。沙門支道林譯方等法華經。

東晉孝武帝大元九年。沙門法正譯出千佛名經等百十一部。

迦濕彌羅國三藏僧伽跋澄來長安。譯雜阿毘曇論。

安帝隆安二年。長安沙門法顯往天竺求經。

六年。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至洛陽。時姚秦弘始三年也。秦主姚興迎羅什居逍遙園。遇之以國師禮。勅集沙門八百餘人。共譯經論三百餘卷。羅什持梵本。秦主自執舊經相讎校。什師門下有八傑。所謂道生僧肇道融僧叡道恒僧影惠觀惠嚴是也。此中生肇融叡號稱關中四聖。

佛教東漸至今三百年。其間隆盛者。傳譯之業而已。就中雖有大乘經論。然弘通未廣。如道安惠遠。僅啟端緒。及羅什三藏來。大乘方始蔚興。是爲中土佛教第一變。而羅什三藏所弘通者。爲龍樹之空宗。後世所謂三論宗也。

羅什三藏非獨傳三論宗。又弘成實宗。

安帝元興元年。天竺佛多羅律者至秦。義學沙門數百人從之。於中寺出十誦律梵本。共什師翻譯。及半而弗多卒。會沙門曇摩流支又至。亦誦毘尼。廬山遠公寄之。走書關中。勸流支足成此律。流支乃與什師續成宏業。律儀之事。至此始大備。

義熙二年。迦濕彌羅國佛陀耶舍三藏到涼州。誦出四分律。與竺佛念共譯之。

四年。惠遠遣弟子支法領等往天竺。領等至于闐國訪求梵本。遇三藏佛馱跋陀羅。與之東還。

九年。佛馱跋陀羅至廬山入蓮社。遠公請譯禪經。江東自是始有禪法。

十四年。內史孟顗請佛馱跋陀羅於建業譯出華嚴六十卷。惠觀慧嚴爲之筆受。時有二靑衣。且從池出。灑掃研墨。供給譯事。觀嘗與慧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夢神呵曰。妄以凡情輕瀆聖典。觀等惶懼乃止。

少帝景平九年。迦濕彌羅國沙門佛陀什。於揚都龍光寺譯五分律。

是年曇無讖三藏於北涼譯出涅槃經。時北涼高祖元始十年也。是爲涅槃宗之開祖。

宋文帝元嘉元年。迦濕彌羅國三藏曇摩密多至建康。譯觀普賢等經十部。自袁皇后皇子以下。悉傾身禮敬。又畺良耶舍譯觀無量壽經。

四年。涼州沙門智嚴譯瓔珞本業等經十四部。

齊高帝建元三年。西竺沙門曇摩耶舍譯無量義經。

六年。僧伽跋摩於廣州竹林寺譯善見論。

梁武帝天監七年。魏宣武帝永平元年。詔菩提流支及勒那摩提譯三藏。於太極殿譯十地論。帝親筆受。經四年始譯竣。此論爲地論宗所依之本論也。

普通二年。魏主遣宋雲等往西域求經。經二年還。獻佛經一百七十部。

太淸元年。西天三藏眞諦來。勅於法雲殿譯金光明經等十部。

元帝承聖元年。眞諦三藏以侯景之亂將欲西歸。達廣州。受刺史歐陽頠請。於制止寺譯經論。至陳代時凡出五十部。先是東土諸士未明眞如隨緣之說。眞諦三藏譯起信論。始盛提倡。自是天台華嚴等諸宗。屢談眞如隨緣。是支那佛教第二變也。

陳文帝天嘉四年。眞諦三藏譯出攝大乘論。是攝論宗所依之本論也。

眞諦三藏又譯俱舍論。作疏記五十卷。弘通之。是名俱舍宗。疏記今不傳。

建德三年。沙門智周等十一人往西天求經。

宣帝大建十三年。沙門智周等從西竺還。至隋。獻梵經。文帝召見。賜緡錢。

隋文帝仁壽元年。譯師二十餘人所出經論垂五百餘卷。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沙門光智。於大興善寺譯寶星經等五部。命左僕射房玄齡等監護之。

七年。玄奘三藏遊天竺。達王舍城。先是三藏慨前代譯經之多誤謬。誓遊西土。訪求梵本。以資參訂。三年秋、上途。自原州出玉關。至是達中天竺。從戒賢論師學大小經論。

十九年。玄奘三藏從西域還。獻梵本六百五十部。詔就弘福寺。與沙門道宣等同譯。是歲。西洋紀元後六百四十五年也。自是玄奘所出新譯之經論甚多。及高宗世總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八卷。新譯舊譯之名自是而生。是爲中土佛教第三變也。

二十二年。勅有司寫新譯經論。頒賜九道總管。帝親製三藏聖教序冠之。帝一日在玉華宮。詔玄奘曰。法師體道。可康庶政也。奘固辭之。于是於北闕紫微殿之西南。剏弘法寺。詔奘居之。晝則陪御談論。夜則就院翻經。

高宗永徽六年。初玄奘譯因明論。尙藥呂才作解、頗毀之。沙門惠玄致書於左僕射于志寧斥呂才。太常博士柳宣亦勅才妄舉。於是有旨。命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就奘悔謝。是年迦濕彌羅國三藏佛陀多羅譯圓覺經。

咸亨二年。義淨三藏往天竺求經。

儀鳳元年。印度之沙門日照之京師。勅譯經論。

武后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等九人譯大雲經。並封縣公。賜紫袈裟。此爲賜紫袈裟之始。

證聖元年。以晉譯華嚴經猶有所缺。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叉難陀。勅於東都大遍空寺。與菩提流志共事再譯。法藏復禮惠詔等預其事。譯成凡八十卷。名爲八十華嚴。

聖曆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車駕親御上東門迎勞之。詔以所齎佛像梵經置於佛授記寺。與衆翻譯。淨在南海。著有寄歸傳三卷。與玄奘之西域記。共爲觀印度之雙眼鏡也。

聖曆二年。以新譯華嚴經成。勅沙門法藏於佛授記寺講演。詔藏于長生殿重宣其義。藏即指殿隅金獅子爲喻。喻法界無礙之理。武后大有所悟。更賜號賢首菩薩戒師。華嚴宗於是大興。

睿宗景雲二年。勅菩提流志與法藏等。於北苑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丞盧藏用博士賀知章等監護之。

玄宗開元四年。天竺善無畏三藏來傳密教。帝悅。飾內道場居之。尊爲教主。三藏譯出毘盧遮那等經。

德宗興元十二年。詔西天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茶國所進之華嚴經。沙門圓照澄觀等任潤文證義。帝親臨譯場。勸文裁正。越三年。成四十卷。即四十華嚴是也。

憲宗元和六年。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觀經。諫議大夫孟簡爲潤文。帝親製序。

宋太祖開寶四年。沙門建盛從西竺還。進貝經。偕來梵僧曼殊室利。曼殊室利者。中天竺王子也。持律甚精。詔館于相國寺。嗣後梵僧接踵而來不暇枚舉。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置東都譯經院。敕西來沙門天息災及施護三藏。共譯經論。帝作序賜之。於是譯經之業復盛也。詔新經入大藏。開版流布。

眞宗咸平二年。禮部侍郎陳恕以譯經院費用多。乞罷之。帝不許。爲之益盛。自先朝以來。梵僧來齎經至。凡所譯出有四百十三卷。譯經使楊億王欽若。及沙門惟淨等。編次以入大藏。

第六章　宏揚佛事之略史

三國佛教略史曰、後漢明帝感靈夢。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往西求佛教。愔等至月支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師。得佛像及梵經。以白馬載之。與二師共歸洛陽。帝大喜。起伽藍。請騰蘭居之。名曰白馬寺。是爲漢地建伽藍之始也。於是騰蘭始譯四十二章經。是爲漢地佛經之始。帝乃以梵漢二經。藏蘭臺石室之第十四間中。又圖給佛像於西陽城及顯節陵上。(明帝之壽陵也)以示萬姓。

獻帝興平二年。下邳相笮融起佛祠。課人誦經。會者五千餘人。是爲民間建佛祠行佛事之始。

初康居國沙門康僧會。以遊化爲任。至建康、精勤行道。感得舍利。以示孫權。權大嗟嘆。爲建寺塔居之。名曰建初寺。江南之佛法自是而盛。

魏齊王嘉平二年。西天竺三藏曇摩迦羅至洛陽。制受戒之法。自佛法入漢一百八十餘年。戒律始興。

晉武帝泰始二年。侍中荀勖。於洛陽造佛菩薩金像十二軀。

懷帝永嘉四年。西天竺沙門佛圖澄至洛陽。時後趙石勒據洛陽。多害沙門。澄有神異。石勒遂敬之如神。勒死。弟季龍襲。尤傾心事澄。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升殿護輿。太子諸侯扶翼而進。澄事化度弟子至數千萬人。國人於其所在之方。不敢涕唾。每相戒曰。勿起惡心。勿爲惡事。大和尙知汝。其感化道俗如此。大教東流已來。至澄而始盛也。

愍帝陷于虜。元帝踐祚江南。是爲東晉。南北相合。殆三百年。是稱南北朝。法運自是大

敬。

元帝太興元年。詔沙門竺潛於內殿講經。以爲方外之大德。令著屐昇殿。

明帝太寧元年。帝手御丹青圖釋迦佛於禁內樂賢殿。又往興皇寺。集義學沙門百員。共講論佛道。

哀帝興寧三年。詔竺潛於禁中講般若。既而辭還剡山。乃詔支遁續講。一時名士。爭與結方外交。

廢帝太和三年。洛陽東寺之尼道馨。爲衆講法華維摩。聽者如市。

孝武帝大元九年。沙門惠遠避秦亂歸晉。遠爲門人受業於道安。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遠自襄陽至廬山。九江刺史桓伊。爲建東林寺居之。初、東土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遠曰。佛者至極也。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三藏入關見之。嘆曰。晉人未見經。乃暗能會理如是。時晉室微弱。天下奇才多隱居不仕。劉遺民雷次宗等悉從遠遊。號廬山十八賢。遠復與僧俗百二十三人結白蓮社。專修念佛。是爲漢地淨土宗之濫觴。

二十年。荊州牧桓仲命沙門曇翼度江造東西二寺。自晉至陳。僧常萬數。隨初。名僧三千五百。講說者五十三人。

安帝義熙六年。法顯三藏遊歷西天竺三十餘國。至是泛南海達青州而還。到揚都譯經數部。先是沙門西遊。僅達葱嶺之東至於于闐。唯法顯深入天竺。是爲漢地沙門入印度之嚆矢。

恭帝元熙元年。詔於瓦官寺。鑄釋迦佛丈六金像。帝深敬佛法。故崇像教。（謂塑像鑄像像與佛教也）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聞迦濕彌羅國三藏求那跋摩名。遣沙門道敏航海迎之。跋摩欣然至於廣州。帝復遣使迎至金陵。居於祇洹寺。僕射何尚之等並師事之。師在祇洹寺講華嚴經。帝率公卿日詣座下。此時法門。實爲極榮之時代。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爲僧尼授戒。是爲支那戒壇之始。大明六年。四月八日。於內殿浴佛齋僧。

十二年。沙門惠猷習十誦律。製疏數講。此爲講十誦律之始。

二十九年。魏文成帝即位。大興佛法。乃勅諸州郡建佛圖。有好樂佛法者。聽爲沙門。於是天下承風。頓復舊時之觀。明年。有旨於五級大寺。(五齊山)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像五尊。高各丈六。用赤金五萬斤。

明帝泰始七年。魏獻文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有遺世之心。

泰豫元年。魏上皇勅自今祭天地宗社勿用牲牢。歲活七萬五千牲命。時五臺山北寺沙門法聰講四分律。門人道覆錄義作疏。是爲講四分律之始。

順帝建元元年。帝幸莊嚴寺。聽沙門道達講維摩經。

齊武帝永明元年。帝於華林園設八戒齋。

齊亡梁興。武帝尤好佛法。大揚三寶之光。

梁武帝天監六年。帝註大品般若。命法雲爲百僚講之。雲最善法華、嘗講法華經。感雨天華。是時光宅寺法雲。開善寺智藏。莊嚴寺僧旻。爲梁之三大法師。

魏主深達佛理。於式乾殿爲諸僧及群臣講維摩詰經。時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十餘人。州郡僧衆至二百萬。北地佛法。於此時稱極盛焉。

十年。武帝詔沙門僧旻講勝鬘經。

十一年。勅沙門寶亮撰涅槃經疏。帝爲製序。

普通元年。武帝於禁中築戒壇。就沙門惠約受具足戒。自太子諸王至公卿僧俗。從約受戒者四萬八千人。

大通元年。南天竺菩提達磨泛海到廣州。帝迎而問曰。朕御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等事不可勝數。有何功德。磨曰。並無功德。帝曰。何爲真功德。磨曰。聖諦第一義。帝不能領會玄旨。磨遂渡江往魏。止嵩山少林寺。終日觀壁。魏孝明聞之。三召不到。後得惠可。遂傳法。於大同元年示寂。是爲中土禪宗第一祖也。

中大通三年。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及般若經。是歲昭明太子統薨。太子天性好佛。凡釋氏經論。悉皆披覽。又引天下才士。耶賓、過從無倦。文雅之盛。自晉以來未曾有也。

大同四年。幸同泰寺設盂闌會。

八年。魏曇鸞示寂。是年東魏孝成帝興和四年也。鸞初研究四論。謂非長命。恐道難成。渡江受陶隱居術還。途次遇三藏菩提流支。鸞曰。佛法中長生不死之法。反不勝此土仙術也。流支唾此曰。是何言也。此方何有長生之法。縱少得長年。更不離三有輪回。仰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之法也。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鸞受之悉焚仙經。自行化他、專事念佛。魏主重之。號爲神鸞。及寂。勅葬之。爲立碑。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自稱有魏玄簡大士。

陳武帝永定二年。五月帝幸大莊嚴寺捨身。群臣表請還宮。金陵七百寺。值侯景之亂

焚蕩殆盡。帝即位。悉修復之。

文帝天嘉四年。帝於太極殿設無遮會。捨身行法。

北周武帝建德七年。沙門智顗入天台山。顗初謁南岳。受觀心之法。南岳嘆曰、昔在靈山同聞法華。宿緣所追。而今復來。顗行法華三昧。經三夕。有所得。以示南岳。南岳曰。非爾不證。非我不識。是法華三昧之前方便也。於是智解衆流。學徒影從。是年秋九月。入天台山。命爲終身道場。於是乎有天台宗。

十三年。隋文帝受周禪。復大興佛法。下詔修復周之廢寺。許人民出家。又出戶口錢修立經像。

是年文帝勅沙門僧猛住大興善寺。爲隋國大統。（僧官）

陳後主至德三年。智顗入京。居靈曜寺。四月。延於太極殿講經。後復還居光宅寺。

開皇十一年。晉王廣總管揚州。迎智顗設千僧會。並受菩薩戒。王尊重顗。賜號智者大師。

開皇十三年。沙門惠可寂。可初謁達磨於少林寺。磨壁觀不顧。會天大雪。可立雪中。積雪過膝。不去。更斷左臂。以示求法之志。磨遂傳以法。自此適化無方。得舒州僧粲。傳其衣法。是年。往管城之正救寺說法。聽者雲集。有沙門辯和者。亦在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可說。乃漸引去。和憤甚。謗之于邑宰。宰遂橫加以非而害之。可怡然而逝。壽一百有七。詔于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並賜莊田。

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上開皇三寶記十五卷。長房先爲沙門。周武廢釋時。房乃反俗。及隋興。預於翻經之衆。故成此作。

仁壽元年。帝爲天下一統。是由佛力。乃召諸州名藩。建靈塔。而分送以舍利。帝在位。凡寫佛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造佛像六十餘萬軀。修造寺塔五千餘所。譯師二十餘人。所出經論垂五百餘卷。

煬帝大業五年。沙門靜琬恐藏經毀滅。欲刻於石、傳之不朽。遂於房山縣之西天山。僧殿壁刻涅槃經。爾後僧徒前刻相續。歷唐宋遼金。大藏經始完備。人因名之石經山云。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詔京官刺史皆頒遺教經。以戒勵僧尼業行。永淳元年。慈恩寺沙門窺基示寂。基從奘師。稟瑜伽唯識宗旨。著疏百部。時稱爲百部疏主。而性豪邁。每出必治三車。因復號三車法師。寂年五十有一。帝甚傷悼。勅諸寺皆像祀奉。基所開宗名法相宗。

高宗顯慶四年。以玉華宮爲寺。命玄奘居之。

麟德元年。玄奘三藏示寂。壽六十有三。帝哭之。廢朝三日。謂左右曰。朕失國寶。勅准佛之故事。欲以金棺銀槨。凡五下御札。褒恤喪事。四方會葬者。可百餘萬人。送葬之盛。前後無比。

乾封二年。南山律師道宣示寂。宣從智首律師學毘尼。戒行甚嚴。武德七年。居終南山之紵麻蘭若。製行事鈔。貞觀四年。行般舟三昧。感天童給侍。十九年。隨奘公爲譯經筆受之上首。宣敷講四分律。大振律宗。

咸亨三年。五祖弘忍。傳法於居士惠能。能初至。忍使入舂碓坊。經八月。忍令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即付衣法。會下七百人。神秀居第一座。乃書偈于廊壁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能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倩童子書其偈傍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須惹塵埃。忍印可。乃夜召能告之曰。佛正法眼藏。展轉傳授至吾。吾今付汝。以袈裟爲表信。能禮足而出。潛夜往嶺南。是爲南宗之祖也。

永隆二年。三月十四日。終南大師善導示寂。導初歸法華維摩。忽自思曰。教門非一。若不契機。必無有功。於是投大藏信手探經。得觀無量壽經。欣喜誦習。後謁西河道綽禪師。益喜曰。入道津要。莫過於是。至京師繫發四衆。三十餘年。寫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壁。長安道俗。並從其化。高宗賜寺額云光明寺。淨土宗之興。導之力也。

永淳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著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爲便。道世道之俗弟也。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詔沙彌法藏於大原寺開示華嚴宗旨。帝賞其法器。勅京城十大德爲授具足戒。賜號賢首。

中宗神龍元年。勅曹溪惠能入京。能辭以病。因賜袈裟瓶鉢。以示獎慕之意。

二年。北宗神秀示寂。諡大通禪師。秀受法五祖。開闡北宗。武后朝。召入內道場。至帝、禮爲國師。宰相張說嘗問法行弟子禮。

睿宗景雲元年。大赦天下。度僧三萬人。帝初受內禪。請法藏受菩薩戒。

玄宗開元七年。長安恩極寺沙門惠日三藏。遊西竺還。獻佛像及梵筴。帝召見之於內殿。賜號慈愍三藏。三藏所歷七十國。往返十有八年。其在天竺專心參求淨土法要。歸朝後。盛弘通之。

八年。金剛智三藏卒不空三藏至京師。敕居於慈恩寺。智傳龍樹之術教所至築壇度人。時稱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爲開元三大士。新譯禁咒。極彰感驗。於是眞言宗蔚興。

十年。沙門智昇作開元釋教錄二十卷。撰入大藏經典及聖賢論述。凡詮次爲五千四百八卷。人稱之爲大藏定數。

十八年。李長者著華嚴合論。長者名通玄。蓋隱仙也。最潛意華嚴。大發玄旨。所著數部。皆行於世。開元二十八年。卒壽五十有五。乾元三年。詔天下州郡置放生池八十一所。顏眞卿奉勅撰碑。眞卿篤信佛。嘗從上弘律師受戒。

肅宗大歷元年。沙門良賁奉勅造仁王經疏。

五年。不空三藏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賜食邑三千戶。三藏辭讓數四不允。三藏嘆曰。吾法以濟世爲懷。豈意垂死乃濫污封爵耶。及沒。帝輟朝三日。贈司空大辯正。謚廣智三藏。尚書左丞王維。共其弟王縉。篤好佛法。爲排故以輞川之第爲佛寺。

德宗建中三年。荊溪大師湛然示寂。自唐以來。法相華嚴禪宗之徒。各張其宗。台宗遂大衰。師起復講述宗旨。中興智者之業。一代著作。粲然可觀。於是學徒受業者雲集。縉紳請教嘗數十人。就中以翰林學士梁肅。吏部郎中李華。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等爲最。

憲宗元和十四年。迎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禮奉三日。又歷送於京中十寺。士民競禮。捨施如山。刑部侍郎韓愈表諫。帝怒。流於潮州。愈至潮州。迴大顚禪師。顚曰。子自謂內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磅礴。孰如姚秦之羅什哉。知來藏往。孰如晉之佛圖澄哉。蘊萬物之性而心不動。孰如梁之寶誌哉。愈默然良久曰。皆不如也。顚曰。子知才不如彼。而於彼所從事。反非之何也。愈不能答。由是排佛之氣少沮。

憲宗元和二年。沙門惠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十卷成。詣闕進獻敕入藏。賜惠琳紫衣。

懿宗咸通十一年。相國裴休。學禪法於黃蘗。得其旨。平居廢酒肉。作勸發菩提心文。激勵世人。又作圓覺經法界觀禪源諸序。世服其精要。是年卒。

晉高祖天福四年。國忌日。敕宰相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永爲國式。漢中沙門可洪。杲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卷。敕入大藏。

五代亡。趙宋興。法運復啟。凡前朝之廢絕。一時蔚興。

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吳越王使使求之於高麗日本。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經論章疏。詣獻。螺溪義寂。一宗教文。始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寶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講說之。遂成台宗中興之名。

永明寺沙門延壽。著宗鏡錄百卷成。

五年。詔雕刻大藏經。凡一十三萬版。爲大藏刊本之嚆矢。

端拱元年。沙門贊寧上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寧有文才。僧中之翰林史官也。

眞宗咸平元年。製三藏聖教序。置先帝所作聖教序後。又著崇釋論曰。恭彼十力。輔此五常。上法之愛下。下遵之遷善。帝亦深達佛理。嘗註遺教經四十二章經。並行於世。

宋眞宗景德二年。沙門道原。上傳燈錄三十卷。

仁宗皇祐二年。宰相文彥博。在京師。與沙門淨嚴等。僧俗十萬人。結社念佛修淨業。歐陽修自致仕居於潁上。日與沙門遊。自稱六一居士。息心危坐。屏却酒肴。臨終之前日。問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而卒。

嘉祐十年。荊國公王安石。發施金陵之舊地爲寺。請眞淨克文爲住持。勅賜額曰報寧。黃庭堅字魯直。謫居於黔安。禁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常曰。利衰苦樂稱譏毀譽之八風。常在於四威儀中。未曾相離。雖古之聖賢。豈能得立於八風之外哉。是苟非學道。無能知之者。

紹興元年。帝常於禁中寫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等經。

紹興十三年。沙門法雲著翻譯名義集七卷。

乾道元年。召徑山沙門子琳問曰。朕欲讀經。以何爲要。琳曰。金剛圓覺最爲要。又問參禪法。琳曰。直可自悟。帝悅。賜號慈受。

四年。詔上竺沙門若訥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龍舒王日休。作六經訓解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法非究竟。吾其歸西方乎。自是專心念佛。日課千拜。著有淨土文行于世。

十年。帝註圓覺經以賜徑山沙門寶印。刊行于世。

度宗咸淳五年。沙門志磐著佛祖統紀。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帝自平定天下。專心興隆三寶。印大藏三十六藏。頒有歸化之諸邦。又詔天下每歲度僧讀大藏經。宋之末年。江南佛教久不流通。帝精選碩德三十人。往宣布弘化。于是江南後、沾法雨。其餘建寺設齋譯經講道等。不暇枚舉。帝嘗曰。朕以本覺不二之眞心。治天下國家。

英宗至治三年。勅寫金字藏經。學士吳澄。爲作序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

順宗元統元年。請西僧公哥兒監藏班藏爲帝師。沙門念常著佛祖通載。

明太祖洪武元年。施給釋道度牒。設廣薦法會于蔣山。車駕親臨祭軍人之靈。文憲公宋濂爲作記。並頌以詩賦。公佐太祖定天下。最深于佛理。嘗三閱大藏。暇則玩禪理。沒後。雲棲寺宏公輯其文爲護法錄。就中有沙門塔銘三十九篇。憨山清公盛稱之。以爲當代之僧史。其他所著有龍門子無相賦語等。命四方名德沙門校點藏經。

十年。詔天下沙門講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命宗泐如玘等注三經。頒行天下。

太宗永樂十七年。命沙門道成一如等八人。勘校藏經集僧寫錄。沙門一如造法華科註。又奉勅作大明三藏法數。帝著神僧傳。

十八年。詔南北兩京各刻大藏。南板六行。行十七字。北板五行。行十五字。又別雕石刻一藏。以安置于大石洞。

神宗萬歷十六年。袁中郎宏道。著西方合論。勸導淨土。袁氏兄弟三人。皆信佛願生淨土。世稱明之三袁。

沙門僧可號達觀于燕京建大法幢。後罹讒而沒。著有紫柏老人集。師曾倡刻方册大藏經。以便流通。是爲明本大藏。卽方册藏經之權輿也。雲棲沙門袾宏。字佛慧號蓮池、著書三十餘部。修淨業。精律儀。

永明王永曆九年。沙門智旭示寂。旭以萬曆二十七年生。聞地藏菩薩本願。遂起出家心。常以興法爲己任。所著二十餘部。巍然成爲一家。嘗曰。吾雖究心台部。而亦未肯爲台宗之子孫。又曰。漢宋之註疏盛。聖賢之心法晦。如方木入於圓竅也。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如水之添於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如混沌之竅穿也。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晦。如取死方醫變症也。嗚呼。知我者其唯釋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釋迦地藏乎。

淸朝繼明代。奉佛教亦渥。然所奉者偏重西藏之喇嘛教。漢地歸來諸宗。殆不顧也。

現時支那之佛教。大別二派。一黃衣派。卽喇嘛教也。一靑衣派。卽舊來之諸教也。亦依服色爲名。黃衣派。爲帝家所尊崇。靑衣派爲國民所仰信。故黃衣派則位高祿豐。甚有威權。靑衣派反是而益衰弱。然靑衣派中。尙存天台華嚴禪宗眞言法相淨土諸宗典型。此時倘能出一豪傑。數百年之衰頹。可望一朝恢復也。憂心之士。幸共勉力。

第七章　大藏經之大略

自佛法流入漢地。歷魏蜀吳晋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淸。凡十數代。西僧東來。傳法演教。或翻梵字而爲華文。或依梵經而申漢解。開闡心學。至爲明備。佛經全藏。劉宋時所錄。纔二千餘卷。梁三千餘。唐五千餘。宋元明淸。代有增益。多至七千餘卷。蓋於翻譯印度梵本而外。又多增入中華諸師之所撰述。是以中華佛學之盛。實有超印度縱東西洋而上者。其始則佛經自印度傳入中華。復又中華傳入高麗。再傳日本。往時南海諸國。亦多從中華而學佛法。卽近年英德俄美諸邦購請佛經。亦多用中華譯本。誠以華文經本。較他國文字尤覺易入。他國文字。演繹乃明。華文翻之。僅用少字括之。義已全具。此華文經典之美。所以能遍流諸國之原因也。惟明淸兩朝。所刻大藏經。字大而册數頗多。雖備數千金。亦一時不易購請。日本大藏經有兩種。一爲四百元。一爲七百元。日本又有續藏經。其價千元。因刻板已燬。亦不易購請。上海頻伽精舍主人有鑒於此。故於前數年。特重印華文大藏經。以供全球研究佛學者之購請。其價僅二百四十元、最便學者。謹就頻伽精舍重印大藏經部類。畧爲說明。附錄於後。頻伽精舍重印大藏全經。共計經律論疏語錄各書。凡一千九百十六種。八千四百十六卷。

一　華嚴部　此部共二十八種。華嚴全經。大概說萬法唯心。以十法界衆生皆依一心而爲建立。卽一心中攝十法界。十法界者。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也。此十法界。一一法界有無量衆生。一一衆生有無量心想。一一心想徧流法界諸趣。迷則爲凡。悟則成聖。迷悟之介。總由一心。一心之中。全具三世因果。故經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經專明大乘行相。若欲通此部者。須先將帝心雲華賢首淸涼圭峯各書。如起信論義記。華嚴法界觀。十玄門。一乘教義分齊。華嚴懸談等。專功研究。俟有所了達。再讀經文。兼治疏鈔。然後讀十住論。十地論合論等。務令經旨分明。不思議法界觀。了然圓現。理事融洽。因果燦陳。契入無礙玄門。證歸毗盧性海。隨機利物。普應十方。斯爲我佛說法度生之極致矣。圓覺經。亦此部攝。

二　方等部　此部共三百六十五種。方等二字。本十二部內方廣之別稱。乃大乘法藏之總名也。近代諸師。分大乘顯教經藏爲五部。於華嚴般若法華涅槃四部外。立方等部。凡對小明大。及泛明諸佛菩薩因果事理行位智斷者。皆此部收。非同流俗訛傳謂八年所說也。

方等部內。以大寶積經大方等大集經爲最廣之部。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勝鬘夫人會。說如來藏緣起。爲性宗之導源。賢護長者會。說識趣輪迴。爲相宗之張本。

文殊普門會等、說無相等義、爲眞空之本起、無量壽如來會說阿彌陀佛國土。爲淨土宗之樞輿。其餘妙義、不可勝述。大方等大集經六十卷。大類大乘阿毗曇經。此外般舟三昧等經爲修定之要門。占察善惡業報經。爲因果之行相。三千佛名經等。廣讚諸佛及藥師彌勒文殊等菩薩功德。楞伽經密嚴經深密經開陳唯識。維摩經。金光明經。思益經。發明心性。投身飼虎以下諸經。多說地上菩薩之事。經論所垂。各有階次。苟非其人。不可輕言。大乘同性經諸法無行經以後數十種經。專明大乘無相之義。緣起聖道等經。明十二因緣之義。法身經以後。多陳如來功德。及諸雜行。此方等部內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可謂奇珍異寶無所不具者矣。然此方等部中雖性相並陳禪淨具攝而其心髓一以性具中道爲歸。龍樹菩薩以諸佛妙法般若爲母而般若經文凡數百卷。因約般若中道要義製無畏論。又述中論十二門論以爲先導。提婆本之復製百論。後世稱爲法性宗。亦名三論宗。以從中論及十二門論百論而入法性也。故古師謂中論爲方等之要歸。衆經之心髓。蓋不獨研究此方等部當明中論。即讀諸部經皆不可不明中論。但研究方等者。中論之義尤爲要耳。

三　般若部　此部二十九種經。部首大般若經凡六百卷。爲全藏中卷帙最多之經也。此般若經。乃釋教淨律密五部之本。以眞空爲體。以漏想爲用。權實不二。照用同時。陰入界處。觸著便燒。生滅斷常。遇之斯不住。無所住。空亦非空。法皆破著。空不落無。達磨祖師以下諸家禪學。皆從此出。初學般若。亦宜先通中論心經金剛般若經。了知無所得義。然後進讀三十卷摩訶般若經。兼讀大智度論。經旨明了。再廣讀大般若經。及諸部般若經論。何何用無所得觀。證入眞如不生滅性。復將諸經律論注疏語錄處處印證。定知寶珠不從外得矣。

四　法華部　此部共十五種經。開權顯實。會迹反本。融洽三乘。指歸一實。無量義經。爲法華之前茅。妙法蓮華經。爲本部之正典。名妙法蓮華者。以蓮華喻妙法也。性蓋偏含。猶如家寶。三車示現。譬彼華開。會三歸一。如華落果成。佛果無窮。如蓮實偏傳無盡。因因果現。行滿位圓。法演三周。理窮百界。三根泯迹。六即同歸。入不二門。顯一乘道。陳所之圓。天台智者大師。從南嶽慧思。傳北齊慧文龍樹三觀之旨。親證法華三昧。入旋陀羅尼法門。一切經論無不通達。後依中論建立三止三觀。說六即十乘。百界千如。五時八教等。發明法華奧蘊。撰法華玄義。及文句記等。此外諸家法華經注。皆可擇尤詳閱。其法華三昧經等。亦皆法華經眷屬也。經稱誦法華經者。六根不壞。誦持猶獲功德。何況能遵三昧修行者乎。修法詳法華三昧懺儀。及天台宗著述內。

五　涅槃部　此部共十六種。佛臨入滅時所說。大般涅槃經。有南北兩本。北本四十卷。北涼曇無讖譯。南本三十六卷。宋慧嚴謝靈運等重治。唐譯大般涅槃經後分二卷。章安疏鈔取接南本之末。此經扶律談常。說法身常住不滅之理。並通結一代時教法門。表明中道。說無佛性以破闡提。說有佛性以攝羣有。讀此經者。兼看天台灌頂疏及玄義等。其佛說大般泥洹經六卷。東晉譯者。即生公所講。預言闡提有佛性。虎邱山頑石點頭。是也。

以上五部。均屬大乘經部。

六　小乘經部　此部三百二十種。以增壹阿含、中阿含、長阿含、雜阿含、爲四大部。四部經中頗多重複。義亦不一。大概明四諦五蘊三十七品等法。是其通義。阿含者。此云無比。亦是大小兩乘之通稱。今此專指別被小機者。名阿含也。四阿含義。諸論疏所釋。互有異同。大約增壹阿含。明人天因果爲多。舊經從一法二法增至百法。阿難第三代弟子時。失其九十。今但得十餘法也。以此經從一增一。故以增壹爲名。中阿含經。舊云以長短適中得名。或云破邪見。明深義。引歸中道。故名中阿含經也。此中大正句王經。破無後世斷見。尤爲切中時弊。長阿含者。以經末多陳天地世界生滅之相。所記長遠。即世記經等。故名長阿含經也。雜阿含者。雜明禪戒等法。名雜阿含經也。此外本事經等。記佛本行至入涅槃之事。佛本行經六十卷。於佛本生之事尤詳。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即佛遺教經。今諸叢林各僧徒所讀者。雖古舊列入小乘。實兼說大小乘義也。正法念處經七十卷。記佛說十善十惡等業報尤備。於中陳生死輪迴地獄餓鬼畜生之苦。及觀天觀身諸行功。極爲切至。大安般守意等四經。教坐禪之法極詳。修禪定者。當專功閱之。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等經。或詳示本起因緣。或申明罪福報應。罵意經治意經禪行法想經等。皆制意業。佛說見正經。說輪轉生死忘宿世事。譬喻明了。孝子經。佛說父母恩難報經。皆勸行孝道。羣牛譬經以後。多護僧行。及說後世災變等事。賓頭盧等四經。佛後弟子附入。大要明緣業諸義。

凡初出家人受小乘戒者。宜多閱此部經文。修五蘊生滅等觀。

七　大乘律部　此部三十種。皆菩薩戒律。已受大乘戒者。最宜閱誦。即學戒者亦當明其義焉。梵網經菩薩心地戒品。菩薩戒本經等。宜多讀。並看箋疏。十善戒經。優婆塞五戒經。各隨所受讀之。菩薩善戒經。即菩薩地經。受菩薩戒者尤不可不讀。其餘諸戒經。並多明大乘行相。但小乘位中人未發大乘心者。不可越次而覩。以未了大義。閱之無益。反致於現在戒乘有損也。

八　小乘律部　此部七十二種。內分五部律。即曇無德部律、摩訶僧祇部律、彌沙塞部律、薩婆多部律、迦葉維部律是也。曇無德部律即四分律。此土南山宗所傳。小乘學者所受。凡受小乘戒者、各依所受學之。惟在家人不得讀此部律。經中佛有明制故。

九　大乘宗經論部　此部九十三種。內分性相兩宗。瑜伽師地論已下三十種、述相宗義。大乘起信論已下四十八部、及菩提行經、皆述性宗義。五門禪經要用法已下九部、述大乘禪法。亦性宗攝。雜譬喩經已下五部。廣設譬喩、多明淺義。大小乘雜、故以雜名也。

十　大乘釋經論部　此部二十六種。乃印度諸祖師經注也。各依經文覩之。於中十住毗婆沙論、十地經論、大智度論等、尤宜多閱。

十一　大乘諸論釋部　此部十一種。乃印度諸祖師論疏也。瑜伽師地論釋已下八種、相宗義。大乘廣百論釋論二種、性宗義。

十二　小乘論部　此部四十六種。皆明小乘阿含經義。按小乘部。大分空有二宗。發智論、諸阿毗曇論及俱舍論等、是爲有宗論。舍利弗阿毗曇論、成實論等、是爲空宗論。立世阿毗曇論、彰所知論、明世界緣起。四諦論、隨相論、皆明小乘四諦。阿含口解十二因緣論、明小乘十二因緣。辟支佛因緣論、明中乘十二因緣。緣生論兩釋、明大乘十二因緣。解脫道論、止觀門論、明小乘禪。金剛針論、破邪見。異部宗輪論等、紀異部。分別功德論、釋增壹阿含。三法度論、釋四阿含鈔。三彌底部論、明中陰不無。此諸論、皆易閱。唯空有二宗諸論、非以專功研究、殊難明曉。空宗即成實宗。多明於義。有宗即俱舍宗。多明於相。要之皆小乘中不可無之作也。

十三　雜論部　此部六十三種。皆佛入滅後諸大弟子所撰集。或陳行相。或明緣業。或記佛菩薩本行。或說禪法。或讚法界。或讚佛菩薩功德。後附勝宗論、金七十論。乃外道論也。

十四　秘密部　此部五百一十種、舊隸方等部。近人別列爲此部、即眞言宗所依之經論儀軌也。此宗乃龍樹菩薩於佛入滅後七百年間、於南天竺開鐵塔。遇金剛薩埵、受灌頂。金剛薩埵受法於釋師子。傳毗盧遮那心印。後龍樹傳弟子龍智。至一千七百年間、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一行、惠果等、皆傳密宗。欲知此宗之義、須先閱顯密圓通。再看陀羅尼諸部要目。進讀毗盧遮那經疏釋及義釋。金剛頂經、蘇悉地羯羅經、其中義相紛繁。立十住心統攝諸教。有各種曼荼羅眞言儀軌、日本及西藏均有阿闍黎授受不絕。倘有具大願力者。可從受學。更能三密相應。久久行之、有不思議力、可以即身成佛。或未能從師傳授。即誦大悲呪準提呪等。至心誠懇。亦有奇驗。楞嚴經亦此部攝。

十五　經疏部　此部四十五種。均係此土諸師經注。各循經文閱之。

十六　論疏部　此部四種。均係此土諸師論釋。

十七　懺儀部　此部十四種。乃此土諸師所撰禮懺科儀、及讚佛祖文也。

十八　諸宗部　此部六宗八十六種、乃此土所立諸宗著述也。三論宗。即法性宗。建自姚秦鳩摩羅什法師及僧肇法師等。法相宗。建自唐玄奘法師。華嚴宗。建自唐賢首大師。天台宗建自隋天台智者大師。淨土宗建自東晉慧遠大師。禪宗。建自梁達摩祖師。此外律宗即前大小乘律部。眞言宗即秘密部。成實俱舍兩宗、即小乘論部之成實論俱舍論。禪宗之中、又有南北兩宗及五派。其流雖分。本源則一也。六祖壇經、永嘉證道歌等、尤當熟誦。

十九　傳記部　此部十六種。釋迦譜以下、記佛祖應化事跡。高僧傳以下、或歷代高僧列傳、或一人別傳、或編年通紀歷代傳法之事。

二十　纂集部　此部六種。乃纂集三藏名數要義以便檢閱。翻譯名義集及法數兩部。在初學尤宜常閱。

廿一　護教部　此部十五種。皆纂集歷代護持大教之文字。

廿二　目錄部　此部十九種。乃歷代大藏目錄。出三藏記集。開元釋教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此三種尤精。高麗新雕大藏校正別錄、乃高麗藏之校勘記。校訂譌謬、最爲精密。

廿三　音義部　此部二種、總括諸部音義。閱經論時査攷梵音及字義、最便。

廿四　序讚詩歌部　此部六種、皆明帝讚佛之作。

廿五　日本諸宗部　此部六宗十三種、乃日本各宗元祖所述、即天台宗、眞言宗、臨濟宗、曹洞宗、黃檗宗、融通念佛宗也。

已上略將頻伽精舍大藏經內籍說明。欲令購者於經中美富、一覽而知，若其詳備。則閱者開卷自能領會。矧佛經之義、如舍利珠。觀人人殊。淺者見淺。深者見深。貴在當人善悟。又奚待多贅爲哉。

第八章　佛學宗派

天竺之佛教宗派、小乘有二十部。即宗輪論。大乘有中觀（龍樹宗）瑜伽（無著宗）二宗。中觀宗在中國名三論宗。瑜伽宗名法相宗。日本之宗派有八宗。一、三論宗。二、法相宗。三、華嚴宗。四、俱舍宗。五、成實宗。六、律宗。七、天台宗。八、眞言宗。前六宗爲上古宗。又名南都六宗。後二宗爲中古宗。又名京都二宗。又有分爲九宗者。則於八宗之外加禪宗是也。又有稱十宗者。則於九宗之外加淨土宗是也。又有稱十二宗者。則於十宗之外加淨土眞宗及日蓮宗是也。現今僅有法相宗、華嚴宗、天台宗、眞言宗、禪宗、淨土宗、淨土眞宗、日蓮宗、八宗而已。中國之宗派有十三宗。一毘曇宗。二成實宗。三律宗。四三論宗。五涅槃宗。六地論宗。七淨土宗。八禪宗。九攝論宗。十天台宗。十一華嚴宗。十二法相宗。十三眞言宗。而近世佛學大家楊仁山先生、著有十宗略說。簡而易曉。以前之九宗分攝羣機。以後之一宗普攝羣機。隨修何法、皆作淨土資糧。則九宗入一宗。生淨土後、門門皆得圓證。則一宗入九宗。融通無礙。涉入交參。學者愼勿入主出奴。互相顓頇也。楊先生之說如此。謹錄十宗略說如下。

律宗（一名南山宗　有另立頭陀行者此宗所攝）

佛住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戒有大小乘之別。大乘則宗梵網戒本等。小乘則宗十誦四分等。大則七衆同遵。小則專制出家。以出家爲住世僧伽。非嚴淨毗尼、無以起人天皈敬也。唐道宣律師盛宏此宗。著述甚富。時人稱爲南山宗。近代寶華山三昧律師、專以此法軌範僧徒。師資相傳、代有聞人。夫戒定慧三學、次第相須。未有不持戒而能發得定慧者。而學者往往置之何也。蓋律學檢束身心。持之者違背凡情、隨順聖道。不持者、違背聖道、隨順凡情。安見其脫生死關、斷輪迴路耶。楞嚴經中優波離尊者云、我以執身、身得自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斯爲第一。後之學者、其以是爲法焉可。

俱舍宗（一名有宗）

世親菩薩造俱舍論、在聲聞對法藏內最爲精妙。專宏有宗。源出毗婆沙論。陳眞諦三藏譯出、并作疏釋之。佚失不傳。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門人普光作記。法寶作疏。大爲闡揚。當時傳習有專門名家者、遂立爲一宗焉。後來通方大士、莫不詳覽。及至今日、則無人問津矣。竊以大小二乘、不可偏廢。如此妙典、豈可終秘琅函耶。有志之士、其亦措心焉可耳。

成實宗

成實論譯於姚秦羅什三藏。其中具明二空立二種觀。（即空觀　無我觀）有二十七賢聖、以攝附位、於小乘中尤爲優長。六朝名德專習者衆。別爲一宗。至唐而漸衰。後世則無問焉。夫古人崇尙之典、必有可觀。好學英賢、試取而閱之、亦知一家門徑也。

三論宗（一名性空宗）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爲三論。破外道小乘。以無所得而爲究竟。正合般若眞空之旨、故亦名爲性空宗。文殊師利實爲初祖。馬鳴龍樹清辨等菩薩繼之。鳩摩羅什至秦。盛宏此道。一時學者宗之。生肇融叡、並肩相承。生公門下曇濟大師、展轉傳持、以至唐之吉藏、專以此宗提振學徒。三論之旨、於斯爲盛。天台亦提中論。其教廣行於世、而習三論者鮮矣。吉藏有疏若干卷。今從日本傳來。或者此宗其再興乎。

天台宗（一名法華宗）

陳隋間、智者大師居天台山。後人因以山名宗。稱爲山家。蓋自北齊慧文禪師悟龍樹之旨、以授南嶽慧思。思傳之智者、而其道大顯。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正宗法華。旁及餘經。建立三止三觀六即十乘等法、爲後學津梁。其著述有三大五小等部。展轉演暢、不可具述。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說法之妙、從旋陀羅尼流出。無有窮盡。人問其位居何等。乃曰圓五品耳。臨捨壽時、念佛生西。可見佛果超勝。非思議所及。纔登五品、已不能測其高深。而猶以西方爲歸。世之我慢貢高、不學無術者、其亦稍知愧乎。

賢首宗（一名華嚴宗）

華嚴爲經中之王。秘於龍宮。龍樹菩薩乘神通力誦出略本、流傳人間。有唐杜順和尚者、文殊師利化身也。依經立觀。是爲初祖。繼其道者、雲華智儼賢首法藏以至清涼澄觀、而綱目備舉。於是四法界十玄門六相五教、經緯於疏鈔之海、而華嚴奧義如日麗

中天、有目共覩矣。後之學者、欲入此不思議法界。於諸祖撰述、宜盡心焉。

慈恩宗（一名法相宗　奘師雖生兜率不別立　其徒普適仍以稱奘爲勝也）

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卽是前之三論。相宗則從楞伽深密密嚴等經流出。有瑜伽顯揚諸論。而其文約義豐、莫妙於成唯識論也。以彌勒爲初祖。無著天親護法等菩薩相繼宏揚。唐之玄奘至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精通其法。歸國譯傳。是爲慈恩宗。窺基慧沼智周、次第相承。論疏流傳日本、今始取回。宋以後、提倡者漸希。至明季而大振。著述甚富。皆有可觀。此宗以五位百法攝一切教門。立三支比量、摧邪顯正。遣離依他及徧計執、證入圓成實性。誠末法救弊之良藥也。參禪習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顢頇佛性、儱侗眞如。爲法門之大幸矣。

禪宗（一名心宗）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歷代相傳。人皆稱爲禪宗。其實非五度之禪。乃第六般若波羅密也。觀六祖盛談般若、則可見矣。自釋迦如來付囑迦葉爲第一祖。二十八傳而至菩提達磨、爲東土初祖。又六傳而至惠能、適符衣止不傳、法周沙界之記。厥後五家鼎盛。各立綱宗。臨濟則提三玄三要。曹洞則傳五位君臣。以至潙仰之九十六圓相。雲門之三句。法眼之六相。門徑雖殊。其勦絕情識、徹證心源、無有異也。嘗考古今參學之徒。開悟有難易。證契有淺深。其言下便徹、立紹祖位者、法身大士隨機應現也。如臨濟遭三頓痛棒、及見大愚而後悟者、大心凡夫之榜樣也。自宋元至今、莫不窮參力究。經年累月、不顧身命、始得契入者、根器微小故也。或疑禪宗一超直入、與佛祖同一鼻孔出氣、無生死可斷、無涅槃可證。何有淺深之別。不知此宗不立階級、的是頓門。以夙因言之、不無差降淺深、屬人非屬法也。慨自江河日下。後後遜於前前。卽有眞參實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純。何況杜撰禪和於光影門頭。稍得佳境、卽以宗師自命。認賊爲子、自誤誤人。豈惟淺深不同。亦乃眞僞雜出。蓋他宗依經建立。規矩準繩、不容假借。惟禪宗絕跡空行、縱橫排蕩、莫可捉摸。故黠慧者竊其言句而轉換之。魯鈍者仿其規模而强效之。安得大根菩薩乘願再來、一振頹風也哉。

密宗（一名眞言宗）

如來滅後七百年時、龍猛菩薩開南天竺鐵塔。遇金剛薩埵、受職灌頂。秘密法門方傳於世。金剛薩埵親承大日如來。卽毗盧遮那佛也。龍猛授之龍智。唐初、善無畏三藏東來。是爲此方初祖。又有金剛智不空及一行惠果、皆係金剛阿闍黎、大闡密教。此宗以

毗盧遮那成佛經、金剛頂經等爲依。立十住心、統攝諸教。建立曼荼羅三密相應、卽凡成聖。其不思議力用、惟佛能知。非因位所能測度。至於祈雨治病等法、其小焉者耳。然此法門非從金剛阿闍黎傳受、不得入壇行道。此方久已失傳。惠果之道、行於日本、至今不絕。西藏喇嘛、亦崇密乘。今時學者但持誦準提大悲等呪、至心誠懇、亦得密益。欲知其中奧妙、須閱大日經疏釋、及顯密圓通、大藏秘要等。便悉。

淨土宗（一名蓮宗　有立般舟行者此宗所攝）

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門、爲圓頓教中之捷徑也。四生六道、蒙佛接引。與上位菩薩同登不退。非佛口親宣、誰能信之。既信他力。復盡自力。萬修萬人去矣。華嚴經末、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故淨土宗應以普賢爲初祖也。厥後馬鳴大士造起信論、亦以極樂爲歸。龍樹菩薩作十住智度等論。指歸淨土者、不一而足。東土則以遠公爲初祖。其曇鸞道綽善導三師、次第相承。宋之永明、明之蓮池、其尤著者也。以念佛明心地、與他宗無異。以念佛生淨土、惟此宗獨別。古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者、一往之辭。奪境不奪人也。應作四句料揀。如云、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生者。奪人不奪境也。去則實不去、生亦實不生者。人境俱奪也。去則決定去、生亦決定生者。人境俱不奪也。依淨土三經及天親論、應以人境俱不奪爲宗、方合往生二字之義。後人喜提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說、撥置西方彌陀、以謂心外取法。欲玄妙而反淺陋矣。豈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心應現無方。自他不二。現娑婆而顚倒輪迴。汩沒於四生六道之中。現極樂而清涼自在。解脫於三賢十聖之表。彼修唯心淨土者、直須證法性身、方能住法性土。非入正定聚登初住位不可。其或未然。仍不免隔陰之迷、隨業輪轉耳。此宗以觀想持名兼修爲上。否則專主持名。但須信願切至、亦得往生也。

出世三學以持戒爲本、故首標律宗。佛轉法輪、先度聲聞。故次之以小乘二宗。東土學者、羅什之徒首稱興盛。故次以三論宗。建立教觀、天台方備。賢首闡華嚴。慈恩宏法相。傳習至今、稱爲教下三家。拈花一脈、教外別傳。灌頂一宗、金剛密授。故列於三家之後。以上各宗、專修一門、皆能證道。但根有利鈍。學有淺深。其未出生死者、亟須念佛生西、以防退墮。卽已登不退者、正好面覲彌陀、親承法印。故以淨土終焉。

第九章　學佛之目的

閱以前各章、雖已知大藏之門類、宗派之分別矣。然佛海浩博無涯、驟涉其籓、往往如無柁之舟。迷其方向。而不知税駕之目的。吾故用提要鉤玄之法、重言以申明之。

凡夫生死往來之世界有三。曰欲界、曰色界、曰無色界。其總名曰三界。

諸案、界限也。別也。謂三界分限、各別不同。故名界也。一曰欲界。欲有四種、一者情欲、二者色欲、三者食欲、四者婬欲。下極阿鼻地獄、上至第六他化天。男女相參、多諸染欲。故名欲界。（梵語阿鼻華言無間）二曰色界。色即色質。謂雖離欲界穢惡之色、而有清淨之色。始從初禪梵天、終至阿迦膩吒天。凡有一十八天。並無女形。亦無欲染。皆是化生。尚有色質。故名色界。（梵語阿迦膩吒華言質礙究竟）三曰無色界。謂但有心識、而無色質也。始從空處、終至非非想處。凡有四天。但有受想行識四心、而無形質。故名無色界。（四天者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非想處天也）

凡夫生死輪迴於三界之道途曰六道。即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間、天上也。法華經序品曰、六道衆生生死所趣。故又名六趣。衆生自無始以來、生死旋轉于六道中、如車輪之轉、而無窮期。故曰輪迴。心地觀經曰、有情輪迴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觀佛三昧經曰、三界衆生。輪迴六趣。如旋火輪。身觀經曰、循環三界內、猶如汲井輪。觀念法門曰、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輪迴六道。法華經方便品曰、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輪迴六趣中。備受諸苦毒。

諸案、道即能通之義。謂一切衆生、造作惡業、而生其處。故名惡道也。一曰地獄道。謂此處在地之下、鐵圍山間、有八寒八熱等獄。即造作極重惡業之衆生、墮於此道。故名地獄道。二曰餓鬼道。餓鬼道有三種。一謂罪業極重者、積劫不聞漿水之名。其次者但伺求人間蕩滌膿血糞穢。又其次者、時或一飽。即造作惡業之衆生、由慳貪故、生於此道。故名餓鬼道。三曰畜生道。謂披毛戴角、鱗甲羽毛、四足多足、有足無足、水陸空行等。即造作惡業之衆生、由愚癡故、生於此道。故名畜生道。

吾人在輪迴六道中無一非苦。墮地獄爲餓鬼畜生固苦。然爲人而忙忙碌碌一生所受之苦、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顯珠法師曰、人生之苦事、有何限量。綜而言之。終不出乎八種。第一生苦。第二老苦。第三病苦。第四死苦。第五愛別離苦。第六怨憎會苦。第七求不得苦。第八五陰盛苦。

第一生苦者。世人以生爲樂。殊不能知生是大苦。皆由人之初生。知識未充。長已成人之後。其受生之苦境。忘失而弗自覺知。受生之苦有五。一者受胎。謂靈魂託入母胎之時。在母腹中窄隘不淨。故云苦也。二者種子。謂靈魂最初入胎之時。託質父母之遺體而成。其靈魂種子。隨母氣息出入。不得自由。此二苦也。三增長。謂靈魂與父母之遺體三緣合而爲一。在母腹中。經十月日。內熱蒸煑身形。四肢六根、漸漸增長。住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間夾如獄。此三苦也。四者出胎。謂初生下地、有冷風熱風吹身之痛。是故嬰兒下地。悉皆呱呱啼哭。及其衣服等物觸身。肌膚柔嫩。如被物刺。此四苦也。五者種類。謂人品有富貴貧賤之殊。相貌有闕缺妍醜之別。生不如法。畢世之憂。此五苦也。有此五苦。故曰第一生苦也。

第二老苦有二。一者增長。謂少壯之時。血氣充足。肌膚潤澤。筋力強壯。年月日時。漸漸遷移。光陰代謝。氣力羸少。動止不寧。變白而黧。故是苦也。二者滅壞。謂盛去衰來。精神耗減。其命日促。漸至朽壞。是名老苦。

第三病苦有二。一者身病。謂人身假借四大合而爲身。四大者何。謂地水火風。人身之骨肉與土石相同。即是地大。身中煖氣是火大。津血是水大。週身氣息是風大。四大調和。則身安逸。四大不調。衆病交攻。地大不調則舉身沉重。水大不調則舉身胖腫。火大不調則舉身蒸熱。風大不調則舉身倔強。麻木不仁。此身病苦也。二者心病。謂事情不順。心懷苦惱。憂切悲哀。此心病也。有此二病。故謂之苦。

第四死苦有二。一者病死。謂因疾病。壽命欲終之時。四大分張。舉身皮肉筋骨節節疼痛。氣息欲斷未斷之時。一生所作善惡諸業。悉皆現於神識之前。恐怖萬狀。故云是苦。二者橫死。謂或遇水火刀兵。馬踏車傾。懸梁服毒等橫死之時。熱血煎心。故云是苦。此死苦也。

第五愛別離苦。謂平常最所親愛之人。最所好樂之物。倏然乖違離散。不得共處。心神念念戀慕憂戚。故云是苦。

第六怨憎會苦。謂平常最所怨讎憎惡之人。本不欲見。而偏偏聚會不能脫離。或聞其聲。或見其相。心中念念不安。故云是苦。

第七求不得苦。（即希望而不能滿意）謂世間一切事。一切物。一切學問。一切智識。本所好樂。希求而不能得。愛涎繞心。如癡如醉。心中焦灼。故云是苦。

第八五陰盛苦。五即色受想行識。陰乃黑暗蓋覆之義。色即人身。以有形色故、靈魂本有大智慧光明之用、處此人身之中、智慧光明不能顯露。故云是苦。受即領納。靈魂本與虛空同體同用。今受此人身、靈魂即在其中掩被。而不能徧滿。故云是苦。想即思想。靈魂之智慧。不待思而後知。今在此人身之中。念念起於思想。擾亂本有智慧之光明、不徹底明瞭。故云是苦。行即遷移。靈魂本來湛寂不動。如虛空然。今在此人身之中。搖

揭不安。遷流不住。故云是苦。識門分別。靈魂照了諸事。如鏡鑑象、不起分別。今在此人身之中。念念分別一切事相。將本有之智光昏濁不明。故云是苦。由此色受想行識。五種熾盛。猶如陰雲蔽翳靈魂。將本有神明叵測之妙用光明、不能作用。故曰五陰熾苦。

以上八苦。總括人生在世。一切衆苦悉皆收攝在於其中。此略說諸苦也。

今欲脫離此苦。惟有渡我自身出生死海而登涅槃岸而已。然用何法能出生死海、惟有勤修六度而已。六度者。一曰布施。慈心施物。二曰持戒。持佛戒、愼身口意之惡。三曰忍辱。耐忍一切之苦痛陵辱而不動心。四曰精進。勇猛勵行一切之善、降伏一切之惡。五曰禪定。心止於一處、而無妄念也。六曰智慧。分別眞理也。此六度、爲萬行之總體。前五種爲福行。後一種爲智行。以福行助成智行。依智行斷惑證理。以渡生死海也。

又有十度者。於前之六度外、再加第七方便度。以善巧方便、自積功德。又濟度一切有情也。第八爲願度。修上求菩提下化衆生之大願也。第九爲力度。行思擇力與修習力也。謂思維諸法而修習也。第十爲智度。修自利利他之二智也。所以與前之六度異者。彼觀空理之智慧、而此照有相之智慧也。故二度相對時。第六度名慧度。第十度名智度。以上十度、次第如菩薩十地之波羅蜜行也。

然吾人學佛之目的、非但自度生死海證涅槃而已。又宜發大悲願心、普渡一切衆生、盡證涅槃。大般若經曰、我發菩提心者。非爲己利、原爲盡十方遍法界、一切極苦有情之所依估。又曰、我爲利樂諸有情故。（有情即衆生）而受此身。

法華經譬喻品曰、如來亦復如是、則爲一切世間之父。於諸怖畏。衰惱憂患。無明闇蔽。永盡無餘。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蜜。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爲度衆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見諸衆生爲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煮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衆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衆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大苦不以爲患。舍利弗。佛見此已。便作是念。我爲衆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

華嚴經行願品曰、善男子、言恒順衆生者、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所有衆生、種種差別。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

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衆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衆生、則爲隨順供養諸佛。若於衆生尊重承事、則爲尊重承事如來。若令衆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既能自度不入三界六道輪迴、又能度一切衆生不入三界六道輪迴、此學佛之目的也。然又不可自謂我能度衆生而落於四相。金剛經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又曰、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

附錄

梁啟超先生講演人生目的．

嗚呼。！可憐。！世人爾許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那安分守己的人。從稍有知識之日起。入學校忙。學校畢業忙。求職業忙。結婚忙。生兒女忙。養兒女忙。每日之間。穿衣忙。吃飯忙。睡覺忙。到了結果。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做官忙。帶兵忙。當議員忙。賺錢忙。最高等的爭總理總長忙。爭督軍省長忙。爭總統副總統忙。爭某項勢力某處地盤忙。次一等的。爭得缺忙。爭兼差忙。爭公私團體位置忙。由是而運動忙。交涉忙。出風頭忙。搗亂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擊人忙。受人攻擊忙。傾軋人忙。受人傾軋忙。由是而妄語忙。而欺詐行爲忙。而妒嫉忙。而悲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決鬪忙。而慘殺忙。由是而賣友忙。而賣國忙。而賣身忙。那一時得志的。便宮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識窮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則請客忙。拜客忙。坐馬車汽車忙。麻雀忙。撲克忙。花酒忙。聽戲忙。陪姨太太作樂忙。和朋友鬪長論短忙。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還是忙。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忙。就是那外而像極安閑的時候。心裏千般百計。轉來轉去。恐怕比忙時還加倍忙。乃至夜裏睡着。夢想顚倒。罣礙恐怖。和日間還是一樣的忙。到了結果。依然還他一個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有人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快樂。人生在世。是否以個人快樂爲究竟目的。爲最高目的。此理甚長。暫不細說。便是將快樂作爲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認。但我卻要切切實實問一句話。汝如此忙來忙去。究竟現時是否快樂。從前所得快樂。究竟有多少。將來所得快樂。究竟在何處。弃過去現在未來的快樂。和過去現在未來的煩惱。相乘相除。是否合算。白香山詩云。「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來算只爲他人。」當知雖有廣廈千間。我坐不過要一牀。臥不過要一榻。雖有貂狐之裘千襲。難道我能毀無冬無夏。把他全數披在身上。雖有侍妾數百人。我難道能同時一個一個陪奉他受用。若眞眞從個人自己快樂着想。倒不如萬緣俱絕。落得清淨。像汝這等忙來忙去。鈎心鬬角。時時刻刻。都是現世地獄。未免太不會打算盤了。如此看來。那裏是求快樂。直是討苦吃。我且問汝。汝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若說汝目的在要討苦吃。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總須尋根究柢。還出一個目的來。

以上所說。是那一種過分的。欲求一面自討苦吃。一面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的根原。此等人。不惟可憐。而且可恨。不必說他了。至於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勤苦勞作。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他便答道。我總要維持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兒女。這種答話。原是天公地道。無可批駁。但我還要追問一句。汝到底爲甚麼要維持汝的生命。汝維持汝的生命。究竟有何用處。若別無用處。那便是爲生命而維持生命。難道天地間有衣服。怕沒人穿。有飯。怕沒人吃。偏要添汝一個人來。幫着消耗不成。則那全世界十餘萬萬人。個個都是爲穿衣吃飯兩件事。來這世間鬼混幾十年。則那自古及今。無量無數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過專門來幫造化小兒吃飯。則人生豈復更有一毫意味。又既已如是。然則汝用種種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孫。又所爲何來。難道因爲天地間缺少衣架。缺少飯甕。必須待汝構造。！如若不然。則汝一日一月。一年一世。忙來忙去。到底爲的甚麼。汝總須尋根究柢。牙清齒白。還出一個目的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且道這幾希的分別。究在何處。依我說禽獸爲無目的的生活。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踰越的大界線。鷄狗豕終日營營。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蟲蝶翩躚。蛇蟺蜿蜒。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溷廁中無量無數蟣虮。你爬在我背上。我又爬在你背上。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我能代他答道。我忙個忙。我不爲何來。勉強進一步則代答道。我爲維持我生命。繁殖我子孫而來。試問人類專來替造化小兒穿衣吃飯。過一生的。與彼等有何分別。那爭權爭利爭地位。忽然趾高氣揚。忽然垂頭喪氣的人。和那爬在背上。擠在底下的蟣虮。有何分別。這便叫做無目的的生活。無目的的生活。只算禽獸。不算是人。

我這段說話。並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厭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試觀中外古今大人物。若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釋迦。若基督。乃至其他聖哲豪傑。那一個肯自己偷閒。那一個不是席不暇煖。突不得黔。奔走棲皇。一生到老。若厭忙求閒。豈不反成了衣架飯囊材料。至於說到厭世。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兩字。古來聖哲。從未說過。千萬不要誤會了。我所說的。是告訴汝終日忙。終年忙。總須向着一個目的忙去。汝過去現在。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不惟我不知道。恐怕連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來未曾想過。嗚呼。！人生無常。人身難得。數十寒暑。一彈指頃。便將過去。今之少年。曾幾何時。忽已頎然而壯。忽復頹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囫圇糊糊。蒙頭蓋面。包臟裹血。過此一生。豈不可憐。豈不可惜。何況這種無目的的生活。決定和那種種憂怖煩惱。糾纏不解。長夜漫漫。如何過得。我勸汝尋根究柢。還出一個目的來。便是叫汝黑暗中覓取光明。教汝求一個安心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求。只得隨汝。我又何能勉強。但我有一句話。汝若到底還不出一個目的來。汝的生活。便是無目的。便是和禽獸一樣。恐怕便成孟子所說的話。「如此則與禽獸奚擇」了。汝若問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說出來。待汝痛痛切切。徹底參詳透了。方有商量。

編者曰。善夫、梁先生之言。「人生無常、人身難得。」還此未失人身之時、以自度生死海、度衆生出生死海爲目的。即以此目的爲最快樂爲最高尙目的。爲究竟目的。即爲安心立命之所在。夫如是。所以不爭名。不爭利。不爭官位。不爭兵權。不當議員。不爭總理總長。不爭督軍省長。不爭總統副總統。而以全副精神、專注於度己度人之目的。成日成年、勤苦勞作。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必達自度之目的而後已。必達度盡衆生之目的而後已。

第十章、佛學研究之次序

吾人欲求自己與衆生脫離六道輪迴之苦。此是學佛之最大目的。欲達此目的、非研究經典不可。然大藏八千餘卷。初學入門、苦無涯涘。未有不望洋而興嘆者。茲爲便利初學起見、選一最簡單之經目、而爲提要中之提要、門徑中之門徑。果能依次研究、未有不收事半功倍之益者。茲先將說經以前之預備、畧述如左。

讀經者求通佛理也。既通佛理之後。又須將經語在自己身上、細細體貼一番。似否能依經文、何句躬行實踐。又宜時時懺悔照經語實行。此讀經時當知者一。

智者大師曰、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嚴潔威儀、別座跏趺而坐。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四衆圍繞聽法。次須運心作觀。觀我能爲法師、傳佛正教。爲四衆說。想所出聲、非但此一席衆、乃至十方皆能聽受。此讀經時當知者二。

既焚香、仰有佛菩薩降臨、證明功德。若能三業相應、一心清淨。則即與諸佛菩薩功德、泯然相合。凡有所求。無不隨願成就。此讀經時當知者三。

案初學閱此。必不能信。以爲偶讀佛經、佛菩薩何肯降臨。而不知正月間世俗之請紫姑(俗語請門臼姑娘)及跳神拳等、其咒語皆極可笑、極鄙陋。然師之即驗。又扶乩圓光等各種小術。其符亦靈驗異常。況佛經爲佛親口所說。其靈驗見於正史及各種記載者、指不勝屈。斷非扶乩圓光等之小術所可比擬也。

知以上三則之後。然後可以言讀經之次序。其次序共分十五級。若讀至第十三級、又備有佛學小辭典、雖不照以下各級所定之經、隨閱各經、亦可自通矣。

第一級、宜先讀八大人覺經箋註。是經後漢安清譯。爲佛經中卷册之最小者。吳稚暉先生序曰。向日衲氏箋疏。務暢玄論。不重訓解。所以詞理鮮通。難達經旨。仲祜乃發願以中土詩書箋詁之法。施于梵經。並欲就漢魏古譯。先加釋詁。重初源也。今註八大人覺經一卷已成。殆爲仲祜度世之第一法身船。誰歟能先至涅槃岸。余姑序於其首。而與懊擾苦海者一商榷也。（按此八大人覺經箋註及以下各經箋註其總發行所在上海靜安寺路三十九號醫學書局）

此經及以下各經之箋註。皆用漢儒詁經之例。使字字考核清楚、何何皆有來歷。不敢杜撰一字、穿鑿一何。既便於初學、又便於文人。更便於識字比丘、三皈居士。爲從來佛經中最易讀之箋註。其最要之義、約有二端。一音讀訓詁。一考據事實。音訓明、方知此字爲何語。考據確、方知此物爲何物、此事爲何事、此人爲何人。然後知經旨是何意義。不然、空談肥說、望文生義、即或有此理、亦所謂此天如自說之楞嚴、非釋迦所說之楞嚴也。於經旨無與也。

第二級、宜讀佛遺教經箋註。是經爲佛涅槃時所說。西山眞氏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

第三級、宜讀四十二章經箋註。是經爲佛教最初流入中國之第一部經。隋書經籍志曰、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吳敬恒先生云、此四十二章經者。在佛書不爲精微。然論典籍之價值。爲漢代古籍。爲譯籍初祖。斷可觀同六經三史。

第四級、宜讀佛經精華錄箋註。道階法師序曰。此編皆擷取大藏及纂集部中精華中之精華而成。文雖極簡。理實貫徹大藏全經。無量法門。盡在於是。閱是編者、苟於一句一偈悟得心源、便能於一色一香境、徹見中道、佛性一透徹、一切透徹。如嘗大海一滴之味、便同大海全體之味、將來行同諸佛、位證無生、未嘗不從今日一悟始。

第五級、宜讀觀世音經箋註。是經即法華經之普門品。晉書百十五卷有徐義者。爲慕容永所獲。義誦觀世音經。得脫於難。法苑珠林卷十七。載誦念觀世音經之靈異。凡十餘條。古今圖書集成載誦念觀世音經之靈異。多至不可勝記。通州張季直先生、曾手書此經藏於狼山觀音殿。以爲求子得子之紀念。如欲考求觀世音菩薩之種種靈異者、不可不讀此經之箋註也。

第六級、宜讀高王觀世音經箋註。北史盧景裕傳、景裕誦此經千遍。臨刑刀折。此經遂行於世。又見魏書八十四、又見圖書集成神異典所引冥祥記、謂東魏孫敬德誦此經千遍、臨刑刀折爲三。自六朝以來因此經得救者、不可勝記。又考唐釋道宣法苑珠林、及續高僧傳、皆載此經之靈異。據此則知此經非後人之僞撰也。

謙案、觀世音菩薩、於中土最有緣。故持其名者。菩薩即至。古來之靈異亦最多。

第七級、宜讀盂蘭盆經箋註。是經爲佛門示孝之經。釋迦文佛之大弟子大目犍連得大神通。見其生母墮餓鬼道。欲救未能。佛爲設法。得生天上。今天中節之盂蘭盆會。即根於此。讀此一經。不但知佛法廣大。且孝弟之心亦油然而興矣。末附談鬼數頁。亦可知鬼神之情狀。

第八級、宜讀阿彌陀經箋註。閱藏知津曰。阿彌陀經佛在祇園。與比丘菩薩諸天大衆俱。無問自說。告舍利弗。稱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不可思議依正功德。勸人發願求生。但以執持名號爲行。復引六方各恆沙佛出廣長舌勸信流通。今時叢席皆奉之爲晚課。眞救世神寶、圓頓上乘也。誦闍法師序文云。佛法之妙。莫妙於淨土。淨土之妙。莫要於持名。持名之妙。莫要於此經。

第九級、宜讀觀無量壽佛經箋註。是經因阿闍世王欲害其父。并幽其母。其母厭棄娑婆惡世。願生無憂惱處。釋迦牟尼佛卽爲其母韋提希說西方阿彌陀佛國土莊嚴。并授以十六種觀法。觀成卽得往生。今此刻中有宋朝人所繪之精妙圖象四十餘頁。誠爲修淨土者。不可不觀不可不讀之經也。箋註全用漢儒註經之例。不敢杜撰一字。句句皆有來歷。最便閱者。

第十級、宜讀無量義經箋註。是經爲妙法蓮華經發端之經。閱藏知津云。無量義經說法華之前茅也。故收入法華部中。考此經以齊高帝建元三年譯於廣州朝亭寺。至今已一千四百餘年。尙未有人爲註釋者。玆箋註其第一次也。法華經註者極多。而此經爲法華部中最要之經。讀者先讀此經。接讀法華。自有迎刃卽解之樂。

第十一級、宜讀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箋註。是經爲妙法蓮華經之結經。與無量義經爲法華經之開經者。相爲終始。天台宗修法華之懺法。全以是經爲根據者也。其說余普賢菩薩懺悔六根之罪之說。亦與法華經之普賢勸發品相表裏。經中所載種種不可思議事。亦同法華。讀者苟能隨文解義。口誦心想。則莊嚴世界彌陀釋迦十方諸佛。俱在目前。

謹案、讀以上二經、可爲他日讀法華經之預備。

第十二級、宜讀心經箋註。是經爲大藏之總綸。衆生之指南。文僅二百六十餘字。能攝如來一代時教。蓋三藏所詮。雖浩渺難窮。然究其指歸。不越三觀法門。爲成佛度生之本。故自譯後流行於社會幾無家不誦。惜持誦者既不知意義。而釋者或有紕繆。讀此箋註。如明鏡當前。可無疑誤矣。

第十三級、宜讀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箋註。是經卽大般若經中之第五百七十七卷。文獻通考載了翁陳氏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文字不必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梁蔡辰曰。持誦金剛經之靈異。自晉宋以來。備著傳記。至唐益顯。段成式家世持誦。歷受其益。有金剛經鳩異。皆當時目擊情事。非子虛也。歷來解此經者。較心經尤多。然每每句讀不明。讀者未能開卷了然。讀此箋註。何句易曉。無艱深晦澁之苦。

第十四級、宜讀六祖壇經箋註。六祖惠能大師。姓盧氏。新興人。辭母直造黃梅東山。腰石舂米。旣得法。回南海法性寺。開東山法門。後歸寶林寺。一日謂衆曰。吾於五祖忍大師處。受法要并及衣鉢。今汝等信根純熟。但說法要。衣鉢不須傳也。此經爲大師在壇上所說之經。皆大乘圓覺之旨。爲禪宗之傑作。上根人閱之可以明心見性。頓悟無生。見仁見智。是在學者。

謹案、以上十四種經、皆單本小卷。容易畢業。讀完之後、再讀法華經。

第十五級、宜讀妙法蓮華經箋註。是經凡七卷。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法華經爲如來究竟之談。具明施設一代時教所以然之線索。如家業之有總賬簿也。今卽就經中如來所說之語旨引出之。俾讀誦此經者知所利益。十功德品曰。讀此經者、能出生死苦。雖重病纏身。生死怨敵、自然斷壞。得度生死。又曰。讀此經者、爲一切四衆八部之所宗仰。又曰。讀此經者、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出入生死、無怖畏之想。又曰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此皆以能得功德言也。其勸發品則曰若讀誦書寫此經。則見釋迦牟尼佛。法師品則曰空處讀誦經。皆得見我身。安樂行品曰。持此經者、若於夢中但見妙事、見諸如來身相金色、放無量光。演說諸法。得陀羅尼。卽爲授記。此皆以能見佛菩薩言也。功德品又曰。讀誦書寫。爲衆人說。卽得宿業餘罪重障一時滅盡。安樂行品曰。讀是經者、常無憂惱。又無病痛。不生貧窮卑賤醜陋。妙音菩薩品則曰。諸有地獄餓鬼畜生及衆難處。皆能救濟。觀世音普門品則曰。於苦惱死海、能爲作依怙。藥王品則曰。若人有病。得聞是經。病卽消滅。此皆以能脫罪苦言也。藥王本事品曰。若有爲人、聞此經典、如說修行。卽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大菩薩衆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女人且往生。男子更能往生矣。此以能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言也。法師品曰。能爲人說法華經一句。則已與如來共宿。則爲如來手摩其頭。如來以衣覆之。陀羅尼品則藥王菩薩說咒、勇施菩薩說咒、毘沙門天王說咒、乾闥婆衆說咒、羅刹女說咒。皆保護誦經者。其爲佛菩薩天神所恭敬保護又如此。故修釋迦牟尼佛之淨土者。一念隨喜、卽得授記。依師讀之、能成佛道。況經中但言廣勸普男信女。不論在家出家。人人可修。其讀誦之靈驗、種種不可思議。載法苑珠林、太平廣記、及圖書集成神異典中者、指難縷述。此但言其大概耳。

以上十五種經及箋註。細細讀過之後、無論何經、大抵皆可通曉。惟偶遇佛經中之專門名詞、爲此十五種經箋註中所未及者、遇之輒爲阻礙、不能通過。於是不能不求之佛學辭典矣。

最要者、宜各備佛學小辭典。各國專門學科、均有辭書可查。我國佛學向乏辭書。孫祖烈君仿辭源之例、輯成佛學小辭典一書。凡藏經中一切專門名詞、皆搜羅詳載。析疑問難、開卷卽知。誠研究佛經之津梁也。

此外宜先讀地藏本願經、大乘起信論、原人論、維摩經、圓覺經、無量壽經、梵網經、楞嚴經、楞伽經、勝鬘經、金光明經、菩薩善戒經、法句經、法海觀瀾、閱藏知津。隨意研究十餘種箋註之後、卽按照楊仁山先生所言之次序讀之、亦無不可。

楊仁山先生曰、大凡學佛者入手切須的當。將大乘起信論讀誦通利。自能透徹眞實佛法。不至儱侗捉影。虛費時光。（與馮華甫書）再看楞嚴正脈、唯識述記、楞嚴唯識既通、則他經可讀矣。（答釋德高問）起信論既能深究、必得通達其註疏。先閱纂註直解。後閱義記海東。此四家以賢首義記爲主。別記亦大有妙處。閱之數過、其義自顯也。將此論與大乘經循環讀之。其法甚妙。讀起信論後、研究楞伽經、經論互相發明、解悟最速。華嚴閱疏鈔。法華閱會義。楞伽須閱憨山筆記。此外尚有圓覺畧疏。金剛宗通。心經五家註、維摩註、十二門論、法界無差別論。均可次第閱之。各家撰集。先閱蓮池憨山二家。爲近代之正法眼也。又流轉章、十世章、係賢首之作。在塵勞中用此法門、最爲巧妙。行之既久。其契華嚴法界而不自覺。古德法施之力、有如是耶。華嚴疏鈔既能全閱。必得超越常情、徹見一乘妙諦。賢首所作一乘教義分齊章。亦宜速類閱之。經中深義、未能當下明了者。當於佛前至誠頂禮。心念佛光灌頂。久之自能豁然通達。若以思惟心推究。去道轉遠矣。又謂在家人雖未受戒、亦可學戒。戒律多種、當以梵網經內十重四十八輕爲主。有賢首疏可爲準繩。在家五戒、卽在十重之內。至於比丘律儀、專爲出家人而設。在家人不宜閱看。佛有定制。他如菩薩戒本經、最宜讀誦。不但學道人宜遵。卽世俗人學之。亦可漸入聖賢之域矣。與其受而不能持、不如學而能遵也。（以上均與李澹緣書）

此外如六度集經、解深密經、毘盧遮那經、起世因本經、佛本行經、法句譬喩經、龍樹中論、智度論、天親法華論、涅槃論、涅槃本有今無論、四諦論、百喩經、成實論、俱舍論、諸阿毘曇論、瑜伽師地論、四分戒本、八識規矩、百法明門、入大乘論、十地論、往生論、覺意三昧、無諍法門、安樂行義、四教義、觀心論、法華本迹十不二門、四念處、摩訶止觀、五門禪經、禪法要解等。亦爲緊要之經典。此外大部經典、如大般若經、大寶積經等。如有餘力。亦必兼讀。如資性駑鈍者、不能博覽羣經。則宜讀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朝夕念佛作觀。求生西方彌陀淨土。或讀法華三經、求生本師釋迦牟尼佛淨土。編者雖睹諸經典數千卷。亦以資性駑鈍、不能徧覽羣經、而以法華三經朝夕誦讀爲事者也。以上所舉各經。或專讀數經。或兼讀數十百種。或專習某一宗之經典。皆隨各人之願力而異。不能強人人而同之。世有喜讀佛經而仍犯殺盜淫之身三業、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之口四業、貪瞋癡之意三業者。猶言堯舜而行盜跖也。諺曰、嘴要念彌陀。心要發蛇窠。此之謂歟。此種人爲讀經人中之最下等者。必不能免三途之惡報。故讀經者、宜力行十善、力行六波羅蜜、不作絲毫之過惡。須知爲人本當如此。非希望人天之福報、而始爲善也。非懼地獄餓鬼畜生之苦報、而始不爲惡也。無所爲而爲之。不思善。不思惡。此乃吾人本來面目也。否則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上上乘矣。

第十一章　餘論

世有閱佛經而疑信參半者、因未知佛家之種種靈異故也。夫佛家靈異之事、著於簡編者夥矣。然攷之於古、不如近世之信而可徵。訪之釋氏弟子。不如儒家之說校爲易入。茲錄王漁洋先生等所遇之事實若干則。諸先達皆非迷信人也。而其說如此。讀者可以堅信心矣。故輯餘論。

王漁洋先生曰、古月頭陀、獄人、胡姓、名明勳、字半菴。順治丙戌居京日。兩膝忽患瘡。痛入骨髓。數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照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爲。詣佛懺悔可耳。既醒、卽謝醫。發願誦經禮水懺。至九卷、遂杖而起。終三十六卷。復閉關誦法華經華嚴經各一部。遂能行。又誦涅槃經金光明經心地觀經報恩經金剛經凡五百萬字。瘡竟愈。後眞州有降乩者。書盧照容。邀半菴與會。自敍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菴、洛陽宮相見。今憶否。胡悚然。胡天啟中官中書舍人。曾救左忠毅公故也云。（池北偶談二十）

又曰、天章說、滄州人張漢儒、背病。彌留。夢三梵僧、以手三摩其腹。立愈。遂發願禮四名山。至普陀、謁大士畢。欲歸。見一老人于洞外掃除。因與語曰、若遠來、欲見大士乎。張曰、四千里至此、得見大士、死無憾。然大士安得見。老人曰、但虔禱、當有所睹。張乃與同輩十餘人跪禱久之。忽見洞口有金光。老人曰、大士出矣。衆歸觀。果睹大士自石壁中出。唯見側面。又禱曰、既蒙大士現身。願睹正面頂禮。歸日、募塑像設。大士卽又背洞而海。去人咫尺。紺髮卷螺、高顙隆準。衣綠色。半色在雲氣中。不可見。衆歡喜稽首。倏入石壁去。老人云、始亦以得遇大士現身。故捨身于此、供灑掃之役。久亦屢見。按郎瑛類纂、亦載元張光弼普陀山觀世音善財應現詩。蓋自昔有之矣。（居易錄一）

又曰、王敬祖者、寶坻諸生。年十七失明。常虔誦白衣觀音咒。康熙己巳四月二十六日夜。夢一婦人素衣淡妝、手啓敬祖左目。以小針針之。出血筋長可寸許。復啓右目針之。

其血筋亦由而中斷。詈之曰、爾目無恙矣。質明、視物瞭然。惟右目微有所障。自是合家持咒、不懈益虔。盤山拙菴禪師智朴、作王敬祖傳咒云。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怛（姪）只哆。（多）唵。伽（囉）囉（伐）伐哆。伽囉伐哆。伽訶（囉）伐哆。囉伽伐哆。囉伽伐哆。婆訶。（居易錄三十三）

又曰、長安薦福寺僧行義。予遊秦時識之。近謁普陀山歸、見過云與雲水僧七人雨中往香潮音洞。虔禱願覩大士慈容。倏見洞中現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鸚鵡像。莊嚴妙好。是女人身。他僧見者、種種不一。久之乃沒。又云、法華洞爲大士演法處。有老僧智玉居之。年百有二十歲。木則遊將也。落伽山有老尼。相傳百六七十歲。獨居是山。無伴侶弟子。距普陀尚百里。寺僧往致供給。有見之者。寺有玉印。佩之可以辟邪已疾。蔵園雜記、以爲普陀梵語、白也。落伽、華也。以山多山礬花、故名。本一山也。（居易錄三十二）

又曰、康熙丙寅歲、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與衆約會武當山進香。既再往矣。歸爲其妻述巒岳奇麗之狀。妻亦欲往。夫以道遠艱費難之。妻恚而自經。夫歸。懟憤。言於衆。衆爲買棺殮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見其妻在路旁大樹下坐憩。以爲鬼也。曰、若死矣。胡爲在此。妻曰、吾未嘗死。昨以需衆、行期稍遲。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謂君猶濡滯。吾候且數日矣。今當同行。胡爲鬼耶。其夫疑懼。不知所出。衆曰、吾等百餘人。果即魅、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事竣、歸家登堂。夫指櫬示之曰。爾既不死。前日殮者何人。妻曰、吾實不死。曷開視之。及開視、乃空棺耳。今妻尚在。（池北偶談二十六）

查慎行先生曰、明孝陵、即梁名僧寶誌瘞所。傍有八功德水。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缸對合。啓之。誌公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爪繞腰矣。瘞既遷、水亦隨往。太祖異焉。敕建靈谷寺。賜之莊田甚廣。仍迎其像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人海記下）

俞曲園先生曰、宋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見天中記引高齋錄、余未見原書）又宣和中、溧水人俞集於蚌中得觀世音像、旁有竹兩枝。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眞珠綴成者。（見夷堅乙志第十三）是蚌中見佛菩薩、彙記載有之。彭雪琴侍郎於甯波普陀山得蚌殼二、皆有佛像。以其一施焦山自然庵。攜其一至蘇州、余得見之。佛像凡十有二、左三右五中四、分列三行。其像皆如佛寺所塑彌勒佛然。眉目有笑容、手有指、腹有臍、無不酷肖。亦一奇蹟也。徐花農庶常曰、金剛經有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之語。是蚌所孕、正可謂之三四五佛矣。（右台仙館筆記十三）

吾鄉櫻桃凱。東接海上。有古刹曰白衣庵。大士供養處也。地最僻。寺僧多不法。偶有商人、過暴雨托宿。見銅像剝落。捐白金數笏爲助。僧窺其橐重。遂醉以酒。縛之樹。解佛旛縊焉。時已更餘。月光黯然。適捕盜舟至。瞥見一縞衣女子、徘徊寺側。疑僧爲姦。入寺窮索。寂無所覩。惟所縊之人、宛轉垂絕。救之獲甦。具道其故。乃悟向所見即大士顯應也。於是縶送有司。杖殺之。（果報見聞錄）

方濬頤先生曰。研香之尊人文靜涵廉訪海、昔官江右牧令。有政聲。因積勞引退。年未五旬、在京養痾。終日嘔水數升。醫家皆束手。廉訪之長女雲姑、發願誦高王觀世音經一萬卷、祈父病痊。終日恭持不懈。一夜、夢一老嫗告曰、汝之孽業尚多。吾爲汝去病。出紅藥三丸、令吞之。及興、嘔即止。午後入內定省。見長女香花供奉、跪拜佛前。詢之。衆云、今日雲姑誦經數滿。正酬神耳。廉訪因述夜間之夢。益信菩薩有靈。越三年、終養事畢、復出山。官至山東按察司。壽七十二歲。舊病終未發也。雲姑歸張氏。復因母病、割臂和藥以進。立瘥。其夫歿於長沙軍營。侍姑至八十餘。撫孫讀書。年逾六十、尚强健。純孝格天、足爲女宗之式已。（夢園叢說）

鈕玉樵先生曰、菲存中在之間。水月庵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缸。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詰之。其孫叔亦浮屠之有行者。恭其遺教。如期發缸。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遐近觀者雲集。中丞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爲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僞。潛以刃刺臂。血縷縷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扃鐍。過謁者始啓觀焉。（觚賸）

又曰、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積老而鰥獨。爲鄉塾師。一女名聞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案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偏撫其體。喉以紅丸。甫下嚥。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欻然而起。則已化爲男子矣。先是、翁以聞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此異。譚怒詫其妄。鳴於官。官驗果眞。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郡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聞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眞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烏蠻樣。（觚賸）

李鳳君先生曰、楊璜、字希周、江南當塗人。世居官圩之栗樹里。爲邑趨法先民。恥爲俗

下文字。坐此困滯。乃焚棄筆硯。已而兵逼其鄉。泣曰、祖宗邱墓在此、何忍棄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墓。兵來、將執之。璜急赴水死。子甫十齡、自林中望見父溺。號哭。亦投於水。時丙戌三月十六日也。久之、父子兩屍攜手浮出。見者隕涕。妻陸氏、痛夫之無後也。以妾張氏、遺腹有身、冀延一綫。乃矢持長齋。迎佛像於家、晨夕對哭。以哭爲晨夕課。哭已。喃喃念佛。夜夢老嫗攜一子來曰。以遺汝。醒而歎曰、佛賜也。俯伏拜謝。越歲、妾乃生女。陸氏慟曰、嗚呼。已矣。無復望矣。丁亥春、延集族中尊行、泣而告曰。絕祚當分諸從子。未亡人婁妾得粗給衣食撫此女足矣。遂悲不自勝。族人不忍。謂俟小祥追薦亡者、而後公議立繼。及期。會親族、起道場。功果滿日、亦三月十六也。正陳齋供會食。女呱呱泣不已。抱之就枕。使張氏守之。張忽如夢魘。陸氏急呼。纔醒復憒。女哭益甚。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形矣。大驚。呼家人聚視之。面目肢體如舊。唯私處生長男根。其旁尚有新血痕。衆咸詫嘆。始悟前夢之不虛也。就至佛前羅拜。命名佛賜。次日遠近親者填門。聞於邑令張公。猶未深信。其宗族異口一詞曰、脫變男非虛。吾儕小人、不願分其田宅耶。侯乃首肯。貴池劉與父先生出記事一則。謂唐寅所撰。（原本耳談）

廣西全州之湘山寺、無量壽佛真身在焉。其法名曰真源。河南穀寶人。唐肅宗時、修道於衡山。後居湘山寺者七十年。涅槃於此。存壽一百五十餘臘矣。其徒漆其身而龕之。僖宗時、賜爲無量壽佛。歷朝香火甚盛。明時有巡方御史某者、惡其誕妄惑衆。至寺、斷其一指而驗之。市小寺門、仰噴血死。旋頻見夢於寺僧曰、吾斷佛指爲護法神所怒、以致殞身。汝可爲吾設像於門、以示皈依。庶免罪戾。寺僧遂搏土作像、坐諸山門。州官以爲妄。將罪寺僧而毀之。御史復示夢於州官。遂得不毀。指棄於地、爲一童所拾。懷之以歸。其父夜夢金甲神持杵逐童。醒而詢之。童具以告。遂奉指至寺歸之。寺僧用漆膠黏原處。不久即落。頻粘頻脫。於是匣而置之座前。二月八日、爲佛誕辰。四方瞻拜者雲集。寺前郎中、齊賽古玩皮幣珠玉以及一切雜貨、無物不備、名曰廟市。凡漢口沙市佛山之估、皆連檣接帆而至。州牧及佐貳巡司咸貲夜巡視彈壓之。予於乙亥二月二日、道過全州城下。寺距州城不及二里。因往遊焉。雖未屆佛誕之期、而估客已有至者。自西門至寺、涸人居缺處、即以竹木縛而成屋。或蓋茅草、或蓋竹瓦、連接之。以賃於人。路之兩旁無隙地。寺門內則御史紗帽紅袍向外肅客坐。殿宇宏敞。真身供於後殿。頭面黑而有光。蓋每年加漆故也。身衣袈裟。體不可見。惟下頦長幾及胸。人咸駭之。寺僧曰、嘗日拜其鬚而漆之。故其長如此。斷指函以檀香匣。人亦有啟視之者。寺後有塔、不甚高。

乾隆四年、將軍張廣泗征義寧前過此。題詩其上。字大徑五六寸。筆力挺勁。予尚記其四面八方舍利子、東西南北金剛身二句。餘忘之矣。惜解維匆匆。不及遍歷其境。至今追憶、猶自憮然也。（庸閒齋筆記）

俞潤齋先生曰、臨平鄉間某氏女、未嫁而夫亡。立志不適人。父母憐之。爲搆一小樓。俾長齋奉佛其中。足跡不下樓者數十年。近聞其夜分趺坐蒲團。有時忽放大光明。照見室中一切物。人皆以爲奉佛之效。余謂此乃其自有之靈光耳。大凡人之生。皆有此靈光。汨於聲色貨利而失之。此女乃能看破塵緣。堅持一念。由靜得定。由定得慧。此一點靈光。遂時時逗露。若虛室之生白然。（印雪軒隨筆一）

紀文達曰、歲悖有佃戶孫某、善鳥銃。所擊無不中。嘗見一黃麞。命取之。孫啟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鉛丸何擊。安能預決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則待使飛。而擊其足。命取生者。舉手銃發。黃麞果蹶。視之一足折矣。其精巧如此。適一人能誦放生咒。與約曰、我誦咒三遍。爾百擊不中也。試之果然。後屢試之。無不驗。然其詞鄙俚。殆可笑噱。不識何以能禁制。又凡所謂禁制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實皆有驗。均不測其所以然也。

紀文達曰、烏魯木齊軍吏茹大業、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飲博者。寺僧孤弱。弗能拒也。一夜飲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一、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門探入。五指齊張。厲聲呼曰六。舉掌一拍、燭滅几碎。十餘人並顛仆。至曉乃各漸蘇。自是不敢復至矣。佛於衆生。無計較心。其護法善神之示現乎。

紀文達曰、白衣庵僧明玉言、昔五臺一僧、夜恒夢至地獄。見種種變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誦經。其夢彌甚。遂漸至委頓。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惡業。出家後漸明因果。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諸相。故誦經彌篤、幻象彌增。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一切惡業、應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之乎。是僧聞言、即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是宴然無夢矣。

梁章鉅先生曰、吾鄉福州亦有請鼓山湧泉寺銅變觀音下山求雨者。憶余里居時、値夏旱。藩臬兩司、糧鹽兩道、會詣督部程公梓庭。言今夜三更、將會同出城、上鼓山迎大士出城求雨。公問鼓山距城若干里。對曰、來往六十里。公微笑面天曰、大士在西天、不在鼓山、君等自爲之、不必關我也。及次日入城。安設神位於九仙山之大士殿。司道復詣署請公上山拈香。公又面天曰。今日限見得是無雨了。若明日依舊如此。將若之何。

我不能傒傒上山。君等自爲之可也。是晚大雨滂沱。連宵達旦。次晨。司道等又詣署請拈香。公問今日山中作何狀。僉曰、今日合衆誦經一日。明日卽可送上山。公曰、明日我要獨留誦經一日。後日再送可也。衆喜諾而出。公亦、出。上山拈香。醮禮。程公亦素不信佛者。竟至此而不能不迴心皈向矣。（現果隨錄一）

梁恭辰先生曰、家大人云。葉健菴中丞世倬。由吾閩監司廉訪。洊晉巡撫。道光元年。入覲京師。於宮門外待漏時。與余晤談良久。舊聞中丞持誦大悲咒。甚得力。因叩其說。中丞曰。余二十許歲時。嘗患病。甚重。其寒熱交戰時。苦不可言。醫言下次當更重。恐懼幾不欲生。忽見書架。有大悲咒一卷。自念持誦。或可稍減病苦。且藉以卻病鬼。遂發心。以次日焚香。禱誓佛前。攝心虔誦。而病恰以是日頓止。於是連日誦之。病竟不發。故自逾籍以來。數十年持誦不輟也。按大悲咒列於密部。卽陀羅尼經。屠琴塢曰。觀世音菩薩告梵王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爲心是。無染著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見取心是。無上菩提心是。菩薩已將八十四句咒義詮釋明白。持誦者須將慈悲平等無爲空觀等心十句。細心尋繹。身體而力行之。卽可到臨時身生千手千眼地位。極之八萬四千陀羅尼手眼。皆不出此十句妙用。故曰。當知此咒。猶如妙藥。名阿伽陀。一切諸病。無所不治也。今人多信奉金剛經。而不敢輕持大悲咒。輒謂此咒妙諦難詮。在語言文字之外。持之不識。反恐致殃。則亦未嘗篤信力行之過耳。（勸戒續錄二）

又曰、持誦金剛經之靈異。自晉宋以來。屢著傳記。至唐益顯。段成式家世持誦。歷受其益。有金剛經鳩異。摭拾至二十於則。皆當時目擊傳聞。非子虛也。余少隨侍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年逾八十。猶每年於先人忌日。必用精楷。書金剛經全册分送各名刹及諸交好。家大人時在蘇齋讀詩。亦乞得一册。每疑先生素不佞佛。何以亦矻矻於此。先生嘗言。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有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爲壯觀禦侮之用。（勸戒續錄二）

袁子才先生曰、余祖母柴太夫人、常爲余言其外祖母楊氏。老而無子。依其女洪夫人以終。年九十七而卒。居一樓。奉佛誦經三十年。足不履地。性慈善。聞樓下笞奴婢聲、便傍徨不能食。或奴婢有上樓者。必分己所食與食。九十以後、拜佛、佛象起立答拜。太夫人大怖。時余祖母年尚幼。必拉之作伴。曰、汝在此。佛不答我也。卒前三日、索盆濯足。婢以向所用木盆進。曰、不可。我此去將踏蓮花。須將浴而之銅盆來。俄而旃檀之氣自空繚繞。端坐跏趺而逝。逝後、香三晝夜始散。（子不語五）

又曰、康熙五十年、肅州合黎山頂忽有人呼曰、開不開。開不開。如是數日、無人敢答。一日、有牧童過、聞之。戲應聲曰、開。頃刻砉然。風雷怒號。山石大開。中現一崖。有天生菩薩像數千。鬚眉宛然。至今人呼爲萬佛崖。章淮樹觀察過其地、親見之。（子不語五）

又曰、余同官趙公諱天爵者、自言爲句容令時、下鄉驗屍。薄暮宿古廟。夢老嫗而有積塵。髮脫左鬢。立而請曰、萬監扼我咽喉。公爲有司、須速救我。趙驚醒。張目燈前。隱隱猶有所見。急起逐之。無所得。次早閒步、見廟側有觀音堂、旁塑一老婦、宛如夢中人。堂前滿巷狹甚。爲民房出入之所。呼廟僧問曰。汝里中得毋有萬監乎。僧曰、在觀音堂前出入者、卽萬監家也。喚監至、問爾居祖遺乎。曰、非也。此屋本從前觀音堂大門出入之地。今年正月、寺僧盜賣於我。價二十金。趙亦不告以夢。俳捐二十金爲贖還基址。加修葺焉。是時趙年四十餘、尚無嗣。數月後。夫人有身。將產之夕、夢老嫗復來、抱一兒與之。夫人覺。夢亦如公。遂產一兒。（子不語一）

又曰、明季、乘山寺中養一豬、年代甚久。毛盡脫落。能持齋。不食穢物。聞誦經聲、則叩首作頂禮狀。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將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將往他處說法。召其徒誡曰、豬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寺鄰。衆僧雖諾之、而心以爲非。已而豬死。乃私埋之。湛一歸、問豬死作何處分。衆僧以實告。且曰、佛法戒殺。故某等已埋瘞之。湛一大驚。卽往埋豬處、以杖擊地。哭曰、吾負汝。吾負汝。衆僧問故。曰、三十年後某村有一清貴官無辜而受極刑者、卽此豬也。豬前生係宰官。有負心事。知惡刼難逃。託生爲畜、來求超度。我故立意以刀解法厭禳之。不意爲汝輩庸流所誤。然此亦大數。無可挽回也。崇禎間、某村翰林鄭鄤、素行端方、在東林黨籍中。爲其舅吳某誣以杖母事、凌遲處死。天下冤之。其時湛一業已圓寂。衆方服其通因果也。（子不語二）

又曰、陝西劉刺史介石、補官江南。寓蘇州虎邱。夜二鼓、夢乘輕風歸陝。未至鄉里。路過一鬼尾之。長三尺許。囚首喪面。獰醜可怕。與劉對搏良久。鬼敗。劉挾鬼於脇下而趨。將投之河。路過余姓者、故鄰也。謂曰、城西有觀音廟。何不挾此鬼訴於觀音、以杜後患。劉然其言。挾鬼入廟。廟門外韋馱金剛神皆怒目視鬼。各舉所持兵器作擊鬼狀。鬼亦悚懼。觀音望見、呼曰、此陰府之鬼。須押回陰府、劉拜謝。觀音目金剛押解。金剛跪辭。語不甚解。似不屑押解者。觀音笑目劉曰、卽著汝押往陰府。劉跪曰、弟子凡身、何能到陰府。觀音曰、易耳。捧劉而呵氣者三。卽遣出。鬼俯伏無語、相隨而行。劉自念雖有觀音之命。然陰府未知在何處。正徘徊間。復遇余姓者。曰、君欲往陰府、前路有竹笠覆地者是也。

劉望路北有笠、如俗所用舁缸蓬狀。以手起之。霍然一井。鬼見大喜。躍而入。劉隨之。冷不可耐。每墜丈許。必爲井所夾。有溫氣自上而下。則又墜矣。三墜後。豁然有聲。乃落於瓦上。張目視之。別有天地。白日麗空。所墜之瓦上。卽王者之殿角也。闕殿中鬼神震怒、大呼曰、何處生人氣。有金甲者擒劉至王前。王衮龍衣、冕旒。鬚白如銀。上坐。問爾生人、胡爲至此。劉具道觀音遣解之事。王目金甲神捽其面。仰天歸視之。曰面有紅光。果然佛遣來。問鬼安在。曰、在膝脚下。王厲聲曰、惡鬼難留。著押歸原處。羣神叉戟交集。將鬼叉戟上投池。池中有蝕怪、爭搶食之。劉自念已到陰府、何不一問前生事。拍金甲神曰、某願知前生耶。金甲神首肯。引至廊下。抽簿示之。曰、汝前生九歲時、偷鄰人寶兒銀八兩。寶兒父母懊恨而亡。汝以此獲夭死。今再四矣。猶應爲贅以償前愆。劉大驚曰、作善可禳乎。神曰、視汝善何如耳。語未畢。殿中呼曰、天符至矣。速令劉某回陽。毋致洩漏陰司案件。金甲神挾至王前。劉復跪求曰、某凡身。何能出此。陰界王持劉背吸氣者三、遂聳身於井。三聳三夾。如前有溫氣自下而上。身從井出。至長安道上。復命於觀音廟、跪求陳陰府本末。旁一童子嚶嚶不已。所陳與語劉同。駭視之。耳目口鼻、儼然己之本身也。但縮小如嬰兒。劉大驚。指童子呼曰、此妖也。童子亦指劉呼曰、此妖也。觀音訶劉曰、汝毋恐。此汝魂也。汝魂惡而魄善。故作事堅強而不甚透徹。今爲汝易之。劉拜謝。童子不謝。曰、我在彼上。今欲易我。必先去我。我去、獨不於彼有傷乎。觀音笑曰、毋傷也。手金簪長尺許。自劉之左脇插入。剔一膈出。以腕繞之。每繞尺許。則童子身漸縮小。繞畢、擲於梁上。童子不復見矣。觀音以掌拍案。劉悸而醒。仍在蘇州枕席間。脇下紅痕猶隱然在焉。月餘狹信至。其鄰人余姓者亡矣。此事介石親爲余言。（子不語一）

程碧之先生曰、段成式金剛經鳩異。搜輯頗多。向嘗誦之。以爲此小說耳。友人方君慎之嘗患瘵疾。母爲誦金剛經禳祓。慎之初不知也。母在別室禮誦。慎之昏憒中。自覺披一氈毯跪母前誦之。他極求移步不得。誦畢如夢醒。仍榻上耳。如是數度。病愈。母不復誦。乃已。金經。非符呪也。而靈異若是。佛力洵有不可思議者。慎之又云、當病之初起也。夜飮友人家。歸過陋巷。過驢騾負米麥來者十數頭相續。因倚道旁土神祠避之。驅者過前。揚鞭擊石。爍然有聲。一驚悸悶。不覺神痴。及歸遂病。病中覺神魄滯祠中不能去。遂覺祠前咫尺地。餓鬼羣集。向之索錢。其劇無他。衆鬼相吞。愈吞愈肥。末後爲一鬼。乃與祠等大。俄而仆地爲數段。仍數鬼也。旣復肩肚相屬。續成一鬼。瘦長若竹竿。已復有幅巾携杖。若相傳土地狀。來耳語。爲衆鬼索錢。遂探慎之懷。竟得錢數百以與衆

鬼。慎之自揣無之。不知何以忽有。然有時亦似在家中。但恍惚甚。數日。忽聞呼者聲如雷。若有吸力。一呼身出祠外。三呼已附體矣。乃其父以病中譫語謂受驚故。呼而招之。所探錢則亦家人所焚紙錢也。此方君與余共事中學時爲言者。今方君猶在甲種商業爲舍監。其人素不信宗教者。非虛言可知。顧不解當時何以不呼則不能去。豈仍其驚悸之業力耶。凡焚殺錙錢之鬼。往往難去故地。或亦以斯故歟。（留菴筆記）

金拜四先生曰、孝感程祓園進士。爲孝廉時。就寨中講院席。一日山行宿野店。甚荒涼。四壁蕭條。塵凝几案。因長途勞頓。不暇致詰。卽就草榻臥。僕宿外間。程夢寐中、忽覺有物壓其足。心知爲邪魅。口不能言。窘甚。竭力欲起坐。而竟體木強。不能轉側。少選、且壓過腹。徒大窘。思佛氏經咒。可以驅邪。而素未諳習。偶憶法帖中有趙松雪書心經。尚能記憶。急默誦至色卽是空二句。氣忽透出。大聲疾呼。而物頓逝矣。僕驚起扶問。遂定心神誦畢。復誦數遍。始安眠。早起、詢店主人。言殊支離。而鄰人言是店固多魅也。（守一齋筆記二）

佛學指南終

進德叢書

照碼七折。外加寄費郵費。十種統買須二角。另買照例。外埠欲購書者。書款從郵局亦可滙寄。如郵滙不通之處。僅可將郵票代之。郵票一元。作洋九角五分。

第一種	偉人修養錄	三角	掛號費七分
第二種	西洋古格言	五角	掛號費八分
第三種	少年進德錄	六角	掛號郵費一角
第四種	少年之模範	三角	掛號郵費八分
第五種	女誡註釋	二角	掛號郵費六分
第六種	溫氏母訓	二角	掛號郵費六分
第七種	顏[illegible]語錄	四角	掛號郵費八分
第八種	聰訓齋語（附恆產瑣言）	三角	掛號郵費六分
第九種	新道德敎課	四角	掛號郵費八分
第十種	少年進德彙編	四册實洋四角	掛號郵費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西首龍飛西隔壁三十九號醫學書局○欲索醫學書目提要文學類書目提要佛學類書目者函索卽得信內須附郵票三分○分銷處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天津金華橋商務印書館○奉天鼓樓北路東東昌記書局○廣東雙門底上街聚賢堂林記書棧○崇學書局○杭州德記書莊漢口後城馬路與泰里口東壁圖書館○上海棋盤街掃葉山房北號○上海二馬路望平街千頃堂書坊○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口中華書局

序一

唐大圓先生。著唯識三字經。囑予序之。予素未讀佛書。年五十。始發讀佛之願。性根太鈍。不知佛教之廣大。僅慕佛理之圓融。二年來。讀相宗書一二種。年齒日增。智慧日減。所謂圓融之佛理。亦萬不識一也。大圓先生。精深於唯識。爲一般根抵淺陋者計。著唯識三字經。三字經者。舊時學僮入門之書。然則入佛學之門。當由此書始也。予讀佛二年。而不識佛理。正缺少此種入門之書。大圓先生此書。爲一般讀佛者所需要。尤爲予所需要。蓋予二年來讀佛之願。將來或可得門而入。予不識佛理。不敢序大圓先生之書。謹述予之希望。並謝大圓先生之啓發也。涇縣胡韞玉樸安識

序二

大圓先生。今世大文學大哲學而且兼大教育家者也。其爲學最博大而圓通。而有所論著。亦方便多門。務使上中下之三根普被焉。近感於國人思想龐雜。無有統緒。或徧計同異。哲已不成爲學。妄言臆斷。科亦早失其術。因發願以唯識之學。普攝羣機。猶慮法相浩繁。名句艱澀。初學末由。乃倣俗傳三字經例。作唯識三字經八十有五頌。其文甚淺而義乃深入。其義雖廣而言能簡括。斯眞善巧方便。無以復加矣。不獨爲小學入德之門。亦卽爲大學通行之路。不獨鈍根得自卑以登高。雖利根亦可執簡以御繁。吾讀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今讀此論。亦可作如是觀曰。佛之用。普爲貴。唯識之學。斯爲美。小大由之。善讀此書。或深解作者之用意者。當亦以予爲知言。

佛歷二九五五年又二月學人顧航序於鄂之佛學院

序三

甚麼叫做「唯識?」就是那世親菩薩悲憫人們沉迷生死苦海，沒有得出期，特地喚醒世間;萬法皆「唯識」所映現，不可執著以爲實有，而起貪，瞋，痴，愛。怎麼叫做萬法皆唯識所映現?因爲凡一切物質的現象，與憎愛的情感，都是前塵落謝的影子的緣故。後面把那人們生死來歷舉箇例子，就會恍然大悟了。貪，瞋，痴，愛，係人們的常情，到底其結果於社會有甚麼利害關係呢?因爲人們若起了貪，瞋，痴，愛，一定想把一切山河大地，金玉珠寶，美好少女，都取來爲我所有。平日與我結下私怨的人，要立時報復，毫不容情。弄得互相爭鬥，世界都不安甯，自己个人也生出許多煩惱。這是什麼緣故呢?皆由人們「我見」太深，叫做「我執」。「我執」到底從何而起呢?皆由人們不知道自己這箇血肉的軀殼，還是自然而生的，還是外教說的甚麼上帝所創造的?世親菩薩他

因爲人們不了解自己怎麼樣出生的，却執著瞬息要壞滅的地，水，火，風，合成的軀殼，妄認做「我」;特地將人們的心，建立「阿賴耶識」，又叫做「第八識」，也就是人們投胎時的「中陰身」。這「中陰身」是人們身死的時候，最末了脫離死尸一箇極靈的東西。這極靈的東西，如六七歲小孩子，在空間游蕩，遠遠看見了一團白光，就向著白光去前進，及到了那白光所在的地方，看看到底是甚麼一會事?仔細一看，呵，就是世間男女演那性欲的祕密。這極靈的東西，个个生前都是很好淫的。久成了好淫的種子。這種子的習氣，頓時觸發。若本體是个男的，最愛這女的淫根;若本體是个女的，極愛這男的淫根。一刹那間，這極靈的東西的愛情，不覺不知跑到所愛的淫根裏去，與這淫根裏流出那一滴一滴的白精赤血和合。幷分攬了空間的地，水，火，風，大種參加在裏面，便叫做人們的胎。這胎經過七个月乃至十个月的時候，由母親產道

裏裂出，「呱呀！」「呱呀！」暗地一聲，這就是人們號稱生了一個小孩子了。人們既是假借這父精母血，地，水，火，風，空，與這个「識」因緣和合，混稱做人，未有不壞的道理。人們若知道這个生死來歷，那麼仇怨也覺得沒有受不過去的地方。甚麼山河大地，金寶珠玉，以及美好少女，都可看得極空極假了。既然知道一切皆空皆假，那末貪，嗔，痴，愛，乃至爭鬥，報復，諸罪惡，一定要減少許多了。人們果眞懂得這个「唯識」的道理，減少那些罪惡，那末現在民衆的上層壓迫，或者可以望到解放，環境的煩腦，一定也可以稍稍消釋，安閑自在了。但唯識諸論的譯筆太高，佛理太深，人們多不甚懂，沒有許多受用。我許久就想做篇極淺顯的唯識白話。學校裏事忙，沒有功夫。我的朋友唐大圓先生，是箇唯識學學者。做了唯識三字經的解釋，併講義。要我做篇序子，他這書說得很淺顯的。人們試讀試讀。倘能領略這箇道理，破除人們喜歡「執我」及「執我所」的謬見，徹底覺悟：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何苦造這些罪惡，害自己，害民衆，弄得大家痛苦，那麼世界就會太平了。「唯識」的常識，不過就是要人們知道：心是不生滅的；身是將來要死的。知道了這點，執身爲我的意見，可以自然消滅。「我執」的意見消滅了，我所有的與我所恨的意見，也自然消滅了。至若深秘的道理，須作「雙空觀」轉識成智，方可做到成佛作祖的田地。這是內證的功夫，讓我下次有機會再談吧。長沙羅傑

序

一切佛法，都建立在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上，所以不明白唯識學，就無從明白佛學。但是唯識學以離僻處中爲標的，一方面高建唯識中道的法幢，一方面摧破外道小乘乃至惡取空的大執，廣包衆義，總攝大乘，斷不是初心晚學所能夠批卻導窾。

其次，自從釋迦如來在華嚴深密等六部大乘經中，說唯識中道眞實了義之後，彌勒慈尊，接着說瑜伽中邊等五部論藏，過後又有無著世親護法戒賢等論師，玄奘窺基慧沼智周等大德，發揚光大，而且世親有千部論師之稱，窺基有百部疏主之號，關於唯識的論著，幾於汗牛充棟，典籍既如此夥多，名相又非常繁頤，文辭復極其古奧，也斷不是初心晚學所能夠含英咀華，

又所謂萬法唯識的妙理，是先覺聖者定中觀察所得，定力有深淺，定境有廣狹，因而定中所見有出入，有異同，而出定後所發表的論著，也就不無多少的相違。這種微細的地方，更斷不是初心晚學所能夠心領神會。

有以上種種的困難，所以唯識學要求有一種明白淺顯的論著，做初學入德之門。這本唯識三字經釋論，便是應運而生的。大圓居士致力唯識多年，深知入門之不易，於是力求唯識學的通俗化，禪定之餘，用方便善巧的言辭，著成這本唯識釋論，取精用宏，而又深入淺出，可以說得是唯識義海唯一的津梁。大圓完成他的大著之後，叫我做一篇序，我對於唯識學完全是門外，實在不敢着筆，無如大圓一再要我獻醜，情不可卻，只好班門弄斧了！

戊辰八月黃懺華叙於南京中國佛學會籌備處

自叙

昔世尊說經。多分是頌。弟子結集。欲明頌意。更作長行。至菩薩造論。如世親有唯識三十頌及二十頌。或自造釋論。或後人造。後人造者每不解頌主意。論即難定。又或依自識起見與頌異。頌釋意別。飲水分河。如明吹萬老人作佛教三字經。意在啓蒙。本既未善。後人作解。臭味尤別。余今以佛學之高妙在唯識。不可不有善巧方便。開示童蒙。因倣例作三字經一書。以經唯佛說。頌通菩薩。又經多是頌。匡器正俗。當名三字頌。頌既即經。應自論釋。以免他解紛歧。故頌後付論。順經論式。亦不失俗。益夫俗教孔子猶言吾從衆。無可無不可。或有教無類。至唯識之學。較種無上深言自利尚易。若淺言利他。欲有教無類。與無可無不可則難。是唯從衆。名善方便矣。吾偶思墨子有經上下。復自作說。韓非內外儲。亦別說經。彼皆俗士而乃有此。況吾學佛行菩薩道。不能不從衆而隨順衆生。故此藉三字經頌唯識。不可以已。吾又嘗俯仰今古。慨然發願曰。將使唯識之學行於此世。成爲常識。則此三字經之頌。蓋其權輿矣。

按金剛經云。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法不能定說者。以對機不同。故對機亦有時處等種種差別。則此頌之釋。亦可隨讀者講者不同而有無量方便。昔人說堯典二字至十萬言。俗書隨自猶爾。至佛法之方便利他。則繁不厭雜。各有其用。以是義故。今雖自釋。仍俟海內外大善知識。見仁見智。隨緣講說。更成釋論。或修改本頌。令臻完善。趾予望之矣。大圓釋竟復記。

唯識三字經

太虛法師鑒定

唐大圓著

心王

人之初 性無記 非善惡 名藏識
一切種 皆攝藏 萬法本 善惡詳
種發動 名現行 七轉識 依止生
眼見色 耳聞聲 鼻嗅香 舌味萌
身感觸 意知法 此六識 根塵挾
塵爲境 根能助 十八界 種各殊
第七識 亦意根 名末那 我執深

心所

第八識 阿賴耶 能所藏 我愛者
此八識 各自在 號心王 能主宰
王相應 有心所 五十一 種類夥
初徧行 有五支 觸作意 受想思
次別境 亦五類 欲勝解 念定慧
論善法 共十一 信爲首 繼慚愧
無貪等 三根聚 勤輕安 不放逸
行蘊捨 非捨受 及不害 無瞋有
根本惑 六可辨 貪瞋癡 慢疑見

隨煩惱 有二十 小中大 堪分別
忿恨覆 惱嫉慳 誑諂害 與憍並
此自類 各別起 小隨十 麤猛爾
無慚愧 自他辨 中隨寬 徧不善
始掉舉 昏不信 怠放逸 失念侵
及散亂 不正知 染心徧 八大隨
四不定 曰悔眠 共尋伺 善染兼
唯識言 攝心所 各四分 顯量果
能分別 名見分 如明鏡 能鑑形

所分別 相分起 似人影 生鏡裏
相見依 名自證 若鏡體 光影映
證自證 喻鏡背 自證依 善分配
三與四 又互證 故能去 無窮病
山河大 微塵細 皆識變 如幻戲
人不知 執實我 與實法 道已左
生煩惱 及所知 二障起 佛性迷
眞覺者 佛菩薩 說唯識 破我法
識種子 徧法界 待衆緣 現行快

種生現　名因緣　見取相　所緣緣
刹那續　念生滅　平等緣　無間隔
此三餘　緣增上　順或違　俱無障

三量

離名種　現前取　是現量　無計度
藉衆相　觀其義　由比度　量乃遂
現比謬　量爲非　此三量　能緣依
更有量　曰聖言　佛親證　俱宜遵

三境

識所緣　有三境　不仗質　名獨影
緣兎角　本來無　隨意變　影自孤

緣無爲　或有質　彼不生　仍非實
帶質境　亦分二　皆仗質　眞與似
眞帶質　心緣心　中間相　兩頭森
似帶質　心緣色　相從見　一頭得
性境生　從實種　既實體　亦實用
前五識　初刹那　緣性境　俱不差

三自性

緣生法　依他起　如幻現　無自體
執實有　成徧計　所執妄　性亦僞
從依他　去計執　名圓成　自性實

依三性　立三無　相無性　徧計虛
由依他　生無性　勝義無　圓成應
此諸佛　密意說　因執有　空對治
或不了　復空執　救惡取　說唯識
唯識學　廣依他　非空有　極到家
最勝法　說在先　大方廣　佛華嚴
解深密　入楞伽　幷密嚴　四來華
如來現　毗達磨　二未譯　其奈何
彼論藏　有十支　歸一本　瑜伽師

首百法　略名數　釋體義　五蘊巖
顯揚論　衆義包　廣大義　攝論高
別名數　有雜集　辨中邊　能離僻
二十論　破邪山　建法幢　三十閑
莊嚴論　嚴體義　散歸觀　瑜伽別
經共六　論十一　宗所依　顯眞實
昔無著　攝神通　請彌勒　兜率宮
降中印　說五論　無著闢　世親應
小入大　論千部　難兄弟　耀今古

護法師 釋唯識 戒賢嗣 更尊特
第六傳 至玄奘 輸震旦 義無上
大弟子 有窺基 百部疏 闡無遺
繼惠沼 及智周 了義燈 演秘求
後如理 義演集 撰義蘊 有道邑
皆唐疏 一貫承 相宗備 古未曾
唐以後 禪爲尚 談直指 輕法相
台四教 判通別 賢首五 大始列
既非圓 又難習 惑彼言 共捨棄

研無人 典籍墮、宋元來 成絕學
遜清末 法運昌 得遺籍 自扶桑
海禁開 萬國通 科哲學 西漸東
勤分析 至極微 獨斯學 當此機
聽慧者 境研究 觀行深 果成就
行既廣 果無邊 此暫止 待後宣

已依三字句 說頌八十五
願闡唯識義 徧界施法雨

唯識三字經釋論

唐大圓造并釋

問識是何物。答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心。

問既是心。云何又叫作識呢。答但就他有認識物的作用言。又特名識。

復次心的認識。就是分別。故佛經上解識字叫作明了分別。或簡稱曰了別。

問唯識是何意義。答言唯識者。謂世界上所有的事事物物都無實體。不過是心識所變現的假相。故識上加唯字者。表示除識以外無一物也。

問講唯識有何等利益。答若世人都知一切事物是自心所變的假相。則但調伏自心。令一切外物都隨自心轉變。不必更向外面去貪求名利了。

問這個道理中國儒書上亦有麼。答唯識的理。儒書上亦稍有少分。如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又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又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這等說法好像都見得有外境隨自心轉變的意思。就與唯識相近了。

復次世人不解一切唯識的道理。所以人人妄想向外面貪求。及乎貪求不得。遂起爭奪戰鬥。弄得天下大亂。痛苦不堪。皆可總括一句曰。這都是錯用心了。我今談唯識的好處。亦可簡單一句曰。不過是善用心而已。

今世錯用了心的。雖不分老少都是。尤其是青年錯得很遠。不可不速謀救濟。又彼青年腦筋很簡單。太難了解的書多不肯讀。所以我既用淺語將唯識的道理作了三字經。如今又來作這淺釋。不由悲心大發的禱祝曰。萬望我最可敬愛的青年們從此且善用心咧。

▲第一心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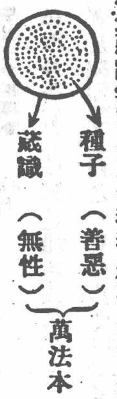
人之初 性無記 非善惡 名藏識

孟子說人的性善。荀子說人的性惡。我以爲都不是的。何以見得呢。性是有

一定的意思若世人的性一定是善則世間當無惡人了一定是惡世間亦當無善人了但依唯識的理說則人初生的時候其性都是無記何謂無記呢謂其性不是善又不是惡是無善惡可記別的這無記的心性唯識家特爲安名叫作阿賴耶識譯云藏識

一切種　皆攝藏　萬法本　善惡詳

云何叫作藏識呢謂世間出世間一切事事物物的種子都包藏在這識中俗人叫作事物者佛經上特安一總名叫作法因此又可說這藏事物的識爲萬法的根本然當注意的藏識雖是無記其中所藏萬法的種子仍有善惡之分藏識無記比如一玻璃瓶其所藏五穀等衆多種子仍可詳分好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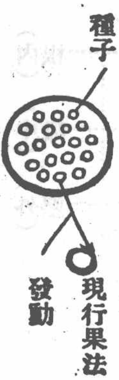


唯識三字經釋論　心王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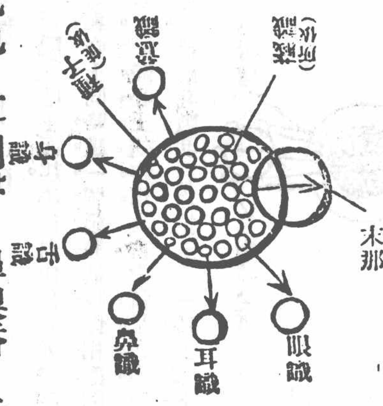
唯識三字經釋論　心王　一四

種發動　名現行　七轉識　依止生

識的種子不過是一種功能平常深藏不露無相貌可看見的要到他發動生果的時候叫作種子起現行意謂是這種子現出行爲來乃始有形相可見譬如某人有貪財的種子平日總看他不出及遇到那裏有錢的時候他就要起身去拿的於是乎乃知此人的貪種子已發動起現行了作圖如下



藏識爲識的根本故名本識以外更有七個識因其轉變無常特名轉識這等識的種子都止住在藏識內故其起現行時亦卽依藏識而發生今作一喻藏識如旅店前七轉識如旅客當知旅客都各有父母所生亦卽前七識及諸法皆有自己的種子藏在本識內有時能從藏識中起現行而圖如下



眼見色　耳聞聲　鼻嗅香　舌味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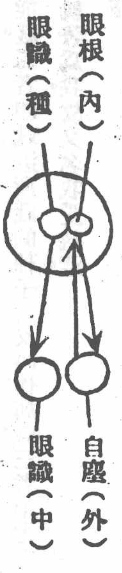
云何叫作七個轉識呢一者眼根對色塵時挾生一種能見的作用叫作眼識二者耳根對聲塵時挾生能聞的耳識三者鼻根對香塵時挾生能嗅的鼻識四者舌根對味塵時挾生能嘗的舌識五者身根對觸塵時挾生能感的身識

唯識三字經釋論　心王　一五

唯識三字經釋論　心王　一六

身感觸　意知法　此六識　根塵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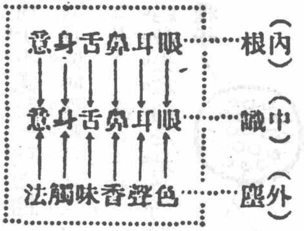
六者意根對法塵時挾生能知的意識以色等六塵在外對在內的眼等六根於其中間挾生六識故偈云根塵挾也



塵爲境　根能助　十八界　種各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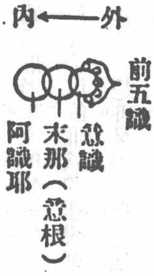
色聲香味觸法等六是微塵所成名叫六塵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各

各所緣的境至於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本不是直接能生六識的不過有資助六識起現行的功能則名曰六根這外六塵內六根合中間所發生的六識統名曰十八界界就是種子異名故知十八界各有不同的種子



第七識 亦意根 名末那 我執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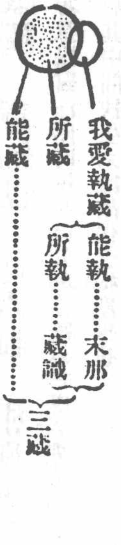
眼耳鼻舌身等前五根都是地水火風四大所造的清淨色法名叫五淨色根附著於肉眼等上視之不見略與生理學家所說的神經相似其肉眼等看得見的五根別名浮塵根又叫作根依處至第六意識既無根依處又無淨色根就以第七末那識叫作意根以是當知末那一物有兩個名字就能了別的作用言名第七識就能生長的作用言又名第六意根末那此譯云意有思量義謂常思量第八識執他爲我又以各識的次第言前五識在最外第八識在最內故偈特言我執深也



第八識 阿賴耶 能所藏 我愛者

第八識梵名阿賴耶此譯云藏識藏有三義一者此識能藏一切法的種子叫作能藏二者即就這所藏的種子言又叫作所藏三者第七末那識常貪此識執著爲我故又名我愛執藏

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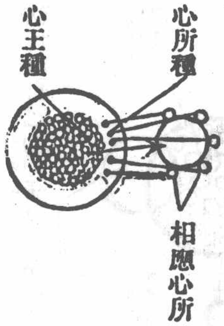
八爲主 各自在 號心王 能制宰

此前所說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識共有八種各自爲主亦能自在現行不要依賴別的識故特號曰心王即謂其能自主宰及割斷的意思

▲第二心所

王相應 有心所 五十一 種更彩

又有但隨從心王而起不能自由自在者就叫作心所有法或單稱心所若心所與心王同時緣一個境界就叫作相應例如眼看花起貪愛心的時候這看是眼識心王的作用其貪愛就是與眼識相應的心所這與心王相應的心所總計其數共有六位五十一種表如下



相應心所
- 一、徧行五
- 二、別境五
- 三、善十一
- 四、根本煩惱六
- 五、隨煩惱二十
- 六、不定四

初徧行　有五支　觸作意　受想思

最初第一位的心所名徧行者。謂其徧一切處皆得相應也。這位心所共有五個。其五個的相貌云何呢。可用眼識爲例說之。比如眼看花時。最初令眼識與花相觸著的作用。就叫觸心所。既觸著了。必起作一意去看。就叫作意心所。既作意去看。心感受或苦或樂。是名受心所。既有感受。就能想像那花的相貌。叫作想心所。既取其相。將更思維這花好看。如何得歸我就好。這等妄念造作。都叫作思心所。

次別境　亦五類　欲勝解　念定慧

次第二位亦有五心所。因其不能徧行。但各個緣差別不同的境界而生起。就叫作別境心所。亦可舉一例說明他。比如我們緣所樂求學的境。將欲讀書。就叫作欲心所。緣決定境。使所讀的書明白了解。叫作勝解心所。緣從前讀過書的境。如今尚能記憶。這就叫作念心所。若緣所觀書的境。得一心不亂時。叫作定心所。緣這定境。能發生智慧。就叫作慧心所。

善心所　共十一　信爲首　繼慚愧

次第三位名善心所。共十一種。起首一個。就叫作信。如吾人信佛法眞理。實行能得佛果。則一切善法。都從之生。所以信就是善法的頭一個。其次繼信以後。則有慚心所及愧心所。這兩個心所。都以羞恥過惡爲相。不過慚就對自己言。如儒書上所謂行己有恥的意思。愧就對他人言。如所云恥不若人的意思。若再粗顯說。則慚就是說對自己不住。愧就是就對他人不起。

無貪等　三根聚　勤輕安　不放逸

其次第四個心所。叫作無貪。謂對於財及法。都不貪著。五無瞋。謂對於逆意的苦境不瞋恚。六無癡。謂於諸事理明了不昧。這三種又合名曰三善根。七勤。就是精進。謂勇於修善斷惡者是。八輕安。謂身心輕快安適堪任有爲。九不放逸。謂即依前面的三善根及勤。有防惡修善的功能者。則更爲安一名叫作不放逸。

行蘊捨　非捨受　及不害　無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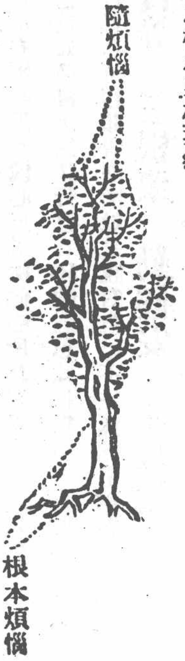
十行捨。謂色受想行識五蘊中有兩種捨。一爲苦樂捨三受蘊中的捨受。則是無記性。一爲行蘊中的行捨。能令其心始而平等。繼而正直。終至無功用住。乃是善法。此可比如吾人行路。當先捨了已到的一步。方能進前一步。修行亦然。隨行隨捨。不可執滯。與金剛經所云法尙應捨。何況非法。可相發明。十不害。謂不損害有情。這就是依無瞋心所不斷物命的一面假立的。故偈言由無瞋而有。

根本惑　六可辨　貪瞋癡　慢疑見

次第四位叫作煩惱心所。謂這心所能使人煩燥擾惱的。又叫作惑。以是煩惱的根本。復稱根本煩惱。共有六種可辨。一者貪著財法不捨。就叫作貪心所。二者遇苦境起瞋恚心。叫作瞋心所。三者於事理不能明解。叫作癡心所。四者自恃才學。藐視他人。叫作慢心所。五者於諸事理猶豫不決。叫作疑心所。六者於諸諦理。顚倒推度。能障善見。叫作惡見心所。此又分爲五種。一薩迦耶見。譯言僞身見。謂於自身執爲有我。或執是我所有的。二邊執見。謂於所執之我。復執爲是常住不滅的。名常邊。或執爲死後斷滅的。名斷邊。三邪見。即是不信因果及不信修行及成佛的。四見取。即自己固執一見以爲最勝。能得解脫的。五戒禁取。如印度外道有妄執不食牛肉狗肉等戒。以爲可得成道的。

隨煩惱　有二十　小中大　堪分別

次第五位叫作隨煩惱。謂是根本煩惱之枝葉。隨從根本煩惱而起者。喻如樹木之根本與枝葉然。



這隨煩惱共有二十種。若詳言之。又可分別爲小隨煩惱。中隨煩惱。大隨煩惱三種。

忿恨覆　惱嫉慳　誑諂害　與憍並

一曰忿。即對現前不饒益境起憤發暴惡相。二恨。已經憤發。惱惡不捨。三覆。隱藏自己的過錯。四惱。忿恨爲先。速觸暴熱。五嫉。妒忌他人榮利。六慳。耽著財法不捨。七誑。爲求利譽。假現有德。八諂。假設異相以罔冒他。九害。損惱有情。十憍。於自盛事深生染著。

唯識三字經釋論　心所　二五

唯識三字經釋論　心所　二六

此自類　各別起　小隨十　麤猛爾

這十個隨煩惱所以叫作小隨者。以其性最麤猛。不與他類同起。只能自類各個別起的。

無慚愧　自他辨　中隨寬　徧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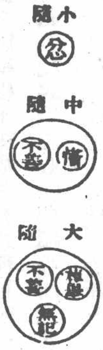
十一慚。謂有過罪。不怕對自己不起。十二愧。謂有罪過。不怕對他人不住。這兩個心所都是不顧羞恥的意思。但對自己叫作慚。對他人就叫作愧。又因此二心所。能徧於不善心所中。都得相應同起。較前小隨煩惱的範圍寬。故特叫作中隨煩惱。

始掉舉　昏不信　怠放逸　失念侵

十三掉舉。謂令心緣境浮燥不寂靜。十四惛沈。謂令心於境惛昧沈下。十五不信。即善中信之反。十六懈怠。即善中勤之反。十七放逸。即善中不放逸之反。十八失念。即別境中念之反。

及散亂　不正知　染心徧　八大隨

十九散亂。令心流蕩。能障正定。二十不正知。謬解所觀境。能障正知。從掉舉起至不正知。這八個心所。能於惡及無記的染心中。皆得相應同起。則其範圍較中隨更大。就叫作大隨煩惱。玆將隨煩惱共圖於左。



四不定　曰悔眠　共尋伺　善染兼

唯識三字經釋論　心所　二七

唯識三字經釋論　識分　二八

次第六位叫作不定心所。謂不定是善。不定是染。共有四種。一曰悔。又名惡作。謂惡先所作。後再追悔。如追悔前未讀書是善。追悔前未邪淫是惡等。二曰眠。謂睡眠。其心昧略。身不自在。三曰尋。謂如失物急遽尋求。是尋心所。四曰伺。謂尋求未得更細伺察。即伺心所。

▲第三識分

唯識言　攝心所　各四分　顯量果

說唯識這一句話。連心所一起包括在內。然如何不說唯心所呢。以心所常與心王相應。故僅說唯識。心王已足。不必再說心所了。又這識與心所。若詳細言之。都可分爲四部分。凡識緣境。如以尺量物。若詳察這四分。可以顯出他所量得的果來。

能分別　名見分　如明鏡　能鑑形

識之能分別。如尺之能量。就叫作見分。又似明亮的鏡子。能鑑照我們的形像一樣。

所分別　相分起　似人影　生鏡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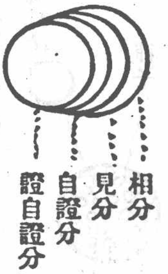
其所分別的物。如尺所量之布。就叫作相分。又似我們的影像生於鏡中一樣。

相見依　名自證　若鏡體　光影映

至見相二分所依而起的第三分。以其自己能證知有能緣的見分。就叫作自證分。可比那明鏡的玻璃體。是光及影所依照映而起者。

證自證　喻鏡背　自證依　善分配

證自證分爲自證分所依而起者。比如鏡子的背面。亦是鏡面所依而發光者。如此每一識或一心所皆有四分。當善爲分配。



三與四　又互證　故能去　無窮病

統觀上說。第二見分。能緣第一相分。第三自證分。能緣第二見分。但第三自證分見分不能證他。以見分有時是非量故。乃依道理建立第四證自體分。使他緣第三自證分而證之。然自證分既不是非量。又可令其證第四證自證分。如此三與四的兩分。可互相證。故不要再建立第五分以下。可以免去無窮的過病。

相分　所緣
見分
自證分　能緣及所緣
證自證分
識分
相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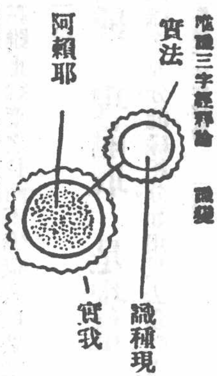
▲第四識變

山河大　微塵細　皆識變　如幻戲

依上種種道理看來。不論山河的廣大。及微塵的細小。都是識所變現出來的假影。比如幻戲一般。

人不知　執實我　與實法　道已左

但世人不知是識所變現的假影。遂妄執自身有實在能主宰的我。及世間家國政治等。是實在能軌持的法。如此顚倒著想。則與唯識的正當道理相左矣。



生煩惱　及所知　二障起　佛性迷

因執有實我。則種種爲我起貪瞋等煩惱。就生了一種障礙。名叫煩惱障。又因執有實法。則以自己所知家國政治等淺俗事爲眞實。不再去求知。復成了一種障礙。叫作所知障。有這兩種障礙生起之後。就遮蔽了清淨本然的佛性。不能發光。故名曰佛性迷。

眞覺者　佛菩薩　說唯識　破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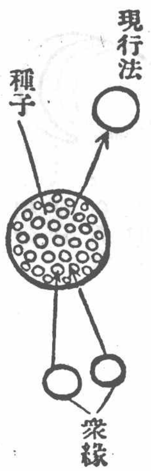
但衆生雖迷了佛性。別有破迷開悟的眞實大覺者。就是所謂佛。及次於佛

的菩薩。或說經。或造論。特爲衆生說一切唯識之理。破他我執及其法執。

▲第五四緣

識種子　遍法界　待衆緣　現行快

如何知識能變現一切萬法呢。當知識有種子。如世間穀麥等種子一般。但這種子雖無形相。而徧諸法界都是有的。盡藏在阿賴耶識中。不過種子藏在識中。不能無故或一時盡起現行。必須待有衆緣湊合。使種子成熟了。則次第現行。亦最快速。



唯識三字經釋論　四緣　三三

種生現　名因緣　見取相　所緣緣

唯識三字經釋論　四緣　三四

緣雖衆多。約言之只有四種。一者如種子生現行時。這種子爲現行的因。就叫此種子緣爲因緣。二者如識的見分緣取相分時。這相分爲能緣見分的所緣。如此就叫此相分爲所緣緣。

剎那續　念生滅　平等緣　無間隔

剎那者是佛典上說極短時間的名。這時間短至何等樣子呢。具舍論說壯士一彈指頃有六十五剎那。仁王經說一念中有九十剎那。可見這時間是短得無比了。佛說一切有爲之法。都是剎那相續。念念生滅的。其生滅狀態如下圖。

|生　|滅　|生　|滅　|生　|滅

此謂在一剎那時間中。前念方生。隨即滅了。引導後念來生。又復滅去。如此即生即滅。即滅即生。生滅相續之時間不等。又無他物間隔。故此第三名等無間緣。

此三餘　緣增上　順或逆　俱無障

除前三種緣以外。凡有此法能起增上作用於彼法者。就說此法爲彼法的增上緣。如水土肥料。能使穀麥等種子發芽。即說此水土等爲穀麥種的增上緣。又此緣之能增上某法。就是不障礙某法的生長。依此不障的意義。又可分此緣爲逆順二種。順增上緣、如上說水土等之對穀麥種子。逆增上緣、則如霜雖止綠葉之長。而不障礙其紅葉之生。

▲第六三量

離名種　現前取　是現量　無計度

唯識三字經釋論　三量　三五

前說識之見分。能緣相分。如用尺去量物者。然以此就識的能緣作用說。可有三種不同的量法。一者如眼看花。最初看見時。毫不分別此花何名。是何種類。但現前直取其相。是名現量。何以知現量不分別名言與種類呢。謂凡識量物。約有三種分別。如眼識等現前量度時。只有自性分別。而無隨念計度二種分別。故不能分別名言與種類也。

藉衆相　觀其義　由此度　量乃遂

唯識三字經釋論　三量　三六

二者如遠見煙。比知彼處有火。仰見月暈。比知將來有風。俯看礎潤、比知不久有雨。如此等等。是借觀衆相。考察其義。而以彼此比較而量度之者。則名比量。

現比謬　量爲非　此三量　能緣依

三者凡現量或比量有錯謬不正確時。都叫他作非量。如此三量是依識的能緣而有者也。

復有量　曰聖言　佛親證　更宜遵

三量之外。復有佛親自用現比二量所證得的經律論等言教。則叫作聖言量。以佛的親證境界，我等凡夫不能用比量得。亦不能用現量證，只有謹遵佛的聖言最爲穩當。

▲第七三境

識所緣　有三境　不仗質　名獨影

隨識能緣見分的量不同。則由見分所變起之所緣相分，亦有三種不同之境。一者不仗託物的本質。但單獨從見分變起影像而緣者。就叫作獨影境。

緣兎角　本來無　隨意變　影自孤

譬如有人緣想一有角的兎。則彼兎角本來無有。不過是某人隨彼意識變起孤獨的假影像而已。

緣無爲　或有質　彼不生　仍非實

獨影境可分爲二種。前例緣兎角者叫作無質獨影。此例緣眞如等無爲法時。亦須託眞如的言說爲本質。則叫作有質獨影。但眞如等無爲法。是不生不滅的。故雖云有質。亦非實有。

帶質境　亦分二　皆仗質　眞與似

二者叫作帶質境亦分二種。謂凡見分緣境時。皆挾帶本質而起者。一個叫作眞帶質。又一個叫作似帶質。

眞帶質　心緣心　中間相　兩顯森

云何叫作眞帶質呢。謂如以第七識心法緣第八識心法爲本質。妄執爲我時。則這兩識中間所變起的相分我相。就是從第七能緣一頭及第八所緣一頭和合而森出的。

似帶質　心緣色　相從見　一頭得

云何叫作似帶質境呢，謂如以意識的心法。託現前花草等色法爲本質而緣時，則這中間的花草等相分。只是從意識見分的一頭而得變起，

性境生　從實種　既實體　亦實用

三者叫作性境，云何生起呢。性即是實。謂如眼識緣現前花木時。這花木是由實在種子而起現行者。既彼自有花木的實體。而吾人亦可得花木的實用。

三境
- 性境……五識初緣五塵
- 帶質
  - 眞……末那緣藏識
  - 似……意識緣花草
- 獨影
  - 有質……意識緣眞如
  - 無質……意識緣兎角

前五識　初剎那　緣性境　俱不差

眼耳鼻舌身等前五識。最初一剎那所緣的境。既不由計度分別而得。故俱是性境。無有差錯。但第二剎那。由意識代起隨念計度等分別而緣者。就不是性境。

▲第八三自性

緣生法　依他起　如幻現　無自體

諸法都有三種自性。一者叫作依他起自性。謂一切有爲緣生之法。都是依他衆緣和合而起。譬如幻戲顯現。無有自己的體性。

執實有　成徧計　所執妄　性亦僞

二者若不知依他緣生之法。是幻而周徧計度。執爲實有自體者。是名徧計所執自性。如人看戲。執爲實事。則彼所執既妄。而自性亦成虛僞也。

從依他　去計執　名圓成　自性實、

三者卽從依他起自性上除去徧計所執自性者。名爲圓成實自性。如人着戲。知戲是假。則此自性乃圓滿成就而眞實也。

三自性……依他起
執實……徧計
離執……圓成

▲第九三無性

依三性　立三無　相無性　徧計虛

依前說三種自性。復可立爲三種無自性。云何建立呢。謂一者依徧計所執分別假相是無。則立爲相無自性性。

由依他　生無性　勝義無　圓成應

二者依他緣生之法自性是無。則立爲生無自性性。

三者依圓成實是無徧計所執之義。復立爲勝義無自性性。

三自性
偏計執……相無性
依他起……生無性
圓成實……勝義無性
三無性

此諸佛　密意說　因執有　空對治

但這三種無自性性。是諸佛密意不了義說。不可執爲諸法全空無性。所以者何。蓋諸佛因世人妄執諸法爲有成了重病。乃爲說諸法空無的藥以對治之。

或不了　復空執　救惡取　說唯識

世人或不了解佛的密意因佛說三無性等。復執一切諸法皆空。如此叫作惡取空。經云寧起我見如須彌山。不宜起空見如芥子許。起空見取最爲惡劣。故佛特說唯識之法以救之。

唯識學　廣依他　非空有　極到家

唯識之學。何以能救惡取空呢。謂彼學於三性廣談依他起自性。說一切法非空非有。不落邊見。乃極爲到家之說也。

▲第十所依經論

最勝法　說在先　大方廣　佛華嚴

此唯識最勝之法。佛成道後最先說者。卽大方廣佛華嚴經。

解深密　入楞伽　并密嚴　四來華

次有解深密經。大乘入楞伽經。大乘密嚴經。合上爲四經。皆已翻譯過中華來了。

如來現　毗達磨　二未譯　其柰何

次有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及大乘阿毗達磨經。合上四種共爲六種。無如

缺此二經未譯。其奈之何。

彼論藏　有十支　歸一本　瑜伽師

彼所依而立宗之論藏。有十支論及一本論。卽瑜伽師地論也。

首百法　略名數　釋體義　五蘊麤

十支論者。是根據本論造的。如本論的支條。一是世親所造的百法明門論。名略陳名數支。二是世親所造的大乘五蘊論。名麤釋體義支。

顯揚論　衆義苞　廣大義　攝論高

三是無著造的顯揚聖教論。名總苞衆義支。四是無著造的攝大乘論。名廣苞大義支。

別名數　有雜集　辨中邊　能離僻

五是無著所造的阿毗達磨雜集論。名分別名數支。六是彌勒所說的辨中

邊論名離僻處中支。

二十論　破邪山　建法幢　三十閑

七是世親所造的二十唯識論名摧破邪山支。八是世親所造的三十唯識頌後有護法等十大論師作釋論。名高建法幢支。

莊嚴論　嚴體義　散歸觀　瑜伽別

九是彌勒所說的大乘莊嚴經論名莊嚴體義支。十是彌勒所造的分別瑜伽論名攝散歸觀支。但此一論未譯來華。

經共六　論十一　宗所依　顯眞實

如上所說六經及十一論。是本宗所依據以顯眞實了義者。

▲第十一西竺創宗

昔無著　攝神通　請彌勒　兜率宮

此宗從何建立呢。謂昔者佛滅後九百年時。有無著菩薩者。慨大乘正法之衰微。乃攝神通上昇兜率天宮。求請彌勒菩薩。

降中印　說五論　無著闡　世親應

彌勒乃位居十地的一生補處菩薩。應無著之請。降於中印度阿輸遮國。於瑜遮那講堂說五部大論。所謂一瑜伽師地論。二辨中邊論。三莊嚴經論。四分別瑜伽論。五金剛般若論是也。彌勒說論之後。無著卽依瑜伽師地造顯揚聖教論及雜集論等以闡揚之。次有無著之弟世親。復造莊嚴攝論的釋論及百法五蘊二十論三十頌等以應之。

小入大　論千部　難兄弟　耀千古

世親初從小乘一切有部出家。已造小乘論五百部。後因乃兄無著感化而入大乘。復造大乘論五百部。時號千部論師。誠如俗語所云難兄難弟。足以震耀千古矣。

護法師　釋唯識　戒賢嗣　更尊特

唯識宗義之能完全建立者。就是世親所造的唯識三十頌。只因世親造頌未及作論。卽入滅度。故同時及後世造釋論者共有十家。而以護法論師所造的最爲精審。嗣護法的弟子有戒賢論師。居印度那爛陀寺。昌揚此宗。漸更尊特。

▲第十二震旦傳承

第六傳　至玄奘　輸震旦　義無上

此宗在印度建立。從彌勒數到戒賢。已有五代。及唐代玄奘法師至印度。依戒賢爲師。承受此學。則爲第六傳。再轉輸入震旦。卽中國也。糅十大論師的要義合爲一部而譯之。名爲成唯識論。謂成就唯識之義。更無有加乎其上者。

大弟子　有窺基　百部疏　闡無遺

玄奘法師之上首大弟子。有名窺基者。智慧宏廣。造唯識述記等著述最多。時稱百部論師。闡發唯識之義。可云無有遺漏了。

繼慧沼　及智周　了義燈　演秘求

次後有淄州慧沼。造唯識了義燈十四卷。濮揚智周造唯識演秘十四卷。皆繼窺基盛宏此宗。後世可依以求之。

後如理　義演集　撰義蘊　有道邑

後有如理集義演二十六卷。道邑撰義蘊五卷。

皆唐疏　一貫承　相宗備　古未曾

此上諸家。皆是唐人注疏。各有一貫的師承。相宗於此燦然大備。古未曾有

也。又唯識宗在建立諸法的名相。故亦名法相宗。或單稱相宗。

唐以後　禪爲尚　談直指　輕法相

唐時佛教各宗並興。自唐以後世漸專尚禪宗。誇言直指心性。即心成佛。世人遂謂學佛當離文字。乃輕視法相不肯求學。

台四教　判通別　賢首五　大始列

又因天台宗判一代時教爲藏通別圓之四級。說唯識宗只算是第二通教。兼第三別教。賢首宗又判教爲小始終頓圓之五級。說唯識當列入第二級之大乘始教。

既非圓　又難習　惑彼言　共捨棄

台賢等宗既說此宗不是圓教。又若教義高深。難以學習。故凡爲彼等言說所惑者共捨棄而不肯學。

研無人　典籍墮　宋元來　成絕學

有前數因。致令研究者無人。則關於此宗典籍。亦多失墮。故自元明以來。而唯識成爲絕學了。

遜清末　法運昌　得遺籍　自扶桑

清帝遜位、於民國。故稱遜清。清之末年。有石埭楊仁山居士者。因偶讀大乘起信論發心。乃於金陵倡刻佛經。法運漸昌。並從日本南條文雄氏取回唯識述記等遺籍多種。扶桑即日本別名也。

▲第十三結勸修學

海禁開　萬國通　科哲學　西漸東

中國自海禁大開以來。已與世界各國交通。而西洋所謂科學及哲學等。亦漸漸自西方傳入東方。

勤分析　至極微　獨斯學　當此機

科學哲學之長處。在勤研道理。分析至於極微細。今此唯識之學。亦獨善分析。則正當此時之機矣。

聰慧者　境研究　觀行深　果成就

凡學唯識之次第。有境行果三。前所宜說。多屬於唯識境。即勸世間聰明智慧之人。當先研究此唯識境。境若明了。乃可依之起行。觀行若深。亦可成就佛果。

行既廣　果無邊　此暫止　待餘宣

唯識行法。如四尋思五重唯識觀。乃至六度萬行等。繁廣難窮。行既如是。則所證之果。亦如大海。廣無邊際。皆非初學者所能企及。此本既爲初心說法。故暫止不談。待其餘著述。再爲宣說。

（終）

唯識三字經講錄（漢口佛教會講）

唐大圓居士講

學人周文淵筆記

唯識之學。不僅爲學佛之要案。即世間一切法。亦均能包括殆盡。吾輩行菩薩道。研究佛理。故必須學此。惟其理甚深。欲求一般人明了。頗不容易。幸佛法有不可思議之妙。但能發殷勤懇切之心。仗佛力之加被。亦可得隨順了解。

唯識之在今世。最適時機。蓋現今學者。趨重科學。對於任何道理。喜歡分析。此唯識之學即吾分析法相者。故吾輩學佛。苟欲接引學者。皆應研求。又唯識之學。是當來下生彌勒菩薩所倡導。今釋迦如來已入涅槃。吾輩佛子。要想見佛聞法。亦當依止彌勒。則研學唯識。即爲他日赴龍華大會之基礎。以是吾人復不可不研究唯識。

一、釋作書之緣

本書名爲唯識三字經者。蓋因太虛法師。每談唯識

之學。一般甚難了解。必須用善巧方便。著一種甚淺的書。以普及之。時予聞而感動。遂有此三字經之作。三字經之名。儒家早有。在佛經中有所謂偈與頌者。亦或三字、五字、七字成句。四句一偈。故此三字經。非僅做儒書例。亦是佛經常例。因知此不獨教小孩。凡學佛者。皆可依之研究。

二、解唯識字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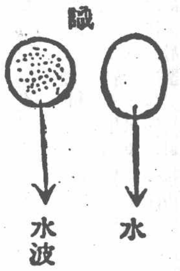
識即了別。詳言謂明了分別也。例如此案上之花。吾眼能見之明了。是謂眼識。又如鼻能嗅此香。是謂鼻識。以此推之。緣六塵所生六識。可如下表。

識							
六識	意	身	舌	鼻	耳	眼	能分別
六塵	法	觸	味	香	聲	色	所分別

以上即謂眼等六根。對色等六塵。所起明了分別之作用者。皆名爲「識」。凡世間所有事物。悉不外此「能分別」與「所分別」。是故此識。能包括世間所有萬事萬物。皆唯是識所變。故名曰「唯識」。識之內容如何耶。即吾人所謂心。不過就體言曰心。就用言則曰識。略如下表。

識
- 體—一切唯心造
- 用—萬法唯識變

又可更作一喻。心如水。識如水波。



設今有水二盆。同一清澄。若攪其一。使之波動。則名彼曰「識」。其無波者。名「心」。心與識亦猶是耳。

三、言唯識之學

即謂大地山河。事事物物。皆是假相。無屬唯識所變。今略言之。使大衆得以依解起行焉。夫人果能明夫一切世間法。皆唯是識所變。無有實事實物。即可泯爭端息戰鬥矣。唯世人皆不知此。是眞所謂迷信。且彼等所指迷信者。則適得其反。所以者何。蓋彼等或謂學佛爲迷信。孰知佛經中無一非指人覺路。今講此唯識。則更可證明矣。

四、隨釋藏識

普通之三字經。謂人之初。性本善。其言誤矣。如果個個皆是善性。則世間宜無惡人。何須教化耶。今此書首句說人之初。性是無記。所云無記者。非善非惡之謂。大凡諸法之性。可分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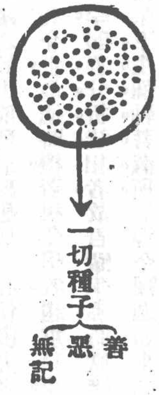
三性｛善 惡 無記

性分此三。卽謂世間人。有善有惡與非善非惡之「無記性」者也。唯起初之性。卽非善非惡之性。亦卽名「藏識」。藏識云者。卽俗人所呼之良心。以此心能藏世間一切萬事萬物之種子。就其分別作用言。則名藏識也。如下圖。

藏識本無形相。今假定此一大圈形。略似中國所云太極圖以表之。然其中能藏一切種子。卽如予今日在此處講說。大衆聞之。有一二日不能忘者。乃至數年亦不忘者。斯卽各人之藏識能藏吾說者是也。比如倉庫。然但倉庫藏種有限量。此識藏種。雖至多至久。亦能藏之。吾國古書中。有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之二語。然則究竟怒云何藏。怨云何宿。今明此藏種之義。始能得其解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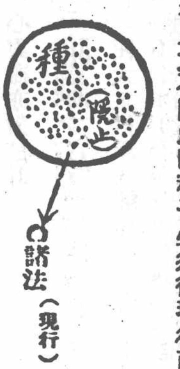
唯識三字經講錄　五七

唯識三字經講錄　五八



有事經數年而尙能憶及或發現者。此卽是「種子」之「現行」。今之心理學家、或謂此記憶是藏於腦筋之印象。然腦是物質。印於腦中。豈能經如此之久乎。故腦不過是識所經過之行台。而所謂種子者。仍當以藏於識中者爲是。如小兒看戲歸。則仿而演之。斯亦彼看戲所藏之種子再發芽之現象。如是推之。萬法何莫不然。

「種子」發動名曰「現行」。云何名現行乎。蓋種子隱藏識中。是靜止不行。直至發現於外。成爲種種行法。故名現行。又世間倉箱藏種多。則難容。惟此藏識。凡前六識所攝入。悉能藏之。然而藏識中之種子。苟不經現行。人亦不得而知之。卽如今日講堂內諸君。其誰有唯識之種子。均不能知。如一接談。有唯識種子者。則大不同。此卽種子必須待現行而顯之明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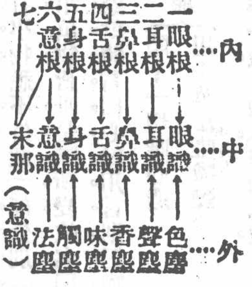
五、前六識及第七第八識

識共有八。藏識之外。尙有七種轉識。

唯識三字經講錄　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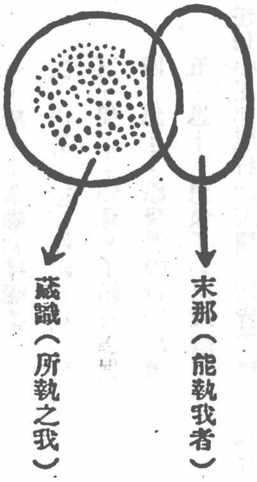
唯識三字經講錄　六〇

因彼七識。均是依著藏識而轉變。故頌曰「依止生」者。卽依藏識而能生諸識是也。云何七種識耶。卽謂眼識能見一切色。耳識能聞一切聲。鼻識能嗅一切香。舌識能嘗一切味。身識能感一切觸。意識能緣一切法。此六種識何由而成。卽因六根對六塵相挾而成六識也。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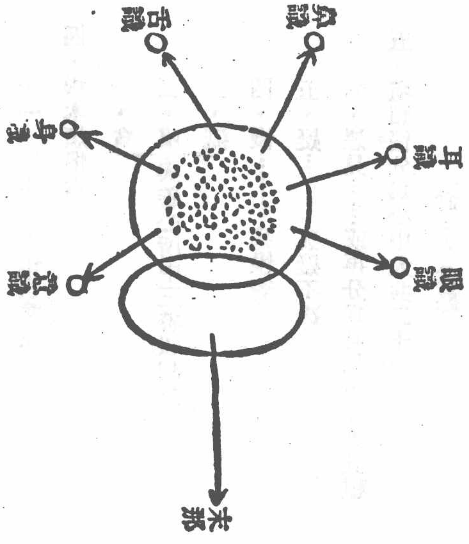


此六塵爲境界。而六根則爲識起現行之助緣。合六根、六塵、六識。共名爲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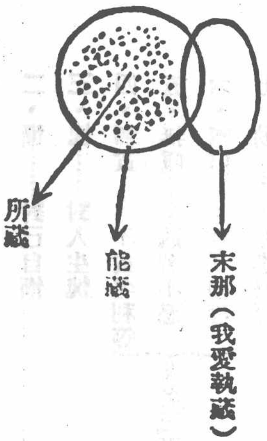
界界即種子之義此各種子之不同亦均藏於第八識中又以前五識尚有五根可見至意之根爲何即第七識末那是也彼第七識雖不能見吾人亦可用一種比量說明之蓋七識之作用專起我見者如守倉庫者堅執屋爲我所有而不知倉庫中有何物第七識亦猶是妄執第八識爲我而不知是阿賴耶識實不是我



然則究竟有我乎如昨講心經除五蘊以外直無實我可得如是則主宰者造業者爲誰乎即藏識是也此識能容納外法之入復能輪出種子而成外法加以末那之誤解執著不捨即佛稱世人爲生盲者正謂其無明妄執之意然此等無始以來之黑幕非佛執能揭破之彼禪宗之明心見性亦求見此本來之藏識而已故生死關頭唯此我執爲重如人面傅粉不見其面但見其粉必一經洗滌而本來面目乃現由此可知七八兩識之關係又以第八識能藏一切法之種子則應知前六識之種子亦俱由之而發現如下圖



此謂藏識之種子各依自「根」對「塵」而起「現行」如「眼根」對「色塵」而生「眼識」等「阿賴耶」即第八識義譯「藏識」有「能藏」「所藏」及「我愛執藏」三義如下圖



三藏
- 能藏……識體
- 所藏……種子
- 我愛執藏……末那

六、心所

此八種識能自由自主。不繫屬於他者。故名爲心王。而有與心王相應。又繫屬於心王者。則有五十一種。共名曰「心所」。今講心所。分爲六位。

心所六位
一、徧行五
二、別境五
三、善十一
四、根本煩惱六
五、隨煩惱二十
六、不定四
五十一

一、徧行。謂此種心所到處可以相應。故名徧行。而此相應之義。例如眼見花。乃眼識分別此花之境。若彼時因見花而歡喜。卽知有隨眼識所起之喜受心所。此徧行心所。又分五種。今略依看花爲例解之。

一、觸……眼識初接觸花
二、作意……接觸卽起看見的意
三、受……作意見了卽有感受
四、想……感受苦樂後則想像
五、思……想像了則思維造作

任何心王起現行。此五種心所皆能與之和合而助其作用。是謂「徧行」

二、別境。此亦有五類。

一、欲……緣所樂之境而發欲求
二、勝解……緣決定境能了解
三、念……憶念以前之境界
四、定……緣所觀察境令心得定
五、慧……緣所觀境而能簡擇

三、善十一

一、信……正信佛法
二、慚……對己自慚
三、愧……對人生愧
四、無貪……不貪名利等
五、無瞋……遇苦不怒
六、無癡……明了事理
（四至六）又名三善根
七、勤……精進修行
八、輕安……吾人身心輕快安適
九、不放逸……約束自己不敢放棄

十、行捨……行而能捨不起執著
十一、不害……不損害衆生

四、根本煩惱六

一、貪
二、瞋
三、癡
（一至三）與善心所中三善根相反
四、慢……我慢等
五、疑……狐疑不決
六、惡見……或再分爲身見邊見等五種

五、隨煩惱。分爲小中大。共二十種。

（忿……忿怒

十小隨
- 恨……懷恨不忘
- 覆……覆藏罪過
- 惱……對逆境熱惱
- 嫉……嫉人榮利
- 慳……慳財不捨
- 誑……假誑於人
- 諂……諂媚他人
- 害……損害有情
- 憍……憍傲

二中隨
- 無慚……於己不知羞慚
- 無愧……對人不知愧恥

八大隨
- 掉舉……暴燥
- 惛沉……昏昧沉下不任作事
- 不信……與信相反、
- 懈怠……與勤相反
- 放逸……與不放逸相反
- 失念……與念相反
- 散亂……與定相反
- 不正知……謬解事理

六、不定共有四種。其性不定爲善。亦不定是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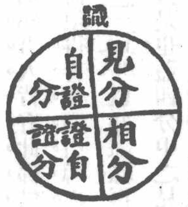
四不定
- 一、悔……如悔不賭博是惡。悔不讀書是善。
- 二、眠……休養精神爲善。失時過多屬惡。
- 三、尋……將謀一事。心中尋求。
- 四、伺……此卽尋求較細者。

大概以前所講爲「心王」及「心所」。吾儕聽講之後。應思索一下。何謂心王。何謂心所。心王者。卽八種識。八識何由而起。是皆出藏識中種子發生。一切現行。則前七識。皆依第八識。爲根本也。七八兩識非吾人所能見者。而表現於外之眼、耳、鼻、舌、身、意六種識。皆由此根本識傳出而起作用。設若此藏識不存在。則外六識。亦失其效用。卽中庸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等是也。由此可知前五識如五窗戶。因各窗形相不同。則所出之作用亦異。然其發源於藏識。則一也。亦如此電燈。雖可各處發光。而實出於一總電池。簡言之則一心而有八種。不同之作用。卽名八識。又講唯識卽是吾儕考查心之作用。共有若干。然究竟除此八種識之外。尚有別作用否。須知不止此數。蓋八識心王。不過爲主要之作用耳。其餘之心所。則爲心王之眷屬。所謂附屬作用。完全隨心王而起者也。昨講五十一種心所。實則心所尚不止此。如佛說八萬四千法門。破除八萬

四千煩惱。當知此亦不過簡單言之。使人易知耳。

七、識之四分（凡識或心所皆各有四分）

識
- 一、見分……例眼識能分別事物。此爲「能分別」者。與鏡之能鑒各物形象無異。
- 二、相分……是卽「所分別」者。例眼所見之物。卽名相分。亦如鏡中所現之影是。
- 三、自證分……如鏡之本體。光及影皆由影起者是。
- 四、證自證分……此如鏡背。爲鏡體所依者。



由觀此四分之變。可知山河大地。微塵細物。皆是識所變。現如演戲無異。吾人皆在此戲場中。然一。面。看。戲。一。面。又。在。其。中。唱。戲。以故。始。終。迷。而。不。悟。常。執。此。心。識。為。是。實。我。而。又。執。世。間。萬。物。為。是。實。法。於是乎完全謬誤。其道已左矣。以執實我故。遂生貪求。貪求不得。則生嗔恨。而。煩。惱。隨。之。是。名。煩。惱。障。又如有人學習外道。執著不捨。自。以。所。知。者。為。障。再。不。肯。學。其。他。善。法。是。名。所。知。障。因。有。此。二。障。故。本。性。迷。焉。佛。為。悲。愍。衆。生。故。乃。說。唯。識。先。破。我。法。二。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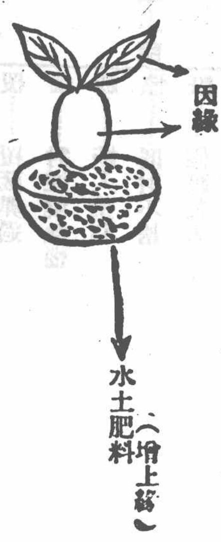
八、四緣

今問識究竟云何變成我法乎。則曰。是皆由有種子而發生。此種子之作用。本遍法界而藏。於。識。中。須。待。他。緣。助。之。及。至。成。熟。方。起。現。行。如有人宿世已有佛法種子。在小兒時無人為之啓發。亦與常人無異。苟來此聽經。則一。聞。其。心。必。歡。喜。信。受。故。知。雖。有。種。子。之。因。亦。必。待。有。緣。為。之。助。焉。緣可約分為四。

唯識三字經講錄 七三

四緣
- 一、因緣……種子為因發芽為緣。
- 二、所緣……見所取之相為緣。
- 三、等無間緣……生滅之緣。剎那相續平等無間。
- 四、增上緣
  - 順……如人學佛。因緣具足。有人助成之。
  - 逆……如人學佛。有人阻礙之更促其精進。

唯識三字經講錄 七四



四緣之中。有二緣最為緊要。一曰因緣。如吾人之學佛。依經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則知。人。皆。有。此。佛。性。之。因。以。為。成。佛。之。緣。也。二曰增上緣。如雖。有。成。佛。之。因。尚。須。得。善。知。識。引。導。之。緣。乃。能。達。此。成。佛。之。目。的。也。

九、三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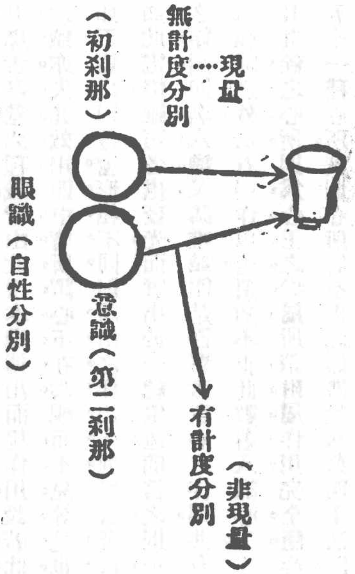
既知識緣。再明識量。量者如以尺量物。然何謂識量。即識之能緣見分是也。蓋四分中之見分。依種子而起現行時。能緣諸境界者。其量有三。

唯識三字經講錄 七五

三量
- 現量
- 比量
- 非量

一、現量 即依現前能見之物。或能聞之聲。有眼耳識之見分。能直接緣取。不假計度等分別。是謂「現量」。如案上有杯。眼能見之。此眼識緣杯時之最初剎那。實不知為杯。并不知此名何物。離開「名言」「種類」等之計度分別。是名「現量」。蓋此最初之時。僅由眼見。非經意識分別。若至第二剎那。經意識分別為何物。何名時。則非現量矣。

唯識三字經講錄 七六



二比量 如既見物。然後以意識計度之。或以他物相比較而量得者。則謂之比量。

三、非量 即前之現、比二量。有錯訛時。皆名非量。除此三量之外。復有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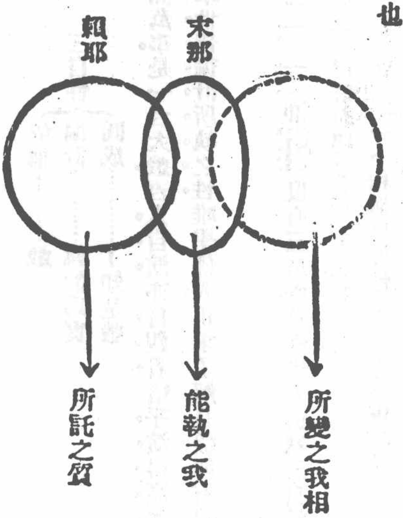
「聖言量」者。是佛親證。凡夫虔誠信受之。加佛能知四空天有無身之衆生。此界常人既不能知。更非現量能證。比量能得。唯依佛聖者親證。轉示衆生之言爲最宜。故吾人學佛最重要者。卽在信聖言量。蓋吾人有用現比量不能得時。非用聖言量無從下手。

十、三境　說三量已再講所緣之三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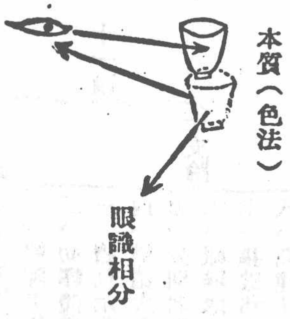
三境
- 獨影境
- 帶質境
- 性境

一、獨影境　獨影者。不過是境界之影象。非前五識之所緣。全係意識之所造。如所云龜毛兔角等。幷無是物。眼等不能見。而意識皆能想像及之。是謂無質獨影境。又若眞如之不生不滅。吾人當未能親證。僅依意識想像時。亦非實在。眞如不過是眞如之影子。此可云有質獨影境。但彼質不生。亦非實質。

二、帶質境　此境分二。一曰「眞帶質」。是以心緣心。如末那識緣阿賴耶識爲我時。兩皆屬心法。其所執之我相。是由託賴耶之質而變起。故名「眞帶質」也。



二曰似帶質。是以心緣色。如由眼識見分。帶物之本質而自變其相分以緣之。以色是假法。故名「似帶質」。



三、性境　如前五識緣色、聲等五塵所成之物時。既有實體。復能得其實用。故名「性境」。性卽實也。

十一、三自性　復有三種自性。次析言之。

三自性
- 一徧計所執自性
- 二依他起自性
- 三圓成實自性

今先講第二種名「依他起自性」。卽謂世間之諸有爲法。均依他衆緣而生起。如阿賴耶識等心法、草木等色法。皆非能自起。只是憑依衆緣。變現而有。是謂「依他起自性」。若人妄執有爲是實。如末那識之計阿賴耶執之爲我而不捨者。是謂「徧計所執自性」。若如末那識不執阿賴耶識爲我。或智人悟世間皆虛等。則名「圓成實自性」。謂此性乃圓滿成就而眞實者也。再以例證。如戲是依他起自性。若看戲者執爲實物、實事。此卽是依依他起自性而生徧計所執自性也。如能了知此戲非眞。皆是假相。不執爲實。是卽圓成實自性。

三自性
- 依他……戲
- 徧計……執戲爲實
- 圓成……了知是戲

世間萬事是一台大戲。吾人自演亦自觀看。惜乎演得高興。時皆忘其是戲。可云舉世皆徧計所執之性。唯學佛人正求了解是戲。即有得圓成實自性之希望。

十二、三無性

復有三無性。是佛恐人仍執三自性是實法。而成法執。因依彼三自性。而建立此三無性。如下表。

三無性
- 一、相無自性性……依徧計立
- 二、生無自性性……依依他立
- 三、勝義無自性性……依圓成立

一、依「徧計所執自性」而建立「相無自性性」。蓋「徧計所執自性」

只有名相本無自性。是謂「相無自性性」也。

二、依「依他起自性」而建立「生無自性性」。蓋依他之性是依衆緣而生。亦無自性。是謂「生無自性性」也。

三、依「圓成實自性」而建立勝義無自性性。雖圓滿成就眞實是最上勝義。而實即無「徧計所執自性」。故亦名「勝義無自性性」也。

此三無性是諸佛秘密言說。何以故。以諸法不完全是空。此空法雖說空無一切法。只是對治執有之病。若人不知密意。執爲全空。則將以爲善惡因果皆屬烏有。雖造惡業亦無忌憚。以是義故。須知空是秘密說。爲對治著有者而發。因此亦可悟密宗專門持咒能即身成佛者亦不可泥執爲實法矣。蓋佛恐世人著有。以空藥對治。或復有人執著以一切爲空。恣意造惡。撥無因果。佛大醫王悲此惡取之空。乃又下治空之藥。而說唯識。此唯識之學。即於三自性中以依他起爲重要。而擴充其義。不著於有。亦不著空。所謂非有非空。是爲中道第一義諦也。表列如下。

佛乘
- 一、有……
  - 凡夫人乘
  - 外道天乘
- 二、空……
  - 二乘（聲聞緣覺）
  - 不了義大乘
- 三、非空非有……了義大乘（唯識）

十三、經論

唯識之教。究依何經論而建立耶。凡此一宗所根據之經論。有六經十一論。列表如下。

六經
- 已譯來華
  - 大方廣佛華嚴經
  - 解深密經
  - 大乘入楞伽經
  - 大乘密嚴經
- 未譯
  - 如來出現功德莊嚴經
  - 大乘阿毗達磨經

十一論
- 一本論……瑜珈師地論
- 十支論
  - 一、略陳名數支……百法明門論
  - 二、初釋體義支……大乘五蘊論
  - 三、總包衆義支……顯揚聖教論
  - 四、總攝大義支……攝大乘論
  - 五、分別名數支……雜集論
  - 六、離闢處中支……辨中邊論
  - 七、摧破邪山支……二十唯識論
  - 八、高建法幢支……唯識三十論（成唯識論）
  - 九、莊嚴體義支……莊嚴經論
  - 十、攝散歸觀支……分別瑜珈論（未譯來華惟解深密經中有此品）

十四、歷史及結論

唯識一宗。創自何人。固然、所有諸經、皆釋迦牟尼佛所說。惟專倡此學而能成宗者。相傳乃是彌勒菩薩。彌勒義爲慈氏。故本宗亦名慈宗。蓋昔印度有一無著菩薩。證初地後。卽得神通。升兜率天宮。請彌勒菩薩降於中印度說五部論。（瑜珈師地論。辨中邊論。分別瑜珈論。大乘莊嚴經論。金剛般若經論。）無著菩薩更造顯揚聖教論等。爲之闡揚。其弟世親菩薩時習小乘。每毀謗大乘。由無著菩薩。勸發信心。令註解攝大乘論等。乃由小入大。轉而讚揚大乘。世親之後。復有護法菩薩等。解釋世親菩薩所作之唯識三十頌。護法之後。戒賢繼之、是時玄奘法師至印度。依戒賢學。及歸國後。更集諸師之論。釋三十頌。合成一部。名成唯識論。如是震旦有唯識宗。在印度尙無此宗名目。只有空、有二宗。當時主空者有智光大師。主有者有戒賢大師。戒賢爲護法弟子。與智光同住那爛陀寺。玄奘亦至該寺就學。如是自彌勒數至玄奘。共爲六傳、一玄奘之弟子窺基。更爲弘揚。作成唯識論述記。先後製論疏

約有百部之多。後因禪宗自誇。不立文字。致令一般人遂輕視法相。而此宗漸衰。舊籍亦失落殆盡。在中國幾成絕學。迄今各國交通。科學昌明。惟此唯識之學。足以對付之。願諸君既了知唯識之境。再起觀行。而無上佛果。乃得成就矣。

佛法恆說夙根。唯識明有種子。歷驗不爽。余此次在漢口佛教會講擬作唯識三字經。以聽衆多初心。不敢奢望。雖有研究者。或嫌名淺而不經心。故講。時。但。求。顯。出。以。暢。言。不敢。深。入。而。晦。意。不意講畢約一星期後。竟有預聽周文瀾居士。錄稿見示。乃能將講室直暢本懷。一切興到之談。皆和盤托出。文既清爽。復少謬誤。不。啻。若。自。余。口。出。余。乃。嘆。爲。希。有。矣。蓋吾往在甯、滬、京、湘、各處講唯識、或聽衆竟未能記、雖有記亦挂一漏萬。且多矯揉造作。送稿就正者。非大加刪削不可。今此稿並非多費余心。卽公然可觀。亦。可。云。余。講。唯。識。來。未。有。之。勝。緣。也。閱畢記茲因緣。用勸周居士從此精進。尤望同聽或未聽而隨喜者。更多於此學發心焉。民國十七年又二月。大圓閱記。

目　录

第一章　佛陀和佛教的创立……………(1)
第二章　佛法的基本内容
　　和佛教经籍……………………(19)
第三章　僧伽和佛的弟子……………(42)
第四章　佛教在印度的
　　发展、衰灭和复兴…………(60)
第五章　教佛在中国的传播、发展
　　和演变……………………………(80)
（一）佛教的传入和经典的翻译…………(80)
（二）佛教各宗派的兴起…………………(92)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103)
（四）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106)
（五）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110)

第　一　章

佛陀和佛教的创立

问：什么是佛教？

答：佛教，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做佛法(Buddha Dharma)。

问："法"是什么意思？

答："法"字的梵语是"达磨"(Dharma)。佛教对这个字的解释是："任持自性、轨生物解。"这就是说，每一事物必然保持它自己特有的性质和相状，有它一定轨则，使人看到便可以了解是何物。例如水，它保持着它的湿性，它有水的一定轨则，使人一见便生起水的了解；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东西没有湿性，它的轨则不同于水的轨则，便不能生起水的了解。所以佛教把一切事物都叫做"法"。佛经中常见到的"一切法"、"诸法"字样，就是"一切事物"或"宇宙万有"的意思。照佛教的解释，佛根据自己对一切法如实的了解而宣示出来的言教，它本身也同样具有"任持自性、轨生物解"的作用，所以也叫做法。

问：佛是神吗？

答：不，佛不是神。他是公元前六世纪时代的人，有名有姓，他的名字是悉达多（Siddhārtha），他的姓是乔达摩(Gautama)。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问：为什么称他为佛呢？佛的意义是什么？

答：佛字是"佛陀"的简称，是Buddha的音译（如果用今天的汉语音译，应当是"布达"），佛陀的意义是"觉者"或"智者"。"佛陀"是印度早就有了的字，但佛教给它加了三种涵义：①正觉（对一切法的性质相状，无增无减地、如实地觉了）；②等觉或遍觉（不仅自觉，即自己觉悟，而且能平等普遍地觉他，即使别人觉悟）；③圆觉或无上觉（自觉觉他的智慧和功行都已达到最高的、最圆满的境地）。

问：除释迦牟尼外，有没有另外的佛？

答：佛教认为过去有人成佛，未来也会有人成佛，一切人都有得到觉悟的可能性，所以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成佛。"

问：如来佛是不是释迦牟尼，还是另一人？

答："如来"这个名词是从梵语tathāgata译出来的"如"字就是"真如"(tathāta)，即一切法（事物）的真实状况，它又包含"如实"(Yathābhūtam)的意义。佛经对"如来"的解释是："乘真如之道而来"。又说"如实而来"。"如来"是一个通用名词，它是"佛陀"的异名。如释迦牟尼佛，可以称释迦牟尼如来；阿弥陀佛，可以称阿弥陀如来。

问：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人吗？

答：不是。阿弥陀佛是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佛。阿弥陀佛是梵语Amitābha的音译，意义是"无量的光明"。

问："南无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读起来是"那摩佛"？

答："南无"是梵语Namo的音译，念成"那摩"，是保持原来古代的读音，现代广东、福建一部分地区，仍保持这个古音。它的意义是"敬礼"。今天印度人相见，互道"那摩悉对"，就是说："敬礼了"。

问：释迦牟尼的一生可以简略介绍一下么？

答：可以。释迦牟尼的时代，约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正是我国春秋时代，与孔子同时。他是当时迦毗罗国(Kapilavastu)国王的长子。父亲名净饭(Suddhodana)，母亲名摩耶(māyā)。摩耶夫人生产前，根据当时风俗，回到母家去，路过蓝毗尼花园(Lumbini)，在树下休息的时候，生下了悉达多王子。

问：蓝毗尼花园现在还有遗址留存下来吗？

答：公元七世纪时，我国玄奘法师曾到过蓝毗尼。根据他的记载，他曾经看到在他之前八百多年阿育王(Asoka)在那里建立的石柱，标志着佛陀诞生之处，但当时石柱已被雷击破，柱头倒在地下，已经是衰落的情景了。后来由于没有人能够识得柱上的文字，因此佛陀诞生的地址久已湮没无闻。直到1897年才被人发现了阿育王的石柱，考古家认识出上面的文字，这才发掘出蓝毗尼园的遗址，在附近并且发掘出古代的市镇，其中有些可以相信是属于当时的迦毗罗城的。今天尼泊尔政府已经把这个地方作为圣地加以建设和保护。

问：释迦牟尼幼年教养情况是怎样？

答：摩耶夫人产后不久就死了。幼年时代的释迦牟尼是

出他的姨母波阇波提夫人（prajāpati）养育的。他自小从婆罗门学者们学习文学、哲学、算学等等，知识很广博。又从武士们学习武术，是一个骑射击剑的能手。他父亲净饭王因为他天资聪慧，相貌奇伟，对他期望很大，希望他继承王位后，建功立业，成为一个“转轮王”（统一天下的君主）。

问：那么，他后来为什么不继承王位呢？

答：悉达多王子在幼年的时候，就有沉思的习惯，世间许多现象，给他看到，都容易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饥渴困乏、在烈日下耕田的农人，绳索鞭打、口喘汗流拖着犁头耕地的牛，蛇虫鸟兽弱肉强食的情景，衰丑龙钟的老人，展转呻吟的病人，亲朋哭泣送葬中的死人，这些都促使他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解脱世界的苦痛。他读过的吠陀书（Veda，婆罗门经典）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学到的知识和他未来的王位、权力也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他很早就有了出家的念头，后来终于舍弃了王位。

问：他父亲怎么会让他出家呢？

答：净饭王发觉了他儿子的心思后，曾经想过各种办法防止他，特别是企图从生活的享受上羁縻他。悉达多王子十六岁时，净饭王便为他娶了邻国的王女耶输陀罗（Yasodharā）为妃，生了一个儿子叫罗怙罗（Rāhula）。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能够阻止他，终于在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偷偷地出了国城，进入一个森林中，换去王子的衣服，剃去须发，成为一个修道者。关于他出家时的年龄，有两种不同记载，一说是十九岁，一说是二十九岁。

问：出家以后的情形怎样？

答：他父亲曾尽力劝他回去无效，只好在亲族中选派五

个人随从他一起。这五个人的名字是：憍陈如（Kaundinya），跋提（Bhadrika），跋波（Vāspa），摩诃男（Mahānāma），阿说示（Asvajit）。悉达多王子和他的侍者们先后寻访当时三个有名的学者，从他们学道，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于是知道当时哲学思想中没有真正解脱之法，便离开了他们，走到尼连禅河（Nairañjanā现在叫做Lilaian）岸边的树林中，和那里的苦行人（极端刻苦修行的人）在一起。为了寻求解脱，他尝够了艰苦辛酸，坚持不懈，经历六年之久。但是结果徒劳无功。方才悟到苦行是无益的。他于是走到尼连禅河里去沐浴，洗去了六年的积垢，随后受了一个牧女供养的牛奶，恢复了气力。当时随从他的五个人见到他的情景，以为他放弃了信心和努力，便离开了他，前往波罗奈城（Benares）去继续他们的苦行。王子于是一个人走到一棵毕钵罗（Pippala）树下，铺上了吉祥草，向着东方盘腿坐着，发誓说：“我今如不证到无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他便这样在树下思维解脱之道，终于在一个夜里，战胜了最后的烦恼魔障，获得了彻底觉悟而成了佛陀。

问：释迦牟尼成佛处，现有遗迹留存吗？

答：释迦牟尼成佛处，自古称为菩提场或菩提伽耶（Buddhagaya），那里的毕钵罗树，因为佛坐在树下成道的缘故，得到了菩提树之名。从此，所有毕钵罗树都叫做菩提树。“菩提”就是“觉”的意思。菩提伽耶在今天印度比哈尔省伽耶城（Gaya）的南郊。那棵菩提树在二千数百年中曾两次遭到斫伐，一次遭风拔，但都重生了新芽，现在的菩提树是原来那棵树的曾孙。树下释迦牟尼坐处有石刻的金刚座。树的东面有一座宏伟庄严的塔寺，名叫大菩提寺，至今约有一千八

百多年的历史，附近还有许多佛的遗迹和古代石刻与建筑。1956年印度比哈尔省政府为了这个圣地的建设和管理，设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咨询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接受了邀请，指派了两名代表参加该会。

问：释迦牟尼成佛后的事迹，可以简略地谈一谈吗？

答：释迦牟尼成佛的年龄，也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说三十岁，有的说三十五岁。此后五十年（或四十五年）中，直到他八十岁逝世前，他没有间断过他的说法工作。他到处游行，向大众宣示他自己证悟的真理。他最初到波罗奈城去找离开了他的五个侍者，为他们说法。佛教把佛陀第一次说法，叫做“初转法轮”。

问：“转法轮”是什么意思？

答：“轮”（Cakra），是印度古代战争中用的一种武器，它的形状像个轮子。印度古代有一种传说，征服四方的大王叫做转轮王，他出生的时候，空中自然出现此轮，预示他的前途无敌。这里以轮来比喻佛所说的法。佛的法轮出现于世，一切不正确的见解、不善的法都破碎无余，所以把说法叫做转法轮。佛初转法轮处是鹿野苑（Sārnāth），在今天波罗奈城（Benares）。经过近代的发掘，鹿野苑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有阿育王的石柱，有公元四世纪石刻的佛初转法轮像等等，并且发掘到古代塔寺的遗址。鹿野苑现有佛寺、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是近几十年来陆续兴建起来的。佛初转法轮处的鹿野苑，和佛诞生处的蓝毗尼园、佛成道处的菩提伽耶，佛逝世处的拘尸那伽（Kusinagara）是佛教四大圣迹。值得指出的是：近代学者们对这些圣迹以及其他一些古迹的发掘和修复，主要都是根据我国古代高僧法显、玄奘等的记

载。

问：佛初次说法的地方为什么要比其他说法的地方看得重要呢？

答：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这件事是佛教的一件大事。从那时起，开始建立了佛教；从那时起，开始具足了三宝。

问：“三宝”是什么？

答：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法是法宝。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僧伽（saṅgha）是僧宝。称之为宝，是因为它能够令大众止恶行善、离苦得乐，是极可尊贵的意思。佛初转法轮，憍陈如等五人都归依佛，出家为弟子，于是形成了僧伽。所以说，从那时起开始具足了三宝。

问：什么叫做归依？

答：归依的意思是：身心归向它、依靠它。归依三宝的人是佛教徒。“归依”也可以写成“皈依”，“皈”与“归”的读音和意义相同。

问：佛在世的时候，归依的人多吗？

答：是的，佛初转法轮后从鹿野苑到摩揭陀国（Mandaha）去的一路上，受到他的教化而归依的人就很多。其中有拜火教的婆罗门姓迦叶的三兄弟，都改变了原来的信仰，率领他们的弟子一千多人归依了佛教。佛到了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Rājagrha）后，归依的人更多。其中最有名的出家弟子有舍利弗（Sāriputta）、摩诃目犍连（Māhāmaudgalyāyana）、摩诃迦叶（Mahākasyapa）等人。后来佛回到故乡去，他的异母弟难陀（Nanda）、堂兄弟阿难陀（Ānanda）、提婆达多（Devadatta）和他儿子罗怙罗等都随他出了家。还有宫廷中一个剃发工奴优波离（Upāli）也出家加入了僧团，后来成为

有名的佛教戒律学大师。佛的姨母波阇波提也归依了佛，是第一个出家女弟子。至于不出家而归依三宝的弟子则为数更多。佛的出家弟子，男的叫比丘(bhiksu)，女的叫做比丘尼(bhiksunī)；在家弟子，男的叫做邬波索迦(upāsaka)，女的叫做邬波斯迦(upāsikā)，合称为四众弟子。

问：释迦牟尼一生游行教化的区域，是哪些地方？

答：根据记载和发掘的资料，佛自己足迹所到的地方，主要是中印度，他的弟子们分到四方游化，可能更远一些。但是斯里兰卡和缅甸都有佛曾经到过并留下足印的传说。佛居住的地方以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Kosala)的舍卫城(Srāvasti)的时间为最多。在王舍城外有一个竹林，是频毗娑罗王(Bimbisāra)献给佛和僧众居住的，后人称为竹林精舍。在舍卫城有一个林园是当地一个富商须达多(Sudatta)和拘萨罗国王子祇陀(Jeta)共同献给佛的，后人称为祇园精舍。佛常往来两处，所以竹林、祇园并为说法的重地。王舍城南面的灵鹫山(Grdhrakūṭa)也是佛常和弟子们说法的地方。佛逝世前由王舍城北行到毗舍离(Vaisāli)城（今印度比哈尔省境内），又由毗舍离向西北行，最后到了拘尸那伽(今印度联合省伽夏城Kasia)。佛是在拘尸那伽逝世的。现在佛逝世处，发掘出佛遗体火化的地方和石刻的佛涅槃像以及其他古迹。印度政府为了纪念佛涅槃二千五百年，曾对这个圣地予以必要的修复和建设。

问：什么叫做“涅槃”？

答：现在暂不详细解答，这里可简单解释为“逝世”。

问：佛涅槃前后的情形是怎样？

答：佛在毗舍离城的时候，已经有了重病，在那里度过雨季后，偕弟子们向西北走去，路上受了铁匠纯陀(Cunda)供献的食品，病更加剧，最后走到拘尸那伽一条河边，洗了澡，在一处四方各有两棵娑罗树的中间安置着绳床，枕着右手侧身卧着。后来所有卧佛像（即佛涅槃像）都是这样的姿式。佛告知弟子们将要涅槃。弟子都守候着。夜间有婆罗门学者须跋陀罗(Subhadda)去见佛，阿难陀想挡住他，佛知道了，唤他到床前为他说法，于是须跋陀罗成了佛的最后的弟子。佛在毗舍离临出发前和在途中为弟子们作了多次的教诲。到了那天半夜逝世前又最后嘱咐弟子不要以为失了导师，应当以法为师，要努力精进，不要放逸。佛逝世后，遗体举行火化。摩揭陀国人和释迦族等八国将佛的舍利分为八份，各在他们的本土上建塔安奉。其中摩揭陀国安奉在菩提伽耶的一份，到公元前三世纪，被阿育王取出，分成许多份送到各地建塔。1898年，考古家在尼泊尔南境发掘迦毗罗国故址，发现一舍利塔，塔内藏有石瓶石函等物，有一瓶放在铁和水晶层迭的函内，里面有黄金花，花上安放着佛骨。从函上刻的文字知道这就是释迦族供养的佛的舍利。

问：舍利是什么？

答：舍利(Sarira)就是遗体，但这个名称一般只用于佛和有德行的出家人的遗体。

问：塔是作什么用的？

答：“塔”又称“塔波”，是梵语 Stūpa 省略的音译，完整的音译是“窣堵波”，意义是“高显”或“坟”。塔一般是藏舍利的，也有不藏舍利而作为标帜纪念之用的。

问：佛涅槃的年代，有没有不同的计算？

答：关于佛涅槃的年代，东南亚佛教徒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45年，所以1956年和1957年各国都举行佛涅槃二千五百年盛大纪念。我国关于佛涅槃年代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一般公认的年代是公元前486年，与南传佛历相差59年。

问：佛的涅槃日是哪一天？

答：我国一般认为农历二月十五日是佛涅槃日，四月初八日是佛诞生日，十二月初八日是佛成道日。南方各国则以公历五月月圆日（相当于我国农历四月十五日）为佛节日(Vaiśākha)，认为佛诞生、成道、涅槃都在这一天。

问：听了上面的谈话，对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事迹已经有了轮廓的了解。现在想请你谈一谈当时佛教创立的历史背景。

答：这是一个较难的问题，因为第一关于印度古代历史资料缺乏，第二我自己在这方面少研究。但是我仍然愿意将一些我所知道的材料和所想到的线索，提供你参考、研究和判断。

问：很好。我认为，任何宗教和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能够了解一些当时社会的情况，是有助于对佛教的了解的。希望你就几个主要的问题谈一谈，能说明一个大概就行了。

答：先从当时的形势谈起吧。你知道古代印度曾经有一个区域叫做“中国”吗？

问：这倒不知道。那是在印度的什么地区？

答：大约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前，雅利安(Arya)人逐渐由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那里的土著民族，并且吸收了他们的文明，在那里定居下来，建立了好些国家。因为长期成为雅利安人政治文化的中心（也就是婆罗门文明的中心），当时那个地区被称为“中国”(Madhya Desa)。至于东方和南方的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则被称为是化外的“边地”。但是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中国”地方的国家已经开始衰落，而东南边地的国家则勃然兴起。释迦牟尼居住最久、教化最盛的摩揭陀国就是当时新兴的霸国。这时候，文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拘萨罗国的舍卫城，跋耆国的毗舍离城等新都市，其中王舍城尤为重要。

问：这些新兴国家除了实力强盛之外，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有没有什么特点？

答：据我初步地研究，有三种情况值得一提，①在种族问题上，矛盾的增多，②在经济问题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③在思想上，反婆罗门教义的新思想的兴起，这三种情况都反映在“种姓制度”问题上。

问：什么是种姓制度？

答：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创立的。“种姓”这个词儿是从是梵语“Varnā”翻译过来的，它的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照他们的说法，肤色白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种族，深色皮肤的达罗毗荼(Dravida)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种制度原来是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界限的。后来随着工作和职业的分化的发展，本来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种姓差别，也在雅利安人自己中间起了反映，于是有四姓（四个种姓）的划分。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Brāhmana)，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阶级（到后来婆罗门也可以当国王），其次是刹帝利(Ksatriya)，是掌握军政的国王和武士阶级，其次是吠舍(Vaisya)，是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从事农耕的农民阶级，

最下的种姓是首陀罗(Sūdra)，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后者是非雅利安人。各种姓有它的世袭的职业，不许被婚姻混乱；尤其严禁首陀罗和别的种姓混乱。对首陀罗男子和别的种姓女子结合所生的混血种，特别订有法律，给予一种贱名，如首陀罗男子与婆罗门女子的混血种名为旃陀罗(Candāla)。他们的地位最低贱，不能与一般人接触，被称为“不可触者”。这种人世世代代操着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如抬死尸、屠宰、当刽子手之类。种姓制度不仅订在法律里面，而且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宗教教义和教条中，在婆罗门教势力强盛的“中国”地方，种姓制度最严格。

问：在新兴国家地方也有种姓制度吗？

答：随着雅利安人势力的扩展，这些国家都不能不受到婆罗门文化的影响，当然也都存在着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所遇到的困难就比较多得多。第一，在这些国家里，土著人民占的比率大；第二，雅利安与非雅利安种族混合情况比较普遍；第三，为了巩固雅利安人在那些地方的统治，有不少土著部族的首领通过入教仪式被安排在刹帝利种姓之列。在种姓制度下，统治阶层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一向存在着矛盾，尤其是非雅利安人的刹帝利对婆罗门的优越地位的反抗，更加显著。据研究，摩揭陀国的人多半是吠舍和首陀罗的混血种，婆罗门法典认为他们是半雅利安、半野蛮的下等种族；后来统一印度的摩揭陀国阿育王，据说就是首陀罗的血统。在这种环境中，反对婆罗门种姓制度教义的学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和欢迎，而释迦牟尼倡导的“四姓平等”之说，事实上反映着当时那些新兴国家的人民对种姓制度的

不满。

问：释迦是不是雅利安种？

答：关于释迦的种族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蒙古种，有的说是雅利安种。但是从当时的地理看，迦毗罗国地处僻远，又是小国（有人研究，认为它当时是拘萨罗国的附庸国），因此它的王族不是雅利安种的可能性较大，而且佛经上不只一次说释迦牟尼的身体是紫金色，这可以为释迦族不属于白色的雅利安种的一个论据。

问：能不能说当时种姓制度问题上的矛盾纯粹是种族的矛盾？

答：不能那么说。据我看，它还反映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矛盾。

问：释迦牟尼时代印度的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

答：近代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证明在公元前3500—2750年之间，那里的土著民族（可能就是达罗毗荼族），早已有了惊人的城市文明。他们有城市规划，有下水道，有两三层砖造楼房，有公私浴室。街道上有货摊和店铺，有纺织业和陶业。这个事实推翻了西方学者们一向认定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带来的说法。事实上是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接受了土著的高级文明。根据发掘的材料来看，当时土著民族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而且可以断定他们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至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很长时期（约一千年）以后，到了种姓制度确立了的时期，那里的社会是否仍然是奴隶社会，值得研究。从婆罗门的法典看来，首陀罗并不是奴隶，只是有一部分人当奴隶，而奴隶只是从事杂役劳动，在生产部门很少参加，显然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因此很难断定当时是奴隶社

会。

问：据你看当时是什么制度的社会呢？

答：佛经中的资料记载，当时国王每年有一固定的日期，在自己的田地里举行亲耕仪式，人民都在替他耕田。这与婆罗门的法典规定的靠自己劳动为生的首陀罗人要以劳动向国王纳税的条文相合。根据我国古代译师的注释，“刹帝利”的原来字义是“田主”。从这个线索来推断，似乎“种姓”制度开始完备地确立的时期，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而到了释迦牟尼时代，在新兴的国家里，情形又有所演变。根据佛经的资料，当时的商业很发达，有相当规模的陆运和航运的商队，商人掌握着雄厚的经济力量，例如把一座林园送给佛的大富商须达多，他有力量以黄金布地和拘萨罗的王子比富。手工业也很发达，有细密的分工，自由经营的小工商业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当时有了纳税的自由农民，有佃农。可以设想，在吠舍人和首陀罗人混合种族的新兴国家里，刹帝利可能不是领主，而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印度在公元前一千年间已经有了铁器，到这时期，铁制农业器具更已普遍使用，农业上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封建领主的割据，是不利于商业、手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的。历史证明，统一兴修水利和灌溉系统是促成阿育王统一印度的重要原因。虽然阿育王是佛逝世二百年以后的人，但是佛在世时，人们就有“转轮王统一天下”的理想。佛幼年时，他的父王和国人曾期望他做转轮王。佛虽然舍弃了王位，但是他也推重转轮王这样的理想人物。“转轮王”思想，实际是反映着当时一般人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来代替领主割据的愿望，这个要求和愿望必然和

种姓制度发生冲突。

问：释迦牟尼和婆罗门、刹帝利的关系怎样？

答：释迦牟尼是公开宣布反对婆罗门教义的，所以一生遭到婆罗门攻击的事很多。但是也有不少婆罗门教徒和学者改变了原来的信仰而归依了他。婆罗门人受了佛教的刺激，就有了《摩奴法典》的出现。这部法典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维护种姓制度，一方面也可能作了一些修正。在《摩奴法典》里攻击佛教的文句虽不明显，但后出的《述记氏法论》则把攻击佛教的态度明白地表示出来。至于佛和刹帝利的关系，你知道，佛是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当时佛所游化的那些国家的国王们，如摩揭陀国的频毗娑罗王，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等，都是他的信徒和有力的支持者。后来阿育王更大弘佛法。应当说，新兴国家的刹帝利对佛是极其尊重信仰的。值得注意的是，佛经中提到四姓时，改变了原来以婆罗门为首的次序（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把婆罗门放在刹帝利之后，这是违反传统习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贬抑婆罗门地位的态度。

问：释迦牟尼和平民的关系怎样？

答：释迦牟尼教化的方式是接近平民的。他说法不用婆罗门的雅语，而用当时平民的俗语，就是一个例子。前面说过释迦牟尼曾经接受一个首陀罗人优波离为弟子，佛的兄弟和儿子在僧团内行次在他之下，他们都得向优波离礼拜。对一般人不肯接触的旃陀罗人，佛和弟子们平等接受他们的供养。佛曾经设法和一个不敢见他的旃陀罗人相见，并为他说法。佛对待所有不幸的人都是这样。他的弟子中有乞丐，也有妓女，有一次，佛谢绝了国王的邀请，而到一个不幸的堕落的女人那里去应供。在古代印度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和奴

隶差不多。佛接受妇女为出家弟子，让她们参加僧团的事实，被认为是宗教史上一个很大的革命举动。

问：佛虽然对不幸的人们表示同情，但是他没有教他们向统治者进行反抗，不是吗？

答：诚然，佛没有教他们以怎样的实际行动反抗统治者。佛主要教导人们断除内心的烦恼，以求解脱，同时又说现世止恶行善的因，会获得来世安乐的果，在这方面可以说，佛对现实生活问题，是抱着容忍的态度的。但是，他在思想上推倒了婆罗门的神权，宣布众生平等，说出“诸法无常”的真理，对当时的社会起了进步的作用。

问：当时思想界的情况怎样？

答：和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相仿佛，当时印度思想界也正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总的说来，当时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个是正统的婆罗门教思想的潮流，一个是异端的反婆罗门教思想的潮流，佛教属于后者。

问：婆罗门教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答：婆罗门教是多神教而又带着一神教的色彩，崇拜各种自然的神祇，盛行祭祀祈祷以招福禳灾，而以梵（Brahma）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梵从口生出婆罗门，从肩部生出刹帝利，从腹部生出吠舍，从足部生出首陀罗，以此定四姓的贵贱，这就成为种姓制度的根据。人应当服从梵天的意旨，因此应当信奉《吠陀经》，奉事婆罗门，严格遵守种姓制度。后来婆罗门教义有所发展，它把“梵”抽象起来做为宇宙的本体，或宇宙生起的最高原理，一方面又从个人观察，认为“我”是个人的主宰和本体，人的身体由“我”而生，人的活动由“我”而起，外界万物也都因“我”而存在，由此推论出“我”与“梵”本来不二，人所应当努力的就是经过修行以达到梵我一致的境地，这样才能免去轮回之苦而得到大自在。

问：当时反婆罗门教的思想有多少派别？

答：根据佛经所说有九十六种之多，最特出的有六个教派，佛经称这些教派的创立者为六师。其中一个就是耆那教（Jainis）的始祖尼乾子（Nirgranthaputra），其余五人是富兰那迦叶（Purana-kāsyapa）、末迦梨（Mkskari Go śāliputra）、阿耆多（Ajitakambala）、婆鸠多（Kakuda-katyayana）、散若夷（Sanjaya-vairatiputra）。除耆那教现还存在、有典籍可考外，其余五人都没有正式记载，现在只能从反驳他们学说的其他教派典籍中看到一鳞一爪。他们有的是否认因果关系的怀疑论者；有的主张纵欲；有的主张苦行；有的认为人由四大（地、水、火、风四个元素）组合而成，死后四大分散，归于断灭，否认来世，是唯物论者。

问：佛教和各教派的关系怎样？

答：佛教一方面批判婆罗门教义，同时也反对非婆罗门教的各教派。但是佛教和婆罗门教以及各教派的思想都有渊源，佛教接受了他们的某些思想，而根据“缘起”和“业”的理论，予以另一种解释，如“三世因果”（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六道轮回”（随着自己善恶行为，或生天界而为天人，或生人界而为人，或为阿修罗——一种和天人差不多的好战斗的神，或为畜生，或为鬼，或堕地狱。一切众生永远升沉于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六道中，犹如车轮没有始终地转奋，所以叫做轮回）、“四大和合”（地水火风四元素），等等，并接受了关于天文地理的某些传统说法。对婆罗门教的神祇，佛教也没有否定他们的存在，只是贬抑他们的地位，当做一种众生看待，认为他们也不免轮回生死之苦，如对于梵天，认为只是天界中的天人，将来也会堕地狱。关于这些，以后还可以谈。

第 二 章

佛法的基本内容和
佛教经籍

问：佛法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答：我前面说过释迦牟尼当初出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当时印度许多教派都是有最后解脱的理想的。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简单地说来，就是说世间的苦（苦谛Dukkha-sacca）和苦的原因（因谛或称集谛 Samudaya-sacca），说苦的消灭（灭谛Nirodha-sacca）和灭苦的方法（道谛Magga-sacca）。佛教经籍非常繁多，其实不超出这四圣谛（Cattāriariya-saccāni，谛的意义就是真理），而四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Paticcasamuppāda）。佛教的所有教义都是从缘起论这个源泉流出来的。

问：缘起是什么意思？

答：“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一个事物或现象。因（Hetu）、缘（Paccaya），一般地解释，就是关系和条件。佛曾给“缘起”下了这样的定义：

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

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这四句就是表示同时的或者异时的互存关系。

问：什么是同时的互存关系？

答：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如师生关系：有老师则有学生，有学生则有老师，无老师则不成其为学生，无学生则不成其为老师。这是同时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问：什么是异时的互存关系？

答：如种子和芽的关系，因为过去先有了种子，所以今天才能有芽生；也因为今天有芽生，过去的种子才名叫种子，这是异时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从另一方面看，种子灭的时候也正是芽生的时候，芽生的时候也正是种子灭的时候，在这里，芽和种子的生与灭现象又是同时的互存关系。总之，无论其为同时或异时，一切现象（法）必然是在某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现象可以说是绝待（绝对）的存在。

问：异时的互存关系是否就是因果关系？

答：照佛教的说法，所谓互存关系，都是因果关系。从异时的互存关系来说，种子是因，芽是果，这是异时因果。从同时的互存关系来说，如以老师为主，则老师是因，学生是果；如以学生为主，则学生是因，老师是果，这是同时因果。这当然是简单地举例，其实因果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从这一个角度看，这样的因产生这样的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是这个因会产生另外的果。如某甲，从师生关系看，他是乙的老师；从父子关系看，他是丙的父亲；从夫妻关系看，他是丁的丈夫。以甲为因，则乙丙丁和其余一切都是果，由此而看出一因多果；以其余一切为因，则甲是果，

由此而看出多因一果。实际上，没有绝待的因，也就没有绝待的果。世界就是这样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组织的无限的网。

问：听说北京西山佛牙舍利塔，砖上和露盘上刻有经文，都是讲缘起的教义的，是吗？

答：是的。那是辽代建的塔。砖上刻着一首缘起偈（偈，是偈陀Gāthā的简称，意思就是诗或颂）。

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
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

露盘上刻的是这首偈的梵文。其实，不只是这座塔，古代佛塔一般都刻着这首偈当作舍利供奉。因为佛说过“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以这首偈被称为法身舍利偈。这也是说明缘起教义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缅甸近年拆修一座古塔，砖上也刻着这首偈的巴利文：

Ye Dhammā Hetuppabhavā, Tesam Hetum
Tathāgato āha。
Tesam Ca Yo nirodho, Evamvadi Mahāsamano。

问：缘起偈是谁作的？

答：是佛的弟子阿说示（Assaji，最初五比丘之一，意译是“马胜”）说出的。有一天马胜比丘在托钵行乞的时候，遇见了婆罗门大学者舍利弗。舍利弗看见他容貌威仪，不同常人，便问他向谁学道，教义如何。马胜比丘便说出了这首偈，舍利弗听了很欢喜，回去向目犍连说了，两个人便一起归依了佛。这首偈我国有几种译文，偈中“吾师大沙门”，是指释迦牟尼，沙门（Samaṇa），简单地意译就是出家修道者。当时婆罗门教之外各教派的出家修道者都称为沙门。

问：在当时各教派中，缘起论是不是佛教特有的教义？

答：是的。佛经中说缘起有十一个意义：（1）无作者义，（2）有因生义，（3）离有情义，（4）依他起义，（5）无动作义，（6）性无常义，（7）刹那灭义，（8）因果相续无间断义，（9）种种因果品类别义，（10）因果更互相符顺义，（11）因果决定无杂乱义。这些意义都是不同于其他教派的教义的。

问：可否请你把这十一义简单解释一下？

答：十一义归纳起来，有四个重要的论点：（一）无造物主，（二）无我，（三）无常，（四）因果相续。

问：无造物主是什么意思？

答：是否定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即十一义中的“无作者义”。因为既承认“诸法因缘生”，就不能承认有个独立的造作者。任何一个因都是因生的，任何一个缘都是缘起的，因又有因，缘又有缘，从竖的方面推，无始无终；从横的方面推，无边无际。由此而得出结论：没有绝待的一个因。缘起论者，不仅应当否认“从口生出婆罗门”的人格化的造物主，而且也应当否认作为宇宙本源的理性化的存在。

从另一方面说，缘起论者固然不承认有一个绝待的第一个因，但同时又反对认为一切出自偶然的观点。他主张任何现象的生起，都不是无因的，而是受必然的因果律支配的。这便是“有因生义”。

问：照你这样说，佛教很像是无神论，但是何以佛教寺庙中又供有很多的神呢？

答：我前面说过，佛教并没有否定婆罗门教的神祇，只是看做是一种众生，后来有些神祇被吸收到佛教中来成为护法神，这是一方面情况。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到后来佛陀被神化了的事实。但是根据佛教教义，佛不是造物主，他虽然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而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祸福，佛也是受因果律支配的。

问：什么是“无我”？

答：“离有情义”、“依他起义”和“无动作义”，都是说明无我的道理的。“有情”的梵语是“萨埵”（Satta），人和一切有情感的生物都叫做有情。婆罗门教和其他各派主张一切有情都有一个常住的（固定不变地存在的）、起主宰作用的自我（Atta，意义与“灵魂”相当）。缘起论则认为所谓“有情”，无非是种种物质和精神的要素的聚合体。从身体的组织来说，有情是由于地、水、火、风、空、识六大（六种元素）所构成的，依借前五大而有身体的机关及其作用——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气，风为呼吸，空为种种的空隙，依借后一大（识）而表现种种的精神活动。再从心理的要素来说，有情的组织分为色Rūpa、受Vedanā、想Saññā、行Sankhāra、识Viññāna五蕴。蕴（Khandha）就是堆，把种种不同的现象分类，每类做为一堆，这就是蕴。简单地解释，“色”就是各种物质，眼、耳、鼻、舌、身五根（根就是人生的感觉器官）和色、声、香、味、触五境（境就是感觉对象）等都属于色。受、想、行、识四蕴包括重要的精神要素。受是感觉（感觉苦、乐或不苦不乐等）；想是印象（摄取事物的相貌，知道是青、黄、赤、白，是长、短、方、圆，是苦是乐等）；行是思维（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所以叫做行）；识是了别（对于所认识的对象，予以判断和推理）。佛教根据以上两方面的分析，说明有情不是固定的单一独立体，而是种种要素的聚合体，

而任何要素又是刹那刹那依缘而生灭着的，所以找不到一个固定的独立的“有情”在支配着身心，也就是找不到“我”的存在。这便是无我的简单解释。

问：请允许我插一句。照你所说佛教关于有情的组成要素的说法，它是不是二元论？

答：大体来说，佛教把组成有情的要素分为精神和物质两类；两者结合便是有情的成立。佛教对此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做“名色Nāmarūpa”。名，是精神的要素，即五蕴中受、想、行、识四蕴，也就是六大中的识大；色，就是地、水、火、风、空等物质的要素。地水火风空诸要素，都不能单独生起，而必须是互相结合变化的。简单地说，“名色”就是身心合成的存在。从这方面看，有人说它是二元论，有人说它是一种平行论（即心理生理平行），也有人说佛教认为精神物质诸要素都没有独立的单元，所以与二元论和平行论都有所不同，究竟应当怎样看；可以研究，但是它不是唯物论则是明显的。

问：“无动作义”如何解释？

答：“无动作义”，就是不承认因果之间有来去。缘起论者承认由因生果，而反对因变成果的说法。譬如以灯传灯，是乙灯的火由甲灯焰生，而不是甲灯的火跑到乙灯去。根据这个道理，佛教虽然也讲六道轮回，但是不承认有个灵魂从这个有情的身体投入另一个有情的胎里去。这个道理是从无我的教义引伸出来的，以后还可以谈。

问：什么是“无常”？

答：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相待的互存关系，其间没有恒常的存在。所以任何现象，它的性质是无常的，表现为刹那刹那生灭的。这就是十一义中“性无常义”和“刹那灭义”。佛经中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是这个意思，“诸行”，就是指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行”是迁流变动的意思，一切现象都是迁流变动的，所以叫做“行”。这个字的本身就包含了无常的意义。“生灭”二字，实际上包括着“生、异、灭”三字或“生、住、异、灭”四字。这里每个字表示着一种相状：一个现象的生起叫做“生”；当它存在着作用的时候叫做“住”；虽有作用而同时在变异叫做“异”；现象的消灭叫做“灭”。刹那（Ksana）是极短的时间，佛经中说弹一下指头的时间有六十刹那。刹那生灭，就是一刹那中具足生、住、异、灭。有人问，一个人的寿命一般有几十年，怎么是刹那生灭呢？佛教把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叫做一期，一期是由刹那刹那相续而有的。对一个人的整体来说，他有一期的生住异灭，即生、老、病、死，但从他的组成各部分来说，则是刹那刹那的生住异灭。佛经说人的身体每十二年全部换过一次。一个物体的生住异灭，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实际都是刹那生灭相续的存在。照佛教的教义，一切现象没有不是刹那生灭的。佛教把主张“有常恒不变的事物”的见解叫做“常见”，认为是错误的。

问：请允许我插一句，佛教本身是不是也受“无常”法则的支配？

答：是的。根据佛说，佛法分三个时期：一是正法时期，即佛教兴起时期；二是像法时期，即演变时期，这时期开始有佛像，所以称像法；三是末法时期，即衰坏时期。佛并且曾经说过将来法灭时的情况。“诸行无常”，佛教也不例外。

问：什么是“因果相续”？

答：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固然是生灭无常的，而又是相续不断的，如流水一般，前前逝去，后后生起，因因果果，没有间断。这是就竖的方面来说的。从横的方面看，因果的品类有种种无量的差别。种种品类差别的因果关系固然错综复杂，但其间又有井然的法则，一丝不乱。一类的因产生一类的果。如善因得善果，因与果相符，果与因相顺。一类的因不能生另一类的果，如种瓜只能得瓜，不能得豆。佛教认为因果的法则是决定的，虽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也不能加以改变的。这就是“因果相续无间断义”、“种种因果品类别义”、“因果更互相符顺义”和“因果决定无杂乱义”的简单解释。佛教把主张“现象灭了就不再生起”的见解叫做“断见”，也是反对的。关于因、缘、果的分析，佛教有六因、四缘、五果等说法，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问：关于上面所说的有关缘起的理论有什么经论可供研究？

答：佛教经论谈缘起道理的地方很多，如上面所说的十一义，出自《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玄奘译），可以一看。又玄奘译的《俱舍论》和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里有关部分，也可以一看。

问：听了你根据“无造物主、无我、无常、因果相续”四个论点来说明缘起十一义之后，对于缘起的理论，大致有所了解。是否可以说这就是佛教对于宇宙万有的解释？

答：四个论点实际只是两个论点——“无常”和“无我”。“无常”就是生灭相续，它不仅包括“刹那生灭”的意义，而且包括“因果相续”的意义。“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没有一身之内的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无造物主的意义，实际包含在“无我”里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佛教对宇宙万有的总的解释，也可以说，是一切法的总法则。所以“无常”和“无我”的教义并称为“法印”。

问：“法印”是什么？

答：印就是印玺。国王的印玺所以证明文件的真实（有通行无阻的作用）。借以比喻佛教的主要教义，也以符合“法印”而证明其为真正佛法（掌握了它，便能对一切法通达无碍），所以称为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并称三法印，或者加上“有漏皆苦”，亦称四法印。

问：请解释一下，“有漏皆苦”的意义。

答：“漏”就是烦恼。佛教认为众生不明白一切法缘生缘灭，无常无我的道理，而在无常的法上贪爱追求，在无我的法上执着为“我”，或为“我所有”，这叫做惑，惑使人烦恼，所以又叫做烦恼。烦恼种类极多。贪（贪欲）、嗔（嗔恨）、痴（不知无常无我之理等等叫做痴）是三毒。加上慢（傲慢）、疑（犹疑）、恶见（不正确的见解如常见、断见等）为六根本烦恼。由于烦恼而造种种业（Kamma）。业就是行为（身业）、言语（口业）、思想（意业）的活动。烦恼和业引生未来或为天人，或为人，或为地狱、鬼、畜生的身心，于是又起烦恼，又造业，又生身心，这样的生死轮回（Samsāra），没有休歇。而生死轮回是苦的。以人生而论，一般地说有八苦：生苦（婴儿在胎出胎时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与所爱的分离）、怨憎会苦（与所怨憎的聚会）、所求不得苦、五取蕴苦（五取蕴即五蕴，取就是烦恼，人的色受想行识以烦恼为因而生，又能生烦恼，所以叫取蕴。五蕴刹那迁流变坏，为生老病死等苦所集，所以是苦）。总之，佛说世间有无量的苦，苦不是孤立的自己生起来的，也不是造物主给予

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因缘的。上面所说因惑而造业，因业而有生死苦，就是佛教对苦的缘起解释。全面分析起来有“十二缘起”。

问：请简单谈一谈“十二缘起”。

答：佛教的缘起论主要是以人生问题为中心来谈的。对人生问题一般说十缘起或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是：无明缘、行缘、识缘、名色缘、六人缘、触缘、受缘、爱缘、取缘、有缘、生缘、老死缘。现在简单地解释一下：(1)老死Jarā marana，这是观察人生的起点，老死忧悲苦恼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缘何而有老死忧悲苦恼呢？是由于有(2)生Sti。如果没有生，则没有老死，也没有忧悲苦恼。生的条件虽有种种，但是最重要的条件是(3)有Bhava。“有”就是存在的意思。简单地说，身口意所造的善业恶业对招引自己的后果潜伏着一种力量叫做“有”。有了业力为然，必然有后果的生与死。“有”又是缘什么而起的呢？有的缘是(4)取Upādāna。取是追求执着的意思，追求色、声、香、味、触五欲，执着可爱事物为我所有，这叫做取。由于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执着，就能引发身口意三业的活动。取又以(5)爱Tanhā为缘。爱的简单解释就是生命欲，它是生命活动的本源力。有生命欲才有追求执着，有追求执着才有种种身口意的活动而有业力的存在，招引生死之果。所以爱、取、有同是生死的因。说到这里，已经说明了惑、业、苦的因果关系。

为了进一步考察生命欲(爱)之所以发生，则必须说明(6)受Vedanā、(7)触Phassa、(8)六人Salāyatana的关系。受是感觉，即对客观境物所起的快感(乐受)、不快感(苦受)或不苦不乐感(舍受)。由于苦乐的感觉，激发和冲动

着生命的欲求。感觉来自外界事物刺激的反应，所以依存于触。触是根、境、识三者会合而有的心理活动的开始。如眼(根)对红色(境)时，红色刺激眼根，因而司掌视觉的眼识生起活动。根境识三者会合，才发生红色的触(反应)，所以触依存于六人。六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是传达色、声、香、味、触、法(法，即前五种事物遗存下来的印象，是意根的对象）六境的机能。

再进一步考察六人依何存在的问题，因而说到(9)名色nāma-rupa。名色的意义前面已经讲过，即身心(色、受、想、行、识五蕴)合成的组织。六根是依存于身心全体组织的东西，有名色所以有六人，名色又以何为缘呢？名色又依存于(10)识Viññāna。识虽是名色中一部分，但是如果把名色当作认识体来看，识乃是它的中心的东西。识对境(认识对象)有总了别作用，使境增加明显，使根增长功能，使受、想、思有所领导。所以名色全体的成立，依存于识，但是识又依存于名色。因为有境对根的刺激，和受、想、思的帮助发生，才有识的现起，识不能离开名色而独立。所以识与名色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以上所说是十缘起，如果就人们现实的活动的条件来观察，十缘起已经全面了，但如果说明生死何以无穷的原由，则又有行和无明二缘，共十二缘起。

(11)行Saṅkhāra。“行”的意义与“有”相同。从现在身口意造作的业来看它潜伏着引生后果的力量叫做“有”，从现在已经成熟的果来看过去所造的业叫做“行”。识与名色，是现在已熟的果，是依存过去的行而生起的。由于过去无始以来“行”的反复，积习成性，隐然有种力量支配着行为，所以生

死苦恼现象联绵不断。行又依存于(12)无明Avijjā。无明是对一切法缘生故生、缘灭故灭、无常、无我的真实相不认识，特别对自己身心只是因缘所生的道理不能自觉，以为其中有常住的、唯一的、作主宰的我。由于“我”的执着，所以对境而有乐受、苦受、舍受，而起贪嗔痴等烦恼，而造种种善恶业。所以人们的生死痛苦的本源毕竟在于无明。

十二缘起归纳起来仍不外乎上面所说的惑、业、苦的关系。无明、行是过去无始以来的惑和业，招致现在识、名色、六人、触、受的苦果；爱、取、有是现在的惑和业，招致未来的生、老死的苦果。这些都是“有漏皆苦”一句所包括的内容，也就是四谛中苦谛和集谛的内容。

问：现在请解释一下“涅槃寂静”的意义。

答：“涅槃寂静”和“有漏皆苦”相反。涅槃是无漏，是苦果苦因的消灭，也就是十二缘起法的止灭。十二缘起是根据“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的道理。十二缘起法的止灭则是根据“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的道理。老死忧悲苦恼，既是由于生缘，消灭生缘则生死忧悲苦恼灭，消灭爱、取、有缘，则生死苦灭。这样推上去直到最后，消灭无明缘则苦果之因“行”灭。无明灭、行灭、识灭，乃至生老死灭，就是涅槃。更明确的来说：凡是属于不清净的污染的缘尽灭，无明转成为不污染的清净智慧，一切法上为清净智慧所照见的实相谛理，这就是涅槃，也叫做“现法涅槃”。涅槃Nibbāna的意义是圆寂，就是说：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境界。佛教认为这种境界“唯圣者所知”，不能以经验上有、无、来、去等概念来测度，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我前面说过可以把涅槃解释为逝世，其实释迦牟尼三十岁的时候，便已经证

得涅槃而成佛，不过当时他的肉体还是过去惑、业之果的剩余，所以称为“有余涅槃”。直到他八十岁逝世，方是入“无余涅槃”。

问：如何能达到涅槃的境界呢？

答：上面所说关于涅槃的道理属于灭谛。现在你提的如何达到涅槃的境界的问题属于道谛，道谛以涅槃为目的，以生死根本的烦恼为消灭对象，以戒Sīla、定Samādhi、慧Paññā三学为方法。(1)戒，是防止身口意三业的过失。有五戒、十戒、具足戒三级。五戒（Pañcasīla）是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类。这是出家在家弟子共持的戒。十戒是沙弥(Samanera)持的戒(出家男子受十戒的叫做沙弥，一般是不满二十岁的人，满二十岁才能受具足戒为比丘)。具足戒是比丘、比丘尼持的戒。当初僧伽成立时，没有约制团体的一定规律。其后随着问题的发生而随时制戒，到佛逝世前，已制定了二百多条。南方国家所传比丘戒二百二十七条，我国西藏二百五十三条，汉地二百五十条，大体相同，仅有某些条款分开和合并的不同，汉地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2)定，是精神上既不昏沉(即不瞌睡)，又不纷驰的安和状态。这是印度一般宗教徒所必习的，尤其是佛教徒修持的必要条件。由于定，身心远离爱欲乐触等的粗分别，逐步发得身心轻安，终于能够把心——精神思想集中于任何一境之上，宁静安稳不受扰乱，进而引发一种无漏的智慧。定有世间的四禅和四无色定，有出世间的九次第定、三三昧等。从定而后能引发(3)慧。慧是分别一切法的自相(特殊性)与共相(一般性)，通达四谛的道理而有断除迷惑证悟真理的作用。

戒、定、慧三学包括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

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修行法门共称三十七道品。这里不一一介绍，仅简略介绍一下八正道：(1)正见，就是于一切法上见到无常无我缘起四谛之理而明确认识它使成为自己的知见；(2)正思维，(3)正语，(4)正业，是把自己的生活行动受正见的指导，使身口意合于法的法则；(5)正命，是正当的生活方法，反对诈欺仗势骗夺他财以养自己的邪命生活；(6)正精进，使身口意毫不松懈地努力向正见所指的目的前进；(7)正念，经常忆念着正见，使正见不忘失而经常现前；(8)正定，在正见指导下修习进入无漏清净的禅定。

问：根据上面所介绍的四谛内容，可不可以说佛教是厌世主义，因为看不出它对世界有任何积极的理想和采取任何积极的手段？

答：从对待有漏的世界来说，可以说是厌世主义，但是佛教当时的创立，反映着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它对人间世界也是有一种理想的，例如《增一阿含经》记载，佛陀谈到转轮王统治的社会情况时，他说：那时候世界上土地平整，如镜清明，谷物丰饶，遍地皆生甘美果树，时气和适，四时顺节，人身康乐，少病少恼，富足如意，食不患苦，欲大小便时，地自然开，事已复合；金银珍宝，散在各地，与瓦石同流；人民大小平等，皆同一意，相见欢欣，善言相向，言辞一类，而无差别。从这段话里面，看出一种类似我国古人大同的理想。为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各种努力，就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方面的理论在大乘佛教中特别得到发挥，但为当时各种条件所局限，佛教没有提出政治的和社会的措施。

问：什么是大乘佛教？

答：大乘Mahāyāna和小乘Hīnayāna是佛教的两大宗派。

问：大乘小乘有什么分别？

答：大小乘的分别，主要在于大乘着重利他（利益大众的行为），小乘着重自己解脱。大乘有不同的经典，在教义上有所发挥和发展。这里可以举几个特点：

首先大乘在灭谛上进一步说"无住涅槃"。从理论上说，十二因缘灭，灭的只是不合缘生缘灭真理的无明烦恼而不是缘生缘灭的法。"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所以到了佛的圆满觉悟的境界，就能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就能在因缘生灭的世界中，永无休歇地做"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而随时随处安住在涅槃的境界。

其次根据缘起的道理，说明一法以一切法为缘而生起，同时又是生起一切法之缘，所以任何人与一切众生都有同体的关系，好像海里面一个小水泡和整个大海水是同体关系一样。所以说，"一切众生是我父母"，又说"视众生如一子"（独子），这样地兴起大慈悲心（慈是同情人之喜乐，悲是同情人之忧苦），"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大乘佛教特别发扬这种菩萨行的人生观，并且特别鼓励"六度"和"四摄"的行为。

问：什么是菩萨？

答：菩萨是菩提萨埵(Bodhisattva)的简称。简单地解释，凡是抱着广大的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苦恼中救度出来，而得到究竟安乐（自度度他），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自觉觉他）——这种人便叫做菩萨。

问：什么叫做六度？

答："度"的梵语是"波罗蜜多Pāramitta"，字义是"到彼

岸"，就是从烦恼的此岸度到觉悟的彼岸的意思。六度是六个到彼岸的方法。第一是布施(Dāna)，有三种：凡以物质利益施与大众的叫做"财施"，包括身外的财物和自身的头目手足和生命；凡保护大众的安全使他们没有怖畏的叫做"无畏施"；凡以真理告知大众的叫做"法施"。第二是持戒(Sīla)，戒也有三种，即防止一切恶行，修集一切善行和饶益有情。菩萨最根本的戒是饶益有情戒，就是一切为了利益大众，其余所有戒条都要服从这一条。第三是忍(Khanti)，即为利益有情故，忍受毁骂打击，以及饥寒等苦，所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终不放弃救度众生的志愿。第四是精进(Viriya)即不懈怠地努力于自度度他、自觉觉他的事业。第五是禅定(Samādhi)，第六是般若(Pañña即智慧)为自觉觉他而修禅定和智慧。

问：什么是四摄？

答：摄Sangahavatthu的意义就是大众团结的条件。第一是布施；第二是爱语(Peyyavajja)，慈爱的言语和态度；第三是利行(Atthacariya)，为大众利益服务；第四是同事(Samānattaja)，使自己在生活和活动方面同于大众。四摄法是菩萨在众生中进行工作的方法。

问：菩萨为了利行同事，是否应当学习世间各种学问？

答：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必须广学多闻。佛教要求菩萨行者学习五明(Vidyā就是"学")：（1）声明，即声韵学和语文学；（2）工巧明，即一切工艺、技术、算学、历数等；（3）医方明，即医药学；（4）因明，即逻辑学；（5）内明，即佛学。五明是学者必须学习之处。"学处广大，悲心恳切"是菩萨的条件。大乘佛教号召难学能学，尽一切学。

问：请再讲一讲大乘佛教的其他特点。

答：其次是根据缘起的道理而说法性空。这就是说，一切法既是因缘和合而起，所以都没有实体；换句话说，一切法都只是因缘和合的现象，在现象上找不到作为主宰的本体。前面所说的"诸法无我"是指人的"我"，现在进一步说法的"我"也没有。前面是破"人我执"，说"人空"，现在是破"法我执"，说"法"空。

问：佛经中有两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什么意思？

答：这就是说一切法"缘起性空"。"色"，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中的色，是指物质。任何物质现象都是缘起，它有相状，它有功用，但是它的相状和功用里面没有常恒不变的指挥它的主宰，所以说是空。所谓空，不是指的色外空（物体之外的空），也不是指的色后空（物体灭了之后的空），换句话说，并不是离开色而另外有一个空，所谓"当体即空"。色是缘起所起，色法上不能有个不变的实性，所以说"色即是空"，唯其没有实性，所以能遇缘即起，所以说"空即是色"。这也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简单解释。受、想、行、识等精神现象也同样地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宇宙万有的真实相状，即所谓"诸法实相"。大乘佛教以实相为法印，称为"一法印"，一切大乘经教，都以实相的道理来印证。如前面所说"无住涅槃"和"菩萨六度四摄"等教义，都是以缘起性空的理论为基础的。

问：关于大乘佛教的特点还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吗？

答：上面所说的是大乘佛教各宗派的几个共同的特点。各宗派又有其特点，这里就不谈了。

问：佛经是释迦牟尼亲自写的吗？

答：不是，是佛逝世后，他的弟子记诵出来的。佛逝世的那一年，佛的弟子，以摩诃迦叶为首的五百人集会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将佛一生所说的言教结集起来，以传后世。当时由阿难陀诵出佛所说的经(Sutta)，由优波离诵出佛所制的僧团戒律(Vinaya)，由摩诃迦叶当时诵出，后来又补充结集关于教理的解释和研究的论著(Abhidamma)。经、律、论为三藏Tipiṭaka。藏的原语Piṭaka，是一种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篋。把经、律、论分为三藏，同我国把经、史、子、集分为四库有差不多的意思。这一次结集称为第一结集。照我国通常解释，结集两个字含有编辑的意义。但这个字的梵文Samgīti却是僧众大会的意思。古代译师用结集二字是含有“会诵”的意思，一方面固然着重在法的结集，同时也包含着人的结集的意思在内。这时还没有用文字记录，只凭口头传诵。

问：第一次结集之外，还有其他结集吗？

答：当时除在七叶窟的五百比丘外，还有不加入摩诃迦叶团体的许多比丘，以跋波(Vappa最初五比丘之一)为上首，在窟外不远的地方另行结集。所以王舍城结集分窟内窟外二部。所结集的都是小乘三藏。大乘三藏相传是文殊师利(Mañjuśri)、弥勒(Maitreya)等菩萨和阿难陀等在铁围山结集的。小乘佛教则不承认大乘经典是佛所说。

问：缅甸前几年举行第六次结集，是怎么一回事？

答：佛逝世一百十年后，在毗舍离国僧团中有关于戒律上的争论，于是长老（僧龄高的硃长老）耶舍(Yaśa)，召集七百位学德兼优的僧众，依据律门，断定当时争论问题中有十件事为非法，这是第二次结集。

根据南方佛典记载，佛逝世二百三十五年后，阿育王时代，有很多外道(佛教之外的教派)的人混入佛教徒中，混乱了教义，于是在阿育王支持下，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Moggaliputta Tissa)为首的一千比丘在波吒利弗城（Pāṭaliputra，即今天印度比哈尔省省城八纳Patna)诵出三藏，以清除外道掺杂进去的东西。这是第三次结集。

根据北方佛教记载，佛逝世后四百年左右，在大月氏国迦腻色迦王(Kaniṣka)统治西印度时代，以世友菩萨(Vasumitra)为首的五百比丘造论解释三藏，共三十万颂，九百多万言，其中一部就是《大毗婆沙》(Mahavibhāsa)，是一部重要的论。这是第四次结集。

距今八十多年前，缅甸明顿王邀集众多比丘校勘巴利文三藏，并将三藏全文和校勘记刻在石碑上，现仍保存在曼德勒城。他们称为第五次结集。

1954—1956年缅甸联邦政府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第六次结集，邀请缅甸、柬埔寨、锡兰、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比丘二千五百人参加。他们进行了两年工作，根据各国的各种版本和明顿王第五次结集的校勘记对巴利文三藏进行严密的校勘，印成了最完善版本的巴利文三藏。被称为“第六次结集”。

问：什么是巴利文？

答：巴利Pāli是古代印度一种语言，是佛陀时代摩揭陀国一带的大众语。据说佛就是用这种语言说法的，所以弟子们也用这种语言记诵他的经教。巴利语虽然早已不通用了，但是靠了佛经而保存了下来。巴利就是经典的意思。古代印度人民有一种传统习惯，就是把典籍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背诵下来，而不重视书写。根据《锡兰岛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时候，才在锡兰开始传写。到公元五世纪，摩揭陀国三藏法师（通达三藏学者的称号）觉音(Buddhaghosa)到锡兰，重新用锡兰的僧伽罗文字母把巴利文三藏全部记录下来（一说觉音在锡兰时将当时保存很多的用僧伽罗文写的注疏译成巴利文）。原来的巴利文字母已经不存在，现在缅甸、柬埔寨、泰国的巴利文三藏也都是用他们本国字母记录的。最近印度也正在从事用印地文字母记录并印行巴利文三藏的工作。

问：除巴利文之外，还有哪几种文字记录的佛经？

答：还有梵文Sanskrit。佛教分南传和北传，传到南方去的用巴利文，是小乘佛教经典，传到北方去的用梵文，多数是大乘佛教经典，也有小乘经典。巴利语是古代俗语，梵文则是古代雅语。

问：中国汉译、藏译佛教经典是从巴利文翻译的，还是从梵文翻译的？

答：汉译佛经，从梵文翻译的居多，也有从巴利文翻译的。藏译佛经则似乎全是从梵文翻译的。

问：现在佛经一般有几种文字？

答：许多国家都用他们自己的文字翻译了佛经。欧洲有俄文、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芬兰文等，但是都不齐全。其来源不外乎三大系：（1）巴利文，（2）汉文和（3）藏文。梵文经典现在残存的已很少，尼泊尔和我国西藏还有部分古梵文本留存。北传佛教经籍，大部分保存在我国汉文和藏文藏经里。

问：世界佛经是否可以按照语文分为三大系？

答：三大系的划分，是合乎实际情况的。现在佛教界都承认三大系的说法。一般说来，南方国家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云南省傣、崩龙、布朗等民族的佛教属于巴利语系，是小乘佛教，比较精确的说，应当称为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他们自称的派名)。大小乘过去一直有宗派争执，近来渐有融会的倾向。为了加强各国佛教徒和人民的团结和互相尊重，有许多人主张不再用大小乘的名称，因此称南传佛教为上座部佛教较为合适。我国汉族和朝鲜、日本、越南的佛教属于汉语系，我国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蒙古、苏联西北利亚地方和印度北部地方的佛教属于藏语系。这两系都属于大乘佛教。

问：汉译三藏有多少卷？

答：有1,692部，共6,241卷，此外中国学者撰述收入藏内的有一千多卷。明代嘉兴版大藏经又收集中国学者撰述5,000卷编为续藏。近代日本也编印续藏，收集的也都是中国撰述，共1,750部，7,140卷。

问：汉文大藏经有多少版本？

答：我国第一次刻本汉文大藏经是公元971年宋开宝四年刻本。在此以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一千年之间先后有二十余次刻本。1936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代（公元十二世纪）刻本大藏经，因此称为赵城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企图劫走这部法宝，为八路军抢救，牺牲了八位战士，才保护下来。这部经现藏在北京图书馆。西安开元、卧龙寺藏有宋刻（公元十二世纪）碛砂板藏经，近代有影印本。明代政府刻的南本大藏经（1372年开始在南京刻的）和北本大藏经（1410年开始在北京刻的），还

有万历年间刻的方册大藏经（通称嘉兴藏），现在还有留存。清代雍正、乾隆年间（1735—1738）刻的大藏经（通称龙藏），尚有经板留存。

我国敦煌石窟所藏晋、魏、隋、唐人的写经，自二十世纪初被发现后，很大部分被盗劫到国外，都是贵重的法宝，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八千多卷。我国还有很多石刻佛经，最重要是房山县石经山上的石经。那是公元七世纪初我国隋代静琬法师开始刻的，一直继续了千年之久。所刻经版，封存在九个石洞里，和埋藏在塔下。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在政府支持下，费了两年时间，将那里的经版全部取出拓印了七份，现正在整理和研究中，计刻经一千余部，近三千五百卷；并考证发现辽刻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也就是久已失传的《契丹藏》的复刻。房山石经是一部稀有的法宝。

问：藏文大藏经内容请介绍一下。

答：藏文大藏经分两部分：（1）正藏，名"甘珠尔"，"甘"的意思是"言教"，"珠尔"是翻译，就是言教的翻译，包括经和律，因为经和律都是佛的言教；（2）副藏，名"丹珠尔"，"丹"的意思是论著，就是论著的翻译。甘珠尔共1,108部，丹珠尔共3,459部。

问：藏文大藏经有无刻本？

答：公元十二世纪元代初年在奈塘刻的大藏，称为奈塘版，是第一次刻本。十五、六世纪明代曾翻刻过两次。十七世纪清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翻刻一次，称为北京版，同时西康等地又各翻刻为德格版、卓尼版等。西藏在雍正八年到十年重刻奈塘新版，大体与北京版一致而增订其未尽善之处。约在1921年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刻大藏经，称拉萨版。

最近日本印行的西藏大藏经，就是北京版的影印本。

问：巴利文三藏内容是什么？

答：巴利文经藏分五部：（1）长部(Dīghanikāya)，相当于我国长阿含经；（2）中部(Majjhima nikāa)，相当于我国中阿含经；（3）相应部(Saṃyutta nikāya)，相当于我国杂阿含经；（4）增支部(Aṅguttara nikāya)，相当于我国增一阿含经；（5）小部(Khuddakanikāya)，我国缺。我国小乘经藏只有四阿含（阿含Āgama的字义是集，就是佛的言教集）。

巴利文律藏分三部：（1）分别部(Sutta vibhaṅga)，是戒的条文；（2）犍度(Khandhaka)，是僧团中一切生活制度；（3）附篇(Parivāra)，是戒条的解释。

巴利文论藏有七部论：（1）法聚论，（2）分别论，（3）界论，（4）双论，（5）发趣论，（6）人施设论，（7）论事。这七部论是关于心理状态，宇宙万有的分析，因果论等重要著作。

问：费了你很多时间。关于佛法基本内容和关于佛教经籍的一些主要情况都承你作了介绍，现在就谈这一些，以后再请教。

答：不见得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只能说是提供一些初步材料罢了。

第 三 章

僧伽和佛的弟子

问：为什么一部分佛教徒要出家？

答：要说明这个问题，先要谈一谈佛教的五乘教法。乘就是车子，能运载行人到远近不同的目的地，借以比喻教法。五戒的教法（戒杀、盗、淫、妄、酒的五条戒），能令修持者得生人间，叫做人乘。十善的教法（不犯十恶：1杀、2盗、3淫、4妄语、5两舌，即挑拨离间、6恶口，即粗恶伤人的言语、7绮语，即邪淫言语、8贪、9嗔、10邪见，即否认因果的见解，即是十善），能令修持者得生天界，叫做天乘。四谛的教法，能令人断除见惑（我见、常见、断见等错误见解）和思惑（对世间事物而起的贪嗔痴等迷情），证得涅槃，叫做声闻乘。"声"是言教的意思，听闻佛的言教，悟四谛之理而得到解脱的人叫做声闻。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有人独自悟到缘起之理而得到解脱，但他不能把自己悟到的真理说出来，这种人叫做独觉，因此十二因缘法叫做独觉乘。六度的教法，能令修持者行菩萨道，经过无数世的难行苦行，最后达到佛的果位，叫做菩萨乘。

问：五乘教法与出家有何关系？

答：人乘、天乘不要求出家；独觉生在没有佛法之世，山林隐逸而没有出家的仪式；菩萨包括出家的和在家的不一定要出家，看住持佛法的因缘和利益众生的因缘可家，可以在家，如佛陀时代，文殊师利菩萨和弥勒菩萨出家的比丘，维摩诘也是大菩萨，则是居士（在家学佛）。只是声闻乘中为了证得现法涅槃，成阿罗汉的目的，修行者出家。

问：阿罗汉是什么意思？

答：阿罗汉(Arahant)是修行者得到证悟的果位。到达这位有四个阶段，断除了见惑的叫做须陀洹果，即初果。断除思惑，按照其浅深粗细不同而有斯陀含果（二果）那含果（三果）。到了阿罗汉的果位（四果），见惑思已断尽，证得涅槃，堪受人天供养。所以阿罗汉的意义就是"应供"，这是声闻乘中的终极地位。

问：声闻乘为什么要求出家？

答：根据声闻乘教法，在家修行障碍多，心意难以专纯，在理论上断除见惑证得初果，至多断除欲界思惑证得三不能证得现法涅槃。出家生活自由无累，容易集注精力于无我无欲的修养，所以要证得阿罗汉果，非出家人做到。

问：出家的制度是佛教创始的吗？

答：出家制度不是佛教创始的。在佛陀的时代，出家修在印度已成为风气，但是佛陀本人以王子出家的榜样，使家风气在佛教中得到了鼓励。因此佛教徒中便有出家男女众和在家男女二众。出家佛教徒一般称为僧人或僧侣。

问：佛教僧侣是不是神职人员？

答：佛教僧侣仅仅是为求得解脱而出家修行的人，不是担任什么神与人之间的神职。他不应当，也不可能代人祈福禳灾，或代神降福免罪。

问：佛教僧侣平时生活应当是怎样的呢？

答：根据佛的制度，一个比丘应当过着清净而俭约的生活，严格遵守不杀、不盗、不淫（包括在俗家的妻子）、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饮酒及非时食（过午不食）、不涂香装饰、不自歌舞也不观听歌舞、不坐卧高广床位、不接受金银象马等财宝，除衣、钵、剃刀、滤水囊、缝衣针等必须用品外不蓄私财，不做买卖，不算命看相，不诈示神奇，不禁闭、掠夺和威吓他人等等及其他戒律。平日昼夜六时中（晨朝、日中、日没为昼三时，初夜、中夜、后夜为夜三时）除一定时间睡眠、托钵、饮食、洒扫、挑水外，其余时间都应当精勤地用在学修方面。

问：学修的内容是什么？

答：教理的研究和禅定的修习，内容不外乎前面说过的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中基本修习的是四念处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在修四念处观之前，初入道者先学五停心观，即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界分别观和数息观。总之，修定修慧的方法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问：佛教僧侣对在家佛徒有什么义务吗？

答：一般说来，在德行上为他们树立模范，教导他们，劝善止恶；为他们讲说佛法；安慰病苦，必要时得参加社会灾难的救济；慈悲柔和，促进众生的福利。

问：照你所说出家风气在佛教中得到鼓励，那么，佛教的理想是不是要求人人都出家呢？

答：根据佛教教义和它的制度来说，出家应当是佛教徒中少数人的事。第一、出家的动机要求真纯——即确是为求解脱，决心舍弃世间贪爱而出家修道。第二、出家后要求对教理及行持都够标准，如果有室家的欲望，应当自动还俗；如果犯杀盗淫妄四根本戒，则应当摈斥在僧伽之外。第三、出家有许多限制，例如，要得父母允许，要年满二十（求比丘戒、比丘尼戒的），不是肢体不全或精神上有缺陷的，不是逃避刑法、债累的等等。第四、出家受戒要得戒腊满十年的僧侣十人以上介绍、证明和会议通过，舍戒还俗则很容易，只须告知一个人便行。佛教徒本有四众，有出家男女二众，有在家男女二众，出家二众负住持佛法的责任，在家二众负护持佛法的责任，合成为双重的教团，所以佛教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出家。很多佛教经典，特别是大乘经典如《维摩诘经》、《优婆塞戒经》都是称赞在家学佛的。

问：在家佛教徒修道的条件是怎样？

答：归依三宝，确信佛法僧三宝为身心归向依靠之处，更不归依佛教以外的其它宗教与神庙，这是在家佛教徒的必要条件。其次是奉行五戒和持斋。持斋是在每月一定的日子里实行一种克己的生活，即过午不食，不涂香装饰和歌舞观剧，不坐卧高广床座。持斋的日子一般是阴历朔日、初八、十四、望日、二十三、二十九（晦日）。遵守三归、五戒和持斋，对人努力行善，对自己清净身心，这就是佛教在家信徒修持的标准。实际上有不及这个标准的，也有超过这个标准的。佛陀对在家信徒有许多世间法的教导，如对善生童子详细讲了父母子女之间、师弟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主从之间、僧人与居士之间的关系如何善处的问题，对青年跋阇迦谈到方便具足（职业修养的完备），守护具足（节约不浪费财物），善知识具足（交结善友），正命具足（正当的生活）四种安乐法，对当时的国王们讲到如何处理国内政治与睦邻问题。大乘经典则广说在家菩萨应当怎样修六度、四摄等等。

问：事实上出家不是像你前面所说的那样严格吧？

答：事实上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僧伽中存在着滥收徒众、滥传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国久已引起佛教界的忧虑。从历史的情况来看，佛教最兴盛的时代，并不是僧众最多的时代；相反的，僧徒太多的时代，往往是佛教衰坏的时代。如唐代初年曾大量淘汰僧众，玄奘法师时代出家很严格，要经过考试，当时玄奘为取得出家资格，还曾经过了困难的手续，但是佛教当时最为灿烂。这不仅我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十五世纪缅甸有一位本来是高僧后来还俗做了国王的达磨悉提，他鉴于当时僧众之滥，曾经通令全国僧众重新受戒加入僧伽。由于他的严格整理，当时缅甸僧侣人数从数十万人减到一万多人，其余不够资格和不愿再度受戒的，均勒令还俗。缅甸佛教因此得到复兴。这件事说明僧伽是不应当盲目发展的。

问：听说有些国家的人民，人人都要出一次家，是吗？

答：缅甸、泰国等都有这个风俗，我国傣族地区过去也是如此。这并不是佛教规定的制度。这些地方一般儿童到七八岁时候，父母便送他们到寺庙出家，在寺庙中识字学经过僧团生活，过了一定时期可以还俗。出家时期最短的只有几天，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如果儿童时未出过家的，长大后总要有一个时期出一次家。这种临时出家的人并不受沙弥戒，与发愿长期出家的不同。

问：听说日本僧人都有家室，是吗？

答：原来日本僧人都是没有家室的。公元十二世纪时期，净土宗的一派——净土真宗的创始者亲鸾倡导在家修行，开始娶妻生子。其后几百年中这个制度只限于这一宗派。到明治维新后，僧人结婚的风气便在其它各宗派中流行起来。现在除少数宗派的少数僧人仍然过独身生活外，绝大多数僧人都有家室。他们的子孙世袭僧人的职业。这便形成了以在家佛教徒担任弘传佛教事业的制度。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属于男僧人，今天日本的尼众还是出家如律持戒的。

问：出家男子为什么称为和尚？和尚是什么意思？

答：“和尚”原来是从梵文 Upādhyāya 这个字出来的，这个字到了西域被读成“乌阇”，到了汉地又读成“和尚”。它的意思就是“师”。和尚本是一个尊称，要有一定资格堪为人师的才能够称和尚，不是任何人都能称的。这个称呼并不限于男子，出家女众有资格的也可以称和尚。但是后来习俗上这个字被用着对一般出家人的称呼，而且一般当作是男众专用的名词，这是和原来的字义不合的。

问：喇嘛是什么意思？

答：喇嘛是藏语，它和“和尚”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字也被滥用了，本来并不是每个出家人都能称为喇嘛的。正确的称呼，出家的男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出家的女人受十戒的称沙弥尼，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尼。

问：汉族地区习惯地称出家的男子为“僧”，出家女子为

“尼”，这是否是正确的称呼？

答：僧是僧伽的简称，它的字义就是“大众”。僧伽是出家佛教徒的团体，至少要有四个人以上才能组成僧伽。所以一个人不能称僧伽，只能称僧人，正如一个兵士不能称军，只能称军人一样。出家男女二众都在僧伽之内，都能称僧人。把“僧”和“尼”作为男女的区别，是错误的。至于“尼”字是从沙弥尼、比丘尼的字尾而来的，是汉族对出家女众的简称。还有在尼字下加上姑字的，则是习俗的称呼。

问：什么叫做法师？

答：法师(Dhammācariya)本是一种学位的称号，要通达佛法能为人讲说的人才能称法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称的。还有较高的学位，精通经藏的称为经师(Suttācariya)，精通律藏的称为律师(Vinayācariya)，精通论藏的称为论师(Abhidhammācriya)。更高的是三藏法师(Tipitakācariya)，是遍通经律论三藏者的学位，如唐代玄奘、义净都受到这个称号。

问：什么叫活佛？

答：蒙藏佛教对修行有成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为“朱毕古”（藏语）或“呼毕勒罕”(蒙语)。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转世者”或“化身”。“活佛”乃是汉族地区的人对他们习俗的称呼，这可能与明朝皇帝封当时西藏地方掌政的噶举派法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和清朝皇帝给达赖的封号也沿用了这一头衔多少有些关系，这种封号和称号在佛教教义上都是说不通的。其实蒙藏佛教中并没有“活佛”这个名词，又傣族佛教比丘被称为“佛爷”，这也是汉人习俗上错叫出来的，他们自己并没有这种称呼。

问：什么叫做僧王？

答：有些国家如泰国等，全国选出一位僧伽的领袖叫做僧王 (Sangha-rāja)。在斯里兰卡则每一僧派选出一位“大导师”(Mahā Nāyaka)，每一省或一市选出一位导师(Nāyaka)。僧王或大导师管理全国的僧务，导师管理地方的僧务。

问：为什么出家佛教徒要有僧伽这样的教团？

答：对个人来说，为了在学修上和生活上互相切磋、互相帮助，出家人必须过僧伽的团体生活。对整个佛教来说，要有出家佛教徒组织的教团来担负起“住持佛法”的责任。僧伽所以被称为三宝之一，就是因为它在佛教事业中的重要性。

问：僧伽的组织有没有什么原则和制度？

答：有六项原则，就是“六和”：戒和、见和、利和、身和、口和、意和。简单地解释一下：和就是和谐一致的意思，遵守共同的戒律（戒和），见解一致的共同修学（见和），平等受用合法的财物（利和），生活上互相照顾（身和），言语上互相劝善止过（口和），思想上彼此友爱敬重（意和），通过这六项来达到僧伽中的和谐一致。为了实现六和的原则，佛陀曾经为僧伽制定了许多制度。

问：有哪些重要的制度？

答：最重要的是“羯磨” Kamma 制度。羯磨本是办事的意思，但僧伽中办事的方法是通过会议，所以它的完整的意思就是“会议办事”。比方有什么事情要办，要一定地界内全体僧众集会讨论决定，因事因病不能参加的人必须委托别人代为请假，并表示愿意接受大众的决定。会议开始前，执行主席(羯磨师)询问僧众是否已经齐集，是否有未受戒的人在场，知道僧众已经到齐，外人已经出场后，然后开会。首先报告开会目的，提出议案，大众讨论，做出决定。表决的方式，一般是口头问答，征求同意，同意的不说话，不同意的表示意见，如果大家都不说话，便是通过。有一种事经过这样一次征问，便作决定；有一种较重要的事要经过两次征问，才作决定；有一种更重要的事（如授戒，或给某人以处分）要经过三次征问，才作决定。最后执行主席说：“僧人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既然大众都没有意见发表，这件事就是这样办了）。另外还有一种表决方式，就是投筹（用颜色的竹筹表示可否，等于投票）。关于这些，佛教典籍中有详细规定。这是世界上最古的会议法，可以说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的创造和贡献。

问：僧伽中有没有定期的会议？

答：每半个月举行一次布萨羯磨(诵戒的集会)。僧众齐集念诵戒本，根据戒律，检查每个人半月中的生活。方式是自己发露(坦白说出过失)，别人举过。每年雨季安居期满后，举行集会。这个集会名叫“自恣”，“自”的意思是自己发露，“恣”的意思是恣别人举出自己的罪过，从而忏悔，这仍然是检查生活的集会。至于商办事情是临时召集会议。

问：可不可以说释迦牟尼在僧伽组织中采用了某些原始公社的制度？

答：从它的民主制度和财务分配制度(平均分配、个人不蓄私财)看来，可以这样设想。但是在原始僧伽中，比丘是不事生产的。我国汉族僧人有从事农耕的习惯，提倡农禅生活，这是我国僧伽一个优良的特点。

问：羯磨制度，现在还实行吗？

答：布萨和自恣的制度在南方佛教国家中仍然实行，其他宗教性的如传戒羯磨也仍然实行，但是似乎大部分是作为宗教仪式保存着。今天我国也还有寺庙保存着布萨和自恣制度的，至于羯磨的民主精神，由于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许多封建制度被引用到佛寺中来，特别是由于丛林清规被封建朝廷按照自己的意图加以修改推行，因而久已失去了本来面目。

问：什么叫做丛林清规？

答：丛林就是大寺庙。僧众集合在一处，好象树木丛集成为森林一样，所以叫做丛林。清规就是丛林的僧众日常遵行的规制。这种规制是依据佛所定的戒律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包括天时、地理、社会风习、国家法令以及宗派特点等等而定的。中国最古的清规创自四世纪东晋时代的道安，后来各代各派都定有僧制。唐代百丈禅师创立禅宗僧众的清规，久已失传。后来元代皇帝《敕修百丈清规》，那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假托百丈之名修出来的东西，与百丈并无关系。后来这个清规经过明洪武、永乐先后下旨推行，于是代替了原来的各种僧制和清规而成为全国僧众遵行的规制。

问：关于僧众的礼节和生活习惯，可否请你谈一谈？

答：戒律中对于这些都有详细的规定，这许多规定南方国家的僧众保持得比较完整。北方佛教僧侣，由于气候、风土等等的差别以及历史的变迁，生活上有了许多改变。这里不能详细列举。请你提出所需要了解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谈一谈。

问：关于礼节问题，僧众中长幼之间的礼节怎样？

答：僧众的长幼是依受戒的年龄分别的。受比丘戒十年

以上的称上座或长老(Thera)，二十年以上的称大上座或大长老(Mahā Thera)。戒龄小的应当礼拜戒龄高的。行路时长者先行，幼者后行，坐时长者坐上座，幼者坐下座，或长者不教坐不坐。所以南方国家僧人相见，必须问戒龄。一般比丘见大长老，必须脱鞋，偏袒右肩，然后礼拜。

问：在家佛教徒对僧人的礼节如何？

答：南方国家，在家佛教徒进入佛寺僧房，首先要脱鞋，见比丘礼拜。比丘教坐时，坐低座或席地坐，不能坐比丘的床位。不能和比丘同桌吃饭。如果比丘到居士家，主人应当以干净的布铺在座椅上，请比丘坐下，然后礼拜。如果自己的儿子当比丘，父母也要礼拜。根据南方佛教习惯，在任何场合，比丘见到居士来访问或人会场，他们从不起立，居士向他们礼拜时，也不回礼，有时仅说一句："愿你吉祥。"向他们送供品时，也是如此。小比丘和沙弥礼拜大比丘时，大比丘也不答礼。在我国比丘受居士或小比丘、沙弥礼拜，可合掌答礼，座位高下除正式宗教仪式外不甚严格。

问：请你谈一谈关于饮食问题，如过午不食问题，吃荤吃素问题。

答：按照佛制，比丘午后不吃食物。原因有两个：1、比丘的饭食是由居士供养，每天只托一次钵。日中时吃一顿，可以减少居士的负担。2、过午不食，有助于修定。这个制度，今天南方国家仍普遍实行。最严格的只喝白水，连牛奶、茶、椰子水都不喝。但一般的僧人午后可以喝茶、汽水、果汁，也可以吃糖。我国汉族禅宗僧人从古有自己耕种的习惯，由于劳动的缘故，晚上非吃东西不行。所以在多数寺庙中开了过午不食的戒，但是被视为"药食"，持过午不食戒的僧人为

数也仍不少。

问：戒条是可以开的吗？

答：比丘戒中除了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四根本戒外，其余戒条平时应当"遮护"，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开"（菩萨戒，一切服从"饶益有情戒"，在家菩萨为饶益有情故四根本戒也可以开）。"开"与"遮"是戒律上的术语。如以过午不食为例，平时应当遮，但遇有某种疾病，必须午后进食的人则可以开。我国僧人因劳动的缘故必须开过午不食的戒。禅宗寺庙把吃晚饭叫做房餐，本来是给参加劳动者在房里吃的而不是在斋堂中大家吃的。但是后来不劳动的人也吃起晚饭来了。

问：南方国家的僧人吃"荤"，是否也是开戒？

答：南方国家僧人的饭食，或是到别人家托钵乞食，或是由附近人家轮流送饭，所以他们有什么吃什么，不论素食或肉食。比丘戒律中并没有不许吃肉的规定。我国大乘经典中有反对食肉的条文，我国汉族僧人是信奉大乘佛教的，他们受比丘戒外，并且受菩萨戒，所以汉族僧人乃至很多居士都不吃肉。从历史来看，汉族佛教吃素的风习，是由梁武帝的提倡而普遍起来的。蒙藏族僧人虽然也信奉大乘，但是他们的地方蔬菜极少，不食肉不能生活，所以一般都吃肉。但他们和南方国家佛教徒一样，对汉族佛教吃素的习惯，都是很赞叹的。至于"吃荤"的"荤"字，是专指大蒜、葱这些气味浓烈、富于刺激的东西，是大小乘戒律所同遮禁，南北佛教徒所共同遵守。我们把"吃荤"和"吃肉"混同起来说，那是错误的。

问：听说南方国家居士们供饭，必须将盘碗送到比丘手上，不这样，比丘就不能吃，是吗？

答：是的。因为比丘要守"不与不取戒"（即不偷盗戒），不仅是饭菜，供养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不交到他们手上，他们便不能取。

问：听说还有比丘手不捉持银钱的，是吗？

答：是的。比丘戒中本有这一条，这是为了防止蓄私财，起贪念。现在还有人遵行。南方比丘旅行时须带俗人随从替他管银钱的事。但是为了种种不便，这个戒条在南方国家中现在也不太严格了。

问：请谈一谈僧人的衣服问题。

答：根据佛教的制度，比丘衣服有大中小三件，一是用五条布缝成的小衣，我国俗称为五衣，是打扫劳作时穿的。一是七条布缝成的中衣，我国俗称七衣，是平时穿的。一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我国俗称祖衣，是礼服，出门或见尊长时穿的。三衣总称为袈裟(Kasāya)。袈裟本是一种颜色的名称，因为佛制僧人必须穿染衣，避用青黄赤白黑五正色，而用一种杂色，即袈裟色。我国旧译袈裟色是赤色，南方佛教典籍则说是一种橙黄色，可能是一种赤黄混合色。根据我国佛典记载，佛教在印度分了部派后，各部派衣色便有了区别，有的是赤色，有的是黄色，有的是青黑木兰色。但据六世纪印度来华高僧真谛法师说，各部派衣色实际都是赤色，所谓青黑木兰，仅是些微的差别。现在缅甸、斯里兰卡、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泊尔诸国的僧服都是黄色，仅有深浅的不同。我国汉族僧人的袈裟，祖衣是赤色，五衣七衣一般都是黄色。蒙藏僧人的袈裟，大衣是黄色，平时所披的中衣近赤色。北方气候寒冷，僧众三衣不够，所以我国僧众在袈裟里面另穿一种常服，这种常服是就

古代俗人的服装略加改变的。常服的颜色，明代皇帝曾作过规定，修禅僧人常服为茶褐色，讲经僧人蓝色，律宗僧人黑色。清代以后，没有什么官方规定。但律宗寺院自清初见月律师重兴后，一般僧人常服均为黄色。缅甸佛教徒特别忌穿黑衣，因为在缅甸古代曾有一种邪教僧人穿黑衣，多行非法之事，后来严行禁绝。蒙藏教徒也忌穿黑色衣服。

问：请谈一谈关于僧人剃发的问题。

答：根据佛制，剃发、染衣、受戒是取得僧人资格的必要条件。剃发染衣的用意是为了舍弃美好装饰，实行朴素无华的生活。一般出家人也不留胡须，但我国有一部分僧人留须，他们认为出家时应剃须，此后可以留。南方国家的僧人则一律不留须。至于受戒并不需要在头顶上烧戒疤。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僧人都没有烧戒疤的规矩。这可能与《梵网经菩萨戒本》燃身供养之说有关。唐朝已有炼顶（以艾燃顶）的习俗。这个习俗形成普遍的制度，据说是在元代。当时异族统治者想借以识别真假，防止抗拒法令的人民逃到僧众里面去。这话尚待查考。

问：关于僧人生活习惯的问题，已经知道了一些了。现在想请你谈一谈佛陀时代僧伽中一些主要的人物。请问释迦牟尼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有哪些人？

答：有十大弟子：舍利弗(Sāriputta)、目犍连(Moggallāna)、摩诃迦叶(Mahākassapa)、须菩提(Subhūti)、富楼那(Purā-na)、摩诃迦旃延(Mahākaccana)、阿那律(Anuruddha)、优波离(Upāli)、罗怙罗(Rāhula)和阿难陀(ānanda)。这十大弟子各有特长，其中如舍利弗被称为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优波离持戒第一，阿难陀多闻第一。舍利弗、

目犍连二人最为佛所器重，是僧众的上首，他们都在佛涅槃前逝世。佛涅槃后，代佛统率大众的是摩诃迦叶，其后是阿难陀。

问：一般佛寺中，立在释迦牟尼像两旁有两位比丘像，他们是谁？

答：有一老一少的像，老的是摩诃迦叶，少的是阿难陀。也有两比丘像是年龄相若的，则是舍利弗和目犍连。这种像只是我国汉族佛寺中有的，南方国家的佛寺一般只供释迦牟尼佛像，供弟子像的很少。

问：佛的弟子中有什么遗迹留存吗？

答：1851年英国人孔宁汉（当时的印度考古局长）在印度孟买东北五百四十九英里一个名叫山奇（Sanchi）地方，对那里的几座古塔进行发掘。在一座塔里面，掘得两个大石函，函盖上分别刻着舍利弗和目犍连的名字，里面藏着他们两位的灵骨。这两份灵骨被英国人劫走，存置在伦敦维多利亚爱尔保博物馆。印度独立后，才向英国交涉取回，现仍供在山奇。山奇这个地方过去不甚知名，但是近代发现很丰富的佛教文物。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所造的大塔仍然完整的存在，据说是他所造的八万四千塔中唯一的留存的一座。塔的四面各有雕刻的石门，极为精美。由于许多宝贵的古迹，特别是由于两位大阿罗汉舍利的发现，山奇现在已经成为印度重要的佛教圣地之一。

问：汉族佛寺中常见到十八罗汉像，那是什么人？

答：应当是十六罗汉（罗汉即阿罗汉的简称，又称十六尊者）。据经典说，有十六位佛的弟子受了佛的付嘱，不入涅槃。公元二世纪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庆友尊者作的《法住记》中，更记载了十六阿罗汉的名字和他们所住的地区。这部书由玄奘法师译出之后，十六罗汉便普遍受到我国佛教徒的尊敬。到五代时，绘图雕刻日益普遍起来。后来画家画成了十八罗汉。推测画家原意可能是把《法住记》的作者庆友和译者玄奘也画在一起。但后人标出罗汉名字时，误将庆友列为第十七位住世罗汉，又重复了第一位阿罗汉的名字成为第十八位。虽然宋代便已经有人指出了错误，但因为绘画题赞的人有的是名书画家和文学家，如贯休、苏东坡、赵松雪等人，所以十八罗汉便很容易地在我国流传开来。

问：我国许多佛寺中有五百罗汉像，他们是什么人？

答：印度古代惯用"五百"、"八万四千"等来形容众多的意思，和我国古人用"三"或"九"来表示多数很相像。五百比丘、五百弟子、五百阿罗汉，在佛教经典中固然是常见的，但并不意味着是固定的数字。可是随着十六罗汉的崇奉，五百罗汉像也便在五代时期见于绘画和雕塑，不久便有许多寺庙建立了五百罗汉堂。后人又附会地列举五百罗汉的名字，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近代某些寺院中塑造的五百罗汉像，许多形象都是出自匠人的臆造，或者采自神话小说，以至流于怪诞，失去了佛的出家弟子应有的合乎戒律的威仪。

问：佛教寺庙中有许多菩萨像，他们是什么人？

答：汉族寺庙中供的菩萨像，主要的是文殊师利（Mạnjuśrikumārabhūta）、普贤（Samantabhadra）、观世音（Avalokiteśvara）、地藏（Kṣitigarbha）。

问：你前面不是说过，任何志愿自度度他、自觉觉他的人都可称为菩萨，为什么这些菩萨被当做神一般地崇拜呢？

答：志愿自度度他、自觉觉他，叫做发大心，又叫做发菩提心。初发大心的人固然也可以称为菩萨，但没有得到实证以前仍然是在凡夫的地位。发了大心，依照戒定慧三学修习，实行六度四摄，经过无数的生死，最后才能成为佛果，其间有三贤十地五十二位等阶梯。文殊师利等是居于菩萨的极地的，是等觉位菩萨。大乘经典特别称道文殊师利的大智、普贤的大行、观世音的大悲、地藏的大愿，所以这四大菩萨特别受到教徒的崇敬。我国五台山被认为是文殊师利的道场，峨嵋山是普贤的道场，普陀山是观世音的道场，九华山是地藏的道场，称为四大名山。由此可以看出四大菩萨在我国佛教徒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问：四大名山国际上也知名吗？

答：五台山是文殊师利道场，这是见于大乘经典的，所以古代有不少从印度和西域来的高僧来朝拜。尼泊尔并且有这么一个古老的传说：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所在地）山谷地区，原来是一个大湖，文殊师利由中国五台山到那里去，劈开了一座山岭，将湖水排去，让随他同去的人们安居下来，这才建立了尼泊尔国。所以尼泊尔人民对文殊师利和五台山特别有亲切的感情。至于普陀山之成为观世音道场、九华山之成为地藏道场，则和日本、朝鲜佛教僧人有关系。

问：汉族寺庙的前殿一般供奋一个笑面和尚像，他是谁？

答：是弥勒菩萨。佛教预言，将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灭尽了之后，经过很久远时期，弥勒菩萨将在这个世界上成佛说法。由于这个原因，弥勒菩萨也受到普遍的崇敬。中国历史上常有假托弥勒降生以号召农民起义的事，如元代弥勒教之类。至于笑面和尚像，并不是弥勒像，而是五代一个和尚名叫"契此"的像，这个和尚经常背着一个布袋，人称为"布袋和尚"，相传是弥勒化身，所以后人塑他的像作为弥勒来供奉。有人认为，汉族寺庙供奉布袋和尚像，可能受了弥勒教的影响，因为弥勒教的产生地就是布袋和尚的家乡，浙江奉化，所以有理由推断布袋和尚的形象是因弥勒教而普遍流行开来的。

第四章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和复兴

问：请简略地介绍一下佛教在印度的历史概况。

答：佛陀逝世后一千六百余年中，印度佛教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经过分化、发展和衰坏的过程，最后消灭于公元十二世纪时代。

问：印度今天不是还有佛教吗？

答：印度今天的佛教是公元十九世纪后期才由斯里兰卡重新传入的。在此之前七百年中，印度没有佛教。

问：印度佛教在它的一千六百多年历史中有哪些重要的阶段？

答：从学说的思想发展来看，可以把印度佛教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佛逝世后约一百年之间为原始佛教时期；第二，在这之后约四百年之间为部派分裂时期；第三，此后约四百年为大乘中观学派兴盛时期；第四，此后又约四百年为大乘瑜伽学派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后期，密宗颇为流行；第五，最后约三百年为密宗盛行时期。

问：所谓原始佛教时期的情况是怎样？

答：在这一时期中，佛弟子们在教团生活上一般维持着佛在世时一向的设施和惯例，在学修上奉行着四谛、八正道的根本教义，没有什么重大的诤论。这一时期，用佛教的话说，是"和合一味"的时期。但是所谓和合一味，仅能说是大体上的一致，不是没有见解上和主张上的歧异。即以这一时期开始时的第一结集为例，在结集中就曾有关于"小小戒"（微细的戒律）是什么和要不要废除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由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多数僧众没有能够参加结集，分散在各地的大弟子们也有未能参加的，他们不会没有认为需要补充或修正的意见。如富楼那（十大弟子之一）除在事后承认结集的佛法外，又声明："我从佛得闻之法，亦当受持"。他和摩诃迦叶讨论戒律时，对"内宿"（僧人住处留藏食物）等八条戒条，他认为那是佛制定之后又开了的，迦叶则认为是开了之后又重制定的，终于各行其是。典籍中又有跋波（最初五比丘之一）在窟外另行结集的记载。这些事实说明当时的统一之中存在着差异。佛在世时，于不同的时机，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教法。弟子们或因佛说法的时机不同而有听受的不同，或因各人的根性、专长和学修方法的不同而有了解和悟入的不同，这也是可以想见其然的。在第一结集之后长老们分别率领僧众在各方弘化，师弟相承，渐渐各自形成传承的系统。他们传授的教法和戒律互有异同。各个传承系统很自然地按照地域划分其势力范围，日久之后，不能不受到各地环境的影响而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学说思想方面，有的态度偏于自由进取，对佛所说的教法，但取大意，对戒律的受持，也有所通融；有的偏于固执保守，拘泥教条，不敢出入；有的介乎二者之间。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势必引起后来部派的分裂。

问：部派分裂时期的情况怎样？

答：佛教教团最初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这是佛陀逝世后约一百或一百余年的事。当时直接引起分裂的原因是由于僧众们在戒律问题上的争执。据说有一位西方波利族比丘名叫耶舍的，游化到东方的毗舍离城，看见跋祇族比丘们劝令在家信徒布施金钱作僧众购买所需之用。耶舍认为比丘乞受金银不合戒律，于是提出异议，遭受到跋祇僧众的摈斥。耶舍便往西方各地邀请上座比丘们到毗舍离集会，结果判决跋祇比丘们为非法（根据上座记载，除乞受金银外，尚有其他九事非法）。这便是第二结集，因为集合的有七百人，所以又称"七百结集"。跋祇比丘们大多数不承认这个判决，他们另外召集了一万比丘举行结集。这便造成了教团的分裂。

问：为什么这种判断是非的集会也称为结集呢？

答：两个集会都进行了经律的结集。七百比丘的结集，费时八个月之久。万人结集的时间虽未见记载，想也不会很短。可见两派要求解决的不只是关于乞受金银这一问题，而是要求通过经律的再一次编定来贯彻自己一派的主张。拿两派的戒律两相比较，大众部的僧祇律较简略而多通融，上座部的十诵律则繁密而严格；僧祇律对微细戒条多有舍弃，对于开戒（包括乞受金银在内）多有方便，十诵律则与此相反。显然，第二结集是第一结集之后百年间教团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七百结集的参与者多数是上座长老，所以这一派被称为上座部（Theravāda）。今天南方国家的佛教徒自称为上座部，因为他们出自上座部的传承。跋祇族比丘举行万人大会，这一派人数众多，所以称为大众部（Mahāsaṅghika）。

问：两派的矛盾是否仅是戒律问题？

答：最初主要是戒律问题上的诤论，但是两派为学的精神不同是其主导原因。上座部严格持守戒律，致力于修习禅定，注重自己内心的修持。大众部则广学多闻，致力于弘传教法，注重接引群众。这两种不同的精神，不仅引起了戒律问题的诤论，而且促使后来佛教在教理上、学说上在各个时期不同的发展。

问：在第二结集之后，还有没有部派分裂的事？

答：最初分立的上座、大众二部称为根本二部。后来由于佛教流传地区日广，各地的传承既有不同，而各地风土人情的不同又必然要求说法和制度的改变，因之学派渐渐繁多起来。从第二结集到佛陀逝世后约四百年之间，上座、大众的根本二部又先后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关于诸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乃至名称有不同的传说。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的一部是说一切有部（Sabbatthavāda），此外较重要的是跋祇子部（Vajjiputtaka 或称犊子部）和化地部（Mahiṃsāsaka）。据大众部传说，上座部最初分出分别说部（VibhajjaVādin），它采取大众部的一些学说，成为独立的部派，与上座、大众成鼎足之势。但根据上座部的说法，分别说部乃是上座部的异名。大众部早期分出的三部是一说部（Ekavyohārika）、说出世部（Lokuttaravāda）和鸡胤部（Gokulika 或称牛王部）。大众部后期分出的制多山部（Cetiyavāda）是最大的一个部派。

问：各部派的学说有很大的不同吗？

答：上座、大众根本两部在教义上有较大的差别，至于

支末部派，一般地说，与根本部差别不大。上座部的学说可以拿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因为说一切有部是上座部中最早的和最大的一个部派，它传下来丰富的论藏典籍。大众部没有什么论著留传下来，只是从某些史籍记载中看到它的一些论点。

问：可否把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学说简略地介绍一下？

答：可以举几个问题来谈。

第一、对于事物（法）的认识问题。在未谈之前，先要介绍两个术语：（1）有为法，一切依借因缘而有造作生灭的事物都叫做有为法；（2）无为法，不依借因缘，本来不生灭的事物是无为法。如涅槃、虚空（万物都在虚空中生灭，而虚空的无碍性则不依借因缘而本自存在）等，都是属于无为法。说一切有部和大众部都认为无为法是实在的。至于对有为法的看法，大众部认为一切有为法依借因缘而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有体和用（作用）。说一切有部认为一切有为法，如果本来没有，即使具备了条件，也不能生起，如龟不能生毛，兔不能生角，所以任何一法，它的体都是永恒存在的，只是作用没有生起的名为未来，作用已经生起的名为过去，作用正在生起的名为现在。因此这个部派的主张是三世（过去、未来、现在）实有与法体恒有。法体虽有，但是它的作用的生起要依借于诸法的集合以及前后的关系（因缘），决没有单独能起作用的。既然各各法的自体没有作用，所以没有常一主宰的我。这一种说法是我空法有论，而大众部的说法接近于我法两空论。

第二、对于佛陀的认识问题。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

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不是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时期的修行而成的；佛陀的色身、寿命和威力都是无边际的；佛陀永远化度众生无有疲厌，佛所说的一切语言都是随机说法，佛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佛之说，认为佛所说的语言并不全部都是经教，佛并不是以一音说一切法。

第三、对于声闻和菩萨的认识问题。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的根性和所修行的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二乘（声闻与缘觉）所得的解脱是没有差异的。

此外，在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和修行实践的方法上都有不同之处，这里不列举了。

问：在部派分裂时期中还有什么其他重大的事件发生吗？

答：佛教史上一件关系极为重大的事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便是阿育王大弘佛法。在阿育王之前佛教的传播只局限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由于阿育王的努力，佛教不仅传遍五印度（东、西、南、北、中印度），而且传到亚洲、北非、希腊许多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问：阿育王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答：阿育王（Asoka，或译为阿输迦王，或意译为无忧王）是公元前三世纪摩揭陀国的国王。他的祖父是印度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旃陀罗笈多（有人根据他的名字而考证他是有旃陀罗种姓的血统的；阿育王也曾被称为旃陀罗阿输迦）。旃陀罗笈多是公元前四世纪摩揭陀国人，被国王放逐流徙在西北印度。当时亚历山大侵入印度，占领五河一带，威胁恒河平原。旃陀罗笈多举起义旗，聚合西北民众赶走了希腊驻军，然后回到摩揭陀国，推翻了难陀王朝，成为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他统一中、西、北印度，使摩揭陀国成为强大的帝国。公元前273年，雄才大略的阿育王继承他父亲宾头沙罗登了王位。他发扬光大了先人的志业，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全印度的统一。他征服南印度羯陵伽国的时候，看到了战争的惨状，大动悔悟之心，从此放弃了由武力征服的办法，而归依了佛教。他一方面实行转轮王理想的政治，兴办巨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修筑从摩揭陀国到伊朗的国际大道，发展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一方面大力传播佛教。他设置一种司掌宗教工作和慈善事业的官职，名叫“正法大官”，派遣他们和传教师们到各地宣传佛教，他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女儿僧伽密陀（Saṅghamitta），（两人都出了家为比丘、比丘尼）也先后被派往师子国（斯里兰卡）。当时东至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地，都有佛教的传播。

问：我国旧时传说，秦始皇时代曾有印度僧人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华传教，有没有这件事？

答：这件事不见我国的正史纪载，但是秦始皇和阿育王是同时代的人，当时阿育王派遣一批传教师来到中国也是可能的事。阿育王的祖父时代一部文献中曾提到中国丝织品（梵文里有关丝的字，如Cinapatta即成捆的丝，Cinasuka即丝织衣服等，都有Cina“支那”这个字作组成部分），可见秦始皇之前，中国与印度已经有了往来。

问：阿育王弘扬佛教的原因是什么？

答：摩揭陀原来是释迦牟尼教化的根据地。佛教最初就得到摩揭陀国及其邻国国王们的支持，阿育王的祖父笈多王也是一位佛教的护持者。这个事实反映着当时印度的刹帝利（国王）和婆罗门（僧侣）的冲突，而且，据我看，也反映着当时恒河流域的新兴国家中新兴地主们和商主们对领主割据势力的冲突。历史事实证明，孔雀王朝的国王们本身就是善于经营的大商主。婆罗门神权和种姓制度所支持的领主割据势力严重阻碍着农业上灌溉系统的兴建和商业上国内外贸易的畅通。因此，反对神权及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的佛教受到当时民众的拥护，尤其是受到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们的欢迎。另一方面，佛教慈悲安忍的教义，在摩揭陀帝国统治者看来，对国内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国际友好关系的发展，是有利无害的。当阿育王从亚历山大穷兵黩武的后果中，从他自己征伐时遭到顽强抵抗的经验中，认识到必须改变武力政策而采用怀柔政策的时候，他便选择了“法轮”作为他的政治武器。

问：阿育王弘扬佛教在学术文化上起了一些什么影响？

答：当时佛教的传播对亚洲各国以及东方和希腊、叙利亚、埃及等国家的文化交流，起了深远巨大的作用。阿育王生前巡礼各地佛迹时铭刻了许多石柱，他又在各地崖壁上刻了许多法诰（根据佛法而颁布的各种教诰），这些遗物至今还有留存和陆续发现的，对古代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问：阿育王传布佛教之举对当时部派的兴起有没有影响？

答：阿育王时代，佛教大约已经分为四个部派。各部派分往各地传教后，受到了各地不同环境的影响，在形式上和学说上有了不同的发展，这便促成了更多部派的产生。

问：关于阿育王时代举行的第三次结集的情况可否再谈一些？

答：关于第三次结集的经过，我在前面谈到佛教经籍时，已经讲过了。根据南方佛教记载，阿育王大弘佛教之事，就在结集之后。最近在八纳（阿育王故都）发掘出阿育王建筑的一座宏大寺院的遗址，里面有一百根石柱的大讲堂，并有许多僧房和水池。有人说这可能就是第三结集的处所。但是关于第三结集的事，北方所传典籍中没有纪载。

问：阿育王之后又有什么大事发生？

答：阿育王大弘佛法后，三百多年中，佛教在中亚各国获得坚固的根据地，更向东发展而传来中国，流布地域，日见推广。但是在印度境内，佛教却遭遇了厄运。阿育王逝世后不到五十年，孔雀王朝为巽伽王朝所代替。受到婆罗门国师的助力而篡得王位的富奢蜜多罗王崇拜婆罗门而严厉地排斥佛教，毁坏塔寺，杀戮僧众，使印度佛教一时陷于黑暗的时代。幸而巽伽王朝的统治权力仅限于中印度，他的排佛运动没有波及到南印度与西北印度。当时佛教徒多避难于西北，也有逃到南方的，因而促进了北方佛教的兴盛，和南方佛教的发展。当时统治北印度的是大夏国弥兰陀王（希腊族），弥兰陀受了那先比丘的教化归依了佛教。至今传存着他和那先比丘关于佛教的问答，汉文译本称《那先比丘经》，巴利文本称为《弥兰陀问经》。大家都知道的犍陀罗佛教美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渐兴起的。

问：当时南方佛教的情况怎样？

答：关于当时南方佛教情况，缺乏资料。可以知道的是：由于阿育王派到南印度去传教的是大众部僧众，所以大众部学说在南方盛行而为兴起于南方的达罗维荼民族所接受。达罗维荼人建立的案达罗国在公元前28年灭了中印度的康发王朝（巽伽王朝的后一朝代）而并有其土地。此后，中印度的佛教似乎稍稍有了起色。与案达罗人入主中印度同时，大月支人灭了西北印度的大夏王朝而创立贵霜王朝，印度历史自此进入南北朝时代，直到公元四世纪笈多王朝时才再统一。在此时期中，南朝佛教情况很难知道其详。北朝佛教则在公元二世纪迦腻色迦王（Kaniṣka）时期最为兴盛。

问：迦腻色迦是怎样的人物？

答：关于迦腻色迦的事迹很少有纪载，但是在护持佛教方面，他有阿育王第二之称。据说他从前也象阿育王初期那样多所杀伐，后来得到胁比丘（Pārsva）的教化，归依佛教。从遗迹看来，迦腻色迦时代建造塔寺和佛像很多，而且在艺术上有很大发展，如在佛塔的形式方面，改变了印度向来的覆钵式，而创建了五层楼阁式的佛塔；在造像艺术方面，参酌希腊、印度两地不同形式而自成风格，使犍陀罗佛教美术发展到高峰。迦腻色迦王又由中印度罗致当时佛教大文学家马鸣（Aśvaghoṣa）到迦湿弥罗（Kasmira），使佛教文学获得辉煌的发达。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想见佛教在这时代兴盛的情况。迦腻色迦王对佛教贡献最大的就是在他发起和护持下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结集。相传他曾向一些人询问教理，所得到的解答各有不同。他感到学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依从胁比丘的指导，招集世友（Vasumitra）以下的硕学比丘五百人在迦湿弥罗纂辑三藏，并加以编述注释，共三十万颂，九百多万言，历时十二年方始完成。其中一部分就是《大毗婆沙论》，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一部重要的巨著，我国有新旧两种译本。

问：这时期，除了有部得到提倡弘扬之外，其他部派的情况怎样？

答：当时迦湿弥罗地区，有部最为兴盛，但其他各部派也都很发达。与大众部有关而和有部对立的大乘思想这时流行于印度各地，在思想界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迦腻色迦王所尊事的马鸣就是一个具有大乘思想的人。这时期可以说是大乘学说经过长期酝酿而趋于成熟的时期，但是大乘佛教的大兴，还有待于稍后一个时期的龙树大师。

问：龙树是怎样一个人？

答：龙树（Nāgārjuna）是公元二、三世纪间的南印度人，原来是一个婆罗门学者，后来归依佛教，出家受戒，在雪山从一位老比丘受到大乘经典，由此智慧无碍。当时许多哲学家们都被他的雄辩所折伏。他感到所读到的佛经虽然深妙，但是道理还有未尽发挥的，随后又从别处得到许多大乘经典，他便造了许多论著以阐明发挥经义。他的学说迅速地流布印度各地，从此大乘佛教便大为兴盛起来。

问：龙树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龙树主张的是“诸法实相论”。前面说过，在对于事物的认识问题上，有部认为一切法的自体是永恒存在的，只是它的作用的生起，要依借于因缘。龙树则与此相反，认为一切有为法只是因缘和合所生的现象，没有常住不变、单独存在的自体。譬如众木聚生而为林，林只是个假名，除众木外，别无自体（无自体也叫做“无自性”）。所以龙树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空”乃是一切法的真实相状。

问：这是不是一种否定一切的怀疑论？

答：为了便于判断，需要再作一些说明：（1）一切法空的理论是建立在一切法互相依存的因果律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不是否认因果律的。（2）这里所说的空，不是空无之空，它是绝待的，不能认为是有，也不能认为是无，不能认为是生，不能认为是灭，一切经验上有无、生灭、来去等等概念都说不上，不是我们的觉知分别所能得其实际，所谓非有非无，非生非灭，一切皆空，所以说是“空不可得”。（3）对于事物的认识，龙树说有二谛，这是就一件事物的两面来说的：从现象来说为世俗谛（相待的世间真理）；从本质来说为第一义谛（绝待的真理）。从世俗谛来看，宇宙万有，无量差别，种种相状，种种功用，种种生灭、来去、同异、是非、得失等现象和因果关系，历历分明而有。从第一义谛来看，虽有万象差别，而当体空不可得。空与有在因缘所生法上是统一的，因此世俗谛与第一义谛是二而不二的，这便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的道理，这也便是龙树的“中道义”。

问：龙树之后，大乘有什么发展？

答：龙树之弟子提婆是龙树的得力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提婆也有许多著作，着重于破斥外道（佛教对非佛教的宗教和哲学，均称为外道），因此遭到杀害，但是大乘学说更为发达；同时，有部、经量部和其他部派始终与大乘相抗行，也都很发达。大乘佛教和部派在互相诤论辩难中，都在思想上有所发展。到了公元四、五世纪的笈多王朝，大乘佛教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瑜伽系（Yogācāra）与原来龙树的学派——中观系（Mādhyamikāh）并称为印度大乘佛教的二大思潮。

问：请简略介绍一些笈多王朝的情况。

答：笈多王朝在印度史上是与孔雀王朝媲美的一个王

朝。它是公元320年左右在中印度兴建起来的。月护王是这个王朝的创始者。第二代海护王统一了五印度，国势大盛。第三代月护二世王更向西方扩展，并发展了海外贸易交通，远及埃及诸地。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兴隆，当时印度的文化学术也呈现着灿烂的光彩。笈多时代的佛像雕刻被认为是印度历代雕刻中很完美的作品。其它艺术、文学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我国法显法师五世纪初西游印度时，正是月护二世王在位时期，他的《佛国记》中曾记载他当时见闻的盛况。至于宗教哲学方面，当时婆罗门教神学有很大发展，其他学派如数论、胜论等颇为兴盛；佛教在这时期也有了重要的建树，出了不少大学者，其中无着（Asanga）和世亲（Vasubandhu）两兄弟是最为特出的人物，他们就是瑜伽系的创立者。

问：无着和世亲是怎样的人物？

答：无着是北印度人，原来是有部的僧人。传说，他因为对有部教理感到不满足，乃上升兜率天（弥勒菩萨所居住的天上），向弥勒菩萨请问大乘空义（一说弥勒下降为他说法），于是大得悟解。他传出了弥勒的五大部论，并且写了许多著作，以阐明大乘教义。有人考证，无着所师事的弥勒，大概是一位属于瑜伽师（有部中专修禅定的人，称瑜伽师，即禅师）的大乘学者，而不是兜率天的弥勒。世亲是无着之弟，原来也是有部的学者，后来听从无着的劝导，改学大乘，大弘无着的学说。世亲著作极多，被称为千部论师。

问：瑜伽系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瑜伽系的学说，内容极为繁博，包括方面甚广，现在只就宇宙观问题简略地介绍一些。在这个问题上，瑜伽系继承诸法实相论而加以补充和发展。它认为实相应该有两方面，既不是有自性，又不是一切都无所有，这样的认识才是离开有与无的执着，才是中道。瑜伽系说诸法自性有三种：一切法都是依众缘而生，这便是“依他起性”；依他起的万物由于凡夫的种种虚妄思量分别（周遍计度），而有种种虚构的体相在心上现出来，其实这种种体相完全是没有的，这便是“遍计所执性”；在依他起上离开虚妄分别，便证到圆满成就的真实，或叫做“真如”，或叫做“实相”，这便是“圆成实性”。这三性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遍计所执好象是夜间行路看见一条绳而误认为蛇，其实蛇没有而似有；依他起好比是绳，绳的体由因缘所生，只是假有；圆成实比如绳体的麻，则是真有。从三性的里面来观察，又有三无性：第一，遍计所执的相是没有的，这便是相无性；第二，凡夫认为自然而有的事物，只是因缘所生而已，这便是生无性；第三，诸法的实相，是空不可得，这便是胜义无性。

问：“三性三无性”的说法，与龙树的二谛有什么不同？

答：“三性三无性”的说法仍然是以缘起性空论为基础的，但以前龙树的“一切皆空”论只是就三无性的一边说的，瑜伽系则同时主张三性，而且详于阐说三性一边的道理，它大量采用了有部的“名相”（即术语）而加以组织来分析说明一切法的类别和关系，特别指出在依他起中应当认识一切法都是识所变现，所谓“万法唯识”的道理，这是中观系所没有的。

问：佛教既认为根（眼、耳等）境（色、声等）相合，才有识的发生，如何又说万法唯识呢？

答：唯识家认为我们眼识所见的色，耳识所听的声，鼻识所嗅的香，舌识所尝的味，身识所触的坚、湿、暖、动等，都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五识依着五根托外界事物为“本质”而变起的“影象”。所以识有两种功能：一种就是能够变起影象的功能，叫做“相分”，一种是能够了别影象的功能，叫做“见分”。我们的一切知觉无非是自己识上的见分对相分的了别而已。

问：这种说法，只能说明我们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不能说明唯识的道理，因为照唯识家的说法，也必须先有外界事物才有相分，有了相分，才有见分，换句话说，仍然是根境相合才有识的发生，根与境都是离开识而存在的，倒是识不能离开根境而存在。

答：唯识家主张六识之外，还有两个识——第七末那识（mana）和第八阿赖耶识（alaya）。末那意译为“意”，是第六意识所依之根；它有一个单纯的作用，就是恒常不断地执持“我”的思想，由于“我”的思想，人们在接触外界事物时，便有爱憎、好坏、是非、彼此种种意识活动。阿赖耶意译为“藏识”，它能保藏一切事物的“种子”不使失坏。“种子”在这里是一个借用的名词，它的实际意义是能力，或者是潜势力。阿赖耶藏的种子有两类：一是名言种子，“名言”用现代语说，就是概念。我们前七识所见闻觉知的东西留着印迹于阿赖耶识上面，用唯识家的术语，这叫做“熏习”，好象用香熏衣服，衣服便留着香气那样。熏习所成的便是作为潜势力而存在的种子。二是业种子，就是我们的意识所造的善业、恶业熏在阿赖耶识上的种子。由阿赖耶所藏的二类种子变起现在的五官（根身），外界（器界）以及现起前七识（所以根身、器界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它们是阿赖耶的相分）。这身心宇宙的变起，叫做“现行”（现在的活动）。于是再由现行熏习名言种子和业种子而有未来的身心宇宙的变现。这就是瑜伽系的“阿赖耶缘起论”。

问：佛教是不承认灵魂的，但是阿赖耶识可否说是变相的灵魂？

答：佛教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诤论，甚至后来瑜伽系的学者也有删去第七、第八识而只谈六识的。但主张阿赖耶缘起论的人认为阿赖耶不是一个常住不灭的东西，而是永远在迁流变化着的，这与一般灵魂的意义不同。好像远望中的瀑布，看上去以为是一片白布下垂那样，把极其急速而微细的迁流变化的阿赖耶识，认作是一个常住不变的“我”（或叫做灵魂）的存在，这是错觉。这个错觉，就是末那识。唯识家的目的仍然是破除我执，把有漏（烦恼）之识，转成为无漏之智。

问：瑜伽系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唯心论体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建树？

答：佛教的逻辑学——因明，到笈多时代有了很大成就。瑜伽系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特别多。到了六世纪的陈那（Mahadignāga）和七世纪的法称（Dharmakirti），因明更为发展。这两人都是瑜伽系的大学者。

问：印度大乘思想除中观、瑜伽两系外，还有其他派系没有？

答：正式形成学派的是中观、瑜伽两系，它们是印度大乘思想的主流。两系之间固然有学说上的诤论，两系内部也各有不同流派的发展。此外，也还有不同于两系的思想上的支流，将来有机会再谈。

问：笈多王朝以后的情况怎样？

答：笈多王朝后期（五世纪末）呎哒族（一说是匈奴族，未确。呎哒族又称白匈奴，但与匈奴不是一族。）由阿姆河南下，占领印度西北部，建立王国。西北印佛教受到严重的破坏。印度终因异族的继续入侵，笈多王朝的覆灭，而

陷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其时，东印度一个王国西侵中印度，中印度佛教又一度受到破坏。后来中印伐弹那王朝的戒日王(Sīlāditya)战胜了敌人，并统一了中印度，佛教始稍稍复兴。笈多时代已经开始兴建的那烂陀寺，在伐弹那王朝继续得到增建，规模日益宏大，大乘学者们集中在那里讲学研习，蔚为当时印度最高学府。大约六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这一百年左右是那烂陀寺的最盛时期。我国玄奘法师在这里留学时（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瑜伽系的大论师戒贤(śīlabhadra)和中观系的大论师智光(Jñanāpradha)都在那烂陀寺讲学。戒日王曾在他的首都曲女城(Kanyakubja今名Kanauj)开群众大会召集学者们辩论哲理。可见当时佛教讲学风气之盛。

问：这以后的情况如何？

答：戒日王死后，中印度又陷于混乱局面。当时印度分据各地的王国都崇奉婆罗门教，佛教日益削弱。独有东印度的波罗王朝历代崇信佛教。这个王朝起于七世纪中叶，延续到十一世纪末。它统治着摩揭陀以东的地方，那烂陀寺在它的境内，它又在那烂陀附近另建一超岩寺，规模更大。这一时期，密宗逐渐兴盛起来，九世纪以后，更为盛行，但佛教在学术思想方面则逐渐衰落下去。

问：密宗是怎样创立的？

答：密宗，或称为真言陀罗尼宗，或称为密乘（大乘其他宗派相对而称显宗或显乘），传说是龙树开南天竺铁塔，取出秘密经典而传出来的。事实上，自龙树以来，流行的大乘经典中，就杂有密乘的成分（密咒），但独立而成立所谓密宗，则是远在龙树之后的事。

问：真言陀罗尼是什么意思？

答：真言陀罗尼就是密咒。根据密宗的说法，密咒是佛内证的智慧的语言，是能够显示诸法实相的真实语言，所以叫做真言。陀罗尼(dharani)的意义是"总持"。密咒的一字一声，总含着无量教法义理，持有着无量威力和智慧，凭仗念诵密咒的威力，可以获得远比显宗迅速而伟大的成就。密宗着重在修习仪轨，按照一定的仪轨，结坛、设供，身结手印，口诵真言，意作观想等等，以求将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转成佛的身口意三密（佛的身口意作用微妙不可思议，所以称为三密），这样便可以迅速得到智慧、神通，乃至即身成佛。修习密法还有息灾、增福、降伏等作用。

问：密宗佛像有许多是多头多手，有的是面貌狰狞，甚至不是人的形状，这是什么道理？

答：密宗的像都是表示一定的意义的，如观音像的四臂六臂表示菩萨行的四摄六度，大威德金刚的三十四臂加上身、口、意表示三十七道品，又如佛座上的莲花表示出离心，月轮表示菩提心，日轮表示空慧（通达一切皆空的智慧），又如手中执持的种种器具也都是表示佛菩萨的种种誓愿、智慧、功德等。面貌凶猛的一般是金刚（有大威力的神）像，表示降伏魔军的威力和作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天神的像。

问：密宗是否吸收了许多婆罗门教的内容和形式？

答：是的。从历史来看，佛教最初是反对婆罗门的教义和祭祀仪式的。佛教一度在孔雀王朝成为国教，大行其道，但不久即随王朝的更易而遭到排斥，其后虽得到某些地方王朝的护持，但一般说来是不断受到种种障难的。为了随顺时势与世俗，佛教不得不采取一些"方便"，以推行其教化。同

时婆罗门教虽在政治地位上居优势，但由于佛教哲学的发扬，不能不受到刺激而要求改进它的理论。因此双方在互相排斥中的互相影响，便成为自然的趋势。到笈多王朝，婆罗门教梵我论的建立，扩大和增强了它的影响。公元七世纪后期，婆罗门教学者鸠摩梨罗(Kumarila)和商羯罗(śankara)更吸收佛教的理论而大大发展它的神学，于是婆罗门教便以新的姿态大为兴盛起来（西方学者把这以后的婆罗门教称为印度教），而佛教当时则以人才寥落，相形见绌日见陵逼。适应这样时节因缘而兴起的密宗，在仪式上大量采取"方便"，吸收了婆罗门教的许多东西而加以不同的解释，确是事实。但是在教义上仍是以空、无我的理论为根本的。

问：佛教在印度的最后情况是怎样？

答：从七世纪中叶开始，便有信奉异教的突厥族由中亚细亚侵入印度的西北部。到十世纪后半期，他们逐渐进展到五河地区，并向内地侵略。所到之处，印度原有宗教均受到破坏。到十一世纪波罗王朝末期和继起的斯那王朝时期，侵略势力渐达东印各地。佛教上师们星散避难，多经历尼泊尔、迦湿弥罗等地来到西藏。最后斯那朝王室也改变了信仰，超岩寺等重要学府先后被毁，留存的僧人寥寥无几。于是佛教残余不久便绝迹于印度本土，这大约是在十二世纪末叶的时候。

问：近代印度佛教复兴的情况，可否介绍一些？

答：十九世纪末期，斯里兰卡一位达摩波罗(Dhammapala)居士到印度瞻礼佛教圣地，看到那些地方的荒凉景象，他便努力从事复兴印度佛教的事业。于是印度又开始有了佛教的团体和活动。近几十年来，中国、缅甸、日本等国佛教徒

也陆续在印度各佛教圣地——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等处建立了一些佛寺。印度人民渐有归依佛教，而且也有到斯里兰卡出家受戒的，但是为数不多。直到1956年，突然有一个大规模的改宗佛教运动在"不可触种姓"的群众中发生起来，这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件大事。原来，有一位安贝德卡尔(B.R.Ambedkar)博士，是印度"不可触种姓"人民的领袖人物。1956年10月，他在那伽浦尔一次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改信了佛教，并宣传"人不是神创造的"和"一切众生平等"的佛教教义。参加大会的五十万"不可触者"响应他的号召，同时宣布放弃印度教信仰而归依佛教。安贝德卡尔于1956年12月突然逝世，但是改宗佛教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掀起了澎湃浪潮，向印度全国各地发展，成千成万的人相率归依佛教。据1962年5月《世界佛教》杂志报道，印度七千万不可触种姓人民中已经有二千万人改宗佛教。这个运动目前还在继续发展。

851

第五章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

（一）佛教的传人和经典的翻译

问：佛教是什么时候传人中国的？

答：佛教传人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人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人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

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问：佛教最初传人的年代既是传说纷云，很难考定，为什么一般公认是开始于汉明帝的求法呢？

答：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据说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人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公元73年班超使西域，以后三十六国内属，西域道路畅通，当时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78—139）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

问：佛教传人中国的途径除了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到关中之中，有无经由海路到达吴楚的可能？根据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

答：我同意这个看法。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

问：中国佛教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出家佛教徒的？

答：中国很早就有了本国出家佛教徒，汉明帝听许阳城

侯刘峻出家是最早的记载。但最初那些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除须发，照戒律生活，还没有受戒的制度；到公元250年，来自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中国才开始有了如法的比丘。由于没有外国比丘尼到来，最初女人出家为尼的也只是剃发罢了；稍后从大僧受戒，还不具备完全的受戒制度。到公元429年，由斯里兰卡先后来了以铁萨罗为首的十九位比丘尼，才使她们的受戒具备完全的条件；从此，中国才有了如法如律的比丘尼。

问：佛经的翻译始于何时？

答：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是和佛经的翻译事业分不开的。最早的翻译，前面已经提到，摩腾、竺法兰在汉明帝时开始翻译过《四十二章经》，据说还有一些别的经。这就是最早的翻译。

问：以后，汉代还有哪些著名的翻译家？

答：在初期（公元二、三世纪）的译师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安息国（在今伊朗一带地方）的安世高，月支国的支娄迦谶，康居国（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地区）的康僧铠、康僧会，和一位有月支人血统的最早西行求法之一的中国僧人竺法护。同时还有朱士行于公元260年西行求法。由于他们的努力，不少声闻乘的和大乘的经籍被翻译为汉文。

问：这些译师所传译的经典有什么不同？

答：他们中间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小乘学派，以《阿含经》和“禅数”之学为主，可以安世高为代表；二是大乘学派，以《般若经》和净土信仰为主，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两派同时并行。

问：那时的翻译对后来的佛教有什么影响或作用？

答：当时翻译事业还在初创时期，限于各种条件，还未能进行有计划的有系统的翻译，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而翻译文体也还没有能够确立，但是他们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开辟园地的工作，为佛教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了地位，并且扩大了影响。

问：佛教传人后有不少人研习弘传，中国僧界出现过什么样的重要人物曾促进佛教的发展？

答：佛教在中国的广大流行，开始于四世纪，当时中国僧界道安法师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佛教领袖。他是我国最早的热心传教者，曾经派遣徒众到各地大弘佛教。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寻求戒律，以补当时律藏不齐全的缺陷，并制定了当时全国风从的僧尼轨范（中国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释”为姓，是由道安提倡并从他开始的）。他整理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翻出了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事业准备了有利条件。

问：佛教的确立，首先在于戒律，经过道安的努力，以后还有哪些律部的传译？

答：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充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道安在世时，已经得到大量的戒本，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书已经失传了。之后不久，来自克什米尔的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先后帮助鸠摩罗什译出了萨婆多部《十诵律》，这部律得到鸠摩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在江西大为弘扬；佛陀耶舍（也是克什米尔人）

在公元410年又译出了昙无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僧伽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沙》，五世纪初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也是为寻求戒律而去的。法显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游记"和其它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视他最初求律的动机和这方面的成就。他除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祇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的佛驮跋陀罗译为汉文，后者则在他逝世后由佛陀什（克什米尔人）翻译了出来。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七世纪的义净，也是抱着学律的志愿而远游的。他带回了而且译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种著作，从而使律藏大为完备。因此汉文译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一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诵律》六十一卷，连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释律文的诸论，先后译出而现存的约五百卷。后世中国高僧们关于律部的著作，现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于中国比丘戒的传承，在南北朝时代，北方传《四分律》，南朝是《十诵律》，及隋朝统一中国，政治上以北统南，佛教戒律也是这样，从隋代起，一直只传北方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藏语系佛教地区向来是传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区则流传着与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相同的上座部律，与《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

问：关于律藏翻译流传的历史和情况，听到上面所谈，已经知道大概了，请再谈一谈经藏和论藏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是从什么时代什么人开始的？

答：佛教经论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应该说是开始于五世纪初的鸠摩罗什。

问：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比以前有哪些特点？对后来的佛教和中国思想文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答：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有着前人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当时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有在道安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一大批义学僧人的辅助。但是他的伟大成就是由于他有丰富的学识和持久的努力。这一位有印度血统在今天中国西北（新疆库车）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师，是中印两大民族共同的光荣。他和后来的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中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在他的讲授和指导下，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当时的佛教得到大大的提高和发展。

问：前面说过，罗什的翻译是有系统的，不知是属于哪一个系统？

答：就佛学方面来说，鸠摩罗什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对由龙树创立的中观系统典籍的介绍。由于他的努力，这一系的经论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维摩经》、《法华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以及《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大智度论》，都传到中国来，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基地。其次，鸠摩罗什还译有声闻乘中的一部重要论著——《成实论》，起初与中观三论（或"四论"，加《大智度论》）相辅流行，之后逐渐形成了独立学派，在南北朝期间盛极一时，后人称为成实师。这一学派在声闻乘中是比较接近大乘的一系。

问：鸠摩罗什之后还有哪些著名的翻译大家，又是属于什么系统？

答：鸠摩罗什的译业进行于公元401—413年间，主要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空宗龙树、提婆的学说。罗什之后，重要译师来者相继，主要经论不断译出。如觉贤于公元418—421年译出《华严经》，昙无谶于421年译出《大般涅槃经》，求那跋陀罗于443年译出《楞伽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六世纪初菩提流支来华（508）创译大乘有宗无著、世亲一系的论典，其中《十地经论》影响尤大，传习者形成地论师一派（分南北两道）。以后真谛三藏（498—569）于公元546年来华，563年译出无著的《摄大乘论》和世亲的《释论》，564年译出世亲的《俱舍论》。566年到567年又重译《俱舍论》。真谛不仅是翻译大家而且也是一位义学大师，来华日久，擅长中国语言，所译经论，随翻随讲，弟子记述成为义疏。传习之者称为摄论师及俱舍师。真谛到中国后二十余年遭逢兵乱，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数十卷重要经论，形成中国佛教的重要义学派别，是罗什以后玄奘以前二百余年中贡献最大的译师。

问：唐代玄奘是传译瑜伽学派的，真谛也是传译瑜伽学派的，对比之下，他们译传瑜伽学有什么不同？

答：据玄奘所传，戒贤生于公元528年，可以推定护法约生于530年。而真谛生于498年，故真谛长于护法三十余岁。又真谛译有陈那著的《无相思尘论》（即玄奘译的《观所缘缘论》）和《解卷论》（即义净译的《掌中论》）。陈那是世亲的弟子而为护法之师。可见真谛是介于陈那、护法之间的佛教有宗大师。玄奘所传以护法的学说为正义，其门下传述以真谛之学及地论师之说为旧说或旧译，而称玄奘所传为新译，古人（唐灵润）归纳有十四义不同。如旧译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新译则认为有一分无性（佛性）有情；旧译认为佛果理智不二，新译则认为理智各别（即分断、智二果）；旧译于三性中遍计所执及依他起二性俱遣，新译唯遣遍计所执；旧译以缘起之本唯在第八识，新译则八个识及相应心所皆为缘起之本。又真谛译之《转识论》以阿陀那为第七识，新译则以为第八识。真谛所传之摄论宗更立第九识，新译则无此说。总之，新旧两译同属有宗，宗旨相同，因时代先后，各成一家之言，义解稍有差异，也很自然。但真谛所译传之学在隋唐之际的中国佛教界曾激起很大波澜，因而引起了后来玄奘法师到印度去深入研究的动机。真谛来华后至玄奘赴印前的八十余年中（546—627）印度佛学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最初护法和清辨兴起了空有之诤。接着月称和清辨又同室操戈而使空宗分成为自续、应成两派。月称又和月宫进行了长期的论战。护法的弟子法称也对祖师陈那的因明进行新的改革。学说总归是辨析日精后胜于前的，玄奘所承之学大体说来是较旧译更为精审的。

问：你说到印度去深入研究法相瑜伽学的玄奘法师，是不是为大家所知道的那位到西天取经的"唐僧"或"唐三藏"？

答：是的。但"唐僧"、"唐三藏"用在一个人身上却是错误的。唐是当时我国的国号，这两个名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中国僧人，中国的三藏法师。对佛教中人，这本来是常识问题，但社会上误解的人太多了，不能不解释一下。

问：那么他的大概事迹请介绍一下好吗？

答：对于人人都知道的玄奘法师，是用不着详细介绍的了。这一位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印度百三十国而且留下一部不朽的游记——《大唐西域记》的伟大旅行家，这一位通达中印文字、洞晓三藏教理、由留学僧而最后主持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受到了印度及西域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欢迎敬重的伟大的佛教学者，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约五十万颂），他的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他不仅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译传了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经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经》二十万颂也完全翻译过来；又把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典几乎全译过来。另外，他又独得印度一位罕有的佛教天才大师护法菩萨的秘传之作，如和会空有两宗的《广百论释》和编入《成唯识论》的护法正义，印度都无传本。由此可见，他实际上已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故在戒日王为他举行的十八日无遮大会上，他高踞狮座，陈义立宗，无人敢出而与他对扬争锋。因此，大乘学者共尊他为“大乘天”（Mahāyānadeva，即“大乘的神”），为祖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百余年后，日本僧人金刚三昧（公元818年前后在华）游印时看见中印的僧寺中都画有玄奘所着的麻屣（即麻鞋）及所用的匙、筯，以彩云烘托，“每至斋日辄膜拜焉”（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三及《续集》卷二）。可知印度当时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当作佛的足迹一样敬重、供养了。一个学者在外国享到这样高的尊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历史上尚无第二人。直到现在日本佛教学者仍然认为玄奘法师这样的人才，只有中国这个伟大民族才能产生出来，玄奘法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问：历史上像玄奘法师这类人物，可否再介绍一、二？

答：再举法显和义净法师。前面提到，法显法师于公元399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而后返国。时年已八十岁，仍从事佛经翻译。他著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凡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回国后翻译经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归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称赞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确非过誉。他们为我们伟大民族争得了荣誉，为灿烂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佛教的发扬光大建立了不世出的奇勋。他们是不朽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们对祖国文化的发展和提高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问：除前面所讲的几点之外，历史上曾有许多人从事佛典的翻译弘传，还有哪些著名的代表人物？

答：中国汉语系佛教翻译事业持续了十个世纪（二至十一世纪），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的本国和外国来的译师不下二百人。除前面提到的诸人之外，如印度的昙无谶、佛驮跋陀罗、菩提流支，巴基斯坦的阇那崛多和施护，阿富汗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以及斯里兰卡的弘传密教的不空三藏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这样多的人持久不懈的辛勤努力，把佛教的声闻乘、性、相、显、密各系统的学说都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1954年中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上，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国的翻译事业，是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所树立严谨的科学翻译方法，及其所达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以为典范”。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给灿烂的汉民族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世界上是无可匹敌的。它是我们足以自豪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

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常常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个兄弟民族在创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出色的成绩；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番王朝时期，由于文成和金城两公主的下嫁，引进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并创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持松德赞时期，迎请了印度当时最著名的显教学者寂护、莲花戒和密宗大师莲华生等建寺立僧，从事系统的翻译，同时又由沙州和向唐朝请去汉僧传授禅宗，讲经说法，到赤热巴巾（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赞普，815—836在位）时，又迎请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学者一起厘定译名，校正旧有译文，补译大量经论。公元十世纪以后西藏开始了佛教后弘期。直到1203年印度超岩寺及各大寺被入侵军破坏，三四百年间印度和西藏两地传法求法的大德往来不断。举其最著名者，如出生于孟加拉的阿底峡尊者（982－1053），是印度当时学德最高的大师，于1042年应请至藏，创立迦当派。其学说为后来宗喀巴大师（1357－1419）所继承，创立了格鲁派（即黄教），遍传藏、汉、蒙广大地区。又西藏的玛尔巴曾三度赴印学法，创立了迦举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长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世界知名的西藏圣人弥拉日巴即此派的第二代祖师。其余译经传法的大德难以备举。自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中叶五百年间，西藏译出的三藏经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两藏计算，部数五千九百余种，分量约合三百万颂，约当汉译一万卷。在藏译藏经中重译甚少，故实际内容大大超过汉译藏经。其中尤以空有两宗的论典以及因明、医方、声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经论，数量庞大，为汉译所未有。由于藏文翻译照顾到梵语语法的词尾变化和句法结构，因而极易还原为梵语原文，所以受到现代佛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另外，在清代曾进行满文大藏经的翻译。近代还发现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回鹘文佛经的残卷。还有，我国的傣族文化一向不为人所知，解放后才发现傣族有非常丰富的傣文著作，其中即包含有南传巴利三藏的傣文译本。由此可见，我国各族文字的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有的巍峨丰碑，其中凝聚了多少世代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这是我们可引以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现在我国决定校勘出版《大藏经》作为整理古籍的重要项目之一。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引以为庆的大喜事，也是国际文化学术界所衷心仰望、企盼已久的大喜事。

（二）佛教各宗派的兴起

问：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弘扬和传播，有哪些发展变化，又有哪些学术成就？

答：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期的吸收和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时期，在这时期，思想理论有着新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

问：中国佛教有哪些宗派，可否请简单介绍一下？

答：过去中国佛教出现过许多派别，现在流行的主要有八宗。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四是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五是禅宗，六是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

问：这八宗各有哪些不同的主要宗义，想请您简略地分别介绍一下。首先请问，三论宗为什么要叫“三论”宗，它的主要教义是什么？

答：此宗主要依据鸠摩罗什译的《中观论》、《百论》、《十二门论》研究传习而形成的宗派，因为是依据中观派三《论》立的宗，所以叫做三论宗。它的教义以真俗二谛为总纲，以彻悟中道实相为究竟。

问：什么是真俗二谛？什么叫中道实相？

答：二谛的“谛”字是真实的意思，从法性理体边说的叫真谛，从缘起现象边说的叫世俗谛。从俗谛说事物是有，就真谛说诸法是空，所以真俗二谛也叫空有二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不二，真俗不二就是中道，也叫诸法实相，这就是此宗的中心思想。此宗着重从真空理体方面揭破一切世出世间染净诸法缘起无自性，五阴十二处等虚妄不实，彻底破除迷惑，从而建立起无所得的中道观，以求实现其无碍解脱的宗旨。这一宗，实际就是印度龙树、提婆中观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问：瑜伽宗为什么叫瑜伽宗，它的主要教义是什么？

答：瑜伽宗是由印度弥勒、无著、世亲创立的宗派。此宗主要依据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因为是依弥勒说、无著记录整理的《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而立的宗，所以叫瑜伽宗。我国玄奘法师译传此宗并糅译十师之说为《成唯识论》，故此宗又称法相唯识宗，亦称慈恩宗。它的教义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总纲，以转识成智（转依）为宗旨。

问：什么叫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

答：五法是：一名、二相、三分别、四正智、五如如；三自性是：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八识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二无我是人无我和法无我。“五法”是对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概括，“名”和“相”指世间有为法皆有名有相，称为名相之法；“分别”指人们的主观能对事物分别认识；正智指圣人清净（无漏）实智；如如指如实智所对真如理境。“五法”不出染净和主客观，是以总括诸法。三自性：一是二取执著，无而谓有，起惑造业，名遍计所执；二是三界心法，依他缘生，名依他起；三是依他起上除遣二取所显二空真如为圆成实。事物的性质不出此三种，所以叫三自性。八识：“识”是了别认识的意思，又叫心或意，每个有情都有这种心意识的认识作用，共有八种，就是前面列举的八种识。二无我：每个有情或众生都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即一般所说的自我或灵魂）叫人无我；客观事物也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即自性或绝对的真实）叫法无我。二无我也叫作我、法二空。此宗教义深入分析诸法性相，阐明心识因缘体用，修习唯识观行，以期转识成智，成就解脱、菩提二果。此宗由玄奘法师译传而成立，是印度无著、世亲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问：天台宗的主要教义是什么？

答：此宗是以罗什译的《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吸收了印度传来的和中国发展的各派思想，重新加以系统地组织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因为创始人智顗，住在浙江天台山，所以叫天台宗。它的宗义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

问：什么叫五时？

答：此宗把释迦如来所说的经教，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称为五时教，就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五时的名称都是佛经的名称，主张佛陀所说的经教不出这五个时期的范畴，所以叫五时。

问：什么是八教？

答：此宗从教理的内容上把佛教分为浅深不同的四个级别，就是藏教、通教、别教、圆教，称为“化法四教”。藏教是声闻小乘教。通教，通前小乘，通后大乘，通大小乘的大乘初级名为通教。别教是纯大乘教，但分别诸法各别有碍名为别教。圆教是大乘圆融无碍、圆满无缺的法门称为圆教。藏、通、别、圆就是以从浅至深为次第的四教。此宗又从佛陀说法的机感不同，将佛的教法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四种，称为“化仪四教”。

问：什么叫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

答：三观是修行的观法，即空观、假观、中道观。此三观可以于一心中获得名为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真谛、俗谛、中道谛叫做三谛。此三谛举一即三，虽三而常一，说三说一是圆融无碍的，所以叫圆融三谛。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是圆教的教义，说明诸法无碍，事理圆融。天台宗以自宗为圆教，别的宗属前三教。此宗总结了以前各派的思想，将佛教教义加以精密的调整，发展了大乘圆教理论，展示了中国独创的大乘思想。

问：贤首宗的主要教义是什么，为什么名为贤首宗？

答：此宗以《华严经》为根据，对《华严经》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阐发，是在前人（三论、天台、慈恩、地论师、摄论师等）学说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创始人是七世纪末的贤首国师（法藏），所以叫贤首宗，又名华严宗。此宗以五教来判摄整个佛教，以六相、十玄、三观为它的中心思想。

问：五教是哪五教？

答：一是小教，即声闻小乘教；二是始教，即大乘开始初级阶段的教义；三是终教，即大乘终极阶段的教义；四是顿教，即大乘中顿超顿悟的法门；五是圆教，即圆满无缺，圆融无碍的理论。此宗把佛教分作浅深不同的五种教义，比前天台宗多加一种顿教所以称为五教。

问：什么是六相？

答：六相是：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六相既同时表现在一切事物中，也同时表现在一个事物

中；无论在一切事物中或在一个事物中，都是相反相成、同时具足、互融互涉、彼此无碍的，从此可以揭示出法界缘起的道理。

问：什么叫十玄门？

答：十玄门是：一同时具足相应门，二因陀罗网境界门，三秘密隐显俱成门，四微细相容安立门，五十世隔法异成门，六诸藏纯杂具德门，七一多相容不同门，八诸法相即自在门，九唯心回转善成门，十托事显法生解门。这十玄门总的意义是显示华严大教关于一切事物纯杂（染净）无碍、一多无碍、三世无碍、同时具足、互涉互入、重重无尽的道理。

问：什么叫三观？

答：一是真空绝相观，二是事理无碍观，三是周遍含融观。六相、十玄、三观的建立，阐发了《华严经》的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无尽圆融的教义。六相、十玄是就所观的法界之境说的，圆融三观是约能观之智说的。这种重重无尽、法界圆融的思想，虽说导源于《华严经》，而实际为中国所独创，它的法界缘起，一切无碍的学说大大发展了印度传来的大乘思想。

问：禅宗的教义是什么？禅是什么意思？

答：禅是禅那（dhya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以期证悟本自心性，这叫参禅，所以名为禅宗。禅的种类很多，有声闻禅、有菩萨禅、有次第禅、有顿超禅。禅学方面，在中国有一支异军特起，那就是所谓“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

问：此宗是否也有典籍依据？

答：相传此宗的禅法是在六世纪初由印度的菩提达摩传来的。过去说：禅宗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但初祖达摩以四卷《楞伽经》传于二祖慧可作为印心的准绳，弘忍、慧能又教人诵持《金刚般若》，这样，《楞伽》、《般若》便是此宗的经典依据，以后更有《六祖坛经》和许多“语录”的出现，不能说禅宗没有经典依据。

问：我曾见到过一些寺庙，都叫作某某禅寺，是不是禅宗在中国很兴盛？

答：是的，禅宗在中国是很兴盛的。在八世纪间，此派曾分为南北两宗，北宗神秀（约606—706）一派主张渐修，盛极一时，但不久便衰歇；南宗慧能（638—713）主张顿悟，后世尊为六祖，弘传甚盛。从唐到宋，南宗的禅师辈出，在此三、四百年中又分为五家七派，可想见其兴旺的景象。此宗和净土宗一样，一直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宗派。

问：南宗后来的五家七派是哪五家七派？

答：南宗六祖慧能弟子中，有南岳怀让（667—744）和青原行思（？—740）两大支系，由这两大支系又分成五宗七派。从南岳先分出一派名沩仰宗，次又分临济宗。青原行思一系分出三派：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由两系分为五宗。以后又从临济宗分出黄龙、杨岐两派，合前五宗名为七派，都曾兴盛一时，经过一段时期有的就衰绝不传了。后来的禅宗只有临济、曹洞两派流传不绝，临济宗更是兴旺。近代所有的禅宗子孙，都是临济、曹洞两家后代。

问：听说参禅打坐可以健康身体，却病延年，是这样的吗？

答：佛教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有一些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的方法，是有强健身体、却病延年的作用的，但这不是佛教参禅静坐的目的。佛教修习禅观（包括各宗的修观）是为的制心一处，参究真理，以期显发智慧，彻见法性，此即所谓明心见性，解脱自在。至于静坐气功，只是修禅的形式或基础，却病延寿，也不过是修习禅观实践中的副产品，佛教并不专门提倡这些并以之为目的。但初学静坐的人必需懂得这些调身调气的基本方法，使身心保持健康状态，避免禅病的发生，才能保证修习禅观的顺利进行。

问：净土宗的宗旨教义是什么？

答：此宗是依《无量寿经》等提倡观佛、念佛以求生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为宗旨而形成的宗派，所以名为净土宗。此宗分佛陀说的法门为二道，即难行道和易行道，并说别的宗依戒定慧修六度万行，需经三大阿僧祇劫为难行道，说修净土法门一生至诚念佛临命终时仗承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安养净土永不退转为易行道。因此，此宗主张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

问：此宗有哪些特点？

答：此宗的特点，简单易行，普能摄受广大群众。修学此宗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行住坐卧皆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只要信愿具足，一心念佛，始终不怠，临命终时，就可往生净土。当然平时也要持戒诵经，广行众善以作助行。由于法门简便，所以最易普及。别宗的学者，也多兼修此法，因而使净土法门在中国得到特殊广泛的流行。

问：律宗，顾名思义是着重学习和研究戒律的宗派吧？

答：是的。律宗主要是学习和研究戒律的。由于此一宗的盛行，中国僧人们在修学大乘的戒定慧三学中，仍然重视出家声闻乘的戒律。

问：戒律都有哪些内容？

答：简单的说：戒律有声闻戒、有菩萨戒，这里所讲的律宗，是依声闻律部中的《四分律》由终南山道宣律师一系所立的律宗。就戒条戒相说，有五戒、十戒、具足戒之分。五戒是出家、在家佛弟子共持的戒，十戒、具足戒是出家弟子的戒，这些在前面已经叙述，这里不多重复。各部律藏不只是戒相和制戒因缘，更大的部分是僧团法规、各种羯磨法（会议办事）、出家法、授戒法、安居法、布萨法、衣食法，以及日常生活小事，都有详细规定，因为时代的关系，环境的不同，许多戒律的规定，早已废弛不行了。菩萨戒有在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出家菩萨戒如《梵网戒经》有十重四十八轻戒，在家菩萨戒如《优婆塞戒经》有六重二十八轻戒。又总摄菩萨戒为三聚，三聚是三类的意思，称为三聚净戒。一是摄律仪戒，是戒相，是“诸恶莫作”；二是摄善法戒，是“众善奉行”；三是饶益有情戒，是“利益一切众生”。中国主要是大乘佛教，所以这里也简单提一提菩萨戒律。以上是大小乘戒律的内容。

问：《四分律》是声闻戒，八大宗里为什么有小乘宗？

答：四分律虽属小乘戒，但其文义通于大乘，自古就有“分通大乘”的说法。中国盛行大乘，以大乘教义解释律藏，摄小入大，就是大乘戒的组成部分，出家菩萨三聚净戒中的摄律仪戒就是以声闻戒为基础的。如杀、盗、淫、妄四根本

戒，是大小乘共同遵守的。对于律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善于分辨开、遮、持、犯，就是在出家戒条中，本来是不得触犯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开许，这叫开。在通常情况下又不得违犯的，就叫遮。在某种情况下，本人也不知是持戒还是犯戒，这就需要研究律学。律师根据律藏分辨清楚确定开、遮、持、犯的界限。在声闻戒中除四根本戒（杀、盗、淫、妄），或者还加十三僧残（尼戒是八根本十七僧残）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外，其它绝大部分的戒条，在特殊情况和必要情况下是可以开许的。例如“非时食”这一条戒，即通常过午就不许吃东西，而在劳作以后就允许吃东西。但如何开许，要依戒律来判定。可见佛教戒律不是死板的，除根本性戒外，都是具有灵活性的。

问：密宗的教义是什么？

答：八世纪时印度的密教，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传入中国，从此修习传授形成密宗。此宗依《大日经》、《金刚顶经》建立三密瑜伽，事理观行，修本尊法。此宗以密法奥秘，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别人，因此称为密宗。

问：什么叫三密瑜伽？什么叫本尊法？

答：本尊(iṣṭadeva)是学者选择自己最敬爱最尊崇的一尊佛、一位菩萨或者一位明王，作为学习成就的对象或榜样就叫本尊。要成就本尊的所有功德智慧，就要修习三密瑜伽法。三密就是身、口、意三业，瑜伽(yoga)译为相应。三密瑜伽，就是三业相应。与谁相应？就是修行者自己的身口意与本尊的身口意三业相应。修法时，修行者要身作本尊的姿态，手结印契，口诵本尊真言，意作本尊观想或种子字，务使自己的三业与本尊的三密相应，名为瑜伽修法。此法如果修成，可以即身成就本尊之身。密教的修法很多，这只是举一个例证。此宗最高理论还是以性空无相的法性理体为基础，所谓阿字本不生，不生就是空义。

问：听了您的介绍，我对佛教八宗有了一点简单的了解。八宗以外，还有哪些别的学派？这既称为八大宗派，是不是还有什么小宗派？

答：八宗以外还有以《俱舍论》为主的学派叫俱舍宗；专讲《成实论》的学派称成实宗。成实、俱舍都属小乘教，唐以后不甚流行。八宗之外若加这两派便成十宗。此外，还有弘扬《涅槃经》的涅槃师，专讲《摄大乘论》的摄论师，专讲《十地经论》的地论师。这些学派初兴都曾盛极一时，但为时不久便失去传承，或者汇入其它宗派。

问：各宗派兴起后，在弘传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曲折变化？

答：各宗的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发展变化也不一样。有的宗派初兴起时流传很盛，而后来渐衰，这就是三论宗。此宗经过陈隋兴皇法朗和嘉祥吉藏的大力弘扬，在隋、陈、初唐时，流传之广，几乎遍及全国，但以后便逐渐衰落。有的起初流传不广，后来却很盛行。如天台宗，此宗在天台智者和章安成宗之后，流传地区仅限于浙江东南一带，师资传承不绝如缕，一百多年后到荆溪湛然始号称中兴。有的宗派一直在发展流传，从未有衰歇过，这便是禅宗。此宗有大成就的人多住在山林中，自耕自食，对于社会的依赖性不大，也不需要太多的典籍，所以虽遭会昌之难，影响不大，一直传承下来，并有很大的发展。有的宗派绝而复苏，很多的宗派都是这样，在会昌灭法之前，各宗先后都已兴起，相比之下，虽各有兴衰的不同，但都同时流行于世。到九世纪后期唐武宗会昌（845）年间灭法，所有的经书佛像毁坏殆尽，各宗的章疏典籍大都丢失无存。十世纪时天台宗的著作又从朝鲜传回来，贤首宗的典籍也恢复一部分。所以从五代以来，天台、贤首二家又算复兴。其余中观、瑜伽以及密宗的许多著作流传域外，到了清末，性相二宗的章疏才由日本重返故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上述八宗都有人研究讲说，有复苏的趋势。总观诸宗历史，隋唐是各宗兴起和极盛时代，会昌法难后，除禅宗外，是诸宗衰亡时代。稍后有天台、贤首的复兴和禅宗的大发展，这可算是佛教复兴的时代，但也没有初唐中唐那样的盛况。自元代起西藏佛教传入内地，很受朝廷的崇奉，但未普及民间，而汉地原有佛教则不及宋时兴盛。有清一代，汉地佛教没有什么起色，仅可保持原有的余绪。

问：唐末已来，佛教逐渐衰落，直到清代还是如此，但从清已来，佛教似乎有复兴之势，出了不少人才，不知近代佛教有哪些著名人物？

答：近代的佛学提倡者首推杨仁山（1837—1911）。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性、相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性、相两宗的教义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是讲学场所，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在那里听过他的讲，在他的培育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其中特出的是欧阳竟无居士，专治法相唯识之学，他在南京举办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当时法相学的重要研究场所。与欧阳齐名的法相研究的提倡者有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居士。

问：听了上面的介绍，了解这几位德高望重的居家大士对于近代佛教的贡献确实巨大，是值得后学称赞学习的。但同时在出家菩萨中有哪些著名高僧弘传佛教？请略为介绍。

答：近代高僧中著名人物有月霞、谛闲、印光、弘一、虚云等，他们分别弘扬贤首、天台、净土、律宗、禅宗。还有积极从事整理僧伽制度，提倡僧伽教育，宣扬大乘精义，发扬佛教文化事业最有力的是圆瑛法师和太虚法师。圆瑛是一位宗说兼通，禅净双修，精研《楞严》的大德，他热爱祖国、热爱佛教，一生讲经、建寺、兴办各种福利事业，奖掖引导后学，不遗余力。太虚是一位教海渊深的佛学通家和弘扬佛教的积极活动家，在他的倡导带领下，涌现了一大批弘法的僧伽人才。他们对我国近代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844)以来义学凋敝，达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和目前国外的佛教学术研究事业的兴旺情况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亟待进行。如何恢复我国佛教在盛唐时期波澜壮阔声华腾蔚的光荣地位，以与祖国当前的伟大时代相适应，还需要佛教界有识有志之士发大愿心，继承先德未竟之业，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以上就是中国汉族佛教各宗的兴起、弘传和盛衰变化的大概情况。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

问：听了您的介绍，知道了汉地佛教的大概轮廓，不知

我国西藏佛教是什么时期传入的，是经什么人弘扬起来的？

答：我国藏语系佛教开始于七世纪中叶。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sroṅ-btsan gam-po)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Bhrikuti,藏名尺尊 khri-btsun)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thon-mi sambhoṭa)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到了八世纪中叶藏王持松德赞(khri-sroṅ-lde-btsan)迎请莲华生(Padmasambhava)由印度入藏，折服了原来盛行的本教(Bon-po)，佛教于是得到了弘扬。

问：后来发展的情况怎样？

答：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度僧出家，成立僧伽，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据现存的登嘎尔目录(布敦认为是持松德赞王府所编），当时译出的大小显密经律论有738种（内从汉文转译的 32 种），故当时佛教流传是很兴盛的。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十一世纪时有孟加拉佛教大师阿底峡(Atiśa）入藏（1042），又大弘佛法，同时藏族比丘仁钦桑波(rin-chen bzaṅ-po,宝贤）等翻译了很多的经论。西藏史上称朗达玛灭法之前为前弘期，之后重兴的佛教为后弘期。此后印度的佛教学者，特别是遭遇变乱时期（1203 年印度比哈尔省的佛教各大寺庙被入侵军全部毁坏）的那烂陀寺、超岩寺等的学者，来到西藏的很多，传译事业因而很盛，藏文大藏经近六千部中绝大多数是直接由梵文翻译的，少

数是从汉文转译的。因此，印度后期佛教的论著保存在藏文藏经里的，极为丰富。尤其是因明、声明、医方明等论著数量庞大，非常重要。西藏的佛法以密教最为普遍，最为突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在显教方面，西藏格鲁派（黄教）各大寺都推行以因明、俱舍、戒律、中观、瑜伽（现观）五科佛学为中心的教学制度，从玄奘、义净的记载来看，可以说这是继承了当初印度那烂陀寺遗留的学风和规范。

问：前面提到过，我国还有巴利语系佛教，其弘传情况怎样？

答：巴利语系佛教（上座部佛教）流传于我国云南省傣族、布朗族等地区，那里人民的佛教传统信仰与南方佛教国家（泰国、缅甸等）大致相同，都属巴利语系佛教。因为他们直接读诵巴利语文经典，所以用不着有翻译之劳。那里，若干世纪来能保持如法如律精进修学的原始佛教的优良传统，还是值得欣喜赞叹的。

问：汉语系佛教有许多宗派建立，藏语系佛教是否也有不同的宗派？

答：藏语系佛教先后也有不同的宗派产生。由于传承、传译、讲说和依据的不同，也逐渐形成了若干大小的教派。有从前弘期传承下来的宁玛派，有阿底峡传给敦巴一系的迦当派，有玛巴译师传给米拉日巴一系的迦举派，有卓弥译师传给昆宝王一系的萨迦派，有由宗喀巴改革创建的格鲁派（又名嘎登派）。此外还有些传布不广，影响不大的派别，如觉曩派、希结派、觉宇派、霞鲁派等。这些教派，各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学说和修持方法。尤其是格鲁派，是十四世纪末的宗喀巴大师（1357—1419）继承上代的传承，在学说上加以整理和发扬，在僧伽制度上加以整顿和改革而创立的教派——黄教，在当前蒙藏族地区最为盛行。

问：巴利语系佛教在我国是否也有派别的不同？

答：中国巴利语系的佛教也有几个不同的派别，但这些派别只是在持戒律仪方面要求有所不同，而不是学说教义上的派别。

（四）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问：佛教传来中国将近两千年，思想体系发展演变成十多个派别，可说是学术成果灿烂辉煌，他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起过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答：佛教各宗派学说，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广泛的弘扬，对中国思想界曾起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举宋明理学为例，很明显，它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华严、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这是思想界公认的历史事实。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

问：佛教对文化艺术有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对中国文学起过什么样的作用？

答：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被纯粹地为着文学目的而研读

诵、我国近代文豪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这部经所叙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译为语体文发表在今天的报刊上，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

问：佛教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所影响已如上说，但不知对中国文体的变化起了哪些作用？

答：为佛化普及的目的而盛行于古代的歌呗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这就是把佛经内容演为便于讲唱的通俗文词。敦煌石窟发现的各种变文，都是文词酣畅想象力都非常丰富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自。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这种朴素而活泼自由的口语文体，后来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了各种语录。此外还有音韵学，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总之，佛教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

问：建塔造像，大家知道，多数来源于佛教，佛教在这方面的艺术成就是举世闻名的，可否请重点介绍一下？

答：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造像的艺术很快地便风行于中国各地。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都是在公元二世纪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四世纪到六世纪，全国各地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如

敦煌、云冈、龙门以及其它同等重要的石窟寺——这些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宝库，西至新疆，东到辽宁，南到江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动工的，随后继续了数世纪之久。在中国，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印度式的，但也有许多变化；一类是中国式的，主要是采用中国原有的楼阁形式而建筑的。研究中国建筑艺术，寺塔是其中主要部分。至于佛教造像，在取材与造法上种类也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银、铜、铁的铸像，有泥塑像，有镀镍像，有夹纻像，有砖像，有瓷像，有绣像，有画像。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作风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问：佛画艺术也很著名，都有哪些类别？

答：佛教绘画主要是壁画。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艺术和历史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正如文学中有变文一样，佛画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绘《维摩经》的“维摩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动的伟大作品。经变画的兴起，使壁画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在姓名有记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很有关系。佛教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而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在大藏经上面的佛画。房山石经中有唐代的石刻线条佛画。宋元以来的观音

画、罗汉画以及水陆画等都是很流行的。

问：佛教是否也有音乐、天文、医药等技艺的传习？

答：伴随佛教俱来的也有天文、音乐、医药等的传习。一九五五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的古代天文学者一行，就是八世纪初的一位高僧，是由印度来华弘传密教的善无畏的弟子。他在天文学方面著有《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等，对天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至于医药，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再说音乐，公元二世纪时，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七世纪初，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赠送给中国佛曲十种，并派来乐工三十二人。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问：佛教主张利益众生，不知在社会公益事业中从事哪些种类？有过哪些成就？

答：佛教徒从事公益事业的面是很广泛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植树造林，成就卓越。试看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塔寺之处，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我国许多旅游胜地，其风景自然之美与寺僧的精巧建筑和植树造林显然是分不开的。

这些事实说明佛教在中国不仅其本身发扬光大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佛教徒应该为我们的先辈的卓越成就和贡献感到光荣和

自豪。他们不仅在佛教事业上，而且在人类文化事业上，人类友好事业上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不仅翻译了几千卷的经论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为中国和印度及其他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共同遗产，而且热心地相互传播了各自民族的劳动和智慧的花果，从而丰富了各自民族的文化宝藏。特别是在亚洲各国的友好合作日益恢复发展的今天，我们佛教先辈们辛勤努力所做出的许多历史业绩，不但重新显发了它的光辉，并且继续起着新的积极作用。

（五）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

问：佛法教理，博大精深，义理幽玄，文化不高和悟解力差的人很难学习领会，怎样才能使佛法结合人们生活实际，有补于社会道德，精神文明的建设？

答：诚然，佛法博大渊深，不易为人们所了解接受，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佛经早已明言，大乘教理不是一般人都能信解的。佛法有浅深程度不同的各种法门，有适应各种根机的修持方法，各乘、各宗、各派都有引摄世间的教法适合一般人的需要，是合理契机的。

问：什么是五乘佛法？什么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答：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叫五乘。其中后三种叫出世间法，教理深奥，比较难学；前二人天乘教是世间法。世间法是世人易学而能够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前人名之为人间佛教。人间佛教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佛教认为，这类不道德的行为应该严格禁止，所以称为五戒。

十善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建立的；约身、口、意三业分为十种。身业有三种：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业有四种：不妄语欺骗，不是非两舌，不恶口伤人，不说无益绮语。意业有三种：不贪、不嗔、不愚痴。这就叫十善，反之就叫十恶。

问：不杀生戒，应不许杀好人，假使有杀人放火，罪大恶极，负有命债的坏人，这种人依法应当抵命，难道这种恶人也不许杀他吗？

答：对罪大恶极，负有命债的杀人犯，应当绳之以法。这是因为触犯国家法律，应按法律制裁，而不是哪个人要杀他。法官虽有判决权，那是依法判决，不是法官个人的事。释迦牟尼为弟子制戒，不许弟子们杀生害命，这是就个人说的，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触犯国家法律。佛陀从来没有说过国家法律对坏人的制裁有什么不对，总是教诫弟子遵守所在国的法律的。这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佛教讲因果律时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杀人一定要偿命。这就说明了佛教是不会违反世间法律的，而是承认世间法律的。不杀生是这样，不贪、不嗔也是这种精神，若是为国家生财，为人民谋利，这是利益众生的事，是大好事。若是为个人贪财，为私人泄忿而害人，那就为戒律所不许。总之，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的。

问：据闻，大乘佛法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种人间佛教，和成佛有什么关系？

答：大乘佛教是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但成佛必需先要

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作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这就是释迦佛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怎样叫学佛，学佛就是要学菩萨行，过去诸佛是修菩萨行成佛的，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

问：什么是菩萨行？

答：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世间，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种不断发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菩萨觉悟到，在这种无常变化的汹涌波涛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可做，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萨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问：什么是六波罗蜜？

答：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六种就叫六波罗蜜，也叫六度。这六度是菩萨万行的纲领。

问：请略解说六波罗蜜的内容和意义。

答：根据佛陀的教导，修学菩萨行的佛弟子，不但不贪

求分外的财物，还要以自己的财法施给别人，这叫布施；一切损害别人不道德的行为严禁去作，这叫持戒；不对他人起嗔害心，有人前来嗔害恼我，应说明情况，要忍辱原谅，这叫忍辱；应该作的事情要精勤努力去作，这叫精进；排除杂念，锻炼意志，一心利益众生，就叫静虑；广泛研习世出世间一切学问和技术，就叫智慧。这六种法门通常也叫作六度。这六件事做到究竟圆满就叫波罗蜜，波罗蜜意为事究竟，也叫到彼岸，古译为度。佛陀叫弟子依这六波罗蜜为行动准则以自利利人，就叫菩萨行。菩萨以此六波罗蜜作为舟航，在无常变化的生死苦海中自度度人，功行圆满，直达涅槃彼岸，名为成佛。菩萨成佛即是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永远常乐我净。这就是大乘佛教菩萨行的最后结果。菩萨成佛之前，学佛度众生，以度众生为修行佛道的中心课题，成佛之后还是永远地在度众生，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中心思想。萨菩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神精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

问：你对今后佛教前途的发展是怎样看的？

答：存在了将近两千年的中国佛教，是拥有内容丰富绚丽多采的文化遗产的。论它的典籍文化，论它的成绩经验，论它的国际影响，无论作为宗教或学术来看待，中国佛教在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中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期的衰落，中国佛教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局限。如何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积极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主要在于当前中国佛教徒本身的

努力。如培养传灯人才，管好重点寺庙，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等等都是要立即抓好的大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长期不变的，坚定不移的，毫不含糊的。解放以后全国佛教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得到复苏和发展，宝镜重光，法炬复燃，像设严饰，气象万千。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一切恢复整顿工作顺利进行，短短数年之中取得有目共睹的巨大成绩。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贯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抚今思昔，我深为中国佛教庆，深为中国佛教徒庆。我深信，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中国佛教必将随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为庄严国土，为利乐有情，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瞻望未来，前程似锦，春回大地，万卉争妍，佛教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